

叢書集成新編

新編叢書集成新編

# 叢書集成新編

## 第一

## 〇〇册目錄

史地部

### 哲學家總傳

學統五十三卷(一)(卷廿五至

五三)

清 熊賜履撰

湖北 一

道統錄二卷附附錄

清 張伯行撰

正誼 一〇九

### 理學家總傳

伊洛淵源錄十四卷

宋 朱熹撰

正誼 一四〇

道命錄十卷

宋 李心傳編

知不足 一七六

道南源委六卷

明 朱衡撰

正誼 二一〇

宋學淵源記二卷附附記

清 江藩輯

粵雅 二五四

### 釋道總傳

禪玄顯教編一卷

明 楊溥著

稗乘 二六六

### 道家總論

列仙傳二卷附校譌、補校

漢 劉向撰

琳琅 二六九

神仙傳十卷附提要、辨證

晉 葛洪著

夷門 二七九

仙吏傳一卷

唐 太上隱者輯

龍威 三三〇

續神仙傳一卷

唐 沈份撰

夷門 三三二

疑仙傳三卷附補校、校譌

宋 隱夫玉簡撰

琳琅 三三四

鍾呂二仙傳一卷

明 黃魯曾撰

寶顏 三四〇

香案牘一卷

明 陳繼儒纂

寶顏 三四二

海陵三仙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三四七

### 釋家總傳

蓮社高賢傳一卷

晉 撰人不詳

海山 三五七

高僧傳十三卷

梁 釋慧皎撰

寶顏 四四五

羅湖野錄四卷

宋 釋曉瑩撰

寶顏 四四五

### 孝子總傳

孝傳一卷

晉 陶潛著

漢魏 四六〇

古孝子傳一卷

清 荊泮林輯

十種 四六二

### 忠義總傳

昭忠錄一卷附提要

元 撰人不詳

守山 四七二

殉身錄一卷

明 裘玉著

稗乘 四八三

備遺錄一卷

明 張芹撰

說海 四八四

### 名臣總傳

群輔錄一卷附提要

晉 陶潛著

漢魏 四九一

英雄記鈔一卷附提要、補正

魏 王粲撰

漢魏 四九八

英雄傳一卷

唐 雍陶撰

龍威 五〇六

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

元 蘇天爵撰

聚珍 五〇八

靖難功臣錄一卷附提要

明 朱當泗編

紀錄 五七八

造邦賢勳錄略一卷

明 王禕集

稗乘 五八二

名卿續紀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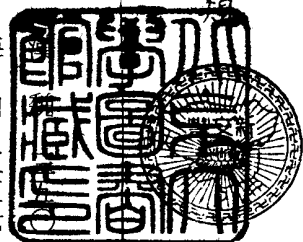
明 王世貞撰

紀錄 五八五

明良錄略一卷

明 沈士謙著

稗乘 六〇一



官吏總傳

晉諸公別傳一卷

清 湯 球 輯

史 學 六〇三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八卷

明 王世貞 撰

借 月 六一四

御史臺精舍碑題名一卷

清 趙 魏 錄

讀 畫 六五九

軍人總傳

廣名將傳二十卷

明 黃道周 註 斷

海 山 六六三



沙縣鄧迪曾謂章齋曰：恐中如冰壺秋月，疊放無瑕，非吾曹所及。章齋以為知言，而文公亦稱自從先生遊，每一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遠日新不已如此。晚年從學者益衆，方伯連帥之賢者亦樂聞而慕之。闕帥汪公應辰以書幣來迎，先生往見之，至之日，忽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子友直、友信、皆舉進士。友信仕至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于時，云元至正中，追封先生越國公。明萬曆末，從祀孔廟，稱先儒李子。朱子曰：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發完粹，無復圭角。精神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嘿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于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而可犯者。

又曰：先生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于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于時，退未及傳之于後，而先生方且慨其所安樂者于缺畝之中，愆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避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又曰：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

又曰：延平先生氣象好。

問：李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卻不曾著書，充發得極好。凡為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議，只是先生醉而盡背，自然不可及。

又曰：先生初開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

問：李先生如何養？朱子曰：先生只是潛養意思，他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遜色，他真箇是如此。

又曰：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其制行不異于人，真得龜山法門。

又曰：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則某當時為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先生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則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又曰：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又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于足顯然過惡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于相似，因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朱子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視，恐懼所不聞，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問：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為然，如何？朱子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

又曰：舊見先生說，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功，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

又曰：某舊見李先生云：道亦無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使自見得。又云：此道理全在日用處，若說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爾。

又曰：李先生意只要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又曰：李先生與劉平甫書云：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于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弊庵羅氏曰：延平李先生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于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其于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于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此等言語，是實下細密工夫體貼出來，不可草草看過。

問：李延平之學甚精密，呂涇野曰：這箇先生的工夫甚大，蓋全在仁上作功，于克己復禮，喜怒哀樂未發之前體認，如朱先生卻稍不似他。朱先生的意思，便要窮盡天下物理，便要讀盡天下書，故如今有許多註釋，看起來雖不必如此，然當時卻不得程門那樣人講論，故不得不然。

羅涇陽曰：李延平初開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老一般，可謂十分細膩，這便是一箇最善涵養氣質的樣子。

愚按：明道說靜坐可以為學，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豫章亦好靜坐，延平終日危坐，若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數先生者，蓋有德于學者，地愈紛拏之病，教人先且靜坐，收攝身心，方有進步，如孟子所云：求放心一段工夫，爾非若釋氏坐蒲面壁，作如許大驚小怪樣子也。所以伊川又說：今只道敬便無病，敬則自能靜，考亭亦說：若一向靜坐，猶有偏在，若來只是一箇敬字好，敬則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而不存，此又二先生深恐學者錯認靜坐為禪和子，閉眉合眼，底活計，故從而反覆申言之爾。且所謂未發以前氣象，亦只要見得本體湛然，如明鏡止水而已，明鏡無塵，止水不波，心體之靜似之，亦非茫茫蕩蕩，空虛杳冥，不可捉摸底物事也。吾儒與異學一實一空，一有一無，一正一邪，一全一偏，毫釐千里之辨，端在于此。吾儒千是萬是，異學千差萬差，吾儒得則俱得，異學失則俱失，都只是爭這些子爾。此最是學問源頭處，不當作等閑看者。愚于此付下工夫，實體認，自謂稍有所見，已于閑道錄中詳哉其言之矣，願同志者熟察之。

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感。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御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人不報。久之。劉公琪薦于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頗非其道。意先生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慰。先生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此。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則念慮云為之際。將不待求而得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為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為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為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夷勢衰弱。可圖。建議遣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變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先生見帝。帝曰。卿知夷中事乎。先生對曰。不知。帝曰。金人僞僞連年。盜賊四起。先生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先生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誣謾。不足依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為嘿然久之。先生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于彼。則于大義已為未盡。而輿論者。猶以為愛。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愛也。蓋必勝之形。當在于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帝為東顧改容。先生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為太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復前說。帝益嘉嘆。而論當以卿為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為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嗔然。士大夫爭言其害。先生亦以爲言。帝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于民也。先生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于民爾。帝默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于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先生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于敬畏。亂起于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德。下斥今日與利擾民之害。帝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閣門事。張說除僉書樞密院事。先生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謂朝堂實宰相虞允文曰。官官執政。自京師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先生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疑。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先生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誦說。以誦死。先生在朝未幾。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諛說。于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先生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緝諸州。卒抗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

學統卷二十六

翼統

張南軒先生

先生姓張名栻。字敬夫。號南軒。漢州綿竹人。魏國忠獻公浚之子也。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五峰。五峰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待焉。五峰稱之曰。聖門有人矣。先生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早夜觀省。以自警策。以應補承務郎。紹興開。忠獻出督奏。先生充寫機宜文字。尋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即位。忠獻起請。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先生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開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響。下憫中國之塗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于是遂定君臣之契。忠獻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教諸將。毋得輒稱兵。時忠獻已歿。先生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異時朝廷雖嘗與講和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履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感國而召寇。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

伍法。論溪峒會黨，引怨陸鄰，毋相殺掠。于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徼告病，而馬不時至。先生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先生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秘書。開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先生首勸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先生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准姦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先生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驅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于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數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枯勞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先生劾大辨詐謬，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先生自以不得其職，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先生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淳熙七年也。

帝聞之，嗟歎不已。考亭與黃勉齋書曰：吾道孤矣。先生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于聞道而勇于徒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者。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于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于如此，每進對，必自盟于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凡在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其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斥異端，撥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編年行于世。學者稱為南軒先生。嘉泰中，賜諡宣獻。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華陽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張子。

朱子曰：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閒，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其嘗言有曰：學莫先于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嘗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于性善養氣之功者與。

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實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又曰：某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為天下裂。士之醇慾者，拘于記誦，其敏秀者，銜于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于是言理者歸于老佛，而論事者歸于管商。則于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開河洛之閒，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于事，而事之未始不根于理也。

又曰：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于天下。董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為者，鮮不瀕于人欲之私，而之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于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于孟子

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張公敬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于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嚙契于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于論說，則義利之閒，毫釐之辨，蓋有出于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于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于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

又曰：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又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又曰：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入，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嘆服。又曰：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開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又曰：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于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論諸行事之實，蓋有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于言語文字之閒者，始皆極于高遠，而卒反就于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閒，君子其必有以取之矣。

東萊呂氏曰：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從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殺為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各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不以遠近為閒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誠所歸，永矢靡他。參觀過考，公而且博，其進學之力，不以存亡為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劉氏曰：先生之淳君也，指復讐之念為天理，以稼穡織紉為存心，不惟善于引君，而去世儒之空元者遠矣。然予猶喜其利義之辨焉。世人析理秋毫，而行污泥淖，蓋南軒罪人哉。

敬軒薛氏曰：張南軒無所為而為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為而為者，皆天理有所為而為者，皆人欲。如日用閒大事小事，只道義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為而為。若有一毫求知利之意，雖做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又曰：太極圖說，在當時惟朱子盡得其妙，其次張南軒而已。

敬齋胡氏曰：有所為，皆是私意。故張敬夫言為己者，無所為而為者也。朱子深取之。愚按：南軒謂學莫先于嚴義利之辨，而又為之申明其說曰：無所為而為之，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之人欲。從來言義利公私之辨，未有若此之深切明著者也。南軒故師五峯，五峯之言性，既已有病。即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尤不能免當時學者之疑。而南軒之所見，顯如此。若南軒者，誠可謂之學求自得者矣。考南軒之學，頗與晦翁相同。其論心則曰：心本無出入，謂有出入者，不誠心也。孟子因操舍而言也。心體實無出入也。其論學則曰：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功夫浸密，則所為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有上達之功也。其論持敬則曰：只主一之謂敬。若謂敬為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且有害。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助長是也。其論異端則曰：思者，沈潛縝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曰奔逸絕塵在乎思，則有眩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于異端一闢便悟，一超直入之

擊乎。非聖門思容作聖之功也。蓋南軒大指。直與晦翁有針芥之合。使更假之年。其所造有未可量者。當時晦翁于呂陸諸公並有貶詞。獨以南軒為畏友。夫豈偶然之故哉。

學統卷二十七

黃勉齋先生

先生姓黃名幹字直卿號勉齋福建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先生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考亭先生自見考亭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危坐一倚或至達曙考亭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伯恭以所聞于考亭者相質正及暇南軒亡考亭與先生誓曰吾道益孤矣所望于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娶先生。事宗即位考亭命先生奉喪補將仕郎銓中受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慈溪甚衆考亭作竹林精舍成遺先生嘗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稿成考亭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做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考亭沒先生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璠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先生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為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璠雅敬先生名德辟為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進道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樞知撫州高商老辟為臨川令歲早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

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徵先生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先生委曲審問卒得其情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糶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徵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糶先生報以乞候輸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糶于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即郡治後鳳棲山為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夷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民情震恐乃詣于朝制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入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了夫通役二萬夫入十日而罷役者更番者月月休六日日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先生日以五鼓坐于堂察營官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于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民兵入夫合當更代合算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料用錢監未歸之錢事畢遣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先生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米為一郡生靈謝爾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先生所輒雨或未出晨與登郡閣望潯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夷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甚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于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珣辟為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生即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傲至吾郡鞠疑獄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先生移書珣有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于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于丞相丞相不相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密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閒百姓受禍至于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為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闢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于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為之立堡營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內寅之厄今聞夷人遷汴莫不狼顧存息有乘田廬娶妻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為害甚于夷若不早為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珣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珣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惟維揚能于清平山豫立義營斷夷人右背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酒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倣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為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珣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肝胎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設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于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輒信人言為酒上之役夷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渝于西水黃圃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既胎棄



西數百里為邱城安浮光之事。大率類此。竊意千乘百戰。必痛自尋責。出棺於外。大戚於國。曰。比吾之罪也。有能箴告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諒以為後嗣。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賓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遊庭之流血。視管弦之調。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樓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餽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夷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為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攻五關。以五萬人攻五關。若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斬黃洪不可保。黃洪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忠之尤甚。共謀伊之。厥後充黃龍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嗣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橋陳彭。相與盤旋。玉關三峽。開俯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于白鹿。寄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宋幾。召赴行在所。大事。除大理丞。不拜。為御史李楠所劾。初。先生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閩。與江淮豪傑。而蒙傑往。往顯族先生。及停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倖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先生。偶有謀及守安豐。且兼制長淮軍民之心。翁然相向。此際既出。在位者益忌。且虛先生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舉起。先生遂歸里。編禮著書。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先生與之講論。理。雖不倦。諸生朝夕質疑。講益。如考亭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營。廣州。則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奉。贈朝奉郎。錄其子。諡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朱子曰。南軒云。吾道益孤。朋友中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柳明。容端。莊。造詣純。新道有。單于直。聊者不輕。

董氏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于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愚按。勉齋之言。有曰。古人為學。大抵于心上用功。如急徵精一之旨。制事制心之語。敬勝義勝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又曰。為學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固有之也。然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墜。亦于我何有干涉。又曰。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理亦為之寂感焉。敬則虛靈知覺常清。然而不亂。感然而不昏。則發之時。理之體無不存。感之時。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不能不偏于氣。又不能不動于欲。則為氣所持。為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而昏且亂矣。此學之所以當主敬也。勉齋之論學如此。何其與紫陽契合也。而其論道統也。有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較著者。一二人而已。而止。由孔子而後。曾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斯言也。又何其見之真而斷之確也。紫陽之門。固多賢。而智足以知紫陽者。則無如勉齋。此紫陽于彌留之際。猶舉奉以

斯道之託。呼勉齋而屬之也。真。蓋勉齋之于朱。亦猶紫陽之于程。門。曾氏之于孔。門云。

### 學統卷二十八

蔡九峯先生

先生姓蔡。名沈。字仲默。建州建陽人。季通次子也。少從朱晦菴遊。年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日。瞭然有見于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先聖之言。不于欺也。晦菴欲為書傳。未及為。遂以屬先生。洪範數學。久失其傳。季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先生受父師之託。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于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之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序書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用也。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治國。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顯其心之存不存何如爾。後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心。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命是書。何有哉。其序洪範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

數。數始于一象成于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味象數之原。望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洵極有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率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舉人物之所以生。萬物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于形。數之用。妙于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又作洪範皇極內篇。其詞曰。沖漠無朕。萬物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于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噫。數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連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又曰。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化醇者。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生者。莫測其神。莫知其能。又曰。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可知。其所幽禮樂可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又曰。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邪。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式俱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尤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又曰。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則升陽而降陰。以奇耦則奇陽而耦陰。小大高卑。左右前後。向背進退。順逆醜妍。變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遠。陰陽之精。互藏其德。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資。橫曲直。莫或使之。又曰。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所以陰陽五行者。其理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于虛。語下而不泥于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又曰。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又曰。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忘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故乎物欲。遂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又曰。人之一心。實爲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能與其能。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與。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與。思之思之。式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鬼神之爲。而妙于斯。又曰。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之。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閔行方止。爲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爲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爲一。又曰。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卽知物也。知始。卽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又曰。冥漠之間。朕兆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于山。嶽川澤。奠于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

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構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蓋先生之探賾鉤隱。闡發微妙。有如此。初慶元中。從父誦道州。跋涉數千里。極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父沒于貶所。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理宗紹定三年。卒。年六十四。所著書集傳十卷行世。世稱九峯先生。名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追諡文正。成化初。追封崇安伯。嘉靖中。改稱先儒蔡子。次子抗。能世其業。

李氏士英曰。仲默受父師之訓。深謀爲常。若有負。沈潛反復者。數十年。于二書闡發幽微。至于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

唐氏庚曰。濂溪明道伊川。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菴南軒東萊。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邵蔡二子。蓋欲發諸子之所未發。而使理與數燦然于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矣。

愚按。九峯近述父師。遠宗聖賢。深潛探索者。數十年。而後乃洞然于爲理爲數之故。微言遠論。闡發無餘。庶幾天下之言理者。不墮于虛無。而言數者。不詭于正大也。愚尤愛其序書傳。首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至哉斯言。所謂全體大用。一以貫之。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彼夫永康之事。功難于窮。江西之學。術難于解。此無他。析體用而二之之故也。二之。則用非其用。以無體也。體非其體。以無用也。異學之所以首尾橫決。而表裏交喪也。一之。則體中有用。用卽體也。用中有體。體卽用也。吾儒之所以內外渾全。而精粗一致也。

疏言夷有必亡之勢。亦可為中夏之憂。蓋夷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六年。遷起居舍人。奏言權姦擅政。十餘年間。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謙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于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故入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于朝。故人務自全。一詞不措。設有不安。危。大利害。羣臣暗曜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勸諫。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格發行。告許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聞。先生奏言。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貨。至于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倘得名便民之策。乃得免。兼太常少卿。上疏言夷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為心。充夷國賀登位使。及盱眙開夷人內變。而返言于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宜使備兵足食。為進取計。及今大修墾田之政。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自相保伍。正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僻蘇歷天下。士先生慨然謂劉焯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為祕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夷金通聘。先生陸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優答之。江東早蝗。廣德太平為甚。先生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以便宜發。屢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流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徵公。我輩已相隨人此矣。都司胡峴忠先生。倡言早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贖太過。先生上章自明。朝廷以先生為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船畏苛徵。至是歲不三四。先生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十二年。以集賢殿修撰。知興府。十五年。晉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濂溪胡康侯朱晦菴張南軒學術源流勉士子。罷權酷除解面免和糴。以賤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濂溪胡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備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人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與唐廢三綱。而安史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晉川之變。非濟王本意。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攷。願討論雍熙。追封秦邸故事。斟酌行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與滅繼絕。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先生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何足道也。帝曰。一時倉卒。爾先生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帝初御清暑殿。先生因經筵侍帝。進曰。今宮闈之儀。備以一心而受眾攻。未有不浸淫而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為主。而物欲不能奪矣。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帝皆虛心開納。而史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而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暨盛章始駁。先生所主。濟王贈典。繼而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開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既歸。修讀書

學統卷二十九

翼統

真西山先生

先生姓名。名德秀。字景元。更字希元。建之浦城人。四歲。授書。適日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資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入闕。帥幕。召為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先生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既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行人之遺。夷人欲增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夷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精軍之金帛。括諸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惟謹。得無滋慢我乎。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為更化。而無以復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幣。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謂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為清議所貸。于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于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于正心誠意之學。則諛以好名。于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乃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又對言暴風雨。寇感蟪蛄之變。皆賊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望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遷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讒之。先生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先生。會言官紙之。先生力辭。兼禮部郎上

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皆預借至六七年。先生入境。首禁之。彌遠死。帝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賈貨能市。令司革諸弊政。未幾聞夷滅。而江淮有進取。黃河之議。先生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甯之廢墟。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尙書。入見。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念。乃以大學衍義進。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帝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諭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帝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扶。冠。帶。起坐乞謝。事猶不亂。卒。時端平二年也。遺表上聞。帝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忠。先生長身。玉立。貌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丰采。及官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誦。都城人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不用。而聲愈彰。然自僭肯立。僞學之名。以鋼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細禁以絕之。先生之學。以朱文公爲宗。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大學衍義及西山甲乙集。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章四六。賦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政經等。皆行于世。世稱西山先生。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成化中。追封浦城伯。嘉靖中。改稱先儒真子。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沈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翰墨。沈浸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于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于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于世。蓋將公利澤于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菴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若人之軌範。蓋莫備于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諱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難未敢上比于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于其言。則治亂之則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敬軒薛氏曰。朱子之後。大儒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補于治道。敬齋胡氏曰。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真西山庶幾。又曰。西山真氏。先心經而後政經。則身心乃出治之本也。

慈按。西山生平一言一動。無一不與世道相關。方薰鑄禁嚴。正學晦塞。不憚挺身直任。力爲倡明。而大學衍義一書。本末兼該。法戒具備。遂爲萬世君師天下者之龜鑑。當其書成表進。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不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

無以盡正君之法。蓋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嗚乎。至矣哉。斯言乎。誠可俟之百世而不惑者矣。稱謂西山德業文章。光明俊偉。求之有宋。殆于溫公相項背。所謂斯文正宗。庶幾可無愧也。夫乃或者猶以遺事濟王一節爲遺恨。夫濟王非建威比也。譬川之楫。與六月四日之事不相類。後西山入見。理宗拳拳于賸。屢反覆乎綱常。亦豈忘情故邸者。嗚乎。是亦可以察先生當日之心矣。即奈何以王魏目之。

### 學統卷三十

敬軒先生

先生姓薛。名瑄。字德溫。世河津人也。曾祖諱常。祖諱仲義。皆通經術。值元亂。不仕。教授鄉里。父諱貞。洪武初。中鄉薦。爲元氏教諭。尋調玉田。母齊氏。一夕。先生生于學舍。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子時也。先生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臟。家人異之。不欲舉。祖聞其啼聲。曰。體清聲鳴。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舉育之。六七歲時。祖教以小學四書。千百言。過目即成誦。不爲嬉戲。端坐如成人。羣兒見其坐。即不敢過。其前年十二。能爲詩賦。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口大亭范汝舟。皆元者。儒。誦成玉田。父延于家。與先生講論經史百家及周程張朱之書。於是豁然大悟。盡棄其詩賦舊習。而從事伊洛之學。曰。此孔孟正傳也。自是專心精進。至忘寢食。諸者退。謂人曰。此子篤信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結爲小友。不敢以師自居。永樂中。父改歸陵教諭。故事。生徒無舉者。誦其教官充成。鄰陵生徒。從來無舉父。乃使先生補歸陵學。生。應河南試。遂舉河南第一。明年。成進士。宣德中。授監察御史。三楊聞先生名。欲一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謝不往。一日。三楊于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可得而屈乎。稱歎不已。詩差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爲賀。先生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

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冬夜。雪飄盈几。誦聲不輟。思有所得。即秉燭書之。或通宵不寐。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察沅州銀課不足。苦累地方。抗疏罷之。湖北之民永利焉。正統中。初設各省提學憲。吏部尙書郭進首薦先生。遂陞山東兗憲。提督學政。先生開命。欣然曰。此吾事也。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按臨所至。必先詢其行誼。而後及于文藝。集諸生親爲講授。循循不倦。各隨其才器成就之。不求全責備。而諸生感慕不已。皆稱之曰。薛夫子。有一生貧。欲祈退。教官爲言。先生曰。生祭祀有掌乎。曰。掌。先生曰。聖門著教。尚於不能。八音之一。生能鈞聲。固足器也。其曲奏人材如此。時太監王振用事。一日。問三楊曰。吾鄉誰可大用者。三楊以先生薦。遂得召爲大理少卿。諸生聞召。泣送數百里。爲位而尸之。先生至京師。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其僕曰。若主之召。王太監意也。請朝朝退當謝。先生固不謝。又使語之。又不謝。而振更先餽。先生則又卻之。振曰。夫能以美官予人者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餽薛公之卻也。宜哉。乃改先生爲大理卿。先生不謝如前。李文達。先生所厚門人也。復使強之。先生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振聞之。殊不悅。久之。振議事東閣下。諸卿皆拜。先生獨不屈。振望見。順而立者。先生也。因爲私語也。而心銜之。居無何。振從子山通百戶安委。安死。欲納之。安妻責持服。不許。山教妾告。妻慙。夫死。下御史。自經。服先生三覆。三反。數辨其冤。都御史王文素。誠先生。遂詣于振。職言官。勸先生受賄。出入死罪。有詔廷問。振曰。是因當死。竟坐死罪。待決。下錦衣衛獄。時學士劉公球以作振死詔獄。人皆爲先生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辨冤獲咎。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誦不輟。至覆奏臨刑。先生神色自若。會王振一老僕。泣于殿下。振問何爲。僕曰。聞薛夫子賢者也。而坐大辟。今日將刑。僕是以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因爲振備言先生生平。振爲之動。有詔赦之。得不刑。久之。放歸爲民。先生家居七年。杜門不出。雖隣里。罕得見其而。弟子來學者。日衆。先生拳拳誨以從小學。以及大學。由濬。歸。應對。以至精義。入神。不事語言文字。而惟貴之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學。則默然不答。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閻禹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告之曰。程門教人。居敬窮理而已。王振死。以言路交薦。起爲大理寺丞。尋致仕。戶部侍郎江淵言。先生心術正大。操履淳潔。年纔六十。未嘗衰耗。躬行實踐。深明理學。宜置之館閣。以資啓沃。不當聽其歸去。乃召還。進南京大理卿。南京鎮守太監與安。時無敢與抗禮者。先生至。安時降階。爲禮。退謂人曰。是與王振作敵者。豈可屈耶。奉差太監金英回京。公卿皆郊送。先生獨不往。英乃言于乘曰。南京奸宦。惟薛卿耳。彼雖不送。吾不怪也。入見。言于帝。遣使召先生。將大用之。中官沮之。遂改爲大理卿。蘇松有饑。民貸富民粟。不得遂。火其屋。而置于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以謀反。衆畏文。莫敢言。先生抗章力辨之。乃得減。止誅魁首三四人。文大恨曰。薛某舊性尙在。必嘗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曰。辨冤獲罪。又何愧焉。天順元年。英宗復辟。以都御史楊善薦。夜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尋轉左。兼職如故。一日。召入便殿。帝方燕服。先生不入。俟易服。乃入。所陳皆大學誠正之義。爲會試考官。錄成。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同列曰。此數字久不言矣。請易之。先生曰。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于忠肅與王文得罪。且坐極刑。先生進曰。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陛下用刑。宜體天。乃詔減

一等。帝初復位。日接見先生。禮遇甚優。頃之。連日不見。會欲遣使徵獅子于西番。先生力諫。不聽。又曹吉祥石亨等用事。李南陽徐有貞等皆落職。先生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哉。遂引疾去。石亨雅敬先生。謂先生曰。先生既不肯留。某爲先生請勅書。即家塾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勅書。以教鄉里。魯齋懸之屋梁。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也。亨嘆息而去。先生在閣。纔五月而歸。行至直沽。風雨不及館。糧之。至日中猶未食。先生吟詠不絕。子淳憫見。先生杖擊之曰。身困道。庸著作。直須躬行爾。平生一言一動。于理稍有違失。使終日不樂。必改之。而後已。凡辭受取予。必按諸義。一毫無所苟。而出處大節。光明峻潔。子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和氣。可掬。無衆寡大小。一以誠待之。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至于純熟。其教人有序。言皆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嘗謂太極者。即吾仁義禮智之性也。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爲學而不知性。非學也。故惓惓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椟而遺珠也。又嘗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其讀書錄二十卷。皆因隨讀有得。輒爲劄記。以備遺忘。而未嘗有意著作。詩文稿難出門人子弟。都之爲河汾集。大約皆切理之言也。先生一夕忽遺疾。整衣冠危坐于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七十有六。計開贈禮部尙書。諡文清。學者稱爲敬軒先生。宏治初。給事中張九功上言。孔子之道。與天同久。崇于有國。後世儒者。有踐履真實。學術醇醇。無愧聖門者。得祀廡下。竊見故禮部右侍郎薛瑄。上真知。尊實行。仕則體國。學以明道。濂洛之流波。尊懷之步武。惟陛下以孔子之道治天下。辨真僞。別純駁。俾人知所向。臣謂瑄宜從祀孔子廟庭。詔祠于其鄉。九年。給事中楊廉言。薛瑄所著有讀書錄。皆積年精思。有益後學。乞板置國子監。俾六館諸生。摹印誦讀。瑄祠廟。亦宜賜之名額。遂賜額曰。正學。嘉靖開。言路先後言故禮部右侍郎薛瑄。行純備。出處粹峻。明與真。備瑄一士。竊見宋有天下。未三百。年。周惇頤而下。十有三人。祀于孔庭。元未及百年。有二人焉。明家養士百七十七年矣。豈賢如絳。殄茲道。脈。必欲其人。非瑄不可。然而屢奉詔書。臨舉旋輟。論者或謂瑄著書稀闊。不知道重綱常。學經文字。宋之胡瑗。初無述作。元之許衡。所著何書。而並列俎豆。同仰高山。必以瑄籍方稱博碩。是揚雄王安石得撰贊仲尼之廡也。臣等謂瑄宜從祀。隆慶中。臺省先後如前請。詔集議閣左門上奏。皆謂瑄宜從祀。制曰。可。遂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

彭氏時曰。先生心契乎性理之淵源。行蹈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夷險一節。真知實踐。今之真儒也。楊月湖曰。先生修己教人。惟以復性爲務。本朝理學之冠。惟先生一人。劉文安公曰。公直躬竊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若謂其子道所得。以比朱子諸徒。若黃幹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說。未知可伯仲否。

呂文簡公作先生祠堂記曰。公之存時。或曰。今夫子。或曰。真饒漢。或曰。好一官人。或曰。不愧往哲。或曰。躬

行實踐。或曰本朝理學官一。或曰學已至于樂地。其不平者。止權貴爾。及其既沒。或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或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或曰有功名。教育。食廟庭無忝。其未祀者。蓋有待爾。

嘉靖中。科道進馬三樂等會議曰。故禮部侍郎薛瑄。鍾河汾之靈秀。接洙泗之正傳。學以復性為本。以主敬為要。窮理以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潛心孔孟。痛癢程朱。自許衡而下。造詣未有或之先者也。夷考其平生。剛方正直。不畏強禦。清修苦節。可質神明。拳拳乎致君堯舜。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侃侃乎許身稷契。而不因難以移厥志。知行兼全。表裏無間。誠昭代理學名臣之首出。純然而無議者也。矧今士習漸流。道真日晦。講良知者。以頓悟為妙。而略居敬窮理之功。論道體者。以幻空為言。而昧理一分殊之實。非惟不足以明道。而適所以病道也。茲欲挽之于正。惟在表裏真儒。使卓然知所崇嚮。庶乎彰懿行于將來。振儒宗于百代。大道昭明。而正學丕著。其于世教非小補云。

散庵羅氏曰。薛文清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見得到處儘到。區區所見。蓋有不期而合者矣。然亦有未能盡合處。信乎歸一之難也。錄中有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嘗矣。至于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為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之于理氣。亦始終認為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空礙也。愚竊以為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終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是分明。豈無窒礙。雖欲尋其縫隙。了不可得矣。

又曰。薛文清學誠純正。踐履篤實。出處進退。惟義之安。其言雖閒有可疑。然察其所至。未見有能及之者。可謂君子儒矣。

又曰。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于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其言甚嘗。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為此言而已。

張崇儒曰。粵惟六經。孔孟之旨。羽翼發明。則漢儒之博。唐儒之大。宋儒之醇。卓乎莫可尚矣。然鵝湖聚訟。數年不決。乃其究。確以紫陽為正。敬軒薛先生。崛起河汾。不由師傳。不立門戶。惟以居敬窮理。體驗身心之閒者。用為實功。是德性問學。蓋兩相致焉。故自家食官遊。歷夷險。以至迅雷易箠。靡不挾策妙悟。權契遺塞。輒札記之。緣歲給則鮮第。次或三復。則若重。是居然以著述讓讓未遑。而梁園之東。直備寫稿云爾。

趙用光曰。文清公一代醇儒。為理學稱首。所著讀書錄。抽自心精。言言善察。而讀者求多。于著述。謂是寥寥。是將以翼聖經。而開後學。安所衷之。噫嘻。是欲支離大道。而責顏回以苟揚之業也。夫道有本原。學有戶牖。文清之生也。晚其于此道。蓋已身履之。而心遇之矣。事有觸之而相符。理有澄之而乍見。則取而筆之。以備遺忘云爾。非欲傲精神于雕篆。而預以待來世之取衷也。迨其晚年。束著梁上。淨几微吟。則

此一編者。又履之跡。而魚兔之筌蹄矣。耳食者。願欲以著述求之。不已將乎。趙訥曰。文清學有淵源。泛應皆無不可。顧全集中文詩諸作。或出于人事之辭。惟讀書二錄。則本乎心得。而見于躬行。非若他集之比也。

顧涇陽曰。薛文清讀書錄。似乎句句是現成的。不會使自家些子意思。只句句從躬行心得中拈出來。使句句是文清的。

愚按。文清謂學者。幸生洛閩之後。斯道既已大明。不用更事著述。惟當以躬行實踐為主。以故生平出處大節。以及日用細行。自信不疑。獨立不懼。凡事物當前。取舍從違。判然兩截。如紅爐點雪。烈焰燎毛。略無停滯。自少至老。貫立千仞。百折不回。此非真有定見定守。而能若是乎。所著讀書錄二錄。雖則確守陳義。少所發明。然隻字片言。都從心髓中流出。都從更嘗閱歷中來。如道甘苦。如說痛癢。淋漓剖切。直是一棒一條痕。一擲一掌血也。學者讀之。豁然猛省。如夢推覺。如醉解醒。至有通體汗下。哭泣終朝者。其為裨益後學。夫豈淺鮮。以視夫入耳出口。學人說話。全不上身。與夫穿鑿杜撰。別出新解。以誣世取名者。其間相去。何啻一霄一泥。哉。推為有明一代儒宗。不為過矣。

### 學統卷三十一

翼統

胡敬齋先生

先生姓胡。名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嘗得鄰家遺物。即還之。六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成人。幾冠。從安仁于同受學。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聞吳聘君講義理之學于崇仁。里慨然徒步往從之。遊于是以古人自期。以斯道自任。以記誦辭章為不足事。而需用心于內。其學以主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要。謂聖學成始成終。在于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子如賓客。瑞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居家惟以悅親為事。兄每自外歸。必逆于門外。有疾。躬自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姓。不倦。親死。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總功之服。悉遵古禮。嘗曰。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遊情高遠者。非也。初家食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之較。後家益窘。甚至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為之饜。先生曰。以仁義潤身。以牙齒潤屋足矣。四方振衣及門者。日乘于。是築室梅溪山中。聚徒會講。語學。則曰。為己。語治。則曰。王。道。嘗曰。學不為己。根本已失。雖有顏孟之聰明。亦不濟事。又曰。大抵人之為學。易偏。苟無真儒為之依歸。則高者入于空虛。卑者流于詞章。功利。是以依乎中庸為難。且好高妙。厭卑近。好奇異。厭平實。喜寬縱。憚



陸氏瑞家曰。本朝理學之臣。胡叔心完壁也。席珍懷特聘之資。遜世絕憂悶之志。...

馬津曰。胡子之學。近自身心。以至家國天下。一以敬爲之主。聖賢之學也。故其言多粹。...

陳文衡曰。夫學者將以適于用也。自聖學失傳。卑者溺于功利。高者涉于元虛。其所論著。非不侈然仁義。...

李懋楨曰。禮有之。退息必有居業。易有之。修辭立誠。所以居業。禮云毋不敬。易云洗心。故學大居敬。...

古今之治亂。學問之深淺。才情之高下。了然洞豁。有體有用。有經有緯。非尺幅拘擘之比也。...

愚按。除干之學。以敬爲主。平居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罔一弗主于敬。記曰。無不敬。除干之謂也。...

業錄及敬齋集。拳拳惟佛老之聞。深以學者入于空虛爲大懼。蓋指新會也。康齋頗涉于粗。而新會實。...

學統卷三十二

翼統

羅敬庵先生

先生姓羅名欽順。字允升。別號整庵。泰和人也。父用俊。爲青田教諭。以成化元年乙酉十二月辛巳。生先。...



內監謀進者，必論奏付法司治罪，以杜倖濫。於政為之一清。歷南京吏部尚書，以父癯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禮部尚書，父沒，服闋，起補舊官，疏辭不允。俄改吏部尚書，懇辭致仕。許之。先生自以為早年受學，不過為祿仕計，年幾四十始有志於道，而官守拘牽，功夫未能專一，故力辭家宰之命不拜。自是家居掃跡，潛心體究者二十餘年，而後深有所自信。曰：道其在是矣。先生嘗曰：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滿載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故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後大本可得而立。大本誠立，酬酢自當沛然，是之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又曰：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蔽于有我之私，是以明于近而暗于遠，見其小而遺其大，故大學之教，必始于格物，所以開其蔽也。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為疑，是豈皆實用其功，徒自誣耳。且如論語川上之歎，中庸鸞飛魚躍之旨，孟子大牛人性之辨，莫非物也。又如中庸言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而以其言聖人之道何耶？于此精思，而有得焉。天人物我，內外本末，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則所謂物者，果性外之物耶？又曰：程子之時，禪學盛行，學者溺于明心見性之說，其于天地萬物之理，不復致思，故常陷于一偏，蔽于一己，而不可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于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鮮矣。又曰：此理誠至易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正所以求至于易簡也。苟厭學問之煩，而欲徑達于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思，為此說者，適以投其所好，然其為斯道之害甚矣。是時白沙論學，有致虛立本，以自然為宗之說，陽明有致良知，與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說。先生曰：是皆斯道之蠹賊也。乃一尊程朱以上週孔孟，又集諸佛書，博窮其指，辭而闕之，使不得以其似而亂吾真。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于心，無見于性，故其為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所謂空，空即虛也。既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即知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凡釋氏之言性，其本末不出此三者而已。顧自以謂無上妙道，乃敢窺其說，以誤天下後世之人，至于廢人倫滅天理，其貽禍可勝道哉。又曰：張子詔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于聖門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猶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又曰：胡敬齋力攻禪學，蓋有志于闡聖道者，但于禪學本末，似乎未嘗深究，而以想像二字斷之，似乎未服其心。蓋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有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者不同爾。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明灑脫，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愚所謂有見于心，無見于性，當為不易之論，使誠有見于性命之理，自不至于猖狂妄行矣。又曰：王濬二子，蓋皆深服其才，不能不惜其學術之誤，其所以安于禪學，只為尋個理字不着，偶見如來面目，便成富有，而其才辨又足以張大之，遂欲挾此以凌視古今，殊不知成就得一團私意而已。嘗見傳習錄有云：至善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于事物上怎生來。又云：于事物物求至善，即是義外。以此知陽明不曾尋見理字，又嘗見甘泉雜語云：天理只是吾

心本體，豈可于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曾尋見理字，斯理也。在天，在人，在事，在物，無往不停，當當此所以為至善也。果然得者，見得真，就萬殊之中，悟一一致之妙，方知人與天地萬物原來一體，不是牽合，惟從事于克己，則大公之體，以立，順應之用，以行。此聖門之實學也。若但求之于心，而于事物上不理會，厭煩而喜徑，欲速而助長，則其回光返照之所得，自以為千載不傳之秘，固其第一義矣。又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于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前諸儒，皆如此用功，其所得有淺深，由實裏有高下爾。自象山有六經皆我注腳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以為道理當求之心，皆可不必讀，一言而貽後世無窮之害。象山其罪首哉。又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泰然自處于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所誤而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捨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誤耶。蓋先生之學，卓然一軌于正，而以力闢異端為己任，有如此先生之自誌曰：平生于性命之理，皆切究心，而未遑卒業，于是謝絕塵絆，靜坐山間，風雨晦明，不忘所事，乃著困知記，前後凡六卷，所以繼續垂微之緒，明斥似是之非，蓋無所不用其誠力之殫矣。心之遠矣，亦非有加于分外也。而巡撫都御史張公岳上言，羅某，振斥異端，有功聖門，宜隆尊年之典，使精神學士，知某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趨民習，莫不率厲，巡撫巡按及門存問，時嘉靖二十三年，先生年已八十矣。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先生生平志趣恬淡，蹈履矜潔，然身雖早退，而憂國懷君，未嘗少忘，聞朝政得失，動關欣戚。家居二十年，絕造請，謝門徒，每且正衣冠，登學古樓，子弟入敘，掛華端坐，展卷誦讀，雖獨處，無惰容，居無臺榭，宴無聲樂，微言細行，無纖芥可疵，鄉閭則之而化于禮讓，子姓僮僕，守其教而弗違，其弟道義相淑，怡怡如也。至于辭榮之淡，進退之嚴，可質神明，而貫金石，四方士子，無不問識與不識，皆曰：先生當代之儀型也。所著有困知記行於世，學者稱為路庵先生。

李氏楨曰：整庵羅氏，潛起而服，以自得者筆為困知記一書，涵濡道術，咀嚼正味，精剖似是之非，躬衛箕裘之業，所謂回白于既西，障狂瀾于既東，厥功于是為大。獨其開然自修，謝絕門徒，恥觀顏角尺寸，几席之講，既寡其傳，世之喜新奇捷徑，而忘精實切近，甚有疾其說之勃勃害己也。多聞置沈，久而弗傳，惟俟知道君子，力為之表彰流布，的示來學，庶吾道幸矣。

唐氏伯元曰：世之儒者，曰心即性也，心即聖也，詩書障也，聞見外也，嗚呼，果孰為而傳之耶。夫知本立命，于學者則誠要矣，今也必去而詩書屏而聞見，以求其所謂心，自奇自聖，古先聖人之所皇皇切切，若不能當者，今皆一語可了，一蹴可為，其流不至于弄精神，滅性真，毀禮教，淪入禽獸而不已。嗚呼，此整庵先生之困知記所以不可無于今日也。

黃氏芳曰：聖人之道，誠明二字盡之矣。誠之本體，至大而無不包，明之妙用，至精而無不當，明以誠致，誠以明達，雖若二事，原無閒隙，非謂舍其本原而馳騁乎外，亦非專守其靈覺之體，不假問學，而能瞭然于幾微得失之際也。俗學出入口耳，固無足稱，而釋氏明心見性之說，凌空駕虛，猖狂恣肆，與堯舜以來相



之不才也。君子之香。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香。充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所謂亂亡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會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於孔子。請贈以言。孔子曰。不彊不達。不勢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孔子為魯司寇。使子路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叔孫氏墮。季氏墮。孟氏之宰。公教陽。獨不肯墮。圍之。弗克。子路為蒲宰。見於孔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孔子曰。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而正。不難矣。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善哉。由也。非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娶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專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季氏祭其廟。逮開而祭。暮而不成禮。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賈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子路從孔子。居於陳蔡。後又從之。匡人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之和。曲三終。匡人曰。始以為陽虎也。遂解而去。子路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忠者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顏錡善事親。子路義之後。錡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錡。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呢。義乎。孔子曰。義而贖之。實取於友。非義而何。孔子之在衛也。出公輒方與父莊公爭國。子路問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蓋孔子所謂正名者。未有子而不父其父。父不子其子。子不君其君。而子路不喻。以蹈其難。出公之十三年。子路為孔悝家臣。悝之母伯姬。莊公之姊也。莊公因伯姬以入於孔氏。迫孔悝於加。盟之。遂劫以登臺。出公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啟門焉。曰。無入為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而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孺孺。必舍孔叔。太子者。莊公也。莊公聞之。懼下。石乞孟釐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痛之曰。是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孔子

學統卷三十三

附統

冉耕

冉耕字伯牛。仲弓之族也。生於魯之鄆。少孔子七歲。孔子始教闕里。同顏路之徒。往受學焉。孔子勸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初孔子為中都宰。及定公進孔子為司空。遂以伯牛為之。嘗從孔子。厄陳蔡。以德行者稱。後得惡疾。孔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卒葬汶上縣西門外。成化橋側。後遷於東平州西五十里。滕縣亦有伯牛墓云。唐追封縣侯。宋加封東平侯。改封鄆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仲由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性鄙而好勇。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佩豚豚。以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之。後乃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曰。君子尚勇乎。孔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則亂。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盜。孔子問子路曰。女何好。對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子路鼓琴。孔子問之。謂冉有曰。甚矣。由

拜之既突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隨之矣遂命覆隨蓋子路勇者也嗟而銳孔子固頗抑之嘗曰由也兼人故退之退之者抑之也故于其在陳懼見則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問行三軍則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論衛政先正名則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使門人為臣則曰由之行詐也鼓瑟則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使子羔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是故惡夫佞者言志則曰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凡此皆所以抑之也抑之使俯就焉以庶幾合於所謂中而子路則未之能也卒聞于犬義不知什輒之爲非而自及於禍君子於此深惜之然子路生平剛直力行可畏在聖門以政事著稱論語記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又記子路無宿諾孔子嘗稱之曰片言可以折獄又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又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不畏強禦不侮鰥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蓋子路之見稱於師友有如此其言行其詳論語家語左傳等書厥後孟子有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曾西亦曰子路吾先子之所畏也而後世學者皆以子路勇於改過爲百世師云子路葬於蒲今長垣縣也或云在清豐縣或云在開州有三墓未知孰是唐追封衛侯宋加封河內公改封衛公明祀稱先賢仲子

宰子

宰子字子我魯人長於官語嘗遊楚問知楚對哀公問社問從非救人孔子皆責之嘗曰以言取人失之宰子蓋深警之也宰我從孔子厄陳蔡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我以遺孔子焉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浸息其志欲與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既乎宰我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子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子之言行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子之實也又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宰我問鬼神又問五帝之德孔子並告之詳其家語宰我嘗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謂宰我善爲說辭又謂宰我智足以知聖人信不誣也史記云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案左氏傳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蓋與難者闕止也亦字子我非宰我也字偶相同太史公因誤記之云爾宰我墓在今曲阜縣西南三里唐追封齊侯宋加封臨淄公改封齊公明祀稱先賢宰子

冉求字子有仲子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嘗侍坐孔子命之言志對曰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季康子問冉求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冉求仁乎孔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既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謂冉有曰若之何冉有曰一子守二子從公觀諸城康子曰不能冉有曰然則居封疆之閒康子告二子二子不可冉有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魯之羣室乘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我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叔孫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懿子洩帥右師冉有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乃從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冉有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是時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康子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也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材而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於是自衛反魯詳具家語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不可加刑庶人不可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凡庶人違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退而記之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對曰子路下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從於孔子遂爲天下士學之故也冉有資稟謙退見義不能勇爲嘗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盡嘗聞斯行諸孔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疑之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然冉有之於季氏亦終不能大有所正也如季氏旅泰山用田賦伐顛與孔子皆以冉有弗能救正也而責之至季氏富於周公而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所以責之者至矣責之亦猶進之意也他日孔子又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舞八佾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恭老幼幼不亡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己是冉求之行也今宓州府滕縣南三里柏家社有冉子墓滕人疑爲冉有墓云唐追封徐侯宋加封彭城公改封徐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顏孫師

顏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小孔子四十八歲子張才高意廣外矜莊而寡誠信孔子每教之門人亦友之而弗敬子張學于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子張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坐則見其倚於衡也夫始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張問政孔子

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問入官。孔子曰。安人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何如。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無發。失言勿矯。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拒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

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子張退而記之。孔子筮卦得賁。而嘆曰。子張進曰。師聞下得賁。吉也。而夫子嘆之。何也。孔子曰。賁非正色。是以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蓋孔子之所以教子張者如此。一日。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孔子曰。過猶不及。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然子張自問聖教之後。晚年所造。頗近篤實。無復向者浮蕩之病也。其

自言曰。士見危授命。見得恩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又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災。而見孔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及卒。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

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伐。不傲無告。是顯孫師之行也。今徐州縣南三十五里。塢坊村。有子張墓云。唐追封陳伯。宋加封苑丘侯。再加封陳國公。明祀稱先賢顧孫子。曾點字子皙。宗聖參之父也。父子同事孔子。曾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曾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命之言志。次及曾皙。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曾皙爲人。狂而直。季武子之喪也。大夫弔。曾皙倚其門而歌。故孟子曰。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曾皙卒。葬南成山。後漢王符所謂南成之家是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唐追封宿伯。宋加封萊蕪侯。明稱先賢曾氏。配祀啓聖祠。

則難也。子華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載以摯禮。禮以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車。則達矣。孔子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亦也。又曰。亦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孔子儀服不修。則以子華侍。曰。吾以子自周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莊敬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擅相兩君之車。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之喪。子華爲志。飾棺槨。設披周也。設崇股也。綱練設。旒也。備三代之制。以尊師。且備古云。唐追封邵伯。宋加封鉅野侯。明祀稱先賢公西赤。

慮不齊。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溯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汲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宋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鱈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請於魯君。願得近史二人。同至官。至則陰戒其邑吏。令二史書。輒舉其財。皆不善。則又怒之。二史辭去。報於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子才。子才。王

之佐。屈節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魯君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使告子賤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請從子之制。子賤由是得行其政。齊人攻魯。道由單父。時麥已熟矣。父老請縱民穫麥。無徒以資寇。三請而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遽於麥。季孫使人護子賤。子賤怒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得種。是使民樂有寇也。思且數世不息矣。季孫聞之。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子賤哉。時孔子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蔑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毀。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鹽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蔑也。對曰。無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嘆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他日。問曰。子治單父。而衆說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事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之道。孔子嘆曰。欲其大者。乃於此乎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子賤

治邑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見野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鱸。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鱖。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子之德。至使民開行。若有嚴刑於旁。巫馬期問。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子賤在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



復白圭云。初南容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得反。載其寶以朝。孔子聞之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南容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司鐸火。燬公宮。桓得宮災。拔火者皆曰。願南容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子服景伯遂命幸人出禮書。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尙存者。南容之力爲多也。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濱。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容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南容對曰。寬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爲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辛寬也。南容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南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南容以智自將。治亂成宜。故孔子謂其有道不廢。部無道。免於刑戮。以兄之子妻之。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唐追封鄭伯。宋加封襲邱侯。改封汝陽侯。明祀稱先賢南宮子。

公皙哀

公皙哀字季沈。齊人。天下多仕於大夫爲家臣。季沈鄙之。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嘆賞之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沈未嘗仕。太史公曰。季沈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追封鄭伯。宋加封北海侯。明祀稱先賢公皙子。

商瞿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授之子木。傳楚人馯臂子宏。宏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漢元朔中。以治易爲中大夫。至宣元開。有施。孟喜。梁丘。京房。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直。高相。二家之說。語具漢書。隋書。董孔子繁易。傳之自子木始。唐追封蒙伯。宋加封須昌侯。明祀稱先賢商子。

公孫龍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齊田常欲爲亂。移兵伐魯。孔子欲退齊師。以揀魯。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石嘗謂子石曰。子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或曰。子石即公孫尼子也。著樂記。縑衣等篇。其書粹然一出於正。後戰國時亦有公孫龍者。趙平原君之客也。著堅白同異之論。其爲說淺陋。迂僻不雅。嘲孔穿辨之詳矣。而鄭玄以爲即子石。誤也。或曰。子石衛人。未詳孰是。唐追封黃伯。宋加封枝江侯。明祀稱先賢公孫子。

愚案。孔門弟子。見諸家語。論語。史記。古史及文翁圖石室圖。案隱注等書。爲數不同。姓氏多互異。卽歷代褒崇。秩祀典禮。其間舉廢升降增損之故。亦復不一。今不具論。惟取其言行有所表見者錄之。餘者

闕焉。或曰。宰我冉有季路非大賢與。而胡僅附之也。曰。十哲。世俗之論也。未可以爲定也。予之知喪。求之附季由之仕。輒亦非細故矣。故稍抑之。

學統卷三十四

附統

左丘明

左丘明。中都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或曰魯人。與孔子同時。孔子嘗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孔子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而修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亂臣賊子。於是。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丘明恐失其真。乃爲之傳。其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以究其所窮。曰。春秋左氏傳。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於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曰。春秋外傳云。丘明授魯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子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鈔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張敬。劉公子。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貫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馮。馮授尹更始。更始授子成。及霍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成。及霍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曰。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

問諸儒皆不對，故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左氏始得立於學官。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管杜預又為經傳集解，而杜預盛行。于令升史議歷詁諸家，獨歸美左傳。云丘明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蓋著作之良模也。自漢興，左氏公羊穀梁鄭氏夾氏五家春秋並行。王莽之亂，鄭氏無師，夾氏亡。其三家立於學官，孝武立公羊，孝宣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公羊穀梁遂微。丘明墓在嶧縣東北七十里，一在肥城縣，未知孰是。宋追封瑕丘伯，寬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中都伯。明祀稱先賢左子。

公羊高

公羊高齊人，受經於卜子夏。因孔子所修春秋著為傳，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子都授東海贏公，贏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臧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宋追封臨淄伯，明祀稱先儒公羊子。

穀梁赤

穀梁赤魯人，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赤，赤為經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丘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本治公羊，能持論，善屬文，江公明於口，帝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卒用仲舒。於是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江公之傳，其後浸微，惟魯梁廣暗星公二人受焉。沛蔡千秋從廣受，又事暗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開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與穀梁時千秋以治穀梁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選郎十人從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評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頗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於是更有尹始胡常申章昌房氏風之學。宋追封瑕丘伯，諱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臨淄伯，明祀稱先儒穀梁子。

愚案

左氏公羊穀梁三子，雖非聖門弟子，而一受經於聖人，一受經於聖人之高弟，前後發揮春秋大義，以嘉惠後學，此可謂非聖人之徒與。自昌黎謂左氏浮夸，柳州亦謂其說多淫，學者頗疑傳春秋之左氏非論語之左丘明也。而論議公穀者，或曰公羊可奪其中，有非常異議，不經之論，或曰穀梁得春秋之旨，而失之短，范甯亦曰左氏隨而富，其失也，經公羊辨而裁，其失也，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秦漢以來，是非同異，聚訟紛紛，又何怪荆公有斷爛朝報之毀也。然劉子駿曰左丘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固自不同。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故考事精詳，公羊穀梁不曾見國史，故考事甚疏，而義理卻精，嗚乎此亦三傳得失之林也。要之有功於麟經不

小史

學統卷三十五

附統

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曾子之弟子也。事母孝，及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傷之，吾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善哉，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刻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人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口而不敢忘父母，是以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養其親，可謂孝矣。

公明儀

公明儀先事子張，子張卒後，乃卒業於曾子。嘗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君子之所以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儀嘗曰廔有肥肉，廔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又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公明宣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敬而不懈。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廟庭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也。

樂克

樂克字正子。齊人。孟子弟子。嘗仕於魯。言孟子之賢於平公。公將往見之。以嬖人臧倉沮之而止。克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克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然平公亦實不能見孟子。魯欲使克為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問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智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曰：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齊伐魯。魯平。齊索峯鼎。魯以饋。齊人曰：實也。盍使樂正子徵之。克曰：必以峯鼎往。魯君曰：吾愛吾鼎。克曰：臣亦愛臣之信。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曰：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克嘗從於子敖之齊。孟子深責之。克亦自引咎焉。宋宣和中。追封利國侯。配享孟廟。

愚案：曾子高弟子思子而外。惟樂正子春公明儀公明宣有足稱者。如陽厲子襄沈猶行公明高單居離孟儀公孟子高之徒。言論行誼。不甚見於世。且以孟子之賢。求之及門。亦惟樂正子以信善見許。自餘若公孫丑萬章陳臻充虞之徒。皆泛泛無所得。誠有如朱子所云。只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者。而宋宣和間。乃褒崇公孫丑以下十九人。合樂正子為二十八人。疏封列爵。配食孟廟之廡。於義未為允當。即如盆成括以小有才見殺。高子背去其師而學他術。亦得以秩祀贊宗。與享大孫。豈理也哉。

學統卷三十六

附統

丁寬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洛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拒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寬授礪山王孫。王孫授施雠。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孔安國

孔安國字子國。魯人。孔子十一世孫也。父忠為博士。封褒成侯。安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既長。博覽經傳。學無常師。年四十。為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武帝天漢中。魯恭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乃悉以書還孔氏。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尚書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書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書有五篇。相合。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並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又為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又集錄為孔子家語四十四篇。既成。

會巫蠱事。疑不施行。安國由博士為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家。其後成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安國孫衍為博士。上書辨之曰。陛下發明詔。諸儒集天下書籍。命大夫校定其義。使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為名。以儒雅為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蝌蚪。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為改古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值坐蠱事。起遂閒廢。不行於時。今大夫向以其為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紀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又戴聖著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愚以為宜如此為例。皆紀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安國以尚書授都尉。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朝授膠東。而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難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皆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今無有傳者。至東晉豫章內史梅頤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於大市街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宋追封安國曲阜伯。明祀稱先儒孔子。

伏勝

伏勝字賤。濟南人。或曰即虛不齊之後。慮與伏通。誤為必云。勝能言書。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討論墳典。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刪為百篇。編而序之。以垂訓於世。秦時焚書。勝為秦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勝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乃召勝。勝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魏錯往受之。勝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少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今文尚書是也。勝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今鄒平縣東北一十里。有伏生墓。宋追封乘氏伯。明祀稱先儒伏子。

夏侯勝

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也。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學。益精熟。所謂尚書大夏侯之學也。善說禮服。徵為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數出勝當乘輿前進。諫王不能從。後果廢時。霍光以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

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即位。因議武帝廟樂。不協帝意。乃下之獄。時丞相長史黃霸坐阿縱勝不舉劾。亦繫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繁更更。講論不怠。至四年。因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大赦。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帝為君。誤相字於前。帝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帝語。帝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爾。帝知勝素直。朝廷每有大議。則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遷前事。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家。葬平陵。

申公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帝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鄂與申公俱卒。學元王。鄂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為王。苻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主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則闕弗傳。闕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咸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帝使使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葦輪。駕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輦傳從。至見帝。帝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年已八十餘矣。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爾。是時帝方好文辭。見申公對。然已招致。即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賢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待綰滅之。過以讓帝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申公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千餘人。以詩春秋授瑕丘江公及魯評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章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傅子玄成。玄成及兒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由是魯詩有章氏學。

韓固

韓固齊人也。以治詩為景帝時博士。與黃生爭論於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直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弑而何。固曰。必若云。是商皇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於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後固好老子。召問固曰。此家人言爾。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賢乎。乃使固入圈。擊斃。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乃假固利兵。下圈刺斃。正中其心。屍應手而倒。太后嘿然。無以復罪。後帝以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弘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

韓嬰燕人也。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大傳。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同。殊。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以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後。其孫商為博士。宣帝時。派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微。待詔殿中。曰所授易。即先太傅所傳也。皆授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深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毛萇

毛萇趙人。善說詩。所以導達心。感。歌詠情志者也。故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上古人淳樸。情志未。感。其後君尊於上。臣卑於下。而稱為詔。目諫為謗。故諷美譏惡。以諷刺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勸戒。夏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王季。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鍾。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擊。次。而。錄。之。孔子。純。取。周。詩。上。采。風。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遺。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萇。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蓋。自。孔子。以。詩。授。子。夏。子。夏。作。詩。序。以。授。魯。人。申。公。申。公。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朝。時。萇。受。享。詩。為。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故。世。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亨。詩。傳。由。萇。盛行。於。漢。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官。萇。授。同。國。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郡。謝。曼。卿。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制。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趙。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鷓。鴒。也。與。金。縢。合。釋。北。山。蒸。民。也。與。孟。子。合。釋。吳。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閒。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翁。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今。河。閒。有。毛。精。學。堂。生。

高堂生。魯人。通志略曰。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生其時也。索隱曰。生字伯。傳儀禮。昔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隳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生為博士。禮十七篇。即儀禮也。至。

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閒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遷。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惟。古。今。十。七。篇。與。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生。授。瑕。丘。滌。術。術。以。授。東。海。孟。卿。卿。以。授。后。蒼。蒼。帝。世。蒼。最。明。戴。聖。戴。聖。皆。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聖。戴。聖。而。禮。大。明。宋。追。封。萊。蕪。伯。明。祀。稱。先。儒。高。堂。子。

后蒼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從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蒼曲臺記。藝文志。又載曲臺后蒼九篇。或即此。蒼授沛人聞人通漢。慶晉。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遂。並。立。於。學。官。漢。初。河。閒。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錄。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四。十。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注。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並。傳。蒼。啓。之。也。蒼。又。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兼。通。齊。詩。著。齊。詩。故。訓。二。十。卷。詩。傳。三。十。九。卷。授。張。奉。蕭。望。之。匡。衡。由。是。齊。詩。有。翼。匡。之。學。蒼。宣。帝。朝。為。博。士。官。至。少。府。明。嘉。靖。中。考。求。古。禮。以。蒼。為。禮。之。宗。詔。崇。祀。孔。廟。稱。先。儒。后。子。

胡毋生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

嚴彭祖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賈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選。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終。官。

愚按春秋之世。孔子闡王道。廢而邪術興。於是修明六籍。以垂訓於後。迨卒後。七十子之徒。各以其所。聞。游。教。諸。侯。王。開。至。威。宣。之。際。孟。軻。荀。卿。之。列。並。得。以。學。顯。於。當。世。後。陵。遲。衰。微。以。至。秦。季。焚。詩。書。阮。儒。士。六。藝。遂。蕩。然。缺。焉。脫。有。所。存。亦。殘。編。斷。簡。爾。西。京。學。士。從。而。掇。拾。於。灰。燼。委。爛。之。餘。則。其。謬。漏。隨。駁。安。所。得。免。然。而。補。輯。傳。注。開。後。世。經。學。之。先。斯。其。為。功。亦。何。可。沒。又。以。其。去。古。未。遠。固。亦。頗。有。得。於。聖。人。之。意。而。一。時。各。家。同。異。紛。拏。聚。訟。如。沸。森。所。折。衷。即。都。講。石。渠。多。屬。文。具。魏。晉。而。降。師。遠。言。渾。存。

者亦鮮至孔疏一出則盡取所謂傳注者而土直之使學者不得廣參稽而守隅曲豈不重可惜哉又按太史公曰方天下爭於戰國儒術既絕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今觀孔伏申轅高堂及侯之倫皆齊魯產也豈非海岱之聞於文學自古以來出於其性者哉然秦漢以來諸儒奮興皆在孝武之世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學者亦頗謂孝武優於孝文則以孝文尚黃老孝武重儒術也考武帝初政頗以招賢嚮道爲務立五經博士廣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之以官祿而天下風起於學不可謂不盛矣然醇如董生顯乃擯斥弗用而公孫子以曲學阿世獨蹶然稱舉首不數年由白衣至三公封平津侯制詞褒美規燿史册然則帝之所謂崇儒果務於其實與抑僅以其名也嗚乎此孝武之所以爲武而漢治之止於爲漢也與

### 學統卷三十七

附統

杜子春

杜子春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先是秦始皇深惡周官之書禁絕不傳漢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一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列序著錄略子春受業於故能通其說家於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說鄭與鄭衆馬融賈徵買選皆受業焉衆遂爲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皆祖子春云子春又明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嘗必有所指云唐從祀孔廟宋追封緱氏伯明改稱先儒杜子

劉昆

劉昆字桓公陳西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教授弟子恆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嶺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爲江陵

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晴暉羅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致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爾左右皆笑其質納帝嘆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願命諸策令人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建初中遷宗正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丹

注丹字子玉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年七十卒於官時中山鮐陽鴻字孟孫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

張興

張興字君山潁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鄉里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丘家宗十四年卒於官子軼傳興業位至張掖國都尉

孫期

孫期字仲威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收家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皆執經餼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齋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宋登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

張馴字子儻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秘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大司農初中卒於官

尹敏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竟以此沈

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盱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善於敏。敏坐繁免官。及出。嘆曰。瘖聵之徒。眞世之有道者也。何爲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楊。少孤。常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武。經防。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請去。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尙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尙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

孔僖

孔僖字仲和。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毛詩。僖與崔篆孫暉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元和二年。春。帝東巡。行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臨闕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錢成侯。相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暉以家林篋之。謂僖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己。而由下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卽葬。二子。長彥。彥並十餘歲。前阪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輿而歸。則違父令。舍某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

高翹

高翹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爲光祿大夫。嗣以父仕爲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旨。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翹徵爲郎。除符離長。去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家田。

包咸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往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大守黃謙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謙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告。卽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東帛。俸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登臨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卹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者。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雜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幸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詔賜千石俸。以終其身。建初二年。冬。肅宗行禮。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

任末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仿兄子遺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怨。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遂從之。

杜撫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闕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道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

召馴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父建武中。爲卷令。假僮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曰德行。伯春異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郡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官。賜家塋陪園陵。

楊仁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中。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時政。述仁對以



遷除淡長卒於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誠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尙書僕射玄年十二隨母還家正職會同列數十人皆

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忤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

兆第五玄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祖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

文尙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

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誦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

即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

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

綱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齊官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苴

行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膺賈逵之徒爭論古今

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瓛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

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遂迎謁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

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園相孔融

深敬於玄履屣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

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調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

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子公僅有一鄉猶

或戒鄉人修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壯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

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

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

母羣弟所容去斯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郡往幽并兗豫之域獲親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

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就粗覽傳記時視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園

尹檀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公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

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將百家之不齊

亦庶幾以竭吾才故問命固從而黃巾爲害浮游南北復歸鄉人此歲來已七十矣宿業荒落仍有失

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開居以安性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

之發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笑笑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助求

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

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絀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未所憤憤者

徒以亡親墳墓未成所好草書率皆廢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

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

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

傑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說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

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

回賜之徒不稱官閥而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居一乘所

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知命當終有

頃疑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

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皆受業者緘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

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著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尙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

論魯論補給義六就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詞訓通人頗識

其緊至於經傳治務稱爲純儒齊魯開宗之玄惟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

恩赴難殞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鄭興

鄭興字少微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風中

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便撰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曆時亦用入關東道不通與西歸隗囂

置虛心禮請而興恥爲之屈稱疾不起囂於己自飾皆以爲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興聞而說

囂曰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讒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辟聞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

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容聖三分天下尙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

不謀同會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

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招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當竟不稱王後

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大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

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

之而止及囂道子恂入侍將行興因詢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徒與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亦眉





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連戰破賊，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擊賊，賊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爾慮中郎固疑。」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中，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實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為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備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能會將誅植，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慮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乃說道從轅轅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誌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棟樑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亟遣系椽，除其墳墓，存其子孫，並致薄醪，以彰厥德，子植知名。」

愚按：光武中平以後，崇尚經學，世風日篤，服逢掖，稱先生者，蓋踵相接也。其者名尊宿，開門受徒，編牒每不下萬人，然皆專相傳述，滯於所聞，至不憚附會穿鑿，以求合一家之說，故識者頗譏其固焉。以視先漢經師之淳實而深通，殆有間矣。然談說仁義，誦法先王，清議空言，世道攸繫，泊於晚季，雖若道樞僻，國勢衰微，而於名砥節之士，猶足以持危定傾，扶植綱維於將墜，豈非儒學之明效大驗也。與夫學也者，學為人臣，學為人子而已，若戴聖劉向揚雄賈逵馬融何休之徒，非不睚然聞人也，並以操履有缺，貽玷宮牆，不得與於斯文之列，往往為尚論者所共惜，然則學者之於行，其果何如其重哉。

### 學統卷三十八

附統 徐苗

徐苗字叔尚，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為郡守，曾祖華，有至行，祖邵，為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均受業，遂為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忠口癮，膿潰，苗為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畊助營棺槨，門生亡于家，即斂于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遂近成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帝親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道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塲，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為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爾。」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供養，親歿，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鄧鑒命為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子豫章，太守殷羨見其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庚愛之以貧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

不受。愛之間宜曰。君博學通經。何以大儒。宜曰。漢興貴經術。至于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遺晉之初。競以樸樸爲高。僕誠大儒。然立不與易。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髮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宜云。出莊子。至樂籍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宜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宜潔行廉約。韓康伯遺絹百疋。不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遂至一疋。既終不受。康伯後與宜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宜云。人寧可使婦無裨邪。宜笑而受之。宜雖閒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謙國載遠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經。在郡立鄉校。教授恆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歲卒。著禮易論難。皆行于世。

范甯

范甯字武子。少爲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遂疑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溫薨之後。甯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咨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前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權爲甯所不容。乃相驅。因被疏。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于幽顯。流子愛于百姓。然後可以輕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幣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窮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餼寡不敢妻。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齎啓。新懷日復一日。今當水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收守普議得失。甯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主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遠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官燕。見襲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于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遠。輒致殿坐。人不備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餉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率制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君。或府以杭州。州以監郡。郡以蒞縣。如今互相傾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率曳百姓。營起解舍。東流西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比割精兵器械。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

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于千餘家。少者數十。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助之臣。則已享列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放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恆。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贖。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蒲酒水日。馳騫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貨算。盛狗馬之飾。管鄴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脫地。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論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于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以其尙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甯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石。以爲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並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稱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幸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宰。乘官稱。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官。家于丹陽。猶勤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于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遵爲之注。世亦稱之。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奏子暉。亦著後漢書。

皇侃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兼國子助教。于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命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篇。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郡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記。義見重于世。學者傳焉。

沈不害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幼孤。而修立好學。陳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宮。帝優詔答之。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後爲國子博士。領羽林監。勅修五禮。掌策文。論議等事。太建中。位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章。操章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有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位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饑寒後遷秘書丞高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也恆三子不率父業恆忿其世衰不爲營事婚宦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故仕婦濁碎不得及其門流別構精廬並置經籍于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中以恆爲秘書令而固請爲郡未受而卒贈幽州刺史都昌侯諡曰康

樂遜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于趙魏開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詩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于擾擾之中猶志道不倦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周文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南郡丞辛燦相繼舉遜稱有牧人之才弼請留不遣魏廢帝二年周文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周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遜王儉以下並東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力及衛公直鎮蒲州遜爲直主簿武城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于政要一崇教方二省造作三明選舉四重職法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遜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斌舉公賢等俱以東脩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以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于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治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頽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皇太子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爲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爲汾陽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陽州刺史仍賜安東衣服及奴婢等又于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開皇元年卒于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遜性柔讓寡交游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衆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貫服說發杜氏遠辭理並可觀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結盟爲友同授詩于同郡劉軌思受左傳于廣平郭懋常問禮于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彊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劉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安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刺史趙彥引爲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邵同應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特顯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于秘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章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于國子共論古今滯義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遷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率數與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極諸儒咸懷始慙遂爲飛草所誘除名爲民于

是俊游鄉里以教授著述爲務買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駁其根本窮其秘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于世炫聰明博學名亞于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調詔令事蜀蜀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于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靈騎尉煬帝即位遜太學博士煬以疾去職數年復徵以待顧問上所著曆書與太史令張胄元多不同大業六年卒年六十七愚案魏晉而降以訖于隋世衰道微異端叢起儒術委棄經籍陸沈清言之校淫老佛之充塞詞章之波靡功利之紛挐前後數百年幾希一統或幾于息矣嗚乎此乾坤何等時也搜稽史冊如王肅王弼杜預嚴植之崔靈恩沈重熊安生王通辛彦之之徒既皆可管其間稍可稱述者僅得徐苗而下七八人殆所謂雖然之足音邪吁可慨也已

學統卷三十九

附統

蓋文達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集諸生講論于是劉焯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者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辨舉皆諸儒意所未聞一坐厭歎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較異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爲之師抗曰冰生于水而寒于水其謂此邪武德中授國子助教爲秦王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初擢諫議大夫兼宏文館學士爲蜀王師王有罪文達免官拜崇賢館學士辛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高祖于秘書省置學以教王公子文懿爲國子助教既升席公卿更相質問文懿皆曉密微遠近宗仰終國子博士

王元感

王元感濮州鄆城人也少舉明經累補博城縣丞兗州都督紀王慎深禮之命其子東平王績從元感受學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宏文館是後則天親祠南郊及享明堂封嵩嶽元感皆受詔共諸儒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轉四門博士仍直宏文館長安三年表上所撰尚書糾繆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補遺三十卷並所注孝經史記葉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書閣詔令宏文崇賢兩館學

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欽明郭山俾李憲等議元威持據舊義。元威隨方應答。竟不之屈。風聞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每為元威申理其義。連表薦之。尋下詔曰。王元威質性溫敏。博文溫記。持前達之先。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五經之指南也。中宗即位。以春官舊儀。進加朝散大夫。拜崇賢館學士。尋卒。

褚無量

褚無量字宏度。杭州鹽官人。幼孤貧。勵學。受經于沈子正曹。刻意墳典。家近臨平湖。湖有龍窟。里閭爭走觀。無量方十二。讀自若。長老異之。尤精三禮史記。舉明經。官國子博士。遷司業。兼修文館學士。詔定南郊儀。時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俾皆旨請皇后為亞獻。無量與博士唐紹蔣欽緒等爭。以為郊祀大事。不可以臆斷。必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古典。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而膺福祿也。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法天地而行政教。辨方位而後入。倫其義。可幽贊鬼神。其文可經緯邦國。折衷王事。其可忽乎。周禮。冬至祭天。圜丘。祭莫大焉。王后內主。禮莫重焉。令合助祭。宜明著禮典。乃今無之。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主以始祀。不以祖妣配。故王后不與也。謹按。王后行事。具載內宰職中。內宰。凡大祭祀。后祼。則贊瑤。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祼。祭天無祼。祭天之器。惟陶匏。無瑤。也。內司服。章后六服。無后祭天之服。由車職。掌后五輅。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之文。是后祭天不與也。惟漢書。郊祀志。有天地合祭。皇后預饗之事。則未代強臣。擅朝。謂祭不經之典。不足為法。易傳曰。經神者。殃及三世。大舜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忝守經術。不敢默循。意蓋以抑后。時相巨源。佐欽明。以荷悅后。意故無量。議格以母老。請停官歸侍。光宗為太子。召拜侍讀。撰寶善記。以進。太子釋奠國學。講孝經禮記。隨文納誨。博而且辨。舉授銀青光祿大夫。賜章服。綵緋。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廬墓。左手植松柏。羣鹿犯之。無量號哭曰。山乘草非乏。何忍犯吾先塋。樹邪。鹿以馴擾。不復抵觸。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喪除。服官。以耆老。隨杖聽徐行。又為設腰輿。乘入殿中。頻上書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手救災。開元五年。幸東都。會太廟。無量因天戒。以獻規。時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為獻。帝即以頒太子諸王。仍詔于諸儒中。選行誼經學。著聞者。充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行齒。禮。詔無量升座。勸講。百官觀禮。卒。年七十五。帝為舉哀。廢朝五日。謂宰相曰。無量朕師。今永逝。宜用優典。于是附禮部尚書。諡曰文。葬事官給。後帝于書殿得所著史記至言十二篇。愛之。歎息焉。

馬懷素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家貧。無燈燭。晝出樵。夜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授補郎尉。累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所構。誦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宮師。獨孤。掠之。出錢之。易之怒。使人上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令懷素按鞠。道中使促。迫無出。囚。懷素執不從。后召詰之。懷素對曰。元忠犯配流。貞慎以親故。往。法當。而以為謀反。則誣。若彭越以逆誅。藥布。藥尸。下。漢賈不坐。今元忠罪非越比。錢送者。豈宜以非法。坐。后為震威。夏官侍郎。

李迥秀。易之之勢。招權。復素勳能之。以黜陟。使行江西。處決平恕。遷考功。舉學平允。權貴謁請。不能。開元初。為戶部侍郎。封常山縣公。進策昭文館學士。老猶篤學。手未嘗廢。卷。謙文慎。畏。稱。長者。元宗。詔。與。褚無量。同侍讀。已。又。詔。與。同。校。祕。書。懷素。奏。召。國子。博士。尹。知。章。杭州。參。軍。殷。踐。獄。等。是。正。文。字。未。就。卒。帝。舉。哀。洛。陽。南。城。門。諡。曰。文。

元行沖

元行沖名澄。以字行。後魏常山王素連曾孫也。少孤。養于外祖司農卿章機。方正博學。舉進士。累。通。事。舍。人。狄。仁。傑。甚。重。之。行。沖。自。請。曰。相。畜。材。材。富。貴。家。畜。聚。自。資。也。有。肺。腸。腹。以。供。滋。膳。必。有。參。朮。藍。桂。以防。痾。疾。門。下。賓。客。充。旨。味。者。多。矣。願。以。不。肖。之。身。備。藥。物。之。任。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累。太。常。少。卿。開。元。初。為。關。內。按。察。司。自。以。非。彈。治。才。辭。入。為。右。散。騎。常。侍。嗣。彭。王。子。志。謙。坐。誣。告。自。誣。株。連。四。十。人。行。沖。列。其。枉。奏。見。原。遷。大。理。卿。侍。御。史。李。傑。為。判。官。諷。陷。下。行。沖。行。沖。言。傑。歷。官。清。貞。從。下。服。時。論。議。之。已。固。辭。刑。獄。官。求。散。秩。充。檢。校。集。賢。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為。疏。立。學。官。時。左。衛。率。長。史。魏。光。乘。白。以。魏。徵。所。撰。禮。記。學。官。帝。命。行。沖。總。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張。說。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刊。也。魏。孫。炎。始。因。舊。書。擿。類。相。比。有。如。鈔。摺。諸。儒。共。非。之。微。加。整。次。實。本。炎。舊。始。未。可。立。也。尼。不。行。于。是。行。沖。著。論。辨。之。曰。小。戴。禮。行。于。漢。末。馬。融。為。傳。盧。植。合。二。十。九。篇。為。解。世。不。傳。鈔。為。獄。起。鄭。康。成。于。賈。伏。之。中。理。紛。擊。之。典。雖。存。探。究。其。謀。靡。所。具。鄭。志。者。百。有。餘。則。或。記。之。遠。于。禮。經。康。成。見。之。矣。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肅。因。之。或。多。攻。詆。孫。炎。雖。扶。鄭。義。條。列。支。分。而。箴。石。開。起。增。革。者。百。篇。魏。文。真。病。羣。言。之。錯。雜。采。衆。說。之。精。深。刊。正。更。舊。命。曰。類。禮。所。謂。異。而。不。害。其。同。者。也。太。宗。覽。而。嘉。賞。錄。賜。儲。貳。陸。下。算。業。乃。制。諸。儒。甄。分。舊。義。甚。盛。德。也。章。句。之。士。疑。于。知。新。果。于。仍。故。摺。壓。而。不。中。詎。不。悲。哉。夫。改。易。章。句。是。有。五。難。自。古。思。之。矣。漢。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族。兄。咸。與。書。曰。相。如。常。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浮。學。守。株。象。邪。非。正。自。古。而。然。此。道。未。信。而。獨。智。為。識。其。難。一。也。昔。孔。季。產。專。古。學。而。孔。扶。與。俗。浮。沈。每。誠。季。產。曰。今。朝。廷。率。章。句。內。學。君。獨。修。古。義。非。章。句。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于。世。君。其。難。哉。其。難。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謂。讓。諸。博。士。皆。忿。恨。光。祿。賜。勝。為。憤。他。乞。骸。司。空。師。丹。大。怒。詆。之。至。以。為。改。亂。前。志。非。毀。先。帝。以。君。資。之。學。公。仲。之。博。猶。追。同。門。朋。黨。之。議。卒。命。子。駿。負。謗。于。世。其。難。三。也。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駁。鄭。疏。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推。處。是非。而。肅。歲。時。疲。于。酬。對。其。難。四。也。君子。用。心。頗。聞。其。過。如。日。月。之。食。衆。見。衆。仰。而。專。門。之。徒。怨。已。及。物。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王。邵。有。言。魏。晉。浮。華。古。道。湮。替。士。大夫。恥。為。章。句。惟。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探。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等。稱。孔。聖。有。誤。諱。開。鄭。服。之。非。其。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起。而。正。之。恨。不。與。吾。同。世。爾。以。老。請。去。官。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獻。

賢殿校理元肅二帝山陵參掌禮儀遷主客員外郎兼史館修撰國大典禮常參議焉代宗幸陝召見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敝當以儉德先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以倉部郎充弔祭册立使使新羅渡海而風或請以單舸免崇敬曰與其舟者數百人俱何忍獨濟哉少選而風定先是使外夷者多齎金帛質中國所無物為利崇敬憂憂惟衾衣束夷服焉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遣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作亂御史請望祀崇敬正色曰聘禮既受命即道死介以尸將事尊命也豈有畏邪竟成禮而還累禮部尚書卒然崇敬所議郊廟祀享國學齒胃禮頗具類牽于名物度數于禮不謂深有子曰登孫曰融皆世其家學

愚案唐儒自昌黎而外顏師古孔穎達其表表者然並于大節有虧而張士衡肅德言助趙匡陸質之徒蓋亦無所取焉博而求之三百年間無愧聖門者何寥寥也學者尙論每歎唐室經學不振而儒林為之大衰不其然與不其然與

### 學統卷四十一

附統

孫奭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九經及第為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為國子監直講太宗臨幸召奭講尚書賜五品服真宗以為諸王府侍讀累擢龍圖閣待制大中祥符初得天書召問宰相王旦等對曰天賜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是歲天書復降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奭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舉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夫民神之主也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關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于承平肆行非義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導陛下而為之臣切為陛下不取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為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陳勝起于徭戍黃巢出于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于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邪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薦饑之墟修遠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瘼不

恤邊患安知今日戌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于肘腋外敵將無觀望于邊陲乎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于契丹燧國廢爵姑息于繼遷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糺畢東封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餓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後天下數有災變又言今野鴟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羣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為可罔下民為可欺後世為可欺乎六年又上疏曰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為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論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雖有罪己之言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斥遠邪佞能與土木無為明皇不及之悔久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出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能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遷給事中徙兗州天祥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曰昔漢文成五利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英陳利用者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于鄭州漢武可謂雄才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鉞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憤于邪說既惑左道即秦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為或類于此未幾能果敗仁宗即位乃召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于講讀閣三請致仕不允求近郡優俸工部尚書復知兗州詔須宴而後行以恭謝恩改禮部尚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曰無死婦人子計聞帝悼甚贈左僕射諡曰宣毅性方直事親篤孝父亡砥其面以代額常擬五經切治道者為經典微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紀圖五經節解皆奉詔與邢昺杜鎔校定諸經正義爾雅釋文子瑜自有傳

孫復

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娶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于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召為通英閣祇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能之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翰林學士趙鼎等言復經為人師不宜佐州縣留為直講稍遷殿中丞卒年六十六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于仁宗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時官其一子

三者乃可以為。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蔡元。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歐頌吾職。其可也乎。作慶曆聖德詩。其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發。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晷。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于此矣。介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年四十一。會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介。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語官屬。掌書記與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介果走。擊賊非醜。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家。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苟召問無異。亦足應詔。于是衆數百保介。乃免。斬棺。子弟編管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弼韓琦共分俸買田以贖。發之。有徂徠集行于世。

胡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人。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即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謂其父曰。此子後當為偉器。非常兒也。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復石介三人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寐。一坐十年不歸。以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嘗與之游。愛而敬之。以其子純仁從學焉。景祐初。仲淹薦名與阮逸同校。鍾律分造。鐘磬各一處。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試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除湖州教授。是時方尚詞賦。瑗則一新。故習。倡明正學。教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其科條。悉舉其善。著其齋曰經義。曰治事。蓋一以明其體。一以適其用云。慶曆中。與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召為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尋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秘閣。遂與作樂事。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袋。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諡文昭。詔賜其家。學者稱為安定先生。瑗在太學。其徒甚衆。學舍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為瑗弟子也。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人材者。以瑗為首。稱程伊川。嘗稱之曰。安定之門。往往知稽古愛民。子為政也。何有。若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劉擘諸子。皆出其門云。明嘉靖中。從祀孔廟。稱先儒胡子。

何涉

何涉字濟川。南充人。汎覽博古。一過目。終身不忘。登進士第。范仲淹辟彰武軍節度推官。用龐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句。延等路經略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累官尚書司封員外郎。卒。詔恤其家。官其一子。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與人過。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衆。雖在軍中。亦為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聽。有治道要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周堯卿 周堯卿字子命。道州人。天聖二年。第進士。積官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為師表。未及用。卒。年五十一。堯卿幼喪父。發成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及母喪。倚廬三年。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廬上。人以為孝感所致。其于昆弟。尤篤友愛。為人簡重。不校。慢己者。必厚為禮愧之。居官祿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發而後已。為學不常于傳注。以孔子一言。以蔽孟子。以意逆志。為學詩之法。曰。毛之傳。欲簡。或寡于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于性情。非以意逆志也。其學春秋。曰。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邪。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劉絢

劉絢字實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欽。虞部郎中。父師旦。朝散大夫。絢以祖蔭。為壽安主簿。移長子令。督公。逋。如期而集。迄去。不答一人。歲大旱。府道吏視傷。所獨稅財一二。絢力爭。不得。還其榜。請易之。當弱。歎曰。劉絢。古縣令也。元祐初。大臣相繼。以經明行修。薦為京兆府教授。又為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絢自結髮。從程明道。學篤信而固守之。明道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絢深于春秋。作傳未就。病劇。尚以例類。質其父。將終。起手足自盥。垂絕。猶道詩書語。可謂力學者也。

李頤

李頤字端伯。洛陽人。第進士。元祐中。為秘書省校書郎。卒。頤與劉絢才氣尚頗相同。程伊川嘗稱二子可以大受。及相繼蚤沒。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微而信從者。頤與絢有力焉。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良佐初見明道。明道語之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冀也。登進士第。辛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願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寔學焉。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曾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為民。良佐天資篤實。事有未徹。則頹有訛。其憤悱如此。記問該博。明道談及前史。所引不爽一字。明道以玩物喪志。警之初末之信。後乃省悟。伊川與之別。一年。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於字爾。伊川稱之曰。是子為學。切問近思者也。良佐晚與朱震兄弟論學。謂一部論語大義。只師覺見及子見齊衰者。二章可以該之。蓋聖人之道。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也。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于世。

游酢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並以文行名。程伊川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明道與扶溝學。酢應其招。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蕭山尉。以薦。為太學錄。遷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咨之。純仁移守穎昌。辟自隨。為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為太學博士。純仁能。酢亦請外。籤判齊州。移泉州。徽宗立。擢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遂三州。卒。年七十一。性穎悟。有治劇才。時修奉祀。

館編侯因于征調所至雖然醉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存易說詩二南義中庸義論語孟  
子雜解各一卷

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蚤學于張載後見二程而卒業焉以門蔭入仕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掩祖宗  
之德元祐中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為講官未及用而卒初大臨  
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為婿矣伊川云與叔來穉氏開居其家其儼然危坐可謂收  
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迫迫則難久也朱子曰與叔本是剛底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貴  
剛若不剛終不能成

張釋

張釋字思叔河南人受業程伊川伊川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  
得未及仕而卒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謂釋與尹焯也

譙定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學易于郭壘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一日至汴開程伊川講道于洛乘其學而  
學焉常言曰學所以明心也禮所以行敬也明心則知性矣行敬則誠矣孔子以博文約禮為入道樞  
要正在于此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為崇政殿說書以論非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潛居汴右丞許  
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道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甚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  
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帝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受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  
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定易學得之程伊川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  
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

邵伯溫

邵伯溫字子文父雍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伊川兄弟為友伯溫入開庭訓出則事光等而光等亦屈  
名位輩行為再世交故學益博尤熟當世之務元祐中以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  
罷相也那恕亦被黜移知河陽開道謁確于那謀造定策事恕出司馬光之門又與子康同登科第及是  
康父喪除詣闕那恕約康會河陽伯溫止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  
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必為異日之悔既而果勸康作書稱確有定策功以為他日全身保家計  
康竟如其請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至河陽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為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  
勝朝政廢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不用伯溫言康卒子植幼宜仁后憫之呂  
大防曰康素謂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為西京教授教之伯溫既至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恐在  
天下可畏也植力學不懈卒有立章惇嘗事雍及為相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伊川謂  
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于地下邪至則先就部提官而後見宰相惇薦之子朝

伯溫頗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錢糧監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養不至京師從外羣辟環慶路  
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宜仁誣諂解元祐黨  
錮別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宜仁之謗伯溫既辨之又著為書名曰辨誣後崇寧大觀開以元  
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歷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董貫  
為宣撫使士大夫求速仕者爭出其門伯溫聞貫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蜀人德  
之除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贈祕閣修撰初雅有言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  
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于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養確茲邪投之死  
地何足惜然既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劉摯梁燾王巖  
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以貽後日精神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當相乞行追錄  
始得歸焉鼎又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于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  
處云所著又有辨惑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等書

王當

王當字子思眉山人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  
傳五十卷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游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為學  
官不就京相遂不復仕卒年七十二嘗選于經學易春秋皆為之傳多得聖人之旨又有史論十二卷兵  
書十二篇

喻樛

喻樛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後徙嚴建炎末樛第進士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樛居常山樛往謁因諷曰公  
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為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辟  
樛為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樛見鼎曰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  
憂鼎曰策安出樛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為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閩  
宜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于是入奏遂起樛知樞密院事授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  
子才之功也樛于是往來鼎浚開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既退師鼎浚  
相得離甚人知其將並相樛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  
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  
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于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樛建言和議非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希旨劾  
樛謫樛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樛死復起歷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中卒

洪興祖

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登政和上舍第高宗召試授秘書省正字後為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  
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以慈祖為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為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具

言朝廷紀綱之失。為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為陵。塘六百餘所。民無早憂。一新學會。因定從祀。自十哲會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邱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歷擢知饒州府。作程瑀論。語解序。言者希秦檜。助其怨望。遂編管昭州。卒年六十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與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異行于世。

林光朝 莆田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嘗曰。道之全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年五十。進士及第。累官國子司業。策太子侍讀。兼史職。是時說再除。籤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遂出為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荆湘。剽江西。瀕嶺。其鋒銳甚。會有詔。徙光朝轉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連敗之。賊皆遁。孝宗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邪。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策太子左諫德。淳熙四年。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會親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差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徽駁廓然。士論始服。光朝因引疾奉祠。卒年六十五。

高閑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初。以上舍選賜進士第。歷官權禮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為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備途。今一切拘以文法。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今則名為臺官。實無言責。以皆名之未正也。尋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主管崇道觀。召為國子司業。時與太學。閱奏宜先經術。條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為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蓋以此為法。新學成。閱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隨班。于是帝幸太學。秦熹執經。閱講易泰卦。賜三品服。閱少宗程氏學。楊時為祭酒。閱為諸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于時以闕為首稱。由是知名。除禮部侍郎。帝因問張九成。安否。明日。復問秦檜。檜疑闕。中丞李文會承檜旨。勸闕出知

楊萬里 吉水人。登紹興進士第。再調永州零陵丞。張浚誦永。勉以正心誠意之學。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後知奉新縣。召為國子博士。講張氏以論張說。出守袁州。萬里抗疏留。又遣虞允文。許以和同之說。規之。歷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免喪。召為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其略曰。臣聞言有事于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言無事于有事之時。其為姦也大矣。今臣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凡有十願。陛下姑從不急之務。專精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于天變。下不墮于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根本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根本。則人主不可以自用。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也。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為侍讀。王淮為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為才。即疏朱晦庵及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遷秘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勸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太子悚然。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祠。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為馬。孝宗不悅。以直祕閣出知衢州。光宗立。召為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于權臣。極非盜賊。而擾于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又論古帝王知權。不知臣下之竊權。竊權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會奉進孝宗聖政。孝宗猶衡之。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于江南。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歸。除祕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立。召還。已乃進秩子祠。既而從其請。以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進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屬記南園。以掖垣待之。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甚怒。改命他人。隊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時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成病。家人知之。聞時政。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遂言用兵事。萬里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落筆而逝。萬里精于詩。

程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紹興中。第進士。獻十論言當世事。連擢太學正。試館職。為祕書省正字。孝宗即位。遷著作佐郎。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御前直降文。皆皆中省審奏。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皆居亮之階。今寶能兵。允文守壘。此公論所不平也。帝稱善。連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又除浙東提點刑獄。徙江西轉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與利去害行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清江縣舊有二堰。後堰壞。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祕閣修撰。召為祕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豈司若人。人如卿朕。何憂累遷。權吏部尚書。會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請。遂出知泉州。遷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三。諡文簡。大昌篤學。于古今事。靡不考究。有馮貢論易原雍錄。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于世。

林之奇 奇字少穎。侯官人。從呂本中。學紹興中。第進士。歷官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為新法地。皆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于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為吾欲與之和。宜無憚于戰。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為先。必求可與其忠難者。非得如龐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瘴疾乞外。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皆受學焉。卒年六十五。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講義道山記。開等書行于世。

程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紹興中。第進士。獻十論言當世事。連擢太學正。試館職。為祕書省正字。孝宗即位。遷著作佐郎。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御前直降文。皆皆中省審奏。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皆居亮之階。今寶能兵。允文守壘。此公論所不平也。帝稱善。連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又除浙東提點刑獄。徙江西轉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與利去害行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清江縣舊有二堰。後堰壞。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祕閣修撰。召為祕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豈司若人。人如卿朕。何憂累遷。權吏部尚書。會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請。遂出知泉州。遷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三。諡文簡。大昌篤學。于古今事。靡不考究。有馮貢論易原雍錄。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于世。

楊萬里 吉水人。登紹興進士第。再調永州零陵丞。張浚誦永。勉以正心誠意之學。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後知奉新縣。召為國子博士。講張氏以論張說。出守袁州。萬里抗疏留。又遣虞允文。許以和同之說。規之。歷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免喪。召為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其略曰。臣聞言有事于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言無事于有事之時。其為姦也大矣。今臣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凡有十願。陛下姑從不急之務。專精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于天變。下不墮于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根本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根本。則人主不可以自用。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也。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為侍讀。王淮為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為才。即疏朱晦庵及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遷秘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勸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太子悚然。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祠。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為馬。孝宗不悅。以直祕閣出知衢州。光宗立。召為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于權臣。極非盜賊。而擾于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又論古帝王知權。不知臣下之竊權。竊權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會奉進孝宗聖政。孝宗猶衡之。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于江南。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歸。除祕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立。召還。已乃進秩子祠。既而從其請。以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進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屬記南園。以掖垣待之。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甚怒。改命他人。隊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時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成病。家人知之。聞時政。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遂言用兵事。萬里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落筆而逝。萬里精于詩。

林之奇 奇字少穎。侯官人。從呂本中。學紹興中。第進士。歷官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為新法地。皆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于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為吾欲與之和。宜無憚于戰。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為先。必求可與其忠難者。非得如龐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瘴疾乞外。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皆受學焉。卒年六十五。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講義道山記。開等書行于世。

楊萬里 吉水人。登紹興進士第。再調永州零陵丞。張浚誦永。勉以正心誠意之學。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後知奉新縣。召為國子博士。講張氏以論張說。出守袁州。萬里抗疏留。又遣虞允文。許以和同之說。規之。歷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免喪。召為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其略曰。臣聞言有事于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言無事于有事之時。其為姦也大矣。今臣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凡有十願。陛下姑從不急之務。專精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于天變。下不墮于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根本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根本。則人主不可以自用。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也。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為侍讀。王淮為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為才。即疏朱晦庵及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遷秘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勸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太子悚然。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祠。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為馬。孝宗不悅。以直祕閣出知衢州。光宗立。召為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于權臣。極非盜賊。而擾于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又論古帝王知權。不知臣下之竊權。竊權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會奉進孝宗聖政。孝宗猶衡之。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于江南。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歸。除祕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立。召還。已乃進秩子祠。既而從其請。以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進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屬記南園。以掖垣待之。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甚怒。改命他人。隊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時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成病。家人知之。聞時政。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遂言用兵事。萬里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落筆而逝。萬里精于詩。

林之奇 奇字少穎。侯官人。從呂本中。學紹興中。第進士。歷官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為新法地。皆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于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為吾欲與之和。宜無憚于戰。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為先。必求可與其忠難者。非得如龐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瘴疾乞外。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皆受學焉。卒年六十五。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講義道山記。開等書行于世。

楊萬里 吉水人。登紹興進士第。再調永州零陵丞。張浚誦永。勉以正心誠意之學。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後知奉新縣。召為國子博士。講張氏以論張說。出守袁州。萬里抗疏留。又遣虞允文。許以和同之說。規之。歷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免喪。召為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其略曰。臣聞言有事于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言無事于有事之時。其為姦也大矣。今臣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凡有十願。陛下姑從不急之務。專精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于天變。下不墮于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根本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根本。則人主不可以自用。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也。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為侍讀。王淮為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為才。即疏朱晦庵及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遷秘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勸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太子悚然。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祠。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為馬。孝宗不悅。以直祕閣出知衢州。光宗立。召為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于權臣。極非盜賊。而擾于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又論古帝王知權。不知臣下之竊權。竊權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會奉進孝宗聖政。孝宗猶衡之。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于江南。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歸。除祕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立。召還。已乃進秩子祠。既而從其請。以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進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屬記南園。以掖垣待之。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甚怒。改命他人。隊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時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成病。家人知之。聞時政。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遂言用兵事。萬里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落筆而逝。萬里精于詩。



常著易傳行于世。光宗常為書誠齋二字。諡文節。

胡寅

胡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寅將生。母以多男。不欲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于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游辟雍。中進士甲科。靖康初。以薦除秘書省校書郎。楊時為祭酒。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僞立。寅棄官歸。言者劾其難降。降一官。建炎中。連擢起居郎。金人南侵。時高宗在金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其略曰。自古中國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于憤恥。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己。未有乘衰微。絕之後。固陋以為榮。苟且以為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今日圖復中原之策。莫大于罷免和議。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不說。納賂。則孰富于京。宜納賂。則孰重于二聖。反復計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丕變之。在于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將。誓戮大惡者。孝弟之實也。屈己求賢。信用羣策者。求賢之實也。不惟而從。必將心改。苟利于國。即日行之者。納諫之實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遴選守則。久于其官。痛刈姦賊。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返。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收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以至二聖屈辱。奔奔擅朝。使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奉祠。紹興二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裕國強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姦慝。疏上不報。尋命知永州。四年。復召為起居郎。選中書舍人。時議道使入雲中。寅上疏言。金人驚動陵寢。殘壞宗廟。劫賈二聖。乃吾國之大難也。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下之子之職舉矣。高宗嘉納。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獎諭。既而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為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奏疏言。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倘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既與浚異。遂乞便郡。就養。除徽猷閣待制。知郴州。辭。改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改知永州。徽宗寧德后。計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雖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衣墨履戎。以化天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父喪。除通奉。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既忌寅。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普。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章夏。劾寅實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復其官。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絕。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皆行于世。其集曰。斐然。學者稱為致堂先

生。

胡宏

胡宏字仁仲。安國季子也。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其略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試思方今之世。事孰為大乎。孰為急乎。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為天子。韓陵以匹夫為天子。受天下之養。豈不于窮約哉。而韓陵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豈然有髮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微欽二帝。劫于離敵。遠適窮荒。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反以天子之尊。北面離敵。陛下自念于舜何如也。且羣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為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為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邪。未言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權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臣竊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己也。高麗為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太上皇帝劫制于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難為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假然為天下師儒之首。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為之辭。欺罔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善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學者稱為五峯先生。



書易晦庵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訂啓蒙一書則屬起筆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元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晦庵為之序及非晦庵誅之曰精詣之誠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見矣子淵沈並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沈自有傳

李燾

李燾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晦庵學晦庵告以曾子宏毅之語燾退以宏名其齋而自傲焉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晦庵晦庵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燾俟有所發乃從晦庵折衷諸生畏服晦庵歿學禁嚴燾率同列往會葬不少忱九江守薦召都察院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為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洞寇作亂燾請自往駐兵萬安察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辨士論以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處會子若干官為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黜籍而民譁張持空券益不售燾與國子與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燾又入劄爭之漕司即弛禁改通判潭州真德秀為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燾不數月辭歸嘗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玆燾以三綱所關自是為辟不復出矣乃以直秘閣奉朝請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燾對且曰朱熹高弟經術行義亞黃鐘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燾心事有如秋月辛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諡文定錄其子燾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學者宗之與黃幹並稱云

張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人父綬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晦庵學博極羣書嘗取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以為窮理之要晦庵嘉其篤志時行社倉法洽貸縣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洽請行排推法命以委洽吏竊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點甚辭不能折會有兄弟訟財者洽諭之曰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洽治其獄無狀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在脇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知永新縣湖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談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閭閻訪利害而輻之又結約士豪得其惟心未幾南安符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用薦通判池州歲大旱勸弗應洽言于提點常平袁甫辨冤獄自守寬催科三日果大雨後從其請與祠時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為長洽曰是先師之蹟也其可辭已復謝病去端平初用薦召都察院察不赴除秘書郎轉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固辭遂除直祿閣主管建康府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

卒年七十七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洽自少用力于敬故以主一名薦所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等書

陳淳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授以近思錄淳遂盡棄其業及朱晦庵來守其鄉淳請受教晦庵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晦庵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其語學者曰益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工夫惟當開拓心胸須高理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之學須明三代法度通之于今而無不宜然後可以語王佐事業至于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為天理人欲強弱之證此語又中學者肯肯而示以標的也淳性至孝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郡守鄭之博率僚屬延請郡庠淳款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等書

李方子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性端謹純篤初見朱晦庵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籍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守真德秀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普通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歲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某臣勸能之方子嘗語人曰吾子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于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潛爾其亡也天子聞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教化為本薦除登聞鼓院光宗即位歷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時李璵益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愆然有旨停開夏稅遂奏乞併開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獨開之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晦庵守南康灝執弟子禮晦庵歿焚香方薦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云

薛季宣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徽言之子也年十七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伊川學盡以其學授之季宣既得溉學于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盡皆可行于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孳而繫馬于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行保伍法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樞密使王炎薦于朝召為大理寺主簿為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特為臣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

雖復中原猶無益也。為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為本。至于用兵。諸侯十年之後可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宰相虞允文。自遣季宜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宜為表廢田。相原隰。以戶授。屢以丁授田。頗牛及田器。穀種。屢其家。至秋乃止。凡為戶六百八十有五。季宜還言于孝宗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乎。又進言曰。左右近侍。險詐正士。而賜稱道之。陛下倘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提義何鄉。不立帝稱。善恨得季宜。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皆報可以。庚允文諱闕。大不樂之。居七日。出知湖州。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宜于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于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陳傅良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為文章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宜。皆以學行聞。傅良皆師事之。及入太學。與張栻呂祖謙友善。祖謙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于栻為多。登進士甲科。歷太學錄。出通判福州。為勞家所中罷。歸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歷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號老陳郎中。傅良為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而于太祖開闢本原。尤為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上。供起于元豐。繼制起于宣和。繼制月椿起于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並歸于都茶場。鹽鈔並歸于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于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于民。而民困極矣。且言今天下之力。竭于養兵。而莫甚于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于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由。帝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選秘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紹興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得病。疾自是。視章疏不時。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乘底則致疾。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百官力諫。不聽。方召內侍陳源為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疏請過宮。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書省。仍兼贊讀。不受。寧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撰。會詔朱晦庵與外祠。傅良不許行。乃與晦庵州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願行。出奉祠。明年。祭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進寶閣閣待制。終于家。年六十七。諡文節。有詩解詠。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于世。

葉適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歷太學博士。因輪對奏曰。二陵之釁未報。故嗣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非其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為難。自為不可爾。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釁。而廣兼愛之義。自為虛弱。此國是之難一。

也。為奇謀秘畫者。止于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于親征。避都。深沈慮遠者。止于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讎。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于弱。財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與。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會朱晦庵為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疏入。不報。光宗嗣位。出知新州。入為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及孝宗不豫。卒臣至號泣舉。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不能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幸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為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退閒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閉門事。必勝。曰。國事至此。庸坐視乎。必勝許諾。與宜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適曰。汝愚遣侂胄奏。皇太后。遂立嘉王。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選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適。宜與之。汝愚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恩。衡陽。而適亦為御史胡紱所劾。降兩官。罷。主管沖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為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于寧宗曰。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臣人臣忘己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海內知名士。貶貶殆盡。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即黃度。三人。悉與。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父喪。除召。至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因位者。侂胄然之。將啓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莫如改弱而就強者。與。陛下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強矣。竊謂必先審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為強。非有難也。累遷寶閣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釋。乃請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尋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適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難。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無何。侂胄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諡忠定。

蔡幼學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芮煜及呂祖謙選。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實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略曰。陛下恥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竝進。以為美談。



孫仲能亦有名。

劉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江人，甘貧力學，博極書傳。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歷調萬安縣丞，帥龍茂良以球荒...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浦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時稱神童，年十五，著聲愈論，有作者風。登進士...

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求碩儒，丕闡正學，圖為久安長治之計...

廖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受業于朱晦庵，登乾道進士第，知莆田縣，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

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

王柏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父朝奉郎。俱得伊洛之學。柏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捐去俗學。勇于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更以魯齋以何常。從黃幹得考亭之傳。即往從之。于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為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嘗著閉閣靜坐。子弟自事。非衣冠不見也。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趙某韓守古。聘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者德。若執弟子禮。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洪範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于夫子之手。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鄘衛奔奔之詩。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繪國語等書。

葉味道

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師事朱晦庵。試禮部第一。時禁偽學。味道對策。率本程伊川無所避。知舉胡紘曰。此必偽徒也。黜之。味道復從晦庵于武夷山中。學禁開乃登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晦庵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以味道問。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三京用師。廷臣遊宦。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為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虛動責集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本。無益于外也。遷秘書著作佐郎。而卒。帝出內帑。賜其喪。升一官。任其後。故事未有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

黃震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寶祐四年登第。度宗時。為史館檢討。與修寧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窮曰財窮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疏震撻。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後海寇倭之。撫州。震知其州多善政。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初常平有慈幼局。為貧而棄子者設。久而

名存實亡。震謂收哺于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傷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財之棄者。許人收養。宜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乘改提典刑獄。御史中丞陳堅以諫者言。劾震去。遂奉震歸。祠。似道能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命。浙並為監察御史。有內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符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為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言。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恆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鈔一百卷。其卒也。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愚案。魯鄒之後。有洛陽。蓋斯道昌明。一大運會也。二三真儒。崛起為倡。學者幸生其際。或及門。或私淑。彬彬焉。實有其文。何莫非聖賢之徒也。與。雖其時若永康。若金谿。非不顯赫。輾輾。與為角立。而正氣常伸。卒莫之能勝。薪傳一脈。久而彌光。嗚乎。盛哉。然道學盛于宋。而宋莫竟于用。甚且有厲禁焉。使斯世斯民不幸。不得再見唐虞三代之隆。是離之咎也。為之三歎。

### 學統卷四十一

附統

金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為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嘗宋廷。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履祥幼而敏。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理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黃幹。而蔡親承考亭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深。時宋事已不可為。履祥遂絕意進取。然雅負經濟之略。未忍遽忘情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救。履祥因進牽制持盧之策。請以重兵出海道。直趨蕪湖。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彼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入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嚴。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益然和。惇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于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為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構。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言。自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識師弟子之繫于

常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秘書丞劉恕為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于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制列國之事。非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詳。凡此類皆不得以詳經為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繁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成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中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謙益加校定。皆傳于學者。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于朝。初履祥既見王柏。首問為學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為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使當自今始。會之蓋柏字也。當時議者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子。而並克于己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為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為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于鄉學。至正中。賜諡文安。

許謙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八世祖仲容。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曰洗。曰潤。潤山進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于時。洗之子實。事海陵。胡瑗能以師法終始者也。由平江徙婺之金華。至謙。五世為金華人。父航。登淳祐七年進士第。仕未顯。以歿。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于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醱醲既加。則酸醜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邪。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于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遺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于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為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于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探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履祥之言曰。惟其是而已。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做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大德氏。迄宋元祐元年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為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機也。故附于讀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盡之所為。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為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音韻醫經。術數之說。靡不該貫。賅通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者。孰不曰。關其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于其宏綱要領。錯簡愆文。悉別以鉛黃朱墨。蓋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

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喜於謬。所為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之書也。延祐初。謙居東陽。入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從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諄。內外殫盡。嘗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蘊。入于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于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于古。不流于俗。不出閭里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給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悅服。大德中。歲大侵。謙親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私賈竭。道塗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廷直。副使趙宏。僚皆中州雅望。于謙深加推服。論薦于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其文衡。皆莫能致。至其晚節。獨以正身任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為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諡曰文懿。謙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因稱為白雲先生。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為晦庵之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為請于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于學官。同郡朱震亨字彥修。謙之高弟子也。其清修苦節。絕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陳樸

陳樸字壽翁。休寧人。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年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樸慨然發憤。致力于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于聖門者。莫若朱熹。熹歿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于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為說以補其闕。于是朱氏之說。大明于世。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樸不欲就試。教授于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閒。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吳澄嘗稱樸有功。于朱氏為多。凡江東人來受業于澄者。盡遺而歸。樸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樸居萬山。與木石俱。而足迹未嘗出鄉里。故其心學。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觀。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為知言。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元太宗乙未歲，命太子闊出帥師伐德安，以晉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儲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牌釋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仕，因與樞決，樞恐其自裁，謂樞中其宿，既覺，月色皓然，惟疑衣在，遂馳馬周號，積屍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披髮走，跪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隨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緒者，作傳道圖，而以書條列于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符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為人樂易而耿介，雖燕居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韻，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以博漸心，未幾本為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心，為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張頌

張頌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王柏得考亭三傳之學，皆講道于台之上，祭書院，頌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皆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既專，久而不懈，所學益宏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之。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至江寧學宮，俾子弟受業，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皆道從頌游，或闢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遠近翕然，尊為碩師，不敢字呼，稱曰導江先生，大臣薦諸朝，特命為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頌氣宇端重，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子弟從之者，誦說如也，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頌卒，無子，有經說及文集行世，吳澄序其書，以為議論正，援據博，貫穿縱橫，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真州守臣以頌及郝經吳澄皆嘗留儀真，作祠祀之，曰三賢祠。

黃澤

黃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有名符勳者，真資州內江縣卒，葬焉，子孫遂為資州人，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澤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為志，好為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蜀人治經，必先注疏，澤于名物度數考較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二禮祭記述略，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使食其祿，以

施教授，又為山長于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始澤嘗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手授所授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所解經多徇舊說為非，是乃作思古於十卷，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于文王周公，秩滿，即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嘗以為去聖久遠，經籍殘缺，傳注家率多傳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于幽閒寂寞，頭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久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已前，沿而下之，凡遠古之初，萬化之原，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于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各就條理，故于易以明象為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為主，而其機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聖人忘象辨象，略辨同論于春秋，以明書法為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功，而蠟絡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辨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邱甲辨，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言學者必悟經旨廢失之由，然後聖人本意可見，若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又懼學者得于翻閉，不復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發，乃作易學蠟絡，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于禮學，則謂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作禮經復古正言，如王肅混郊邱廢五天帝，併崑崙神州為一，趙伯循言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羣廟之主，胡宏家學不信周禮，以社為祭地之類，皆引經以證其非，其辨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誣排百家意義，則取杜牧不嘗禮而言之義，作寬經罪言，近代單思之學，推澤為第一，吳澄嘗觀其書，以為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雖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洵使過九江，請北面弟子受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于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洵歎息而去，或問澤自闕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聖經與廢，上關天運，子以為區區人力所敢邪，澤家甚貧，且將老，不復能教授，經歲大疫，家人探木質草根以療，晏然曾不勤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己有罪，為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其書存于世者，十二三，門人惟新安趙訪為高第，得其春秋之學為多。

蕭綱

蕭綱字惟斗，其先北海人，父仕秦中，遂為秦中人，綱性至孝，自為兒時，翹楚不凡，稍出，為府史，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于是博極羣書，天文地理律曆算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為識字人，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衆，嘗出過一婦人，失金釵道傍，疑綱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鄉人有自城中尋歸者，遇寇欲加害，詭言我蕭先生也，寇驚釋去，世祖分藩在秦，薛舉與楊恭懿

韓擇侍秦邸。嗣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爲賀。使一從史先詣。韓舍。與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其爲韓也。使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冠帶迎賓。從史見。韓有權色。韓殊不爲意。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醑爲獻。以朝廷時尙酒故也。韓以病力請去職。人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傳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年七十八。賜諡貞敏。嗣制行甚高。貞履實蹟。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辭。立意精深。言近而指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關輔之士。翕然從之。稱爲一代醇儒。所著有禮說小學。禮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于世。

安熙

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鄉人。熙既承其家學。及開保定劉因之學。心向慕焉。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熙力于爲己之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門。而因已歿。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然因之爲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過熙。熙則簡靜和易。務爲朱氏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憶舊聞。幸覓前業。淵摭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于物。以化于鄉。其用功平實均密。可謂善學朱氏者。熙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爲立祠于藁城之西。築鎮其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傳之。

愚案許魯齋劉靜修吳草廬三子出處之概。先儒既論之詳矣。夫吳固不足道。許則僅優于吳。而劉亦未大過乎許也。劉之渡江一賦。恐許吳未必口爲。而晚節卻聘之書。即其敘述生平。亦非能超然高蹈者。綱目書右贊善大夫劉因卒。其義可見矣。或曰。薛文清嘗極稱魯齋。至以爲善學孔子。歐陽圭齋贊靜修。則比之漢四節魯兩生。歎爲字內不常有之麟鳳。然則二子之說。並非邪。曰。文清之言。略其迹而原其心者也。顧心與迹有二邪。若圭齋之贊。殆所謂史氏溢美者也。又烏足信乎。蒙古之世。學行出處。儼然無可議者。惟金仁山許白雲以下數子而已。嗚乎。仁山白雲尤不可及也哉。尤不可及也哉。

學統卷四十二上

附統

朱善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九歲。通經能文。元末。隱居藁城。孝事繼母。高帝既定天下。設學校。時豐城尙爲富州。州守張憲中請善爲訓導。南昌守許方復開善于朝。授郡教授。洪武八年。徵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署院事。兼知制誥。以奏對失旨。改典籍。復誦教遼東。行至徐州。妻卒。葬葬路傍而已。尋遇赦還鄉。十七年。召授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曰。臣聞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兩浙江西尤甚。問之。皆舅姑兩姨子若女。蓋以法不當婚。故爲仇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至婚嫁已久。兒女成行。有司尙爾逼奪。使伉儷分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成傷嗟歎。議律不精。禍一至此。按律。尊舅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謂姑舅兩姨。皆名尊屬。已不可以卑幼匹之。若己爲舅姑兩姨之子。彼爲舅姑兩姨之女。門地相稱。長幼相若。嫌離尊卑。美儷鈞敵。爲子選婦。爲女選婿。宜莫先此。昔成周之時。王朝所婚。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列國之君。齊宋魯衛陳鄭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陸。朱陳之好。無不世婚爲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子娶姑女也。呂榮公夫人。待制張昱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

公母之姊。此以小姨子染大姨女也。若此律不明。獄訟繁興。民俗凋弊。甚可憫。願下臣奏議弛禁。章帝然之。明年授文淵閣大學士。帝與羣臣論治。善曰。致治在任人。擇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任衆知爲計。庶則澤溥。今天下太平。選任賢才。宜留聖慮。他日。精心篤家人卦。皆稱旨。以疾告歸。卒。所著詩經解。頗集行世。正德中。賜諡文恪。

曹端

曹端字正夫。澠池人。篤尚理學。專靜研究。座下著足處。兩腋皆穿。父信佛。見端居常言道。時召問之。端作夜行燭書。父言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也。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也。其言辨析甚精。父好之。卒向于學。永樂中。以鄉舉授荊州學正。以憂去。服闋。改蒲州。考績吏部。蒲菑二學爭留之。成祖以霍先。竟與霍人服其矩矱。不忍爲鞫。強備監臨。大吏過者。敬請請益。不敢尉僚畜之。尋卒于菑。貧不能歸葬。遂葬正統中。僉事張敬建祠于澠池。後有黃福修者。謁祠。詢端墓所在。遂捐貲。屬縣令改葬于澠池。端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義。經述解。性理文集。儲家宗統。講家規。輯存疑錄。及夜行燭書。彭澤曰。我朝一代文章經濟。莫盛于宋學士劉誠意道學之傳。斷自澠池始也。

吳訥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自少頌敏。七歲能背誦五經。及長。博洽羣書。永樂間。以儒士薦。召入便殿。奏對稱旨。留侍闕廷。洪熙元年。侍講學士沈度復薦訥。經明行修。授行在湖廣道監察御史。出巡浙江。按諸吏治。糾然有聲。仁和邑庠有宋高宗御書九經論孟碑。多委布行路。訥拾湊全楮。置之殿廊。李公麟畫聖賢像。有秦檜爲記。磨而削之。表陸贄奏議。修岳飛墓祠。議論舉措。有前賢風。繼巡貴州。恩威並行。宣德五年。陞南京右僉都御史。尋陞左副都御史。居憂十餘年。敬慎廉直。以老乞致仕。宴勞遣之。訥之學。由傳入約。自體達用。以行誼爲先。至其爲文。根柢羣經。波瀾遶固。談及淺學後進。曰。此讀府羣玉秀才。無足道也。訥著有思菴集。小學集解。性理羣書補注。而所輯文章辨別精詳。正統中。知縣蔣忠言。訥學行醇正。著書立言。深通治體。宜徵赴禁。以備顧問。訥年八十餘。卒。鄉人以列于言。俛祠。追諡曰文恪。

李時勉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少稟秀異。勵志顏竹。舉永樂二年進士。是歲。進士額舉四百七十三人。號爲特盛。成祖命解縉選其英敏者二十八人。爲庶吉士。讀書文淵閣。以應二十八宿。時勉在選中。既與修太祖實錄。書成。自刑曹改翰林。侍讀三殿。災詔求直言。時勉同侍講。緝其疏略。曰。臣惟陛下敬天勤民。至切至深。羣臣奉行。或失初意。下民失所。怨譴上與。皇天眷懷。遂加譴罰。臣有所見。不敢匿隱。臣竊惟陛下嗣紹高皇帝統緒。建立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本所以爲子孫不拔不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然肇建以來。工巨費。大羣臣不能深體聖心。致措置失宜。培克蠶食。征需無藝。夫衣食者。民所賴命也。百萬之衆。終歲在官。既不得遂。其父母妻子樂生之心。使耕種失時。農蠶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于輸桑。以供新蠶。剝桑皮以爲楮料。而衣食裕矣。加之官司胥吏。橫徵暴斂。日甚一日。大率費數萬貫。而不

足供一柱一椽之費。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京師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然之勢也。自營建以來。羣輩工匠。假託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屋宇已摧。孤兒寡婦。哭泣叫號。寒暑暴露。莫能自蔽。倉皇別徙。與突初完。又復重驅。莫知所向。此皆陛下之所不知。而京師人民。不無怨謫者也。貪官污吏。徧布內外。朝廷每一差遣。即是其人。養活之計。州縣官吏。賄賂公行。逢迎恐後。開有廉潔自守。不爲承應。還命之日。即羅讒毀。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而下。聞有差遣官至。望風應接。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積幾何。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陝諸處。水旱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爲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而京師之內。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食糜米。皆百餘石。猶且徭役不息。征斂不休。此皆耗蠹以養無用者也。報效軍士。朝廷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而游行往來。恣橫擾害。是乃奸詭之人。權還原伍。科徭不堪。假圖規避。豈真有報效之心。可任用者哉。朝廷歲令有司。織緞綉錢。辦往外蕃。買馬收貨。所出以數千萬。而所取曾不什一。夫錢出夷國。自昔有禁。竭天下所有。以與之。可謂失宜矣。昔魏武帝徙胡內地。卒致亂華。今入貢夷人。皆窺覘虛實。圖便利者也。乃使羣居盤殺。鞍馬弓矢。牛羊衣服。盛供帳。賞賚以待之。此寧足明廣大耶。至于宮觀禱祠。蠶財安費。亦其一端。夫奉天殿者。陛下正朝之殿也。災首及焉。自非躬躬責己。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易回上天譴怒之意。臣願陛下。復還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保養聖躬。休息于無爲。散遣營造工匠。停止徵派役作。蠲除租賦。賑濟饑荒。勿聽小人。重勞天下。罷絕禱祠。禁遏僧道。除下養買馬之役。四彝朝貢。賜費道之。勿復容留。沙汰冗濫。嚴懲貪婪。獎廉能之吏。重陞擢之賞。夫國家所恃長久者。天命與人心也。而天命皆視人心爲去留。欲得人心。必收教化。必修禮讓。必遂其生養。必足其衣食。使其知父子君臣之義。被道德仁義之化。休養田里之間。不見貧殘虐害之政。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臣不勝惓惓惟陛下少垂聽察。時成祖定都北京。已決。方招撫外夷。疏中所陳。業作帝意。然尚允行其他。頃之。坐謫下獄。尋赦出。不敘。永樂末年。以楊榮薦復職。仁宗即位。屢救羣臣言事。時勉復獻書二本。條舉時政。帝怒。縛至便殿。命武士撲之。金璫十八。折者三。尋改爲御史。今日間囚一起。言事一章。章三上。復有規切語。帝謂夏原吉。李時勉。廷輝。我言已。顏色大變。原吉言時勉小臣。廷輝過激。應反見聖德之大。帝下時勉錦衣獄。其夕。帝崩。宣宗即位。命縛見。必殺之。已命卽斬西市。毋見。使者傳命。出端西旁門。縛者從端東旁門入。相左。遂得見帝。問爾何觸怒先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數至六。事少止。帝曰。未盡。胡止。對曰。天威在上。臣不能悉記。帝稍霽。曰。是第難言爾。草安在。對曰。已焚。遂釋之。命預修兩朝實錄。書成。降侍讀學士。帝至史館。撤賜金錢。請學士皆俛取。時勉獨正立。帝使前出。餘錢賜之。他日至文淵閣。賜諸學士酒。帝顧時勉曰。朕非卿安能飲此。時勉頓首謝。正統初。爲國子祭酒。故事。中官進書文廟。祭酒設茗延。時王振用事。時勉殊不往。候。故已。衡之。及其進書。又能若不設。蘇倫堂前有樹。故是許平仲手植。樹蔭翳室。時勉支其旁。枝振因言。時勉擅伐官樹。人家取中旨。與司業趙珣。並植。國子監前。錦衣校尉至。時勉方閱課。卽起。免冠受縛。徐呼諸生前。品第其高下。願僚屬更校。乃去。是時。天方暑。枷三日。不解。合監生徒三千餘人。周旋左右。一生石大用者。豐順人。見時勉老頓。具疏請代。奏入。會時



朱子以程子繼統于終篇。嘆曰：聖道寥寥，一至于此。已讀程子少有獵心，奮然曰：大賢亦嘗有過，人固資學，遂一意斯道，作勵志詩自警，登樓誦讀，足不下樓者一歲。薄使歸娶，既娶之後，共往謁父京師，然後取同室。人皆迂之，薄友人孔誦謂薄曰：與阿弼，有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象，今雖見迂，後當大顯。與弼強毅堅忍，痛自浣厲，恆念學之無成，道之立不至于中夜，奮興展轉達旦，其服膺孔子朱子之爲人，寤寐見之，昨非今是，日改月化，日進而無疆者也。所讀書小彼種湖二處，耕牧之事，皆身親之，或在田間，或在枕席，默誦精思，暇則彈琴詠詩，鳥鳴花落，有爲魚風雲之象，開館授徒，卻其束脩，而肯取其有志聖人之道者，其教人，由涵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啓勿忘勿助之訓，悟無聲無臭之妙，而窺其闕者少矣。正統十一年，江西按察僉事何自官，自古有國家者，必有懷抱才德，不屑進取之士，如漢之周黨，宋之種放，邵雍，孫復，當時咸加褒贈，以勵風節。竊見崇仁縣儒士吳與弼，守素尚義，好古通經，上無所傳，聞道甚早，待妻子如賓客，視財利如鴻毛，年過五十，不求聞達，弟子樂從，鄉人敬慕，真儒林之清節，聖代之逸民，乞勅取到京，授以文學高職，如不願仕，量與褒嘉，亦足收勵風操，景泰中，監察御史涂謙陳述撫州知府王宇先後列薦，兩召不起，欺曰：宦官釋氏不除，欲天下治，難矣。英宗時，石亨專擅，干請朝議不厭，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復以爲言，英宗使行人曹隆齎勅往聘，與之偕來，時年六十八矣。既陛見，帝口授左春坊左諭德，朝士悚然，以爲盛事。與弼疏辭，並納還齎幣，不許。命學士李賢引見文華殿，從容顧問辭職意，與弼自言老疾不堪，又不許。命賜宴文華殿，遣中使送紗羅羊酒，薪米至其寓舍，帝頗謂李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必令就職，居數日，召講中庸，有御桃之賜，與弼再疏辭，請以備冠入侍，復請待病，聞一接祿開華書以益聞見，帝皆不許，初與弼以薦出石亨，非其本意，復幾左右，頗間有所發明，而帝必強之就職，用是堅辭，帝命賢諭意，欲祿之終身，亦終不受，乃復遣行人送還故里，賜銀幣，命有司月給米二石，與弼上表謝恩，條陳十事而返，始與弼以誦讀道義自強，常以克己安貧二事書壁，銘几，其讀朱子書，夜無怠，至榜燭光，冬夜用學報腹，漸然峻絕，郡邑潘某有司深加禮，一切辭避，迨朝命臨門，官吏師生皆來會集，鄉里聚觀，驚詫所居近山，天使經過，臨止，諸門生悉爲表易姓名，與弼亦不覺震於既退，數念當時遭遇，形之詩篇，焉有弟嗜酒不傷，祖父田數畝，盡爲奪去，既歸，用其賜金，墾田荒山下，以爲祭資，弟復謀斥賣，與弼訟之，守張殺，驚物人也，致與弼于庭，與弼免冠履，以庶人禮見，張元頑聞而作書，將告之，素王鳴鼓其罪，雖止不遂，然與弼尋悔之矣。年七十九終，鄉人稱曰：聘君，聘君沒百餘年，小彼人婦人不看行，男女不相授受，下戶民家，皆頭巾衣履，端拱深敬，人以爲聘君之風云。

陳真晟字剝夫，泉州人，入戍籍于漳之鎮海衛，遂爲漳人，弱冠，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學，舉子業，業成，薦于有司，至省試，聞試防嚴，曰：非所以待士，士不宜以自待，遂棄歸，一意聖賢之學，初讀中庸，覺無統緒，繼讀大學，乃知爲學次第，執以爲據，又讀大學或問，得朱子主敬之說，曰：此大學基本也，求所爲敬，則見程子以主一釋敬，而以無適釋一，遂推持此心，動靜求一，以爲持養工夫，曰：養一于靜，則客念不作矣。

持一于動，則外誘不奪矣。大學誠意一章，學者之鐵門關，而主一二字，又此章之玉鑰匙也。又曰：人于此學誠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欲有偏重，此聖門論學問思辨之後，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程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冀其書首探程氏學制，次探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運，次著學者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而後陳說，不報。書上下禮部，復爲當事者所礙，歸家讀提學憲臣頒行勸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進正道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既崇正教，則科舉宜定正考，因探勸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欲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爲條例，纂長書，告當路諸君子，當路漫不省，真疑既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與弼，欲往贊之，行至江西，張元頑止其旌節，叩其學，大加稱許，曰：先生學得其真矣，雖不見聘君，可也。遂還，自以布衣詣闕，上書，因以布衣自號，既歿，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表其墓，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之墓。

羅倫字彝正，永豐人，其先有開禮者，仕宋，宋亡，提孤旅赴難，死，而文天祥爲服喪，倫莊重嚴毅，居父母喪，甚謹，隆大祥，口始沾酸鹹之味，成化二年，憲宗制詔進士，倫對策萬言，不屬草，引論人主當接引賢士大夫，不宜多親宦官宮妾，中貴人往來視聽，趣納策，倫曰：正及公等，既奏天子以爲第一，授翰林修撰，居數月，大學士李賢遭父喪，憲宗用奪情故事，使內臣持詔留賢，倫詣賢所，告止者三，賢不能用，時賢父八十七歲，而賢自其入仕，違父者三十五年矣，倫乃上疏曰：臣下才末學，頃對大廷，猥蒙選首，常自感勵，凡聖學君道之要，朝政綱紀之端，吏民風俗之敝，兵戈饑饉之禍，方欲提領疏目，爲萬言書以獻，以紓天下之望，以酬陛下之遇，願策仕未久，諸練未深，是以心雖懷憂，口未敢吐，近者李賢遭喪，朝廷援楊薄故事，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左右侍從，從給舍，官必有正諫，以扶綱常，以植風化，以陳天下後世之所瞻望，乃率緘默，因循至今，臣今復不言，是倫合苟容，固非陛下求臣本心，亦非忠臣報陛下，夙願也。臣伏讀陛下策臣有曰：朕夙夜率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于上，風俗厚于下，陛下此言，真可爲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明人倫，厚風俗，明人倫，厚風俗，臣謂莫先于孝，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非此不可國，家非此不可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教孝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親能忠君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者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初旨不合也，夫爲人君者，當舉先王之禮以教其臣，爲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以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論仁宗嘗用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有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用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有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冠，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質，孝宗不抑其情，二君未嘗以故事強其臣，二臣亦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功澤加時，名聲垂後，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

有孝可移于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王補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率皆援例起復。數君未嘗不以故事起其臣，數臣未嘗不以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困，天下以之亂，社稷以之傾，始禍當時，遺臭後代，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于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陛下誠于退朝之暇，清閒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諷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見衆人之見，知衆人之知，察佞順之言，容忤直之諫，則衆賢贊策，何必在賢？又何待遠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然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不可不慎也。夫先朝自楊溥而後，未嘗起復某人為某官也。比年以來，朝廷以奉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廊，據禮守經之士，寥寥苦塊，遵行故事，一何多耶！意其平時阿媚權勢，及遭通喪之時，則有曲為諛說以欺陛下，不曰有才可留，則曰有例可引。一蒙俞旨，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趙鼎、劉珙者也。大臣起復，羣臣不以諫，且從而為之辭。羣臣起復，大臣不為非，且從而成其事。互預已地，決不忌，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為匿服之計。例在薄恩，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匿服以聽選。例在撥科，匿服以應舉。例在轉官，匿服以候陞。例在求賄，匿服以之任。聖人之世，綱常敝壞，一至于此，夫親愛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況列在冠裳，聞聖人之道者乎！願陛下斷自聖衷，許令李賢、富弼、劉珙故事，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亦從羣議，朝廷則天下，大臣行，則羣臣效，綱常正，人倫明，而風俗厚矣。臣非不知臣言一出，忤風昔犯禮之人，不曰妄議，則曰迂諫，不曰求名，則曰窳慢。然臣區區之心，惟恐朝廷舉動，笑後世，是以味死為陛下陳之。疏入，謫泉州府知府。御史陳選奏倫所言皆天理人心之不容己者，國家所以教臣子大本大慮也。乞宥以彰聖朝孝思之治，不報。吏部尚書王黼編修尹直詣賢所，請如宋文彥博、唐介故事，賢謝不能用。先是禮禁僇易，被旨起復，或至庶官，天順刑科都給事中喬敷等言比來臣下奔競亡恥，目奪情為能官，笑終制為不職，子道既虧，臣節安保。宜究景泰時諸情起復官，勒歸終制，繼今敢請，彼此加罪。至是倫雖見斥，然始定令，令百官終喪而士之不言以養忠厚者，亦為一變云。居三年，召倫還，復修撰，改南京，名重一時。尋辭疾，隱金牛山中，與樵枋往來，授徒注經，時飯客，無宿儲，妻子貧鄰家，乃可盤。進賢令呂某聞其困，分賜以堂食錢，友人梁侃曰：公而受有司餽乎，倫欣然卻之。居數年，卒。倫自少力學，非聖賢之說不講，動靜語，一循乎禮。惡衣惡食，無所恥，與人子言依孝，與人臣言依忠，與居官者言民所疾苦，如其自身，見善加愛，嫉惡加嚴。道傍遇死人屍，至解衣覆之，其立心嗜義，毀譽欣戚，死生禍福，皆所不顧。所交皆一時豪傑之士，無導于前，而所立卓然。世宗即位，以御史唐龍言，贈左春坊左諭德，賜諡文毅。

章德

章德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舉禮部第一。登進士，選庶吉士。逾年，除編修。與羅維翰、黃仲昭、賀欽、莊景陸、克深、謝文祥、鄭克修為同榜，以名節相激勵。是時倫為修撰，仲昭為編修，景陸為檢討，其冬命詞臣預撰明

歲元夕煙火花燈詩。懋與仲昭、景陸上疏曰：切惟某月日，內閣遣郎中某，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翰林諸臣，令各賦煙火花燈等詩，備明歲上元賞。臣等伏觀陛下即位之初，首下溫詔，教田租，絕貢賦，獨通負，停不急，與民息肩，天下欣然。頃因災異，敕諭羣臣，同加修省，目擊耳聞，拜手稱頌。以為陛下真游心經術，邁迹堯舜，今詔觀煙火花燈詩，舊式率多鄙褻之語，安燕之詞，臣等復賦，諒不出此。輒相私語，陛下聖明，所不留情，或者以歡宴兩宮，助孝養萬一，臣又伏見兩宮母后，恭儉慈仁，著聞中外久矣。今者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遠左雖云告捷，敵情尚難測量。北口毛里孩蛇豕窺瀾，江西旱乾數千里，其他災傷之處，未能悉數。雖蒙詔卿公私置乏，殊可寒心。此陛下宵旰焦勞，兩宮母后同憂之日也。翰林之官，論思為職，宣宗皇帝御製官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口燕樂部裝，進之君上，曲引蘇軾宋祁教坊致語為解，是不以仁義堯舜望陛下也。伏願採菽藟之言，端耳目之好，移此視聽，為文如傷，為舜如決，省此尤費，以活流離，以賞勞役。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惟陛下深思力行，書奏帝曰：元宵張燈，儒臣應制，歷代故事，朕已減罷，但取上奉兩宮，何至妨政害民。懋等妄言譏議，其杖而調之外職。于是懋調臨武知縣，仲昭調潭州知縣，景陸調揚州知縣。未行，明年正月，刑科給事中毛宏等言：三臣初出草茅，敢言直諫，實盛世事。乞復其職，特旨改懋南京大理寺評事，仲昭右評事，景陸南京行人司左司副。蓋是時懋等除官，繼四十日，爾京師稱三君子，而羅倫以論李賢坐謫，又通稱翰林四諫云。懋為司副一考，遷福建按察使。通商便民，救荒除盜，泰寧縣盜發，假託行部至縣，使知縣王佐招諭降其脅從者數千人，皆解。同僚有言部使懋儒學，不知兵，願自行勦之。部使使其倅往，則已平。乃悉戮招降要功，懋恥與爭，絕口不道。考績赴部，以親老乞休。吏部尚書尹旻慰留之曰：按君之年，四十有一，爾不犯能，不犯貪，不犯老，倏然求退，以何為名。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懋可考能，古人一介不取，懋可考貪，古人視民如傷，懋可考老，懋年未艾，髮髮早斑，可考老疾。旻憮然驚歎，為奏得請。懋平生學問，曾莫朱程，無敢倖異。于鄉郡前，儒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深所企仰，既歸，奉親讀書，學心得弟子執業四至。餉之蔬飯而已。家居二十餘年，應廣無虛。安治十二年，召謝錄為北祭酒。居二年，召懋于南京。懋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虛席以待。終制赴官。一時南北祭酒，懋然相與，懋作率南士，開示近裏，見若無奇。至其論說理道，探幽索隱，經史儒書，一舉成誦。時有論難，若荏撞鐘，談天下古今，事若身處，分其虧成。然後知其于書無所不讀，天下事無所不理會也。至其那寒暑雨，衣冠終日，六館之士，儼然畏之。正德元年，上言治道五事，再疏乞休，未允。滿三載引年，不待報去。前後八疏，始得請。五年，陞南京太常卿。陞南京禮部侍郎，皆不赴。十一年，南京禮部給事中徐文溥言：邇來儒學不明，巧偽險怪，誹侮先儒，罔惑人心。擬制巾服，標幟門戶，竊見致仕禮部侍郎章懋，精深純粹，誠心正學，不求表異，海內學者，翕然宗師。臣切見先朝與列陳，章皆用大臣論薦，崇之殊禮。今如懋者，皇上用之太常，陞之禮部，亦不為貶。臣獨謂二臣布衣也，先朝崇禮如此，其隆今亦宜。近舉先朝之典，遠做三代養老之政，或遣使存問，或安車徵起，以昭異數。以光聖德。巡按浙江御史鮮冕亦以言。吏部議覆，詔懋學純行正，齒高望重，有司時加存







爲秀才時。不安交人。梳食布。度如也。既舉進士。銜命淮西。文淵門人爲其縣尹者。寓金帛。誘文淵。喬新力御之。尹曰。以善算公非足下也。喬新曰。附人可爾。不宜附子。使還。數南京禮部主事。丁文淵憂歸。其帝之廢沂王而立太子也。文淵擬草詔。素自喜爲人誦之。及天順改元。文淵政家居。且夕虞禍。適副都御史陳泰左遷。道縣有傳奉奉命來者。文淵懼。自經死。有所愛妾。甯州人。諸子令之嫁。不肯。縣人揭榜者。文淵門人也。爲侍郎。誦官家居。妻文淵死。實其諸子逼之。以脫禍。又逼嫁文淵所愛妾。詔逮繫拷掠。甯州妾十指爲喬新訟。乃釋歸。喬新既解獄。服闋。改刑部陝西司主事。遷廣東司員外郎。郎中。其所以執案錦衣。無所寬貸。名亦由此起。喬新律比精審。郎中。七年。尙書侍郎皆重之。同曹皆自謂不及。成化初。陞福建按察副使。行部所至。問利害。與除之。陞河南按察使。河南大水。艱食。流民入城。發粟爲粥。出庫給布。所全活甚多。兩觀京師。徵車行。朝服圖書而已。陞湖廣右布政使。刑襄大水。巡撫都御史檄喬新賑濟。喬新慰拊。如河南治民懷吏。清徹湖湘。十七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山西連歲旱饑。喬新賑救。復如河南治。轉爲左奉政理獄。未減爲多。其所治。發書疏奏。簡明。憲宗覽而善之。召爲刑部右侍郎。夷會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畿內震駭。朝議以喬新久習山西。請奉救往。喬新築城。奶河堡。集精銳守衛。夷不來。山西復大饑。帝復命往賑。所活三十萬人。招還復業者十四萬。孝宗元年。陞南京刑部尙書。更召入爲尙書。與王恕並詔。馬文升張悅並繫時望。其明年。京城雨水。爲災。下詔求言。喬新言。臣備官司。竊請以律對。臣讀大明律一書。高皇所親定。事例諸條。列聖所推廣。情理輕重。可謂至備。然厥文深。與官更講解未明。往往辭害。漢書曰。衷者中也。不輕不重之謂也。請收都察院大理寺會議。講明律意。務求厥中。奏。時當事者劉吉。素不爲喬新所重。悉格不行。郎魏紳者。喬新舊屬。喬新最重之。會大理丞缺。御史鄒魯。得喬新力薦。魯大恨。誣奏喬新外家與鄉人訟。喬新得其金錢。爲行賄。吉取中旨。下諸根連人錦衣獄。或勸喬新。喬新曰。親已則自文。親人則涉。吾有解印去爾。頃之。錦衣窮治無驗。于致仕。廷臣先後奏請起用。並求中。雪。悉疑不行。其後魯爲仇家。職兩目。犯罪論戍。士論快焉。喬新博學嗜古。聞異書。輒從人假錄。卷軸至三萬餘。多自校讎。箋注。與邱濬以文學相善。而氣節友之。彭韶蔡清。慕其入。自納爲子弟。年七十餘。病卒。巡撫都御史林俊言。喬新歷中外。終始全德。致仕十有餘年。足跡不入城府。聲色貨利。素不娶心。著書立言。老尤造妙。可與故刑部尙書彭韶並證。爲文。吏部覆奏。有旨。令具喬新致仕緣故。以上。吏科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長。忠勸剛介。老而彌堅。被御史鄒魯私怨。經以小事。一辭不辨。欲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疑喬新平生之名。充滿士大夫之耳。鄒魯擯死。人謂殃慶之公。陛下若必考退身之由。疑獎賢之典。則如宋將之奇。晉經奏歐陽修矣。胡城輩。皆誣奏朱熹矣。然當時人主。不以一人私情。沒萬世公是。並贈太師。並諡曰文。夫如此者。亦陛下今日勸懲大權也。亦竟疑正德十一年。廣昌知縣張潔復以爲言。乃贈太子太傅。廢一子入監。十二年。賜諡文肅。

楊守陳

楊守陳字惟新。鄞人。先世以貨聞。而祖範爲儒者。父自儉。縣吏也。有陰德。守陳景泰元年。舉浙江鄉試第。

一。明年。第進士。改庶吉士。時景泰帝宮中。嘗以金銀爲豆。碧銀盞。如花葉。亂撒地下。令宮人宦侍爭拾爲笑。守陳賦銀豆詔。京師傳之。尋丁父憂。及承重喪。七年。學益遠。讀三禮。孝經。學庸。語。孟。易。書。春秋。章句。多有更定。天順二年。授翰林編修。尋被命教習內侍。辭不許。憲宗朝。累官司。經局洗馬。充經筵講官。嘗講武成篇。未因進言曰。昔魯論稱舜無爲。周公稱武王垂拱。然而天下皆治。後世人主。有深殿中禁。委政內侍者。乃禍召望夷。高居無爲。肆情騷擾。乃變啓祿山。則憂勞之心。先殊。而安危利。苗之樂。自斃也。此聖狂治亂。所以判。惟陛下慎之。聽者以爲難。久之。陞侍講學士。尋丁母喪。服除。還任。守陳素厭疾。靜默。自守。鶴立蒼髯。若山澤之臞。一官五品。十六年矣。泊然自處。而舊時所教內侍。多貴幸。有欲爲。喬新者。守陳曰。豈營半生。老乃嫁夫。一時薦紳。誦爲名。語。孝宗爲太子時。出閣講學。守陳被選。爲日講。預修文華大訓。書成。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先時翰林修文華大訓。有事涉中貴人者。率削去。至守陳獨不肯。在廷大臣。數薦守陳可大用。及孝宗即位。論進。宮僚官。奏擬南京吏部右侍郎。帝手塗南京二字。留之。時王恕爲吏部尙書。劉紹和與守陳爲左右侍郎。三人協心相與。凡人材忠邪。易險。守陳侃侃言之。恕率聽用。守陳復以大經筵禮法。峻。早朝侍衛。森嚴。上難盡。羣下之情。習國家之務。疏請經筵之外。更開小經筵。以講學。早朝之外。更御午朝。以聽政。小經筵。則擇端介博雅之儒。侍進講。偶或未明。賜賜滿問。陛下。退朝。又當常御文華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政。凡經史諸書。以及祖宗典訓。百官奏覆。皆當聚之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殿右廂。陛下若有疑難。或錄示之。或召使對。午朝。則陛下御文華門。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並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鎮遠方面。及府衛正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使條列地方之事。陛下令諸司承旨。議行。若有大政。則御文華殿。召內閣與在廷大臣會議。使人盡諫。斷其有未當許。諫官殿覆。陛下更審行之。其餘具本進者。皆與內閣大臣而議。批答。凡大小官員奏事之餘。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辭色。詢問政事。庶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帝嘉納之。會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守陳請解部務。專意史職。不允。頃之。疏乞致仕。不許。命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亡何卒。爲宏治二年。計開。帝嗟悼。賜諡文懿。後二年。實錄成。贈禮部尙書。守陳孝友。天至。處朋友。篤于信義。平居和易。若可親狎。至所執持。莫得撓奪。與何喬新相善。喬新嘗治大獄。給權貴。幾中奇禍。衆謂喬新固。守陳獨壯之。守陳之學。自六經子史。旁及九流。莫不探綜。卒歸諸道。其較定羣經。謂書象以典刑一章。乃舜命官之辭。詩卷耳。乃大夫行役之作。孔子曰。吾於柏舟。見匹夫之不可易也。亦非作于婦人者。又謂春秋主事。嘗無不載。詩主詞。嘗有所擇。若鄒衛諸詩。果爲淫者。自作。孔子必不錄之。禮喪大記一篇。則儀禮經文。其抱遺經。以求聖人于言表如此。弟守耻。南京吏部尙書。爲文師。昌黎。學師。伊川。葢官。精勤。嘗與守陳對。若南北翰林院事。時人榮之。

劉璠方專權，獨引名士以掩人心，不數月，復起為南京國子監祭酒，朝命未至，而清已卒。清素羸弱，而色清氣和，外簡內辨，與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而精深，其淵軌貞風，使人妄消躁息，其學初主于靜，後主于虛，因以虛名齋，嘗為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矜自嚴之辭，兢兢然惟恐虧負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八字要訣也。又曰：朱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引易，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常惟燈臥榻傍，或夜分與諸生講論，寢後有得，亟記疾書，友善肅永貞、林俊孫、交揚、廉丁璣、江朝東，而師事何喬新，其言易則師三山林珙，傳其易者，則同邑陳琛，至今言易者，皆推晉江成宏開，士大夫理學中，輒永貞、廉璣、朝東與清皆稱起稱，璠之後，而清與廉尤為獨得云。萬曆中，僉都御史詹仰庇請易名于朝，賜諡曰文莊，大學士李廷機復為請贈，贈禮部侍郎。

賈鞏

賈鞏字伯固，莆田人，以進士起家，累官兵部武選郎中，時武宗有南巡之命，諸大臣莫敢言者，鞏上疏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倭倖，又再壞于邊將之手，至是蕩然已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陛下，陛下弗知也，恐後知之晚已，先備周惇頤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聖人主靜，君子慎動，陛下盤游無度，流連忘返，過動矣，古之明王，用人之言，而顯其身，後世不用其言，又加罪焉，今也又不然，臣僚有言時政者，左右權臣往往置不聞，言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以他事中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臣故恐陛下知之晚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陛下無故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自輕如此，則誰為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將軍公事陛下，天下皆將軍公之臣矣，古天子有號為獨夫，有欲為匹夫而不得者，臣切為陛下懼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流離奔蹙，爭先挈妻子避去，即今江淮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重以蠶之幾，何不為盜賊，速之死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後矣，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去，而後得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然，則袖手奏越，不涉休戚者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之詔，罷南巡，撤官府行宮，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使還其家，夫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江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陛下賜姓封伯，託以心腹，付以總督京營，使其外挾內擁，此騎虎之勢，亂之道也，天下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不惜不以謝天下，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豫建親賢，毗承大業，臣謂陛下倒置也，伏望豫選宗室親賢，養于宮中，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就外藩，此宗社無疆之休，四海之望也，帝怒甚，下鎮撫司嚴治，三加訊杖，坐繫一月，除名為民，歸杜門，著述，貧米留客，日中未嘗安如也，嘉靖改元，起大理寺丞，尋病卒，行人張岳言鞏趨向至高學，術甚正，有定心養性之功，故氣節剛勁而不激，有格物窮理之學，故論議持正而不能，加以清修之苦，才具之饒，使天假之年，效

學統卷四十二下

附統

蔡清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福建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清自幼好學，淡于仕進，病告久之，嘗講學水陸僧寺，江南之士多從之遊，宏治初元，以母命赴選，得禮部主事，吏部尚書王恕稔其學行，奏改為吏部稽勳主事，時與譚論諸清因上管見二劄于恕，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細，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內之憂，靜疆場之警，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鄭智論事下獄，罪且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清詣喬新，疆之出，喬新即疏救，智得謫官嶺南，居久之，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使養，陸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正德改元，即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朝望藩臬官皆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清至，力請僚屬同日行禮，先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著朝服賀，清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鞞而入，宸濠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宸濠嘲清曰：公乃不能作詩，清對某平生于人無私，蓋私與詩音相近，宸濠益銜之，其後奏求護衛，已得請矣，清快快有後言，宸濠聞之，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清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猶陽善挽留之，且欲以女妻其子，清力辭歸時

忠未量。不幸數奇身亡。中外相弔。伏望博采公論。置子與。士氣風。必有所補。詔贈大禮少卿。奉體賈修。願沈敏好學。疾病支離。不釋卷。林俊比之美玉精金云。

陳琛

陳琛字思獻。寶真明進士。世無所倚。閉門獨學。不苟同舉。舉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乞南戶部。權淮安舟稅。正額既足之後。大開關門。恣商人來往。惟與賓客。課學賦詩而已。部尚書責其弛慢。琛曰。若充類之盡。鈔關之設。不比禦人之道乎。以便發轉。南京吏部考功郎。請告家居。嘉靖中。即家起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提學僉事。並辭不赴。深高潔。散朗。其學得意在文辭之外。酒杯詩興。常自放山。山水涯閒。有噴然與點之意。所著四書淺說。易經通典。亦皆推明朱氏之說。學者宗之。張襄惠公稱其人曰。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世論以為平當。

邵寶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以禮教為治。作新廟學。正類考叔祠。封堯錯之墓。改魏曹操廟。以祀漢獻。其稱漢獻也。不曰獻。而曰愍。以從昭烈之所封祀。裴度于鄆。祀范純仁于襄城。巫挾龍骨。倡妖杖。巫取龍骨。毀之。躬農種行。社倉。民用充足。文風蔚然。宏治七年。陞戶部員外郎。尚書周經劉大夏。甚器重之。進郎中。通明條例。平允出納。有所區。條多見諸采。陞山西提學副使。正德初。累陞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劉瑾用事。坐平江伯事。有連。欲禍之。李東陽力救。致仕。疏請起。巡撫貴州。未任。尋陞戶部侍郎。疏乞養。母。十四年。起南京禮部尚書。以終養。辭。嘉靖初。大臣言。官交。再。再。特與終養。母。喪。服。請致仕。不允。卒。寶少孤。力學。弱冠。著名。服官內外。雖公務。遂。條貫。體。為。人。樂。易。謙。虛。不。見。喜。怒。人。悅。而。歸。如。川。赴。海。皆。謂。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當。世。以。為。名。言。所。著。有。容。春。堂。集。該。括。羣。書。極。所。欲。言。而。無。不。長。辛。苦。之。色。李。東。陽。稱。之。曰。國。賢。所。作。蓋。欲。進。于。古。人。以。幾。于。口。無。擇。言。言。必。有。中。者。也。寶。視。學。江。西。山。與。水。舫。軸。經。史。欣。然。有。會。日。記。月。載。復。名。日。格。子。以。附。格。物。之。義。其。經。書。所。得。載。諸。簡。端。名。簡。端。錄。巡。撫。吳。廷。舉。以。上。之。朝。其。卒。也。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楊廉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父崇。永州知府。受業于胡九韶。為吳與弼高弟。廉漸濡其學。蔚為儒者。成化中。舉鄉試第一。二十三年。試禮部第三。選庶吉士。移疾家居。宏治三年。授南京戶科給事中。益留心世務。凡民隱吏治。兵政賦役。以至星曆等學。莫不究論。會管後湖黃册。深州知州某。請抄册。以便清軍。行戶部。許之。廉極言其不可。人以為讒。體以愛去。服闋。補刑科給事中。因地震。劾奏大臣。首薦張元。顧冕。李東陽。王鏊。劉傑。宜備日講。復請優禮吏部尚書王恕。復楊茂元。盛應期之。因事。獲譴者。薦引知名士。劉大夏。謝鐸。林俊。曹瑋等。可備任。使。屢。上。時。政。邊。務。多。見。采。行。未。幾。求。便。養。改。南京。兵。科。給。事。中。十。三。年。陞。南京。光。祿。寺。少。卿。書。張。天。謨。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符。十。二。字。子。屏。入。賀。千。秋。節。上。言。輔。導。皇。太。子。須。留。意。學。唐。虞。孟。之。書。慎。選。宮。僚。日。與。遊。處。庶。可。得。傳。德。保。身。之。助。正。德。初。陞。南京。太。僕。寺。少。卿。環。滁。諸。生。執。經。門。下。為。剖

判同異。開引指歸。謹向廉恥。敦崇風化。莫不感服。復以愛歸。服闋。補南京通政使。七年。陞順天府尹。在事弊病罷行。律私屏息。皆前尹所未為者。十年。陞南京禮部侍郎。聞車駕將南巡。上言極諫。嘉靖初元。陞南京禮部尚書。取大率行義。提其切要。進之。經筵。大禮之議不行。入疏乞休。許之。給驛廩。與夫歸居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賜諡文恪。廉留心伊洛之學。居敬窮理。老而不懈。才智幹局。綜世達務。其文章言議。推理明法。足以決疑定是。為人情約嚴。就之則言溫氣和。愛人好士。出于誠意。著述甚富。而所輯國朝文臣及理學諸臣言行錄。尤行于世。

魯鐸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宏治十年。舉進士第一。改庶吉士。授編修。謝絕交游。沈潛學問。以清節著聞。正德初。為國子司業。李東陽生日。其僚長趙永約鐸往壽。鐸曰。公何將。曰。兩方帕。鐸曰。當如君。入案帕。無有。臻。久之。曰。記有枯魚。即取魚往。家人曰。已食其半矣。鐸攜半魚與永俱。東陽欣然。沽酒充魚與飲。三人歡。罷。以父老乞歸。養。尋丁艱。邑有犬而角。眾共賞鐸。鐸曰。兵象也。亡何劇賊大起。嘯聚劫掠。顧相戒。無犯魯公家。鄉里人依之。存活甚衆。五年。起復。復得告。復被命起。歷南北祭酒。鐸官。虛心約己。端。躬。自。勵。清慎。教士。重。力。行。抑。競。進。而。憂。時。濟。世。尤。為。惓。切。又。復。請。告。嘉。靖。初。元。起。復。復。官。復。以。疾。辭。許。之。刑。部。尚。書。林。俊。言。鐸。清。約。渾。晦。志。尚。真。純。道。足。鎮。鎮。離。浮。學。足。訂。頑。起。懦。請。如。孝。宗。用。謝。鐸。故。事。即。家。致。促。一。時。撫按。省。省。先。後。論。薦。五。推。柳。佐。皆。不。應。命。作。園。曰。已。有。居。之。造。蓋。開。洞。俯。仰。礙。巾。幘。容。非。移。交。深。誼。不。得。而。造。也。而。與。重。子。俱。讀。書。哦。詩。以。自。娛。年。六。十。七。卒。詔。諡。祭。賜。諡。文。恪。故。事。四。品。文。臣。無。諡。鐸。以。清。節。得。之。鐸。辭。華。就。寂。寂。正。明。恬。雖。功。不。及。康。濟。而。休。風。令。節。激。昂。貧。位。不。及。卿。相。而。榮。名。重。望。敬。仰。物。情。

王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丰姿奇秀。讀書日記千言。十二歲。為邑庠生。文有英氣。詩賦雅暢。宏治十五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李夢陽何景明崔銑號為四傑。授兵科給事中。條論時政。不避危忌。父疾。疏歸。既。歿。哀。痛。踰。禮。正。德。中。起。服。謫。判。毫。州。陞。高。淳。知。縣。選。御。史。巡。鹽。山。東。裁。勢。豪。私。販。諸。弊。巡。按。陝。西。憲。度。益。振。鎮。守。太。監。廖。鑾。煽。煽。中。廷。相。隨。事。禁。革。鑾。殊。營。營。提。學。京。畿。中。官。王。劉。納。賄。賂。事。廷。相。焚。其。書。適。鑾。經。廷。相。王。劉。合。力。搆。之。下。詔。獄。誦。讀。檢。丞。陞。寧。國。知。縣。松。江。府。同。知。僉。事。四。川。副。使。山。東。皆。提。督。學。政。致。士。節。振。委。習。諸。生。翕。然。化。之。嘉。靖。初。陞。湖。廣。按。察。使。李。見。招。亡。納。叛。拒。殺。軍。人。捕。獲。絕。其。忠。陞。山。東。右。布。政。使。丁。內。艱。服。闋。陞。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沙。保。向。汛。倡。亂。日。久。廷。相。舉。何。卿。故。事。以。勵。諸。將。遂。勦。平。之。宥。降。散。衆。夷。境。以。安。進。兵。部。右。侍。郎。尋。轉。左。陞。南京。兵。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兼。兵。部。尚。書。領。十。二。團。營。以。臺。政。分。條。類。奏。帝。允。行。之。六。年。考。滿。加。太。子。少。保。恩。賜。辛。承。天。加。太。子。太。保。賜。玉。帶。既。既。亡。何。郭。助。坐。罪。下。獄。帝。詰。其。領。營。故。事。因。責。廷。相。黨。附。不。行。白。奏。革。職。為。民。給。事。中。劉。繪。疏。救。不。允。廷。相。歷。事。三。朝。以。忠。誠。不。欺。為。先。遇。事。之。當。為。教。然。必。行。自。謂。大。舜。雞。鳴。而。起。周。公。坐。以。待。旦。不。予。過。也。博。古。通。經。究。諸。實。用。禮。樂。律。曆。象。緯。醫。卜。靡。不。穿。通。所。著。有。禮。樂。雜。論。四。十。篇。夏。小。正。解。十。三。篇。答。天。問。一。篇。雅。述。慎。言。十。五。篇。



魏校字子才，崑山人。始祖濼，篤志嗜學。元時，被薦不起。復生怨，事母純孝。校為諸生時，每朔望春秋，入謁孔子廟，肅容禮拜。如親承之。弱冠舉於鄉。宏治十八年，連捷進士。費宏一見，以范仲淹期之。正德初，授南京刑部主事。累遷員外郎。郎中。自以少年筮仕，人情物理，或未曉暢。每訊重獄，虛已求教于前輩長者。或反復思維，寢食俱廢。有愾不平者，雖甚喧聒，必盡其辭。直提筆，省視囚人疾病飲食，悉為劑調。暑月，蕭蘇臭穢，至會審監刑，衆皆盛服，事畢，宴飲，校獨澹服素食，慘見顏面。至其履法操正，直己行志，亡如也。九年，召為兵部職方郎中，稱疾家居。究心問學，言今之學聖人者，不求之人生而靜之初，而求之孩提知識之始，不察性之欲與物之欲所以分，而但主其流轉之念，聽其言且聖人考其行，實凡夫當將一切名利之心，斬絕淨盡，立志如天之崇，循序用力，跬步皆在實地，乃可至于聖人之道。家居慕古簡重，不以事物經心。慮凝滿室，處之泊然。麻病杜門，聞一善士，亟扶求見，為人貌恭色溫，而出處取舍，審之至精。執之至確。世宗即位，首起廣東副使，提督學政。先德行，與小學以校士聘，翟宗魯以為士師，然火葬，斥淫祠，取曹溪故傳衣鉢，毀而焚之。居一年，丁外艱歸。以簡緝科嚴，請謁道絕，粵人不無歛望。歸而粵人有為言官者，勸校肄訓士之知，竄之戎籍，然校德譽素孚，莫能抑也。服闋，吏部奏補江西兵備副使，力辭。既言官勸校者坐黜職，改命督學河南。祠伏羲于畫卦臺，以蔡仲始封國，依太公祭爽鳩之義，而以世子死社稷，書于春秋者，配立經祠，以祀子貢。曹即漆開秦，再援漢梅福疏，請封孔子後為世博士，守微子廟。因歲時省湯陵，不果。用居數月，用桂蕩薦轉大理寺少卿。明年，轉國子監祭酒，時張璠為相，璠佐入滿，多踞階階坐，特校為上客。既酬對，亦心服之。尋仍薦校為經筵講官，以進講啟明乃閣章不合上旨，改用遂改太常寺。添注少卿，已陞本寺卿。繼督四彝館，明年，致仕歸。校事父母至孝，居喪，動遵古禮。友于兄弟，與士大夫東顧往來，皆刻責修治之語。其篤志聖賢，真猶饑渴之于飲食也。李夢陽過校論學校，校以沈潛深造，夢陽因問平生病痛所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傷氣，害道之甚者也。夢陽曰：吾早見公二十年，有此哉。校僅一子一孫，晚而連喪，其答人慰唁之書，言遂以被愛敬，以易哀，畏天以終身，焉卒也。賜諡曰恭簡。

呂柟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少志聖賢之學，危坐莊誦，祁寒酷暑，不越戶牖。居母喪，哀毀骨立，弱冠為提學。柟一

清王雲鳳所知，既舉鄉貢，就業太學，與崔銜相友善。邑人高朝用為戶部郎，時過檢討王九思曰：吾邑有顏子知之之乎。孝宗賓天，諸生哭隨，具禮爾。柟獨大哭出涕，羣輩指目為迂。正德三年，舉會試，廷對第一。知者皆愕然，歎喜曰：此真狀元矣。劉瑾以鄉人致賀，柟峻卻之。柟疏請帝入宮，御經筵，親政事，瑾惡其言，因風不通問。欲中以禍，遂引疾歸。瑾使校尉尾之，至真定，無所得，返柟在翰林，與何瑄最善，至是相繼去。瑾誅，起舊職，上疏勸學，以元順帝為警，或謂傷直，柟曰：昔賈山借秦為喻，況主上資度遠高漢文，備清宮災，應詔言六事，其一曰：逐日臨朝聽政，其二曰：還處宮寢，預圖儲貳，其三曰：郊社禘嘗，欽承祇肅，其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其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遊軍，其六曰：取回天下鎮守內臣，又累疏勸帝舉直錯枉，不報，復引疾歸。歸值父病，晝夜視藥湯，步履不敢聲。既一年，鬚髮盡斑，父卒，痛哭嘔血，葬時，雨甚，徒跣辨

蹈，踏泥濘中，道路環觀，有泣下者。葬已，廬中門外，朝夕哭，其居喪時，自成服奠葬，以至祥禫，斟酌損益，各有儀注。柟自少嘗受，及貴，前後居家十年，讀書守道，一無所營。服闋，當道交薦，值世宗即位，起入史館，纂修武宗實錄，帝御經筵，柟當進講，適仁祖淳皇后忌辰，口奏宜存懸服之禮，罷酒饌之賜，朝論趨之，復疏請尋溫聖學，以為新政之助，必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實遠讒，下通衆志，大禮議起，意見與時不合，亡何，奉詔修省，復以十三事上言，自勸，皆格心責難之論。帝曰：此大臣宰相職，呂柟性慢，乃引為己咎，下獄考訊，尋謫解州判官，會解守卒，攝州事，率其士民，躬行禮讓之化，州中道不拾遺，行不相忤，久之，以薦轉南京吏部考功郎中，瀕行，士民接踵送，哭聲震野，既渡河，干猶聞不絕，相與立祠生祀之。尋擢南京尚書卿，吳楚東南士來受業者，冠履錯沓，既考績，擢南京太常寺少卿，居頃之，太廟災，上疏乞罷不許，陞國子祭酒，躬行率下，開取禮儀及為詩樂圖譜，令諸生講肄，疾者，問而醫之，喪者，弔而歸其棺，才者，揭于教榜，撥歷獎之，一切請託，斬絕不行，人稱自宋陳吳章四祭酒，以師道自立者，呂先生也。御史張景薦柟德行文章，可謂一代碩儒，當今師表，擢南京禮部右侍郎，帝欲視山林于承天，柟屢疏勸止，不報。既以表賀聖節，赴京，值奉天殿災，上疏乞休，允之。柟立身與人，仁信自將，為禮部侍郎時，崔縉為尙書，故與夏言相惡，嘗榜言過于衡，柟諷縉曰：此告于天子者，公以語路人，可乎。言談稍短，柟曰：公位宰相，容天下之賢，何所不可。夏雖不相能，賴柟稍解，然夏疑柟黨崔，崔亦疑柟黨夏，柟終不白較，嘗過府太守，太守子讀書樓上，太守令止之，曰：恐傷氣，當微誦，既戒左右時進食，扶掖之上下，柟謂太守曰：公愛子至矣，願推此心以安百姓。又過一府太守，餽之郊，餽席近養濟院，柟送院中，曰：以公佳者，共之無告，柟疑厚方面，闕輔微，輪耳海口，兩目有光，平居端嚴，格毅，門人從之數十年者，未嘗見其偷惰惰容，所在四方士就而問學，柟教之以誠，寧近毋遠，寧粗毋精，自日用情變，偷教物理，推而遠之，天道皇王之大，一以身體力行為宗，學徒問王守仁之學，柟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又曰：學而行之，講知行之不合，無損也，學而不行，講知行之合，無益也，在官次，父書至，再拜使者，受而跪讀之，其他親友有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必為位哭，奠卒之日，高陵人為之罷市，四方及解梁門人聞訃，皆為位而哭，陝西提學謝少南與郡守李文昇祀之，正學書院，海內人士無識不識，皆曰：關西夫子呂仲木。

舒芬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其明年，孝貞皇后崩，武宗崩，月即欲往山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猶疾，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抑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逃匿，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既又上車服，疏言：天子等威莫大車服，而下同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又言：孝貞作配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午門，昨孝貞太皇太后主，以從陛下駕入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皇后入長安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即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宜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二疏反覆凡數千言，又明年，車駕欲南巡，諸大臣莫敢言者，芬與考功郎夏良勝儀

制郎萬潮庶吉士汪應軫風約諸曹留駕章上罰跪午門者五日杖三十謫分福城市副提舉芬疏謂今日之事痛哭泣血有不忍為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廛以陛下為奕基以革除年號為故事也復刺開臣謂一切安危之迹不苦口以救而聽主上之自壞言甚激烈杖後臥病院中掌院懼禍擿出之芬曰吾官此即死此既謫妻孥就道或勸待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耶世宗即位起諸逐臣芬適奔父喪服闋復官諫議大夫與陳沂三上疏再被杖以母喪歸尋卒芬風神玉立負氣剛厲家無立壁端居竟日未嘗晷刻又言周茂叔吾道中與聖人也建國屬書皆有疏論而最好周禮謂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有表率之功又言周茂叔吾道中與聖人也建國屬書貫六經語孟而一之閩學得之洛洛學得之濂正叔言伯淳得不傳子遺經幾背師矣世儒譏晏嬰不知仲尼伯淳仲晦而下迄今亦孰知叔茂耶時方尊王守仁之學芬曰必窮天地之高厚必參百王之憲章必極禮樂之中而語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所以名然後可謂之道問學此則有不可偽為者矣今才智之士飾虛聲鼓後進則尊德性之說易掩覆也蕪陸者特竊其一節異朱者未視其大全非心為道者也芬策知天文曉音律嘗與香山黃佐反復究論佐深趨焉卒時年四十有四其子跪泣請所言猶以未及表章周禮為恨世名芬為忠孝狀元

馬理

馬理字伯循三原人宏治十一年以春秋魁為鄉試再試禮闈未第遊太學與呂柟崔鏞諸公交相切劘文章德義名震都下正德九年登進士年四十一授吏部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歸居三年復任與黃鞏等諫南巡被杖未幾復歸授徒講業嘉靖三年復起率同官伏闕爭大禮被杖復職歷員外郎考功郎中時考察外官內閣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提學魏校河南提學盧鳳陝西提學唐龍理曰三人者有數人物若欲去之請先去理既考察京官有附勢三人輒首黜之曰搏獸先虎擒賊先王已遷南京通政使復謝病歸復薦起光祿寺卿復謝病二十年復薦起南京光祿寺卿亡何引年致仕理居嘗言身可細道不可細行可則仕惟孔子能之下此惟當守經以故屢屢退自其策仕以至謝政無日不從事學問其學一以窮理居敬為主四方學徒轉相授受自縉紳士子以至田夫野叟無不欣慕之雖四蘇亦聞其名安南貢使至問部郎黃清曰遠聞馬道學名所願一見今何不在任列清曰馬公高尚朝廷不薄馬公馬公自高尚也高麗使至亦問馬主事為聖朝第一人宜加厚遇乞頒賜所為文使國入於式其見重如此年八十餘嘉靖乙卯關中地大震與其妻同壓土窟中隆慶三年贈右副都御史賜祭葬

張岳

張岳字維喬惠安人曾祖茂仕桐廬縣丞清介絕俗家藏書數千卷父愼知英德縣有聲岳成童讀讀茂所藏書宗尚程朱正德八年選闈第一當鎮守太監長揖而已十一年進士與同郡陳琛林希元偕居佛寺閉戶講易人竊稱指曰泉州三狂生也岳沈毅樸古其始以道學文章自命最後用事功顯終岳

仕相者張璪嚴嵩夏言皆乘權得勢岳頡頏不為下獨徐階知而交好之始授官為行人武宗寢疾豹房岳疏言自古未有主癡疾獨官者待宜令大臣經筵科道官輪直起居太醫院日呈藥方于內閣庶關節通達可備意外之虞不報軍駕南巡與同官謀諫下獄罰跪廷杖謫南京國子監學正甫帝登極盡還武廟諫者岳得復職吏部欲選為科道官不應丁父憂服闋吏部復欲取選如前又不應陞右司副念母老乞南陞武選員外轉祠祭郎仍南俄承重祖母及母憂居家結草堂于其縣之淨峰名山心精舍益讀書其中時王守仁新學甚盛岳持程朱說渡江與辨居三日不合歸立學則二十餘條自勵曰居敬窮理蓋聖賢所指以教人者王氏諱窮理任良知安知亡或指人心為道心認氣質為天性者岳晝夜讀書皆有課程至天文兵法神官野史亦旁涉手較以博學窮理之義岳豹以御史行部未視事輒先過岳也服闋補主客郎時世宗方定大禘禮下相張璪璪求始祖所自出之人實之禮官知非是也璪從其奏奏已其侍郎李時以問岳岳曰國姓德祖而上高皇帝所不能詳也上明聖首議大禮而舉大祭肯恬然祭非其祖哉如執政議不可時以告璪璪竟以初議上內批如岳所言璪大駭亟欲致岳以館職岳謝不見出為廣西提學僉事時行選貢法璪主其議選無論廣廣輒取年少有文者岳細不如璪指十一年入賀聖壽改提學江西又不諂璪謝是時江西人正尊尚王氏學岳約士守程朱書毋口良知居一年卒用度西貢事謫廣東鹽課司提舉御史行部至潮會岳病足治書守巡使者請好謝御史下官病足未任庭參也御史不惺明日撤署南海縣以病辭不可固辭御史勸奏岳岳同官解不待請岳謝岳曰吾無罪于御史何謝也御史聞乃追還劾璪會報守廉州岳往御史乃言所以待岳者出璪意廉邊交而吏往時皆窺苟歲而已岳省禁令減繇役督民種田有棄地廣衍令開墾不知取水法教之車戽屋上無事坐說書與諸生削等為師友而廉士皆知學世宗十五年以招降安南莫登庸陞俸一級賜銀幣尋以征瓊州叛黎功陞賜如之而岳以事功顯矣北夷入邊邊帥被逮南北科道交章薦岳吏部上岳名陞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既命巡撫江西江西士大夫來言西土貧困望公善治之岳曰岳無他才獨思用民一錢如針刺體血相夏言治生塚使司議費于廣信七縣縣指千金岳曰是將範金為榔耶百金足矣帝賜相嚴嵩第名其閣曰迎恩官治之所司請岳岳批牘與千金皆相顧嫌少則益五百而已又請不益也岳嵩書曰閣侈上恩亦訓恭儉俗情不察猥將修其輪奐而岳仰體相公德意節裁之言與嵩無以咎也乃反陽為謝岳所善友人審告岳岳答曰寒骨稜稜死時止少馬革一張其他自己已定公毋念也其年陞副都御史提督兩廣是為嘉靖二十三年兩廣督府故饒供億岳寒儉不取用又不以通道權貴傲州縣吏非召不得至轅門至不得手一持入門內其明年討封川文德大滑腦諸夷之捷聞陞兵部右侍郎兼食都御史賜銀幣明年奉旨征融懷馬平諸蠻進攻馬鞍魚窩等寨平之又加俸銀幣之賜召為刑部右侍郎巡按廣西御史徐南金與總兵沈希儀言岳忠純果毅有古大臣風賀連反側未定未宜遽奪之去有旨復留一年明年征賀連克之召入為兵部左侍郎尋陞右都御史入掌院事湖廣四川貴州間有山曰蜡爾諸苗居之其東麻陽鎮鎮苗為湖苗其西銅仁諸苗為貴苗其西北接四川之酉陽宣撫先後

岳岳字維喬惠安人曾祖茂仕桐廬縣丞清介絕俗家藏書數千卷父愼知英德縣有聲岳成童讀讀茂所藏書宗尚程朱正德八年選闈第一當鎮守太監長揖而已十一年進士與同郡陳琛林希元偕居佛寺閉戶講易人竊稱指曰泉州三狂生也岳沈毅樸古其始以道學文章自命最後用事功顯終岳

相煽反。皆入保靖爾山。兩省守臣經略不時定。其時起萬鎗為副都御史。勅之。四年不克。撫之。湖苗定。而貴苗未靖。鎗欲急成事。奏苗平。請班師。尋入為兵部侍郎。而龍許保吳黑苗復亂。時萬子世蕃故衡岳無所往來。言于兵部。推岳以原官總督湖廣川貴軍務。既至與諸監司熟計。皆言如鎗先撫之便。否則成之。使不得出掠。撫貴都御史李義壯亦附鎗議。不欲變。岳言貴苗不戢。是為湖苗煽。前者萬公撫至矣。卒不可。即欲成。戍兵少。即疏勸之。因劾奏義壯。坐奪官。而鎗與王學益前為總督撫苗者。二人與鎗親有連。復從中撓岳。岳號令不得獨行。嘉靖二十九年。貴苗出破印江寇石阡。貴中大震。勸帝切責岳。岳上表謝罪。乃圖上用兵十數事。召勦諸將。屬石邦憲等分兵入。岳入銅仁。身督之。先後擒斬俘獲二千餘。賊巢皆發。發殆盡。獨龍許保吳黑苗匪林管。不可得。酉陽宜慰使丹元者。皆攻平茶。殺官奪印。懼并誅。嗾許保黑苗曰。張總督在。吾與若不帖席也。乘今兵稍撤。共奪一城。總督受罪去矣。思州者。城小而貧。易入也。元合苗突入之。殺死吏民百餘人。執太守李允簡與其幕僚去。邦憲發兵邀之。苗縱允簡還。而允簡死。事奏上。方齋戒。止封世蕃復言。萬張總督宜速治也。徐階持不可。左都御史屠僑兵部尚書張經等。謂萬言岳。岳曰。法當速。倚曰。公寬之。海內正人也。岳曰。人固有正否耶。賊陷城。孔孟不貫矣。僑等相視氣阻。經寄岳書。公生死懸。賊氏手且夕矣。岳曰。安有立脚如張維喬。坐不與宰相錢死乎。既知故書。香至岳曰。死即死爾。自古刀臨鼎鑊。皆士君子致命遂志之地。豈聞迂徑求免者。既帝開封。乃不逮岳。奪一官。以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職銜。戴罪任事。亡何。邦憲搜賊敗斬之。苗大震。擒許保自贖。岳以聞。萬謂岳使曰。擒龍許保。善矣。吳黑苗尚在。須勦絕也。俄得旨。如嵩所以語岳者。且令三省巡按御史具奏。奏報。而再元忠州之謀。岳上元罪狀。請速治。而元先使挾萬金入世蕃。所求輕旨。岳又許其事。請下錦衣捕元所使人。或曰。公不為嚴氏諱乎。岳曰。正以破其庇元之謀。何諱也。疏人。世蕃愈仇恨。時先後推岳為尚書者。再嵩皆阻之。最後推為南京都御史。嵩曰。三巡按報未至。何急也。有旨。罰會推九卿。傳于是亡。敢有請召岳者。或語岳。苗黨安可絕。嚴氏父子在。公不內徒明也。岳稍自貶。岳笑指其髮曰。種種矣。吾昔少年。張相屢招。不得我一見。今入錢買官乎。吾知捕黑苗。應上旨而已。乃黃石邦憲使自為功。而黑苗遂就擒。嘉靖三十一年也。湖廣巡按當勘報。令藩司出庫銀三千金。送岳所。聽其犒軍。意欲岳行金。嵩所結嵩。岳盡貯之辰州府。謂府太守。吾死。取其中三十金。具木若殮。他毋毫髮動。黑苗報至。嵩擬旨下兵部覆議。而是時岳約為兵部侍郎。言宜召還。否則當復。故右都御史。階嵩尤力。終不得。階報岳曰。力請公召內。不得。亡奈公古執何。豹亦言。公于元相太疏簡也。然岳雅稱平生。據經不能從。諸道入拜齋。禁中身尚書。即不能自事宰相。兒無內從。意其多卒于沅州。岳岳五年。總督不挾家資。頭取村。樸不解事者。守巡兵備視驗。退閱其衣。牀褥席。皆枝梧綻裂。駭曰。有是哉。公簡儉也。喪出。沅人迎哭不絕。卒之明年。三巡按疏報善功。得旨。復岳官。予卹典。贈太子少保。予蓋嘉靖之朝。帝雖英明。獨斷。而嚴嵩父子竊柄甚。一時邊臣。為自全計。饋遺相屬。岳獨不通一書。故用兵有功。嘗薄其賞。微失利。輒被譴。然亦賴帝之明。卒以功名終。徐階謂岳子曰。嚴氏擅政二十年。邊督臣不入一錢。而身名俱全者。惟尊公一人而已。所

學統 卷四十二下

五四三

學統 卷四十二下

五四五

著。有聖學正傳。更定禮記恭敬大訓。與經諸書。聖學正傳。見王守仁辨後所稱。恭敬大訓。則取責難陳善之意。

鄭世威

鄭世威字中孚。福建長樂人。方總。題其齋曰。志樂顏瓢。貧甘范飯。弱冠。舉于鄉。既成進士。會臺臣。詔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世威曰。穢脫章句。矚司耳目。耶。授戶部郎。丁艱。改刑部。出為廣西按察使。尋改廣東。丁內艱。復除江西。貴溪夏言再召入相。諸司往賀。開門延入。世威便卻。退呼閤者曰。相國固尊。然奈何。令邦大夫縮縮。旁趨。還吾刺。去爾門者。開中門。乃入。言未子也。巡撫汪元錫。信言有事。上清宮。名為祝釐。世威從諸司往拜。視祝詞。乃知為相所祈。子。拂然不拜。出。轉浙江布政使。言再相。過武林。世威復不與。諸司郊迎也。轉江西按察使。時分宜嚴嵩代言。族黨。張于言矣。世威輒用三尺繩。治。有抵重法者。獄具矣。巡撫傳將改論。世威持之。不能奪也。能憲副者。嚴姻也。以輕直占廢寺。田千餘畝。世威以賑。能持相手書求救。不得。遷四川參政。念嵩終警已。投劾歸。歸而薪柴不贖。辨。自力。且十年。嵩敗。中外交薦。起湖廣參政。南京右通政。隆慶初。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左副都御史。華亭相徐階為王守仁學。廷議有舉守仁從祀者。世威言。王守仁治世能臣也。謂其紹周程宗孔孟。則平生庸德有不足矣。且其率天下。徑趨直行。使聖門講學。明理之功。屏不用。將有室。蓋差千里。失者。與守仁同時講學者。泰和羅欽順。惠安張岳。世稱賢大夫。兩相指擊。其謬。守仁辨不能。蓋守仁以名勝。欽岳以實勝。實之與名。相去遠矣。階不是也。願其事亦疑。轉南京侍郎。改刑部侍郎。會有詔。採珠及珍石。世威疏納忠諫。崇節儉。不報。遂乞歸。歸而耕。勤如故。里中不知侍郎。云。世威副使江西時。議請贖銀。備賑。且謂升石而徵之。筐篋而糜之。是好國法也。取益于公府。而尾閘于權門。是奪民命也。縱橫于言。謂之。桐切。至有銀以傳者。通籍數十年。朝野參半。自對大僚。臨下吏。與農民處。一本之至誠。其學一以濂洛為宗。取六籍及儒先語。日誦釋之。錄其精者。獨證于心。曰。心。嚴師為師。心直諒為友。展也。宋儒實獲我私。年八十二卒。禮官言其歷官權貴之鄉。婦適是。取辭榮寂。莫之野。杜門自高。人謂盡之。賜祭葬。附尚書。諡恭介。

蔡元偉

蔡元偉字伯瞻。宋忠惠後。總非受學。則已有孝弟稱。久之。見程端禮家塾日程。皆宗晦翁教人之法。歎曰。學當如是。即手抄服行。慨然有求道之志。嘉靖辛卯。領鄉薦。不謁有司。舌舂為羞。既十年。就授羅田學。所以教士。即舉業之中。默誘之。聖賢之域。擲德安令。一用節愛為本。每退食。取小學近思錄。伊洛淵源錄。本朝辭胡二子。粹言揭觀成誦。即升堂。亦袖以出。曰。以此當嚴師良友。遷杭州府通判。入覲事竣。乞終養。家宰李默。知元偉。命考功。懇留。歸署錢塘。印一月。民甚稱平。擢撫州同知。頗著治績。丁外艱。喪畢。以泉中倭寇。募建寧。有考亭道風。遂移居之。元偉學尚程朱。而重躬行。其所實力。惟在飲食衣服男女起居。動靜語默。辭受取予之際。其自治之勤。或至點簡少懈。過失復生。輒撫膺泣下。長跪自罰。作日歷。自識平生。名考德錄。嘗曰。居常服膺晦翁之言。以為世間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真胸懷。惟有窮理修身。為究竟法。

又有四書折衷，易經聚正各若干卷。

鄧元錫

鄧元錫字汝極，南城人。少事司訓黃在川博覽經史。久之，有志為己之學。十五，喪父，哀毀如禮。事嫡庶二母至孝。家門儉約，十七，做古社倉法行之鄉里。里民皆而貧者，婦節而寡者，咸成其貸，不取息入其人死。並以所貸為助葬資。十九，充邑諸生，循走其州之東西，謁諸長者，先生講求學問，久之，領鄉薦。念母高年，不赴會試。杜門潛修，邑令送行資為勸駕，謝不受。居三年，母氏力促之，道出吉州，就學鄧守益劉陽。會有閩越寇，復馳歸侍養。居三年，母氏復殯之下，第而還。遂堅執不出，授徒講學于天峰山。時心學盛行，學重證覺。九思九容四教六藝皆以為多。元錫曰：九思不修，是無心也。及門者皆彬彬有素。居祖母及母喪，一準古禮。廬墓三年。南城之人皆曰：鄧君吾邑孔夫子也。所著有經釋函史諸書。皆足闡衍聖賢，蒼萃古今。范涑為南城令，以與南昌布衣章漢安福舉人劉元卿並薦。萬歷初，祭酒趙用賢復以為首徵詣京師，辭疾不赴。當道先後薦聞，神宗以翰林待詔徵之，有司勸駕致促就道，竟卒途次。學者私謚為文統先生。

顧憲成

顧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無錫人也。生而沈毅，迥異常兒。十歲讀韓文諱辨，請于師曰：然則親名嘗諱乎？曰：然。自是每遇父諱宛轉避之。師喜曰：此子之志卓矣。年十五，六家貧，就讀鄰塾，歸必篝燈自課，常至達旦。其父曰：讀得孔書，是樂。縱居艱，不為貧。萬歷丙子，舉鄉試第一。其冬，丁父憂，庚辰，服闋，應春官試。舉二甲二名進士，授戶部主事。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庭蘭以道義相砥礪。壬午，調吏部，汲汲以激揚澄清為務。丁亥，大計京朝官，時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司計，所是非皆與時俗忤，當路頗惡之。而工部何起鳴在拾遺中，人有謂起鳴者，能去自修，大當執政。即與自修同去。他日仍不失舊物。起鳴大喜，遂託自修給事陳與郊承風旨，竝論二人，抑揚其語，實歸歸自修。而自修起鳴果竝罷去。憲成上言為持平之論，有旨切責。謫湖廣桂陽州判官。憲成至桂陽，其士人皆進而問業。戊子，司理處州府，崇務教化，大有惠德于民。己丑，丁母憂，辛卯，復司理泉州府。壬辰，計葦吏，舉憲成公廉天下司理第一。尋擢吏部考功主事。是年，詔三皇子竝封，憲成倡四司上言，又自為書始輔臣王錫爵語，竝切直。癸巳，內計考功，郎趙南星一秉公正，略無瞻徇。計典出，輿情甚愾。而憲成與李元冲實左右之。政府大恚，遂票旨切責南星降調去。憲成與元冲上疏，略曰：頃者皇上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趙南星降調外任，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磨，惟茲內計之典，始而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焉。今南星被罪，臣獨何辭？以免伏惟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被察諸人之心，倘始終以為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蒙其責。不報。憲成司選，益以進退人才為己任，而一切推用，頗與政府相抵牾。政府大不悅，遂以會推家宰閣臣事削籍歸。憲成嘗曰：天下事若同心，方可為。其次閱銓同心，亦得一半。今皆無之，止有十三巡撫十三提學可選擇，而

使若盡得之，士習民生庶幾小補。方日孜孜焉，與同官留意選舉，而其時銓部堂司率皆賢者。一時人心庶蒸蒸日上。然中貴人干請不行，柄國者好惡相左，遂相繼逐去。自憲成去，而隄防盡決，識者不能不為之痛惜。云憲成歸，以積勞成疾，越數年，乃愈。戊戌，始會吳中諸同志于二泉之上，與管志道辨無善無惡，志道之學一貫三教，而實主佛學。憲成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傷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以辨四字于告子，辨四字于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于佛氏，易辨四字于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陽明陰壞實教也。其說甚詳，具所著證性篇。無錫故有東林書院，宋楊龜山先生講學處也。後廢為僧舍。憲成聞于當道，蒼楊先生祠，構精舍，會吳越士友。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為教，要在躬修力踐，以救一時學者虛高之弊。管曰：孔子所謂工夫，恰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見。下者只一場議論而已。人以為知言，戊申，詔起南京光祿寺少卿。憲成曰：吾衰矣，不能仕進也。遂乞骸骨。然與時局忤甚，朝議紛紜，動以東林為口實。而黨論且大起矣。壬子，以微疾逝。得年六十有三。附太常寺卿。謚端文。憲成之學一遵洛閩，不參二氏。而議論醒豁，足以發明先聖之微。至其力闢姚江，尤為有功。聖道自甲午以後，見地愈卓，充養愈粹，使天假之時，殆未可量。而所遇不偶，竟斯志以歿。悲夫。所著有藏稿劄記、大學通考質言、東林會約商語、還經錄、證性編等書行世。弟允成，亦以學行風節名于時。憲成嘗稱其庶幾能見大意云。

高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無錫人。少有異稟，言動不苟。年十九，補邑諸生。萬歷壬午，領鄉薦。年二十五，從同里顧憲成講學，讀大學或問，知入道之要。莫如敬。遂以程朱為學的。己丑，成進士，出趙南星之門。謁選授行人。適四川會事張世則疏証程朱，請改易傳注，頒行所自為書于天下。攀龍奮然曰：小人而無忌憚，至此哉。遂上崇正學，闢異說一疏。得旨：程朱正學，崇尚已久，豈可輕議。近來士習玄虛，何裨實用。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張世則則勸襲浮詞，來奏姑免究。未數日，復上今日第一要務疏。內言天下之大本與天下之大機，欲帝法祖操心講學，勤政發帑理財，歷歷數千百言。語甚剴切，留中不報。論者謂二疏關係學脈紀綱甚大。其素所蓄積，已見其梗槩矣。癸巳，奉使還京。時太倉相王錫爵當國，銓相抵牾，小人有附闈攻部者，攀龍憤激，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閣臣。下部院會議，而攀龍請尉揭陽矣。甲午，赴講所。自省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于途中嚴立規程。取先儒靜坐法，一一體認。覺心氣澄清，有塞乎天地氣象。過汀州，憩旅舍小樓，悟程明道萬變在人，實無一事之語。一念纏綿，誓焉斬絕。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凡三轉手勢。詳三時記中。乙未，假差歸。戊戌，擢水居子齋湖，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作復七規。規是秋會蘇常諸友于二泉之上，與管志道辨無善無惡之旨。觀聽者越至。甲辰，東林書院成。東林故有道南祠，為宋楊龜山先生講學遺址。攀龍與顧憲成請復之，構精舍，與同志講習其中。每會，洗發提撕，遠近負耨者，人人得意而攀龍自敘進學之序，則曰：吾至丙午，方信得孟子性善之旨。丁未，方信得程子鸞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辛亥，方信得大學知本之旨。壬子，方信得中庸二字之旨。具困學記中。蓋攀龍自癸巳去國至



是凡三十年矣。學益進而望益重。光宗登極。詔起諸儒。天啓元年。攀龍起光祿寺丞。明年。晉少卿。著寺事。綜理微密。耗盡畢清。既而遼陽失陷。京師震驚。攀龍以外戚中官家皆奸細。宅請諸鄭登性。李如楨。崔文昇。以銷隱禍。宗伯孫慎行。追論紅丸事。下九卿科道會議。攀龍謂舊輔交結鄭戚。不知有君。持論甚峻。舊輔者。謂烏程方從哲也。諸貴戚。近習皆側目。攀龍思有以中傷之矣。未幾。轉太常寺少卿。有恭陳學。以立治本。疏疏內復及方鄭二氏。傳旨重處。以福清相葉向高力持。僅得削俸。已轉大理寺少卿。晉太僕寺卿。而講學之禁。趨矣。左都鄒元標。副都馮從吾。皆請告歸。攀龍曰。講學何罪。順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欲行聖明之世。力請移疾。不允。明年春。乞差還里。貽書給事中王志道。論兩朝事。大要言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脫罪。爲君父種禍。君雖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奈何諱之。加以誣謗也。居無何。即家起刑部侍郎。疏辭。不允。甲子春。入都。時副都楊維禎。疏論魏璫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中及枚下。蓋指南樂魏廣微也。廣微。欲與璫合。而外廷諸臣。以事權相觸。其機漸惡。攀龍默爲聯絡。備極苦心。會左都缺。廷推首攀龍。而璫以門牆爲嫌。力辭之。而璫省急。攀龍甚。以天下事。不得引嫌廢至公議。遂決命下攀龍。控辭不允。既入臺。激揚風采。發御史崔呈秀。按淮揚時賂賂鉅萬。被職遣戍。天下快之。呈秀既得重譴。則潛伏登載。急走魏璫。以圖洩憤。而廣微又以假差被亂。益恚恨。遂計不反顧。與內合謀。以傾正類。借會推督撫事。爲一網打盡之計。而攀龍與南星。俱能去矣。乙丑春。詔獄起。提騎四出。逮楊澍等六人。至京。各坐重贓。先後拷死。諸奸憾未已。將欲坐攀龍。賴錦衣吳孟明力持。得免。至三朝要典成。坐移宮一案。爲南道游鳳翔所訐。削籍爲民。追奪誥命。攀龍忻然曰。非此。異日無以見諸公地下。先是京師議毀鄒元標等所建首善書院。削元標等籍。至是。議盡毀天下書院。而東林尤所最忌。首先毀之。東林遂爲瓦礫區矣。攀龍屏跡湖上。玩易不輟。斷橋以謝客者。逾年。丙寅春。復遊繆昌期周宗建。攀龍自度不免。先一日。着衣冠。謁龜山先生祠。作別聖文。歸而傳吳門信。頗異。攀龍微笑曰。其然乎。吾視死如歸。爾是夕。家人聚酌如常。無一言及家事。第曰。露田可得千金。完緹騎費。俟天明。蕭然就道矣。就寢。至夜半。復傳前信。至攀龍。整衣起。從容入書齋。作字二紙。鑲篋中。復之內。寢。款語半响。取出所封紙。置几上。指示兩孫。明日。以此付官。旗勿先發。兩孫出。頃之。聲息寂然。諸子推戶入。第見一榻。杳然杳無蹤跡。發几上。封視之。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復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復有朋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一生學問。至此。亦得少力。諸子讀未竟。大驚。急趨視池。池則攀龍已赴水矣。時三月十七日丑時也。得年六十有五。懷宗登極。極瑤詔。詔與恤東林諸臣之受禍者。贈攀龍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諡忠憲。錄其子攀龍之學。以程朱爲的。以復性爲主。以知本爲宗。以居敬窮理相須並進。爲終身之定業。四方從遊者。至先令讀小學。近思錄等書。次即令靜坐。以養深厚之氣。作心性說曰。心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則不可分。佛氏所謂性。皆心也。聖學從窮理入。故即心即性。佛氏不窮理。故是心非性。又曰。佛氏一切平等。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聖人因物付物。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無與也。所以能開物成務。其開闢

明無善無惡之說。謂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爲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一以善即性也。一以善爲意也。故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爲善事。惡爲惡事也。此何可言。明善作主。敬說曰。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千聖萬賢。只一敬字。做成。攀龍爲學。教人之法。總不出此。諸說中。欲學者。進則以此施之天下。退則以此修之吾身。如行者之家。畊者之有畔。宛然程朱家法也。不幸沒于黨禍。未究厥施。惜哉。攀龍于書無所不窺。尤深于易。著有周易孔義。乾坤姤復諸說。又輯朱子節要一書。與近思錄相表裏。其餘著述。凡二十餘種。皆有關世教云。

愚按。有明以理學開國。諸不在魯鄒洛閩之科者。弗列于學官。士生其間。莫承功令。遵守傳注。無或敢驚于新奇之說。以自阻越。家誦法言。人敦實行。越自二祖。以迄成宏。風俗人心。醇龐渾噩。何其盛也。正嘉以後。新學一倡。而士習大變。技握靈龜。書疑載鬼。優曇竺典。充塞宇宙。雖其開真儒開出。正義相扶。而極重難返。遂成波靡之勢。陵夷漸積。至于大壞。直與洪水猛獸比烈矣。嗚呼。學術邪正之際。實世道升降之關。事理較然。又何疑哉。

### 學統卷四十三

雜學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邪。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舜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

又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其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屢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杜預之言也。思之。之又重思之。思而不得。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又曰。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偽。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又曰。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或言荀卿亦是教人踐履。朱子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言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真箇同。曰。異。須求其真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

問荀子言性惡禮偽。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體。而以人

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欲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過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朱子曰。亦得之。

問。東坡言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不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他莫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說。朱子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辨。荀卿不爲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辨。

又曰。荀卿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

西山真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有義。故最爲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爲惡。論禮。則以爲僞。何其自相戾邪。

又曰。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滿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污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後有污濁。爾學者必盡去物慾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日滿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慾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爾其可恃以爲安邪。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慾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離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者。塵滓之伏於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藏於中也。

敬軒薛氏曰。荀子性惡之論。先儒固已辨其非。然粹而王。駁而霸之語。則甚當。其他猶知尊二帝三王之法。屢舉以爲言。以聖學律之。固極偏駁。在戰國時言之。視縱橫之徒。爲近醇。韓子所以取之者。以是與。又曰。荀子爲人意。必剛愎。視其書。其氣象可見。果爲時用。未必不貽害於生人。

又曰。知莫先於知人。荀子不取孟子子思。則是以二子爲非賢也。使其見用於時。有若孟子子思。尙不爲所取。則其所取者。又何等人邪。既無知人之明。而欲成治功也。難矣。

又曰。荀子以人性爲惡。則是釋天下萬世之人。皆爲惡也。其昧於理如是之甚。又曰。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性也。此指理在氣中。荀子言性惡。則專主氣言。故有不同。又曰。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性也。此指理在氣中。荀子言性惡。則專主氣言。故有不同。敬齋胡氏曰。荀子只性惡一句。諸事壞了。是源頭已錯。末流無一是處。故其以禮義教化爲聖人所造作。僞爲以矯人之性。而化人之惡。殊不知天高地下。萬物殊殊。而禮制行矣。此皆吾性中所具之理。聖人因而品節制作之。禮義教化。既成。又足以正其情。養其性。節其欲。成其德。此足見禮樂教化。自吾性中出。聖人因而成之。則性善無疑矣。孟子言性善。在本原上見得。是故百事皆在。荀子在本原上見錯。故百事皆

錯。

又曰。荀子不知性之爲理。只在情欲上看。故曰性惡。遂以禮義教化。政刑皆聖人僞爲。其罪大矣。蓋禮義教化。政刑皆天理之當然。人性之固有。聖人因而裁制之。惟伊川程子言性即理也。真實精切。發明孟子性善最盡。朱子曰。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則又曲而盡矣。

又曰。孟子在良知良能上。體驗故曰性善。荀子在情欲交動處。看故曰性惡。依孟子說。則禮樂教化皆吾性中事。依荀子說。是指氣質物欲爲真性。故以禮樂教化爲僞爲也。

又曰。理無不實。心無不正。謂之誠。故荀子以養心莫善於誠。周程譏其不識誠。誠如五穀已成。果實已熟。又焉用養。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無欲。即誠也。心與理爲一也。

整庵羅氏曰。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此言以議揚子變可也。荀卿得罪於聖門多矣。不精。惡足以蔽之。如蘇氏所論。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乃爲切中其膏肓之病。爾且如非十二子及性惡等篇。類皆反覆其詞。不一而足。不可謂不詳矣。顛倒謬戾。一至於此。尙何詳略之足議邪。韓昌黎之待荀卿。未免過於姑息矣。

愚按。荀卿當戰國淆亂之時。獨能稱述仲尼。以排斥百氏。意誠善矣。然見道不明。師心自是。故其爲書。皆難引物類。跡駁蕪衍。務馳騁於文詞。而不能一軌於義理之域。方之田駢鄒衍之徒。殆未見其能遠過也。然自揚雄而下。皆推尊之。以配孟子。即震川歸氏亦以其精造。雖孟子不能過。頗答宋儒之妄加詆黷。致後世不復知有荀氏。斯亦過矣。荀子三十二篇。即所爲觀學修身之說。其陋已甚。其非十二子也。至以子思孟軻爲仲尼之罪人。其言曰。孟子謂人之學者。其性善。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於性。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嗚乎。是言也。抑何其大謬也。蓋荀卿病不知性。爾既不知性。又烏知禮。既不知禮。又烏知學。則又烏知夫仲尼思孟之所以爲仲尼思孟也哉。學者大本一差。無往而不見其戾。即又奚怪荀卿也。獨是荀卿之說。正與孟氏相背。殆不啻枘鑿。然而世儒顧強而同之。所謂齊孔墨而並顏跖也。此何理也。嗚乎。讀書論世。亦豈易易也哉。

學統卷四十四

雜學

揚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揚雄為祕隱。揚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曰。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

是於易中得一數為之。於法雖有合。只是無益。問太玄之作如何。程子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傍燭無疆。係於不虞。以保天命。孫於不虞。則有之。傍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與。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未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又曰。揚子雲云。明哲煌煌。傍燭無疆。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孫於不虞。以保天命。欲以苟容為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其及是乎。又曰。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尺。宜不可投。然

學統 卷四十四

五五九

學統 卷四十四

五六一

學統 卷四十四

五六〇

子雲之罪。特不在此。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又曰。揚子雲仕莽。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又曰。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毫釐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揚子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又曰。揚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於提提仁義。絕滅禮樂。則無取。若以割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取。卻向可恕。如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卻言其言道德有取。此自是揚子不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揚子之失。

龜山楊氏曰。揚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為不妄。

又曰。揚子雲作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卻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為六十四者。只為可相錯。故可變。爾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云。亦何不可。問揚子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朱子曰。大概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如何。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

又曰。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於淵。神不味也。乃老氏說話。又曰。揚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皆是也。

又曰。某嘗說揚雄最無用。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離並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為人。

又曰。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卻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恐不是道理。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卻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氏意思。

又曰。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騎贏。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朱子曰。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益有氣而無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爾。

問太玄如何。朱子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卻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卻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揚雄也是學楚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

卻是學他。

又曰。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玄。到三月便是地玄。七月便是人玄。夏至卻在地玄之中。都不成物事。

又曰。太玄甚拙。疏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算不著。

又曰。太玄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

又曰。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

又曰。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挾傍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或問。易與太玄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倍法。太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玄卦八十一。太玄模倣周易。只起數不同。爾。先儒謂將易變作十部。太玄亦得。但無用爾。

臨川吳氏曰。揚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毫智力無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而入於伎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爲數。子雲太玄名爲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強求合於曆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贊。以當半日。又立一風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敬軒薛氏曰。揚子法言意實淺。而飾以知澀奇古之詞。何邪。

又曰。法言澀而晦。

又曰。程子曰。揚子不識性。更說甚道。蓋道者率性之謂。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揚雄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賦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並。其後卒爲莽臣。而死於其世。是其進也以王氏。終也以王氏。大節之虧。有自來矣。

敬齋胡氏曰。揚子雲之言沈晦。見道不明也。辭不厲。所守不確也。

艾千子曰。揚子太元。乃勦取太初曆法。銖銖尺寸。陰用其實。而別爲名以新之。其文如孺子學語。號嘍未成。先儒謂其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雖使雄而復生。無以自解矣。

愚按。揚雄熱中人也。生平溺志於詞章。滿跡於亂賊。又僭擬聖經。不知妄作。篤學體道者。固如是乎。史稱雄嚶而好深湛之思。恬於勢利。好古而樂道。吾未之信也。脫有之。亦必外示淡靜。而中懷躁競。若老氏將取固與之術是也。昌黎溫公伊川康節諸子。皆於雄節取有怨辭。獨潘氏斷之曰。心勞日拙。其殆切骨之論與。

### 學統卷四十五

異學

老子

韓昌黎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附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

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水處而頰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贖其器用。為之買。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思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滯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勸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易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易不為葛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易不為飲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楚是讎。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啻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錄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程子曰。老氏之言。雖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又曰。老子語道。德而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橫。其失益遠也。是以無傳焉。又曰。老子言甚難。如陰符經。卻不難。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又曰。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

矣。又曰。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又曰。子奪翁張。理所有也。而老氏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意。乃在乎翁之。權詐之術也。又曰。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又曰。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程子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愛。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宏道也。又曰。老子言。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譚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卻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德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朱子曰。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又曰。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較計思慮之心。這氣便靈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谷。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嘗見資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肯他。然亦是他的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又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沖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每每如此。非特救營魄一章之指為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墨墨之幻語。老子則初何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為神常救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謂。而非老子之意矣。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朱子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又曰。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為。所謂因者。若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忌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若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





盜天地之形。聖者之法而逆用之。則聖人死而天地不官之効也。今日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措舉聖人。縱舍盜賊而後可。凡此人物。孰生孰形。亦且將仰射天。俯決地而後可乎。且跖恆盜聖法於千載之後。縱不措舉。乃欲追聖者於數千載之前而措舉之。亦何異即末孫之桀紂而蔽罪於湯武矣。堯舜周孔者。代天工生民。非以為勞也。今比舜於軋夫。比舜於卷妻。比孔於天戮。比仁義是非於天戮。則也。而欲縱其心於淫蕩恣肆轉徒之塗。夫淫蕩恣肆轉徒之塗。又何足以城世也。不為申商斯高。勢固不止矣。故剖斗折衡。爭乃滋起。殫殘聖法。亂乃滋章。撥六律。滅章采。將益淫蕩滑亂其聰明。而又何舍乎。愚智之鑿。而鑿其智於淫蕩恣肆轉徒之域。是亦好智之過也。

高景逸曰。夫子謂老子曰。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今見老子。其猶龍乎。天不可見。見之於時。行物生。聖人之道不可見。見之於日用常行。凡天下之至道。皆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者也。猶龍者。高之也。亦外之也。藏於淵。入於雲。在於不可知。不必知者。君子無庸心矣。他日子夏論及於三才之數。生物之細微。夫子曰。然吾昔聞之於老聃。子夏曰。論則美矣。非世之所及也。夫子曰。然如女所言。亦各其所能。繇此觀之。聖人猶龍之意見矣。二氏之道。陰分中事也。故皆在杳冥之境。吾以可知者詰之。彼即以不可者逃之。其難得而窮之。以是知聖人猶龍一語之微而婉也。

愚按。自開闢以來。歷義農以迄姬孔。宇宙間惟有儒爾。老氏出。而異學始作俑焉。楊朱莊周劉襲寇之徒。首先和之。不數傳而汗泄若洪水矣。不可以止塞矣。要其所爭。則一有一無之間而已。儒者曰。上天

學統卷四十六

異學

之。無聲無臭。又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是合有無而一之也。合有無而一。舉天下之至無。皆天下之至有矣。老氏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又曰。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分有無而二之也。分有無而二。舉天下之至有。皆天下之至無矣。至有則至實。而虛無即在其中。至無則至虛。而實有乃在其外。孔老之分。如是而已。故老氏之學。以事為幻。以物為虛。以玄虛為妙用。以懦弱謙下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顧自漢魏而降。時君世主。往往篤好之。而謬悠迂怪之士。溺其荒誕。樂其放恣。輒相習以成尚。其為說也。愈變愈繁。愈差愈遠。如為長生為方藥為陰謀為刑名慘刻。為縱橫捭闔。為符咒幻術。為放蕩為清談。為禪宗寂滅。大率皆無

之一言為之。而盡其波也。其於吾儒也。或竄入其中。或駕出其上。或時為三教。或混為一家。而老氏遂為萬世異端之鼻祖矣。嗚呼。老氏之弊。可勝術哉。顧哉。葛充之言曰。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與大道而倫化。為天地而立根。布於十方。抱道德之至淳。三

光特以朗照。天地冥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闡教八方。諸天普宏。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為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又曰。道德二篇。天人自然經也。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諸天歡樂。則攝契元人。靜思期真。則衆妙咸會。內觀形影。則神炁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

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為之文。嗚呼。元之言。亦荒唐甚矣。元者。所謂太極左仙公是也。自餘箋註道德經者。不啻千百家。其稱述老氏。大率類此。嗚呼。此亦何難於致辨。而往往大惑

不能解。則何也。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問商開邱之事信乎。曰。大道不明於天下。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問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察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又曰。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須看莊子。為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自以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向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五峰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為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曰。莊周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九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釋。

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何如。朱子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只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朱子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





又曰楊氏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黃接輿之徒是也。然惟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教離理會。此便是無君也。

又曰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又曰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卻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行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

又曰東晉之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卽老莊之道。少開百事廢弛。遂啓五胡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

新安陳氏曰爲我者。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人。

西山真氏曰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弗卹。故其迹似乎義。然事君則致其身。楊朱但知愛身。而不知致身之義。故無君。

敬軒薛氏曰春秋時有五霸之名。有楊朱異端之名。皆衰世之事也。

愚按楊朱嘗曰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從心而動。不違自然。從性而遊。不違萬物。故不爲名所勸。不爲形所役。又曰古之人損一毫而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以奉一身。不取也。專愛當以自務。又曰舜天人之窮毒者也。禹天人之憂苦者也。周公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天民之遺遺者也。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桀天民之逸蕩者也。紂天民之放縱者也。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蓋朱學於老氏者也。故衛子晉謂朱曰。以子之言。問老姆關尹。則子言當矣。而列莊之書。並頗稱引其說。孟子則斥之曰無君。曰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所以闢之者至矣。然則孟子亦何嘗不闢老氏之學哉。知孟子未嘗不闢老。則知周公未嘗不闢佛也。

學統卷四十七

異學

楊子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又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

程子曰楊氏爲我。疑於義。

朱子曰爲我害仁。

又曰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於爲己。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治矣。

又曰莊子數稱楊子。吾恐楊子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養神氣。雖一句話。不妥與人說。只是箇道。遺物外。儘足其身爾。

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爲我。何以疑於義。

朱子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道。遺物外。不膾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爾。然終不似也。

學統卷四十八

異學

墨子

孟子曰。墨子兼愛。靡頂放。利天下。為之。

又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又曰。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

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程子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便有不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

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

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

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

又曰。墨氏兼愛。疑於仁。

朱子曰。兼愛皆善。

又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釋。然亦未見得其

學統 卷四十八

五九一

學統 卷四十八

五九三

學統 卷四十八

五九二

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朱子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愛得許多。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難矣。想

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蠶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愛父母必疎。其孝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哉。

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說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澹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

又曰。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

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

新安陳氏曰。兼愛者。愛無差等。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

西山真氏曰。墨翟於親疏之間。無所不愛。故其迹似乎仁。然立愛必自親始。墨翟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

無異衆人。故無父。

敬軒薛氏曰。史記曰。季主之言。深有中於墨者。

愚按。墨子兼愛。上中下三篇大意。謂察亂之所自起。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視人室之若其室。誰

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

無有。則天下治。墨氏之意如此。而孟子謂之為無父。蓋謂其流弊之必至於此。爾然墨氏非儒。誣毀

孔子。至以為汙邪詐偽。則其罪有不容於誅者矣。顧非儒之謬人。所知也。兼愛之弊。人未必知也。孟子

不關非儒。而關兼愛。指其隱而難見者。以示人。其用心良苦哉。又按。墨氏泛愛兼利。而非關其道。不慈

佛氏大慈類之。然則孟子之直而見道。不為過矣。

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若秦人之矣。無以異於吾吾矣。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亦亦有外與。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與。則民好善。幽厲與。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者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德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固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何謂知言。曰。被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 學統卷四十九

#### 異學

#### 告子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柤棿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柤棿。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柤棿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柤棿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柤棿。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

又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而上者也。氣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把柳濫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錯。蓋徒知知覺運動之靈。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故孟子力折之。

又曰。告子云。仁義猶柤棗。其意本皆以仁義為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為在內。亦不以仁為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爾。

又曰。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無分別。雖為善為惡。總無妨也。與今世不擇善惡。顛倒是非。而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

又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強法。強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

又曰。告子之意。以為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驗也。

又曰。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謂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

又曰。孟子知言養氣。所以為不動心之本。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害理深矣。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哉。

又曰。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始亦冥然無覺。悍然而已爾。

又曰。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之言。反覆求之。亦瞭然可見矣。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即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容安排而不可移易者。

又曰。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又曰。告子只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卻是告子外義。

又曰。孟子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有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

又曰。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而又反害之矣。

南軒張氏曰。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而非外之也。若遠乎仁。義。則為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為仁。義。則是性別為一物。以人為矯揉。而為仁。義。其失豈不甚乎。

又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也。楊子之言性。濫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為偽。而楊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故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習性為杞柳。謂以人性為仁。義。復習性為濫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為何物邪。論真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矣。

又曰。觀告子義外之說。固為不知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為知仁之所以為仁哉。

又曰。孟子以集義為本。告子則以義為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則心制其欲。專固疑滯。而能不動者也。

新安陳氏曰。告子不得於言。即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即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孟子告子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全不同者。在此。

勉齋黃氏曰。告子但見其蠢然之生。即以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

敬軒薛氏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指告子以知覺運動生之義。為性。而不知性。即理也。故不明。又曰。告子全不識性。

顧涇陽曰。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總只是一箇善。告子卻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者。總總是箇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總是箇求於氣。告子卻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將這善字打破。本體只是一箇空。將這求字打破。功夫也只是一箇空。故曰。告子禪宗也。

或問。許行何如。涇陽曰。其竝耕也。所以齊天下之人。將尊卑上下一切掃去。其不二價也。所以齊天下之物。將精粗美惡一切掃去。總總成就一箇空。曰。如此。許行也。與告子一般意思。曰。然。只是告子較深。許行較淺。曰。何也。曰。許行空卻外面的。告子空卻裏面的。又曰。告子仁內義外之說。非謂人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亦非因孟子之辨。而稍有變也。正發明杞柳。柤棗之意。爾。何也。食色性也。原未有所謂仁。義。猶杞柳。原未有所謂柤棗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各滯方所。拘而不通。是故仁義成而性虧。猶柤棗成而杞柳虧也。始終只是一說。

又曰。食色性也。當下即是。更有何事。若遇食而甘之。遇色而悅之。便未免落在情境一邊。謂之仁。不謂之。

性矣。若於食而辨其孰為可甘於色而辨其孰為可悅。使未免落在通路一邊。謂之義。不謂之性矣。故曰

動意則乖。擬心則差。吾乃知中國之有佛學。非自漢始也。又曰。告子曰。仁內也。義外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程子曰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二語何以異。然而出於孟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出於程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何也。只緣認頭頭處處差爾。又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曰。告子不謂

得不得。只論求不求。孟子曰。求不求。只論得不得。今人只要掃去求字。正告子一脈。卻不肯認做不得。此又出告子下矣。或問。有命有二條。涇陽曰。此為告子而發。總之是明性善也。曰。何也。曰。食色性也。告子謂性自性。無與

於善矣。孟子特揭命之一字以破之。以見性自有在。不得離善而言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謂善自善。無與於性矣。孟子特揭性之一字以收之。以見善本固有。不得離性而言善也。故曰。總之是明性善。

又曰。戰國時。論性家紛紛而起。其與孟子角立者。則惟告子一人。乃其主張食色也。既未免看得性太低。至夷而入於人欲之內。適為世之徇生者開自便之門。其掃除仁義也。又未免看得性太高。至翫而出於

天理之上。適為世之談空者開元妙之門。幾何不率天下而禍性也。孟子目擊心惻。悉力推誠其所主張。特與掃除。因而別食色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為真者。究竟非真。其所掃除。特與主張。因而歸仁義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為妄者。究竟非妄。於是性之本來面目始見。而告子之說。兩邊俱無安頓處矣。乃荀揚

諸人。猶然各立異論。欲翻孟子之案。迄於今。且人人愛說無善無惡。至強而附於孟子之案。曰。此正性善之本來面目也。竊恐為是說者。豈惟誣性。且誣孟子。且誣告子。其費安排甚矣。尙可與論性乎。

又曰。心是箇極活的东西。不由人把捉得。虞書所謂惟危惟微。南華經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庶幾足以形容之。這裏須大入理會。在孔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聖。還用了七十年磨鍊功夫。方纔敢道箇

從心。試看孟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賢。還用了四十年磨鍊功夫。方纔敢道箇不動心。蓋事心之難如此。只有告子容易。卻又差。或問。不思之謂神。不勉之謂化。性體原是如此。聖人之盡性。亦是如此。竊以為學者起因結果。都應不出

不思不勉四字。子於此屢有推敲。何也。涇陽曰。君謂不思者。自能不思乎。不勉者。自能不勉乎。當必有箇

來脈矣。君謂不思者。貴其不思而已乎。不勉者。貴其不勉而已乎。當必有箇落脈處。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是來脈。曰。中。曰。得。是將脈要而言之。來脈處。即落脈處。此所謂性體也。是故尋著來脈。方

好入關。不然。縱要不思不勉。如何得。向落脈上。勤明。方好駐脚。不然。縱能不思不勉。亦有何用。試看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分明是箇不思。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分明是箇不勉。如此。告子分明是箇聖人。無

學統 卷四十九 六〇二

論孟子。即孔子未到從心時。還須讓也。三舍。然而證諸性體。天地懸隔。何也。緣他只認得不思不勉是性。不認得善是性。竟作空頭帳。由此觀之。君將就不思不勉乎。抑亦就所以不思不勉乎。將就不勉不認得善是性。抑亦就所以不勉不勉乎。恐不可不一加推敲也。

問告子所謂強持者乎。高景逸曰。他也不強持。他倒是自然底。曰。近於禪乎。曰。非也。告子之學。釋氏所呵也。在釋門謂之自然外道。又曰。仁義禮智。人與物一也。惟形氣殊。是以有偏全明晦之異。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理之與氣。二之固不是。便認氣為理。又不可。告子生之謂性。語未嘗差。生之謂性。與一陰一陽之謂道。何異也。然聖人不謂陰陽便是道。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只是這箇。須是截得上下

分明。告子不知此。故認器為道也。愚按。告子之以生之謂性。而取喻於杞柳桮棬也。即佛氏作用是性等說也。尤斯說也。雖一切不礙可也。所謂狗子亦有佛性是也。告子之以性為無善無不善。而取喻於澗水也。即佛氏無淨無垢。非空非

色等說也。尤斯說也。雖一切無善可也。所謂圓頓大解脫是也。告子之不得於言與心。勿求於心與氣也。即佛氏言思路絕等說也。尤斯說也。雖一切斷滅可也。所謂不起絲毫現在心。無相光中當自在是也。由數說觀之。告子而非禪宗也。吾不信矣。晦翁以象山為宋之告子。愚亦以姚江為明之告子。

學統卷五十 異學 道家 漢成帝頗好鬼神。卜筮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諫曰。臣聞明於天地之信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

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

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遊蓬萊。晡五德。朝種容。稷與山石

無極。黃治變化。堅冰凍。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

若將可遇求之。豈盡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苴宏欲以鬼神

之術。輔導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降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性地

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道徐福。傳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

不還。天下怨恨。漢與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魏大等。皆以仙人黃治。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仙。采藥。貴

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孝公主。爵位重。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閒。方士瞋目。握拳。言有

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鍾鹿神人。賜

轉候師。張宗之。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煉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

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察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論語曰：子不語怪神。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帝善其言。

唐中宗時。有鄭普思者。以幻術依鬼神為姦。見親幸。出入宮禁。拾遺李邕曰：普思詭邪。不可遇也。其言詭惑。非可信也。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邪。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致神人邪。秦皇漢武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就佛果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治鬼使物邪。墨翟千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豈繫今哉。堯舜稱聖。道在人事。敦睦平章。不聞以鬼帝不省。

元宗時。道士李國楨以道術見。奏皇室仙系。宜修崇。請於昭應縣南山頂置天華上宮。露臺祠天地。築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媯皇等祠。於縣東義扶谷。故欲置龍堂。許之。昭應令梁鎮表諫曰：臣聞國以人為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為主。虐其主則非神。昨孟賊作孽。水旱為災。備於王畿。而臣縣最苦。則神之不能禦大災。明矣。又何力於陛下。而列祀之哉。且以殘弊之餘。當凶荒之歲。供億王事。已不堪命。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臣又聞天地之神。尊之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饗。陛下又何必廢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說。走南畝之夫。殺東鄰之牛。而冀非妄之福哉。且陛下宗廟之敬極矣。尚無一月三祭之禮。宗廟之盛。將等以親疎。較以厚薄。其何辭以對。天地娶父。言甚不經。上天震怒。貽瀆鑿之責。又何辭以解。夫淋者。龍之所居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不神。今湫竭久矣。龍安所存。陛下又崇飾祠宇。豐潔薦蕝。而祠之人。且怨矣。神何散哉。其道君三皇五帝。國有典。官有常禮。其來已久。宜並於本所祠祭。又何必勞疲民為之役哉。彼方士者。直以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祠祭則受賑。在勢則弄權。是以鼓動禁中。焚惑天聽。而不悟人神皆怨。災孽且生。罔上害人。左道亂政。罪在不赦也。臣願沈郡縣之巫。所與兩祠。以權宜停訖。帝從其言。

憲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帝不省。

元和十三年。憲宗信方士柳泌。采藥服食為長生。以泌為台州刺史。起居舍人裴濟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當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當受天下之禍。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是也。則必有道矣。自去歲來。所在多薦引方士。名能仙。臣竊以為天下真有仙人。彼何求於世。必且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貨之門。以大言自衛。驚駭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不可信也。況藥以已疾。非朝夕可常餌之物。而金石醴烈。有毒難化。又益之以火。殆非五臟所能勝也。古君飲藥。則臣先嘗。乞令獻丹者先餌一年。驗之。即真偽辨矣。帝怒。譴濟江陵令。而帝竟以服丹燥發崩。

韓昌黎曰：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甚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遊。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誠工部尚書。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暹。選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願質其下者。推而為火。射節竅以出。狂

痛號呼乞絕。其齒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為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適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來肉為丸服之。別二年而病。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瀉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食柳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為誠者也。斬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醃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感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醃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乎。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宋祥符中。天子用王欽若言。行封禪。迎天書。作玉清昭應宮。以宰相兼宮使。時羣臣爭奏符瑞。帝意待制孫奭疏言：陛下繼舉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今水旱作沴。饑饉薦臻。乃欲勞民事神。神何享焉。又言：今野靡山鹿。豈形秦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祇自誣而已矣。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惟陛下幸察。已朱能得天書於泰山。遣使迎致。爽曰：天何言哉。安有書也。其疏言：唐明皇在位。日久。內惑龍變。外狂姦回。曲奉鬼神。專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開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朱能所為。或其類此。惟陛下幸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也。

朱子曰：老氏初只是清靜無為。清靜無為。卻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卻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

問道家之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卻不然。今之傳。莫是張角術。朱子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印。張魯起兵之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為之。其說醜。用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脚痛。自念此何以得雨。自先不信。

又曰：道家有老莊書。卻不知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卻去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為人所盜去。卻去收拾他人家破爛破釜。

又曰：佛書中多說佛言。道書中亦多云道言。佛是箇人。道卻如何會說話。然自晉來。已有此說。又曰：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消災。二經皆模學釋書而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但是北斗經。蘇氏作儲祥宮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其說得之。

又曰：釋老之學。盡當毀。假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開尹列莊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

又曰：論道家三清。今皆無理。會如那兩尊。已是詭名。使戶了。但老子既是人鬼。如何卻居昊天上帝之上。朝廷更不正其位次。又如真武本玄武。避聖祖諱。故曰真武。玄武。龜也。武。蛇也。此本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





宿乘星之所宗。於天文為正中。而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也。古大明祭日。幽宗祭星。先雷三日有新報。而祖宗以來。南郊大祀。有合祭之禮。今乃立大帝之像。像之如人。稱之以帝。祀之釋老之宮。況雷於中春發聲之後。無非其奮迅之期。而以六月二十四日為天符示現之辰。其不經者二。所謂梓潼帝君者。按國志。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以復母仇。徙劍州之大曲山。仕晉。戰沒。唐玄宗西狩。封左丞。帝宗加濟順王。宋封英顯。而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有司命司祿。與梓潼無干。道書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為文昌司祿宏仁大帝。蓋其謚也。其不經者三。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真君者。按漢張道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造作符書。感百姓。從其道者。令出五斗米為其時。稱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自號師君。曰其衆曰鬼。曰齋。酒。大抵與黃巾相類。而朝廷不能討。魯因據漢中。今所傳道陵。桓帝時。於靈臺雲臺。舉白日上。年百二十歲。蓋其妄也。而沿唐天寶詔稱漢天師。其不經者四。所謂大小青龍神者。宣德中。敕建圓通寺於西山。有二青龍出現。禱雨有應。以得封歲。有祭報其實。蛇也。蛇族有輪。亦能致雨。今西山寺院多有之。近歲大旱。禱二神。往往無應。則此亦非輪。乃凡蛇爾。宋天慶觀有蛇見。道補以手板擊其額。斃之。其思遂息。茅山龍有神。上元簿程顯捕而醮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符奉。此不經者五。所謂東岳行祠者。按國志。東嶽泰山。在今濟南府泰安州。黃帝以來。所謂巡狩柴望者也。後世感於封禪。唐宋元加有天齊仁聖大帝之號。祀以人鬼。洪武初。一洗其謬。止仍本稱。嶽瀆之靈。歷代崇祀。然東嶽已有常祭。行祠煩瑣。此不經者六。所謂北極佑聖真君者。玄武神也。玄武。蛇。以北方七宿似之。而名。宋避元祖諱。改稱真武。而國誌乃云。真武為樂游王太子。遇紫虛元君。授以道秘。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飛昇。國家創統。靖難。皆云神有顯相。京城長陽及湖廣武當山各建廟。殿祀。純皇帝常範金為像。遣內官陳善。費詣武當安奉。不遇。奉承先志。而善引左道。鄧常恩等。焚毀聖殿。改建顯佑宮居之。使其地為盜盜之窟。玄武有神。胡寧容。此不經者七。所謂崇恩真君者。按道書云。蜀人薩堅。宋徽宗時。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遊。而隆恩真君。則玉樞天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從薩真人授符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法顯於京師。宣德中。有金封建大德觀。成化中。改顯陵大德宮。年四換袍服。三年焚化。十年大焚化。為費不貲。今就其言議之。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皆本之亡宋方士林靈素者也。誕謬如此。近麟雨陽。杏無應驗。此不經者八。所謂金闕玉闕上帝者。五代徐溫子江王知禮。僞王知誥者也。皆提兵下福州。能不殺福父老。阿儂祀之。福州宋賜名洪恩靈濟官。永樂中。文皇帝不豫。禱於宮而愈。加封真人。已封真君。成化中。途加尊號。及其父母。夫以神之世系年代。可知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別廟京師。一年之閒。春秋節祀。亦為已矣。又舉其兄弟。竝稱上帝。蓋甚僭矣。況所謂神父母者。則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弒主者也。此不經者九。至城隍之神。則王公設險守國之大者。制天下府州縣皆有祭。而京師城隍。歲以五月十一日為神誕辰。及萬壽節。遣官致祭。夫神非人鬼。安所誕生。況歲南郊大禘及山川壇俱已合祭。不宜煩瑣。諸俱合罷免。詔罷後。

學統 卷五十五

六一五

學統 卷五十五

六一七

宏治十四年。郊禮成。賜成。真。人。張元慶。失不與。給事中吳世忠言。張氏封爵。出於至元。其先始於東漢。黃巾除賊。以五斗米妖術誘衆。曹操釋不種。誅。得世傳其術於吳蜀好巫之地。晉隋唐皆未顯聞。至宋衰。尙鬼。始有賜先生號者。理宗寶田宅一區。而張氏始起。元世祖未得位時。常道所信王。先生者。渡江為閒。不得達。甯南淮西者久之。欲歸。懼誅。念北人好鬼。可以計脫也。從農家錄得張氏妖書一册。以獻。因遷言。臣過江至而虎山。見劉漢天師張。有神術。能前知。為鄉人尊信。願。共稱天師。語臣曰。殿下入正寢極而宋亡。宋亡而天下可一也。因以書授臣。為信。世祖喜。心識之。後平宋。以為信。召宗演龍虎山至京。問之曰。卿曩者與王先生言。今驗矣。卿何道知之乎。宗演曰。曾不知所出。不能對。世祖曰。往吾所遣王先生。廣願。巨目長身。言與卿語。龍虎山。卿忘之耶。宗演乃跪辭對曰。是年臣先臣嗣教。臣不知。今傳緒乃在臣。世祖曰。是而父耶。宜而之不知也。於是令主領江南諸宮觀事。佩銀印。視二品世襲。惟張氏以此起家。故子孫皆專事聲色。元慶之父元吉。姦淫兇暴。為族人訐奏。法司當其罪。至極刑。憲宗皇帝宥。成邊。元慶挺流。其後幸脫。營製。不益益甚。今足雙。早衰。酒色過度之證。其他漏泄省中語。替損皇威。凌轡官府。虐害鄉曲者。不可數也。夫張氏邪術。其初所為。能誑誘愚俗。意其先必清虛。寡慾。當精養神。故祈禱之閒。或有小驗。而然。今元慶淫。醜。穢。壞。然無能。匪直入惡。抑且神怒。衆人不知。妄相聽和。猶神其術。致令被寵而驕。聞。妄不赴。亦已過矣。乞下臣章。會議。勸元慶不敬之罪。革其濫。俾。遂。徒。衆。歸。田。使天下後世咸知大聖人所為。出尋常。萬萬。萬世幸甚。元慶能為。詛。祝。所。與。禍。崇。如。加。臣。身。臣。死。無。悔。旨。報。聞。已。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善。開。學。士。會。疏。言。祖。宗。經。筵。日。講。外。召。儒。臣。次。訪。政。事。以。成。就。聖。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四。朝。參。外。不。得。一。親。天。顏。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則。繫。於。彼。正。士。闕。疎。則。邪。說。乘。閒。而。入。因。其。理。也。齋。醮。燒。煉。本。異。端。惑。世。之。術。聖。王。所。必。禁。也。宋。徽。宗。用。之。乘。輿。播。越。社。稷。傾。覆。唐。憲。宗。用。之。藥。發。殺。身。今。上。清。龍。虎。官。神。樂。祖。師。殿。及。番。經。殿。皆。燬。於。火。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甚。明。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政。講。學。遠。邪。佞。而。黜。諛。罔。天下幸甚。會。廣。事。敗。飲。鴆。死。

世宗末年。退西苑。篤意元修。日嚴齋醮。禱祠之事。方士邵元節。陶仲文等。大被恩遇。戶部主事海瑞上疏極諫。略曰。陛下英斷睿識。可為堯舜。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啓聖之祠。瘞斥元夷。祖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仰大有為。謂太平之治。可指日致。乃陛下銳精未久。妄念乘感。反剛明之用。馳空海之思。想望長生。一意修元。土木興作。至二十餘歲。久不視朝。法地名濫。二王不相見。人謂陛下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戲辱臣下。人謂陛下薄於君臣。淹留西苑。不復宮居。人謂陛下薄於夫婦。隔屏屢。盜賊滋熾。吏貪民困。賦役煩增。萬方則効。破產禮佛。至於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無財用也。陛下過舉羣臣。謬順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室造宮。工部則極力經營。取香兌寶。戶部則旁求四出。愧心餒氣。前有諸辭。以頌陛下。退有後言。以從陛下。若是者。臣以為大欺陛下之誤。大端在修醮。夫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臣聞自古聖賢。修身立命。順受其正。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之士。自漢唐宋至今。存全。



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有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史書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爾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陛下神聖英武，千百年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于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做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燬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小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存，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後之，不過寬政一見，禮貨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感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人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于其國，尚令坐視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于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上，諷刺潮州。

宋仁宗時，開寶塔災，得舊所瘞舍利，迎入內，傳觀，頗有光怪，將復建塔奉之。右正言余靖曰：帝王之道，勤儉惟德，國家之本，先阜成其民，自西陲用兵，國力竭矣，陛下當勤勞罪己，以愛人之憂，而自佛求福，非所可冀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為神邪，則本瘞土中，火不能及，若以舍利能光有神邪，則一塔不能自衛，于神何有。況凡腐草朽木，皆有光，水晶及珠，夜亦有光，鳥足異也。會御史蔡襄亦言事得疑。歐陽永叔曰：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量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于此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于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脩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學統卷五十一

釋氏

唐太宗時，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路遠言妖，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稅，偽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落天，有命自天，刑德咸關，闕之入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歎。自漢以前，未有佛法，而君明臣忠，祚年長永，自立胡神，充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帝齊宣，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下百官議，齋瑀以謂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者無法，請案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瑀不生于空桑，而違無父之教乎，瑀不能對，詔汰沙門，帝嘗謂奕曰：佛教至玄妙，卿何不悟其理，奕對曰：佛乃胡中梵點，誑耀彼土，用欺愚俗，中國邪僻之人，用老莊玄言，傳益之，無益于民，有害于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奕八十五而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

憲宗惑于宰相元載，王綰輩報應之言，深信佛法，鳳翔法門寺塔相傳有佛指骨，特迎致之，爾禁中三日，歷送京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後，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言：佛者，夷狄之一法爾，自後漢時流入中

又曰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脩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脩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董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俊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于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程子曰聖學本天佛學本心

又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天地間無道而非道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非道者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遺四大其去道也遠矣

又曰佛有簡覺之理是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要之直內者其本亦不是故滯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歸于恣肆吾道則不然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于教我無加損焉有加損則非道

又曰佛務上達無所事下學要之下學蔑矣其上達又安有是也此微上徹下之理有開則非道

韓持國學佛法以謂山河大地皆幻妄而本覺真性無所事脩治為也程子謂之曰道外無性性外無道孔子之道如日星忠門人未能盡曉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至明白矣豈幻妄哉聖賢論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汚壞即當直而行之小有汚壞即當敬以治之當脩治而脩治也也不當脩治而不脩治亦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必以為無事脩治則過矣持國云道無真偽程子曰不妄言是者為身非者為偽之為確也持國論克復何道何克之有程子曰公之言道也克已復禮所以為道也自非克己何以體道然公言克非是道亦道也道不可離也可離非道克復以為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

或謂釋氏地獄之說乃佛為下根說怖之令為善爾庸何傷程子曰至誠貫天地人然且不化安有立偽教而能化人者

又曰佛氏于陰陽晝夜死生古今間如也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可乎

陳正云以貴一所以見登天皆我不知此身之為我程子晒之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馬理云理今有一奇特事問之曰每夜坐室中有光程子曰其亦有一奇事理問曰每食必飽

又曰楊墨之害甚于申韓佛氏之害甚于楊墨苟必盡窮其說而去取之其說未窮其心固已化而為夷矣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駭駭然入于其中

又曰佛說教如此其心謂何試觀其外人倫遺事物難為取其心有是心此有是迹也

又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蔽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備實則外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

舜之道

張橫渠曰釋氏不知天命而妄意天性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也則歸之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瀾其志于虛空之大夫是以語大語小流道而失中其過于大也虛芥六合其蔽于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理有未窮謂之盡性可乎理性未之窮未之盡謂之無不知可乎又曰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

又曰自佛說盛行世之儒者未嘗窺聖學之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而不振以是天下無智愚善惡男女咸獲靡然而信之雖有英才開氣生于其間少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尙之言冥然被騙莫自知覺或以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也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偷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惑德所以亂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而自古蔽淫邪遁之辭翕然鼓興舉出于佛氏之門蓋千五百年于此矣噫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何以能正立其間而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致堂胡氏曰佛教至今千有餘年其徒浸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淺廣淺智狹聞之士讀之如以葉舟泛滄海誠不知其涯涘然佛者之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茲三者性邪非性邪若以為非性佛固人爾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己也以性邪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為心也且自侈其道以為廣大慈悲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蠅皆所憐憫損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獨于夫婦君臣父子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蛇虎蚊蠅為比則廣大慈悲又安在哉

朱子曰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即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今無說可關然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錄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外夷人卻會作中國樣押韻詩今看閱覺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宋景文說楞嚴前面况是他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輪與大誓語可笑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朱子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作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為我超然遠舉營營于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為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即老子弟子佛氏之學亦出于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于墨氏然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摩過來初見梁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于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爾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爾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迹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便不得如此卻自足以斷之矣

又曰。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謠誕者。據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卻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初開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如今之講師作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遂摩便入來。只靜坐于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概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沒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又曰。列子序中說老子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覺得是如此。疑得佛家初來中國。多是偷老子意去作經。如說空處是也。後來道家作清靜經。又卻偷佛家言語。全作得不好。佛經所謂色即是空。他把他色受想行識五箇對一箇空字說。故曰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謂是空也。而清靜經中偷此句意思。卻說無無亦無。只偷得他色即是空。卻不合理的會得他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之意。全無道理。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卻只偷得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卻只取得佛家瓦礫。殊可笑也。

又曰。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論。云出于華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閒所說東坡遊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者。一般道理來。及遂摩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于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制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贖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于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發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于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于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于彼。至于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辨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傅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于強爲。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

又曰。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國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爲釋迦。孰爲迦葉。各相問難。筆之于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爲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強立一兩箇意義。只管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遂摩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爲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宜乎攻之而不勝也。

又曰。釋教中有虛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爲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覆歸于本體。而使之不行。願鳥有此理。又曰。楞嚴經是唐房融翻譯。故說得如此巧。佛書中惟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然其說卻自平實。道書中有真語。末後有道授篇。卻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爲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脫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爲之。西漢時。儒者說道理。亦只是黃老意思。如揚雄太玄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皆有取焉。爾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片段。盡是老莊意思。直至梁會通開。遂摩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者。箇箇離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皇。沒奈何。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嘗見黃庭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泉老謂。濟若不爲僧。必作一渠魁也。又嘗在廬山見歸宗。尤爲可畏。若不爲僧。必作大賊矣。

又曰。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闔闔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籬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如此。世間惑人之物。不特于物爲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惑人。況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使不被他惑。

又曰。老子先倡說。後來佛氏又作得脫灑。然考其語。多本莊列。因說莊子說得更廣闊。似佛。後者有人推演出來。其爲害更大在。

問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一般否。朱子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破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挂著一條絲。若老氏猶肯是有。只是清淨無爲。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爲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作兩截看了。

問今皆以佛之說爲無。老之說爲空。空與無不同如何。朱子曰。空是兼有無之名。道家說半截。有半截無。已前都是無。如今眼下卻是有。故謂之空。若佛家之說。都是無。已前也是無。如今眼下也是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而萬事萬物。細而百骸九竅。一齊都歸于無。終日喫飯。卻道不曾破著一粒米。滿身著衣。卻道不曾挂著一條絲。

問佛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朱子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竅是也。若釋氏以天地爲幻妄。以四大爲假合。則是全無也。

又曰。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爲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

又曰。釋老其氣象規模大概相似。然而老氏之學。尚自理會自家一箇渾身。釋氏則自家一箇渾身都不管了。

又曰佛氏之失。出于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于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圖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于老氏之意。

又曰。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于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卻認爲己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爲己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即自挑入新屋。故黃藥一付。有偽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寓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此說。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此道。則不然。于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是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使偷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

問釋氏何故只說空。朱子曰。他說空。又說真空。真空便是空無物。真空卻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但是他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如老氏亦只是要存得一箇神氣。伊川云。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他如此要何用。

問釋氏以天地萬物爲幻。老氏又卻說及下截。朱子曰。老氏勝。

又曰。釋氏之說易窮。大抵不過于道家陰符經所謂絕利一源。便到至道。

又曰。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

有旨莊老禪佛之害者。朱子曰。禪學最害道。莊老于義理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爲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爾。害未有不由淺而深者。或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朱子曰。莊老絕滅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

又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者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又曰。釋老稱其有見。只是見得箇空虛寂滅。不知他所見者。見箇甚底。莫親于父子。卻棄了父子。莫重于君臣。卻絕了君臣。以至民生彝倫之閒不可闕者。他皆去之。所謂見者。見箇甚物。且如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他却不親親。而刻地要仁民愛物。愛物時。也則是食之有時。用之有節。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犧牲無用。牝不卵。不殺胎。不覆巢之類。如此而已。他則不食肉。不茹葷。以至投身施虎。此是何理。

又曰。或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

又曰。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

又曰。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

又曰。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爲不緊要。而不理會。

又曰。釋氏只要空。聖人只要實。釋氏所謂敬以直內。只是空豁豁地更無一物。卻不會方外。聖人所謂敬以直內。則浩然虛明。萬理具足。方能義以方外。問儒釋之辨。莫只是虛實兩字上分別。朱子曰。未須理會自家身已分。若知得真。則其爲自別。甚分明。有不待辨。

又曰。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真。卻與釋氏同病。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又曰。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龜山云。儒釋之辨。其差妙忽。以某觀之。真似冰炭。

又曰。儒者見道。品節粲然。佛氏亦見天機。有不器于物者。然只是掉過去。

問先生以釋氏之說爲空。爲無理。以空言。似不若無理二字切中其病。朱子曰。惟其無理。是以爲空。他之所謂心。所謂性者。只是箇空底物事。無理。

朱子問衆人曰。釋氏言牧牛。老氏言抱一。孟子言求放心。皆一般。何緣不同。或就問曰。莫是無者理。曰。無理煞害事。

又曰。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爲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爲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

又曰。佛氏只守得者些子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之學。則居敬爲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問何以分別儒釋差處。朱子曰。只如說天命之謂性。釋氏便不識了。便說說空。吾儒說底是實理。看他便錯了。他云不染一塵。不捨一法。既不染一塵。卻如何不捨一法。到了是說那空處。又無歸著。且如人心。須是其中自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他作得徹到底。便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都不相親。吾儒作得到底。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兄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吾儒只認得一箇誠實底道理。誠便是萬善皆子。

問佛氏所以差。朱子曰。從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作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若見得到自家底。從頭到尾。小事大事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恁地見得破。如何解說不通。又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叢中。不捨一法等語者。是他後來築窟底。又撰出者一話來。倚傍吾儒道理。正所謂道辭。如其所窮。且如人生一世。須且理會切實處。論至切至實處。不過是一箇心。不過一箇身。若不自會作主。更理會甚麼。

又曰。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



說得來極闊。只是其實行不得。只是諱其所短。強如此籠罩去。他舊時權說得本不如此廣闊。後來禪家自覺其陋。又翻轉窠臼。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又曰佛家說會萬物于一己。若曉得者道理。自是萬物一體。更何須會。若是曉不得。雖欲會。如何會得。

又曰佛氏見影。朝說者箇。暮說者箇。至于萬理錯綜如此。卻都不知。又曰釋氏先知死。只是學一箇不動心。告子之學。則是如此。

又曰凡遇事。先須識得箇邪。正是非。盡掃私見。則至公之理自存。或云釋氏欲驅除物累。至不分善惡。皆欲掃盡。云凡聖情盡。即如知佛。然後來往自由。吾道卻只要掃去邪見。邪見既去。無非是處。故生不為物累。而死亦然。曰聖人不說死。已死了。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是與他精細理會道理。教是胡明仲侍郎自說得好。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可見。佛不言顯而言幽。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獄。若是箇殺人賊。一尊了他。便可生天。或云于頔在傳錄錄為法嗣可見。曰然。

又曰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但此經那有添入者。且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加增。如楊文公蘇子由皆不悟此。可怪。又其文字中至有甚拙者。如楞嚴經前後只是說。說中間皆是增入。蓋中國好佛者。覺其陋而加之爾。

又曰佛初只有四十二章經。其說甚平。如言彈琴。絃急則絕。慢則不響。不急不慢乃是。大抵是像得老莊之意。後來連羅出來。一齊掃盡。至楞嚴經作得極好。

又曰達摩來中國時。如遠發法師之徒。只是談莊老。後來人亦多以莊老助禪。古亦無許多經。西域豈有韻。諸祖相傳。平仄押韻語。皆是後來人假合。

問心經如何。朱子曰。本大般若經六百卷。心經乃是節本。曰他既說空。又說色。如何。曰他蓋欲于色見空。爾大抵只是要講突人。如云實際中不立一法。又云不捨一法之類。皆然。問劫數如何。曰他之說。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某經云。劫未劫。人皆小。先為火所燒成劫灰。又為風所吹。又為水所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復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便恁底亂道。問活潑潑地是禪語否。曰不是。禪語是俗語。今有儒家字。為佛家所竊用。而後人反以為出于佛者。如寺精舍之類不一。

又曰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須認明。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已出來。他底四大。即吾儒所謂魂魄聚散。十二緣生在華嚴合論第十三御卷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點者出。卻言實際地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舍一法。

又曰華嚴合論。其言極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理會者。箇是有甚好處。也不會厭。可惜極好底秀才。只恁地被他引去了。或問金剛經大意。曰他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王心。不應色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胎生。若卵生。若溼生。若化生。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

衆生之心。入他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只是一箇無字。自此以後。只管去。只是若兩句。如者卓子。則云若此卓子。非名卓子。是名卓子。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切相。即名佛。皆是此意。要之只是說箇無。

問龜山集中所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為好之之篤。朱子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箇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問只為他大本不立。故偏了。曰真所謂說邪道。蓋說者是他合下見得偏。儒者之道。大中正。四面均平。釋氏只見一邊。于那處都蔽塞了。者是說辭知其所蔽。淫者。是只見一邊。又卻說得周遮。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于偏而不能返者。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他見得偏了。于道都不相貫。屬者是邪辭。知其所離。道者。是他已離于道。而不通于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得。卻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者。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說。說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卻虛了。故于大本不立也。問溫公解禪。佛卻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問溫公書云。釋氏于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某于此未安。曰前日童輩卿正論此。以為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言敬以直內。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者。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又云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亦此意。學佛者。當云儒佛一。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者。是佛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底不是。我底是了。

又曰。則覺經只有兩前三卷好。後面便只是無說後強添。如楞嚴經。當初只有那阿難一事。及那燒牛糞時一呪。其餘皆是文章之士添底。

又曰。楞嚴經本只是呪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呪語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所以有呪者。蓋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為害。故作呪以禁之。呪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呪如叱喝。又為雄毅之狀。故能禁伏鬼神。亦如巫者作法相似。

又曰。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紀之子。說是南北時。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漢云載在正史。然檢不見。又曰。傳錄錄極陋。蓋其宗時一僧。作上之真宗。令楊大年刪過。故出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

又曰。釋氏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後來既久。無可得說。皆宋而下。始相與演說。其後義又窮。至達摩以來。始一切掃除。然其初答問。亦只分明。說到其後。又窮。故一向說無頭話。如乾矢橛。柏樹子之類。只是胡鴉突人。既曰不得無語。又曰不得有語。道也不是。不道也不是。如此。則使之東亦不可。西亦不可。置此心于危急之地。悟者為禪。不悟者為顯。雖為禪。亦是差了。墮徑。置此心于別處。和一身皆不管。故喜怒任意。然細觀之。只是于精神上發用。問渠既一向說空。及其作用。又只是氣。曰作用是心。亦是氣。渠自錯認了。渠既說空。又要和空皆無。如曰。空生大覺中之類。問病翁墓志中說官甫田事。如何。曰佛家自說。有體無用。是渠言如此。依貨載之間。禪僧有鳴鼓升座死者。如何。曰世念既去。自知得只是能。不臥牀席爾。

又曰。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須認明。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已出來。他底四大。即吾儒所謂魂魄聚散。十二緣生在華嚴合論第十三御卷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點者出。卻言實際地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舍一法。

又曰。華嚴合論。其言極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理會者。箇是有甚好處。也不會厭。可惜極好底秀才。只恁地被他引去了。或問金剛經大意。曰他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王心。不應色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胎生。若卵生。若溼生。若化生。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



別無他說。

又曰：禪只是一箇默守法。如麻三斤，乾矢橛。他道理初不在者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者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個頓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卻吹噓得大。如某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話，是如何？朱子曰：他說得分明處，卻不是。只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于此曉得，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危險絕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于此猛省得，便了。或曰：不理會得，也是一事。不了一，只此亦是格物。

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他也知得者，知字之妙。朱子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他微見得者，意思要籠絡者，箇道理只是他用處全差。所以都開斷相接不著。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問：圭峰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之義，乃理義之義。甚好笑。曰：他指仁義為恩愛之義，故如此說。他雖說理義，何管夢見。其後某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虛空打作兩截。

又曰：禪家所謂禪者，于其所行，全不相應。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己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為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爾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已解是禪也。

又曰：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只是將此一禪橫置胸中，遇事將出事了，又收。大抵只論說，不論行。

又曰：釋氏須約然，看得他底之非，一出一入，不濟事。禪將作何用。

又曰：禪學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卻有二程說話，可知道不率性。豈特二程，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看得好支離。

又曰：學道又難佛學者，但歇一月工夫，看誰還有味。佛氏只歇一月，味便消了。彼漸消，則此漸進。此是鈍工夫。然卻是法門也。

問：釋氏因緣之說，朱子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不是。

又曰：佛家不合將才作緣習，緣習是說宿緣。

又曰：禪家以父子兄弟相親愛處為有緣之慈。如虎狼與我非類，我卻有愛及他，便是無緣之慈。以此為真慈。

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朱子曰：要求清淨寂滅，超脫世界，是求一身利便。

世俗之耳目，非老子專氣致柔之謂也。

問：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朱子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

又曰：佛家多有奪胎之說，也如何見得？只是在理無此。

問：禪家言性，太陽之下，置器處。朱子曰：此便是說輪迴。

問：禪家言性，傾此于彼之說。朱子曰：此只是偷生奪陰之說。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卻撞入裏面去，遂了他。我卻受他血陰，他說傾此于彼，蓋如一破敝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卻欲傾此日影為彼日影。他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去作張三，作了張三，又會去作王二，便如人作官，作了官，任滿，又去作別官，只是無者道理，如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為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卻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作箇彈子了，卻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作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為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

問：輪迴之說，是佛家自創否？朱子曰：自漢書載鬼處，已有此話模樣了。元城語錄載，溫公謂吾欲扶教爾，溫公也。若不破，只是硬恁地說。某云：或傳范淳夫是鄧禹後身，曰：鄧禹亦一好人，死許多時，如何魄識乃至今為他人。某云：呂居仁詩亦有狗腳脫之語，曰：他又有偷胎奪陰之說，皆脫空。

或有言修後世者，朱子曰：今世不修，卻修後世何也。

問：人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為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朱子曰：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為惡者滿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問：書記前輩說除卻浮屠，則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為善，如修橋道造路，猶有益于人，以齊僧立寺為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則廟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于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作一好人，便是善。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人作文字者所為。向見伯恭說，曾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說話者，今世傳一二本經，乃是其祖師所傳，故士大夫好佛者，多為贊鼓。問：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

又曰：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為僧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

又曰：俗言佛鏡，此是氣盛而有光，又恐是寶氣，又恐是腐葉飛蟲之光。蔡季通去廬山問得，云是腐葉之光。云：昔人有以合子合得一團光來，日看之，乃一腐葉，妙喜在某處見光，令人摸之，得一小蟲，如蛇，而甚細，僅如布線大。此中有人隨汪聖錫到義眉山，云：五更初去看，初布白氣，已而有圓光如鏡，其中有佛照。其人以手裏頭巾則光中之佛亦裏頭巾，則知乃人影爾。今所在有石，號菩薩石者，如水精狀，于日中照之，便有圓光，想是彼處山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人影如佛影爾。義眉山看佛，以五更初

又曰王質不敬其父母。云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箇父母了。其不孝莫大于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于此。便更有幾箇如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爲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身。又末爲因報之說。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啓其殺身。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生曾殺我。

又曰佛家說要廢君臣父子。他依舊廢不得。且如今一寺依依有長老之類。其名分亦甚嚴。如何廢得。但皆是偽。

問釋氏之失。一是自利。厭死生而學。大本已非。二是滅絕人倫。三是徑求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朱子曰。未須如此立論。一日因某解物。則語及釋氏。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作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于世俗。世俗一副當汗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之。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開只有者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開只如此說。後來達摩入中國。見者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那時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越得來。其實只是作弄者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以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作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者箇。他那妙處。離者知覺運動不得。無者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未稍頭。中間其實道理。卻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者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說高殺。也依舊掉捨者箇不下。將去惹他。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你道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者箇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爲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者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說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卻請兩箇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者箇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著自家底作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底作。少開自見得他底低。

問士大夫末年多溺于釋氏之說者。如何。朱子曰。緣不會理會得自家底原頭。但看得些小文字。不過要作些文章。務行些故事。爲取爵祿之具而已。卻見得他底高。直是玄妙。又且省得氣力。自家反不及他。反爲他所鄙陋。所以便溺于他之說。被他引入去。

又曰。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爲自家者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者心不下。沒理會處。又見自家者裏說得來疏略。無箇好藥方治得他沒奈何底心。而禪者之說。則以爲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

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此卻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者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弟。看他說那作工夫處。往往不精切。

又曰。老氏見得煞高。佛氏安敢望他。唐人方說佛。本朝士大夫好佛者。始初楊大年後來張無盡。又曰。老氏煞清高。佛氏乃爲連連淵藪。今看何等。不問大人小兒。官員村人。商賈。男子婦人。皆得入其門。最無狀是見婦人便與之對談。如果老與中貴權要及士大夫皆好。湯思退與張魏公如水火。果老與湯叔皆好。果老乃是禪家之傑。

又曰。陳福公臨終。親筆戒其子勿用浮屠。林子方力責之。人之卑陋。乃如此。又曰。本朝歐陽公排佛。就禮法上論。二程就理上論。終不如宋蔡文公捉得正。蓋佛書分明是中國人附益。初來只有四十二章經。至晉宋間。乃談義。皆是剽竊老莊。取列子爲多。其後達摩來。又說禪。又有三事。一空二假三中。空全論空。假者。想出世界中。在空假之中。唐人多說假。問胡僧不能害傳。只是邪不能干正否。朱子曰。是他心不動。又曰。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關得極善。他只要理會箇寂滅。不知須強要寂滅他作甚。既寂滅後。卻作何用。何況號爲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作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晉宋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今其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談。然實剽竊其說。傳奕亦符如此。此說論佛只是說箇大話。說人可憐。人都被他說。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恆河沙數幾萬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佛受記。某甲幾劫後。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成就他作佛。何以待闕許久。又如住世羅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他撰成一藏說話。徧滿天下。惑了多少人。勢須用退之盡焚去。乃可絕。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爲佛教者。然實謬爲此說。其心豈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應處。今世俗有一等卑下底人。平日所爲不善。一旦因讀佛書。稍稍收斂。人便指爲學佛之效。不知此特粗勝于庸俗之人爾。士大夫學佛者。全不曾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是也。今其徒見吾儒所以攻排之說。必曰。此吾之迹。爾皆我自不以爲然者。如果是不以爲然。當初如何卻恁地撰下。又如僞作韓歐別傳之類。正如盜賊怨捉事人。故意擺擺爾。

又曰。自伊洛君子之沒。諸公亦多開關佛氏矣。然終竟說他不下者。未知其失之要領爾。釋氏自謂識心見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爲其于性與用分爲兩截也。聖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造之教。無不本于此。故雖功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于性之外者。釋氏非不見性。及到作用處。則曰。無所不可。爲故棄背父無所不至者。由其性與用不相管也。異端之害道。如釋氏者極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楊墨。正道不明。而異端肆行。周孔之教。將遂絕矣。譬如火之焚將及身。任道君子。豈可不拯救也。

又曰。今之關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佛以空爲見。其見已錯。所以都錯。義利又何足以爲辨。舊嘗窅窅。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開漸

又曰。今之關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佛以空爲見。其見已錯。所以都錯。義利又何足以爲辨。舊嘗窅窅。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開漸

又曰。今之關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佛以空爲見。其見已錯。所以都錯。義利又何足以爲辨。舊嘗窅窅。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開漸

又曰。今之關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佛以空爲見。其見已錯。所以都錯。義利又何足以爲辨。舊嘗窅窅。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開漸

又曰。今之關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佛以空爲見。其見已錯。所以都錯。義利又何足以爲辨。舊嘗窅窅。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開漸

又曰。今之關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佛以空爲見。其見已錯。所以都錯。義利又何足以爲辨。舊嘗窅窅。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開漸

見其非。又曰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儉其說來作已使。是為洛學。某向見光老示及某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真。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作工夫。至伊川方教人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儉佛說為已使。

又曰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勢如何拗得他轉。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佛他者。已自難得。三世之後。亦必被他轉了。不知大聖人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時。又如何。

朱子答汪尚書書曰。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于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而于其開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于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于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于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為哉。又況俟之而未必不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似優爾易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尊繁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迴然卓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必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為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無以異也。

又答汪尚書書曰。竊觀來意。似以為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竊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歷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夫道固有非言語處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于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為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于道。顏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于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于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彼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為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又答汪尚書書曰。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論。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為如此。而不免于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為說者。曰子之所求于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脊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其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于彼。而僥倖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嘉竊恨其未嚴也。若易不必以不可。

向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詞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詞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不審高明以為如何。答張欽夫書曰。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秩天敘。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者。皆謂此也。若不如是。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為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為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于禮乎。且如釋氏擊拳豎拂。運水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為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為主宰。故不免流于自私自利。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謂心無時不慮。以心之本體固無時不慮。然而人欲已私。汨沒久矣。安能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慮。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于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爾似不為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則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高明之意。大抵在于施為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于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為不欲其如此爾。

又答張欽夫書曰。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正謂此爾。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為一術以求至乎彼哉。

又答張欽夫書曰。釋氏雖自謂惟明之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為其說者。左右迷藏。曲為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

與張敬夫書曰。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而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于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

答許順之書曰。吾友見教。要便使天下之人。不知有自家。方作得事。且道此一念從何處來。喚作本心得否。喚作天理得否。直是私意上。又起私意。縱使磨挫掩藏得全不發露。似箇沒氣底死人。亦只是計較利害之私。與聖門氣象大相懸隔。信知儒釋只此毫釐間。便是懸以千里處。望吾友更深思之。

答連嵩卿書曰。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遺亡之理。此說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邪。以我為主。邪。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于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自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諸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點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卻去上頭別說一般玄。

妙道理。雖若深淺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易後。姓自生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為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

答石子重書曰。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為佳。爾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爾。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邪。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于釋氏之說矣。

又答石子重書曰。口之干味等事。其當然者。天理也。若樂謂之理。則便只成釋氏運水搬柴之說。答陳明仲書曰。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為本。須于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諄諄之不厭。非如釋氏指理為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

答李伯諫書曰。來書謂聖人以仁為要。而釋氏亦言正覺。亦號稱仁。又引程氏之說。為證。蓋竊謂程氏之說。以釋氏窮幽極微之論觀之。似未肯以為極至之論。但老兄與僑者。辨不得不借其言為重。爾然僑者言仁之體。則然至語其用。則毫釐必察。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此體用所

以。一源而顯微。所以無間也。釋氏之云。正覺能仁者。其論則高矣。美矣。然其本果安在乎。又答李伯諫書曰。來書云。形有死生。其性常在。蓋謂性無假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苟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為。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廉賈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

又答李伯諫書曰。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為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蓋所疑處。若使釋氏果然。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怨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爾。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爾但其用。工卻有不

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卻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無不相連屬。但有開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答林澤之書曰。如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于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卻去腔子外尋覓。則莽莽蕩蕩。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為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空。沙界為己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答廖子晦書曰。聖人之學。下學而上達。至于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爾。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大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

為說難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于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爾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自然有感。如來論之云。然後為得也。必如此云。則是溺于佛氏之學而已。然彼彼學者。自謂有見。而于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欲之實。然而不可見者。皆未嘗略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謬。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流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爾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又答廖子晦書曰。蓋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會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為根本工夫。至于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鑽高仰聖。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為實見。爾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

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辭。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管在目前。以為直截根源之計。而卻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作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邪。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說。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為人。特著中庸。次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作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于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為。故曰。天命雖高。萬事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源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作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提取此物

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爾。是與程子所說。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答汪太初書曰。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于佛老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惟僥倖于一見此物。以為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為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于學。則茫然無所執持。而徇于物欲。幸而知志于學。則未有不墮于此者。

答詹象善書曰。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爾。答潘恭叔書曰。性固不能不動。然其無所不有。非為其不能不動。而後然也。雖不動。而其無所不有。亦為皆有虧欠。故釋氏之病。乃為錯認精神。魂魄為性。非為不知性之不能動。而然也。使其果能識性。即不可

謂之妄見。既曰妄見。則不可言見夫性之本空。此等處。主語未盡。恐亦是見得未分別也。答胡季隨書曰。遺書所云釋氏有靈心知性。無存心養性。恐記錄者有誤。要知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卻不曾子細見得其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正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爾。

答傅子淵書曰。大抵賢者勇于進道。而果于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一取決于胸臆。氣象首語。只是禪家張皇闊略。殊無寬平正大。沈浸濃郁之意。利妙所謂有拈槌豎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略。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

答吳斗南書曰。聖門所謂問道。固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後。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于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閒。如言見堯于堯。見舜于堯。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為一物。而在身外邪。無思無為。是心體本然。未感于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邪。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慘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邪。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

答陳衛道書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為性。而不生不滅也。又答陳衛道書曰。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閒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但每事待得一箇是處。即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儻惚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為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具。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爾。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卻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說。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倒爾。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卻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閒斷者。裏面時開墮了。便無填補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畢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真質者。卻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當不似異端。將備個底影象來。此置占真實地位也。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備個底影象。與自家者下工夫。未有干涉。鄰見如此。幸試思之。

答何叔京書曰。潘君之論。異乎吾所聞矣。其所誦說環溪之書。雖未之見。然以其言考之。豈其父嘗見環溪。而環溪者。即濂溪之子。元翁兄弟也。與元翁與蘇黃游。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其言固不足

據。且潘君者。又豈非清逸家子弟邪。清逸之子。亦參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今且據此書論之。只文字語言。便與太極通書等絕不相類。蓋通書文字雖高簡。而體實淵澁。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而此書乃謂中為有物。而必求其所在。于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爾。殊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體此理以修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提持運用。而建之也。其後所謂立象示人。以乾元為主者。尤為誣誕無稽。大槩本不足辨。以來教未有定論。故略言之。

答汪叔晰書曰。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為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為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沈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閒。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覆。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為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思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柔反覆。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為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爾。不期論中所談。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其要。至論所以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者。參之。又有妄心妄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見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所以求之者如是之難。無怪乎愈求而愈不得也。

答許生書曰。來論謂讀書遂于文義。玩索墮于意見。而非所以為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夫讀書不求文意。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感恩善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為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于此矣。西山真氏曰。案漢永平初。佛法入中國之始也。是時所得者。佛經四十二章。載之闍菴石室而已。所得之象。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英雖好之。然不過潔齋修祀而已。英尋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立祠于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寢盛。而五胡之君。若石勒之于佛圖澄。符堅之于沙門道安。姚興之于鳩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為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自是至于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則自永平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又曰。魏晉以後。人主之事佛。未有如梁武之至者也。夫以萬乘之尊。而自舍其身。為佛之厮役。其可謂卑佞之極矣。彈國府藏。股民膏血。以資塔廟。又可謂奢奉之極矣。以蔬茹餲食。而易宗廟之牲牢。恐其有累冥道也。織官文錦。有為人類禽獸之形者。亦禁反逆赦而不誅。刺盜肆行。亦弗忍禁。凡以推廣佛戒也。蓋符論之。使德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而得也。明矣。縱求而得之。或狄荒幻之教。不可以治中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況不可求。漢武貪僥。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亂亡之厄。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且其舍身事佛。豈非厭塵囂而

樂空寂乎。使其能若迦維之嫡嗣。視王位如敝屣。義衰而去之。庶乎為真學佛者。而帝也。既以篡竊取人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境。及其老也。雖慈孝如太子統。一涉疑似。忌之而至死。貪戀如此。又豈真能舍者乎。釋服入道。既可徵浮屠之福。奉金贖還。又不失天子之貴。是名雖佞佛。而實以誑佛也。且其織文之非實。猶不忍狀之。彼蚩蚩之氓。性命豈當獸比。而連年征伐。所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衆。而魚鼈之骨。不少卹。是名雖小仁。而實則大不仁也。且國所與立。惟綱與常。帝于諸子。皆任以藩維。而無禮義之訓。故正德以鼻獲之資。始舍父而奔敵國。終引賊以覆宗祚。若綸若釋。或總雄師。或鎮上游。當君父在難。不聞有灑血投袂之意。方其弟兄相仇。叔姪交兵。極人倫之惡。此無他。帝之所學者。釋氏也。釋氏以天倫為假合。故臣不君。其子不父。其父三四十之間。風俗淪胥。綱常掃地。宜其致此極也。使其以堯舜三王為師。而不離于分外之教。必本仁義。必尚禮法。必明政刑。願安有是哉。

又曰。案唐太宗以佛言報應為問。使其時有儒者在相位。必以福善禍淫。虧益益謙之理。反復啓告。使人主深然。知天道之不可誣。而自強于修德。元輩等曾微一語及此。乃以宿植福業為言。而謂國祚靈長。皆佛之力。毋乃厚誣天道乎。夫唐之所以歷年者。以太宗濟世安民之功不可掩也。而所以多難者。以其得類惟彰。此之謂矣。載等舍天道而談佛果。是謂災祥之降。不在天而在佛也。為治之道。不在修德而在于奉佛也。代宗惟其不學。故載等得以惑之。且夫安史之禍。由太真蠱于內。楊李賊于外。醜釀而成之也。而所以能平之者。由于儲光弼諸人盡忠帝室。驅而攘之也。其所以皆有子禍者。祿山思明以臣叛君。故虛精朝議以子殺父。此天道之所以類應者也。回紇吐蕃不戰自退。則又子儀挺身見虜。設謀反閉之刀。推迹本末。皆由人事。而載等乃曰。此非人力所及。其欺且誣。固不甚哉。方是時。子儀以屢立大功。為大閹魚朝恩所忌。載等以卻敵歸之佛力。既足以排子儀。又足以媚朝恩。蓋邪情狀。豈不灼然。而代宗弗之察也。寇至。則飯僧講經以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賚。移爪牙之功。歸髡髻之輩。其不激將士之怒。而速危亡之厄。直幸而已爾。其後我朝舉兵南伐。屠主李煜。亦祖是轍。梵唄未終。而城堞不守矣。吁。是豈不足為千載之戒哉。

又曰。後世人主之事佛者。大抵微福田利益之報。所謂以利心而為之者也。故韓愈佛骨之諫。歷陳古先帝王之時。未有佛而壽考。後之主。事佛而天促。可謂深切著明者矣。而憲宗佛之悟也。方是時。既餌金丹。又迎佛骨。求僊媚佛。二者交舉。曾未期年。而其效乃爾。福報果安在耶。金仁山曰。佛氏之說。比告子更精神。然佛氏妙處在此。差亦在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為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為性也。指人心為性。而不知道心為性也。雖其主于收攝作弄精神。而顛倒錯謬。終不可入。堯舜精一執中之道。

### 學統卷五十二

異學

釋氏

曹月川曰。人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猶晝夜之必然也。安有死而復生為人。生而復死為鬼。往來不已。而為輪迴哉。

又曰。吾儒之寂寂而感。如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謂此心方其寂然不動。而民彝物則。燦然具備于中。及感而遂通。則範圍之而不出乎一心。酬酢之而乃通乎萬變。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又何往非心之感邪。彼佛氏之寂寂而滅。如曰以虛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為真體。以天地萬物為幻。人事都為相迹。盡欲屏除去。一歸于真空爾。此等之教。不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又將何以有實事乎。

敬軒薛氏曰。寂而感。虛而實。此吾儒與釋子不同處。  
又曰。金剛經只欲說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者為幻迹。此所以偏于空虛也。聖人則道器合言。所以皆實。  
又曰。程子曰。釋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愚謂惟其如此。故其言誕妄。  
又曰。程子曰。有無助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蓋聚則為有。為動。為始。散則為無。為靜。為終。生菀之說。不過如此。釋氏聚散亦人爾。安能以已散者為禍。福邪。舉前古為其所惑。理之不明也甚矣。

又曰陳仲子無親戚君臣上下其廉爲小節釋氏滅天理人倫以潔其身果何道哉

又曰釋氏出世法天地陰陽古今皆世也而可出乎

又曰釋子塵芥六合然六合無窮安得塵芥之夢幻人世皆實理安得夢幻之

又曰釋子以罪福誘人豈是公道

又曰釋子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己者便是

又曰自有天地即有聖人之教西方之學果是邪伏義神農黃帝堯舜三代之世又何爲不出邪果非邪

何其既出而好之者衆邪西方之學未出而天下之治靡所闕既盛而前代之治有所忽其殆有所乘而

聖邪抑氣化消息邪正相勝而然邪余皆不知其故也

又曰身證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人之大孝也夫婦配偶所以承先世之重延悠遠之緒人之大倫也

釋氏乃使人禿其髮絕其配不孝絕倫之罪大矣

又曰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

又曰釋氏逃世滅倫以爲潔正猶陳仲子辟兄離母以爲廉也是安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哉

又曰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于物者也釋氏亦人爾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所生者

而能擅造化之柄邪若如其說則天不在天而在釋氏矣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釋氏乃有輪

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寧有是理邪

又曰聖人之心如天物有違忤者終無私怒也釋氏極言其神妙無方慈悲忍辱至于有一有毀謗其書不

尊其教者即報之以種種之罪又何益之小而心之伎耶

又曰聲香味觸佛書所謂五欲世人之所貪彼欲滅絕者也極其論聲香味之盛又極人世之所無

者而誇耀之何耶

又曰釋氏本是自潔其身紛紛之言皆其徒附會之也

又曰中夜忽思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倫之理即性也

佛氏之學有曰明心見性者彼既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

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既如此則偏于空寂而不能真知心性體用之全審

矣程子謂其言爲無不周備實則外于倫理不其信與

又曰道無有不到處亦無有開斷處釋氏出家修行是有不到處專務上達而無下學是有開斷處又焉

得爲道乎

又曰聖人雖澤及四海功被萬世而無一毫自滿之意釋氏動輒言其功德無量何邪

又曰釋氏極論道妙而以金玉珍寶奇怪之物侈言之何邪

又曰滿眼皆實理而人不之信釋氏持一偏空說舉前古之人皆爲所惑何哉

又曰學者得如周程張朱之爲人亦可矣四子不好佛而學者乃好之則是爲人不求如四子之賢而好

佛乃求過于四子也惑之甚矣

又曰周程張朱真儒也四子辨佛老之非至矣學者讀四子之書而乃匍匐佛老之奴隸是豈真知四子

而能講其書者哉

又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與化無累異端必求一超出陰陽之外不生不滅之說有是理乎

又曰聖賢之言皆平易易知後世儒者有作禪語以見于文辭者雖曰明理夫平易之意矣

明成化初以太后誕辰建齋醮禮部尙書姚夔率大臣醮錢具瓣香期赴壇助禱祠給事中張寧上疏曰

釋老之教遠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浸盛然三代君主壽考世運靈長後世衰亂和仍年祚少永釋老無

補較然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人之大倫自古體國立法修政建事無非此爲之經者也佛老

之法則欲去君臣廢夫婦而歸諸虛無寂滅使其教盡行不及百年人類盡矣歷代英君諱辟非不欲深

惡而痛革之特以其禍福輪迴之空談頗能以警勸愚俗姑將存之爲治化之外一術爾非真謂其能扶

世立教延國步而爲之崇奉也此者以皇太后誕日建齋固皇上百順之孝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

心也諸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上綏懿祉則心誠道得允合齋章安有身爲儒者自失其守而從

說于邪也夫人臣之事君願其福則當勸其德善願其壽則當閉其羨淫願天心向順則當相和保小

民康濟四海以祈永命今不能然而欲以瓣香尺楮具列之銜宜揚于佛老之宮相率而拜之曰爲朝廷

祈福也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亦安可厚誣矣臣之于君猶子之于父若能以齋醮助國雖殺身

願之豈敢以儒者門戶之故爲此軀軀與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于經筵聖學不無所損

于進講儒臣難以身勸不報

邱瓊山曰浮屠氏之所謂所謂大亂之道在三代聖王所必誅而無赦者也漢明帝爲人之子乃

崇無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爲中國之主乃黨外夷之人開茲大覺以爲中國千萬年無窮之

禍害嗚呼若明帝者豈非名教中萬世之罪人哉

敬齋胡氏曰離內外判心迹此二本也蓋心具衆理衆理悉具于心心與理一也故天下事物之理雖在

外統之在吾一心應事接物之迹雖在外實吾心之所發見故聖人以一心之理應天下之事內外一致

心迹無二異端虛無空寂此理先絕于內以何者而應天下之事哉由其專事乎內而遺其外不考諸迹

而專求諸心厭棄事物之理專欲本心之虛靈是分內外心迹爲二本矣愚嘗思之內外心迹終二他不

得空則內外俱空實則內外俱實有則內外皆無則內外皆無是則心迹皆是非則心迹皆非正則心

迹皆正邪則心迹皆邪固未嘗二也

又曰老氏雖虛無然亦終不奈者道理實有何故滅不盡禪家索淨打坐只消一箇空字把天下道理滅

絕掃盡

又曰莠之亂苗紫之奪朱皆以其相似而難辨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此最害道者後之學者作存心工

夫不得其真者多流于禪所謂高者入于空虛蓋天資高遠者多厭世事之汨冗而樂于靜虛又好奇妙

而忽卑近。又力去做靜中工夫。掃除物欲。屏絕思慮。是在內裏先作空了。不覺流于禪學。只緣在小學四書近思錄。不曾實體驗。而于窮理工夫不到。故如此。

又曰。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者也。釋氏只想像者道理。故勞而無功。儒者便即事物上去窮究。

又曰。禪伯是懷一箇道理形象在心。不肯放下。故忙得無了時。聖人則退藏于密。遇事時便應。學者則須閑邪存誠。邪既閑。誠自存。亦泰然無事。

又曰。遺書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又言釋氏內外之道不備。此記者之誤。程子固曰。惟思不能直內。內直則外必方。蓋體用無二理。內外無二致。豈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體立而用不行者乎。敬則中

有主。釋氏中無主。謂之敬可乎。

又曰。視鼻端白以之調息去疾。則可以之存心。則全不是。久必入異教。蓋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繫其心。如反觀內視。亦是此法。佛家用數珠。亦是此法。編制其心。不使妄動。嗚呼。心之神靈。足以其衆理。應萬事。不能敬以存之。乃羈于一物之小。置之無用之所。哀哉。

又曰。今之學道者。多入異教。是他作存心工夫上差了。程朱闢異端甚詳。今被他反引其言入異教去用。此風已盛。鼓惑後學。陷溺人心。世道必愈衰。豈天意如此。奈何奈何。

又曰。禪學人易陷溺者。是他作主敬涵養之功不至。無以存其心。不如索性尋箇閒靜。庶不為物誘。見聖賢有箇存心工夫。遂捉住此心。安放在腔子裏。及久也。常若見此心光燦燦在此。自以為真能存心。及其遇事所存之心。已益不得。應得事來。心又失了。存得心來。事又背了。故其顛倒錯亂。猖狂自恣。蓋緣心與事兩不相照。是其所存之心。不足以其衆理。又滅衆理。不足以應萬事。又害萬事。故禪學之陋如此。殊不知心本在內之物。其體足以其衆理。其用足以應萬事。或為習所繞。物欲所誘而放也。惟戒謹恐懼。齋莊恭敬。若履薄冰。若接賓客。則固已滿然在內。天下之理。已涵具于其中。豈假拘縛捕捉然後入。照看繫制而後存。事物之來。此滿然在內之心。隨而酬酢之。必能精察詳盡。各得其理。又豈有紛擾錯亂之患哉。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所謂大本達道。此之謂也。然則彼所存之心。非心與。抑是心與。謂之不是心。亦不可。但被他作錯了工夫。將者心來。作弄照看。如玩好之物。相似所以如此。

又曰。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為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者。以為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于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存。何嘗看住此心。不許他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過絕思慮以求不雜。主一只是常要整肅。非是尋得箇物事來照管不失。堯曰。欽明。只欽則本心自明。亦不是要見得此心光明。如一物在此。儒釋之分。正在此處。宜深察明辨也。

又曰。佛學徒徑儒學。周循所謂捷徑者。只專守此心。便會悟道。若悟得萬事皆畢了。不用下學。自能上達。以為道無不在。凡所動作。無不是道。所以身不用檢。事不用察。任其自恣。儒者則存心以敬。又事事精察無遺。所以窮理力行之功。盡入倫周事物。其效則三綱正。萬事治。

又曰。禪家存心。雖與孟子求放心。操則存相似。而實不同。孟子只是不敢放縱其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內有主而已。豈如釋氏常看一箇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夫既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監察必精。若守著一箇光明底心。則只與此心打攪。內自相持。既熟。剝舍不去。人倫世事都不管。又以為道都不在。隨其所之。只要不失此光明之心。不拘中節。皆是道也。

又曰。今之禪者。說無適而非道。凡所動作。無非至理。所以鼓舞得人。察其言動。則皆是私意。又其精神氣魄強盛。能鼓動凌瀾。小生不敢開口。拱手聽命。又能誘惑人。故人翕然從之。

又曰。朱子言釋氏徒守空寂。有體無用。此記錄之誤。豈有體而無用者乎。釋氏專守空寂。是無體矣。猖狂自恣。是無用矣。

又曰。見得此心光明。亦是佛學之低者。若高底連心都無了。今陳公甫已到高處。克貞未到。

又曰。釋氏之存心有二。一是習為虛靜。絕滅思慮。使之無雜擾。一是常照住此心。不令走作。殊不知聖賢教人。自灑掃應對周旋。禮樂孝悌恭敬。皆是存心之具。如九容九思。亦是存養之法。故心存禮得而事治。釋氏之存心。適以壞其心之體。絕其心之用。其害莫大焉。

又曰。儒者敬以存心。其心體滿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公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箇活活主人。釋氏默坐澄心。屏去思慮。久而至于空豁。是無主人矣。又有只是繫制其心。使之存者。便死殺了他。作主不得。如人家只得喚底主人。全不會整理事業。蓋緣繫制其心。蓋然如一物。此則禪之下者。真空無心。是禪之上者。

又曰。釋氏心亦不放。只是內裏無主。

又曰。禪家不知以禮義養心。只捉住一箇死法。

又曰。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敬。是孟子言外之意。主一即此義也。于此會得到。私意不容。天理流行矣。故與鳧飛魚躍同活潑潑地。非如釋氏其實無見。只是弄精神也。

又曰。釋氏說心。只說著一箇意思。非是真識此心也。釋氏說性。只說著一箇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正。

或疑朱子言敬者。一心之主宰為非。以為心能主敬。豈敬能主心。敬齋曰。固是心去主敬。敬卻能作心之主也。心若不敬。即放。能敬即存。非心之主。而何問。釋氏默坐澄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無主。曰。似是而非。他只默坐澄心。是死法。敬則該貫動靜。是活法。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敬之舉。能如此。則中自有主。又不令他死殺。要澄取此心。亦是助長。以其默坐澄心之久。雖死見得有箇光明意思。亦非其心所以無主也。

又曰。自家大本不立。見得道理不分明。未是不入異教者。如陳公甫。克貞。皆是儒者。陷入去。故程子曰。只因無處撓摸。智窮力屈。見他有箇寬閒意思。遂歸之。朱子曰。只為者裏工夫欠缺。奈何心不下。故如此。又曰。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看一心。如有一物帶在者裏。一是屏除思慮。絕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想象摸索此道。如一箇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為性。謂凡所動

又曰。見得此心光明。亦是佛學之低者。若高底連心都無了。今陳公甫已到高處。克貞未到。

又曰。釋氏之存心有二。一是習為虛靜。絕滅思慮。使之無雜擾。一是常照住此心。不令走作。殊不知聖賢教人。自灑掃應對周旋。禮樂孝悌恭敬。皆是存心之具。如九容九思。亦是存養之法。故心存禮得而事治。釋氏之存心。適以壞其心之體。絕其心之用。其害莫大焉。

又曰。儒者敬以存心。其心體滿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公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箇活活主人。釋氏默坐澄心。屏去思慮。久而至于空豁。是無主人矣。又有只是繫制其心。使之存者。便死殺了他。作主不得。如人家只

得喚底主人。全不會整理事業。蓋緣繫制其心。蓋然如一物。此則禪之下者。真空無心。是禪之上者。

又曰。釋氏心亦不放。只是內裏無主。

又曰。禪家不知以禮義養心。只捉住一箇死法。

又曰。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敬。是孟子言外之意。主一即此義也。于此會得到。私意不容。天理流行矣。故與鳧飛魚躍同活潑潑地。非如釋氏其實無見。只是弄精神也。

又曰。釋氏說心。只說著一箇意思。非是真識此心也。釋氏說性。只說著一箇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正。

或疑朱子言敬者。一心之主宰為非。以為心能主敬。豈敬能主心。敬齋曰。固是心去主敬。敬卻能作心之主也。心若不敬。即放。能敬即存。非心之主。而何問。釋氏默坐澄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無主。曰。似是而非。他只默坐澄心。是死法。敬則該貫動靜。是活法。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敬之舉。能如此。則中自有主。又不令他死殺。要澄取此心。亦是助長。以其默坐澄心之久。雖死見得有箇光明意思。亦非其心所以無主也。

又曰。自家大本不立。見得道理不分明。未是不入異教者。如陳公甫。克貞。皆是儒者。陷入去。故程子曰。只因無處撓摸。智窮力屈。見他有箇寬閒意思。遂歸之。朱子曰。只為者裏工夫欠缺。奈何心不下。故如此。又曰。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看一心。如有一物帶在者裏。一是屏除思慮。絕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想象摸索此道。如一箇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為性。謂凡所動

又曰。見得此心光明。亦是佛學之低者。若高底連心都無了。今陳公甫已到高處。克貞未到。

又曰。釋氏之存心有二。一是習為虛靜。絕滅思慮。使之無雜擾。一是常照住此心。不令走作。殊不知聖賢教人。自灑掃應對周旋。禮樂孝悌恭敬。皆是存心之具。如九容九思。亦是存養之法。故心存禮得而事治。釋氏之存心。適以壞其心之體。絕其心之用。其害莫大焉。

又曰。儒者敬以存心。其心體滿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公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箇活活主人。釋氏默坐澄心。屏去思慮。久而至于空豁。是無主人矣。又有只是繫制其心。使之存者。便死殺了他。作主不得。如人家只

得喚底主人。全不會整理事業。蓋緣繫制其心。蓋然如一物。此則禪之下者。真空無心。是禪之上者。

又曰。釋氏心亦不放。只是內裏無主。

又曰。禪家不知以禮義養心。只捉住一箇死法。

又曰。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敬。是孟子言外之意。主一即此義也。于此會得到。私意不容。天理流行矣。故與鳧飛魚躍同活潑潑地。非如釋氏其實無見。只是弄精神也。

又曰。釋氏說心。只說著一箇意思。非是真識此心也。釋氏說性。只說著一箇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正。

或疑朱子言敬者。一心之主宰為非。以為心能主敬。豈敬能主心。敬齋曰。固是心去主敬。敬卻能作心之主也。心若不敬。即放。能敬即存。非心之主。而何問。釋氏默坐澄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無主。曰。似是而非。他只默坐澄心。是死法。敬則該貫動靜。是活法。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敬之舉。能如此。則中自有主。又不令他死殺。要澄取此心。亦是助長。以其默坐澄心之久。雖死見得有箇光明意思。亦非其心所以無主也。

又曰。自家大本不立。見得道理不分明。未是不入異教者。如陳公甫。克貞。皆是儒者。陷入去。故程子曰。只因無處撓摸。智窮力屈。見他有箇寬閒意思。遂歸之。朱子曰。只為者裏工夫欠缺。奈何心不下。故如此。又曰。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看一心。如有一物帶在者裏。一是屏除思慮。絕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想象摸索此道。如一箇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為性。謂凡所動

又曰。見得此心光明。亦是佛學之低者。若高底連心都無了。今陳公甫已到高處。克貞未到。

又曰。釋氏之存心有二。一是習為虛靜。絕滅思慮。使之無雜擾。一是常照住此心。不令走作。殊不知聖賢教人。自灑掃應對周旋。禮樂孝悌恭敬。皆是存心之具。如九容九思。亦是存養之法。故心存禮得而事治。釋氏之存心。適以壞其心之體。絕其心之用。其害莫大焉。

又曰。儒者敬以存心。其心體滿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公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箇活活主人。釋氏默坐澄心。屏去思慮。久而至于空豁。是無主人矣。又有只是繫制其心。使之存者。便死殺了他。作主不得。如人家只

得喚底主人。全不會整理事業。蓋緣繫制其心。蓋然如一物。此則禪之下者。真空無心。是禪之上者。

又曰。釋氏心亦不放。只是內裏無主。

又曰。禪家不知以禮義養心。只捉住一箇死法。

又曰。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敬。是孟子言外之意。主一即此義也。于此會得到。私意不容。天理流行矣。故與鳧飛魚躍同活潑潑地。非如釋氏其實無見。只是弄精神也。

又曰。釋氏說心。只說著一箇意思。非是真識此心也。釋氏說性。只說著一箇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正。

或疑朱子言敬者。一心之主宰為非。以為心能主敬。豈敬能主心。敬齋曰。固是心去主敬。敬卻能作心之主也。心若不敬。即放。能敬即存。非心之主。而何問。釋氏默坐澄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無主。曰。似是而非。他只默坐澄心。是死法。敬則該貫動靜。是活法。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敬之舉。能如此。則中自有主。又不令他死殺。要澄取此心。亦是助長。以其默坐澄心之久。雖死見得有箇光明意思。亦非其心所以無主也。

又曰。自家大本不立。見得道理不分明。未是不入異教者。如陳公甫。克貞。皆是儒者。陷入去。故程子曰。只因無處撓摸。智窮力屈。見他有箇寬閒意思。遂歸之。朱子曰。只為者裏工夫欠缺。奈何心不下。故如此。又曰。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看一心。如有一物帶在者裏。一是屏除思慮。絕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想象摸索此道。如一箇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為性。謂凡所動

又曰。見得此心光明。亦是佛學之低者。若高底連心都無了。今陳公甫已到高處。克貞未到。

又曰。釋氏之存心有二。一是習為虛靜。絕滅思慮。使之無雜擾。一是常照住此心。不令走作。殊不知聖賢教人。自灑掃應對周旋。禮樂孝悌恭敬。皆是存心之具。如九容九思。亦是存養之法。故心存禮得而事治。釋氏之存心。適以壞其心之體。絕其心之用。其害莫大焉。

又曰。儒者敬以存心。其心體滿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公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箇活活主人。釋氏默坐澄心。屏去思慮。久而至于空豁。是無主人矣。又有只是繫制其心。使之存者。便死殺了他。作主不得。如人家只

得喚底主人。全不會整理事業。蓋緣繫制其心。蓋然如一物。此則禪之下者。真空無心。是禪之上者。

又曰。釋氏心亦不放。只是內裏無主。

又曰。禪家不知以禮義養心。只捉住一箇死法。

又曰。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敬。是孟子言外之意。主一即此義也。于此會得到。私意不容。天理流行矣。故與鳧飛魚躍同活潑潑地。非如釋氏其實無見。只是弄精神也。

又曰。釋氏說心。只說著一箇意思。非是真識此心也。釋氏說性。只說著一箇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正。

或疑朱子言敬者。一心之主宰為非。以為心能主敬。豈敬能主心。敬齋曰。固是心去主敬。敬卻能作心之主也。心若不敬。即放。能敬即存。非心之主。而何問。釋氏默坐澄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無主。曰。似是而非。他只默坐澄心。是死法。敬則該貫動靜。是活法。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敬之舉。能如此。則中自有主。又不令他死殺。要澄取此心。亦是助長。以其默坐澄心之久。雖死見得有箇光明意思。亦非其心所以無主也。



作無不是道。常不能離。故猖狂妄行。

又曰。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意與道離。行住坐臥無不存心。中意無主。是其未嘗隨事察理。只想象一箇道。來懷放胸中。未嘗莊敬嚴肅。只將一箇心來求索作弄。

又曰。曾點雖見得道理分明。然下學工夫。有欠故無以有諸己。若顏子便拳拳服膺。邵康節見得道理分明。又作弄得熟。反成玩侮天理。釋氏未能真見。但作弄自己精神。

又曰。心有存主。即能宰制萬物。孟子求放心。是本原工夫。釋氏置心于無用之地。曷嘗有主。又曰。程子發明心有主一句。兵學之要。此便見虛中有實。大本卓然。彼徇于功利者。維擾而無主。溺于空虛者。寂滅而無主。只收斂專一。便是有主之道。朱子所謂自作主宰。自操自存。今有一等學問。常照着一箇心在內裏。乃異教反觀內視之法。其無主一也。

又曰。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此言無為。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為真虛靜無為矣。此盲心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眩。彼遂以為真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動之中。高理成備。彼遂以為真無思矣。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顛沛之離。彼遂以為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

又曰。釋氏誤認神識為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識是氣之靈。所以妙是理者。就以神識為理。則不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氣。認氣為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

又曰。天下古今。謬妄以致顛倒錯亂。莫甚于佛氏。老莊又在其次。如以己身為凡身。要別尋一箇真身。其愚乃至此。可哀也。又以為先有我。然後有性。有命。其差則一也。以其誤認別有一箇真身。常在生不滅之中。性命亦由我而後有。故性命亦不足惜。故肯捨身食虎。其意以為既有真身。還有一箇真性命。所生之身。所生性命。皆是假底。不若捨之以去。必尋著那元初真底。其謬妄至此。亦有其故。原其初只是不屑人事。而屏絕之。以致空虛無事。心無存主。又無用處。雖要無心。亦不能無心。心無安處。故懸空想出者。解物事來。又要棄了自己所生真身性命。以就懸空假底。不知其假。反以為真。將見棄了真底。假底又就不得。哀哉。自其說流傳。引取了多少好人。陷入那誤門中去。

又曰。程子發心有主之說。據前聖所未言。破異端空虛之感。異端心不可謂之放。謂有主則不可。謂在腔子外則不可。亦不可謂在腔子裏。其絕滅思慮。固不可謂放。而在外。其曰空寂。曰無心。又不可謂存。而在內。雖曰無心。然亦不能使然無也。故又有照看一箇心光明常在者。如此則又只照看其心。兩相持攔。如鷓蚌相似。其無主亦甚矣。聖賢則收斂莊敬。其心肅然在此。湛然在內。而心常有主矣。

又曰。異端與吾儒。初原只爭毫釐。其中不啻千萬里。蓋在源頭差了。末流愈正不得。可憐用一生工夫。雖要作好人。終成大罪人。其初只是好高大喜虛靜。不肯做心。便從事實上學。以致如此。

又曰。人心公。便與天地同體。才私。便與天地萬物睽隔。釋氏以自私之心。強包括天地萬物。故背逆天地。絕滅人物。

又曰。老氏雖背聖人之道。未敢侮聖人。莊子則侮聖人矣。莊子雖侮聖人。未敢侮天地。釋氏則侮天地矣。又曰。釋氏以為吾有真性。真身在天地間。不生不滅。只是人不悟爾。性豈有真假。人豈有二身。其曰見性。妄也。

又曰。氣則有聚散。有虛實。有生有死。以有無言之。猶可也。理則不可以有無言。心不可以有無言。老氏以萬物生于虛。是有生于無也。故以虛為道。以無為宗。其言理與心。雖皆言氣。猶有近似者。佛氏實者亦言虛。有者亦言無。背亂顛倒尤甚。老氏要長生不死。佛氏生也不要。死也不要。要尋得一箇真身真性。不生不滅。超容輪迴。陳公甫言物有盡而我無盡。即此意也。

又曰。禪學只一箇助長。故壞了道理。

又曰。老氏以有生于無。是不識前一截。佛氏曰空。前一截後一截俱不識。故佛氏背逆顛倒。甚于老氏。又曰。釋氏要無心。終無不得。故在空中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為識心見性。以為不生不滅。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

又曰。聖人心不離乎理。理不離乎心。所以純亦不已。大賢以下。必操存省察。乃能不離乎理。苟不操存。不省察。則與理遠矣。或問。聖人心與理。不用操。不用省乎。曰。聖人固不待操而存。省而知。然亦無不操。無不省。但聖人心無放逸。人不見其操。誠明徹。照人不見其察。所以神妙不測也。曰。異端亦曰不操而存。又曰。無適而非道。何也。曰。異端不事其操。只要心空無物。既空而無。則不用操矣。異端未嘗見道。只想像箇道。無不在。以為無適而非道。故猖狂妄行。常與道離也。

又曰。存養久。則理自明。蓋心無雜擾。而本然之善自著。曰。異端亦有存養。其絕滅天理何也。曰。異端只素淨打坐澄心。何嘗有戒謹恐懼。主一無適工夫。儒者雖存養。又窮理。異端不窮理。所以差也。

又曰。吾儒是隨事盡理以存其心。所謂敬者。只是專一謹慎。無事時。心專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時。心亦專一在此事上。不敢怠惰。所以無事時。心湛然在內。有事時。即是者。箇心去應察處。置所以動靜表裏。本末其心。只是箇專一畏敬。佛氏只是硬把捉。繫縛得住。有事時。便亂了。

又曰。釋氏是見得自己一箇精神。知覺在光明不昧中。遂指為心性。然而非真物。

又曰。天下古今。只著一箇利字。害了天理。秀才讀著書。便要求中。科。釋子誦著經。便要求一箇福。禪子坐著禪。便要求自己一箇快樂。那裏尚有天理。

又曰。禪學雖似廣大高妙。其實悖謬。今日只緣聖學不明。許多好人都尊信之。所以其風盛。

又曰。克己又言復禮。是從實事上持執。使入規矩法度。而天理在我。非如異端既得之後。空虛無據也。

又曰。釋氏是編制其心之法。非存心之法。儒者只端嚴敬慎。每事精察。不敢慢為。則心存。釋氏則反觀內視。使心動不得。屏絕思慮。使心出不得。或算數珠念佛號。或視息端數息數。或屏絕人事。面壁端坐。或只守一箇念頭。再無他念。皆是制住此心。不得妄動雜思。以致虛靜。及編制之久。則此心慣熟。亦不走作。噫。心具萬理。應萬事。反被編制如此。此其所以天理人倫事物。滅絕一歸于空寂。寂心是靈物。既不走作。

以至空寂之久，亦有許多聰明光耀出來，只是正理絕滅，故猖狂顛倒，或問今之儒者，多入異教，何也？曰：今之儒者，多喜玄妙，愛虛靜，貪快樂，不肯作博文約禮工夫，如何不入去。

又曰：禪學心虛靈，故其機鋒迅速，能驅羈屬動人，但其中天理根源掃滅，故存謬顛倒，害于世。

又曰：世之愚者，莫愚于老佛，至愚之人，也曉得箇天地父母妻子，也曉得有箇己身，今禪家以天地為幻妄，己身為幻身，離父母，棄妻子，離天地六合之大，也曉不得，故言一粒粟中藏世界，陳獻章又要虛微六合，豈非愚之甚乎。

又曰：聰明人多為禪學所動，設使韓退之不聰明，大顛也動他不得。

又曰：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為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于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誤矣。

又曰：佛學心守向一路去，更不去窮究天下道理，所以其學易成，如只守一箇念頭，就要作成佛，是其道隘而捷，其志堅而確，其心一而專，非若儒者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而心常存也，儒者心與理一，而存佛學心與理離而存。

又曰：儒者存此心以應物，心存，則處事當理，事得其理，則心益存，所謂內外一致，心迹不分，佛氏只去把持一箇心，不去應事，是絕了心之理，當事物之來，不得已而應之，又要把持照看此心在腔子裏，是一邊外面應事，一邊內裏持心，應得外面事，不曾存得內裏心，存得內裏心，又不曾應得外面事，此其所以內外判隔，顛倒猖狂，戒謹恐懼，小心翼翼工夫無所用，一任狂妄高大，凌空獨處，而得罪于聖人也，若王介甫以高明處己，以中庸待人，便是內外心迹判為二事，處己待人分為二理，殊不知所謂高明者，是不為物欲所累，不論沒其本心，中庸是事得其理，無過不及也，高明所以為中庸，中庸即高明之所為，豈中庸之外，別有一箇高明，將來處己，高明之外，別有一箇中庸，將去待人。

又曰：朱子言能求放心，即是仁，此言最親切，蓋生理渾然具于心，謂之仁，而心實主統之，或心為物欲所誘，而遂物于外，謂之放，則此理無所主統，不則具此生理而失之，若能存此心，不至放逸，則身有所主，生理自具，或曰：禪學亦能收放心，乃背理如此，何也？曰：聖賢是隨事敬謹以存其心，心有主也，禪學絕滅物，理屏除思慮，以謂心存，是空其心，絕其理，內未嘗有主，何以具天下之理哉，其事亦有數樣，有面壁靜坐，絕去人事，使心不與物交，以謂能存其心者，有常常照看一箇心在內裏，以為不放者，有只守一箇念頭，獨制其心，使心不能出入，以謂存其心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或曰：思慮者成于事而心出乎外，豈非放乎？曰：思其所當思，正所以檢點者，察其心惕然而存，若不想，則物交物，心為所引，其放必矣，曰：靜時有思慮乎？曰：無，曰：有心乎？曰：有而未動也，曰：何謂之有？曰：操也，曰：操則動矣，可謂之靜乎？曰：操只是把緊不放，縱之謂事物未交，思慮未萌，不可謂之動，曰：人操其心乎？曰：操只是把緊不放，非身外有心，人與心不可分為二，人操即心操，我整齊嚴肅，即心整齊嚴肅，我主一無適，即心主一無適，且主一無適即是操，非主一無適之外，別有所謂操也，曰：主一無適用意否？曰：既曰：主一無適用意，曰：聖人用意否？曰：聖人自然

用意，非勉也，曰：何以謂之有主？曰：在內不放，即有主也，有主，則惶惶，曰：釋氏何以無主？曰：釋氏空靜，是滅其主矣，獨制其心，則作主不得，照看其心，亦擾亂不能為主，此儒者之學所以內外一致，體用全備，釋氏則用絕于外，體空于內，內外離隔，顛倒。

又曰：禪家存心有兩三樣，一是要無心，空其心，一是獨制其心，一是照觀其心，儒家則內存誠敬，外盡義理，而心存，故儒者心存，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心存，而寂滅無理，儒者心存而有主，禪家心存而無主，儒家心存而活，異教心存而死，然則禪家非是能存其心，乃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

又曰：心存，然後能察天下之理，能隨事察理，則心益存，此見心與理非二物，釋氏離乎理以存心，所以終歸空去。

又曰：吾儒則心與理為一，故心存則理明，心放則理昏，釋氏則心與理二，故心雖存，亦無理，儒者用戒謹恐懼而心存，是敬以直內，萬理具在，而遇事尤加敬慎，故心與理不離，釋氏則屏絕思慮，事理，使不撓吾心，以為存惟無事時如此作得，事來一撓，便亂了，是他心存時已與理離，而為二，因心與理二，故一動便亂，或謂釋氏有體無用，予以為正是他無體，故無用。

又曰：今之儒者，多入釋老者，一則識理不精，二則好虛靜高妙之過，三則是助長。

又曰：太極之虛中者，無特塞之患，而萬理成具也，惟其虛，所以能涵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為真虛空無物，而高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為真空無物，此理具于何處。

又曰：理無形而具于心，心具是理而無迹，故可謂之虛，不可謂之無，不可謂之空，空則無矣，心不虛，不能涵具衆理，所以心體本虛也。

又曰：綱目書周世宗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夫聖王之制度，皆本于天理之自然，而裁成之，以為天下不易之定準，謂之額可也，今周世宗既廢無額寺院，必存有額寺院，殊不知寺院乃天理之必無者，豈可立為定額乎？禁私度僧尼，然則僧尼又可以公度之乎？據事直書，世宗不學之陋自見矣。

又曰：體用一原，非二事，人言老佛有體無用，此不然，豈有有體而無用者？老佛空其體而絕其用，禪學工夫，蓋緣體不立，故絕去外物，以求虛靜，使本體不替，譬如伐去其木之枝幹，而專培養其根，伐之之久，則外之生意既絕，內之根本亦枯，所以培之者，適以速其朽壞，故禪學滅絕天理最速，且盡老氏次之，功利者又次之也。

又曰：收放心只是一箇敬，不主敬，而欲收放心，東追西捉，愈見費力，縱使捉得住，亦是箇死物事，其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應萬物者，俱不能矣，惟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則隨動隨靜，自然收放不放，心既不放，則內有主，自然神明不測，體用不虧，此釋老之學空寂無用，儒者之學所以通達萬幾也。

又曰：理在物上，故須格物方窮得，釋氏遺物是懸空求理，故只見差去。

又曰：禪伯要行住坐臥無不在道，與顧諟天之明命相似，而實不同，禪伯不曾窮理，本不知道，只是想象

簡道之模樣。所以晝夜不閒。想愈切。心愈忙。儒者則知此道各分明。隨處發見流行。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道理無時不在。

又曰。顯謔天之明命。是操存省察。要事事盡禮。使天賦之理不至昏失。豈日常看見光光明明乎。然則參前倚衡。是何物。曰。此指忠信篤敬而言。是人作工夫處。常不離乎忠信篤敬。則此心常存。天之明命無不在矣。

又曰。釋氏是認精魂為性。專一守此。以此為超脫輪迴。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亦是此意。程子言至忙者無如禪客。又言其如負板之蠶。如抱石投河。朱子謂其只是作弄精神。此真見他所造只是如此模樣。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靜久了。精神光采。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為真空。言道理只有者箇極玄極妙。天地萬物都是者箇作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者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所以其妄愈甚。

又曰。禪家害道最甚。是他作工夫與儒家最相似。他坐禪入定工夫。與儒家存心工夫相似。他門心空。與儒家虛心相似。他門靜坐。與儒家主靜相似。他門快樂。與儒家悅樂相似。他性周法界。與儒家萬物一體相似。他光明寂照。與儒家虛靈知覺相似。儒家說從心上作工夫。他亦專要心上作工夫。儒家說誠意。他便發誠心。作似是而非。莫過於禪家。所以害道尤甚。愚謂儒釋工夫。在源頭已不同矣。儒者工夫。自小學灑掃應對。周旋進退。詩書禮樂。愛親敬長。必恭必敬。無非存心養性之法。非僻之心。在者裏已無及。長。則主敬窮理。並進交養。戒謹恐懼。誠恐一事有差。則心無不存。理無不在。禪家只是默坐澄心。絕滅思慮。直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中。萬理滅絕。那些靈通。只是自己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故他之心。已與理二矣。既與理二。則凡所動作。任意為之。以為此即是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又專一守此。以為至玄極妙。其空豁快樂者。以此性周法界者。以此光明寂照者。以此猖狂自恣者。以此背天地者。以此若儒家存心愈熟。則察理愈精。久則心與理一。動靜語默。酬酢舉措。無非天地發見流行。所以家齊國治天下平。天地位萬物育。是其功效自然之妙。豈禪家顛倒錯亂所能比哉。且儒家以作用是性。是認氣為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故滅絕天道亦不自知矣。程子言其以管窺天。直見北斗處。朱子言于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者。蓋人之生。都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處來人之神識。是保合太和裏面底事。他在此處窺見些子。遂守定此物。不令亡失。則可以脫輪迴。再去奪胎出世。遂言他別有一箇真身。父母所生者只是幻身。故不孝父母。殊不知乾道變化。已在父母身上。故氣盛則生子。氣衰則子繼。生生不窮。故此身此理。皆是父母所傳。若由你者箇真身再出去。則乾道變化箇甚。又曰。今人學不會到貫通處。卻言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略窺見本原。就將橫豎放胸中。再不去下格物工夫。此皆是助長。反與理二。不若只居敬窮理。盡得吾之當為。則天地萬物之理。即在此。蓋此理本無二。若將天地萬物之理。懷放胸中。則是安排想象。愈不能與道為一。如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意與道離也。又曰。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道愈轉突。是他只管想象把住。不去格物窮理。

學統卷五十二

異學

釋氏

整庵羅氏曰。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為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蓋方是時。禪學盛行。學者往往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常陷於一偏蔽于一己。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二程竊有憂之。于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彼此交盡。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于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誠亦鮮矣。

又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未有物格知至而不能通乎此者也。佛氏以山河大地為幻。以生死為輪迴。以天堂地獄為報應。是其知之所未徹者。亦多矣。安在其為見性。世顯有尊用格此物。致此知之緒論。以陰售其明心之說者。是成何等見識邪。佛氏之幸。吾聖門之不幸也。又曰。唐宋諸名臣。多尚禪學。學之至者。亦儘得受用。蓋其生質既美。心地復緣此虛靜。兼有稽古之功。則其運用酬酢。雖不中。不遠矣。且凡為此學者。皆不隱其名。不諱其實。初無害其為忠信也。故其學雖誤。其人往往有足稱焉。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侈其名者。吾不知其反之于心果何如也。

又曰。吾儒只是順天理之自然。佛老二氏皆逆天背理者也。然彼亦未嘗不以自然藉口。邵子有言。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片言可以折斯獄矣。顧彼猶善為遁辭。以謂佛氏門中不舍一法。夫既舉五倫而盡棄之矣。尚何法之不舍耶。

又曰。張子詔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于聖門。亦甚矣。而近世之誣道者。或猶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借佛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矣。

又曰。國初深于理學者。殊未多見。禪學中。却儘有人儒道之不融。雖則有數存焉。吾人不得不任其責也。當宋濂潘溪為文臣之首。文章議論。施于朝廷而達之天下者。何可勝述。然觀其一生受用。無非禪學而已。以彼之聰明博洽。使于吾道誠加之。由博而約。當有必至之理。其所成就。豈不偉然為一代之鉅儒哉。棄周鼎而寶康瓠。吾不能不深為潛溪惜也。

又曰。禪學畢竟淺。若于吾道有見。復取其說而詳究之。毫髮無所逃矣。

又曰。嘗閱佛書數種。姑就其所見而論之。金剛經心經可謂簡盡。詞意稍復。法華緊要指示處。幾十二三。餘皆開言語。且多誕說。達摩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後來說話。不勝其多。亦皆略究其始終。其教人發心之初。無真非妄。故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悟入之後。則無妄非真。故曰無明真如。無異境界。雖頓漸各持一說。大抵首尾銜決。真妄不分。真誠淫邪。道之尤者。如有聖王。出韓子火攻之策。其必在所取矣。

又曰。朱子嘗答金剛經大意之間。有云。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退伏此心。謂盡收世間眾生之心。入它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此恐未然。詳其語意。只是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蓋欲盡滅諸相。乃見其所謂空者爾。

又曰。法華經如來壽量品。所云成佛以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常住不滅。雖不實滅。而言滅度。以是方便教化眾生。此經中切要處。諸佛如來秘密之藏。不過如此。開言語居其大半。可厭分別功德品。偈中所說。若布施。若持戒。若忍辱。若精進。若禪定。五波羅密。皆謂之功德。及云有善男女等。聞我說壽命。乃至一念信。其福過于彼。蓋于雖滅不滅之語。若信得及。即是實見。是為第一。般若多羅蜜。其功德不可思議。以前五者功德。比此千萬億分。不及其一。只爭悟與未悟而已。

又曰。事理二障。出圓覺經。其失無逃于程子之論矣。經有草堂僧宗密疏。略未及見。但見其所自序。及表休一序。說得佛家道理。亦自分明。要皆只是說心。遂認以為性。終不知性是何物也。此經文法。固熟照應分明。頗疑翻譯者有所潤色。大抵佛經皆出翻譯者之手。非盡當時本文。但隨其才識。以為淺深工拙焉爾。

又曰。中庸舉為飛戾天。魚躍于淵。二語而申之。云言其上下察也。佛家亦有言。青青翠竹。盡是其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語意絕相似。只是不同。若能識其所不同。自不為其所惑矣。

又曰。朱子嘗論及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于罪惡。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

之三窟爾。所舉王履道者。愚未及詳考其人。但嘗驗之邪想。明辨有才。而復染禪學。後來遂無所不為。吁。可畏哉。

又曰。異端之說。自古有之。考其為害。莫有過于佛氏者矣。佛法初入中國。惟以生死輪迴之說動人。人情莫不貪生而惡死。苟可以免輪迴。出生死。安得不惟其言之聽。既有求于彼。則彼之遺君親。滅種類。凡得罪于名教者。勢不得不姑置之。然吾儒之信者。猶鮮也。其後有達摩者。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為一聞千悟。神通自在。不可思議。則其說之元妙。迥非前日比矣。于是高明者。亦往往惑焉。惑及于高明。則其害有不可勝救者矣。何哉。蓋高明之士。其精神意氣。足以建立門戶。其聰明才辨。足以張大說辭。既以其道為至。則取自古帝王。精一執中之傳。孔門一貫忠恕之旨。克己為仁之訓。大學致知格物之教。中庸性道中之義。孟子知言養氣盡心知性之說。一切皆以其說亂之。其妄混淆。學者茫然莫知所適。一入其陷穽。鮮復能有以自拔者。故內之無以立大中至正之本。外之無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教衰而俗敗。不但可為長太息而已。向非兩程子。張子朱子。身任斯道。協心協力。以排斥之。吾人之不墮于釋者。能幾何哉。惟數君子。道德之充備。學術之純深。辨論之明確。自孟子而後。莫或過之。故其言一出。聰明豪傑之士。靡不心服。近者親而炙之。遠者聞風而起。相與為之羽翼。以推行其說于天下者。繩繩不乏。迨我聖祖出。位際君師。興學育才。一以五經四書及數君子之說為教。則主張斯道者。又誠有所賴矣。故自朱子沒。迄今三四百年。天下之士。非聖賢之學不講。而所謂禪學者。以之滅息。是豈一人一日之力哉。夫何近世以來。乃復濶有衣鉢之傳。而外假于道學。以文其說。初學之士。既莫能明乎心性之辨。世之老師宿儒。又往往不屑究心于所謂禪者。故其說之興。能救正者。殊鮮而從之者。實繁有徒。其志將以求道也。曾不知其所求之非道也。豈不誤哉。

又曰。佛氏之所謂性。覺而已矣。其所謂覺。不出乎見聞知覺而已矣。然又有謂法離見聞知覺者。豈見聞知覺之外。別有所謂覺耶。良有迷悟之不同爾。後來其徒之笨點者。因而造妖捏怪。百般作弄。神出鬼沒。以逞其伎倆。而聳動人之聽聞。祇為衆人皆在迷中。不妨東說西說。謂莫能與之明辨也。今須據他策子。上言語反覆異同處。一一窮究。以見其所謂性者。果不出于見聞知覺。別無妙理。然後吾儒之性理。可得而明。有如士師之折獄。兩造具備。精加研覈。必無以隱其情矣。其情既得。則是非之判。有如黑白。至此而猶以為是不幾于無是非之心者乎。

又曰。達摩者。禪家之初祖也。其傳法二祖時。嘗謂之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遂併授之。自後其徒皆尊信此經。以為秘典。則今所宜按據。以窮究其所謂性者。無出此經。此經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法者。名也。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也。意根。意識。眼識。耳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為名。為相。為妄想。為妄想緣起。自性。為人法。二執。而識藏轉為諸識。悟則為正智。為如如。為成自性。為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為真識。所謂人法。則五

法二執。而識藏轉為諸識。悟則為正智。為如如。為成自性。為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為真識。所謂人法。則五

際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為十八界。合而言之。人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所覺之謂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目前悟入之覺。即所謂正智也。即人而言之。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即所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佛之道也。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故佛有十號。其一曰。等正覺。此之謂也。不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即無以爲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子。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其謂法離見聞知覺者。何懼其著也。佛以離情遺著。然後可以入道。故欲入于見聞知覺。一切離之。離之云者。非不見聞知覺也。不著于見聞知覺而已矣。金剛經所謂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應無所住。而生清淨心。即其義也。然則佛氏之所謂性。不亦明甚矣乎。彼明以知覺爲性。始終不知性之爲理。乃欲強合于吾儒。以爲一道。如之何其可合也。昔達摩弟子波羅提督言。作用是性。有偈云。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識與不識。即迷悟之謂也。知是佛性。即所謂正智。如如喚作精魂。即所謂名相妄想。此偈自是真實語。後來築點者。出嫌其淺近。乃人人捏出一般鬼怪說話。直是元妙。直是奇特。以利心求者。安得不爲其所動乎。張子所謂說淫邪遁之辭。竊然竝與一出于佛氏之門。誠知言矣。然造妖捏怪。不止其徒。但嘗略中其毒者。往往使能如此。吾黨尤不可不知。

又曰。楞伽四卷。卷首皆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唯識。諸識唯心。種種差別。不出心識而已。故經中之言識也。特詳。夫識者。人心之神明爾。而可認爲性乎。且其以本體爲真。末流爲妄。既分本末爲兩截。謂迷則真成妄。悟則妄即真。又混真妄爲一途。蓋所見既差。故其言七顛八倒。更無是處。吾黨之號爲聰明特達者。故不免爲其所惑。豈不深可惜哉。

又曰。佛氏分本末爲兩截。混真妄爲一途。害道之甚。無過于此。不可但如此說過。須究言之。夫以心識爲本。六識爲末。固其名之不可易者。然求其實。初非心識之外。別有所謂六識也。又非以其本之一分而爲末之六也。蓋凡有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所謂感而遂通。便是此理。以本末明。是一物。豈可分而爲二。而以其半爲真。半爲妄哉。若夫真妄之不可混。則又可得而言矣。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無假于安排造作。莫非真也。及乎感物而動。則有當視者。有當聽者。有當言者。有當動者。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當然者。即其自然之不可違者。故曰真也。所不當然者。則往往出于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其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此治其身心。以此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極之道。而內外本末。無非一貫也。若如佛氏之說。則方其未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妄。及其既悟。又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真。吾不知何者在所當存乎。何者在所當去乎。當去者。不去。當存者。不能存。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使其說肆行。而莫之禁。中國之爲中國。人類之

爲人類。將非幸歟。又曰。楞伽四卷。並無一理字。注中却多用理字訓釋。其說蓋本他經之文爾。嘗見楞嚴有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圓覺有云。一者理障。礙正知見。二者事障。續諸生死。事理二障。在楞伽但謂之惑障。障障非。迷悟歸佛者。誰能易之。雖其所用理字。不過指知覺而言。初非吾儒所謂性命之理。然言之便足以亂真。不可不辨。

又曰。達摩告梁武帝。有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記。反覆數百語。說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訶般若。其空即清淨涅槃。此言又足以發盡達摩妙圓空寂之指。余嘗合而觀之。與繁辭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殆無異也。然孰知其所甚異者。正在于此乎。夫易之神。即人之心。程子嘗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蓋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爲性。此其所以甚異也。良由彼不知性爲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雖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于冥行妄作而已矣。與吾儒之道。安可同年而語哉。

又曰。程子嘗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佛家亦有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矣。箇箇越哉。唐和裴休。深于禪學者也。嘗序圓覺經疏。首兩句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即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蓋其所謂齊同。不出乎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有有知者。有無知者。謂有知者爲同體。則無知者非異體乎。有同有異。是二本也。蓋以知覺爲性。其窒礙必至于此。若吾儒所見。則凡賦形于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爲性。有知無知。無非出于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脈絡之聯屬。元無絲毫空闕之處。無須與開斷之時。此其所以爲渾然也。然則所謂同體者。亦豈待于探攬牽合。以爲同哉。夫程子之言。至言也。但恐讀者。看得不仔細。或認從知覺上去。則是援儒以助佛。非吾道之幸矣。

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詩乃高禪所作也。自吾儒觀之。昭然太極之義。夫復何言。然彼初未嘗知有陰陽。安知有所謂太極哉。此其所以大亂真也。今先據佛家言。語解釋一番。使彼意既明。且盡。再以吾儒言語解釋一番。然後明指其異同之實。則似是非。有不難見者矣。以佛家之言爲據。則無始善提。所謂有物先天地也。湛然常寂。所謂無形本寂寥也。心生萬法。所謂能爲萬象主也。常住不滅。所謂不逐四時凋也。作者之意。不亦明且盡乎。求之吾儒之書。太極生兩儀。是固先天地而立矣。無聲無臭。則無形不足言矣。富有之謂大業。萬象皆一體也。日新之謂盛德。萬古猶一時也。太極之義。不亦明且盡乎。詩凡二十字。其十七字。彼此意義無甚異同。不足深辨。所當辨者。三字爾。物也。萬象也。以物言之。善提不可爲太極。明矣。以萬象言之。在彼經教中。即萬法爾。以其皆生于心。故謂之能。主然所主者。實不過陰界入。自此外。仰而日月星辰。俯而山河大地。近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遠而飛

潛植水火金石一切視為幻而空之矣。彼安得復有所謂萬象乎哉。此詩者蓋嘗窺見儒書遂竊取而用之。爾然佛氏但見得此心有一點之靈求其體而不可得則以為空寂。推其用而偏于陰界入則以為神通。所謂有物者此爾。以此為性。萬無是處。而其言之亂真。乃有如此詩者。可無辨乎。

又曰。南陽慧忠破南方宗愷云。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南僧因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何為忠。忠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眾生顛倒。便成佛之知見耶。汾州無業有云。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齊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流轉無窮。此二者皆禪林之傑出者。其言皆見于傳燈錄。何若是不同邪。蓋無業是本分人。說本分話。慧忠則所謂神出鬼沒。以逞其伎倆者也。彼見南方以見聞覺知為性。便對其人。捏出一段說話。務要高他一著。使之莫測。蓋察點者之情狀。每每如此。皆見金剛經。明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語。佛與眾生。固然迷悟不同。其知見之體。即是平等。豈容有二。又嘗見楞嚴中有兩段語。其一。佛告波斯匿王云。顏貌有變。見精不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其二。因與阿難。聲聞有云。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還謝。此性云何。為汝銷滅。此皆明以見聞為性。與波羅提說相合。若浮名則緊要在一離字。余前章論之悉矣。先儒嘗言佛氏之辭善。便是此等處。傳燈錄中似此儘多。究其淵源。則固出于墨墨也。蓋墨墨說法。常欲離四句。謂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然而終有不能離者。如云非異非不異。非有非無。非常非無常。只楞伽一經。異異見之。此便是道解之根。若將異處窮著他。他便有非異一說。將無常窮著他。他便有非無常一說。自非灼然看得他破。只得聽他愚弄爾。

又曰。大慧禪師宗杲者。嘗宋南渡初。為禪林之冠。有語錄三十卷。頃嘗徧閱之。直是會說。左來右去。神出鬼沒。所以能發動一世。渠嘗拈出一段說話。正余所欲辨者。今具于左。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為國師曰。此是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于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起感。靡不周而復處。此善提摩翠竹。既不出于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華既不越于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為措意。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云。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應曰。不了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爭論。宗杲云。國師主張翠竹是法身。直主張到底。大珠破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箇主張底。一箇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取動。著他一絲毫。要學者具眼。余于前記嘗舉翠竹黃華二語。以謂與宗杲飛魚之旨絕相。只是不同。故吾人識其所以不同處。蓋引而未發之意。今偶為此異同之論。所激有不

容不盡其言者矣。據慧忠分析語。與大珠成形顯相二言。便是古德立言本指。大珠所以不許之意。但以黃華翠竹非有般若法身。爾其曰道是亦得。即前成形顯相二言。曰道不是亦得。即後非彼有般若法身一語也。慧忠所引經語。與大珠所引經語皆合。直是明白更無餘蘊。然則其與吾儒為飛魚之義。所以不同者。果何在邪。誠以魚之性。雖微其性。同一天命也。飛躍雖殊。其道同一率性也。彼所謂般若法身。在竹之身之外。吾所謂天命率性。在魚之身之內。在內則是一物。在外便成二物。二則二本。一則一本。詎可同年而語哉。且天命之性。不獨為魚有之。花竹亦有之。程子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者。正惟有見乎此也。佛氏祇緣認知覺為性。所以于花竹上。便通不去。只得以為法界中所現之物。爾楞伽以四大種色為虛空所持。楞嚴以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其義亦猶是也。宗杲于兩家之說。更不拈動。總是占便宜。却要學者具眼。殊不失為人之意。余也向雖引而不發。今則舍矢如破矣。吾黨之士。夫豈無具眼者乎。

又曰。宗杲嘗謂士人鄭尚明曰。你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果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你百歲後。四大五蘊。一時解散。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不知。果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又嘗示呂機宜云。現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真實。是虛妄。前此臨濟亦嘗語其徒曰。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法。觀此數節。則佛氏之所謂性。亦何難見之有。渠道理只是如此。本不須苦求解悟。然而必以悟為則者。只是要見得此歷歷孤明境界。更親切爾。縱使見得親切。夫安知歷歷孤明者之非性。而性自有真耶。

又曰。宗杲嘗曾天游侍郎第二書。說得他家道理。直是明盡。渠最善捏怪。却有此等說話。又不失為本分人也。書云。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惶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踏著鼻孔。即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即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于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于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細觀此書。佛氏之所謂性。無餘蘊矣。忽然失脚。踏著鼻孔。便是頓悟之說。

又曰。宗杲示真如道人云。今生雖未悟。亦種得般若種子。在性地上。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不生邪見。家不入魔軍。和又答呂舍人書有云。若依此做工夫。雖不悟。亦能分別邪正。不為邪魔所障。亦種得般若種子。深。縱今生不了。來生出頭。現成受用。亦不費力。亦不被惡念奪將去。臨命終時。亦能轉業。況一念相應邪。又答湯丞相書有云。若存心在上面。縱今生未了。亦種得種子。深。臨命終時。亦不被惡業所牽。墮諸惡趣。換却殼漏子。轉頭來。亦昧我底不得。此等說話。只是誘人信。豈可為憑。人情大抵多貪。

都不曾見箇道理。貪今生受用未了。又要貪來生受用。安得不為其所惑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生死輪迴。決無此理。萬有一焉。只是妖妄。為學而不能無疑于此。則亦何以窮理為哉。

又曰。宗杲答呂舍人書有云。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倒斷。即是悟處。心無所之。是做工夫處。其做工夫。只看話頭便是。如狗子無佛性。鑽解秤錘。栢樹子。竹篋子。麻三。乾屎橛之類。皆所謂話頭也。余于栢樹子話。偶曾驗過。是以知之。然向者一悟之後。佛家書但過目。便迎刃而解。若吾輩賢之微詞與。指。竟不能通。後來用工夫之始。始知其所以然者。蓋佛氏以知覺為性。所以一悟便見得箇虛空境界。證道歌所謂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是也。渠千言萬語。只是說這箇境界。悟者安有不省若吾儒之所謂性。乃帝降之衷。至精之理。細入于絲毫。杪忽無一非實。與彼虛空境界。判然不同。所以決無頓悟之理。世有學禪而未至者。略見些光影。便要將兩家之說。和合而為一。彌縫雖巧。敗闕處不可勝言。弄得來。不儒。佛不佛。心勞日拙。畢竟何益之有。

又曰。梁武帝問達摩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竝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杲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為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為。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做僧。看經念佛。種種慶費之事。日新月盛。但其力稍可為者。靡不爭先為之。導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謂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摩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則為禪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為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無所不用其心。其不冒失言。決矣。乃至如此所云種種造作。以為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邪。且夫貪嗔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做僧。看經念佛。以為有益而為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為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為之解脫。乃欲誦事土佛木佛。以儉倖于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至惑者乎。凡吾儒解惑。不可勝述。孰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余故表而出之。更有丹霞燒木佛一事。亦可以解愚夫之惑。

又曰。儒書有五。行佛家便言四大。儒書有五事。佛家則言六根。其蹈襲耶。抑偶同邪。是不可得而知也。然名物雖相似。其義理則迥絕矣。四大有風而無金木。楞嚴又從而附益之。揣摩湊合。都無義理。只被他放點得好。故足以惑人。朱子嘗言佛書中。推楞嚴最巧。頗疑房融竄入其說。看來此事。灼然無疑者。且如楞伽四卷。達摩最所尊信。其言大抵實實。而近乎拙。有若欲盡其意。而未能者。佛一人爾。人一口爾。以二經較之。不應其言之工拙。頓異如此。此本無足深辨。但既攻其失。則亦不可不知。又以見佛學溺人之深。有如是之才。而甘心為之役。殊可嘆也。

又曰。昔有儒生悟禪者。嘗作一頌云。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望礙。涅槃生死是

空華。宗杲取之。嘗見某示人。有水。上葫蘆。一言。凡屢出。此頌第三句。即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真是如此。論語有云。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使吾夫子當時若欠却義之與比一語。則所謂無適無莫者。何以異於水上葫蘆也哉。

又曰。韓子之闢佛老。有云。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善哉言乎。自今觀之。其幸也。未若其不幸之甚。故德傳錄所載。舊云。千七百。人其瑣瑣者。姑未論。若夫戒行之清苦。建立之精勤。論辨之通明。語句之超邁。記之該博。亦何下百十人。此其人亦皆有過人之才。要為難得。向使獲及吾聖人之門。而取正焉。所成就。何如也。而皆畢竟落空。以死嗚乎。茲非其不幸之甚而何。

又曰。吾儒之闢佛氏。有三。有真知其說之非。而痛闢之者。兩程子。張子。朱子是也。有未能深知其說。而常喜闢之者。篤篤信程張數子者也。有陰贊其說。而陽闢之者。蓋用禪家訶佛罵祖之機者也。夫佛氏似是之非。固為難辨。至于訶佛罵祖之機。則其辨之也。愈難。吁。可畏哉。

又曰。程子之闢佛氏。有云。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備。實則外于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即其所言所造。而明指其罪過。誅絕之意。悛然辭氣之表矣。夫既不足以開物成務。則不得謂之神化。倫理且棄而不顧。尚何周備之有。堯舜之道。既不可入。又有于深微。蓋神化周備深微之云。皆彼之所自謂。非吾聖人所謂神化周備深微者也。韓子云。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此之謂也。他日。程子又嘗有言。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夫陰陽晝夜死生古今。易之體也。深微者。易之理。神化者。易之用也。聖人全體皆易。故能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佛氏昧焉。一切冥行妄作。至于滅絕彝倫。而不知悔。此其所以獲罪于天。有不可得而贖者。吾儒之誅絕之。亦惟順天而已。豈容一毫私意于其間哉。

又曰。程子曰。佛有簡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此言雖簡。而意極圓備。其本不是。正斥其認知覺以為性爾。故非但無以方外。內亦未嘗直也。當詳味可以二字。非許其能直內之辭。

又曰。程子嘗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直是見得透。斷得明也。本既不同。所以其說雖有相似處。畢竟和合不得。呂原明一生問學。欲直造聖人。且嘗從二程遊。亦稔聞其議論矣。及其晚年。乃見得佛之道。與吾聖人合。反謂二程所見太近。非得非誤。以妙圓空寂為形而上者耶。以此希聖。無異適燕而南其轍。茂由至矣。又曰。張子曰。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此言與程子本心之見相合。又推到釋氏窮處。非深知其學之本末。安能及此。

又曰。老子外仁義禮而言道德。徒言道德。而不及性。與聖門絕不相似。自不足以亂真。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惟佛氏爾。

又曰。黃老子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韓子之言是也。然佛學在唐尤盛。在宋亦盛。異端之禍。所以相尋不

絕。何足怪哉。程朱致君子相繼而出。相與推明孔孟之正學。以救當世之淪胥者。亦既諄諄懇懇。而世莫之能用也。直至我朝。其說方盛行于天下。孔孟之道。于是復明。雖學者之所得不必皆深。所行不必皆力。然譬諸梓匠。輪輿必以規矩。巧或不足。終不失為方圓。亦足以成器而適用矣。近來異說紛起。直欲超然于規矩準繩之外。方圓平直。惟其意之所裁。舛戾舛戾。此言殊可念也。有世道之責者。不遠為之慮可乎。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安有形體可覓耶。然自知道者觀之。即事即物。此理便昭昭然在目。之閒。非自外來。非由內出。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如有所立卓爾。非想像之辭也。佛氏以寂滅為極致。與聖門卓爾之見。絕不相同。彼曠而虛。此約而實也。果然見到卓爾處。異說如何動得。

又曰。李習之雖嘗謂佛。然陷于其說而不自知。復性書有云。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觀乎此言。何以異于佛氏。其亦嘗從禪師問道。得非有取其微旨。而姑闕其粗迹。以無失為聖人之徒耶。且其書三篇。皆及死生之說。尤可見其意之所主。又曰。余偶得慈湖遺書。閱之累日。有不勝其慨嘆者。痛哉。禪學之誤人也。一至此乎。慈湖頓悟之機。實自陸象山發之。其自言。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即釋迦所謂自覺聖智境界也。皆中于言。萬語微頭。徹尾無非此箇見解。而意氣之橫逸。辭說之猖狂。比之象山。尤甚。象山平日據其偏見。橫說豎說。直是果敢。然于聖賢明訓。有所未合。猶且支吾籠罩。未敢公然叛之。慈湖上自五經。旁及諸子。皆有論說。但與其所見合者。則以為是。與其所見不合者。雖明出于孔子。輒以為非孔子之言。而大學一書。工夫節次。其詳如此。頓悟之說。更無隙可投。故其誣之尤力。至凡孔子之微言大訓。又往往肆其邪說。以亂之。列實為虛。極直作曲。多方牽合。一例安排。惟其偏見是就。務令學者改觀易聽。貪新忘舊。日漸月漬。以深入乎其心。其敢于侮聖言。叛聖經。疑謨後學。如此。不謂之聖門之罪人。不可也。世之君子。曾未聞有能鳴鼓而攻之者。反從而為之役。果何見哉。

又曰。人心道心之辨。只在毫釐之間。道心此心也。人心亦此心也。須兩下見得分明。方是盡心之學。佛氏之于吾儒。所以似是而非。實非者。有見于人心。無見于道心爾。慈湖之志于道。不為不篤。然終蔽于所見。直以虛靈知覺為道心。夫安得不謬乎。集中已易一篇。乃其所用意。以誘進學者。滾滾數千言。將斷而復續。左援右引。陽開陰闔。極其馳騁之力。茫茫乎無涯。洵可窺然。徐究其指歸。不出乎虛靈知覺而已。于四聖之易。絕不相干。參之佛氏之書。則真如符節之合。試舉一二。以鑿其餘。其曰。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為。楞嚴經所謂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即其義也。其曰。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噓。所以能噓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履。所以能步履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波羅提作用。是性一偏。即其義也。其曰。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豈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恣飛戾天。非為也。魚躍于淵。非魚也。金剛經所謂。如來說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說三十二相。即是

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即其義也。凡篇中曰。己曰吾曰我。義與惟我獨尊無異。其為禪學也。因昭昭矣。認紫為朱。明是大錯。乃敢放言無忌。謂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吾不知所謂吾者。果何物耶。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皆天下之大聖。其遞相傳授。無非精一執中之指。而所謂中者。決非靈覺之謂。非惟人人有之。乃至事事物物。有之。慈湖顧獨未之識。爾誠有以窺見其全。已易其敢作乎。閱斯集者。但看得此篇破時。譬之破竹。餘皆迎刃而解矣。

又曰。吾聖賢之言。與佛氏之言。殊不相入。謂儒佛無二道。決非知道者也。慈湖所引經傳。如範圍天地。發育萬物等語。皆非聖賢本指。第假之以成就其說。竊恐將來疑誤後學。不淺。故不得不明辨之。程子嘗言。聖人本天。佛氏本心。此乃灼然之見。萬世不易之論。儒佛異同。實判于此。是故天敘有典。吾則從而尊之。天秩有禮。吾則從而庸之。天命有德。則從而章之。天討有罪。則從而刑之。克稜厥獻。本于上帝之降衷。修道之教。本于天命之在我。所謂聖人本天者。如此其深切著明也。以慈湖之聰明。宜若有見乎此。何忍于叛堯舜湯孔。而以心法起滅天地。又任情牽合。必欲混儒佛于一途。邪蓋其言有云。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萬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又云。意消則本清。本明。神用變化之妙。固自若也。無體無際。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之妙。固自若也。此等言語。不謂之以心法起滅天地。謂之何哉。人之常情。大抵悅新奇。而慕高遠。故邪說得以乘閒而入。學者于此。苟能虛心遜志。無所偏主。而執吾語以審其是非之歸。將不為其所惑矣。

又曰。慈湖謂人心之體。即天之體。本來一物。但其主于我者。謂之心。非虛說也。乃實見也。若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此心可以範圍天地。則是心大而天地小矣。是以天地為有限量矣。本欲其一。反成二物。謂之知道可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乃統體之太極。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物物各具一太極矣。其所以為太極。則一而分。則殊。惟其分殊。故其用亦別。若謂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而以發育萬物歸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既不知分之殊。又惡可語夫理之一哉。蓋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與焉。雖非人所能與。其理即吾心之理。故中庸贊大哉聖人之道。而首以是為言。明天人之無二也。此豈蔽于異說者之所能識邪。況天地之變化。萬古自如。人心之變化。與生俱生。則亦與生俱盡。謂其常住不滅。無是理也。慈湖誤矣。藐然數尺之軀。乃欲私造化以爲己物。何其不知量哉。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言便是的確。

又曰。有心必有意。心之官則思。是皆出于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為也。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爾。所謂何思何慮。以曉夫。慎慎往來者。爾書曰。思曰睿。睿作聖。非思。則作聖何由。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若可無。其又何盡之有。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慎思。此吾儒入道之門。積德之基。窮理盡性。必由于此。斷斷乎其不可易者。安得舉異端之邪說。以亂之哉。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為主。必欲掃除意見。屏絕思慮。將四方八面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線可通。牢關固閉。以冀其一旦忽



然而有省終其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性命之理實未嘗有見也安得舉此以亂吾儒窮理盡性之學哉學術不明為害非細言之不覺纏繞不識吾黨之士以為何如如欲學為佛耶慈湖之誓宜不忍廢必欲學為聖人則尚有五經四書及濂洛關閩之說在彼詩張為幻者又何足以瀉吾之耳目哉

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言出于孔蓋子初若可疑及考其全文首尾亦頗明白聖字自不須看得重而其意亦非此句所能盡也慈湖獨摘此一句處處將來作弄豈有他哉蓋此句實與佛家即心是佛之言相似其悟處正在此故欣然取以為證使人無得而議焉更不暇顧其上下文義何如也

又曰慈湖所引論語知及之以合佛氏之所謂慧也仁能守之以合佛氏之所謂定也定慧不二謂之圓明慈湖蓋以此自處其門人頗有覺者則處之日月至焉之列乃慧而不足于定者也觀慈湖自處之意豈但與三月不違仁者比肩而已哉大哉一歌無狀尤甚凡為禪學者之不孫每每類此

又曰千聖相傳只是一理堯舜禹湯所執之中孔子所不踰之矩顏子之所謂卓爾子思之所謂上下察孟子之所謂躍如皆是物也上聖大賢惟其見之真是以執之固而行之盡其次則博文約禮吾夫子有明訓矣蓋通天地人物其理本一而其分則殊必有以察乎其分之殊然後理之一者可見既有見矣必從而固守之然後應酬之際無或差謬此博約所以為吾儒之實學也禪家所見只是一片虛空曠蕩境界凡此理之在吾心與其在事物者竟不能識其至精至微之狀為何如而顧以理為障故朱子謂禪家最怕人說這理字誠切中其病矣慈湖訓語有云近世學者沈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于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其怕這理字也不亦甚乎

聖人胸中固自清明澄澈然于中則曰允執于矩則曰不踰豈是漠然蕩無主宰而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一切任其自作自止其如水泡之自生自滅乎哉必不然矣且吾儒若除箇理字不講更講何事若見得此理真切自然通透灑落又有何于安排布置之勞為此言者適以自狀其不知理焉爾

又曰程子曰以吾觀于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夫既曰事事是句句合矣何以又曰不同此正所謂毫釐之差也且如吾儒言心彼亦言心吾儒言性彼亦言性吾儒言寂感彼亦言寂感豈不是句句合然吾儒見得人心道心分明有別彼則混然無別矣安得同

又曰佛氏之學不知人物之所自來斷不足以經世儒而佛者自以為有得矣至于經理世務若非依傍吾聖人道理即一步不可行所得非所用所用非所得所謂由其蔽于始是以缺于終爾內外本末既不免分為兩截猶譚譚然動以一貫藉口吾聖人所謂一以貫之者果如是乎

又曰朱子語類有云吾儒只是一箇真實道理他也說我這箇是真實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慈湖此言真說透禪學骨髓

又曰滿元明雅語有云佛之廣大高明吾聖人已有之而聖人之中庸精微佛又何嘗有邪又曰中庸精微即是此心感應發用之妙而廣大高明則心體也據此言則是佛氏心體與吾聖人無異矣及答周衝問儒釋之辨則曰聖人之學至大公釋者之學至私至小大小公私足以辨之矣夫既許之以廣大高

明矣何為又有至私至小之議哉蓋佛氏之廣大高明即本覺之境界也此正是元明悟處其所謂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即此是以樂之聖人而不疑殊不知天德乃帝降之寶非本覺也本覺何有于中乎不中故小不中故私彼小偏私蓋先儒之所以議佛氏者舍此則無以為儒釋之辨故不得不援之爾

又曰或謂佛氏別是一教不當以吾儒之心性倫理與之並言朋友間亦嘗有此說殊不知鄙意正要將來與之並言方見得是非分曉不然則毫釐差處無從辨別終無以服其心而解其惑也

呂滄野因論佛氏冷心之說或問告子不動心也是冷心否曰這是強制其心他是寂滅其心這不同些問心畢竟可冷得否曰道心惟恐他不生不暖如何要冷如私心慾心驕心這樣的心要冷他孟子那不動心邵子收天下春歸之肺腑却要學須要必有事焉而勿忘然後可

鄧元錫曰佛之教覺于根清淨故六塵清淨塵清淨故四大清淨以至十方三世八萬四千陀羅門畢清淨矣覺性偏滿不動則無際矣乃其行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不厭生死不受涅槃不敬持戒不憎毀禁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以為不即不離無縛無脫所謂證者無得失取舍其能證者無作止任滅而終之無能所也故悟其無矣而欲以無者空諸所有致其虛矣而欲以虛者略諸所實欲空諸有則有物有則有典有禮者舉而歸諸幻也欲空諸實則明物察則惇典庸典者舉而歸諸虛也故云為無不周循實則外于倫理自窮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也

又曰記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夫南北之極或視髮而裸或剪中而裹輒沐之食子義渠之焚親視之素習而成之性矣彼釋氏者西方之教也為之慈忍以消其忿為之澹素以堅其性為之戒律以攝其欲為果報輪迴之說以恐怖其愚開空善寂樂上乘之門以安其智為之髡緇遊戲以和其俗為之偈頌音樂以暢其情又為之變現出沒神咒幻化妙于其土之術以駭其心今西域尚多有之要惟當以異術視度之也故曰西方之教也今居中國之地而從西方之教以之行已則髡髮緇衣妻屏子苦節而不堪堪異而難行也以之處物則久習夷于初學冤仇等于親愛養生齊于一子必外斯世斯生而後其說可通也以之理財則施舍盛而農桑本業之教荒以之用人則賢不肖混而舉指命討之典失以之垂訓則好大不經語怪語神荒忽罔象之妖作又焉往而不弊也哉且夫中國之教尊尊親親有等有殺威儀棊棊不可選則有物有則之故也文殊之持刃而以為悟無生忍黃龍之批頰而以為見過師而為之師者揚眉瞬目隨所至捧喝也以行之中國也合乎于教也滋悖易中孚之家曰信及豚魚其卒曰翰音登于天貞凶言信非所信不可貞也今其教雖童子謾而坐其顛云為得證果焚指割臂捨身命以布施云得入地也于信也滋惑矣今所居者中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立也所業者六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作周公孔子之所述也所與處者人倫庶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修而明也孝弟通于神明禮樂達于神化舉其所謂精且元者不旁給他借而足而何必認認馬悅奇尙異索元大以相蓋為哉孟子曰反經反之也者身之也反之身心性情章之禮樂教化順事恕施于農政王路舉皆謂其極然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者從可議也此反經之謂也

明矣何為又有至私至小之議哉蓋佛氏之廣大高明即本覺之境界也此正是元明悟處其所謂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即此是以樂之聖人而不疑殊不知天德乃帝降之寶非本覺也本覺何有于中乎不中故小不中故私彼小偏私蓋先儒之所以議佛氏者舍此則無以為儒釋之辨故不得不援之爾

又曰或謂佛氏別是一教不當以吾儒之心性倫理與之並言朋友間亦嘗有此說殊不知鄙意正要將來與之並言方見得是非分曉不然則毫釐差處無從辨別終無以服其心而解其惑也

呂滄野因論佛氏冷心之說或問告子不動心也是冷心否曰這是強制其心他是寂滅其心這不同些問心畢竟可冷得否曰道心惟恐他不生不暖如何要冷如私心慾心驕心這樣的心要冷他孟子那不動心邵子收天下春歸之肺腑却要學須要必有事焉而勿忘然後可

鄧元錫曰佛之教覺于根清淨故六塵清淨塵清淨故四大清淨以至十方三世八萬四千陀羅門畢清淨矣覺性偏滿不動則無際矣乃其行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不厭生死不受涅槃不敬持戒不憎毀禁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以為不即不離無縛無脫所謂證者無得失取舍其能證者無作止任滅而終之無能所也故悟其無矣而欲以無者空諸所有致其虛矣而欲以虛者略諸所實欲空諸有則有物有則有典有禮者舉而歸諸幻也欲空諸實則明物察則惇典庸典者舉而歸諸虛也故云為無不周循實則外于倫理自窮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也

又曰記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夫南北之極或視髮而裸或剪中而裹輒沐之食子義渠之焚親視之素習而成之性矣彼釋氏者西方之教也為之慈忍以消其忿為之澹素以堅其性為之戒律以攝其欲為果報輪迴之說以恐怖其愚開空善寂樂上乘之門以安其智為之髡緇遊戲以和其俗為之偈頌音樂以暢其情又為之變現出沒神咒幻化妙于其土之術以駭其心今西域尚多有之要惟當以異術視度之也故曰西方之教也今居中國之地而從西方之教以之行已則髡髮緇衣妻屏子苦節而不堪堪異而難行也以之處物則久習夷于初學冤仇等于親愛養生齊于一子必外斯世斯生而後其說可通也以之理財則施舍盛而農桑本業之教荒以之用人則賢不肖混而舉指命討之典失以之垂訓則好大不經語怪語神荒忽罔象之妖作又焉往而不弊也哉且夫中國之教尊尊親親有等有殺威儀棊棊不可選則有物有則之故也文殊之持刃而以為悟無生忍黃龍之批頰而以為見過師而為之師者揚眉瞬目隨所至捧喝也以行之中國也合乎于教也滋悖易中孚之家曰信及豚魚其卒曰翰音登于天貞凶言信非所信不可貞也今其教雖童子謾而坐其顛云為得證果焚指割臂捨身命以布施云得入地也于信也滋惑矣今所居者中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立也所業者六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作周公孔子之所述也所與處者人倫庶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修而明也孝弟通于神明禮樂達于神化舉其所謂精且元者不旁給他借而足而何必認認馬悅奇尙異索元大以相蓋為哉孟子曰反經反之也者身之也反之身心性情章之禮樂教化順事恕施于農政王路舉皆謂其極然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者從可議也此反經之謂也

明矣何為又有至私至小之議哉蓋佛氏之廣大高明即本覺之境界也此正是元明悟處其所謂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即此是以樂之聖人而不疑殊不知天德乃帝降之寶非本覺也本覺何有于中乎不中故小不中故私彼小偏私蓋先儒之所以議佛氏者舍此則無以為儒釋之辨故不得不援之爾

又曰或謂佛氏別是一教不當以吾儒之心性倫理與之並言朋友間亦嘗有此說殊不知鄙意正要將來與之並言方見得是非分曉不然則毫釐差處無從辨別終無以服其心而解其惑也

呂滄野因論佛氏冷心之說或問告子不動心也是冷心否曰這是強制其心他是寂滅其心這不同些問心畢竟可冷得否曰道心惟恐他不生不暖如何要冷如私心慾心驕心這樣的心要冷他孟子那不動心邵子收天下春歸之肺腑却要學須要必有事焉而勿忘然後可

鄧元錫曰佛之教覺于根清淨故六塵清淨塵清淨故四大清淨以至十方三世八萬四千陀羅門畢清淨矣覺性偏滿不動則無際矣乃其行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不厭生死不受涅槃不敬持戒不憎毀禁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以為不即不離無縛無脫所謂證者無得失取舍其能證者無作止任滅而終之無能所也故悟其無矣而欲以無者空諸所有致其虛矣而欲以虛者略諸所實欲空諸有則有物有則有典有禮者舉而歸諸幻也欲空諸實則明物察則惇典庸典者舉而歸諸虛也故云為無不周循實則外于倫理自窮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也

又曰記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夫南北之極或視髮而裸或剪中而裹輒沐之食子義渠之焚親視之素習而成之性矣彼釋氏者西方之教也為之慈忍以消其忿為之澹素以堅其性為之戒律以攝其欲為果報輪迴之說以恐怖其愚開空善寂樂上乘之門以安其智為之髡緇遊戲以和其俗為之偈頌音樂以暢其情又為之變現出沒神咒幻化妙于其土之術以駭其心今西域尚多有之要惟當以異術視度之也故曰西方之教也今居中國之地而從西方之教以之行已則髡髮緇衣妻屏子苦節而不堪堪異而難行也以之處物則久習夷于初學冤仇等于親愛養生齊于一子必外斯世斯生而後其說可通也以之理財則施舍盛而農桑本業之教荒以之用人則賢不肖混而舉指命討之典失以之垂訓則好大不經語怪語神荒忽罔象之妖作又焉往而不弊也哉且夫中國之教尊尊親親有等有殺威儀棊棊不可選則有物有則之故也文殊之持刃而以為悟無生忍黃龍之批頰而以為見過師而為之師者揚眉瞬目隨所至捧喝也以行之中國也合乎于教也滋悖易中孚之家曰信及豚魚其卒曰翰音登于天貞凶言信非所信不可貞也今其教雖童子謾而坐其顛云為得證果焚指割臂捨身命以布施云得入地也于信也滋惑矣今所居者中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立也所業者六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作周公孔子之所述也所與處者人倫庶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修而明也孝弟通于神明禮樂達于神化舉其所謂精且元者不旁給他借而足而何必認認馬悅奇尙異索元大以相蓋為哉孟子曰反經反之也者身之也反之身心性情章之禮樂教化順事恕施于農政王路舉皆謂其極然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者從可議也此反經之謂也

願歷陽曰釋家有理障事障之說便是無善無惡的注脚試看理是甚麼曉他是障或以情識認取或以

或問佛氏大意溼陽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問七佛偈使自可見

又曰余始讀韓昌黎原道以為粗之乎其開佛者爾年來體驗乃知其妙蓋佛氏說心性儘自精微幾

于其中而不得出更若鴛鴦聖而上之然者即欲開他何處下口惟就人倫上斷置方纔無辭以解且既

夫婦之中佛氏以人倫為幻迹其所謂心性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

亦自有師父師兄弟師弟師祖師孫焉嘗盡去人倫曰去卻真者去認假者正是反常孟子曰天之生物使

枯之物而已乎由此言之佛氏而不本無極則已佛氏而本無極也其將何辭以解乎往嘗謂高存之曰

有之矣吾未之見也意中只周元公一人

又曰明道謂佛氏之言視楊墨尤為近理伊川謂佛說直有高妙處朱子謂佛說經做得極好又謂佛氏

或問昔王荆公謂張文定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曰豈無人亦有過孔孟者

又曰吾聖人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佛氏曰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吾

又曰吾儒以理為性釋氏以覺為性朱子曰仁未嘗不覺而覺不可以言仁此語極精至羅文莊又曰覺

又曰心之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又不可分心之用可言心之體不可言性者心之體也可言者

仁義禮智爾仁義禮智之可言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爾皆心之川也佛氏之所謂性與聖人不同者于



生之誓而思得其故矣。人之于道。猶足之于路。只分岐處一步左右。以後便各成路徑。厥夫先生從明哲悟入。以趨大覺之體。迨後讀華嚴見性。益契無倚之智。至于儒者六籍。皆先生悟後印證。故究竟只成佛門見解。觀先生以神武不殺。飛龍大人。至聖至誠。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類。隱隱皆推重如來。而所謂乾元。所謂太極。所謂教化。隱隱皆指鹿盧虛性海。蓋所見無非是物也。至于尊崇儒矩。排斥狂禪。亦不過謂世法宜然。而窺先生之意。實以一切聖賢皆是逆流。善薩本無三教。惟是一乘。爾故某謂先生之學。全體大用。總歸佛門。而後之信先生者。必以牟尼之指。疑先生者。必以仲尼之道。某嘗承先生之教。使推說其說以決千古疑信。何敢不直心仰答。如前縷縷。蓋是千古同然之疑。幸先生一明決之。學者幸甚。

答劉直洲書曰。適奉手札。知足下禪根獨深。欲與共此其美。某獨謂此道其徒自能為之。非吾曹之所為也。非獨不可。抑亦不能。何者。釋氏之道。始於止妙于空。其空之妙。即空字更不容著。故至于滅而倫理乘而事物。絕而思慮。其初雖巖髮之微。豈為煩惱。亦削去之。吾曹今日能乎。習其道者。兀坐一室。亦自有餘。一交事物。種種情惡。至于顛倒錯亂。無可奈何。則強曰不必安排。頭頭是道。不知拂于人情。乖于物理者多矣。吾曹為孔子之徒。自宜從孔子之教。足下試取四書沉潛體驗。篤實力行。無先立己見。強聖賢從吾每一溫尋。溫去舊見。以求新知。久之。自當知釋氏萬般指引。吾儒開口便見。釋氏徹底精微。亦儒家所不屑道者。爾足下又云。近于二程書。更覺心適。此足下入門之漸。而吾道得人之幸也。第先入之言。主張于內。為力亦難。倘于高明未合。願姑舍之。萬勿援釋合儒。為孔門大罪業。今之陽尊儒。而陰從釋。借儒名以文釋行者。白陽明以後。更大熾。足下才高力強。尤大可慮。則其似是亂真。則不若淨守禪宗。借此路。亦可淡源世味爾。

愚按。史稱西域人善幻多雜點。自周穆王。有化人來。能出入水火。王為築中天之臺以寵之。列禦寇之書亦稱西域有聖人。不治而不亂。或曰。是即佛也。漢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佛書。然未宣廣。明帝遣使之天竺。得沙門及其書四十二章。以來所言皆卑卑苦行于彼法。猶無當。即所謂木叉戒者是也。魏晉以降。訖于齊梁。西僧疊至。佛說大興。而好事者。乃剽竊莊老之談。託為經典。以誦于世。時則有若佛圖澄。鳩摩羅什。與僧肇。慧遠之徒。翻譯論著。無虛日。其書有三。大藏曰。經。梵云蘇怛囉。曰。律。梵云毘尼。曰。論。梵云阿毘曇。為部十有二。為卷五千餘。嗚呼。吾聖人之書。不越跋提河。而彼之說。至充滿所謂五印度。可慨也。遂摩自西來。則又立為教外別傳。以救膠榜名相之弊。大言曰。直指心地。見性成佛。于諱佛而言禪。諱義而言玄。夫玄猶義也。禪猶佛也。止爭繁簡之間爾。六傳至曹溪慧能者。大闡其法。于嶺南曹溪者。彼所謂六祖也。自是五宗宏布。展轉播弄。天下無賢愚貴賤。並皈嚮之。而佛道益大昌。五宗者。南嶽。衡山。廬山。法眼。臨濟是也。夫佛者。覺也。覺其所覺。非吾之所謂覺也。而可以強同乎哉。請試論之。佛書之多。雖浩如烟海。而所為法界津梁。宗門寶藏。釋子所奉。以為指南者。曰。金剛心經。維摩楞伽。圓覺楞嚴。號為禪家六經。亦猶吾儒之六經也。金剛經曰。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解曰。非法。則不有。非非法。則不無。有無並無。法之極也。經又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解曰。應于

無所住著。處生心也。又曰。金剛般若。被羅蜜。以要言之。惟在無住相。何為無住。心地空寂。離種種邊。無所執著。何為無相。對境無情。善惡俱忘。不生好惡。心經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解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如水不異冰。冰不異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如冰即是水。水即是冰。此乃一經之要。般若之心也。經又曰。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解曰。色不異空。故不生不垢不增。空不異色。故不滅不淨不減。又曰。生死即涅槃。故不生。涅槃即生死。故不滅。煩惱即菩提。故不垢。菩提即煩惱。故不淨。結業即解脫。故不增。解脫即結業。故不減。又曰。此是大部般若六百卷之文心。此心體寂照虛融。靈明洞徹。凡聖該括。真妄同源。維摩經曰。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為冥坐。解曰。實聖攝心。謂之內。凡夫馳想。謂之外。言不內不外者。等心內外也。經又曰。法離好醜。法無增損。法無生滅。法無所歸。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無高下。法常住不動。法離一切觀行。又曰。非凡夫。非離凡夫。法非聖人。非不聖人。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解曰。不捨惡法。而從善則一切諸法于何不成。諸法離成。而離其相。則美惡斯成矣。楞伽經。達摩以授其徒慧可。云是如來心地要門。至宋僧正受。始注釋之。序曰。經以楞伽為名也。非人非法。以實相為體也。非空非有。以佛語心為宗也。非真非妄。以自覺聖智為用也。非修非證。以生酥為教相也。非乳非酪。或又解曰。此經實證圓頓。八識洞然。號如來藏。圓覺經。以理教單法為名。大圓覺性為體。凡聖平等為宗。觀行速成。為用。方等大乘。為教相。經首曰。身心寂滅。平等不際。解曰。凡聖身心。當體寂滅。平等同居。圓覺本際。經又曰。其所證者。無得無失。無取無舍。其能證者。無作無止。無任無滅。于此證中。無能無所。一切法性。平等不壞。解曰。修證圓覺。至此人法兩亡。心境俱寂。魔佛無二。凡聖一如。平等頓同。永不變壞矣。楞嚴經。梵語。首楞嚴。華言一切事究竟堅固。乃大定之總名也。解曰。得此定時。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一切事法。當處寂滅。即是常住心性。又曰。無因無行。無修無證。無了不了。大小名相。一切不立。此真首楞嚴。究竟堅固者也。六籍之指。大要不過如是。推之十二部五千餘卷之多。亦無有不如是者。蓋六籍猶三藏也。即如七佛偈。釋氏以為三世諸佛傳心要指。可敵華嚴偈十萬之多。而參學家所稱為禪源者也。毘婆沙。佛偈曰。身從無相中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尸棄佛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佛。幻出無根無實性。毘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非福如幻。起亦滅。拘留孫佛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身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拘那含牟尼佛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于生死。迦葉佛偈曰。一切眾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釋迦牟尼佛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是則七佛之指。亦皆如是。蓋七佛猶六籍也。自餘西佛。東祖。禪師。法嗣。各有語錄。流行世間。試就其中所謂古德尊宿。大善知識。所以印心傳法之要。摘其一二以證之。文殊告善住天子曰。虛空界者。即是如來。此中無有一物。可分別者。無著問天親曰。彌勒于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

是如來。此中無有一物。可分別者。無著問天親曰。彌勒于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

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摩訶迦葉偈曰。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阿難偈曰。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馬鳴偈曰。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龍樹等人問佛性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漏無報。不死不生。寶誌大菩薩有曰。一切如影如響。不知何惡何好。更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十四科頌有曰。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同途。我自身心快樂。倘然無善無惡。南嶽慧思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布袋有歌曰。非聖非凡。復若何。不強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名異。相安空呼。清涼澄觀答某問。要書有曰。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妄。濟乘影勞。若體妄。即真猶處陰影。滅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心。契空有雙融之道。無住無著。莫攝莫收。是非兩忘。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故真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眾生。渾然齊致。達摩答太守揚街之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于法無取。不贊不惡。無迷無悟。若能解。故稱爲祖。街之請益。乃說偈曰。亦不視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動措。亦不捨智而近惑。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躐。超然名之曰祖。僧璨著信心銘有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圓如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知。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卻。空忍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印宗問慧能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能曰。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一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慧能上座告衆曰。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曠無。豈無是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剎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又曰。自性能含萬法。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大。又作頌有曰。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邪正俱不用。清淨至無餘。正見名出世。邪見是世間。邪正盡打卻。菩提性宛然。又告衆曰。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非。無非無住。無往。又說偈曰。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這一告衆曰。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估。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又曰。自性本來具足。但于善惡。事上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即入造作。變居。答繼宗曰。汝即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即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百丈懷海上堂告衆曰。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爲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爲無爲。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爲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又曰。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八天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

無爲。縛脫心量。處于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虛幻。塵勞羶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黃蘗告裴某曰。此心無始已來。不曾生。不曾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即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惟此一心。即是佛。利蹤告衆曰。自古及今。未曾有一箇凡夫。聖人出現。汝前亦無有一善語惡語。到汝分上。爲甚麼。故爲善善無形。爲惡惡無相。既已無我。把甚麼爲善惡。立那箇是凡聖。臨濟告衆曰。外不取凡聖。內不住根本。見微本法。更不疑謬。德山告衆曰。我道箇虛空。道有且不是有道無。且不是無。言凡不凡。言聖不聖。一切處安著他不得。延壽答人問真心曰。心非有無。有無不染。心非垢淨。垢淨不染。乃至迷悟凡聖。行住坐臥。皆是妄識。非心也。心本不生。今亦不滅。若知自心。如此于諸佛。亦然。佛果告衆曰。若向箇裏。個個分明。目前無法。胸中無心。上不見諸聖。下不見凡夫。外不見一切境界。內不見眼耳鼻舌身意。便能通同一。宗杲答竹天游曰。此真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于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生死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于中往來。又告衆曰。平等心者。善與惡等。背與向等。理與事等。凡與聖等。量與無量等。體與用等。這箇道理。惟證者方知。是則諸師之旨。亦無不如是。蓋諸錄猶七偈也。統而論之。彼雖教有頓漸。乘有大小。法有顯密。義有廣略。證有先後。機有淺深。而其無上究竟之處。不過曰無而已矣。無無而已矣。無無亦無而已矣。無之云者。所謂無善無惡。與無淨無垢。無凡無聖。無是非。無生滅等說。是也。無則幻。幻則空。空而不空。是曰真空。空則妙。妙則有。有而不有。是曰明妙。善提正覺。覺此也。大方圓覺。覺此也。頓悟悟此也。漸修修此也。三世諸佛之所證。證此也。如來爲一大事出現。爲此也。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之說。證此也。西佛東祖。十地菩薩。一切善知識之爲。學付授。印此也。此者何。無善無惡是也。然則無善無惡一語。非禪門統會之一大宗。信而何哉。若吾儒則第曰繼善。曰性善。曰明善。曰止至善而已。嗚呼。釋氏之與吾儒。同邪異邪。其亦可以辨而較然矣。若夫天堂地獄。因果福田。與夫三途六道十二種生等說。不過以訛惑愚俗。爾鄙俚荒誕。尤不足置喙。

## 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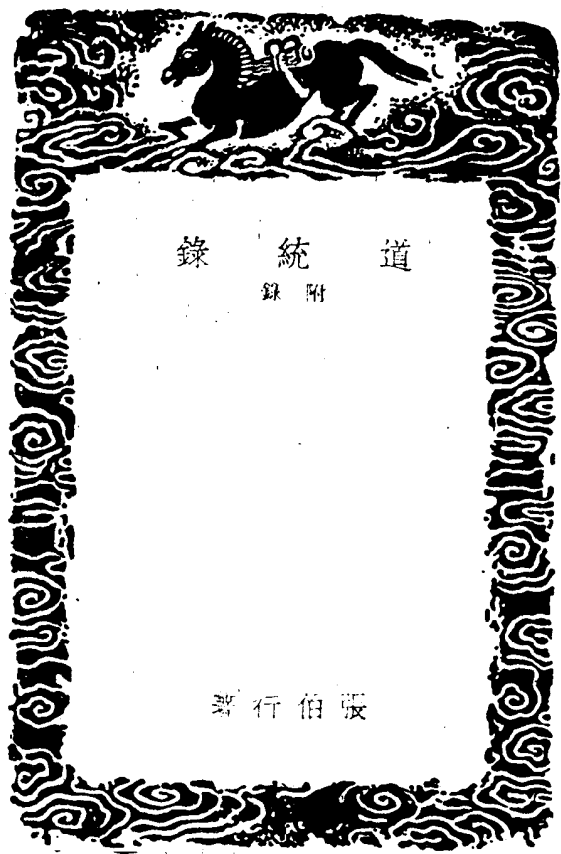
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學而已矣。學不明。則道不著。即人心亦無由而得正。故欲明道者。當先明學。欲明學者。當先明統。此從古聖賢日皇皇從事于斯。而有所不能已也。漢川熊先生固天命以任斯道之責者也。先生覺天下之學術紛紜靡定。作學統一書以正之。蓋先生之學。以明善爲宗。故是書之作。以明統爲要。夫明統即明善也。善明則統明。統明則善益明矣。且善者。即天理也。天理既明。如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如度量設而不可欺。以長短。合此則是。不合此則非。是非非。豈復有毫釐之差哉。維先生讀書十萬卷。上下數千載。其開列聖諸賢之宗派。與夫二氏百家之底蘊。莫不嚴辨而論定之。而悉本于天理之至公。大哉是書。其即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之意乎。是書出。而數千年人物之盛衰于斯。數千年儒先之論決于斯。使人一見而知正者當崇。邪者當戒。斷不容一毫含糊混淆于其間。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予亦曰。熊子成學統。而異端邪說息。將正學以明大道。以著先生之功。於是乎與天壤齊量矣。瑣不敏。從事於斯道者有年。今幸親炙先生。與聞大義。故拜手稽首。而識於篇末。以告世之君子。凡讀是書者。宜優游涵泳。默識心通。以造其微。慎勿爲異學所惑。以負先生明道立教之苦心哉。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十月。新安後學施瑛識於紫陽書院。

## 後序

君子之學。何事乎。將以明道也。道非學不明。學非道不正。學道交修。而斯文之宗統著焉。顯統之著也。必有聖人開其先。統之傳也。必有賢人承其後。而其衰也。亦必有命世之哲。爲之正其原而障其流。然後聖學一脈不至斷絕於天下。雖然。世運遷流。道術遞變。盛衰消長。存乎其人。苟非有定力卓識之儒。其孰能起而任之。漢川先生以覺世之心。著爲持世之言。學統一書。昭揭日月。其功誠高。其心亦良苦矣。蓋學者立言非難。而躬行爲難。世豈無博辯之士。高譚性命。稱述聖賢。而人莫之信者。言行相遠也。先生自通籍至辛輔。三十餘年。由身心意知。以達於家國天下。無一事不本之學。無一念不體諸道。措之躬行者。既真純完備。發而爲詞。宜乎其正大切至。俟之百世而莫能易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信哉。其有言也。易曰。脩辭立其誠。信哉。其立誠也。世之人。苟能細讀是書。尊吾道者。可以驟然而興。叛吾道者。亦可以幡然而悟矣。然則人謂孟氏之功。不在禹下。今先生之功。豈在孟氏下哉。謹序康熙二十四年歲次乙丑仲秋。閩漳後學李贊元題於金陵之遶園。

## 跋

天下之理。不是則非。是非一定。邪正乃明。決無二者并立之途。可以供小人無忌憚之口實。此滾川先生所以有學統之作也。東周之季。孔子以天縱至聖。謝不自居。而循循然從事於下學。其繁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厥後孟氏七篇。宗旨專主性善。其義蓋本於此。然則孔孟所以爲學者。無他。不過格物致知。戒懼慎獨。以完其本善之性而已矣。戰國以還。言性之家。愈紛。而學之爲統益大亂。彼老莊楊墨。猶曰其門戶異也。申不害荀卿揚雄之屬。猶曰其徒與少也。若持其偏駁。陽竊吾儒之名。而陰亂其真。則莫如宋之象山明之陽明爲最烈。俗儒稽考不精。往往襲晚年定論之經。不難厚誣朱子。而又從中兩可之調。停包荒。遂使濂洛關閩之正傳。坐受其搖撼而不之覺。嗚乎。其亦小人之尤。而與于無忌憚之甚者哉。先生學究天人。功流社稷。主張新道。垂三十餘年。自其爰立之先。天下已翕然嚮風。守其成說。皆知異學之害道。心誹而力攻之者。不勝枚舉。而先生猶懼邪說之入人深也。退居之暇。創爲學統一書。斷自孔子以來。分爲五類。辭理嚴正。條緒井然。是非同異。辨之不遺餘力。近之可以定一世之指歸。遠之可以釐千秋之學脈。雖使孔孟復生。蓋亦莫之或易矣。嗚乎。斯真世道人心之大幸也。與時康熙歲次乙丑中秋後二日。西澗門人劉然謹跋。



原序

曩余於故書肆中，購得道統傳一帙，乃憐之仇君無所著也。上自堯、舜、禹、湯、文、武，下及周、程、張、朱、若相師儒爲治爲教，統而一之，而假與似者不列焉。孫應奎爲之序曰：聖賢往矣，存之者，述也。廓之者，心也。學者由是述以求聖人之所以爲聖，則持循有階矣。余讀而善之，因思一畫開天，斯道之傳，自伏羲始。孔子繫易，稱伏羲並黃農，意其道之統緒所自來乎。再觀尚書所載，契敷五教，皋邁種德，益稷有謨，伊尹有訓，虺說有誥，有命，皆於道有發明之功。至孟子，鉉見知聞知，並及萊朱，望散無非爲道統所屬也。是皆不可以略，頃以特簡，命撫八閩，公餘之暇，用爲采輯，易傳尙書，及諸家傳紀，上自伏羲，神農，黃帝，下仍訖於周、程、張、朱，增定成書，使學者得觀其備焉。將授梓而爲之序曰：大道之在天下，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原無日不昭著，流布於兩間，自世有行道之人，而道以行，無行道之人，而道以息。有明道之人，而道以明，無明道之人，而道以晦，究之息而未嘗絕，晦而未終昧者，則恃有仔肩斯道之人，以相續於不墜焉耳。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與皋、益、伊、傅、說、周、召、畢、散之爲相，皆有行道之權者也。故繼天立極，贊襄輔翊，而道以位而行。孔子雖不得位，然集聖聖之大成，古今性命事功，不出其範圍，後之言道者，必折衷焉。顏、曾、思、孟，以及周、程、張、朱，皆任明道之責者也。故窮理著書，授受丁寧，而道以言傳，是道也。正綱維，立人極，端風化，開泰運，曲學難竊，不得假百家邪說，莫能亂昭著流布於兩間，真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

道統錄 原序

道統錄 原序  
行地者矣。天地無終極，是道之統，聖聖相承，亦無終極。我皇上崇儒重道，文教畢興，御製四書、孝經、易經、講義，頒行天下，披覽周、程、張、朱之書，時齊其詩文，以賜羣臣。又命儒臣纂修諸書，次第告成。斯固正學光昌之會，大儒興起之日也。天下其必有能闡明歷聖相傳之道，而出而佐我皇上，咸五登三之治者。然則余之增訂是書也，又豈特爲學者之備觀云爾已乎。康熙四十七年歲次戊子，季春朔，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石倉都御史、儀封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古今聖賢諸儒總論道統之傳

論語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書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猶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程子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又曰：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伊川敘明道墓表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明，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實質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息邪說，使聖人

道統錄 總論



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爲情哉。

朱子曰。道之在天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雜。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彙散聚。莫不有同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闕。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濁判合之不齊人之變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界。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書。洛書成而九疇。而孔子於斯文而興。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界。其孰能與於此。

又曰。天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晉於一郵亭。梁上見此語。蔡季通云。天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不生二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數千載後。乃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直是說夢。只有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

又曰。自孟子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難於老氏釋氏之言。而所以修己治人者。遂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具。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誦其說者。始脫乎俗學之陋。異端之感。而修己治人。亦往往有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君民者。蓋三先生有功於當世不少矣。

勉齋黃氏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且偏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物。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措諸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中。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也。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

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即湯之以禮制心也。不顯亦式。不謀亦入。是即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爲大學之教。其親受道統之傳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此又子思得統於曾子者也。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得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文公之得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黃萬里曰。道與天地並。聖人而存。道固與之俱存。聖人而往。道不與之俱往。夫惟其真見乎此。則方其得聖人於所見。固能知其道於耳提而命之間。及其得聖人於所聞。尤能知聖道於神交會之表。一理既融。萬境俱徹。回視前日見聖人者。非見聖也。見道也。聞聖人者。非聞聖也。聞道也。道未嘗一日不在。而聖人特道之寄也。甚矣天下不可一日無聖人。尤不可一日無道也。然而世道不常。聖人不常。出是道雖存。幾於無所附麗。必有聖人者作。而道始傳。然而道也。爲千萬載之公器。而前聖後聖。特出而管之耳。幸而遇聖人耶。則見於面。益於背。道無日而不在。不幸而不遇聖人耶。則誦其詩。讀其書。道亦無日而不存。誠能心與之融。動與之契。則隔形骸而無爾汝。問歲月而猶且暮矣。是果以耳目拘哉。道者何。堯舜之精一。湯之執中。文王之純亦不已。皆是物也。然堯五百年之後。而有湯。湯五百年之後。而有文王。是何天之生聖人。不數數然哉。使堯舜五百年而不生。堯舜之道。未嘗一日不明於天下。湯文五百年而不出。湯文之道。未嘗一日不著明於日用。聖人不必其常在。而道則未嘗不在也。道在則聖人亦在也。豈必見聖人者爲知。而聞聖人者不爲知耶。嗟夫。都俞告語。禹親得於堯舜也。其知之宜也。而去鳴條之師。幾何年。咸有一德。尹親相乎成湯也。而去西土之王。幾何世。向非相知以道。則寥寥五百載。何以一聞而即知耶。大抵不以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聖之所以爲聖也。取之而隨足用之。而不竭者。道之所以爲道也。論而至是。則數君子之見知。聞知。果道也。非迹也。然而文王之後。有孔子矣。兩禮夢斷。抱吾道之精華。傳大成之正印。非吾孟子而誰。中庸之妙。親得乎子思之傳。大成之蘊。慨然於願學之思。其知聖人者至矣。吾故曰。若顏曾。則見而知也。若孟子。則聞而知也。

北溪陳氏曰：粵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而為綱常之主，皋陶、伊、傅、又相輔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羣聖之道，作六經，為萬世之師，而回、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於於俗學，蓋千數百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二程夫子，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篇，又以發闕之所未發。上與羲黃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南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朱文公又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登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闡周程之道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源流也。

西山真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作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說也。蓋性者，智愚所同，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之能，故自堯舜以至孔子，五百歲而後出，孔子既沒，而曾子、子思、孟軻，復先後推明之，千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燦然昭呈，垂於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豈偶然哉，不幸戰國贏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未盡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術道之功於一時，而無能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至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為己任，蓋孔子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孟子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為哉，天也。

薛敬軒曰：道流行於天地間，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未嘗有間斷，但道之託於人，有絕有續耳。又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朱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大有功於道者，朱子也。又曰：聖賢萬世所傳之道，只是天命之性，自伏羲、神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至周、程、張、朱，垂世立教之言，有不同而其理豈有異哉。又曰：存諸心者不雜，見於行者不雜，措諸事業者不雜，形諸文詞者不雜，斯可謂之真儒矣。數者有一雜焉，其得謂真儒乎。胡敬齋曰：自孟子後千四百年，無人見得此道分明，董子見其大意，孔明天資有暗合處，韓退之揣見易歸，至程朱方見得盡，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真西山庶幾。

道統錄目錄

- 卷之上
- 伏羲
- 神農
- 黃帝
- 唐堯
- 虞舜
- 夏禹
- 商湯
- 文王
- 武王
- 周公
- 孔子
- 顏子

- 會子
- 子思
- 孟子
- 卷之下
- 周濂溪
- 程明道
- 程伊川
- 張橫渠
- 朱晦庵
- 附錄
- 皋陶
- 稷
- 契
- 伯益
- 伊尹
- 萊朱
- 傅說
- 太公
- 召公
- 散宜生
- 楊龜山
- 羅豫章
- 李延平
- 謝上蔡
- 尹和靖

### 道統錄卷之上

伏羲

清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著

太昊伏羲氏，風姓，母曰華胥，生帝於成紀，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承木德而王，作都於陳之宛丘，帝生而聰明睿智，德合上下，有龍馬負圖出於河上，於是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見陰陽有奇耦之數，始畫八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卦有三爻，因而重之，得卦六十有四，所謂先天之易也，上古男女無別，帝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正其姓氏，通以媒妁，而民始不瀆，法乾坤，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而民始知人倫，又作甲曆，以定歲時，起於甲寅，于支相配，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以是紀，而方不惑，故曰治曆明時，則敬天勤民之本也，上古之世，茹毛飲血，帝乃作網罟，教民佃漁，養六畜為犧牲，充庖廚，祀神祇，故後世稱之曰庖犧氏，而其與也，有龍馬之瑞，因而名官，故亦號為龍師，飛龍氏，造書契者也，潛龍氏，造甲曆者也，居龍氏，治屋廬者也，降龍氏，驅民害者也，土龍氏，治田里者也，水龍氏，繁滋草木，以疏導泉流者也，又命五官，春官為青龍氏，夏官為赤龍氏，秋官為白龍氏，冬官為黑龍氏，中官為黃龍氏，於是共工為上相，柏皇為下相，朱襄，吳英，常居左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吾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各明刑政，以懷四方，百令既舉，萬民化洽，帝乃斷桐為琴，琴二十有七絃，以通神明之貺，以合天人之和，組桑為瑟，瑟三十六絃，以修身理性。



帝在位五十載。嘗游於康衢。見童歌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諱不知。順帝之則。又有老人擊壤歌於路。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堯久於位。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人而登用之。故齊曰。子丹朱開明。堯曰。吁。得諂可乎。又言誰可順此事者。驩兜曰。共工旁求有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是時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江淮通流。無有平原高阜。故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堯咨四岳。有能治水者。皆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岳曰。異哉。試不可用。乃已。堯於是聽岳用鯀。九載功用不成。堯曰。咄。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岳應曰。否。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衆言於堯曰。有鯀民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如何。岳曰。啓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不。堯曰。我其試哉。乃妻以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節卜二女於洧汭。如婦禮。遂歷試諸艱。舉八元。八愷。流四凶。使禹平水土。益掌火。棄教民。播種契爲司徒。敷五教。堯命舜位。舜讓於德。堯不從。乃薦舜於天。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攝行天子之政。代堯巡狩。方岳。作五刑。七十有七載。作大章之樂。以變爲樂。正。擊石拊石。象上帝石磬之音。而致鳳儀。獸舞焉。八十載。禹治水功成。定九州。貢賦。乘元圭入覲。告成。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乃封伯禹於夏。封四岳於呂。加賜伯益。封契於商。封棄於郟。於時堯老矣。命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千聖一中之傳。發之自堯。始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在位九十八年。通舜攝二十八。凡百一十七歲。

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大禹謨曰。稽於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程明道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反。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又曰。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猶一點浮雲過太虛耳。

朱子曰。堯言欽明文思。欲是箇本領。能敬使能明。故文理密察。察然可觀。而其間意思自是深遠。又曰。敬字當理會。雖堯舜至聖亦這下來也。

虞帝 帝名舜。父曰瞽瞍。系出虞幕。故爲有虞氏。按國語。幕。能助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左傳。史。自。至於。舜。舜母握登。生舜於姚墟。因爲姓。舜生有聖德。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母死而喪。喪妻。象。腹愛後。妻子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事父母。暨弟。日以篤。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曰。有鯀在下。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堯帝乃妻之二女。以觀其德。舜飭二女於。媯汭。如婦禮。帝善之。使徵。徵五典。五典能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俊。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

名。舜舉以佐堯。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世襲之。結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財。天下謂之饕餮。比於三凶。舜流之四裔。以禦魑魅。時洪水未平。堯使舜入大麓。相視原隰。烈風雷雨。而舜行不迷。於是使禹治水。益掌火。棄播百穀。契司五教。皋陶爲士師。三載。堯乃薦舜於天。使攝行天子事。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親四岳。舉牧。班瑞于羣后。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州封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書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朝覲訟獄者。咸之舜。謳歌者。不謳歌。舜乃即天子位。正月元日。格于文祖。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復申命禹。益。稷。契。皋陶。使仍舊職。以終其命。垂作共工。伯夷。典三禮。樂典。教胃子。龍作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允。申錫羣后。封堯子朱於丹。以奉先祀。謂之虞賓。朝於瞽瞍。封象於有庠。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分北三苗。庶績咸熙。帝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樂取於人以爲善。立諍謗之木。設求善之旌。植敢諫之鼓。以廣直言之路。養國老于上。庠。養羸老于下。庠。憲其行止。昔德而尙齒。作米廩。以教於國。是以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作箭韶樂。九成。鳳凰來儀。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惟安。不忘危也。帝又彈五絃之琴。作南風之歌。其詞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九敘惟歌。恭己南面。無爲而天下治。初以孝升聞。及其爲天子也。以天下養。故曰。大孝。宅位三十有三載。子商均不肖。乃咨禹而讓位焉。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帥百官如帝之初。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命舜舜益以三言。因以命禹爲十六字傳心之要。與焉。乃命禹敘洪範九疇。又命伐三苗。時有苗弗率。禹徂征。三旬。苗猶逆命。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非引慝。祇載見替。變變濟濟。替。替。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於時八風循通。卿雲叢叢。俊又百工。皆和而歌。曰。慶雲爛兮。糺纒纒兮。日月光華。且復且兮。又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于一人。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而終禪焉。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又五十載。凡百一十歲。

吳季札聘於魯。魯觀周樂。見舞韶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轉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

程伊川曰。舜之誅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之可怒而怒之耳。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物來時。便見有好惡。物去時。何嘗有好惡焉。

朱子曰。人心者。人欲也。道心者。天理也。物物上有天理。人欲。分明與他劈開。自然分曉。堯舜禹所傳心法。只此四句。又曰。惟精。是別識得人心道心。惟一是常守得定。允執。是箇真知。

楊龜山曰。君臣之間。要一心一德。方做得事。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無不然。觀舜命禹征苗。已誓師

往伐而益以一言贊禹禹遂班師舜以禹班師便誕敷文德而有苗格夫舜命禹征而益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苗之逆命宜先告之舜乃即班師而不疑舜於二臣均無疑焉乃因其班師而為之舞千羽於廟陪益之感豈不以禹猶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猶己也歟夫是之謂一德一心

禹姓姒氏黃帝之玄孫也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娶有莘氏女曰志是為修己見流星貫昴夢成而孕歲有二月生禹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詢治水於四岳會舉鯀堯試之九載績不成舜登庸攝政以鯀負命毀族殛諸羽山而使禹續父業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遠其仁可親其言可信堯為律身為度傷父功之弗克思蓋前愆祇承于帝勞身焦思繼風沐雨為天下先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禹弗子居外八年過門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櫟敷士隨刊奠高山大川自冀州始次兗次徐次揚次荆豫梁雍周行宇內東造絕域西延積石南臨赤岸北過塞谷徇崑崙察六屬脈地鎔金石瀉流沙於西隅決弱水於北漢背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疏九河於滄淵開五泉於東北鑿龍門關伊闕水土既寧成賦中邦則以三壘任土作貢九貢以定由是六府孔修成五服聲教訖四海錫元圭告成功於天下舜受堯禪以為司空俾宅百揆舜子商均不類禹禹於天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歷數在汝躬終陟元后禹固辭舜曰毋乃受命神宗是時有苗弗率昏迷不恭舜咨禹徂征苗民逆命益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誕敷文德舞于羽兩階七旬而有苗格後十七歲舜崩三年喪畢禹避商均於陽城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歸商均禹不得已踐天子位以金德王都安邑國號夏定正朔以建寅為歲首色尚黑牲用元作樂曰大夏易曰連山定天下為九州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使人識神靈因洛龜獻書演洪範九疇皇極居五以一御八蓋建極居中之意追王父舜封堯後於唐舜後於虞作寶王案舉皋陶將昇以政而皋陶卒封其後於英六任伯益以國政薦之於天命奚仲為車正建旌旗旂以別尊卑等級惡言酒而戒亡國好善言而縣鞶鑿一饋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勤勞天下之民嘗適郊見罪人下車泣之左右曰彼自不順何痛為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吾為民辟民各自以其心為心乃吾德薄也安能勿痛會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戮之文命弘敷一懷執中之訓故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云在位二十七歲崩享年百有六歲葬會稽塗山相位十五載乃避啓於箕山天下之人仍歸啓啓能敬承嗣位家天下由此始

帝舜曰禹降水敷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史臣贊禹曰若稽古大禹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又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吳季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張南軒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己又曰禹之為聖人也本由學而成其工夫則到者也程子曰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至剛胡雙峯曰禹之傳於舜者心法授受一中而已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以一御八居中制外亦一中而已吾夫子稱禹乃曰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何哉蓋中道之傳心法也夫子之論蓋指其孝心純至言之也禹傷父以治水殫死故直以此自任其中心誠不忍一日安於天子之常奉者卒之建立偉績克蓋前愆至於禘饗而郊饋禹之心從可見矣味吾夫子無間然之言其深識禹之心矣

念仁山曰舜之罪也殛鯀其罪也與禹大公之道聖人無容心焉抑舜以方命圮族失之禹念父功之未就於是暨益暨稷孜孜以成之非惟克勤於邦以為忠而補前人之愆以濟天下乃所以為大孝也然以禹之聖猶八載於外何也禹非但導水濬川而已中開畫井田為溝洫定經制酌土宜立賦法通朝貢廣教化八年之間定萬世之計此禹之功所以不可及也

湯名履一名天乙契之後也契事唐虞為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十三傳至主癸娶扶都氏見白氣貫月感而生湯商世八遷都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諸故曰從先王居而作諸以告先王也亳與為鄰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時夏桀昏淫無道而湯聖敬日躋雖聰明天縱而檢身者不及嘗曰學聖王之造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如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思獨居譬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又曰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信道者以心樹道者以人聞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使人往聘迎之三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進尹於桀桀不能用尹醜有夏復歸於亳湯出見野張網四面視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乃去其三面視曰欲左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澤及禽獸況人乎歸之者四十餘國桀殺直臣關龍逢湯使人哭之桀怒囚之夏臺已而得釋時桀惡益甚諸侯昆吾氏黨桀為亂湯乃與師率諸侯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曰格汝眾庶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何乃夏王率湯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意弗協疾視其君曰是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贊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擊戮汝罔有攸赦桀敗於有城之墟奔於鳴條遂伐三豎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放桀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為口實仲虺作誥言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兆民無不孚信王其懋昭大

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兆民無不孚信王其懋昭大

德立中道於天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諸後世。綽乎有餘裕矣。蓋德之日新。實有以順天而應人也。時諸侯大會。湯取天子璽。置之於座。再拜從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宜處之。湯三讓。諸侯固推湯。乃踐天子位於亳。都作湯誥。誥告萬方。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言君道之重。如此。爰戒侯邦。無從匪彝。無即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建國號曰商。改正朔。易服色。改歲曰祀。以水德。王色尚白。以伊尹為阿衡。仲虺為左相。發明德。作八政。制官刑。儆於有位。旁求俊乂。立賢無方。築五庫。減五兵。以不用。與民休息。立禹後。與古聖賢有功者之後。封孤竹等國。各有差。以立天之道。先陰後陽。立地之道。先柔後剛。乃作歸藏之易。以坤為首。又作諸器用之銘。以為儆戒。其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時大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賦民失職。賦宮室崇賦。女謁盛賦。苞直行賦。讒夫昌賦。何不爾至斯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歲則大熟。天下獻治。作樂曰大濩。在位十三年崩。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又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咎。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又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又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又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仲虺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詩曰。惟此成湯。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吳季札見舞大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

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

又曰。湯武反之也。

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兪。呼嘯之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降而道不降也。

朱子曰。湯之盤銘。但見於大學。湯之工夫。全在敬字上來。又曰。湯之日新。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才間斷便不可。又曰。湯之執中。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

薛文清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可見湯之代夏。一出於上天之公。孟子所謂天吏是也。夫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

文王

文王。姬姓。名昌。后稷公劉之後。古公之孫。公季子也。公季娶有邠之女曰太任。端莊誠壹。維德之行。其妊文王也。以胎教。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既而生昌。昌生而明聖。太任口教之一而識百。其

下之心哉。

文王

文王。姬姓。名昌。后稷公劉之後。古公之孫。公季子也。公季娶有邠之女曰太任。端莊誠壹。維德之行。其妊文王也。以胎教。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既而生昌。昌生而明聖。太任口教之一而識百。其

下之心哉。

道統錄 卷之上

初誕。有赤爵銜丹書入於鄧。止於昌戶。古公知其聖瑞也。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公季之伯兄曰太伯。次曰虞仲。知古公意在昌。然非立季。則無以及昌。相與託採藥逃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文王娶有莘氏女太姒。有聖母德。昌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衣冠至。疑門問內豎安否。內豎曰。安。則喜。日中及暮。皆至。問如初。其有不。安。則不脫衣冠。色髮行。不能正履。王季愈復。乃復初。及嗣位。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嘗出獵渭濱。遇呂尚。賓語大悅。載俱歸。立為師。號尚父。相與講求道德。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延四方之士。士以此多歸之。西伯善養老。伯夷。叔齊在孤竹。往就其養。太顛。閔天。散宜生。嚳子辛甲之賢。悉歸焉。嘗行於野。見枯骨。命吏鞭之。吏以無主。對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非其主乎。為之更葬。天下聞之。曰。西伯滯及枯骨。況生者乎。於是歸之者三十餘國。是時紂方以沈酒淫荒。酸法酷刑。事而西伯治。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無禁澤梁。無奪有罪。孤獨餓殍。謂之窮民。尤加軫念。以此估冒之德。日著四方。紂十一祀。以西伯。九侯。及鄂侯。為三公。九侯進女於紂。不喜淫。紂殺之。而醜九侯。鄂侯爭之。并殺鄂侯。西伯聞而歎息。崇侯虎惡之。譖於紂曰。西伯積善。奈仁。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怒。適拘西伯於羑里。西伯艱貞。晦明。以蒙大難。闕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關。及他珍奇物。因殷嬖臣費仲。獻之。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之。且曰。諸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既出。盡獻河西地。詩紂除炮烙刑。紂許之。且賜弓矢。斧鉞。使專征伐。昌退而修德。諸侯歸者益衆。虞尚爭田。久而未平。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君慚而相謂曰。吾之所爭。周之所取。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讓其所爭田。以去。紂十五祀。西伯伐犬戎。十六祀。伐密須氏。十七祀。敗葷國。十八祀。伐邗。十九祀。伐崇。作豐邑。自岐徙都焉。殷臣祖伊。恐。自其邑奔告。紂曰。我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是時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畔國。以事紂。終身不二也。立靈臺。以候日。於占星象。望雲物。庶民子來。不日成之。紂二十祀。西伯發疾。謂世子發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命。丙寅。西伯崩。年九十七。凡即位五十年。其學以緝熙敬勝。上紹堯舜禹湯之心法。所著易書。演六十四卦。繫以象辭。則因美里之囚。而示處憂患之道也。曰。吾以明天之理。而順受之耳。葬於畢。諡曰文。

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惟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庸。威。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

修。我西上。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天乃大命文王。冠戎。服。受厥命。

周公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徵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用誠和萬民。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道統錄 卷之上

又曰。惟文王向克修和我有友。亦惟有若說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太順。有若南宮括。亦惟純佑。兼德。迨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股命哉。

詩曰。魴魚精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又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啟羨。誕先登于岸。

又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

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吳季札觀樂為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大學曰。稷稷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武王

武王名發。文王仲子也。文王長子伯邑考。早卒。故發為世子。娶呂尚女曰邑姜。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開陳流。動有禮法。及武王為世子。率而行之。不致有加。文王薨。嗣為西伯。以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皆在左右。積功參仁。一如服事之志。武王嗣位之十三年。紂惡日甚。微子去之。箕子囚。比干死。天下之人。心皆去紂而之周。於是武王曰。是有重罪。不可不伐。一月壬辰。以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東伐紂。至於孟津。諸侯會者八百人。乃作泰誓三篇。以誓戒軍旅。甲子。師次商郊。紂率其衆七十萬人。拒武王。皆倒戈以北。罔有敵者。紂乃反走。登鹿臺之上。衣其寶玉。遂自焚。商民望塵。盡棄武王。王入商。誅首惡。諸侯皆尊武王為天子。王即天子位。悉反商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財發粟。而民皆悅。服與滅繼絕。以存先代之後。以殷之餘民。封紂子武庚。使弟管叔。蔡叔。霍叔監其國。遂罷兵西歸。王既渡河而西。乃假武修文。師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解甲而藏之。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王昌。榮於上帝。望於山川。以告武成。乃大封諸侯。同異姓者當是之時。淳信明義。德報功。垂拱而天下自治。於是遷都於鎬。建舉行禮。國中並立四代之學。辟雍居中。北成學。東夏學。西股學。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兼用燕饗食之禮。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心服也。箕子既釋囚。朝見於王。王就而訪道焉。箕子為陳洪範九疇。九疇。即洛書之數也。人君修己治人之道。莫有加焉。箕子既得道於武王。王乃封之朝鮮。以遂不臣之意。王又召師尚父。問黃帝。帝頌之。道師尚父曰。在丹書。王齋戒受書。其言曰。敬勝意者。志意勝敬者。滅勝勝欲者。從欲勝勝者。凶。凡事不強則。比弗敬則不正。枉者滅。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為子孫常者。此之謂也。王聞書之。

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於席之四端。及諸衣服器用。各有銘。武王之學。反身修道。細行必於。而威德遠。於荒裔。九夷八蠻。咸通。道致貢。十有四年。西旅貢。鑿一簋。用訓於王。十五年。巡狩方岳。祀百神。朝諸侯。十九年崩。壽九十三。武王歿。後周公相成王。乃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孔子與賓牟賈言曰。總于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足以觀武德云。

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緝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又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蒸哉。

又曰。豐水有芭。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蒸哉。

中庸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郭用亭氏曰。武王伐紂。乃救民而行一時之權。義也。夷齊進諫。乃尊君而守萬世之經。道也。經與權而得中。義與權而不悖。則皆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矣。

周公

周公名旦。文王第四子也。篤仁孝。多材藝。有大勳勞。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武王十一年。東伐紂。渡孟津。陳師牧野。周公輔行。作牧誓。破股誅紂。大告武成。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克殷二年。武王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成我先王。乃自以為賓。設三壇。北面而立。戴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令史策祝詞。請以身代。納册於金縢。誠守者勿敢言。翼日。王有瘳。又七年。王崩。成王幼。周公負扆以朝。諸侯。抗世子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王有過。則撻伯禽。以示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既而使伯禽代。就封於魯。誡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叔及蔡叔。霍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辟居東土。取易之三百八十四爻。繫以辭。以承文考之志。二年。罪人斯得。作鳴鶴之詩。以貽王。王猶未悟。則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將卜天變。乃得周公册祝。請命之說。王感悟。執書以泣曰。其無殛卜。昔公勤勞王家。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述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歲則大熟。當管蔡挾武庚而率淮夷以叛也。公奉王命。與師征伐。作大誥。討武庚。誅之。封微子於宋。作賓王家。以紹殷後。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降霍叔為庶人。平淮夷。踐奄。收殷餘民。以定東土。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王命。備周公於東。公既得命。作嘉禾。許報成王。東征。凱還。復相王免喪。朝先王廟。延訪羣臣。諸侯畢會。立制。成周禮之書。作武樂。樂量於天下。越裳氏來朝。獻白雉。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周公歸之。王稱先王神靈。致薦於宗廟。使者還。迷其歸路。公作指南車。錫之。七年。成王長。周公還政。恐王之壯有所淫佚也。乃作無逸。令王知稼穡。



之艱難。作立政。令王知任用之專官。作幽風。令王知民俗之勤儉。王初步自周。欲營居於維。使太保召公相所居之宅。以為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為均。命周公往營東都雒邑。卜得吉。乃定鼎郊。公欲退休。明農。王留公治維。而已歸。京又命遷殷頑民於維。公傳王命以誥。放之多士。勉其事。居故作多士。詳敘官制之授成王。王因而訓迪。百官作周。官公將致。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及莫。王讓公。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之意。賜得郊祭文王。用天子禮樂。以襲周公之德云。

周公居東。東人作詩曰。狼跋其胡。載寬其尾。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又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成王迎公。東人詩曰。九疇之魚。鱉鮪。我觀之子。衮衣繡裳。又曰。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明堂篇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

孔子曰。周公成文武之德。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或問伊川先生。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乎。先生曰。只是要代兄死。豈更問命何如。龜山曰。是也。

聖人固知天理。只為情切。猶於此可萬一也。故至誠為之。反曰。金縢之事。亦有言語可疑者。如云。玄孫不若。且多材多藝。聖人似不應如此說。

伊川曰。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己也。變變然存敬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

張橫渠曰。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能包羅統貫。規模至大。若不得其心。欲事事上湊。合使如是之大。必不能也。

朱子曰。周禮一書。皆是從容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官備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父叔梁紇。母顏氏。名徵在。其先宋人也。宋自微子微仲。六傳而至弗父何。以有宋授厲公。而世為宋卿。及孔父嘉。別為公族。以孔為姓。又三傳至防叔。長華氏之通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為鄆邑大夫。初。顏氏歸叔梁紇。為於尼丘。有麟吐玉書之祥。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生而首上圩頂。因名丘。方三歲而叔梁紇卒。葬防山。孔子為兒嬉戲。嘗陳俎豆。設禮容。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弗銘云。一命而僇。再命而備。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僇於是。爵於是。以嗣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欲。若必

師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委吏。料量平。為司職吏。畜蕃息。年二十四。母顏氏卒。殯於五父之衢。遂合葬於防。年二十七。開官於郕。年二十九。學鼓琴於師襄。三十四。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苴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所以興也。既反。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鬻雞故。得罪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與齊大師語。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魯公問政。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善之。他日。又問政。對曰。政在節財。景公說。欲封以尼路之田。晏嬰以魯世不能彈其舉。病年不能究其禮。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二。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孔子。云。得狗。孔子曰。以丘所聞。羊也。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專車。吳使之。問孔子。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羣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蠻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儻儻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嬰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驕。季氏執國政。故孔子不仕。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魯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春。及齊平。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勢將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夾谷。孔子相。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公具左右司馬。至會所。獻酬禮畢。齊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景公心怍。摩而去。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僇諸侯。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所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開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饗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稅禮也。用稅禮。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乃不果享。於是齊侯歸三田以謝過。十二年癸卯。孔子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欲處父。謂孟孫曰。成孟氏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公圍成。弗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三月而魯大治。粥羔豚者。弗飾買。男女行者。別於塗。道不拾遺。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竊則吾地近焉。我為先。并矣。盍致地。鞶銀曰。請沮之。沮之不可。致地。唐虞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驅。道魯。若陳。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忘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

曰魯今日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桓於大夫。孔子遂行。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適衛。衛主顏淵。鄭家。衛人致粟六萬石。頃之或有難者。孔子恐獲罪。遂去。衛將適陳。適匡人。以為陽虎止之。五日。然後得去。去之。蒞月餘。反乎衛。主遊伯玉家。南子請見。孔子不得已見之。於是去衛適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微服過宋。適鄭。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於衛。蓋公不能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間。寶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歌曰。美哉水。洋洋乎。吾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何謂也。曰。寶鳴犢。舜華皆之賢大夫也。而簡子殺之。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於不義。尚知避之。況丘乎。乃還息陴鄉。作楚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又主蘧伯玉家。蘧公問陳。與孔子語。仰視蒼厓。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明年。自陳遷蔡。自蔡如葉。復去葉反蔡。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讒者中諸侯之疾。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相與發徒圍孔子於野。絕糧七日。從者皆病。孔子講誦。絃歌不輟。召子路問曰。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夷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比干。夫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幽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子路出。召子貢告如之。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查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規而志不遠矣。子貢出。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孔子默然歎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乃得免。既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沮之。乃止。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先是季桓子病。鞏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與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遺言謂康子。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欲召仲尼。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至是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孔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季康子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鼓書傳禮記。刪詩。正樂。晚而喜易。序彖。繫辭。說卦。文言。讀之。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顏回最賢。蚤死。後惟曾參得傳孔子之道。魯哀公十四年。庚申。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曰。麟也。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子貢問曰。夫子何泣。孔子曰。麟之為靈。昭也。明也。出非其時。吾是以傷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辭約而指博。故吳楚自稱王。而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緜當世。筆則筆削。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明年辛酉。

子路死於衛。壬戌。孔子病。負手曳杖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伏。哲人其萎。吾將安做。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曰。賜。汝來何遲。子時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余。余始將死。寢病七日。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家。上凡六年。弟子及魯人往從家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孔子年十九。娶齊官氏。非年生。鯉字伯魚。先孔子卒。伯魚生伋。字子思。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幸我曰。以予親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仲尼日月也。又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裕之斯來。勸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子思子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又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顏子。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顏路無繇之子也。母齊姜氏。其先武王克商。封陸終之裔。曹狹於邾。及夷甫。顏有功于周。分封小邾。為魯附庸。子孫因以父字為氏。世世仕魯。為卿士。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首受學焉。已還。回事孔子。回天資明睿。而將之以深潛。孔子告之克己復禮。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而回以遠化。與言終日。默成如愚。淵乎其受道焉。其自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又竭才不情如此。以故喟然之歎。於道為獨親。其問為邦也。子語以四代禮樂。著春秋之用。是以帝王之治。望之也。孔子厄陳蔡。仲由有懼言淵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北游於農山。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而對曰。勇哉。子

賈復對子曰：辯哉！顏淵退而不言。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患，千載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憮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之矣。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夫能夙興夜寐，誦誦宗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夫子，則王者之相也。顏子嘗問孔子曰：夫子亦步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瞻乎其後矣。淵家屢空，然自得而樂，夫子亦步也。美哉，回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又亟稱其賢，稱其庶乎。言近道也。其歿也，哭之慟，至以爲天喪子焉。贊易於復，擊之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又曰：自吾得回而門人益親，其信許若此。當其時，高第弟子如子貢之倫，至才辯，語及淵，嘖嘖自以爲不如也。蓋夫子之教首德行而淵及閔子騫，再伯牛，仲弓之倫，咸以德行稱。淵年二十九，髮盡白，娶宋戴氏，生子啟，卒年三十二，葬魯城東防山之陽。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孟子曰：顏子當亂世，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又曰：禹稷顏回同道，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周子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故顏子亞聖。程子曰：顏子去聖人只在毫髮間。

又曰：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又曰：聖人之德，固不可得而名，若顏子之氣象，吾曹心亦知之，欲學聖人，且學顏子。

又曰：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醇淵懿，於道更得之淵粹，近聖人氣象。

伊川曰：孟子天資超邁，故難學，顏子天資純粹，功夫縝密，進德有序，故學者有用力處。

又曰：學者要不錯，須是學顏子。

朱子曰：顏子生平，只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

又曰：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只心中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淨盡盡斷。

又曰：顏子幾於聖，未達一息耳，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仁，皆此意也。

又曰：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凍釋水，消故曰：顏子大勇。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父皙，聖門狂者也。於道能見大意，爲孔子所與，然行時不掩，參最晚出，年十六，孔子在楚，哲命之楚受學焉，性頗魯，而循循於反躬自省，將之以弘毅，卒能唯一貫爲聖學宗，故曰參也魯，竟以魯得之。迨夫子自衛反魯，喟然於明王之道，參敬以請，子具告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凡王朝家國之禮，經常權變之宜，靡不反覆窮問焉。至遇明王之至德要道，順天下約之孝，具

告以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孝，而推之孝治天下，嚴父以配天，參故仁以爲己任焉。夫子知其欲達也，呼而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即應之曰：唯。蓋敏於化也。伯魚先孔子二歲卒，時孔門弟子，成德著名者甚衆，而孔子獨遺使事子卒，以聞道，故參之傳獨得其宗。其言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且且就業，夕而自省，博學而約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不絕小不珍微，行自微也，終身守此，勿勿，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懼，嗜慾思恥，忿怒思患，終身守此，戰戰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其諄至如此。學士先生難之，其貌甚其德收，其言於人也無不信。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厚也，參也中是四德矣。其傳大學，以誠意爲本，而約之毋自欺，學問自修，惻隱威儀德潤身，以極於盛德，至善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擊省括於慎獨，親愛，賤惡畏敬，哀矜，防其辟也，忿懼，恐懼，好樂，憂患，防其危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絜其平於矩，懼其過而拂人之性也。故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忠信者，誠也，毋自欺也，是內聖外王一以貫之道也。曾子少至孝，能竭力養父，志事親常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及父卒，事母，一呼吸通於親，嘗出新客至，母以手搯臂，參即馳至，問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汝耳。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汝嚙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曾子志存孝道，齊嘗聘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矣，吾食人之祿，則愛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也。後二親既歿，讀喪禮，必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故推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爲吏，祿不及三釜，而心樂，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歿仕而得重祿，北面涕泣，非爲賤也，悲不逮親也，其言曰：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烹熟檀香，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從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位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口，不敢忘父母，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故孝致之而塞乎天地，薄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要皆一貫之道也。始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無此乎哉？後道既尊，而諸侯交賓，曾子以仁義爲富貴，不答也，出其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聖君也，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良臣也，以後妻放伯奇，吾不及高宗，吉甫，庸能免於非乎？終不娶，及癡疾，謂曾元曰：夫華多貧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飛鳥以山爲卑，而屠集其上，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內，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無以利害身，則辱何由至乎？言不遠身言之至也，行不遠身行之至也，君子嘗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與君子游，步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貨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亦與之化矣，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歿之夕，樂正子春坐牀下，曾元會西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晚，大夫之贊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且，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小人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樂焉。斯已矣。舉扶而見之。反席未安而卒。曾子之徒著名者。有陽南子襄。沈猶行。公明高。單居離之倫。而樂正子春。公明宜。最深。

程子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者。乃質魯之人。故學以誠實為貴。

又曰。曾子易簣。只是要以正死。不慮死。故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同心。此是心即理。理即心。聲為律。身為度也。非深造自得。安能至此。

朱子曰。曾子是剛毅有力。量豈立千仞底人。故能卒傳夫子之道。

又曰。曾子魯鈍。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他人略見些便休。惟曾子不肯放過。若這事看得未透。直捱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又曰。孔子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剛跟底人。定立不住。

或問曾子三省。朱子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箇欠闕處。卻將三者日省之。若今人欠闕處多。卻自不曾知得。

子思子 子思子名伋。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伯魚早卒。孔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方幼。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委祖

乎。孔子曰。爾孺子安知。子思對曰。伯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為不肖。伯每思之。是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受學於曾子。曾子授以誠明之奧。

雍之以弘毅。方其臣衛。有齊寇。終守死不去。曰。如彼去。君誰與守。至為師於魯。終公頃問。頃以友士。則不說。君無人乎。其側不能安也。宛厄父仕。止久速法。語具孟子。子思居貧。有餽之粟者。而受。賦。尊。酒。弗受也。或曰。辭少而受多。於義無名。於介不全。子思曰。受粟為困乏也。酒脯為宴飲也。方困於乏。而宴於飲。

非義也。彼非為介者也。去之。益。行。糲。袍。而無。田。子。方。道。之。孤。白。之。衰。曰。吾。假。人。也。遂。忘。之。與。人。也。如。棄。之。子。思。曰。假。聞。之。妄。取。之。謂。盜。妄。與。之。謂。棄。誠。棄。之。不。如。道。諸。溝。中。彼。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卒。不。受。

謂。子。曰。曰。人。有。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其。惟。志。乎。成。其。志。者。惟。無。欲。乎。知。足。則。不。欲。不。欲。則。不。累。志。矣。嘗。言。曰。吾。之。富。貴。甚。易。不。取。於。人。之。謂。富。不。辱。於。人。之。謂。貴。胡。毋。豹。曰。子。之。道。大。世。莫。能。容。盍。隨。時。求。容。乎。子。思。曰。所。為。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何。為。乎。道。不。見。容。命。也。毀。道。求。容。惑。也。吾。弗。能。改。

矣。蓋。其。教。也。子。思。言。苟。變。於。衛。侯。以。為。材。可。將。五。百。乘。也。公。曰。吾。誠。知。其。可。將。然。變。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今。君。以。二。卵。乘。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矣。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君。出。言。自。以。為。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贊。矣。而。羣。下。同。聲。贊。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編。小。猶。步。玉。

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可以報君者。惟進賢耳。衛君曰。願聞所以為賢者。對曰。君將以名取士。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祖父何人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廉叔大賢。始不以農事闕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子之上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不禮。而伯魚期而泣。而為父後者。無服。伯魚。子。上。皆。為。父。後。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門。人。以。先。君。子。為。問。子。思。雖。言。伯。魚。之。過。禮。而。伯。魚。之。過。禮。子。思。不。使。白。喪。出。母。而。謂。惟。聖。人。能。於。道。之。當。隆。者。而。隆。道。之。當。殺。者。而。殺。也。彼。則。安。能。為。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也。妻。者。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魯。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與。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與。也。勃。矣。已。道。既。尊。又。聖。人。之。後。益。見。重。於。魯。魯。公。將。相。子。思。老。萊。子。謂。子。思。曰。若。子。事。君。何。以。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剛。易。敝。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自。曾。子。以。弘。毅。立。教。晉。楚。之。富。親。如。也。傳。子。思。以。及。孟。柯。世。守。焉。故。能。自。立。於。戰。國。子。思。既。卒。不。用。乃。述。父。師。以。來。道。學。相。傳。之。統。作。中。庸。發。天。人。誠。明。之。奧。由。下。學。以。上。達。天。德。學。聖。者。得。有。宗。焉。凡。四。十。九。篇。其。載。於。禮。記。者。其。略。也。餘。有。子。思。子。七。卷。年。百。餘。歲。卒。是。謂。作。六。葬。先。聖。墓。南。漢。唐。以。來。中。庸。列。於。禮。記。故。子。思。之。學。不。顯。至。宋。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並。列。為。四。書。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殊。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又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此一段。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會不得。是弄精神。

薛方山氏曰。子思作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其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論。殆防於此。曾子之學。得之於隨事精察。而子思之學。直達天德。幾於顏氏接聖門之真傳矣。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車。一說字子與。魯公族孟孫之後。幼喪父。母仉氏。有賢德。所居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為慕閭事。踴躍築堤。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市。乃嬉戲為買餅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且夕勤學。不輒受業於子思子。通大學中庸微言。得孔子所傳列聖之緒。自言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可以報君者。惟進賢耳。衛君曰。願聞所以為賢者。對曰。君將以名取士。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祖父何人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廉叔大賢。始不以農事闕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子之上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不禮。而伯魚期而泣。而為父後者。無服。伯魚。子。上。皆。為。父。後。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門。人。以。先。君。子。為。問。子。思。雖。言。伯。魚。之。過。禮。而。伯。魚。之。過。禮。子。思。不。使。白。喪。出。母。而。謂。惟。聖。人。能。於。道。之。當。隆。者。而。隆。道。之。當。殺。者。而。殺。也。彼。則。安。能。為。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也。妻。者。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魯。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與。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與。也。勃。矣。已。道。既。尊。又。聖。人。之。後。益。見。重。於。魯。魯。公。將。相。子。思。老。萊。子。謂。子。思。曰。若。子。事。君。何。以。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剛。易。敝。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自。曾。子。以。弘。毅。立。教。晉。楚。之。富。親。如。也。傳。子。思。以。及。孟。柯。世。守。焉。故。能。自。立。於。戰。國。子。思。既。卒。不。用。乃。述。父。師。以。來。道。學。相。傳。之。統。作。中。庸。發。天。人。誠。明。之。奧。由。下。學。以。上。達。天。德。學。聖。者。得。有。宗。焉。凡。四。十。九。篇。其。載。於。禮。記。者。其。略。也。餘。有。子。思。子。七。卷。年。百。餘。歲。卒。是。謂。作。六。葬。先。聖。墓。南。漢。唐。以。來。中。庸。列。於。禮。記。故。子。思。之。學。不。顯。至。宋。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並。列。為。四。書。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殊。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又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此一段。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會不得。是弄精神。

薛方山氏曰。子思作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其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論。殆防於此。曾子之學。得之於隨事精察。而子思之學。直達天德。幾於顏氏接聖門之真傳矣。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車。一說字子與。魯公族孟孫之後。幼喪父。母仉氏。有賢德。所居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為慕閭事。踴躍築堤。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市。乃嬉戲為買餅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且夕勤學。不輒受業於子思子。通大學中庸微言。得孔子所傳列聖之緒。自言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孟子名軻。字子車。一說字子與。魯公族孟孫之後。幼喪父。母仉氏。有賢德。所居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為慕閭事。踴躍築堤。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市。乃嬉戲為買餅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且夕勤學。不輒受業於子思子。通大學中庸微言。得孔子所傳列聖之緒。自言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孟子名軻。字子車。一說字子與。魯公族孟孫之後。幼喪父。母仉氏。有賢德。所居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為慕閭事。踴躍築堤。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市。乃嬉戲為買餅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且夕勤學。不輒受業於子思子。通大學中庸微言。得孔子所傳列聖之緒。自言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孟子名軻。字子車。一說字子與。魯公族孟孫之後。幼喪父。母仉氏。有賢德。所居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為慕閭事。踴躍築堤。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市。乃嬉戲為買餅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且夕勤學。不輒受業於子思子。通大學中庸微言。得孔子所傳列聖之緒。自言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孟子名軻。字子車。一說字子與。魯公族孟孫之後。幼喪父。母仉氏。有賢德。所居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為慕閭事。踴躍築堤。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市。乃嬉戲為買餅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且夕勤學。不輒受業於子思子。通大學中庸微言。得孔子所傳列聖之緒。自言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孟子名軻。字子車。一說字子與。魯公族孟孫之後。幼喪父。母仉氏。有賢德。所居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為慕閭事。踴躍築堤。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市。乃嬉戲為買餅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且夕勤學。不輒受業於子思子。通大學中庸微言。得孔子所傳列聖之緒。自言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孟子名軻。字子車。一說字子與。魯公族孟孫之後。幼喪父。母仉氏。有賢德。所居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為慕閭事。踴躍築堤。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市。乃嬉戲為買餅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且夕勤學。不輒受業於子思子。通大學中庸微言。得孔子所傳列聖之緒。自言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孟子名軻。字子車。一說字子與。魯公族孟孫之後。幼喪父。母仉氏。有賢德。所居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為慕閭事。踴躍築堤。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市。乃嬉戲為買餅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且夕勤學。不輒受業於子思子。通大學中庸微言。得孔子所傳列聖之緒。自言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孟子名軻。字子車。一說字子與。魯公族孟孫之後。幼喪父。母仉氏。有賢德。所居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為慕閭事。踴躍築堤。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市。乃嬉戲為買餅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且夕勤學。不輒受業於子思子。通大學中庸微言。得孔子所傳列聖之緒。自言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孟子名軻。字子車。一說字子與。魯公族孟孫之後。幼喪父。母仉氏。有賢德。所居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為慕閭事。踴躍築堤。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市。乃嬉戲為買餅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且夕勤學。不輒受業於子思子。通大學中庸微言。得孔子所傳列聖之緒。自言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孟子名軻。字子車。一說字子與。魯公族孟孫之後。幼喪父。母仉氏。有賢德。所居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為慕閭事。踴躍築堤。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市。乃嬉戲為買餅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且夕勤學。不輒受業於子思子。通大學中庸微言。得孔子所傳列聖之緒。自言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孟子名軻。字子車。一說字子與。魯公族孟孫之後。幼喪父。母仉氏。有賢德。所居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為慕閭事。踴躍築堤。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市。乃嬉戲為買餅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且夕勤學。不輒受業於子思子。通大學中庸微言。得孔子所傳列聖之緒。自言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孟子名軻。字子車。一說字子與。魯公族孟孫之後。幼喪父。母仉氏。有賢德。所居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為慕閭事。踴躍築堤。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市。乃嬉戲為買餅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且夕勤學。不輒受業於子思子。通大學中庸微言。得孔子所傳列聖之緒。自言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孟子名軻。字子車。一說字子與。魯公族孟孫之後。幼喪父。母仉氏。有賢德。所居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為慕閭事。踴躍築堤。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市。乃嬉戲為買餅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且夕勤學。不輒受業於子思子。通大學中庸微言。得孔子所傳列聖之緒。自言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也。當戰國之衰，以新道自任，高尚其志，不見見諸侯。周顯王三十三年，梁惠王即位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始自騶至梁，見惠王。首陳仁義，稱王道，斥言利惠王疑為迂遠，而關於事情，客梁歲餘。惠王薨，子襄王立。孟子見其不足，乃去梁適齊。自處賓師，不受祿。齊宣王以為客卿，與王言皆務擴其善心，格其非心。因其所引之同民，宣王雖數稱善，然終溺於功利，不能用。在齊喪母，歸葬於魯，喪畢復如齊，留齊十餘年，致為臣而歸。三宿而後出，歡曰：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矣。又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蓋孟子游列國，尤惓惓於齊梁，以其國大時勢便，以德輔之，易有為也。齊之宋之薛之魯，在宋時，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與道性善，稱堯舜，世子悅焉。及即位，以禮聘孟子至滕，為陳為國之道。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獨勝文公知尊用孟子，然國小閒於齊楚，數被兵，故不竟其用。門人樂克數為魯平公言孟軻之賢，公將出就見，嬖人臧倉以後喪險前喪為愆於禮義，沮君勿見，公遂不果來。樂克以告孟子，以為是乃天也。臧氏子焉，能使子不遇哉。道既不行，權處士橫議，仁義充塞，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崇仁義，剛楊墨，貴王賤霸，直指性善，以明天命之原，推四端，示人擴充之要，究陷溺之由，著養氣之說，反復詳盡，親切警醒，要歸於正，人心息邪，說其微辭，與與大學中庸相發明，而集養氣之論，尤為學聖根本。列聖相傳之精蘊，至孟子而盡發焉。孟子出處，登孔子家法，嘗論大丈夫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足以想見其所造矣。

昌黎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備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顧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朱子曰：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字，孟子

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冰，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又曰：孟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為泰山許多水，然後為海。以此未及孔子。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凡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先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悞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和靖尹氏曰：道歧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為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揚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與，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朱子語孟集義序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

讀余隱之符孟辨曰：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與，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為得其傳耳。

與郭仲晦書曰：竊謂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蓋惟窮理為能知言，惟集義為能養其浩然之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

讀余隱之符孟辨曰：孟子之稱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而孔子之自

言曰無可無不可又曰我待價者也今以夫子之事觀之則斯言皆非虛語矣孟子學孔子而得其傳焉其去齊之果而出世之遲皆天理之自然而未嘗有毫髮私心也非知其所傳者何事則何足以語是哉

答宋深之書曰孔孟言性之異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

答范伯崇書曰

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關然須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閒彼此交壘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外義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答蔡季通書曰讀滕文公篇觀其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中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與汪尚書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源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闕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果爲是刻嚴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閒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非順天厥罪維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

與張敬夫書曰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辨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爲見得天理或殺分明使自然如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強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卻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

吳伯豐問孟子集解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柯之書非孟子所自著先生謂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於第四章注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朱子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錫而成非綴輯所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輯所爲非一筆文字矣

道統錄卷之下

周濂溪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淳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淳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醫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爲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瑄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許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遠欲深治之遠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遠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

續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遠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為憂，實以汗善政為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為使者，人或譏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為，乃始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饑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深清紺寒，下合於溢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

容不勉

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授學於周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又曰：王君冕嘗見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使受拜，及坐開風起，說大畜卦，君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卻公拜，今卻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視此一事，卻過人，謝用休間拜，當受不當受，曰：分已定，不受乃是。天小畜卦，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明道十六歲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周茂叔見之，不覺有喜心。後十二年，果知未也。

又曰：周茂叔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荀子不知誠。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嘗同朱公棧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棧曰：棧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為極論天地萬物之理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侍從，開茂叔名，力薦之，自常調轉運判官，茂叔以啓謝正獻云：在薄官有四方之游，於高賢無一日之雅，嘗道何仲仲農父，自作營道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業業儒，至先生遠宦，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也。蘇黃二公與之同時，所為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

程明道

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雒陽人，父珦，大中大夫，母侯氏，封壽安縣君。先生祖居中山，曾祖希振，為虞部員外郎，祖通，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葬河南，遂為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眉目清峻，語聲鏗然，異於常兒，未能言時，叔祖母任氏抱之行，不覺劍履，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之，往果得劍十

歲，賦酌食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許其有志操，十二三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至學舍見之，稱異，許妻以女，年十五，從大中公命，與弟正叔同受學於周茂叔，遂慨然有求道之志，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遂厭科舉之業，而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乃反求諸六經而得之。丁酉，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與張載、朱光庭、蘇轍、同第，戊戌，調京兆府鄠縣主簿，縣令以其年少易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後地得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先生曰：此易辨耳，問之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即遣吏取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徧天下，此錢皆未藏時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有稅官貪惰，力乘皆憚之，莫敢發，獨心懼先生，揚言曰：外人謂我盜官錢，新主簿且發之，吾勢窮，必殺人，先生笑謂之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私償所盜而去。南山僧舍有石佛，其首每歲放光，男女聚觀，晝夜維處，莫敢禁，先生至，詰其僧，俟復現，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水害，倉卒興發，諸邑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交舍，無不安便，時盛暑多病，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治役不勞而集，嘗謂人曰：吾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調江寧上元縣，該縣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近府富家，以厚價買田，而小民以薄稅售之，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矣，會令缺，先生擬邑事，費法均其稅，其初，富者不便，多為浮言，欲搖止其事，既而莫敢不服，上元劇邑，訟最繁，先生處之，不閱月而清，江南稻田，引江水為陂池以溉，盛夏堤大決，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請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立發民塞之堤成，歲以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車病者，留為營處之，歲不下數百人，請於府給募，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以故至者輒死，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自是生者大半，先生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民必有所濟，始至邑，人多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勿為，自是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若此，英宗治平四年，移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癯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放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以教子弟，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為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邑始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矣，鄉民為社會，為之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內，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鄉某人也，問之果然，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非，革者也，詔粟粟實，轉輸苦道，遠往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於邊，輸之所，費大省，河東財賦，竄通，每官所名買物，價翔踴至數十倍，先生度所需者，使富人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家不失倍息，而官所費比常歲什不過二三，庫有雜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之，補助民非敢私也，願勿問，使屢更，無不從者，先是民慎差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為讐敵，先生盡知民產厚

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隨則教之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則遂為精兵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辦事者或不持械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常於座右審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於此嘗有愧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熙寧七年河間劉立之復官晉城距先生已十餘年見民有聚眾口而不折異者問之則云守程公之化其誠心感人如此熙寧二年呂公著薦為中允權御史襄行時先生年三十八歲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諮訪比三見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議論久日官報午先生求退出庭中有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為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為首所上章疏稿子弟不得覩見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因論人才神宗曰朕未之見也先生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再三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撥拾羣下短長以治直名則不能神宗贊歎以為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喚作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時王安石方相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末嘗一語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他日又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神宗嘗稱介甫之學對曰安石學不是神宗愕然問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如是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及此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如論君道論王霸論養賢論修學校尊師儲取士論十事諸劄子多所嘉納其尤極論者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買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劄民希寵不加黜責諸事安石與先生道雖不同而心服先生忠信嘗論事不合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首難行也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亦不怒後來逐不附己者獨不及先生曰此忠信人也及置條例司遣人使於四方先生在道中會盛暑與安石對語安石子墜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安石曰翻法數為人阻乃與程公議罪箕踞以坐大言曰鼻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安石曰兒誤矣先生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等不樂去自此與先生不合是時侍從多言新法不便外補而司馬光辭樞密不拜韓琦請解安撫領都先生上疏曰臣近乘上言乞罷韓琦青苗錢利息及汰知提舉官未蒙施行近日所聞尤為未便伏見制置條例疏駁大臣之議舉動不奉行之官中外物情愈致驚駭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施行幸甚不報乃上言大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四方人心日益搖動臣奉職不肯望早降責神宗令詣中書議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先生以言不行懇求外補遂改為京西路提刑先生疏辭曰臣學識疏陋徒有捧日之心曾無回

天之力近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恩與過頌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嘉諫之任綱紀所繫使不以言之是非肯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廢弛臣雖無狀敢以死請投諸荒陬實所甘分從之四年改先生簽書鎮軍軍節度判官先生出而臺諫一空時張載按浙東獄還朝會弟張戢以言得罪乃謁告西歸居終南山下竹間先生以定性之學先生有書答之先生之鎮寧時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任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筮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是年八月河溢涇州曹村決先生方救小吳去曹村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慮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公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為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論士卒曰朝廷養爾止為今日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涇州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莫不咸激自效人皆難之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遂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為至誠所致十二月朝廷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壩決口鎮寧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為外部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壩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防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防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自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防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傲既乃揚言於衆曰涇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爾矣何能為也果不敢言五年十二月郊祀備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奉親得罷歸七年得監西京竹木務尋改太常丞八年差知扶溝縣事時年四十四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赴登對者自洛至問顯在彼否連言佳士然不能用也是歲十月彗星見翼軫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復求監務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先生至扶溝專尚寬厚以教化為先有犯小盜者先生使自新後復盜捕吏及門謂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乃自經扶溝無盜者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能治生產直以驅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惟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縣境無焚舟之惡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為惠澤然良善之民多先輸納其逋負而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為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錢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等請及第四等先生方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而神宗是之畿役皆得免先生為政常權設價不使至甚甚賤會水災民饑請發粟貸之鄰郡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違自陳殺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扶溝查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民





薦先生曰：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行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諫官朱光庭又言：國道純備，學問淵博，若用斯人，俾常勸諭，必能輔養聖德，啓迪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先王之德，遂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禱之待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謂：頤道則賢，微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闕，得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學則博通今古而無一物之不知，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達，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得其傳，專席席豈不盛哉！十一月，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頴俱以德名顯於時，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也。復除官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奉命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爲崇進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上奏論經筵三事：一、言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講上左右內侍官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其三、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儲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太后嘉納，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合講官以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諫，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史、看詳國子監條制，與禮部侍郎胡宗愈所議不合，宜一切仍舊。極誣先生不宜在朝廷。六月，先生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已也。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育薰陶成就聖德。今聞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後被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皆不報。八月，差判登聞鼓院，時例講讀官以祿薄得兼他職。先生曰：古人以蒲盧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紛紜於訟訟，時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以類舌成之，不已淺乎。辭不受，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遷流，慈恩彌切，請改賀爲慰，從之。及除喪，有司請張樂設宴，先生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非古人之不得已除喪之意。乃輒樂，又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乞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論：英漸熱，乞就崇政殿延和殿，又言本朝故事，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皆命講官殿上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夫祖宗尊儲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實經筵。先生在經筵，每當進上，必齋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主。一日，講一言可以終身行之，其恕乎。則言人君當推己欲惡，知小民饑寒，稼穡艱難，又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疑此章無有人君之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畢，乃進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

學，鮮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蠶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豈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嘗首肯之。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甚莊，時文潞公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雖論以少休，不去。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善。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不敢不自重也。嘗聞上在宮中行，漱水避蟻，問有是乎。曰：然。先生曰：此惻隱之心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憑欄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一日，所講書有容字，帝諱，名也。中人以黃覆之，講畢，以問曰：人主之勢，不患臣下言之過甚，而慮心生耳。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初，內官宮嬪，皆攜筆在後，鈔錄講說，後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之。在職歲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視知之，俾戶曹特給，郊廟齋恩，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願起草萊，後召，再辭職不獲，乃受命。願爲妻子求封，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覽茶觀書，先生竟不往。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爲己任，持正格事，議論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翰林學士蘇軾，好狎侮，見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會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詔而司馬相公卒，兩省官欲往弔奠，先生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坐客有難之者，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蘇子瞻曰：此枉死叔孫通制此禮也。衆皆大笑，遂成隙。又國忌行香，先生令供素饌，子瞻令具食肉，於是或食菜，或食肉，子瞻以鄙語戲先生，門人朱公揆輩街之，是時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才，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誣之。朝廷欲以游酢爲右正言，蘇頌沮之，毀及先生。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矣。日先生退詣宰臣，謂上：不御殿，知否。宰臣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宜獨坐，且人君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翼日，宰臣以此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汗下，檢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妄忘分，偏譏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開亂，以愆恩仇，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先生門人賈易、朱光庭等，亦疏勸蘇子瞻試策問，諷諭，而維蜀之黨遂分。胡宗愈、顧臨，亦連章劾先生不宜在經筵，遂能說書。差同管句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在職，且上奏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不報。三年，先生再乞致仕，不報。五年正月，以丁大中公薨去位。七年，終喪，三省奏除先生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蘇子瞻由執政，謂先生不肯請，太皇太后入其說，不復召。先生再辭免，御史董敦逸奏先生有怨望，輕躁，語改授左通直郎，管句西京嵩山崇福宮，先生未拜命，以疾乞歸。紹聖元年，哲宗親政，授先生前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國子監，專主教道，辭不就。先生再辭不就，紹聖四年，先生以黨論歸田里。哲宗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先生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送涪州編管。河南尹李邦直，即日令都監來通道，先生方出見之，便請行。先生欲入內別叔母，亦不許。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行，至龍門，邦直差人賤金百兩，先生不受，及歸，門人問先生臨行時，諸驢行皆受，邦直亦是親戚，何爲不受。先生曰：與頤相知，即可受，渠與頤不相知，豈可受耶。門人謝良佐

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邢恕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咸氏先生赴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父老不願而去。元符二年。先生在涪。與門人講學。不輟。三年。徵京師。位。移峽州。四月。以救復宣德。任便居住。先生自涪州歸。氣貌。容色。鬚髮。皆勝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慮思難。貧賤者。當貴榮。不須學也。十月。復以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然後後。惟吾所欲耳。建中靖國元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希蔡京意。論先生學術頗僻。素行誦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范致虛又言。先生以邪說。惑亂衆聽。而尹焞。張釋。爲之羽翼。乞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先生於是遷居於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正月。慧出西方。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先生復宣議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不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說有少進耳。後。後。始以授尹焞。張釋。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詳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日用意。只在易傳。博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大觀元年。先生疾革。門人往視之。先生瞑目而臥。門人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疑門而先生既歿。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能形容其美德者。先生嘗謂張思叔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以聖人爲師。張子厚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知德者尤尊崇之。尹彥明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狃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衣雖粗。冠巾襟必整。食雖簡。蔬飯必潔。大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贈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居經筵。建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備人君出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實。必使經筵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遠從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主少。非可爲之時也。伊川曰。正可爲也。實不在人。主在人。臣當任之耳。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沖。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秘閣。皆辭之。黨禍起。誦涪州。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愛。放得歸。不以爲喜。先生自涪歸。歸。易傳已成。未嘗以示門人。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門弟子請問。易傳雖有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論之。蓋其潛心已久。未嘗容易下一字。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後。反覆細繹。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又嘗曰。某於易傳。卻已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中庸書。卻已成。今農夫。那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

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開過了日月。是天地間一箇也。功澤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綴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胡安國奏曰。伏見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頤。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蔡京得政。曲加排抑。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孔孟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侯仲良言。朱公孫見明道於汝州。臨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侍坐。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子不得讓焉。王彝公澤言。明道。伊川。隨侍大中。知漢州。宿一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頭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明道言。正叔一生。不看莊列。非禮弗動。弗視。出於天與。從幼如是。蓋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洵而伊川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卻甚校對。若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擬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而實中人。可企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其寡過矣。先生師道尊嚴。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立廟祀於北巖。稱爲伊川先生。理宗賜諡曰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程子。

先生謂釋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富鄭公馬溫公居鄉。尤尊禮先生。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惟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視。正衣冠。然後寫。其當時禮敬如此。

朱子曰。伊川先生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他做去。又曰。伊川言。心即理也。橫渠言。心統性情。此二句。顛撲不破。又曰。明道渾然天成。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功。

或謂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朱子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非伊川可及。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卻未到。

朱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知其貴。

薛文清曰。程伊川爲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不從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以徇之哉。

張橫渠

先生名載。字子厚。大梁人。父諱迪。仕神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先生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因家焉。先生始就外傳。志氣不羣。度守父命。涪州公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別人焦寅喜談兵。先



或問西銘何如。伊川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何如。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德之

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矣。

又曰：某接人治經論道者常多。肯言及治體者。未有如子厚。朱子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多。又曰：學者天資高。則學明道。若不及且

學橫渠。贊曰：早脫孫吳。晚逃佛老。勇撤泉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朱晦庵 先生名熹。字元晦。章齋公之子。朱姓。為新安婺源最著。世有偉人。章齋公甫冠。擢進士。歷司勳

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為學者師。因尉尤溪。罷罷。高宗建炎四年。生先生於尤邑之溪南鄭

氏宅。後寓崇安縣。又徙居建陽之考亭。先生自幼穎悟。莊重。甫能言。章齋公指天示之曰：天也。先生問曰

天之上何物。章齋公異之。五歲示以孝經。一閱會其意。即題曰：不若此。非人也。與華兒嬉。獨至沙上。畫八

卦。默坐端視。章齋公向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章齋知饒州病亟

屬先生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勉之。屏山劉彥中。子輩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

汝往從之。而惟其言之聽。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聖學焉。劉彥中教以不遠復。先生

終身佩服。劉致中妻之。以女繼事。胡先生獨久。先生年十四。即厲志聖賢之學。既博之經史。又偏交當世

有識之士。雖釋老之書。亦必究其旨趣。訂其是非。紹興十七年。貢於鄉。十八年。舉進士。二十年。歸婺源省

丘墓。拜宗族。二十一年。授泉州府同安縣主簿。位政勤敏。職悉必親。苟利於民。不憚其勞。職兼學政。乃選

邑之秀民。充子弟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修己治人之道。二十三年。反。開李延平先生學於羅

豫章。得伊洛之正傳。父章齋公同門友也。遂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又

曰：好古樂義。無與為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真切。從遊數年。學之所造益深。二十七

年。秩滿歸。同安人思之。立廟祀於學宮。先生自同安四考。能歸。以奉親講學為事。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

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潔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二言君父之謬。不共戴天。是皆天理之同然

非人欲之私也。末言古聖人制取胡虜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德業。其任不在邊疆。而在朝廷。其具

不在兵食。而在紀綱。又上三言。以為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之成敗。則

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時湯思退立主和議。不悅其言。除武學博士。待次不就。二年

往延平。哭李先先生。乾道元年。請監南嶽廟。作黨議序。三年。往長沙。訪張南軒。遂借登衡岳。先生兩進絕和

議。抑佞倖之疏。言既不行。余召不出。以聖賢道統。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極其

精力。研窮聖賢經傳。而註釋之。四年。崇安饑。貸粟於府。以賑之。編次程氏書成。五年。丁母夫人憂。六年。復

召。以終喪辭。家禮成。七年。創立社倉於五夫里。八年。正月。論孟精義成。二月。趣行。又以祿不及養。親辭。資

治通鑑綱目成。西銘解義成。名臣言行錄成。九年。太極圖說通書解。程氏外書成。先生屢辭不出。梁克家

為相。奏乞褒錄。有旨言先生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太息曰：是以退為進也。又

力辭。淳熙二年。呂東萊訪學。共編次近思錄。送東萊至廣信。鵝湖與江西陸子壽九齡。陸子靜九淵。劉子

澄清之會。於鵝湖。先生與之反覆議論。不合。各罷。子靜更欲與先生辨。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子壽止

之。各歸。先生作晦庵於廬。峯之雲谷。孝宗淳熙三年。饒茂良行丞相事。薦先生除秘書郎。先生力辭。會有

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故再辭益力。即從其請。改註主武夷山神佑觀。四年。語孟集註成。詩集傳成。

周易本義成。五年。史浩相。除知南康軍事。辭者四始受命。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居二十年。開闢貧困

不以累心。始受命至南康。懇惻愛民。如子。隱憂與利除害。惟恐不及。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為首務。屬邑星

子士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申嚴鄰封。遏雜之禁。選擇

官吏。通商勸分。多所濟活。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奏乞賜收額。立濂

聞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未崇，業之未廣，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未嘗，而近者或待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諫之言或未聞，而詔誥者乘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或責人詳而反躬有未至，與有是數者，足以召災而致異。先生初拜，即移書他郡，莫米商獨其征，及至浙，米已糶，復以荒政數事，推廣條陳，懇切詳密，按行所部，窮山深谷，附問存卹，所活不可勝紀。而於賊盜捕蝗，與濬水利，為急。視南康用心尤苦。復上書時宰，宜散財以收民心。九年，上謂王淮曰：「朱嘉政事，卻有可觀，以賑濟有勞，直微猷闕。」又下先生社倉法於諸路。又條奏諸州利病，毀秦柏祠。時台州守唐仲友與王淮為姻家，得遊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袁，民訟之者紛然。先生得其奸狀，劾之。王淮匿不以聞。章十上，乃下紹興府鞠之。得其情，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謂是踐田而奪之牛，辭不拜。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再辭，遂乞奉祠。御史陳賈又奉時相王淮意，疏毀道學，以陰詆先生。十年，差主台州崇道觀。時武夷精舍成，先生還自剡東，見其士習馳騫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疑定以致克治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為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遊，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為呂祖儉潘景憲孫應時輩言之。十三年，易學啓蒙成，孝經刊誤成。十四年，小學書成。復差管南京崇慶宮奉祀。六月，周必大薦為江西提刑，乃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先生入奏，首言州縣刑獄不當輕重失宜。次言經制錢起於宣和用兵，今宜豁除。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往舊，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無乃燕閑蠶漫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與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則敬以充之，不使其少有闕，此為人欲耶，則敬以克之，為使其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際，用人處事之間，無不以此是裁之，則聖心洞然，無一毫之私欲，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於路者，謂正心誠意為上所不欲聞，戒以勿言。先生曰：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矣。時曹觀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力論之。上曰：昇有才對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以足疾乞祠。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先與先生論易，鈔不合，至是遺吏抱印通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安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欲易以他部。時相竟授以前江西提刑之命。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寶文閣直學士。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林栗亦坐貶。上悟復召先生受職。名先生再辭，并封事投匭以進。言今天下大勢，如人重病，內而心腹，外達四肢，無毫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天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而皆本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私欲介乎其間，則天下事愈不可為矣。疏上，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解，義以授學者。時上已有倦勤之意，將為燕翼之謀。先生嘗草書講學修身遠侮。

抑私恩，絕奸奸，輔皇儲，精選任，振紀綱，節財用，撫夷狄，十事，以為新政之助。曾有指道學為邪氣者，先生力辭新命，除秘書監，主崇政殿說書。遂不果。上先生嘗孝宗朝，陸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孝宗亦開懷容納。是時先生已年五十有九，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邁過，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白髮，已逼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懇，讀者為之涕下。然先生之言，皆痛誦大臣近習，故孝宗之眷雖厚，而嫉者愈深。光宗即位，先生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先生再以疾辭，不許。大學中庸章句成，時光宗初政，以厚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金魚。除江東轉運使，以疾力辭。十一月，金人來問朱先生安在，改知漳州府。再辭，不允。始拜命。紹熙元年，漳州任漳俗薄陋，至有父母喪不服者。首述古今禮律開諭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示父老，令解說訓其子弟。俗崇尚釋氏，男女聚會佛廬為傳經，女不嫁者，私窺為庵舍以居。先生嚴禁之，俗為大變。時詣學，訓迪諸生，一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引之不倦。又擇士有行義，知廉恥者，列學職為諸生。倡知學錄趙師慮之為人首薦之。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總制錢四百萬，常謂經界不行於民，害日滋也。乃訪事宜，擇人物，分驛諸病，甚悉。且悉究丈量諸法上之，而蒙右翁翁稱不便，遂不果行。再請奉祠。除秘書監，主南京鴻慶宮。再辭職名，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永康陳亮以文雄於時，先生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永康有書來辨難。先生數書往復，極力開論。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使。孟子要略成，又辭廣西經略，復主管南京鴻慶宮。十月，差知漳州。湖南路安撫使，以疾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會嗣發後蜀郡，遂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湖湘寧息，更建謙益書院，與諸生講論，多訓以切己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耨者咸動。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憂懼。中省乞歸田里。寧宗即位，上在潛邸，聞黃裳言朱熹為天下第一人，每恨不得先生為本宮講官。至是趙汝愚薦先生，及陳傅良乃首用先生。除煥章閣侍講。辭不許。考正釋奠禮儀行於郡。立忠節廟。又再辭，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奏事行宮使殿，其略曰：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也。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所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耳。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譬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器用之須，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以格夫親心。然後濬發德音，痛自刻責，嚴飭躬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俯伏寢門，懇懇號泣，勤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則臣不信也。次言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而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知其所以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其燦然之迹，必然之效，蓋

真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此窮理所以必在於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好之者。不免夫貪多而務廣。誠能心潛與一。久而不移。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誠能嚴恭莊重。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施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又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臣生平生所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草草。恩轉請。即兼寶鏡院。修撰進講大學先生。復以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而諭以求放心之說甚。所進冊子。宮中曾讀之。今復更為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又請立嫡孫承重之服。上廟議。始上之立。丞相趙汝愚。與知閣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太皇太后。為親屬。居中用事。自謂有定策功。先生進對。再三言。左右竊柄。意在侂胄。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侂胄怒。遂有御批云。懶卿者。年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先生。臺諫執事亦爭留。不可。詔依煥章閣侍制。提舉南京鴻慶宮。侂胄又譴丞相趙汝愚不軌。滿永州。丞相既逐。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默。草書萬言。極言奸邪蔽主之惡。因以明趙汝愚之冤。詞旨痛切。門人以為買禍。極諫。蔡汝請以筮決。遇避之同人。先生默然。取藁焚之。自號遜翁。又以疾乞休。不許。先生作竹林精舍。釋祭先聖先師。以周。程。邵。司。馬。豫。章。延。平。七先生從祀。祀宗廟。元二年。轉先生朝奉郎。六月。侂胄申蔡偽學。十二月。依舊充秘閣修撰。提舉鴻慶宮。時楚辭集註成。是時臺諫皆僥倖。侂胄所引。爭欲以先生為奇貨。然皆未敢先發。而胡紘未達時。嘗謁先生於建安。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篋雞尊酒。山中未為乏也。遂與沈繼祖共論先生十罪。葉翥。劉德秀。復言先生為偽學之冠。乞將語錄除毀。門人楊道夫以書告。先生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矣。蔡元定竄於春陵卒。先生聞而哀之甚。備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蔡以絕偽學。宰臣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十二月。奪修撰官職。能鴻慶宮祠。省割至。先生方與諸生講論竹林精舍。有以小報書來者。先生路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先生既去。侂胄勢大振。善類斥逐無遺。鄙夫檢人。迎其意。峻偽學之禁。而正士困辱。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懼者。密相從問學。次者屏伏丘壑。依阿柔懦者。更名他師。甚者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未嘗學問。知理義也。或勸先生謝絕生徒。先生笑而不答。是年。儀禮經傳解成。韓文考異集註成。四年。集書傳授蔡沈。俾足成之。十二月。先生以來。歲年七十。申建康府。申奏致仕。五年四月。詔以朝奉大夫致仕。先生始以野服見客。六年三月。先生疑疾。已未。尚為諸生講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門人蔡沈。葉賀孫。等九人在側。辛酉。改太學。誠意章。癸亥。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公遠來。道理只是如此。但相偕學。下堅苦功夫。牢固着。足有進步處。諸生退。手書范念德。託寫禮書。又書黃幹。令收禮書底本。補音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款條目。書示子。令收拾遺文。次日。移寢中堂。門人入問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用溫公喪禮。

何如曰。疏略間儀禮。乃領之。正坐。整衣冠。揮婦女。諸生揖而退。良久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崖。哲人之委。豈小變哉。建寧守傅伯壽。以弟子禮事先生。以先生不薦之。有舊憾。不以沒聞朝廷。故仍以文華殿侍制。與致仕恩澤。門人治喪。一以儀禮從事。赴告所至。從游之士。與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為位。以哭。祭。銅鑪。殿。不避也。自先生沒。侂胄志氣驕溢。排擠善類。擅開邊釁。幾危社稷。生靈塗炭。開禧二年。侂胄伏誅。嘉定元年。賜諡先生曰文。又明年。特贈中大夫。實誤閣學士。後以明堂恩。祭贈通議大夫。門人黃幹為行狀曰。先生平居。倦倦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缺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慨慨以至於泣。然雖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其得於己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化。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遠。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其本。精蘊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所著書。皆行於世。先生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大學論語。更定數四。以至垂沒。誠意一章。乃其絕筆也。楚辭集註。亦晚年所作。周禮等書。用功尤苦。竟未能脫藁。生徒問答。則後學所寶。輯也。又曰。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較著。一二人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思。繼其微。至孟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燼燼殘。闕難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蠱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矣。未及百年。踏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歷聖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中天。昭晰呈露。爰采同志之議。又私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封信國公。紹定二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詔同周程張四子。從祀孔廟。元至正二年。封章齊公。為清獻公。今祀稱先儒。朱子。從祀孔廟。章齊公。從祀聖廟。先生墓在崇安縣九峯山下。子二人。塾。在。皆賢。今新安考亭。各陸博。十一員。先生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蓋子有志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懼然而自修。或庶幾乎斯語。

薛文清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大功與道學者。朱子也。

又曰。周子之學。當時無知者。太極圖說通書傳之程子。程子以其理微。不以語學者。至朱子始發明之。然能因朱子之言。以求周子之學者。亦未易得也。

又曰。濂洛關閩之書。不可一日不讀。周程張朱之道。不可一日不尊。舍此而他學者。非也。又曰。道至濂洛關閩而明。今其書雖存。吾不知道之要何在。

又曰。孔子得堯舜三代之事實文章。乃可以致刪述。朱子得濂洛關中之師弟議論著述。乃可成傳註。故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羣賢之大成。其授一也。  
又曰。周程張朱。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於千餘年俗學異端。紛亂維中。剔駁出四書來。表章發  
明。遂使聖學晦而復明。大道絕而復續。燦然各為全書。流布四海。而俗學異端。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  
矣。

### 道統錄附錄

#### 皋陶

皋陶名庭堅。顓頊高陽氏之後也。生而馬喙。漁於雷澤。佐舜為士師。造律執中。一振褐而不仁者遠。封於  
皋。曰皋陶陳謨於帝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在帝前。數問其詳。皋陶乃言。知人安民。惇典庸禮。命德討  
罪。思日贊贊。以成帝治之功。君臣交儆。帝庸作歌。皋陶庶歌。明良喜起之治。與舜倦勤。命禹總師。禹辭讓  
皋陶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謂皋陶曰。惟茲庶。罔或予予。汝作士。明  
五刑。弼五教。民協於中。時乃功。皋陶曰。惟帝好生之德。洽於人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  
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禹受舜禪。命皋陶為夏。籥九成。昭其成功。且授政焉。二歲。皋陶薨。禹封其後於英。墓  
孔子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  
孟子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

#### 后稷

后稷姬姓。名棄。字履展。帝嚳之子。后乃有國之稱。稷。其官也。稷母有郤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從祀郊  
廟。見巨人迹。履之。身動。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牛羊過者。辟不踐。反腓字之。徙置林中。會伐山林。  
遷棄渠中。冰上飛鳥。以翼覆之。鳥去。呱聲載路。聞者知其非凡也。姜嫄復收之。因名曰棄。生而岐嶷。少

長。好樹藝稼穡之事。堯舉為農師。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過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  
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事之傷也。後曰。子能以室為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  
使吾土靖而剛浴乎。子能使保澤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蕪夷無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子能  
使蕪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無之若何。乃制為教稼之事。一曰。任地。地可使肥。又可使棘  
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植之度。一曰。辨土。土有燥溼厚薄。鑰者。雜之。堅者。耕之。澤其輪而後之。晦欲廣  
以平。剛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成。生。一曰。審時。凡農之道。厚之為實。斬木不時。不折必穢。稼就而  
不穫。必遇天災。故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堯嘉乃功。封之有部。是為后稷。舜咨九官。命棄播時百穀。民  
知盡力田。開。順天時。而不愆。其候。因地利。而不易其宜。畝隴之法。自稷始焉。禹治洪水。稷與益佐之。下民  
皆熟。未有粒食。禹暨益。進鮮食。既而決九川。漚。畝。漚。禹暨稷。播種進艱食。迨水患悉平。地利既興。山林川  
澤之資。交易相濟。然後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後世之不饑。后稷教稼之力也。至武王有天下。周公制  
禮。尊稷配天。歌思文之詩。蓋謂天地能生人。而不能養人。惟我后稷。參贊化育。粒食蒸民。莫非文德之極。  
且貽我來牟。以糴民需。俾生養周備。是以無此疆爾界。咸得陳君臣父子之常道也。大哉。后稷之為天下  
烈矣。其積德。余仁。慶流子孫。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稷實開其基云。  
詩曰。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實。戴之在茲。往來教施。布禾役稷。穰麻麥。稼。瓜。瓠。疇。嗚呼。  
又曰。誕后稷之穠。有相之道。  
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又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又曰。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又曰。禹稷顏回同道。  
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金仁山曰。管華史云。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則農時之節。自后稷始也。

#### 契

契。帝嚳高辛氏之子。商湯始祖也。或曰。非帝嚳。母曰簡狄。有娥氏女。春分。元鳥至。日。從帝以太牢祈于高  
禖。感元鳥之祥而生契。也。此。見。元。鳥。時。也。以。有。娥。氏。女。與。宗。婦。三。人。商。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言。湯。之  
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為天所命也。又云。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言簡狄為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登  
華云。爾契。長而臣堯。佐禹治水有功。尋為司徒。對於商。賜姓子氏。及舜即位。使仍舊官。申命之曰。契。百姓  
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此即放勳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之意也。舜  
嘗命。夔。典。樂。教。胥。子。又。舉。八。愷。八。元。使。主。后。土。而。布。五。教。而。一。領。之。以。司。徒。司。徒。教。之。長。也。契。承。水。土。既  
平。蒸。民。乃。粒。之。後。教。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如。舜。慎。微。五。典。心。法。有。不。率  
教。則。一。聽。於。士。師。之。刑。故。帝。曰。皋。陶。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契。與。皋。陶。同。寅。協。恭。而。教。事。有。成。初。封  
國。百里。迨。堯。末。年。益。土。地。為。大。國。聲。教。卓。敷。契。著。功。於。唐。虞。大。禹。之。際。百。姓。以。平。契。卒。十。四。世。至。湯。而。有



天下國語曰元王勃商十四代與蓋天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發大至於湯聖敬日躋與天心齊而水德王追述祖功故稱契為元王云余嘗論之契掌邦教功不在禹稷下其後數生聖賢如相士烈烈冥冥司空勤官死事皆卓卓可紀而商之賢君比夏與周又最多開闢以來未有性命之說湯始言降衷恆性為萬世道學之祖若太戊盤庚武丁皆能著書立言雖至末造箕子猶陳時微子能存宋弗父何以國讓弟至孔父嘉別為公族而受氏五世之後篇生聖人為萬世師是舜與二十二人之中契之數教并非夏周所能及矣

詩曰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

孟子曰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

朱子曰舜之命契不過是欲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至於後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明此而已

又曰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兵刑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為二兵刑之官合為一詳略之意可見

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為司徒數五教命夔典樂教冑子竊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數五教是欲使人明於人倫曉得道理曉典樂教冑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實有諸己此是一篇綱領朱子曰

固是如此後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司徒之教即是契數教事大司樂之教即是夔典樂事

新安陳氏曰帝王立教始見於命契數五教命夔典樂事二章朱子大學序所謂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者正謂此也

伯益

益名大費顛帝之裔孫曰女修生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女華生大費是為伯益素性仁愛與稷契皋陶伯垂夔龍已為堯用至舜咨九官詢虞衡之任命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欲以參兩間育萬物而博節愛養以遂其宜也在朝之臣僉曰益哉舜曰俞汝作朕虞其任專矣益不自安乃拜手稽首讓於朱虎熊羆舜曰俞汝汝諸遠任虞官因其林藪之宜制為取用之節鳥獸馴服材木不可勝用魚鼈不可勝食及奉舜命佐禹治水掌火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水土既平禹告成功帝錫元圭禹曰非禹能成惟大費為輔帝曰咨爾費贊禹成功其錫爾阜旂乃妻以姚姓之玉女賜姓嬴氏益贊禹於帝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又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於逸罔淫於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聽言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吁帝念哉惟時有苗弗率禹承命徂征以師臨之一月苗頑猶不聽命益從禹出征乃贊之曰惟德動天無違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於歷山號泣於旻天祗載見矚矚矚矚矚矚矚矚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蓋謂服之以威不若化之以德也禹拜昌言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於兩階七旬而有苗格禹在位二十有七年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以天下授益益避禹之子於箕山而天下歸啓即天子位益致歲獻犧牲以祠之子孫至秦而有天下

朱子曰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道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蘇子又譏其避之為不度而無恥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非有取天下之意顧辭讓之發有根於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有據雖酒肉狗狗知避之況乎秉權據重天下有歸己之勢能無傷於中而不遠引以避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避避之而幸其舍則固得吾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

伊尹

伊尹名摯黃帝相力牧之後也生於空桑城後居伊水故氏曰伊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湯聞其賢聖使人以幣聘之器器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湯使往聘三反乃幡然改以為處敵敵之中樂堯舜之道弗若堯舜君民而親見其道之行也遂出而從湯陳素王及九主之事湯任以國政復進於桀桀不能用尹聞夏人飲酒相和而歌曰盍歸於亳盍歸於亳亦大矣尹退而閉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覺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嗔然笑曰吾有天下猶天有日也日亡吾乃亡耳尹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二篇時桀惡益甚諸侯昆吾氏為亂尹相湯伐昆吾遂伐桀收桀於有城之墟桀奔於鳴條湯踐天子位立尹為阿衡以左右之湯問曰古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尹對曰三公者通於天道者也九卿者通於地理者也大夫者通於人事者也列士者通於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大夫所以參九卿列士所以參大夫是為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一謂大順湯又問曰壽可為耶尹曰王欲之則可為非欲則不可為湯乃益勤修德政以迓天休壽百歲崩孫太甲立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作伊訓太甲不遵湯法顛復典刑伊尹曰予弗狎於不順營於桐宮密邇湯窺以興起其善已而太甲悔過處仁遷義既免喪伊尹乃以冕服奉鬯王歸於亳史錄其告戒往復之辭為太甲三篇首言慎乃儉德中言王懋乃德末言懋敬厥德約其旨歸總欲太甲修德法祖而思天位之維艱也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又陳戒於德作咸有一德篇王乃益修厥德保惠庶民諸侯歸服百姓以寧太甲崩子沃丁立委任賢臣咎單一順伊尹所行之事尹年百有餘歲卒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之太甲親臨喪以報其德至太戊時子伊陟又為相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驪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又曰伊尹聖之任者也

又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又曰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周子曰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莘野若將終身是一截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以天下之重自任又是一截

又曰伊尹在莘野須當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飲食過了

謝氏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有莘之野是已此豈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在是是所謂隨遇而無入不得是伊尹所謂見而知之者

萊生

萊生即仲虺一名仲蠡矣仲之裔也矣仲為夏車正封於薛至虺為湯左相湯放桀南巢惟有慚德曰子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則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智勇表正萬邦稽馮奮服茲率懿典奉若天命惟王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又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民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慎有禮獲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於是即天子位都於亳初益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後有臣扈祖已皆虺之苗裔也

孟子曰若伊尹萊生則見而知之

胡雲峯曰舜言精一而協於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建中於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聖學之三達德孟子之四端已散見於仲虺之語吾是以知萊生即仲虺也

陳新安曰仲虺作誥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倡之湯盤銘之日新伊尹之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為左相時誰能與之班乎

傳說

傳說傳巖人也巖在北海之州虞號之界有淵水壞道使刑人背巖築之說實而貧不能自給乃代背巖築以供食武丁嗣位居喪三年既免喪猶弗言悲默思道夜忽夢帝貨以良弼名曰說次日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乃追想夢中繪其象使人旁求天下得說於傅巖見於武丁與之語果聖人以傅巖得之即曰傳說爰立作相置諸左右望其納誨之切而命之曰汝作羈作舟楫作霖雨作酒醴作和羹啓心沃心等語說總百官乃進於王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欲王法天為治也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道積厥躬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欲王學古有獲也歷陳修治之功自任進賢之責開學之說實自說始論用人則曰官惟其能惟其賢論處事則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論處己則曰有其善喪厥善於其能喪厥厥功論防患竄欲則曰惟事乃其有備啓罔納侮無恥過作非論宅心則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高宗資之說說輔已舉四海仰德思見化成以威動之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復舉先正保衡輔君作聖者勉其匹休且告以君臣相遇之難曰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欲說思艱輔治而紹乃辟于先王永綏兆民也說於是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嗚呼王以思道之際得於夢寐說以開世之英應其旁求君臣道合政修事舉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信哉

者而已  
朱子曰傳說若不會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  
雙湖胡氏曰觀說命之書三篇最後論學之辭詳勤懇切此學之為王者事尤商家一代家法自成湯學於伊尹以洪其源傳說和高宗以浚其流誠有非後世所能及矣

太公望

太公望姜姓呂氏名尚字子牙東海上人其先為唐虞四岳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呂尚其苗裔也從祖封曰呂尚窮困年老居東海之濱聞西伯善養老乃西歸周約於渭西伯將出獵卜之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佐遂獵渭濱至磻溪見老父坐茅以漁西伯問曰叟樂此耶尚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甚有似也西伯曰何謂也尚曰緜微餌明小魚食之緜調餌香中魚食之緜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緜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入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舉微哉西伯曰若何而天下歸之尚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西伯悅謂左右曰得毋是乎因載以歸曰吾先君太公云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與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號曰太公望西伯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去何取何禁何止尚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止奢侈故民不盡力非吾民士不誠信非吾士臣不忠諫非吾臣吏不平和愛民非吾吏也相不能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羣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又曰王國富民新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富倉庫西伯於是發倉廩賑孤獨以望為師望左右西伯德宇政平虞芮質成諸侯來歸天下三分有二猶服事殷西伯薨武王即位號太公望為師尚父觀兵孟津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官名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渡河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居二年紂惡益甚十三年正月甲子王復會諸侯誓師牧野伐紂紂倒戈攻於後以北紂反走登鹿臺自焚明日武王立於社羣公奉明水康叔封奉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柴望大告武成散財發粟封蔡釋囚凡所與天下更始者師尚父之謀居多諸侯尊武王為天子踐位三日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為子孫常者乎尚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誌在丹書王欲聞之齊三日王端冕尚父亦端冕率書入負屏而立尚父道書之言曰敬勝意者吉怠勝欲者凶欲勝者凶凡事弗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者最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者最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者不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者恐懼退為諸銘以自儆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太公就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使魚鹽之利人民多歸之成王時管蔡作亂淮夷叛周王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綏陵北至無

棟五侯九伯。汝實征之。齊由是得專征伐。太公薨年百六十歲。子丁公呂伋嗣位。世為侯國。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盡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  
文王作。與曰。盡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  
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又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

召公

召公名奭。姬姓。周之支族也。武王伐紂。太公、周公、召公等皆從。紂既誅。明日。除道修社。及紂宮。周公把大  
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王既入。立於社南。召公與贊采師。尚父率牲。史佚筮祝。以敷紂罪。告武王之受  
天明命。王乃命召公釋箕子。囚。罷兵西歸。封先聖帝王之後。大封功臣謀士。乃封召公於燕。令其長子就  
封。而召公為太保。仍在朝佐武王。王威德遠暢。遂通道於九夷八蠻。各以方物來貢。十有四年。西旅獻獒。  
召公與作書戒王。語詳書旅獒篇。王崩。世子誦踐位。是為成王。召公常立於右。潔廉而切直。拂天子之過。  
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傳職篇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  
序。音樂不中律。將舉趨讓。進退即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  
召公職之。與周公分陝而治。陝以西。召公主之。陝以東。周公主之。周公食采於周。故稱周公。召公食采於  
召。故稱召公。皆岐周畿內地也。成王幼。周公為冢宰攝政。作誥以告召公奭。為君奭篇。當是時。管叔等與  
武庚流言於國。王亦疑周公。公乃避居東土。二年秋。天怒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盡拔。邦人大恐。王乃  
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為代武王死之說。乃出郊親迎。公。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太公  
召公。命邦人起大木而盡築之。歲大稔。七年。周公歸政於成王。王始親政。初。武王欲營維也。為東都而未  
果。成王成其志。命召公先相所居之宅。後命周公營之。二月。召公至維。卜宅得吉。曰。卜世三十。歷年七百。  
乃定九鼎於郊。鄆之。地。作書告王。而諄諄以疾敬德。顧畏民譽。祈天永命。為戒。敬不敬之異效。凡三致意。  
焉。至謂不敬厥德。則聖鑒厥命。其辭危如此。成王崩。又受顧命。相康王。至二十有六年薨。諡曰康公。先是  
治西方。巡行南國。布文王之政。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營居室。召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  
王之志也。於是就黎庶而聽斷於棠樹之下。民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家給人足。至是人思其政。不忍伐  
棠樹。而歌詠之。有蔽芾甘棠之詩。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貊。南錯齊魯。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  
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西山真氏曰。武王。大聖人也。西旅貢獒。初未之受。召公恐其特大德而忽細行。以獻獎之。受為無損。故豫  
戒之如此。蓋積行而成德。猶蠶土而成山。一行失而全體皆失。亦猶一簣虧而全功俱虧也。彼以聖人  
而猶致其謹。今人未有寸善。則曰吾知顧其大。不暇顧其細。可乎哉。  
新安陳氏曰。宅洛之事。武王之志。成王述之。上告宗廟。迭咨大臣。一日而建千萬年宅中。圖大之基。謹重

如此。以至於召公因周公之歸。而作誥以告王。序不言之何也。宅中圖大固難。保大定功尤難。王之在  
豐。召之相宅。固見宅中圖大之難矣。召公拳拳以敬德永命戒王。敬不敬之異效。凡七言之。至謂不敬  
德則必墜厥命。其辭甚危。見保大定功之尤難也。

散宜生

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散氏。宜生名。初學於太公。及文王為西伯。乃與太顛。閔天。鸞熊。辛甲。大夫之徒。  
往歸之。時崇侯虎。譖西伯。紂囚之。羑里。宜生。閔天。竭力周旋。以求解於紂。紂因救西伯。及紂惡日甚。諸  
侯去殷。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宜生與號叔。太顛。閔天。南宮括。迪西伯。蘇教。惠鮮。保修。和有夏。以  
受有殷命。號叔。死。武王亦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此周公作君。與以追道文武時事。惟以號叔  
等五人為首稱。而宜生則居其一云。  
尚書大傳云。呂尚。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  
孟子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

楊龜山

先生名時。字中立。閩將樂人。中熙寧九年進士。時河南二程子。講學於熙豐之際。學者翕然宗之。先生調  
官不赴。以師禮見程子於頴昌。相得甚懽。其歸也。程子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程子卒。後又見伊川於  
洛。先生蓋年四十矣。伊川偶暇。先生與游。醉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三尺許。自是杜門不仕  
者十年。久之。歷知澶陽。除杭州。蕭山。三縣。皆有聲。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當是時。天下  
多故。或告蔡京。宜引舊德。老成。置左右。庶幾猶可。及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著  
作郎。及面對。奏陳。蔡京。以承應聖相。傳執中道法。又請復祖宗舊政。朝廷方虛內外。以圖燕雲。先生謂  
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執政不能川。及聞金人入攻。  
先生謂執政曰。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  
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收人心。免夫役。除京城。聚斂。東南。花石。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  
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先生請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為三路大  
帥。敵人便驅。棄軍而歸。朝廷置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效尤。當正典刑。以為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三十  
餘年。獲軍。收將。馴至今日。比閉防。城。仍用。聞人。覆車之轍。豈可復蹈。疏上。除談議。大夫。兼侍講。金兵既退。  
議者欲棄三鎮。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我  
太祖。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馳驅。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  
守。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臨其後。尚可為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先生復抗疏力爭。及李  
綱。罷相。太學生。伏闕上書。軍民。集者數十萬。吳敏。乞用先生。以靖太學。得召對。欽宗。乃以先生兼國子祭  
酒。首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病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  
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

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其著為邪說。以誑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殫數。如倡為竭天下以自奉之說。及釋冕驚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黎衆。泰而不為。駭駭。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修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皆安石階之厲也。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致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紜。諫官王淵。力主王氏。上疏。詆先生。會學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先生亦罷祭酒。先生嘗曰。刑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為。雖名為義。其實為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陸辭。猶上書。乞遷將練兵。為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陸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外。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致仕。優游林泉。著書講學。卒年八十三。諡文靖。先生生而有異質。幼即能詩賦。作易。中庸。解義。禮記。解。等書。有集四十二卷。行世。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與胡安國。往來講論最多。暨渡江。東南學者。推為程氏正宗。而紫陽之學。其原委皆出於是。門人如羅從彥。陳好。蕭穎。劉勉之。胡寅。李郁。陳彥等。其尤也。先生浮沈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蓋南園理學日盛。實先生為之倡云。

朱子曰。龜山天資高。樸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門限上。人犯之亦不校。其簡易率皆如此。

問龜山晚歲一出。為士詬罵。果有之否。曰。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能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版。士皆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之。

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為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為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羅豫章

先生名從彥。字仲素。南劍人。少穎悟。刻志勵行。以累舉。恩為惠州博羅縣主簿。開同郡楊龜山先生。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龜山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龜山弟子千餘人。無不及先生者。先生初見龜山。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度一生。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先生即嚮田走洛。見伊川。反覆以告。先生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龜山之婿也。嘗詣先生。必覺。日乃反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未聞。與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聞鶴龜山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恆充然自得焉。采祖宗故事。為尊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

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亂。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風。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晦庵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諡文質。從祀孔子廟庭。

延平李氏曰。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深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稍有見識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

朱子曰。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李延平

先生名侗。字愿中。南劍人。幼穎悟。少長。聞郡人羅豫章。得河洛程子之學於楊龜山之門。遂往學焉。豫章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游。頗有非笑者。受春秋。中庸。語。孟。從容潛玩。有會於心。退而屏居山田。結菴水竹之間。謝絕世事。四十年。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為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於是也。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觸處洞然。發必中節。故其事親以孝聞。事仲兄致誠盡敬。更得其歡心。閨門內。蕭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姪故舊。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為出。嘗祭。謹飭租賦。必為鄰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為之經理。節衣食以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然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身自得為本。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激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皆以黃庭堅。稱周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為善形容。有道氣象。嘗諷誦之。願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又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徑不差。若鑿以理。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多此類。先生資稟不凡。尚氣節。而充養精純。無復圭角。語默動靜。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事理。則有截然而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

儒釋之邪正分矣。建安朱氏章齋與爲同門友。雅推重焉。其後命子從之游。文公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然先生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悠然於畝畝之中。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殆庶幾焉。晚以二子友直。信甫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會閩帥汪應辰來迎。將相與講所疑。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一。學者稱爲延平先生。

先生嘗論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爾。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

又論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

謝上蔡

先生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少習舉業。長已知名。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初先生往扶溝見明道先生。明道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先生受學。甚篤。理會事有不透。輒憤憤而顛。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皆不遺一字。明道曰。賢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先生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云。只此便是惺惺之心。及看明道遺史。又卻逐行看過。不差一字。先生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與程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有一年。做得甚工夫。先生曰。也只是去箇字。何故。曰。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病痛。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試於太學。先生對曰。蔡人趁習禮記。決科之利也。伊川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禮記之規。於利。特於禮記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先生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願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舉學焉。建中初。先生召上殿。問對語不少。然先生云。多不誠。遂退。只求監局之類。除書局。官忤旨去。監京西竹木場。坐飛語詔獄。獄官嘗言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子初及第時。歲前夢人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愛。擢爲宗正卿。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卻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喜枉做。卻閉工夫。與閉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或問先生色慾。想絕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年來矣。所以斷者。當初有爲之心。多有爲。則當強處方勝任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爲長生如道家也。亦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又問於勢何如。

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的棄卻。後來漸漸輕。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並無礙。底心。大抵先生所爲。克己復禮。日有程課。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學者宗之。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

先生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這是於字罪過。

朱子曰。某平日所聞先生行事。高遠卓絕。使人興起。惺然。

尹和靖

先生名焯。字彥明。洛陽人也。姓尹氏。五世而上。居太原。徙於汝。自汝徙居洛。至先生祖諱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叔祖諱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皆有文集。行於世。父諱林。虞部員外郎。母陳氏。先生少孤。奉母以居。年十八。師事伊川程子。舉閣策士。議誅元祐黨。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以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爲善。養不以祿。於是先生棄舉子業。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焯。張繹。爲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同門士皆符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靖康初。以布衣召。不赴。詔爲和靖處士。明年。金人陷洛陽。先生妻張氏與子均。俱遇害。先生死。復姓。以長安山谷間。長安陷。劉豫僭位。思繫天下之望。以禮聘。具供帳。衛從於山中。甚盛。先生逃去。夜徒步渡渭。匿劉水。崎嶇至蜀。展轉蜀道。累年。至於清江。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說書召。力辭。章十數。上。敕有司加禮。致遣不已。六年。先生辭官。而赴召。蜀之學者。爲先生立立祠於洛。七年。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焯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三十年矣。請就斥朝廷恥之。於是大臣聞言。先生拒劉豫之節。學術之正。上又思見先生。召之愈急。禮益至。布衣至行在所。而病。上賜之金帛。使大臣存問慰勞。病愈。就職。又除祕書郎。先生年六十七矣。八年。除祕書少監。屢乞歸田。不允。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仍留經筵。進呈所解論語。賜緋衣銀魚。復被旨解孟子尚書。八月。除太常少卿。尋除左通直郎。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凡十辭。皆不允。是時秦檜獨相。力主和議。金使張通古在館。淡旬。人情洶洶。先生病中。力疾上疏。極諫。反復千言。不報。又以書切責秦檜。檜銜之。見文。先生既衰病。上表力陳當去之義。九年。以特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先生去之。平江虎丘。十年。乞致仕。進官左奉議郎。而從其請。是多如紹興。其子瑋。那純。爲浙東安撫。侍先生以居。蓋居紹興兩載。而致年七十有二。上命越制。賜之贈官四等。賜銀絹三百。兩。給葬事。仍遣中使護其喪。葬於會稽縣五雲鄉龍瑞宮山。之原。先生學聖人之學。嘗言聖人遺經。雖以講解而傳。亦以講解而陋。又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故其用功。汲汲焉以玩味涵養。踐履爲實地。而特以主敬之一言。卒能獨造明誠窮理至命。篤實光輝。久而益密。說者謂先生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知言哉。

又讀論語到參也魯。又手而起曰。某平生亦得一箇魯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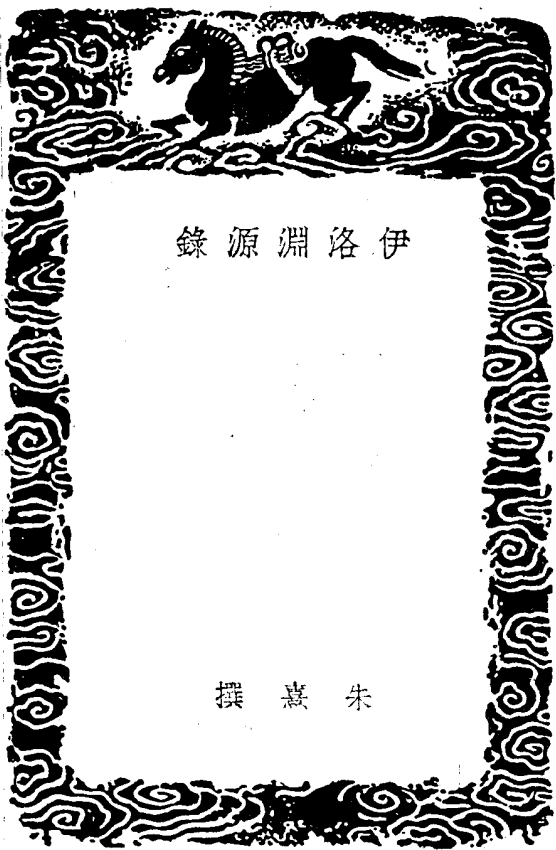
王時敏問進德之序曰。進德須忠信。忠不欺。信不詐。不詐不欺。故可入德。昔夫子蓋嘗以忠信告子張矣。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

先生進論語解。一日。元主忽謂趙丞相曰。朕看尹某日間所行。全是一部論語。

朱子曰。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終做得成。

黃勉齋曰。先生之所學。篤於踐行。不爲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蘊也。又曰。理義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膠漆萬變。日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門從游之士。皆宏博俊偉。極天下之選。而

於先生竊稱之。其察之審矣。



伊洛淵源錄

朱熹撰

伊洛淵源錄卷之一

濂溪先生

事狀

宋朱熹撰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質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郴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稱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其為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郡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待為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

伊洛淵源錄 卷一

伊洛淵源錄 卷一

即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遠欲深治之遠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遠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事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遠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為愛實以汗善政為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為使者人或譏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為乃痛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邕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者亦必緩視俟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餽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超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瀑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

遺事錄十四

伊川先生作其父太中公家傳曰公嘗假伴南安軍獄掾周惇質甚少不為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為學知道者因與為友及為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

伊川先生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河間劉立之敘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

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明道先生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李初平見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開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卻公拜今卻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卻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本

作風天 小童語 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

果知未也 明道年十六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周茂叔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滄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誠

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拔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

伊洛淵源錄 卷一

三

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為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侍從聞茂叔名力薦之自常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啓謝正獻公云在薄官有四方之游於高賢無一日之雅營道何乘仲農父自作營道齋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乘而業儒至先生遠宦馳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蘇黃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為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

邪恕和叔敘述明道先生事云茂叔聞道甚早王荆公為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為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 伊洛淵源錄卷之二

明道先生

行狀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適阜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威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為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為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非河南今為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若抱之行不覺斂聲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斂人皆驚異叔祖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齡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十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含有石佛藏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

伊川先生

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見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為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某以避親能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為令查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為浮論欲搗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它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向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為政者疲於省窺矣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月矣先生自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蜺蜺而五色祥符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釣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期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救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殘廢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備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糶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無不從者先時民懷差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為仇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



東義勇廉除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晉俗尚屍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郡官有母死者。憐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做。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牌。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襄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願求對。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望欲求賢。才為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寔。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疑。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慨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踐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肯肯取息。賈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劉民希。龍不加黜責。與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遂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皆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為之動。而論者好直者。必欲力攻。由是與言者為敵。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而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安言。當賜顯官。請罪而獲。遂刑賞混矣。矣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始意先生。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繁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辯。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防。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城。門吏報河清。先生以法拒之。防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防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防。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防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防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極。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瑤決。時先生方教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見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汨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

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為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極。大為朝廷憂。人以為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備恩。先生曰。吾罪猶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能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敘年勞。何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請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甚見寬軫。開。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局。執政論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能復舊任。先生為治。尚寬厚。以教化為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幾邑田稅重。朝廷歲常。除以為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通負。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為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遠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而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幾邑皆得免。先生為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園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避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盡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實。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桑世契券。以自明。皆非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為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為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稱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道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鄰。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厚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下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為時望所屬。召為宗正寺丞。



先生行事為最詳先生終喪官朝服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膈先生大節高  
瞻天下莫不聞至於委曲纖細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湮沒不傳以為門人  
差輒書所知以備採摭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  
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隆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  
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繁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  
其在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  
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異絕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主於誠  
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於兄弟則誠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不愧於  
屋漏隨政愛民則如保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  
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  
擿決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富貴賤死生皆不足  
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  
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競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自孟子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待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  
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為不亡矣

河間邢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  
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  
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先生為涇州幕官歲餘罷歸恕後過涇州問村  
民莫不稱先生嗟歎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為郡僚佐又止歲餘  
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歎其賢使先生為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  
既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筮庫以為養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  
渾浩沖融而必合乎規矩準繩蓋真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數在  
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游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  
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欲往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  
名益高於天下今皇帝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凡政事之利害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為門下  
侍郎用呂公晦叔為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日須其來將大用之計至京師諸公人人  
歎嗟為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吊以為哲人云亡也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  
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闈天下固已震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實人  
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才大小左右內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

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與造禮樂制度  
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  
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法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備全才矣而所有不  
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為人清明確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  
為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為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  
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  
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為開官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家貧蔬食或不繼  
而事親務養其志則瞻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  
折為枝詞要其用在已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  
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  
鍵直視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  
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為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為時之  
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為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  
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 伊洛淵源錄卷之三

明道先生

書行狀後

游醉

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闕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弟既論其實矣醉復何言謹拾其遺  
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  
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叛羌為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  
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  
以書抵扞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為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為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  
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不多為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  
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  
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  
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竝推其所自先  
生發之也撮為御史容春甚渥極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當辨於早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  
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為之動顏會同天宮宮嬪專獻奇巧為天

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願辭執政之職。執政曰：官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誘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皆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潛，則如美玉然，及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僕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謂：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肢，見之者信慕，事之者衷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親聞，視之如傷，又氣象清逸，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巡事，則每與賤者同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寒烈日，不拂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嘗先期舉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說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鄆，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估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不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指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骨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各，奈年而志不撓，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飢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佞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儲，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悲夫！哭而爲之贊曰：

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與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與萬物之變，萬物之變，萬物之變，萬物之變，非以其一與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與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與不然何種，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與，嗟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與！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與。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爲能窮道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藝術，使聖人之道，玩於腐儒，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己，則茫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澹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咸，不一知應以

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矣，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事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事以一物不被澤爲己非，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得者，名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

大宋明 先生程君伯潛之墓

守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先生名顛，字伯潛，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實賢，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憚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沈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慕，學者之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人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壅，明道之名，亙萬世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

贊

陳恬

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篤於親，弟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爲而化，民靡有爭，揖讓於野，移之事君，謹言忠諫，奸邪之言，感動歎歎，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才，躬服允蹈，本於正身，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暢今古，鉤深窮微，該世之務，實哉先生，超世絕倫，大用甚邇，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下咸喜，今其西矣，天下懷矣，誰爲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道，覺斯民矣。

遺事二十條

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見上卷  
先生謂學者曰：賢者顧如此，願效用工夫。見上卷

常見伯潛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見上卷

明道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願每日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見上卷

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見上卷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幸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攜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清

司役卒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濤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幸之相信如此。見文錄伊

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邵意不合。因曰：伯濤亦然。往在上元，於溫觀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說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明道嘗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傾膚，亦寫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見文錄伊

神宗問王安石之學如何，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見文錄伊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遂不附己者，而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甫欲去數矣。其時介甫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濤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此舉，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亦尚無必。伯濤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甫之意，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濤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誠賢誠意，卻則為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濤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濤復求對，遂見上，上有甚文字，伯濤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如四伯濤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濤當言誠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官，當言職者必以諛許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為，則是為己尚有私意在，卻不在朝廷不干事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濤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道與動，則於他輩有所不便也。故特惡之。際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今日許大氣，儻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誠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程伯濤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才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很復，眾人皆以為不可，則執之愈急。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眾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見文錄伊

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先生，卻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呂申公，又詩寄溫公。見文錄伊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卻極分明，不放过一步。作臺官時，言新法者皆得責，明道獨除提刑，辭不受，改除簽判，乃止。見文錄伊

元豐二年二月，詔以程顥同判武學，願臨權開封府推官，諫官李定，以願嘗為御史論新法，與臨併言能之。呂申公上疏略曰：願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議論，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開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與廢，繁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與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見文錄伊

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見上錄

凡詩必使言之無罪，聞者知戒，所以尚諷諫也。如東坡詩，只是譏諷朝廷，無至誠惻悌愛君之意。言之安得無罪，聞之豈足以戒乎？伯濤先生詩，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云：莫愁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聞之者亦且自然感動矣。見文錄伊

學者須是習慣擺脫得開始，不見明道先生作鄆縣主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子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看他胸中，直是好與會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天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問周叔恭，恁他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為立不住，便放卻。試早在此，明道門擺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為能存神，物為能通化。甚親切。見上錄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會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伯濤談詩，並下一字訓話，有時只轉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親炙之也。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見外

康節邵先生作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濤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閒，大為一時之壯。見外

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先生，卻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呂申公，又詩寄溫公。見文錄伊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卻極分明，不放过一步。作臺官時，言新法者皆得責，明道獨除提刑，辭不受，改除簽判，乃止。見文錄伊

元豐二年二月，詔以程顥同判武學，願臨權開封府推官，諫官李定，以願嘗為御史論新法，與臨併言能之。呂申公上疏略曰：願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議論，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開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與廢，繁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與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見文錄伊

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見上錄

凡詩必使言之無罪，聞者知戒，所以尚諷諫也。如東坡詩，只是譏諷朝廷，無至誠惻悌愛君之意。言之安得無罪，聞之豈足以戒乎？伯濤先生詩，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云：莫愁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聞之者亦且自然感動矣。見文錄伊

學者須是習慣擺脫得開始，不見明道先生作鄆縣主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子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看他胸中，直是好與會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天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問周叔恭，恁他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為立不住，便放卻。試早在此，明道門擺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為能存神，物為能通化。甚親切。見上錄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會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伯濤談詩，並下一字訓話，有時只轉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親炙之也。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見外

康節邵先生作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濤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閒，大為一時之壯。見外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子聞之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一日使孺立於其傍道之以教率之法不從孺且怒而去矣從之則反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巧故不若處弊於無事之地則孺得盡其言而用舍孺不恤也願才非孺也然聞孺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也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為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客次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日得大帥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富鄭公馬溫公居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視正衣冠然後寫其為當時禮敬如此

伊川與韓持國善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弟復正乃曰願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穎昌見韓持國乃往造焉久留穎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一重三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矣以此為語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為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呂汲公以百緡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為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願者以願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願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昂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殿帥苗履見先生於陸下時先生方辭西歸之命履問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先生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先生嘗說願於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願於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卻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卻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字吾得而安之

先生嘗說願於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願於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卻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卻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字吾得而安之

先生嘗說願於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願於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卻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卻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字吾得而安之

先生嘗說願於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願於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卻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卻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字吾得而安之

行時諸公處行皆受那直亦是親戚何為不受先生曰與願相知即可受渠是時已與願不相知豈可受耶

伊川先生言昔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敬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父老徑去不顧

伊川先生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沖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秘閣皆辭之黨禍起資涪州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為憂故得歸不以為喜

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論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

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細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

先生謂張釋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三年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釋因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

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願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願心只是記得他意煇自是不敢復讀

胡文定公曰安國嘗嘗見鄭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卻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問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志完卻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卻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穎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會見先生有何語均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卻神廟兩字人始知為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為善之具

先生嘗說願於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願於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卻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卻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字吾得而安之

伊川常愛衣皂或博褐袖襖其裏如常人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不知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大製方頂何謂習和

生之處。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正而不諛。通而不汗。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閒。羣居宴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游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之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樂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則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附於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嗚呼先生。志氣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間有觀。以飲以豐。天不憖道。哲人之凶。嗚皋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行狀略

張嶠

伊洛淵源錄卷之五

康節先生

明道先生

照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哭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消。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氏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諱令進。以軍職。逮事懿祖。始家衛澤。祖諱德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為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丁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為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之人向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豈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得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學。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仰。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糞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

先生治易。善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迄於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與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於汝陽穆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傳。未之詳也。先生既受其學。則又游於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迺退居共城。廬於百原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舍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尊師之。衛人乃知先生之為有道也。年三十餘。來游於洛。以為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士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庭。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饋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為買宅。丞相富公。為買園以居之。仁宗嘉祐中。詔舉道逸。留守王公拱辰。以先生應詔。授將作監主簿。今上熙寧之初。復求逸士。御史中丞呂公晦。龍圖閣直學士祖公無擇。與今丞相吳公充。又以先生為言。補潁州團練推官。皆三辭不獲。而後從命。然卒稱疾不之官。先生年六十。始為隱者之服。曰。病且老矣。不復能從事矣。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日非退者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

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照事十年春。得疾。論百日。氣日耗而神益明矣。七月癸丑。啓手足於天津之南道。德坊之第。初。先生葬其父於伊闕神陰。原今從其兆。父以明經教授鄉里。及先生之長。退老於家。先生雖貧。養之終身。致其樂。弟陸事先生甚謹。飲食起居。必身臨之。惟恐不得其意。蓋如先生之事其父母也。不幸早亡。

遺事五條

顯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見程氏道。

堯夫放曠。

堯夫猶空中樓閣。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瀆嘗戲以亂世之奸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

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真風流人豪也。

堯夫有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梧桐不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與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卻皆有理。

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何必如此。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蓋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亦爲之侮玩。如無名君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自贊云。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道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

人道來。

行已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願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願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躍然稱善。

晁以道嘗以書問康節之數於伊川。伊川答書云。願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閒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

伯瀆言。邵堯夫疾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

願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卻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靈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他在房閒便聞得。諸公恐他。盡之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謂收卻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也。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道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皆學也。

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瓊崖。讀書燕居其下。且則焚香。獨坐。時飲酒三四。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開州府以更法不餉。餽寓資。乃爲薄粥以代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又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爲之。不牽強也。大寒疊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皆款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文。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問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見呂氏。

堯夫直是豪才。在風塵時節。便是偏虧手段。如富彥國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人不敢仰視。他將做小兒樣看。或問堯夫所學如何。謝子曰。他只見得天理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人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工。所以差卻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明道云。堯夫數欲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欄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伯瀆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怎恁地聰明。他日伊川問伯瀆加倍之數。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見上卷。

伊洛淵源錄卷之六

橫渠先生

行狀

呂大臨

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大梁人。曾祖某，生唐末，歷五代不仕。以子貴，贈禮部侍郎。祖復，仕真宗朝，為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司空。父迪，仕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涪州卒於西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郿州。司法參軍，遷丹州。又遷著作佐郎，簽書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郎。明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於館舍。享年五十有八。是月以其喪歸，殯於家。卜以元豐元年八月癸酉葬於涪州墓南之兆。先生娶南陽郭氏，有子曰因，尚幼。先生始就外傳，志氣不羣，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嘗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為足也。於是又訪諸耆老之書，餘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滿如也。閉居從

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東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其在雲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思文撤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禮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在。涪州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為多。並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貧於官，幣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言於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為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為便。上嗣位之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晦叔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即命召，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為對。上悅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執政不盡，如教玉人琢珠，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豈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為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皋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又以為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貨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有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近世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變，麻之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饗不嚴，先生繼遺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禮，曲盡誠深，附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衆，皆先生倡之。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諷與不諷，開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孫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歲適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整，將春之，先生亟止之曰：「饑殍滿野，雖就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嗔對案不食者數四，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

人而已。其類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秋之為書。在古無有。乃聖人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時書禮樂之旨。多不能平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結正其說。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當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當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法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賽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教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當世之病。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言嘗試於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為說。先生獨以為可行。且謂稱不可。非儒生博士所宜。衆莫能然。議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亟欲正之。而衆莫之助。先生益不悅。會有疾。謂告以歸。知道之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告終。不幸告終。不幸其願。歿之日。惟一朝在側。靈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致賻。始克歛。遂奉柩歸。殯以葬。又下以三月而葬。其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某惟先生之學之至。備存於書。略述於說。議矣。然欲求文以表其墓。必得行事之迹。敢次以書。

哭子厚先生詩

明道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棧夢。二年零落去山丘。疑門慟哭如何恨。豈獨交親念舊游。

司馬溫公

論說書

慎思之。致門人欲證為明誠。夫子實於明道先生先往。其於公以爲不可。此帖不見於文集。今藏龜山楊公家。

光啓昨日承問張子厚。證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也。禮記記禮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諡。自縣貢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諡矣。然曾子問曰。諡不諱。諡不諱。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諡之。諸侯相諡。非禮也。諸侯相諡。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諡其師乎。孔子之教。哀公諡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諡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諡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節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公決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博學。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光再拜。

遺事九十一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程氏道也。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後難博中過來。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子厚聞皇子生甚喜。見俄辱者。食便不美。橫渠言氣。自是橫渠作用立標以明道。訂頌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西銘。顯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與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開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

問西銘何如。伊川先生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

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楊時致書伊川先生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先生答之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見程氏文

伊川先生答先生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如虛無即氣。則無無之語。深探遠蹟。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和一作之氣。非明容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視。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勢輪。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如何。伊川先生曰。由明至誠。此句卻是。由誠至明。則不然。誠則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見北斗。則處雖不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見程氏文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伊川先生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見上條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從筆硯。得意即書明道云。子厚卻如此不熟。

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閒。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

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窮得物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  
橫渠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向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  
矣門生發經挽車以葬聞見錄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願兄弟有同處則可  
若謂學於願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叔朋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矣見程氏

按行狀今有兩本一云德業其學而學於二定於是德業其學如也其他不同處亦多矣皆後  
本為附錄與願叔改如此今特據以為定然是德業其學如也其他不同處亦多矣皆後  
二程則其他可知已按橫渠有一簡與伊川問其叔父事未有提耳激激之言疑德業山所於  
之學實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則自二先生發之耳

張御史

行狀

君諱徽字天祺少而壯重有老成之氣不與羣童子狎戲壯而好學不喜為離蟲之辭以從科舉父兄敦  
迫諭以為貧乃強起受鄉貢既冠登進士第調陝西園縣主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  
知陝州靈寶渠州流江懷安軍金堂縣事轉太常博士熙寧二年超為監察御史異行明年以言事出  
知江陵府公安縣改陝州夏縣轉運使舉鳳翔府司竹監秩滿以熙寧九年三月朔旦感疾卒享年  
四十有七君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而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息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者已  
致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靈寶采稻歲用民力久為困擾至則訪其利害繼得之乃計一夫之役  
采稻若干以計其直請命民納市於有司而罷其役止就河塘為場立價募民采伐以給用言於郡守  
監司皆不之聽後以御史言於朝廷行之竹監歲發勞縣夫伐竹一月罷君謂無名以惠民乃籍隸監  
園夫以日月課伐以足歲計其為邑養老恤窮皆有常察惡勸善皆有籍鈎考會計密察不苛府吏束  
手聽命舉異能敢督攝令華州蒲城蒲城劇邑民悍使氣不長法令圖訟寇盜倍徙他邑異時令長以  
峻法治之奸愈不勝君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教諭使無犯法開召父老使之教為子弟服學省  
過作記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餘錢為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廡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  
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為寂熙寧初上初即位登用大臣將大有為以御史召君喜以  
為千載之遇開見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之事進於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遜避其大要啓君心進有  
德謂反經正本當自朝廷始不先諸此而治其末未見其可也事有不關與君者人難以言言皆關  
略不辭既而見新政所更疑異初議左右適臣不以德進君爭之不可乃告諸執政執政笑而不答君  
曰微之狂易宜其為君所笑然天下之士笑公為不少矣草十數上卒不納乃歎曰豈未可已乎遂謝  
病不朝居家待罪卒罷言職既去位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罪天下士大夫聞其風者始則發  
然畏之終乃服其厚自公安改知夏縣縣者號多訟君待以至誠反復教諭不逆不億不行小惠訟者  
往往叩頭自引不五六月刑省而訟衰未幾監寶之民遮使者車請曰今夏令張君乃吾昔日之賢令

也願使君哀吾民乞張君還舊治使者欣然聽其辭而言於朝去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  
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公知吾邑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君篤實寬裕儼  
然正色雖喜懼不見於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不及於義接人無貴賤疏戚未  
嘗失色於一人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己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  
物養志常雞鳴而起勉勉矯矯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有過差必語人曰  
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為矣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為己病少孤不得事親而奉其兄以弟就養  
無方極其恭愛推而及諸族嫗故舊罔不周恤有妹寡居子不克家君力為經其家事別內外之限制  
財用之節男就傅女有歸誠懇懇切不弛其勞人以為難而自處裕如也有一二故人死不克葬十餘  
年君惻然不安帥其知識合力聚財乃克襄事其兄載重於世常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  
其不自假而勇於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先晚而講學而達又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  
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無憂乎既暴病卒載哭失聲如不欲生將葬手疏哀辭納諸懷曰哀哀吾弟而  
今而後戰兢免夫是月還葬以從先大夫之兆將求有道者以銘其墓大臨惟君之善有不勝書要其  
大者蓋其力之厚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其氣之強篤行禮義而無悔其忠之盛使死者復生而無憾是  
宜得善言以傳諸後敢次其狀以請按此氏文集有善言於明道先生先生書

遺事

張徽為監察裏行請罷條例司因謂中書極陳其事辭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戰怒曰參政笑微  
亦笑參政所為事耳豈惟微哉天下誰不笑之者嗚叔解之曰察院不須如此微始曰只相公得為無  
過邪退而家居申不視事而待罪見程氏  
張徽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辨事因舉經語為證介甫曰安石卻不會讀書實卻會讀書微不能答伊川  
先生因曰卻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見程氏  
天祺有自然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卻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為重傷於周至卻是氣局小景庸則只  
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為得中也詳景庸名昌朝後出門  
天祺有自然德氣似之有貴人之象只是器局小太規規以事為重也昔在司竹嘗愛用一卒長及將代  
自見其人盜笈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又在司竹事案不食笈  
篋篋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程先生願俱事胡先生居並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程先生願及橫渠張先生戴兄弟。孫公覺李公常皆與公游。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

嘗言往與二程諸公游。一日會相國寺。論事詳盡。伯潛忽歎曰。不知此地自古至今。更曾有人來此地說此話邪。蓋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人說此等話道理也。然公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為。嘗言正叔先生。自小說話過人。嘗笑人專取有行。不論知見者。又說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得。正叔言只說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豈易說也。公以為二程遠過衆人者。學皆類此。

王公安石與正獻公。既相推重。而公又從之學。自嘉祐間。內外事多。不甚治。王公與當世諸賢。務欲變更。略放前代。別立法度。登進善人。修建學校。其所施設者。公皆預聞之矣。然自秉政。施設次第。往往與舊說不合。又慎謀自信。動失衆心。寔與公父子不同。後欲用其勇日侍講殿中。乃欲先引公。公固辭乃止。公為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喻。況天下乎。

公性雖至樂。易然未嘗假人辭色。悅人以私。在邢州日。劉公安世適守潞州。邢潞鄰州也。公之子疑問。嘗勸公與劉公書。通勸懇。公曰。吾素與劉往還。不熱。今豈可先意相結。私相附託邪。卒不與書。公晚居宿州。真陽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公處之安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卻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閒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沈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榷得失。久之方能。

公之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得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

元祐初。程先生議請封建。欲自封孔子後。始公曰。方今母后臨朝。衆議不一。扶傷收如是足矣。此豈大有為時邪。程先生默然而去。按程氏文集。修立孔氏條制。但云。潞州田并。蓋賜為五百頃。設議。公自少年。既從諸老先生學。當世善士。悉友之矣。晚更從高僧圓照師。宗本證悟。師修顯游。盡究其道。別白是非。斟酌深淺。而融通之。然後知佛之道。與吾聖人合。本中嘗問公。二程先生所見如此。高遠何以卻佛學。公曰。只為見得太近。

遊事八  
榮陽公在淮陽時。東萊公為曹官。所居廨舍。無几案。以竹縛架上。置書册。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見呂氏雜錄。

榮陽公晚年習靜。雖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父。過山陽渡橋。橋壞。輿人俱墜。浮於水。而榮陽公安坐橋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時徐仲車先生年幾七十矣。作我敬詩贈公曰。我敬呂公。以其德。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誠。何以祝公。勿藥。

伊洛淵源錄卷之七

呂侍講

家傳略

公諱希哲。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也。以恩補官。元祐中為講官。遷諫官。不拜。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議。居和州。徽宗召為光祿少卿。出守奉祠而卒。

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纏縛袴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不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公始從安定胡先生。後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觀王公安石。學安石以爲凡士。未嘗而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學者不由公。則遺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

有專。仙源嘗言與侍講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在席之上未嘗戲笑。蔡陽公處身如此而每歎范內翰以為不可及。

蔡陽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千人舉薦以為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蔡陽公

蔡陽公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有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以為為堯舜者蓋觀於此而知之。

公嘗言孝子事親須時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稱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遠天天不可得而違也。呂氏

蔡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又嘗言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盡則不憚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

元祐間伊川先生既歸洛寄范公浩夫書云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子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先生召食坐間問事甚衆先生一一酬答隨行又請教語甚詳既而微笑曰卻只被公家學佛舜從即伊川之子也

范內翰名師字道夫蜀人元祐中為給諫諫官入翰林為學士後坐黨論貶死家傳遺事載其稱之及其所著論語既而亦多受於程氏故今特著先生稱道之詞以見其學之淵源也

范浩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論先生謂門人曰浩夫乃能相信如此。見程氏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凡案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也

伊川先生曰昨在講筵曾說與溫公云更得范夫浩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卻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願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故曰自度少溫潤之氣浩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見程氏

嗚呼予與君邂逅相遇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從予游歲時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何痛如之嗚呼應之誰謂君而止於此乎高才偉度絕出羣類善志奇蘊會未得施天胡為厚其與而齒其年人誰不死君之死為可恨也矣止交舊之情悲哀而已管城之原歸附先兆屬子衰年悼於長道不能臨穴一慟以申予情姑致菲薄之奠魂兮其來歆此誠意。

楊國寶應之子從姑之子也少強學力行元豐中會於都城予見其貧而不屈老而益壯以詩贈之曰獨抱遺經唐處士差強人意漢將軍。見呂氏

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為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也篤信好學至死不變。見下

應之元祐間用范丞相堯夫薦館職不就試授成都轉運判官有屬官與之辯論應之嘉其才既薦之朝自成都召為校書郎有遠房舅在蜀中官滿貧不能歸應之盡以成都所得數百千遺之其自立如此

楊十七學士應之方行苦節學問淵博而弘致遠識特異流俗常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盞有書千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伊川先生常以為交游中惟楊應之有英氣。見呂氏

伊川先生曰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應之樂善尚德而議論不苟云以富文忠公處事猶不免有心如孫威敏操行不端石守道行多詭激特以二人附己乃薦威敏可代己守道可任諫諍又知劉原父文學絕人而以其喜訕尊富亦加揶揄凡此之類未免有心況常人乎雖然毫髮之失生於心術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豈不要賢師友以規正其微邪此應之論也。

楊應之兄弟皆安貧樂道未嘗少屈於人元豐間親喪服除至京師寓子家榆林舊第日以蔬飯實一盃又以一盆盛菜蔬兄弟分食之甘如飴蜜不求於人卒能有立云。

朱給事 范內翰 公諱光庭字公揆河南偃師人父景光祿卿贈太尉母宗氏崇國太夫人李氏會昌縣太君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高年主簿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潛主鄂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為三傑文潞公舉應制科會仁宗登遐罷試丁內外服服除為修武令邑有故地民久侵冒轉易皆為稅籍朝廷遣使按加程繼四萬餘石公爭之得減萬餘石改垣曲令它邑飲青苗錢類以嚴取辦公不咎一人而輸以時足以極臣薦得召對神宗問所治何經公對以少從孫復授春秋又問中外有所聞乎公對曰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呂丞相大防守長安薛會判官朝廷伐西夏五師出路雅為郡會事多倚公以辦

楊學士亦先生文遊耳非門人之列也呂氏言其元豐中已老則年輩與先生亦相若云



調發有非朝廷意而急於期會者公執白不從部使者怒宣言將加以之軍與罪公請督治獄祠以避之神宗山陵韓獻可公洛奏公何當山陵事以時集洛人不知有大役司馬文正公為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為言又請天子燕開與儒臣講習能提舉常平官不散青苗錢廣儲蓄備水旱太學發明師以養人才論奏無虛日多所薦達人無不知者太皇太后嘉公正直論以朝政關失當安心言之勿畏避公自以遇二聖之知夙夜竭力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公密勿啓沃多見施行遷左司諫請能遣使高麗褒崇先聖增錫土田別異世襲論急務十事一議官制二罷保甲三糾合宗室四省浮費五罷京師會法六汰冗官七議河患八慎數易吏九懲獄官十禁淫祠河北饑遣公賑濟大發倉廩所全括甚衆拜右諫議大夫請召講官使殿訪以治道是歲旱論救災十事選給事中召詔幸後苑賞花釣魚燕羣臣會春寒公請罷燕以祀天戒其夏日食上疏論修德應變乞戒諸州獄毋得為疑似之言以論事求外補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復召為給侍中劉丞相擊罷政守郾公封還麻制坐落職復知亳州歲餘知潯州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三月辛丑晦以疾卒官年五十八天性純孝居太尉喪廬墓側三年事叔父盡其道教諸弟以友愛上下效睦歷有開言為人端厚方重望之可畏即之謙恭虛己常若不足修身治家居官立朝與朋友交一以至誠再守亳人懷其德為之立祠亳大儀公開倉賑濟口賦粟五月而止民無菜色在潯以鄰境荒歉流民至者盈路公勞來安之日為食而食之一日食饑者至春不暇食遂成疾猶強視事未終前二日大雨拜不能興憂民之心眼而後已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為學之本主於忠信公終身力行之後又從程伯淳正叔二先生於洛陽其所聞以格物致知為正道之門正心誠意為入德之方公服行之造次不忘見善勇如賈育惟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常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為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家資素厚所取甚薄仕至朝列猶糶食不足後歷清顯其自奉如故時妻王氏封仁壽縣君子純之假承務郎其年五月非公假師先登之次來請銘銘曰嗚呼公拔誠明篤實行直而方居則慎獨靡有作輟道學之強正色於朝見義能勇志氣之剛我思古人庶見來者今也則亡其名在史愈久而光所村之原前洛後汴永固其輝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斯道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篤學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家在邦隨民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凜凜漢吏之風著見事為皆可紀述謂當大施於時必得其將天胡難忱遽止於此嗚呼哀哉不幸七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其相繼而逝也今君復往使予踴躍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邇山之陽歸附先宅思半生之深契痛音容之永隔陳海莫以將誠庶幾盛令來格

遺事

公挾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廡廡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無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見程氏遺書

朱公挾上殿神考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挾對願陛下禽獸畜之見龜山

十一月三日朱給事封還劉丞相麻制以贊有功大臣不當無名而去言者若指臣為朋黨願被斥而不辭六月中丞鄭雍攻朱乞正黨與之罪八日公挾以本官再知亳州呂相以其召而不至又不悅其封還麻制故但以本官出兼中殊不怒也見王彥錄

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災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公挾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見胡文定公集

伊洛淵源錄卷之八

劉博士

葉誌銘

李頤

元祐元年閏二月詔侍從諫官御史各舉經明行修可充內外學官者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韓公維以開封府陳留縣尉劉絢名聞授京兆府府學教授侍御史王巖叟今正言朱光庭又皆言近春秋學廢已久絢少通春秋宜為博士詔復以君為大學博士及就試不幸有疾猶勉力學校論議不倦學者多親之病甚請外未報以二年六月十二日卒於官自公卿大夫師友學士莫不傷之噫其傷也豈私乎哉蓋以純學懿行君子為難得也君字質夫先世常山人曾祖諱懷寶贈光祿少卿祖諱舜卿尚書虞部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以仕宦始家河南其後因葬焉父師且今為朝散大夫致仕妣安仁縣君余仲姑也君生質明粹長而溫恭自誓臨時已有老成器結髮即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君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弟樂善而不為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外雖溫然可親遇事剛毅自立其質之美學之力也如此明道常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君幼以祖蔭得官少嘗應進士舉再至禮部後不復為也初仕河南府壽安主簿尹召府中且俾旬稽公廚賓客之費凡尹之子弟預者皆

計而償之尹始不悅卒以此善公臨事不苟率類此元豐中移澠之長子令邑俗澆古而公又誠愛公家負道不施蓋朴以期而集有一夫貧甚自言未有以償公惻然為寬其期鄉人遂以代輸終其去遂不答一人歲旱田稅十當獨七八府遣官覆視所獨才二三君力爭不能得乃封還其榜請改之不聽民詣闕訴詔遣通判躬按卒得如君言府由是憾君乃以公事置公罪丁安仁縣君愛父老數千百人送至郡境君重謝道皆涕泣而還富文忠語人曰劉絢古縣令也舉子之所見者一二樂可見矣惜乎朝廷方知而用之年纔四十三而沒平生蘊積見於時及於物者固未博是可傷也已沒時家無千錢諸君士友相與賻之始克歸葬河南府偃師縣洛南鄉士中村北原先塋之次其年十月十九日也君之為人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陸步不忘學既病與予言曰每督閱時正坐端意氣即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同舍呂與叔過問疾君曰死生常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耳君自幼治春秋其學祖於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將沒之時尚以例類質於大夫君平時有遺棄未就將終啓手足自盤顧猶道詩書語安然而逝可謂力學者也君與人俱學有所知惟恐不與人共也予晚始聞善賴君以告語者多矣今予之悲豈特親戚之情乎君娶白氏屯田員外釋之女子男一人伯順銘曰嗚呼質夫不可得而見也學以致道蓋如子者鮮也養之溫溫濟乎善也發之鏗鏗堅不變也嗟世習非滔滔就迷不有豪傑孰逃而歸尚豈若子安而蹈之進以知止本以不欺其出無惑歸生易疑猶身之長日益莫知試其所道乃審所持力久內明見於融怡德未大施君子是悲彼而不知我何說為人有知之起以此詩

祭文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與斯學於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游從之情哉茲焉歸葬不克臨穴姑因薄奠以敘其哀

遺事

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見程氏遺  
質夫沛然

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劉絢作自不須顧費工夫也劉傳既成門人請觀伊川曰須著願親作竟不以示人伊川沒後人方見之又有蜀人謝澥解春秋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十年後方可作見程氏遺

今人多說曾見伊川又曰他自某人處傳得伊川學焯昔見李端伯作劉質夫墓誌有記伊川語曰斯人之志吾無疑矣然質夫春秋傳成伊川親視作何邪謂孔子謂賜可以言詩惟復三百篇皆與孔子見同惟復指當時一事今不可便謂子貢盡得孔子言詩之道今要箇劉質夫豈可復得然爭說我得伊

川學哀哉  
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見侯子

李校書師說伊川稱之而祭文亦稱之謂劉博士外他人無此言也

祭文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微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為有力焉質夫於子為外兄弟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氣相類志尚如一予謂二子可以大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子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艱哉官制有拘不克臨穴寄文為奠以敘其哀

又

呂正字

嗚呼識子於南山泗水之曲知子於洛陽夫子之門風期自振於流俗問學不異於淵源子之胸中因肆開發求之孔門如賜也達子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爭子之於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子求友於四方願所得之幾希志或同而才之不足才或高而志與之遠子敏且強予心子契謂其有年以立斯世嗟如之何皇天降災天於中道使不得盡其才質夫之賢子聞有素昔予見之傾蓋如故適得與子情親義敦定交莫逆不啻弟昆天不慙道質夫且死同其弔傷有子與子子疾繼作予為汝髮子罹親喪既歸莫留別未踰月子計亦至驚疑恍惚若有所失不意二子之賢而一朝至此道之難行我今知之人之云亡孰知我悲子之往矣天不相矣恍矣惘矣子笑望矣哀哉

遺事

李端伯相聚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見程氏遺  
楊道問因見李顯錄明道語云大則無所在剛則不屈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卻與先生說別如何伊川云先兄無此言當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才聽得轉動便別舊見只有李顯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顯卻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

藍田呂氏兄弟

實文名大忠字進伯丞相汲公之兄元符末以文聞直學士卒實宣義

行狀略

君諱大鈞字和叔姓呂氏其先汲郡人自祖而下葬藍田故今為京兆人嘉祐二年以進士中乙科授秦州司理監延州折務改光祿寺丞知耀州三原縣事以諫議授果州乞代親入蜀移知綿州巴西縣事未赴旋以諫議致仕移疾不行丞相韓公絳宣撫陝西河東路辟君掌書寫機宜文字府罷除福州侯官縣故相宣靖曾公出鎮京兆薦君知涇陽縣皆不赴久之丁諫議憂服除復開居數年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斯之未能信於是不復有祿仕意講道勸義以教育人材變化風俗推其在己者以驗諸人將自期德成而致用也居無何士大夫皆惜其賢而不用以為不仕無義由是多強君起不得已

造朝大臣薦以爲宮邸教授。非其志也。會仲兒龍閣直學士天防。知永興。陳乞監風翔府造船務。新官改宣義郎。朝廷問罪西鄙。鄭延路轉運司。特請君行。師出幕。君臨事竭力不弛。厥勞人勸。君以他辭免。而君義不辭難也。以元豐五年夏六月癸酉。感疾卒。年五十有二。君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己任。所知信而大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故識者方之季路。而君之所趨。蓋亦未見其止也。蓋大學之廢絕久矣。自扶風張先生倡之。而後進。蔽於俗。向其才俊者。急於進取。昏迷者難於領解。由是寂寥無有和者。君於先生爲同年友。及聞先生學。於是心悅誠服。資資然執弟子禮。叩請無倦。久而益親。自是學者靡然知所向矣。先生之學。大抵以誠明爲本。以禮樂爲行。衆人則姑誦其言。而未知其所以進於是焉。君即若蹈大路。朝夕從事。不啻飢渴之營飲食也。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勉期可到。而日用躬行。必取先生之法度。以爲宗範。自身及家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丁諫議。自始喪至於葬祭。一倣古儀。所得爲者。而居喪之節。鉅細規矩於禮。雖昆弟共行之。而君特勉執之彌謹。由是倣友稱其孝。世人信其誠。又推之祭祀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粲然有文以相接。人咸安而愛之。蓋君之所行。雖以禮爲主。而欲其學立其守。而又樂爲人語。故人皆由其教而說其義。自是比比皆知禮爲可行者。君少時。賸學洽聞。無所不該。一日聞先生說。遷其素志。而前日之學。博而以約。即渙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愛講明非田兵制。以謂治道必由是。悉撰成圖籍。胸中了然。若可推行。又嘗作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二賦。獻槩可見其志矣。君既感疾。一日。命內外瀛掃齋居。冥然若思。久之。客至問安。交語未終。而沒。則德性所養。可以想見矣。既卒。其孤尙在鄉里。夫人種氏治喪。一如君所以治。謙讓之喪。凡委巷浮屠。鄙不經之事。一不用。於是延之學士大夫。驚歎君之家法。以見君之道。固行於妻子矣。子義山。傳其父學。蚤有立志。

墓表銘

范育

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者矣。乃表其墓曰。誠德君子。而系其世行云。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於心所知。不二於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蓋大學之教。不明於世者。千五百年。先是扶風張先生子厚。聞而知之。而學者未之信也。君於先生爲同年友。一言而契。往執弟子禮。問焉。君謂始學。必先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惟躬行禮義。久則至焉。先生以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且謂當勉之。當自悟。君乃信己不疑。設其義。陳其數。倡而行之。將以抗橫流。繼絕學。毅然不恤人之非。聞己也。雖先生亦歎其勇爲不可及。始居諫議。喪。衰麻。飲奠。非祭之事。悉捐習俗。事向一倣諸禮。後乃遂行於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閒。其文節粲然可觀。人人皆識其義。相與起好。行一朝知禮義之可貴。人之志。既克少施。而於趨時求中。未能沛然。不疑。然後信先生之學。本末不可離。以造約爲先務矣。先生既沒。君益修明其學。將授是道。

推之以善俗。且必於吾身親見之。既而曰。有命。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其始講修先生之法曰。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而已。既又知大君子之德。不存焉。雖不試而不悔。始也急於行己。既乃至而不迫。優游乎道之可樂。始也嚴於率人。既乃和而不解。使學者趨而不厭。嗚呼。非持久不已。孰能與於此。君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論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

祭文

嗚呼。吾十有四年而子始生。其幼也。吾撫之。其長也。吾誨之。以至宦學之成。莫不見其始終。於其亡也。得無慟乎。得無慟乎。子之學。博及羣書。妙達義理。如不出諸口。子之行。以聖賢爲法。其臨政事。愛民利物。若無能者。子之文章。幾及古人。薄而不爲。四者皆有以過人。而其命。乃不偶於世。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一官。居文學之職者七年。而逝。茲可哀也。已。茲可痛也。已。子之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爲婿矣。其爲人所重如此。子於窮達死生之際。因已了於胸中矣。然吾獨不知子之亡也。將與物爲伍邪。將與天爲徒邪。將無所通而不可邪。是未可知也。子之才。皆可以知此。固不待吾之喋喋也。今獨以喪事爲告。子之松以方墓之始。將下辰歸。附於先塋。乃擇明日遷於西郊之僧舍。以待時焉。嗣子者。山實爲喪祭之主。將行一奠。終天永訣。哀哉。

雍行錄

伊川先生

元豐庚申歲。予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子以千錢挂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忘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使人得之。乃非亡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沈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呂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爾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何如。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誌之。後十五年。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爲之泣下。

遺事十一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及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見遺書。

呂進伯甚好。但處事太煩碎。如召賓客。亦須臨時改換。食次。吾嘗語之曰。每日早晚。晚衙。纔獲便令放者。只爲定故也。凡事皆有恁地簡易。不易底道理。看得分明。何勞之有。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進伯好學。初理會箇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近乎仁。推此類其言之。進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進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

人作詩詠會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辦。文到相如反類非。獨立孔門無箇事。只輸顏子得心齋。以上蔡

馬涓巨濟狀元及第。為秦州簽判。初呼狀元。呂進伯為帥。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既為判官。不可曰狀元也。巨濟愧謝。進伯因謂巨濟曰。科舉之學。既無用。修身為己之學。其勉之。時謝良佐顯道。

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效。又數以公事案牘。委巨濟詳覆。且曰。修身為己之學。不可後。為政治民。其可不知。巨濟自以為得師。後立朝為臺官。有聲。每歎曰。呂公教我之恩也。見鄭氏

呂進伯帥秦時。倅之子張瞻景。前時往問學。後入大學。求書見汲公。進伯云。微仲不須見。不若見大臨舍弟。見呂氏

和叔任道。游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達於與叔。見程氏道

和叔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伯澹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俗。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向風。聖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據理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他至誠使相信。心直篤信之。即此

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更不肯回。

問人之燕居。形體忘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繼氏開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尹子曰。嘗親聞此。呂與叔以門蔭入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拚祖宗之德。見呂氏

伊洛淵源錄 卷八

伊洛淵源錄 卷八

伊洛淵源錄 卷八

伊洛淵源錄 卷八

伊洛淵源錄 卷八

伊洛淵源錄 卷八

伊洛淵源錄 卷八

伊洛淵源錄 卷八

伊洛淵源錄 卷八

伊洛淵源錄 卷八

伊洛淵源錄 卷八

伊洛淵源錄 卷八

伊洛淵源錄 卷八

伊洛淵源錄 卷八

伊洛淵源錄 卷八

伊洛淵源錄 卷八

伊洛淵源錄 卷八

伊洛淵源錄 卷八

伊洛淵源錄 卷八

伊洛淵源錄 卷八

伊洛淵源錄 卷八

伊洛淵源錄 卷八

伊洛淵源錄 卷八

伊洛淵源錄卷之九

蘇學士名昭字季明武功人亦橫渠門人而卒業於程氏者元祐末呂龜伯處之自有衣

奏狀 蘇學士召為博士後坐上書邪黨貶歸今無以考其言行之詳特載呂公處狀如左云

右臣伏見京兆府處士蘇炳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之學為門人

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或

不如所舉臣甘罔上不忠之罪

遺事 季明安道

蘇季明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靖館之伊川訪焉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為意和靖曰然也

嘗問季明當初上書為國家計邪為身計邪若為國家計自當忻然赴饒州若為進取計則饒州之貶

猶為輕典季明以焯言為然先生曰名言名言見諸錄

後世司言責者於人主前非所當言代王言者則顛倒錯亂只為他學無源流如在伊川之門衆矣不知

其要者依舊無所得如橫渠聲動關中關中尊信如夫子蘇季明從橫渠最久以其文釐為十七篇自

謂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卻是未知橫渠橫渠有詩云中天宮殿鬱蒼然瓦縫參差切綠雲





庶幾猶可及也。則以秘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微戒之言。除瀟英殿說書。公知時勢將變。遂陳論政事。其略曰。近日獨除租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爲虛文。其安土之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爲盜者。獨免租賦。百姓何憚不爲盜。夫信不可去。急於食也。宜從前詔。詔通商榷茶之法。公私兩便。今茶租如故。而推法愈急。宜少寬之。諸犯權貨。不得根究。來歷。今茶法獨許根究。追呼蔓延。狂狷充斥。宜即革之。東南州縣。均敷鹽鈔。迫於殿最。計口而授。人何以堪。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辦。發運司宜給繹本。以復轉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內郡。以省運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爲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爪牙。而分爲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敵騎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北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奸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數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公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遜位。而宰執傲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董貫爲三路總帥。金人侵軼。乘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金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閣人提舉。授以兵柄。此復軍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金人厚取金帛。又遂將以三鎮。遂講和而去。公上疏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虜廷以二十州之地。賈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雖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如開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臨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狂虜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於是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進則欲公又言。聞金人駐兵磁相。劫掠無算。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叛盟之大者。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今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吾以重兵擁其後。此萬全之計。望斷自宸衷。無惑浮言。而議者不一。故終失此機會。於是大原諸郡皆告急矣。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政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於衢。且請以禮起邦彥。公言。士民伏闕。詆罵大臣。發其隱惡。無所不至。出於一時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彥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能李綱而納誓書。李邦彥使失辭。惟金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之所同棄也。今數告中外。乃推平賊和議之功。歸此二人。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邦彥等既罷。趙野尙存。公復言野嘗建言。請禁士庶。以天王者聖爲名者。上皇後以爲諂諛之論。廢格不行。而野猶泰然不以爲恥。乞賜罷黜。上皆從之。或意太學生又將伏闕鼓亂。乃以公兼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

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舜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主輔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稱堯舜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我而不爲。修。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書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設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揭濟。力主王氏。以疏詆公。又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即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徹飲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旨。楊某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開除職。衆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改徵飲閣待制。上即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四年。上章告老。從之。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終於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葬本邑西山之原。近臣朱震。奏公嘗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辨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所著三經義辯。有益學者。乞下本州抄錄。仍優恤其家。有旨贈官。贈以金帛。安石贈頤人。先卒。子五人。迪。早卒。迪。適。適。已仕。女四人。長適陳淵。次陸棠。次李郁。次未嫁。孫男七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闊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開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處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嚙聲不語。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趨。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熙寧初。代余典教諸宮。始獲從公游。三十年。開出處險夷。亦嘗觀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肥甘。若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縹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敝廬。瓦屋。若皆可於居。未嘗有所羨而求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也。老之將至。沈伏下僚。厄窮道。伏若將終身焉。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亦不改其樂也。然則公於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則遠矣。凡訓釋論辯。以闢邪說。存於今者。其傳寔廣。故特載宣和末年。及靖康之初。諸所建白。以表其深切著明。而公之學於河南。小嘗試之。其用已如此。所謂援而止之。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信乎世。或以不屑去疑。公蓋淺之爲丈夫也。銘曰。天不喪道。文其在茲。惟天之命。尸者其誰。孰能識軍中之狀。意欲施之兄弟。而處並爲世師。偉茲三賢。闊步共馳。有學術業。顏其皎而。公名最顯。垂範有詞。豈不見庸。孔艱厥時。狂瀾奔潰。砥柱不鼓。邪說害正。倚門則揮。嗟彼奸罔。讒言詆欺。我扶有極。人用不迷。奚必來世。判其是非。有援則止。直道何疵。不勉而和。展也可夷。河沈在北。伊水之涘。誰其似者。訂此銘詩。

龜山誌銘

宏問何故西方之僂。覓見開隙。遂入中國。答曰。自孟子既沒。世無傳心之學。此一片田地。漸漸拋荒。至東晉時。無人耕種。佛之徒如蓬蓬。最爲榮點。見此開隙。以爲無人。遂入中國。面壁端坐。揚眉瞬目。到處

稱符此士之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懷。宏又問佛之徒既是指人心見性成佛何故卻言人人失其本心莫知所止答曰釋氏自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吾卻言失其本心莫知所止大道懸遠宏又問何故懸遠答曰昔明道先生有言以吾觀於儒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宏又問既云事事是句句合何故卻不同答曰若於此見得許汝具一隻眼

宏又問據楊氏家錄稱先生不欲為市易官呂居仁亦云辭不就今詩中何故削去不就二字答曰此是它門未曾與勘古人出處大致若書不就兩字便不小了龜山差監市易務即辭不就除祕書省校書郎卻受而不辭似此行徑雖子貢之辨也分說不出來今但只書差監市易務公年將七十矣即古人乘田委吏之比意思卻洪不卑小官之意自在其中乃是畫出一箇活底楊龜山也并選著作郎并選英殿說書只一向說將去不消更引高麗國王事說他龜山前代如伍瓊亦皆薦諸賢於董卓卓召用之除申屠蟠外諸賢皆至或旬月備歷三臺而無非之者此亦有底事不足為文飾也

宏又問攻王氏一章卻似迂闊何故載之答曰此是取王氏心肝底俗子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敲淫邪道之辭皆破矣

宏又問或說龜山被召過南京見劉器之劉問此行何為龜山曰以貧故劉曰若以貧故則更不消說答曰傳言如此未知信否若據吾則不然劉若問此行何為但對曰老年無用處且入這保社它若更問還有轉身一路否但曰料得無處分說一任傍人點檢不然者若問此行何為只答云竿木隨身亦自脫灑

宏再問何故載果何求哉心則遠矣一句答曰陶公是古之逸民也地位甚高決非惠遠所能招劉雷之徒所能友也觀其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即可知其為人故提此一句以表之而龜山之賢可想見矣世人以功名富貴累其心者何處更有這般氣象但深味心則遠矣一句即孟子所謂所欲不存若將終身若固有之氣象亦在其中矣宏又問如何是心則遠矣答曰或向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虛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矣

授卻自有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汝但觀吾春秋傳乃是白頭六十歲以後所著必無大段頓悟更有改易去處其書十萬餘言大抵是說此事試詳閱之必自知來歷矣

答陳幾叟書

龜山誌銘初不敢下筆以情意之厚義難固辭故不得已勉強為之世人之知龜山者甚多而疑謗之者亦不少故妄圖論其行已處自飲食衣服居處之際至於若將終身不改其樂事皆有實以折服衆多之口至其大略又用語孟正蒙三說為證故措辭雖不工而意卻有所主只如差監市易務事乃平生履歷故不可闕若據龜山所言卻甚明白雖書不就無害也但行錄乃言不欲為市易官於語脈中轉了龜山之意卻似嫌其太卑充而不為須當削去不就二字夫年已七十欲為饒庫即見得遺佚窮窮不憚怨之意正要此一句用豈可不書乎其後以祕書召選著作郎等事此正謂援而止之而止者也夫援而止之而止未有是處而龜山獨稱為仁者特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耳故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此事他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然後發所以尤可貴耳當時幸執中若能聽言委直院吳元忠摺畫一條其因南郊救文行下決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若龜山此舉可謂老婆心切矣世人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御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以來已是海行指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以其不可違而就召假有論及中屠蟠笑而不答之事則又何辭以對故龜山之赴召非畏海行指揮乃懼天下之人在塗炭之中而有惻然不忍人之心是以不屑去耳故安國於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載其本末所以致其區區之意破紛紛之議使天下後世疑謗者莫不自消釋矣其章疏中所論王氏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又即一二事以明之此真拔本塞源者也幾更何以尚言猶是一時之論乎五經皆空言也雖不如春秋一句即是一事然明理以垂訓以待後之學者豈曰小補之哉故說者以謂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此亦互相發耳語中又載近臣所論闢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議所著三經義辯有益學者夫以義辯為有益則新義之為害可知故誌篇之末獨言凡著述論辯其存於今者非見諸行事故因此語反覆證明諸所建白之尤為深切耳而著述論辯之功自在若以為緩辭則誤矣故安國意不欲有所改更必欲更之但曰著述論辯存於今者其傳浸廣可也公更思之如何



乃不克免。先是傳國華奉使三韓。得旨許於經田三路。凡人材可薦者。薦之不限以員。及歸。其奏臣往來京西。淮浙。人材可薦者甚多。然抱道處晦。無如揚時者。願以所得薦三路人材薦此一人。上亦聞公名。故始召密察。又召上殿云。若謂監市易務不就。除秘書郎。即非同時。事失其實矣。今削去不就二字。為當。更恐欲見其實。故具之。然如市易務方待闕未上。雖不見於墓誌亦可也。

行狀略

呂舍人

虔守楚濬。議法平允。而通判楊增多刻深。先生每從濬議。增以先生為附太守輕己。及濬去。後守林某議不持平。先生力與之爭。方知先生能有守也。

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雅敬軍先生。每見必設拜席。與均禮。知杭州餘杭縣。簡易不為煩苛。遠近悅服。察京方相貴盛。母前葬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浚湖瀦水為形勢。便利託言欲以便民。事下餘杭縣。先生詢問父老。人人以為不便。即條上其事。得不行。

知越州蕭山縣。蕭山之人。聞先生名。不治自化。人人圖畫先生形像。就家祠焉。

或說當世貴人。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上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會路允迪。傅墨卿。使高麗。高麗王問兩人龜山先生。今在何處。兩人對方召赴闕。及還。遂以名聞。因勸政府宜及此時力引先生。政府然之。遂以秘書郎召。及對。陳傲戒之言。上嘉納焉。

太原被圍。朝廷遣姚古。留先生。先生上言。乞誅古。以肅軍政。又率同列上疏。論蔡京。王黼。童貫等罪惡。或死或貶。乞罷官者。與修京城事。且錄五代史傳。以進。朝廷置詳議司。議天下利病。先生以為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小生。未必賢於六曹長貳也。朝廷從其議。又乞褒復元祐名臣。凡在黨籍者。力辨宣仁。誣謗。乞復元祐皇后位號。凡所論皆切當時要務。

大學諸生詣闕。上書。議者疑其生事。傲亂。先生即見上。言諸生欲忠於朝廷耳。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為之長貳。即自定矣。淵聖喜曰。此無違卿者矣。即命先生兼國子祭酒。

今上即位。本中之先君子。初在政府。首為上言先生之賢。於是除工部侍郎。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涯涘。不為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之。學是時從兩先生。學者甚衆。而先生獨歸。閉居桑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

本中嘗問於前輩長者。以為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遊色。先生實似之。

遺事九  
明道在穎昌時。先生嘗謁。謁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寧。出文潞公門下。求救潞公云。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

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洛歸。見學者彫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謝楊二君長遠。見龜山楊時於新學。極稱今日。一有所問。即能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齋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見龜山。

伊川答楊中立論西銘。中立書尾云。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見龜山所記。舊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見上卷。

先生曰。官司設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為害教。而必為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諫哉。夫引誘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為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為之。上下不以為怪。不知為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為有甚於鞭笞者矣。余在潭州瀏陽。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茶店。與夫俳優戲劇之門。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當至是時。亦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間得錢。遂用之有力。見龜山。

又言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為瀏陽日。方為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蹇。於道者。隨所在中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於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為恨。

元城劉公問胡理曰。毘陵莫常得書。中立安否。曰。楊先生近有除命。以秘書郎召對公曰。誰所薦。理曰。傳聞是蔡攸。公曰。此曹立黨相傾。不知中立肯來否。見龜山。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曰。大諫初承詔命。衆論有疑。安國獨以為以明道先生之心為心者。裂裳裹足。不俟僦而在途也。又與宰相書曰。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時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如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為繁。之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從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下。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又答胡應仲書云。楊先生世事。殊不屑意。雖袒裼裸裎。不以為浼。見胡文定公集。

昔西南夷人。嘗以梅聖俞詩。織布。而永叔只於野錄載之。其事不入誌銘。然則姓名為蠻夷君長所知。豈足道哉。龜山行狀中。載高麗國王事。所以不得書也。見胡氏。

遺事九  
公諱迪。字遵道。為兒已能力學。指物即賦。凜然如成人。既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閉言。平居無喜慍色。至急人困乏。而樂其為善。則矯然敢為。必極其意。而後已。與人辯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冰解的破。聞者欲碎。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貨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為之平。其誠信於人如此。游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而不顧。抱經游於伊川之門。以藐然少年。周還羣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斂手以推先。伊川少然。可唯器許之。伊川答龜山

伊洛源流錄 卷十

學者好學。於易、春秋、尤精詣。崇寧三年以疾卒。予不及識公。自來閩中。多從龜山門士游。開論近世。學者至公。皆曰吾不及也。諱為之銘。銘曰。斯文盛衰。天實命之。有嗜其徑。異端乘之。道墮不治。以與世遠。有志於得。俗學昏之。以見自私。乖戾莫施。孰為教然。莫乘莫悟。天蓋祐之。使與斯文。屹屹龜山。淵源伊洛。如星之斗。以表後學。公為之子。妙質夙成。目濡心淨。食息訓經。不趾不陵。師訓是程。軌道以趨。不畔墨繩。行滿鄉黨。世孰知之。遺文蔚然。不可殫述。胡不百年。以究其業。齊志莫陳。方壯而折。天其或者。尙相公子。我銘幽竊。以告來世。

###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一

劉起居

墓誌銘

公諱安節。字元承。溫州人。資稟不凡。方兒時。已有遠度。比長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於得。而後已。少與從父弟今微猷。開待制。安止相友。愛皆以文行為。士友所稱。既冠。游太學。元符三年。擢進士第。調越州諸暨主簿。國子祭酒。率其屬表留公。太學不報。除萊州州學教授。未行。改河東提舉學事。司管句文字。改宣德郎。召對便殿。公言。春宮宜慎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土稱善。頗問甚悉。即日擢為監察御史。數決大獄。所平反甚衆。居數月。攝殿中侍御史。時公方謁告省親。既辭。而命下不及供職。而歸。俄除起居郎。趣赴闕。公迎父宣義。而西。居無何。宣義思歸。公欲乞外補。宣義固止之。明年。遷太常少卿。而言者斥公在言貲時。無所建明。且久不寧親。責守饒州。州歲饑。公至。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過糧。軍儲不足。它日皆強取諸民。公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他司宜有相通者。政應調適。其緩急耳。市人數為在官者所擾。逃散郊外。公躬率以廉。察屬化之。未幾。饑者充之者。濟。逃者復於是。與之治賦。出裁制貢奉之須。俾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移知宣州。去饒州二日。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別。者壽以為吾州自范文正公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而水大。

至公分遣其屬。具舟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幾數千人。而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公開佛廟以處之。發廩以活之。一無失所者。其將發處也。吏以為法令不可。而部使者亦持其議。公皆弗聽。大疫。公命醫官治甚力。其得不死者不可計。政和六年夏五月卒。年四十九。娶何氏。公之妻也。初行親迎之禮。鄉人慕而繼之。旁郡聞多竊笑。比年朝廷頒五禮於天下。於是人皆思公之倡始。云子男曰暨孫。有異質。九歲而夭。一女尚幼。以安止之子。誠為後公。天資近道。而敏於學問。其所趨尚。非世俗所謂學者。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沈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所得。其貌溫然。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己者。未嘗見其有怒色。悲辭也。其在河東。同僚有交惡者。一日。邂逅公座。聞其緒餘。不覺自失。相與如初。其恬靜弗校。宜若易與者。至於有所立。則挺然不可回奪。曾不知禍福利害。可以為避就也。邵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數輩。追路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甚急。人皆惴恐。公獨泰然如平時。既而察其無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若也。事親能承順其意。教養諸弟。涵容周還。有古人之風。族居隘百口。上下愛信。雖咸獲無聞言也。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適若異端。則有開斷矣。聞人善如己出。或歸以過。則未嘗辯。遇事不擇劇易。人所厭苦者。任之裕然。無迫遯。勤瘁之色。其與人游。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諸弊令不事。州將欲易他邑。公既左右之。振其綱條。又稱其長者。將卒善待之。宜州賑濟。公疏以為非政事也。蓋有所受之。故朝廷錄部者之功。而進秩焉。蓋其志非敢私佚其身。而在於為人。其所施當在於公天下。以為不如是。則非所謂合內外通彼我也。所治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俾毋再犯。聞有闕者。將烈於官。則曰。何面目復見府君。遂捨去。以是廷無可治之事。或諷句不施笞朴。

遺事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曰。只為未有根。因指庭前茶蘼曰。此花只為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問何以見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卻亦早是。好手。如廉仲之徒。皆忘卻了。見上蔡。

尹侍講

墓誌銘

先生洛人也。姓尹氏。曾祖諱仲宣。妻張氏。生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諱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諱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河內娶何氏。生四子。其長子諱林。官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娶劉氏。萬年縣君。劉氏卒。陳氏福昌縣君。是生先生。先生諱焯。字德充。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為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先生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先生曰。唯。向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夫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子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為善。不知汝以祿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程夫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為異端。尹焯。張繹。為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長之。程夫子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靖康元年朝廷初辨忠邪。召用四方才德之士。以布衣召先生。先生謝不用。既往。又謝不欲。朝大臣知不能留也。授以和靖處士而歸。明年金人陷雒陽。先生既死而復蘇。竄於長安山中。轉徙四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於京師。思有以繫天下之望。則使其僑帥趙斌卑詞厚禮來召先生。具供帳衛從於山中。甚盛。先生逃去。夜徒步渡渭。僦粟水谷中。崎嶇走山間。遂至閬中。久之。往來巴中。止於涪。紹興五年。有從臣言先生之道。上召先生於涪。曰。昔者之召程頤。蓋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遂以左宣教郎崇政殿說書召先生。先生力辭十數。上敕有司加禮致遣不已。六年。先生辭官而赴召。蜀之學者為先生立祠於涪。七年。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煇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二十年矣。請就斥。朝廷恥之。於是大臣顯言先生拒劉豫之節。學問之正。上又思見先生。召之愈急。禮益至。先生辭避已數十。迫上命。布衣至行在所。而病。上賜之金帛。使大臣存問慰勞。須其病愈。必受命而後朝。病愈。先生朝。又辭於上前。上曰。卿尚可辭邪。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後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遂就職。又除秘書郎。先生年六十七矣。八年二月。除秘書少監。月餘。以病求去。不許。四月。賜緋衣銀魚象笏。與御府珍玩之物。先生益衰且病。益求去。改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崇政殿說書。九月。除太常少卿兼說書。十一月。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進官左通直郎。而先生病日作。不能朝。告病甚於朝廷。十二月。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先生曰。病不能朝矣。而視祿日。至何功。以當之。上章十餘不已。朝廷哀其病且老。九年二月。使以特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去。先生去之平江。

虎丘十年正月。先生年七十。七十而老。尚矣。遂致仕。進官左奉議郎。而從其請。十二月。先生如紹興。居二年而沒。年七十有二矣。上命越制以贈之。贈官四等。先生安張氏。追封令人。生子均。仕為將仕郎。維陽之陷。與張令人皆死。惟諸女在。立孫鎮為均子。稽中閔之。先生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以為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成之。有敏於是乎。下學上達。窮理盡性。而無贅無外者。學之正也。故先生莊敬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見於容貌聲音之間。望之儼然也。即之則溫。言則厲。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者必慕之。小人見之必革。而後有聖人不易先生之道矣。然而先生進不得施之天下。退未嘗筆之於書。與羣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為講解文書。獨嘗率詔撰論語解。今行於世。

遺事

和靖因蘇兩見伊川。自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見前所錄尹和靖語下同和靖初見伊川時。教煇看敬字。煇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闊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和靖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蓋髮事。非主一而何。尹去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查明以篤行。俱為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查明

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賤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為本。查明獨能力行之。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略。當更無計較也。邪。先生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見呂氏溫州鮑若雨商寮。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遣之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新學。不以教業。果否。先生曰。煇以諸公來依先生之門受學。煇豈敢輒為他說。萬一有少差。便不誤他一生。伊川領之。見前所錄尹和靖語下同

和靖與思叔共學之久。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有差否。自覺如何。為我言之。和靖曰。煇不逮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煇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煇未敢保也。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是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待。

子謂尹煇魯。張綬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見程氏遺書下同伊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頤之言如何。伊子對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煇不如綬。能終守先生之學。釋不如煇。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說如此。蓋伊川平日元不曾許人。見前所錄靖康元年。同知樞密院事。神師道奏。伏見河南府布衣尹煇。學專師古。行足勵俗。潛心允蹈。踰三十年。西都學者皆推仰之。未嘗應書不求仕進。若蒙召致。俾預講說。必有補益。召至京師。十月。賜號和靖處士。以歸。戶部尚書孫傳。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鄭師。中書舍人胡安國。秦臣等。伏視河南府布衣尹煇。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惟時。皆可師法。器識宏遠。可以任大。臣等淺陋。不足以盡知。然近來招延之士。無有出其右者。昨緣朝廷特召河南。致迫赴闕。伏聞命之。處士以歸。使煇箱藏圖書。不為時用。未副朝廷。人席求賢之意。伏望聖慈。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請以金人犯闕。不及再見。見前和靖在瀘州。一室名曰遠志齋。取易致命遂志之義。在涪陵縣。所居名曰習堂。取學而時習之之義。在千福院。一室名曰六齋。取橫渠先生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之意。一室名曰三畏齋。取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意。元帝書錄

紹興五年。史館修撰兼侍讀范冲奏。伏視和靖處士尹煇。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靖康中朝廷以布衣特起。桑加津道。既至京師。繼口還山。賜處士號。建炎開。煇逃竄山谷。復與為河南鎮撫使。聞其名。遣使延聘。煇亦不就。今流落在蜀。臣與之游處三十餘年。得其為人。內外皆備。毫無玷。實為鄉閭之所尊禮。士友之所矜式。迹其所得。於已表見於外。臣無能勢。舉以代臣。尤懼公議。六月十五日。聖旨召赴行在。仍令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宣撫司劄下涪州津道知州事李瞻申尹處士離寓。



於世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見前錄張繹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樸茂

馬殿院

逸士狀

何兌

公諱仲字時中按語錄作時中或東平人也自弱冠登第不樂馳登以階進陞迹州縣人無知者崇寧初元祐學有禁奸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使專制其事伊川程先生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游開以趨利叛去公方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先生高弟張繹以求見先生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贊凡十反愈甚且曰使仲能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者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同僚相忌至以飛語中傷之不顧也逮靖康初政樞密孫傅始以卓行薦於朝召既至中丞秦檜素高其節即迎辟為監察御史令人取願狀公曰中丞取寡官但問堪不堪無問願不願居無何遭大變故金人立張邦昌俾僭於位邦昌初不敢當而賊臣從旁勸進曰相公今姑權宜從事忍死為一城生靈贖命他日為周公為王莽惟相公所為耳邦昌於是俛首唯唯即趨榜受偽號既金人去避久邦昌恬無自孫意時人皆意邦昌實預邪謀畏禍無敢言者公首具書請邦昌迎元帥康王齊成率同院簽與俱往相顧無一首肯公遂以書自抵銀臺司迨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公投袂叱曰逆類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為此爾而欲吾稱臣邪出即以繳中尙書省尙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恐敗誅甫議迎隆祐皇后為垂簾計其書大略曰相公閣下服事秦朝為宋寶臣比者不幸迫於狂虜使當偽號非常之事閣下此時豈以義為可犯若為可忘宗社神靈為可欺所以忍死須臾而聽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孫於人而實忘趙氏之宗者孰若虛受於己而實存趙以歸耳是得春秋祭仲行權之旨而不苟辭其名故天下戶知之而無一人以相公為非也金人既北相公於義即合變權自列於朝上皇子惟康王在外天下所繫國統有歸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閣下退就北面之列然後從而引咎以明身為人臣昧於防患不幸為寇讎者汗當時不能即死以待陛下今事既定夫復何面事君請死有司以為人臣失節之戒退伏閣下以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照察以閣下忠實存國義不荷生乘過錄勞而身名俱榮矣今乃謀不出此時日已多肆然尙當非據懼禁禁固若有之辜心狐疑不知所謂上天難欺下民可畏成敗之際開不容髮閣下若以惡言轟有覺悟伏望亟圖猶可轉禍為福於匪朝伊夕之間此仲所以不敢自外且效愚職分於朝廷過此以往則閣下包藏既深志慮必異外假設飾事端揭日待期而實陰結寇讎合從為亂九廟在天雖萬無成理然仲亦願生不汙與叛逆同朝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既而戶部侍郎王及之言於邦昌以上皇尊德宮府藏所有及池塘魚藕之利可盡取以資國用公復慨然引義白於都堂曰古者人臣去國其君待之猶三年然後收其田里君之禮臣

猶若此則臣之報君宜如何今吾君遠狩猶未出疆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擬欲追挽而不可得君之府藏燕游忍一朝而毀乎此與創迹何異切不可許邦昌不聽今上龍飛公履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請從寬創上知其忠且有功於國遂擢為殿中侍御史荆湖廣南撫諭以誅邦昌及其黨王時雍遠謫言執政黃潛潛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不報嗣上章以臣言可采即乞施行非是臣合坐罪問大臣之罪移病待命旬日貶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甚必欲真之死地以漢迫寇境故有是命有識者為朝廷惜其去至咸嗟相弔且為公危之公以懷被就道無憂懼之色人益歎服公天資重厚雖勇於為義而恥以釣名凡所建明輒創其棄故人少知者不幸卒為仇陷於死淵也池上受澗等語如不利天下知與不知莫不痛之未幾廣陵不守果如公言紹興初乃追贈諡大夫公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每如此姑擬其大者以補國史之缺謹狀

先君紹興初作此文繼以呈故丞相李公李公許以達朝廷未及而薨紹興癸酉倅辰陽忽見邸報宰相秦檜自陳其靖康之功謂他人無預焉先君遂以此文繳申尙書省大激檜怒送荆南詔獄令自引虛獄辭皆出吏手先君不得預也奏上又以情重法輕特削官貶其陽未幾檜死蒙恩東歸繼復獲物而病不起矣嗚呼痛哉秦檜靖康時為中丞於金人謁前乞立趙氏其謀誣諸出東歸繼復獲物而病不起矣嗚呼痛哉於先生死後院吳給致仁為宰相子樞忌人分功深諱其知及見諸士服怨先君知而擬之故欲置此幸已仲冬十日男錦謹書

續紀

何錫

先生調官未嘗擇遠近利害到部但視資當入者即注擬家東平乃授成都縣丞尙在選調至任未幾會納多米成都清樸守以委先生先生辭以多弊不可為守問其故先生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則速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尙何辭先生至場中則諸色人紛然矣豐飲食玩好文飾美女凡可以蠱惑者無所不至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先生盡逐之嚴察吏卒不容纖芥負米至者略無留滯於是蜀人稱詠萬口一辭時提舉常平孫侯按部至成都境上早行見負擔者假寐道傍以待曉怪而問之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某等至無邀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歎息不已抵郡即呼吏書燻薦之即日改秩先生常以此語人云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干人也

先生為奉符丞攝令事方歲歉而朝廷行茶引先生拒之曰民方救死不贍豈可重困之太守怒曰朝命安可抗先生曰仲為令誠不忍見民轉溝壑守曰須先勸爾事乃可行民間先生被劾爭赴趙鼎司或徑達臺省事遂解又符掌市易俸以百緡令售之先生辭以直高俸強之先生曰仲不敢以詐估官直須伸去乃可欲尋醫作權而止

至先生乃授之且謂曰尊君既得此書不得久於朝矣未幾果以職高麗詞頭罷

先生出使過州縣必察民利病隨遣一無所受初至清湖所在民羣聚遮馬首投狀乞留其宰問其善政

皆曰不知其他但知縣到後未嘗有吏下鄉先生即以舉廉付民使以遺令衆歎然乃去

至番禺問諸司以屬吏之賢者同薦一節度推官黃姓曰方陳述生殺自任官吏無不附惟此人敢與

之辨曲直幾遭虎口乃舉之還至舒州從人就縣索夫馬其令不應直至前日殿院所合得不敢不供

從人分外需索實不能應先生延之坐且謝之既而謂人曰某以盜官過州縣一令乃敢拒之是必有

氣局者還朝首薦之

先生晨興必整衣冠端坐牖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先生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

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廣慶隨身行李一擔而圖書半之山東已

擾而家屬尚留東平

先生自湖廣還將入奏於道中探訪得執政不法事作彈文方具案而先君追及於建康先生喜曰吾有

事數日不能自決望子久矣因出囊相示且曰吾欲首言之先君曰先生方以使還且當奏職事徐論

似未晚先生曰彼忌我若未及言而有避除奈何然吾當有以探之是時方召孫觀謝克家乃言此二

人皆小人不可用如觀親草降表極其筆力以媚金人受其二女乃負國之賊也果不報遂除司農卿

先生固辭乃繳進彈文時執政怒甚搜求無以爲罪乃指彈文中言邵成章上書事官也

以爲趨向

不正遂貶公

遺事三

崇寧間言者范致虛攻先生爲元祐邪說朝廷下河南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仲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仲

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仲爲御史

論事公論與之

靖康二年四月八日監察御史馬仲狀伏見逆虜犯順劫二帝北行且逼立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

以忍死就位者自信金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

孤也今金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獄歌又皆歸往相公向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

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虜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仲知相公

必無是心但謂金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闐雖有忠義之志

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反遭塗炭幸負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冀太

后命令而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救書施行恩惠

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趙氏子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伊周再作無以復加如以

仲言爲不然而先就就仲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謹具申太宰相公伏候鈞旨申

時奉鈞旨一切改正九日追僞赦不行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執政邦昌行

伊洛淵源錄 卷十二

二二五

太宰事中外大悅追回諸路教文并收初四日立宋太后手書不用遣馮海李回爲奉迎使副

胡文定公時政論曰馬仲言黃潛善汪伯彥措置乖方自言官黜爲監當而其言則有狀矣不慎命令則

以下還都之詔也廣布私恩則以復祠宮教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以罷衛廣敏而用孫觀不祥之人

也杜塞言路則以貶吳給張闡邵成章也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私收軍情則以各置親

兵千人請給獨優厚也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亦衆所

共見不敢以無爲有亦不敢以是爲非而當時不信其言而能之反以爲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謂沮

忠諫相驅爲國之人惡其毀譽之核實而不亂也邪說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仲既遠貶雖有詔命不

聞來期君子憫焉此雖賞以龍閣未盡獎勵之禮乞加追獎及其子孫以承天意

侯師聖名仲良河東人二先生與師聖先生無可之孫有論語狀

遺事三

人有欲館侯子於其門者侯子造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侯子從之侯子遂行或

問之侯子曰蔬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人有父在而身爲

祖母忌日飯僧者召侯子侯子不往或問之侯子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吾何往焉

見侯子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於澠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

於編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略時事則纖微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

凡務之切於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危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老身貧賤亦可慨矣伏望吾兄力

薦於朝俾命以官使得效一職亦不爲無補

尹子曰先生謂侯子議論只好隔壁聽

或曰江陵有侯師聖者初從伊川未信乃策杖訪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如

見天之廣大伊川亦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邪師聖後游荆門胡文定留與爲鄰終焉愚按侯

子非荆人據諸書所載但知前數條而胡公行狀亦止云熟觀二先生之言行不言其見濂溪也

濂溪卒於熙寧六年而侯子靖康建炎之閒尙在其題上蔡謝公手帖猶云顯道雖與予爲同門

友然視予爲後生則其年輩不與濂溪相接明矣且其言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者亦與侯子

平日之言不相似凡若此類學者詳之

王著作

莫誌銘

福清王先生程門高弟諱頌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考從平江先生實稟清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

儒者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微名當世世亦罕知之知府事孫公祐列先生學

章憲

伊洛淵源錄 卷十二

二二七

行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先生爲上言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耳。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未幾。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旬外。補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有二。紹興二十三年五月戊午。疾終於里第。葬於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茅栗山。楊文靖公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中書舍人朱公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徵徵閣待制尹公焯。皆舉以自代。胡公論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議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三

胡文定公

行狀略

公諱安國。字康侯。建州崇安人。父澗。故宣議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吳氏。故永壽縣君。贈令人。公生於熙寧甲寅九月二十二日巳時。年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穎昌斯哉之常。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奇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問益強。致日明文辭。迥出流輩。博士欲令諸職。各呈其文。課將考優劣而去。留之。皆爭先自送。公獨微。差帖。願退就諸生之列。中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時策問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公推言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幾萬言。考官得之。定爲第一。將唱名。宰相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語聽逾時。稱善者數四。親擢公爲第三。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非休沐者不出。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不以文藝爲勸。除大學錄。學生劉觀。石公掄。輕俊有名。試選。屢居上游。一旦觀爲人代筆。事覺。公探游。游成。訟遽告期不歸。爲之游說者甚衆。公正色曰。錄以行規矩。爲職。不能守。奚以錄爲。且二人者。果佳士。而所爲如此。亦何足惜。衆不能奪。竟致之法。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公言曰。學校所以成就人材。非治之也。今法令具矣。當使學者於規矩之外。有所畏而不爲。謹按聖門說科。成周貢士。皆以德行為先。

文藝爲下。臣當以此仰奉明詔。改使湖南。是時蔡京方得志。所行事既不善。而官吏□□當愈爲民害。學校其一也。公獨持節行之。禁其太甚。士子持法自肆者。懲之。常曰。韓魏公最善行新法者也。所至訪求人材。詢問利弊。禮下賢士。刺舉必由公。論風采。嚴肅。郡縣敢畏。不敢犯。曾有詔旨。委諸道提舉學官。論舉道逸。公以永州布衣王繪。鄧輝。鄧詒。時蔡京已惡公不爲己用。於是屬吏李良輔。誣訴於朝。稱二人者。范純仁之客。而鄧浩所請託也。京大怒。改良輔合八官。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人皆爲公辯。落帥曾公廣。來唁。公退謂僚佐曰。胡提舉雖然不動。賢於人遠矣。獄未成。移北路。再鞫之。訖不得請託之狀。直除公名。勒停。公退居荆門。漢水之上。定省之外。以經籍自娛。家人皆忘其貧。而親心適焉。既而良輔以他罪發覺。臺臣乃辨明前事。有旨復公官。改正元。斷然公仕。意益薄矣。政和八年。張商英相。除公成都府路學事。公以親年寔高。即上章乞侍養。得請。滿二年。未能朝參。丁令人憂。服除。政和八年。矣。余深入相。薦名士十人。公與其一。有旨召對。公至京師。臥疾不出。百餘日。遂巡謁告而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復召上殿。未受命。而中大相館舍中大常欲公及時建功立業。而母令人又每以進取爲戒。公處其間。委曲將順。既不失令人之本心。又不拂中大之嚴訓。終喪。謂子弟曰。吾嘗遊寒鄉。爲親而仕。今雖有萬鍾之祿。將何所施。遂稱疾挂冠。買田壘旁。築室勤耕。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李彌大。吳敏。譚世勳。合章。萬公。經學可用。齒髮未衰。特落致仕。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公來謝。且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三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淵聖急召。坐後殿。以俟。公即入。見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操事宰物之權也。陛下昔在東宮。潛德昭晦。其於六經所藏。帝王制世御俗之大略。必有所避。而不欲問。官屬之司勸講者。必有所隱。而未及陳。今正位宸極。日月向久。而績效未見。則於古訓不可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得。則天下之幸臣。又聞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陛下南面而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聽動煩擾。大臣爭說。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觀而浸潤之。奸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奸雄不忌。狂虜肆行。大勢一傾。不可復正。望詔大臣。詢以修政事。攘夷狄之方。令各盡底蘊。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仍集百官。議於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按爲國論。煩諸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除中書舍人。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之舊。凡大小之臣。與己不同者。即指爲朋黨。見公論學術之奏。愠懣形於詞色。乃言於淵聖曰。安國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此可謂不臣矣。淵聖不納。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翰對曰。臣雖□□□。然聞其名久矣。自蔡京得政以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入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蔡氏所汙。惟安國一人耳。淵聖嗟異焉。南仲知淵聖意不可回。乃諷臺諫。倚角論公。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淵聖終不許。中書侍郎何栗。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公上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

數百州之地，分為四道，則權復太近，假令萬一抗衝，就召不至，又何以待之乎？若但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而兩得矣。莫方得淵聖心，密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其公嘗有推挽之力，必無較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為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然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外州郡而已。於後京師被圍，西道王誕、領所部兵，期翔漢上，不復北顧，大略如公所策云。吏部侍郎馮淵、言劉廷行、李綱、賈黃、乃為綱游說，狂坐貶公言侍從之臣，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分守，不得侵紊，而淵越職妄言，上瀆宸聽，非所以靖朝者也。陛下聖度寬明，無私好惡，廣開公正之路，而淵無故復稱黨與未殄，議論未一，宜察奸罔，早加懲戒。夫欲殄黨與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符制異己，而遂其跋扈之謀者，何忍更遵用之，使羣臣益分門戶，迭相排毀，置國勢於傾危乎？陛下即位數降詔旨，追復祖宗善政良法，而淵獨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隴王氏之學，再按紹述之議，國論至今紛紛未定，則淵之故也。於是歐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桌、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虜騎已薄都城矣。公在省一月，告假之日，居其半，每出，必有論列，或謂公曰：事之小者，盡姑置之，公曰：大事皆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論，至於大事，又不敢論，是無時可言也。虜圍益急，淵聖命召公及許景衡，竟不達，今上登極，召公為給事中，公雖避未行，而痛憤疾狀，侵心在王室，蓋有趨命之意，而黃潛善方得政，專權妄作，斥逐忠賢，於心意益深，公因於免奏，有言曰：陛下撥亂反正，將見中興，政事人材，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塗，探以愚見，尚多未合，儻或隱情，祇賦，即負陛下委任之恩，若一行其職，守必以趨惡安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彈擊，遂罷除命，建炎二年，樞密使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召，命州郡以禮收遣，子寅時，修起居注，上賜之手札曰：卿父未到，可諭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行之意，公以建康東南都會，上既在是，而奔待如此，慨然欲入朝，行次池州，聞幸吳越，遂具奏引疾而返，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於上，復除給事中，上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奧，尤難窺測，今方思濟艱難，豈於理或復侮之際，虛廢光陰，耽味文采而已乎？陛下必欲削平僭篡，恢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公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庶幾成書，可備乙覽，未允。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湖諸軍事，公上奏曰：勝非當黃潛善汪伯彥乘鈞之時，同在政府，緘默傳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下詔令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得錄用，淪滅三綱，乃至於此，天下憤懣，皆不能平，及正位家司，苗劉肆逆，勝非不能死，生以之，偷合苟容，不顧君父，沿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家安危，勝非不足倚仗，詔勝非改除侍讀，召赴行在，命門下檢正黃龜年書行，公上奏曰：由臣愚陋，致朝廷受官制，既失其職，當去甚明，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儲力排

其說，蓋權宜處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方以春秋進讀，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縱臣無恥，公論謂何，是時左相呂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傾右相秦桧，未得其方，過姑蘇，太守唐益知其意，謂之曰：目為朋黨可矣，然黨魁在環閣，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力引勝非為助，而據公奏擬進貴命曰：安國屢召，假遂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實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夕，赴出東南，檜三上，乞留公，不報，即解相印，印去，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安國扶疾造朝，亦欲行其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也，奏皆寢，頤浩即排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蔭，及躋表臣等二十餘人，云以應天變，除舊布新之意，憂省為之一空，勝非遂相，公登舟，稍稍泝流，三日而後行，次德安，訪留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年，乃渡江，而休於衡嶽之下，為終焉計，買地誅茅，結屋數間，名之曰書堂，頤然當世之念矣，初王荆公盡屏先儒，以為淺陋，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說，離析字畫，偏旁，謂之道德性命之學，於春秋聖人行事之實，豈不能曉，則既以為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宮，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見者撫歎，或遂指以為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於熄矣，公自壯年，即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始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哀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善義切深，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沈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慨然歎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紹興五年二月，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仍給史筆札，委疾，速投進，公嘗謂宮觀之任，本以養老優賢，非因避職及獲譴，義不欲請也，及此，除乃上表謝曰：謹修有用之文，少報無功之祿，即再加刪潤，繕寫奏御，上屢對近臣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意，非諸儒所及也，乃除公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所在守臣以禮津道，公以疾未行，御史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司諫陳公輔，遂論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復除知永州，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上念公訓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沒於正寢，贈左朝議大夫，公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為，為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處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弈，甚，先令人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耶，是後不復弈，為學官京師，同僚多勸之買妾，爭既集，慨然歎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為急，避疑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按行屬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晚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罷官荆南，後舊隨行於潛宮，呼樂戲以俟，而交代龜山楊公時，其朝勝留公，徒坐蕭然，引觴徐酌，語語孟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暮云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宦家居者，治饌延公，飾姬妾，請令出奉，



酒爲壽公慶然曰二帝蒙塵國步既阻豈吾徒爲安樂之日敢辭其人報報而止辭受取舍一介之微必度於義雖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也恬靜簡默寡於言動雖在宴開獨處未嘗有怠容慢色語五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於意則曰上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爲高見息慢不度必聖賢曰流光可惜將爲小人之歸矣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有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公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敬爲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及學者亦未嘗降孫言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悅也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答贛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充擴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要也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敘不可遠充四端悼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道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物敬長之本心也儲者則擴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虛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公於出處由道據義以心之所安爲主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非由挽留朱篋被召以出處問公公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安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定夫者游察院辭也顯道者謝學士良佐也與楊時中立皆二程先生之高弟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公尙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爲首於本朝則以韓忠獻公爲冠慈思鄉往言必稱之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粹溫儀貌雍穆於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於嚴正中有肅然可親近之意年寢高矣加以疾病而趨於禮無異平時每歲釀酒一斛以備家廟薦饗之用造麴粟治秫米潔器用節齊量無不親之其於祭也必沐浴盛服率子孫諸婦各執其事方饗則敬已祭必哀濟濟促促如祖考之臨之也雖在離亂遷次居處衣食或不給而奉先之禮未嘗或闕由少至老食不兼味深居疾病膳羞不可致子孫或請稍近城郭公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之故移不費之軀哉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問非惟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凡財利假貸劑約必明期日必信無少差忒自登第退休致凡四十年其在實歷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達而愈篤每被召即置家事不問或適夕不寢思所以告吾君者然官情如寄所好不在焉二程門人侯忠良久居三川多識賢公卿士大

夫之所爲而熟觀兩先生之德行又嘗周流天下汎求人物鮮有可其意者後至海濱公館留之逾年仲良濟察公心意於言笑動止之間不覺歎服語人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惟公一人耳初娶李氏繼室王氏皆贈令人子三人寅左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事將仕郎宏右承務郎女適右迪功郎向沈孫太原大正葬於潭州湘湖縣龍穴山禮官議以道德博聞純行不差諡公爲文定

###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四

程氏門人無記述文字者

王端明

名巖叟字彥霖大名入元祐中爲臺諫官登政府正直不撓當世稱之墓碑本傳記其行事甚詳然不及其學問源流也惟遺書前篇有其答問而其集中亦有記先生語數條又祭明道文有聞道於先生之語及伊川造朝亦有兩疏推挽甚力蓋知尊先生者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列也

劉永誠

名立之字宗禮河間人敏述明道先生事者其父與二先生有舊宗禮早孤數歲即養於先生家娶先生叔父朝奉之女郭雍稱其登門最早精於吏事云

林大節

不詳其鄉里名字行實但遺書云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然則亦篤實之士也

張嗣中

不詳其名字有答見文集

馮聖先

伊洛淵源錄 卷十四

名理汝州人。陳恬叔易爲作誌文。尹公再題其後。其子忠恕。從尹公學。活脫記善錄者也。誌跋皆見錄中。外書又載尹公之言。先生門人。獨理字聖先。自號東臯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問之。理曰。夜閒燕坐。室中有光。先生曰。亦有一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鮑商霖

名若雨。永嘉人。有答問數條。及錄伊川語一卷。今見文集遺書。

周伯忱

名孚先。毗陵人。與其弟恭先伯溫同受學。有語錄。及答問各數章。今見書集。伯忱嘗爲臨安教官。其家有伊川帖數紙。其一邢和叔問先生。謂二周與楊時。同。恐二周未可望楊時。如何。先生答云。周孚先兄弟。氣質純明。可以入道。願每勸楊時。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學者要當察此。

唐彦思

名隸。直隸人。有語錄一卷。見遺書。

謝用休

名天申

潘子文

名長

陳貴一

名經正

李嘉仲

名處。潞人。亦見唐錄。後爲中書舍人。溺死維揚。

孟敦夫

名厚。洛人。祁寬記尹和靖語云。孟敦夫來從伊川。又爲王氏學。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云。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何不見尹焞。張釋。朋友閒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見和靖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查明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和靖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焞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然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焞。范楫。邵溥。送焉。

范文甫

楊中伯

二人不詳其名。見楊遵道錄。

李先之

名模。隸上人。爲西京學官。因受學焉。呂氏雜誌云。李先之。周恭叔。皆從程先生學問。而學蘇公文。詞以文之。世多識之者。

楊潛道

名大隱。洛人。遺書第二十五卷。即其所記也。遺書云。楊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查未有得也。

郭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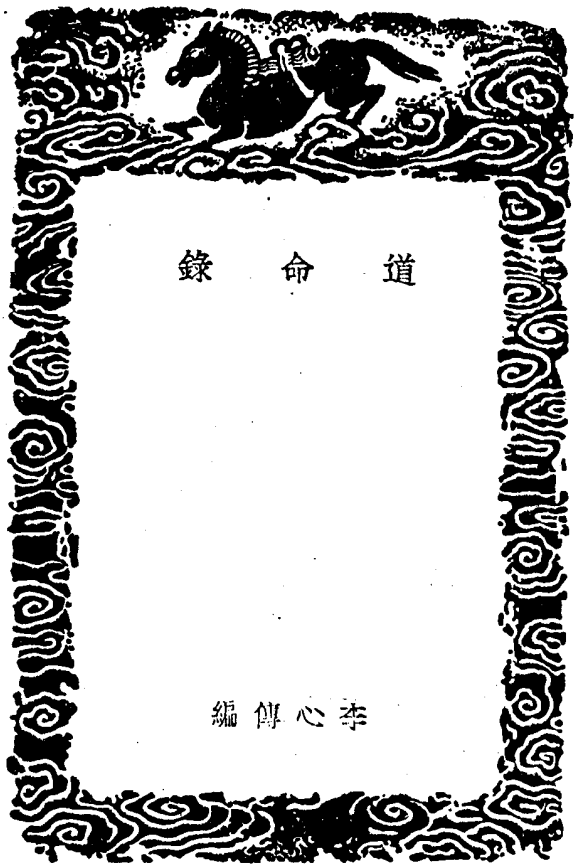
名忠孝。宜徽使遠之子。事見伊川年譜。祁寬記云。和靖語云。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近思。外書云。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即道也。又從何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今觀忠孝所著易書。專論互體卦變。與易傳殊不同。然其子雍。辯年譜所記事甚詳。未知孰是。

周恭叔

名行己。永嘉人。遺書第十七卷。或云乃其所記也。祁寬記和靖語云。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親屬。幼穢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鬢。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爾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說者。其迷迷每欺情之。嘗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和靖偶及之。伊川云。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父母遺體。以偶。借可乎。上蔡謝公亦言。恭叔不是擺脫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了。胡文定公亦云。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

邢尙書

名恕。字和叔。其行事詳具國史。及邵伯溫辯誣等書云。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爲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於學亦日月而至焉者也。又云。謝良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故入謂邢也。孟子既知天安。用尤戚氏。因問邢七難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願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卻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猖獗。先生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於此也。上蔡語錄云。邢七自言一日三點檢。伯潛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句。當甚事。蓋放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伯潛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潛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道命錄序

嘉定十有七年正月元日皇帝御大慶殿朝百官詔尚書都省曰朕惟伊川先生紹明道學爲宋儒宗雖屢被褒榮而世祿弗及未稱崇獎儒先之意可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德音傳播天下誦之蓋自伊川之被薦而入經筵逮今百四十年矣愚不佞蓋嘗網羅中天以來放失舊聞編年著錄次第送官因得竊考道學之廢興乃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惇京椅危之際也程子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夫道即學學即道而程子異言之何也蓋行義以達其道者聖賢在上者之事也學以致其道者聖賢在下者之事也舍道則非學舍學則非道故學道愛人聖師以爲訓倡明道學先賢以自任未嘗歧爲二焉自數十年不幸檢邪說諸之小人立爲道學之目以廢君子而號爲君子之徒者亦未嘗深知所謂道所謂學也則往往從而自諱之可不歎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故今參取百四十年之間道學廢興之故萃爲一書謂之道命錄蓋以爲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者天實爲之而非惇京椅危之徒所能與也雖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去留彼一時也聖賢之道學其爲厄已甚矣而義理之在人心者訖不可得而泯也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故由孔子之言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以知所戒由孟子之言則修身守道者可以知所

道命錄序

道命錄

李心傳編

道命錄序

任。至若近世諸公或先附後畔或始疑終信視其所以則先附後畔皆出於一時利害之私而始疑終信則由夫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致此也又有或出或入之士義利交戰於中而卒之依違俯仰以求媚於世蓋所謂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者必也見善明用心剛而卓然不惑於生死禍福之際於道學也其庶幾乎嘉熙三年己亥夏五月之吉朝奉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兼秘書監兼史館修撰兼修玉牒官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心傳序

道命錄者秀巖李公所編也命名之義取諸論語蓋有感於吾道廢興之由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學者又當思君子不謂命之意中區區管闕蓋測如此願與朋友講明之因刻梓於九江郡齋淳祐十一年辛亥月正元日朝散大夫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新安後學朱申謹書

道命錄序

道命錄目錄

卷第一

司馬溫公薦伊川先劄生子。注二程先生出處。及蔡確。伊川先生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制詞。注伊川先生辭受。及王彥霖。朱公。孔文仲勅伊川先生疏。注伊川先生辭受。及王彥霖。朱公。伊川先生乞歸田里奏狀。注先生去。范太史乞還伊川先生經筵劄子。注先生力請西監職名。及致遠論。伊川先生涪州編管指揮。注先生明不應舉大略。

卷第二

伊川先生謝復官表。注元符黨人欲復。及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著書乞覺察。注先生往冠後事。及方提舉請給還先年所奪伊川先生田十畝。注出處。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注蔡京主學。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乞禁絕。注學禁盡逐。

道命錄 目錄

道命錄 目錄

卷第三

紹興喪贈伊川先生制詞。注渡江後。真贗。錄用伊川先生子孫勅黃。注先生諸孫遺亂。朱內翰論孔孟之學傳於二程。注先生聞道於濂溪。及熙豐迄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感亂天下乞屏絕。注先生聞道於濂溪。及熙豐迄周秘勅黃令升沮格詔令。注黃次山告。呂安老論君子小人之中庸。注安老論。胡文定乞封邵邵張二程先生列從祀。注安老二相相傾。禮張二相相傾。尹和靜以久師程學辭經筵。注和靜出處大略。及范元。

卷第四

尹和靜辭免特制侍講劄子。注蔡確傾呂趙。汪勃乞戒場屋主司去專門曲說。注蔡確傾伊川。何若乞申戒師儒黜伊川之學。注何若并改正蔡確本末。曹錞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注蔡確出。致書勸專。鄭仲熊論趙鼎立專門之學。可為國家慮。注胡明仲胡季。張儼乞申飭天下學校禁額門之學。注蔡確傾伊川。曹。葉伯益論程學不當一切摺棄。注蔡確傾伊川。及解禁大略。○魏元。

卷第五

晦庵先生辭免進職奏狀。注魏公終信進學。及紹興以來。湖南福建學者傳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摺斥。注魏公及魏賈。

卷第六

晦庵先生除江西提刑誥詞。注先生進。林栗勸晦庵先生奏狀。注先生仍舊。葉正則為晦庵先生辨誣封事。注胡晉臣勸龍。劉德脩論道學非程氏私言。注德脩元祐。沈慶先。勸周留二丞相引知名之士。及劉公。

卷第七上

晦庵先生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誥詞。注先生晚年出處。何濟論專門之學短拙森詐宜錄真去偽。注留周二丞相相異。至光宗遜位本。

道命錄 目錄

三



道命錄卷第一

司馬溫公薦伊川先生劄子

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 西京留守司公事康國公韓絳等劄子... 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 益風化取進止十一月二十六日奉聖旨...

自嘉祐末二程先生倡明道學於河洛之間... 衛困天下大程為監察御史... 知其賢也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召未行卒年五十四其年六月十五日也...

伊川先生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制詞

道命錄 卷一

宋 李心傳編

勅鄉貢進士程頤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行薦於朝願得試用故加以爵命起爾為洛人於式... 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填見闕元豐八年十一月二日

伊川先生既有西監之命再辭奉旨令乘遞馬赴闕... 先生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 言先生乃天民先覺聖世真儒... 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 亦乞召見問以為國之要公揆又乞訪其至言...

孔文仲劄伊川先生疏

左謀議大夫孔文仲奏臣聞十尺之園必有荆棘... 有姦邪謹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品纖汚... 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逆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 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籍一事... 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女色上意未有信嚮... 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為卑佞附合之語... 子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 語以感上聽而陛下亦必思勉勉為之應若又如陛下... 願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備論過甚並無職分... 叔文以其特詔二惡交纏終兆永正之亂注以藥術... 有家不及治有祿不及養日跨四馬奔馳權門... 語人收為私恩及有差除若合符節是以人皆懼懼... 氣使或以術動今日當論列某事異日當排擊此人... 易之流是也臣居京師近二年願未嘗過臣門臣比除... 願即來訪臣先說賈易之賢又賈與易同官

道命錄 卷一

三

遂語及呂陶事曰：呂陶竹補司諫，命已久聞。今復下何也。如此則買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願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設為司諫，明叔畏義知恥者也。言既不行，其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願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責重也。推願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臣素與願不相識，只在經筵相遇。又未嘗過臣。一旦乃非意相干，說論如此。陛下以清明安靜為治於上，而願乃鼓勝利口，開亂羣臣使之相爭，關於下紛紛擾擾，無有定日。如是者彌年矣。伏惟太皇太后、皇帝陛下鑒察真偽，雖在萬里之外，無所遁逃。況於咫尺之近，而肯容願者。穰泮班列，變亂白黑乎。蓋緣執事者推舉之過，遂誤知人之明。伏望正願罪，庶未誅戮，且當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取進止。八月二日奉聖旨：程頤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元祐二年八月十一日。

伊川先生以元年四月受經筵之命，開故事暑熱罷講。即上言：主上當於春秋輔養之道，豈可疎略。乞遇六參宰臣奏事，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六月又上太皇太后疏，請俟初秋於內殿或後苑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仍擇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狹，乞自今於延和講說。後檢垂簾，太皇太后時至簾下，庶輔導之閒，有當奏稟便得上聞。時已命先生兼修國子監大學條制，先生乞免兼官，專職輔導，亦不許。八月差判登聞鼓院先生復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在職累月，弗言職。吏亦弗致。諸公聞之，命戶部特給馬及明堂大席，又不為奏求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奏求封乎。先生之被旨入見也。蘇文忠公賦詞曰：自石史除中書舍人，蘇公先以論新法不合，謫居黃州五年。溫公得政起用之，然先生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公繼遷翰林，亦多輔之者。遂有川黨洛黨之論。蘇公所從皆輕俊之士，以先主之舉為不便於己，相與排之。而溫公素重先生，未敢動也。溫公薨，中公獨相，凡事有疑，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才，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而先生之門人亦不平。初溫公之薨也，上方祀明堂，禮成肆赦，百官稱賀，而兩省官欲往奠。溫公先生止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有賀赦而哭者乎。乃往弔喪，坐客有曰：開哭則不歌，不開哭則不哭。蘇公遂以鄙語戲先生。未幾學士院召館職，蘇公與承旨鄧溫伯各撰題，而蘇公所問有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思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偷法神考之屬，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太皇太后點用蘇公者，左司諫朱光庭公核，即奏學士院考試不識大體，謂仁祖神考不足師法，乞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詔特放罪，御史中丞傅堯俞欽之。侍御史王巖叟彥霖繼言之。中公乃上言：以策題非是，議諷祖宗召臺諫至都堂說論，然官司試人亦無以祖宗故事詳議者。蓋學士院有失檢，曾劄本院令知事乃已。先生又言：邇英暑熱，乞就崇政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願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展修邇英閣。先生復上言：臨之意不過好君，而不知尊君之道。臨遂出為河北都轉運使。先是神宗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乞改賀為慰，將除喪，有司又擬開樂徵宴。先生復以為不可。及被命修三學條制，乞去利誘，專委任，及置賢賢待賓史，師齊立觀光法，皆不納。於是臺諫論蘇公未已。獨人呂陶為殿中侍御史，為上言：蘇賦以鄙語戲程某，眾大笑，結冤之。

遂語自此始。五月遂命起居舍人孔文仲為左諫議大夫，陶為左司諫兵部員外郎。賈易為右司諫，蘇公拔皆從。後六月又命欽之與吏部侍郎胡宗愈兩易皆為策題事也。易言陶不當用。七月陶罷為京西轉運副使。易先生門人也。宗愈既受命，首論先帝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力誣先生不宜使在朝廷。一日先生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相，問上御殿之因。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弗知，可為寒心。竊以先生奏，遂請問疾。太皇太后不悅。文仲因奏先生罪罷之。易亦以論事失當，罷知懷州。先生即日歸河南。其月遂命蘇公兼侍讀，而文仲十一月亦改除中書舍人。蓋中公不直之也。明年三月文仲卒，哲宗嘗錄附文仲傳。載中公之言云：文仲為蘇賦所誘，論事皆用軾意。又中公家傳云：文仲以抗直稱，然恣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陷善。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給，憤鬱而死。蓋指此也。其後蘇公上章，有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之語。而右正言劉安世器之，亦論先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是。因進排誣先生之說。劉非蘇黨，蓋其知不足以知先生云。後劉公門人馬永卿者，記劉公之言，有云：一時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折柳枝，有老儒進曰：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折。折上擲去，色甚不平。溫公聞之不悅。按先生以元年三月除說書，四月二日方再具辭免。繼即以暑熱罷講。計先生入侍不過一再，又且以四月上旬非所謂方春發生之時。若以為二年春講時事，則元年之秋溫公已薨矣。尙安得聞而不悅。即劉公之舉自不安語入，不應如此疎誕。未知永卿誤記之乎。抑劉公於所惡而詳焉。不暇審也。此書久行於世。晦庵先生所作年譜，亦誤以為據。而但於注文疑其不然。今不可不辨。年譜又載文仲劾疏有云：騰口開亂，以快思讎。故市非目為五鬼之魁。今李丙丁未錄中有文仲全章，乃無此語。考張商英紹聖初章疏，則謂五鬼者乃指歐陽棗、畢仲游、楊國寶、邵燾及先生。謂受命於呂希純，通傳機密，報復恩怨。呂居仁記劉諫議勸先生章疏，亦有之。疑中公在相位時，文仲未應出此語。請或誤也。

伊川先生乞歸田里奏狀

臣昨任崇政殿說書，忽奉勅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有言事官言臣罪狀，臣既知是責命，禮當奔赴就職。今已到任，方敢傾瀝懇誠，仰干天聽。竊念臣本草萊之人，因二三大臣論薦，蒙朝廷擢任，實之經筵，授以朝階。今既有罪，不使勸講，則所受之官理當追奪。雖朝廷務存寬厚，在臣義所難處。伏望聖慈，許臣納官歸田里，以安愚分。○第二狀。臣今月十四日，準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以臣乞歸田里。奉聖旨：不允。乞者開命，惟懼不知所安。須至再竭誠，上煩天聽。臣昨自崇政殿說書，受勅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因諫官有言，臣雖不知所言何事，必是罪惡有實。竊念臣賦賦之人，因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以行義稱薦，蒙朝廷授官。今既有罪惡，是無行義。自當追奪，以正誤朝廷之罪。尙叨祿位，有何義理。臣恐竊意朝廷，惟懼惜事體，以當旋用。不欲放去。臣竊以為不然。始聞其善而用之，陛下急賢之心也。後見其惡而去之，至於公道也。伏望聖慈，俯鑒丹誠，許歸田里。

伊川先生既就西徵之命，即具奏乞納官歸田里。三年二月，又乞致仕。章五上，迄不得命。五年正月，遂

遂命歸田里。三年二月，又乞致仕。章五上，迄不得命。五年正月，遂

以父喪去官。

范太史乞復召伊川先生還經筵劄子  
翰林學士兼侍講兼修國史范祖禹奏臣自居講職竊謂天子當博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裨益聖學道觀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舊官薦引故臣每思得人開達天聽然無因而言懼為煩瀆或涉親舊言則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將去講職肝膈所懷不敢不吐露於陛下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其宗待種放亦不過於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為善於幽隱者知其必不廢陛下用頤實為希闕之美事而繼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皇時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願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疎則固有之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譴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為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有不被勝毀蓋處士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以已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貴望常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為矯詐為沽激為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忤嫉之人多是以處士入朝未嘗不遭毀謗也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侍講必有補聖明臣雖老在外無憾矣取進止

元祐七年三月伊川先生將免喪宰相呂正愨公奏欲與職判檢院蘇文定為門下侍郎奏云但恐不肯靖宜仁云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四月先生上疏再辭新命極論儲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改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八年九月宣仁崩哲宗親政再伸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九年三月丁酉蘇文定自門下侍郎守本官知汝州四月壬子蘇文忠自中山府路安撫使落兩職知英州癸丑改元紹聖范公先已數求去是日除龍圖閣學士知陝州其薦先生蓋連二蘇公之去而後言之也

伊川先生涪州編管指彈

十一月 日中書非言契勘得放歸田里人程頤原係司馬光薦引同惡相濟的係姦黨宜下河南府收押轉送涪州編管以示懲艾奉聖旨依紹聖四年

伊川先生自尋醫中再辭西監之命未嘗會黨事作紹聖四年二月癸酉中書省言司馬光等造為姦謀各加追貶其同惡相濟者亦當懲艾於是呂汲公以下三十三人皆坐貶竄而先生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十一月送涪州編管等李清臣知河南府事即日差人追道上道先生欲入內別叔母

亦不許門人謝良佐告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那想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滅氏初御史中丞那想與先生素善同知樞密院事林希憲想必救先生因以傾想想語人曰便斬願萬段想亦不救聞者笑之○門人尹焞查明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人查明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先生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先生曰子有母在查明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為養不知汝以祿為養查明遂不復就舉先生聞之曰賢哉母也

### 道命錄卷第二

伊川先生謝復官表

臣頤言今月二十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蒙聖恩授臣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者始竄遐荒分甘終廢豈期洪造復昇舊官仰荷恩私伏增愧懼竊念臣天資愚暗自致放投既仰荷於寬恩如安居於樂土忽遇非常之宥繼蒙率復之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明無不照念先帝經筵之舊推至仁愛物之心臣敢不益善其身勵精所學期有傳於後世以上報於深恩

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即位二月范忠宣以下十八人並叙復有差而先生移峽州編管四月范公等十九人再叙而先生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十二月李邦直范彝叟同秉政復先生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吉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何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

方提舉請還先年所奪伊川先生田土

提舉京西路常平公事方宙劄子奏臣伏見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程頤博學好古躬行仁義夷險一節老而益堅願於元豐間以錢數百千市汝州戶絕荒田二十餘頃躬耕以贍親族逾十六年開墾灌漑漸成熟土至紹聖元符之際願得罪遠謫而舊佃人乘隙爭買戶部以聞朝廷奪之汝州出榜重買按



願初以處士召用。久待哲家於選筮。今蒙恩復官。既老且病。將辭職以歸。而貧窶特甚。幾無以為生。竊見前世高士。如陶等輩。多蒙朝廷賜田給粟。以養其節。況願本自有田。於法當得。而有不為申理使之。與親族百口。瀕於餓餒。殆非國家所以優賢獎善。敦勵風俗之意也。願田被奪。雖在臣未。到任已。然前賢戶絕。田乃臣所領職事。既有所見。不敢藏默。乞下汝州。依元買價。償還願田。取進止。二月十一日。元祐三年十月初。初名輔。宋莆田人。熙寧中進士。歷官司農丞。章惇蔡京交薦。將處以臺閣。宙駁之力。請補外。得提舉京西常平。至是乃上此奏。事雖未行。士論益之。

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著書乞覺察

臣僚上言。臣聞私義害國。私智非上。先王之所禁。而邪說認民。處士橫議。亦聖人之所不容。謹按通直郎致仕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誹怪。專以詭異警愚俗。頃在元祐中。因姦黨薦引。朝廷遂命以官。勸講經筵。則進迂闊不經之論。有輕視人主之意。議法太學。則專出私見。以變亂神考成憲為事。紹聖中。嘗明正罪。罰而元符之末。叙復過優。猶以通籍致仕。田野出處自如。未嘗心伏前日之罪。穎洛之凡庶。節操不立之徒。往往為先生弟子。名目標置。朝廷有大政令。則其徒更唱迭和。指而議之。敗壞風俗。莫此之甚。真鄉原之亂德。治世之姦民也。原其罪惡。不在邪析少正卯之下。此而不治。何以純一道德。訪聞本人。日近以入山著書為名。未委所著書。是何等文。竊慮如野史小說之類。妄及朝政。欺惑天下後世。不可不察。契勘本人在身官職。本元祐姦黨薦引所得。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奪施行。以為亂治者之戒。取進止。四月三十日奉聖旨。程頤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常切覺察。崇寧二年上。

崇寧元年五月。溫公以下四十四人。復行追降。而先生追所復官。依條致仕。乙亥令三省。籍記貶降人四十四人姓名。更不得與在京差遣。先生預焉。丙子。勅榜朝堂。明年四月。御史又以先生為言。遂有是命。晦庵先生年譜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鼓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輝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燕逐學徒。復隸黨籍。長編云。致虛此時不在言路。譜因語錄載此。必誤也。今按致虛元祐明。以四月除殿中侍御史。八月罷。則此奏乃致明所上。語錄誤以為致虛也。

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

講議司奏知。泗州姚學。乞天下之士。皆不得於在外私聚生徒。即使邪說鼓行。無自流行。若許在外私聚生徒。即不係講學之虞。子弟無從聽讀。難以施行。外邪說鼓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條禁。欲偏行曉諭。應私下聚學之家。並仰遵依上條。取進止。七月十三日。奉聖旨。依條。崇寧二年。先是元年七月。蔡京拜右僕射。創講議司。自領之。至是始學制於天下。首有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凡二十有四年。至金人圍京師。乃罷。

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乞禁絕

臣寮上言。臣聞道德之難明。風俗之不一。其患常在於私義害國。私智非上。故先王之盛時。察姦去邪。尤致其詳。命之教然後為學。而奇言異行。不能自恣於世。其昏頑悖戾。不可教化。則誅殛隨之。非樂於刑人。

以謂姦邪不盡去。則至治之功終無自而成也。恭惟陛下聖學高妙。神斷不疑。凡所設施。必操其要。比諸有司。增廣學校。衆建師傅。講誦之聲。徧於天下。方其頒法之始。親閱條目。著之於首。曰邪說鼓行。非先王聖人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不得教授學生。犯者屏出。此書既頒。有識之士。莫不忻歡鼓舞。咸知陛下之所以懲惡者著明如此。故行未期月。成效已見。杜歲邪黨。上書之人。有易名道途於學者。必聞於朝。而究其實。考校之際。有一言不協於正者。必歸於法。而復於上。可謂四方風動。不承聖志矣。然臣竊謂法之施於學校。固已精密。而姦邪散處。以聚徒傳授為事者。或出閭里。或在原野。或在山林。安相推稱誑惑。後進如西洛程頤之類。恐非止一二。尚未聞嚴為之禁也。自元祐以來。俗學得志。以私義相結。而以私智自高。所守甚堅。確然不變。豈特昏頑悖戾而已哉。包藏禍心。無所不至。今黨與被誦之人。屏居外郡。氣類相感。實繁有徒。飾其前非。陰與地者。不保其無焉。凡士之未入學。或雖學而不能自拔於流俗者。一為所誘。安得不惑。是邪說鼓行。非先王聖賢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取以教授者。猶未能禁絕於學校之外也。近視禮部行下曉諭聚學之家。全備學制。然播告未嚴。孰任其責。臣欲乞特降睿旨。委府界諸路監司。覺察其部內。有如臣書。則上狀以聞。隨罪輕重。必罰無赦。仍分上下半月。具本部有無上件事迹。中尚書省。若有而不發。許盡諷風聞。或察訪舉發。究驗得實。則所隸監司。並坐失察之罪。庶幾在學與不在學之士。均被教養。悉歸純正。俟之以歲月。則道德明而風俗一。所成就者。皆可用之材。而陛下聖德美意。益昭於無窮矣。取進止。十一月四日。奉聖旨。依條。崇寧二年上。

先是七月。既下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八月。頒黨人姓名。下監司長吏。應刻石。凡九十有七。而先生於除官為第二十三人。言者遂有此請。後四日。范致虛自兵部侍郎。除顯謨閣待制。知河南府。實奉行之。先主於是屏居伊闕之南。語四方學者曰。各竹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尹張見逐。或在茲時乎。

元祐黨籍碑

元祐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焉。皇帝審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為萬世臣子之戒。乃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殛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德。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策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 |               |     |     |     |    |     |
|---------------|-----|-----|-----|----|-----|
|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 司馬光 | 文彥博 | 呂公著 | 劉摯 | 范純仁 |
| 韓忠彥           | 曾布  | 梁燾  | 王巖叟 | 蘇轍 | 王存  |
| 鄭雍            | 傅堯俞 | 趙鼎  | 韓維  | 孫固 | 范百祿 |
| 胡宗憲           | 李清臣 | 劉奉世 | 范純禮 | 安燾 | 陸佃  |
| 黃履            | 張商英 | 蔣之奇 |     |    |     |
-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祭者惟張釋尹焯范城孟厚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薄也蓋畏黨禍故晚出云○和靜尹氏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於言動事爲之閒處之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則以弔喪而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細素冠冠必整食雖簡儉飯必潔大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遠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瞻給內外親族八千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氏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變不足子之言若何也謝氏曰陝右錢以鐵幣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輸毋謂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先生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富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而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罷元祐學術政事及黨禁指揮

二月壬寅三省同奉聖旨元祐學術政事及元祐黨籍指揮更不施行增康元年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關二月壬寅遂有此命時伊川先生卒二十年矣

道命錄卷第三

紹興褒贈伊川先生制詞

勅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遠道以趨利捨己以爲人其欲開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聽之閒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賊於斯文甚矣爾爾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師則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講惟則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由其內以察其外以所已爲而逆所未爲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其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外示朴魯中實姦狡外示嚴正中實回僻遂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尙其明靈知享此哉可特贈直龍圖閣

自渡江後朝廷次第褒贈元祐諸賢紹興元年七月高宗皇帝諭參知政事張守奏楮曰黨籍至今追贈未畢卿等宜爲朕留意程頤任伯雨龔夬張舜民此四人名德尤著宜即褒贈八月遂贈先生直龍圖閣召其孫將仕郎晟赴行在先生之歿至是二十有五年矣其門人高弟往往進爲時用致位通顯而亦有妄託其名以自售者故制詞及之

錄用伊川先生孫勅黃

行在尙書吏部尙書左選關紹興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勅中書門下省尙書省送到吏部狀承都省付下遂安軍奏右承直郎桐廬縣令程易陳乞故祖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程頤係元祐黨籍承都省指揮特與本家恩澤一名本家自被上件恩澤即未曾陳乞今有堂弟賜係故叔端彥之子見今自身欲乞將上件恩澤奏補堂弟賜於文資內安排又緣元祐降指內即無與補是何名目之文所有元得一資與本札子粘連在前合申取朝廷指揮四月二十九日奉聖旨程賜與補將仕郎其繳到札子令尙書省毀抹今來本人依上件指揮合行奉勅補將仕郎

靖康之難伊川先生諸孫避狄流徙寓居池州先生二子長端中故知六安軍金人入寇死其官次端彥其嫡也以太中公任入官仕至從政郎會州司戶參軍至是錄黨人端彥之子賜遂補迪功郎

朱內翰論孔子之學傳於二程

給事中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兼權直學士院朱震奏臣竊謂孔子之道傳付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之後無傳焉至於本朝西洛程頤程頤傳其道於千有餘歲之後學者負笈振衣親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隱或見莫能盡紀其高弟曰謝良佐曰楊時曰游酢時晚遇靖康建炎之間致位通顯諸子世祿醉仕至監察御史出典州郡亦有二子仕官獨良佐終於監竹木務名在黨籍著於石刻終身不遇雖以朝奉郎致仕養補一子克己逢巨賊於德安府舉家被害一子渡閩死於瘴癘一子克念今存流落蘇州貧窶一身朝夕不給竊見黨籍諸人及上書得罪人後無人食祿者陛下皆置之以官良佐之賢親傳道學舉世莫及又遭禁錮而死諸子衰替最爲不幸伏望許依黨人入上書人例特官其子克念使奉良佐之祀以昭陛下尊德樂道之實取進止五月二十四日奉聖旨謝克念特補右迪功郎

自慶歷末年二程先生侍官南安開濂溪周先生論道遠賦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逮熙豐間二先生德成行尊南北之士從游者甚衆而橫渠先生亦以其學傳授於關西二先生之門人前有故給事中朱光庭公棧吏部尙書邢恕和叔太學博士劉絢質夫校書郎李綱端伯監西京竹木務謝良佐顯道監察御史游酢定夫今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中立河中侯仲良師聖伊川之門人後有秘書省正字呂大臨與叔起居郎劉安節元承給事中劉安上元禮尙書右丞許景衡少伊殿中侍御史馬伸時中國子祭酒李朴先之右諫議大夫李處遼嘉仲京兆府路提刑郭忠孝立之太學博士周行己恭叔徽猷閣待制吳給敦仁河南張釋思叔孟厚收夫暢大隱潛道臨汝馮經聖先永嘉鮑若雨商霖前秘書丞唐棣彦今著作郎王穎信伯新除崇政殿講書尹焯彦明侍讀學士范冲元長臨安府學教授周季先伯忱皆其顯者也徽猷閣待制胡安國庚侯學春秋於伊川而不及見給事中朱震子發通判興化劉子登彥沖著作郎張九成子韶秘書郎蕭振德起正字喻樛子才高閩抑崇皆慕其學焉自關河陷沒而楊游謝三先生之學獨盛於東南故宋內翰之言云爾趙忠簡當國奏行之自是不樂者反指以爲詞而邪說起矣

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感亂天下乞屏絕

左肩陳公輔奏。臣嘗謂朝廷所尚。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尚。風俗以之。此不可不慎也。國朝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營私意。不植私黨。故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為朋比。遂至於前。同苟合也。當是時。是非明。毀譽公。善惡自分。賢否自彰。天下風俗。豈有向同之弊哉。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為定論。自成一派。使人同己。蔡京因之。挾紹述之說。於是士大夫靡靡尚同。而風俗頹矣。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向同之俗。甚盛舉也。然在廷之臣。不能上體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利。飾詐估名之徒。翕然皆效。但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傳頤。伊死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臣謂使頤尚在。能了國家事乎。取頤之學。令學者師焉。非獨營私黨復有向同之弊。如蔡京之紹述。且將見淺俗僻陋之習。終至感亂天下後世矣。且聖人之道。凡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異俗之行。在學者允蹈之而已。伏望聖慈。特加審察。察羣臣中有為此學。相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然後明昭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冊。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考。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惟不背聖人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毋執一說。遂成雷同。使天下知朝廷所尚者如此。風俗自是皆知復祖宗之時。乃今日之務。若緩而急者。伏惟陛下留神聽之。取進止。十二月二十六日。奉聖旨。士大夫之學。當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僚所奏。深用愜然。可布中外。使知朕意。紹興六年

先是趙鼎與張忠獻並相。忠獻嘗軍於外。而忠簡秉政於中。一時善類。以次收用。范仲淹因薦公輔於上。以其靖康中為言官有聲故也。公輔入對。首論王安石學術之誤。後六日。遂除左司諫。既而二相有違言。公輔因勸忠簡求去。後六日。平江進士耿繼等八人。伏闕上書。乞留忠簡。張公進呈。有旨。押赴紹興府聽讀。聽讀之名。自此始。又二日。忠簡罷職之逐也。張公命檢會紹興三年禁止伏闕榜揭之通衢。然不知榜中所謂靖康姦臣。鼓倡諸生。乃指公輔也。公輔懼。見上求去。因上此疏。張公批旨。行下。是日。公輔再上疏。言臣與范冲本非相知。冲雖薦臣。臣實無意。張公復批旨曰。公輔朕所親擢。非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於是范侍讀諸人。皆相繼補外。自崇寧後。伊川之學。為世大禁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罷之。至是僅十年而復禁。

周秘勸董令升格詔令

侍御史周秘奏。臣竊見昨者在廷之臣。以一家之學。誇天下之人。而使之同己。士大夫靡然從之。風俗幾為之變。陛下約見其弊。乃因臣僚論列。特降聖旨。且使布告中外。命下禮部郎官。欲道故例。備陳所屬。而中書舍人。權侍郎。董彝。獨難之。戒諭曾吏。無得印發。其意猶不以前日所行為非。而今日命令為是也。蓋彝素無士行。踴躍侍從。今朝廷略其朋附之罪。已極寬容。而彝猶敢肆其因循。沮格詔令。無所忌憚。一至

於此。若不斥之。於早。臣恐陰邪害政。無所不至。臣懇欲望睿斷。將彝速賜罷職。以為懷私慢令者之戒。取進止。正月九日。奉聖旨。董彝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紹興七年

陳公輔之奏。錄黃下禮部。而吏部員外郎。兼權郎中。黃次山欲鑄版。權侍郎董彝。令升曰。少俟之。令升以已見求對。次山開即申御史。奏謂升沮格詔令。秘遂上此奏。又二日。令升罷。張丞相奏。除次山起居郎。上不許曰。豈非告訐董彝者乎。此風不可長。可與外任。張公憲甚沮。遂除次山湖南提刑。

呂安老論君子小人之中庸

向書吏部侍郎。都督府參贊軍事。呂社奏。臣伏讀聖旨。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覽臣僚所奏。深用愜然。布告中外。使知朕意。中外傳播。有識交賀。以謂聖有誤訓。學者不迷於所向。道術裂而復合矣。臣竊惟孔子刪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明禮樂。與門弟子答問。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中庸與七篇之書。具存自漢至本朝。上所教。下所學。鴻儒碩學。端亮宏偉之士。接武於時。何嘗不由此道。豈待程頤而後傳也。臣竊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為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程頤之所傳也。近世小人。見靖康以來。其學稍傳。其徒揚時。聲譽近名。動一時。意欲奪之。遂變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於朝。則曰。此伊川之學也。其惡直醜正。欲肆排則為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吾徒也。號為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奔其素行。蓋小人之所不為。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事貨賂。交結權勢。取程頤文。并雜說刊版作帙。徧遺朝士。朋比者交口稱譽。謂處廉學伊川。近聞處廉犯入已賊繫獄。罪當棄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學之謬。乃學者之罪也。臣僚所論。可謂切理。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前日聖旨。指揮臣僚所論。出榜於諸州學。學舍。使學者皆知術學。而不為近世小人之所習。以副聖神樂育之意。不勝幸甚。取進止。正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依。紹興七年

陳公輔之奏。既行。吏部侍郎呂社。安老在建康。首上此奏。先是時公輔之勢方盛。宋內翰等皆憚之。不敢出口。安老張公客也。乃抗章論此。議者以為難。

胡文定公乞封爵張二程先生列於從祀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奏。臣忝預從臣。職當次對。雖嬰疾疹。尚竊祠官。苟有見聞。自當論奏。庶逃尸素之責。以酬隆厚之恩。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以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乞加詔命。擢以不次。遂自草布。起居講筵。而嘉諫臣僚。朱光庭等。又奏頤道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世之真儒也。頤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頤之可勸講。不為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不稱焉。雖崇寧間。曲加禁防。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譚議。楊時。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衡。殿院馬伸。待制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開

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傳者既失之。蔽淫邪通之。辭紛然亂。莫能別其真偽。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教授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而為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絙。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尊大。如喻樛輩。又益甚焉。或者又言。非伊川門人。卻皆進用。樛其人。也。乃不見知。近臣亦有信之。而稱歎者。故楊之改官。入館舍。人王居正。命其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夫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謝良佐。游酢。楊時。諸人。尚難言之。而況樛等。易為者也。乃敢託於詞命。妄如褒借。識者有愛之。士大夫所學。各分黨與。互相排擊。自此起矣。紹興五年。省試舉人。經都堂。陳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試。蓋從於新學者。耳目見聞。既已習熟。安於其說。不肯遠變。而傳河洛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期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願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願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在言。在行。在道。豈其文也哉。願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饑夫。東園之黜臣。爾本佩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頤及其弟。願。關中有張載。四人者。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之者也。如司馬光。呂公著。韓絳。呂大防等。皆論薦之。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園之賢。而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載有正蒙。書一十七篇。願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願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善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以見聖朝雖當禁暴。亂奉辭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飭館閣。召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漸定。豈曰小補之哉。取進止。

紹興改元之秋。呂頤浩元直。與秦檜相。秦欲傾呂而奪之柄。乃託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名。俾呂督軍於外。置修政局。自領之。多引望士。聚於朝廷。首召胡文定為給事中。兼侍講。呂覺之。欲盡去秦所引。未得其方。過平江。太常庶益語之曰。目為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呂大喜。至常州。會其後軍。

叛去。乃引疾不進。復還行在。召朱丞相於紹興。以為同都督。胡公駁之。改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命檢正黃龜年。書讀行下。胡公以失職求去。乃落職奉祠。旋被斥。於是給事中程瑀等二十人皆罷去。省一空。已而朱呂繼。四年秋。偽齊入寇。趙忠簡相。張忠獻自責籍中。以趙公處除樞密院。拒賊兵御之。五年春。張公相。夏四月。張公出行。邊五月。建儲制。自是二公始有遠言。趙尊伊川之學。士大夫翁然鄉之。然趙公實不識伊川。故有偽稱河南門人者。亦蒙進用。張公之門多才。趙公亦不樂之。趙公每言於上前。謂元祐之人。與紹聖崇觀之黨。決不可合。而張公本黃英州所薦。習聞紹述之論。數以孝弟之說。陳於上前。二公所操。浸異。趙公改修神哲兩朝實錄。明著王氏及章蔡諸人之罪。張公又不然之。六年冬。偽齊再入寇。趙公懼議棄淮守江。張公以為不可。力戰卻之。十二月。趙公免相。陳公輔遂上疏。乞禁伊川學。朱內翰在經筵。不敢諫。胡公時奉祠居衡。聞而非之。遂上此奏。然未達也。七年三月。有旨召文定赴行在。初。趙公既去位。張公復引秦丞相為樞密使。秦陽為柔佞。一切無所異。會文定春秋傳成。朱內翰乞嘉獎。乃命召之。張公既批旨矣。會往淮西視師。有旨胡公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潭州守臣。以禮津遺用金字。遊行張公既以事不已。出形於言。而文定之奏。至公輔乃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共劾胡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疏交上。有旨胡安國累上章引疾。可與便郡。除知永州。胡公力辭。復提舉太平觀。

尹和靜以師程學之久辭經筵

和靜處士尹焞。狀貌見僚上。言程頤之學。感亂天下。有為此學。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焞賢師程頤之學。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焞列經筵。其所敷釋。辭隨之。言亦不過聞於師者。不惟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聰。焞雖甚愚。敢偷一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議。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之增。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伏望朝廷。特賜敷奏。許令自便。放棄聲譽。免使道塗填塞。不勝幸甚。伏候指揮。四月十一日。

先是靖康元年。秋。種師道同知樞密院事。薦先生學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先生不欲留。賜號和靜處士。戶部尚書孫傳伯野。御史中丞呂好問。驛徒戶部侍郎邵溥。澤民。中書舍人胡安國。康侯。以為未副求賢之意。乞特加識擢。會圍城不果。召金昭河南。先生妻子皆死於賊。先生死而復蘇。竄安山谷中。劉豫僭立。命偽帥趙彬厚禮聘之。先生逃去。夜涉滑州。問道奔蜀。張忠獻為宜撫。處置使。招與相見。已而自閩之涪。依其子壻。以居。紹興四年春。趙公張公並相。五月。范元長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元長奏先生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舉以代臣。允極公議。有旨召赴行在。宜撫司割下涪州知州事。李贍申宜撫司云。尹處士雖寓本州。獨處一室。那人莫見其面。恐非有司文移可致。乞自使司專差官一員。以禮津遣權宜撫副使邵溥從之。先生再辭。有旨授右宣教師。充崇政殿說書。令宜撫司加禮敦遣赴行在。范侍講又奏。乞令發路漕臣一員。往涪州收道。仍差撥舟船。及兵士二十人。給中金五百兩。為行費。俟至荆南。令本路節漕司敦遣。皆從之。六年九月。先生離涪。十二月。趙公免相。元長繼

罷諫官陳公輔乞禁伊川學張公從之七年二月先生至江州以病少留先已七上章辭說書之命至是復引程學爲言乞自便張公恥之乃顯薦先生避僞之節且言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敦遣有旨依奏九月先生至闕門力辭新命詔不允會張公罷趙公復相先生猶以疾自免上賜金帛命趙公存問慰勞須病愈入見先生又辭凡二十狀不允乃受命既對又辭於上前上曰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不得辭遂就職時年六十有七矣

### 道命錄卷第四

尹和靜辭免侍制侍講劄子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過君臣之大倫報施之道也臣獲侍燕閒一歲之久五遷名秩率皆積華則陛下所以使臣可謂盡禮矣臣敢不盡事君之義圖報陛下乎臣自辭免禮部侍郎恩命章疏十上條列懇請懼極彈盡未奉命允臣草芥賤微固無足道而朝廷名器之重豈宜輕以假人深慮辭之不至誠之未格不避再三之價重陳當去之義仰干天聽惟陛下赦其愚使畢其說以全事君之義不勝幸甚臣自造闕廷職在勸講而本無學術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羈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義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萊誤膺召用守道之器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利荷得之人非特上累聖知將復貽辱師友此臣義當去者二也臣每念誤受寵知蔑聞補報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愚已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臣義當去者三也臣昨拜命奉常曾未臨月方移病告還擢春官臥病至今未嘗供職以病而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實得以祇受此臣義當去者四也臣聞國朝典故授之禮經年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之衰病伏枕累月實難支持血氣既衰所戒在得先聖遺訓其理甚微此臣義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可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仰惟陛下眷知之深洞照情實曲推上聖之仁俯成匹夫

之志特賜檢會累奏放歸田畝伏候勅旨正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尹焯可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待制如故

先是陳公輔請禁伊川之學事雖行趙忠簡再入公輔旋亦罷八年趙公免秦檜獨相以趙公之門多善士已深忌之及決屈已和戎之議而一時仁賢爭之尤力檜大怒遂盡斥之蓋檜初非知道學者始特竊其名以傾呂元直終則沒其實以害趙忠簡是以若是其紛紛也和靜先生聞和議成病中上疏極諫以爲不可磨滅陛下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又以密切責檜檜大怒先生因力辭禮部侍郎恩命章十上迄不就職乃得在外宮觀尋得請致仕時先生子培程喙爲桐廬縣令因往依之喙則伊川先生之孫也又有培那純爲浙東安撫司準備差遣先生復往視之遂以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卒于紹興年七十三

汪勃乞戒科場主司去專門曲說

殿中侍御史汪勃奏臣伏觀陛下臨御以來興發撥亂投戈息馬率率焉以講藝論道爲先務比者兼愛南北之民力定和議與天下更革事修學校周徧海宇猶以爲未也洎日之良春幸賢閣秋幸祕省崇儒重道同符祖宗萬幾餘暇不遑聲色親寫羣經刻石上庠頒賜泮宮蓋將以斯文陶冶多士是宜人人洗心滌慮明知上之好惡臣恐以爲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觀取捨爲之趨嚮則所繫顯不重歟今錢院有日欲望戒飭使司一去一取尤在所謹荷專師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或採推專門曲說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以曉諭諸生俾皆知正習將見文有典則與六經相爲表裏以不應聖化豈不越歟取進止八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上

紹興十四年三月尹和靜既去秦檜進呈講筵闕官因言士人讀書固多但少適用或託以爲姦則不若不讀之爲愈上曰王安石程頤之學各有所長學者當取其長不執於一偏乃爲善學檜曰陛下聖學淵奧獨見天地之大全下視專門之陋溺於所聞真太山之於丘垤也檜所謂專門指伊川也自趙忠簡去後檜更主荆公之學故上訓及之然檜非但不知伊川亦初不知荆公也汪勃時爲監察御史未幾遷殿中侍御史首上此奏檜進呈上曰甚善曲學臆說誠害經旨當抑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可如所奏他日上因及尹和靜檜遂言程氏之徒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甚嚴事君事師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欲廢人繼業庖人繼肉曾不思孟子處資師之位仕而不受祿則有此禮先是胡文定修進春秋傳乞不避名諱而所引伊川之說皆程氏故檜言及之然文定所不避者乃正經本文而所引伊川說初已稱其名矣繼而稱氏者蓋與左氏公穀一體爾古者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故季文子之告君有先大夫臧文仲之語是稱字稱諡伊川在元祐間實未嘗諡檜既不考而妄爲云云然自是又設專門之禁者十有餘年逮檜死乃已

何若乞申戒師儒黜伊川之學

右正言何若奏臣仰惟陛下紹開中興恢宏治道天縱將聖增以緝熙光明乃崇建上庠復以元豐舍法

造士。變與臨幸。用彭龍賞。親視宸衷。並刊石經。使多士知所取法。士生斯時。視得聖上為師。何其幸哉。今秋科舉。既命有司。奉太學國子諸生而試之。又俾同文館進士附焉。所以網羅四方之士。殆無遺者。前期申勅有司。精加考校。又下臣僚章疏。使士人知所趨嚮。德至深也。有司仰體聖意。謹於去取。故一時俊秀之士。多在選中。惟是專門曲學。未能盡以盡革。臣請為陛下陳之。蓋始緣趙鼎唱為伊川之學。高閔之徒從而和之。乃有橫渠正蒙。理傳十論。大率務為新奇立異。流而入於乖僻之域。虛幻空寂之地。其去聖人之道益遠矣。頃緣高閔為國子司業。學者爭投所好。於是曲學盛行。雖然。凡試有司者。未有不志於得者。誠使有司去取之際。明示好惡。彼將知所勸懲矣。臣愚伏望聖慈。中戒內外師儒之官。專以正道訓飭諸生。為乖僻之說。虛空幻寂之論者。考選之際。悉皆黜落。如是。則專門曲學不攻而自破。學術既正。則文體自醇。既不陷溺其良心。又不淪胥於異習。則人才之盛。風俗之厚。亦必由此而致矣。取進止。十月十七日奉聖旨依。五年上。

時臺官汪勃既請禁專門之學。諫官何若以為未快。又併伊川橫渠攻之。正蒙書者。橫渠先生所著。其高第弟子。河南府軍巡判官蘇爾季明。蓋為十七篇。而聖傳十論者。則右承議郎劉子登彥沖所作也。檜進呈上曰。若所論甚當。程頤當哲廟之初。任經筵。奏曰。陛下記得臣說否。如記得。明日可對臣說。過時宣仁皇后聞之大怒曰。皇帝雖年少。然宮中自不廢學。措大家不識事體如此。於是倉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李文會。退而書之時政記。

曹錫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殿中侍御史曹錫奏學校科舉。必欲得真賢實能。而近來考試官。多以私意取專門之學。至有一州而數十人者。士子怨忿。有遺才之歎。欲望特垂戒飭。其有不公。令監試御史出院日。彈劾庶合士心。取進止。九月十二日奉聖旨依。五年上。

秦檜既禁伊川學。猶慮士人未盡知之。十五年四月三日。檜人居賜第。是夜禁出東方。十一日赦天下。赦書內一項云。勘會數十年來。學者黨同伐異。今當崇雅黜浮。抑其專門。議者以為祖宗以來。未有此比。蓋欲天下戶知之也。錫積舉得官。為台州錄事參軍守。臣張稱欲按其罪。檜與之有舊。引為勅令。所別定官。旋除御史。遂上此奏。

鄭仲熊論趙鼎立專門之學。可為國家慮。右正言鄭仲熊奏。臣伏見工部員外郎楊過。監察御史胡襄。心嚮胡寅之門。有識之士。為之切齒。蓋由趙鼎立立專門。互相標榜。大開交結。詭計周密。朝事一切不歸。一時羣小所聚。而寅為之魁。又今事已敗。而人猶惟寅是嚮。不知國家何負此輩。而適與襄甘心從之。凡有從東南來者。遇必首詣之。訪其蹤跡。略無避。襄比當秋闈。試題目。業已議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黨。初趙鼎立專門之後。有可附會專務。徇私不論才與不才。有是說必置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於茲。今襄又為之唱。欲使人人盡歸於趙鼎。胡寅之門。而後已。臣所以為國家慮也。欲望聖慈。賜能黜。庶使邪正一分。而在位者知所戒懼。取進止。十一月九日奉聖旨依。五年上。

先一日秦檜奏事。因詆伊川而及初文定。有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等語。右正言鄭仲熊聞之。即上此奏。題龜山先生之仲子寅。字明仲。文定公長子也。明仲先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坐傳會趙鼎。簡謫新州安置。故仲熊奏及之。明年三月。仲熊復論司勳員外郎權國子司業兼樞密中書舍人孫仲鼐。力主專門。以私黨與包藏其姦。詭計巨測。仲鼐亦坐免。字季。仲鼐字道山。皆永嘉人。而仲鼐則首論禁詭辭之書。以附檜意者也。其年仲熊除倉書樞密院事。明年兼權參知政事。再閱月罷。又數月。檜死。仲熊亦廢終身。

張震乞申勅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秘書省正字張震奏。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興學校。制禮樂。厚風俗。美教化。天下靡然鄉風。甚盛德也。士生斯時。宜通經學。古仰稱陛下樂育之意。然尚有溺於虛無不根之說者。其源漸不可長。願陛下申勅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使科舉取士。專以經術淵源之文。其涉虛無異端者。皆勿取。庶幾士風近古。悉為可用之才。天下幸甚。取進止。十月一日奉聖旨依。五年上。

先是秦檜既指伊川為專門之學。士大夫爭附之。太學生孫仲鼐。首論書坊刊行詭辭之辭。望明示條制。更或違戾。必置之法。新知漢州蔡甫。又論全蜀數道文籍山積。其間豈無詭世不經之書。以惑民聽。望申嚴法。禁不得擅報錄板。庶幾異端可去。邪說不作。監登閣鼓院曹錫。又論建陽邵武兩縣民間。以印書為業。望下本州縣檢察。其或以非僻之書刊印。委令止絕。詔委本路提刑趙令諤奉行。所謂詭辭不經。皆言程學也。至是震又明指專門異端虛無之學。漸不可長。從之。後二十餘日。檜死。士大夫之攻程學者。自是少息矣。

葉伯益論程學不當一切擯棄。秘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葉謙亨奏。臣伏見陛下留意場屋之制。規矩一新。然臣猶有慮者。學術粹駁。繫於主司去取之間。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稍涉程學者。一切擯棄。天理之所在。惟其是而已。取其合於孔孟者。去其不合於孔孟者。可以為學矣。又何拘乎。願詔有司。稍擇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說。使學者無偏曲之敝。則學術正而人才出矣。取進止。六月十五日奉聖旨依。五年上。

秦檜既死。凶黨盡逐。館職葉謙亨。因對論程學一切擯棄。非是。上曰。趙鼎尚程頤。秦檜尚安石。誠為偏曲。卿所言極當。於是降旨行下。自檜專柄。程學為世大禁者。凡十有二年。至是始解。○後乾道四年。建陽魏掾之元履。為太學錄。釋奠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先事白宰相。言王安石父子以邪說亂天下。不應祀典。河南二程。唱明絕學。以幸方來。其功大。請言於上。罷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二程先生。使從食。宰相陳公康伯不可。且諭元履姑密之。元履曰。此事何以密為。丞相曰。恐人笑爾。蓋程學不為當路所知如此。

道命錄卷第五

晦庵先生辭免進職狀

宣教郎直祕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借緋臣朱熹

右臣九月四日到處州遂昌縣... 職二等者... 畏天恤民之誠... 勳恭侯嚴科... 之柄也... 人新任... 恩命... 自秦檜死... 檜之餘黨... 居衡山... 湖南學者...

道命錄 卷五

四一

道命錄 卷五

四二

傳故右文殿修撰張叔敬夫... 而劍浦羅從章... 沖祕書省正字... 白水三先生... 初從三先生... 陳魯公執政... 不出孝宗即位... 乾道元年... 修官會太學... 喪制未終... 生又辭者... 三年... 能得復許... 許七年春... 下不悟之語... 常平茶鹽... 仲友不法... 勢進直微... 察其誠乃... 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

嚴察御史陳賈奏... 名以濟其偽者也... 疑似而示以好惡... 偽而辨孔子之誅... 伏見近世搢紳... 事若此之類... 邪是以己之所甚... 吾能盡士千金... 人故上焉者得... 以遂其姦... 次焉者得... 以謹其短... 下焉者得... 以掩其不能... 相與造作... 互為標榜... 有善雖

道命錄 卷五

四三



小必交口稱譽。以為他人所難辦。有過雖大。必曲為辭說。以為其中實不然。故附之者常假其勢。以為梯媒。庇之者常獲其助。以為肘腋。植黨分明。漸不可長。夫朋黨之始。不過相與為謀。彼此矛盾而已。萬一有是人而得用也。則必求有以相勝。欺君罔上。其術遂行。利害不在其身。而在天下也。蘇洵有言。事之近於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故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斥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為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取進止。六月五日。奉聖旨。依。淳熙十五年

晦庵先生祠命之未下也。時相先擢太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至是輪當而對。遂上此奏。時弊內為吏部尚書。亦上言。近世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遂有道學之目焉。夫道學云者。謂以道為學也。其曰周公殺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者。謂道衰學廢也。近世學者不知其實。因小人立為道學之目。以攻善類。遂併其名而自諱之。可勝歎哉。當時太學諸生為之語曰。周公大聖猶遭謗。伊洛名賢亦被讒。嗚呼。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晦庵先生之辭官也。蒼東萊呂氏書云。康節恐是打乖法門。非辭受之正。伊川再受西監。止是復元官。還復舊職。又可遂巡解去。即與今日事體全不相似。皆未敢援以為比。欽天書來亦云。豈可逆料後患。而先預所守之義。此語甚直截。但渠卻不曾為思量。如何避免得脫。若只如此斯推。恐亦非臣子敢安也。又書云。區區所以不得不力辭者。實以無功受爵。求退得進。於心有所不安。若一請不遂。勢必再三。以得請為期而後已。然又不敢肆然直遂。漠然不以為意者。則以君臣之義。平昔講開。不為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直由中出。而名為君命。在臣子之心。亦何敢傲然以不受為高哉。此所以不免委曲懇祈。宛轉調護。計誠欲兩全公私。不使交病而已。區區此心。非特世俗所疑。雖平生知友。其不哂笑者。幾希。度惟忠厚惻惻。如吾伯恭者。乃有以亮此心耳。

### 道命錄卷第六

晦庵先生除江西提刑語詞

勅旨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爾好古道。據正不回。利物愛人。用志彌篤。擁州麾。分使節。先德後刑。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活者尤衆。久從家食。念之不忘。江右持平。往哉惟允。行爾盡心之學。廣我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淳熙十四年七月

先是晦庵先生。以按吏忤時相。歸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五年。周丞相為次輔。議除轉運副使。而或謂金穀非所長。乃授江西提刑。先生再辭。明年五月。王丞相罷朝廷。又促行者。再六月。先生入對。論天理未純。故為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故除惡不能去其根。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八月。除兵部郎官。先生以足疾乞宮觀。不許。

林栗劾晦庵先生奏狀

兵部侍郎林栗奏。臣伏見已降指揮朱熹。除兵部郎官。日下供職。而熹乃敢自陳私計。非便。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伏赴部供職。四司郎官。應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廳。緣長貳不合管郎官。應印記。且再令送還。仍加鞫諭。既能出入宮門。上殿奏事。并備詣宰執臺諫。即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為難。兼官司印記。難以乘轎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為貳卿不能奉屬。致其僣差。拒違君命。實

負愷。所有印記無所歸著。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旦。竊本無學術。徒竊張程頤之緒餘。以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安自推尊。所至輒滿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安希孔孟歷聘之風。細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首所宜禁絕。今朵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竊聞命之初。遷延道路。邀索高價。妄意要津。門生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陞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做視累日。不肯供職。其作偽有不可掩者。是豈張程頤之學教之然也。陛下愛惜名器。館學寺監。久次當選。郎官者。只令兼權。其視郎選。亦不輕矣。而竊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大宗正丞計衡兼權。以竊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竊。所以待竊亦不薄矣。而竊乃薄之。臣竊惟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竊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乞將竊新舊任指揮。並且停罷。姑令循省。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取進止。上。海縣十五。

侍郎林栗。數日前與先生論易不合。退而憤其從者。遂勸先生欺慢。上以栗爲過。丞相周必大言。竊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然之。詔以舊職之江西。

葉正則爲晦庵先生辨誣及論陳賈封事

六月日。宣教郎太常博士葉適。誣味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君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而敢告者。惟私意之徇。而忘君父之爲不可欺者也。臣竊見近日朱竊。除兵部郎官。未供職。而侍郎林栗。急勸去之。士論怪駭。莫測其故。竊素有文學行義。居官所至。有績。因王淮深惡之。遂不敢仕。陛下差竊江西提刑。使之奏事。竊趨避。終未敢前。准能去。陛下趣竊入對。用爲郎官。人知陛下進竊。有漸。無不欣喜。忽爲栗誣。去。此衆議所以洶洶不平。始疑之。以爲栗何爲至此。得非栗果有罪。外人不能知。而栗獨得其實。以告于陛下也。栗劾奏文字。傳布中外。臣得始末。參驗。然後知其所言。竊無一實者也。特發於私意。遂忘其欺。竊雖貴而近。臣雖賤而疎。然君子之於君父。大義一也。烏有栗以竊不實之罪。欺罔君父之前。而臣忍不以其實陳於陛下乎。栗言竊敢自陳私計。非便。只欲回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肯赴部供職。臣聞竊既受除郎省劄。即時遣回江西。提刑司接入。客將兵卒等皆已辭去。其時朝士有候竊者。皆共見之。竊以脚疾發動。不任下牀。遂由尚書省。乞給假。候痊安日。供職。是栗謂竊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司。不肯供職。非其實也。栗言竊四司郎官。應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廳。長貳不合。管郎官應印記。臣再令送還。仍加勸諭。既入宮門。上殿奏事。并備詣執臺。諫。即乘轎入部。供職。真不爲難。兼官司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竊堅執不從。臣爲貳卿。不能率屬。致其假差。拒違君命。實負漸懼。所有印記。無所歸著。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旦。臣聞竊未對之前。脚疾已作。當對之時。偶能步止。對下之後。與宰執臺諫相見。脚痛浸劇。既申尚書省。祇受恩命。止乞給假。供職。適會飲泊。旬休。未及將上。所有郎官印記。竊既未供職。其可受乎。竊已申省。給假。矣。雖欲聽聽。而扶曳供職。可乎。郎官未供職。已前印記。合是何官司收管。此正長貳之所當知。其可推以委竊乎。是栗謂竊不受印記。假差。拒違君命。非其實也。栗又言竊本無學術。徒竊張程頤之緒餘。以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安自推尊。所至輒滿

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安希孔孟歷聘之風。細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首也。臣聞朝廷開學校。建儲宮。公教育於上。士子闢家塾。隆師友。私淑文於下。自古而然矣。使竊果無學術。人何用師之。果有學術。其相與從之者。非欲強自標目。而勸人爲忠爲孝者。乃所以爲人才計。爲國家計也。惟蔡京用事。諱習元祐學術。曾不得爲師之禁。今栗以諸生不得從竊講學爲罪。而又謂非治世之法。宜禁絕之。此尤非其實也。栗又言竊邀索高價。妄意要津。傲視累日。不肯供職。以爲作偽。有不可掩。夫栗逆探竊之用心。而暴揚之。此非臣之愚。所得知之。臣所知者。竊以今月初八日。除郎。十一日。再爲江西提刑。栗之勸竊。當在初九日。初十日。爾相去隔日之間。而栗遂以竊累日。不肯供職。是栗急於評竊。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陛下愛惜名器。館學寺監。久次當選。郎官者。只令兼權。其待郎選。亦不輕矣。而竊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大宗正丞計衡兼。以竊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竊。所以待竊亦不薄矣。而竊乃薄之。臣聞陛下明詔。曾任監司知州者。始得除郎。其事久矣。館學寺監。雖久次。而未嘗歷知州。監官則不免兼權。豈得謂之當選郎官哉。差除之際。那換關次。移衡用竊。竊何德焉。是又栗急於評竊之罪。組織言語。以足其文爾。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竊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乞將竊新舊任指揮。並且停罷。臣聞唐以左右丞。進退郎官。本朝故事。未之或然。惟竊諫劾。有停斥之體也。今竊得爲栗之屬。尚未供職。而栗望風勸之。且兼用給舍。誣竊劾郎官之例。何哉。栗以職制紀綱。勸竊。而先自亂之。是職制紀綱之說。非其實也。凡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道學一語。則無實最甚。利害所係。不獨朱竊。臣不可以不力辨。蓋自昔小人殘害善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忽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夫有稍務潔修。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缺以好學爲過。行相爲鈞。使不獲進。從旁窺伺。使不獲安。於是賢士惴惴。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始如喫菜事處。景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竊。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此於陛下彰善黜惡。封植人材。以爲子孫無窮之計者。其損不細矣。栗爲侍從。就其寡淺。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乎信於下。而更襲陳賈丙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黨。固未甚毒。第恐自此。遊辭無實。讒口橫生。善良受禍。無所不有。臣伏見栗恥不得與廟號之議。遂爲堯宗之說。而人知其橫怒。詳定所人執覆。遂請罷局。而人知其專。而況職匪風聞。官有常守。今苟恣一身之狼戾。不畏君父之聖明。公然無實之辭。顯逐知名之士。陛下原其心術。察其指趣。舉動若此。欲以何爲。誠不可不預防。誠不可不早辨也。臣去冬蒙恩。面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不可之條。其說甚長。未獲究竟。方齋心潔慮。以俟陛下。反覆詰難。庶幾竭盡忠誠。今一節官去。留何至上。封諫。徒瀕宸聽。蓋見大臣以下。畏栗兇儀。莫敢辨明。積其厲階。將害大體。伏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無惟其近。惟其賢。無惟其官。惟其實。推抑兼權。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愷公言。國家之本。孰大於此。臣不勝効忠思報之至。干冒宸威。伏地待罪。上。海縣十五。

林業之劫晦庵先生也。葉正則時為博士奉常。上疏論列。胡侍御官亦言。葉復自用。黨同伐異之論。乃起于論思獻納之臣。無事而指學者為黨。最人之所惡聞。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爾。詔罷葉知泉州。先生復再辭。乃有寶文崇福之命。

劉德脩論道學非程氏之私言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奏。臣聞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疎庸。蒙陛下過聽。親擢孤遠。使待罪言責。凡賞刑僭濫。號令乖違。民病未瘳。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舉。隨事以奏。陳既顯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慮。若夫是非方殷。而邪得以害正。清義方晦。而私得以勝公。則往鑒昭然。危機所伏。方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非以別邪正。立公論而抑私情。方今之事。孰急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足以愧漢唐。追三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為道。以正心誠意為學。其交際也。以共學為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為黨。而實非黨。窮達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在下。則以窮性命之與為勳名。樂正道之味為齋鼎。遊而在上。則以責難為符。主忠諫為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蓋其學術。議論。率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當此時也。道雖衰。而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益謂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球乘正士。招來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而未流太分。事故反復。紹聖元符之際。鞏因得志。絕滅綱常。其勢既成。嗟乎崇觀而下。尚忍言乎。臣所謂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非虛語也。臣從遠方。誤玷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慮。悉可指陳。臣始至時。雖聞亦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親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遂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惡朋黨。乃罪忠諫。嗟乎。至於忠諫為罪。則其去紹聖幾何。臣竊謂人言豈可因疾其人。而併攻其黨。因攻其黨而併棄其言。得非甚邪。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衆議既已交與。賢愚豈得無惑。臣本蜀人。為學自有原本。介在朝序。與人亦無親疎。但以終歲之私憂。首為明主。而別白方今道學伊洛為宗。實非程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載。大學之教。民明德為先。其間舉詩人之言。遂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然則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為道。以正心誠意為學者。又在於切磋之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偽。得之深者。固已合大學之明德矣。待之淺者。又可不切磋而琢磨之。使之益深。而遽自矜以名。禍則無乃亦非歟。行之誠者。足以為君子矣。行之偽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為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說。往往偽者色愧。淺者心服。又安敢一槩輕議。而痛疾之也。何況其率多善士。善人所至。人必喜稱。又以偽黨若俱擯斥。安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由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徵累天之清明。方是時。大臣無所異同。給舍無所封駁。侍從無所論救。禍歟而已。委寄謂何。所以斯論益熾。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是太高。而責人太苛。自是太高。則賢將不副。責人太苛。則衆忿

且怨。雖然以此窮居。議道猶之可也。朝廷之上。賢才並用。名利之途。智愚交馳。古今然也。而或者乃倡為厲士之舉。若區別而封域之。夫厲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誘毀先啗於羣口。進退豈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買今日之實禍。彼既得志。決不我容。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未有充實涵養之素。彼如譏諷以修怨。必至過甚。而快私情。往往忠諫之言。指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怨慰。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訐訕。事勢至此。循燻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幾。聖心廓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臣蒙恩權任。請對之初。首以是非公論為言。以免異時無所稅駕之禍。伏乞聖慈。留神采覽。必能上當於天心。然後下臣章。風曉在位。一洗往陋。其趨至公。臣言或非。甘受誅責。取進止。二月二十七日奉聖旨。依。初熙元

王丞相秉政日久。士多失職。周益公既相。拱嘿無所預。詹體仁元善。為太學博士。率同志者請於益公。反復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疏納知名士。廢不用者。陳傅良君舉而下三十三人。益公雖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所收擢。王丞相罷。留丞相為次輔。與益公不合。擢何澹為諫長。攻益公罷之。益公之門多佳士。相繼去國者衆。太學博士沈有開。應先為留丞相所厚。力勸以拔用。知名之士。留丞相從之。自是一時善類多聚于朝。而不得志者始側目矣。劉公在三館時。與何諫議善。及是。還為軍器少監。首以保全善士。勸之何。不納。會何被命同知貢舉。劉公遂有副端之命。入對。首上此疏。天下聞之。三月。劉公被命拆號南宮。與何坐席甫迫。何曰。近日風采一新。劉公曰。光祖非立異也。但平日與大諫言者。今則自言之爾。及退。同院語劉公曰。何自然見公疏。為恍惚者數日。至既定志。九他可知也。劉公入對復論前諫議大夫陳賈。今右正言黃楄。檢點使吳清。議所非。出賈與祠。輪補郡。二人皆攻道學者也。先是劉公以拆號差誤。自劾。既放罪矣。會上舊給使吳端者。除帶御器械。何諫議論之。疏三上。御筆令依已得指。揮。又有孫瑤者。自言壽星。潛邸舊人。亦轉行觀察。使給事中胡哲。臣遠封還錄黃。詔趣令著履。何胡既承命。劉公入劄子再言之。上諭留丞相。遣都司沈欽。楊經。至壽論指。劉公即日三上章論。上不樂。乃坐劉公拆號差誤。徒大府少卿。劉公求去。即以直祿開澗川府。轉運判官。其年五月也。十月。何諫議除御史中丞。議論自此分矣。始劉公入臺也。識者望其擊何去之。以絕禍本。而劉公不忍。但擊陳黃罷之。後五年。遂有道學之禁焉。○詹體仁後帥江西。欲刻晦庵經說。先生以善止之云。雲喻欲見諸經。即說初意。因此可以求教。故即寫呈。乃聞已遂刊刻。聞之惘然。繼以驚懼。況處邊方。以虛聲橫道。口語詰黜之禍。上及前賢為累之計。政使深自晦匿。尚恐未能免禍。今侍郎丈乃以見愛之深。衛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虛之理推之。至為刻鑿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與之較。強弱爭勝。負者。恐其未能有補於世教。而適以重不敏之罪。且門下亦未免分朋樹黨之譏。蓋未論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而近世程

伯禹洪慶善之事亦可鑒矣。豈可選前之君子不能為前日之一德大臣邪。況所說經固有嫌於時事而不能避忌者。指為訕上而加以刑誅。何不可乎。去歲建昌學官。偶為刻毒作威與詩。遂為諸人注釋。以為謗讟而納之臺諫。此尤近事之明證。雖無足畏。避然亦何苦而直觸此姦隱之鋒邪。欲布愆愆。便乞疑罷。且今日紛紛本非為程氏發。但承望風旨。視其人之所在而攻之爾。若此人尚談清虛。則并攻老子。幸修齋戒。則兼詆釋迦。曾讀三經字說。則攻王氏。曾讀權書衡論。則斥三蘇。怒室色市。彼亦何嘗有定論。而可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與之爭。則必反以激成其勢。而益堅其說。或真為道學之弊。亦不為難。此尤不可不慮爾。

### 道命錄卷第七上

晦庵先生除煥章開侍講講語詞

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開經閣。詳延學士。養儒宗之在外。須召節以趨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爾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為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在紹興。則吾符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于士論。且將增益于朕躬。非不知教化方行。帥垣有賴。試望之于馮翊。不如真之本朝。召賈誼于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慰茲渴想。爾適驅月。其由行。

晦庵先生既為林栗所劾。孝宗眷禮未衰也。而先生力辭江西之命。有旨未嘉。昨令面對。奏策皆論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淳熙十五年六月也。先生力辭。乃有寶文崇福之命。又辭。有旨召赴行在。因上書論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提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事。言極苦切。疏奏之。即日詔以先生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方控免。而新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除秘閣修撰。依舊主管崇福宮。時內禪前七日也。先生辭職名疏再上。有旨依所乞。依舊直寶文閣。令學士院降詔。英諭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先生以田產辭。詔勿避。又辭。十月差知漳州。從所便也。紹熙二年春。先生以長子之喪力求去。除秘閣修撰奉祠。先生再辭職名。詔論撰之職。以龍名。僅

不許。九月除湖南轉運副使。先生再辭。因以任漳州。日不合。議經界自劾。有旨與湖南使節事不相關。乃乞補滿宮。月日差。知靜江府。又再辭。依舊宮觀。差知漳州。先生復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往祇成命。無執謙辭。先生至漳州。視事六月。乞歸田里。未報。上登極。詔先生赴行在。奏事。八月除煥章閣待制。講先生行且辭。章四上。八見面辭者一退。又入章辭者再。十月五日。御劄。卿學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先生乃受命焉。

何澹誦專門之學。短拙。詐宜錄去。偽。

御史中丞何澹。奏臣不佞。不足以任風憲之寄。陛下不容其辭。臣既勉就列矣。今日之事。當別白而公言者。豈敢懷顧忌之私。為容默之計。而不陳之於陛下乎。今日之病。在於士風之不純。固是之不定。至煩陛下親下明詔。曉以中道正理之所在。臣竊謂此病所從來久矣。頃歲有為專門之學者。以私淑諸人為己任。非不善也。及其久也。有從而附和之者。有從而詆毀之者。有畏而無敢竊議者。附之者。則曰。此致知格物精義入神之學。而古聖賢之功用。在是也。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幸其學之顯行。則不問其人之賢否。兼收而並蓄之。以為此皆賢人也。皆善類也。皆知趨嚮者也。詆毀之者。則曰。其說空虛。而無補於實用。其行矯偽。而不正於人情。一入其門。而假借其聲勢。小可以得名譽。大可以得爵祿。今日官學之提徑。無以易此。畏之而無敢竊議者。則曰。利其學者實繁。而謹其局者甚衆。言一出口。禍及及身。獨不見某人乎。因言其學而棄置矣。又不見某人乎。因論其人而擢斥矣。彼欲以此此鉗人之口。莫若置而不問。臣嘗平心而論。以為附和者。或流而為偽。詆毀者。或失其為真。或畏之而無敢竊議。則真偽舉無所別矣。是非何自而定乎。有人於此。行乎閭門。達乎鄉黨。其踐履可觀。而不為偽行。其學術有用。而不為空言。其見於事也。正直而不私。廉潔而無玷。既不矯激以為異。亦不詭隨以為同。則其聖賢之道學也。豈不可尊。豈不可尚。哉。苟其學術之空虛。而假此以蓋其短拙。踐履之不篤。而借此以文其姦詐。或者又憑權乎此。以沾名譽而釣爵祿。甚者。沾居職。士論之不齒。而資緣假託。亦借重則為此學之玷。此道之累。爾及人之竊議。則不知自反。又羣起而攻之。曰。彼其不樂道學也。彼其好傷善類也。彼此是非紛舉不已。則為漢甘陵。唐牛李。國家將受其害。可不慮哉。臣聞紹興間。諫臣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之學。皆有向同之弊。高宗皇帝親灑宸翰。有曰。學者當以孔孟為師。臣願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厲天下。使天下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眾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為。是非者從其為。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善之取。而無彼此異同之別。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錄其真而去其偽。則人知勉厲。而無敢飾詐以求售矣。士風純而國是定。將必由此取進止。七月十四日。奉聖旨。依。仍榜朝堂。慶元元年。

孝宗將內禪。留正仲。自參知政事。越此拜右揆。而周益公。遷左揆。光宗登極。仲至以宮府僚僚。為上所厚。而益公適忤上旨。仲至引兵部侍郎何澹。為右諫議大夫。攻益公罷之。王面諫。仲為樞密使。素為仲至所憚。後兩月。又攻諫仲罷之。由是大為清議所薄。既而澹有本生繼母喪。上疏自言不逮事。乞下給舍臺諫。太學諸生。悉為移書責之。太常亦謂當中心喪。澹卒去位。時紹熙二年八月也。是冬光

宗不豫繼而以疑畏得疾。於是過重華之禮始簡。公卿士民獻言者甚衆。五年春。存宗疾浸棘。六月十一日遂乘天下。逮七月初。光宗猶未執喪。人情洶洶。大臣乞立嘉王爲皇太子。光宗批出云。朕事已久。思欲廢廟。紹熙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也。留丞相得之。連乞奏事。不報。二十九日。又批出十六字。留丞相大懼。七月三日。昧爽上奏。乞致仕。乘婦人車以去。趙忠定時知樞密院事。四日。忠定遣知閣門事韓侂胄。內侍關禮。以定策自太皇太后。又遣工部尚書趙彥逾。諭指殿帥郭某。五日上。即位于重華宮。人心乃定。侍御史張叔樞。乞議丞相去國之制。趙公奏。從中罷留丞相。而以趙公爲右丞相。趙公見議。下山陵。留丞相不欲。士或因之。而問之。侂胄亦欲得權。從中罷留丞相。而以趙公爲右丞相。趙公得政。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姦憤小人。相與側目。侂胄亦自謂實不酬勞。重以怨憤。趙公未之覺也。九月。叔樞除議大夫。上奏論學術不可偏尚。而何澹先此免喪。除煥章閣學士。知明州。亦怨。侂胄乃以將作監李沐爲正言。使論趙公能知福州。且召澹于慶元。除御史中丞。遂上此奏。於是趙公引用之人。一網盡矣。明年正月。澹同知樞密院事。自是主僞學之禁者。凡六年。

晦庵先生能待制仍僞宮觀詞

勅。從欲者聖人之仁。尙謙者君子之行。春我執經之老。辭夫次對之榮。既諒忱誠。其如茂命。以爾心欺。填索性樂丘樊。被累朝之時。招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趨召。肯起。雖然。既陪東學之遊。兼侍西清之講。見生幾晚。方喜且榮之說。書高論未聞。遽若貢生之懷。士仍夫華賦。秋以真祠。蓋彰優老之風。且示降儲之意。逮在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今受之。非誰能無感。大遜如僞。夫豈其然。願爾務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嘯。嗚嗚承明。勞侍從。既速持。委之班。師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業。其祇子訓。用蹈于中。可依。復。秘閣。修撰。宮觀。差遣。元九年十一月。故事。講筵每遇。日。早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能。又大寒大暑。亦解。罷講。月分。先生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瑞慶聖節前一日。晚。開報來日。百官稱賀。先生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明日。班投進。有旨。卻賀表不受。未復。請三年內。賀禮。並免節序。進名。奉慰。先生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而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上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焉。先生在經閣。凡進講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再。而面對賜食者。各一。十月十九日。講筵留身奏疏。論還內過宮。山陵朝綱四事。皆切至。俛首大恭。是日。御批。除閣卿者。又。方此窮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趙丞相。留御劄。因。陳。留遣中使王德謙。以御筆付先生。先生上奏。謝。仍。申。尙。書。省。照。會。行。給。事。中。樓。鑰。大。防。封。還。錄。黃。中。書。舍。人。鄧。翻。千。里。繼。對。而。奏。乞。留。先生。上。許。除。京。祠。已。而。不。下。起。居。鄧。劉。光。祖。德。符。又。言。之。中。書。舍。人。陳。傅。良。君。舉。再。封。還。錄。黃。而。密。疏。論。先生。有。論。事。迂。闊。更。乞。審。處。之。語。有。旨。除。先生。實。文。閣。待。制。東。郡。德。符。再。上。疏。留。行。不。報。大。防。又。封。還。錄。黃。有。旨。依。已。降。指。揮。工。部。侍。郎。兼。侍。講。黃。文。伯。者。因。對。問。所。以。遂。先。生。之。疏。上。曰。始。除。某。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開。伯。者。懇。請。再。三。不。已。吏。部。侍。郎。兼。侍。講。孫。逢。吉。從。之。亦。上。疏。

乞留先生。又因講權輿之詩。反覆以諷。上曰。朱某所言。多不可用。有優人王喜者。時於上前。效先生容止。進講。以爲戲。侂胄喜之。欲用爲閣門祇候。從之。誦言將入諫。命乃寢。口口口口。知江陵府。先生再辭。差。提舉鴻慶宮。職如舊。先生辭職。不許。乃以議僖祖廟祧不合。自劾。不允。尋乞致仕。章再上。有旨。辭職。事。非。朕。優。賢。之。意。先生復以嘗妄議山陵。自劾。乞歸。有旨。無罪。可待。先生不得請。乃乞收還待制職名。十二月。依所乞。仍。僞。秘。閣。修。撰。提。舉。鴻。慶。宮。制。詞。有。大。遜。如。僞。小。遜。如。僞。等。語。中。書。舍。人。傅。伯。壽。所。行。也。初。時。侂。胄。猶。未。敢。有。加。罪。先。生。之。意。遂。廢。再。上。皆。有。褒。詞。廟。堂。寄。聲。云。朝廷欲以此別真僞。望先生體此意。勿固辭。先生不聽。辭益力。廟堂不樂。伯壽故家子弟。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己。因行詞以逢迎之。是後小人始敢直詆先生無忌憚矣。

劉德秀論留丞相引僞學之徒以危社稷

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奏。臣聞人主之治天下。要必有大賞罰。以震動天下之心。是以動無不應。爲無不成。捨是而能濟否也。臣竊見陛下近者因臺臣之請。而寬趙汝愚之罪。薄行流竄。于以示懲。覽臺臣之奏。而加道彥適之功。進加殿職。于以示勸。天下悚然。知大賞罰之所在矣。然臣以爲猶有伏誦者。請爲陛下言之。謹按少保觀文殿大學士。禮泉觀使。衛國公留正。初無學術。又乏才猷。徒以曲諂小廉。欺人耳目。至其懷姦挾詐。如見肺肝。其背公營私。附下罔上之罪。累數條。舉已見於前日。臣僚之章疏。臣更不欲重覆天聽。特舉其罪之大者。爲陛下言之。國家祖宗以來。垂三百年。聖慮深遠。宗室不得參預機政。乃力薦汝愚。破壞成法。又欲固寵保位。見僞學之徒。方盛已不能敵。反倚爲助。縱與鈎致。蟻聚朝廷。幾危社稷。推原其自。則正之由。此其大罪一也。孝宗禪位之初。太上即位之始。正專輔政。首尾五年。驅去復來。略無廉恥。前歲太上遂豫。不思保祐聖躬。如韓琦之於英廟。乃與小臣引裾扣額者。實其功名。流傳中外。動搖人心。爲臣不忠。孰甚於此。其大罪二也。昨者陛下未登極之時。人心危疑之際。汝愚進妖撰夢。意圖不軌。正既逆知其心。乃復陽爲道地。嘗指其膝以語。同列曰。此膝拜他不得。暨聞道彥建豐鼓之議。則翌旦委之而逃。夫大臣許國。存亡與俱。正使汝愚敢爲無禮。猶當正色折之。籍使不濟。亦必身死。豈有平居則貪竊相位。有急則遺思他人。爲臣如此。社稷何賴。此其大罪三也。方太上有脫屣萬幾之意。親降御劄。付之。正爲首相。便當上啓降慈。下率同列。奉行詔書。乃深藏廢格。不以語人。及窮問。方始吐露。陛下正位九五。太上御劄。台職金匱。仍頒史館。正復藏之私家。及罷相位。又攜以去。至煩宣取。方始繳進。不知正藏太上御劄。意欲何爲。此其大罪四也。夫以正有四大罪。臣子之所共忿。乃反偃然居。降名。享厚祿。贊異國典。皇將正職。職能。少正其罪。庶幾臣子知所戒懼。取進止。正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前。元二



不敬於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舉國之論禮。合從葬於會稽。蓋乃以私意倡為異論。首入奏劄。乞召江西福建草澤別圖改卜。其意蓋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妖人蔡元定。而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說。不顧祖宗之典禮。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大事。蔡之不忠於國大罪三也。昨者汝愚乘政謀為不軌。欲藉蔡虛名以招致姦黨。倚為腹心羽翼。驟升經筵。取次對。蔡既用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奏薦其子弟。換易其章服。乃忽上章。伴為辭免。豈有以職名受恩數。而卻辭職名。玩侮朝廷。莫此為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四也。汝愚既死。朝廷交慶。蔡乃率其徒百餘人。哭之於野。蔡雖懷邪。翼之私恩。蓋願朝廷之大義。而乃猶為死黨。不畏人言。至和其徒建陽知縣儲用之詩。有除是人間別有天之句。人間豈容別有天。邪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蔡之大罪五也。蔡既信妖人蔡元定。邪說謂建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地。嘉欲得之。儲用迎逢其意。以縣學不可為私家之有。於是護國寺為縣學。以縣學為護國寺。以為嘉他日可得之地。遂於農月伐山鑿石。曹奉伍。取捷為路。所過騷動。破壞田畝。運而致於縣下。方只移夫子於舊廡之殿。移釋迦於夫子之殿。設機造械。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搖通衢。市之內。而手足墮損。觀者驚嘆。邑人以夫子為千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忽遭對移之罰。又重以折肱傷股之患。其有害於風教大矣。嘉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愚援引之恩。則為其子崇憲執柯安劉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後鉅萬之財。又誘尼姑二人。以為寵妾。每之官則必與之偕行。謂其能修身可乎。家婦不夫而自孕。諸子盜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知南康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改正。帥長沙。則滅匿赦書。而斷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則搜古書。而妄行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為浙東提舉。則多費朝廷賑濟錢米。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據范築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於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謂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盜聘之多。開門受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責其束脩之厚。四方饋賂。罪來踵至。一歲之間。動以萬計。謂之廉以律身可乎。夫廉也。恕也。脩身也。齊家也。治民也。皆嘉平日竊取中庸大學之說。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此。其行乃如此。豈不為大姦大惡也邪。昔少正卯言偽而辨。行僻而堅。夫子相魯七日而誅之。夫子聖人之不得位者也。猶能頭去之如是。況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殺之勢。而嘉有浮於少正卯之罪。其可不誅之乎。臣愚欲望聖慈。特賜容斷。將朱熹職辭。以為欺君罔汙世行盜名者之戒。仍將儲用備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寧府。追送別州編管。庶幾姦人知懼。正道復明。天下學者自此以孔孟為師。而檢人小夫。不敢假託憑藉。肆橫於清明之時。誠非小補。臣謹具覺察奏聞。伏候勅旨。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備用。特降兩官。蔡元定道州編管。餘依。

晦庵先生聞趙丞相資零陵。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且以明汝愚之冤。繕寫已具。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買禍。先生不聽。蔡元定請以善法之遇。遜之同人。先生默然。取奏焚之。因更號遜翁。乞致仕。及已受過次對恩數。如封贈磨勘服色爵邑。奏薦之類。朝廷不許。二年十二月。陳賈自知軍國府。召為兵部侍郎。歸其言也。未幾張貴模指論太

極圖說之。非省聞知實舉。葉菴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復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謫洵。洵爭以先生為奇貨。門人楊道夫。開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述。以投合言者之意。而以書告先生。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然久之相顧。不敢發。獨胡紘草疏將上。會選去不果。沈繼祖以道論伊川。得為察官。紘以棄授之。繼祖銳於進取。意謂立可致富貴。遂上此奏。初紘試宰選。趙忠定自敘科第。嘗階上游。冀規裏列。忠定愀然曰。若爾堂盡以前名用士。則或非前名。與不由科第者。何由進。神色不接。紘先嘗迂道謁晦庵先生。於武夷精舍。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至煎熟。則用薑醋。浸三四枚。其食。紘至。先生遇禮不能殊。紘不悅。退語人曰。此非人情。雙雞尊酒。山中未為乏也。會倪曾欲論先生。紘銳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草疏乃成。○董銖云。偽學之說。蓋拾劉德秀鄒丙陳賈之緒。始猶未敢誦言姓名。是猶有羞惡之心也。至是沈繼祖之章。無所忌憚。則幾於無是非之心矣。然先生之學之行。卓然在世。果何傷於日月乎。○郡縣逮補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動。與季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既別之後。先生與元定長子淵書曰。臨川曾於憲報尊丈已過。彼有以驢為驢者。可免徒步之勞矣。明年元定卒於春陵。先生為之哀慟。與劉公度書曰。與季通交遊四十年。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法蒙蔽者為多。不謂晚年乃以無狀之迹。株連及禍。遂至於此。聞之痛恨。不知涕泗之流落也。又與黃直卿書曰。季通之極已歸。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勳之餘。行自病也。蓋元定從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故先生深致其哀焉。

省制始至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翊日諸生乃知有指揮。後竟無告命。蓋按垣不敢乘筆公論焉。可諷也。

晦庵先生落職罷祠謝表

臣某言。臣昨於慶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僚奏臣罪惡。乞與罷職罷祠。奉聖旨。依。劄。臣即於當日。望闕謝恩。解罷職罷祠。仍奉表稱謝。去訖。今復奉都進奏院遞到告命。一。道。付。臣。落。罷。職。罷。祠。依。前。官。者。彈。文。上。徹。已。幸。免。於。嚴。誅。詔。下。頒。復。龍。加。於。明。訓。閱。時。既。久。祇。命。惟。新。或。悔。前。容。深。首。領。伏。念。臣。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偽。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頃。叨。任。使。已。屢。奏。於。闕。功。旋。即。使。安。復。未。能。於。寡。過。致。煩。重。劾。盡。持。宿。愆。謂。其。習。廢。外。之。妖。言。履。市。廛。之。汙。行。有。母。而。管。小。人。之。食。可。驗。恩。哀。為。臣。而。高。不。事。之。心。足。明。禮。闕。以。至。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規。學。官。之。地。而。改。為。僧。坊。諒。皆。考。復。以。非。誣。政。使。竄。投。而。笑。憾。不。虞。恩。旨。乃。謀。保。全。第。令。少。避。於。清。班。尚。許。仍。居。於。散。秩。懸。壺。毒。之。來。下。恍。歲。律。之。還。周。視。要。因。詎。止。於。旬。時。蓋。存。邊。就。速。數。難。從。於。未。減。猶。聽。省。循。口。誦。以。還。心。銘。敢。堅。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兼。覆。載。明。極。照。臨。作。福。作。威。總。大。權。而。在。已。曰。賢。曰。佞。付。公。論。於。得。人。謂。前。刑。固。足。以。懲。茲。而。播。告。豈。容。於。匿。指。式。敷。顯。號。備。警。具。僚。臣。敢。不。深。省。昨。非。細。尋。今。是。年。齡。晚。晚。雖。悲。後。效。之。無。期。肝。膽。輪。困。尚。喜。孤。忠。之。有。在。誓。堅。死。守。觀。合。生。成。

晦庵先生落職罷祠謝表  
臣某言。臣前任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今年五月十三日。已該滿罷。至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慶元二年十二月劄子。節文。臣僚論臣罪惡。乞賜奪職罷祠。奉聖旨。依。臣已於當日。謝恩。祇受訖者。罪多擢髮。分當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速復尋於白簡。始知麗於丹書。講延閣論撰之名。較真祠香火之奉。茲為輕典。允賴洪私。捧戴奚勝。感戴曷喻。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晚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帷幄。略無可紀。足稱所蒙。曩遠去於朝行。即永歸於農畝。然猶賦之佚。使庇身於卜祝之間。實在清流。容廁迹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道悔尤。乃弗謹於彝章。致自投於寬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交駭開聽。凡厥大譴。大呵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乘惡之交。歸亦乃羣情之共棄。而臣憤既初。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獨回日月之光。略首從之常規。既俾但書於簿。則稽終之明訓。儻許卒遂其餘生。是宜哀涕之易零。已覺大恩之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謂表正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冥頑。獲逃寬宥。臣敢不涵濡聖澤。剝膚息裏。難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而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

道命錄 卷七下

此邪。可付一大笑也。

言者論廷省魁兩優釋褐皆偽徒不可輕召

臣僚上言。臣伏見近日偽學荒誕。迂闊之說。徧天下。高官要職。無非此徒。陛下灼見其姦。特詔非廷試者。試與兩優釋褐第一人。不除職事官。可謂公道矣。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三溫人。預說試題。陰通私號。所謂狀元省元。與兩優釋褐者。若非私其親故。即是其徒。若專守此格。恐偽學之徒。展轉滋甚。伏望明詔大臣。審察其所舉。而後除授。取進士六月一日奉聖旨。依。慶元三年三月。又以前著作郎引年告老。除直祕閣。主贊雲臺觀。恩數尤異。先是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前聲說不是偽學。如是偽學。甘伏朝典。又有大理司直趙真然者。乞自今權臣之黨。偽學之徒。不得。



除在內差遣事已行。至是復復有此請。左宜教即錢文子字文季者。時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回營名。乃就部注潭州醴陵知縣而去。人多稱之。

劉三傑論偽學黨變而為逆黨防之不可不至

朝散大夫劉三傑奏今日之憂有二。有逆黨之憂。有偽學之憂。逆黨之憂。有大臣以任其責。臣未敢輕論。若夫偽學之憂。姑未論其遠。請以三十餘年以來而論之。其始有張栻者。談性理之學。言一出口。嚙枯吹生。人爭趨之。可以獲利。試雖欲為義。而學之者已為利矣。又有朱熹者。專於為利。借大學中庸以文其姦。而行其計。下一拜則以為顏閔。得一語即以為孔孟。獲利愈廣。而肆無忌憚矣。然猶未在上。有勢者為之主。盟已而周必大為右相。欲與左丞相王淮相傾而奪之柄。知此曹敢為無賴。大言而能變亂黑白也。遂誘而實之。朝列幸藉其力。傾去王淮。而此曹愈得志矣。其後留正之來。雖明知此曹之非。顧勢已成。無可奈何。反藉其黨與心腹。至汝愚則素懷不軌之心。非此曹莫與共事。而此曹亦知汝愚之心也。乘其利祿。甘為鷹犬。以觀幸非望故。或駕崩笑君父之說於夷虜。或為三女一魚之符以惑衆庶。甚至因風雷不時之變。則以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有如劉光祖。因陛下未登極。羣情洶洶之時。則詐傳陸慈有旨。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有如徐誼。其他肩妖造怪。不可勝數。蓋前日之偽黨。至此變而為逆黨矣。賴陛下聖明去之之早。此宗廟社稷無疆之福。然今此曹潛形匿影。日夜伺隙。兩賜稍愆。則喜見顏色。聞虜國侵擾之報。則移於吾之君父。此如鬼蜮。百方害人。防之不至。必受其禍。臣謂今日之策。惟當銷之而已。其習偽深而附逆固者。自知罪不容誅。終不肯為國家用。其他能革心易慮。則勿遂廢斥。使之去偽從正。以銷今日之憂。取進止。開六月六日。奉聖旨依上。

劉三傑者。嘗為監察御史。未三月。以疑去。免喪入見。因上此疏。侂胄大喜。即日除右正言。明年九月。除侍御史。又明年七月。遂除兵部侍郎。

姚愈論竊偽之徒盜名欺世乞定國是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姚愈奏臣竊見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創為道學之名。竊取程頤張載之說。張而大之。暨暨愚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陛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寬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之意。可謂至矣。奈何習之深者。怙惡不悛。日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如近日徐誼令弟去。援韓維謫筠州日。諸子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此皆假借元祐大名。以欺天下後世。當元祐時。宰輔如司馬光輩。其肯陰蓄邪謀。窺伺神器。自謂夢寐皇授。鼎自龍登。天如汝愚之無君者乎。侍從如蘇軾輩。其肯阿附權臣。妄謂風雷之變。為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如劉光祖者乎。其肯當排遜之際。有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以助汝愚之為。如徐誼者乎。其肯百職事如秦觀輩。其肯推尊宗派。以為汝愚乃楚王之裔。宜承大統。如游仲鴻者乎。其肯獻佞汝愚。以為外間軍民推戴相公。如沈清臣。謂汝愚為壽星養子。張致遠陰受汝愚指教。圖兼兵柄。如此之類。見於論說不一而足。此天下之所共知。安可誣也。夫元祐之黨。如彼而今偽黨如彼。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正之實。庶偽偽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欺世。仍乞宣諭。

宰執侍從兩省臺諫。凡進退人才。宜各堅守正論。無惑邪說。以定國是。取進止。四月二十二日。奉聖旨依上。

先是趙丞相得政。首擢左司郎官徐誼子宜。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紹熙五年八月也。十一月。除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丞相罷。子宜上疏請留之。子宜亦罷。既而胡紘論趙公十不遜。謂子宜嘗欲以兵衛上皇。過庭號為紹熙皇帝。又公然告人有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坐是責劾。陳副使南安軍安置。慶元二年六月。上始得子宜。大皇太后命禮部太常寺國史院討論典禮。校書郎陳曉壽南以爲可。因此還流人之在嶺外者。同列難之。已而用七月十一日德音。移子宜袁州安置。至是子宜之弟芸。按韓持國貶筠州例。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故愈上書。詆之。疏中所謂授鼎登天。乃何濟勳趙丞相章中語也。劉光祖德修。初為趙丞相所引。上受禪之五日。外除司農少卿。至則除起居舍人。後月餘。兼侍講。又數日。遷起居郎。為監察御史。劉德秀論能今天動威。乃其年閏十月。應詔上書之文也。始趙丞相之入蜀也。游仲鴻子正為幕賓。及秉政。子正自幹辦審計司。改監登聞鼓院。趙丞相罷。政始除。將作監主簿。慶元二年五月。出知洋州。沈有開應先。嘉府舊僚。本留丞相所引。上即位之八日。趙丞相自著作郎。授為起居舍人。兼侍講。九月。遷起居郎。以言罷。沈清臣正卿莊士也。紹熙初。為秘書丞。被章去。張致遠者。武舉進士也。何濟言其嘗乞以趙丞相兼樞密使。慶元元年十一月。罷江西兵馬鈐轄。又用監察御史張伯英言罷。姚愈者。字次韓。平江人。開會孫也。中進士第。浮湖州縣。紹熙二年。秋。監尚書六部門。四年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司農寺丞。慶元元年夏。兼權右曹郎官。俄改駕部。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尋兼侍講。三年。除右諫議大夫。踰年。乃上此奏。侂胄大喜。遂愈兵部尚書。五年七月。拜御史中丞。會其病甚。遂自請病去。

諭告偽邪之徒改視回聽詔書

朕惟向者權臣擅朝。偽邪朋附。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茲訓。膺受內禪。陰類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姦狂。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升降。流言開發。將以傾國。是而感衆心。甚至於竊附元祐之衆賢。而不思質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乘德康寧。弗汝取殄。今焉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賦將狃于國之寬恩。而謂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執政。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以。其各改視回聽。毋得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無赦。布告天下。毋忽。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慶元四年五月十三日下。

劉三傑既論留丞相引偽學之罪。遂都州居住。言者又論偽學之禍。望申飭大臣。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又用新知綿州王沈言。自今會受偽學。薦閣陸。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竝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閣慢差違。蓋前此已有旨。奏舉改官人。竝令聲說不係偽學。如係偽學。甘伏朝典。故沈又有此請也。吏部侍郎黃由子由奏。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起居舍人費士寅戒父新為侂胄

所愛亦引蔡京文德殿碑事為僞言言之沈議遠格至是姚愈又加証程張二子之學及趙丞相諸人之罪乞下明詔播告天下乃命中書舍人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如所請焉

呂泰然論不當立僞學之禁

九月十一日進士臣呂祖泰謹味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為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遂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何人也徒以僞書童拙之師致致禁從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且平江之吏皆周筠韓氏之賂役人共知之今師且乃以潛邸隨龍周筠以皇后親屬俱至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謂所謂蘇師且者乎極房之親果有賄役之周者乎其自每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陛下亟誅僞師且及蘇師且周筠而罷逐陳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惟陛下亟圖之臣昧死再拜先是姚愈乞降詔戒僞邪之徒溫人有為辭叔似象先棄適正則地者以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之說感僞胃乃起象先則典州郡象先嘗為戶部侍郎正則太府卿淮東總領皆坐趙丞相累罷斥者也直賀文閣丁逢自四川茶馬名歸入見極論元祐調停建中調和之善且引蘇文定任忠敏之言為證宰執京師何大然之乃留為軍器監會直祕閣劉光祖德修作涪城縣學記有云世方以道為僞而以學為來物又云好惡出于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宜謹其所先入以待豪傑之興張釜時為右諫議大夫即論僞術佐逆不成蓄憤懷忿欺世慢上五罪詔德修落職房州居住祖泰字泰然於子約為族弟子約既貶慶元二年以生皇子德晉移筠州居住四年秋卒于貶所明年僞學黨事泰然不勝其憤乃擊登聞鼓上書此其大略也陳自強者僞胃童子師也慶元二年六月自選人除國子正至是已為右諫議大夫蘇師且者僞胃書佐周筠者僞胃家舊頭皆補右職徑用為要官故泰然書中及之書入僞胃大怒曾方祀明堂故不治明堂禮畢有旨泰然懷私上書語言狂妄遂連州拘管右諫議大夫程松奏祖泰有當誅之罪縱不殺猶當杖脊歸面投之遠惡有旨令臨安府從杖一百真決免刺而配欽州牢城收管泰然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汝試言吾且置汝泰然笑曰公何問之愚邪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泰然曰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爾周益公時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居吉州監察御史施康年覺察祖泰所上書及周必大姓名且言僞習之成造端自必大制降益公為少保依舊致仕僞胃死今史丞相得政下欽整州求祖泰所在會祖泰自歸詔補上州文學俄改建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嘉定四年丁內艱無以非來中都謀於諸公間遇張疾死年四十八

僞學逆黨籍

宰執四人

趙汝愚 存案

留正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王聞 潭州

周必大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待制以上十三人

道命錄 卷七下

朱熹 樞密副使  
章穎 兵部侍郎  
黃輔 兵部侍郎  
徐誼 知安南  
鄭澗 兵部侍郎  
何異 兵部侍郎  
彭龜年 兵部侍郎  
樓鑰 兵部侍郎  
孫逢吉 兵部侍郎  
陳傅良 中書舍人  
林大中 兵部侍郎  
薛叔似 兵部侍郎  
黃由 兵部侍郎

劉光祖 起居  
李純 起居  
李祥 起居  
范仲輔 起居  
田澹 起居  
周南 起居  
白炎 起居  
吳柔勝 起居  
王厚 起居  
孟浩 起居  
趙崇 起居

武臣三人  
吳甫斌 池州  
范仲玉 知金  
張致遠 江四兵馬  
林仲麟  
蔣傳

楊宏中  
周端朝  
張道  
呂祖泰  
林仲麟  
蔣傳

徐範 並太學  
先是大比司取家狀必欲書委不是僞學五字於後有柴中行者為撫州推官獨移文漕司稱自幼習易讀程氏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為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又蔡源程洵允夫晦庵先生內弟就學于晦庵再調廬陵錄參與新史君不協蔡章有吉州知錄程洵亦是僞學之流等語洵與晦庵書曰某蓋得美名恐為師門之辱晦庵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然黨籍中不見其名故附注之

言者乞虛僞之徒姑與外祠使宿道向方  
臣僚劄子奏臣聞主權貴乎尊嚴君德貴乎廣大非尊嚴辨治之極則無以見其廣大之德昔郭解以任俠行權用匪賊殺人漢法不赦夫郭解匹夫也任俠部事也其奔走用命者市井盜猾也其取名也卑為害也小漢臣之議乃置之不道處之極典後世不以為過者惡其以匹夫之身而干人主殺生之柄也今竊僞之徒假正以行污守公而死黨口道先王之語而身為市井之事方為逢掖則高揖虛拱盜竊竊譽相附麗以為名及汚穢紳則乘隙抵巇干寵媒進相朋比以為利喜人同己則握手笑語結為死黨怒人異己則磨牙搗毒陰肆排擠公取人主之福威以私一己之好惡升沈在其牙頰與奪自其胸臆所締結欲以為助則美官要職不次超躐異時傳宣出於幸恩聚留出於憂諫惟報私恩不顧事體彼此販易有同市道黨魁磨札攘奪相侷倏去忽來視府第如傳舍既抑復子等典章為棄物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如秦趙之視肥瘠遷然不以介意有時失勢則詭形匿影呼嘯僞侶以圖報復此愛君愛國之人所以當食

道命錄 卷七下

息欲深。絕其根本也。恭惟陛下如堯則天。若文顯後。自即政之始。建中去彼。以絕偏黨之害。崇雅務實。以開衆正之路。向來僞徒。其大者已屏斥。禁錮。用懲首惡。其次者亦投閑置散。使省愆各。聖斷神運。雷動風行。是非黜陟。一聽公論。蓋亦為天下計。為後世計。以義行仁。用嚴致平。使已往者得以悔過。方來者可以遠罪。融會黨偏。咸歸皇極。聖德廣大。可見於此。然安有危機。治有亂萌。彼僞徒失勢。引其結伏。譬如蛇虺。遇冬而秦之。世內君子。外小人。以成小往大來之吉。亦當察泰之朋。彼向中行。以戒城復于隍之漸。矧惟陛下御極于茲。六稔。熟知僞情。洞見邪正。而又臨朝宣諭。大用公正之士。黜處僞之徒。足以見聖意之所在矣。今之邪朋。待之已輕。恩可謂深。德可謂厚。其回心向道。洗滌自新者。欲乞明詔。大臣仰遵皇祖之訓。姑與引錄。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有長惡弗悛。負固不服。甘為聖時之罪人者。必重賞典憲。投之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宿道向方。悉為皇極至正之歸。以成聖明極辟之治。疎遠小臣。妄議大計。惟陛下財幸。取進止。十二月十三日奉聖旨。依。上。

僞學之禁。雖出僞胃。而力主其說者。幸執京鏡。何澄。臺諫劉德秀。胡紘也。至是德秀紘皆去。僞胃亦稍厭前事。凡以僞學得罪者。往往奉祠補郡。而或者又以建極之說。投之小人。權其事之變也。故復令言者以辨治為請。然經所謂皇極者。非此之謂也。蓋皇者君也。極者至也。言人君之身。居極至之地。以為天下之標準。周公所謂以為民極者是也。自漢儒誤以大中二字訓之。而後世因之。遂以為含容姑息。善惡不分之目。如曾布之建中。王淮之皇極皆是也。然自僞胃主建極用中之論。而學禁漸弛。一時廢繡之士。稍稍牽絀。議者亦以為幸焉。

言者論僞徒會送僞師朱某之葬乞嚴行約束

臣僚上言。臣風聞四方僞徒。互相嗚呼。期以一日。聚于信上。或傳欲送僞師之葬。或傳欲哭僞師之野。蓋僞師朱熹。居于建安。信為中路。其身已歿。其徒不忘。生則畫像以事之。歿則設位以祭之。容有此事。然聚會之閒。必無美意。亦無佳語。若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是謬議時事之得失。人有一喙。豈有一說。固非一通寒暄。一鼓開闔而已。特假送葬哭野之名。爾臣聞此。徒盛熾之時。寬衣博帶。高談闊論。或沈默不言。則其口似瘖。或編籊不趨。則其步似蹇。冠以知天時。儒者事也。彼獨婆娑其巾幘。而為不正之冠履。以知地形。儒者事也。彼獨華巧其綦絢。而為不正之履。仁義道德性命之說。此儒者正論也。彼則肆為異論。以毀其正論。中庸大學儒行之書。此儒者正道也。彼則肆為非道。以攻其正道。猶且譏謔。然。是何異盜憎主人。邪至今人心之迷。未悟學者之疑。未釋。皆是此徒肆為議論。肆為非道。有以浸淫乎人心。對峙乎學者。使仁義道德性命之說。中庸大學儒行之書。晦而不明。塞而不通。是誰之過歟。甚者初為僞徒。投香納幣。陳款獻書。願執弟子禮。惟恐其不納。既而棄學。排紙其說。謂非其黨。追逐時好。以千仕進者。尤可怪也。臣又聞之。異時僞師假儒。道以文藝言。挾虛名以欺世俗。往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往湖南。則湖南之徒盛。以臣所聞。則湖南為尤甚。蓋一時作帥。嗚呼。如意。其徒百人。又從而往。盡館于郡下。遇夜三鼓後。即大開離門。延之而入。聚于一室之內。僞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以授其徒。或更相問答。或轉相辨難。或吟哦怪書。如

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于遇夜則入。至曉則散。又如姦人專廢之教。觀其文。則對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儀。語言險怪。亦如釋氏之語錄。雜之以魔書之詭秘。倡之以魔法之相同。意在於獵富貴也。則語人曰。富貴非吾願。意在於釣功名也。則曰。功名非吾志。其徒有在選調者。僞師一紙。必取一薦。有不待旬月而及格。其徒有在舉官者。僞師一語。必遂一選。有不待年歲而上達。有為寄居而求為當路之權攝。以厚其囊。有為士人而併得數州之餽。以富其家。其居官也。有公家之常賦。或擅放之。以市私恩。有屬吏之無罪。或文致之。以快私忿。甚至居公輔之位。不肯負荷大事。而輕去朝廷。處危疑之時。更相從與異議。而幾危社稷。惡之大者為狼為虎。惡之小者為蜂為蠶。均之害人。如此之類。不可勝道。今乃聚于信上。所談者何事。所主者何意。無非溫習其故態。鼓扇其姦見。窺伺事端。睥睨世故。相率而為僞也。昔孟軻氏七篇之書。皆言仁義。楊朱假義之名。以害夫義。其弊至於為我。而不知有父。墨翟假仁之名。以害夫仁。其弊至於兼愛。而不知有君。孟軻氏汲汲於關。楊墨正人心。以承三聖。使仁義之實昭示於天下。後世陛下自御經筵。愛重其書。講明其道。至於終篇。臣知聖意深。知楊墨之害仁義。而亦知今之僞徒者。壞仁義道德性命之說。攻中庸大學儒行之書。使此理不明於天下。其為害尤甚於楊墨也。臣願陛下下此章。令禮部鑿板。布告天下。使下學者曉然。知今日好惡取舍之實。所惡所舍者。在於僞徒。所好所取者。在於儒者之正論。儒者之正道。使仁義道德性命之說。中庸大學儒行之書。其正論其正道。皆如孟軻氏七篇之仁義。復見於世。學者以是而立言。有司以是而取士。使僞徒不得以伸其喙。如楊墨不得以塞其路。惟不得涉於道家之科儀。釋氏之語錄。與其他怪僻之語。出於僞徒之口者。楊屋所當禁。市肆不得復鬻其文。今後如遇取士。乞令禮部申嚴行下。主司照應施行。則人心自正。三聖可承也。所有僞徒。如果有聚於信上。乞令守臣嚴行約束。散植壞。毋使滋蔓。具已施行。中尚書省。如此則僞徒庶幾其屏息。正道庶幾其昭明。天下幸甚。取進止。十一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依。上。

晦庵先生既奪職罷祠。慶元四年十二月。乃申建寧府。以年七十乞預保。明申奏致仕。五年有旨。依所乞。守朝奉大夫致仕。六年三月九日甲子。卒于考亭。年七十一。先是。疑疾諸生。惟蔡沈葉賀孫九人在側。辛酉。改大學誠意章。蔡沈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先生作書二。范念德書。托寫禮書。黃幹書。令收禮書。底本補。書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其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為子。在書。令早歸收拾遺文。甲子。移柩中堂。諸生復入問曰。先生之疾。卒矣。萬一不諱。用書儀乎。曰。疎略。然則當用儀禮乎。乃領之。良久而逝。其年十一月。葬建陽康有里大林之原。而書者誤以為歸葬婺源。故有此請也。先是有新除州學教授余嘉者。獻書政府。請斬先生。以絕僞學。丞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爾。果何罪乎。事乃止。然先生之歿。言者猶不能已。時程松為右諫議大夫。陳謙為中侍御史。林采施康年為監察御史。明年。議除太常少卿。采殿中侍御史。康年右正言。松同知樞密院事。先生既歿。論益請張。至嘉泰二年壬戌。時論欲稍示更張。以就平。於是遂除先生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時傅伯

壽守建寧。猶以前誠不中先生之致。故以生存出命。○先生平居倦倦。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謙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廣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退。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

言者論習偽之徒唱為攻偽之說乞禁止

臣僚奏。臣聞習偽者名教之傷人。欺君者臣子之大罪。欺與偽。蓋人材風俗之所深患。誠不可不察也。苟有人焉。方偽習之熾。則從之。及偽習之衰。則攻之。譽之於前。而毀之於後。揚之於始。而抑之於終。彼自以為得媒身干進之計。而不知墮在欺君之域。為人臣子而欺君。雖有他美。其罪莫贖也。臣仰惟陛下負英明之資。秉剛健之德。不昭國是。公道四達。其於人材進退升黜之際。若持衡焉。軒輊自分。若止水焉。妍醜畢見。初何容心於其間。鄉者曲學異論之徒。得罪名教。心跡昭晰。陛下奮發英斷。固已不容於世。中外臣子。自宜精恪一心。盡忠竭誠。以承休德。而貪得慕祿之人。不知聖意所在。於是習偽之徒。倡為攻偽之說。自謂足以追逐時好。故有推尊其人。相率士友。立祠作記。褒美其所學。而復上排擠之書。徇竊美官者。有素與其徒深相結納。求為序文。誇詡其篇什。而復進切誣之說。肆其詭計者。有曾論薦其黨與家人。私相往來。而今竝緣奸計。以自媒其身者。有曾經談論列其廷策。專主是學。而今復反其說。以自文其過者。甚至所師者此學。所友者此徒。人其言其有振衣贊見之書。而復自叛其習。矯飾前非。獨其說於淺俚不足數之人。其他從風背靡。隨波逐流。前毀後揚。始揚終抑。不可備舉。夫前日習偽之徒。盜名以欺世。其罪固不容誅。今者以偽攻偽。其弊遂至於欺君。罪又甚焉。臣嘗謂蘇慶元初。迄今于茲八年。陽內陰外。其類已分。真是偽非。其論已定。人之趨避。又已一歸于正。謹守而防之。其權在二三執政大臣。其次在給舍。又其次在諫臺。設使朝廷未知其人。有所除授。給舍不繳駁。臺諫不論列。而百執事之間。指其人聲其罪可也。今乃不然。徒肆諸空言。遂使世人譁然。指攻偽而為進身之具。釣取爵祿之資。凡投匭而上書。陸辭而進說。召見而賜對。其論一本於此。臣亦切料陛下之所厭聞也。臣恐繼此有操入室之戈。變射羿之弓。轉前日習偽之心。為今日攻偽之欺。相帥成風。上下一律。是豈清朝之所宜者哉。臣恐欲望登慈。下臣此章。播告中外。繼自今以始。專事忠恪。毋肆欺誣。不惟可以昭聖朝公正之心。抑亦有以杜偽習淆亂之患。其於人材風俗。誠非細故。取進止。正月十七日。奉聖旨。依奏。嘉泰二年

自慶元以來。何澹京鏗劉德秀胡紱。專主偽學之禁。為偽胥斥逐。異己者。羣小附之。牢不可破。五年。紱罷吏部侍郎。德秀自吏部尚書內知婺州。六年。鏗以左丞相死。子位獨存。未去也。言者復論偽學之徒。餘孽未能盡革。願於用人聽言之際。防微杜漸。其年七月。澹能知樞密院事。燧檢盡去。偽胥亦厭前事。且有開邊之意。而往時廢退之人。又有以復讐之說進者。故此疏遂上。時林采為殿中侍御史。施康年為右正言。其年二月朔。遂命追復趙丞相資政殿大學士。而黨人之見在者。徐子宜劉德信陳君舉章

茂獻。薛象先。葉正則。林正甫。符元善。蔡行之。曾無逸。項平父。范文叔。黃商伯。游子正之流。咸先後復官。自便。或典州宮觀。又削薦牘。不係偽學一節。俾毋復有言。十月有旨。朱某已致仕。可除華文閣待制。依條與致仕恩澤。十二月。周丞相復少傅。留丞相復少保。自是學禁稍解矣。

道命錄卷第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賜諭指揮

勘會嘉泰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已降指揮。朱熹已致仕。可除華文閣待制。依條與致仕合得恩澤。十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特與賜諭。令有司議定申奏。仍依條與遺表恩澤一名。嘉泰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晦庵先生既沒之四年。韓侂胄將用兵。遂以太師平章軍國事。開禧二年四月。鎮江軍取泗州。五月。蕪陽軍襲虜州。皆大敗。十二月。興州都統制吳曦受金命。稱蜀王。朝廷大震。三年二月。隨軍安轉運丙。以義士楊巨源正將李好義之衆。討曦殺之。朝廷復與金議和。金必欲得首議用兵賊臣。以易淮陝地。資善史直講瀾。遂為上謀。除侂胄。同其朝遣兵殲殺之。十一月三日也。明年改元嘉定。於是道錄學黨之士。申加恩赦。而晦庵先生之忠誠先見。始得暴白。其年十月十八日。有旨。朱某特賜諭。令有司議定。申奏。明年博士諡曰文忠。吏部員外郎兼權考功郎官劉彌正去忠存文。天下以為當。三年。又特贈寶謨閣直學士。○蔡元定亦特贈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久而不定者。爾問學有源。操修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殞矣。朕甚愍之。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



交相資益。惟幾成就德業。以備陛下之官使。臣聞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於朝。乞以鄧雍程頤。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棫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頤兄。厥後雖罷罷安石之子。而後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頤。臣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棫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以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以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闕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為迂。誠能下除禁之詔。州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妄言之罪。取止。二年上。

先是紹興七年春。胡文定公奏疏。辨陳公輔所詆程學之謬。因乞以康節明道伊川橫渠四先生。春秋從祀孔子之廟。張魏公為政。奏人報開。乾道五年春。繼除魏棫之元履。為太學錄。又白宰相言。宜罷王荆公父子勿祀。而祀二程先生。宰相陳魏公不可。淳熙四年。趙侍郎粹中。又奏乞去王。而擇本朝名儒列于從祀。詔禮官學官與給舍議。李文簡時為禮部侍郎。上論以范司馬二文正。歐陽蘇二文忠。從祀。李公以為可。趙衛公在。西府尤主之。且欲置范歐而升司馬。蘇李二參政。不以為可。乃不行。其年秋。但去臨川伯。勞。而巳。至是仲實見上。首乞下除學禁之詔。因以濂溪及四先生列于從祀。會西府中有不樂道學者。而朝廷亦以其事大體重。故未及行焉。明年國子祭酒劉繪。伯。又乞以晦庵語孟集註立于學官。從之。

南軒先生張宜公論議

議曰。公蓋代儒宗。為國世臣。起千載絕學。負四海重名。功業未遂。中道以沒。于今三紀矣。易名之典。久未克請。維時帥臣列其事于朝。上即報可。所以符道崇化也。天光下臨。雷厲風動。豈容拘常襲故。實懼名浮者。所可同日道哉。公丞相魏國忠獻之嗣子。五峯先生胡公之門人也。鍾美萃靈。英特邁往。親承忠孝之傳。講切義理之學。慨念孔孟既沒。正論淪斲。言道德者。滿虛無。尚功利者。急變詐。而儒者功用。泯然無見於世。去古愈遠。流澌日激。宋興百年。河南二程。始唱明道學。開迪人心。由是聖賢不傳之緒。賴公復續。然俗之久安者。難變。理之僅明者。易微。公為此懼。毅然以斯文為己任。采摭遺書。尋釋精義。居敬窮理。以立本。開物成務。以致用。其學極於廣大高遠。究其歸。則不離於簡易篤實。故凡見之言語文字。之閒。職守事功之會。無非爽明。明白。務實求是。謂克己復禮。顏子所以為百世師也。作希顏錄。早夜以自警。謂使義履正。諸葛忠武所以為三代佐也。作武侯傳。又為之記。為之贊。先漢人物。獨許畫相。以知學者。趙營平之為國遠慮。尤拳拳焉。則其講學之精微。趨向之純一。識者有以知其心矣。孝廟初元。銳意規規。建置府府。公奉贊機。懷以軍事入奏。為上開陳。正名復仇。大義慷慨。激切及為。即賜對。申演前議。乃在實於修德。實於立政。實於備禦。而無取乎徒假其名。經筵勸講。援古證今。願上以三代之治。自期。其論高矣。至條舉治要。不過曰宅心為萬事之綱。修身為天下之本。上稽天理。下從人欲。見於行事者。皆至公務實而已。三復至言。其視帝王盛時。元臣碩輔。所以識遠國體。啟沃君心者。異世一轍。公自以蒙被殊知。阿維補報。誓不顧身。盡言無隱。如指切發。逆苛敬之病民力。排樞除授之非據。英詞勁氣。至今凜凜。直道難行。毀言日

至公不得久留內矣。越數載。天子深思其賢。俾臨藩屏。公許行報主。不以內外為間。隨其所至。先立成規。其經略廣西也。所以復于上者。必欲以撫存安。靜為本。及制置荆南也。首以凡事務實。不但空言見義。則為不敢。願。諄諄為上言之。公惟誠於為民。若保赤子。誠心求之不墜。聖賢之訓。故淳更二鎮。凡民事利害休戚。博采周咨。惟恐不及。如鹽菜。如馬政。義勇。如弓弩手。究見本末。立奏能行。會無留滯。必使封圻之遠。閭閻之細。悉徹鞋。上亦嘉其忠實。雖勞。有志大用。而公已屬疾矣。病亟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偽。好惡公天下之理。其愛君愛國。至公血誠。雖死不忘。其讀公遺編至此。廢卷水。咳。竊謂公平生大節。所以蔽天地而不慚。質鬼神而無疑者。其學自不欺。蓋理之實然者。謂之不欺。公能存此心。充此理。任重道遠。無強自然。講於己者。為實學。復於君者。為實德。建於利者。為實利。篤志明善。以知之。鞠躬盡力。以行之。夫是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隨事無不可成之功。而儒者有益於人之國信矣。夫唐人有言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其斯之謂歟。謹按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宜。沈涵道真。見理昭徹。秉德制行。渾然天成。非體和居中乎。人宗其學。家藏其書。君信其言。民孚其惠。非善聞周達乎。節行登惠。請諡曰宜。孔禮博士。

先是嘉定七年八月。資政殿學士知潭州衛溼。奏為南軒先生請諡。得旨從之。

南軒先生張宜公覆議

議曰。公以堯舜君民之心。振一世沈溺。以孔孟性理之學。起一世昏盲。君臣都俞。師友講習。載在方策。莫不家藏其書。人慕其學。昧者識所趨。識者得其指歸。習與性成。天理昭晰。豈小補哉。汝明生晚居僻。每想其人。恨不得執鞭為御。聽警誨以開茅塞。今清朝特采公論。以易公名。申實後學。適茲承乏。考績竊以為公之應諡。所不待議。將蓋南山之竹。不足以發幽潛。尚何所指詞。惟公之學。根原於中庸大學之奧旨。參訂於濂溪二程之微言。漸漬於忠獻之純忠。發揮於五峯之師說。豁此心於天地。充其仁於萬物。辨之明。察之必計。行之力。食息弗違。故其在講筵。在宰屬。猶是心也。在州郡。在藩鎮。猶是心也。今觀其所言。悉可槩見。知上有尅復神州之志。則力稽古親賢為請。知廟堂有和戎之謀。則以悅人心。充士氣為言。在補外。隨道。則請先克己。私以明大義正人心。其召還奏對。則請先務實。以修德立政。用賢養民。論史正志。為發運使。則斥其病民之實。論張說會書。樞密。則懼其激武臣之怒。在靜江。則變漕司。抑賣州鹽之法。申諸州。按習效用之令。息洞會之譁。革綱馬之弊。在江陵。則嚴盜賊之禁。結諸將之歡。正淮民出塞之罪。行義勇。量取之法。考致要歸。無不自所學流出。經曰。天不愛其道。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道周天之道。天不輕以授人。自周公孔子以至孟子。厥後罕傳。雖間有經生文士。性理是談。體用未明。或相矛盾。宋興百年。濂溪二程。發明於前。呂謝游揚。扶持於後。義理貫徹。復出前儒。公與晦庵。朱氏出而嗣之。相為師友。於是演述溥博。不闕於世。得其大者。足以名當世。得其小者。亦足善一身。考論淵源。所自。公力居多。今晦庵朱氏已歿。公文沒三十六年。始議其諡。時則後矣。諡之曰宜。尚與朱氏相參。用見芻蕘孔門之意。諡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宜。公之明理。謹獨。學精行成。是謂體和居中。公之德言俱立。君信民孚。是謂善聞







書所以圖是圖之精微。固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學者潛玩而服行之。如是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如是可以見中正仁義之本。如是可以識神物動靜之別。嗚呼。廣大高深。究其歸則不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乎其有功於斯世也。蓋嘗深探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先天得之龍紀。其說幾於迂誕。而無考。又曰。其圖實出於穆修之傳出於陳搏老子之學也。聞端清虛之地。而能純明斯道。抑有疑焉。要之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嗜沆泉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嚙嚙之邪。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使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辭僻說。何所肆其誣。如密雲宿霧。有日斯赫。如斷港絕潢。有泉斯湧。富且盡枯亡之餘。而平旦之復固清明也。當六陰既剝之後。而天地之心。固生生而不息也。其功用豈不大哉。近世朱文公熹。張宣公栻。呂成公祖謙。尊敬斯學。或列之篇端。或紀於書後。或辨于註釋之詳。或嚴於問對之確。先生之名。益闢大光明于時矣。謹按證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脈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昔潘興嗣何人。敢誌其墓。彼其為說曰。善談名理。宜不免後人之謂也。承議郎行太常博士。職當議證。茲復妄論。先生抽關啟籟。待吾道之正傳。自為無愧於心。若夫繪畫摹寫。似鄰於僭。異時或與潘同。謂則不敢辭。謹議。嘉定十二年太常丞張

太常博士高文善中。運奉本寺。備奉聖旨。今文善議撰周程程頤。賜詳近制。臣僚請證。先下博士定議。考功覆議。厥為常典。今三先生明道闡教。為一代儒宗。所有定議證事。關名教。所不可輕乞。適唐寶應及國朝治平。編勅故事。下太常寺。或都省。集官擬議。議定。仍下博士撰文。庶幾服公論。尚書省。割付禮部。太常寺。擬定。申省。十年五月六日也。會文善罷去。為博士議撰此議。至是上之。後批送吏部。復證。徵申尚書省。

明道先生程純公證議  
讀曰。濂溪之脈。吾道賴以復傳者。有二程先生。在。載惟二先生。天分不齊。及其體道成德。則同歸一致。有司議節惠之典。未免從而區別。然二先生所得之妙。又豈容以差殊觀哉。謹考伯淳先生窮理盡性。開示後學。濂溪太師叶之公言。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夫道之不明。天實憫之。今茲篤生賢哲。資稟特異。天意固有所屬矣。居洛十年。充養備至。融會貫通。內外洞徹。人見其氣貌肅然。不敢即也。而和氣充溢。碎面盎背。遂色厲辭亡有也。人見其接物粹然。若可易也。而望之崇深。幾幾乎規矩準繩。不敢慢也。周度清越。世故若將浼焉。而克勤小物。雖鄙賤猥瑣。弗之憚也。立言灑落。近而易知。扣之則無窮。出之則愈新。也。切議先生者。所見自不一。而不知先生道。稽于中。固純乎而不雜也。抑嘗究極先生所以用力之地。夫謂心不可以一事留。謂學不可以一善止。有適有英。戒其非天地之全。客氣未消。防其為義理之勝。以至去新學之支離。非釋氏之不相聯屬。忌學者之先立標準。斥記誦之玩物喪志。蓋圭角少露。皆先生之所不予。若謂不思為生。則曰中無間斷。推明易理。則曰敬無間斷。純亦不已。此天之所以為天也。先生妙造精詣。

謹曰。講道一門。兄弟自為師友。天下皆知有河南二程之學。不幸而明道先生早世。斯文之責。又將誰屬。猶幸師道尊嚴。天下學者。以其事明道者。事伊川焉。則明道為不亡矣。欽惟伊川先生。材資勁正。法度森嚴。凡其造詣淵深。發微指極者。無非明天地之正性。行天下之正道。貫通融液。有不待閑邪而誠自存者。竊窺切勸。方且自敬而入。曰。人道莫如敬。不敬則何以致知。曰。主一之謂敬。不一則二三矣。至於涵養。則用敬。急迫則非敬。其著察之深。似若一毫不敢少肆於其間。豈用意檢防在先生。猶未能忘邪。蓋先生之學。專以敬為主。充養備至。固宜粹然一出於正也。由是。用其所學。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又豈勉強人力之所能致歟。自定制不存。人主親賢士大夫之日少。先生被命經筵。凡所建明。殆不一疏。宮庭至嚴。固也。欲備知皇帝動息。隨事規切。六參起居有時也。欲講官同日。皆見從容納諍。番直以黨數名。輪侍以希陳說。乞坐講以表崇儒之實。不避嫌名。以抑尊君之過。所以薰陶人主之德性者。固不嫌乎詳也。每念先生一遇勸講。則宿齋預戒。期以感動上心。是豈求精於章句之末。頰舌之嘆嘆哉。以是而正君心。則君心正。當人欲蔽痼之餘。思欲泯未流而返之。必使天下知有大學之誓。故其正心也。治其亂。收其蔽。安其危。備而不抑。畏則寤我屋漏。皆寇賊之不可制者矣。夫一憲督之微。若未過也。則戒其動心忍性。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一警懼於暗室之頃。未為失也。則斥其闕理不明。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以至溺文章。則惡其玩物。遇患難。則憫其不能舍生。蓋有所好樂憂患。則俱不得其正。夫人而能盡去其累矣。思不盡復其全乎。以是而正人心。則人心正。嘗考易傳等書。及門人錄其語以行於世。莫非經世之大法。誨人之要說也。然精微嚴密之旨。所以扶世立教者。惟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闕弊為最切。謹按證法。庶物從之曰正。粵自春秋戰國。諸侯放恣。邪說暴行。夷狄禽獸逼人。非聖賢任撥亂反正之責。則天下幾何而治。寥寥千載。百載人極。復建舉天地萬物之理。悉歸於正。視聖賢之功。不祇矣。今而曰庶物從之。豈溢美乎。請證以正其孰曰不宜。痛念先生既死。落人畏黨。無敢致詞。以祭者。惟四人。年過而往。竟莫有狀其行而銘其墓者。嗚呼。宋文公始著年譜。誠可於也。適今得證。先年而撰議焉。雖末學腐受。幾於鑿測。抑何幸歟。異時太史采錄。或問之曰。正之功用。何如。則將應之曰。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

道命錄 卷九 107

伊川先生程正公證議  
讀曰。講道一門。兄弟自為師友。天下皆知有河南二程之學。不幸而明道先生早世。斯文之責。又將誰屬。猶幸師道尊嚴。天下學者。以其事明道者。事伊川焉。則明道為不亡矣。欽惟伊川先生。材資勁正。法度森嚴。凡其造詣淵深。發微指極者。無非明天地之正性。行天下之正道。貫通融液。有不待閑邪而誠自存者。竊窺切勸。方且自敬而入。曰。人道莫如敬。不敬則何以致知。曰。主一之謂敬。不一則二三矣。至於涵養。則用敬。急迫則非敬。其著察之深。似若一毫不敢少肆於其間。豈用意檢防在先生。猶未能忘邪。蓋先生之學。專以敬為主。充養備至。固宜粹然一出於正也。由是。用其所學。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又豈勉強人力之所能致歟。自定制不存。人主親賢士大夫之日少。先生被命經筵。凡所建明。殆不一疏。宮庭至嚴。固也。欲備知皇帝動息。隨事規切。六參起居有時也。欲講官同日。皆見從容納諍。番直以黨數名。輪侍以希陳說。乞坐講以表崇儒之實。不避嫌名。以抑尊君之過。所以薰陶人主之德性者。固不嫌乎詳也。每念先生一遇勸講。則宿齋預戒。期以感動上心。是豈求精於章句之末。頰舌之嘆嘆哉。以是而正君心。則君心正。當人欲蔽痼之餘。思欲泯未流而返之。必使天下知有大學之誓。故其正心也。治其亂。收其蔽。安其危。備而不抑。畏則寤我屋漏。皆寇賊之不可制者矣。夫一憲督之微。若未過也。則戒其動心忍性。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一警懼於暗室之頃。未為失也。則斥其闕理不明。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以至溺文章。則惡其玩物。遇患難。則憫其不能舍生。蓋有所好樂憂患。則俱不得其正。夫人而能盡去其累矣。思不盡復其全乎。以是而正人心。則人心正。嘗考易傳等書。及門人錄其語以行於世。莫非經世之大法。誨人之要說也。然精微嚴密之旨。所以扶世立教者。惟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闕弊為最切。謹按證法。庶物從之曰正。粵自春秋戰國。諸侯放恣。邪說暴行。夷狄禽獸逼人。非聖賢任撥亂反正之責。則天下幾何而治。寥寥千載。百載人極。復建舉天地萬物之理。悉歸於正。視聖賢之功。不祇矣。今而曰庶物從之。豈溢美乎。請證以正其孰曰不宜。痛念先生既死。落人畏黨。無敢致詞。以祭者。惟四人。年過而往。竟莫有狀其行而銘其墓者。嗚呼。宋文公始著年譜。誠可於也。適今得證。先年而撰議焉。雖末學腐受。幾於鑿測。抑何幸歟。異時太史采錄。或問之曰。正之功用。何如。則將應之曰。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

謹曰。講道一門。兄弟自為師友。天下皆知有河南二程之學。不幸而明道先生早世。斯文之責。又將誰屬。猶幸師道尊嚴。天下學者。以其事明道者。事伊川焉。則明道為不亡矣。欽惟伊川先生。材資勁正。法度森嚴。凡其造詣淵深。發微指極者。無非明天地之正性。行天下之正道。貫通融液。有不待閑邪而誠自存者。竊窺切勸。方且自敬而入。曰。人道莫如敬。不敬則何以致知。曰。主一之謂敬。不一則二三矣。至於涵養。則用敬。急迫則非敬。其著察之深。似若一毫不敢少肆於其間。豈用意檢防在先生。猶未能忘邪。蓋先生之學。專以敬為主。充養備至。固宜粹然一出於正也。由是。用其所學。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又豈勉強人力之所能致歟。自定制不存。人主親賢士大夫之日少。先生被命經筵。凡所建明。殆不一疏。宮庭至嚴。固也。欲備知皇帝動息。隨事規切。六參起居有時也。欲講官同日。皆見從容納諍。番直以黨數名。輪侍以希陳說。乞坐講以表崇儒之實。不避嫌名。以抑尊君之過。所以薰陶人主之德性者。固不嫌乎詳也。每念先生一遇勸講。則宿齋預戒。期以感動上心。是豈求精於章句之末。頰舌之嘆嘆哉。以是而正君心。則君心正。當人欲蔽痼之餘。思欲泯未流而返之。必使天下知有大學之誓。故其正心也。治其亂。收其蔽。安其危。備而不抑。畏則寤我屋漏。皆寇賊之不可制者矣。夫一憲督之微。若未過也。則戒其動心忍性。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一警懼於暗室之頃。未為失也。則斥其闕理不明。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以至溺文章。則惡其玩物。遇患難。則憫其不能舍生。蓋有所好樂憂患。則俱不得其正。夫人而能盡去其累矣。思不盡復其全乎。以是而正人心。則人心正。嘗考易傳等書。及門人錄其語以行於世。莫非經世之大法。誨人之要說也。然精微嚴密之旨。所以扶世立教者。惟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闕弊為最切。謹按證法。庶物從之曰正。粵自春秋戰國。諸侯放恣。邪說暴行。夷狄禽獸逼人。非聖賢任撥亂反正之責。則天下幾何而治。寥寥千載。百載人極。復建舉天地萬物之理。悉歸於正。視聖賢之功。不祇矣。今而曰庶物從之。豈溢美乎。請證以正其孰曰不宜。痛念先生既死。落人畏黨。無敢致詞。以祭者。惟四人。年過而往。竟莫有狀其行而銘其墓者。嗚呼。宋文公始著年譜。誠可於也。適今得證。先年而撰議焉。雖末學腐受。幾於鑿測。抑何幸歟。異時太史采錄。或問之曰。正之功用。何如。則將應之曰。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

謹曰。講道一門。兄弟自為師友。天下皆知有河南二程之學。不幸而明道先生早世。斯文之責。又將誰屬。猶幸師道尊嚴。天下學者。以其事明道者。事伊川焉。則明道為不亡矣。欽惟伊川先生。材資勁正。法度森嚴。凡其造詣淵深。發微指極者。無非明天地之正性。行天下之正道。貫通融液。有不待閑邪而誠自存者。竊窺切勸。方且自敬而入。曰。人道莫如敬。不敬則何以致知。曰。主一之謂敬。不一則二三矣。至於涵養。則用敬。急迫則非敬。其著察之深。似若一毫不敢少肆於其間。豈用意檢防在先生。猶未能忘邪。蓋先生之學。專以敬為主。充養備至。固宜粹然一出於正也。由是。用其所學。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又豈勉強人力之所能致歟。自定制不存。人主親賢士大夫之日少。先生被命經筵。凡所建明。殆不一疏。宮庭至嚴。固也。欲備知皇帝動息。隨事規切。六參起居有時也。欲講官同日。皆見從容納諍。番直以黨數名。輪侍以希陳說。乞坐講以表崇儒之實。不避嫌名。以抑尊君之過。所以薰陶人主之德性者。固不嫌乎詳也。每念先生一遇勸講。則宿齋預戒。期以感動上心。是豈求精於章句之末。頰舌之嘆嘆哉。以是而正君心。則君心正。當人欲蔽痼之餘。思欲泯未流而返之。必使天下知有大學之誓。故其正心也。治其亂。收其蔽。安其危。備而不抑。畏則寤我屋漏。皆寇賊之不可制者矣。夫一憲督之微。若未過也。則戒其動心忍性。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一警懼於暗室之頃。未為失也。則斥其闕理不明。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以至溺文章。則惡其玩物。遇患難。則憫其不能舍生。蓋有所好樂憂患。則俱不得其正。夫人而能盡去其累矣。思不盡復其全乎。以是而正人心。則人心正。嘗考易傳等書。及門人錄其語以行於世。莫非經世之大法。誨人之要說也。然精微嚴密之旨。所以扶世立教者。惟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闕弊為最切。謹按證法。庶物從之曰正。粵自春秋戰國。諸侯放恣。邪說暴行。夷狄禽獸逼人。非聖賢任撥亂反正之責。則天下幾何而治。寥寥千載。百載人極。復建舉天地萬物之理。悉歸於正。視聖賢之功。不祇矣。今而曰庶物從之。豈溢美乎。請證以正其孰曰不宜。痛念先生既死。落人畏黨。無敢致詞。以祭者。惟四人。年過而往。竟莫有狀其行而銘其墓者。嗚呼。宋文公始著年譜。誠可於也。適今得證。先年而撰議焉。雖末學腐受。幾於鑿測。抑何幸歟。異時太史采錄。或問之曰。正之功用。何如。則將應之曰。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

謹曰。講道一門。兄弟自為師友。天下皆知有河南二程之學。不幸而明道先生早世。斯文之責。又將誰屬。猶幸師道尊嚴。天下學者。以其事明道者。事伊川焉。則明道為不亡矣。欽惟伊川先生。材資勁正。法度森嚴。凡其造詣淵深。發微指極者。無非明天地之正性。行天下之正道。貫通融液。有不待閑邪而誠自存者。竊窺切勸。方且自敬而入。曰。人道莫如敬。不敬則何以致知。曰。主一之謂敬。不一則二三矣。至於涵養。則用敬。急迫則非敬。其著察之深。似若一毫不敢少肆於其間。豈用意檢防在先生。猶未能忘邪。蓋先生之學。專以敬為主。充養備至。固宜粹然一出於正也。由是。用其所學。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又豈勉強人力之所能致歟。自定制不存。人主親賢士大夫之日少。先生被命經筵。凡所建明。殆不一疏。宮庭至嚴。固也。欲備知皇帝動息。隨事規切。六參起居有時也。欲講官同日。皆見從容納諍。番直以黨數名。輪侍以希陳說。乞坐講以表崇儒之實。不避嫌名。以抑尊君之過。所以薰陶人主之德性者。固不嫌乎詳也。每念先生一遇勸講。則宿齋預戒。期以感動上心。是豈求精於章句之末。頰舌之嘆嘆哉。以是而正君心。則君心正。當人欲蔽痼之餘。思欲泯未流而返之。必使天下知有大學之誓。故其正心也。治其亂。收其蔽。安其危。備而不抑。畏則寤我屋漏。皆寇賊之不可制者矣。夫一憲督之微。若未過也。則戒其動心忍性。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一警懼於暗室之頃。未為失也。則斥其闕理不明。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以至溺文章。則惡其玩物。遇患難。則憫其不能舍生。蓋有所好樂憂患。則俱不得其正。夫人而能盡去其累矣。思不盡復其全乎。以是而正人心。則人心正。嘗考易傳等書。及門人錄其語以行於世。莫非經世之大法。誨人之要說也。然精微嚴密之旨。所以扶世立教者。惟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闕弊為最切。謹按證法。庶物從之曰正。粵自春秋戰國。諸侯放恣。邪說暴行。夷狄禽獸逼人。非聖賢任撥亂反正之責。則天下幾何而治。寥寥千載。百載人極。復建舉天地萬物之理。悉歸於正。視聖賢之功。不祇矣。今而曰庶物從之。豈溢美乎。請證以正其孰曰不宜。痛念先生既死。落人畏黨。無敢致詞。以祭者。惟四人。年過而往。竟莫有狀其行而銘其墓者。嗚呼。宋文公始著年譜。誠可於也。適今得證。先年而撰議焉。雖末學腐受。幾於鑿測。抑何幸歟。異時太史采錄。或問之曰。正之功用。何如。則將應之曰。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

道命錄 卷九 111



晦庵先生贈官封爵指揮  
朕每觀朱熹所著語論中庸大學孟子註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厲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欽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諡如故

晦庵先生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制詞

勅天之未喪斯文以方冊之在存者所以載道歷古今而罕明惟我宋之化成有二程之傑出雖博極羣經而窮理必提挈要指以示人故於論語大學之傳與夫子思孟軻之作常誨人而不倦俾學者之易知沿襲既訛本真浸失嗣與道統允屬儒先華文閣待制贈直學士諡文忠公熹極高明而道中庸多聞見而守卓約凡六籍悉為之論述於四書尤致於精詳紛然衆說之殊折以聖人之正朕自親學問灼見淵源常三復於遺編知有補於治道載惟一節歷事四朝早錫郡符晚登臺從始終之際待遇弗渝然而學士隆名博聞美諡備舉當時之茂典未充列聖之盛心是用析圭五等之符定位三公之冠申加禮贈式究前猷噫身沒言存所恨丘原之難起源深澤遠實同義理之無窮尙其不忘敢此嘉命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諡如故

晦庵先生加封贈月先生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在因奏閱損以下九人並封一字公獨曾參封侯袁與閔損並封揚雄則秦美新乃列之從祀乞毀其像國家有程頤程頤又有張載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若使之祀夫子廟庭斯文幸甚上嘉納之

晦庵先生改封微國公制詞

勅聖明堂而備澤具有彝章謂故國以移封式尊儒道昔屢舉褒揚之典茲再疏追禮之恩眷我宗工若時明訓其位朱某傳孔孟之學抱伊傅之才講道以致知格物為先歷萬世而無弊著書以抑邪與正為本圖百聖而不惑早陳知之而有廉靜之姿寧廟用之而類論思之益非淺鮮諸子所可擬議於伊洛二老尤能發揮肆子訪落止之初深有不同時之恨每閱四書之奧旨允為庶政之良規雖已加禮贈之崇然未盡憲章之善適逢禮成載錫嘉名得之父母之邦位以公師之品豈尊禮故式表教忠噫指書社而封斯道遂明於今日即桐鄉而祀厥光竟異於前聞有赫其靈尙淑爾後可依前贈太師改封微國公諡如故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從祀指揮

正月十五日三省同奉御筆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程頤張載其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會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宜令學宮列諸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封爵指揮

正月十五日又奉御筆周惇頤程頤張載朱熹宜令學宮列之從祀所合各加封爵除朱熹已封微國公續奉聖旨周惇頤封汝南伯程頤封河南伯程頤封伊陽伯張載封郟伯

濂溪先生追封汝南伯制詞

勅天祐我朝五緯聚奎篤生哲人上紹洙泗故任尚書虞部郎中分司南京贈宣奉大夫諡元周顯光靈灑落明通公溥尚友造物默契聖聖建國著書垂訓萬世演大易不傳之秘闢六藝未發之微千數百年斯道晦冥一旦如日方中非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者歟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汝南伯諡如故

明道先生追封河南伯制詞

勅明道初元天於河南篤生大賢是似顏子故任左丞議郎宗正寺丞諡純程顯德性粹其天理渾然由明而誠有過化存神之妙自體遂用有綏來動和之功使得相於熙寧蒼生之福未艾朕每追惜之然誦其道書如有用我莽月而可其足以開萬世之太平也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河南伯諡如故

伊川先生追封伊陽伯制詞

勅明道二年天於河南挺生儒宗是似曾子故任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諡正程頤直內方外智崇禮卑物格知至則由體驗之功任重道遠則自持守之固發明六藝辭嚴義密怡然理順灑然水釋登獨天下之士受先覺之賜朕萬機之暇垂意經術所藉以緝熙多矣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伊陽伯諡如故

濂溪先生加封道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孟軻既沒道失其傳孔子微言人自為說諒斯文其未喪有真儒之問生故汝南伯周惇頤稟元氣之至精紹絕學於獨得圖太極而妙斡萬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俾聖教燦然復明其休功尙其不泯朕守成繼體貴德尊賢追念前脩久稽彝典已從廟庭之祀查疏鄉國之封於戲霽月光風想清規之如在元袞赤芾冀龍命之斯承可加封道國公主者施行

江南行臺請加封二程先生公爵狀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脫因不華狀源源道統扶皇極而正人心洋洋聖謨振彝倫而重後世粵自孔孟以來道學幾熄下逮故宋二程出焉續洙泗欲斷之流衍伊洛初分之派上以啟先聖未發之秘下以造前賢未言之元擴而充之使一貫之理復著推而演之至三才之道並明仁智兼全體用俱備俾千五百年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考厥其功不可言既橫渠晦庵南軒魯齋四先生異代同符實宗其道欽惟聖朝稽古右文褒崇正學舉行典禮略無闕遺魯齋先生已錫上公列于從祀二程先生尙仍伯爵未及加封使學後以遺先則忘本而崇末且既同者道統所殊者爵封士論或不能不扼腕卑職切詳風化之可實關文教知而誠默是為隱言如蒙開奏請以二程先生并橫渠南軒一體加封公爵不惟公道之

道會錄 卷下  
有符實為清朝之盛典如尤所言斯文之幸。天曆二年上事

又

竊惟孔孟既沒而無正傳漢唐以來惟尚功利彝倫道統之學邈然不聞至河南二程子邇天人一致之源得千載不傳之妙立言立行尤德允文功業實於古今體用光於後世昔膺伯爵今未褒榮如蒙崇德報功錫以公爵其於與儲重道不為小補

行茲著詳伊川明道二先生接孟子千載不傳之統實有功於後世宜加封爵以示聖元褒崇之盛典移咨御史臺呈奉中書省送禮部照擬移準太常博士議程張先生加封公爵實為盛典部議宜準所擬及編建分水縣學諭王克明亦嘗建言河南純伯程明道伊陽正伯程伊川二先生傳道國公周濂溪之學為微國公朱晦庵之師獨其封爵止列為伯有此不倫觀瞻未允如蒙申明朝廷考論大典援例封公其於世教不為無補至順元年閏七月二十九日中書平章欽察台等奏集賢院書河南二程子昔已封伯今宜加以公爵臣等移文翰林集賢太常諸儒臣集議定擬明道為豫國公伊川為洛國公乞令翰林國史院撰述詞命給降奉聖旨那般者

明道先生加封豫國公制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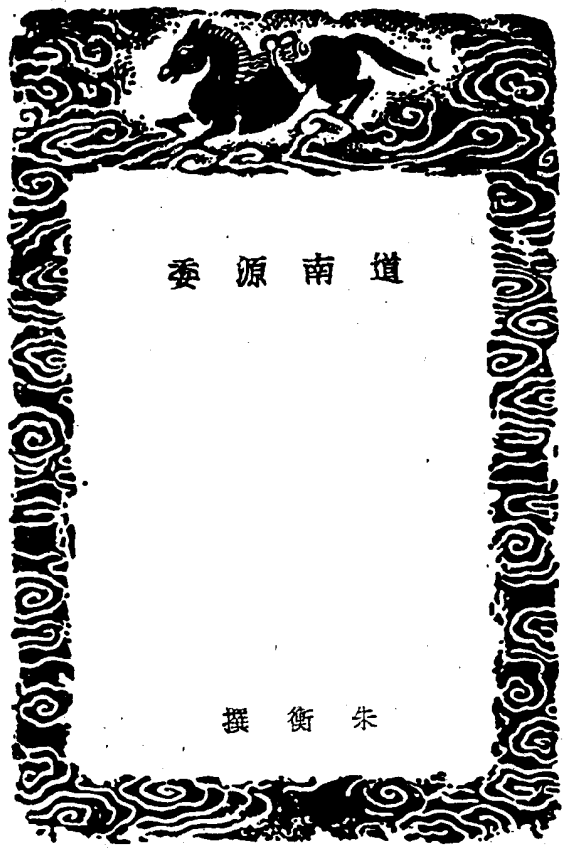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覺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頤本諸躬行動有師法元氣之會鍾於獨得聖人之道賴以復明繫百世之真儒豈道崇之可後爰蒐盛典爵以上公嗚呼細想德容傲揚休而山立聿新禮命敷煥號以風行服此寵靈益綿道統可加封豫國公主者施行。至順二年五月日黃

伊川先生加封洛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覺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頤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物謂從時隨道在乎觀象玩辭遺書雖見於表章異數尚稽於封册胙之大國庸示褒崇嗚呼規矩準繩庶有存於矜式火龍黼黻匪徒侈於儀章懋相人文以對休命可加封洛國公主者施行

晦庵先生改封齊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聖賢之德載諸經義理實明於先正風節之厲垂諸世後崇豈問於異時不有鉅儒孰膺寵數故太師徽國公朱熹挺生異質蚤擢科名試用於郡縣而善政孔多迴翔於館閣而直言無隱權竊履積志慮不回著得立言嘉乃簡編之富愛君憂國負其經濟之長正學久達於中原渙號申行於仁廟詢諸會議宜易故封國啟營丘爰錫太公之境土壤鄰洙泗尚觀尼父之宮牆細想英風載欽新命可追封齊國公主者施行。至正二十二年



道南源委

朱衡撰

原序

道之在天下也。流動充滿。彌綸布濩。徧東西朔南。而無乎不暨。豈局於一方哉。程子稱先聖曰。仲尼元氣也。又曰。仲尼天地也。則知千古載道之人。其旋乾轉坤於六合之表者。直霄天下後世。浸注之太和洋溢中矣。信乎道之流行於天壤。統宗於斯人者。果非一時一地之所能圍也。雖然。溯孔孟者曰。都魯。溯二程者曰。伊洛。溯楊羅李朱者曰。道南。其始也有源。其既也有委。殆亦祭川者所謂先河而後海意歟。余既重訂朱子所編伊洛淵源錄。又考有明少宰鎮山朱公。視學閩中。嘗編道南源委。以詔博士弟子員。其例本之朱子。其文參之宋史。閩通志。府州縣志。及遺事。行狀。志銘。誠哉有心斯道者。獨是朱公之編。次重統也。余在戊子春。業成道統錄一書。故於茲編。雖溯厥統系。而惟是櫟舉大凡。取循源竟委之意。未備者補之。涉於異學者刪之。且以二程冠其首。為道南之發端。名固仍舊。義亦有合焉。藉成愛進諸生而詔之曰。道之有源有委也。豈不待乎其人哉。亦豈局乎其地哉。龜山先生。本濂洛之學。以造閩土。其時越三四傳。而至考亭朱子。勉齋黃氏。師弟之授受。朋友之講習。奮然興起者。如雲漢之昭回。如江河之莫禦。理學名風。獨盛於閩。不惟比擬伊洛。直與並稱。都魯而程子道南之一語。遂符合如左券。噫嘻。閩濱東海。屹立武林。諸名勝。元氣融液。人與地會。當吾世復有興者。烏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也。爾諸生。景行前哲。能自振拔。以斯道為己任。吾見閩學之盛行。且自南而北。而迄於東西。不局於一方。不限於一時。源遠流長。汪

道南源委 原序

洋澎湃道之所謂流動而充滿。彌綸而布濩者。於是乎統貫於載道之人矣。翁哉南邦。孰源而孰委。繼此者。將有待而錄諸。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道南源委 原序

明史本傳

朱衡字士南。萬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知尤溪。婺源。有治聲。遷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為福建提學副使。余官山東布政使。三十九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奏言。比遼左告饑。暫弛登萊商禁。轉粟濟之。猶商。遂竊載他貨。往來販易。並開青州以西。路海島亡命。陰相構結。禁之。便從之。召為工部右侍郎。四十四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其秋。河決沛縣。飛雲橋。東注昭陽湖。運道淤塞百餘里。改衡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衡馳至決口。舊渠已成。陸而故都御史。應期所開新河。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南至臨城。故址尚在。其地高。河決至昭陽湖。止不能復東。可以通運。乃定議。開新河。築堤呂孟湖。以防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為濬舊渠。便議與衡不合。衡持益堅。引鮎魚。辟沙。諸水入新渠。築馬家橋。堤。以退飛雲。橋決。口。身自督工。勛能。曹。僕。副。使。柴。深。重。繩。吏。卒。不。用。命。者。浮。議。遂。起。明年。給事中鄭欽。劾衡。虐民。俸功。詔。道。給事中何起鳴。往勘。工。垂。竣。矣。及秋。河決。馬家橋。議者紛然。謂功不可成。起鳴。初。主。衡。議。亦。變。其。說。與。給事中王元春。御史王襄。交章。請。罷。衡。會。新河已成。乃止。河長一百九十四里。漕艘由墳山入。通行至南陽。未幾。季馴。以。變。去。詔。衡。兼。理。其。事。隆慶元年。加太子少保。山水驟溢。決新河。壞漕艘數百。給事中吳時來。言。新河受東。竟以南。費。囑。鄭。廉。之水。以一堤。捍。羣。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亦山湖。明年秋。召還。部。又明年。衡上疏曰。先臣宋禮。濬。治。舊。渠。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與。徐。州。境

道南源委 明史本傳

上巔相準北高南下縣流三十丈故魯橋開以南稍啓立涸舟行半月始達東兗之民增開挑淺苦力役者百六十年尉者改整新渠遠避黃流舍卑就高地形平衍諸閘不煩起閉舟行日可百餘里夫役漫無事事近河道御史翁大立奏請裁革宜可聽於是汰閘官五夫役六千餘以其做直爲修渠費四年秋河決隄事起李馴總理明年冬閱視河道給事中維道勳能李馴言廷臣可使無出衛右者六年正月詔象左副都史經理河道程宗鼎大學士高拱以山陵工請召衛會邳州工亦竣衛遂還朝衛先後在部禁止工作裁抑浮費所節省甚衆程宗鼎內府監局加徵工料濫用不費衛隨時執奏未幾詔南京織造太監李佑趨辦袍緞千八百餘匹衛因言官孫枝姚繼可殿用和略固禮先後諫再疏請從之帝切責太監崔敏傳令南京加造緞十餘萬匹衛議停新造但責歲額得減新造三之二命造繁山燈計費三萬餘兩又命建光泰殿瑞祥閣於長信門衛皆奏止之及神宗即位首命停織造而內臣不即奉詔且請增織染所顏料衛奏爭皆得請皇太后傳諭發帑金修涿州碧霞元君廟衛復爭報聞衛強直遇事不撓不爲張居正所喜萬曆二年給事中林景暘劾衛剛愎衛再疏乞休詔加太子太保馳驛歸其年夏大雨壞昭陵禮恩殿追論督工罪奪宮保卒年七十已子維京

凡例

是編名道南源委者取程夫子送龜山言吾道南矣之義先聖有其書矣版久湮沒今爲重訂涉於異端者去之昔所未備者補之名雖因舊實出新裁

是編既名道南凡所載諸儒皆自楊游以下其楊游以上如漳中蔡蒙齋及海濱四先生非不立說著書

昌明正學然不得以道南名故不與錄

朱子門人有無事實可考而亦附姓名居於後者爲尊朱子也

元明以後諸儒如吳朝宗陳剩夫周翠渠蔡虛齋諸先生尙矣餘或善守程朱門戶勿爲異說所惑是均有傳道之功舊集不載今皆與錄

凡著書諸公或無事蹟可稽或見道未甚精粹而所著之書不爲問津後學故亦得附見姓名於後

是編舊錄南學而以二程夫子冠首何也南學出於二程不忘所自也

是編所載諸儒皆稱某公惟從祀聖廟者稱先生至二程朱子復於本名上多一諱字以別之

道南源委卷之一

宋 明 朱衛撰

程先生諱顯字伯淳世爲中山人後徙開封徙雒陽高祖羽太宗時爲三司使父珣慈恕剛斷仁宗錄舊臣後使尉黃陂歷知興磁漢等州有異政言新法不便致仕歸秦轉大中大夫所得俸祿分贍親戚之貧者先生神爽目秀語聲鏗然未能言時叔祖母任太君抱之行不覺斂墮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之果得十歲賦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遊十二三居庠序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思永異之妻以女十五從父命及弟伊川先生受學於濂溪周氏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乃反求諸六經而得之嘗曰自再見濂溪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二十六舉進士除鄆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錢兄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無證先生曰易辨耳問汝父藏錢幾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幾時矣曰僅二十年即遣吏取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五六年即徧天下此錢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男女往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

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遂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先生捕而誦之，有稅官貪賂，怙力乘皆憚之。莫敢發，獨心懼先生，揚言曰：外人謂我盜官錢，新主簿且發之。吾勢窮必殺人。先生笑謂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匪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私債所盜而去。府境水害，倉卒與役，諸邑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安舍，無所不安。故鄰邑死者甚衆，獨鄂人無恙。調上元縣攝令事，資法均稅，初富者不便，多為浮言。既而莫敢不服，邑訟最繁，不閱月而清。江南稻田，引江水為陂池，盛夏隄決，先生恐積時，不請於郡，發令塞之，隄成，歲以大熟。邑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為營處，多以未得食死。先生白漕司，豫置米於營，至者即與，自是鮮有死者。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民必有所濟。英宗治平四年，移督城令，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門曰：我汝父也。子驚駭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先生，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先生曰：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詔募粟實，遂轉輸則苦道遠，就糴必至價高。先生度所需者，使富人豫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家不失倍息，而官費比常歲，不過十之二三。庫有雜錢數百千，取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實告之，凡民以事至邑者，必教之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寡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以教子弟，時或親至，召父老與語，於兒童所讀書，為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邑始不知學，自先生至，而備服者，漸至數百人矣。鄉人為社會，為之立科條，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先是民悍差役，互相糾誣，鄉隣遂為讎敵。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初不過應文備數，後遂為精兵，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某於此常有愧。在邑三年，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賊，有之，則某鄉某也。問之果然，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於時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先生雖去，而百姓守其教，至久不變。熙寧初，用呂公著薦為中允，擢御史，囊行，神宗素知先生名，每召見將退，必曰：須來對奏，欲常相見耳。一日，議論久，日官報午，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才為先，復勸上防未萌之欲，勿輕天下士。神宗俯躬曰：當為卿戒之。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撥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時稱得大體。王安石方相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一語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諍不可，而能有成者。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蒼生之福也。他日又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也。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爾。神宗嘗稱介甫之學，對曰：安石學不是，神宗愕然，因言其故。安石雖與先生不合，而心服先生。嘗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亦不怒。後

來逐不附己者，獨不及先生曰：此忠信人也。及置條例司，遣八使於四方，先生在道中，會盛暑與安石對語，安石子秀因首跣足，搗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安石曰：新法數為人阻，乃與程君說，秀箕踞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安石曰：兒誤矣。先生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秀不樂去，自是安石與先生不合。時近臣多以論新法不便外補，而司馬公辭極密不拜，韓琦請解安撫領郡，先生上言大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與利之臣日進，向德之風，遂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臣奉職不肖，望早賜降責，神宗令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先生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改京西路提刑，疏辭。又改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時守嚴刻多忌，意先生嘗任幕憲，必不盡力任事。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筭庫細務無不盡心，相與甚懽，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數十。是歲河溢澶州，曹村決，先生方救小吳，去曹村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公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也，遂以本鎮印授先生。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正為今日耳。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遂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兩岸並進，數日而合。其未合也，有大木中流而下，先生顧謂眾曰：若得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畢，木果橫，眾以為至誠所感。鎮寧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會詔修二股河，中人程防為外都水丞，怙勢欲盡取役，先生不可，防請於朝，許用八百人。天方大寒，防虐役不堪，眾逃而歸。州官畏防弗敢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非納必為亂。若防怒，某自當之。即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懽呼而入，人因事上聞，得不復道。後防奏事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懼我，何能為也。果不敢言。五年，郊祀沛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遂求監局，以便奉親，得監西京竹木務，尋改大常丞，會修三經義，神宗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是歲十月，彗星見翼軫，詔切論朝政，差知扶溝縣，尊尚寬厚，以教化為先，有犯小盜者，先使自新，後復盜，捕吏及門，謂其妻曰：我與令君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乃自經。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協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捕得一，使引其類，不治盜，惟分地處之，使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扶溝無盜。畿邑稅重，朝廷歲常蠲除，然良善之民，皆先輸納，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為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會水災，請發粟貸民，鄰郡亦請，司農怒，遣使閱貨，使至，鄰邑皆罷。先生不從，得穀六千石，飢民用濟。內侍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甚盛，所至供帳華鮮，三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城上，卒不入。除判武學，李定劾其立法之初，首為異論，又坐鄰邑犯盜，寄繫邑獄者，逸去，遂罷歸。先是扶溝地卑，歲苦水患，先生經畫溝洫之法，尚未及行，至是，數日百里之地，至秋也。而道之興廢，繁焉，豈不有命乎。然知而不為，而責道之興廢，則非矣。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道之不去，詣府及司農乞留者，不下數千。旋遇赦，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從游者不遠千里而至。嘗論介甫性狠，人皆以為不可，則執之益堅。熙寧初，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

傳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詔佞。介甫以為有才。能知通變。及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故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吾宗即位。以時望召為宗正。以疾不行。未幾卒年五十四。士大夫無不識。莫不哀惜。葬河南府城南。文路公採衆議。題曰明齋先生。先生賢性過人。而充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目。從游者。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為難。倉卒不動聲色。慨秦漢以來。聖道湮塞。謂學者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達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大中公告老歸。傲居雒城。族大人日衆。先生祿養。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情。中外孤幼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娶皆先遣孤。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資以遣嫁。朋友中貧者。以單襪寒絛年而志不變。身不屈。皆得先生之身教也。所著有定性書。闡明聖學之秘。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其微言精論。具在語錄。伊川先生序行實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孟子之後。一人而已。諡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廟。今世製博士弟。即伊川。闡揚中立從先生游。比歸。日送之曰。吾道南矣。

先生諱頤。字正叔。幼時高朗有大志。年十四。承父命。與兄明道先生受學於周濂溪之門。十八。詣關上書仁宗。言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乞召對面陳。不報。後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論。大奇之。處以學職。太學判官希哲與先生同舍。首師事焉。既而四方之士聞風來者甚衆。元豐八年。司馬溫公。呂公著。韓公絳。同薦於朝。諫官宋光庭。先生門人也。亦言程某究先王之遺。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不變斯文。書之。遂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不變斯文。書數上。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召赴闕。以王巖叟薦。除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奏論經筵三事。一。言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陳說道義。使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實畏祇慎之德。太后嘉納。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乃受。四月。例以炎暑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諫。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願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本監條制。先生所定。大概言學校禮讓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教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者。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與禮部侍郎胡宗愈所議不合。又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已也。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育薰陶。成就聖德。今聞

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始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後禮部垂簾。而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不報。八月。差刊登開鼓院。時例講官以祿薄。得兼他職。先生曰。古人以蒲盧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則臨時進講。徒善說辭而已。辭不受。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賀表。先生言節序邊流。思慕彌切。請改賀為慰。從之。及除喪。有司請張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極樂。又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乞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論邇英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又言本朝故事。太宗真宗皇帝。皆命講官殿上坐。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夫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係經筵。每當進上。必齋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聞者歎服。而吾宗亦嘗首肯之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嘗聞上在宮中。激水避蟻。問有是乎。曰。然。先生曰。此備隱之心也。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凭欄折柳。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又所講書有容字。上藩邸嫌名也。中人以黃覆之。講畢。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特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初。內官竇哲。擢筆在後。鈔錄講說。後見說者。佞人之類。皆惡之。在職。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說知之。俾戶曹持給。郊廟常恩。不為妻求封。或問之曰。願起。葉被召。再辭職不獲。乃受命。願為妻子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暇茶觀畫。先生不往。文潞公每歎。稱為真侍講。一時人士遊其門者益衆。而先生實以天下為己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同朝之士。疾之如仇。翰林學士蘇軾。好狎侮。見先生端嚴。以為不近人情者。偽也。會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而司馬相公卒。同列欲往弔奠。先生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坐客有難之者。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在死。叔孫通制此禮也。衆皆大笑。而軾又屢以鄙語戲先生。朱光庭輩。銜之。是時呂中。公為相。每有所疑。必質於先生。凡進退人材。軾及弟轍。疑先生有力。值朝廷欲以游酢為右正言。蘇轍沮之。毀及先生。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朝。已矣。先生退。詣宰臣。謂上不御殿。知否。宰臣曰。不知。先生曰。上不御殿。太后不宜獨坐。且人君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汗下。儉巧。請放田里。朱光庭買易。亦疏劾蘇軾。試策問。諷諭。自是洛蜀之黨分。而胡宗愈。願臨。暨又連章劾先生。不宜在經筵。遂罷。說書。差同管句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不報。丁父憂。終喪。三省奏除館職。時蘇轍執政。謂先生不肯請。太后入其說。止與西監先生再辭。御史董敦逸。奏其怨望。改授左通直郎。管句嵩山崇福宮。紹聖元年。哲宗親政。起直學。開權判國子監。專主教事。四年。以黨論放歸。哲宗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安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先生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送涪州編管。河南尹李邦直。即日令都監追遣先生。欲入別叔母。不許。行至龍門。邦直遣送百金為贖。先生不受。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

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始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後禮部垂簾。而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不報。八月。差刊登開鼓院。時例講官以祿薄。得兼他職。先生曰。古人以蒲盧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則臨時進講。徒善說辭而已。辭不受。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賀表。先生言節序邊流。思慕彌切。請改賀為慰。從之。及除喪。有司請張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極樂。又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乞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論邇英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又言本朝故事。太宗真宗皇帝。皆命講官殿上坐。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夫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係經筵。每當進上。必齋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聞者歎服。而吾宗亦嘗首肯之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嘗聞上在宮中。激水避蟻。問有是乎。曰。然。先生曰。此備隱之心也。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凭欄折柳。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又所講書有容字。上藩邸嫌名也。中人以黃覆之。講畢。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特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初。內官竇哲。擢筆在後。鈔錄講說。後見說者。佞人之類。皆惡之。在職。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說知之。俾戶曹持給。郊廟常恩。不為妻求封。或問之曰。願起。葉被召。再辭職不獲。乃受命。願為妻子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暇茶觀畫。先生不往。文潞公每歎。稱為真侍講。一時人士遊其門者益衆。而先生實以天下為己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同朝之士。疾之如仇。翰林學士蘇軾。好狎侮。見先生端嚴。以為不近人情者。偽也。會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而司馬相公卒。同列欲往弔奠。先生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坐客有難之者。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在死。叔孫通制此禮也。衆皆大笑。而軾又屢以鄙語戲先生。朱光庭輩。銜之。是時呂中。公為相。每有所疑。必質於先生。凡進退人材。軾及弟轍。疑先生有力。值朝廷欲以游酢為右正言。蘇轍沮之。毀及先生。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朝。已矣。先生退。詣宰臣。謂上不御殿。知否。宰臣曰。不知。先生曰。上不御殿。太后不宜獨坐。且人君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汗下。儉巧。請放田里。朱光庭買易。亦疏劾蘇軾。試策問。諷諭。自是洛蜀之黨分。而胡宗愈。願臨。暨又連章劾先生。不宜在經筵。遂罷。說書。差同管句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不報。丁父憂。終喪。三省奏除館職。時蘇轍執政。謂先生不肯請。太后入其說。止與西監先生再辭。御史董敦逸。奏其怨望。改授左通直郎。管句嵩山崇福宮。紹聖元年。哲宗親政。起直學。開權判國子監。專主教事。四年。以黨論放歸。哲宗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安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先生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送涪州編管。河南尹李邦直。即日令都監追遣先生。欲入別叔母。不許。行至龍門。邦直遣送百金為贖。先生不受。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



邪怨之爲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言，邪怨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蔽氏。先生赴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正襟安坐，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誠敬固善，曷若無心？先生欲與語，父老不顧而去。徵宗即位，移峽州，以赦復宜德邸，任便居住。先生自涪州歸，氣貌容色巋然若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慮患難，富貴榮達不須學也。復以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焯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知如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所欲爲耳。建中靖國元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希蔡京意，論先生學術頗僻，素行謬怪。今復著書非毀朝廷，於是有旨追出身以來文字，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范致虛又言：先生邪說惑行，惑亂衆聽，而尹焯張釋爲之羽翼。乞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先生於是避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正月，卦出西方，太白晝見，除赦黨人一切之禁。復宣議郎致仕。大觀元年，疾革，門人往視之，先生瞑目而臥。門人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而先生沒。時年七十五矣。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以示人。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篋，身自發示之。弟子有一字之疑，必再三講解。嘗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繹釋，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又曰：其於易傳，卻已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春秋之書，待劉向文字到，用功亦不多也。中庸卻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閒過日月，是天地閒一蠶也。功澤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胡康侯奏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某，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蔡京得政，曲加排抑，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伏望陛下特降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崇儒重道之意。仍哀四人遺書，委官校正，使學者傳習。明道嘗言：正叔一生不看莊列，非禮弗動，弗視出於天與，從幼如是。又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而讓焉。隨父知漢州，日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先生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自謂此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先生嚴重，人不敢近也。明道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先生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先生於西監一狀，卻甚校計。蓋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先生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所造各異。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擬之，恐失所守。先生所處雖高，而實中人可企及。學者以此爲法，庶乎其寡過矣。涪人廟祀於北巖，稱伊川先生。理宗賜諡曰公正，追封伊陽伯，從祀孔廟。今世襲博士。閩楊中立，立夫皆師事先生，嘗侍立不去。至雪深三尺云。

楊先生名時，字中立，其先弘農人。五世祖唐末入閩，寓將樂，遂家焉。先生資稟異甚，八歲能文，性至孝。丁母喪，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九年，第進士。召汀州司戶參軍，不赴。以師禮謁見程明道於穎昌。

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明道死，師事伊川。一日，伊川履坐，先生與游，定夫侍立不去，及覺，門外雪深三尺矣。歸杜門，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方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自肆。久之，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慶州。先生獨理精深，曉習律令，凡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阿。罹外艱，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待以賓禮。漕使胡師文惡先生與張善，歲饑，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坐銜禁。張公入長諫，諫之。除荆南教授，改宜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遷南京宗子博士。會省員，知越州蕭山縣。時從游千餘人，先達陳雍都浩皆以師禮事先生。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軍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先生年幾七十矣，是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宜力引老成開導上意，會路允迪傳墨卿使高麗回，言高麗王問龜山先生今在何處，乃以秘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敵戒之言，除通英殿說書。陳論獨稅權茶鹽鈔，燕雲軍宜衛士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虜騎已入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北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奸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勝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者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先生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遜位，而幸執彼邊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並實爲三路總帥，虜人侵軼，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閩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虜車之轡，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虜人厚取金帛，又賂以三鎮，講和而去。先生疏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虜庭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頃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攝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恃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狂虜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於是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終失機會。太原諸郡告急，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種師道，軍民從者數萬，執政慮其生亂，先生即見上，言諸生欲忠於朝廷，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爲之長貳，即自定矣。淵聖喜曰：此無逾卿者矣。即命先生兼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枚數。乞正其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先生，又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即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益，以微辭開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時學行醇固，諍諫有聲，請除開職，余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改徵閣待制，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急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四年

上章告老，從之年八十三卒。近臣朱熹奏楊某據論事，不愧古人請帥其家，有旨贈官，賜以金帛。子五人，迪早世，迪通、迪造已仕，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疏食脆甘，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狐貉糞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故山之田，皆先世所遺，無所營，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不改其樂，積於中者，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當時賢公卿大夫，莫不尊信焉。得伊洛之傳，為閩中道學正宗，著有校正伊川易三經義、春秋禮記解、學庸語孟解、易春秋孟子義、列子解、莊子解、經筵講義、辨字解、論語錄、奏議等書。學者稱龜山先生，諡文靖。成化元年，詔立祠延平，以羅豫章李延平配。弘治八年，追封將樂伯，從祀孔廟。皇清康熙四十五年，准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程氏正宗四大字，匾於祠。

迪字道造，幼能力學，指物賦，凜然如成人。既冠，貫穿古今，孝友和易，平居無喜愠色，至急人困乏，而樂其為善，則矯然敢為，與人辨論，網振條析，發微指極，冰解的破，聞者欽服，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度非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貨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悉平。游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去，抱經從程伊川游，以藐然少年，周還羣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斂手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之。嘗答龜山書曰：令子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公於易春秋尤精詣，熙寧三年，以疾卒。

游公醉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英豪。公自幼不羈，過目成誦，壯益自力，誠中形外，儀容辭令，燦然有章。老帥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一見，謂其可與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聚邑人于教之，召公賦學事，欣然從之。得其微言，盡棄其學而學焉。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為太學錄，改宜德郎，除博士，以食貨待次奉親，不便就職。知河清縣，忠宜范公判河清，待以國士，有疑義與之參訂，移守永昌，辟公自隨，為學教授，未幾還朝，復乘鈞軸，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宜罷政，公亦請外，除齊州判官。丁父憂，服闋，調泉州判官，徵宗立召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管句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知漢陽軍，以親老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母憂，服除，知舒州，移知隆州，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公事親無違，交友有信，待僚吏有恩，筮仕之初，有疑獄十餘年不決者，公一問得其情而釋之，時編民困於征斂，所至騷然，公歷知四郡，處之裕如，而民若不知，故戴之如父母，去則見思，伊川嘗謂人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又曰：建州游某，非昔日之游某也，固是渾然資質溫厚。又曰：游某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立得這箇意思，使道中庸矣。又曰：新進游揚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臾，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為學中以異類待之。又嘗舉春秋，愈駭俗矣，其見重於程門如此。年七十有一卒，葬和州含山縣，諡文獻。學者稱廣平先生，著易說、詩二南義、論語孟子雜解、中庸義、文集、藏於家祠。在建陽禾平里，即生前倡學處也。嘉熙二年，敕匾馬山書院。從孫開字子登，從朱子游，朱子稱其文學議論皆有餘，在此可與晤語。王公類字信伯，福清人，資稟清粹，充養純固，為程門高弟，平居怡愉，儒者及語當世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邀名譽，世罕知之。知府事孫公祐，列公學行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上言

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旬外補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官至左朝奉郎，時中書舍人朱公震，實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徵猷閣待制尹公焯，皆舉公自代，胡公尤力，謂公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躬。楊龜山常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矣。年七十二卒，著有論語集解及著作集。

胡先生名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父淵，字澤之，有孝行。先生七歲，能為小詩，即以文章道德自任。少長，入太學，晝夜刻書，同舍斬我之得程氏學，與論經史大義，自是益進。紹聖四年，登第，策問大要，欲復熙寧之政，先生推言大學格致誠正之道，以漸復三代為對，辭幾萬言，考官定為第一，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聽聽逾時，稱善者數觀，擢第三，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務明忠孝大端，除太學錄，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言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先德行，後文藝，改使湖南，所至訪求人材，詢問利病，刺舉必由公論，奉詔舉遺逸，先生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薦，時蔡京已惡先生，不為己用，閣吏李良輔誣二人者，范純仁之客，而鄧浩所請託也，遂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獄未成，移北路再鞫，訖不得請託之狀，直除先生名，勒停。先生退居荆門澗水上，定省外經籍自娛，既而良輔以他罪發覺，臺臣乃辨明前事，有旨復官。政和元年，除成都路學事，以親老乞養。二年，丁內艱，服除，以余深薦召至京，得疾告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未受命而父卒，比終喪，謂子弟曰：吾嘗遊寒鄉，為親而仕，今雖有萬鍾之祿，將何所施，遂稱疾，掛冠，買田登旁，築室勤耕，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合薦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先生入謝且辭，請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三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欽宗急召，坐後殿，以俟，先生入見，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聖智。又云：陛下御極越半年矣，紀綱尚紊，風俗益衰，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除中書舍人，屢辭不受，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之舊，凡與己不合者，皆指為朋黨，見奏怒形詞色，言於欽宗曰：安國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可謂不臣矣。欽宗不答。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對曰：自蔡京得政，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者，惟安國一人。欽宗稱異，勉令受職，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知上意不可回，乃訪臺諫特角言其褻慢不恭，宜從黜削，欽宗終不許，中書侍郎何處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先生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分為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衝叛，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若但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則各率所屬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與方得欽宗心，密說京師若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其意欲當南道之任，又於先生皆有推挽之力，必無駭異，至是駭曰：康侯乃以異議為高，古人言山林之士不可用，信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

地各創其遠近州縣而已。及後京師被圍。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翻翔漢上。不復北顧。果如先生所言矣。吏部侍郎馮澥言。劉廷行李綱黃鉞。實為綱游說。廷坐貶。先生言。陛下聖度寬明。無私好惡。無故復稱。黨與未殄。議論未一。欲殄黨與。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挾制異己。而遂其跋扈之謀者。何更適用之。陛下欲復祖宗善政。而澥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紛紛。至今未定。則澥之故也。於是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處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北騎已薄都城。欽宗亟召還。不及高宗即位。召為給事中。黃潛善方專政。意欲斥逐忠賢。先生言。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張弛。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隱情。誠即負陛下委任之恩。潛潛惡之。訪給事中。中丞執權。彈擊遂罷。官建炎二年。以樞密使張浚薦。再起給事中。先生子寅時修起居注。高宗賜手札曰。卿父未到。可諭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佇之意。先生行至池州。聞駕幸吳越。遂引疾提舉洞霄宮。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獻時政論二十一篇。復除給事中。高宗曰。卿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余詔不至。先生辭謝。乞以所進二十一篇見之。施行。居旬日。以疾求去。高宗曰。卿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出左氏傳令點句正音。先生奏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理與陸下儲心是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先生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未允。會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湖諸軍事。先生奏勝非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職賦附會。則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論滅三綱。不顧君父。恐不足倚仗。詔勝非改除侍讀。先生遂與同列。臥家不出。是時秦檜雖奸。故擇相。知而故相呂頤浩自都督江上還朝。欲傾秦檜。未得其方。過姑蘇。太守席益謂曰。目為朋黨可矣。但黨魁在。當先去。頤浩大喜。力引勝非為助。而據先生奏擬黃命曰。安國歷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時。方艱難。不肯致身。豈非自謀則善矣。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卦出東南。檢三上章。乞留不報。解相印去。諫官江躋與表臣亦極言安國當留。頤浩即黜躋等二十餘人。以應星變。先生歸休於衡嶽之下。作書室數間。頗然當世之念矣。初王安石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說。稱為道德性命之學。於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詆為斷爛朝報。直廢棄之。崇寧開防禁。益密。先生自少年。即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是乎。於是潛心刻意。采拾辨正。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研玩沈潛者三十年。及得程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一。而書始就。歎曰。此傳心要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履書而致詳焉。紹興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進入書成。奏御。高宗覽對。臣稱善。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所在守臣。以禮津道。先生以疾未行。會諫官陳公輔乞禁程頤學。先生奏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乞加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哀其遺書。校正頒行。奏入。公輔與御史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論先生學術。頗僻。行義不修。復除永州。提舉太平觀。久之。高宗念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有五。贈左朝議大夫。諡文定。賜田十頃。

即其孤。先生恬靜簡默。寡於言動。雖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士子有自遠來者。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為先。以忠信為本。以致知為窮理之漸。以居敬為持養之要。志在康濟。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痛苦切身。雖數以罪去。憂國愛君。遠而彌篤。見善必為。知惡必去。嘗與同年飲酒過度。自是終身不復醉。少年好弈棋。母謂之曰。得一第。德業竟耶。自後不復弈。在長沙日。行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遂止。嘗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盛饌飾姬妾。請令奉卮酒為壽。先生蹙然曰。二帝蒙塵。豈吾徒宴樂時哉。其人報報而止。平居食無兼味。而奉先之禮。必極其豐。家雖至困。不以告人。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者。以先生及尹和靖為最。侯仲良言必稱二程。他無許可。後見先生。歎曰。不意復有斯人。生平所與游者。惟游廣平。謝上蔡。楊龜山。數人而已。上蔡嘗謂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明正統間。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建寧伯。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松栢四大字。匾於祠。弟安止安老。父臨歿。命嚴敷之。俱以經術行義著。子三人。寅。宏。寧。姪憲。

寅。字明仲。本文定弟。淳之子。初生。弟婦以多男不舉。文定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閉之空閣。閣上有雜木。盡刻為人形。文定曰。當有以移其心。置書數千卷其上。歲餘成誦。長從河東侯師聖游。十九入辟雍。宣和三年。登進士。除校書郎。從楊龜山受業。遊司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公與張魏公趙忠簡。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僭立。公棄官歸。諫官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以張魏公薦。為駕部郎。尋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詔移蹕。公上書乞按行淮襄。絕和議。以圖中原。不宜退保吳越。又言必務實效。去虛文。任君子。斥小人。反覆萬言。宰相惡其切直。除管江州太平觀。會詔。上十事。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州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奸慝。不報。命知永州。復召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紹興五年。遷給事中。時議遣使講和。公援春秋大義。以復讎為請。高宗嘉納。降詔獎諭。既而張魏公自江上還。言遣使為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公力言無益。者十事。不納。乞便郡。就養。除徽猷閣待制。改知嚴州。又知永州。寧德皇后服。故事。以日易月。公上疏言。禮雖不復。則服不除。願詔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特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丁父憂。免喪。時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俄許致仕。檜憾不已。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右正言章。復劾公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諫通鄰好。不忠。遂落職。穎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復其官。卒年五十九。諡文忠。公志節豪邁。初擢第。張邦昌欲妻以女。不許。文定頗重秦檜。檜之節。及檜擅國。公遂與絕。穎州之謫。即日就道。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崇正辨。皆行於世。又有斐然集三十卷。學者稱為致堂先生。

宏。字仁仲。文定子也。幼穎敏。甫就外傳。銳然以求道為心。年十五。遂自為論語說。編程氏雅言。旦夕玩誦。文定懼其果於自用。乃授以所修通鑑。舉要。於是肆力研究。弱冠游大學。初事楊龜山。侯仲良。而卒傳其父文定之學。俊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敬夫師事之。紹興間。上書論復讎大義。

衆數千言。有曰：二帝遠適窮荒，辛苦墊隘，其願望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猶飢渴之於飲食，庶幾父子兄弟生得相見，引領東望，九年於此，在廷之人，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敵國，陛下自念以此事親何如也？陛下御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而未聞誅一奸邪，黜一佞倖，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陛下腹心耳目也，奈何以天子之威，操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以自補助，願令奸邪得而殺之，竊傷陛下威權，不在己也。司業高閣請幸太學，公見其表，作書責其欺天罔人，言當此忘讎滅理，北面敵國之時，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飾節，粉飾太平，聞者歎服，初以蔭補官，不關秦檜當國意，欲用之，貽書其兄明仲，言二弟何不通問，公作書辭氣甚厲，示以不可召之意，時四方從學者甚衆，一隨其高下，誘進之，而汲汲於理欲之辨，仁敬之說，棺死，侍臣交薦，朝命查下，而病不可爲矣。所著書曰：知言，張敬夫稱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善龜，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八卷，學者稱五峯先生，季子大時。

寧字和仲，文定季子也。用蔭補官，秦檜當國，留意名家子弟，貽書明仲，問公何不進書，公勉陳數事，及奏乞二程邵張從祀，既召試館職，除教令所刪定官，會秦檜拜元樞，樞問曰：竊近除外議何如？答曰：外議以相公必不爲蔡京之所爲也，遷太常寺丞，祠部郎，初公以父兄故召用，及兄與檜忤，言者希意論公兄弟阿附，趙忠簡出爲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歸，文定之傳春秋也，修纂檢討，多出公手，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稱非堂先生。

憲字原仲，文定弟安老之子也。安老字康年，恬淡簡默，喜周人急，仕至羅江令，公生而靜謐，雖倉卒無疾言遽色，長從文定學，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獨與劉白水陰誦講，既又學易於涪陵，繼公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漬，故不能見，惟學乃可明耳，公喟然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爲己，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買藥，以養其親，文定稱其有隱君子之操，鄉人士從者益衆，近臣林彥質、范仲、朱震等，以其行義聞於朝，被召，以母老辭，及彥質入西府，又言之，越召愈急，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教授，公猶不出，太守魏疇遣行義諸生入里致，且手書力勸，乃勉就職，日進諸生，訓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終而疑，久而勸，其所以修身事親接人，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成服，延致篤行程元、廉節、張何俾參學，政學者大化，秩滿復置者再，蓋七年不徙官，嗣以母老不樂居官，求監南嶽，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司屬官，時帥張宗元權驕急，私販錢兩亦重坐，公告以爲政大體，帥不悅，遂請祠去，會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公泊然無復當世之念者，殆二十年，及檜死，召大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正字，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收盟，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當用者，公獨首言之，疏入，即求去，諸公固之不得，上亦感其言，以爲左宜，教郎，主管崇道觀，使師而食其祿，後浚錡二公召用，公之力也，卒年七十七，諡靖肅，公在位僅半年，極意顯言，每論天下事，至於慷慨灑涕，初與劉白水俱隱，後交朱章，劉

屏山，章齊將沒，囑晦庵師事焉。晦庵自言與公游最久而呂祖謙、林之奇、魏核之、熊克、許逢、皆其門人，著論語會義諸書，行世稱籍溪先生。

大時，字季隨，五峯季子也。兄大正，僉判泉州，有徽猷功，公先於湖南師事張敬夫，後又講學於朱子，問答甚多，載大全集。

練公綸，字質夫，浦城人，少同龜山游，程子之門，程子器之，大觀中，擢進士第，浮沈州縣，不以軒冕爲榮，而以名教爲樂，官至奉議郎，龜山嘗與書云：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雖行止疾徐，閒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多不自己求之，以質夫爲志強學，因其所進，勉而卒之，無難矣。

劉公勉之，字致中，崇安人，父元振，涵詠載籍，深造義理，與呂公大臨、游公酢友善，公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肆筆爲文，滂沛闕閎，凌厲頓挫，雖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士挾元祐書，師生收書連坐，罪至流徙，名爲一道同風，實以籍天下之口，公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俟深夜同舍生熟寐，乃探篋然，潛鈔默誦，涪護天授嘗從二程游，兼運易學，適以事至京，即往叩焉，得其本末，遂棄錄牒，揖諸生歸，道南都見劉元城，過毘陵，見楊龜山，皆從請業，元城尤奇之，留語數十日，告以生平，行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無不傾盡，公聽受其言，精思力行，久之，若有所得，與族人彥沖、及胡籍溪，講論切磋，結廬建陽之蕭屯，讀書力穡，無求於世，賢士大夫咸高仰之，中書舍人呂居仁、與同列會天游，李似之、張子猷、其薦於朝，特詔赴闕，劉屏山作招劍文送之，其辭曰：賀劍來，奉君王，撫四裔，定八荒，時時毋深藏，既至秦檜方主和議，恐觸忌諱，但令對策，不使人見，公知道不易行，即謝歸，杜門十餘載，故相趙鼎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款賞，與朱子之父章齊先生友善，章齊臨老，命朱子師事焉，屬以後事公經理其家，愛朱子如己子，以女妻之，所居有白水稱白水先生孫愬。

懋，字子勉，白水孫也，博學通經，文辭奇偉，長受學屏山，得其論著，繼從胡籍溪遊，始知爲學大旨，自是易象、天文、地理、律歷之奧，無所不通，授迪功郎，任會昌西尉，兼學事，秩滿奉祠，以朝奉大夫致仕，杜門墻，仰師聖賢，鄉人子弟多所造就，學者稱恆軒先生，著禮記集說，語孟訓解，子三人：煥、炳、炯。

煥，字晦伯，子勉長子，天資重厚，純一弗雜，乾道八年進士，歷官連城令，獨無名征，歛新學宮，教諸生入德之方，改知閩縣，清簡爲治，與民有信，大族貴宦，頑庶奸胥，莫敢撓法，諸臺府合詞列薦，以與趙丞相汝愚有連，避嫌寧宗受內禪，公寓書丞相，言盡壽中人之害，蓋指韓侂胄，而丞相不能用，丁父艱，從朱子讀書講道，學禁雖嚴，怡然自適，服除，主管都大坑治司文字，知德慶府，嘗學舍，練軍實，入對，請恐權倖省開言路，以廣忠益，關公道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敵詐，執政議欲罷公，宰臣陳自強曰：斯人閩縣之政，吾知之，然真儒學也，遂以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至官，痛加裁節，以足公用，嘉定二年召對，言方今天下之勢不可爲安，所恃者人心，人心固未易一，所恃者公道，願陛下主持此道，不用一毫私心，不聽左

右私言。除吏部郎中輪對請開張聖聽。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覆問難。以采義理之當否。政事之是非。乞外。除浙西提點刑獄。所劾不避權要。所舉不受干求。召國子司業。言其於士風。士風本於學。術。衆聖相承。以爲先務。治教休明。儲宗開出。然後六經遺旨。孔孟微言。復明於千載。天下學者。誦而習之。以論語孟子爲門。大學中庸爲準。慶元以來。指道學爲僞。屏其人。禁其書。十餘年間。學者無所依向。乞降明詔。更不施行。又錄朱子白鹿洞學規。以進。請頒下兩學。與舊學規並行。從之。兼編修郊祀。恩封建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權刑部侍郎。兼祭酒。左諭德。同修撰。時羣臣爭務容默。公疏請崇獎忠誠。以作士氣。深戒諛佞。賦辭百僚。固藩籬。選將帥。尤今日不可緩者。除刑部侍郎。言慈祖置將。皆宮之以財。待武吏與待文吏不同。文吏貴以廉恥。武吏取以才能。文吏任州縣。以節用愛人爲本。武吏任將帥。以禮賞得士爲先。蓋因是時。江上諸將。多以微文細過坐黜。故有是言。權刑部尚書。兼右庶子。仍兼講讀於東宮。言帝王之學。當本之大學。探之中庸。參之論語。孟子。然後質之詩書。玩之周易。禮之春秋。稽之周官。求之儀禮。博之禮記。而又通之歷代之史。通鑑之書。以知古今之得失。若臣之事。則物格知至。意誠心正。於修身治平之道。猶指掌矣。每講論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慾之戒。輒懇切再三。以。迨七十乞休。疏二十上。不允。比疾。猶勉勉輔導。年七十三。積階大中大夫。爵建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以通奉大夫致仕。計開。贈金紫光祿大夫。輟朝一日。詔杭州府致其喪。邵武軍給葬事。諡文簡。公爲人節質端重。和易以莊。少習家訓。長得名師。其淵源一出於正。每夜放衽臥坐。虛心省察。嘗取徐節孝帖。教其子弟。而曰。曰入之後。至於夜中。事物俱靜。志氣俱定。是君子思慮經綸之時。晚號雲莊居士。著有奏議史。經筵故事。東宮詩解。易經說。禮記解。講堂故事。寒莊外。續。若干卷。子。屋。字。籍。仲。子。勉。次。子。學。朱子編集程氏遺書。公兄弟研窮。誦讀晨夕不息。淳熙戊戌。第進士。授迪功郎。知應城縣。好賢禮士。修飾學宮。訪求前令。謝上。蔡遺迹。祠於講堂之東。朱子爲記。再調劍浦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後有闕者。將愬於公。而曰。何面目復見耶。蔡官兵部郎中。朝請大夫。乞祠開居。誦讀不輟。自號悠然翁。朱子稱其嗜學。又嘗稱其居官不苟。大全集載其問答甚多。著有四書問目。綱目要略。堂銘故事。陸堂類案。稱陸堂先生。諡文安。子。填。知將樂。吏事精敏。豪猾警服。孫。應。孝。

炳。字。季。明。子。勉。季。子。授。進。賢。承。遷。固。始。令。早。從。朱。子。學。比。挂。冠。徇。祥。武。夷。九。曲。開。悠。然。自。尋。其。樂。焉。屋。字。伯。醇。伯。子。寶。慶。三。年。知。江。寧。爲。政。愷。悌。不。擾。而。辨。制。閭。以。賢。能。薦。俾。兼。幕。府。以。收。李。全。功。轉。朝。請。大夫。知。常。州。衡。州。移。南。劍。州。辭。疾。不。赴。與。學。徒。熊。竹。谷。輩。講。道。終。其。身。學。者。尊。爲。靜。齋。先生。著。有。毛。詩。解。家。禮。集。註。子。欽。

欽。字。子。時。伯。醇。子。在。襁。褓。中。或。號。哭。示。以。書。秩。卽。嬉。笑。甫。能。言。母。梁。氏。教。以。古。詩。輒。成。誦。不。忘。七。歲。日。授。數。千。言。每。夜。達。旦。母。憐。而。節。之。乃。置。書。室。中。候。疑。熟。復。然。從。蔡。九。峯。學。精。於。易。以。祖。蔭。補。官。承。事。郎。知。縣。縣。有。政。聲。轉。朝。奉。大。夫。出。知。饒。處。邵。武。南。康。等。州。時。江。汀。邵。寇。竄。發。境。內。騷。動。公。募。義。勇。勦。捕。誅。其

首。惡。餘。悉。縱。還。隄。殿。中。侍。御。史。同。知。樞。密。院。事。歸。隱。武。夷。茶。洞。口。築。茶。巖。小。隱。堂。終。焉。自。號。冰。壺。散。人。終。朝。請。大。夫。諡。忠。簡。著。書。經。行。義。文。集。十。卷。應。字。希。泌。初。名。榮。仲。孫。諱。厚。莊。重。博。習。修。潔。舉。咸。淳。十。年。進。士。調。建。陽。簿。入。元。不。仕。與。熊。勿。軒。胡。廷。芳。講。道。洪。源。山。居。十。有。二。年。後。建。化。龍。書。院。於。宮。潭。聚。徒。講。授。厚。給。課。試。悉。做。州。縣。法。方。公。元。宗。字。道。輔。莆田。人。父。峻。字。景。通。聚。徒。講。學。鑿。井。舍。傍。鱗。曰。願。子。孫。居。官。如。此。水。初。官。潤。州。諡。程。大。中。琦。及。卒。明。道。爲。作。行。狀。仍。託。范。公。祖。禹。爲。墓。道。碑。公。少。與。伊。川。游。書。問。往。來。積。數。十。帖。有。曰。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說。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曰。足。下。非。混。俗。之。流。其。志。道。之。士。朱。子。刻。於。白。鹿。書。院。書。其。後。曰。伊。川。先。生。德。盛。言。重。不。輕。與。人。今。觀。其。審。審。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也。元。祐。三。年。以。特。科。出。身。終。宣。議。郎。威。武。軍。節。度。推。官。曾。孫。憲。

孟。字。次。雲。六。歲。而。孤。從。兄。略。作。萬。卷。樓。儲。書。千。二。百。筭。遂。盡。讀。之。登。紹。興。八。年。進。士。調。開。清。尉。到。官。三。日。歸。而。闔。戶。跌。宕。於。風。煙。無。人。之。處。有。旨。召。對。除。祕。書。省。正。字。凡。九。月。以。風。聞。論。事。聽。外。補。公。道。古。非。緣。章。句。而。終。不。肯。著。書。有。吟。寫。多。出。偶。然。羣。處。無。羈。束。有。寒。蟬。野。鶴。蕭。然。出。俗。之。風。敬。事。鹽。官。施。廷。先。而。與。林。艾。軒。陸。子。靜。友。善。初。艾。軒。喜。稱。康。李。白。石。曼。卿。之。爲。人。不。入。俗。調。公。曰。此。數。人。來。孔。門。恐。一。日。著。翻。不。得。艾。軒。愧。悟。以。公。爲。先。開。道。兄。事。之。朱。子。嘗。過。莆。開。公。論。說。喜。躍。不。倦。

李。公。復。字。履。中。閩。縣。人。博。記。能。文。紹。聖。開。爲。西。邊。使。者。猶。及。識。橫。渠。先生。嘗。論。孟。子。集。義。養。氣。之。義。謂。其。動。必。由。理。故。仰。不。愧。俯。不。作。無。憂。無。懼。而。氣。自。充。舍。是。則。明。有。人。非。幽。有。鬼。實。不。懼。於。中。氣。爲。喪。矣。故。曰。無。是。餒。也。朱。子。歎。曰。履。中。獨。得。大。旨。又。曰。近。世。之。論。多。以。過。高。失。之。甚。者。或。流。於。老。莊。而。不。知。不。若。此。說。之。爲。得。也。著。有。滴。水。集。

邵。公。清。字。彥。明。古。田。人。元。祐。開。太。學。生。有。十。彥。之。號。公。其。一。也。從。橫。渠。張。氏。學。易。崇。觀。開。還。家。遂。不。復。出。築。室。菴。側。聚。書。十。卷。角。巾。鶴。氅。鄉。里。敬。之。嘗。應。八。行。舉。人。稱。八。行。先生。年。八。十。四。卒。

楊。公。敦。仁。字。仲。遠。將。樂。人。嘗。謂。養。氣。之。道。如。養。苗。舍。之。而。不。耘。稗。莠。傷。之。助。之。長。者。則。振。之。而。稿。矣。楊。龜。山。常。與。往。返。論。反。身。知。命。之。學。異。端。佛。老。之。非。

吳。公。儀。字。國。華。南。平。人。清。修。力。學。漁。釣。橋。溪。之。上。時。或。行。歌。松。蹊。竹。嘯。莫。窺。其。際。楊。龜。山。嘗。題。其。釣。臺。及。詠。歸。堂。豫。章。羅。氏。師。事。焉。自。號。審。律。學。者。稱。審。律。先生。從。弟。熙。

熙。字。季。明。博。學。胸。襟。與。兄。齊。名。時。稱。雙。璧。或。從。之。談。道。論。文。傾。心。瀉。意。語。以。勢。利。俛。焉。不。答。元。祐。開。陳。公。瑾。以。其。兄。弟。學。行。言。於。郡。守。延。至。學。爲。諸。生。講。經。薦。於。朝。得。召。赴。闕。

江。公。琦。字。全。叔。建。陽。人。文。學。行。誼。知。名。當。世。宣。和。三。年。進。士。仕。永。州。學。教。授。終。徽。猷。閣。學。士。覃。思。春。秋。之。學。著。春。秋。經。解。三。十。卷。楊。龜。山。見。而。稱。之。又。著。辨。疑。一。篇。語。孟。說。各。五。卷。

林。公。子。充。號。拙。菴。福。清。人。著。論。語。詩。五。十。首。林。公。之。奇。解。論。語。多。引。用。之。又有。指。南。集。三。卷。詩。文。二。集。與。

鄭俠、王聖時、林嗣南、李天與為友善。鄉人重之。與同里林仲嘉、並稱古屯一賢。  
 黃公穎、字秀實、龍溪人。祖槩好學。力行孝順。父母。父彥臣為莆田劍建四郡守。所至有惠政。余贈少師。公兄弟七人。登第者四。俱知名當世。兄碩、字若冲。登大觀三年進士。調建昌教授。外慕交。自江陵法曹。棄官朝散大夫。恬於仕進。奉祠里居。教授生徒。其卒也。郡守李彌遜祭以文。比之揚克馬少游。公以上舍免解。赴崇寧三年廷試。時慧星見。指陳時政。靡所忌諱。抑殿丙科。除崇德簿。歷樞密院編修官。俄遷中書舍人。有忌其才。出為提點太平觀。為人溫柔廉介。工書隸。著有周禮解義。春秋左氏事類行世。從姪樵仲。

樵仲字道夫。祖預著詩解行世。公杜門著書。登淳熙五年進士。調永福尉。再調汀州錄參。俱有善政。俸外添支一無所受。自書屏云。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謝事歸。每旦率子弟衣冠見家廟。退則默坐。或至終日。飲食衣服不求鮮美。居喪三年不歡笑。里有不義。惟恐其知。朱子守漳。日稱其品質渾厚。操履端方。禮請入學。及聽其講小學書。再三稱善。卒日。神采自若。朱子遺倅翁德廣。經紀後事。所著有禮記解。小學口義行世。從弟樵。

樵字實夫。家居及在大學。登其門者。常數百人。浙廣名士多師之。淳熙中。以舍選入對。獻十論於相王。准升進士丙科。調南劍教授。日以楊龜山陳瑩中之學。勉勵士子。嘉泰壬戌。預考南宮。尚書謂人曰。經義非黃架閣不收。時三魁皆公所取士。衆皆得人。終宣教郎。著有詩解。中庸語孟解。文集。時有林師德者。字正叔。為學者師。與公齊名。

章公望之。字表民。浦城人。少孤。喜開學。以祖蔭監杭州茶庫。逾年辭去。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喪。毀瘠逾制。服闋。游江淮。開求食。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以誠坐貶。公代訴於朝。得脫。近臣歐陽永叔等。同薦其才。除建康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烏程令。趣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公志氣弘放。為文辯博。宗孟子言性善。排荀卿韓退之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又論歐陽永叔以朱熹為正宗。統之非著明統三篇。江南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皆出於禮。公訂其說。復著禮論一篇。凡所著作。持義而不離於正。

翁公待舉。字至善。漳浦人。政和開進士。知興化軍。五更即披衣起。就燈下讀中庸一編。乃出莅事。有干以私者。曰。某乘筆子。奪如對神明。干者縮舌。嘗奏劄本年諸色科稅。郡人德之。

黃公祖舜。字繼道。福清人。宣和三年進士。素任至軍器監丞。入對。言縣令付錢曹察授。易若委郡守。出判泉州。將行。乞於科舉外。訪求抱道懷德之士。舉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延之。學以表率諸士。其尤異者。以名聞朝。是亦古鄉舉里選之意。留為倉部郎中。權刑部侍郎。兼侍講。進論語講義。命金安節校勘。安節言其詞義明粹。下國子監梓行。知樞密院事。立朝侃侃。有冒恩恩幸者。極力排之。金亮犯淮。大將劉錡病不能軍。諸將王權劉洎退敗。高宗欲誅之。公曰。敗軍罪誠難赦。然劉錡有大功於國。若聞而憤死。得無快敵心乎。高宗嘉納之。卒於官。諡莊定。所著論語講義。朱子多引用之。其他易詩禮說。

及歷代史義。凡數萬言。又有遺文十五卷。  
 王公普。字伯照。閩縣人。禮學律歷莫不精深。登進士第。官至侍郎。朱子嘗評福州前輩明禮者三人。公為最。劉藻次之。任文薦又次之。藻字昭信。著易解五卷。有曰。見險而止為備。見險而不止為訟。能通其變為隨。不能通其變為繫。終布衣。文薦字遠流。著六經章句。登紹興進士。官秘閣修撰。王十朋稱其直道立朝。  
 江公杞。字堅老。建陽人。政和二年進士。歷仕州縣。民安其政。為御史致仕。里居十有五年。講學著書不倦。郡守魏疇見其所註孝經。歎曰。他日變此邦為魯國。其必因此書也。

### 道南源委卷之二

宋

羅先生名從彥。字仲素。先世自豫章遷劍浦居焉。曾祖文弼。祖世南。父神繼。皆隱居不仕。先生幼穎悟。不為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嚴毅清苦。刻志求道。初從吳國華游。已而聞楊龜山得伊洛之學。慨然慕之。龜山亦山方為蕭山令。徒步往從焉。初見。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生。蓋知前日之學非也。龜山亦喜其可與言道。語以心傳。皆論易至乾九四爻。云。彊日聞伊川說甚善。先生嚮田走洛。見伊川而問之。亦不外龜山所言。於是盡心力以事龜山。樞衣侍席二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秘。初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章令先生思索。先生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為矣。龜山曰。此說甚善。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則可以入道矣。先生服膺此語。凡嗜好一切禁止。同邑陳淵。龜山塔也。每詣先生。竟日乃還。謂人曰。自得仲素。日聞所未聞。與學清節。南州冠冕也。郡人朱喬年。李愿中。執弟子禮。來見。終日靜坐。只說文字。未嘗一及雜語。紹興壬子。州學落成。以太守周紹之命。領諸生行釋菜禮。有洙泗斷斷氣象。先生清介絕俗。山居有顏樂齋。寄傲軒。邀月亭。獨寐齋。白雲亭。臨池有濯纓亭。吟詠自適。絕意仕進。靖康中。採祖宗故事。為遺堯錄。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與學者論治。則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特德澤則。

騷佚之心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樂則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四方而起朝廷，譬人之傷氣，寒暑易侵，木之傷心，風雨易折。論士行，則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行忠義也易。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行之忠義也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忠厚正直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論論，正類如此。朱晦庵謂龜山信道，東南士游其門者甚衆，而潛思力行，任重道遠者，先生一人而已。紹興二年，以特科授博羅主簿。卒於官。士民哭之，能市三日。學者稱豫章先生。著有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春秋指歸、台衡錄、議論要語、二程龜山語錄、萬祐開、賜諡文質、明高歷開、從祀孔廟。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准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與學節四大字匾於祠。從姪博文。

博文字宗禮，一字宗約，祖崎字時老，為太常博士，定孔子冠冕制，禮樂歌二十餘章。歷官知廬、福、處三州。著文海百餘卷，講義五卷，道山集三十卷，秘錄四十卷，蓬山志五卷，洞霄錄十卷，公費稟和粹、沈靜寡欲，處已待人，一主誠敬。從李愿中游，得伊洛所傳之要，歎曰：儒佛之異，公私之間耳。從此沛然自信，其守益堅。用陰歷官，靜江府觀察支使。凡士大夫坐竹簾，食藜藿，過府下者，皆善遇之。至竭廬，鬻衣以濟其乏。改知瑞、金、縣，故多盜，計獲渠魁數人，置於法。歲旱，發廩賑，躬親厝置，又推其餘以及旁縣。張魏公都督江准，辟為幹辦公事，愿中聞而喜曰：張公高明閎大，而宗禮以精密詳練佐之，幕府無過事矣。以副位恩，轉直郎，賜五品服，使募兵江西，羅建康，皆有成績。得知和州，未上，而吏部侍郎汪應辰，制置全蜀，辟為參議官，推誠啓告，政最天下。嘗鑄二程遺書，得張橫渠家人流落，不能自振者，為言應辰，延置府學。士大夫游宦，貧不能歸，或不幸死，與死不能葬者，各捐俸助之。彙遷承議郎，請祠，得主管雲州崇道觀。卒，朱子惜其不及大用，又傷吾道不幸而失此人。

黃公綬字用和，浦城人。政和中第進士，嘗從楊龜山受業。龜山器重之，及為工曹，守將高其才，多委以事。適諸邑有水患，按視官希，部使者意多不以實聞，公請獨田租，十去其八。使者怒，公雅辭詳對，卒得所請。調西安丞，靖康初，李忠定宣撫河東，辟為幕屬。高宗朝，拜監察御史，首陳七事，深蒙嘉納。會廷臣奏事，高宗曰：綬論人君治心，事甚詳當，處以諫職，有沮之者，除江西提點刑獄，有奏議雜著，論語類觀，唐史篤論二十卷。

鄭公穀字致遠，建安人。父鎮，登仕郎，以詞學名。公初就學，晝夜誦中庸，不怠。父戲之曰：此篇何讀易讀耶？公對曰：讀書止句讀安用之，竊意聖人之道在此。既冠，入國學，彙舉不第。歎曰：昔之求道者，尚友古人，吾今未及大賢之門，其可已乎。遂走河南，值二程已逝，乃從謝顯道游。政和六年，以八行舉，第進士。調御史臺主簿，秘書郎，出守臨江軍，乞祠歸。自號九思，嘗執父喪，火延喪室，抱棺叩頭慟哭，不去。已而

火竊柱至半止，鄉人名止火柱。朱子有言：鄭博士某，舊及見之，年七十餘矣，嘗見上蔡先人甚敬焉。高公登字彥先，漳浦人。精於易，其為學以慎獨為本。徵宗時，為太學生，與陳東等上書乞斬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邦彥、朱勳等六賊。廷臣建和議，奪神公師道，李公綱兵柄，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帥臣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公與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即位，擢吳敏，張邦昌為相，敏又自李邦彥無辜乞復用之。公上書曰：陛下踐祚之初，人人跂足，以待維新，乃兵革擾攘，一切未遑，首擢吳敏，張邦昌為相，又納敏黨之言，李邦彥將復進用，臣恐天下將以陛下為不明之君，人心自此而離，不報再言。陛下有太甲之不明，而朝無阿衡，歷明皇之有初，而相同林甫，臣言係宗社存亡，未可忽也。自是凡五上，皆不報。因謀南歸，忽聞邦昌各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能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喜曰：可盡言矣。復為書論敏，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公與林適等請隨駕，歸山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諷學官羅繼公等，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忌，有司惡其直，例作文理，絀授下州文學。尋有旨，附第五甲，乃授廣東富川主簿。憲臣董棗聞其名，檄昭賀，馳藤，梓梧六郡，復命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舍法，能歸買馬，公請復舊。守曰：買馬養士，執急，公曰：養士急耳，守曰：抗長吏耶？公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樂法度也。既兩棄之，尚可言哉？守不能奪，命攝獄。有囚殺人，守欲奏免之，曰：陰德可為公。公曰：陰德豈可有心為耶？殺人幸免，如死者何？秩滿，士民乞留，不獲，相率餽餼五十萬，不告姓名。白守曰：教授貧無以養，願勸之受，公辭不可。請置學買書歸至廣，新興大饑，帥連

南夫，故發廩賑濟，復為糜野食之，頗負者聽。全活萬計，歲適大稔，饋亦及數。民投牒乞留，以數百輩，因奏辭終其任。紹興八年，赴政事堂審察，遂上疏萬言，作蔽主蠹國害民各上下二篇。上之高宗稱善，下中書。秦檜惡其議已格之，授靜江府古縣令。道出湖州，湖守汪藻聞與修徽宗實錄，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公曰：但意未欲耳。遂行。廣西帥沈晦問公何以治縣，公條十餘事，晦曰：古人之政，今日詐疑，胡可行也？對曰：誠不至耳。蟹類可行也。蒙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大蟲。邑大夫以下，為其所屈。公至，頗革公喜其遷善，處以學職。他日，乘閒請賜，公謝卻之。琥怒，遣子弟要奪士人財物，既又侵貸學錢，公呼至面數，琥奮臂厲聲曰：何與君事？公叱下，告衆曰：琥及諸司將實之法，琥忿而死。一郡稱快。古縣秦檜父舊治，檜實生此，帥胡舜陟謂公祠之。公曰：檜為相無狀，曷以祠為？舜陟怒，既又令市熊掌牛乳，公曰：錢雪而博猛獸，將春而奪之牛。此人上耶？舜陟大怒，移荔浦丞康寧代公，適公亦以母病乞去。舜陟遂掘檜祠，而自為記。且撰秦琥事，誣以專殺罪，詔送靜江獄。舜陟遣健卒捕公，值公母死舟中，妻非水次，航海詣闕，請納官贖罪。故人有為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於太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憂。上書徒爾也。公曰：某知有君父而已。既而中書奏納官贖罪無故事，仍送靜江獄。公歸葬其母，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平，白赦還家。至廣，漕帥鄭商道不棄，辟公攝歸善令。是秋，委考試潮州，公摘經史要語命題。策閩浙水災所由，皆屬意時事。郡守李仲文馳達檜怒，坐以舜陟所奏，取旨

編管容州。商不棄亦坐，錮一官。南省至揭公名為考官戒，時公出試院還矣。省符下漳州，遣使臣謝大

作持示之。公讀畢即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公曰。君命敢稽耶。大作愕然。比夜。巡檢領百卒挾兵刃至。公曰。若賜死。亦當拜教。乃就法。大作感公忠義。為泣下。奮劍叱巡檢曰。汝欲何為。省符在我手。無他語也。公謫居授徒。自給。開朝廷政事少失。輒擊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守何萬傳伯壽柏繼。以其事聞。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朱子守漳。建祠作記。比之伯夷柳下惠。又奏乞褒錄。贈承務郎。公事母至孝。嘗奉母舟行。阻風封康開。方念之。晨羞忽有白魚躍入。母病思食鹿肉。夜有虎銜鹿肉去。所著家論等篇及東溪集。明成化間。復建祠邑中。專祀李公郁字光祖。光澤人。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幼不好玩。坐立必莊。從舅氏陳瑩中學。識冠復從楊龜山龜山妻以第三女。皆告之曰。學者當知古人學何所用心。學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為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謂之人心。公退求之不合。因取論孟讀之。十有八年。乃渙然有得。龜山歿。以所學淑後進。皆語學者曰。聖賢遺經讀之又讀。於無味處。益致思焉。至乎羣疑並興。寢食不從。然後當驟進耳。陳默堂稱其學口目俱到。未見其比。游太學。紹興中。以遺逸召對。陳當世大務。高宗改容傾聽。補迪功郎。除收令所。刑定官。丁憂服闋。會秦檜用事。自度不能俯仰。辭。築室於邑西山居焉。家計虛空。曠然不為。當世賢大夫。益高仰之。辟福建帥府機宜文字。日訪民間利害。告其長而與除之。一日。帥欲毀民居數十為列肆。酷酒要利。爭之不聽。以老病辭歸。帥慚謝強留。卒於官。年六十五。公天資粹美。涵養有方。誨人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承朝散公遺命。為其叔父庭之後。庭辛毀瘠如禮。治喪必誠。子敬。兄偕罵賊死。事嫂如母。撫其子女如己出。凡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以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習知。宋晦庵表其墓。惜其未究於用。所著有易傳。論孟遺藁。及遺文數十卷。藏於家。學者稱西山先生。從子呂。

呂字演老。父純德有孝行。治周禮。兼左氏春秋。朱晦庵表其墓。稱為好德有常之士。公蚤孤。事母至孝。育弟妹有成。聚族千指。朝夕序揖。至老不倦。幼從從父光祖授龜山之學。晚見朱晦庵於廬阜。為講學友。於書無不讀。尤精於易。每言易在識時。和之以義。苟非真知義之所在。而喜言變。反害於易矣。時邑令憂無社倉。詣公求救。公條畫精。綜理縝密。晦庵為之記。子閔祖。相祖。壯祖。孫方子。閔祖字守約。別號網。演老長子。蚤授庭訓。已而從學朱門。篤志強力。精思切論。晦庵延之家塾。以訓諸孫。為編中庸章句。或問輯略。登嘉定辛未進士。調臨桂簿。提刑方信孺。遣使陳孔碩。成資以決事。暇即謂學訓諸生。士習丕變。調古田令。改廣西帥幹。勤慎明恕。諸司論薦。改秩。未赴。卒。有問答十卷。相祖字時可。演老次子。為晦庵高弟。辨質詳明。用心精切。皆以晦庵編書說三十餘卷。壯祖字處謫。演老季子。與兄守約同第進士。調閩清尉。初至。求教。朱晦庵嘉其有志。語以為學之要。其西山嘗薦之。稱為人物典刑。

方子字公晦。演老子正己之子也。少博學能文。端謹純篤。初見朱子。謂曰。觀公為人。自是莽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舉名齋。竟日危坐。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僕不加詬罵。然皆嚴憚之。嘉

定七年。登進士。廷對第三人。調泉州觀察推官。真西山為守。稱其學遠氣平。本經術。明世用。每有大事。必資決而行。暇則辯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公曰。是求也。可乎哉。丞相史彌遠怒之。除年始除國子錄。將選入宮僚。不少貶以希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使登刻龍之既歸。從游者盈門。公學得諸心傳。親切超詣。嘗語人曰。吾問學未能周盡。幸於大本有見。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若得其實務學之人。發明綱領。斯道庶幾不墜。爾起辰州通判。尋卒。著有朱子行狀。傳道精語等書。又有尚質解。慶歷二年。真西山在樞密。與尚書袁甫進於朝。特旨授朝奉郎。與一子恩澤。元虞集稱其於朱學。確守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蓋將終身焉。弟文字。

文字字公謹。亦從朱子學。歷知閩漳二州。吏譽藹然。持應蜀中二十年。以道學倡蜀人宗之。陳公淵字知默。初名漸。字幾叟。沙縣人。兄璣字壘。中。通易數。言國家大事多驗。登元豐二年進士。第三人。歷官給事中。屢言章惇蔡京奸邪。又與宰相曾布不合。貶外。因不知程伯淳。自以為恥。遂從楊龜山學。著了齋集。曾堯集。題齋開覽。證忠肅。公初受業程門。繼亦受業龜山。與羅豫章為友。龜山稱其深識。賢旨趣。妻以女。當知餘杭時。嘗送南歸詩云。幾年夢想到親闈。身逐行雲萬里飛。若水未殊沂上樂。春風無負舞雩歸。紹興五年。近臣廖公剛。胡公寅等。薦充樞密院編修。丞相李公綱重其行為布友。交至是為江西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辟為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舉直言。以胡文定薦。召對。改官賜進士出身。除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入對。言比年以來。恩惠大濫。賞給太厚。又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高宗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理甚當。對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頤師之。乃悟其非。高宗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矣。對曰。穿鑿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聖賢所傳。止有論孟中庸。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昧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以愛人語。英運。特其一端。安石遂以愛為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謂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因論和議。願以和為息戰之權。以戰為守和之具。章五上。益梗切。秦檜惡之。復疏論其親黨鄭億年。檜益危。遂解言職。除宗正少卿。以何錡論罷管台州崇道觀。卒。著有默堂集。

蕭公頤字子莊。浦城人。天資樸實。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喪。盡菽水。有盡芝之異。與李公郁。陳公彥。羅公從產。同游楊龜山之門。嘗答友人書云。士之所志。舍仁義何為哉。仁必欲熟。義必欲精。仁熟。則造次顛沛。有所不違。義精。則利用安身。而德崇矣。後以彙舉得官。為清流簿。終歲而歸。徜徉閩里。朱翁年先生嘗師事之。曾公恬字天隱。晉江人。少從楊龜山。謝上蔡。陳了翁。劉元城諸賢游。為存心養性之學。紹興中。仕太宗正。承秦檜當國。公自守不為屈。求外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著有上蔡語錄二卷。林公宋卿字朝彥。仙游人。嘗從陳瑩中學。瑩中稱曰。頭項直。又從楊龜山學。龜山稱曰。百鍊鋼。登崇寧五年進士。歷官知恭州。時帥奏開溪費州。南通辰沅。西抵瀘戎。公言得溪費地不足耕。得溪費民不足治。



悉啓登端。徵宗然之。又奏獨州民宿通二十萬八千四百五十餘緡。米十五萬四千八百石。州人祠之。秩滿。部使者疏留。徵宗曰。是嘗奏罷。深費州役者。與之以寬。朕西顧。靖康中。以煩言得旨。銜替。僑寓涪陵之韓亭。日與其士大夫唱酬自適。涪人以公才學出處。與黃太史相後先。因號小涪。尹和靖見之。曰。溪費一奏。皆自養氣中待之。薦於張浚。辟參謀軍事。力辭。建炎三年。以涪守王擇仁。及河北帥臣。充湖南帥司參議。浚視師江上。欲以宣撫判官。辭不就。及還朝。首薦之。蒙召。乞祠。終朝請大夫。

鄒公業字堯叟。秦州人。熙寧六年。進士官至宣撫使。少有名。工詞賦。壯游四方。從中山劉勳爲學。沒漢六經。貫穿百氏。各得其宗。其莅官。雖難充必盡力。而處之裕如。晚得從楊龜山游。其卒也。爲辭哀之。廖公剛字用中。順昌人。少從陳登中及楊龜山學。崇寧五年。登第。宣和初。自漳州司錄。除國子錄。擢監察御史。蔡京當國。論奏一無所避。以親老乞補外。出知興化軍。欽宗即位。以右正言召。丁父憂。服闋。除工部員外郎。以母疾辭。紹興元年。盜起旁郡。官吏悉逃去。部使者檄公撫定。公遣長子運諭賊。賊知公父子信義。亦散去。除本路提點刑獄。尋召吏部員外郎。請積舊制。選精銳爲親兵。又乞營建康。以杜北人窺伺之意。遷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除給事中。丁母憂。服闋。復拜給事中。言江淮兵備。莫若屯田。可以免待哺轉餉之患。爲三說以獻。時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誤國之罪。追貶其身。仍詔其子孫不得官於朝。於是章傑自郎中出知婺州。蔡僅自侍丞提舉江東茶鹽事。公封還詔書。謂如此豈足以示懲。有旨。悉與之祠。遷刑部侍郎。乞補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浚俗侈靡。喪娶醜制。公立條約。諭之。值日。食求言。公請以建國公正。皇子之號。布告中外。異時雖百斯男。不復更易。乃可以承天意。示大公。高宗讀之。悚然。詔拜御史中丞。奏臣職糾奸邪。當務大體。若指撫細故。非臣本心。又奏。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其原在一人之身。若誠意正己。隨照百官。則是非不紊。邪正洞見。弊可次第革矣。又奏。人君之患。莫大於好人從己。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羣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時諸將恃功。希恩。所請多廢法。公隨事論列。至於四五。諸將肅然。鄭燁年與秦檜有連。遂得美官。遷報至。從官會都堂。公謂燁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在朝廷乎。因顯疏其惡。燁年奉祠去。復奏起舊相之有德望者。處以近藩。秦檜聞之。曰。置我何地。改工部尚書。以王次翁代其任。次翁劾公。劾防陳淵。與爲朋比。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明年致仕。著詩經註解。性理小學集註。學者稱古溪先生。子四人。遲。適。遠。皆委廢節。邦人號爲萬石屨氏。

王公德修。南劍人。尹和靖門人。朱子嘗與書云。某於和靖先生。既不得親受音旨。而其高第弟子如老丈者。又未得見。其仰慕如此。

何公允字大和。邵武人。由宣和進士。調廣東提刑檢法官。東平馬伸撫諭廣南。見而賢之。奏爲屬。伸本程門高弟。因以所得於程者。以授公。既而坐論時事。貶死。公欲力辯其功。乃子輒止之。因爲伸作行狀。歸守其學不變。紹興中。通判辰州。聞秦檜自陳靖康反正之功。公曉起。挂袖道像哭之。將上其事。其子曰。待稍死未晚也。公曰。不然。萬一我先死。願目有餘恨矣。手書達尚書省。言伸侍御史時。移書僞楚斥

使避位。大節凜然。復以所作行狀進。秦檜怒下公獄。詔削官貶。棺死復職。歸至里門。親友相見。喜馬伸得白。一笑病廢。年卒。公天資重厚。勇於爲義。臨事奮不顧身。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是吾死所也。性喜中庸。踐習不懈。鄉人稱中庸何公。善易。傳子錫。錫字叔京。毅然任道。一意操存。與朱子友善。辯論精密。嘗言耳目之官。即心之官。仁義者道之全體。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養自明。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到持養之功。朱子歎稱之。嘗與書曰。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詭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力踐。已非一日之積。詞旨與博。反復通貫。三復悚然。有以仰見其所存之妙。以父恩補安溪簿。未赴。江西帥府辟。掌機宜文字。再調上杭。丞治尙寬仁。白罷無名。征賦部使者。鄭伯熊。思那事不理。繫者或至索百。乃檄公佐治。公披閱文書。自守決道。旬日悉盡。後因論均賦與守不合。謝歸。築書堂於所居之南坂。名曰高遠。用示標的。調潭州善化令。將行卒。朱子哭之甚哀。爲文以祭者。再而銘其墓。謂其清夷恬曠。廉直惠和。云。著易說。論語說。朱子皆曰。可傳。又有史斷。及臺溪集數十卷。稱臺溪先生。

李先生名侗。字愿中。劍浦人。少愛勇。常夜醉馳馬數里。既冠。游鄉校。有聲。已而聞羅仲素得程楊之學。遂棄場屋。往師事焉。授以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遂屏居山田。結廬水竹間。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其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緒。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獨處洞然。發必中節。事父兄至誠至敬。閨門內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平居怡愉無所可否。及酬應事變。斷以義理。有截然不可犯者。生事素薄。而處之有道。凡親故鄰里。貧不能婚嫁者。節衣食以賑助之。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盡道。其答問後學。晝夜不倦。至推闡異端。則實知其誠淫邪道之所以然。而辯之於錙銖毫忽之間。其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勵廉恥爲先。本末具備。可舉而行。嘗謂學者曰。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則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其語中庸則曰。聖賢之所以開悟後學者。無遺策矣。而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要指也。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如顏子之歎。卓然見爲一物。而不遠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語春秋。則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嘗以黃魯直所稱。周濂溪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氣象。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又云。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徑不差。若槩以理。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知也。沙縣鄧迪。謂先生如冰凝秋月。澄徹無瑕。朱子承父命。常往師焉。謂其資真動特。氣節豪邁。充完粹。無復圭角。語默動靜。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其德純道備。學術通明。既不求知於世。亦未嘗輕以語人。蓋庶幾乎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年七十有一。卒。諡文靖。稱延平先生。生平不著書。不作文。所傳有延平問答。及語錄行世。萬歷四十三年。從祀孔廟。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

李先先生名侗。字愿中。劍浦人。少愛勇。常夜醉馳馬數里。既冠。游鄉校。有聲。已而聞羅仲素得程楊之學。遂棄場屋。往師事焉。授以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遂屏居山田。結廬水竹間。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其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緒。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獨處洞然。發必中節。事父兄至誠至敬。閨門內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平居怡愉無所可否。及酬應事變。斷以義理。有截然不可犯者。生事素薄。而處之有道。凡親故鄰里。貧不能婚嫁者。節衣食以賑助之。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盡道。其答問後學。晝夜不倦。至推闡異端。則實知其誠淫邪道之所以然。而辯之於錙銖毫忽之間。其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勵廉恥爲先。本末具備。可舉而行。嘗謂學者曰。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則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其語中庸則曰。聖賢之所以開悟後學者。無遺策矣。而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要指也。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如顏子之歎。卓然見爲一物。而不遠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語春秋。則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嘗以黃魯直所稱。周濂溪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氣象。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又云。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徑不差。若槩以理。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知也。沙縣鄧迪。謂先生如冰凝秋月。澄徹無瑕。朱子承父命。常往師焉。謂其資真動特。氣節豪邁。充完粹。無復圭角。語默動靜。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其德純道備。學術通明。既不求知於世。亦未嘗輕以語人。蓋庶幾乎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年七十有一。卒。諡文靖。稱延平先生。生平不著書。不作文。所傳有延平問答。及語錄行世。萬歷四十三年。從祀孔廟。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

使避位。大節凜然。復以所作行狀進。秦檜怒下公獄。詔削官貶。棺死復職。歸至里門。親友相見。喜馬伸得白。一笑病廢。年卒。公天資重厚。勇於爲義。臨事奮不顧身。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是吾死所也。性喜中庸。踐習不懈。鄉人稱中庸何公。善易。傳子錫。錫字叔京。毅然任道。一意操存。與朱子友善。辯論精密。嘗言耳目之官。即心之官。仁義者道之全體。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養自明。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到持養之功。朱子歎稱之。嘗與書曰。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詭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力踐。已非一日之積。詞旨與博。反復通貫。三復悚然。有以仰見其所存之妙。以父恩補安溪簿。未赴。江西帥府辟。掌機宜文字。再調上杭。丞治尙寬仁。白罷無名。征賦部使者。鄭伯熊。思那事不理。繫者或至索百。乃檄公佐治。公披閱文書。自守決道。旬日悉盡。後因論均賦與守不合。謝歸。築書堂於所居之南坂。名曰高遠。用示標的。調潭州善化令。將行卒。朱子哭之甚哀。爲文以祭者。再而銘其墓。謂其清夷恬曠。廉直惠和。云。著易說。論語說。朱子皆曰。可傳。又有史斷。及臺溪集數十卷。稱臺溪先生。

李先先生名侗。字愿中。劍浦人。少愛勇。常夜醉馳馬數里。既冠。游鄉校。有聲。已而聞羅仲素得程楊之學。遂棄場屋。往師事焉。授以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遂屏居山田。結廬水竹間。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其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緒。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獨處洞然。發必中節。事父兄至誠至敬。閨門內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平居怡愉無所可否。及酬應事變。斷以義理。有截然不可犯者。生事素薄。而處之有道。凡親故鄰里。貧不能婚嫁者。節衣食以賑助之。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盡道。其答問後學。晝夜不倦。至推闡異端。則實知其誠淫邪道之所以然。而辯之於錙銖毫忽之間。其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勵廉恥爲先。本末具備。可舉而行。嘗謂學者曰。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則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其語中庸則曰。聖賢之所以開悟後學者。無遺策矣。而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要指也。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如顏子之歎。卓然見爲一物。而不遠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語春秋。則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嘗以黃魯直所稱。周濂溪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氣象。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又云。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徑不差。若槩以理。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知也。沙縣鄧迪。謂先生如冰凝秋月。澄徹無瑕。朱子承父命。常往師焉。謂其資真動特。氣節豪邁。充完粹。無復圭角。語默動靜。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其德純道備。學術通明。既不求知於世。亦未嘗輕以語人。蓋庶幾乎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年七十有一。卒。諡文靖。稱延平先生。生平不著書。不作文。所傳有延平問答。及語錄行世。萬歷四十三年。從祀孔廟。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

使避位。大節凜然。復以所作行狀進。秦檜怒下公獄。詔削官貶。棺死復職。歸至里門。親友相見。喜馬伸得白。一笑病廢。年卒。公天資重厚。勇於爲義。臨事奮不顧身。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是吾死所也。性喜中庸。踐習不懈。鄉人稱中庸何公。善易。傳子錫。錫字叔京。毅然任道。一意操存。與朱子友善。辯論精密。嘗言耳目之官。即心之官。仁義者道之全體。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養自明。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到持養之功。朱子歎稱之。嘗與書曰。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詭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力踐。已非一日之積。詞旨與博。反復通貫。三復悚然。有以仰見其所存之妙。以父恩補安溪簿。未赴。江西帥府辟。掌機宜文字。再調上杭。丞治尙寬仁。白罷無名。征賦部使者。鄭伯熊。思那事不理。繫者或至索百。乃檄公佐治。公披閱文書。自守決道。旬日悉盡。後因論均賦與守不合。謝歸。築書堂於所居之南坂。名曰高遠。用示標的。調潭州善化令。將行卒。朱子哭之甚哀。爲文以祭者。再而銘其墓。謂其清夷恬曠。廉直惠和。云。著易說。論語說。朱子皆曰。可傳。又有史斷。及臺溪集數十卷。稱臺溪先生。

李先先生名侗。字愿中。劍浦人。少愛勇。常夜醉馳馬數里。既冠。游鄉校。有聲。已而聞羅仲素得程楊之學。遂棄場屋。往師事焉。授以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遂屏居山田。結廬水竹間。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其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緒。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獨處洞然。發必中節。事父兄至誠至敬。閨門內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平居怡愉無所可否。及酬應事變。斷以義理。有截然不可犯者。生事素薄。而處之有道。凡親故鄰里。貧不能婚嫁者。節衣食以賑助之。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盡道。其答問後學。晝夜不倦。至推闡異端。則實知其誠淫邪道之所以然。而辯之於錙銖毫忽之間。其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勵廉恥爲先。本末具備。可舉而行。嘗謂學者曰。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則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其語中庸則曰。聖賢之所以開悟後學者。無遺策矣。而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要指也。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如顏子之歎。卓然見爲一物。而不遠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語春秋。則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嘗以黃魯直所稱。周濂溪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氣象。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又云。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徑不差。若槩以理。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知也。沙縣鄧迪。謂先生如冰凝秋月。澄徹無瑕。朱子承父命。常往師焉。謂其資真動特。氣節豪邁。充完粹。無復圭角。語默動靜。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其德純道備。學術通明。既不求知於世。亦未嘗輕以語人。蓋庶幾乎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年七十有一。卒。諡文靖。稱延平先生。生平不著書。不作文。所傳有延平問答。及語錄行世。萬歷四十三年。從祀孔廟。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

使避位。大節凜然。復以所作行狀進。秦檜怒下公獄。詔削官貶。棺死復職。歸至里門。親友相見。喜馬伸得白。一笑病廢。年卒。公天資重厚。勇於爲義。臨事奮不顧身。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是吾死所也。性喜中庸。踐習不懈。鄉人稱中庸何公。善易。傳子錫。錫字叔京。毅然任道。一意操存。與朱子友善。辯論精密。嘗言耳目之官。即心之官。仁義者道之全體。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養自明。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到持養之功。朱子歎稱之。嘗與書曰。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詭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力踐。已非一日之積。詞旨與博。反復通貫。三復悚然。有以仰見其所存之妙。以父恩補安溪簿。未赴。江西帥府辟。掌機宜文字。再調上杭。丞治尙寬仁。白罷無名。征賦部使者。鄭伯熊。思那事不理。繫者或至索百。乃檄公佐治。公披閱文書。自守決道。旬日悉盡。後因論均賦與守不合。謝歸。築書堂於所居之南坂。名曰高遠。用示標的。調潭州善化令。將行卒。朱子哭之甚哀。爲文以祭者。再而銘其墓。謂其清夷恬曠。廉直惠和。云。著易說。論語說。朱子皆曰。可傳。又有史斷。及臺溪集數十卷。稱臺溪先生。

李先先生名侗。字愿中。劍浦人。少愛勇。常夜醉馳馬數里。既冠。游鄉校。有聲。已而聞羅仲素得程楊之學。遂棄場屋。往師事焉。授以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遂屏居山田。結廬水竹間。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其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緒。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獨處洞然。發必中節。事父兄至誠至敬。閨門內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平居怡愉無所可否。及酬應事變。斷以義理。有截然不可犯者。生事素薄。而處之有道。凡親故鄰里。貧不能婚嫁者。節衣食以賑助之。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盡道。其答問後學。晝夜不倦。至推闡異端。則實知其誠淫邪道之所以然。而辯之於錙銖毫忽之間。其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勵廉恥爲先。本末具備。可舉而行。嘗謂學者曰。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則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其語中庸則曰。聖賢之所以開悟後學者。無遺策矣。而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要指也。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如顏子之歎。卓然見爲一物。而不遠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語春秋。則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嘗以黃魯直所稱。周濂溪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氣象。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又云。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徑不差。若槩以理。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知也。沙縣鄧迪。謂先生如冰凝秋月。澄徹無瑕。朱子承父命。常往師焉。謂其資真動特。氣節豪邁。充完粹。無復圭角。語默動靜。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其德純道備。學術通明。既不求知於世。亦未嘗輕以語人。蓋庶幾乎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年七十有一。卒。諡文靖。稱延平先生。生平不著書。不作文。所傳有延平問答。及語錄行世。萬歷四十三年。從祀孔廟。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

使避位。大節凜然。復以所作行狀進。秦檜怒下公獄。詔削官貶。棺死復職。歸至里門。親友相見。喜馬伸得白。一笑病廢。年卒。公天資重厚。勇於爲義。臨事奮不顧身。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是吾死所也。性喜中庸。踐習不懈。鄉人稱中庸何公。善易。傳子錫。錫字叔京。毅然任道。一意操存。與朱子友善。辯論精密。嘗言耳目之官。即心之官。仁義者道之全體。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養自明。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到持養之功。朱子歎稱之。嘗與書曰。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詭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力踐。已非一日之積。詞旨與博。反復通貫。三復悚然。有以仰見其所存之妙。以父恩補安溪簿。未赴。江西帥府辟。掌機宜文字。再調上杭。丞治尙寬仁。白罷無名。征賦部使者。鄭伯熊。思那事不理。繫者或至索百。乃檄公佐治。公披閱文書。自守決道。旬日悉盡。後因論均賦與守不合。謝歸。築書堂於所居之南坂。名曰高遠。用示標的。調潭州善化令。將行卒。朱子哭之甚哀。爲文以祭者。再而銘其墓。謂其清夷恬曠。廉直惠和。云。著易說。論語說。朱子皆曰。可傳。又有史斷。及臺溪集數十卷。稱臺溪先生。

李先先生名侗。字愿中。劍浦人。少愛勇。常夜醉馳馬數里。既冠。游鄉校。有聲。已而聞羅仲素得程楊之學。遂棄場屋。往師事焉。授以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遂屏居山田。結廬水竹間。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其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緒。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獨處洞然。發必中節。事父兄至誠至敬。閨門內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平居怡愉無所可否。及酬應事變。斷以義理。有截然不可犯者。生事素薄。而處之有道。凡親故鄰里。貧不能婚嫁者。節衣食以賑助之。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盡道。其答問後學。晝夜不倦。至推闡異端。則實知其誠淫邪道之所以然。而辯之於錙銖毫忽之間。其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勵廉恥爲先。本末具備。可舉而行。嘗謂學者曰。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則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其語中庸則曰。聖賢之所以開悟後學者。無遺策矣。而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要指也。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如顏子之歎。卓然見爲一物。而不遠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語春秋。則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嘗以黃魯直所稱。周濂溪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氣象。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又云。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徑不差。若槩以理。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知也。沙縣鄧迪。謂先生如冰凝秋月。澄徹無瑕。朱子承父命。常往師焉。謂其資真動特。氣節豪邁。充完粹。無復圭角。語默動靜。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其德純道備。學術通明。既不求知於世。亦未嘗輕以語人。蓋庶幾乎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年七十有一。卒。諡文靖。稱延平先生。生平不著書。不作文。所傳有延平問答。及語錄行世。萬歷四十三年。從祀孔廟。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

使避位。大節凜然。復以所作行狀進。秦檜怒下公獄。詔削官貶。棺死復職。歸至里門。親友相見。喜馬伸得白。一笑病廢。年卒。公天資重厚。勇於爲義。臨事奮不顧身。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是吾死所也。性喜中庸。踐習不懈。鄉人稱中庸何公。善易。傳子錫。錫字叔京。毅然任道。一意操存。與朱子友善。辯論精密。嘗言耳目之官。即心之官。仁義者道之全體。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養自明。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到持養之功。朱子歎稱之。嘗與書曰。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詭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力踐。已非一日之積。詞旨與博。反復通貫。三復悚然。有以仰見其所存之妙。以父恩補安溪簿。未赴。江西帥府辟。掌機宜文字。再調上杭。丞治尙寬仁。白罷無名。征賦部使者。鄭伯熊。思那事不理。繫者或至索百。乃檄公佐治。公披閱文書。自守決道。旬日悉盡。後因論均賦與守不合。謝歸。築書堂於所居之南坂。名曰高遠。用示標的。調潭州善化令。將行卒。朱子哭之甚哀。爲文以祭者。再而銘其墓。謂其清夷恬曠。廉直惠和。云。著易說。論語說。朱子皆曰。可傳。又有史斷。及臺溪集數十卷。稱臺溪先生。

沈涵之請賜御書靜中氣象四大字匾於祠。  
朱公震字子發邵武人。學有源委常參講道。而友胡康侯登政和進士。歷仕州縣。以廉稱。高宗用趙鼎薦。召至。問易春秋之旨。擢秘書少監。兼侍經筵。又兼劄善。高宗曰。天生朱震。為今日資善得人。終翰林學士。句祠卒。著漢上易。易集傳。易總記。  
游公烈字哲老邵武人。素以孝節稱。受業胡安定之門。郡人知經學自公始。登皇祐元年進士。官至職方員外郎。

盧公奎字公圭。邵武人。登政和開進士。官至江西運判。常作母我論。為衆所推。號盧母我。其學多得於楊龜山。晚寓於中。著筆錄十卷。

劉公子登字彥冲。崇安人。祖民先字聖任。奉母至孝。父翰字仲遠。實政殿學士。嘗奉使入金。金人欲立之。酌酒自縊。伯兄子初字彥修。為待制。進爵子。慷慨厲節。不附秦檜。朱子稱為人傑。仲兄子翼字彥禮。精敏力學。深惡浮屠。戒子弟勿觀其書。靖康開。承父命入奏事。欽宗見其進止開雅。除江西轉運使。司。歷知建州信州。所至不擾。甚得民心。公以父蔭補承務郎。通判興化軍。畫計備衛。賊不敢犯。年方三十。以痛憤父沒。哀毀致疾。不堪吏責。遂勾開局。主管冲祐觀。以歸。自號病翁。世居屏山。有園林水石之勝。危坐竟日。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數日輒走。父某涕咽。或棄日乃返。處兄弟怡怡。與胡籍溪劉白水為道義交。講學外無雜語。深於易。家有二齋。東齋名復。西齋名蒙。朱子承父命師事之間。以入道次第。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之三字符也。妻死不再娶。以兄子翼幼子球為後。年四十七。得微疾。同人請家麻。泣別母夫人。作書徧訣友人。召球付以家事。示葬處。告學者以修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琴賦詩。澹加平日。居兩日沒。學者稱屏山先生。諡文靖。有文集二十卷。球位至觀文殿學士。以忠孝聞。無子。以學業學雅為後。學業守撫州。刻規約於學。以示學者。時一至為解說義理。移守甌州。有惠政。終朝散大夫。學雅南雄通判。

吳公棫字公發。臨寧人。登熙寧進士。第徽宗朝。為開封府推官。高麗自元豐後久不修貢。公以給事中往諭德意。兼官至龍圖閣直學士。再鎮成都。陞階上曰。卿清謹循良。故委以重地。後知鄂州。卒。著有論語十說。

黃公偉字維之。後即字為名。更號叔張。永春人。弱冠同兄弟巽之入太學。歷試占首。與黃槐同。時人稱二黃。紹興二十七年。登進士。歷官國子監簿。進所撰太祖政要。論愛名器。勵廉恥。因及詮試。冒名代筆等弊。自是有覆試任子之令。時議欲立武賢良科。公不可。遂寢。除大理寺丞。少卿。欲奏獄空。公以所隸有獄。不敢背名。少卿竟削其名。以奏。公自執。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求外補。差知邵武軍。陸辭對。論選用大臣。當如王素對仁宗言。官官妾不識名者。可入選。又論乾道新書。不宜刪減。內侍不得干預朝政。孝宗稱善。翌日出劄子。復舊法。後歷官江西提學。公為小官。恥於求舉。及更慶節。所薦引多寒士。其挾貴而來者。皆不舉也。敬歷中外。直道而行。居開十年。手不釋卷。嘗與朱子論學。後進皆以鄉先生事。

之。自號竹坡居士。年七十九卒。臨卒。猶與諸子講論至夜分。

陳公知柔字體仁。永春人。紹興十二年進士。第四人。與秦檜子燾同榜。授台州判官。辭釋寃盜四十餘人。教授建溪二州。歷知循州。州時同榜前列。藉檜之力。俱致通顯。公獨齟齬。無仕進意。自號休齋居士。雅好山水。徧游浙廣諸名山。諸生從者戶履常滿。寓僧房。四壁蕭然。作賦讀經。忘其貧老。著易本旨。易大傳。易圖。春秋義例。古學圖。詩聲譜。論語後傳。詩話。梅青傳。詩騷古賦。雜著行世。王十朋贈詩。略云。大陳如金玉。一室清無塵。胸中包古今。筆下真有神。講席延諸生。黃卷呵古人。異端斥佛老。吾道鳴孟荀。其卒也。朱子祭以文曰。某少游宦。獲從公游。泉漳開蒙。公誘掖良厚。後別去。幾三十年。去歲冬復見。握手如平生。歡及其之。還。載酒饋。落陽。慘快分。潛然不樂。未兩月。公訃。嗚呼痛哉。公於諸臣。皆有論述。許以寄我。相與考評。而今而後。不復遂此願矣。賦詞千里。寄此一奠。尚惟精爽。聽我此言。

高公鑿字子雲。福州人。紹興三十年進士。為大學博士。疏言。訓練士卒。久任帥守。考宗稱其老成。歷練選秘書省著作郎。兼王府教授。再對便殿。悉當上意。御批其札。送中書。既退。趨出。目送之。光宗在儲宮。以宮僚入宴。恩意浹洽。手書容齋二字。以賜。容齋公號也。皆修乾道會要。轉朝散郎。有易說及詩文二十卷。

吳公大成。漳浦人。紹興開秦檜柄。隱漸山石榴洞。講明正學。與丞相陳俊卿。三山林擇之。聚賦賦詩。乾道中。奉檄湖湘。往還京浙。著有梅月詩。筆筆義經疑傳。

余公復字子叔。寧德人。少從張翰學。精於周官。紹興元年。對策大廷。光宗稱其直而不訐。拔置第一。賜之詩。寧宗即位。詔入史館。兼實錄檢討。歸。擇邑。南佳勝。辟園。擗軒。觴詠其間。著禮記類說。左氏纂類。

王公士奇字求叔。福安人。弟知章為建州教授。公舉進士。適聞其訐。遂不赴廷。廷往。蜀護喪。後就試。當得官。以母老。乞祠。當國者高其行。以堂除。凡二十三考。方任莆田法曹。真西山語當路曰。王君文行俱美。當於古人中求之。後以奉議郎。賜緋。致仕。優游田里。手不釋卷。多所著述。年八十四卒。有諸經釋疑。

吳公楫字公濟。崇安人。幼自雄其才。謂功名可立取。紹興末。試鄉省不第。遂主盟林壑。絕心仕進。與朱子。吳郡研窮理學。嘗言。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時寧靜。以養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朱子遺子師事之。晚年以特恩補官。調桂林簿。

王公悅字習之。莆田人。紹興開進士。調漳溪尉。嘗佐浙西憲幕。有負鹽繫獄者。歲久莫剖。公決以非辜縱之。守懼不敢。公請獨任其咎。官終南外陸宗院教授。著春秋解。五經贊疑。

程公伯榮字良弼。古田人。與王龜齡。沈有開。傅子淵。皆友於朱子。龜齡以良弼為鄭公。極字漁仲。興化人。父國器。太學生。嘗為己田築蘇洋。人食其德。沒於姑蘇。公年十六。徒步歸葬。結廬越王山下。從兄厚學問該博。公與講學。從游者甚衆。既而卜築夾溪。又出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留借讀。夜則仰觀星象。寒暑寢食為之都忘。紹興間。上書乞。留心聖學。篤志斯文。用儒臣典司東觀。內外之藏。始有條理。百代之典。燦然可觀。繕寫所著書十八部。百四十卷。以進。詔藏秘府。二十七

書。必留借讀。夜則仰觀星象。寒暑寢食為之都忘。紹興間。上書乞。留心聖學。篤志斯文。用儒臣典司東觀。內外之藏。始有條理。百代之典。燦然可觀。繕寫所著書十八部。百四十卷。以進。詔藏秘府。二十七

年以薦應召。表言臣處山林三十餘年。修書五十種。皆已就。尚欲取歷代之籍。始三皇。卒五季。彙輯為一名。曰通志。體參馬遷。法則班固。讀史上。要覽十二篇。名曰修史。大例。帝曰。開卿久矣。何相見晚。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為御史葉義問所劾。乞還山。改監南嶽。還家。論著閱四年。通志就。詣闕請上。會高宗幸建康。命為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簡詳諸房文字。及駕歸。繳進通志。而公卒。年五十九矣。生平枯淡好施。居鄉。桑葚不一。詣守令。筆札雖詔從官給。未嘗取也。北人犯邊。公言。歲星在宋。彼將自弊。後果然。學者稱炎澤先生。

蘇公總德。化人。紹興三十二年。試中上舍優等第一。孝宗即位。恩賜釋褐。登第。授衢州教授。秦遷參淮東議幕。著有論語解。大學備行編。詩文雜著。

李公則字康成。龍溪人。少孤力學。試太學不得志。浩然東歸。教授生徒至百餘人。如楊公汝南。李公恂輩。皆其門下。乘薦鄉。前。紹興十二年。以特科授桂嶺。攝富川令。調德化令。所至皆有惠政。轉通直郎。致仕。公學兼得之。蘇程二家。其教人必以仁義為本。自號益壯翁。

吳公辨字清臣。龍溪人。兩請鄉舉有聲。又請漕舉及同文館舉。與陳公知柔。林公光朝友善。陳公稱其古心古貌。古文古學。三山林子晦亦歎其為天下奇才。學者號省齋先生。著述甚富。有省齋集行世。

陳公兢字戒叔。龍溪人。宣和間。以特科調貴州法曹。當路交薦。後又登紹興三十年進士。初尉長汀。再授恩平。新興二州教授。終龍南令。著有周禮解及雜文數卷。

王公文獻。晉江人。紹興間。上所著孝經詳解一卷。詔藏秘府。

宋公藻字去華。莆田人。紹興初。試禮部。尋進中興十君論。高宗稱善。以布衣召見。授廬陵尉。指畫敵人形勢。權知江陰軍。孝宗立。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察猾胥六百餘人。罷之。奉旨服恤。永嘉。發粟。寬租。獨稅。坐彈劾。温州守臣。為權貴所擠。力勾休致。卒。贈大中大夫。著擊經滯秘。

余公崇龜字景望。仙游人。登嘉熙開進士。歷官司農丞。賜對便殿。時韓侂胄欲邀一見。處以要津。公不從。力乞補外。知江州。侂胄罷。即日除監察御史。入奏請慎名器。上嘉納之。除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著詩經講義。

林公宗臣字實夫。龍溪人。受業高東溪之門。登乾道二年進士。歷官主簿。見陳北溪。趨向不凡。心異之。謂曰。子所習者科舉耳。聖賢大業。則不在是。因授以朱子所編近思錄。陳卒。為儒宗。實公啓之也。

趙公師慮。本宋宗臣。世居臨漳。朱子守漳。首薦之。其詞曰。履行深醇。持心明恕。

陳公研。晉江人。乾道二年進士。官臨汀。上疏乞弛鹽禁。從之。權貴欲引為御史。先令其排擊故相。公曰。公義不可犯。善經學。詩書易禮皆有解。袁公樞。字樞仲。建安人。試禮部。詞賦第一。乾道初。以興化軍教授。充禮部試官。除太學錄。有自開門以節。賦簽樞密者。公與同僚。其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著易傳解義辨異。童子問。通鑑紀事本末。莊公夏。永春人。家貧。少孤。從兄晦。學登嘉熙八年進士。歷知興國縣。慶元開。大旱。應詔極言。威福下移。巧

陰盛陽衰之象。宜體陽剛之德。召為太常博士。遷國子博士。陳邊贊不可妄開。議者難之。又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兵冗。忤柄國者。遂乞歸。自號養翁老人。著禮記解。

陳公崇。晉江人。嘉熙開進士。為新建令。以幣積舊券。代下戶輸租。歷知紹州。攝憲節。卻臺府例券數千緡。再歷太府丞。奏減二廣丁錢。奉祀歸里。著春秋解。史編雜著數十卷。

余公允。文字隱之。建安人。以孟子亞聖。自司馬君實作疑孟。其後李觀。鄭原。著常語及藝圃折衷。皆肆詆毀。乃作尊孟辨三十餘條。闢之。

黃公市。字山仲。晉江人。乾道五年進士。居鄉教授。從游多名士。有論孟解。詩文雜著。

鄭公耕。老字毅叔。莆田人。父安正。少負才學。一時名士多從之。公登進士。除懷安主簿。母喪。服闕。調明州教授。州當焚蕩之餘。教弛學荒。公經營區序。興起斯文。召見引太祖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普對道最大。知道理最大。則必不以私意失公中。孝宗悅。擢國子簿。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秩滿。歸南陵。著詩易洪範中庸語孟訓釋。

陳公輝。申字宋模。連江人。淳熙開。登進士第。歷官知漳浦縣。有惠政。入為著作郎。轉對切直稱旨。曾有志者。出管武彝。神祠觀。起參議。准闕。未赴。卒。著易鑑。四書解。滄瀛發旨。審是集。兵書訂解。南唐餘事。高齋文集。子德一。

德一。紹熙中進士。官終朝請郎。知宜州。卒之日。囊無餘貨。所著有易傳發微。橫州文集。諸子總解數百卷。兄弟四人。二為州牧。二為縣令。余世同。鸞。推德門云。

陳公德。豫字子順。連江人。好學。通博。登嘉熙十四年進士。調建州戶曹。試教官。首選。分教宣城。時禁程氏學。遺文皆令焚毀。公取郡學所藏。詭持惟謹。改京教。余遷諸軍糧料院。歲旱。求言。公上封事。以諱天變。諱人言為致旱之由。乞去二諱。以回天意。光宗嘉納。歷武學太學宗學博士。抗疏論事。議者以為識時務。余遷著作郎。會外國僧人入觀。錫子甚豐。乃歷陳梁武之失。即日有旨。出僧人於國門之外。終大理卿。著有訥齋集。

林公光。朝字謙之。莆田人。有聲場屋。再舉禮部不第。不復以得失為意。聞吳中陸子正學出尹和靖。遂往從之。專心踐履。不為訓詁。四方來學。無慮數百。稱南夫子。歸前。設講於東井紅泉。閩之洛學。公其宗也。然惟口授。未嘗著書。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莊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又曰。日用是根株。言語文字是註脚。學者須求之日用。求之不已。則察乎天地。隆興元年。以進士及第。

授冀州司戶參軍。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觀以潛邸恩。俸進。公與劉朝。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改知永福縣。而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職。為秘書省正字。歷著作郎。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九年。張說再除簽樞密院。公不往。遂出為廣西提點刑獄。嘉熙元年。移廣東。以擊殺茶寇。功名拜國子祭酒。

四年。孝宗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大稱善。而賜金紫。除中書舍人。時吏部郎謝廓然。以曾觀薦。賜同進士出身。除殿中侍御。命從中出。孝宗度公必不奉詔。改權工部侍郎。請外。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引

疾。提舉興國宮。卒年六十五。諡文節。稱文軒先生。公明經博古。通練世務。道尊德盛。為時取式。無田宅。以遺妻子。獨富於書。至死不釋卷。其為文精深簡古。上參經訓。下視騷詞。有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直用數語。雅容而有餘。故其高處逼視。可殺。平處猶與。並驅。朱子於當世之學。開有異同。獨於公有稱重焉。嘗曰。某少年過。見林謙之。林次雲談道。極得精神。為之踴躍。鼓動。後來再過。則二公已死。更無一人能繼矣。晚年著易論。詩書語錄。中庸解。並奏劄等集。林希逸。陳師復。劉後村。各為之序。姪成季。成季字井伯。有學行。從朱子游。朱子深器重之。所與筆札甚多。趙忠定禮為上客。每事必咨。仕興國軍判官。

黃公補字秀全。莆田人。父端。歷惠州教授。公隨之永嘉。陳鵬飛謫惠州。公師友焉。其學用心於內。視富貴利達。蔑如也。教授於鄉。及門者數百人。時林謙之講學城南。而公在城東。並為學者宗。尚登乾道八年。特科授高州文學。調高要尉。著九經解。論語人物志。

蔣公離字元肅。仙游人。援筆數千言。與林謙之輩十人。稱莆陽十先生。又稱南夫子。教授泉州。常撰時政十議。王十朋見而歎曰。經世之文也。著有懷齋文集。

楊公與宗字似之。長溪人。祖惇。體字穆仲。以監察御史致仕。許在家言事。時稱有田不買。有官不做。有子不蔭。謂之三奇。公少師事鄭炎。後執經林謙之之門。登紹興三十年進士。調鉛山簿。孝宗登極。上封事。未陳以守為攻之策。時相主和議。使人要曰。若登對無立異。當以美職相處。卻之。蔡書抵東。府力爭。孝宗嘉其志。除武學博士。既而召充館職。條對切中時弊。歷遷校書郎。與林謙之同校文省殿。擢鄭僑。蔡幼學。陳傳良。時稱得人。修四朝會要。歷遷司動郎。論張說不當與趙汝愚同拜。不報。又駁楊和王存中。封爵太優。忤時相。相允文。出守處州。大有政聲。除知温州。改嚴州。終湖廣提舉。著有自觀文集。從弟楫。

樞字通老。從朱子游。稱其誠實可敬。登熈寧戊戌進士。調莆田尉。閩帥程叔達移縣括。田公歷疏不便。帥大怒。公徐對無所屈。罷去。漕使林所曰。尉敢格帥。大是奇事。薦之。蔡官司農寺簿。劄論進君子退小人。獎廉靖之操。絕奔競之風。除國子博士。轉少卿。臺臣或干以私。答曰。臺省紀綱。學者規矩。當各守職。無相侵越。尋出知安慶。移湖南提刑。江西運判。終朝散郎。著奏議悅堂集。

劉公夙字賓之。莆田人。師事林謙之。得其傳。紹興二十一年。登第。召吉州司戶參軍。濠差建州教授。改臨安。以弟朔為溫州司戶。迎母就養。因乞與溫州教授。莫冲兩易。以便親從之。作養人材。多所成就。孝宗即位。召除樞密院編修。以親老求去。無何。兼國史院編修。力辭不就。除著作佐郎。輪對。首論馳射近侍。備准三事。又以浙江水奉詔陳得失。言陛下與會觀龍。大瀾。聖詠。詠。而名罷。宰相。易大將侍。其言乃決。嚴法守。我儆。儆。當自宮掖近侍。始所請。凡六事。旬外。除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乾道元年。以親老。乞祠。主台州崇道觀。三年。差知衡州。認平政簡。奏舒兵力。罷貢獻。辨君子小人。會曾觀。訓。賀金。正且。道。衡。入。謁。公。弗。納。徙。溫。州。明。年。引。疾。歸。又。明。年。卒。是。歲。王。龜。齡。蒞。某。皆。先。公。卒。呂。東。萊。悼。以。詩。云。諸

老收身盡。佳城又到公。蒼天那可問。吾道竟成窮。產捲莆田雨。簫橫習水風。今年榜上淚。三泣萬夫雄。謙之亦云。賓之愛君均於愛親。憂國過於憂身。古有遺直。今難其人。其為一時名賢所推重如此。著春秋解。弟朔。子彌正。吏部侍郎。定朱子諡曰文信。之建臨川三賢祠。以祀黃勉齋。文丞相。彌正與焉。次彌邵。

朔字復之。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廷試甲科。調溫州同戶參軍。孝宗初立。與林謙之同召對。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許直難堪之言。因以自考察成敗得失。且及會觀龍。大瀾。罪狀。改宣議郎。知福清縣。虞允文贊孝宗恢復。士多嚮之。朔極諫。以為宜選兵將。廣儲時。責成於端。重其事者。從容以持其變。不可憑虛蹈空。過為指料。決天下於一擲。孝宗悚然。除秘書省正字。以疾。旬外。除福建安撫司參議。與兄賓之皆為時望所推。學者輻輳其門。兄性挺特。不以色假人。公則濟以和易。至輕祿位。而重出處。厚名義。而薄勢利。盡言於朝。盡心於官。飭廉隅。公是非。殆不相讓云。著春秋紀年。

彌邵字壽翁。素性狷介。蚤孤。遺書數廚。晨夕鈔寫。考論。斷制義理。一以洙泗濂洛為宗。嘗質經於陳公忠。評史於鄭公寅。問易於蔡公淵。郡守楊棟。勸德堂於學宮。以處之。及棟提點福建獄。復論薦於朝。未報。辛年八十二。公生平為學。專務實踐。自幼至老。確然不移。著有易漢漢考。讀書日記。學者稱習靜先生。

林公亦之字學可。福清人。盛年挾策游四力。卒不契。去之紅泉。謁林謙之。師事三十餘年。遂為高弟。謙之卒。莆人推公嗣講席。戶外履幾半於師。或勸其著書。公吟詩答之曰。講學紅泉不著書。只將心學授生徒。趙公汝愚帥閩。辟入東井書堂。待以賓友之禮。上其學業於朝。命未下。卒。學者稱綱山先生。又稱月魚先生。景定間。林希逸追其賢。贈迪功郎。賜諡文介。子簡字綺伯。莆中劉克莊少師之。

林公肅字恭之。仙游人。少有文名。從林謙之學。潛照開。試教官科。首選。調臨安府教授。有同學卓先者。字進之。言論引古人與人。寡合。

黃公弼字季野。莆田人。少從林謙之學。志行高古。同游士自劉賓之劉復之林學可而下。皆推讓焉。陳公士楚字英仲。莆田人。從林謙之學。登乾道壬辰進士。調臨江戶曹。攝新喻縣。政教大行。改調候官。以丞相周必大薦入對。孝宗獎其誠實。紹熙初。除宗正丞。兼嘉王府直講。一日百官趨朝。大雪。丞相索表稱賀。援筆立就。背宮開經筵。講無逸篇。其解極稱艱難。曰。百穀麗於土。亥萌既敷。方有實。三農力於田。莠草既除。方有稌。以風小人妨君子之意。壽皇稱其議論精詳。理致深奧。得師儒之道。賜金幣玉。賜金錢。歷軍器少監。提舉。汪南東路。歲儉民饑。不憚巡訪。荒政最良。屢除侍講。卒。

陳公頌字德容。一字師文。羅源人。萬貫有守。毅然任道。少慕伊洛考亭之學。屢試禮部。對策獨以正心誠意為說。俱見黜。後對時務策。擢第。及廷試。復如初。始終發明伊洛考亭之旨。孝宗擢特奏第一。賜同進士出身。時淳熙八年也。子孫猶守家學。

鄭公公敏字明之。龍溪人。幼孤。與兄公顯字隱之。苦學篤志。時號二鄭。公顯登乾道丙戌科。歷官朝奉大

夫有獻時事十論公登乾道己酉第... 射圃日與諸生講明理學...

余公藹字若蒙龍溪人登淳熙十一年進士... 志高宗政範差監樞密院...

高公禾字穎叔晉江人淳熙八年進士... 歷邊兵部郎官復復齋...

林公希逸字蕭翁號虞齋... 乙未進士為平海軍推官...

王公遇字子合龍溪人父羽儀徽州通判... 安卿友善登乾道八年進士...

除王宮教授適昆陽大早命為之守力講荒政... 至官留心賑濟如在昆陽除大宗正...

鄧公景之字秀山古田人從父繼著春秋元經... 鄧教建寧受業胡籍溪之門...

鄧陽公光祖字慶嗣崇安人九歲能文... 事焉乾道八年再舉登第不赴...

楊公炳晉江人祖世永為端溪尉... 進士為國子監錄余遷左司...

游公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建陽人... 志當世熱南北事初登古田尉...

陳公紹叔字克甫莆田人終日危坐... 銅做古制又別制器象天體...

朱子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其先世婺源人... 官邸及其卒也貧不能歸喪...

道南源委卷之二

宋

朱子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其先世婺源人... 官邸及其卒也貧不能歸喪...

而已。隆興元年復召辭不許。即入對。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言更切。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仇。至於德業之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時湯思退力主和議。不悅其言。除武學博士。待次不就職。乾道元年。請監南嶽廟。任長沙。訪張南軒。遂借登衡嶽。以陳俊卿劉珪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四年。崇安鐵貨業於府以賑之。五年。丁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孝宗曰。嘉安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曰。是以退爲進也。又辭。淳熙元年。力辭不允。始拜命。用行丞相事。夔茂良除。除秘書郎。管武夷山冲祐觀。五年。除知南康軍。四辭不許。乃之任。懇憫愛民。興利除害。歲旱。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妻乞依格推賞。納粟人。時諸郡學。引進士子。而誘誨之。奏復白鹿洞道址。爲學規。俾守之。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訓迪不倦。退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返立周濂溪祠。以二程子配。別立五賢堂。表陶靖節之居。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閭。明年。大旱。應詔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孝宗不悅。以疾請祠者五。不報。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凡三辭。會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復以南康人納粟未推賞。不受職。實行乃受。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又奏。乞推行社倉之法。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獨其征及至。則米舟輻輳。日餉訪民隱。按行境內。窮山深谷。靡所不到。單軍屏徙。所至人不及知。存恤所活。不可勝計。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孝宗謂王淮曰。朱嘉政事。卻有可觀。先生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卒稍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祕閣。台州守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提舉。未行。先生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聞。先生論愈力。下紹興府鞠之。得其情。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爲是。踐田而奪之。牛辭不拜。復上言。所劾賊吏黨與衆多。並當要路。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即遠至師友淵源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詆排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閒。或可少舒患難。惟時吏部尚書鄭丙。上疏毀程氏學。以陰誣。而御史陳賈亦面對論。近日稽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濟僞。故先生有是言。十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入奏。首言。近年刑獄不當。及經總制錢江西科罰之弊。末乃詳言。擴天理克人欲之事。是行也。有戒先生勿以正心誠意爲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止此四字耳。豈可回互而欺吾乎。及奏。孝宗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除兵部郎官。以足疾。祠本部侍郎。林某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以欺慢劾。時孝宗方與先生。曰。朕見其欺也。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先生且辭。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辭。并具封事。投匭以進。言天下大本。今日急務。凡六事。疏入。漏下七刻。孝宗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除主管大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會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除祕閣修撰。仍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

者再。會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遂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賦七百萬。經總制錢四百萬。探古喪禮。嫁娶之儀。揭示以變民俗。命父老解說其子弟。有聚付廬爲傳經會。作庵舍以居。不嫁之女。悉禁絕之。會朝論欲經界。泉汀漳三州。先生訪事宜。擇人物。以至引量之法。洞見本末。上之有旨。先生行漳州一郡。明年。以子喪請祠。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再辭。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又辭。乞補宮觀。從之。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界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漳州。荆湖南路安撫。力辭。五年。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僚擾閩。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奸吏。抑豪民。興學校。明教化。湘湖士子。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爲之講說。不倦。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爲請。錢故死節五人。爲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憂懼。乞歸田里。寧宗在潛邸。即聞先生名。恨不得爲本宮講官。及即位。首詔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講。又辭。不許。降下手札云。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奏言。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不圖。可謂處之以權。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有忘親之懷耳。充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則人倫可正。大本可立。又議。禮祖不當祫。勸帝行孝宗通喪之禮。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本。而用力於玩經史。近儒學。召數大臣。切劘治道。寧宗恩轉朝請郎。賜紫章服。兼寶錄院修撰。辭。不許。遂受詔。進講大學。先生以平日所論著。編次成帙。以進。寧宗開懷容納。而論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皆讀之。今更爲點來。先生知帝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帝進德。立嫡孫承重之服。時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先生憂其害政。每進對再三言。左右竊柄。侂胄遂有御批云。個卿者。年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先生。寧宗諫爭。不可。照依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趙汝愚既相。召四方名士。中外引領望治。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爲慮。數以手書啓汝愚。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不以爲意。至是。亦被誣。誦永州。而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草書極言奸邪蔽主之禍。以辨汝愚之冤。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箴決之。得遜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草焚之。自號遜翁。以疾乞休。不許。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祕閣修撰。二年。臺諫沈繼祖。胡紘等。迎侂胄意。論先生十罪。葉翥。劉德秀。復言先生爲僞學之冠。選人余嘉上書。乞斬先生。以絕僞學。詔落職。罷祠。報書至。先生方與諸生講論。起視。畢坐講。如故。五年。詔以朝奉大夫致仕。先生始以野服見客。六年。先生年七十有一。三月。寢疾。尙與諸生講太極圖。西銘。改大學。誠意章。明日。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公遠來。道理止是如此。但相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有進步處。先是去冬。以書傳授蔡九峯。俾足成之。至是。復手書。念德託爲禮書。黃幹。令收禮書。底本。補苴而成之。又書于。令收拾遺文。次日。移寢中堂。諸生又入問。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用溫公喪禮。何如。曰。疏略。問禮。乃領之。正坐。蓋衣冠。揮婦女。諸生揖而退。良久而逝。是日。甲子。大風拔木。洪水崩崖。門人治喪。一以儉禮從事。所至從游之士。與聞風慕義者。莫不爲位而哭。

建陽縣唐石生之太林谷。自先生之去國也。倪胃勢張。鄙夫愉人。迎合其意。謂貪黷放肆。乃人其情。廉潔好禮者皆偽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義理者並行除戮。六經語孟。悉為世大禁。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裂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是時。先生已沒矣。建寧守傅伯壽。素誠先生不為己。不以聞。故有是命。開禧三年。倪胃伏誅。儉黨斥。嘉定元年。詔賜遺表恩澤。諡曰文。贈中大夫。特贈寶閣直學士。方先生年十四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病亟。屬之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死。汝往事之。故先生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名之士。皆自同安徒步往。從李延平。於延平之言。反覆思。維其為學也。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於母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自少至老。未嘗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閭閻之閒。內外斬斷。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感。哀戚備至。飲食衰絀。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貧賤。必致其悲。吉凶慶弔。禮無所遺。闕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初依劉氏居崇安。晚遷建陽之考亭。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綴四十日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常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精研理。所著書。有周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贊。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伊洛淵源錄。程氏遺書。皆行於世。先生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宮。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宮。平生為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二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詔同周張二程從祀孔子廟。元至正中。改封齊國公。封章齋先生為精獻公。明洪武間。追封先生徽國公。嘉靖九年。以章齋先生從祀聖廟。於子孫之在徽州者。賜號博士一員。皇朝康熙廿九年。於在建陽者。亦賜博士一員。四十四年。賜御書大儒世澤四大字。又對聯云。誠意正心。闡鄒魯之實學。主敬窮理。紹濂洛之真傳。各縣於祠。先生子三人。長塾字受之。蔭補將仕郎。能詩。次塾。次在。塾子鑑。素選奉直大夫。湖廣總領。建先生祠於建安居焉。曾孫浚字深源。兩浙轉運使。策吏部侍郎。尚理宗公主。元兵下。建寧與公主逃入福州。既而福州守王剛中以城降。仰天大哭曰。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可受辱乎。遂飲藥死。

塾字文之。淳祐開。蔭補迪功郎。差監德清縣戶部贖軍酒庫。後朱子十一年卒。黃勉齋誄之曰。在昔夫子。性嚴氣剛。規矩準繩。動止有常。君承其顏。惟恐或傷。在昔夫子。朝聞暮習。邊恤其家。孰有執無。君服其勞。使若有餘。內睦姻親。外交朋友。歲時享祀。殺核清酒。蠶箔瑣碎。俾無遺漏。非君之賢。孰左執右。賜朝奉郎。子鉅。南康尹。銓監登開鼓院。在字叔敬。用蔭補官。嘉定初。除籍田令。亢旱。上封事。歷將作司農簿。遷丞。十年。以大理寺正。知南康軍。奉祠。起知信州。入對。以進學問。振紀綱。求放心為言。除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公事。加右曹郎官。兼知嘉興府。召為司農少卿。充樞密副都承旨。出為兩浙轉運副使。寶慶中。除工部侍郎。進對。論人主學問之要。理宗曰。卿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因奏閣損以下九人。並封公爵。獨曾參為侯。乞並封公。揚雄。王粲。乞去其像。本朝有程頤。程頤。張載。三人。若使從祀廟庭。斯文幸甚。除吏部侍郎。請外除寶閣待制。知平康府。遷煥章閣待制。知袁州。奉祠。卒。子鉅。通直郎。兩浙運管。蔡先生名元定。字季通。八世祖。唐時為建陽長。因家焉。蔡傳至伯係。宋真宗時。三歲舉神童。賜詩褒美。再傳生諒。以鄉貢入太學。為太學錄。勸徽宗剛仁勤儉。諒生發字神興。高簡廓落。周流四方。聞見益廣。精易象。天文。地理。於三代之學。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晚號牧堂老人。先生在娠。牧堂以聖賢遺像。設別室。使妻詹氏日瞻仰焉。生而穎異。八歲能詩。十歲日記千言。牧堂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曰。此孔孟正脈也。先生深涵其義。辯析益精。師事朱子於崇安。朱子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之列。凡諸論性道。諸弟子所得聞者。必與先生語微辭奧。必先令考究。而後折衷之。朱子嘗論中庸已發未發之旨。謂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先生不以為然。獨引程子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後十年。再與辨論。始終其說。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先生。嘗謂人曰。凡人讀易。皆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至必開講數日。通夕對牀。不暇假寐。諸從朱子游者。歸必過先生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各充然有所得。淳熙戊申。太常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處於朝。辭以疾。鄉人稱為聘君。嘗與太學生黃滋諸公游西湖。諸公欲謀薦先生而留行者。先生聞命。即日歸舟。築室西山。將老焉。朱子貽詩云。臨風引領侯。已開探薇歌。韓侂胄擅政。設學禁。以空善類。一時臺諫。承風排擊。先生知不免。謂學者劉彌曰。化性去偽。惡得無罪。及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連疏譏詆朱子。并及先生。遂坐謫道州。州縣捕甚急。不辭家而行。或曰。姑緩之。先生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朱子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有與歎泣下者。朱子微視先生。不異平時。因問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而先生亦賦詩云。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與其子九峯先生行三千里。腫血為流。略無幾微出於顏色。既至。諸州士子從游者日衆。有名士挾公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人為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先生者。謂宜謝遺生。徒先生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豈閉戶所得免乎。貽書訓子曰。獨疑不愧。獨行不愧。影。庶可傳之子孫。勿以余無故得罪。而遂懈焉。一日。謂九峯曰。吾欲安靜遠造。

化舊物可謝客。凡九日命移寢正室。有二聲若巨石墜隔開頃之而逝。時慶元四年八月九日也。年六十四葬建陽縣崇泰里翠嵐之山。朱子諱之曰。精詣之詞。卓越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為耶。既而既誅。贈迪功郎。賜諡文節。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於一方。伎曲異端邪說。悉拔其莠。而辨其非。居家以孝弟忠信儉刑子孫。而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為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學源辨。皇極經世。太乙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陰符經解。氣運節略。脈書。及詩東雜說。若干卷。傳於世。學者稱西川先生。明嘉靖間。從祀啓聖公祠。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紫陽羽翼四大字匾於祠。子三人。淵流。沈。

淵字伯靜。別號節齋。西山長子。兄弟三人。皆躬耕不仕。卓然自立。邦之人士。莫能與比。而人亦莫知其所蘊也。西山歸春陵時。奉母家居。備極誠孝。嘗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得於易有太極之一言。易者變易無體。即無極之義。識者謂其發先儒所未發。而真西山亦云。節齋之學。能言朱子所未言。所著有周易訓解。具象意旨。卦爻辭旨。古易協解。大傳易說。象數餘論。太極通旨等書行世。

沈字復之。西山次子。西山使長子伯靜紹其易學。季子仲默紹其書學。而以所發明春秋樹公。一日。讀易悟曰。易一卦一爻。為義各異。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讀書至道心人心。則歎云。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發於道心者無幾。聖人於爾仲子。糾節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一書綱領在此。皆以敬為人德門戶。義為一身主宰。復為學者遷善改過之幾。時時以敬義示人。與人講明復卦。言當以不遠復為法。以頻復為戒。著有春秋五論行世。稱復齋先生。

沈字仲默。西山季子。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訓。出則從事朱子。朱子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先生。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獨西山心得之。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先生受父師之託。沈潛反覆。數十年。然後成書。多發明先儒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九之。為六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歸神。而數不傳。後之作。味象數之原。失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畫。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索合傳會。而自然之數益晦。嗟乎。天地所以肇人物。所以生萬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曷足語此。西山道州之謫。先生徒步數千里。以從。春陵窮僻。山川風物。悲涼慘澹。先生父子。相對以義理自怡。父歿。誦所復。徒步護喪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其先也。年三十。辟去舉業。一以聖賢為師。仰觀俯察。默坐終日。瞭然有以見夫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俱備。西山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為朱子所歎。然學者鮮聞其微。開以叩先生。遂析縷解。至象緯運行。陰陽向背。歷如指掌。卜居九峯。遂與重掩。雖當世名卿。物色訪求。不屑就也。其為文長於論辨。詩早益大白。晚入陶草社中。至

其吟咏性情。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朱子。咸與諸作。著書經集註。稱九峯先生。設文正。明正統間。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崇安伯。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學圃閣峙四大字匾於祠。子樸。杭。

樸字仲覺。九峯長子。操行高潔。風度夷坦。師事朱子。隱居篤學。一以聖賢為師。王荃。荆建安書院。請任庶長。淳祐中。用宰相謝方叔湯恢薦。補迪功郎。添差本州教授。令有司錄所著書。并訪以所欲言。公疏言。敬義為萬世帝王心學大旨。併人大師等六者為國家守邦要道。及請頒白鹿洞學規於天下。皆輯朱子書。為續近思錄。及易傳集解。河洛探賾。大學衍論。語孟集疏等書。學者稱覺軒先生。

杭字仲節。九峯次子。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奏對論正心及內降斜封之弊。又言權奸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寶祐中。由浙東提刑。召國子司業。歷官參知政事。落職。臨年。復殿學。致仕。嘗論參知政事劉之傑。薰於史。萬不叶物議。又論京尹余晦。凌辱三學。及丁大全權奸。所至州郡。祀先儒。旌忠節。舉遺逸。表行義。居家孝友。四時祭祀。仍遵伯父節齋遺制。遇葦功總麻之喪。必菑衣以終月數。治喪不用浮屠。卒。諡文肅。子公亮。大理司直。

黃公幹字直卿。閩縣人。父稱字德漢。以篤行直道聞。為饒州司戶。歷官侍御史。所至有聲。父歿。公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命受業朱子。公白母即行。時方大等。既至。而朱子他出。公留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及朱子歸。得謁見。晝夜廣學。更不設榻。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連曉。朱子歎其堅苦。以女妻之。寧宗即位。補將仕郎。餘中授直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聽講於菴廡。朱子作竹林精舍。成。遺以膏。有他時。便可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屬以喪祭二編。成。朱子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病革。授公深衣。及所著書。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朱子歿。公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辟為荊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忠告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樸。知撫州。高商老復辟。為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盡心力。改調新淦。吏民習知臨川之政。不令而行。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鞠和州疑獄。公釋囚飲食之。委曲審問。未得情實。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因。詰曰。汝殺人於井耶。因驚伏。既果得屍。廢井中。尋知漢陽軍重庠序。先教養。於郡治後。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架屋以館四方之士。值歲饑。糶客米。發常平賑濟。民大感悅。以病乞祠。未幾。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犯光山。民情震恐。公為守禦計。請城於朝。不待報。下。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為準。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悉準其一料之費。計田出役。法均費省。應休者休。應代者代。築城之杵。取諸錢監未歸之鐵。事畢。還之。公以五鼓坐堂。發令監工。官授以一日成算。既畢。乃治府事。閩士卒。與倭佐講究防邊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會上元張燈。其日。城成。士民扶老攜幼來觀。有昇百歲。至堂。公禮之。命酒。且勞以金帛。婦曰。老婦之來。為一郡生靈。謝太守耳。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屬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士民喜。相謂曰。不殘於寇。不陷於水。生汝者黃父也。制



置李珪為參議。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公即日解印趨府。及至珪令同往維揚視師。因為謀禦敵之策。而時在幕府者皆輕浮之士。吏民有獻謀畫者。多為毀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而珪方日與僚屬張宴。列女樂賞。杜舟為樂。公直諫請整師旅。以固新黃。為江南保障。且言視杜舟之紅鬃。豈不思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嘯。豈不思老幼之哀。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落。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仇。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珪不能用。力辭去。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友人李燾。陳懿。盤旋玉淵三峽。開。俛仰朱子舊迹。就白鹿洞。講乾坤二卦。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寺丞。不拜。為御史李楠所劾。初。公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豪傑往往願依。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傑深知公。偶備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公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朝廷。至是。舉起。公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悉借鄰寺處之。書編禮著書。夜與諸論經理。質疑請益。如朱子時。俄命知湖州。辭不行。差王管。亳州明道宮。躡月乞致仕。特授承議郎。歿後數年。以門人請。諡。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諡文肅。學者稱勉齋先生。著書說十卷。論語通釋十卷。論語原一卷。及勉齋集。行世。兄東字仁卿。亦受業朱子。

陳公淳字安卿。龍溪人。少而識趣。端高。學務求實。以同俗為恥。聞取濂洛遺書。伏而讀之。曰。是若與吾心會。蓋真得濂洛之傳者。循將闔門。未身其奧。吾心惡焉。及聞朱子講道武夷。歎曰。是濂洛之派。贏糧願從。厄於無資。會朱子來守漳州。袖所作自警詩為贄。朱子讀之。恨相見晚。與語。知其用工深。久。直以上達之理發之。公聞詔深思。益求所未至。朱子去郡。每語人曰。南來吾道得一安卿為喜。又曰。安卿看得道理儘密。此間諸生未有及之者。又曰。近得安卿書。亦甚佳。異日未可量也。公又積十年之學。凡所讀聖賢之書。講明義理。洞究淵微。日用之閒。行著習察。有以洞見乎天理流行之妙。得中洒落。隨其所處。莫不有從容順適之意。不遠千里。往質朱子。朱子有明然與點之歎。又告之曰。當大作下學之功。毋專任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事於所實。毋遽求一。當如顏子。專事於博約。毋遽求卓。公比更無書不讀。無理不格。旁搜廣覽。惟恐或遺。嘗語學者曰。書乃帝王大用。流行處。禮禮乃周公大用。流行處。春秋又孔子大用。流行處。而朱子所表四書及近思錄。乃聖賢傳心明道之要法。學者造道成德之大端。皆不可不盡心焉。蓋妙道在精義。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無一不周。然後為聖門之實學。不然。則落空矣。於凡經傳子史之所載。紀綱法度之詳。禮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亂之原。得失利害之幾。與夫異端邪說。似是之非。淺深疏密難明之辨。無不周詳究勘。徹上徹下。而於朱子之所以教。無復遺恨矣。朱子歿。公僻處廬山。屢時同門諸老。皆已零落。後來者。率異於科舉。習於見聞。惟鄰郡泉。有相信從者。嘉定丁丑。以特試高中都。四方友皆來叩賀。朝士大夫爭館。嚴州守鄭公之弟。聞其至。招致學宮。坐泉比講道。時有竊似亂真。自立門庭者。教人默坐求心。謂可一蹴而至。而以致知格物為支離。認人心

為道心。而是非理欲之所在。皆置不問。後生晚出。喜奇便簡。驟然和之。公極力排之。所以發明正學。以求指歸。則有道學體統等四篇。所以排絕異端。中其膏肓。則有似道似學二辨。既歸泉。人士師事益衆。公與講解。率至夜分。惟恐聽者之勞。而在己曾無倦色。惟慮人無以受之。而不憚傾倒。所有以告。於是門人隨其口授。筆之於書。大學論孟中庸則有口義。仁義禮智心意性情之類。隨事剖析。則有字義。詳講。仙路陳。久往來門下。輯一時間答之言。為筍谷所聞二卷。其深切著明者也。公之道。至晚益尊。行著於鄉。德形於言。曾中明。若太空無雲。而其辨說條暢。浩乎水涌。而山出其推己及人之心。甚於飢渴嗜慾。不能自遏。戊寅。授迪功郎。主安溪簿。泉南諸生。竊自幸。有以終教。將行。竟卒。時年六十五矣。於是相與哀哭曰。何後學之不幸。壬午。以恩。循。修職郎。學者稱北溪先生。子。能。讀。父。書。銓。次。其。家。集。為五十卷。有學道體統。師友淵源。用功節目。讀書次序。四篇。似道似學辨。口義。字義。詳講。詩體。女學等書。廖公德明字子晦。南劍州人。少學釋氏。及得楊龜山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子。乾道四年。第進士。以宣教郎知莆田縣。重風教。毀淫祠。邑有逆官。請乞邑地。以廣其居。公堅持不可。守會僚屬風之。公正色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請邑地。即予。若請郡地。明府亦將避正堂讓之耶。守慚服。桑官知漳州。有聲諸司交薦。固辭不受。遷廣東提舉刑獄。彈劾不避權勢。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相託。公不啓封還之。曰。國家公器。可以私耶。鄉人有為主簿者。公聞其能薦之。簿感知己。會行縣。置酒為壽。觴豆甚繁。多假富人公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必貪也。遣還其薦章。盜陷桂陽。迫詔。詔人震怖。公燕笑自如。遣將地。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明。審。賞。罰。宣布。威信。詔以安。然。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辛。公初作宰。不肯。庭。參。上。位。教授。漳州。為。學者。講。明。心。學。之。要。手。植。三。柏。於。學。士。愛。敬。之。如。甘。棠。知。廣州。立。師。悟。堂。刻。朱。子。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諸。生。親。為。講。解。嘗。曰。吾。自。始。仕。以。至。為。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語。而。已。又。云。人。能。無。時。而。不。戒。謹。恐。權。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權。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學。禁。方。嚴。確。持。師。說。不。肯。少。變。陳。安。卿。稱。其。學。為。有。守。立。腳。得。住。不。為。時。論。所。易。著。有。朱。子。語。錄。春。秋。會。要。桂。溪。集。行。於。世。

林公用中字擇之。別號東屏。古田人。始從林文軒學。既而曰。吾當求所謂明德新民。止至善者。以畢吾志。遂棄舉業。從朱子游。朱子稱其為畏友。凡答友人書。不曰擇之。通情修謹。嗜學不倦。則曰講論精密。務求至當。不曰溫厚謹敏。知所用心。則曰思慮愈精。操持愈密。與西山蔡氏齊名。張敬夫守漳州。朱子偕公往訪之。有南嶽唱酬集。石整辛尤淡。延學堂。僅為一往。後不復出。終身不求仕進。趙公汝愚帥閩。日常親問政焉。邑宰洪天錫表其門曰。道德。學者稱草堂先生。著草堂集。弟執中。執中字擴之。亦受業朱子。朱子稱其晦而明於內。樸而敏於中。劉公砥字履之。別號存庵。長樂人。祖嘉慶。字德稱。為樂昌尉。受業李延平。父世南。字景虞。為吉州司理。參軍。受學林拙齋。與呂東萊友善。秉禮蹈義。鄉里敬之。公六歲時。日誦千言。至覽忠孝大節。輒激憤成慨。嘗讀釋老書。歎曰。此不足習。乃治舉子業。十歲。通九經傳記。綴詞賦。兄弟並登童子科。又歎曰。此不宜

專習因循取伊洛諸書讀之往受業於朱子朱子嘉其志篤學敏授之太極圖充然有得嘗謂人曰履之兄弟差勝若更加功或恐可望耳矣年更歷變故志尚愈堅朱子修禮書公豫編次以時方攻道學益無復仕進意年四十五卒公居家孝友交朋友信隨事畏謹不改繩墨為文純雅宏博詩不加琢而能達其意著論語解孟子解王制禮編弟編

編字用之別號在軒幼穎悟孝弟中童子科後棄舉子業從朱子游而最善黃直卿朱子嘗陳才卿嘗曰禮書得直卿用之漸可整頓又曰二劉到此并手料理方有汗青之日偽學禁與志尚愈篤蔡西山竄道州公兄弟備儲特厚子子玠

子玠字君錫從黃直卿學非名士不交非義理書不存平居退讓若無有及其見義必為不類流俗則有人所難者

林公夔孫字子武古田人從朱子學朱子曰子武是有思想的命作堂長嘗與講論一陰一陽之謂道及繼善成性之說黨禁起學者懼禍更事他師公與傳君定仍從朱子講論不輟朱子易寶之際謂曰道理只是如此且須做堅苦工夫嘉定七年以特奏名授某縣尉所著有書本義中庸章句蒙谷集

楊公方字子直長汀人清修篤孝行已拔俗隆興元年登進士調弋陽尉還特取道崇安參謁朱子面受所傳未赴改清遠簿廉憲姚孝資檄攝曲江以廉介剛直聞改武寧丞秩滿趙公汝愚帥蜀辟管機宜召對擢宗正簿乞外通判吉州知建昌軍召為樞密院編修官首疏乞朝重華宮辭甚懇切事宗立除

秘書郎出知吉州偽學禁興坐汝愚朱子黨罷居贛州閉戶讀書學然稍弛起知撫州至官未數月乞祠以歸嘉定更化召為右侍郎官進考功郎官復積忤去越二年以鯁介老成除直寶謨閣提刑廣西循歷屬部發摘奸貪至桂嶺卒聞者淚下所居植淡竹自號淡軒老叟門人丘麟字起潛連城人舉嘉定庚辰長科歷知建寧縣有廉聲

陳公孔碩字廣仲侯官人祖庸父衡皆為朱子所稱重公刻志力學好古道以聖賢自期嘗從張南軒呂東萊游東萊死心喪三年復與兄孔夙從學朱子於武夷甚為所器重登淳熙二年進士調婺州戶曹又調處州教授以所聞於三先生者誘進後學多所成就知邵武縣再知瑞金縣粉壇壇新文廟置社

倉廩官除吏部駕閣參議將作監丞禮部郎中知惠州提舉淮東常平嘉定開金人來襲遣子謙某死士合羅軍擊破之移曹廣西後歸祠主千秋鴻禧觀象召不起進福閣修撰卒以子謙貴贈太子太師金紫光祿大夫侯官縣開國男公素性嚴毅沈靜有守利祿不動其心出入中外垂二十年不肯少變

仲史顯遠而與楊濟軒葉水心友善著有中庸大學解北山集三十卷行於世學者稱北山先生雅工篆隸西山真氏跋其帖稱其辭章翰墨為近世第一

林公學字正卿一名初永福人初從朱子游後卒業於黃勉齋偽學禁起築室龍門庵下講明性命之旨陳師復守延平作道南書院聘為堂長朔望設講席執經帖然座下者常百餘人及師復去任公亦浩然引歸諸生挽留之不可生不諱愚高明文足以發義理行足以激貪懦凡所講論易說朱子皆然

之著梅塢集弟學履字安卿亦朱子門人黃公士教字子洪莆田人莆有壺公山因以壺山為號僑寓吳中有志聖賢事業慶元中學禁方嚴徒步入關師事朱子朱子命日觀一書夜叩所見告以靜坐勿雜喚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而歸自是充然有得嘗讀次朱子書說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又類註儀禮未克成書知府王遂為實宅以居稱考亭名士同郡名儒黃公選又謂之有道君子云

楊公復字志仁長溪人朱子門人後又受業於黃勉齋勤特通敏考索最精見者無不歎服陳師復稱其學問精深服膺拳拳真西山知福州即郡學粉貴德堂以居之著祭禮圖十四卷儀禮圖解十七卷又有家禮雜說附註二卷學者稱信齋先生

潘公柄字謙之懷安人父滋林少穎高弟也黃勉齋嘗受業焉兄植字立之工於文不赴場屋勵志潛修專以務實為己為本兄弟承父命俱往事朱子於武夷朱子稱曰立之有說得到處公年十六即有志於道朱子悉以所學授之嘗言凡人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刻不加提省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又言人之為學固不可以不博尤不可以不約顏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而不約可乎遂取聖賢格言為訓又以呂氏鄉約樂極繼其後凡存心養性之道律已治人之方條目具列終身所行不出於此著易解尚書解稱瓜山先生

鄭公可學字子直莆田人幼而文早孤撫諸弟教授生徒以自給自知性懦乃於懲忿上用工尤力裹糲千里從朱子游朱子一見如夙友道同氣合學終歲一歸歸則以實質所疑朱子守漳州延為子弟師嘗以刪定大學一編示諸生曰此書欲付得其人惟子上可託之凡學者有問必使公正之竟日端坐不見怠容氣和而清誠信溫恭凡所誘誨皆為名士偽學禁興諸生畏避退縮公獨且暮追隨前後三奉大對勉以特科授惠州文學調衡州司戶著春秋博議十卷三朝北盟舉要一卷詩數百篇晚歲嘗曰吾所聞於師者皆精微要妙口傳而不書者也今老矣不可獨善其身將世之以淑斯人因為師說十卷

許公升字順之別號存齋同安人生長華宗視粉華勢利無足動心獨有志聖賢之道朱子籍同安公年十三即從講學卒踰五年秩滿復從北歸單思研精學力大究朱子稱其有得於內嘗書存齋二大字授之使置書院復為之記臨別宿雲際寺朱子送以詩曰薄暮投花縣聯車入翠微長林生缺月永夜照寒扉清話欣無斁離懷恨有違勉哉疆教力千里要同歸又云門前三徑長蒿萊愧子履動千里來

校罷遺書卻歸去此心元自不曾灰至家朱子兩與書微示養氣修齊之意在茲茲之中動問禮度擬古自裁朱子嘉之令校程氏語錄公曲折訂正論量朱子嘗書甚悉居家偕同志陳仲齋肄業淨隱寺又與石子重徐元聘柯樹材陳汝器王近思等友善後徧交四方之士若范伯崇廖德明林擇之許敬之等或相過從或往來書問論道肄業朱子稱其恬澹靜退無物欲之累所著有孟子說禮記文改易

道南源委 卷之三

解等書並運滅無傳。王公力行字近思。同安人。游朱子之門。朱子謂其明敏有餘而少持重。因勉以爲己工夫。自是苦學善問。深得旨趣。著朱氏傳授支派圖。文公語錄一卷。大全集載其問答甚多。

楊公至字至之。晉江人。游朱子之門。朱子稱其論論精細。嘗論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朱子然之。又作天道至德。天道至教二圖。未嘗君子法天從政。如風動以教民善。如雷擊以懲奸惡。便是始爲士而終爲聖。盡乎人而合乎天。有朱子語錄二卷。蔡西山以女妻之。

陳公守字師中。莆田人。父俊卿。字應求。嘗館朱子於白湖。仰止室。使子弟受業焉。孝宗時。爲相。不附秦檜。以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政尚寬厚。進封魏國公。公寬宏剛直。朱子題其書室曰敬恕。且爲之銘。以父蔭補官。歷太府寺丞。工部員外郎。凡六授郡符。三持使節。俱以廉清介特稱。晚爲將作監。卒。弟定志。

定志師德。人品甚高。年十二。即知爲己之學。每欲見古人歸宿處。林謙之與之特厚。長從朱子游。朱子告以聖人之學。必自近而易者始。遂反求之。生平未嘗應舉。以父任爲右承奉郎。卒。年二十五。朱子銘其墓。

志字師復。少及事朱子。朱子器異之。長從黃勉齋游。稱其骨懷坦然。無一毫私欲之累。嘗與書曰。忽聞執事志道之篤。立行之高。乃如此。喜躍不能自勝。先師九原之下。亦當爲之擊節。幸吾道之有傳也。以父任歷知安溪。立安養院以處窮民。取廢寺粟若干粥之。病則醫藥之。死則棺葬之。邑有例錢糧之良。久曰。此一例外。壞許多賢士大夫。安溪士民不名爲令。而稱曰復齋先生。嘉定七年。入獄。因大旱。進奏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爲數浩繁。大臣所用。非親即故。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諫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道。至是爲之罷。卻還軍器監簿。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竊諫之言。貴乎直。指陳弊事。視前疏尤爲剴切。勉齋見而歎曰。使臣子皆如此。國其有不興乎。尋請罷歸。擢大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歲大

授。奏蠲田賦。使流民築江隄。而給其食。造白鹿洞。與諸生講解。改知南劍州。又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僕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勸延平書院。悉撤白鹿洞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鳴咽。余曰。無何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復三上。迄不就。以直祕閣管崇禔觀。拜祠命而辭。職名得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公爲請。而公沒矣。公天性剛毅。信道尤篤。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

遂首言。公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襲身後。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鈔通鑑綱目。唐史贊虎。文策數十卷。羣從字字允初。師事朱子於同安。姪址幼知志學。蔭補承事郎。早卒。

許公景陽字子春。同安人。從朱子游。朱子稱云。子春說話意趣儘好。恨不得款曲議論。

漢南源委 卷之三

八三

丘公富國字行可。建安人。受業朱子之門。登淳祐七年進士。爲端陽簽判。宋亡不仕。著周易輯解十卷。經世補遺三卷。易學說約五篇。發明朱氏宗旨。

魏公拱之字子實。先名挺之。字元履。建陽人。少師胡籍溪。長游四方。盡交名士。聲聞日著。刺史萬壽應詔舉遺逸。上公行誼。以布衣入見。極論當世之務。孝宗獎歎。開納。賜同進士出身。爲太學錄。釋奠孔子祠。先事。白宰相陳俊卿。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退爵程氏兄弟。使從食。又言大學之教。宜先德行。經術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至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無不抗疏盡言。以迎親告歸。行數日。能爲台州教授。卒。孝宗嗟悼久之。曰。朝廷不可無直諫之士。按之雖死。其以宣教。即直祕閣告其籍。公於學無不講。尤長於前代治亂興亡之說。及本朝故事。居家謹喪祭。重禮法。卹親舊。推挽後進。與人交。嘉善救失。如不及。或嘗其近名。則曰。夫人而皆避此嫌也。則爲善路絕矣。故與朱子游。去國時。朱子正被召將行。聞公出國門。遂止。子應仲字孝伯。朱子嘗貽書勉其力學。以副趨庭責望之意。因教以出入起居。處己待人之節。卒舉進士。

楊公道夫字仲思。浦城人。與從兄與立子昂。同時受學於朱子。朱子嘗書云。所論仁字。大意得之。更宜子細玩味。就實加功。

范公念德字伯崇。建陽人。父如圭。字伯達。少從舅氏胡文定受春秋。鄉舉數試皆第一。廷對策。極論人主正心立志之方。力詆和議。安之失。言甚壯切。爲考官抑置乙科。歷官武安郡州江西泉州。所至各有惠政。公從朱子學。初簿廬陵。遂以幹敏聞。辟吉州從事。致忠求情。廉勤惻惻。有冤必白。奸無幸免。因葺問事之堂。榜曰盡心。大書嗑嗑掛於屏上。嗣堂後爲方丈。以有文講學。朱子爲之記。他日侍朱子。訪張南軒於長沙。同登衡嶽。多所唱和。朱子嘗得其所著雜說讀之。曰。持守不差。見理漸明。臨歿手書曰。范念德託寫禮書。仕終宜黃令。

余公隅字占之。古田人。朱子高弟。學問警敏。與林擇之齊名。呂東萊黃勉齋相與往來。講明義理。著有克齋文集。

詹公體仁字元善。浦城人。從朱子游。穎適特立。博極羣書。其學以存誠慎獨爲主。登隆興癸未進士。余公大雅字正叔。順昌人。父良弼。博學明經。爲政知大體。每以教化爲先。聚書數萬卷。官廣西經略。公與同郡游。敬仲同時從朱子游。朱子每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要其歸於求放心。有朱子語錄一卷。弟大猷字方叔。亦從朱子學。朱子稱其見理穩實。

童公伯羽字翬。臨漳人。入雲谷師事朱子。充然有得。時學禁方厲。遂閉戶不出。讀書樓上。朱子嘗造訪之名。其樓曰醉經堂。曰敬義。由是翬以道自任。日以敬義之道化行鄉里。趨向彌衆。時人稱敬義先生。著四書集成。孝經衍義。羣訓解。晦庵語錄。

江公默字德功。崇安人。祖瀾。歷知郴象二州。郡民繪像祠之。以廉吏薦。進朝散大夫。公登乾道己丑進士。關安溪尉。丁外艱歸。詣武夷。夷從朱子講學。因攜所著易訓解。四書訓詁。以質。朱子曰。此先聖未發精奧。

漢南源委 卷之三

八五

也。每以一意經史。無他嗜好。德行君子。稱之。嘗輯本朝典故。撰爲綱策。上於朝。略云。伊尹告大甲。上述成湯之事。周公弼成王。近陳文武之謨。敢獻一得之愚。用衍萬年之慶。孝宗降鑿鑿美。賜緋魚袋。後歷

幸光澤。建寧。皆有異政。卒於官。邑人祠之。弟點爲郢州錄參。有聲從子。墳。墳字叔文。貌肅氣和。學於真西山。嘉定元年。進士。歷官靖州通判。以廉白簡易稱。遷知南平軍。綏御有法。四境帖然。嘗條奏五事。皆熟察民隱。帥臣上績。改知開州。未任卒。公自幼至老。惟事問學。在靖州日。魏公了翁以言事請。至築鶴山書院居之。弗簪竹几。青燈濁酒。且夕談論。令其子。師事焉。魏公稱之曰。叔文表裏如一。當於古人中求之。子。錄字華叔。篤學有志操。歷官臨安判。錄字成叔。叔敏特立。歷官知福清縣。各有政聲。錄字貴叔。應敏絕人。十歲。應童子科。賦並蒂梅。聞者歎服。高臥廬山。講明正學。楊公履正字子順。晉江人。從朱子學。朱子云。至之。處。雖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卻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礎也。有生徒數百人。

葉公味道初名質。以字行。更字知道。其先括蒼人。後居建陽。與弟任道俱師事朱子。試禮部第一。僞學禁行。公對策。率本程氏。知舉胡紘曰。必僞徒也。遂落第。復從朱子於武夷山。學禁開。登嘉定庚辰進士。除鄂州教授。理宗訪問朱子門人。及所著書。部使者以公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避宗學論。輪對言人主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之。謹幾微。以驗之。正綱常。以勵之用。忠言以充之。至口奏又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講通鑑。公請先論語。從之。帝忽問鬼神。疑伯有之事。涉誣。公對曰。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散。爲妖爲厲。國人爲之不寧。子產立子洩。以奉其後。寧神之義也。三京用師。廷臣避闕。交進機會之說。公言。開邊設闕。應援倍難。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不堪命。虛動黃巢之禍。立見。時稱見微慮遠。凡經筵奏事。無不開導引翼。求切君身。推致於治道。遷秘書著作郎。卒。帝聞訃。震悼。出內帑銀帛。賻諡文修。升一官。故事未有也。與蔡仲默黃惠卿。劉縉。仲董伯羽。真西山。張浴。諸君子友善。著有四書說。大學講義。易會通。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子采。

采字仲圭。少從蔡節齋。李果齋。學。嘗居武夷書堂。游玩賦詩。陳安卿以好躡高妙屢疑之。遂循序就實。構漁隱精舍。問學日進。淳祐初。登進士第。授邵武尉。歷景獻府教授。遷秘書監。論郡守貪刻。遷樞密檢計。知邵武軍。作郡乘築祠。郡泮以祀朱子。復置田若干頃。祀朱子於光澤。以果齋配。余官翰林侍講。乞歸所著近思錄。嘗以進呈。理宗稱善。又著集解。西銘性理等書。陳公易字俊之。永春人。從朱子游。朱子嘗稱公及陳安卿。爲學頗得踐徑次第。學者爭歸講授。先時郡士專經者。泥章句。自朱子導其源。公及陳安卿。蔡廷傑。從其流。由是濂洛關閩之書。家誦人習。云。居喪參酌古禮。不用浮屠著語。孟解。

傅公伯成字景初。晉江人。父自得字安道。歷官兩浙西路提點刑獄。所至有聲。文詞敏妙。朱子愛重之。兄伯壽。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議宗廟大禮。援據數折。出入經史。公與兄俱登隆興癸未第。爲連江尉。

疏築水利。復試中教官。除明州教授。遷大府寺丞。進言呂祖儉不當以上書貶。朱子不當目爲僞學。出知漳州。以律已愛民爲本。體朱子之意。而推行之。遷工部侍郎。因相府吳陳三事。一曰。失人心。二曰。墮軍政。三曰。啓邊釁。言甚痛切。歷左諫議大夫。在職五十日。抗疏十三。皆軍國大議。史彌遠欲引以共政。公不可。出知建昌。進寶謨閣直學士。致仕。理宗即位。陞直學士。子祠。公辭免。乃進昭明天帝扶持人極之說。寶謨閣以先朝元老。召知至龍圖閣。學士提舉。鴻慶觀。復辭。卒年八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簡。公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樂稱人善。語及奸邪。則詞色俱厲。執經朱子之門。英文忠謂伊洛源流之正。悉萃於此。子。康。康。康。能行父政。康知南劍。勸祠堂。祀濂洛關閩十二賢。

任公希夷字伯起。其先州人。居邵武。刻意問學。爲文精苦。弱冠。登淳熙二年進士。除浦城簿。再調。蕭山丞。開禧初。爲太常寺主簿。奏修紹熙以來禮書。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周張二程賜諡。皆其所請。進端明殿學士。簽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提舉臨安洞霄宮。卒。贈少師。諡宣獻。公少從朱子游。稱其有志於學。及守官不苟。歎曰。開濟士也。著經解。經筵故事。奏議表箋。內外制集。

熊公以寧從朱子游。淳熙五年。進士。授光澤簿。剛直正大。一介不妄。取予。嘗曰。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分內事也。有大學釋義。中庸說行世。吳公壽昌字大年。邵武人。初謁佛者。疏山喜談禪。後從朱子學。善問答。嘗論張南軒。則曰。是非壽昌所知。論呂東萊。則曰。博學多識。則有之。守約恐未也。朱子深然之。

陳公齊仲同安人。從朱子游。朱子勉其務實。鄭公昭先字景紹。閩縣人。由進士除浦城簿。自以未嘗學問。往受業於朱子。遷知歸安。邑民愛之。余官諫議大夫。知樞密院事。進右丞相。辭不拜。立朝。余有奏疏。言皆切直。居政府。用沈厚鎮浮。用靜定制變。全護人才。振拔淹滯。謂人臣能以文王事紂之心爲心。則未有不可事之君。人子能以七子事母之心爲心。則未有不可事之親。卒諡文靖。有日湖遺藁五十卷。真西山序其不事刻畫。而專廉豐衍。似其爲人。又稱其書無不讀。而尤喜開義理之說。

鄭公性之字信之。侯官人。弱冠從朱子學。嘉定元年。進士第一。授平江軍節度判官。再除秘書正字。輪對乞明國論。強國勢。勵節誼。專大帥之權。久邊守之任。至萬餘言。余遂知袁州。召入。言執政出一言。侍從之臣。有忠憤不然者。立中傷之。此非國家之福。時東宮虛位。乞早定大計。寧宗嘉其請。歷知建寧府。端平元年。召爲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近者大開言路。諸臣誰不欲言。言不激切。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諫諍乘閒。或不自知。擢左諫議大夫。言臺臣交章互詆。願陛下公以處之。若有關國體。有補治道。雖激何傷。拜端明殿學士。卒。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致仕。公所至爲民去害興利。尤務崇化厚俗。處父子骨肉爭訟。輒啓沃諄切。不事刑威。立朝正直。忠厚無所附麗。有端平奏議。及與陳均同修宋編年備要。行世。楊公仕訓字尹叔。漳浦人。朱子守漳。與學校。明禮義。以教其郡之士。擇士之志於學者。置資賢館。以處之。

公年最少在選中，獨能靜敬，體聖賢遺書而躬行之。朱子稱其學已知方慶元二年，登進士第，調古田尉。再調海陽丞，政尚寬和，民有訟者，以禮義曉譬，多釋罪而去。遷永福令，推誠待物，留意興學，人士多頌其德。湖廣總領請於朝，願得廉靜吏董軍餉，遂監鄂州糧料院。至舉荆襄兩路軍儲，以屬公。慨然任責，上下相慰為得人。未幾月卒。友人黃勉齋陳安卿深痛之，歸葬官坡，勉齋為銘其墓。公父成，大舉鄉貢，早歿。公事母至孝，比死，喪葬盡禮。廬墓三年，哀毀慘怛，髮變為白。初建陽游九思亦嘗尉古田，公文行政事，與相伯仲。九思常稱之，弟士謙舉進士有聲。

林公濬字正甫，長溪人。紹興庚辰進士。歷知晉江縣，適造戰艦，不忍敵民，諸番義之，助其役。判南劍州，太守議官自賈酒，公力爭不可，守自奏，朝廷視無通判署疑之，奏遂格除監察御史。言陛下託股肱於宰執，而所授皆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皆君子，治亂之大，無過於此。為殿試詳定官，某士對策剴切，公擬第一，朝廷不用，出為江西轉運判官。歲減各郡無名之征數萬緡，而漕計不虧。歷大府司農卿，充使金國，金人賜以服，公揮擲之，且誓以死，金人不能屈。復命，事宗迎謂曰：卿守禮甚堅，國體不失，力請外，除湖北轉運副使，適直龍圖閣，致仕。朱子被斥，士皆遠避，公執弟子禮不變，未幾數月，猶馳書問疑義著繁隱集。

葉公武子字成之，邵武人。初游鄉學，學周禮於永嘉徐元德，既與李果齊友，同受業於朱子。後補太學生，時議兩韓侂胄首和，公曰：奸臣首不足惜，如國體何？率同舍力爭，嘉定七年，登第，注岳州教授。有貧而母老者，名在其下，亟遷之，久之授郴州，乘陸知處州，奏除苛取之弊，有寇犯境，發兵捕之，里執警民以歸，公詢實，得三人斬，餘皆釋放。因節公幣，雜費奏錫額外科，人為宗學博士，以福建保長催科害民，陸對論罷之，請老師進直寶謨閣，奉祠致仕。淳祐開，嘉其恬退，詔褒獎，進祕閣修撰，卒。公之學所得於易為多，其言曰：易道莫大於時，時有二義，有在外之時，有在我之時。士君子出處，須先論在我之時，然後論在外之時。嘗戒子弟謂身後無作行狀銘誌，惟劉克莊誌吳炎，稱炎與公皆古君子。傳公誠字至叔，僊游人家，世多居顯秩。公從朱子學，嘗云：伊洛諸公字說得不慙分曉，至朱先生而後大明。所與交游，皆讀書清介之士。登淳熙二年進士，調永福尉，力辨陳介珪之冤，與上官忤，求去，介珪卒，遷太常博士，時真西山為正字，每數日輒相過，論古今事，寧宗朝，輪對言甚剴切，子彥卿博學，天死，哭之傷性，一日對上，忽墮殿下，播紳悼惜之。

石公洪慶字子餘，臨漳人。與同郡施允壽字伯和，先後為本州學正。朱子守漳日，復並延至學，稱二人者，以耆艾之年，進學不倦，強毅方正，素所服膺。李公唐字子幾，臨漳進士。朱子守漳日，與同郡賈士林公易簡字一之，並延至學宮，為諸士楷式。稱二人者，或究索淵微，或持循雅節，察其言行，久益可觀。張公彥清字叔澄，清城人。紹熙元年進士，歷知慶元縣，初從朱子游，得其大旨，後與李公呂質疑辨惑，造謠益深，其為人以孝友忠信為本，潔廉勁挺為質，親早晚，終其身，不茹甘，不服美，有婦未嫁，捐所

有資之一，簪不留，少從徐翺舉，翺欲妻以女，未及嫁而翺死，既與處，有富室將女之，公曰：忍負徐公乎？仕雖久，家無旬月儲，歲莫貧迫，里人欲餉之，卒不受。嘗被徵試士三山，偽學方譁，同列以是發策，士子希主同意，爭詆先儒，公獨取持議不阿者，被檄鞠汀州疑獄，將至，微服徒行，得其冤狀，破械釋之，眾不以為然，未幾而真殺人者獲於他邑，公亦絕口弗言。吉安嗣登竊發，公聚兵防之，俄傳夜至，同僚懷印欲逆，公肩與乘炬戒居民勿動，賊知有備，亦竟不前。郡檄行視永新，既至，見饑民，與粟請加賑恤，未報復命，督其租，公歎曰：此豈催科時耶？臨川有因甚點，久不能決，公平心淑問，竟伏辜，及至慶元，則已目害，然每臨訟，則呼兩造至前，語之，人人皆吐實，以疾主管台州崇道觀。

李公宗思字伯諫，建安人。從朱子學，朱子稱其教深好修，篤志問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為新州教授，專以古人為己之學教人。劉公剛中字德言，光澤人。從朱子游，築室名翠軒，學者從之甚眾，所著有師友問答，官縣丞。饒公幹字廷老，邵武人。自幼孝謹篤學，登淳熙二年進士，調吉水尉，轉長沙，適朱子為守，登其門，夙興治事，暇入聽講，後知懷安軍，卒有為之銘曰：能琢磨而器吾之玉乎？則心皇皇如不足，能烜赫而丹吾之殼乎？則足縮縮如不欲，故樂也不加若性，而汗也不懼其辱，是謂善學。朱氏者，蓋不惟其名，而實之篤，時有同郡俞聞中者，字夢遠，亦從朱子學。

葉公寅字直翁，邵武人。少時飄蕩，豪爽，莆田方士蘇語之曰：以子之才，何善不可為，乃甘心里巷耶？公感泣，奮勵修飾，登朱門，問學精詣，言行準繩，人敬歎之。梁公孫字文叔，邵武人。從朱子學，刻志勵行，所論為學工夫，及體氣魂魄鬼神之神，朱子多許可之，又輯朱子語錄，游臺石刻。馮公允中字作肅，邵武人。從朱子學，朱子名其齋曰：見齋，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朱子善之。又云：情本於性，故與性對心，則有知覺，而能為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朱子深以為然。

林公得遇字若時，僊游人家，世多居顯秩。一日發憤，鬻產囊糧，走武彝山中，就學朱子，朱子令讀論語集註，久之有悟，暢所欲言，家居與賈齊陳沂相友善。龔公邦字墨伯，寧德人。嘉定十三年，特奏名，曾祖允昌，祖必俞，俱稱善士。家訓以反身修德為主，公克世其家。先從朱子學，晚與同門友楊志仁論理氣先後之說，尤有造詣，自號南峯居士。葉公文炳字晦叔，建安人。淳熙十一年進士，調晉江簿，遷次家居，致書請益於朱子，及至官，朱子告以居官臨民之法，時師魯為守，咨以決事，汀州豪民相讐，公奉檄撫諭，諸豪皆伏，攝獄攝船，拒絕苞苴，調劍浦令，改閩縣丞，未上，丁內艱，服闋，調筠州錄參，言獄事至重，當顧是非，不可徇喜怒，獄有巨援，必爭守入之，守有所欲入，公故緩其事，待其自覺，守用愧服，邊事作，調兵於州，營卒仰行，遂至洵，洵公論以大義，使奮前戮力，後白州賞之，皆聽命，改知僊游，決棄年滯訟，出死獄，增慶菴士，祀故相葉正簡於

學。勸立義役。均產通差。富室有不便於民者。聞部使者將治之。每與同官語。曰。食汗自多。欲尙修始。小官俸廉幾何。百爾皆欲如意。不受賂。安從得清心寡欲。正本澄源。乃吾儒功力。秩滿還朝。有旨許會作縣人言事。公條陳便宜三事。通判和州。以父喪未任。卒。趙公善佐字佐卿。邵武人。受學張敬夫。又從朱子游。以宗室子試授將樂丞。案知泰州。常德。贛州。奉法愛民。以勤儉自約。飭在贛逾年。卒。民哀思之。著易疑問答。

丁公堯字復之。崇安人。從朱子游。篤學甚長。有志爲己之學。與蔡季通友善。早卒。朱子誌其墓。鄭公師孟字齊卿。寧德人。家貧力學。六經註疏。手自鈔錄。受業朱子之門。嘗著洪範講義。以發明朱子皇極辨之蘊。號存齋先生。

林公蕃字丕顯。連江人。始與呂東萊師事林之奇。爲同舍生。而年又長於東萊。及東萊講學授徒。公竟屈首受業。東萊曰。此閩中瑞物也。後參謁朱子。以乏資且老。不得時見。聞鄉人有從朱子學者。輒造門扣問。無論晚輩。郡文學以禮延致之。數日而歸。曰。向者遠觀而赴金華。爲道故也。今又安能舍親爲人耶。凡訓誨諸生。必舉其立志用力者勉焉。

方公士繇字伯讓。一字伯休。莆田人。早孤。奉母居邵武。以孝謹稱。及冠。居崇安籍溪。師事朱子。專以傳道爲志。六經皆通。尤長於易。聰明絕人。持以謙厚。氣貌蕭疏。矚見。超然如不可親。徐即之。溫溫君子也。父德亨。工文詞。豪邁絕。不可追及。而公之作。間淡簡遠。一唱三歎。世莫能儔。亦書自篆籀。分隸行草。諸體皆極其妙。善治疾。能決死生。紹興間。朱子門人有至行在者。公卿延致恐後。公聞之。歎曰。異時必爲學。又嘗勸朱子少著書。以教人。讀集註爲未妥。未幾。果有僞學之禁。有遺藁數百篇。及各書集。方公大壯字履之。莆田人。不事場屋。專心求道。朱子至莆。舉所學。就正。日與同志講論。性至孝。執父喪。三年不出戶。臨沒。戒治喪無用浮屠衣冠。束帶而逝。稱履齋先生。兄子符字子約。第慶元進士。亦受學於朱子。

林公憲卿字公度。懷安人。從朱子游。朱子稱其忠信。勉以學問。朱子沒。嗜學益篤。爲人色溫氣和。擇言謹行。鄉里化之。死無子。鄉人即其所。存齋祠之。其徒吳宗萬。林士蒙。皆知名。鄭公文通字成叔。閩縣人。嘉泰甲子貢士。開勉齋。得朱子之學。往師之。既與俱。登朱子之門。朱子命編次喪禮。嘗觀周子太極圖。而悟性善之旨。著有易學啓蒙。或問。春秋集解。喪禮長編。庸齋集等書。葉公暹字子是。閩寧人。慶元五年進士。壯歲游朱子之門。得直養之說。以父任調新化簿。內艱服闋。應江准帥府辟。以論軍事不合去。爲寧都尉。改惠安丞。時真文忠守泉。嘗言僚屬之賢者數人。惟公堅強。介直。遇事無難意。處劇無倦容。相得甚愜。終安仁令。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皆可語妻子。

陳公範字調弼。崇安人。從朱子學。登嘉定七年進士。調婺源尉。有大辟。令佐受賂。結正吏請書獄。公歎曰。人命如是輕乎。吾當力爭。後發覺。正佐坐削。秩滿還崇仁。丞。令羅必元。豫章先生後也。見而敬之。日與

講論。政化大行。一日疾作。曰。不可尸素。解官歸。陳公總龜字朝瑤。建陽人。居與朱子鄰。壯老相從。於學無不貫通。朱子嘗與密勉之。問答不下百餘章。舉紹熙四年進士。授永豐縣尉。未赴。卒。著論語解。大學儒行編。

道南源委卷之四

宋

李公東字子賢。邵武人。族祖綱字伯紀。觀文殿大學士。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安危。忠誠義氣。凜然動遠邇。宋使至燕山。金人必問公及趙鼎安否。卒贈少師。諡忠定。著易傳內外篇。論語詳說。靖康傳信錄。奉迎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誥表劄集。又有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公受業朱子。紹興元年登進士第。除廬陵簿。秩滿。周必大餞以詩云。地跨江南秀氣兼。玉成界尺直方廉。還知萬安縣。黃勉齋稱其精敏。處於漕使。

鄭公邦老。以字行。將樂人。朱子門人。陳公憲守延日。以公道德隆重。而且耆年。延入書院。翁公易字粹翁。崇安人。通六經。尤長春秋。嘗與計偕。從劉編師仲游。因得登朱子蔡西山之門。遂不介心。肯綮。講明與義。往反辨難。悉得旨歸。晚歲授徒竹林精舍。稱竹林先生。子甫。歷官府縣。有政聲。鄭公綱字衡老。將樂人。疑即邦老之兄弟也。亦朱子門人。著有近思錄問答。

實公議。南安人。父命入郡學習舉業。而公徑來受學於朱子。朱子曰。學業看書。自不相妨。祝公穩字和甫。其先新安人。曾祖士字確。歛朱子外祖也。父康國。始從朱子居崇安。公少名丙。與弟癸同。事朱子。遂以僞名。性溫行淳。文章富麗。嘗著事文類聚。方輿勝覽。諸司宰執。程元風。蔡杭。薦其實。彙錄

所著書以進除迪功郎子沐。
沐於定中爲興化軍涵江書院山長。爲在家庭講論精密。比來涵江。聞揚師訓。發明經旨。知軍徐直諒。薦其學行於朝。方欲擢用。竟拂衣歸。

呂公勝己字季克。其先建陽人。父尙書。既死。義。改葬邵武之樞嵐。因家焉。從朱子及張南軒游。朱子爲和東堂九賦詩。嘗貽以書。有道學不明。異端競起之歎。工隸書。得漢法。仕湖南幹官。歷倅江州。知杭州。官至朝請大夫。自號渭川居士。

余公元一字景思。仙游人。妻黃勉齋妹。因得受業朱子。淳熙五年。與弟宗龜同登進士。除知同安。政尙清嚴。終池州通判。

熊公節字端操。建陽人。朱子門人。十歲讀易。日誦二卦。卽知問難。至通曉而後止。慶元五年進士。廷對。條陳三德。衆官通直郎。致仕。有中庸解三卷。智仁彙十卷。又有性理羣書。

詹公淵字景憲。崇安人。朱子門人。登慶元五年進士。調臨江戶曹掾。數十年滯牘。一閱得情。凡所予奪。人無異論。使者傲致幕府。於是環十一郡之民。有求質者。皆請屬公。因爲語曰。寧不磨寬不願他官。後監行在車輅院。

吳公英字茂質。邵武人。從朱子學。有論語問答略。登紹興三十年進士。仕至泉州路教授。劉公子環字圻父。建陽人。登朱子之門。嘉定十年進士。官至觀文殿學士。有詩名。自號篋囊翁。劉克莊爲序其集。

魏公椿字元壽。建陽人。從朱子游。有戊申語錄。周公明作字元興。建陽人。從朱子游。有壬子問答語錄。游公倪字和之。建安人。從朱子游。所著有癸丑問答。

吳公稚字和中。一作建陽人。從朱子游。所錄有朱子問答。朱子卜居考亭。鄉人作聚星亭。欲畫荀陳道事於屏。無從得本。公考究車服制度。時稱博雅。

俞公開中字夢達。邵武人。從朱子學。登淳熙八年進士。余知黎州。悉意撫字。黎民感德。劉公鏡字叔光。惠安人。與楊至。陳易。楊履正。俱游朱門。稱高弟。

丘公珪字玉父。邵武人。從朱子學。有主敬問答。學禁嚴。遂謝場屋。林公禮。泉州人。朱子門人。能推所聞。以講學聞里。

上官公諱字安國。邵武人。朱子門人。以祖蔭授會昌東尉。調永州推官。簡易不深刻。永人懷之。遷四會令。實公孝恭。字令裕。邵武人。從朱子學。治家嚴整。論著確實。

許公儉字幼度。閩清人。朱子門人。三世同居。庭無閒言。丞相鄭性之名其堂曰孝友。林羽爲記。陳公駿字敏仲。德人。游朱子之門。爲鄭師孟諸賢所宗。乾道五年進士。除大治丞。所著有論語孟子筆

義。又著毛詩筆義。未就而卒。稱仁齋先生。子成父。字美玉。能守家學。以立誠爲本。行己皆有法度。著近

思錄。律歷志解。數藝集。和稼軒詞。黃公幹字尙質。長溪人。師事朱子。著述甚富。餘千饒魯。寧德李鑑。皆師之。所著有誨鑑語。五經講義。四書紀聞。官至直學士。

曾公逢。字誠。閩縣人。恥爲場屋之文。與林性之俱從朱子學。曾中渙然。洞見道體。經史百家。無不窺究。隱居道山。家事有無不問也。嘗自編錄其詩文。名月林槐鏡。

程公若。字寶石。古田人。從朱子學。躬行無僞。禮度不違。子孫侍側。雖盛暑衣冠肅然。著有發潤集。後登嘉定十六年特奏名。

蔣公康。字彥禮。古田人。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官饒州司法。嘗從朱子講學。朱子楚辭集解多資之。學者稱鼎山先生。

陳公宋。字元零。一字元滂。長樂人。登紹興五年進士。知同安日。適朱子爲簿。日與講明經義。後陞祕監。書問往來不絕。孫栢字自修。受業朱子之門。當時爲朱子所友者。又有古田程伯榮。沈有開。傅子淵。黃公仲本。邵武人。從朱子學。嘗作朋友說。朱子爲跋。

朱公飛。漳州人。受業於朱子。自言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灑落處。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大全集載其問答甚多。

賈公學。字習之。龍溪人。博通經史。尤長於詩書春秋。朱子守漳時。公與同郡宋公開。禮年輪講。先以特奏名。薦入試南宮。策問三舍法弊。公舉伊川請改試爲課。及制尊賢堂待賓。齋以答。主司曰。此必僞學徒也。黜之。後登嘉定十六年進士。調番禺簿。趙帥師楷。每事必咨決。而丞相崔與之。時料院虞衡。尤所器重。陸鄱陽丞。待制李性。傳延入郡齋。校勘朱子續語錄。因薦之。調泉州察推。需次於家。郡守方未。屈居學職。莫論孟義利。數章。辨折界限。以訓後進。比至泉。以廉稱。著評古一册。

方公未。字耕道。別號困齋。莆田人。少孤力學。家貧奉母。師事朱子於建安。朱子稱其明敏強毅。進學不倦。乾道中登第。調善化尉。往謁張南軒。南軒深喜之。謂其可以共死生同禍福。後南軒帥荆南。辟公及游。公九言爲屬。曰。是一人能攻吾過。公感激知己。遇事無隱。終宣教郎。知連江縣。弟禾。從弟壬。

禾。字耕叟。受業朱子之門。朱子告以改過修己之方。莫切於論語。弟子入則孝一章。遂佩服不倦。著大學講義。

壬。字若水。淳熙中游太學。謁朱子。以進退之說爲請。十四年登第。除長泰簿。會朱子守漳。請主學事。公上請說課試差補等十事。朱子命屬邑皆傲之。龍巖有濶卒殺人。獄吏逼同行者誣伏。漳浦有僧死於非命。鞠驗者。皆曰。飲鳩。公閱實抵罪。朱子稱其能使無罪者不冤。有罪者莫逃。除郵鄉縣。未上。卒。公性孝友。與弟中終始無間。家人議析產分籍。各流涕而不忍觀云。

張公異。字子文。一字深道。惠安人。五代漳州刺史清溪之裔。父寓知臨江軍。與張南軒共學。淳熙中。遣公從南軒於長沙。及歸。南軒贈以二詩。示爲學根本。杜門玩養。無有知者。時朱子之學盛行於泉。謂之清

源別派。而劉叔光尤稱高弟。公開從之游。因得所聞於朱子者。心疑曰。恐不止是。乃走武夷。謁朱子。以嘗所與南軒講論中和之旨告之。曰。此某與南軒晚年畫一功夫。臨別又請。朱子曰。南軒記識。某記石鼓。合而觀之。知所用力矣。公退。喜曰。吾固知其不止此也。既歸。日從事於涵養體察。久益明淨。或勸其著述。對曰。尊所聞則高明矣。行所知則光大矣。有草堂在錦溪上。稱錦溪先生。

附朱子門人者共十九人。

張公顯父字敬之順昌人

劉公炎字潛夫邵武人

游公敬仲字連叔南劍人

蕭公長夫福州人

饒公克明邵武人

黃公泉字升卿閩縣人東之弟

江公文卿建陽人

曹公晉叔建安人

朱公藻仙游人

朱公魯叔仙游人

王公春卿建安人

陳公士直字彥志閩清人

傅公公弼字夢良莆田人

林公仁實永福人

劉公瑾建陽人

程公深父古田人

魏公恪字元作

劉公子禮建州人

黃公謙一作字德樹邵武人。以上十九人。皆為高弟。

劉公准字叔通建陽人。博學能文。為詩不事雕刻。摹擬而平易。從容最有餘味。朱子嘗當風雪寒夜。擁爐讀公詩而賦之。曰。予見叔通詩多矣。獨不見此卷。豈予所好者。乃叔通大不得意者耶。吳稚作感秋詩。初發深省。其末寄意欲逃之。物變之間。公以頌果不食者勵之。朱子曰。叔通可謂得朋友之職矣。

陳公思謙字退之龍溪人。學問該博。教授後學。多所誘進。嘗冠鄉薦。著春秋三傳會同。及列國類編。朱子喜之。為語門人李公唐咨以女妻焉。

林公之奇字少頌侯官人。弱冠從呂本中。學將試禮部。行至衢中。以不得事親而反。學益力。登紹興辛未

進士。歷官校書郎。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說。公言王氏三經。率為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罪深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正所謂邪說淫辭之不可訓者。或傳金人將南侵。公作書抵當路。言金人知我重於和。常以虛聲鳴我。而示我欲戰之意。非果欲戰。所以擊我。和我欲與。和宜無懼。戰使權在我。以瘳疾乞外。由宗正丞提調閩舶。參帥議遂以祠祿家居。呂東萊往受學焉。有尚書集解。春秋周禮論。學問德業。有聲鄉里。從游者數百人。為南豐簿。邑民交頌。太守陳岐請先生。諡文昭。從子子冲字通卿。學問德業。有聲鄉里。從游者數百人。為南豐簿。邑民交頌。太守陳岐請修禮樂書。成周必大。楊萬里。稱其精密。子耕。能傳家學。

李公栲字若林。閩縣人。與林公之奇俱受業於呂公本中。後領鄉貢。其學以孝弟忠信。窮經博古為主。及門之士。皆醇厚質實。尚修潔。黃勉齋稱之曰。吾鄉儒學彬彬。以文詞行義為後進宗師。若林其傑然者也。著毛詩解。學者稱迂齋先生。

薛公舜俞字欽父。同安人。紹熙元年進士。除南劍州教授。未上。三府交薦。差江西漕司幹官。堂審。除吏部架閣。以言者罷。起江東常平幹官。與其長李道傳賑荒多全活。改知金華縣。守督宿通苛峻。引諠力爭。寬期示信。民悉樂輸。能歸卒。公問學淹貫。挾負才氣。里中教授。門人多通顯者。著有文集。及易鈔。詩書指行世。

李公元宗字子能。南安人。刻志問學。服習儉素。無纖毫華尚氣。朱子稱之。

黃公艾字伯若。莆田人。乾道八年。廷對第二人。朱子知漳州。奏行經界。朝議未定。公言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衆。議一經界三年不成。若更有大事。將如之何。乃詔行之。寧宗即位。為右正言。兼侍講。及朱子罷講筵。公因進講問故。寧宗曰。始除嘉經筵耳。今乃事事欲問。公懇請再三不聽。除中書舍人。改刑部侍郎。以待詔終。著尚書講義。

張公翰字雲卿。別號坎翁。寧德人。以學行為鄉先生。高頤徐復。皆其門弟也。登乾道二年進士。居官莅民。所至有聲。致政歸田。著觀過錄三十四章。

楊公汝南字彥侯。龍溪人。紹興十五年登進士。調贛州教授。改廣州。嘗撰詩。春秋。中庸要旨。經說三十篇。以授學者。仍表進於朝。祭酒楊椿覽之曰。真師範也。用薦改知古田縣。修學舍。置學田。日講學宮。考德勵業。士人德之。與郡人高公登。廬陵楊公萬里。竝以節義相砥。為文語意清新。有騷人典則。自初仕。即以廉平公勤自勵。故所至有聞。扁其堂曰不欺。自號快然居士。孫承祖。博學工文。歷知州縣。俱有政聲。蕭公里字元舉。龍溪人。力學好古。以周禮名家。經解授者多為聞人。登慶元二年進士。任同安尉。一介不取。再調廣州教授。卒。漳浦楊尹叔銘其墓。稱其與人交。上無詭。下無狎。嗜學如飢。赴義若渴。

余公克濟。安溪人。慶元五年進士。為侯官尉。有貴人求尉解地。及教場。以益其宅。帥諾之。公奮臂力爭。用薦知梅州。時州中盜發。或勸徐行。公曰。不若乘其集而圖之。單車就道。年八十卒。其學達於春秋。著通解十五卷。



蘇公陳字廷儀。臨海人。慶元五年進士。調登府推官。有聲博通經史。玩心理學。集先儒詩易二禮傳。折衷已見。履行純篤。士流慕之。從游者數百人。

真先生名德秀。字景元。後更號希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入闈師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爲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善。蓋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日。挑爭。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倡爲僞學之論。今日改弦更張。正當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又言暴風雨。尅焚感蟪。皆賊吏所致。兼浙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望勞。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抑羣盜。方張之銳。四年。遷著作佐郎。宰相將用之。會見。既言官。遂力辭。兼禮部郎。歷遷起居舍人。奏權奸擅政。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今欲與陛下言。在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又言鈔法。格令之弊。兼太常少卿。充金匱監登位使。至。既。聞金人內變。而還。言於朝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既。沃壤無際。陔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餉。皆爲精兵。又舉邊防要事。上言。時史彌遠以爵祿。糜天下士。先生慨然謂。謂。伯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外出。爲。密。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先。生。朝。辭。辭。辭。國。取。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漢。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爲。除。節。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早。蝗。廣。德。太。平。爲。甚。先。生。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農。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屨。使。教。授。林。庠。賑。給。糶。事。而。還。百。姓。數。人。送。之。郊。外。指。道。旁。叢。冢。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我。豈。已。相。隨。入。此。矣。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泉。通。外。國。自。洋。船。長。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先。生。首。寬。之。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便。聽。認。惟。揭。示。姓。名。聽。人。自。詣。海。賊。作。亂。將。逼。城。官。軍。敗。趾。先。生。祭。死。事。者。親。授。方。略。擒。之。巡。歷。海。濱。增。屯。要。害。以。備。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置。軍。政。以。母。憂。歸。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濂。溪。胡。文。定。朱。考。亭。張。南。軒。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權。酷。除。解。面。米。申。免。和。糴。立。惠民。倉。慈。幼。倉。社。倉。以。賑。其。民。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孀。者。嫁。者。贖。給。有。差。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待。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莫。安。生。民。之。柱。石。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雷。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未。燭。然。可。考。願。討。論。雍。熙。追。封。秦。耶。故。事。濟。王。未。有。子。亦。惟。陛。下。與。滅。繼。理。宗。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先。生。曰。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法。觀。舜。之。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明。甚。理。宗。曰。一。時。倉。卒。耳。先。生。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次。言。雷。川。之。獄。未。聞。參。議。於。公。朝。准。蜀。二。關。乃。出。於。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

之私。何惜不與兼之。且言今日士大夫。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未嘗錄用。理宗問廉吏。先生以知袁州趙燾。夫對。燾爲監司。具手劄入謝。因言。燾與之帥。蜀。楊。長。蒲。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理。宗。初。御。清。暑。殿。因。侍。經。筵。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禮。楹。當。如。二。祖。實。臨。其。上。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觀。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先。生。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養。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借。當。時。不。并。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說。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殿。至。大。祥。始。除。俛。背。柄。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鞵。不。以。紅。佩。不。以。魚。鞵。不。以。文。纒。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先。生。屢。進。雙。言。理。宗。皆。虛。心。開。納。而。彌。益。嚴。憚。之。謀。所。以。相。據。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與。盛。章。始。駁。先。生。所。主。濟。王。贈。典。禮。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勅。之。遂。以。澳。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寬。恤。理。宗。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徵。飲。閣。再。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出。城。中。款。聲。動。地。諸。邑。二。稅。皆。豫。借。至。六。七。年。先。生。入。境。首。禁。之。諸。邑。有。余。月。不。解。一。錢。者。郡。計。無。出。或。容。寬。恤。大。駭。先。生。謂。民。困。如。此。事。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曰。郡。邑。凋。弊。僅。有。政。平。訟。理。可。以。惠。民。建。炎。初。置。南。外。宗。政。司。於。泉。中。公。族。僅。三。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遂。廢。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爲。先。生。請。於。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理。宗。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賈。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貴。糶。便。宜。發。賑。海。寇。縱。橫。次。第。擒。殄。召。爲。戶。部。尚。書。入。見。理。宗。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先。生。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理。宗。欣。然。嘉。納。改。翰。林。院。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隆。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教。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理。宗。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理。宗。驚。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先。生。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凡。數。十。萬。言。皆。切。當。世。務。四。方。人。士。歸。其。文。想。見。其。風。采。官。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不。時。驚。傳。先。生。將。至。傾。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自。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顯。被。禁。絕。先。生。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服。行。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所。著。西。山。甲。乙。集。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厥。後。理。宗。思。念。不。置。監。曰。文。忠。明。正。統。統。開。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浦。城。伯。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准。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力。明。正。學。四。大。字。匾。於。祠。

解五十卷及詩講義存齋語錄行世。孫公調字和卿。福寧州人。其學得朱子之傳。以排佛老。推明聖經為本。所著有策府五十卷。易詩書解。中庸發題。共五十卷。浩齋叢書三卷。學者稱龍坡先生。

張公沐字潘夫。福安人。志瀟洛之學。家居教授。門多顯達。慶元中。儒學禁興。大比試天下之言性論。有可讀其文。驚喜為壓場策問。僞學公抵排異端。力主朱子之傳。學者稱墨莊先生。著有一得錄。禮記遺說。左氏纂類會粹。古今事類二百卷。集關洛諸儒講。為傳心直指十卷。四思齋類纂。

宋公開禮字叔履。龍溪人。登嘉泰二年進士。為敘州教授。再調化州。知海陽縣。有易禮記詩解行世。楊公景隆字伯淳。晉江人。開禧元年進士。仕至建寧司法參軍。博學強識。講授經史。鈎深提要。生徒數百人。著春秋漢唐通鑑史志解學者傳之。

李公鑑字汝明。事德人。嘉定元年進士。歷官廣東提舉。初從王尚質楊志仁游。得開敬義之旨。歸與張曼伯。精六經講社。推明師說。勝後進。居官平易近民。尤曉兵事。常督捕賊寇。提兵深入梅州。擒殺陳羅二賊。後梅寇猖獗。授以州符。賊憚公威名。遁去。及莅廣西。值西浙大饑。運米千艘以濟。全活甚衆。

鄭公思忱字景千。安溪人。授尚書於西溪。李季辨解精詣。生徒百數。嘉定三年。以詞賦領鄉薦第一。中第。為新與令。除遺利錢三百萬。再知崇安縣。以讀左遷浦城丞。謁其文忠與語。知其賢。言於太守。得復任。知南恩州。歷浙東參議。置發上封事。士瀝苞直。習久難化。民坐困且盜。宜去貪。恤人節用。審力除。監登開鼓院。卒。公少年豪爽。晚而和粹。凝然有守君子也。著詩書釋。

趙公以夫字用甫。宋宗室。居長樂。嘉定開登進士。歷知漳州。有擒賊功。郡民苦丁錢。奏以廢寺租代輸。真西山。上其事於朝。為分符守土者法。知邵武軍。平下壘賊。及清溪。嘉熙初。為樞密副都承旨。會歷官。言是歲日當食。公預奏修德以應之。拜同知樞密院事。請定儲本。上然之。終吏部尚書。策侍讀。

徐公幾字子與。崇安人。通經史。尤精於易。景定開與何基同。以布衣召。詔補通功郎。添差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撰經解以訓式多士。著易義。

林公維屏字邦援。福寧州人。少從義豐。通性理學。而於易詩書尤有造詣。梁克家判福州。延禮郡庠。講道受業者一時雲集。所著有易本論。六十四卦論。洪範三頌。封建藩鎮。五霸春秋等論。韓柳辨疑語錄。諸書。學者稱榕臺先生。

王公模字君定。與子萬章。宗望共執經於義豐之門。宗望字希古。義豐稱其文似唐子西。學有源委。器數制度。考校獨精。

洪公天錫字君時。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歷官古田。剖決無留案。誅倚王耶勢殺人者。判建寧郡。擅發常平倉賑。棄選拜監察御史。兼說書。時官寺竊弄天綱。廟堂不敢言。公首疏以正心格君為說。且曰。臣職在憲府。不惟不能奉承大臣風旨。亦不敢奉承陛下風旨。一時從動。繼又言古今為天下患者三。官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因言供奉官董宋臣。乃官官之貪黠。將作監謝堂。乃外戚之貪黠。知慶元府厲。

文翁。乃小人之無忌憚。理宗力護文翁。又令大臣吳遵言論再三。公五上章。出開待罪。中書年子才等交章乞行其言。乃令謝堂自陳乞祠。除職與郡。宋臣自乞解罷。文翁別與州郡差遣。仍命吳遵勉回供職。會立夏。日天雨。塵上奏乞屏絕私邪。休息土木。以弭天災。勸少監余作賓。后成謝奕。都知盧允昇。及董宋臣等不法。疏入。中書。左史李昂英再有封事。越數日。除公太常少卿。而公已在汶上矣。公雖乞留天錫。既而三學亦有書。左史李昂英再有封事。越數日。除公太常少卿。而公已在汶上矣。公雖去國。而終宋之世。閣人不敢竊弄主威者。皆其力也。景定辛酉。起廣東提點刑獄。五辭。明年起知潭州。尊先賢。除宿寇。除年。大治直。實讓閣。遷廣中轉運判官。決疑獄。勸貪吏治財賦。皆有法。召為秘書監。兼侍講。以曠辭。陸路開修。福建轉運副使。又辭。度宗即位。以侍御史兼侍讀。召余辭不許。乃疏所欲對病民五事。曰。公田。曰。關子。曰。銀綱。曰。賦役。又言在廷無嚴憚之士。何以獲奸謀。遇事無敢靜之臣。何以臨大節。進工部侍郎。加顯文閣。制湖南安撫使。知漳州。肯力辭。又明年改福建安撫使。力辭不許。疏陳墮戶破家殞身之慘。乞罷游支貢。召刑部尚書。詔憲守之。臣趨行不起。進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三降御札。趣之。又力辭。除年致仕。加端明殿學士。轉一官。疾革。草遺表。以規君相。度宗震悼。特贈正議大夫。諡文毅。著有奏議。經筵講義。通禮輯略。味言發墨。陽巖文集。公在閩。嘗書桃符云。生平要讓讓崖面。到此當堅鐵石心。其剛義之氣如此。宋周密言。近世之士。終始一節。明目張膽。言人所難者。惟溫陵洪公一人。

鄭公山一名石。沙縣人。舉端平二年特科。仕長溪丞。性穎敏。於書無所不讀。究極義理精奧。所著有讀詩傳。論語講說。讀易管見。

黃公績字德遠。莆田人。兄鎮。寶慶二年進士。公少凝重。稍長。力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始游淮浙。徧參諸老。中年開陳師復潘瓜山得朱子之學於黃勉齋。遂歸事焉。集同志十餘人於陳氏仰止堂。旬日一講。及師復瓜山繼卒。遂於望仙門外。築東湖書堂。請田於官。春秋祀焉。聚講一如平時。而同門友皆於公乎質正矣。先是郡守楊棟。即學宮建尊德堂。以處劉壽翁。劉卒無敢居之者。邦人推公繼之。涵江書院始賜額。又以公兼其山。長晚開趙與夫作易通與之上。下其議論。與夫稱為益友。年七十一。卒。前夕有星殞於書樓之西。是日又大雷雨。衆皆驚異。蓋公雖布衣。為鄉先生三十年。門人著錄。以數千百計。郡邑守令咸加敬禮。兄弟皆與劉克莊善。克莊目兄曰愛友。公曰畏友。公有齋名獨不懼。克莊為記。生平不喜吟詠。偶有感興。亦得風人之趣。著有四書遺說等書。子仲元。

仲元字善甫。刻志讀漢洛閣閣之書。及其父所傳於潘陳二師者。授次唐宋名文。凡二百四十二家。文學為時推重。宋亡。更名淵。窮居怡然。有經書講義文集。門人鄭獻翁字希臣。亦莆田人。

黃公師雍字子敬。閩清人。少從黃勉齋。登寶慶二年進士。為楚州官屬。李全反。狀已露。公密結忠義軍。別部都統時青。圖之。謀泄。青殺公。不為動。秩滿。朝議褒異。以不往見。史彌遠調婺州教授。故徐僑之為人。欲往謁之。會僑有召命。則不往。僑聞而賢之。至闕。以其學最聞。而李宗勉趙必愿趙汝談等亦

先後交與丞相行簡許以朝除矣。公入見，勸其歸老。行簡不悅，遂出龍溪，行簡罷，史嵩之繼相，遷糧料科，延至私室，謂曰：糧料密邇相府，所以處君公不顧，故與博士劉應起相善，應起論嵩之，嵩之疑公左右之，諷御史梅杞彈公，差知邵武久之，遷宗正簿，拜監察御史，首疏劾金淵秩再疏斥趙綸，項客孫史宜之，嵩之終喪，理宗感憤，將以為侍御史，丞相鄭清之沮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卒被劾罷，久之，以直寶文閣奉祠，起為左史，改江西轉運使，遷禮部侍郎，命下，卒於江西官舍，為人簡淡寡欲，靖厚有守，言若不出口，洞然斷邪正，博采公論，當官而行，愛護名節，無愧師友。

鄭公鼎新字中實，仙游人，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知晉江縣，建開政堂，輯論語書言政治者題於壁，建縣學孔子廟，闢尊道堂，其西山守泉，殊敷重之，尋判處州，監右藏東庫，遷國子書庫，授都大提管，卒，公少受業黃勉齋之門，而與楊復游，嘗考究禮書成編，名禮學舉要，又撰禮學從宜集，其卒也，遺命治喪，一以儀禮從事。

林公以辨字子泉，莆田人，祖應承學於黃績，得潘瓜山陳師復之傳，公與長子棟，同登咸淳進士，歷官宗正寺簿，宜撫司機宜，博通羣經，尤善說詩，究心程朱之學，宋亡，不肯仕元。

謝公升賢字景芳，仙游人，少為義理之學，登端平二年進士，官至興寧令，所著有太極西銘說，易通，學庸語孟解，大意皆推本朱子之書，嘗曰：欲溯道之所出，以究其終，則必先三書而後四書，欲窮道之所入，而反其始，則必先四書而後三書。

繆公烈字允成，福安人，嗜學孝親，上舍省試，皆第一，登嘉熙二年進士，添差福州教授，日率子弟講明正學，授撫漕侍郎，著春秋講義仲山集。

吳公季子字節卿，邵武人，篤學工文，登寶祐開進士，官國子監丞，著大學講義。

林公存字以道，閩縣人，受業其西山之門，舉嘉熙二年詞科，兼官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朝廷以參知政事蔡杭擢去國，勉留不遠，詔除職子祠，奏擬其命，寶祐五年春，明堂執綬備顧問，稱旨，除禮部尚書，提綱史事，兼遷同知樞密院事，終湖南安撫使，知潭州。

熊公慶字竹谷，建陽人，少受業於蔡公淵，後游真西山及劉公扈之門，潛心問學，所著有三禮通議，春秋約說，中興三朝通略，又有學庸緒言，心經集傳，詩小紀，史學提綱，敬思齋，直方齋等編。

蔡公和字廷傑，晉江人，以親老不能從，朱子游，乃勉陳易往受業，自以書從易講，贊喪祭酌古禮，鄉間化之，陳北溪淳往來道泉，學者勉留講受，一時如同邑，蘇思恭王次傳王傳黃必昌，安溪鄭思忱，思永，惠安江與權，永春卓琮，黃以翼，皆從公及淳學，條理明備，講論平實，號為繁陽別宗，居白石村，稱白石先生，著易說。

潘公武字叔允，龍溪人，履行端方，於書無所不讀，與陳北溪為道義交，以嘉定十三年特科，兩任獄祠，循資至文林郎，邑弟子從游者甚衆，如趙希流，吳仲修者，皆名進士也。

主公馬字迪文，晉江人，精敏絕人，館陳北溪於家，筆授字義行世。

陳公沂字伯傑，莆田人，篤志朱子之學，徧參劉公燾，廖公德，明李公方子，楊公至諸先生之門，而終身卒業於陳北溪。

陳光祖字世德，仙游人，父吉老通春秋三傳，學孫吳兵法，素有戰功，卒陷陣死，詔襲忠節，公以父蔭補官，德行政事皆有尺律，知英德府，調上供汎，輸改邕州，恩信招來，有嗣首李萬久為邊患，誘而擒之，衆皆怙息，事聞，除廣東提刑，作欽恤編，以戒僚屬，新濂溪祠，以崇教道，捐故錢三千緡，以代結營兵之糜，凡一切無名之征，奏悉蠲除，積官朝奉郎，公嘗師事陳北溪，又受書易於九峯兄弟，喪祭一遵朱子家禮，北溪名其室曰貫齋。

蘇公思恭字欽甫，晉江人，祖曾己以學行著於鄉，公嘉定戊辰，禮部奏名，候廷對，聞期成，亟歸，至辛未始賜第，常從陳北溪蔡廷傑游，篤意朱學，踐履堅確，除興化軍教授，以禮義之質，革詞藻之華，陳師復諸賢推重之，調韶州教授，有省齋文集。

陳公竊立名植，以字行，漳浦人，祖景肅有學行，師事高彥先，與同邑吳公大成，同隱漸山石榴洞，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授仙游令，薄賦輕徭，旌善伐惡，官至朝議大夫，著禮疏詩疏，及石屏摘翠集，公幼學於世父安卿，十八，以祖澤補太學生，調龍溪令，轉漳州司理，淳祐四年登進士，提督嶺南海路兵馬，帝嘗浮海，公提領海舟，見事危，斷維出港，自以六舟泊梅嶺，收亡命，地撤諸蠻，岡立宋後，聞張公世傑覆舟，元人索捕，遂變姓名，匿於大芹白華九侯，開臨終，命妻海濱，南望崖山，第格為海舟監，從容就死。

卓公綜字廷瑞，永春人，從陳北溪游，嗜學堅苦，以積業成功，凡所講論，能暢北溪之旨。

江公與權字亞良，惠安人，兩選鄉貢，與黃公以翼俱從蔡白石及陳北溪學，為文古雅。

吳公宋字仲圭，邵武人，初從蔡節齋受易，已而往見陳北溪，北溪以其好躐高妙，而少循序，痛砭之，自是屏敘鋒芒，漸趨著實，實慶初為秘書監，嘗論郡守貪利之害，上嘉納之。

蔡公逢甲字國賢，臨漳人，曾祖溥有孝行，祖仁傑，諫議大夫，守正不阿，權貴，父希稷，兵部侍郎，居官廉慎，公受業陳安卿之門，嘗與安卿辨論河圖洛書同異，及太極圖西銘之相發明處，安卿稱其有特見，登成淳進士，詔主廣東漕舉，值宋亡，不肯仕元，自號棄夫，作悟道書院於玳瑁山下，以終隱焉，時高其道，謂之故宋使公，鍵戶不出，臨沒，自題墓碑曰：前宋進士蔡逢甲墓，著使公講錄，明儒周公一陽評論，同郡先輩，謂如公之孤標，去首陽不遠，而惜其沈冥草澤，開世莫有知者，子自成，太學生，以學行名世，曾孫真富，以武功顯。

黃公以翼字宗台，永春人，嘗受業陳北溪，蔡白石之門，莊毅有立，析理精詣，暮年記問益富，所著有周易禮說。

黃公必昌字京父，晉江人，登嘉定十年進士，除循州判，嘗從陳北溪受學，又切磋於陳師復潘瓜山二賢，著有中庸大學講義。

呂公大圭字圭叔，同安人，少師事陳北溪，門人王昭復，得朱子道學之傳者，著易管見，春秋或問，易經集

解。熊公禾字去非，號勿軒，一號退齋。建陽人。總角能文。志濂洛關閩之學。訪朱子門人輔氏而從游焉。登咸熙十年進士。授寧武州司戶參軍。入元不仕。東書入山。築洪源書堂。學者宗焉。日以周孔之說相磨礱。於朱子諸書。是信是行。後歸故山。復創龜峯書堂。以周程朱張五賢為道統正派。祀之以配先師。而邵馬不與焉。初謝山開公名。自江右來訪。及會其弟宋亡之恨。抱持而哭。因相與講論夫子之道。而胡公庭芳素明易學。亦自江西挾道相訪。相講切者十有七年。嘗謂秦漢以下。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考亭朱子集正大成。生乎精力在易四書。詩書儀禮。僅完書。開端而未及竟。雖九峯蔡氏。猶未大暢厥旨。三禮雖有通解。缺而未補。尚多。至勉齋黃氏。信齋楊氏。龜完夷制二書。而授受損益。精意竟無能編。若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而已。兵難之餘。學徒解散。文集燬亡。晝夜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兼以齒髮向衰。困我滋甚。易詩書僅得就緒。春秋更加重纂。斯皇帝玉簡之道。亦或備。惟三禮乃文公與門人三世未了之書。庭芳當分任此責。以畢吾志。其後就修儀禮。未及成書。嘗取朱子諸書。擇其至精且要者為一編。名曰文公要語。而以邵馬張呂及朱氏門人之說為附錄。又為小學集疏。大學尚書口義。凡三十卷。今行於世者。有春秋通解。大學廣義。易講義。書說。四書標題。三禮考異。經序學解。

丘公葵字吉甫。同安人。居海嶼中。號鈞磯先生。有志考亭之學。初從辛介甫。繼從信州吳平甫。授春秋。親承萬公大毛。洪公天錫之門。最久。風度端凝。如立鶴振鷺。杜門勵學。著易解義。詩口義。春秋通義。四書日講。經世書。聲音既濟圖。周禮補亡。元時倭寇至其宅。他無所犯。惟取其書以去。故其著述多無傳者。門人呂椿字壽之。晉江人。著春秋精義。四書直解。禮記解。

方公公權莆田人。以父澄孫蔭補將仕郎。擢咸淳元年第。歷廣州教授。太常主簿。以歸。有氣節。人稱石巖先生。著古易義。尚書番是。

陳公普字德尚。別號懷齋。寧德人。所居有石堂山。稱石堂先生。淳熙間。朱子嘗過其地。異其風土。曰。數十年後當出儒者。能讀天下書。至淳祐甲辰。公生。鵬鵠數百繞屋。稍長。入鄉塾。聞韓翼甫倡道浙東。遂往從之。翼甫學出嚴源輔氏。輔朱門高弟也。宋亡後。朝廷三使辟官。本省教授不應。以斯道自任。四方來學者。歲數百人。丞相劉文簡。屬修黃楊二家喪祭禮。因併朱子所纂為十卷。嘗與游翁山。范天碧。謝子祥。極論太極之旨。晚在莆中。十有八年。造就益衆。出其門者。如韓信同。楊琬。余載。黃裳。輩。并以正學為時所宗。嘗曰。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字。在四書六經中。如斗極列宿之在天。五嶽四瀆之在地。舍此不求。更學何事。謂三代之治。莫善於井田。作書欲上。不果。精聲律。天文地理算數之學。著字義一卷。四書句解。鈴鐘學。庸指要。孟子纂圖。周易解。尚書補微。四書六經講義。傳天儀論。詠史詩斷。天象賦。凡數百卷。

傅公天驥字君遇。泉州人。為建寧教授。與諸生講伊洛書。不專課以程文。理學由是益盛。

黃公巖孫字景傳。惠安人。寶祐四年進士。授仙游尉。一以義理之學為政。先是尉仙谿者。有段公全。凌公景陽。公作思賢堂以仰之。為記曰。事俗而不自為俗者。學充於事也。官卑而不自為卑者。人大其官也。咸淳間。令尤溪。新南溪書院。建四齋及講堂。以極學者。後作夫子燕居堂。疏朱子所解太極通書。西銘。及與門人問答書。語。與諸儒之說。有發揮者。開申以己意。會集成書。倫類通貫。名曰輯解。刊於書院。又西山讀書記。後通守福州卒。

謝公鑰字君啓。福寧人。著春秋十卷。左氏辯證六卷。子期字單羽。徙居浦城。文天祥死。設位哭之。作楚些見志。常為許劍錄。及晴髮集。

劉公季。字少度。長溪人。十歲能文。舉紹興進士。官至祕閣修撰。乾道間。進十論。上大稱賞。上殿奏事。笏偶跌碎。徐收碎笏。逐一救陳。謂今日之事。有不可忽者。即如此笏。上悅。曰。季斐膽大如身。每延顧問。皆稱旨。著論孟周易解。頤頤遺業。山川形勢論。司馬溫公傳。

著書諸公共五十九人  
李公琪字孟開。官至國子司業。著春秋王霸世紀。  
陳公賜著禮記解。孟子解義。樂書。  
林公觀過。著經說。  
倪公登。著論語解。  
鄭公昂。著春秋諸臣傳。  
陳公合。著孝經正文。  
張公宏。著朱朝大禮記。  
林公洪範。著諸經義方。  
郭公陸。著春秋傳論。  
林公傑。著辨國語。  
林公萬頃。字叔廣。著詩易春秋解。  
夏公良規。字道矩。著六經語孟解。  
林公環。字景溫。著通鑑記纂。  
林公文昭。字宗範。著論語註。

以上俱福州人。  
劉公翊。著周易通神經。  
吳公駿。著詩解。  
何公述。著禮記解。  
楊公嶽。著禮記口義。

郭公穰著易春秋解。

以上俱建州人。

徐公鐸著易說。

林公自著周易解。

劉公翔著易占圖書註。

林公震著易傳易問禮問、經語、千字文。

彭公與著周易解義。

蔡公猷著易解。

陳公義宏著易解、中庸解。

李公過著易說。

方公沐之著易口義。

尤公彬著讀易四卷。

王公太冲著易爻變義。

陳公冲飛著易原。

方公灑著易註解。

方公汝一著易論。

方公實孫著讀易記。

鄭公直卿著易通易解。

方公傳著易程氏辨、詩朱子本旨、世蔡氏考。

黃公力行著尚書傳。

林公洪著易節要。

鄭公彦明著尚書說、中庸說。

林公處著詩解補闕、禮經總括。

劉公宇著毛詩折衷。

李公叔實著周禮集義。

傅公蒙著詩講義、論語講義。

蘇公權著春秋解。

方公應發著春秋集傳。

黃公流著類國春秋。

黃公存僉著六經闕言四十八卷。

黃公方子著論語講義。

方公昕著誠意說。

許公允成著孟子解。

以上俱興化人。

江公致堯著周禮解詩集。

梁公南一著六經辨疑。

韓公謹著詩禮義解。

梁公億著論語集解。

以上俱泉州人。

吳公炎字濟之著論語問答。

邵武人。

沈公子真著四書講義、表忠錄、藏收錄。

漳浦人。

黃公寬著四書附錄。

劉公賢著射禮儀節。

以上俱長溪人。

鄭公儀孫著易圖說詳解。

建州人。

張公復字伯陽建安人泰定元年進士官至建寧路知事師事鄭儀孫學易得邱氏之傳嘗輯諸儒論  
編性理遺書

黃公清老字子肅邵武人通經博史登泰定四年進士兼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出為湖廣行省儒學提舉  
學者自遠從之率多成就號樵水先生著春秋經旨四書一貫數十卷其詩存者數十篇有盛唐之風  
黃公元質字廷美泰寧人嗜學疑重動循矩度終日危坐不稍傾倚天歷開試浙闈乙榜授郡文學以刻  
藁未授而歸至正癸巳邑有妖民為亂令廷美討賊賊奄至遂遇害女貞奔哭厲賊賊殺之

林公廣發字明卿別號三溪龍溪人嘗附陳安卿號北溪高彥先號東溪蔡汝作號南溪而已號三溪將  
兼而匹焉生平孝友以詩禮訓家庭規言矩行通貫六籍融會百氏為後學於式郡學三聘為諸生師  
以師使薦授安溪學職邑僚師事之會寇作奉府撤招降仍謀軍府事每俸至委訊曰此平民也府帥  
曰曷知之曰獲賊從巢穴此皆自井里得之者也時分置汀漳屯田萬戶府以公為經歷屢有差道不  
及理府事兵民請諸分省曰願還此官活我逸人所著有三溪集傳世

陳公旅字乘仲莆田人父子彥兄震皆一時名士公幼孤穎異稍長負笈從泉南傅定保游博學多聞聲  
名日廣用薦為閩海儒學官中丞馬祖常見而奇之勉游京師既至學士虞集見所為文慨然曰在茲  
付子矣廷之館中廷臣力薦除國子助教滿考諸生為請於朝乞再任積官國子監丞有安雅堂集十  
三卷虞集為序林泉生稱其學博而通識高而敏使之纂繁理劇有兼人之能處忠制變有濟時之智  
云

雷公杭字彥舟建安人祖龍濟遂於易兼通律歷父德潤置義士莊以給貧士公與伯兄機仲兄拱能守  
家學俱以易鳴於時嘗著周易註解行世稱雷氏易授儒學提舉遷武平縣尹調潮陽卒贈奉化州知  
州

王公吉才龍溪人篤志古學尤明典禮郡守延為弟子師後為泉州學正親終皆及期頤而公年老矣哀  
慕痛毀有如早喪雖在家庭亦冠衣飲容未嘗見其違言怒色學者稱益齋先生  
陳公自新字貫父號敬齋福州人通五經精易本傳義而推行以皇極經世從游者甚衆著有起與集  
等書行世

李公應龍字玉林光澤人郁之後博學有節操為時師表至元間薦為白鹿書院山長不赴尋薦漳州路  
教授亦不赴所著有春秋纂例孝經集註四書講義

吳公海字朝宗閩縣人隱居不仕學周程張朱之學一時名人如黃師泰林泉生董晦王翰皆雅重之初  
承父命欲徙居東魯遂巡二十餘年而道路不通乃自號魯生或讓曰子自擬兩生乎答曰非也吾將  
居魯取其名也魯取其義也且吾學仲尼之道謂之魯生不亦可乎若以為不可則更曰魯者志未  
得反乎魯也又何讓乎明初郡使者欲薦於朝力辭不赴居家探撫古今孝子順孫節婦烈女與兄弟  
之相友愛婦孺之能和睦者附以感應禍福名曰命本以教鄉里又著書言攝攝佛老為六經之賊管

道南源委卷之五

元

歐陽公侯字以大長樂人隱居著述勸循禮法學者師焉著四書釋疑五經旨要性理字辨格物啓蒙忠  
孝大綱女範幼學等書子湖舉莆田教諭通五經稱五經先生

李公信同字伯循福州人幼穎悟工詩文既壯受業陳石堂遂刊落華藻究心濂洛關閩之學陳欽曰  
吾老矣得斯人飲水俟命復何恨哉延祐四年應江浙舉不合即杜門不出四方書幣日至弟子請業  
者戶外履滿者四書標註書經疏文三禮易經旁注書解集史類纂及詩文十卷

李公學遜字武人忠定九世孫也博學洽聞善天文尤運於易為文典雅片言隻字人寶藏之所著有易  
精解中星儀象等圖

黃公積成字元鎮邵武人弱冠即慨然以道學自勵至正開築南田精舍作詩寫懷郡使者相繼論薦授  
江西儒學提舉不應以遂終集賢定監曰貞文處士所著有尚書通考周易通義中庸章指性理發蒙  
秋聲集自號存存子學道稱存齋先生

劉公有定字能靜莆田人少貧剛直不樂仕進沈潛嗜學常著衍極書五篇又原範吟三十七章司業吳  
源謂其推闡圖書之秘發揮象畫之妙究極先後體用之所以然一部全易也學者稱原範先生

商申韓為治道之賊。遺事外傳。為史氏之賊。蘇詞荒說。為文章之賊。名曰書。欲上之人悉取其書。而禁絕之。使天下曉然知正道。蘇魯之風。為文嚴整。正大雄健。雅與而歸。諸理自謂資質愚昧。平日所為。鮮能不悖於理。顏所居為開過齋。而為之。曰。夫過而人告之者。幸也。過而不聞。不幸也。告之而不受。受之而不悔。悔之而不改。是白棄也。海難不敏。忍自棄乎。著開過齋集八卷。學者稱開過先生。

鄭公麟字子乘。福寧人。總角時。即與林仲恭受業於韓公信。韓公信稱曰。二君可繼吾闕。五賢理學。韓卒。二君俱心喪三年。著有詩文集。

林公珙字仲恭。福寧人。少從韓公信同游。篤信力行。為文以理勝。舉明經不受。強補本州訓導。未半載。以疾辭。晚年教授生徒。以開來學為己任。

明

劉公宗道名。以字行。龍溪人。洪武初。以秀才被徵。再三乃起。時召試者八千人。公對朝政家治稱旨。賜第一。上命學士詹徽。密察德行尤異者。復以公為首。拜都察院左都御史。上格君德民二十事。並見嘉納。自是商議大政。多所諷切。遂為都察院所構。詔徙南詔。不久貫還。所過郡邑持之。公遜於播州。以俟朝命。上疑公久不至。命索其家。都察院徵取其父寶入京。面質。使入滇索之。父行至蜀之蘭陵。以憂病卒。有詔復取鄰戚。與朝使分索。必得劉某乃已。其門人陳拯遇之播州。告之。故遂赴水死。公明程氏學。好修家禮。鄉人稱愛禮先生。有愛禮集十卷。

王公述字希白。將樂人。洪武丙子舉人。永樂中。以薦入京。修五經大全。由興安訓導。歷官國子助教。學行飭修。祭酒而下。成推重之。終翰林院編修。著聲律發蒙解註。

蔣公佛生字仁叔。長溪人。檢身勵行。高尚不仕。洪武初。舉明經。任本州訓導。教誘諄諄。多所成就。著五經叢訓。嚴辭隱義。多發前人所未發。

鄭公文。建安人。講程朱學。從游者數百人。洪武初。本郡理學。推公為首。徵仕不應。

鄭公旭字叔初。閩縣人。居家孝友。有信義。貫通五經。百家諸史。與王儒林誌友善。以學行詳為國子章儀。太祖選德望十人。使傳東宮。公居第二。後謫吏雲南。建文中。起為高安訓導。所著有詩經總旨。初學提綱。詠竹案等書。

游公義字伯方。連江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仕御史。議論慷慨。太祖欲撤亞聖配享。公極諫忤旨。繫獄死。孫公芝字廷秀。連江人。洪武中。以歲貢授處都知縣。陞河陽知州。太祖從劉三吾之議。欲削孟子書。如祝君冠。贊。開誅獨夫等語。共八十五條。不以命題取士。公疏三吾為逆。巫謬妄。極論以為不可。其議遂息。而孟書復全。

高公熙字應昌。寧德人。孝友天性。臨財以義。親沒。廬墓三年。教授鄉閭。暇即至墓所拜哭。洪武間。舉孝廉。召對稱旨。授海鹽知縣。著詩集傳解。

陳公道潛字孔昭。莆田人。建文庚辰進士。授給事中。與楊文敏。同修國史。文敏時稱其學行。又著有拙

齋存案。永樂初。謫判夷陵。起監察御史。預修性理大全諸書。於時纂修諸儒。即翰林春坊多不得預。公行已恭慎。學問該博。故得在選。時閩縣陳公景。長樂陳公全。莆田黃公紘。陳公仲。亦皆預修。

王公源字啓澤。龍巖人。永樂初進士。選庶吉士。出知深澤縣。修學教士。築堤捍水。禁嫁娶論財。禁疏言。民事有旨。召用。會西域有異。僧到。成祖厚待之。公條陳時事。并及焉。成祖怒。下錦衣獄。會赦。復原職。有蝗不入境。雨不出疆之謠。陞春坊司直郎。侍太子。諸王。方講說。聞。王忽他顧。曰。臣所講者皆治平要道。何勿見聽。王為改容。遷松江同知。奏罷通糧數十萬。平反誣繫左道獄二百餘家。用薦。陞職。方郎中。出知潮州。郡有暴虎。為害已久。至是渡惡溪。法城西湖山有怪石。為吳令除之。吳遂止。郡治火。仰天拜祝。時反風吹滅。年八十卒。所著有草庵集。書傳補遺。家禮易覽。及異端辨。

林公誌。閩縣人。初生時。父夢寶誌入室。因取名焉。及四五歲。母口授經書。輒能記誦。十歲。日記數千言。從王僑游。僑奇之。時出論辨。見鋒銛。以折長者。僑曰。比非所以求益。為字曰尚默。因痛自克治。沈潛涵泳。學問久而益富。永樂中。鄉會試。皆舉第一。殿試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預修性理及四書五經大全。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受賜賚。陞修撰。歷官右諭德。兼侍讀。宣德元年。預修兩朝實錄。公善事父母。湯藥必親嘗。喪葬禮。待宗族有恩。在官恭勤趨事。其學究博。經史百氏。星歷醫卜。咸得領要。為人刻厲深切。後學多從質問。著周易集說。

唐公泰字師節。長泰人。資稟穎異。通曉五經。尤邃於易。登永樂乙未進士。知郴州。有惠政。後以文學薦。辟召赴文淵閣。試麒麟頌。明倫論。稱旨。欲大用之。因大駕北征。乞歸侍養。四方之士受業日衆。如陳公真。辰。謝公璉。林公震。陳公齊。皆出其門。著思誠齋銘。學者稱東里先生。

李公貞。南靖人。志行超羣。文章振藻。永樂十三年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與儲臣同修經書大全。性理等書。受賚。後以不肯預修佛書。貶高州教授。卒。

蔣公輔字廷佐。龍巖人。父永池。隱居立鄉約。遵行家禮。公宣德己酉。領鄉薦。歷官興國府教授。教育人才。以文學稱。為人恬澹。有識。謹事繼母。為學以存心為主。學者宗之。與鄉人講行。藍田約。年八十三卒。著泉巖文集。

竹公景修名生。以字行。莆田人。學尚躬行。好深沈之思。持辨博之論。永樂間。買入太學。歷官德安教授。與諸生處。情同家人。答問講解。終日不倦。出其門者。才質高下。各有成立。著大學中庸詳說。

鄭公杓字子經。莆田人。常著春秋解義。表義。暨古編次。夾漈餘樂府。又有衍極書。專詳字書。吳公典。稱考論文字之學。此為最正。宜撫使齊伯亨。採其書上之。

方公淵字源深。莆田人。正統四年進士。授行人。時年五十餘矣。猶執經講說。叩問紛如。尋求致仕。以教授為業。未嘗輕入城市。生平遠理學。動率禮書。管數文公家禮。雖經諸儒註釋。而去取或晦。朝代遷改。冠服不同。於是作家體。列圖於首。而條析其下。鄉人宗之。自號柳東耕老。學者稱柳東先生。子和叔孫。岳山。嶺。宜。俱有時名。

林公雍字萬容，能溪人。登景泰甲戌進士，授行人，以節操自厲。憲宗初立，上疏乞修德格天，親賢講學，復請進濂溪二程考亭於顏曾師孟之後，例為八配。兼視陳北溪於兩廡，並不報。舊例，諸司屬吏都考察，公獨不赴，曰：「使其不肖，雖之可也；安能隨行，俛首言科目，負籍耶？」歷遷都御史，乞歸。結廬龍山，桑榆不起。與陳利夫相師友，日進徒侶。講明正學，倡建陳北溪祠於芝山之麓，與鄉人月為一會，修葺田呂氏鄉約，利夫稱其學始終本末，有序有要。督學周公孟中，謂公居官水鏡，未老乞歸，清風高節，海內傾仰。漳中北溪之後，得正學之傳者，首稱利夫與公二人而已。學者稱蒙庵先生。

林公玘字廷珍，侯官人。十九領鄉薦，天順八年會試第三，入成進士。家居十有七年，以易學倡教東南。從游者屢滿，蔡文莊游，亦往師焉。既終大事，赴京，授刑部主事。陞浙江僉事，提督銀場，宏治庚戌，景事賊吳大兒，曠聚標掠，旁及閩中政和浦城諸邑，衆議屬公勦捕。公發屬縣兵快，分駐要害，以精銳千餘人直隨其穴，破之。遁入松溪，險隘先為所據，衆難之。公曰：「賊勢已蹙，攻之必下。」遂追逐之，得其渠魁，斬戮數百人。餘黨逃入陞元景事間，公復檄巡捕官就殺之，生擒三百餘人。尚有散匿山谷者，衆請盡殲，公恐濫及無辜，出示準其投降。又有遂昌黃巖等賊，聚衆至萬人，聞之膽寒。公又預為形勢疑之，皆自解散。陞雲南副使，雲南華彝雜處，既至，別名分，重禮教，風俗一更。以年老乞休，許之。公行誼政治，本自過人，而文學復優，所至上下翕然歸重。其卒也，自有位以至鄉民咸痛惜之。弟璿。

璿字廷玉，舉於鄉。十年不赴，後登成化十七年進士。歷官御史，言慎名器厚國本七事。出巡雲南，勸參將縱麾下殺人之罪，辨士官謀叛之冤，僚屬莫不敬懼。轉南京督學，諸生咸感得師。其卒也，與其西山同祀蒙宮，稱林道學。

舒公冕字廷瞻，武平人。以貢入太學，游胡敬齋之門，得用功之要，服膺靡懈。冠婚喪祭，悉遵家禮。閨門雍肅，三世同居。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既沒，感慕三年。陳公其晟字晦德，改字刺夫，漳浦人。浦邑濱海，患倭，洪武間，置鎮海衛。公之先世自泉中來，成於此。因家焉。公丰格高，聲神氣肅，望之非塵埃中人也。年十七，八即能自拔於俗，厭未作之，盡心惡異端之害道。專心致志，以儒為業。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省試，開有司防察過嚴，曰：「非所以待士，士不宜以此自待。」遂辭歸。自是以科舉為事，用心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竟無統緒。讀大學，乃知次第，執以為據。又讀大學，或問得朱子主敬之說，曰：「此大學之基本也。」及求其所以為敬，則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主於一曰：「養一於靜，則客念不作矣。」持一於動，則外誘不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所謂惡者退而聽命矣。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然而氣稟有偏勝，嗜欲有偏重，此學問思辨之後，故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程伊川故事，詣關上程朱正學，其書首程氏學制，次探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闡說之意。書未上。

道南源委 卷之五

疏乞先召見而後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議。宗伯鄒幹漫不知其說云何，其事遂疑。歸家，詣提學使者頌行教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既崇正教，則科舉宜定正考。因探教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為六等，考文為三等，各有條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以告當道諸君子。諸君子亦不能推行其說，其事又疑。公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賢，欲往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金，攜其兄子以行。戒之曰：「我死即瘞於道，題曰闕南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太史元禎止之，宿叩其學。大加稱許，曰：「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亦未是。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鎮海初，擢戎壘，自公為學，而儒術始正。自公與李公文舉諸先聖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公生於鎮海，遷於龍巖，晚定居於漳之玉洲，自以布衣詣闕上書，因號布衣年六十四卒。學使周公孟中為文以祭，郡守彭公桓立石表道，所著有布衣存齋藏於郡齋。

陳公璽字尚勉，漳浦人。師事唐師廓，與陳利夫為同門友。登正統丙辰進士。歷官吏部郎中，文章政事，為時所重。瓦剌犯邊，守臣失策，作備邊禦戎策以獻。天順四年，廣東盜起，廷議必得陳某乃可。除廣東布政使。時英宗初辟勵精圖治，召入內殿，賜宴遣之。既至，密相機宜，討平新興，撫定德慶，蓬州等嗣賊患。遂息，以疾乞休。著有經籍要覽，梅庵存齋，羣從多以科第顯。

趙公璿字德用，晉江人。宋宗懿王德昭後也。成化元年，領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歷官廣東提學，卒於官。公幼孤苦，學身體力行，造詣淵遠。為人重名教，尚氣節，羅文毅論官泉中就公講學，豆肉孟羹，終日乃去。在廣時，訪陳白沙往來辨難，不苟為同。白沙論學，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公貽書曰：「浙人正以胡餘干不教人習四禮為疑，何又開新路。白沙自號海雲，公曰：「此繩號也。不可。白沙曰：「羅一峯死，僕哭之慟，以為今而後無復有如其人者。不謂於執事見也。公既善氣節，又名知文，嘗會試同考，首薦謝文正，遂為翰林。諸公所歷，公批其卷，曰：「異日狀元拜相，必此人也。試文瓊州，謂人曰：「吾所取前列諸生，將來受用，反不及下等者。諸生果以渡海失舟，而下等者無恙，人服其鑿。

林公瀚字亨大，閩縣人。父元美，歷官撫州知府。公廉持大體，吳聘君與弼，獻金井水玉壺冰六字，以況其清。公登成化二年進士，選庶吉士，以學行醇正，余遷至國子祭酒，有恩而嚴，屢與章懋講論，為懋所重。上疏請開科貢以進人才，陞吏部右侍郎，以贖金之餘，鬻置僚屬公署。再陞南京吏部尚書，鎮定不搖。人倚為重。會吳興，率僚屬陳言，皆切時弊。御史王獻臣被逮，疏乞寬宥，以全風俗之職。儒士孫伯堅授中書舍人，出傳奉，乞收回成命，以杜倖進之門。忤旨，自劾不報。復疏請培植根本，佑登皇儲，撫綏百姓，增進賢才，數事改兵部尚書。因吳興會陳數事，劾切無忌，逆瑾亂政，嫉公正直，值大學士劉健謝遷致仕，公聞報，歎息，御史薄彥徵等上疏，請留兼言上，分朝廢事，日與新進佞倖游飲射獵，上大怒，械繫彥徵，下鎮撫司獄。鞠之，詞連公，出為浙江右參政。致仕，瑾後矯旨，列公與健遷等為奸黨，誅御史凌相汪正等，言公德符望重，詔復舊銜。賜人夫月廩，有司時加存問。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安。公居官潔修。



而貨客過門必極款洽里居時年雖高邁而泛應周旋禮意勤懇簡答題封皆手自治爲人內柔外溫至方若圓至勇若怯無卑賤愚不肖處之若一獨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不可犯也五子皆登科第諸孫多貴顯兩世之內位至尙書者與公而五世稱五尙書林氏

黃公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祖蔭生建文初與兄同舉鄉試求歸侍養永樂六年再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歷官尙書預修經書大全性理諸書爲人莊重敦行兼通百家尤邃於詩前之詩學推爲祖父嘉有孝行用薦爲安福訓導陸東應知縣有禦敵功賜旌獎去邑之日百姓攀轡公與羅公倫章公懋莊公起同登成化二年進士選庶吉士以名節相激勵除檢討而公及章皆除編修是冬命詞臣預撰明歲元夕煙火花燈詩公曰翰林之官論思爲職今觀燈火詩舊式每多鄙褻之言非儒臣所宜爲遂與章莊連名疏論忤旨廷杖左遷時稱三君子而羅先以修撰論學士李賢被譴又稱翰林四諫未幾改授南京大理寺右評事清守執法連居父母憂卻去葦酒不離苦塊者四年遂辭疾乞休弘治元年起爲江西提學僉事品文峻行毫髮不差再疏致仕生平氣岸屹立思致安詳凡所著述皆羽翼程朱嘗辨易卦未濟春秋褒貶雅風升降及編次或問裁定重鑑證異書法皆有精識又刊布冠婚喪祭之儀以爲後學所修有八閩通志延平郡志南平縣志又與周翠渠共修興化府志著宋軒集八卷豐城楊公廉探其學行入理學名臣而子孫多以科第顯

周公孫字梁石初號藁中子後稱翠渠先生漳浦人其先世洪武間自莆田調戍於邑之鎮海衛因家焉惟時衛所雖建而學校未興公由邑學生領正統癸酉鄉薦余上春官不第益汎濫羣籍鉤深探索成化己丑成進士知廣德州陞南禮部郎中出爲撫州知府調知鎮遠秩滿歸省弘治初王端毅恕爲吏部郎即家起四川參政轉右布政丁內艱除服乞致仕給事中楊公廉吳公世中交薦其學行起用弗赴公知廣德時著祠山雜辨以戒民尙鬼著教民雜錄令民非祭循禮經母或溺殺子女爲郎時欲推明蔡氏邵氏書則著經世管鑰律呂管鑰欲字學有所師承則博探諸說作字書管鑰守撫州時與水利則著政本第輪納則著政均皆謂學者曰某聞人心無外以爲有外者非也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大道由體及用一以貫之其餘爲學皆由博以反約博者萬殊也約者一本也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一本既得則所謂萬殊者亦可推此以貫之矣某得以言其功程次第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至其極焉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此言人心無外也不即物以窮理其能盡此心之體乎故自性情之微以及形骸之屬自食息之末以及綱常之大自六經之奧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求其理求其理則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於自然當然中求其所以然積余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不者亦自得之矣自作墓誌言於居官行己頗知畏天命凡事每自檢於心求合於天而人有不及知者惟人不及知而暗合於天則恆自喜曰此吾學之得也年八十餘郡守某聘修漳州府志卒贈侍郎楊公廉編入理學名臣所著詩文有水雲集金臺集金陵

葉桐川葉臨川葉共若干卷又有廣德志蜀志漳志莆陽物史子大讓博學能文登正德甲戌進士會試第二人

吳公仲珠字淳夫莆田人少精學業疏於世故登成化乙未進士授義烏知縣以公錢助喪爲御史所按款曰士何往不自得哉遂拂衣歸家居授徒分晰經傳奧語以訓後學者有四書詩經講說黃公淵字源緒莆田人成化庚子領鄉薦卒業太學爲丘文莊所器重從游者數百人第弘治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以母老告歸十餘年母終復起充經筵講官講尙書論語以戒佚游遠佞人爲言武宗改容嘉納歷遷南侍讀學士乞致仕公學問淵永儀度開雅寡嗜欲恬仕進所著有經書資講子肯堂孫洪毗俱有才名

宋公端儀字孔時莆田人祖勳爲沐陽訓導博雅好古教約不煩而其意懇切父汝勤安州學正作與人才一變舊習公登成化辛丑進士歷官提督廣東學政身先表率痛抑浮誕奇險之習課士所至漳鄉海澄莫不涉歷竟以勞卒廣人祀之學宮生平孝友天性廉介自持稽經訂史汎濫浮濫而於程朱微言緒論無不究極凡所行止俱有依據所著有考亭淵源錄莆陽人物備志鄉賢考訂莆陽遺事莆陽舊事偶錄立齋閒錄祠部典故高科考備遺錄子元翰弘治乙卯鄉試第一知潮陽有政聲姪元岳著文廟考四禮節要

蔡公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鄉試第一境內之山作玉聲鳴者三日登二十年進士即謝病歸講正學江南之士多來從游他日爲其母寫容母愀然曰吾聞母以子貴汝舉進士有年矣吾仍故巾幘也公聞命大哭赴選得禮部主事家宰王恕稔其學行奏改吏部時與談論咨訪因上管見二劄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竭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又引薦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都智論事下獄罪且不測公急白於大司寇何喬新得疏救請官丁內艱服除補禮部祠祭司員外乞養親陸南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父歿衆稱孝感正德改元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往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公至力請其從同日行禮先謁廟而後朝王宸濠生曰令藩臬官朝服公曰此臣子見君之禮也非所以見王去賦而入宸濠大怒一日衆官侍宴宸濠嘲公不能作詩公對曰臣平生於人無私豈詩與私音相似宸濠衡之其後奏求護衛諷言者謂有後言宸濠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公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陽善撫圍之且欲以女妻其子公力辭歸時劉瑾方專權欲引名士以掩人心未數月起爲南京國子祭酒朝命未下而公先卒公色清氣和外開內辨凡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而精深其詞軌貞風使人安消躁息其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謂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而應因以虛名齋皆爲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矜自誠之詞兢兢然惟恐負虧天地君親得事師友以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八字爲要訣嘗曰宋儲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弘治開理學中樞至是公與楊廉作乃復振興性好施自宗族

以至門徒貧者賴以衣食死者與之殮葬嘗曰天地間物當與天地間人共一介不取士當然也一介不與故未易耳遇親忌茹哭流涕終日不酒肉贈禮部侍郎諡文莊

林公有年字以永莆田人少孤事祖母暨母盡孝以弘治壬子舉人會試乙榜授蒲山教諭大母沒終制補東莞張明於南海訂朱陸異同闡明正學階梯以端士習播譽稱其好古甘貧疏舉自代不報母沒慮蓋有遭火反風之祥服闋擢繁昌知縣捐俸賑荒獨盧洲課義家修橋坊最上擢南御史一歲中凡七言事武宗欲迎生佛於西域公上疏曰臣聞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崇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若佛老之流乃神怪之尤者陛下不以外國為遠不以外國為遠不以外國為遠救道內臣迎取活佛於人所不到之地是豈表正萬邦之道耶復引梁武帝為戒上怒速詔獄誦武義丞嘉靖改元復御史擢知衡州府毀淫祠移社學選塾師以訓民開子弟公餘臨視親為句韻衢驛孔道供饋不給立節省法視昔減半值久旱竭誠而等歲反大熟邑有被火者捐貲賑之饑則為糜以餉秩滿當選郡民乞留擢廣西憲副未上為忌者所擠致仕隨行老稚攀轅泣別立德惠祠請方公篆為記鄭公守道字用行侯官人學務窮理嘗主白鹿洞教學著太極圖說意并易乾坤上下繫辭解大學講章深思精詣能闡周程之秘大有功於來學

王公應山字懋宣侯官人兄應鍾字懋復講學道山而公亦以春秋教授於武夷間四方從者如雲詩宗大歷婉而多致監司守令皆式其履老益苦心編摩著作甚富有經術源流又有閩大記以識閩中文物之盛許公判字資藏漳浦人父潛以舉人知平樂縣息訟課經邑民德之公領正德二年鄉薦通判瑞州晉舉儒科中撫字刑罰中教化之語以為名言朝夕誦誦為治六載上下悅服擢辰州同知贊勉悉安教化常著家禮及諸書附註以相發明而約歸於儀禮禮記之義為禮圖及慎終集歐蘇諸例古深衣訂皆可傳述子選天性謙和以舉人知太和縣端已教人請獨無徵米若干石林公春澤字德敷侯官人登正德九年進士起家戶部郎議事州同知移判吉州遷肇慶府同知烏寇掠高州檄攝府篆公習知循兵害民悉罷遣之代以土著諸寇次第就擒擢南刑部郎出知程蕃府擇者德文學之士分布諸寨為童子師時臥龍金石二司暨通州塞屢年失地公與指揮協謀平復功未上為忌者所中以致調歸公少年工詩詞藻秀水與鄭繼之何景明齊名在吉州與羅應庵講學其在南曹復北面呂宗伯相究極旨與年有百四歲卒子應亮戶部侍郎孫如楚工部侍郎各享眉壽劉公閱字子賢莆田人絕意科舉凡親躬訓家必以聖賢為法祭祀奠獻一遵禮經以父執及祖母柩未葬遂斷酒肉遠房室雖授館鄰邑而朔望必歸哭殯所如是者四年鄰族憐之為之助葬婦失愛於母逐之終身不娶溫清定省疾不解衣母或有怒則竟夕臥床下副使羅公瓚立社學延公為師提學周公孟中捐金助養太守王公弼每遇祭祀必延致齋所曰此人能消邪客豈誠黃叔度耶亦置田資之公并受不御及母卒即送田還官廬墓三年歲因弟婦求分異閩戶自樹成悟復合弘治中林貞甫復

言其恭慎醇粹孝友高古德宇道風自見難比願禮致入侍東宮必能稱陶陶肅有所裨益不報正德元年遂授儒學訓導所著有家禮考註昭穆圖宗子說五倫啓蒙孝經刊誤等書張公岳字維喬惠安人祖翰字仁伯事父孝謹每得父書必拱手正讀珍寶重父慎字公謹知英德縣悉心為民作龍山書院以居諸生政暇為講論經旨及古人行誼邑人祀之公少好讀書究心程朱正學舉正德癸酉鄉試第一見鎮守太監但長掛太監怒曰汝豈琉球生耶明年成進士與同郡陳公琛林公希元同寓僧寺閉戶讀書共貨一驢三人迭騎或聯袂走市中時稱泉中三狂士居一年授行人武宗南巡與同官陳止下獄聞跪廷杖時杖者七人武宗曰有不死者予一秀才官得國子監學正世宗登極復舊職連丁諸艱結草家居御史董豹造廬請見時王文成倡良知之說學士翁然從之公渡江見文成持程朱遺說當之文成摘駁殆盡公曰朱子何可毀也聞縱小異奈何并其大而疑之既別去文成謂曰子亦一時豪傑可畏奈舊聞纏繞耳歸與文蔚諸君商之文蔚者文成弟子即孟約也公與講論復不合因自立存養四條威儀動作之節十七條以為學則縣之北壁曰吾自為學居敬窮理聖賢所指以教人者耳凡晝夜讀書皆有課程天文兵法稗官野史亦輒旁涉服闋補主客郎時方議禮公與張爭敬不合出為廣西提學僉事未幾改江西是時江右方尊王氏學公約諸生第於程朱蔡守之以忤字敬意謫廣東提舉而卒敬復授意巡按御史每借事難公公不為屈遂劾之會報守廉州公入見御史乃言相意追還劾書廉邊安南吏治皆益公至省禁令減徭役勸民耕種復教以取水之法居四年不聞珠池暇即讀書堂上創等威與諸生相師友廉士皆知學安南久不修貢朝議將討而郡縣之公具疏陳狀會撤浙江參政而莫福海入款問張廉州安在曰是欲以恩信撫我者何可忘耶於是參贊毛伯溫奏還廣東為書所以受降之策甚備安南平糧食都御史撫治鄧陽旋改江西貴谿相夏言方治生家藩司議廣信七縣各措千金公曰將範金為椽乎縣百金足矣分宜嚴嵩奉賜建延恩閣公批牘于千金藥相顧請益于五百金再請弗予也世蕃大怒或以告公公曰自分定矣寒骨稜校止少馬革一張而已嘉靖甲辰陞副都御史提督兩廣明年春封川賊有僭號稱王者悉討平之斬首二千五百級諸獠悉平陸兵部右侍郎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惠著有聖學正傳載道集更定禮記恭敬大訓兵鑑諸書第峯子淵孫俱相繼登科第

章公居傅字起巖莆田人精於經學開館鳳山執經問難者前後數百人以鄉薦授金華訓導教迪有方肯於說書登正德丁丑進士賜歸者一時士類趨趨其門刑刑部主事所著有書經四書說學宗史公于光字仲裕晉江人生有異光故取名焉父負且老公歡承之致喪如禮讀齊痲疾不廢舉正德癸酉鄉試不就計偕曰仕不及親奚顏為丁丑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未幾乞歸居五年起授吏科給事中禮議張孚敬疏條析款辨尋又病歸居四年復起時諸臣以議禮得罪者未蒙召復公上疏言臣聞聖人之喜如春其怒如秋天道在我也諸臣皆陛下所親拔擢欲與其圖治理以茂中興者



部選人即明法律數。考驗國家章故。授長興知縣。理煩治劇。紀綱肅然。擢刑科給事中。以艱歸。服闋起兵科。以剛介不阿時相。出為浙江僉事。遷參政。修築海塘。以收水利。陞廣東按察使。時海寇為患。公下令能捕獲者。予所獲財物。寇遂息。外番以市來者。歲課為羣吏使獵。其人幾什一。公戒秋毫無取。番稅十減其六。而謀入反倍。安南莫正中與莫凌翼爭立。敗而來歸。其會范氏潘氏。以兵攻欽州。索正中殊急。公密授主將俞大猷方略。伏兵挫之。二會奔。凌翼斬之以獻。尋奉其黨聽命。安南以安。已而復有討定。獲黎及伊新會賊。邊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疏上採辦丹砂。款金及勻停水陸郵傳。歲省民財數十萬。會建三殿。雷巨材夥且急。公量郡邑大小。道里遠近。貢監司董長吏。入市之土番。而身與按臣共監之。世宗獎其勞。擢兵部侍郎。總制四川湖廣貴州三省。討叛苗。撫降二十八寨。再擢刑部尚書。所職揚遠。嚴世蕃。海瑞。三獄。委曲平停。得從寬減。隆慶初。請老。居四年。召為南京刑部尚書。尋罷免。公為人嚴重謙退。而達於事情。先世田廬之外。少所增拓。晚與摺紳耆舊為洛社。游劇飲不亂。年八十一卒。贈太子少保。諡恭肅。著有四書紀聞。讀易私記。讀書愚管。讀詩盡測。春秋采義。歷代紀要。昭代典則。陶集杜律註解。子喬棟。事父至孝。以蔭授瀋安知府。有廉名。著十三經傳習錄。讀書管見。

林公學道字致之。莆田人。體不勝衣。言不出口。而向道甚勇。義利之辨甚嚴。終日正襟危坐。非疑不脫巾履。初從蔡文莊受學。嘗游吳下。有僉事某者。延至其家。既而聞其居喪。會曰。非吾徒也。遂去之。徐文貞請補延平。願請一見。竟不造門。至嘉靖間。以貢授都昌訓導。文貞亦嘗學江西。喜曰。吾今得見林致之矣。為公題像曰。顏勤問孝。柴愚參魯。若在聖門。依稀參伍。終無為州學正。卒。學者私謚曰。貞修先生。與中三序俱祀之。著原教錄。

蔡公烈字文繼。龍谿諸生也。受業於晉江蔡文莊。文莊授以太極圖。既又從莆田陳時周游。時周語以心體流行於日用間。要參見得參前倚衡氣象。遂大省悟。年方壯。隱居鶴鳴山之白雲洞。郡守勸之仕。對曰。昔漆雕子自謂未信。若某豈徒未信已哉。實且未見也。嘉靖癸未。以遺逸應薦。力辭。母老不赴。御史李元陽徵府為建書院。又辭不受。忽所居之山。如雷鳴者三日。而公卒。公初性剛方。晚年充養和粹。終日危坐。非劇病無惰容。雖大橫逆。不見怒色。嘗游武夷山。居考亭精舍。數日而歸。曰。腳根自此定矣。提學邵公銳聞而訪之。談論終日。蔬食相對。詞使柯公喬。嘗與劇談。道體潛天潛地。公徐應曰。道固察乎天地。而端則始於夫婦。若屋漏無愧。則天地自位。邑簿詹公道。請論學事。曰。孔門求仁。未嘗出非外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豐學士照讀成鏡。海見公。歎曰。先生不言躬行。某心醉矣。朱提學衡曰。力行好學。老而不倦。澹而又一。布衣也。所著有孝經定本。大學格物致知傳。道南錄。朱子晚年定論。諸儒正論。大儒粹言。讀書記諸書。

蔡公宗潤字克魯。晉江人。好古力學。終日儼肅。從蔡虞齋受易。學者師之。領嘉靖四年鄉舉。除餘杭令。節約里甲。懲民。孝弟力田。刊四書講章。易學正言。以教士子。歷建昌通判。乞休。家無擔石。充然自得。監司守令。造廬請見。聞成一接。終不報謝。

李公世浩。平和人。教機好古。少游蔡文莊門。務家規。正宗法。修鄉約。建聚賢堂。設義倉。權權於和鄉。陸族以廉。貢廩官軍。波府教授。士心悅服。子文察。字廷謨。究心樂律。家居。構一樓以蓄氣。候。因知黃鐘損益之音。嘉靖中。以歲貢倅常州。廉節自持。奏樂律解章數萬言。世宗大悅。令如議。附行授太常典簿。終思恩同知。

趙公瑄字維德。泉州人。少通春秋。不務俗學。而能得聖人之意。以進士授戶部郎。出監蘇州。太倉。黃土。諸倉。及臨清鈔關。皆秉正執法。常祿外不入一錢。著春秋管見。子恆。

恆字志貞。登嘉靖戊戌進士。以耳疾乞就教職。得袁州。督學使者延置白鹿洞。集諸郡英傑而師之。邊國子監。尋改南都。歷姚安守。姚安苗俗淫僻。為定婚娶之禮。土司欲然。郡介大理。楚雲南之交。諸採辦銅石。鑄造。賈運勞午。公請中丞為嚴其禁。中丞偉之。著春秋錄疑行世。所作古文。淵源司馬。而條理於歐陽文忠。年七十餘。尚秉燭讀書。九十四卒。子日新。日榮。日崇。俱有名望。

陳公祥麟字士仁。莆田人。嘉靖丙戌進士。知東安縣。朝命征討田州。道出邑治。公指畫得宜。輻輳悉具。民不知擾。復省徭役。革浮費。均田里。拓城池。具學校。禁巫覡。改諸淫利為書院。以廉能調麻城。父老乞。不許。尋以足疾。改湖州教授。嚴於約。士而考課必勤。遷南刑部郎。當提獄。令人酒灌。固不深。鑄諸囚。諸囚相語曰。安得長遇陳使君。歷遷南安守。治尚清簡。政暇。招諸賓僚。臨賦詩。擢山東督學副使。二蒼頭自隨。凡評文必策改定。遂以勞卒。生平樸訥。確不務立道學名。而行履端莊。居官仁愛。自言篋仕以來。未嘗置一人重辟。亦未嘗論戍一人。著有詩經四書正蒙。

蔡公元偉字伯瞻。宋忠惠後。忠惠兩守泉州。其三世孫。植再莅是邦。四世孫。昱因家焉。公幼有孝弟稱。既為諸生。憲副方彛。延為弟子師。見程端禮家塾日程。皆宗晦翁教人之法。歎曰。學當如是。即手鈔服行。領嘉靖辛卯鄉薦。授羅田學教諭。凡所教士。即舉業之中。默誘之聖賢之域。擢德安令。一以節愛為本。每退食。必取小學近思錄。伊洛淵源錄。及薛胡二子粹言。揭觀成誦。即升堂。亦冀以出。曰。非曰忘之。誠慮心官少。放行事過差。以此當嚴師良友耳。一時政事。真有得於學道愛人之道。擢撫州同知。巡按御史。委追樂安通糧。不加鞭朴。皆相繼輸納。流賊焚掠鄰邑。自著戎衣。演武教場。賊聞不敢犯。縣獄久壞。風雨莫蔽。公將新之。縱囚歸家。命獄成乃至。囚至期悉集。復委署崇仁。崇仁無城。賊突至。督兵合戰。數日。皆遁去。丁外艱。葬畢。以泉中倭寇。募建寧有考亭遺風。遂移居焉。公學向程朱。而重躬行。其所致力。惟在飲食衣服男女起居。動靜語默。辭受取予之際。其自治之勤。或至提餅少解。過失復生。輒撫膺泣下。長跪自罰。著有四書折衷。易經聚正若干卷。又著考德錄。自識生平行事。號松莊子。

林公一陽字復夫。漳浦人。領嘉靖甲午鄉薦。判濟南。革糧例。歲以萬計。年饑。賑濟得法。以漕運後期。調霍丘令。振義勇。均庸調。行鄉約。保甲法。正鄉飲酒禮。巡按洪公朝選。督學。歐公定向。成器重之。部使者不悅。其備質。幸遷府。審理去邑。民立石紀政。公學以居敬窮理為宗。謂道至程朱。有何不盡。何須別立教門。其為人坦夷。寡慾。不言躬行。宗族鄉黨。莫不稱信。官曰。惟敬勝意。惟勤補拙。惟儉養廉。後定向來

守令。造廬請見。聞成一接。終不報謝。

撫閩中甫下車。亟問故舊丘安在。而宿草滋矣。概有司祭於社。表其墓。所著有論學口義。詩文集。又善陣池。有庵。白沙筆意。

宋公效周子肇斯。莆田人。領嘉靖辛酉鄉薦。由海陽教諭。陞和平知縣。以德化民。事盜解散。時制府徵令煩苛。公移書規調。遂勸諭致仕。居家。絕迹公門。教人以經書小學為常課。謂嚮往須擇中守正。造詣須積漸致精。工夫須循常務實。所著有懷惺子。臨既言。日格子。正俗編等書。學者稱斯齋先生。

吳公紳字克服。別號一庵。莆田人。弱冠見胡敬齋居業錄。勵志習誦。怡然自得。由嘉靖丁酉舉人。授德安教諭。築君子堂。日與諸生講論性學。歷遷常州通判。時趙文華視師至郡。凌轢守令。遂投牒歸。講學於鳳山寺。嘗謂學者曰。為學要看鄉人底事如何。聖賢底事如何。如不論當為不當為。只隨俗聽衆。此鄉人底事。如當為則為。不當為則決不為。汝乎流俗。獨往獨來。此聖賢事。諸生今已志向聖賢。但須堅持初志。久則可以超凡入聖。不然。吾恐漸漸於羣聖實淡處。不免依舊入鄉人羣裏去。著有易通。鳳山初言。志學錄等書。嘗避地居榕城。復入南都。患難遷徙中。學徒常滿。又著有榕城語錄。金陵語錄。其卒也。門人私諡曰。正學先生。

阮公琳字廷佩。莆田人。嘉靖庚子舉人。除金谿教諭。為諸生。講明正學。擢知恩平。勤撫字。興學校。文學吏治。一時推獎。以老句歸。結其會。誘後進。所著有經書講義。性理。儀禮。律疏。註解。圖書。紀惠諸集。馬公森字孔養。懷安人。登嘉靖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權九江關。以廉能著。知太平府。治行甲於江南。兼遷至江西布政使。疏請南糧改折。省民開數萬金。調為刑部侍郎。遷大理卿。與刑部尚書鄭曉。左都御史周延得。時稱賢。賊三平。邊戶部尚書。以疾乞休。程宗登極。仍以原職起用。疏請停止買金巨費。以母老乞終養。賜馳驛歸。服除。屢薦不起。居恆講明理學。與歐陽德。鄒守益。羅洪先。相質正。其學以程朱為宗。角巾野服。所著有四書口義。書經數言。周易說義。春秋仲義。辨疑。地理正宗。文集。奏議。若干卷。居鄉兩解脫巾之變。郡有利弊。必告當道與除之。郡人作祠以祀。名曰報功。

歐公志學字須靜。莆田人。淹貫經傳。以貢入南雍。海內交重之。吳中諸文學爭延為師。領嘉靖乙酉鄉薦。知潮陽縣。興學育才。人文遂盛。歲餘乞歸。置之不可。開五經講席。四方負笈者相踵。所著有四書淵源。毛詩小兒。衍義補要等書。

葉公朝榮字良時。福清人。應隆慶改元恩貢。授九江通判。潔己卹民。負通舉登。佐權關。秋毫無染。免商籍。無筭。臺使者賢之。令攝瑞昌令。有疏河功。再攝彭澤。有修城功。擢知交利州。築城建學。整頓墾田。暇則與諸生說經術。州俗一新。卒之日。書卷數函。衣裳數襲而已。士民立祠祀之。生平淡薄勤苦。惟讀書宗理為務。四書五經。性理綱鑑。默誦如流。至老無一字遺忘。尤精於詩。自言善說詩。不在文字。於治亂興衰之故。燦若指掌。五經奧義。具在其中。苟有用我舉。此可行也。子向高。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忠。相業經綸。載在明史。

吳公中立字公度。浦城人。隆慶辛未進士。疏乞歸養。父歿。服闋。仍不入仕。居武夷山。著述十有七年。越中

張太史元忞。入山訪之。微服以仕。答曰。士各有志。萬歷十五年。廷臣袁洪愈等交薦。召赴闕。復力辭。始相臣。曰。昔唐元和進士。費冠卿。以不逮親。永懷罔極。隱於地陽九華山。御史李行修。薦冠卿力辭。竟許終隱。愚願效之。吏部復言。聖世禮賢。首崇恬退。必使清節之人。得被寵榮。乃可以廉頑立懦。風勸士人。授儀制司主事。後又推尚賢丞。而公先期病逝矣。著有易證。古本學庸大旨論。格物書。性氣說諸編。

盧公應璩字叔忠。順昌人。隆慶丁卯舉人。知遂溪縣。遷潮州同知。治河有功。挂冠歸養。著書闡明格致一貫中和夜氣之旨。

周公一陽字養初。臨漳人。究心理學。隆慶間。新置海澄。以公應貢。歷官備州學正。投檄歸。嘗言大學言誠。中庸言中。論語言仁。孟子言仁而兼義。乃真廷授受。祇一中字。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其未發性也。會一未發權柄。則隨所作用。無施不可。孫起元。字叔真。萬歷辛丑進士。歷官都御史。巡撫吳中。以忤璫。繫獄死。

楊公道會字惟宗。號貫齋。晉江人。隆慶戊辰進士。初令黃巖。息訟緩徵。歷遷工部郎。權木南關。政寬而稅額縮。公第如額報。不虛縮額。木商大成。出知台州。嚴民權。負道迎不絕。倭寇不敢犯境。遷廣西提學副使。時梟倭多。關。兼署諸家。視學之暇。一平府江。一平岑溪。既成功。又仰屋歎曰。猶難乎。吏墨而刻。發茲而侵。此亂本也。其可勿問。遷湖廣參政。分守荆南。道有香璫。久與士大夫為難。公至。並為神人。轉布政右使。值楚宗獄起。公按獄。但罪首禍者。不干連多人。未幾轉左。自親王而下。皆具禮待之。曰。大家巨族。且厚本支。況天潢乎。因入覲。乞歸。許之。公貞而不諂。和而不流。生平不齒榮利。未嘗一至權貴人門。嘗言理學盡於性理。往鑑備於綱目。因取性理精言。探入程朱全書。近思錄。為性理鈔。修史依春秋綱目例。纂成。自作論贊。有史綱節。要行世。弟道恆。道賓。俱有時名。而道賓。登萬歷丙戌及第。第二人。

盧公一誠字誠之。福清人。萬歷八年進士。授行人。歷遷南京戶部郎。江右守臣。為南昌新建二邑。請改折邑。多貴人。莫敢難。公曰。南都根本重地。四方多故。兵食日增。虛糜廩以自弱。非計之得。力格之。白下士大夫。沮立王新建。招公入社。講學謝不往。曰。吾不能口誦程朱。而心叛之也。出知湖州。毫無染指。有。廢弊郡。乾沒多。以其餘道。公怒叱之。發使其虛。欲并廢。以權專。公曰。奈何。奪丞倖職。無已。請為。稽覈可耳。擬操峻行。為守郡。僅見。著四書講述行世。

陳公第字季立。連江人。嘗謂易起於一畫。包涵萬有。初未有文字也。古今諸家。皆言卦不言圖。是舍本而末。故作伏羲圖。一筆圓成。不待奇耦離析。而萬千五百二十之策。悉出自然。又以詩本聲教。宜可。冰歌。世人知文不知音。何以被管。蔡。奏朝廟。因作毛詩古音考。又有尚書疏行。麟經直指。并雜著等書。行世。公起家京。歷任游擊將軍。而能精究聖經。亦今古所希見。

蘇公溶字君禹。稱紫溪先生。少以理學自任。為文出入經史。登萬歷癸酉鄉試第一人。丁丑成進士。授南

刑部主事。丁外艱。除補工部。查幕寧官事。先簿正中。貴人不得為奸利。江陵相有疾。九列為祝。部尚書以祝詞命公。公弗屬也。分校禮閣。及督學浙江。皆有藻鑑聲。遠陝西參議。領商洛道。捐俸資庠。與秦士賦。經講。或單騎行村落。父老持酒。攜蔬來餉。公酬而嚼之。若親父兄。秦中苦役。自前臺用條鞭法。民困以蘇。商洛有礦。盜數百。移檄諭之。皆解去。遷廣西參政。領桂平道。政尚簡易。與文化俗。手修廣西通志。以平糶。擢貴州按察使。未幾謝病歸。有強留者。公曰。用世如虛舟。存而不繫。過而不留。不以天下為己。有出世如游魚。游乎江湖。忘乎江湖。不己為天下。亡何卒。公不設道學之名。而深造有得。居家以孝弟為宗。當官以義利為防。廉不買聲。介不絕俗。仰思俯視。充然有得。其智懷廓落。洞極無際。時或登山臨流。觀化自適。著有四書解。易其冥編。與蔡氏蒙引。陳氏淺說並傳。又有三餘集。漫吟集。生篤其難。鳴偶記一書。則躬行心得之言。與盧齋密箴相表裏。若酒經得得篇。則娛心曠志之文也。李公光緒字衷一。晉江人。二歲而孤。師事蘇紫溪。善古文詞。領萬歷乙酉鄉薦第一。著述甚富。尤喜序述節烈忠義事。其文章悉極心而出。不輕下一語。學者稱衷一先生。著易經潛解。四書臆說。及景璧集。二十餘卷。

張公廷芳。晉江人。父謙齋。以文學召為石井書院司糾。公能修父業。講明理學。冠婚喪祭。一遵家禮。自號退齋。著易經才翼圖。疏義十卷。

蔡公宗禹。字寶元。涪浦人。父大壯。字丕禮。受業周翠渠。告以主敬之學。充然有得。以舉人任寧鄉知縣。大書居敬二字於衙齋。銘曰。遠敬者。近敬身。幽敬鬼。明敬人。必至無所不敬。庶幾不負吾學。不負吾身。凡折獄。必引經文為斷。民以事至邑者。必問曰。讀書乎。則告以講習之法。或曰。未也。則曰。爾父誤汝矣。速教汝。勿蹈汝父也。所有田宅。悉以均諸兄弟。著毛詩釋義。公秉性剛介。明敏過人。少年讀書。但求大章不事鉅業。乃父教以因經求道。因物求知。一日大省。萬歷開。貢入太學。大司成葉崑山稱為天下士。賦庸以詩。於是聲名籍甚。登辛丑進士。司鎮江。市下車。首嚴左道之禁。勸諭空門還俗。僧寮道宇。皆毀守之。以絕士女之往來。而緇衣黃冠。經入人家者。有罰。法令嚴明。人莫敢犯。惟罪迹未著。或已著而情屬可矜者。率多平反。郡丞某。墨而殘。欲以其私害人。公爭之強。致失丞職。丞方攝郡。上官微公使代。之。丞益恨。情陷萬端。遂被劾。滿湖州。照磨其事。皆烏有。未幾丞亦敗。彈丞者。以整公為名。公得白。補授鹿水令。冰稟自矢。園有椿樹。植之以佐食。蒼頭短衣不完。所得俸錢。悉以興學校。資貧士。凡有淫祠。悉改為書院。而逐其住僧。日與諸生談。經講道其中。講畢必謂曰。吾所持以治者。此耳。然天下事宜古不宜今者多矣。凡諸政令。有不便於民者。諸生匡我。歲饑。貧無可賑。勸諭諸富室。為糜以濟。而自賦詩以歌其事。富室益樂於為善。活全活不下萬數。事聞陞刑部主事。以疾乞歸。講學於湖西書院。終日正容危坐。諸生非加冠束帶。不敢至前。曉集必拜。有問必趨。退則一揖而別。自臨文字。以至洒掃。應對莫不循循。有規矩。几席之下。嚴若朝儀。四方負笈來者。至房舍不能容。別結草廬以居。公當風清月白時。提茗擗果。放舟湖上。顧謂門弟子曰。活潑地何人解得。向來到此。塵慮盡消。不啻如湖泉萬斛。

洗脾胃也。先儒所謂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此時此景。殆庶幾乎。生平為學。以力行為主。獨往獨來。不辨流俗。而婚喪喪葬。一遵禮經。足迹不至寺觀。附巫術士。弗與交談。曰。磨不磷。涅不淄。者。聖人事也。吾輩自揣。豈白如何。果能磨涅無玷乎。吾不能為柳下惠。且先學為魯男子。或以舉業為道。學病者。答曰。君勿蹈時趨。但從程朱講解。則舉業即道學矣。又曰。陳布衣先生有言。程朱何嘗不科舉。亦以其所學居敬窮理而得者。以應試而已。年七十餘卒。先生為人。明敏。治郡治邑。寬嚴並用。生平屏絕異學。宦迹所經。僧道裹足。其關邪崇正之功。更不在韓狀下。今子孫猶能世守其訓。凡吉凶事。不仗僧巫。尤近世所希。親者宜為有法之法也。所著有明誠解。程朱要言。續毛詩釋。史記一家言。叢桂軒語錄。杜詩註釋等書。學者稱震湖先生。時江右羅公倫。浙中豐公照。皆誦成鎮海。而同邑薛公士彥。亦自雲南布政使致仕歸。相與講明正學。有鄒魯之風。子一橙。

一橙字廷黃。別號伯梁。充養和粹。雅志經學。黎明必起危坐。曰。此平日清明之氣也。孟子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正在此時。其焉可錯過。或告以姚江良知之說。則曰。世守程朱門戶。未便操戈入室也。領萬歷丙午鄉薦。每公車北上。載籍千卷。以行。其於濂洛關閩之書。雖背板橋。未嘗釋手。曰。吾敬此如神明。庶幾不見不聞中。不敢自肆也。著四書提旨。詩經會解。布衣心圖註。與晉江蘇紫溪友善。書問辨復甚多。子孫各守家學。

高公一賢。龍溪人。性好學。持周易程朱傳義。端坐雲洞中。一年始作易解。以貢入成均。領萬歷乙卯順天鄉薦。

林公鍾。字良章。將樂人。萬歷開貢士。時宋儒羅豫章李延平二先生未與從祀。公請於督學熊公向文行之。復刊楊龜山全集。著有濟寧集。行世。時有賴公汝允者。亦請羅李從祀。而龜山先生之祀。則自何公昇請之。何賴二公。皆公同郡人也。

王公志。涪浦人。祖會。以舉人知道州。政尚寬仁。有招撫功。公登萬歷十七年進士。歷戶部郎中。贊襄大禮。七次省金。錢百萬。中使有徵求者。力爭抗疏。屢干宸怒。出為湖廣參議。陞四川右布政。能免坐稅及茶鹽稅。歲五萬兩。有奇。轉廣東左布政。以勤勞卒於官。著書經解。中庸說約。王氏四書。又有寶康堂疏。銀錢業。意雅涉筆等編。弟志道。登四十一年進士。歷左副都御史。宏光嗣立。起授吏部左侍郎。著有易解六十四卦名千續章。編又有詩經疏。松關書義。陰符解。奏疏如江集等書。

林公祖。龍溪諸生也。少豪宕。不羈。後乃收斂。力行。閉戶著書。人無知者。母沒。哀毀骨立。足不出門。年三十餘卒。所著有積石洛淵源錄。考亭源流錄。考亭源流錄。高東溪道澤錄。陳布衣文鈔。漳獻備忘。漳文備忘。古今指掌錄。

林公胤。龍溪素庵。晉江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吏部文選司。以忤權貴。借他事下詔獄。百日。歸家講學。從游者履滿。著有易史象解。廣占。續小學。春秋總論。泉山小志。經史辨義。且氣篋。百草筭。筭集等書。

蘇公鼎。字道宏。晉江人。性警悟。絕意仕進。究心伊洛之學。著尚書明說。四書莊補。性理約言。人物傳評。

古今鑑略

林公子雲字賀夫。臨漳人。潛心理學。躬行實德。著易說十卷。官融州教授。  
 林公甫。晉江諸生也。少志聖學。取六經及朱儒書讀之。寒暑不輟。作四面圖。以自記。曰居敬。曰立志。  
 曰進學。曰遠識。自謂敬一字持之最堅。雖白刃莫能奪也。所著有詩經翼傳。四書管見。成省集。  
 鄭公大猷。字星。建寧人。歷益陽教諭。短步勵遵先民。傳經授徒。務在實行。遇人雖年少。必均以禮。或訓  
 以格言云。

李公仕。字君佐。晉江人。善治經。為諸生祭酒。遠從伊洛。近守文莊。體裁自家。淵源往哲。學者師之。  
 李公逢。期字維。徵晉江人。以貢士任瀘水訓導。陸九江德化教諭。寧波教授。以禮讓風士。士林皆化。其學  
 以不欺為標。領孝弟為粟。帛。整齊嚴肅。為步趨。轉鎮海衛學。寧人奔送百餘里。數日不絕。終藩府紀善。  
 祀寧波名宦。所著有四書易經隨筆。

著書諸公

張公紳。著四書心旨。會宗禮記。叙義正文。疑隱關鍵。  
 徐公楫。字子瞻。著周易通解。  
 黃公文煥。字維章。著詩經四書瑯環。  
 張公以寧。著春秋論斷。

翁公興。贊字懋卿。著易經理解。  
 林公茂。槐字稱虛。著訂訛音韻字學書。考定正四書經史決疑。  
 何公宗。魯字宗可。著詩辨考證。  
 卓公衍。祥。著書經刪補。  
 林公世。陞。著毛詩人物考。  
 王公大。覺。著易詩解。

陳公址。字道從。著易經摘說。  
 王公夢。麟。字維振。著北山讀易記。  
 鄧公原。括。字子高。著禮記參衡。  
 鄧公原。宗。著禮記詳說。  
 鄧公原。芳。著禮記叩鳴。  
 鄧公廷。會。著禮記訂補。

以上俱福州人。  
 周公京。著周禮句解。  
 盧公廷。選。字茲卿。著尚書雅言。四書實義。

林公全。著易苑叢圖。  
 林公澄。源字仲清。著書經四書講義。及悟性吟等編。  
 郭公良。翰。著周禮古本訂注。  
 陳公言。字直昌。著尚書講義。  
 關公著。著春秋發明。  
 林公東。海。著四書集解。

以上俱興化莆田人。  
 曾公化。龍字大雲。著易醒解。  
 黃公國。鼎字九石。著易初進解。  
 林公存。著易說。

張公治。具。著尚書會解。四書初說。  
 劉公弘。寶字公可。著尚書說。  
 蘇公庚。新字子白。著四書翼箋。易經管見。  
 莊公奇。顯字允元。著尚書指南。及通鑑性理刪。  
 鄭公維。謙字孩如。著易經密義。四書正脈。禮記解。

以上俱泉州人。  
 陳公富。著平心澄氣二箴。  
 林公敬。著詩經講義。  
 江公瓊。字縉雲。著詩經衍義。盛行海內。  
 陳公魁。士。著大文節要。地理全集。

何公楷。字位子。著四書字考。考定古文孝經古周易。訂詁詩經世本古義。春秋釋等書。  
 黃公道。周字幼儀。別號石齋。著易象正。三易洞璣。易本象。三易軒圖。三易箕圖。六十四卦要說。革象新書。  
 筮命太。成。洪範明義。典謨集傳。禹貢明義。政官集傳。呂刑明義。時象詩序正。詩揆詩表。春秋表正。春秋  
 揆。春秋軌。三禮備行集傳。緇衣集傳。坊記集傳。表記集傳。月令明義。孝經大傳。孝經贊。孝經外傳。孝經  
 定本。孝經別本。緇離騷。神宗實錄。興元紀略。駢枝別集。浩然堂文集。榕壇問業。明誠堂問業。北山問業。

以上俱漳州人。  
 戴公廷。槐。著易學舉隅。  
 陳公九。微。著心源錄。  
 盧公來。鳳。字舜儀。著演宗問答。

游公居敬字行簡著五經旁訓

以上俱延平人

林公命字子順著正氣錄春秋訂疑

張公釜著古學編

鄭公希賢著春秋正解

滕公伯翰字汝載著義經要旨

魏公澂著易義古象通

謝公時可著左傳管見

以上俱建寧人

張公能恭字禮言著禹貢訂傳忠定奏議口地人文八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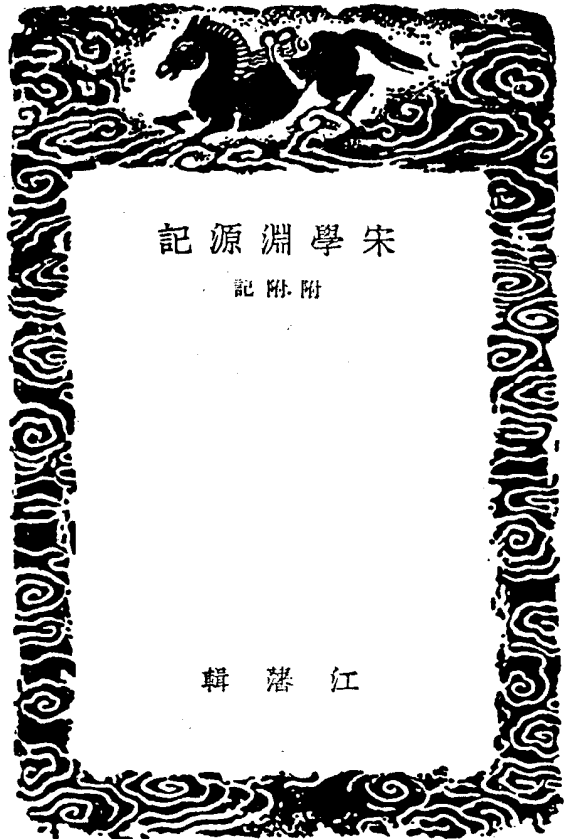
鄧武人

黃公乾行字大同著春秋目錄

陳公襄字邦進著易書詩緒說禮記正義

以上俱福寧州人





宋學淵源記

附附記

江 落 輯

序

嘗觀元代之尊孔子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至哉言乎不唯有明講學者所弗能及即宋儒極力推崇運籌累牘亦未有若是之精確者也蓋天之生物氣其則命立性賦則理存而人乘天地之中以生故為萬物之靈有斯世則有斯人有斯人則有斯性自開闢以至今日自羲農以至今世之人此理無一息之閒斷此性亦無一人之不具也但天道不能無寒暑晝夜之遞嬗人性不能無昏明強弱之不同反其同而變其異作之君作之師所謂修道之教也粵稽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皋陶稷契伊周之為臣其所謂繼天立極者亦不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全其天性而已周衰孔子生於東魯出類拔萃繼往開來然使當日得行其道亦不過致君為堯舜之君使民為堯舜之民原不能於各全天性之外別有神奇也無如天厭周德其道未能大行於天下不得已訂詩書正禮樂序易象修春秋以垂教於萬世而大經大法與義微言其載六經後之人果能於六經身體而力行之以之修身則可悟前聖之心傳以之治世則可返唐虞之盛軌內聖外王體用兼盡原非為托之空言已也至於七十二子之徒皆親炙門墻身通六藝其中推顏會獨得心傳諸子則各具一體其問答之間皆因其品詣而指示之非厚於顏會而薄於諸子也聖人之言廣大精微因人設教使諸子各尊所聞而深造之其

宋學淵源記

要歸亦未有不合於一貫之旨者也孔子沒揚墨與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然當時已有好辯之譏秦焚書坑儒典籍蕩然斯人斯性未嘗滅絕也漢興尊崇經術諸大儒於灰燼之餘或師學淵源專門稽古或殫心竭慮皓首窮經而各守一說不相攻擊意至厚也昌黎崛起數百年後推崇聖道力排佛老而於荀揚則曰大純而小疵亦何嘗於儒術之中自相抵牾哉蓋道在修己功在安民王道聖功理無二致故大學始言格致誠正以修身終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節次不紊事理相因本心性以為事功即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自宋儒道統之說起謂二程心傳直接鄭魯從此心性事功分為二道儒林道學判為兩途而漢儒之傳經唐儒之衡道均不啻種柏視之矣殊不思洛閩心學源本六經若非漢唐諸儒授受相傳宋儒亦何由而心悟且詳言誠正略視治平其何以誣排二氏之學乎南渡後江西陸氏永嘉陳氏或尊德性或講事功議論與朱子不合門下依草附木者互相攻訐沿至有明姚江王氏本良知以建功業稍徵實學而推尊古本大學不遵朱註於是黨同伐異者又羣起而攻陽明矣本朝列聖相承本建中立極之學為化民成物之政四子書仍遵朱子十三經特重漢儒名賢輩出或登廊廟黼黻皇猷或守蓬茅躬行實踐府縣置學官無聚徒私議之士文武歸科第無懷才不售之人重熙累洽一道同風直邁三代而媲美唐虞矣今世之人幸值休明之運果能下學上達服古入官言行一以孔聖為依歸則將仰高鑽堅瞻前忽後矻矻孜孜寸陰是惜又何暇分唐分漢關陸關王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乎甘泉江子鄭堂博學多識有志斯文經術湛深淵源有自既編漢學師承記芸宮保為跋於前繼又纂宋學淵源記問序於子才疎學淺苟能妄測高深詳閱其書無分門別戶之見無好名爭勝之心唯錄本朝潛心理學而未經表見於世者其餘廟堂諸公以有國史可考不敢僭議也其用心至矣其用力勤矣因忘其謂隨本諸師傳驗諸心得為弁數語於簡端以答其虛衷下問之意若夫精一執中至誠無息之淵源請覓諸世之善法孔子者時皇清道光二年嘉平月長白達三書於粵東樞署

慮而無涯埃斯乃賢者過之之病中庸之所以為難能也。儒生讀聖人書期於明道明道在於修身無他身體力行而已。豈徒以口舌爭哉。有明儒生斷斷辯論朱陸王三家異同甚無謂也。我朝聖人首出庶物以文道化成天下斥浮偽勉實行於是模稜之士彬彬有洙泗之遺風焉。藩少長吳門習聞顧德者彥談論壯游四方好搜輯遺聞逸事詞章家往往笑以為迂。近今漢學昌明偏於實字有一知半解者無不痛詆宋學然本朝為漢學者始於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云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不以為非且以為法為漢學者背其師承何哉。藩為是記實本師說嗟乎。昔英彭謝文獻無微甚體斯道之將墜躬躬行之不逮也。惟願學者求其放心反躬律已庶幾可與為善矣。至於執異執同概置之弗議弗論焉國朝儒林代不乏人如湯文正魏果敏李文貞熊文端張清恪朱文端楊文定孫文定蔡文勤富剛憲陳文恭王文端或登臺輔或居卿貳以大儒為名臣其政術之施於朝廷達於倫物者其載史策無煩記錄且恐草莽下士見聞失實貽譏當世也。若陸清獻公位秩雖卑然乾隆初特選從祀之典國史自必有傳矣。藩所錄者或處下位或伏田間恐歷年久遠姓氏湮沒故特表而出之。黃南電顧亭林張蕞菴見於漢學師承記茲不復出此記之大凡也附書於此。

孫奇逢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容城人年十七中萬歷庚子科舉人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友以聖賢相期勉居喪盡禮借兄弟廬墓巡按御史以聞下詔旌表天啟時魏闖竊朝柄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被逮三君與善繼奇逢友善繼在榆關督孫承宗軍事奇逢道弟彥廷上甘高陽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盧次樞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為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今不為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誦至不自愛其名左魏之品可方獻吉非次樞所敢望奇逢一介吾生無由哭訴尚慙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而平乎高陽覽書即具疏請朝而陳軍事忠賢大懼謂高陽與晉陽之甲夜繞御林而泣乃馳詔止之然高陽亦不能中救也時三君子誣賊以萬計許顯純嚴刑追比奇逢與善繼之父鹿太公正及張果中倡義捐助輸者隨至繳納未竟而三君已斃於詔獄矣乃經紀其喪歸葬故里高陽知其賢將薦之於朝奇逢知時不可為自陳願老公車不敢以他途進崇正丙子容城被圍率里人堅守巡撫上其事有旨褒美而已時李自成已陷秦晉賊氛甚迫乃移家之易州五公山中依之者數百家奇逢定條約修武備暇則講論身心性命之學遠近慕德士賊亦相戒勿犯孫先生順治中巡按御史柳寅東陳蜚交章論薦朝命敦促固辭弗應詔遂率子弟躬耕於蘇門之百泉山築堂名兼山讀易其中四方負笈而來者日衆唯州湯斌成進士後始從學謹守師說奇逢門下第一人其學於憂患中默識心性原本善曰喜怒哀樂中視聽言動必合於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增藩離於道何補

宋學淵源記

卷上

春秋戰國之際楊墨之說起短長之策行薄湯武非周孔聖人之道幾乎息矣。秦燔書棄仁義峻刑法七十子之大義乖矣。漢興儒生擬撰羣籍於火燼之餘傳道經於既絕之後厥功偉哉。東京高密鄭君集其大成辟故訓究禮樂以故訓通聖人之言而正心誠意之學自明矣。以禮樂為教化之本而修齊治平之道自成矣。爰及趙宋周程張朱所讀之書先儒之義疏也。讀義疏之書始能闡性命之理苟非漢儒傳經則聖經賢傳久墜於地。宋儒何能高談性命耶。後人攻擊康成不遺餘力豈非數典而忘其祖歟。惟宋子則不然其言曰鄭康成是好人又曰康成是大儒再則曰康成畢竟是大儒朱子服膺鄭君如此而小生豈儒妄肆詆訶果何謂哉。然而為宋學者不第攻漢儒而已也。抑且同室操戈矣。為朱子之學者攻陸子為陸子之學者攻朱子。至明姚江之學與尊陸卑朱天下士翕然從風姚江又若朱子晚年定論一篇為調人之說亦自悔其黨同伐異矣。竊謂朱子主敬大易敬以直內也。陸子主靜大學定而後能靜也。姚江良知孟子良知良能也。其末節雖異其本則同要皆聖人之徒也。陸子一傳為慈湖楊氏其言頗雜禪理於是學者承陳攻之遂集矢於象山。詎知朱子之言又何嘗不近於禪耶。蓋析理至微其言必至涉於

病世之辯朱陸異同者。不知反本。著理學宗傳。以周程張邵朱陸薛王羅顧十一子為正宗。漢董子以下。迄明季諸儒中。謹守繩墨者。次之。橫浦慈湖等議論有出入。儒佛者。又次之。其言平實切理。門戶之見。泯然矣。康熙十五年。卒。年九十二。孫之淳。康熙壬戌進士。

刁包

刁包。字蒙吉。祁州人。明天啟中舉人。再試不第。遂謝公車。力志於學。嘗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妄念乎。言無妄發乎。事無妄為乎。居鄉黨。恂恂如也。然見義必為。勇過孟賁。崇正末流。賊至祁。散家財。結聚千餘人。守且戰。賊却走。時有二瑯督兵。探卒報賊勢甚。瑯怒。謂卒誑語。遂軍心。欲斬之。包厲聲曰。必欲殺此卒。請先殺刁包。二瑯氣索而止。賊去。流民滿野。為茅屋處之。且給以食。有傷者。予以藥。存活數百人。山東婦女被難者。不能歸。遣健僕六人護之。歸于其行。教屬六人保護。八拜而送。六人感泣。盡歸其家。無一人失所也。甲申。聞變。服斬衰。朝夕哭。忽有偽官趣之起。七發書拒之。其人將行。狀告。會聞。得免。初。聞百泉講學。嚮慕其言行。後讀梁谿高氏遺書。大喜曰。不讀此書。虛過一生矣。作木主奉之。或有過。即跪。主前自訟。居父喪。慟哭無已時。鬚髮盡白。三年不入內。不飲酒食肉。能盡古喪禮。及母歿。大哭。唾血數升。以毀卒。將卒時。蕭衣冠起坐。命子濂告先人及高子主前。俄曰。吾胸中無一事。去矣。遂逝。門弟子私諡為文孝。

李中孚

李中孚。字孟西。人稱爲二曲先生。父可從。字信吾。烈士也。崇正末。應募從軍。隸監紀孫兆祿軍。從陝西總督汪喬年討賊。喬年戰死。兆祿與可從等五千餘人。同日死難。中孚年十六而孤。母彭氏。教之讀。家貧。常借人書。遂博覽經史。考其誤謬。著書數十卷。及長。盡棄之。爲窮理之學。以悔過自新爲始基。靜坐觀心爲入手。謂必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自悔。悔過乃能改過。此顏子不遠復之功也。已而母歿。往襄城。求父骨。將以合葬。不得。襄城知縣張允中感其孝。爲可從立祠。常州知府賈鍾麟師事。中孚。聞在襄城。迎至道南書院。主東林講席。繼講于江陰靖江宜興。與起甚衆。遠襄城以竣祠事。初。可從從軍。以落齒一枚與其妻。曰。賊氣甚熾。此行恐不能生還。見齒如見我也。中孚以落齒與母合葬。名曰齒冢。岷山顧炎武作襄城紀異詩。以褒美之。康熙十二年。陝西總督鄂善以隱逸薦。因辭以疾。十七年。禮部以其儒薦。大吏至其家。敦迫之。中孚絕粒六日。至拔刀自刺。大吏駭去。得以疾辭。遂居土室。反局其戶。不與人通。後聖祖西巡。召赴行在。辭以老病。乃就其家。取所著四書反身錄。賜額曰。關中大儒。大吏使作表。謝詞甚拙。大吏笑置之。晚。適富平。率弟子王心敬傳其學。心敬字爾縉。鄠縣人。少爲諸生。歲試。學使遇之。不以禮。脫帽而出。居平。不苟言笑。終日默坐。有人問學。曰。反求諸己而已矣。心敬學問淹通。有廉濟之志。所著豐川集中。論選舉。餉兵。馬政。區田法。圃田法。井利說。井利補說諸篇。皆可起而行。較之空談性命。置天下蒼生於度外。而不問者。豈可同日語乎。朱高安督學關中。數造虛請益焉。陝西總督額忒倫。年羹堯。

先後上章薦於朝。兩徵不起。羹堯以禮招致。幕府心敬見其所爲。駭縱不法。避而不見。亦不往謝。世宗聞而重之。乾隆初。有蒲城新進士。應廷試。鄂西林相國問豐川。安不豐川。心敬之號也。進士不知爲何許人。茫無以對。相國笑曰。若不知若鄉有豐川。亦成進士耶。

李因篤

李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富平人。明季庠生。時天下大亂。因篤走塞上。訪求勇敢士。招集亡命。殲賊以報國。無不應者。歸而閉戶。讀經史。爲有用之學。與李中孚友。岷山顧炎武至關中。主其家。甲申乙酉之間。與炎武冒鋒刃。開關至燕中。兩謁監帝贊宮。康熙己未。詔舉博學鴻詞。朝臣交章薦之。因篤以母老辭。是時乘釣者聞其名。必欲致之。大吏承風旨。縣官加意追促。因篤將以死拒。其母勸之行。始涕泣就道。試授翰林院檢討。以母老且病。上疏辭職歸養。疏曰。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皇上勅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旁採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薦薦薦。獲奉諭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倪克敏。應詔赴京。臣母年逾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因願牀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于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孱弱。相依爲命。躬親扶持。跣步難離。隨經具奏。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視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己病。或可僞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肯詭藉口所生。指爲諛詞。痛思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闥。夙病增劇。况衰齡七十。久困扶牀。盤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反。而已遠。迺西景以無期。萬一有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緝獲之恥。奚償。即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朝廷。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兩宮。率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宏錫類之仁。推之士庶。寧忍子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蓋關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探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母老。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諉之語。槩指臣三人而言。非謂臣必舍其親而不知顧也。且臣雖譴。而同時薦臣者。悉皆朝廷大臣。其於親視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獄名遠。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數天倫。無顏以對皇上。而循陔負疚。踈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爲有觀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父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况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遠。情壅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

史聞命悼憤。委竊非分。臣衡茅下士。受皇上特達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接教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切。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眩。垂至失明。臣仰圖報稱。俯迫膝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闕庭。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痛切下情。惟哀祈君父。查見事例。凡在京官員。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為獨子。與例正符。伏願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過歸。扶養其母。叨沐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臣母子銜環鑿骨。竭畢生而報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疏上有旨。放歸。吳江鈕瑋謂本朝兩篇文章。葉方伯映榴絕命疏。與因篤陳情表也。後奉母家居。晨夕不離左右。鄉人稱其孝焉。其學以朱子為宗。時二曲提倡良知。關中人士皆從之遊。二曲與因篤交最密。晚年移家富平。時相過從。各尊所聞。不為同異之說。君子不黨。其二子之謂乎。平生尚氣節。急人之難。亭林在山左被誣陷。因篤走三千里。至日下。泣訴當事。而脫其難。性忱直。面斥人過。與毛奇齡論古韻不合。奇齡強辯。因篤憤填膺。不能答。遂拔劍斫之。奇齡駭走。當時相傳為快事。或曰。因篤性剛。非君子也。子曰。無欲則剛。人之所難。故聖人有未見之歎。子之言過矣。因篤詩文。出唐入宋。乃一代作者。有詩稟堂集。乃於世。

孫若華

孫若華。淄川人。學瞻品端。言動有則。鄉里稱為小聖人。早歲成進士。調選京師。任少司寇克薄延之課子。坐不易牀。食不兼豆。雖盛夏。亦衣冠危坐。如見大賓。司寇知其二子。應童子試。時山左學使與司寇交善。將為之地。而不知二子名。屢欲問之。懼其最。終不敢發。若華寡言。然有問難者。則指畫談議。滔滔不絕。評語人文。務極其隱。窮通壽夭。皆能以文決之。康熙癸丑。出為交城知縣。道其子歸。潛就柩。去後。見其近作制藝。嘆曰。吾子其不反矣。歸家數日。竟無故自縊死。治交多異政。秩滿。遷四川某州知州。卒於官。

張沐

張沐。字仲誠。上蔡人。順治十五年進士。除直隸內黃縣。教化重農。專注六論。數言。反獲警喻。雖婦孺聞之。亦慨然改過也。朔望集諸生講學。明倫堂。勉以聖賢之道。在官五年。坐事免。復以薦起。知四川資縣。治資如內黃。一載告歸。從百泉遊。初。湯文正道出內黃。與語。大悅。寄書百泉。極其任道甚勇。求道甚切。及入京。文正與人書。又云。仲誠腳踏實地。學以主敬為功。治易有心得。當代真儒也。後主游梁書院。晚開白龜圃。以教學者。時人咸稱為上蔡夫子云。

寶克勤

寶克勤。字敏修。柘城人。少勤學。讀書恆至夜半。比長。治五經。聞耿介石傳百泉之學。從之游。居嵩陽六年。遂契心宗。介石名介。登封人。順治八年進士。官至少詹事。百泉之高弟子也。百泉應京兆試。獲雋。滿湯文正。公日夜請業。文正謂師道不立。由教官之失職。勒克勤就教。誠。選泌陽教諭。泌陽地小而僻。人鮮知學。

克勤立五社學。從之師。各設規過勸善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學。授以孝經。小學。次及四書。五經。暇則讀書。雖饑窮不繼。宴如也。康熙十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丁母憂。歸。于柘城東門外。建朱陽書院。倡導正學。服除。入京。授檢討。一日。聖祖命諸翰林院作楷書。克勤書學宗孔孟。治法堯舜。而其要在慎獨。十四字以進。聖祖覽而器之。尋以父老乞歸。著有孝經圖義。事親庸言。切於內行。卒年六十四。

劉原濬

劉原濬。字昆石。安邱人。明末盜賊蜂起。原濬與仲兄某率鄉人。壘土為堡。以禦賊。賊至。守堡者多殺。刺死。仲兄出關。身中九矢。力戰。原濬從之。發數十矢。矢盡。仲兄墜之去。原濬大呼曰。雖死。非死所。乃舉刀斬二渠帥。獲馬六匹。賊遁去。亂定。以力耕致富。既而推背與仲兄。以其餘為長兄立後。兼贖亡姊家。於是謝人事。閱道書。求長生久視之術。寢食俱廢。得略血疾。遂棄去。後讀宋儒書。乃篤信朱子之學。集朱子書。作續近思錄。嘗曰。學者居敬窮理。二者皆法文王而已矣。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居敬之功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窮理之功也。每五更起。謁祠後。與弟子講論。常至夜分。仲兄疾。願天。所以身代兄死。三日內。水漿不入口。又為鄉人置義倉。秋歲。糶粥以食饑人。嘗曰。人與我一天而已。何嗟。城之有焉。卒年八十二。

姜國霖

姜國霖。字雲一。濰縣人。生有至性。父客燕中。成病。國霖往省。跣走千里。至則父已歿。無錢市棺。以衣裹尸。負之行。乞食歸里。泣告族黨曰。父死不能斂。又不能葬。欲以身殉。又有老母在。長者何以教我。人憐其孝。為捐金以葬。母善怒。一日怒甚。國霖作小兒態。狀長跪膝前。持母手。披其面。母大笑。自是不復怒。時年五十矣。師事昌樂周士宏。嘗與雲一至。嘗築其山川。遂移家。昌樂死而葬焉。國霖築室為側。安貧守素。不求於人。值歉歲。三旬九食。嘗人恐其餓死。聞於官。而周之粟。亦弗却也。昌樂闔閭。循視問國霖。喜。何書曰。論語終身味之不盡。子年四十。始能不以貧富擾其心。五十始能不以死生動其心。其自述如此。循觀字。懷庭。年十八。舉於鄉。初。喜讀西方書。後覺朱子大全集。乃專治洛閩之學。少孤。及長。春秋家祭。哀慕泣下。乾隆三十四年。成進士。授考功司主事。持大體。不阿附。上官。衙中會食。必四五鉢。循觀獨懷餅食之。同僚。兩其儉。曰。性能粗糲。非矯強也。一同年友。為外官。遺之金。不受。曰。忝居此職。不敢受。且不可以貧累君也。未幾。引疾歸。卒於家。循觀之友。有韓少周者。字公復。濰縣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其學以存養省察。致知三者。為入德之資。躬行士也。後為萊安縣。有政聲。長洲彭進士。紹升。稱其治業如元魯山。

孫景烈

孫景烈。字口口。號西峯。武功人。早歲舉于鄉。為商州教官。勤于課士。不受諸生一錢。雍正年間。巡撫蒲坂。崔公以賢良方正薦授六品銜。乾隆庚午。陳文恭公撫陝。奉旨舉經明行修之儒。將以景烈名入告。先是二年己未。成進士。明年。授檢討。以言事忤旨。放歸。景烈深自韜晦。乃以賦性拘城。學術廣淺。固辭。主講關

中書院。蘭山書院。教生徒以克己復禮。居平雖盛。必肅衣冠。韓城王文端公爲入室弟子。嘗語人曰。先生冬不煖。夏不扇。如邵康節。學行如薛文清。又曰。先生歸籍三十年。雖不廢講學。獨絕聲氣之交。爲開中學者宗。有自來矣。

記者曰。自孫奇逢以下諸君。皆北方之學者也。北人質直好義。身體力行。而人習尚浮誇。好騰口說。其嚴流於釋老。甚至授儒人佛。較之陸王之說。變本加厲矣。北學以百泉二曲爲宗。其議論不主一家。期於自得。無一語墮入禪窟。即二曲雖提倡良知。然不專于心學。所以不爲禪言。不爲禪行也。刁玉諸子。亦皆敬守洛閩之教者。豈非篤信志道之士哉。

卷下

劉灼

劉灼。字伯繩。山陰縣人。忠介公宗周之子也。忠介家居講學。弟子中有未達者。問於灼。答問如流。無滯義。共相敬服。及忠介聞國變。絕食死。唐魯二王皆遣使致祭。蔭以官。辭曰。敢因父死以爲利。既葬。杜門不出。絕人事。副使王爾祿。故忠介門生。以白蠟三百兩。請刊忠介遺書。不受。語來倂曰。幸爲我辭。出處殊途。毋苦相強。忠介欲著禮經考次一書。屬灼撰成。處小樓中。日夕編纂。以夏小正爲首篇。而附月令。帝王所以治曆明時也。次丹書。而附王制。正己以正朝廷。百官萬民也。於是原禮之所由起。而次禮運焉。推禮之爲於事。而次禮器焉。驗樂之所以成。而次樂記焉。然後述孔子之言。次哀公問。次燕居。閉居。坊記。表記。設爲祀典。次以祭法。祭義。祭統。大傳。施於喪葬。次以喪大記。喪服小記。雜記。申以子子問。檀弓。奔喪。問喪。終之以問傳。三年間。喪服四制。而喪禮無遺矣。君子常服深衣。雅歌投壺。不可不講也。則次以深衣。投壺。男女冠笄。婚姻所有事。則次以冠義。昏義。而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合三十篇。謂之禮經。別分曲禮。少儀。內則。玉藻。文王世子。學記。七篇。謂之曲禮。垂老未卒業。其子茂林始克成之。著書之暇。談論惟史。孝成。俾仲升數人而已。或勸之舉講會。不應。戒其子曰。若等當常記憶。大父遺言。守人譜以終身。足矣。人譜。忠介所著書也。病時所臥榻。乃假之祁氏者。強起易之曰。豈可終於假人之榻耶。門弟子私謚曰。貞孝先生。俾仲

升。號庭庵。壽平之父。黃宗羲以仲升爲蕺山門下第一人。其事蹟莫詳。或曰。魯王監國時。授職爲監司。兵敗後。難髮於靈隱寺。久之。擗子歸。毘陵。反初服云。

韓孔當

韓孔當。字仁父。沈求如之弟子。其學以名教經世。最於儒佛之辨。家貧。未嘗向人稱貸。每言立身須自節用。始出陸樓山。居家制用一編。示學徒。與人講學。反復開導。人有過於講學時。以危言動之。而不明言其過。聞者內愧。沾汗也。疾。謂弟子曰。吾子文成宗旨。覺有新得。然檢點於心。終無受用。小子識之。味其言。則知其學不尊文成。而尊朱子矣。

邵曾可

邵曾可。字子唯。與韓孔當同時。皆餘姚人也。爲人以孝弟爲本。少愛書畫。一日。讀孟子伯夷聖之清者也。句。忽有悟。悉棄去。登志於學。時初立姚江書院。里人多笑之。曾可曰。不如是。虛度此生。遂往聽講。主講者爲史孝威。曾可師事之。其初以主敬爲宗。自見孝威之後。專守良知。曾可曰。於今乃知之。不可以已。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不爾。日用。鮮不買買者矣。孝威病。晨走十餘里。叩牀下。省疾。不食。而反。如是月餘。亦病。同儕共推爲篤省之士焉。

張履祥

張履祥。字考父。桐鄉人。明季諸生。幼孤貧。不能就外塾。其母授以四子書。及長。從劉忠介公游。嘗書所得。呈質忠介。可之。明亡。教授里中。著經正錄。自敘云。天之恆道。民實秉之。存亡顯晦。而治亂以分。由古迄今。百世無忒也。故綱常者。經世之本。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猶恆星不愆。而五氣順布。四時序行也。邪慝生於心。則禍亂中於世。殆非朝夕之故矣。極陰生陽。無往不復。有開必先。非學不爲功。竊取反經之義。苟能聞。舉其要。以端其本云云。居鄉躬耕。習于農事。著補農書。以爲學者各稼穡。別無治生之道。能稼穡。則無求于人。而廉恥立。知稼穡之艱難。則不敢妄取于人。而禮讓興。廉恥立。禮讓興。而世道可以復古矣。又著有楊園備忘錄。其學以鹿洞爲宗。蓋戴山見姚江。末學流于禪言。禪行。作人譜。以正其失。履祥傳其學。故所著之書。切于日用。是時主講者多不務己。徒騁口辯。深疾其所爲。不敢抗顏爲師。來學者一以友道處之。履祥頗能詩。秀水朱彝尊稱其詩無頭巾氣云。

朱用純

朱用純。字致一。崑山人。父集璜。貢生。大兵下江南。城破。不屈死。用純痛其親之死。取王袁舉相事。自號柏廬。其學以主敬爲程。長洲徐枋屢以書問學。答曰。竊觀吾兄。酬應人倫。微嘉諸誼。雖無損大節。要非君子所宜爲者。書云。德盛不狎侮。身狎侮。其職不修。心狎侮。其體不立。孔子曰。修己以敬。己非外人。物而爲孤子之己。修亦非外人。物而爲偏私之修。故一修己而人安。百姓安矣。若視他人一分可忽。便是自己一

分學力未到。蓋聖賢實見人之與我。此心同。吾無可驕於彼。彼無可為吾所怒者。夫婦之恩不肯可以與知能。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夫又何可忽乎哉。夫又何可忽乎哉。狎侮之心。畢竟起于忽人。忽人之心。畢竟起于不自修。未見自修之至。而猶恐忽人者也。此溫恭克讓所以為堯之德。允恭溫塞所以為舜之德也。枋又言先須發悟。而後可以言學。用純曰。聖賢之道。不離乎事事物物。即事事物物而道在。即事事物物而學在。苟欲先得乎道。而後言學。則離事與物而二之。亦析學與道而二之矣。朱子曰。人須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然後可到易簡地位。若先以易簡存心。使人異端。惟即事事物物而達簡易之理。故應天下之事。接天下之物。不覺其煩難。若舍事而求簡易。則雖應一事。接一物。便覺煩難。不勝分錯。聖賢之學。無過一敬。敬猶長隄巨防。滴水不漏。敬之至也。一敬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能事畢。變通鼓舞。盡利盡神。希聖希天之學。俱在於此。用純居平。晨起謁家祠。誦孝經。晉義田。瞻宗族。友愛諸弟。白首無間。康熙十八年。詔舉博學鴻儒。有將以用純薦者。力却之。有司舉鄉飲大賓。亦弗應。其教生徒。先授以近思錄。次以四子書。每歲孟春。率生徒行釋奠先師禮。將事後。講書一章。以誠意啟沃人心。又恐學者空言無實。作較講語。反躬自責。言多深切。鄉里重其學。行世傳家訓。乃用純之文。世人不知。誤為文公所作。卒年七十二。卒之前三日。設先人位。拜于中堂。起顧弟子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勉之。著有愧納集。大學中庸講義。行於世。無子。以弟之子導誠嗣。徐枋字昭法。明史有傳。

沈昀

沈昀。初名蘭先。更名昀。字明思。仁和人。前明諸生。劉忠介之弟子也。明亡。教授里中。嘗絕糧。采階前馬藍草為食。客有餽米者。不受。客因請。昀因辭。推讓良久。昀餓且憊。遂仆于地。客乃駭走。既而蘇。徐起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老人耳。忠介卒後。傳其學者互相爭辯。曰。道在躬行。徒以口舌爭。非先所望於吾曹也。以喪禮久廢。輯士喪禮說。授弟子陸寅。疾亟。人問曰。此時何似。曰。知誠敬而已。沒後。貧無以斂。友人應揭。謙經紀其喪。為之涕泣不食。或問之曰。吾不敢輕受。則以辱先生。揭謙之徒。姚敬恆趨而前曰。如敬恆者。可以斂沈先生乎。曰。子之篤行。乃沈先生所許也。可矣。敬恆乃斂而葬焉。

謝文游

謝文游。字秋水。南豐人。明季諸生。時天下大亂。慨然有出世志。入廣昌香山。為浮屠氏之學。好大慈和尙。書。學佛益力。後得餘姚龍溪。讀之大悔。前此之非。遂偕友生。講于新城之神童峯。有王聖瑞者。力為勸導。明與之辯論。累日不能勝。退而為之心動。又讀雜壇庵因記。遂專力程朱。開程山學舍。顏其堂曰尊洛。著大學中庸切己錄。以為為學之要。畏天命一言盡之矣。聖人一生戰兢惕厲。曰。顯謚天之明命。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非畏天命之心。法學者注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稍有一念之私。急須痛悔。刻責。速自洗滌。無犯帝天之怒。工夫既久。人欲淨盡。上下同流。樂

天壤地。可得而錄也。時寧都易堂九子。星子。皆山七子。以文章氣節名。皆山宋之盛。過訪文游。見其學行醇粹。遂約易堂魏麟。彭任。會議程山。咸推文游為恭行。識道本。康熙二十年得疾。自為墓志。卒。

應攝謙

應攝謙。字嗣寅。仁和人。早歲能文章。尚氣節。與虞陵民。張伏生。蔣與恒諸子。結社講學。因東林之後。雖復二社。以詩文制藝。號召南北知名之士。非顧高二君之志也。於是絕聲氣之交。獨究性命之旨。故名其社為續社。康熙十八年。以博學鴻儒徵。稱疾不行。大吏促之。與林詣有司。驗疾。乃得免。海寧知縣許某。請主書院。兩造其虛。不見。既而曰。是非君子之道也。乃棹小舟往謁。令大喜曰。先生其許我耶。遂巡對曰。令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騰口說者。客氣耳。令默然。既出。即行。弟子曰。令君必來。去何急也。笑曰。令君好事。必有所附。拒之則益其慳。受之則非心所安也。遂解維疾去。同里姜國南。為巡鹽御史。歸時攜謙金。弗受。一日遇諸途。方盛暑。攜謙衣木棉衫。國南歸。避以葛二端。且曰。此非盜匪物也。攜謙却之曰。吾昨偶中寒。綿衣故在篋也。其治經。以實學為主。坐臥小樓中。一几一榻。書籍之外。別無長物。終日端坐。無疾言。遠色。遠近從學者甚衆。里中一惡少年。使酒好鬪。忽求聽講。許之。聽講三日。甚拘苦。遂去。使酒如故。一日持刀欲殺人。勢洶洶。莫能阻。忽見攝謙來。遽失色。刀墮于地。攝謙以好語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於此。少年俯首謝過。去。自後與人爭。傍觀者不能勸解。給之曰。應先生來矣。即遁走。所著書甚多。以朱子為宗。陽明之說亦不致辯也。

吳慎

吳慎。字徵仲。歙縣諸生。篤行好學。尤致力於宋五子書。以誠敬為宗。故自號敬庵。游梁谿時。主東林書院。者為高世泰。字彙旃。忠憲公之從子也。恪守家法。春秋釋奠。畢。升堂。即席。以次開講。威儀肅然。莫不欽容。欽聽。慎與施瑛。無錫張夏。同受業焉。後歸歙。會講紫陽。還古兩書院。四方來學者甚衆。老於家。著有周易粹言。大學中庸章句。行于世。

施瑛

施瑛。字虹玉。休寧人。初為舉業。詣府應試。入紫陽書院。聽講。翌然曰。學者當如是矣。遂棄舉業。發憤志於道。自梁谿歸。紫陽還古兩處會講。首推瑛。瑛先期齋戒。至開講日。肅衣冠。升座。以誠感人。教學者以九容養外。九思養內。以造於自得。學者翕然宗之。在東林時。將歸。與世泰約。某年某月。日來赴講會。及期。世泰設榻以待。或曰。千里之期。能必信乎。曰。施生。篤行君子也。必如約。如失信不至。吾不復相天下士矣。言未終。而瑛挈其子至矣。著有思誠錄。小學近思錄發明等書。

張夏

張夏。字秋紹。隱於孤川。孝友力行。初受業於馬文肅之門。後入東林書院。其學先經後史。博覽強記。而歸

本修齊高世泰歿後，主東林講席，湯文正爲江蘇巡撫，至書院，與夏講學，越其說，遂至蘇州學宮，講孝經小學，退而著孝經解，小學淵注，又考先儒書，著洛陽源流錄，卒年八十餘。

彭瑞

彭瑞，字雲客，號一庵，蘇州衛縣人，早歲補廩生，有文名，順治初，結慎交社，始則朱實穎弟三人，及尤何汪琬吳敬生七人而已，後遠近聞風，入社者不可勝紀，年近四十，貢入成均，廷試以知縣用，不就，順治十四年，順天鄉試舉人，十六年，成進士，選惠州長寧縣，縣城在山中，僅五里，前假令貧而酷，民甚苦，瑞至，去苛政，與民休息，自書楹柱云：威田下下，惟願設賦輕徭，乞五都之小息，自我居居，庶幾飲冰茹蘗，借百姓以長寧，數月後，謫歸民安，訟庭稱罷，瑞以廉直，許知府，又與前假令有隙，乃合謀誣陷，遂罷官歸，瑞好佛，又喜道家言，至六十餘，得築高廟二家，書齋之始，清心懺悔，一以主敬律身，嘗謂其子定求曰：吾姑泛濫涉獵，好語渾同，所謂騎驢尋驢，事有當乎，學至求神達化，而終歸于一矩，故知居敬窮理之功，不可須臾懈也，尚何敢曠逸之既，馳奮之役乎，於是悉屏平生所玩物，器所居曰志矩齋，端坐其中，陳四子書五經及宋儒諸書，尋經點注，夜以繼日，自稱信好老人，集諸生課八股文，引而進之於道，弟子著錄者百有餘人，或曰：公何自苦，曰：吾不忍復後生之無聞也，湯文正知瑞學，嘗稱之聖祖前，文正卒，瑞爲之出涕，曰：不復見正人矣，吳民立文正祠，歲時伏臘，必至其祠，陪拜盡禮，卒年七十七，又七，弟子私謚曰仁簡先生，子定求，字勤止，康熙十二年舉人，十五年會試廷對，皆第一，官至國子監司業，定求孫啓豐，字翰文，雍正四年舉人，明年會試殿試亦皆第一，官至吏部右侍郎，彭氏在明時仕不過七品，自瑞以後，一門鼎貴，爲三吳望族，瑞治家整肅，至今子弟恪守庭訓，不踰規矩，有萬石之遺風，江南世祿之家，鮮克由禮，當以彭氏爲矜式焉。

高愈

高愈，字紫芝，無錫人，忠憲公之兄孫也，十歲，讀忠憲遺書，即有向學之志，後補弟子員，不事帖括，日誦經史，謹言行，嚴取舍，嘗曰：士求自立，須自不忘滯，整始，事親孝，父嘗侯嗜酒，每食必具酒肉，出就人飲，必遺童往候，己立道左，俟父出，趨而扶掖歸，先後居父母喪，不內寢，不飲酒，食肉，有兩兄皆歿，撫其子女爲之昏嫁，家有田數十頃，性好施予，所入錢穀，隨手輒盡，晚年，坐是大困，嘗啜粥七日，向擊子登城遠眺，可謂貧而樂矣，張清恪撫吳日，檄有司延主東林講席，以爲疾辭，有司饋以楮皮，不受，平居和易，近人以異語道子弟，不加呵斥，終日靜坐，不欠伸，嘗暑不裸跣，與人食，不越簋下箸，里人有忿爭者，至愈前，輒慚愧而去，時縣中講學者，好以道學相攻，獨於愈，皆曰：君子人也，著有周禮，朱子小學注，乾隆中，督學尹會一以小學注頒行於學官，使諸生習之。

顧培

卷下

顧培，字均澁，無錫人，少多病，其母憂之，命棄舉子業，事胎息導引之術，行之有效，後從宜興湯之錡問學，幡然改曰：道在人倫，庶物而已，甚矣哉，吾向者之自私也，錡物，有弟子金敏傳其學，培築共學，山居以延敏，晨夕講貫，守高忠憲靜坐之說，於默識未發之中，悟性善之旨，四方來學者甚衆，春秋大會於山居，復行忠憲七規，有請益者，教以默識大原，實體倫物，七日後，釋奠先師，習禮歌詩，以爲常，張清恪公詣東林講學，疑靜坐非入德之方，培暢忠憲之旨，往復千言，清恪不能難也。

錢民

錢民，字子仁，嘉定人，早孤，年十三，棄書學，性拘謹，言動以禮，數爲鄉里所侮，慨然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惟聖人乎，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齋戒往祭，願爲聖人之徒，其夕，夢一偉丈夫告之曰：道之不明，由後儒之說亂之也，子欲爲學，屏去漢以後書，其可矣，既歸，始取四子書讀之，題所居曰存養反觀克己，日有啓發，陸清獻公知嘉定，從之講學，又五年，清獻在籍，往平湖見之，清獻與之語，多不合，怪問其所以，曰：公從朱子入，民從孔子入耳，嘗與友人書曰：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作聖之基也，誠正者，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即物窮理，其病在於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於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朱子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末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治，不備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朱子教初學者，即責以知盡而後意可誠，又云：格物者，窮事物之理，致知者，知事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滋甚，又安可得而誠乎，且堯舜之知，不能備物，況初學乎，此未合乎孟子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質，而紛紛焉爭朱陸之異同，是謂舍己田而芸人之田，終亦必亡而已矣，培之說，以經注經，頗得經旨，即物窮理，其病在於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於無末，二語，可謂破的之論，辨朱陸之異同者，何嘗見及此哉。

勞史

勞史，字麟書，餘姚人，世爲農，少就塾讀書，長而力耕，以養父母，夜則披卷誦讀，朱子大學中庸序，慨然以道自任，又讀近思錄數過，起立設香案，稽首曰：吾師在是矣，史以爲天之命我者，若君之詔臣，父之詔子，一廢職，即膺嚴譴，一墜家業，即窮無所歸，可不慎哉，引接後學，委曲盡誠，備工下隸，皆引之向道，曰：盡汝分所當爲，務實作去，終身不懈，即是實人，勿自棄也，聞者莫不悚然，其德化於鄉里，商賈不鬻偽物，有爭鬪者，多攜酒登堂，求辨曲直，史更語解紛，無不帖服，即芻兒牧豎，亦服其教，不事戲弄，一鄉之中，有洙泗之風焉，弟子桑調元，自錢塘來，謁論學數日，臨行送之曰：我壽不過三年，恐不復相見矣，後三年九月，諸弟子汪鑒曰：今日某日，吾其逝乎，遂備詣親友家飯，與老者言所以教，與少者言所以學，令家人治木，飾喪事，死之前一夕，趣具湯沐，至期而歿，著有餘山遺書，調元所刻也，鑒，餘姚人，父死於鬱南，鑒護喪歸。

卷下

至漢川，遇大風，舟且覆，抱棺大哭，誓以身殉。忽風回，得泊沙渚，衆呼爲孝子，爲人尙氣節。史戒之曰：英氣客氣也，其以問學融化之，史之歎也。鑒質左右焉。

朱澤濼

朱湘陶，名澤濼，實應人。早年力學，得程氏分年日程，印次讀之，閱數年而略備。更涉獵天文輿地諸書，窮竟原委。久之，始志於道，讀朱子語錄，有得，嘗言世之名宋學者，其居敬也，徒持于言貌，而所爲不親不聞者，雖矣。其窮理也，徒汎濫于名物，而所爲無方無識者，味矣。於是，有舍德性而言問學，以爲朱學固如是者，不知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觀朱子中和之說，其於中庸之旨，深乎。故知居敬窮理，只是一事。窮即窮其所存之心，存即存其所窮之理，初非有二也。雍正六年，詔公卿各舉所知，澤濼同邑之劉師恕爲直隸總督，知澤濼之學行，欲薦於朝，作書與其弟，使先爲道意，弗應。晚年得脾疾，然猶五更起，觀書，至夜分不倦。疾甚，吟康節詩曰：任經生死心無異，雖隔江湖路不迷。命家人治後事，別親友卒。

向璿

向璿，字荆山，山陰人。少攻八股文，年二十餘，居母喪，始閱性理書。一日，讀孟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雖然曰：吾其遂爲禽獸乎。切己改過，心不寧者數月。時有王行九者，文成之裔也，開講良知之學，璿往請業，聆其言，心有所得，以書問難。往復者再，遂致力於王氏之學，爲輔仁會，赴會十有餘人。每月朔一舉，感儀進止，咸中規矩。里人目以爲癡，璿作擬人傳，其文以遊戲出之，非居敬之道，茲不錄。璿爲王學有年，後讀程朱書，心竊疑之，偶於書肆中，得高忠憲公年譜，讀之，遂盡棄其學而學焉。謹守維閩諸書，與其徒辯析異同，著志學錄，明其學一本程朱，不雜，以異說。嘗言事事反躬，刻刻畏天，一刻不畏天便是罪過，一事不反躬，便涉怨尤，故其平日雖小過，亦自責甚嚴。日之所爲，夜必告天。其弟子有黃良輔，程登泰，長輔字序言，亦始宗王學，後歸程朱，能文章，登泰字魯望，侍父病，勞瘁得咯血疾，人稱爲孝子。疾劇，尙讀書不輟，人止之曰：死命也，以學死，不愈於徒死乎。二人皆山陰人也。

黃商衡

黃商衡，字景淑，改名商衡，長洲人。黃孝子農之遺孤也。節母金氏，課商衡夜讀，常至雞鳴。時流涕，述先人志行以勸之。家貧，或勸之使商衡學，曰：命當貧，改業能富耶。吾不忍墮先人志也。商衡承母志，益刻苦於學，夜寢，刻香鑿鐵錘，下承銅盤，香盡錘墮，盤聲，鏗然作聲，即驚覺，起讀，所爲文，詞深理奧。因此久困童試，陳恪勤於蘇州府試，閱其文，曰：深入顯出，非熟讀朱五子書者，不能作此文。拔置第一院，試不獲，年四十餘始補弟子員。遂無意功名，日讀先儒性理書，尤好戴山太極圖說，推衍其義，實以論語、大學、中庸及橫渠朱子之緒，輯爲一書，題曰困學錄，自命爲又次學人。先是孝子卒於康熙二十一年，雍正元年。

年，詔訪窮苦節節，母年十七而寡，致於雍正二年，五十餘年矣。例合請旌。時沈公德潛爲諸生，與其友數人請於大吏，具以聞，得邀旌典。至乾隆六年，其父復以孝子旌，謀建孝節坊，擇日，奉主人忠孝祠，遊得疾，強足拜送，尋卒。

任德成

任德成，字象元，吳江府學生。篤於儒行，奉朱子白鹿洞規，因集自漢及明先正格言，與洞規相發明者，合爲一書，名洞規大義，以明先後一揆之旨。居鄉，勤施濟，置社倉，御鄉塾，落萬頃江，達之太湖，里中無水患，有司以聞，賜八品服。年饑，煮粥食餓者，鄉人德之。一夕，步於庭，有偷兒方踰垣下，見德成，驚欲竄走，徐語之曰：子毋恐，得無思餓乎。吾與子米，手益一斛給之。曰：此危道也，慎勿更爲。其人叩頭負米去。乃徧告其黨，相戒勿竊任氏。其言頗聞於人，於是同里津津傳述焉。而德成未嘗語人也。雍正初，詔舉賢良方正，鄂文端公爲布政使，欲薦德成，固辭乃已。乾隆三十七年，年八十九，十月得疾，誡其子曰：勤讀書，勉爲善，守此兩言可矣。遂吟康節詩云：俯仰天地間，浩然無所愧。吟罷而逝。後詔採天下遺書，其家以所著書上之四庫館。

鄧元昌

鄧元昌，字慕濼，贛人也。少爲諸生，有文名。後得宋五子書讀之，曰：今而後始知爲人之道矣。出入衡門而不知省，哀哉。遂棄舉子業，致力於學。尋都宋昌圖以通家子往謁，與之講論，大喜曰：吾小友也。館昌圖于家，晨夕論學，爲日程，言動必記之，互相放核。有兄替而頑，大小事，必告而行。後無性暴而刻，每怒，元昌長跪請罪，必釋乃已。後母弟及弟婦，元昌待之甚厚，弟死，有子，婦泣請于元昌曰：感伯之德，誓不他適。願苦守撫孤兒，元昌亦泣拜之。自是不入內處，攜其子，寢于中堂，課其子與弟之子。後皆成立。元昌有田在城南，秋成視穫，見貧人子拾粟穗者，招之曰：來，女無然。我教女讀，能背誦者，我與女穀。羣兒爭趨之，始教以識字，既使誦章句，又以俚語譬曉之。羣兒踴躍受教。卒穫時，羣兒號曰：先生將歸矣，奈何。至有泣者。嗣後視穫，羣兒來學，以爲常。城南人無少長，皆曰：我鄧先生，見有衣冠問元昌者，則曰：我先生客也，不敢慢。市井人見元昌來，必起立，俟其去，始就坐。其至誠感人也如此。

記者曰：劉灼以下，皆南方之學者也。夫道學始於濂溪，而盛於洛閩，自龜山關書院以講學，於是白鹿、鶴湖相繼而起，逮及明時，講席遍天下，而東南尤甚。至本朝，其風衰矣。爰考厥初，其講學皆切於身心性命之旨，自道南、東林以遠，但辯論朱陸王之異同而已。是爲詞費，是爲近名，即以洛學而論，同時康節別立一幟，然二程不非邵，邵亦不非程也。朱陸之主敬主靜，及論尊德性道問學之互異，亦各尊所聞，各行其志而已。初未嘗相爭相競也。惟太極無極之說，遺書往來辨難不置，此乃教學相長之義，豈務以詞勝者哉。昔朱陸會於白鹿，象山講君子小人喻於義利章，聽者泣下，朱子深爲嘆服，謂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



病象山云。青田亦無陸子靜。建安亦無朱元晦。觀二子之言。可見其廓然至公。無一毫私意存乎中矣。陽明之學。不過因陸子之言而發明之。其後為王學者。遂視朱子為仇讎。朱學之徒。又斥陸王為異端。而攻擊者。并文成之學。亦毀之。甚至謂明之亡。不亡於朋黨。不亡於寇盜。而亡於陽明之學術。吁。其言過矣。藩論次諸君子。於嘆嘆辨論三家之異同者。概無取焉。

### 附記

#### 沈國模

沈國模字求如。明季餘姚諸生。為文成之學。嘗與劉忠介公證人講會。歸而謂姚江書院。與管宗聖。史孝成。史復。講明良知之說。與山陰祁忠敬公友善。忠敬以御史按江東。一日杖殺大倣賊人。適國模至。欣然述杖殺人事。國模矐目視祁曰。世培亦曾聞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乎。後忠敬嘗語人曰。吾慮囚必念求如言。恐倉卒喜怒過差。負此良友也。崇禎末。屏處石浪。明亡。聞忠介死節。為位痛哭。順治十三年。死於石浪。管宗聖字霞標。餘姚人。崇禎十四年卒。

#### 史孝成

史孝成字子虛。餘姚人。國模歿後。繼主姚江書院。嘗曰。良知非致不真。又曰。空談易。對境難。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精察力行之。其庶乎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其學以覺悟為宗。崑山葛瑞五。參學有得。通書孝威復之曰。人生惟此一事。足下既于此有省。良可慶幸。深望百尺竿頭進步。否則藕絲一縷。亦能絆人也。卒於順治十六年。

#### 王朝式

附記

二九

王朝式字金如。山陰人。國模之弟子。嘗與證人社。忠介主誠意。朝式守致知。曰。學不從良知入。必有誠非所誠之蔽。由是皆往往持異同。從忠介學者。多以沈史為禪學。忠介嘗致書朝式。其略曰。僕生也晚。不及事前輩老師大儒。幸私淑諸君子。吾鄉得陶先生。學有淵源。充養自得。每與講席。積痼頓開。退而惘然。失所懷也。其他若求如之斬截。霞標之篤實。子虛之明快。皆僕自付以爲不可及者。不問其爲儒與禪也。至足下志願之大。肯力之堅。至之以不止。成就正未可量。亦不暇遑問其爲儒與禪也。然而世人悠悠。若能無疑。曰。諸君子言禪。行禪。律禪。律何。以進學爲。諸君子自信。堅。世人疑之愈甚。今將永拒人于流俗。不得一聞聖人之道。是亦諸君子之過也。傳有之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諸君子誠長天命。個人窮有薄濟一世之願。盡一世之人。納之大道。闢陽明之室。接孔孟之傳。則心迷去就之際。宜必有以自處矣。若止就一身衡量。諸君子既已自信矣。亦安往有不可乎。然僕有以知足下之必爲彼而不爲此也。忠介所稱陶先生。陶爽也。朝式得書。亦不慍。崇禎十年。浙中大饑。朝式入嶺。賑粟。全活甚衆。時天下大亂。將走四方。求奇傑之士。謀治安戰守之策。不果行。尋卒。年三十八。朝式卒之年。月無可考。大約在順治初也。

#### 薛香附師

先生諱起鳳。字家三。少孤。依舅氏廣嚴。公本藤縣諸生。厭棄世法。出家傳聲山宗。住揚州法雲寺。寺有謝太傅祠。謝氏子孫欲古爲己產。僞勢鳴官。公見逐。居吳下。隱於下。得錢。資先生從師讀。福公即吳人所稱不二和尚也。問與先生論出世法。輒解悟。乃大喜曰。末法衆生。不誠心原。儒佛互爭。子欲見儒者身說法。要以見性爲宗。誠能見性。何儒佛之有。先生之說出。入儒佛。所由來矣。先生少爲長洲縣學生。與余古農師。汪孝廉元亮同學。爲古文詩歌。見稱於時。日夕讀書。俱一目。高宗南幸。紫陽書院山長。以先生名聞於大吏。強先生應召。試。呈獻詩中。有范甯中年眼暗侵之句。山長令改之。不可。庚辰。舉於鄉。文名益著。來學者甚衆。嘗誨人曰。作聖之基。當從誠意始。此心本無所染。意不誠。則有汗矣。須知此心染汗。不得能識。子在川上。舜居深山。時氣象。則取之左右逢原矣。或有問輪回之說者。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二語盡之矣。潘從先生受句讀。方十二齡。即諭以涵養工夫。一日。潘怒吐僕人。先生婉言開導。曰。讀書以變化氣質爲先。女如此氣質。尚能讀書乎。况彼亦人子也。爲女役者。過于饑寒耳。方哀矜之不暇。忍加詞責耶。後主沂州書院。得疾。歸。蓋之不吉。書紙尾曰。勿起妄心。勿生妄見。修德懺悔。時哉。時哉。尋卒。先生天性純厚。雖居貧。常周人之急。姊家負人債百金。未卒前數日。出金代償之。人以爲尤難也。

#### 羅有高

羅有高字崑山。瑞金人。生而奇偉。年十六。補諸生。明年。寓琴都。蕭氏別業。徧讀所藏書。心慕古昔豪傑之士。習技勇。讀兵書。視同舍生。蔑如也。久之。人有道鄒都宋道原爲宋五子之學。君子也。有高聞而心動。遂

附記

三一

往見之。自述其所學。道原不以爲然。有高負氣爭辨。道原曰。子少安母。雖吾語子。昔張子見范文正公。言兵法。公勿善也。授以中庸。足下兵法。自問如張子否。即使如張子。亦非儒者所尚。况未必如張子乎。天生蠢民。有物有則。視聽說言。思物也。明聽恭從。容則也。能全是理。而後能有其身。而後能閉門。閉而家齊。達而行之。若有原之水。有根之木。滂沛條暢。無滯塞天札之患。及其成也。身享而道泰。致足樂也。今寒足下。氣浮而言疾。神明擾攘。常若有營。以此入世。得免刑戮。不累父母兄弟。幸矣。向求有濟於天下。乎。有高聞言。汗流浹背。舌縮肢羸。無地自容。久之。請曰。何以教我。曰。子歸而讀先儒書。有餘師。又出所作持敬主一二錄示之。曰。力爲之。于是棄所學而學焉。尤喜明道。象山陽明。念庵之書。旁推曲證。頗多心得。後謁雷化甯。受業門下。每有陳說。雷公曰。子太聰明。如水銀激地。吾懼其流也。乾隆二十七年。舉優貢。生遂入京師。三十年。應順天鄉試。出彭芝庭先生之門。與彭公子尺木居士友善。屢至吳門。主其家。同修淨業。閉關七旬。讀首楞嚴。參究上乘。嘗言東西二聖人。權實互用。門庭迥別。其歸宿名相。皆思絕。一旦不立。二復何有。惟自證者知之。非可以口舌爭也。性喜出遊。常之廣東。客恩平縣李文藻官舍。又見戴東原。太史於京師。始檢注疏及爾雅說文解字諸書。爲訓詁之學。有釋蘆一篇。文頗不錄。三十七年。會試報罷。後游宜黃。有金子安者。館之石登山僧舍。日誦華嚴經。修念佛三昧。尋至揚州高旻寺。主僧貞公。照月。門風甚峻。屢呈見解。不許。曰。此是口頭學。得何關本分。詰以古德機鋒。不能對。乃發憤入禪室。隨眾起倒。盡夜參究。居半年。積疑頓釋。遂辭去。偕同參僧度鏡塘。又之甯波。主同年友邵海園家。度海上落伽山禮大士。已而至吳下。與尺木居士游太湖洞庭。樂石公之勝。賃僧舍居之。未幾。又至甯波。有高自謂解脫。然名心不死。又與海園入京。應試。不獲。得末疾。復至吳下。疾大劇。踰時。甫抵家而死。汪愛虛師讀其與法鏡野論春秋書。評曰。上帝臨壇。萬靈拱肅。世尊下降。諸天震動。尺木居士。謂有高奮乎百世之下。希三代之英。可謂傑傑之士。又稱其文華梵交融。奏刀書然。傾倒至矣。昔日與友人程君在仁。挑燈道故。程君曰。羅先生可謂天下第一學人。予曰。爲宋儒之學。不及道原。歸西方之教。不如照月。肆訓詁之學。不如戴太史。文則吾不知也。又曰。其學佛。猛勇精進。必往生淨土。予曰。人之所以學佛者。爲了生死耳。閉戶參究。回光反照。即可以了矣。何事僕僕。道路爲。亦可謂疲於津梁矣。嘗讀鳴鶴盡之時。尚不知反。幾死道路。危哉。且服上公車。求一進士。而不可得。名利之心甚熾。而能了不染之心。耶。清淨世界中。一朵蓮花。豈容此凡夫。跌坐其上。在仁又述其在奉化西峯寺事。云。一日。出白金泉。金甚夥。縣役疑其爲盜。捕之手。仆三人。餘皆逃去。尋自詣縣。令升堂見之。叱使跪。不聽。詰其姓名。不答。繩之告成。寺邵海園聞其事。白於縣令。釋之。館強暴。豈非豪士哉。予笑曰。此妄人之所爲也。當縣役捕時。曉之曰。我經舉人。非盜也。即不信。同縣役詣縣。自述頗末。且可援邵海園以爲證。其事即解。何必用武耶。其在縣堂時。縣令聞其勇。愈疑其爲盜。所以叱之詰之。何以不答。豈亦將施老拳於縣令耶。幸有海園在耳。設海園不知。縣令橫虐。竟肆桁楊。因

好勇鬪狠。毀傷父母。遺體不孝。莫大焉。少。有知識者。尙不爲。而學佛者爲之乎。

汪愛虛師

先生諱楮。字大紳。吳縣諸生。少孤。種太孺人撫以成立。幼入塾讀書。性不善記。年十六。試爲文。數百言立就。其在荆川百川之閒。至於發輝經旨。涵泳道德。唐方二家所不及也。喜爲詩。以陳子昂杜少陵爲則。不二師。見其虎邱題壁詩。詫曰。此白衣大有根器。後見寒山捨得詩。喜其字字句句。皆從性海流出。於是。以詩作佛事。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之妙境。非若王安石之句。摹字擬也。尤工古文。人所不能言者。能言。之人所不敢言者。能言。之人所不能暢者。能暢。之人所不能曲者。能曲。其出儒入佛之作。則言思離合。水月圓通。有不可思議者。尺木居士許之曰。噫。氣成雲。王光祿西莊云。讀大紳文。十洲三島。悉在藩溷閒矣。然而先生之志不在此也。有詩曰。消沉文字海。萬古涕淋漓。先生之志。蓋在向上。一義矣。壯歲讀陳龍川文集。慕其爲人。思見用於世。既而讀宋五子書。又讀西來梵策。始悟其非。謂趙宋以來。儒與佛爭。儒與佛爭。樁葛紛紜。莫能是正。乃統其同異。通其隔閡。仿明趙大洲二通之作。著二錄三錄。以明經世之道。又著讀書四十傳私記。以通出世之法。嘗謂諸曰。吾于儒佛書。有一字一句。悟之十餘年。始通者。讀二錄三錄。當通其可通者。不可強通。其不可通者。尺木居士謂先生之論佛儒。一彼一此。忽予忽奪。似未深知先生者。先生豈無權宜於其閒耶。先生落落寡合。往來最密者。尺木居士一人而已。曾主來安建陽書院。以正學教諸生。緣歲歲。輟講歸。又嘗應浙江寶學使聘。校試文。非所好也。歸而閉戶習靜。不復應科舉。作無名先生傳曰。先生講學。不朱不王。先生著書。不孟不莊。先生吟詩。不宋不唐。先生爲人。不獯不狁。先生處世。不圓不方。復作歌曰。先生有耳聽清風。先生有眼看明月。先生有身神仙人。先生有家山水窟。先生于事無不有人欲說之。壁挂口。自述其孤往也如此。以食廬。歲滿。貢太學。未得教官。卒年六十八。臥疾數日。口不及家事。素著。蓋兩頤曰。好好而逝。

彭尺木居士

尺木居士。又號知歸子。名紹升。字允初。大司馬芝庭公之四子也。八齡。顯于戶闈。損一目。早歲。舉于鄉。乾隆己丑。成進士。例選知縣。不就。生性純厚。裏家教。讀儒書。謹繩尺。初慕洛陽賈生之爲人。思有以建白樹功名。後讀先儒書。遂一志于儒言。儒行。尤喜陸王之學。及與薛注二先生游。乃閱大藏經。究出世法。絕欲。素食。久之。歸心淨土。持戒甚嚴。好作有爲功德。鳩同人。施衣施棺。植樹放生。鄉人。多化之。修淨業後。一切屏去。惟讀古德書。開作漢隸。收弄金石文字。嘗謂予曰。朱子亦愛金石碑版。此論語所謂游於藝。非玩物喪志也。治古文。言有物而文有則。熟于本朝掌故。所著名臣事狀。良吏述。儒行述。信而有徵。卓然可傳於後世。論學之文。精心密意。紀律森然。談禪之作。亦擇言爾雅。不涉禪門。語錄。習其解大學格物。訓格爲度量。本之倉頡篇。宋以後儒者。自撰詰訓。豈知此哉。其讀古本大學一首。有稗于經傳。文曰。大學一書。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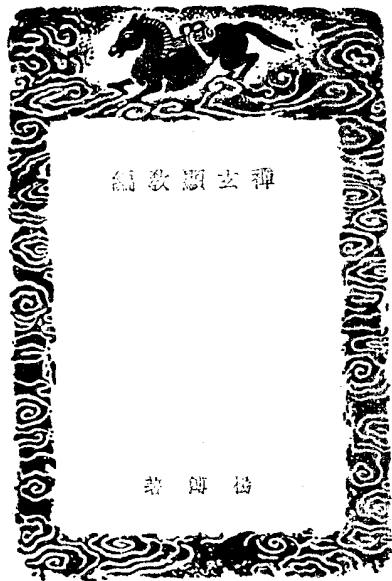


跋

右國朝宋學淵源記二卷。附記一卷。國朝江藩撰。百餘年來。學者以訓詁小學相尚。許鄭之學。尊於周孔。搢材秀民。欲以是別異。矯枉過直。乘矢於宋儒。影響附和。冥行摘埴。捫籥揣燭。皆自以爲漢學。亦一蔽也。蓋漢儒專言訓詁。宋儒專言義理。原不可偏廢。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隨其性情之所近。詣力之所專。殊塗同歸。與道大適。無庸悅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也。鄭堂復撰此書。匪騎驎之見。亦持平之論耳。湯文正魏果敏諸鉅公。以史成當有傳。故未及載。若陸清獻從祀孔庭。史臣亦必有傳。故亦未載。亦見矜慎。至孫百泉。道光間從祀孔庭。則鄭堂書成久矣。南北學者分上下二卷。附記一卷。多援儒入墨之論。殊不可不。必。鄭堂專宗漢學。而是書記宋學淵源。臚列諸人。多非其所心折者。固不無蹈瑕抵隙之意。至羅臺山孝廉傳。痛詆之。幾無完膚。其人苟無可取。亦何必爲之立傳。甚矣鄭堂之偏也。鄭堂學術人品。頗近毛西河檢討。故留學時。於阮文達亦頗有遠言。則其他可知。讀者分別觀之可耳。張石州閣潛邱年譜。稱是書載李天生於甲申之。西間。冒鋒刃。開闢至燕中。兩謁愍帝攢宮。是並先生詩文集未之見也。云云。李天生今傳無此語。或石州所見。爲鄭堂未定之本歟。咸豐甲寅夏五望後。南海伍崇曜謹跋。

跋

四一



禪玄顯教編

南郡楊 溥著

石寶金永壽人號壁峯禪師有異行嘗跌坐大樹下溪水橫溢人意禪師已死七日水退視之燕坐如平時後遊五臺山元順帝召至燕都慰勞甚至本朝洪武二年奉詔至南京住天界寺時召問佛法及鬼神情狀奏對稱旨四年五月示微疾御製詩以賜之有玄關盡悟已成正覺之譽六月卒翰林學士宋濂為撰舍利塔銘塔今在大同大安寺 應州南

禪玄顯教編

南郡楊

溥著

四明大典宗教即往泰之得其與旨時左巷為浙東叢林第一延妙淨王之眾皆敬服洪武初退休巾峯尋以召命至南京未幾辭去遊雲峯見山水幽勝曰此可居矣足不至城市者三十二年法門大振年八十餘端坐而逝所著有方便錄百忍圖

文謙福州人幼穎悟絕人好誦佛書十一出家遊吳楚歷金陵諸山往台之鴻福寺振揚宗教洪武初召至京師言論稱旨居久之忽謂其徒曰吾將去矣援筆書偈云有世可碎是衆生見無世可碎是如來見踏倒須彌虛空無背向遂端坐而化

慧日天台人眉長三寸目精射人嘗從栢子庭講台衡之學元至正間住上下天竺 本朝洪武初召至京師寵養甚厚以其年最高有戒行命為學佛者師一夕夢青蓮花生方池中謂弟子曰此生淨土之祥也頃之書頌而寂

沈琦象山人字楚石元泰定中住海鹽福臻院本朝洪武初以高僧召至京師親承顧問未幾卒宋濂為撰塔銘

來復豐城人號見心幼出家明內典通儒術善為詩文元末時受知於歐陽玄諸公本朝以高僧召至時論與宗泐齊名所著有蒲菴集初召時其師笑隱止之曰上苑已無蘋藻果且留殘命吃酸梨復不聽後竟被誅瀕死而悔因道新語上聞逮訴至將殺之訖曰此固愚臣偶舉非有他也上問何出訖曰出在大藏某錄命檢視果然乃釋之

行保南城人洪武初任持演法寺又任持天寧寺大振宗風叢林歸之後舉天下高僧十一人行

保與焉永樂間無疾端坐而逝 吳印未詳何許人為鍾山王僧有才力洪武間召拜山東布政使時張孟素亦有名望為山東副使印至輕其僧不為禮又嘗以他事騎馬入布政司譴筆僚吏問罪印不能容乃上封事言孟素見陵上怒下孟素于獄而詔印曰我除爾害矣善為之其見寵待如此後官至禮部侍郎

月秋元末以相術名于時國初召至令相諸子月秋密啟上曰陛下諸子惟燕王相貌不凡有二十年天下分也未幾辭去

周顛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于南昌比長舉措誦詭人莫能識常趨官府曰顛有言問何言曰告太平 皇祖征陳友諒下南昌還顛謁于東門上至京師顛復謁上問來何為曰告太平上每出顛必前遮拜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為首詞上厭之命沃以燒酒觀其如何顛飲極多終不醉擬遂除之顛曰公寧能死我乎水火金

挺直亡耳乃命覆以巨釜積薪煨之火熄啟在正坐晏然乃令出既復煨之顛猶故也後益加薪久焚之迨改煙疑正底顛若顛微撼其首即甦然起乃令居蔣山寺轉益狂肆 競髡良不堪月餘僧白上言其異嘗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便命駕幸視之顛迎謁上飯于翠微亭命盛饌召顛侍食既而上令僧且餓之諭之以為清齋僧因閉顛空室水米不入口日遣問如故旬有三日上又自往令諭之吾來為汝開齋令諸將校先饋之眾爭進酒進饌顛一一食之甚多既悉吐云同上命至侍食安舒久之酒太多亦似有醜態乃趨出先行伺上還伏于道右上至顛以手畫地為圈顧謂上曰你打破

道右上至顛以手畫地為圈顧謂上曰你打破

簡桶作筒桶已而王師狗九江上問願此行何如應聲曰好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願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握手曰上尚無他底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所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願願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乃令眾挽舟行不三里風起既而迅颺猛作倏忽達小孤上論眾聞願言輒來自至馬當江豚戲波中願曰水惟見前行損人多上聞之怒令持願投之江久之眾與借來上曰何不先之眾曰願擲不能死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願整容飭友若遠行狀趨近上前曲腰伸頸謂上曰你殺之上曰且未能殺姑縱汝行願遂去莫知所之及上彭蠡戰後宿師江上命訪之廬山其地極寂惟太平宮側一民居草莽中言頃忽有一人瘡而頤來語曰好了我告太平來了你為民者用心耕田因止此舍不食半月乃深入匡廬今不知所在上既定天下即帝位十有餘年忽疾作思願遣行人走江州求之行人入廬山深十餘里了無人跡且漠然無為計有一道人忽至語周在竹林寺與天眼尊者校棋導之去果見願在門與一道流奕行人致朝命願始殊不願良久行人屢請之願令人寺姑遊觀行人入見殿堂庭廡甚弘麗漫循廊行且觀左右對列室中各有王者或冠袍或野服侍從甚都旌幢供設珍具充極主者咸踞坐殿門治事通二十八室獨其一扁鋪中無人焉一巨虺據地微有流血而問願願曰若既見之矣二十八室者經天之宿也通為人世主汝主方御宇故虛室疾故血然而行起矣聖書無遺行人曰固爾

神玄顯教編

然將以何語復皇命苟無驗吾罪且死願乃賦詩一章昇之同上覽此當信也又邀天眼同賦行人持去回願寺無有也遂以二詩進上覽之皆淺近語亦不知何所指意上心知之俄而疾愈上自製願傳命詹希原書碑在廬山頂天池寺中又有祭天眼周願徐道人赤脚僧文及有詠群僊并赤脚僧詩皆不及錄

冷謙字啓敬號龍陽子武陵人也元中統初與劉秉忠從沙門海雲遊博學精于易尤深學百家方術靡不洞習至元間秉忠為相謙乃棄釋從學游雪川交趙孟頫嘗同往四明故宋相史彌遠家觀李思訓畫遂效之深得其趣因以善繪稱後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傳張氏悟真之旨迨至正間年百餘歲矣頰如孩童值朱髯之亂避地金陵日賣藥市中神效駭人國初仕于朝為太常博士逆旅人貧謙數給之一日就館壁畫為公門狀語館人曰吾且與爾同人慎無將帶片物遺落館人如戒謙引手推門門開挽館人入見是大幣屋金寶百貨充牣謙令恣取之同出如是數數為之其後館人入時帶一紙路引身畔忘去之比出驚視忘之矣謙已知曰爾遺物矣爾則不終吾亦從此逝矣遂入壁不復再見初內帑屢失物守藏吏數被誅于其是得引捕館人至吐實乃正其辜而謙迄漏網焉謙嘗于至元六年五月五日作僊奕圖以遺三丰遜老三丰遜老者即所謂張刺闖也迨永樂二年三丰題此圖以歸于太師洪國丘公其圖作奇巖異沼林木室宇種種軒特屋內為僊奕沼中荷花正艷發群僊妹游採其傍張題及謙終事但云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証隱壁僊

近予將訪君子十洲三島恐後人不識奇僊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蓋張且諱之也

三丰居寶鷄縣東三里金臺觀嘗于人家門戶雖鑄鎖封固以針刺之即開故人又號張刺闖云本朝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自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等置棺殮訖臨葬發視之三丰復生後入蜀見蜀王王一日宴僚佐丰出碧根連帶囊獻之又取席上金盞實土其中榼落一齒埋于內少頃生一蓮大如盤盃一葉千色千點一花九千餘葉光射梁楹氣極清香宴畢花戒復取齒還入于口後入武當山或游襄鄧間永樂中命胡忠安淡馳傳徧索于天下不限時月數年竟無所見乃為憶僊宮以待之

張金箔山西人性至巧以金絲簾箔為結作龍鳳之形人因以張金箔呼之遇異人得道術雖對面能使人不相見惟竊取富者金帛以濟貧者國初曹國公家失物甚多然門戶如故似非外盜乃收大小男婦蒼頭鞠問正問日忽一甕滾至隱隱有聲云我張金箔也你這金銀是元朝庫藏物非你本分的我暫收以周窮人干蒼頭之事文忠大怒命擊碎之彼已出在屏後言矣然莫見其形也自是名顯其他異蹟甚多難以悉錄後不知所終

住得湖口縣人號赤脚僧常居廬山洪武癸亥八月請闕求見自言名覺頭不得見守闕下者四年乃辭去既而上不豫復賞藥自進謂天眼尊者及周願僊人所奉一日溫良藥兩片一日溫良石一顆其方用金盆子盛之磨藥注金酸子上即服之疾愈乃御製詩賜之藥初服時覺香蒲香酸底凝丹砂紅彩迥異真僊藥也

徐道人居廬山天池寺不食者九年矣畜一墨羽  
鶴嘗採山中新茗令鶴銜松枝烹之遇道流輒  
相與飲幾稅

天眼尊者與周顛同隱竹林寺 國初嘗物色之  
不至衣草衣冬夏戴一翎笠不出山者已百餘  
年形容甚瘦自號癯叟

劉淵然穎人師事趙原陽于金積山得授諸階符  
籙及金火大丹之訣久之靈應響答洪武癸酉  
召至京賜號高道龍資殊厚洪熙初封真人賜

二品銀章領天下道教卒端坐如生  
妙虛綿竹人自幼出家投禮鼈山和尚發志遊方  
抵江西謁海禪師得其心印叢林爭歸之洪武

初即欲辭世說偈云幻出來何來幻滅去何去  
幻盡覺圓生生死無根蒂端坐瞑目眾皆悲泣  
妙虛開目曰為生勝耶為死勝耶眾曰生勝反  
久曰為汝再任三年後如期而化

周玄初姑蘇人精神溢目不類塵中人事母孝尤  
好澤物初得法于李拱瑞能除邪妖禱雨奇應  
洪武中屢被召命呼致雷雨數著神異時設神

樂觀授正一僊官領觀事別號鶴林有鶴林集  
江南有命者失姓氏上潛時嘗見之拜伏于道上  
即扶起問其故命者曰足下太平天子也上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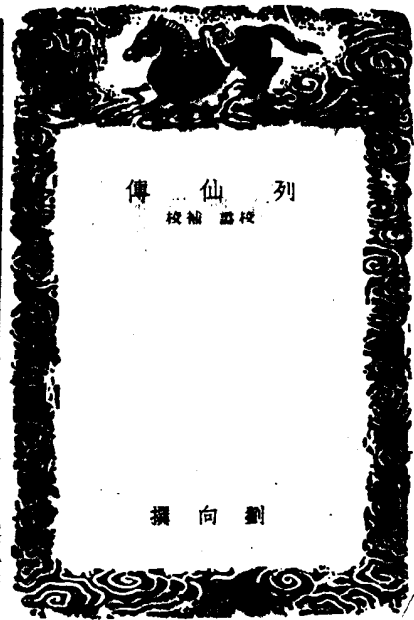
使勿洩于人俟果為天子來召及即位遣使召  
至署以官賜以金俱辭不受上問欲何為命者  
曰願陛下賜一扇足矣上即以所執扇賜之又

題詩于上云江南一老叟胸中藏星斗筆我做  
君王果中僊人口與官官不要賜金銀不受賜

你一把扇橫行天下走命者扣謝而去每出必  
以自隨所至有司以龍亭香案接之待命者如  
客使云

鐵冠道人有道之士也嘗相上宜居九五之尊上  
即位召至問以國祚事但云過唐不及漢復大  
書一順字授帝後辭入山不知所在今傳鐵冠  
道人歌一篇

禪玄顯教編終



列仙傳目錄

卷上

赤松子	甯封子
馬師皇	赤將子與
黃帝	偃佺
客成公	方回
老子	關令尹喜
涓子	呂尚
嘯父	師門
務光	仇生
彭祖	邛疏
介子推	馬丹
平常生	陸通
葛由	江妃二女
范蠡	琴高
寇先	王子喬
幼仙子	安期先生
桂父	瑕丘仲

列仙傳

酒客	任光
蕭史	祝雞翁
朱仲	修羊公
櫻丘君	崔文子
卷下	
赤須子	東方朔
鈎翼夫人	嶺子
騎龍鳴	主柱
圓客	鹿皮公
昌客	谿父
山圖	谷春
陰生	毛女
子英	服闋
文賓	商工子胥
子主	陶安公
赤斧	呼子先
負局先生	朱璣
黃阮正	女几

陵陽子明 刊子  
木羽 玄俗

臣等謹案列仙傳二卷舊本題漢劉向撰紀古來仙人自赤松子至玄俗凡七十一人一人係以讀篇末又為總讚一首其體至仿列女傳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不類西漢文字必非向撰黃伯思東觀餘論謂是書雖非向筆而事詳語約詞旨明潤疑東京人作今考是書隋志著錄則出於梁前又葛洪神仙傳序亦稱此書為向作則晉時已有其本然漢志列劉向所序六十七篇但有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圖頽無列仙傳之名又漢志所錄皆因七畧其總讚引孝經按神契為漢志所不載涓子傳稱其琴心三篇有條理與漢志娟子十三篇不合老子傳傳作道德經上下二篇與漢志但傳老子亦不合均不應自相違異或魏晉間方士為之託名於向耶振孫又云館閣書目作二卷七十二人李石續博物志亦云劉向傳列仙七十二人皆與此本小異惟葛洪神仙傳序稱七十一人此本上卷四十一人下卷三十人內江斐二女應作二人與漢所記適合檢李善文選註及唐初藝文類聚諸書所引文亦相符合為舊本其篇末之讚今概以為向作附志載列仙傳讚三卷到向撰續孫綽讀案讀讚上似脫一字蓋有續傳一卷又孫綽讀故為三卷也今無從校補姑仍舊文又列仙傳讚二卷劉向撰晉郭元祖讚此本二卷較孫綽所讚少一卷又到業慶世說新語載孫綽作商邱子晉讚曰所牧何物殆非其猶儻遇



風雲為我龍據此本商邱子背讀亦無此語然則此本之讚其郭元祖所撰歟以舊刻未列郭名疑以傳疑今亦姑闕焉

列仙傳卷上

漢 光祿大夫 劉 向 撰

赤松子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往往至崑崙山上帝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為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

眇眇赤師 飄飄少女 接手翻飛 冷然雙舉

縱身長風 俄翼玄圃 妙達巽坎 作範司雨

甯封子

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焉

奇矣封子 妙稟自然 鑠質洪爐 暢氣五煙

遺骨灰燼 寄墳甯山 人視其迹 惡識其立

馬師皇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生夙之診治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治乃斂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載有病龍出其波告而求治之一旦龍負皇而去

師皇典馬 廢無殘軀 精感羣龍 術兼殊類

靈虬報德 齟齬銜轡 振躍天漢 梁有遺跡

赤將子與

赤將子與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敵百草花至堯帝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市中賣繖亦謂之繖父云

蒸民粒食 孰享遐祚 子與拔俗 餐葩飲露

託身風雨 遙然矯步 雲中可遊 性命可度

黃帝

黃帝者號曰軒轅能効百神朝而使之弱而能言聖而預知知物之紀自以為雲師有龍形自擇亾日與羣臣辭至於卒還赫橋山山崩柩空無尸唯劍舄在焉仙書云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乃昇天羣臣百僚悉持酒饗從帝而升帝帝弓及龍髯拔而弓墜羣臣不得從仰望帝而悲號故後世以其處為鼎湖名其弓為烏號焉

神聖淵玄 遠哉帝黃 暫蒞萬物 冠名百王

化周六合 敷通無方 假葬橋山 超升昊蒼

偃佗

偃佗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松者簡松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

偃佗偃松 體逸辟方 足躡鸞鳳 走超騰蹶

遺贈堯門 貽此神方 盡性可辭 中智宜將

容成公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立化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更黑齒落更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也

靈臺容城 專氣致柔 得一在昔 含光獨游

道貫黃庭 伯陽仰倚 玄牝之門 庶幾可求

方回

方回者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為閔士煉食雲母亦與民人有病者隱於五柞山中夏啟末為宦士為人所劫閉

之家中從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掩封其戶時人言得同一丸泥塗門戶終不可開

方回願生 隱身五柞 嘔雲英 棲心隙淡 卻閉幽室 重關自廓 印收掩封 終焉不落

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好養精氣此接而不施轉為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為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使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上下二卷

老子無為 而無不為 道一生死 迹入靈奇 塞免內鏡 冥神絕涯 德合元氣 壽同兩儀

關令尹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喜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有真人嘗過物邑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遊流沙化胡服豈勝實莫知其所終尹喜亦自著書九篇號曰關令子

尹喜抱關 舍德為務 把微日華 仰玩玄度 候氣真人 介焉獨恬 俱濟流沙 同歸妙趣

涓子 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朮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天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荷澤得鯉魚腹中有符隱於岩山能致風雨受伯陽九仙法淮南山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涓子餌朮 李茲選紀 九仙既傳 三才乃理

列仙傳 上

赤鯉投符 風雲是使 拊擊幽巖 高樓遐峙 呂尚

呂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內習預見存亡遺紂之亂隱於遼東四十年西適周居於南山釣於磻溪三年不獲魚比鬪皆曰可已矣尚曰非爾所及也已而果得兵於魚腹中中文王夢得聖人開尚遂載而歸至武王伐紂嘗作陰謀百餘篇服深芝地儲具二百年而告人有難而不葬後子伋齊之無尸唯有玉鈴六篇在棺中云

呂尚隱釣 瑞得穎麟 過夢西伯 同乘人臣 沈謀籍世 芝體鍊身 遠伐所稱 美哉天人

嘯父 嘯父者冀州人也少在西周市上補履數十年人不知也後奇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得也唯其母得其作法法臨上三亮上與梁母別列數十火而昇西邑多奉祀之

嘯父駐形 年衰不邁 梁母遇之 歷虛啓會 丹火翼輝 紫煙成蓋 眇企昇雲 抑絕華泰

師門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葩為夏孔甲龍師孔甲不能順其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而禱之還而道死

師門使火 赫炎其勢 乃象虬龍 潛靈隱惠 夏王感之 神存質筭 風雨既降 肅爾高逝

務光 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非根股湯將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乃忍詭吾不知其他湯既克桀以天

下讓於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逆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業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況於尊我我不忍久見也遂負石自沈於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為相不從武丁以與迎而從道不以禮遂投浮梁山後遊尚父山

務光自仁 服食養真 冥遊方外 獨步常均 武丁雖高 讓位不臣 負石自沈 虛無其身 仇生

仇生 仇生者不知何所人也當殷湯時為木正三十餘年而更世皆知其奇人也咸共師奉之常食松脂在尸鷄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幸其室而祀之

異論仇生 靡究其尚 治身事君 老而更壯 灼灼容顏 怡怡德盛 武王祠之 北山之上

彭祖 彭祖者殷大夫也姓篋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祠訖地即有虎迹云後昇仙而去

退故碩仙 時惟彭祖 道與化新 綿綿歷古 隱倫玄室 靈著風雨 二虎曠時 莫我猜侮

邱疏 邱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髓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臥石牀枕焉

八珍促壽 五石延生 邱疏得之 鍊髓餌精 人以百年 行邁身輕 寢息中嶽 遊步仙庭

列仙傳 上

介子推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悅趙成子與遊且有黃雀在門上晉公子重耳異之與田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介山伯子常晨來呼推曰可去矣推辭母入山中從伯子常遊後文公遺數千人以玉帛禮之不出後三十年見東海邊為王俗賣扇後數十年莫知所在

王光沈默 享年遐久 出翼霸君 處契立友

推祿讓勤 何求何取 遷隱介山 浪迹海右

馬丹

馬丹者晉耿之入也當文侯時為大夫至獻公時復為蘇府正獻公滅耿殺恭太子丹乃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侯諸大夫靈公欲仕之適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迴風中而去北方人尊而祠之

馬丹官晉 與時汗隆 事文去獻 顯沒不窮

密網將設 從禮迅風 杳然獨上 絕跡玄宮

平常生

穀城鄉平常生者不知何所人也數死復生時人以為不然後大火山所害非一而平輒在闕閉山頭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復水雨五日必止止在上山求祠之但見平衣帳革帶後數十年復為華陰門卒

穀城妙匹 譎達奇逸 出生入死 不恒其實

玄化忘形 貴賤奚恤 暫降塵汗 終騰雲室

陸通

陸通者云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粟盧木實及蕪菁子遊諸名山在蜀峨嵋山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去接輿樂道 養性潛輝 見闕尼父 論以風爽

納氣以和 存心以微 高步靈嶽 長嘯峨嶺

葛由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竅山下立祠數十處云

木可為羊 羊亦可靈 靈在葛由 一豉無經

爰陽崇綏 舒翼揚聲 知術者仙 得桃者榮

江妃二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濱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問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羅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適其傍採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為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宮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適其傍採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

靈妃盤逸 時見江濱 麗服微步 流盼生姿

交甫遇之 憑情言私 鳴珮虛擲 絕影焉追

范蠡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飲水為越大夫佐句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為陶朱君財累億萬號陶朱公後棄之蘭陵賣藥後人世世見之

范蠡銜桂 心虛志遠 受業師望 載潛載慨

龍見越鄉 功遂身返 屣脫千金 輿道舒卷

琴高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涿州涿州一作郡之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齊待於水傍設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雷一月餘復入水去

琴高晏安 司樂宋宮 離世孤逸 浮沈涿中

出躍煩鱗 入藻清沖 是任水解 其樂無窮

寇先

寇先者宋人也以釣魚為業居睢水傍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著冠帶好種荔枝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數十年踞宋城門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奉祀焉

寇先惜道 術不虛傳 景公戮之 尸解神還

歷載五十 撫琴來旋 夷侯宋門 暢意五絃

王子喬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嶺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亦立祠於緱氏山下及嵩高首焉

妙哉王子 神遊氣爽 笙歌伊洛 擬音鳳響

浮丘感應 接手俱上 揮策青崖 假翰獨往

幼伯子

幼伯子者周蘇氏客也冬常著單衣盛夏著綉綉形貌歲異後數十年更壯時人莫知世世來誠祜蘇氏子孫得其扁刀也

周客最容 泥迹泥盤 夏服重續 冬振輕航  
作不肯本 義不獨安 乃眷蘇氏 肅其艱難

安期先生

安期先生者琅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  
千歲翁泰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  
千萬出於阜鄉亭置去爾書以赤玉鳥一雙為報曰  
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  
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  
邊十數處云

寥家安期 虛質高情 乘光適性 保氣延生  
聊悟泰始 遺寶阜亭 將遊蓬萊 絕影清冷

桂父

桂父者隸林人也色黑而時白時黃時亦南海人見而  
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九十九斤桂累世見  
之今荆州之南尚有桂九焉

偉哉桂父 挺直遐徵 靈葵內潤 丹桂外綴  
怡怡采頤 代代同輝 道播東南 異世莫違

取止仲

取止仲者甯人也賣藥於甯百餘年人為壽矣地動  
舍壞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民人取仲尸  
棄水中收其藥賣之仲披裘而從謂之取藥棄仲者懼  
叩頭求哀仲曰恨汝使人知我耳吾去矣後為夫餘胡  
王驛使復來至甯北方謂之謫仙人焉

取止通玄 謫脫其籍 人死亦死 泛焉言情  
邁步觀化 豈勞胡駢 苟不視本 誰知其謫

酒客

酒客者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而售日得萬錢有

列仙傳

遇而逐之主人酒常醉敗窮貧梁市中買人多以女妻  
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為梁丞使民益種芋菜  
日三年當大飢卒如其言梁民不死五年解印綬去莫  
知其終焉

酒客蕭綽 寄沽梁肆 何以標異 醕醢殊味  
屈身佐時 民用不賤 解紱農征 莫知所萃

任光

任光者上蔡人也善餌丹賣於都市里間積八九十年  
乃知是故時任光也皆說如數十歲面頰後長老識之  
趨簡子聘與俱歸常在柏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在晉人  
常服其丹也

上蔡任光 能鍊神丹 年涉期頤 華爾朱顏  
頃適趙子 縱任所安 升軌柏梯 高飛雲端

蕭史

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  
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  
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婦止  
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為作鳳女  
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

蕭史妙吹 鳳雀舞庭 贏氏好合 乃習鳳聲  
蓬攀鳳翼 參翫高冥 女祠奇想 遺音散清

祝雞翁

祝雞翁者洛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有千  
餘頭皆立名字暮棲樹上盡放散之欲引呼名即夜呼  
而至或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  
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傍云

人禽雖殊 道固相關 祝翁傍逸 牧雞寄羅

育麟道洽 棲雞樹端 物之致化 施而不刊

朱仲

朱仲者會稽人也常於會稽市上販珠鬻高后時下書  
募三寸珠仲讀書笑曰直值汝矣齋三寸珠詣闕上  
書珠好過度即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白金從  
仲求珠仲獻四寸珠送置於闕即去下書會稽徵聘不  
知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輒去不知所之  
云

朱仲無欲 聊奇賈商 俯窺驪龍 捫此夜光  
發迹會稽 曜奇咸陽 施而不德 歷世彌彰

脩羊公

脩羊公者魏人也在華陰山上石室中有懸石榻臥其  
上石盡穿陷畧不食時取黃精食之後以道干景帝帝  
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脩羊公能何  
日發語未訖牀上化為白羊題其脇曰脩羊公謝天子  
後置石羊於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

卓矣脩羊 翰奇含靈 枕石大華 餐茹黃精  
漢庭雖隆 道非所經 應變多質 忽爾隱形

稷正聖

稷正君者太山下道士也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髮白  
再黑齒落更生後罷去上東巡太山稷正君乃冠章甫  
衣黃衣擁琴來迎拜武帝指帝陛下勿上也上必傷足  
指及數里右足指過折上諱之故但祠而還為稷正君  
立祠焉為稷承奉之云

稷正洞微 修道靈山 鍊形濯質 變白還年  
漢武行幸 攜琴來延 戒以升陟 逆視未然

崔文子

崔文子者太山人也女子世好黃老事若潛山下後作黃散赤丸成石父祠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長吏之文所請救文擁朱旛繫黃散以徇人門飲散者即愈所活者萬計後去在蜀賣黃散故世實崔文赤丸黃散實近於神焉

按此篇無費未詳  
原闕抑毛刻缺去

列仙傳卷上

列仙傳卷下

赤須子

赤須子豐人也豐中傳世見之云秦穆公時主魚吏也數道豐界災害水旱十不失一臣下歸向迎而師之從受業間所長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鬢再出服霞絕縷遂去吳山下十餘年莫知所之

赤須去豐

爰憩吳山 三樂並御 朽貌再鮮  
空往師之 而無使延 願問小智 豈誠巨年

東方朔

東方朔者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世說便宜拜為郎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虧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郎以避亂世置橫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習者疑其歲星精也

東方奇遠

混同時俗 一龍一蛇 豈豫榮辱  
高韻冲霄 不觸不東 沈述五湖 騰影賜谷

鉤翼夫人

鉤翼夫人者齊人也姓趙少時好清淨病臥六年右手拳屈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披其手得一玉鉤而手尋展遂幸而生昭帝後武帝害之殞尸不冷而香一月間後昭帝即位更葬之棺內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鉤翼後避諱改為弋廟闕有神祠闕在焉

婉婉弱媛

廟符投鉤 誕育嘉嗣 皇祥惟休  
武之不達 背德致仇 委身受戮 尸滅芳流

楨子

楨子者鄰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之且數

百十年時壯時老時好時醜時人乃知其仙人也常過臨

酒陽都家陽都女者市中酷酒家女眉生而蓬耳細而長鼻以為異皆言此天人也會楨子率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偕相奉侍都女隨楨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兜甘美邑中隨伺逐之出門共牽犢耳而走人不能追也且還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潘山下冬賣桃李云

楨子山棲

採松餌苓 妙氣充內 變白易形  
陽氏奇表 數合理冥 乃控靈楨 若電征倏

騎龍鳴

騎龍鳴者渾亭人也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龍長大稍稍而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旦騎龍來渾亭下語云馮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信者皆去不信者以為妖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

騎鳴養龍

結廬虛池 專至俟化 乘雲騰翮  
紆轡故鄉 告以速移 洞鏡災祥 情眷不離

主柱

主柱者不知何所人也與道士共上岩山言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岩山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為邑令章君明餌砂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五年能飛行遂與柱俱去云

主柱同窺

道士精微 玄感通山 丹砂出穴  
焚榮流丹 飄飄飛雪 宕長悟之 終然同悅

園客

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性良邑人多以女妻之客終不取帶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質一旦有五色

蟻止其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歲時有  
好女夜至自稱容妻道盤狀容與俱收繅得百二十頭  
繭皆如麥大繅一繭六十日始繅訖則俱去莫知所在  
故濟陰人世祠桑蠶設祠室焉或云陳爾濟陽氏

美哉固容 銀映朝華 仰吸玄精 俯拈五葩  
覆覆芳井 采采文蛾 淑女宵降 配德升遐

鹿皮公

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為府小吏木工擊手能成器械  
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  
三十人作輪懸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四開成上  
其巖作祠舍甬止其旁經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  
泉且七十年涑水來山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  
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辭道宗家令下  
山著鹿皮衣遂去後上開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皮公與思 妙巧纏綿 飛閣懸極 上祀神泉  
蕭蕭清廟 愔愔二阿 可以問處 可以永年

昌容

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庚王子食蓬萊根往來上下  
見之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菜草賣於  
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華祠者萬計

殷子忘菜 昏無遺戀 怡我柔順 改華標荷  
心與化遷 日與氣鍊 坐臥奇貨 惠及孤賤

翁父

翁父者南郡人也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貝瓜  
飲之鍊瓜子與桂附子並實共蒸而對分食之二十餘  
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後百餘年居縹山頂呼翁下父老  
與道平生時事云

列仙傳

翁父何欲 欲在幽谷 下臨清澗 上翳委葺  
仙客舍之 導以秘籙 形絕埃壘 心在舊俗

山圖

山圖者隴西人也少好乘馬馬蹏之折脚山中道人教  
令服地黃常歸羌活獨活苦參散服之一歲而不嗜食  
病愈身輕追道人問之自言五嶽使之名山採藥能隨  
吾使汝不死山圖追隨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  
於家問期年復去莫知所之

山圖抱患 因毀致全 受氣使身 藥輕命延  
寫哀墳相 天愛靈龜 數周高舉 永絕俗緣

谷春

谷春者樑陽人也成帝時為郎病死而尸不冷家發喪  
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  
驚家人迎之不竹隨歸發棺有衣無尸甬門上三窟去  
之長安止橫門上人知追迎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於  
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

谷春既死 停尸猶溫 棺闔五稔 端委於門  
顧視空棺 形逝衣存 甬軌大白 納氣立根

陰生

陰生者長安中清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市人厭  
苦以糞澆之旋復在里中衣不見汚如故長吏知之械  
收繫者桎梏而繫在市中乞又械欲殺之乃去灑者之  
家室自壞殺十餘人故長安中謠曰見乞兒與美酒以  
免破屋之咎

陰生乞兒 人厭其數 識真者稀 累見四野  
淮陰忌香 況我仙屬 惡聲殃及 自災其屋

毛女

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  
自言秦始皇宮人也秦壞流亡入山避難遇道士谷春  
救食松葉遂不飢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止巖中  
有鼓琴聲云

婉孌玉姜 與時逍遙 真人授方 養松秀實  
因敗獲成 延命深吉 得意嚴岫 寄歡琴瑟

子英

子英者得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好持歸  
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用有翅翼于  
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汝上背與汝俱昇天即  
大雨子英上其魚背騰昇而去歲歲來歸故舍食飲見  
妻子魚復來迎之如此七十年故吳中門戶皆作神魚  
遂立子英祠云

子英樂水 游捕為職 靈鱗來赴 有焯厥色  
養之長之 廷角傳翼 遂駕雲螭 超步太極

服閣

服閣者不知何所人也常止宮往來海邊諸祠中有三  
仙人於祠中博賭瓜瓠間令擲黃白瓜數十頭故令眼  
目及覺乃在方丈山在蓬萊山南後往來首取方丈山  
上珍寶珠玉賣之久矣一旦髮頭著緒衣貌更老人問  
之言坐取廟中物云後數年貌更壯好鬚髮如往日時  
矣

服閣遊祠 三仙是使 假寐須臾 忽超十里  
納寶殿形 未足多恥 攀龍附鳳 逍遙終始

文寶

文寶者太江鄉人也政事屢為業數取煙數十年輒棄  
之後時故嫗壽老年九十餘續見寶年更壯他時嫗拜

資滌泣資謝曰不宜至正月朔儻能會鄉亭西社中邪  
老嫗夜從兒孫行十餘里坐社中往之須臾實到大驚  
汝好道邪知汝爾前不去汝也教令服菊花地膚桑上  
奇生松子取以益氣極亦更壯復百餘年見云

文賓養生 納氣玄虛 松菊代御 鍊質鮮膚  
故妻好道 拜泣踟躕 引過告術 延齡百餘

高工子胥

商工子西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婦而  
不老邑人多奇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苧菖蒲根飲  
水不飢不老如此傳世見之三百餘年貴戚富室聞之  
取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情慢矣謂將復有匿術也

商工商棲 韞積妙術 馮飲寒泉 仰茹蒲朮

吹竽牧豕 卓學奇出 道足無求 樂茲永日

子主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謂江都王自言甯  
先生顧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為狂人也問先生  
所在云在龍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眉山巖見甯先生

毛身廣耳被髮鼓琴主見之叩頭吏致王命先生曰此  
主吾比舍九世孫且念汝家當有暴死女子三人勿預  
吾事語竟大風發吏走下山比歸宮中相殺三人王遣

三牲立祠焉

子主挺年 理有所資 甯主祠秀 拊琴龍眉

以道相符 當與訟徵 匡事竭力 問昭我師

陶安公

陶安公者六安籍治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敢上行紫色  
衝大安公伏治下東哀須臾東止治上曰安公安公  
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亦龍到大雨而

安公身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眾共送祝之皆與辭  
決云

安公縱火 紫炎洞照 翩翩朱雀 銜信告時

奕奕朱虬 蜿蜒赴期 傾城仰觀 回首顧舞

赤斧

赤斧者巴戎人也為碧雞祠主簿能作水瀆鍊丹與硝  
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  
山取尚餘糧餌賣之於若梧湘江間累世傳見之手掌  
中有赤斧焉

赤斧顯真 發秀戎巴 寓迹神祠 頌鍊丹砂

髮雖朱髮 顏睡丹施 采藥靈山 觀化南遐

呼子先

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  
老嫗白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  
來至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乃龍也上  
華陰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云

三靈潛感 應者符契 方樽茅狗 婉爾龍逝

參登大華 自稱應世 事君不端 會之有患

負局先生

負局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  
局徇市中街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人得無有疾  
苦者輒出藥丸藥以與之得者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  
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矣人乃知  
其真人也後住吳山絕崖巖懸乘下與人附欲去時語  
下人曰吾還蓬萊山為汝首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  
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

負局神端 披褐含秀 銜兼和鶴 心託宇宙

引彼萊泉 灌此絕岫 欲返蓬山 以齊天壽

朱璜

朱璜者廣陵人也少病毒瘕就雖山上道士阮正工憐  
之言即除腹中三尸有真人之業可度救也璜曰病愈  
當為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還正與璜七物藥日服九  
九百日病下如肝脾者數斗養之數十日肥健心意日  
更開期與老君黃庭經令日讀三過通之能思共意正  
遂與璜俱入浮陽山玉女祠且八十年復見故處白髮  
盡黑更鬚長三尺餘過家食止數年復去如此至武帝  
末故在焉

朱璜寢瘕 福祥相迎 真人投藥 三尸但靈

心虛神空 騰贊幽冥 毛顏髮黑 超然長生

黃阮正

黃阮正者睢山上道士也衣裘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  
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上種葱薤百餘年人不知也時下  
賣藥朱璜發明之乃知其神人也地動山崩道絕預戒  
下人世共奉祠之

慈請嚴嶺 質棲若人 被裘散髮 輕步絕倫

舍道養生 妙觀通神 發驗朱璜 告徧下民

女兒

女兒者陳市上沽酒婦人也作酒常美遇仙人過其家  
飲酒以素書五卷為質凡閱視其書乃養性交接之術  
凡私寫其文要更設房室納諸年少飲美酒與止宿行  
文書之法如此三十年顏色更如二十時仙人數歲復  
來過笑謂凡曰盜道無私有翅不飛遂棄家追仙人去  
莫知所之云

玄素有要 近取諸身 彭聃得之 五卷以陳

女几蘿妙 仙客來臻 傾書開引 雙飛絕塵

陵陽子明

陵陽子明者鉅鄉人也好釣魚於施鑿釣得白龍子明  
懼解鉤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  
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  
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大呼下人令上  
山半皆言谿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後二十餘  
年子安宛人取華石山下有黃鶴來棲其家邊樹上鳴  
呼子安云

陵陽垂釣 白龍銜鉤 終獲瑞魚 靈迹是修

五石溉水 騰山乘虬 子安果汲 鳴鶴何求

邗子

邗子者自言蜀人也好放犬子時有大走入山穴邗子  
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山頭上有臺殿宮府背  
松樹森然仙吏侍衛甚嚴見故婦主洗魚與子符邗一  
函併藥便使還與成都令喬君喬君發函有魚子池中  
養之一年皆為龍形復送符還山上犬邑更亦有長翰  
常隨邗子往來百餘年遂置止山上時下來護其宗族  
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數千里共奉  
祠焉

邗子尋犬 岩人仙穴 館開帳帳 青松列列

受符傳藥 往來交結 遂棲靈岑 音響昭徹

木羽

木羽者鉅鹿南和平鄉人也母貧賤主助產嘗探產婦  
兒生便開目視母大笑其母大怖夜夢見大冠赤幘者  
守兒言此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陰  
信識之母後生兒字之為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

列仙傳

卷下

車馬來迎去遂過母家呼木羽木羽為御來遂俱去後  
二十餘年鶴雀旦銜二尺魚著母戶上母匿不道而竄  
其魚三十年乃沒去母至百年乃終

司命挺靈 產母震驚 乃要報子 契定未成

道足三五 輕騎宵迎 終然報德 久乃遐齡

立俗

立俗者自言河間人也餌巴豆賣藥都市七九一錢治  
百病河間王病瘵買藥服之下蛇十餘頭問藥意俗云  
王瘵乃六世餘殃下墜即非王所招也王常放乳鹿麟  
母也仁心感天故當遭俗耳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見  
俗俗形無影王乃呼俗日中看實無影王欲以女配之  
俗夜亡去後人見於常山下

質虛影滅 時惟立俗 布德神丸 乃寄鹿贖

道發河間 親龍方滌 騰龍不制 超然絕足

讀曰易稱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然後有人民有人民  
然後有生生死死之義著明矣蓋萬物施張渾爾而就  
亦無所不備焉神矣妙矣精矣微矣其事不可得一一  
論也聖人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日月運行四  
時分治五星受制於太微監無道之國吉凶預見以戒  
主者動靜言語應效相通有自來矣夫然雖不言其變  
化云為不可謂之無也周書序彛蠲問涓子曰有死凶  
而復云有神仙者非兩成邪涓子曰言固可兩有耳孝  
經援神契言不過天地造靈洞虛縮立五嶽設三台陽  
精主外陰精主內精氣上下經緯人物道治非一若夫  
草木皆春生秋枯必矣有木有松柏樞樞之倫百八十  
餘種草有芝英萍實靈沼黃精白符竹嬰成火長生不  
死者萬數盛冬之時凝霜履雪蔚而不影見斯其類也

何怪於有仙邪余嘗得秦大夫阮倉撰仙圖自六代迄  
今有七百餘人始皇好遊仙之事庶幾有獲故方士務  
集前祀彌布殆必因述託虛寄空為實不可信用也若  
周公黃錄記太白為王公然歲星變為宵壽公等所  
見非一家聖人所以不開其事者以其無常然雖有時  
著盜道不可棄距而閉之尙貞正也而論語云怪力亂  
神其微旨可知矣

列仙傳卷下

波古閣原刻本 長洲宋翔鳳湖齋樓藏書

元和 徐立方

金匱 江文煒 全校

仁和 胡珽

宜興曹鳳奎刷印



列仙傳校勘  
是書古今逸史祕書廿一種皆有刊本而傳後無贊非  
完本也此為汲古閣所刊余因世不多有故並採入焉  
咸豐三年五月仁和胡珽藏  
目錄二頁十行 昌容誤應 十八行 女几逸史祕書並  
三頁一行 刑子誤應

上卷一頁五行 帝止誤當以逸  
二頁十六行 日逸史祕  
三頁十四行 容城應  
四頁十四行 尹下應

五頁一行 關令誤原 十五行 會逸史祕 十六行 具  
並作日

七頁一行 逸史祕  
十一頁一行 不見下逸史祕書有詩曰清有遊八  
行 校書逸史祕書並作復 十四行 齊字誤  
乘○見之下有云字

十二頁十行 柏反當從逸史  
十三頁六行 雙逸史祕  
十四頁十二行 史祕書不誤 十七行 八九十逸史  
九

十五頁六行 吹簫竽從作 二十行 己字誤  
下卷一頁五行 筆於有為 十二行 新語逸史祕  
五頁一行 實於逸史祕 十五行 道人逸史祕  
七頁九行 生用誤逸史 十五行 傳應

八頁十一行 往之誤原 十七行 子西應作子齊  
十頁十八行 登字誤

十一頁六行 後作逸史祕 十八行 更發誤原  
十三頁十三行 作有大 十六行 齊有也字○地

中上有  
十四頁十行 為御來逸史祕書並  
十五頁十一行 走逸史祕  
書並作王

列仙傳補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鑿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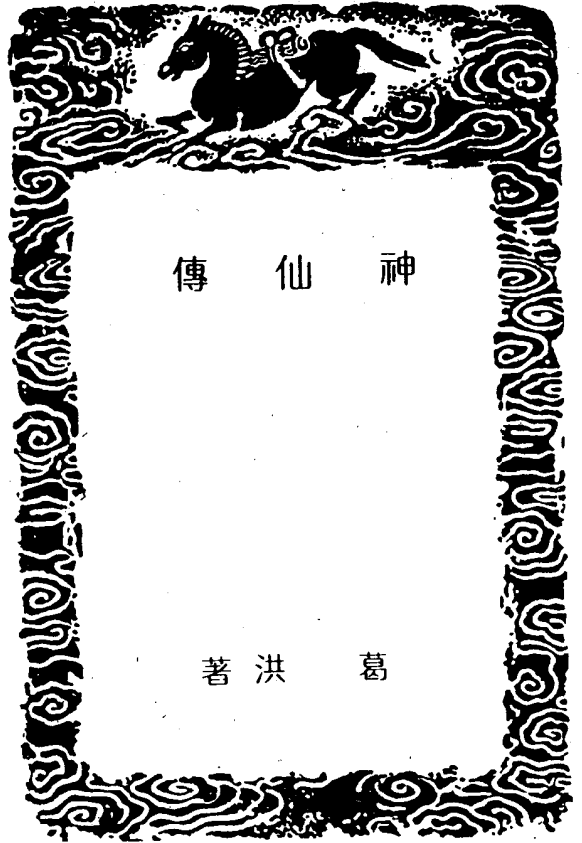
上卷二頁十六行 云原本作曰今依別本改作云  
四頁一行 更以方回案此句  
五頁七行 淮南山安  
六頁五行 臨上三亮上  
八頁四行 倫疑

九頁三行 暮府正春秋 四行 侯疑七行 制疑  
十一頁一行 不見下應加 八行 見之十四行 期日  
期期日三字期字為上句期日二字自十七行 疑  
為句破詳兵部國經校記卷中橋梁門 十七行 疑  
作誤入誤與

十三頁六行 雙字應加○見校語又案雙當作  
十五頁十五行 齊字誤  
十六頁十五行 日疑當作制讀  
十七頁一行 聖字誤六行 疑涉上句而誤

下卷一頁六行 疑下有數字文選吳都賦劉注  
二頁十八行 若電在候句疑  
五頁八行 絕山疑當  
六頁四行 案傳云三年與贊云  
五語不合必有一誤

八頁五行 疑字誤原作概 十一行 驚下當十三行  
見上似當  
九頁七行 疑與原同異也  
十頁十一行 疑疑當作耀  
十二頁十六行 疑疑當作耀  
十三頁十行 疑疑當作耀 十五行 原與刑子符十六  
行○說見校語  
十五頁十六行 有本誤原



神仙傳

葛洪著

序

晉葛洪神仙傳，裴松之注三國，已見採錄。松之晉宋間人，其奉詔作注，在宋文帝時。即稱：「臣松之以爲葛洪所記，近爲惑衆。其書文頗行世，故撮取數事，載之篇末也。」蓋當時流行甚廣。隋書經籍志稱「葛洪列仙傳」，其名獨異，新舊唐書並作「神仙傳」。隋志蓋承上列仙傳讚而誤，非葛洪有兩書也。宋史藝文志、及文獻通考、四庫全書等，均有著錄。唐李善注文選，嘗兩引「盧敖若士」之文。宋李昉等撰太平廣記，輯錄頗多。曾慥撰類說，擇要節略。陶宗儀撰說郛，則存八十四人名氏里籍。昌彼得先生說郛考曰：

序

重編說郛卷五八所載、及夷門廣牘本、五朝小說本，即自說郛出，亦一卷。道藏本、汲古閣本全十卷，載八十四人，係出原帙。四庫據以著錄。漢魏叢書本十卷，載九十二人，蓋從太平廣記所引鈔合而成。然廣記標題間有舛誤，亦有與他書複見，即不引神仙傳者，故頗有譌漏。龍威秘書、藝苑掇華、秘書四十八種、叢書集成諸本，皆翻自漢魏叢書，均非原帙。

案昌氏所稱「道藏本」，不見於明刻正統道藏，當是別本。昔丁福保輯「道藏菁華錄一百種」，並列神仙傳十卷，其提要謂：

此書有數刻本，漢魏叢書本及龍威秘書本，俱無盧敖若士

及華子期兩傳。汲古閣本雖較為最好，然亦訛誤甚多。近並有坊刻俗本，甚至將毫無考據者，恣意濫入，頗失其真。唯此刻得舊鈔本校正，為最古最完善之本。

余嘗檢覈其書，十卷之分，目錄內容，全同漢魏。惟於卷一增盧敖若士及華子期兩傳為九十四人耳。（盧敖若士應作若士一人）並非最古最善之本。道藏及汲古閣本，未經寓目。惟據昌氏所考，亦載八十四人而觀，當與說郭同源。考唐梁肅神仙傳論云：予嘗覽葛洪所記神仙傳，凡一百九十人，予所尚者，惟柱史廣成二人而已，餘皆生死之徒。

序

是唐世見本有一百九十人，與今傳本皆不合。而說郭八十四人中，僅有廣成無老子。蓋亦輯錄而非原帙可知。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曰：

疑葛洪之原書已亡，今本皆出於後人所撥拾。特毛本輯者，用心較為周密耳。

誠篤論也。

余讀道藏洞真部記傳類，趙道一所輯「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之「樂巴傳」，內引「神仙傳曰」云云，其所敘名氏里貫之文，既同說郭，而整篇與太平廣記所錄者，又相符合。因知葛洪之傳，存於趙書者必不少。以樂巴傳驗之，趙錄者似脫一簡，而若干字句，則勝於廣記。知兩者所據，雖出同源，而非同本。茲並

錄之，以見其異同。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文

太平廣記文

樂巴蜀成都人也少好道

樂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

不修俗事時太守詣巴請

而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

屈為功曹待以師友之禮

躬詣巴請屈為功曹待以

巴到太守曰聞功曹有道

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

可試見一奇乎巴唯唯乃

功曹有道寧可試見一奇

平坐即入壁中去冉冉如

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壁

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

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

壁外人見化成一虎虎乃

失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

巴矣後舉孝廉除郎中遷

成一虎人竝驚虎徑還功

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

曹舍人往視虎虎乃巴成

於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

也後舉孝廉除郎中遷豫

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

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於

湖之中分風舉帆船行相

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

逢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

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

所在巴曰廟神詐為天官

之中分風舉帆船行各相逢

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

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

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

在巴曰廟鬼詐為天官損

不時討悉其後遊行天下

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

序

三

所在血食枉害。良民實以  
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林  
社稷求鬼蹤迹此鬼於是  
走至齊郡化為書生善談  
五經太守即以女妻之巴  
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  
往捕其鬼巴到詔太守曰  
聞君有賢婿願見之鬼已  
知巴來託病不出巴謂太  
守曰令婿非人也是老鬼  
塚非人也是老鬼詐為廟

序

四

詐為廟神今走至此故來  
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  
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奏  
案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  
忽有人將符去亦不見人  
形一座皆驚符至書生向  
婦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  
生自携符來至庭下見巴  
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  
復爾形應聲即變為狸扣  
頭

頭乞活巴勅殺之皆見空  
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  
已生一兒復化為狸亦殺  
之巴去還豫章豫章郡多  
鬼又多獨足鬼為百姓害  
巴到後更無此患妖邪一  
時消滅後徵為尚書郎正  
且大會巴後到有酒容賜  
百官酒又不飲向西南三  
嘆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  
巴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  
護病生為臣立廟今且且  
有耆老皆來臣廟中享臣  
不能早委之是以有酒容  
臣適見成都市上火臣故  
嘆酒為雨以救之非敢不  
敬當請詔問虛抵罪乃發  
驛書問成都成都奏言正  
且食後失火須臾有大雨  
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雨

序

五

乞活巴勅殺之皆見空中  
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  
生一兒復化為狸亦殺之  
巴去還豫章郡多鬼又多  
獨足鬼為百姓病巴到後  
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  
後徵為尚書郎正且大會  
巴後到有酒容賜百官酒  
又不飲而西南向嘆之有  
司奏巴不敬詔問巴巴曰  
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  
生為臣立廟今且有耆老  
皆來臣廟中享臣不能早  
飲之是以有酒容臣適見  
成都市上火臣故歎酒為  
爾救之非敢不敬當請詔  
問虛詔抵罪乃發驛書問  
成都巴奏言正且食後失  
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  
北來火乃止雨着人皆作

著人皆作酒氣後一旦忽 酒氣後一旦忽大風雨天

大風雨天地晦冥對坐不 天晦冥對坐不相見因失

相見因失巴所在尋問巴 巴所在尋問巴還成都與

還成都與親故別稱不更 親故別稱不更還老幼皆

還老幼皆於廟中送之云 於廟中送之云去時亦風

送時因風雨晦冥莫知去 雨晦冥莫知去處也

處也

兩者文字，小有異同。意或傳寫譌訛，或因錄者刪潤。裴松之所謂「其書文頗行世」，則傳本必多。兩者所據，雖出同源，當非同本也。

序

六

李善注文選兩引盧敖若士之文，其一注江淹別賦：

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

見若士，曰：一舉而千里，吾猶未之能，今子始至於此，

乃語窮，豈不陋哉。馬明先生隨神女還位，見安期生，語

神女曰：昔吳女郎遊於安息西海之際，憶此未久，已二千

年矣。

其二注鮑照升天行：

神仙傳則曰：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萬里，吾猶未之

能。馬明先生別傳曰：先生隨神士還代，見安期，先生語

神女曰：昔與女郎遊于安息，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

李善一手所引，已不同若此，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若士傳，知善

注乃贗括原文，摘要刪潤，而非全錄。至馬明先生一段，又別為

一事，與若士不相涉也。據此以觀裴松之三國注所引神仙傳三條

蓋亦刪潤節錄，而非全文也。其一，蜀書先主傳注引李意其傳：

仙人李意其，蜀人也。傳世見之，云是漢文帝時人。先主

欲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禮敬之，問以吉凶，

意其不答，而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一以

手裂壞之。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徑去。先主大不

喜，而自出軍征吳，大敗還，忿恥發病死。衆人乃知其

意，其畫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

序

七

案此文見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七（今輯入卷十），與此詳略稍有

不同。其二，吳書七燮傳注引董奉傳：

葛洪神仙傳曰：燮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

以水含之，捧其頭搖稍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

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侯官

人也。

案此條見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十六（今亦輯入卷十），誤作杜

燮，裴注係節錄其中一小節，且將名氏里貫，倒裝於句末。

其三，吳書吳範劉惔趙達傳注引介象傳：

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

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爲介君。爲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遺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鱸魚，何者最美，象曰：鱸魚爲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埒，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埒中，須臾果得鱸魚。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爲陛下取以作生鱸，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齋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

序

八

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厨下切鱸適了。

案此條見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五（今亦輯入卷十），爲全傳中之一節，文字亦略有異同。凡此所見，胥可證裴松之引神仙傳，亦皆節錄刪潤，所據者與趙道一之書，當亦同源而異本也。

趙書所輯既有神仙傳之文，乃據說郭所載八十四人之名氏里

神仙傳

貫，一一核對，得六十六人。其姓名雖同，所敘里貫句式與說郭不同者捨之。所缺者，別以太平廣記及漢魏本神仙傳及說郭補足之。而丁福保所稱，有盧敖若士二傳，爲神仙傳之眞本者，其文與今輯之若士傳全同，最足稱奇。故自信此輯雖不能盡還葛洪舊文，或爲最接近葛氏原書之輯本也。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春秀水嚴一萍

序

九

神僊傳序

予著內篇論神僊之事凡二十卷弟子膝升問曰先生云僊化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僊者豈有其人乎予答曰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餘人然神僊幽隱與世異流世之所聞者猶千不得一者也故齊子入火而陵煙馬皇見迎於護龍方回變化於婁母赤將茹菹以隨風涓子餌朮以著經嘯父別火於無窮務光游淵以哺蕪仇生却老以食松叩疏養石以練形琴高乘鯉於碭中桂父改色以龜腦女丸七十以增容陵陽吞五脂以登高商邱咀菖蒲以無終雨師鍊五色以屬天子先轡兩虬於元塗周晉跨素鶴於候氏軒轅控飛龍於鼎湖葛由策木羊於綏山陸通匪遐紀於秦盧蕭史乘鳳而輕舉東方飄轅於京師懷子鬻桃以淪神主柱飛行以餌砂阮邱長存於睢嶺英氏乘魚以登遐脩羊陷石於西岳馬丹迴風以上徂鹿翁涉險而流泉園客蟬蛻於五華予今復抄集古之僊者見於僊經服食方及百家之書先師所說者儒所論以為十卷以傳知真識遠之士其繁俗之徒思不經微者亦不彊以示之則知劉向所述殊甚簡略美事不舉此傳雖深妙奇異不可盡載猶存大體竊謂有愈於劉向多所遺棄也晉抱朴子葛洪稚川題

神僊傳序

神仙傳目錄

卷一

廣成子

若士

沈文泰

箕籙

白石生

黃山君

風綱

皇初平

神仙傳目錄

呂恭

沈建

樂子長

卷二

衛叔卿

魏伯陽

沈羲

陳安世

李八百

李阿

王遠

卷三

伯山甫

墨子

孫博

劉政

班孟

玉子

王剛

皇化

神仙傳目錄

二

陰恒

李修

離明

太陽女

太陰女

太玄女

柳融

葛越

卷四

馬明生

神仙傳

陰長生

張道陵

卷五

茅盈

樂巴

卷六

劉安

李少君

王眞

陳長

神仙傳目錄

三

劉綱

樊夫人

東陵聖母

孔元方

王烈

涉正

卷七

焦先

孫登

東郭延



靈壽光

劉京

帛和

嚴青

趙翟

宮嵩

✓ 容成公

中黃子

許由巢父

石陽

神仙傳目錄

四

董仲君

清平吉

王仲都

程偉妻

薊子訓

卷八

葛玄

左慈

王遙

陳永伯

太山老父

卷九

劉根

壺公

尹軌

介象

卷十

董奉

李根

李意期

神仙傳目錄

五

王興

黃敬

魯女生

甘始

封衡

神仙傳目錄終

神仙傳卷一

晉葛洪撰

秀水嚴一萍輯

廣成子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

說郭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空同黃帝造焉

廣成子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雲不待族而雨木不待黃而落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而閑居三月復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答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得吾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土予將去汝入無窮之間遊無極之野與日月齊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我獨存焉乃授帝陰陽經一號力默子作道成經七十卷

神仙傳卷一

十一

若士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

說郭曰若士者古之神仙也莫知其姓名燕人盧敖見之蒙谷山若士者古之仙人也莫知其姓名燕人盧敖者以秦時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山而見若士焉其為人也深目而玄準齋肩而脩頸豐上而殺下欣欣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因遁逃乎碑下盧仍而視之方蜷龜殼而食蟹蛤盧敖乃與之語曰唯以敖焉背羣離黨窮觀六合之外幼而好遊長而不逾周行四極唯北極之未覩今觀夫子於此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淡然而笑曰疇子中州之民不宜遠而至此此猶光

神仙傳 卷一

乎日月而載乎列星此乎不名之地猶突奧也昔我南遊乎潤浦之野北息乎沉默之鄉西窮杳冥之室東貫瀕洞之光其下無地其上無天視焉無見聽焉無聞其外由有沃沃之汜其行一舉而千萬餘里吾猶未之能究也今子遊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陋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不可以久駐乃舉臂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不見乃止恍惚若有所喪也敖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不亦悲夫

沈文泰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

說郭曰沈文泰者九疑人也

神仙傳卷一

十一

崙留安息二千餘年以傳李文淵曰土符却不去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受祕要後亦昇仙後以竹根汁煮丹及黃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

錢鏗 漢魏晉書本神仙傳卷

說郭曰彭祖者姓錢名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世年七百六十歲

彭祖者姓錢諱鏗帝顓頊之元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卹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為事王聞之以為大夫常稱疾閑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藥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沈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怪之事竊然無為少周遊時還獨行人莫知其所詣伺候竟不見也有車馬而常不乘或數百

日或數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氣內息從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脣咽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其體中或瘦倦不安使導引閉氣以攻所患心存其體面九竅五臟四肢至於毛髮皆令具至覺其氣盡行體中故於鼻口中達十指末尋即體和王自往問訊不告致遭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之以儻貧賤無所留又采女者亦少得道知養性之方年二百七十歲視之如五六十歲奉事之於掖庭為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輜轔往問道於彭祖既而再拜請問延年益壽之法彭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當用金丹此九召太一所以白日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為其次當愛養精神服藥草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能養陰陽

神仙傳卷一

三

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恠問也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冷熱肌膚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淺薄不足宣傳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步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問也采女曰敢問青精先生是何僊人者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僊人也僊人者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乘雲上造天階或化為鳥獸遊浮青雲或潛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氣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間而人不識或隱其身而莫之見面生異骨體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雖有不死之壽去人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為蛤雉化為蟹失其本真更守異氣余之愚心未願此已入道當食甘旨服輕麗通

陰陽處官秩耳骨節堅強顏色和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長在世間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莫敢犯五兵百虫不可近噴喜毀譽不為累乃可為貴耳人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常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傷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加之可至四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僊人耳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姿幽閑娛樂不致思慾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遞不還故絕其源故有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五音使人耳聾五味使人口爽苟能節宜其宜適抑揚其通塞者不以減年得其益也凡此

神仙傳卷一

四

之類譬猶水火用之過當反為害也不知其經脈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疎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為外物所犯因氣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有病也夫遠思強記傷人憂喜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人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神氣導養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傷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晝分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氣和合故能生產萬物而不窮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有服氣得其道則邪氣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餘吐納導引之術及念體中萬神有含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餘條及四時首向賁已謝過臥起早寢之法皆非真道可以教初學

者以正其身人受精養體服氣煉形則萬神自守其真不然者則榮衛枯  
悴萬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也人爲道不務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  
能信見約要之書謂之輕淺而不盡服誦觀夫太清北神中經之屬以此  
自疲至死無益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少能棄世獨往山居穴處者以道  
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閉氣節其思慮適飲食則得  
道也吾先師初著九節都解指韜形隱遯尤爲開明四極九室諸經萬三  
千首爲以示始涉門庭者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之有驗殷王傳彭  
祖之術屢欲秘之乃下令國中有傳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祖以絕之祖  
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王不常行  
彭祖之術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姪王失道而殂俗

神仙傳卷一

五

聞言傳彭祖之道殺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

白石生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

說郭曰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年二千餘歲  
白石生者中黃丈人之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千餘歲矣不肯修昇仙之  
道但取於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樂所行者正以金液之藥爲上也初患  
家貧身賤不能得藥乃養猪牧羊十數年約依節用致貨萬金乃買藥服  
之常煮白石爲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號白石生亦時食脯飲酒亦時穀  
食日能行三四百里視之色如三十許人性好朝拜存神又好讀仙經及  
太素傳彭祖問之何以不食藥昇天乎答曰天上無復能樂於此間也但  
莫能使老死爾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爾故時人號白石生

爲隱遯仙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爲仙官而不求聞達故也

黃山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十二

說郭曰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

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亦治地仙不取飛昇彭祖既  
去乃追論其言爲彭祖經得彭祖經者便爲木中之松柏也

鳳綱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十四

說郭曰鳳綱者漁陽人也

鳳綱者漁陽人常採百草華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  
百日煎而丸之卒死者以藥納口中皆立活綱長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  
後入地肺山中仙去

神仙傳卷一

六

皇初平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郭曰黃初平者丹谿人也金華牧羊者

皇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之  
中四十餘年儻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  
道士善易而問之曰吾弟牧羊失之四十餘年不知存亡之在願君與  
占之道士曰昔見金華山中有一皇初平非君弟乎初起聞之驚喜即隨  
道士去求弟果得相見悲喜語畢兄問初平曰牧羊何在答曰近在山東  
初起往視之杳無所見但有白石壘壘復謂弟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  
在耳兄自不見兄與初平偕往尋之初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  
羊數萬頭兄曰我弟獨得神仙之道如此可學否弟曰唯唯好道則得爾

初起於是便捨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萬日坐在立亡日中無影顏有童子之色乃俱還鄉里親戚死方略盡乃復還去臨行以方教南伯滂易姓爲赤松子也初起改字爲魯班初平改字爲松子此後服此藥仙者有數十人

呂恭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十二

說郭曰呂恭字文敬採藥太行山遇仙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採藥忽有三人山谷中因問恭曰子好長生乎而乃勤苦艱險如是邪恭曰實好長生而不遇良方故採服此物冀有微益也一人曰我姓呂字文起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一人曰我姓李字文上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時來採藥當以授新學者

神仙傳卷一

七

公既與同姓又字吾半是公命應長生也若能隨我採藥語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神人但恐聞塞多罪不足教授若見來救是更生之願也即隨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祕方一通因遣恭還曰可歸省鄉里恭即拜辭仙人語恭曰公來雖二日今人間已二百年恭歸到家但見空野無復子孫乃見鄉里數世後人趙光輔遂問呂恭家何在人轉恠之曰君自何來乃問此久遠之人吾聞先世傳有呂恭將一奴一婢入山採藥不復歸還以爲虎狼所傷爾經今已二百餘年君何問乎呂恭後世孫呂習者在城東北十里作道士人多奉事之推求易得爾恭承光輔言往到習家叩門而呼之奴出問曰公何來恭曰此是吾家也我昔採藥隨仙人去至今二百餘年今復歸矣習舉家驚喜徒跣而出拜曰仙人來歸流涕不能

自勝居久之乃以神方授習而去時習已年八十服之轉轉還少至二百歲乃入山去其子孫世世服此藥無復老死皆得仙也

沈建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十二

說郭曰沈建者丹陽人也

沈建者丹陽人也世爲長吏而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導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理病病無輕困見建者愈奉之者數千家每遠行寄奴侍三五人驢一頭羊數十口各與藥一丸謂主人曰但累屋舍不煩飲食也便辭去主人大怪之云此君所寄奴畜十五餘口並不留寸資當如何建去之後主人飲食奴侍奴侍聞食氣皆吐逆不視又以草與驢羊亦避去不食更欲抵觸人主人乃驚異之後百餘日而奴侍身體光澤異於食

神仙傳卷一

八

時驢羊俱肥健建三年乃返各復以一丸藥與奴侍驢羊乃還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能舉身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迹不知所在也

樂子長 續說郭補文圖

樂子長者齊人也

神仙傳一卷終

晉葛洪撰

衛叔卿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七

說郭曰衛叔卿者中山人也

衛叔卿者服靈母得仙漢武帝天漢二年八月壬辰老君復遣衛叔卿來見帝時帝閑居殿上忽見羽衣星冠乘雲車駕白鹿而至帝驚問爲誰答曰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之民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梁伯至中山求之不得見但將其子度世還見帝帝問云汝父今在何所對曰臣父少好道不交人事委家而去已四十五年云當入華山也帝復遣梁伯與度世共之華山尋之至絕巖之下望

神仙傳卷二

見叔卿與數人博戲於巖上紫雲覆之白玉爲牀又有數仙人持幢節立其後度世望而再拜叔卿曰汝何爲來度世曰帝甚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言今故遣使者梁伯與度世共來願更得見父也叔卿曰我前爲太上所遣欲告帝以大災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國祚可延而帝乃驕慢自貴不識真道是以去耳今當與中黃太一共定天元吾終不復往也梁伯還奏帝悔之當時度世問叔卿曰不審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太玄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也今世向大亂後數百年間土滅金亡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合服之一年則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於此度世拜辭而去後以神方爲梁伯之師合而服之與梁伯俱得仙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十三

說郭曰魏伯陽者吳人也

魏伯陽吳人也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不肯仕宦閑居養性時人莫知其所從來謂之治民養身而已入山作神丹將三弟子知兩弟子心不盡誠丹成而誡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之飼於白犬犬能飛者人可取之若犬死者即不可服也伯陽入山時將一白犬自隨又丹轉數未足和合未至自有毒丹毒丹服之皆暫死伯陽故便以毒丹與白犬食之犬即死伯陽乃復問諸弟子曰作丹恐不成今成而與犬食犬又死恐是未得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仙道吾亦恥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耳伯陽便服丹丹入

神仙傳卷二

口即死弟子相顧謂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長生耳而服之即死當奈此何惟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有意邪又服之入口復死餘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耳今服丹即死當用此何爲若不服此自得數十年在世間活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殯具二人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須臾皆起將服丹弟子姓虞及白犬而去逢入山伐薪人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弟子見書始大懊惱伯陽作參同契五相類凡二卷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

沈羲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

說郭曰沈羲者吳郡人也

沈羲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除病救濟百姓百姓服藥功德感天天神識之周赧王十年丙辰老君遣使召隱士沈羲羲一日與妻賈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道逢龍車虎車白鹿車各一乘從騎數十人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羲曰君是道士沈羲否羲愕然答曰是也騎曰羲有功於民心不怠道從生以來履行無過受命不長壽將盡矣黃老今遣仙官相迎之侍郎薄延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三仙羽衣持節以白玉册青玉界丹玉字授羲碧落侍郎羲不能讀遂載昇天爾時道間耕鋤人共見之須臾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在田中食苗或有識是車牛以語羲家

神仙傳卷二

三

子弟數百人恐是邪魅將羲入山谷間乃將數百人分布於百里之間求之不得至後漢殤帝延平元年丙午凡四百一十二年乃還鄉里推求得數十世孫名懷喜懷喜曰聞先世相傳有祖仙人仙人今來留數十日說初上天時不見天帝惟謁老君老君東向坐宮殿鬱鬱有如雲氣五色玄黃不可名字侍從數百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衆芝叢土龍虎辟邪遊戲其間但聞琅琅如銅鐵聲不可知測四壁熠熠有符書著之老君身形長可丈身體有光不可正視老君令玉女持金案玉杯盛藥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得一刀圭告言飲畢復賜棗二枚大如雞子復以符一道及仙方一道賜羲令且還人間救治百姓之疾苦者若欲昇上界書此符懸之竿杪仙吏當迎汝也語已羲奄忽如睡已在地上寶太后

疾背遣使請羲安帝時猶在人間後復昇天

陳安世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十二

說郭曰陳安世者京兆人也

陳安世者京兆人也為灌叔平客稟性慈仁行見鳥獸下道避之不欲驚動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三十而叔平好道思神忽有二仙人託為書生從叔平行遊以觀試之叔平不覺其是仙人也久而轉懈怠叔平在內方作美食二仙人復來詣門問安世曰叔平在否答曰在入白叔平叔平即欲出其妻止之曰餓書生輩復欲求腹飽爾勿與食於是叔平使安世出言不在二人曰汝向言在今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使我云爾二人益嘉之以實對乃相謂曰叔平勤亦有年今日值吾二人而反懈怠是其不遇

神仙傳卷二

四

我幾成而敗之乃問安世曰汝好遊戲邪答曰不好又曰汝好道希仙邪答曰好道然無緣知耳二人曰汝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早往期處到日西而不見二人乃起將去曰書生定欺我爾二人已在其耳邊呼曰安世汝來何晚邪答曰早且來但不見君爾二人曰我端傳汝道爾頻三期之而安世輒早至知其可教乃以藥兩丸與之誠曰汝歸家勿復飲食別止一處安世依誠二人常往其處叔平恠之曰安世處空室何得有人語往復不見何也答曰我獨語爾叔平見安世不復食但飲水止息別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賢乃歎曰夫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然非師莫能使我長生也先聞道者則為師矣乃自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安世為之洒掃安世道成白日昇天臨去遂以要道傳叔平後亦得仙也

李八百 歷世真仙通鑑卷十

說郭曰李八百者蜀人也莫知其名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初來卜居於筠陽之五龍岡又名赤岡寨今高安郡治是也有萍劍池七星井存焉歷夏商周年八百歲又動則行八百里時人因號爲李八百或隱山林或居廛市後修行於華林山石室丹成道備還蜀中至秦時知唐公房有志而不遇明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爲公房作傭客公房乃不知仙人也驅使八百任意過於他人公房甚愛之後八百詐爲病困劣欲卒公房乃命醫合藥費用數萬錢不以爲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偏身體潰爛臭濁不可近也公房乃流涕曰汝爲吾家勤苦歷年而得篤疾吾甚要汝得愈無所吝惜而今

神仙傳卷二

五

正爾當奈若何八百曰吾瘡可愈須得舐之公房令三婢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能使吾愈若得君舐之應愈耳公房即自舐之八百言君舐復不能使吾愈若得君妻舐之當差公房乃復使妻舐之八百曰吾瘡已差欲得三十斛旨酒以沐浴乃當都愈耳公房即爲具酒三十斛致於器中浴瘡即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房曰吾是仙人子有至心故來相試子定可教也今真相授度世之訣矣使公房夫妻及舐瘡三婢以其浴餘酒澡洗即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房入雲臺山合作丹丹成乃服之仙去也

李阿 歷世真仙通鑑卷十五

說郭曰李阿者蜀人也

神仙傳 卷二

李阿者三國時蜀人也傳世見之不老如故常乞食於成都市所得隨多少盡皆施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其還宿有古強者疑阿是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去青城山中強後復隨阿去然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強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敗強切憂刀折至且復出阿問強曰汝憂刀敗邪曰實恐父怒阿即收刀以左右擊地刀復如故以還強強逐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犇車阿以脚置車下轢其骨皆折阿即死強守視之須臾阿復起以脚脚而復如常強時年十八見阿如五十許人至強年八十餘而阿猶如故語人言被崑崙召當去遂不復還

王遠 歷世真仙通鑑卷五

神仙傳卷二

六

說郭曰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

王遠者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夫博學五經兼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之事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通載以詣京師低頭閉口不肯答詔乃題宮門扇四百餘字皆紀方來帝惡之使人削之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入木裏方平無復還子孫鄉里人累世傳事之同郡太尉公陳耽爲方平架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願從學道也方平在耽家三十餘年耽家無疾病死喪奴婢皆安然六畜繁息田蠶數倍仕宦高遷後語耽云吾期運當去不復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方平死耽知其化去不敢下著地但悲啼而歎息曰先生捨我去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衣裝至三日三夜忽然失



其所在衣帶不解如蛇蛻也方平去後百餘日耽寤或謂耽得方平之道  
化去或謂方平知耽將終故委耽去也方平東入括蒼山過吳往胥門蔡  
經家

蔡經者小民爾而骨相當得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謂經曰汝生命應得  
度世故來取汝補官僚然汝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天去當作尸  
解須臾如從狗寶中過爾告以要言乃委經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  
得水灌之如沃焦狀如此三日中消耗骨盡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  
所在視其被中有皮頭足具存如蟬蛻也去後十餘年忽還家去時已老  
還更少壯頭髮皆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其日可作數百  
斛飲以供從官乃去其家依其言假借壺器作酒數百斛羅列覆置庭間

神仙傳卷二

七

以候之其日方平果來未至經家一時但聞金鼓簫管之聲比近皆驚不  
知何等及至經學家皆見之方平著遠游之冠朱衣虎頭繫囊五色之綬  
帶劍黃色少鬚長短中人也乘五蓋之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旌  
旗導從威儀如大將軍出也有十二隊五百士皆以蜜蠟封其口鼓吹皆  
乘麟從天上來下懸集不從人道行也既至從官皆不復知所在惟見方  
平身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問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  
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有頃信還但聞其  
語不見其所使人也答言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以五百餘年尊卑有序  
修敬無階思念久煩承來在彼故當躬到而先被詔當按行蓬萊今便暫  
往如是當還便宜親觀願未即去爾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也來時亦先聞

人馬之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  
可十八許於頂中作髻餘髮散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綺綺光采曜

日不可得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入拜方平方平為起立坐定各進行厨皆  
金盤玉杯餽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行之如有栢炙云是  
鱗脯也麻姑自說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  
者會將減半也豈將復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麻姑欲見蔡經母及經婦而經之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  
且止勿前素少許米來便以擲之視米墮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麻姑故  
作少年戲也吾老矣不復喜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  
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醴非俗人所宜飲之或能爛人腸胃今當

神仙傳卷二

八

以水添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水一斗合酒一升攪之以賜經家人飲一斗  
許皆醉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還復取也以一貫錢與餘杭姥求  
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  
爾又麻姑手爪不似人形皆似鳥爪蔡經心言背痒時得此爪以爬背當  
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謂其爪  
可爬背何也但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之鞭可  
妄得也經家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字嘗能射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  
頭求乞拜見於是方平引前與語此人便乞得隨從驅使比於蔡經方平  
曰君但起向日立方平從後視之言噫君心針不正不可教以仙道也當  
授君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小箱中以與陳尉告言此不

能令尹度世能令尹延壽本壽自出百歲也可以禳災治病病者命未終及無罪過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有邪鬼血食作禍崇者君使帶此符以救社吏當收送其鬼君心當亦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尉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後子孫行其符不復效方平去後經家所作數百斛酒在庭中者皆盡亦不見人飲之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常在何處經答言常治崑崙往來羅浮山括蒼山此三山上皆有宮室王君常平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往復者數十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謝王君王君出入惟乘一黃麟道從其肅所至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也或者於道白言者後數十年經復暫歸省家方平有書與陳尉書字廓落大而不楷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至此乃知之陳尉家今四世存錄王君手書及其符傳小箱也

神仙傳卷二

九

神仙傳卷二

神仙傳卷三

晉葛洪撰

伯山甫

按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今據太平廣記卷五補

說郭曰伯山甫者雍州人也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華山中精思服食時時歸鄉里省親如此二百年不老到人家即數人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目見又知方來吉凶言無不效其外甥女年老多病乃以藥與之女時年已七十轉還少色如桃花漢武遣使者行河東忽見城西有一女子笞一老翁俛首跪受杖使者恠問之女曰此翁乃妾子也昔吾舅氏伯山甫以神藥教妾妾教子服之不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問女及子年幾答曰妾有一百三十

神山傳卷三

一

歲兒七十一後入華山去

墨子

按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今據太平廣記卷五補

說郭曰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爲大夫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爲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爲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尚儉約頗毀孔子有公輸般者爲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胸懷袞袞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爲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墨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鄰有一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

神仙傳

卷三

肉鄰有精微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之墟鹿江漢之魚鮪為天下富宋無雜兔鮒魚猶梁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更議攻宋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為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礮為械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遊耳乃入周秋山

神仙傳卷三

精思道法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臥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為五行記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遼東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遊五嶽不止一處

孫博 歷世真仙傳通鑑卷五

說郭曰孫博者河東人也

孫博者河東人有清才能屬文著詩百篇誦經數萬言晚乃學道能治墨子之術能使草木金石皆為火光照耀數十里中亦能令身成火口中吐火指樹火生葉即焦枯更指之即復故亦能使三軍之衆各成一聚火有藏人亡奴在軍中累日求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為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當諦伺提取之於是博以赤丸擲軍營中須臾火起張天奴果走出而得之博乃更以一青丸擲火火即滅所燔屋舍百物已焦枯者皆悉如故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雖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自止之乃止耳行大水中不但己身不沾及能使在己者皆不沾又能將人於水上布席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水上不沒不濡終日盡歡其疾病者就博自治亦無所云為直指之言愈即愈又山間石壁及地上磐石博乃入其中去初猶見背及兩耳出石間良久乃沒又能吞刀劍數十枚及從壁中出入如有孔穴也引鏡為刀屈刀為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乃復故形爾後入林瀘山中合神丹仙去矣

神仙傳卷三

劉政 歷世真仙傳通鑑卷五

說郭曰劉政者沛國人也

劉政沛國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深惟居世榮貴須臾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取之路求養性之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己雖奴客必師事之後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丸年一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好為變化隱形又能以一身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人化成一叢林木亦能使成鳥獸試取他人器物以置其處人不

覺之又能種五果之木使華實可食坐致行厨供數百人又能吹氣爲風飛沙揚石以手指屋宇山林壺器便欲傾壞更指之則還如故又能化作美女之形及作木人能一日之中行數千里噓水成雲奮手起霧聚壤成山刺地成淵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濕步行水上召江海魚鼈蛟龍龜鱉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氣上連天又能騰躍上下去地數百丈後不知所在

班孟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郭曰班孟者不知何所人也或云女子也

班孟者不知何許人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終日又能坐空虛之中與人言語又能入地中初沒足至腰及胸漸漸但餘冠幘良久而盡沒不見又以

神仙傳卷三

四

指刺地即成泉井而可汲引又吸人屋上瓦瓦即飛入人家人家有桑果數千株皆聚之成積如山如此十餘日吹之各還其本處如常又能含墨舒紙著前嚼墨亦噴之皆成文字滿紙各有意義後服酒餌丹年四百歲更少容後入大冶山中仙去也

玉子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十

說郭曰玉子者姓名婁南郡人也周幽王徵之不起

玉子者姓名婁南郡人也少學衆經周幽王徵之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去生遠去死轉近矣但貪富貴不如養性命盡氣絕則死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形爲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爾乃師桑子具受衆經乃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有餘篇其術以務魁爲主而精於五行之

神仙傳 卷三

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伐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草芥瓦石爲六畜龍虎立便成行分形爲數百千人能步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遂亦不變也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百日數十日乃復起與弟子行各丸泥爲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皆成大馬乘之一日行千里又能吐氣五色起數百丈飛鳥過指之即墮地臨淵投符召魚鼈即皆上岸又能使諸弟子舉眼即見千里之物但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著兩魁之間吹而噓之水上直有赤光輝輝起一二丈以此水治百病病在內者飲之在外者澡之皆便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

王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

神仙傳卷三

五

說郭曰天門子者姓王名綱

天門子姓王名綱尤明補養之訣故其經曰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著脂粉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住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取彼朱雀前我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陰人之情有急於陽而外自收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之不爲木屈也陽性氣剛躁志節踧略至於遊宴聲氣和柔言辭卑下明木之畏於金也天門子既明此道年二百八十歲猶有童女之色乃服珠醞得仙入玄洲中去

皇化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郭曰九靈子者姓皇名化

九靈子姓名名化得還年却老胎息內視之要五行之道其經曰此術可以辟五兵却虎狼安全己身營護家門保子宜係內外和穆人見則喜不見則思既軍從軍又利遠客他人謀己消滅不成千殃萬禍伏而不起杜奸邪之路絕妖怪之門呪咀之者其災不成厭蠱之者其禍不行天下諸賢皆來宗已傾神靈之心得百姓之意田蠶大行六畜繁孳奴婢安家疾病得愈縣官道解爭理得勝百事皆利世有專世行此道者大得其妙在人間五百餘年顏容益少復後煉丹乃登仙去

陰恒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郭曰北極子者姓陰名恒

北極子姓陰名恒其經曰治身之道愛神為寶養性之術死入生出常能

神仙傳卷三

六

行之與天相舉因生求生真生矣以鐵治鐵之謂真以人治人之謂神後服神丹而仙去

李修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郭曰絕洞子者姓李名修

絕洞子姓李名修其經曰弱能制強陰能弊陽常若臨深履危御奔乘駕長生之道也年四百餘歲顏色不衰著書四十篇名曰道源服還丹昇天也

離明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十

說郭曰太陽子者姓離名明本玉子同年之親友也

太陽子姓離名明本玉子同年之親友也玉子學道已成太陽子乃事玉

子盡弟子之禮不敢懈怠然玉子特親愛之有門人三千餘人莫與其比也而好酒常醉頰以此見貴然貴為五行之道雖髮斑白而肌膚豐盛面目光華三百餘歲猶自不改玉子謂之曰汝當理身養性而為眾賢法師而低迷大醉功業不修大樂不合雖得千歲猶未足以免死況數百歲者乎此凡庸所不為況於運者乎對曰晚學性剛俗態未除故以酒自驅其驕慢如此著七寶樹之術深得道要服丹得仙時時在世間五百歲中面如少童多酒故其鬢髮皓白也

太陽女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

說郭曰太陽女者姓朱名翼奉侍絕洞子

太陽女者姓朱名翼敷演五行之道加思增益至為微妙行用其道其驗

神仙傳卷三

七

甚速年二百八十歲色如桃華口如含丹肌膚光澤眉鬢如畫有如十七八歲者奉事絕洞子丹成以賜之亦得仙昇天也

太陰女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

說郭曰太陰女者姓盧名全太陽子教以補道之要

太陰女者姓盧名全為人聰達智慧過人好玉子之道頗得其法未能精妙時無明師乃當道沽酒密欲求賢積年累久未得勝已會太陽子噲然

嘆曰彼行白虎騰蛇我行青龍玄武天下悠悠知者為誰女聞之大喜使

妹問客土數為幾對曰不知也但南三北五東九西七中一耳妹還報曰

客大賢者至德道人也我始問一已至五矣遂請入道室改進妙饌盛設

嘉珍而享之以自陳託太陽子曰共事天帝之朝俱飲神光之水身登玉

子之魁體有五行之寶唯賢是親豈有所怪遂教補導之要授以蒸丹之方合服得仙時年已二百歲而有少童之色也

太玄女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郭曰太玄女者姓顯名和得王子之術

太玄女姓顯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女皆不壽惻然以為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得一死不可復生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延其生也遂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玉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寒雪之時單衣水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暖可至積日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舍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則失其所在門戶櫃櫃有關鎖者指之即開指山山推指木木折更指之即復故將弟子行所到山間日暮以杖扣石即開門戶

神仙傳卷三

八

入其中屋宇牀几幃帳廚廩供給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大物忽小或吐火漲天一噓即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服不然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為小兒或化車馬乘騎出入三十六術甚著起死回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鬢髮如鶴後白日昇天而去

柳融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郭曰南極子者姓柳名融

南極子姓柳名融能含粉成糝子吐之數十枚煮而啖之與糝子無異黃中皆餘粉少許如指端者取杯呪之即成龜煮之可食腸臟皆具而杯成龜殼煮取肉則殼還成杯矣取水呪之即成美酒飲之醉人舉手即成大

神仙傳 卷三

樹人或折其細枝以刺屋間連日猶在以漸萎壞與真木無異也服靈霜丹得仙去

葛越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郭曰黃盧子者姓葛名越

黃盧子姓葛名越甚能治病千里寄姓名與治之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氣禁之道禁虎狼百蟲皆不得動飛鳥不得去水為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歲力舉千鈞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氣高丈餘天下大旱時能到淵中召龍出催促便昇天使作雨數數如此一旦與親故別乘龍而去遂不復還

神仙傳卷三

九

神仙傳三卷終

神仙傳卷四

晉葛洪撰

馬明生

歷世神仙傳通鑑卷十二

說郭曰馬鳴生者齊國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

馬明生齊國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爲縣吏捕賊爲賊所傷遇太真夫人適東嶽見而憫之當時殆死良久忽見一女子年可十六七服飾奇麗姿容絕世行步其傍問君實曰汝何傷血也君實以實對夫人曰汝所傷乃重刃關於肺五臟泄漏血凝絳府氣激腸外此將死之急也奈何君實知是神人叩頭求哀乞賜救護夫人於肘後筒中出藥一丸大如小豆卽令服之登時而愈血絕瘡合無復慘痛君實再拜跪曰家財不足以謝

神仙傳卷四

不知何以奉報恩施惟當自展驚力以報所受爾夫人曰汝必欲以謝我意亦可嘉可見隨去否君實乃易名姓自號爲馬明生隨夫人執役夫人入東嶽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懸絕重巖深隱去地千餘丈石室中有金牀玉几珍物奇偉乃人迹所不能至處也明生初但欲學金瘡方既見其神仙來往乃知有不死之道朝夕供給灑掃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恠狼虎眩惑衆變試之明生神清澄正略不恐懼又使明生他行別宿因以好女於臥息之間調戲令接之明生心堅志靜固無邪念夫人或行去十日五日還或一月二十日輒見有仙人賓客乘龍駕鳳往來或有拜謁者真仙彌日盈坐客到輒令明生出外別室或立致精細厨食般果非常香酒奇漿不覺而至不可目名或呼明生坐與之同飲食又聞空中有琴

瑟之音歌聲宛妙夫人亦時目彈琴瑟有一絃五音並奏高玄響激聞于

數里衆鳥皆爲集于岫室之間徘徊飛翔驅之不去蓋天人之樂自然之妙音也夫人棲止常與明生同石室中而異榻爾幽寂之所都惟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之處但見常有一白龍來迎夫人卽著雲光繡袍乘白龍而去袍上專是明月珠綴著衣縫帶玉佩戴金華太玄之冠亦不見有從者既還卽龍自去不知所在石室玉林之上有紫錦被褥緋羅之帳中有服玩之物瑰金函英玄黃羅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有兩卷素書上題曰九天太上道經明生亦竟不敢發舒視其文也惟供給灑掃守巖室而已至於服玩亦不敢竊視之亦不敢有所請問如此五年愈加勤肅輒不怠惰夫人歎而謂之曰汝真可教也必能得道者也以子俗人

神仙傳卷四

而不淫不慢恭仰靈氣而莫之廢雖欲求長生不死亦焉有不得乎因以姓字本末告之曰我姓王名婉羅字勃迷事玄都太真有子爲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總糾天曹官秩此人間卿佐也年少數委官遊逸虛廢事任有司奏劾降生東嶽退眞王之編司鬼神之師五百年一代其職因來視之勸其後使修守政事以補其過我久在人間今奉君王命又被太上召不得復停念汝專謹故以相語欲教汝長生之方延年之術而我所受服以太和自然龍胎之禮適可授三天眞人不可以教始學之者固非汝所得聞矣縱或聞之亦必不能用以持身也有安期生曉金液還丹之法其方秘要是九君太一之道白日昇天者矣安期生明日來吾將以汝付囑之焉相隨稍久其術必傳明日安期生至乘駁麟身著緋衣頭戴遠遊冠

帶玉佩及虎頭鬚囊視之可年二十許潔白嚴整從六七仙人皆執節奉衛見夫人揖之甚謹稱下官須臾設酒菓厨膳飲宴半日許夫人語明生曰吾不復得停汝隨此君去勿憂念也我亦時時當往視汝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可以相存明生流涕而辭擬隨安期生受九丹之道夫人贈詩其一曰暫舍墟城內命駕岱山阿仰盼太清闕雲樓鬱嵯峨虛中有真人來往何紛葩煉形保自然俯仰食太和朝朝九天王夕館還西華流精可飛騰吐納養青牙至樂非金石風生自然歌上下凌景霄羽衣何娑婆五嶽非吾室玄都我家下看榮競子篤似蝸與蟻顧盼塵濁中憂患自相羅苟未悟玄旨安事於琢磨禍湊由道泄密慎福臻多其二曰昔住崑崙宮共講天年延金液雖可遐未若太和仙仰登冥靈臺虛想詠靈人忽遇

神仙傳卷四

三

樽桑王九老仙都真駕紫虬輦靈顏亦何鮮啓我尋長途邀我自然津告以鴻飛術授以玉胎篇瓊膏凝玄氣素女爲我陳俯挹琳鳳腴仰上飄三天雲網立爾步五嶽可暫還玄都安足遠蓬萊山脚間傳受相親愛結友爲天人替即游刑對禍必無患賢秘則享無傾泄則驅身顯明生受許訖乃隨安期生負笈西至女几北到圓丘南至秦廬潛及青城九嶷周遊天下二十年中勤苦備嘗安期生乃曰子真有仙骨專恭之甚吾所不及也遂授以太清金液神丹方而告之曰子若未欲昇天但先服半劑得明生相別而去明生乃入華陰山依方合金丹服之半劑得仙而與俗人無異人莫識其非凡漢靈帝時惟太傅胡廣知其有道嘗訪明生以國祚大期問之明生初不對後亦告焉無不驗者後人恠其不老遂復餌金丹半

劑白日昇天臨去著詩三首以示將來時光和三年也其一曰太和何久長人命將不永翁如朝露晞奄忽睡覺醒生生世所悟傷生由莫靜我將尋真人澄神挹容景盤桓崑陵宮玄都可馳騁涓子牽我遊太真來見省朝朝王母前夕歸鍾岳嶺仰採瓊瑤絕俯漱琳琅井千齡猶一刻萬紀如電頃其二曰天地自有常人命最險壽年若驚絃發時猶輕矢逝雖有灼灼委玉爲塵生穢林草無秋耀綠葉豈終歲惜彼繁茂摧哀彼寒霜厲有存理必亡有與必有廢真君戲玄津與物無凝滯神冲紫霄內形棲山水際對虛忘有懷遊目託容裔風塵將何來真道故可大其三曰濁塗諒爲歎世樂豈足預振榻掃塵遐飄飄獨遠舉寥寥巖巖際蕭蕭縱萬慮靈真與我遊落景乘鴻御朝乘雲輪來夕駕扶搖去噉嚙天地中鸞聲安得附

神仙傳卷四

四

陰長生

歷世真仙通鑑卷十三

說曰陰長生者新野人也

陰長生新野人漢和帝永元八年三月己丑立皇后陰氏卽長生之曾孫也少處富貴之門而不好榮位潛居隱身專務道術末聞有馬明生得度世法乃入諸名山求之到南陽太和山中得與相見乃執奴僕之役親運履舄之勞明生不教以度世之道但日夕與之高談榮華當世之事治生園圃之業十有餘年長生未嘗懈怠同時有共事明生者十二人皆怨恚而去獨長生禮敬彌篤而明生數因言語得失之際屢有責罵之長生乃和顏悅心奉謝不及如此積二十年後清閑之日明生問其所欲長生跪曰惟乞生爾今以冀草之身委質天匠不敢有所汲汲憚於遲速也明生



哀其語而告之曰子真是能得道者也乃將長生入青城山黃黃土爲金以示之立壇敵血卽日以太清金液神丹授之欲別去長生乃叩頭陳謝暫留仙駕拜辭曰弟子少長兼業希執事攝克身勳已若臨水谷不能弘道濟德宣暢妙味徒尸素壁立而毫及之是以心存生契捨身尋真天賜嘉會有幸遭逢目執箒二十二年心力莫植常懼毀替筋力弱薄微效靡聘恩養不酬夙夜感悅告以更生頓受靈方是將灰之質蒙延續之年炎林焦草惠膏澤之露所謂絕氣與其蘇息警暗開其視聽感荷殊戴非陋詞所謝昔太歲庚辰聞先生與南嶽真人洪崖君雲成公瀛洲仙女數人共坐論傳度當委絹之誓教授有交帶之盟應祭九老仙都九炁丈人諸君禱祠受之大藥必行下祭而受爲之不成弟子預在典室嘗憐惟側亦

神仙傳卷四

五

具聞諸仙起未得道之言說昔授丹節度矣先生今日見論不復陳此或非先生所授之不盡將恐示弟子困窮矣明生慰諭之曰非有不盡汝性耽玄味專然而和靈官出鑒以相察矣不復煩委俗人之信耳於是長生入武當山石室中合丹先服半劑不卽昇天而大作黃金數萬斤以布施天下窮乏不問識與不識周行天下不與妻息相隨學門皆壽後與委之入忠州平都山修煉服丹白日昇天臨去著書九篇言上古仙者多矣不可具記而論但漢興以來高士得仙四十五人連余爲六矣二十八人是尸解去餘者白日昇天焉又自作序云惟漢延光元年新野山之北受仙若神丹要訣道成去世副藏名山如有得者列爲真人行乎去來可爲俗間不死之道要在神丹行氣導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小道不能永

度於世以至天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不爲有神上士爲之勉力則勤下愚大笑以爲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存於是以黃素及金簡寫丹經三通各藏於高華及緩山緝書一通付弟子世世當有所復有四言詩三章遺世詩云維予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文重紆予獨好道而爲匹夫高尚素志不事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迹蒼霄乘飛駕浮青要乘翼與我爲仇入火不灼蹈水不濡逍遙太極何慮何憂遊戲仙都顧愍羸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幾泥土爲儔馳走索死不肯暫休予之聖師禮道之真昇騰變化松喬爲鄰惟予同學十有二人寒暑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惰志行不堅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投幽壤何時可還嗟爾將來勤加精研勿爲流俗富貴所牽神丹一成昇

神仙傳卷四

六

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維予垂髮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南北委放五經避世自適二十餘年名山之側寒不遑衣饑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師承顏悅色面垢足胝乃見哀誠遂傳要訣恩深不測妻孥延年咸享無極黃白已成財貨千億役使鬼神玉女侍側予脩度世神丹之力晉丹陽葛洪曰嘗聞諺言有云不夜行則不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安知天下山林間密自有學道得仙者邪陰君已服神藥雖未昇天然方巖厲同聲相應便自與仙人相尋求聞見故知此近世諸仙人之數爾而俗人謂爲不然已所不聞則謂之無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閑士以隱逸得志經籍自娛不耀文彩不揚名聲不修求友不營文達猶且不能識之又況仙人亦何急令朝菌之徒知其所云爲哉

張道陵 按歷世神仙通鑑未編今據太平廣記卷八補

說郭曰天師張道陵字輔漢沛國豐人也

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歎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靡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畜非己所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鶴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乃精思鍊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騰龍駕虎不可勝數或目稱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於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爲師弟子戶至數萬卽立祭酒分領其戶有如官長并立條制使諸弟子隨事輸出米絹器物紙筆樵薪什物等領人修復道路不修復者皆使疾病縣

神仙傳卷四

七

有應治橋道於是百姓斬草除溷無所不爲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將爲此文從天上下也陵又欲以廉恥治人不喜施刑罰乃立條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已來所犯之辜乃手書投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復犯法當以身死爲約於是百姓計念邂逅疾病輒當首過一則得愈二使羞慚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從此之後所違犯者皆改爲善矣陵乃多得財物以市其藥合丹丹成服半劑不願卽昇天也乃能分形作數十人其所居門前水池陵常乘舟戲其中而諸道士賓客往來盈庭蓋座上常有一陵與賓客對談共食飲而眞陵故在池中也其治病事皆採取玄素但改易其大較轉其首尾而大途猶同歸也行氣服食故用仙法亦無以易故陵語諸人曰爾輩多俗態未除不能棄世正可得吾行氣導

神仙傳 卷四

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歲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長

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說長短形狀至時果有趙昇者從東方來生平原相見其形貌一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昇皆過乃受昇丹經七試者第一試昇到門不爲通使人罵辱四十餘日露宿不去乃納之第二試使昇於草中守黍驅獸暮遣美女非常託言遠行過宿與昇接牀明日又稱脚痛不去遂留數日亦復調戲昇終不失正第三試昇行道忽見遺金三十餅昇乃走過不取第四試令昇入山採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惟不傷身昇不恐顏色不變謂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爲非故不遠千里來事神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也豈非山鬼使汝來試我乎須臾虎乃起去第五試昇於市買十餘疋絹付直訖而

神仙傳卷四

八

絹主誣之云未得昇乃脫己衣買絹而償之殊無恚色第六試昇守田穀有一人往叩頭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穢可憎昇愴然爲之動容解衣衣之以私糧設食又以私米遺之第七試陵將諸弟子登臺絕巖之上下有一桃樹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陵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于時伏而窺之者三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之者莫不却退而還謝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吾死於谷中耳師有數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從上自擲投樹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而石壁險峻無所攀緣不能得返於是乃以桃一一擲上正得二百二顆陵得而分賜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昇陵乃以手引昇衆視之見陵臂加長三

一丈引昇昇忽然來還乃以向所留桃與之昇食桃畢陵乃臨谷上戲笑而言曰趙昇心目正能投樹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當應得大桃也衆人皆諫惟昇與王長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則連天下則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歎悲涕惟昇長二人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自投於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墮陵前見陵坐局脚牀斗帳中見昇長二人笑曰吾知汝來乃授二人道畢三日乃還歸治舊舍諸弟子驚悲不息後陵與昇長三人皆白日冲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而乃沒於雲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劑雖未冲舉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試以度趙昇乃如其志也

神仙傳卷四

九

神仙傳四卷終

NO. 111

神仙傳卷五

晉葛洪撰

茅盈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十六

說郭曰茅君者名盈字叔申咸陽人也秦始皇時學道後道成治句曲山君之弟名固字季偉次弟名裏字思和亦得成真

真人姓茅諱盈字叔申咸陽南關人也姬胄分根氏族於茅積德累仁祚流百世誕縱明賢繼踵相承高祖父諱濛字初成深識玄遠察覽興亡知周之衰不仕諸侯乃師於北郭北阿鬼谷先生遂隱遁華山盤西靈峯逍遙幽岫靜念神仙高抗蕭寥絕塵人間也盈曾祖父諱偃字泰能濛之第四子也仕秦昭襄王之世位爲舍人稍遷車騎校尉長平恭信侯毗弼霸

神仙傳卷五

一

正有功業於時焉盈祖父諱嘉字正倫仕秦莊襄王爲廣信侯當是時也秦地已并巴蜀漢中宛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爲河東太原上黨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以呂不韋爲丞相號文信侯使招至賓客遊士欲併天下始皇即位嘉輔帝室以嘉爲德信侯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始皇使嘉將兵攻之有功焉衛迫東都嘉又克討皆平之始皇壯嘉志節賜金千斤二十五年秦大興兵使嘉攻燕遼東得燕王而還又遣嘉定荆江南地皆降是年置會稽郡嘉將兵於會稽而亡始皇哀其忠因以相國禮葬之於長安龍首山西南嘉有六子並知名於時始皇皆官爵承先並各賜姓其第六子諱祚字彥英不仕不學志願農巷卽盈之父也祚有三子長子諱盈字叔申次子諱固字季偉小子諱裏字思和盈生

20 B

於漢景帝中元五年丙申歲少乘異操天才穎燦矯志肅抗行邁遠逸不營聞達不交非類獨味清虛恬心玄漠盈時年十八遂棄家離親入干山讀老子道德經周易傳採取山朮而餌之潛景絕崖素挺靈岫仰希標玄與世永遠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盈高祖父濛師鬼谷先生於華山之上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時其邑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曰此仙人之謠勸帝求長生之事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盈於恒山積六年思念至道誠感密應寢輿妙論通於神夢髣髴見太玄玉女把玉札而謂之曰西城有王君得道可爲君師子奚不尋而受教乎盈乃感悟登危陟峻徑到西城齋戒三月沐

神仙傳卷五

二

浴向望遂超棊冒險稽首靈域卒見王君後二十年從王君西至龜山見王母盈乃叩頭再拜自陳於王母曰盈小醜賤生枯骨之餘敢以不肖之軀而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質而求積朔之期雖仰遠流莫不知濟津塗堅塞所要無寄常恐一旦死於鑽放之難取笑於世俗之夫是以昔日負笈幽林貪師所生遂遇王君哀盈丹苦見授治身之要服氣之法於是靜齋深室造行其事師重見告以盈身非玉石而無主於常氣非四時常生於內正當率御出入呼吸中適和液得修形神磨錯感應思積則魂魄不滯理合其分氣甄其適乃可形精不枯宅不可廢也若使精神疲於往反津液勞於出入則形當日凋神亦枯落歲減其始月虧其昔矣宜妙訪求長易之益西王母日子心至矣吾昔先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大帝

君見遣以要言汝願聞之邪於是口告盈以玉珮金璫之道太極玄真之經盈拜受所言稽首而立又告盈曰夫金璫者上清之華蓋陰景之內真玉珮者太上之隱玄洞飛之寶章得其道者皆上陟霄霞登遊八極寢冥高空游行紫虛也向說元始天王大帝君言是太霄二景隱書玉珮金璫之文章也又有陰陽二景內真文與本文相隨太上法惟令授諸司命子玉札玄挺錄字刊金黃映內曜素書上清似當爲上卿之君司命之任矣此道後別當付於子也然不先開明堂玄真之道亦無由得太霄隱書也盈於是辭師乃歸紫素混俗亦不矯於世自說入恒山北谷學備俗之業時年四十九也盈父母尙存父見大怒爲子不孝不親供養尋逐妖妄流走四方吾當喻汝爲不生之子也欲杖罰之盈長跪謝曰盈受命應當得

神仙傳卷五

三

道道法世事兩不相濟雖遠遠供養無旦夕之益能使家門平安父母老壽盈已受聖師符籙見營助者以天丁之兵見侍衛者以仙童玉女今道已成不可打擊恐三官考察非小故也父外信禮度未該內秀道德玄域意有未釋故驗盈情狀俾衆不惑於是操杖向盈適欲舉杖杖即擢折成數十段皆飛揚如弓矢之發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悟不凡嗔意乃止盈日向所啓正慮如此邂逅中人則有所傷故爾至漢宣帝時二弟俱實衷爲五官大夫西河太守固爲執金吾並當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時盈亦在座謂賓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亦有仙靈之職矣來年四月三日當知諸君能如今日之集會不衆許之時元帝初元四年也明年送客如斯而集至期日盈門前數頃地忽自平治無復寸芥皆青縑帳屋屋下鋪數重白

艷容數百人坐遠近翦赫相語來者塞道客乃有數陪於送弟時來賓並集爾乃大作主人不見使人但見金盤玉杯自至人前奇殺異果不可名字酒更美好復有妓樂絲竹金石擊動天地香麝之芳達于數里飲食隨益六百餘人莫不醉飽明日迎官來至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牙旗器仗曜日盈與家人及親族辭決而語宗室子弟曰夫真仙道隱實有迹翳不應表光曲飾動耀視聽吾所以不得默遁藏景潛舉空同者蓋欲以此道誘勸二弟子追慕也亦何但固衷之返迷邪天下有心者盡當注向神仙之冀獲爾言訖遂歸句曲邦人因改句曲為茅君之山時二弟在官聞盈玄迹渺邁白日神仙乘飛步虛越波凌津靈官奉從著於民口節蓋旌光耀天下始乃信仙化可學神靈可致然後明松喬不虛

神仙傳卷五

四

鼎湖實有於是並各棄官還家以日昃之年方修盈精柏遺事不得口訣未為補益乃相與共歎而相謂曰吾兄得道非他人也今不往從親問密訣而留此按云云方書以規度世乎縱往而不達兄之神仙終不使吾等死於非所也遂共棄家扶輿自載以尋斯舉以漢元帝永光二年三月六日渡江求兄於東山遂與相見悲欣流涕告二弟曰悟何晚矣二弟跪曰固衷頑下不達道德願賜長生濟弟云云盈曰卿已老矣難可補復縱得真訣適可成地上仙耳其昇霄大術非老夫所學今且當漸階其易行以自口住於是並敎二弟服青牙始生咽液之道以任血斷補焦枯攝筋骨之益亦停年不死之法也因以長齋三年授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真之氣以攝運生精理和魂神三年之內竭誠精思神光乃見於是太丁奉侍天

兵衛護盈又各賜九轉還丹一劑并神方一首各拜而服之仙道成矣後

授紫素之書各百字以付固衷固衷拜受其時亦有執疑者以啓正之紫素文曰太上有命天載真書言威陽茅固家于南關厥字季偉受命當仙位為定錄兼統地真使保舉有道年命相關勤恭所泣四極法令官館洞臺治丹陽句曲之山固其躬之動靜察開又曰盈固弟衷挺葉該清雖曉反正思微誠斷鹹六天才穎標明今屈三官保命建名總括岱宗領死記生位為地仙九宮之英勸教童蒙開道方成教訓女官授諸妙靈涖治百鬼典崇校精開察水源江海流傾封掌金谷藏錄玉漿監殖龍芝洞草夜光治于良常之山帶北洞之口鎮陰宮之門也使者授書訖而去至漢哀帝元壽二年八月巳酉五帝各乘方面車從羣官來下受大帝之命授

神仙傳卷五

五

盈為東嶽上卿司命神君文以紫玉為板黃金刻之其文曰推盈虛挺遠朗幽眇妙玄爰自童蒙散髮北山靜心林澤精思求神登峻履谷艱尋師門擲形絕嶮投軀萬津丹誠率任肆其天然遂造明匠九授靈篇剪髮祝跪殘首截身帶索自樂不恥饑寒所適惟道所保以真情昭上帝感激太玄今敬授盈為大元真人領東嶽上卿司命神君君平心正格秉操金石丹心矯衆棲神高映故報盈以玉鉞綠旌八威之策使盈征伐源澤折衝萬神君寒凍林谷味玄仰真思激窮岫啓心精誠今故報盈以紫旄之節藕敷華冠使盈招驅萬靈封山召雲君棄家獨往離親樂仙契關嶮嶮冬祖山川今故賜盈綉羽紫帔丹青飛裙使盈從容霄階携命玉真君步驟深毅足履危似心耽志尙曾不憚今故報盈以斑龍之輿素虎之耕使

盈浮景太空飛輪帝庭君披襟併景寒凌霜雪心求明真不戰不慄今故  
報盈以曲晨寶蓋瓊幃綠室使盈遊盼九宮靜神溫密君遠秀遁榮無疲  
於心潛形幽嶽靜思萬林今故報盈以流金火鈴雙珠月明可以上聞太  
極通音上清君真心高靜淫累不經素挺浩映內外坦平今故報盈以錦  
旌綉旛白羽玄竿可以呼召六陰玉女侍軒君慈向觸物陰德萬生蠢動  
之毛皆念經營今故報盈以鳳鸞之肅金鐘玉磬可以和神虛韶樂真舞  
靈君饑渴養神艱辛求真萬物不能致其惑千邪不能毀其淳今故報盈  
以紫琳之映玉漿金盞可以壽同三光刻簡丹瓊也盈標領清玄紫瑋八  
映心暉重離神耀太霞實真人之長者故賜以大元爲號君九德既備咸  
積太微天人虛白不期同歸今酬九事以報往懷盈心神方期四靈所棲

神仙傳卷五

六

丹神啓煥秉直不迴正任全固監無照微今屈宰上卿總括東嶽又加司  
命之任以領錄圖籍給玉童玉女各四十人以出入太微受事太極也治  
宮赤城玉洞之府盈其泣之動靜以聞於是盈與二弟決別而與王君俱  
去到赤城玉洞之府道次諸山川神靈有司迎啓引從者以千萬矣臨去  
告二弟曰吾今去矣便有局任不得復數相往來且夕相見要當一千年  
再過來於此山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一日期要吾師及南嶽太虛赤城真  
人遊盼於二弟處也將可記識之及有好道者待我於是吾自當料理之  
以相教訓未悟於是季偉思和遂留治此山洞內立宮結構於外將道著  
萬物流潤蒼生德加鳥獸各獲其情神驗禍福罪惡必明內法既融外教  
坦平爾乃風雨以時五禾成熟疾癘不起暴害不行也真誥云固位句曲

真人定錄右禁郎衷位三官保命司父老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  
三神乘白鶴各治一山頭甘雨灑旱稻陸田苗亦柔妻子咸保室使我無  
百憂白鶴翔青雲何時復來遊

樂巴 歷世真仙通鑑卷十五

說郭曰樂巴蜀郡成都人也

樂巴蜀郡成都人也少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詣巴請屈爲功曹待以師友  
之禮巴陵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可試見一奇乎巴唯唯乃平坐即入壁中  
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人竝驚虎徑還  
功曹舍人往視虎乃巴矣後舉孝廉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  
於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船

神仙傳卷五

七

行相逢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神詐爲天官損百姓日久罪  
當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  
枉害良民實以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林社稷求鬼蹤迹此鬼於是走至  
齊郡化爲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  
往捕其鬼巴到詣太守曰聞君有賢婿願見之鬼已知巴來託病不出巴  
謂太守曰令婿非人也是老鬼詐爲廟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  
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奏案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人將  
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座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  
携符來至庭下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即變爲狸扣  
頭乞活巴勅殺之皆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復化爲狸

亦殺之巴去還豫章豫章郡多鬼又多獨足鬼為百姓害巴到後更無此  
患妖邪一時消滅後徵為尚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有酒容賜百官酒又  
不飲向西南三嘆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  
生為臣立廟今日且有耆老皆來臣廟中享臣不能早委之是以有酒容  
臣適見成都市上火臣故嘑酒為雨以救之非敢不敬當請詔問虛抵罪  
乃發驛書問成都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  
火乃止雨著人皆作酒氣後一旦忽大風雨天地晦冥對坐不相見因失  
巴所在尋問巴還成都與親故別稱不更還老幼皆於廟中送之云送時  
因風雨晦冥莫知去處也

神仙傳卷五

八

神仙傳五卷終

神仙傳卷六

晉葛洪撰

劉安 歷世真仙通鑑卷五

說郭曰漢淮南王劉安高皇帝親孫也

淮南王劉安漢高皇帝之孫好儒學方技作內書二十一篇又著鴻寶萬  
年三卷論變化之道有八公往詣之門吏自以意難問之曰王上欲得延  
年却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洽聞精義入微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  
扛鼎暴死橫行之壯士今先生皆耆老矣自無註書之術賁育之氣豈能  
究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鈎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並乏不敢相通公笑  
曰聞王欽賢好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學養鳴

神仙傳卷六

一

吠之士誠欲市馬骨以致駢賦師郭生以招羣彥吾等雖鄙不合所求故  
遠致身欲一見王就令無益亦不為損云何限之逆見嫌擇若王必欲見  
少年則謂之有道見垂白則謂之庸人恐非發石取玉探淵索珠之謂也  
薄吾等老謹以少矣言畢八公變為十五歲童子露鬢青鬢色如桃花於  
是門吏驚悚馳走白王王聞之不及履即徒跣出迎以登思仙之臺列錦  
綺之帷設象牙之牀燔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穿弟子之履北面拱手而  
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鎖世業沉淪流俗不能遺棄放逸山林然夙  
夜飢渴思願神明沐浴垢穢誠革浮薄抱情不暢邈若雲泥不圖厚幸道  
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惟乞道君哀而教之則  
螟蛉假翼去地飛矣八公便已成老人矣告王曰雖復淺識且備先學知

王好道故來相從不知意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爲  
江河撮土爲山岳一人能崩高塞淵牧虎豹致龍蛇役神鬼一人能分形  
易貌坐在立亡隱蔽三軍白日盡暎一人能乘虛步空起海凌煙出入無  
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焦入水不濡刃之不傷射之不中冬凍不寒  
夏暑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草木立成轉徙山川陵岳一  
人能防災度厄辟邪却害延年益壽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成金煅鉛爲  
銀水煉八石飛騰流珠乘龍駕雲浮游太清任王所欲安於是旦夕朝拜  
身進酒果先乞試之變化風雨雲霧無不有效遂授丹經及三十六水銀  
等方藥成未服而安有子名遷好劍自謂莫及也郎中雷被與戲而被誤  
中於遷遷怒被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不聽被懼爲遷所殺乃上書於天

神仙傳卷六

二

子是時漢法諸侯壅閼嘗擊匈奴者罪死安當誅武帝素敬重安但削其  
二縣雷被與伍被素親伍被亦以奸私得罪於安安怒之而未發被恐誅  
乃誣告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安八公告安曰可以去矣此乃天所  
以發遣王願王勿疑乃與安登山大祭埋金於地即白日昇天八公與安  
所踐石上皆陷于今人馬之迹存焉八公告安曰雖復天使有此然伍被  
爲臣誣告君父夫有神仙之籍者人謀之者死犯之者滅被今當受誅也  
於是宗正既至失安所在推問云王仙去矣天子聞之悵然乃諷使廷尉  
張湯奏伍被爲安畫謀反計遂族誅二被如八公言矣漢史祕之不欲言  
神仙之事恐後世人主常廢棄萬機以求不死故言安自殺左吳記云安  
臨去欲誅二被八公諫曰不可遷去不欲害行蟲況於人乎安乃止又問

八公曰可得將素所交親俱至彼便遣還否公曰何不得爾但不得過五  
人安即以左吳王眷傅生等五人至元洲便遣還吳記具說云安未得上  
天遇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爲卑下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誤稱寡  
人於是僂伯主者奏安云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爲之謝過乃見赦謫守都  
廟三年後爲散僂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武帝聞左吳等隨王僂去  
更遣乃詔之親問其由吳具以對帝大懷恨乃嘆曰使朕得爲淮南王者  
視天下如脫履耳遂便招募賢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爲公孫卿樂大  
等所欺意猶不已庶獲其真者以安僂去分明方知天下實有神仙也時  
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樂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  
上犬吠雲中也

神仙傳卷六

三

李少君

據太平廣記卷八補

說郛曰李少君者齊人也漢武帝時人

李少君者齊人也漢武帝招募方士少君於安期先生得神丹爐火之方  
家貧不能辦藥謂弟子曰老將至矣而財不足雖躬耕力作不足以致辦  
今天子好道欲往見之求爲合藥可得恣意乃以方上帝云丹砂可成黃  
金成服之昇仙臣常遊海上見安期先生食棗大如瓜天子甚尊敬之  
賜遣無數少君常與王安侯飲食座中有一老人年九十餘少君問其名  
乃言曾與老人祖父遊夜見小兒從其祖父吾故識之時一座盡驚又少  
君見武帝有故銅器因識之曰齊桓公常陳此器於寢座帝按言觀其刻  
字果齊之故器也因知少君是數百歲人矣視之如五十許人面色肌膚



甚有光澤口齒如童子王公貴人聞其能令人不死莫不仰慕所遺金錢

山積少君乃密作神丹丹成謂帝曰陛下不能絕驕奢遣聲色殺伐不止

喜怒不勝萬里有不歸之魂市曹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乃以

少藥方與帝少君便穉煖是夜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

龍持節雲中來言太乙請少君帝遂覺即使人問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

朕昨夢少君捨朕去少君乃病困帝往視之并使人受其方事未竟而卒

帝曰少君不死故化去耳及斂忽失屍所在中表衣悉不解如蟬蛻也帝

猶增歎恨求少君不勤也初少君與朝議郎董仲躬相親愛仲躬宿有疾

體枯氣少少君乃與其成藥二劑并其方用戊己之草後土脂黃精根獸

沉先莠之根百卉花釀亥月上旬合煎銅器中使童子沐浴潔淨調其湯

神仙傳卷六

四

火使合成雞子三枚爲程服盡一劑身體便輕服三劑齒落更生五劑年

壽長而不復傾仲躬爲人剛直博學五經然不達道術笑世人服藥學道

頻上書諫武帝以爲人生則命衰老有常非道術所能延意雖見其有異

將爲天性非術所致得藥竟不服又不問其方少君去後數月仲躬病甚

常聞武帝說前夢恨惜少君仲躬憶少君所留藥試服之未半乃身體輕

壯其病頻愈服盡氣力如年少時乃信有長生不死之道解官行求道士

問其方竟不能悉曉仲躬惟得髮不白形容盛甚年八十餘乃死囑其子

道生曰我少得少君方藥初不信事後得力無能解之懷恨於黃泉矣汝

可行求人問方術之事解其方意長服此藥必度世也時有文成將軍亦

得少君術事武帝帝後遣使誅之文成謂使者曰爲吾謝帝不能忍少日

而敗大事乎帝好自愛後三十年求我於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還

具言之帝令發其棺視之無所見惟有竹筒一枚帝疑其弟子竊其屍而

藏之乃收捕檢問其跡帝乃大悔誅文成後復徵諸方士更於甘泉祀太

乙又別設一座祀文成帝親執禮焉

王真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十一

說郭曰王真者上黨人也嘗見魏武帝謂年四百歲

王真者上黨人也年七十九乃學道行胎息之術斷穀三十餘年容少而

色美行及走馬力兼數人魏武帝聞之召相見似三十許人意疑其詐遂

驗問其鄉里皆異口同辭多自兒童時見之者真年已四百歲矣武帝乃

信其道甚加欽禮焉郝元節事真十餘年真以蒸丹小餌法授之容常不

神仙傳卷六

五

衰後登女凡山仙去

陳長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十一

說郭曰陳長者在紵嶼山六百餘歲

陳長在紵嶼山上已六百餘歲紵嶼山中人爲架屋每四時烹殺以祭之

長亦不飲食顏色如六十歲人諸奉事者每有疾病即以器詣長乞祭水

飲之皆愈紵嶼山上累世相承事之莫知其所來及服食本末紵嶼在東

海中吳中周詳者誤到其上留三年乃得還具說之如此紵嶼其山地方

圓千里上有千餘家有五穀成熟莫知其年紀風俗與吳同

劉綱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十一

說郭曰劉綱者下邳人也初居四明山後爲上虞令

劉綱嘗時下邳人也初居四明山後爲上虞令師事帛君受道治中部事歷年道成作續仙傳行於世一日邀諸親故人會別飲食畢上縣廳側大皂筴樹上去地十餘丈舉手而別忽然飛入雲中而去其妻亦得道同時昇舉

樊夫人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四

說郭曰樊夫人者劉綱妻也

樊夫人者晉天師劉綱之妻也嘗與夫較術俱坐堂上綱作火燒碓屋從東起夫人禁之火即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呪一株使相鬪擊良久綱所呪者不勝數走出籬外綱唾盤中卽成鯉魚夫人唾盤中成鱸食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綱禁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卽喊之夫人徑前虎卽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牽歸係于牀脚下夫妻將昇天綱仕上虞令縣廳先有大皂筴樹綱昇樹數丈方能飛舉夫人平坐冉冉如雲氣之昇同昇天而去

東陵聖母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四

說郭曰東陵聖母者廣陵海陵人也適杜氏師事劉綱

東陵聖母者廣陵人也適杜氏師事劉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行中部事道成能坐在立亡杜公不信道常恚聖母聖母盛行治病救人或有所詣杜怒之愈甚誣言聖母奸妖告官使收聖母付獄頃之卽從臆中飛去衆人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遺所常著履一編在臆下於是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禱之甚有神效常有一青鳥在祭所有人失物者乞問

神仙傳 卷六

所在青鳥便飛集盜物人頭上故路無拾遺後歲月稍久亦不復爾至今海陵縣中不得爲奸盜之事大者卽風波沒溺狼虎食之小者卽復病也

孔元方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十五

說郭曰孔元方者許昌人也

孔元方者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實始得此藥時年已老自後歲歲更少常如四十許人郝元節左元放皆爲親友俱棄五經及當世之事專修道術元方仁慈惡衣蔬食飲酒不過一升年一百七十餘歲道家或時請元方會飲人作一酒令次至元方元方無所說直以杖拄地乃手抱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酒杯倒飲之人莫能爲也元方有一妻一子不積餘財頗種五穀嘗遭火發諸人並來救之出屋下衣糧牀几元方了

神仙傳卷六

七

不之顧惟露坐籬下視火其妻催使元方助之元方大笑曰何用此爲憂惜又別於水邊鑿岸作一窟室方廣丈餘元方入其中斷穀數月乃復還家家人亦不得往來室前有一栢樹往復從棘草間行委曲弟子有急欲詣其居處終莫能得後東方有一少年姓馮名愚好道伺見元方入室愚尋得之元方曰人未嘗得見我汝今日見我似可教也乃以素書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傳一人世若無人不得以年限足故而妄授也若四十年無所授八十年如有二人可授者卽頓授之與二人也可授不授爲閉天道不可授而授爲泄天寶閉道泄寶殃及子孫我已得所傳吾今去也乃委妻子入西嶽後五十年暫還鄉里時人當有識之者

王烈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十一

說郭曰王烈者字長休邯鄲人也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烈入海東抱犢山中嘗與稽叔夜同遊烈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叔夜叔夜既至皆凝爲石又入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記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叔夜叔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同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矢石所在烈因語弟子曰叔夜未應得仙也

涉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郭曰涉正者字元真巴東人也

涉正者字元真巴東人也說秦始皇時事了了似及見也漢末從二十弟子入吳而正常閉目雖行猶不開也弟子隨之二十年莫有見其開目者

神仙傳卷六

八

有一弟子固請之正乃爲開目目開時有音如霹靂而光如電照于弟子皆不覺頓伏良久乃能起正已復還閉目正道成莫見其所服食施行而授諸弟子皆以行氣絕房室及服石腦小丹云李八百呼正爲四百歲兒

神仙傳六卷終

神仙傳卷七

晉葛洪撰

焦先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十五

說郭曰焦先者字孝然河東太陽人也

焦先者字孝然河東太陽也在鄉里累歲年一百七十常食白石似今之熟者大芋也先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始擔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時布席與坐爲設食先便坐食亦不與人語若人不見便私置薪於人門間便去連年如此及魏受禪居河之涓結草爲庵獨止其中不設牀席以草蓐襯坐其身垢濁如泥漆或數日一食行不由徑不與女人交遊衣弊則於市賣薪以買故衣著之冬常著單衣太守

神仙傳卷七

一

董經往視之亦不肯語經亦以爲賢後野火起燒其庵屋人往視之見先危坐於庵下不動火過庵燒盡先乃徐起其衣服亦不焦灼又更作庵時天大雪人屋多壞先庵倒人往不見先所在恐已凍死乃共拆庵索之見先熟臥於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休如暑夏醉臥之狀人莫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或老或少如此三百餘年乃與人別去不知所適所請者竟不得一言也

孫登 漢太平廣記卷九補

說郭曰孫登者不知何所人也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恒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輒被髮自覆身髮長丈餘又雅容非常歷世見之顏色如故市中

乞得錢物轉與貧人更無餘資亦不見食時楊駿爲太傅使傳迎之問訊不答駿遣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門就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於駿門下又復斫碎之時人謂爲狂後乃知駿當誅斬故爲其象也駿錄之不放下故入稽叔夜有邁世之志曾詣登登不與語叔夜乃扣難之而登彈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優而識寡劣於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彈琴於是登彈一絃之琴以成音曲叔夜乃歎息絕思也

東郭延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三十四

說郭曰東郭延者山陽人也

神仙傳卷七

東郭延者山陽人也服靈飛散能夜書在冥室中身皆生光照耀一室又能望見平地數十里小物知眞形色又凡見人不計識與不識能逆知其生死一如其言在鄉至四百歲不老一旦有數十人乘迎之比隣盡見與親故辭別而去云詣崑崙山也

靈壽光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二

說郭曰靈壽光者扶風人也

靈壽光者扶風人也年七十餘而得朱英丸方合而服之致得其效轉更少壯年如二十時漢獻帝建安元年光已年二百二十歲常寄寓於江陵胡田家無疾而卒田殯埋之百餘日人復見在小黃寄書與田田得書掘發棺之中無所有釘亦不脫唯履在棺中

劉京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二

說郭曰劉京者本孝文帝侍郎也

劉京者本漢文帝時侍郎也從邯鄲張君學道受餌妻母朱英方服之百三十餘歲視之如三十許人能知吉凶之期又能爲人祭天益命或延得十年五年至魏武帝時京遊諸弟子家皇甫隆聞而隨事之以妻母丸子方教隆隆合服之得三百歲不能盡其道法故不得度世又有王公看於京得九子丸時王公已七十歲乃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兒騎馬獵行日二百里飲酒一斛不醉得壽二百歲

帛和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七補

說郭曰帛和字仲理遼東人也

神仙傳卷七

帛和字仲理遼東人也入地肺山事黃奉奉以行氣服咒法授之告和曰吾道盡此不能得神丹金砂周遊天下無山不往汝今少壯廣求索之和乃到西城山事王君王君語和大道訣曰此山石室中當熟視北壁當見壁有文字則得道矣視壁三年方見文字乃古人之所刻太清中經神丹方及三皇天文大字五岳眞形圖皆著石壁和誦誦萬言義有所不解王君乃授之訣後入林慮山爲地仙林慮一名隆慮其山南連大行北接恒岳有仙人樓高五十丈

嚴青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二

說郭曰嚴清者會稽人也

嚴青者會稽人也居貧常於山作炭忽遇一人與青語青不知其神人也

臨行以一卷書與青曰汝骨應得長生吾以神方授汝青言我不識書當奈何神人曰不須讀也但以潔器盛之置高處爾并教青服石髓法青受之僑居山中無他佳器唯有飲壺乃用以盛所授書即便見其左右常有數十人侍之青船載炭時出山下北神便為青挽船也人但見青船自行又治病救患但以所授之書到其人冢所病便愈百姓多尊奉之青常從弟子家夜歸都巡夜逢青問何人夜行青亦厲聲問曰汝是何人而夜行都督怒其應對不恭囚叱從兵使收錄犯行人青復叱其從神曰皆錄其夜行人青徑去而都督及從者數十人馬皆不復得去明且行人見都督問何為住此都督說事狀如此行人曰此必是嚴公也都督曰我今不能動可報吾家速往叩頭謝青自說昨實不知是先生乞得放遣青乃大聲曰遣放昨所錄夜行人都督乃得去其後夜行者每見行人皆先問非嚴公乎青後斷穀不食一年而入小蓋山仙去今吳會多奉事青為嚴家道但不復知食藥物以求長生惟存其祭祀爾

神仙傳卷七

四

趙翟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十四

說郭曰趙翟者字子榮上黨人也

趙翟者字子榮上黨人也得癩病將死人或告翟家云及其生棄之若使死於家則後世子孫常有此病於是家人為辦一年糧送之置於深山石室中又恐虎狼食之外以木柵欄之子榮悲傷自恨晝夜泣涕如此百餘日夜中忽見石室前有兩人並立問子榮曰子何人也子榮度深山窮林之中非人所行之處必是神靈乃自陳說叩頭乞哀其人行諸皆中有如

雲氣了無所礙於是問子榮曰汝必欲疾愈者即當服藥能服藥否子榮曰宿業多罪嬰此惡疾已見流棄死在旦夕若刖足割鼻而可得活猶所甘心況於服藥乎唯乞神人丐其餘生神人乃以松子脂五升賜之語曰服不惟愈疾而已得長度世矣子榮服之未盡癩瘡盡愈身體輕強乃歸家家人疑之是鬼具陳說其由乃喜遂更服之經二載顏色轉少膚肌光澤走及鳥獸時已年七十餘食雉兔皆嚼其骨能負重擔終日不瘦極百七十歲夜臥忽見屋間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左右云不見後夕漸大數十日間一室盡明能夜書後夜臥見面上有二人長三寸許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戲真鼻口之間如是復一年許此女稍長大至於如人不復東面上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聲欣欣然獨樂在民間三百餘年色如童子乃入抱犢山仙去

神仙傳卷七

五

宮嵩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十

說郭曰宮嵩者瑯琊人也

宮嵩者瑯琊人也有文才著書百餘卷師事仙人于吉漢元帝時嵩隨吉於曲陽泉上遇天仙授吉青縑朱字太平經十部吉行之得道以付嵩後上此書書多論陰陽否泰災眚之事有天道地道人道云治國者用之可以長生此其旨也嵩服靈母數百歲有童子之色後出入紆嶼山仙去矣

容成公 據說郭補文闕

容成公者字子貢遼東人也行玄素之道年二百歲

中黃子 據說郭補文闕

中黃子善房中之道

許由巢父 據說郭補文闕

許由巢父服箕山石流黃丹今在中岳山中

石陽 據說郭補文闕

石陽服三黃得仙

董仲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七

說郭曰董仲君者臨淮人也

董仲君者臨淮人也少行氣煉形年百餘歲不老常見誣繫獄伴死臭爛生蟲獄家舉出而後復生尸解而去

清平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十二

神仙傳卷七

說郭曰清平吉者沛國人也漢高時兵卒也

清平吉沛國人漢高皇帝時衛卒也至光武時容色不老後尸解去百餘年復還鄉里數日聞又尸解而去

王仲都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七

說郭曰王仲都者漢中人也漢元帝嘗見之

王仲都漢人也一云道士學道於梁山遇太白真人授以虹丹能禦寒暑已二百許年漢元帝召至京師試其方術嘗以嚴冬之月從帝而遊令仲都單衣乘駟馬車於上林昆明池環水馳走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蒸怱怱然又當盛夏曝之日中國以十爐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後亦仙去

神仙傳 卷七

程偉妻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五

說郭曰漢旗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

漢期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能神通變化偉不甚異之偉嘗從駕出行而服飾未備甚以為憂妻曰止闕衣耳何愁之甚邪即為致兩匹縑忽然而至偉好黃白術連時不成妻乃出其囊中藥少許以器盛水銀投藥而煎之須臾成銀偉欲從求方終不可得云偉骨未應得之逼不得已妻遂登然而化尸解而去

薊子訓 據太平廣記卷十二補

說郭曰薊子訓者齊人也

神仙傳卷七

薊子訓者齊人也少嘗任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除駙馬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時惟行信讓與人從事如此三百餘年顏色不老人怪之好事者追隨之不見其所常服藥物也性好清澹常閉居讀易小小作文皆有意義見比屋抱嬰兒訓求抱之失手墮地兒即死鄰家素尊敬子訓不敢有悲哀之色乃埋瘞之後二十餘日子訓往問之曰復思兒否鄰曰小兒相命應不合成人死已積日不能復思也子訓因出外抱兒還其家其家謂是死不敢受子訓曰但取之無苦故是汝本兒也兒識其母見而欣笑欲母取之抱猶疑不信子訓既去夫婦共往視所埋兒棺中惟有一泥兒長六七寸此兒遂得長成諸老人鬚髮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宿昔之間明且皆黑矣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謁見無緣致之有年少與子訓鄰居為太學生諸貴人作計共呼太學生謂之曰子勤苦讀

書欲規富貴但召得子訓來使汝可不勞而得矣生許諾便歸事子訓灑掃供侍左右數百日子訓知意謂生日卿非學道焉能如此生尚諱之子訓曰汝何不以實對妄為虛飾吾已具知卿意諸貴人欲見我我豈以一行之勞而使卿不獲榮位乎汝可還京吾某日當往生甚喜辭至京與貴人具說某日子訓當到至則未發生父母來詣子訓子訓曰汝恐吾忘使汝兒失信不仕邪吾今食後即發半日乃行二千里既至生急往拜迎子訓問曰誰欲見我生日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任屈但知先生所至當自來也子訓曰吾千里不倦豈惜寸步乎欲見者語之令各絕賓客吾明日當各詣宅生如言告諸貴人各自絕客灑掃至時子訓果來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訓諸朝士各謂子訓先到其家明日至朝各問子訓何時到宅

神仙傳卷七

八

二十三人所見皆同時所服飾顏貌無異惟所言語隨主人意答乃不同世京師大驚異其神變如此諸貴人並欲詣子訓子訓謂生日諸貴人謂我重瞳八采故欲見我今見我矣我亦無所能論道吾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路而來生具言適去矣東陌上乘驟者是也各走馬逐之不及如此半日相去常一里許終不能及遂各能還子訓至陳公家言曰吾明日中時當去陳公問遠近行乎曰不復更還也陳公以葛布單衣一送之至時子訓乃死屍僵手足交胸上不可得伸狀如用鐵屍作五香之芳氣達於巷陌其氣甚異乃殯之棺中未得出棺中噏然作雷霆之音光照宅宇坐人頻伏良久視其棺蓋乃分裂飛於空中棺中無人但遺一隻履而已須臾聞陌上有人馬簫鼓之聲徑東而去乃不復見子訓去後陌上數

十里芳香百餘日不歇也

神仙傳卷七

九

神仙傳七卷終

神仙傳卷八

晉葛洪撰

葛玄 據太平廣記卷七十一補

說郭曰葛玄洪族祖字孝先吳大帝欲加以榮位玄不聽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未及合作常服餌尤長於治病鬼魅皆見形或遣或殺能絕殺連年不饑能積薪烈火而坐其上薪盡而衣冠不灼飲酒一斛便入深泉澗中臥酒解乃出身不濡濕玄備覽五經又好談論好事少年數十人從玄遊學嘗船行見器中藏書扎符數十枚因問此符之驗能爲何事可得見否玄曰符亦何所爲乎即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曰何如客曰異矣又取一符投江中停立不動須臾下符

神仙傳卷八

上上符下三符合一處玄乃取之又江邊有一洗衣女玄謂諸少年曰吾爲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于水中女便驚走數里許不止玄曰可以使止矣復以一符投水中女即止還人問女何怖而走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玄常過主人主人病祭祀道精主人使玄飲酒精人言語不遜玄大怒曰奸鬼敢爾救五伯曳精人轉柱鞭脊即見如有人牽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投地但聞鞭聲血出淋漓精人故作鬼語乞命玄曰赦汝死罪汝能令主人病愈否精人曰能玄曰與汝三日期病者不愈當治汝精人乃見放玄嘗行過廟此神常使往來之人未至百步乃下騎乘中有大樹數十株上有衆鳥莫敢犯之玄乘車過不下須臾有大風迴逐玄車塵埃漫天從者皆辟易玄乃大怒曰小邪敢爾即舉手止風風便止玄

神仙傳 卷八

還以符投廟中樹上鳥皆墮地而死後數日廟樹盛夏皆枯尋廟屋火起

焚燒悉盡玄見買魚者在水邊玄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爲玄曰無苦也乃以魚與玄玄以丹書紙納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玄常有賓後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玄與客語迎送亦然時天寒玄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火共使得煖玄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諸書生請玄作可以戲者玄時患熱方仰臥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結衣答曰熱甚不能起作戲玄因徐徐以腹揩屋棟數十過還復牀上及下冉冉如雲氣腹粉着屋棟連日猶在玄方與客對食食畢漱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作聲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口中玄嚼

神仙傳卷八

之故是飯也玄手拍牀蝦蟇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弦節如人玄止之即止玄冬中能爲客設生瓜夏致冰雪又能取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徐徐以器於上呼錢出於是一一飛從井中出悉入器中玄爲客致酒無人傳酒杯目至人前或飲不盡杯亦不去畫流水即爲逆流十丈許于時有一道士頗能治病從中國來欺人言我數百歲玄知其誑後會衆坐玄謂所親曰欲知此公年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座矚目良久集地著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之比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牀長跪答曰無狀實年七十三玄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慚遂不知所之吳大帝請玄相見欲加榮位玄不聽求去不得以客待之常共遊宴坐上見道間人民請雨帝曰百



姓請雨安可得乎玄曰易得耳即便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尺餘帝曰水寧可使有魚乎玄曰可復書符水中須與有大魚百許頭亦各長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玄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真魚也常從帝行舟遇大風百官船無大小多濡沒玄船亦淪失所在帝歎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四望山使人船釣船沒已經宿忽見玄從水上來既至尚有酒色謝帝曰昨因侍從而伍子胥見彊牽過卒不得捨去煩勞至尊暴露水次玄每行卒逢所親要于道間樹下折草刺樹以杯器盛之汁流如泉杯滿即止飲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其所刺樹以杯承之杯至即汁出杯滿即止他人取之終不爲出也或有請玄玄意不欲往主人彊之不得已隨去行數百步

神仙傳卷八

三

玄腹痛止而臥地須臾死舉頭頭斷舉四肢四肢斷更臭爛蟲生不可復近請之者遽走告玄家更見玄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之走還向玄死處已失玄尸所在與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並而步又玄遊會稽有賈人從中國過神廟廟神使主簿教語賈人曰欲附一封書與葛公可爲致之主簿因以函書擲賈人船頭如釘着不可取及達會稽即以報玄玄自取之即得語弟子張大言曰吾爲天子所逼留不遑作大樂今當尸解八月十三日中時當發至期玄衣冠入室臥而氣絕其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如雷炬滅良久風止忽失玄所在但見委衣床上帶無解者且問隣家隣家人言了無大風風止在一宅籬落樹木皆敗折也

左慈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十五

說郭曰左慈者字元放廬江人也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明五經兼通星緯見漢祚將盡天下向亂乃歎曰值此衰運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貧矣乃學道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內九丹金液經能變化萬端不可勝紀曹公操聞名召取關一室中使人守視斷穀日與二升水葶年乃出之顏色如故操欲學道慈曰學道當清靜無爲操怒謀殺之慈知之乃求乞骸骨歸操曰何忽爾慈曰知公欲見殺故求去爾操曰固無此意公欲高尚其志亦當不久留乃爲設飲慈曰今將分曠願乞分杯飲酒操曰善慈拔簪以畫杯酒酒即中斷其間相去一分許慈即飲其半送與操操不喜未即爲飲慈乞盡飲之以杯擲屋棟杯便懸著棟動搖似飛鳥之俯仰若欲落而復不落舉坐莫不矚目杯良久乃墮地諸人乃視杯已失慈所在後操一日宴賓慈亦預坐操顧謂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爾慈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曰一魚不足以供坐客慈更以釣沉之復引鱸出皆三尺餘操又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爾慈曰易得操恐近取之曰吾前遣人至蜀買錦可報增二匹語頃即得薑并獲使報後返驗問增錦之狀若符契焉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齎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懷不意因坐上收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後有人見慈住處乃往白操操又遣人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隱故令世人

神仙傳卷八

四

知其神爾於是收執下獄獄吏欲拷詰戶中有一慈戶外有一慈不知當考何者操開而惡使將軍引出市殺之須臾有七慈相始一官收得六慈失一慈有頃六慈俱失操乃令閉四市門而索之或不識慈問慈何如人

曰眇一目著葛巾青單衣無非慈者竟不知所收操令捕得逐人便斬後數日見慈便斬頭斷以白操操大喜言果左慈頭也就而視之一束茅爾

還視其尸亦失所在人有從荊州來者見慈在荊州矣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羣操知不可得令自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

試君術爾忽有一老抵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老抵屈前膝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刺史劉表亦以

慈爲惑衆擬收害之表出驍兵慈意知欲見其術乃詣表云有薄醴願以

神仙傳卷八

五

餉軍表曰道人單僑吾軍人衆安能爲濟乎慈重道之表使視之有酒一斗器盛之脯一束而十人共舉不勝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請百

人奉酒及脯以賜兵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酒脯味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盡坐上賓客千人皆大醉表乃大驚無復有害

慈之意慈委表去入東吳丹徒徐墮有道術慈過之墮門下有宿客牛車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使去客即見牛在楊樹梢行適上

樹即不見下即復見行樹上又車轂皆生荆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

動客大懼即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後須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

之急追可及諸客分布逐之及慈羅布扣頭謝之慈意解即遣還去及至

車牛等各復如故慈往見孫討逆討逆復欲殺之後出遊請慈俱行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之慈著木履拄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鞭馬逐之終不能及乃止慈後入霍山合九華丹丹成仙去

王遙 歷世真仙通鑑卷五

說郭曰王遙者字伯遼郡陽人也

王遙字伯遼郡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行治病病無不愈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鍼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敷地坐不飲不食須臾病差便起去其有邪鬼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因招呼之皆見其形物在獄中或狐狸龍蛇之類也乃斬之燔燒病者即愈遙有竹篋子長數尺有一童子姓錢以九節竹杖擔篋將出冒雨行遙及弟子皆不沾濕及夕嘗有兩火炬導前約當

神仙傳卷八

六

行三十里許登一小山入石室石室中先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擔篋發之中有五竹簧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一枚與石室中二人並鼓之良久遙辭去三簧皆納篋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並送遙與遙言卿當早來何爲久在俗間遙答言我如是來也遙還家百餘日一夜天復雨然燈火治裝遙先有葛單衣及葛巾五十餘年未嘗著之此衣皆取著其妻即問遙欲捨我去也遙曰暫行爾妻涕泣日日復留少時遙曰如是即當還後三十餘年弟子又見遙在馬迹山中顏色更少如向年蓋已爲仙矣

陳永伯 歷世真仙通鑑卷五

說郭曰陳永伯者南陽人也

陳永伯者南陽人也得淮南王七星散方試按合服之二十一日忽然不

知所在水伯有兒子名增族年十七亦服之其父繫其足閉於密戶中晝夜使人守視之二十八日亦復不見不知所之本方云服之三十日得仙陳氏二子服之未三十日而失所在後人不致服仙去必有仙官來迎但人不見之耳

太山老父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十二

說郭曰太山老父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帝請之

太山老父者莫知其姓名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父鋤於道間頭白光高數尺恠而呼問之老父狀如年五十許人而面有童子之色肌體光華不與俗人同帝問有何道術邪老父答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有道士教臣絕穀服朮飲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二十四物以象二十四氣其八物以應八風臣行之轉老為少黑髮更生齒墮復出日行三百里臣今年百八十矣武帝受其方賜之金帛老父得入岱山中去十年五年時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復還也

神仙傳卷八

七

神仙傳八卷終

神仙傳卷九

晉葛洪撰

劉根 陳太平廣記卷十補

說郭曰劉根字君安長安人也漢孝成帝時為郎中

劉根者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少明五經以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僻嶮峻絕之上直下五千餘丈冬夏不衣身毛長一二尺其顏色如十四五歲人深目多鬚鬢皆黃長三四寸每與坐或時忽然變著高冠玄衣人不覺換之時衡府君自說先祖與根同歲者至王莽時頻使使者請根根不肯往衡府君使府椽王珍問起居根不答再令功曹趙公往山達敬根惟言謝府君更無他言後潁川太

神仙傳卷九

一

守高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過半太守家大小悉得病高府君復遣珍往求根請消除疫氣之術珍叩頭述府君之言根教言於太歲宮氣上掘地深三尺以沙着其中及酒沃之君依言病者悉愈疫氣尋絕每用有效後太守張府君以根為妖遣吏召根擬戮之一府共諫府君府君不解如是諸吏達根欲令根去根不聽府君使至請根根曰張府君欲吾何為耶聞當至耳若不去恐諸君招各謂卿等不敢來呼我也根是日至府時賓客滿座府君使五十餘人持刀杖繩索而立根顏色不忤府君烈聲問根曰若有何道術也答曰唯唯府君曰能召鬼乎曰能府君曰既能即可捉鬼至廳前不爾當大戮根曰召鬼至易見耳借筆硯及奏按鎗鎗然作銅鐵之聲聞於外又長嘯嘯音非常清亮聞者莫不肅然眾客震悚須臾廳

上南壁忽開數丈見兵甲四五百人傳呼赤衣兵數十人齎刀劍將一車直從壞壁中入來又壞壁復如故根勅下車上鬼其赤衣便乃發車上披見下有一老翁老姥大繩反縛囚之懸頭廳前府君熟視之乃其亡父母也府君驚愕流涕不知所措鬼乃責府君曰我生之時汝官未達不得汝祿養我死汝何爲犯神仙尊官使我被收困辱如此汝何面目以立人間府君下階叩頭向根伏罪受死請求放赦先人根勅五百兵將囚出散遣之車出去南壁開後車過壁復如故既失車所在根亦隱去府君惆悵恍惚狀若發狂妻登時死良久乃蘇云見府君家先提者大怒言汝何故犯神仙尊官使我見收今當來殺汝其後一月府君夫婦男皆卒府祿王珍數得見數承顏色歡然時伏地叩頭請問根學仙時本末根曰吾昔入山

神仙傳卷九

七

精思無所不到後如華陰山見一人乘白鹿車從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四人執采施之節皆年十五六余載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余曰爾聞有韓衆否答曰實聞有之神人曰我是也余乃自陳曰某少好道而不遇明師頗習方書按而爲之多不驗豈根命相不應度世也有幸今日得遇大神是根宿昔夢想之願願見哀憐賜其要訣神未肯告余余乃流涕自搏重請神人曰坐吾將告汝汝有仙骨故得見吾耳汝今髓不滿血不煖氣少腦減筋息肉沮故服藥行氣不得其力必欲長生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藥耳夫仙道有昇天躡雲者有遊行五岳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屍解而仙者凡修仙道要在服藥藥有上下仙有數品不知房中之事及行氣導引并神藥者亦不能仙也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服之

皆立登天不積日月矣其次有雲母雄黃之屬雖不即乘雲駕龍亦可役使鬼神變化長生次乃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駐顏斷穀益氣不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數百歲下即全其所稟而已不足久賴也余頓首曰今日蒙教乃天也神人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即志意定嗜慾除也乃以神方五篇見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過司命奪人算使人不壽人身中神欲得人生而尸欲得人死人死則神散無形之中而成鬼祭祀之則得欲饗故欲人死也夢與惡人鬪爭此乃尸與神相戰也余乃從其言合服之遂以得仙珍又每見根書符了有所呼召似人來取或數聞推問有人對答及聞鞭撻之聲而悉不見其形及地上時時有血莫測其端也根乃教珍守一行氣存神坐三綱六紀謝過上名之法根後入

神仙傳卷九

三

雞頭山仙去

壺公 據太平廣記卷十二補

說郭曰壺公者不知其姓名費長房傳其道

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餘卷皆出自公故總名壺公符時汝南有費長房者爲市椽忽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人莫識之賣藥口不二價治病皆愈語買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事無不效其錢日收數萬便施與市中貧乏饑凍者唯留三五十常懸一空壺於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惟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也長房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辭如此積久長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長房篤信謂房日至暮無人

時更來長房如其言即往公語房曰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可效我跳自當得入長房依言果不覺已入入後不復是壺惟見仙宮世界樓觀重門閣道公左右侍者數十人公語房曰我仙人也昔處天曹以公事不勤見責因謫人間耳卿可教故得見我長房下座頓首曰肉人無知積罪却厚幸謬見哀憫猶入剖棺布氣生枯起朽但恐臭穢頑弊不任驅使若見哀憐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審爾大佳勿語人也公後詣長房於樓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飲之酒在樓下長房使人取之不能舉盞至數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下一指提上與房共飲之酒器如拳許大飲之至暮不竭告長房曰我某日當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之心不可復言欲使親眷不覺知去當有何計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與房戒之曰卿以竹歸家便

神仙傳卷九

四

可稱病以此竹杖置卿所臥處默然便來房如公言去後家人見房已死屍在牀乃向竹杖耳乃哭泣葬之房詣公恍惚不知何所公乃留房於羣虎中虎磨牙張口欲噬房房不懼明日又內於石室中頭上有一方石廣數丈以茅綯懸之又諸蛇來噬繩繩即欲斷而長房自若公至撫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長房陷屎兼蛆長寸許異常臭惡房難之公乃歎謝遣之曰子不得仙道也賜子為地上主者可得壽數百歲為傳封符一卷付之曰帶此可主諸鬼神常稱使者可以治病消災房夢不得到家公以一竹杖與之曰但騎此得到家耳房騎竹杖辭去忽如睡覺已到家家人謂是鬼具述前事乃發棺視之惟一竹杖方信之房所騎竹杖棄葛陂中視之乃青龍耳初去至歸謂一日推問家人已一年矣房乃行符收鬼治病無不

愈者每與人同坐共語常呵責嗔怒問其故曰嗔鬼耳時汝南有鬼怪歲輒數來郡中來時從騎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內外爾乃還去甚以為患房因詣府廳事正值此鬼來到府門前府君馳入獨留房鬼知之不敢前房大叫呼曰使捉前鬼來乃下車伏庭前叩頭乞曰改過房呵之曰汝死老鬼不念溢良無故導從唐突官府自知合死否急復真形鬼須臾成大龍如車輪頭長丈餘房又令復人形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與葛陂君鬼叩頭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視之乃見符札立陂邊鬼以頭繞樹而死房後到東海東海大旱三年謂請雨者曰東海神君前來淫葛陂夫人吾係之辭狀不測脫然忘之遂致久旱吾今當赦之令其行雨即便有大雨房有神術能縮地脈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復舒如舊也

神仙傳卷九

五

尹軌 據太平廣記卷十三補

說郭曰尹軌字公度太原人也

尹軌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星氣河洛讖緯無不精微晚乃學道常服黃精華日三合計年數百歲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嘗不效腰佩漆竹筒十數枚中皆有藥言可辟兵疫常與人一丸令佩之會世大亂鄉里多摧其難惟此家免厄又大疫時或得粒許大塗門則一家不病弟子黃理居陸渾山中患虎暴公度使其斷木為柱去家五里四方各埋一柱公度即印封之虎即絕迹到五里輒還有怪鳥止屋上者以白公度公度為書一符著鳥所鳴處至夕鳥伏死符下或有人遭喪當葬而貧汲汲無以辦公度過省之孝子遂說其孤苦公度為之愴然令求一

片鉉公度入荆山架小屋於爐火中銷鉉以所帶藥如米大投鉉中攪之乃成好銀與之告曰吾念汝貧困不能營葬故以拯救慎勿多言也有人負官錢百萬身見收縛公度於富人借數千錢與之令致錫得百兩復銷之以藥方寸匕投之成金還官後到太和山中仙去也

介象 歷世真仙傳通鑑卷十五

說郭曰介象者字元則會稽人也

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博覽百家之言能屬文陰修道法入東嶽受禁制之術能茅上然火煮雞雞熟而茅不焦能令一里內不炊不蒸雞犬三日不鳴不吠能令一市人皆坐不起能隱形變化爲草木鳥獸聞九丹之經同遊數千里求之不值明師乃入山精思冀遇神仙疲極臥石

神仙傳卷九

六

上有一虎往噬象象睡寤見虎乃謂之曰天使汝來侍衛我者汝且停若山神使汝來試我汝疾去象入山見谷中有石子紫色光彩大如雞子不可稱數乃取兩枚而遊谷深不得度乃還於山中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衣服五彩蓋仙人也象扣頭乞長生之方女子曰汝急送手中物還故處乃來吾於此待汝象以石送於谷中而還見女子在舊處象復扣頭女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穀三年乃復往見此女故在廁處乃以丹方一首授象告曰得此便仙勿他爲也象未得合作藥常住第樂延雅舍帷下平牀中有書生數人共論書傳事不判象傍聞之不能忍乃爲決解之書生知象非凡人密奏象於吳主象知之欲去曰恐官事拘束我爾延雅固留吳主詔徵象到武昌甚敬重之稱

神仙傳 卷九

爲介君爲象起第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隱形之術試

還後官及出入殿門莫有見者又令象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與先主

共論鱸魚何者最上象曰鱸魚爲上先主曰此魚乃在海中安可得乎象

曰可得爾但令於殿中庭方培著水滿之象即素鉤餌起釣之垂綸於培

中不食頃得鱸魚先主驚喜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爲陛下取作鱸安不

可食仍使厨人切之先主曰蜀使不來得薑作鱸至美此間薑不及也何

由得乎象曰易得爾願差一人并以錢五十文付之象書一符以著竹杖

中令其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買薑畢復閉目此人如言騎杖須臾已

到成都不知何處問人言是蜀中也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在蜀從人恰

與買薑人相見於是甚驚作書寄家此人買薑還厨中鱸始就矣象又能

神仙傳卷九

七

讀諸符文如讀書無誤謬者或不信之取諸雜符除其注以示象象皆一

一別之又有二人種桑於山中常患獼猴食之聞象有道從乞辟猴法象

告無他汝明日往看桑若見猴羣不大喚語之曰吾已告介君介君教汝

莫食桑此人倉卒直言象欺弄之明日往見羣猴欲下樹試告象言語猴

即各還樹絕迹矣象在吳連求去先主不許象言某月日病先主使左右

以梨一筐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先主殯埋之以日中死其日晡時已至

建鄴以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視其棺中唯一奏版符爾

先主思象便以所住屋爲廟時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鵠來集座上良久乃

去後弟子見象在蓋竹山中顏色更少焉

神仙傳九卷終

神仙傳卷十

晉葛洪撰

董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十六

說郭曰董奉者字君異侯官縣人也吳先主時得道

董奉字君異福州侯官縣人也昔吳先主時有年少作本縣長見君異年三十餘不知其有道也能去五十餘年復爲他職以經候官諸故吏人皆往見故長君異亦往顏色如昔了不異故長宿識之間曰君無有道邪昔在縣時年紀如君輩今已皓白而君猶少也君異曰偶爾杜燮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已三日君異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藥內死人口中令人舉死人頭搖而消之食頃燮開目動手足顏色漸還半日中能起坐遂活後

神仙傳卷十

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然如夢見有數十烏衣人來收之將載露車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獄各一戶戶纔容一人以燮內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之不復見外恍惚間有一人言太一遣使者來召杜燮急開出之聞人以錘掘其所居戶良久引出之見外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杜燮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燮既活乃爲君異起高樓於中庭君異不飲食唯啖脯棗多喜飲酒一日三爲君異設之君異輒來就燮處飲食下樓時忽如飛鳥便來到座不覺其下上樓亦耳如此三年從燮求去燮涕泣留之不許燮問曰君欲何所之當爲具大船也君異曰不用船宜得一棺器耳燮卽爲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君異死燮使人殯埋之七日人有從宕昌來者見君異因謝杜侯好自愛重燮乃開君異棺中但見一帛一面

丹書符君異後還廬山下居有一人少使病癩垂死自載詣君異叩頭乞

哀君異使病者坐一戶中以五重布緡其目使勿動搖乃勸家人莫近病人云聞有一物來舐之痛不可堪無處不匝度此物舌當一尺許其氣息大小如牛竟不知何物良久乃去君異乃往解病人之巾以水與飲遣去云不久當愈且勿當風十數日間病者身體通赤無皮甚痛得水浴卽不復痛二十餘日卽皮生瘡愈身如凝脂後嘗大旱百穀焦枯縣令丁士彥謂綱紀曰董君有道必能致雨乃自齋酒脯見君異說大旱之患君異曰雨易得耳因仰視其屋曰貧家屋皆見天不可以得雨如何縣令解其意因曰先生但爲祈雨當爲架好屋於是明日士彥自將吏人乃運竹木爲起屋屋成當泥塗使人掘土取壤欲取水作泥君異曰不煩運水日暮自

神仙傳卷十

當雨也其夜大雨高下皆足又君異居山間呪水治病不取錢物使人重病愈者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七萬餘株鬱然成林而山中百蟲羣獸遊戲杏下竟不生草有如耘治也於是杏子大熟君異於杏林下作簞倉語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報徑自取之得將穀一器置倉中卽自往取一器杏每有以穀少而取杏多者卽有三四頭虎敢逐之此人怖懼而走杏卽傾覆虎卽還去到家量杏一如穀少又有人空往偷杏到家人死遂送杏還扣頭謝過死者卽活自是買杏皆於林中自平量之不致有欺者君異以其所得糧穀賑救貧病供給行旅歲消三千斛尙餘甚多縣令親故家有女爲精邪所魅百不能治以語君異若能得女愈當以侍巾櫛君異卽爲召勸諸魅有大白蠱長丈六尺陸行詣病者門君異使

人斬之女病即愈遂以女妻之久無兒息君異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乞女養之女年十歲君異一旦受上帝賜命位碧虛上監太一真人白日飛昇婦及養女猶守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逐之如故

李根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十一

說郭曰李根字子源許昌人也

李根字子源許昌人也。有趙買者聞其父祖言傳世見根也買爲兒時便隨事根至買年八十四而根年少不老昔住壽春吳大文家大文從之學道作金銀法立成根能變化入水火中坐致行厨能供二十人皆精細之饌四方奇異之物非當地所有也忽告大文曰王陵當敗壽春當陷兵中不復居可急徙去大文竊以語弟弟無意泄之王陵聞之以爲妖言惑衆

神仙傳卷十

三

乃使人收根欲殺之根時乃方欲書疏奄聞外有千餘人圍吳家求根根語大文父曰勿勿但語吾不知官自來搜之昨日去矣大文出戶還顧窺根失所在左右書器物皆不復見於是官兵入索困食衣篋之中無處不徧不得根及良久大文出見根故在向坐儼然如故根語大文曰王太尉當族誅卿弟泄語十日中當卒死皆果如言弟子家又有以女給根者此女知書根出行竊取根素書一卷讀之得根自記其學道經疏云以漢元封中學道於某甲時年計根已七百餘年也又大文說根兩目童子皆方按仙經云八百歲人童子方也根告諸弟子言我不得神丹大道之訣唯得地仙方爾壽畢天地然不爲下土之士也

李意期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十五

神仙傳 卷十

說郭曰李意期蜀郡人也漢文帝時人

李意期者蜀郡人也乃漢文帝時人至蜀先主時尙在也有人說四方郡國官觀市里者意期卽爲撮土成之郡國人物皆是也但纖微爾須臾消滅不知所之先主欲東伐吳報關羽之怨使人迎意期意期至先主問以吉凶意期不答索紙筆畫作兵馬器仗十數便以手裂壞之又畫一大人掘土埋之便徑還去先主不悅果出軍爲陸伯言所敗師屠十餘萬衆僅得數百人還兵甲芻粟略無存者先主慚恚發病而卒於永安諸人乃追念意期所畫大人埋之正是先主之死像也一傳云李意期於城角中作一土窟居其中冬夏單衣但飲酒食脯及棗或百日或二百日不出

王興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七

神仙傳卷十

四

說郭曰王興者陽城人也漢武帝時人也

王興者陽城人也常居宛谷中本凡民不知無學道之意也漢武帝元封二年正月甲子上嵩高山登大虞石起道宮使董仲君東方朔等齋潔思神忽見仙人長及二丈餘耳出頭頂下垂至肩武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嶷山人也聞中嶽石山菖蒲一寸九節服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言訖忽失所在武帝顧謂侍臣曰彼非學道服食之徒也恐是中嶽之神以此諭朕耳乃採菖蒲服之二年武帝性好熱食服菖蒲每食熱輒煩悶不快乃止時從官亦多服之然莫能持久惟王興聞仙人服菖蒲之言乃採服之不息後爲浦江主簿聞縣境有神仙靈化每瞻望雲際歸心達誠遂罷官隱於秋長山卽二十二化也下有洞穴中有千歲金蟾古老相傳有見



之者當即得道又有瓊花木在山之頂徑八九尺葉若白檀終冬常茂云此木花開即有於此昇天得道者花如芙蓉香聞數里與居此山存神抱一吸景內修又以乘龍躡紀之道九載修煉忽有瓊花吐艷又見金蟾跳躍引入洞中遇金液之丹拜而服之後雲車迎之白日昇天後人因與得道遂相傳為主簿化

黃敬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十二

說郭曰黃敬字伯巖武陵人也

黃敬字伯巖武陵人也少讀誦經書仕州爲郡從事後棄世學道於霍山八十餘年復入中嶽專行服氣斷穀爲吞吐之事胎息內視召六甲玉女吞陰陽符又思赤星在洞房前轉大如火周身至二百歲轉還少壯道士

神仙傳卷十

五

王紫陽數往見之求要言敬告紫陽曰吾不修服藥之道但守自然蓋地仙耳何足詰問問新野陰君神丹昇天之法此真大道之極也子可從之人能除遺嗜欲如我者不可以學我所爲也紫陽固請不止敬告紫陽曰大關之中有輔星想而見之鷄習成赤童在焉指朱庭指而搖之煉身形消遣三尸除死名審能守之可長生失之不久淪竅冥紫陽受之得長生之道也

魯女生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未錄今據真經最善本神仙傳卷十補

說郭曰魯女生者長樂人也

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躡履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

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故人

甘始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十二

說郭曰甘始者太原人也

甘始者太原人也善行氣不飲食又服天門冬行房中之事依容成玄素之法更演益之爲一卷用之甚有近效治病不用針灸湯藥在世百餘歲乃入王屋山仙去也

封衡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十二

說郭曰封君達者隴西人也

神仙傳卷十

六

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勤訪真訣初服黃連五十年後入鳥獸山採藥又服朮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許人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藥與之或下針應手立愈愛齋精氣不極視大旨凡圖籍傳記无不習誦復遇魯女生授還丹訣及五嶽真形圖遂周遊天下故山官水神潛相迎伺而凶鬼怪物无不竄避人或疑之以矢刃刺藥皆不能害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道士魏武帝問養生大略師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過虛去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則幾於道矣故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順其根以契造化之妙有二侍者一負書笈一攜藥笥有容成養氣術十二卷墨子隱形法一篇靈寶衛生經一卷笥有煉成水銀霜黃連屑等在人間僅二百

餘年後入元丘山不見

神仙傳卷十

七

神仙傳十卷終

神仙傳 卷十

跋

葛洪神仙傳十卷按晉書本傳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家貧力學尤好神仙導養之法所著書自號抱朴子以言黃白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又撰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今惟抱朴子神仙傳傳世其自序謂古之得仙者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有七十餘人今洪所錄僅九十二人而老子彭祖已見向傳者復在其列以言神仙道家者流必以老彭為之大宗也至如淮南王劉安事具史記漢書而洪猶必力辨以為仙去難乎免於誣罔矣又洪與郭璞同時學道著書故晉書以二人合為一傳璞之見殺即果為兵解無宜入洪書傳而本書第九卷目錄中乃有郭璞名而不立傳抑不知孰為刪之則晉書之以洪為尸解得仙殆未可信也汝上王謨識

跋

一

神仙傳十卷

晉葛洪撰是書據洪自序蓋於抱朴子內篇既成之後因其弟子滕升問仙人有無而作所錄凡八十四人序稱秦大夫阮倉所記凡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一人今復鈔集古之仙者見於仙經服食方百家之書先師所說者儒所論以為十卷又稱劉向所述殊甚簡略而自謂此傳有愈於向今考其書惟容成公彭祖二條與列仙傳重出餘皆補向所未載其中如黃帝之見廣成子盧敖之遇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神仙傳提要

一

若士皆莊周之寓言不過鴻濛雲霧之類未嘗實有其人淮南王劉安謀反自殺李少君病死具載史記漢書亦實無登仙之事洪一概登載未免附會至謂許由巢父服箕山石流黃丹今在中岳中山若二人晉時尚存洪目覩而記之者尤為虛誕然後漢書方術傳載壺公薊子訓劉根左慈甘始封君達諸人已多與此書相符疑其亦據舊文不盡偽撰又流傳既久遂為故實歷代詞人轉相沿用固不必一一核其真偽也諸家著錄皆作十卷

與今本合惟隋書經籍志稱為葛洪列仙傳其名

獨異考新舊唐書並作葛洪神仙傳知今本隋志

殆承上列仙傳讚之文偶然誤刊非書有二名也

此本為毛晉所刊考裴松之蜀志先主傳註引李

意其一條吳志士燮傳註引董奉一條吳範劉惔

趙達傳註引介象一條併稱葛洪所記近為惑眾

其書文頗行世故撮舉數事載之篇末是徵引此

書以三國志註為最古然悉與此本相合知為原

映漢魏叢書別載一本其文大略相同而所載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神仙傳提要

二

九十一人核其篇第蓋從太平廣記所引鈔合而

成廣記標題間有舛誤亦有與他書復見即不引

神仙傳者故其本頗有譌漏即如盧敖若士一條

李善註文選江淹別賦鮑照升天行凡兩引之俱

稱葛洪神仙傳與此本合因太平廣記未引此條

漢魏叢書本遂不載之足以證其非完本矣

四庫提要辨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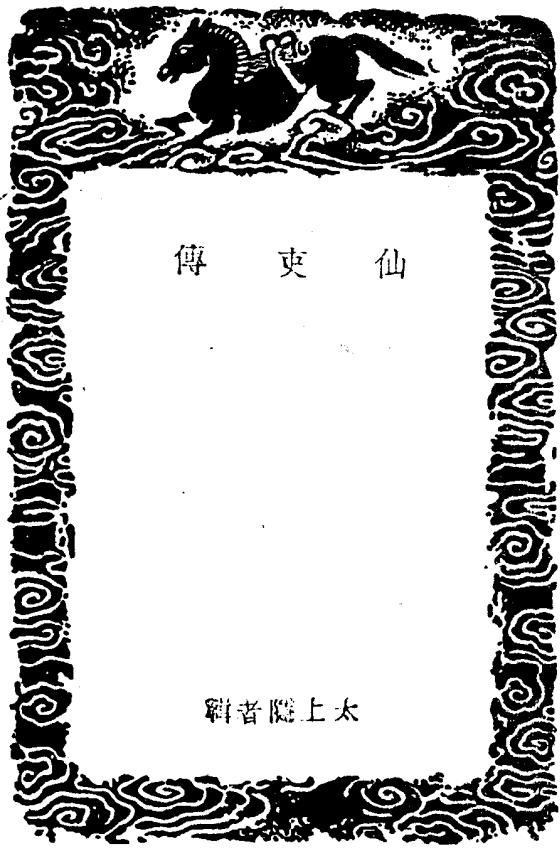
余嘉錫撰

神仙傳十卷

晉葛洪撰。是書據洪自序。蓋於抱朴子內篇既成之後。因其弟子滕升問仙人有無而作。所錄凡八十四人。序稱以為十卷。此本為毛晉所刊。考魏松之蜀志。先主傳注。引李暹其一條。吳志士燮傳注。引董奉一條。吳範劉惔趙達傳注。引介象一條。併稱葛洪所記。近為惑者。其書文頗行世。故撮舉數事。載之篇末。是書引此書。以三國志注為最古。然悉與此本相合。知為原帙。漢魏別載一本。其文大略相同。而所載凡九十二人。核其篇第。蓋從太平廣記所引鈔合而成。廣記標題間有舛誤。亦有與他書複見。即不引神仙傳者。故其本頗有譌漏。即如盧敖若士一條。李善注文選江淹別賦。鮑照升天行。凡兩引之。俱稱葛洪神仙。與此本合。因廣記未引此條。漢魏叢書本遂不載之。足以證其非完本矣。

嘉錫案。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九。梁肅神仙傳論云。「予嘗覽葛洪所記神仙傳。凡一百九十人。予所尚者。惟柱史廣成二人而已。」人數與今兩本皆不合。疑葛洪之原書已亡。今本皆出於後人所綴拾。特毛本輯者。用心較為周密耳。

神仙傳



仙吏傳

太上隱者輯

仙吏傳

唐太上隱者輯

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漢景帝三年也。朔母拾朔登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歲。天下秘諶。一覽暗誦於口。恒指揮天上空中。獨語。母忽失朔。累月暫歸。母嘗之後。復去一年。乃歸。母見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堪。吾朔曰。兒暫之。繁泥之海。有紫水。汚衣。仍過廣泉。滿院。朝發中還。何言經年乎。母又問曰。汝悉經何國。朔曰。兒滿衣。暫息。其都。一寤。王公。喚兒。以丹。果。饗兒。食之。既多。飽。悶。幾死。乃飲元天黃露。半合。即醒。還。遇一蒼虎。息於路。初。兒騎虎。而。還。打。撞。過。痛。虎。嚼。兒。脚。傷。母。便。恐。遂。乃。裂。布。衣。裏。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掛。樹。布。化。為。龍。因。名。其。地。為。布。龍。潭。朔。以。元。封。中。遊。鴻。濛。之。澤。忽。遇。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為。我。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吾。卻。食。香。氣。已。九。十。餘。年。日。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竹。洗。髓。二。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伐。毛。矣。朔。既長。仕。漢。武。帝。為。大。中。大。夫。武。帝。喜。年。好。仙。術。與。朔。狎。暱。一。日。謂。朔。曰。朕。欲。使。愛。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能之。帝。曰。服。何。藥。曰。東。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魚。帝。曰。何。知。之。曰。三。足。鳥。欲。下。地。食。此。草。燕。和。以。手。掩鳥。目。不。許。下。畏。其。食。此。草。也。鳥。獸。食。此。即。美。關。不。能。動。帝。曰。子。何。知。之。朔。曰。小。兒。時。掘。井。附。落。井。下。數。十

仙吏傳

仙吏傳

年。無所託。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紅泉不得渡。其人與臣一雙履。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為寶。娶臣入雲。故之。幕設元。服雕。杖。刻鏤。為。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鏤。空。杖。亦。曰。元。雕。杖。又。薦。瓊。瑩之。珍。樹。以。百。珉。之。毫。織。為。褥。此。毫。樹。而。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水。藻。之。樹。臣。舉。手。扶。之。恐。水。濕。席。定視。乃。光。也。其。後。武。帝。疑。於。靈。光。殿。召。朔。於。青。綺。窓。綈。紗。幕。下。問。朔。曰。漢。年。運。火。德。統。以。何。精。何。瑞。為。祥。朔對。曰。臣。嘗。游。吳。然。之。墟。在。長。安。之。東。過。扶。桑。七。萬。里。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井。中。出。若。土。德。則。黃。雲。火。德則。赤。雲。金。德。則。白。雲。水。德。則。黑。雲。帝。深。信。之。太。初。二。年。朔。從。西。那。國。還。得。聲。風。木。十。枝。以。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出。因。涇。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桓。是。來。即。其。源。也。出。甜。波。上。有。紫。燕。黃。鶴。巢。其。間。實。如。細。珠。風吹。珠。如。玉。聲。因。以。為。名。帝。以。枝。遍。賜。羣。臣。年。百。歲。者。頗。賜。此。人。有。疾。枝。則。有。汗。將。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周。二。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堯。時。年。已。三。千。歲。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賜。朔。朔。曰。臣。見。此。木。三。遍。枯死。而。復。生。何。趨。汗。折。而。已。語。曰。年。復。年。枝。忽。汗。此。木。五。千。歲。一。溼。萬。歲。一。枯。也。帝。以。為。然。又。天。漢。二。年帝。升。蒼。龍。館。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還。鄉。之。事。唯。朔。下。席。操。筆。疏。曰。臣。游。北。極。至。鏡。火。山。日。月。所。不。照有。龍。衝。火。以。照。山。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草。木。有。明。莖。草。如。金。燈。折。為。燭。照。見。鬼。物。形。仙。人。寧。封。皆以此。草。然。為。夜。朝。見。腹。內。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對。此。草。為。蘇。以。塗。明。雲。之。觀。夜。坐。此。觀。即。不。加。燭。亦名照。懸。草。採。以。籍。足。則。入。水。不。沉。朝。又。嘗。東。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何。獸。曰。王。母。乘。雲。光靈。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東。王。公。怒。乘。此。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增。因。騎。而。還。適。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關。門。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還。至。帝。曰。其。名。云。何。朔。曰。因。事。為。名。多。景。景。朔。曰。自。取。之。如驚。馬。塞。驢。耳。朔。曰。臣。有。吉。雲。草。千。頃。種。於。九。嶽。山。東。二。千。年。一。花。明。年。應。生。臣。走。往。詣。之。以。秣。馬。馬。立。不飢。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帝。曰。何。為。吉。雲。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凶。吉。若。有。喜。慶。之。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若。於。草。樹。皆。成。五。色。露。味。皆。甘。帝。曰。吉。雲。五。露。可。得。否。曰。臣。負。吉。雲。草。以。備。馬。此。立。可。得。日。可三。二。往。乃。東。走。至。夕。而。還。得。元。白。黃。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獨。賜。羣。臣。其。得。之。者。老。者。皆。少疾。者。皆。除。也。又。武。帝。嘗。見。星。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星。星。應。時。星。沒。時。人。莫。之。測。也。朔。又。善。噓。每。噓聲。長。嘯。輒。落。飛。飛。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唯。大。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即。召。大。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願。悉。星。歷。帝。問。諸。星。若。其。在。否。曰。諸。星。其存。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歎。曰。東。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其餘。事。跡。多。散。在。別。卷。此。不。備。載。

陶真白

丹陽陶宏景。字通明。母初夢。夢青龍出懷。及生。標異。因讀葛洪神仙傳。便有志於養生。每言仰視青雲白日。不以為遠。年十七。與江微。褚炫。劉俊。為宋朝昇明四友。仕齊。歷諸王侍讀。年二十餘。稍服食。後就與世觀。主孫先生。齊梁經法。精行道要。乃表解職。答詔。優賜。與其厚。公卿祖之于征虜亭。供帳甚盛。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楊許真書。遂登嚴告靜。自稱華陽隱居。書疏亦以此代姓名。遺三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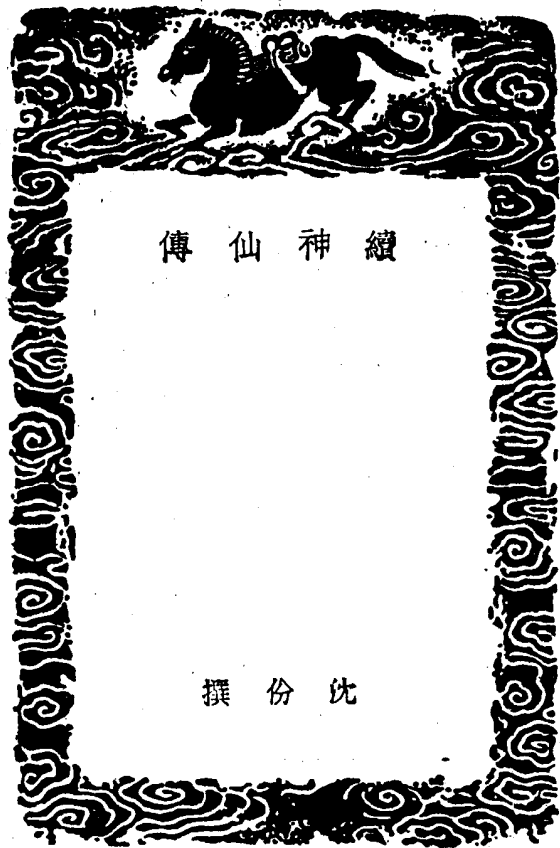
仙吏傳

三

樓棲止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賓于下。齊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宏景以詩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高祖賞之。尤好著述。長于詮正。謬偽。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千將莫邪劍。皆以銅鑄。非鐵也。造渾天儀。轉之與天相會。梁及武帝革命。帝既早與交遊。手勅寄近。先生因畫二牛。一散放于水間。一著金籠。一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効曳尾龜。豈可致邪。其時每有大事。無不前陳。時人謂之山中宰相。以大同初獻二刀。一名善勝。一名成勝。為佳寶。先生嘗作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逍遙。不信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其時人皆談空理。不習武事。侯景之難。一如所言。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琅琊臨沂人也。少時以疾百餘日。醫不能療。有道士過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即愈。真卿吟閱之暇。常留心仙道。既中科。累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怒其不附己。出為平原太守。拒安祿山有功。肅宗幸靈武。詔授工部尚書。為御史唐實所搆。貶韶州刺史。復徵為刑部尚書。又為李輔國所譖。貶蓬州長史。代宗崩。為禮儀使。又以高祖以下七聖謚號繁多。上議請取初證為定。州湖州刺史。元載誅拜刑部尚書。代宗崩。為禮儀使。又以高祖以下七聖謚號繁多。上議請取初證為定。為宰相楊炎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潛奪其權。又改太子太師。時李希烈陷汝州。宰相盧杞素忌其剛正。奏以真卿往諭。既見希烈。方宣詔旨。希烈殺子千餘人。雪刃爭前欲殺之。神色不動。希烈以身蔽之。乃就館舍。真卿乃自作遺表。墓誌祭文。示以必死。賊黨乃縊之。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聞之。輟朝五日。諡文忠。真卿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為先。吾死之後。但削五枝節血。為吾吮血以給之。則吾死無恨矣。縊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真卿家遷喪上京。啓殯視之。棺朽而屍形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軟。鬚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馬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道家僕往鄭州徵莊租。回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坐。其僕遽欲前覲。公遂轉身去。仰觀佛壁。僕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箬子。公便揭箬而入。僕隨。箬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略問一二。兒姪。手探囊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費。仍道速去。歸勿與人說。僕還雍。其家大驚。貨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使市鞍馬。與僕同。僕疾來省親。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



續神仙傳序

古人神仙舉世知之。然飛騰隱化。俗稀可觀。先賢有言。人間得仙之人。猶千不得聞其一。況史書不長。神仙之事。故多不傳。其詳于意。史以君臣父子。理亂忠孝之道。激勵終古也。若敦尚虛無。自然之道。則人無所拘制矣。記言三神山在海中。仙人俱金銀宮闕。不死之藥。生其上。人有欲近山者。則風引船而去。終莫能到。斯亦激勵之意也。大哉神仙之事。靈異罕測。初之脩也。守一鍊氣。拘謹法度。孜孜辛勤。恐失于纖微。及其成也。千變萬化。混于人間。或藏山林。或遊城中。其飛昇者。多往海上諸山。積功已高。便為仙官。聖者猶為仙民。十洲間動有仙家。四十萬。耕植芝田。課計頃畝。如種稻焉。是仙官分理及仙民人間也。凡仙其隱化者。如蟬留皮。換骨保氣。固形于巖洞。然後飛昇。成爲真仙。信夫非虛矣。份生而慕道。尤愧積習。及長遊歷。凡接高士所說。兼復積年之間。聞見皆銘于心。又以國史不盡。事散於野。矧當中和兵火之後。墳籍銷缺。詎有采筆記而述作。處世斯久。漸感其傳。惜哉。他時寂無遺聲。今故編錄其事。分爲二卷。冀資好事君子。學道之人。談柄用顯。真仙者哉。

唐沈份撰

續神仙傳

沈份撰

續神仙傳目錄

飛昇十六人

- |       |     |      |     |
|-------|-----|------|-----|
| 玄真子   | 藍采和 | 朱孺子  | 王老  |
| 侯道華   | 馬湘  | 郎通微  | 許碯  |
| 金可記   | 宋元白 | 賀自真  | 賈藥翁 |
| 鄒去奢   | 謝自然 | 裴氏   | 戚氏  |
| 隱化二十人 |     |      |     |
| 孫思邈   | 張果  | 許宣平  | 劉商  |
| 劉辟    | 羅方象 | 李珪   | 王可交 |
| 李昇    | 葉千韶 | 徐鈞   | 錢仰子 |
| 司馬承禎  | 曾德林 | 闕丘方遠 | 孟師道 |
| 敖七七   | 譚峭  | 杜昇   | 羊惜  |

續神仙傳

飛昇十六人 內女真三人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  
侯道華自言娥眉山來泊于河中水壘觀  
馬湘字子然杭州鹽官縣人也  
郎通微莫知何人  
許備自稱高陽人也  
金可記新能人也  
宋元白不知何許人  
賈自真莫究其來也

續神仙傳

唐 沈 份 撰

賈藥翁莫知其姓名  
鄴去秦衢州龍州人也  
謝自然蜀筆陽女真也  
裴氏號名玄野靜縣令昇之女鄆縣尉李言妻也  
咸氏道名道遙冀州南宮人也適同邑胡海  
隱化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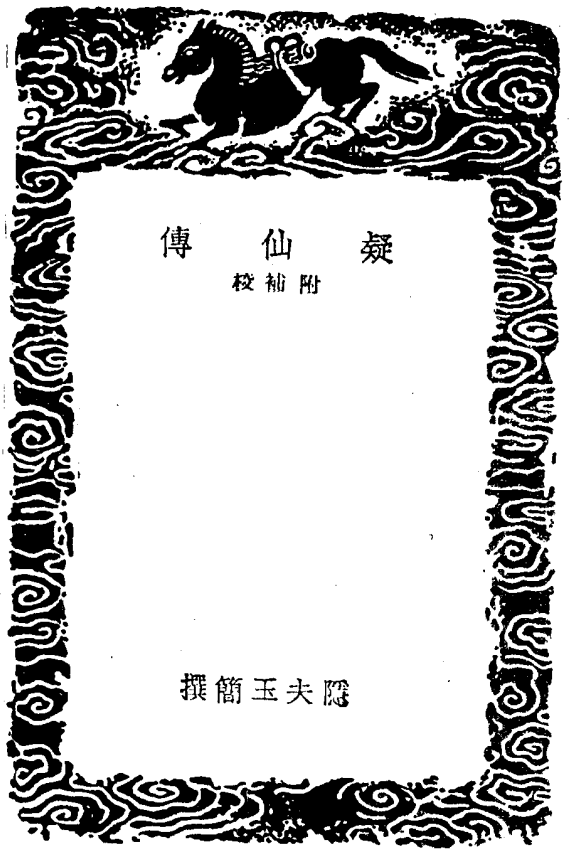
續神仙傳

孫思邈京兆華源人也  
張果隱於常州條山往來汾晉間  
許宜平新安歙人也  
劉商彭城人也家長安  
劉賡小字宜歌瞻兒也  
羅方象不知何許人也  
李珣廣陵江陽人也  
王可交蘇州華亭人也  
李昇字雲舉自言江夏人  
葉千韶字魯聰洪州建昌人  
徐鈞者自言蓬萊鄉人也  
錢郎子內光子隱微夫人也  
司馬承禎字子微隱天台  
冒德林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江西  
閻丘方遠字夫方舒州宿松人也  
高師道字宋微新安歙人也  
故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筌不知何所人也  
譚峭字景昇國子司業洙之子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  
羊惜者太山人也

續神仙傳

三





疑仙傳目錄

疑仙傳  
附補校

隱夫玉簡撰

卷上

李元

張鬱

葛用

劉簡

卷中

東方玄

方嬰女

婢衣兒

丁寔

卷下

姜澄

蕭寅

疑仙傳目錄

賈藥翁

負榮生

彭知微

李陽

管革

朱子真

沈敬

韓業

疑仙傳目錄

吹笙女

何寧

景仲

姚基

臣等謹案疑仙傳三卷。舊本題隱夫玉簡撰。不著名氏。諸書或引作王簡。字形相似。莫能詳也。亦不著時代。中卷朱子真趙類一條。稱嬰與將幸蜀。忽失子真。類服其藥。果得二百餘歲。考唐元宗信宗嘗嘗幸蜀。即以元宗幸蜀計之。自天寶十四載乙未。下推二百餘年。亦當乾德開寶之間。知爲宋人所撰矣。所錄凡二十二人。皆開元以後事。前有自序。稱不敢使以神仙爲名。因目之曰疑仙傳。

疑仙傳卷上

隱夫玉簡撰

夫神仙之事。自古有之。其間混迹。固不可容易而測也。僕偶於朋友中錄得此事。輒非潤色。不敢便以神仙爲名。今以諸傳構成三卷。目之爲疑仙傳爾。

明皇時李元者常遊華山下。唯採諸藥食之。性復好酒。山下人多以酒飲之。忽一日騎一白鹿。舉手謂山下人曰。我今去遊天台。有老父三人。遮道欲留之。乃問之曰。君方與山下之人相親。又何遽別。元曰。老父輩殊不知相親必離也。我今不敢背時而固離耳。老父曰。君方食華山之藥。又遊天台何所食也。元曰。我在華山。即食華山之藥。在天台。即食天台之藥也。老父知不可留。遂命之藉草。酌以濃醪。以餞別。元臨岐而留藥三丸與老父三人。謂曰。當速食之。乃上白鹿而去。尋不知所之。後二老父即食其藥。一老父不食之。經數月果死。其二老父後皆一百五十歲方卒。故人皆疑李元是仙矣。

蒲州賈藥翁者。於蒲州手搗一藥。賣藥。不顯其姓名。人皆呼爲賣藥翁。人買藥不得者。其疾必不愈。蒲州富人王論者。性恬靜。好道。復長於醫術。見此翁賣藥。有異常流。因其酒矣。命之欲問焉。賣藥翁既至。論家不揖。論而反揖。一蒼頭論以爲山野性。不怪訝之。因酌一杯酒。自起獻之。賣藥翁大笑而接飲之。訖。乃謂論曰。君欲問我。夫便問勿待多禮也。論因問翁曰。翁不顯姓名。何人也。翁曰。天覆地載之人也。既稟天

疑仙傳 卷上

地之氣爲人，卽姓人也。名人也。又何妄爲姓名也。諺曰：攝一藥資而治衆病，何藥也。賣藥翁曰：人之病一也，何藥病也。人假託體而生，氣和卽體和，體和卽無病。氣不和卽體不和，體不和卽有病。病本唯一也。世人強名之，是不達也。我藥一也，蓋達人之病由一也，故但以一治之。諺曰：有買藥不得者何也。翁曰：人之生皆難，死皆易。常救之卽生，待病而救已難矣。復又病久方救，焉得生也。我每人買藥不與之者，蓋救之不及也。夫我之藥者，人間之藥也。生發於人間，而欲餌之長生久視，卽不可不察也。知生死以治人之病，卽亦有功矣。亦我自幼好餌藥，因頗識藥之性，藥之性識卽可使不識卽必反害人。論知其異，因復問曰：適者翁不掛我而掛蒼頭何也。翁曰：蒼頭是我輩之人也。我見我輩固不覺掛也。諺曰：今便以此蒼頭奉君爲一弟子可乎。翁曰：若能捨之於我，我亦與君一卷書。論因授此書，令蒼頭隨賣藥翁去。蒼頭忻然而去，尋皆不知所往。諺讀此書，大達醫術。後有一道人詣之，堅求此書一觀。諺既與觀之，道人與此書忽然俱滅。

張鬱者燕人也。客於京洛，多與京洛豪貴子弟遊。狂歌醉舞，近十載。忽因獨步沿洛川，鬱既觀是時也。風景恬和，花卉芬馥，幽鳥翔集於喬木，佳魚躍躍於長波。因高吟曰：浮生如夢能幾何，浮生復更憂患多。無人與我長生術，洛川春日且狂歌。吟罷，忽舉目見一翠幄臨水，絃管清亮，鬱驚歎曰：是何人之遊春也。言未絕，有一女郎自幄中而出，緩步水濱，獨吟獨歎，鬱性放蕩，不可羈束，不覺徑至女郎前問之曰：是何神仙之女，下陽臺邪。來蓬瀛邪。獨吟而又獨歎，女郎駭然變色，良久乃斂容而言曰：兒自獨吟獨歎，何少年疏狂不拘之甚也。安得容易來問鬱曰：我天地間不羈之流也，少耽詩酒，適披麗質詠歌，固願聞言耳。女郎微笑，指翠幄而言曰：可同詣此也。鬱因同至翠幄內，女郎乃命張綺席，復樂絃管，與鬱談笑，其酌芳醇，及日之夕也。女郎曰：人世信短促，邪春未足，秋又來，纔紅顏，白髮，設或知人世之不可居而好道之者，實可與言也。鬱低頭不對，女郎乃歎曰：形雲入帝鄉，白鶴又個翔，久留深不可達，鳥路遐長，又歌曰：空愛長生術，不是長生人。今日洛川別，可惜洞中春。俄與鬱別乘洛波而去，鬱大驚，亦疑是水仙矣。負琴生者，遊長安數年，日在酒肆乞酒飲之，常負一琴，人不問卽不語，人亦以爲狂，或臨水，或月下，卽按琴撫弄，必悽切感人。李太白聞焉，就酒肆，攜手同出，野臨水，竹簫草命之對飲，因請撫琴，生乃作一調弄，太白不覺愴然，生乃謂太白曰：人間絲竹之音，盡樂於人心，唯琴之音，而傷人心，我本謂爾不傷心，不知爾亦傷心邪。足知爾放曠拔俗是身也，非心之放曠拔俗也。太白本疑是異人，復聞此語，乃拜而問之曰：丈者奚落魄之甚也。心落魄也，身落魄也，生曰：我心不落魄，身亦不落魄，但世人以此爲落魄，故我有落魄之迹。太白曰：丈者知世人惡此落魄，何不知而改之。生曰：我惡之，卽當改之。世人惡之，我笑改邪。太白又曰：丈者負此琴，祇欲自撫之，以爲樂也。欲人樂之也。生曰：我此琴古琴也，負之者我自好古之音也。又孰欲人之樂也。我琴中之音雅而純，直而哀，知音者聞之，卽爲樂，不知音者聞之，但傷耳，亦猶君之爲文也。輕浮若蝶舞，花飄監治如處子佳人，王孫公子以爲麗詞，達士卽不以爲文也。太白曰：我之文卽輕浮，監治不足觀，我之風骨氣槩，豈不肯仙才邪。生曰：君骨凡肉異，非真仙也。止一貴人耳，復況體槩氣

卑，亦貴不久，但愛情其身，無以虛名爲累。言能與太白同醉而回，明日太白復欲引之於酒肆共飲，不復見。後數日，太白於長安南大樹下見之，方析喜欲就問之，忽然而滅。

葛用者，常奉一黃犬遊岐關間，人或以酒飲之，卽飲而不食，好與僧徒道流談，每至夜，卽宿於郊野。道士王奉敬仰焉，忽謂奉曰：可共乘此犬一遊，奉曰：此犬何可乘也。用曰：此犬能行也，因其乘之，此犬忽然躍身，有如飛，頃刻之間，出中華之外，約萬餘里，至一山，峯巒奇秀，風景澄靜，有殊人間也。俄其下犬，攜手入一洞中，見奇樹交陰，名花爛然，峻閣高臺，多隨綠水，俄又入一朱戶，有三女子出迎之，詔玉麗質，實世希有，皆宛若舊識，既延之，登一樓，俯翠欄，窺珠簾，設碧玉牀，命以瓊漿共酌，仍三女子雜坐，須臾之間，彈箏吹簫，盡去形迹，及將日暮，皆已半醉，用乃謂奉曰：此三女子者，皆神仙之家也，偶會于此山，我知之，故與爾一語，今既共醉，當復歸，此若久留，不可不慮，妨他女伴自遊戲也。遂與奉俱出洞，其三女子亦送之於洞門，用願謂女子曰：明年今日再相見，既與女子別，復共乘犬回至岐關間，已三載矣，用又謂奉曰：我一東遊耳，君當住此，言訖而不見，爾後不復至矣。

西川彭知微者，卓鄭之流也。家累千金，唯生一女，自幼好道，嘗白知微，求讀道書，仍欲奉道之教。知微不聽，至年十六，忽有一童兒乘一白鶴飛入，知微家謂其女曰：我是道家，聞爾好道，故來教爾。女驚喜見之，且又聞欲教焉，乃密藏此童兒及白鶴，後數日，一侍婢知其事，問女曰：何妖也。爭可密藏，設或父知其事，得不以爲私乎。女曰：但勿泄我當迷道後遺之，因至深夜，齋戒捧香，以禮童兒。童兒謂曰：爾好道之心不退，必當得道。女謂童兒曰：夫人學道，必先讀道書，授法錄，我且處園闈間，父不容如何也。童兒曰：爾能以心好道，自然與好道之迹不殊也。至於自白日昇青天者，又豈關讀道書授法錄也。夫神仙之道，本必在自然之神性，亦在自然之骨氣，故昔西王母言漢武非仙骨，而神覺也。女又問曰：處人之世，衣人之衣，食人之食，欲歸神仙之道，不亦難也。童兒曰：不然，但能以心慕神仙之道，其心一，則已感動神仙也。既感動而必錄之錄之者，神仙錄其名氏焉。知此則必潛有命，故有餌龍卻粒而得之者，苟修仙之侶，深入空山，遠離人寰，神爲衣裳，日夜勤苦于焚修，而其心乍進而乍退不一焉。又雖餌龍卻粒，亦何望哉。女復禮而言曰：然如是當以何教我。童兒曰：爾之神性已達神仙也，爾之骨氣又非凡俗也，爾今心若誓死而一，必不久昇仙。童兒言訖乃起辭曰：神仙之道，盡在此言也。甚敬修之，我今卻去。乃乘鶴飛去。其女謂侍婢曰：我達道也，當得道耳。尋絕滋味，去鮮華，常默然而坐，忽一日失之，不知所在。

劉簡者，齊人也。家富而好道，每聞天下名山有神仙之迹，必自策杖以一遊。至於山中之藥，無不服餌，開元初遊八公山，觀其異迹，忽逢一人，自稱盧無子，謂簡曰：我亦好道之流也，偶此相遇，當與君遊此。後別遊一名山，簡得其深深喜，乃曰：我好遊神仙之山，不期逢君，迹如是邪。盧無子乃謂簡曰：自此東不遠一名山，其有神仙之迹，去遊乎。簡因曰：願隨之一遊。尋與簡東行數日，但見山川杳絕人迹，及至一大山，息之於山下，盧無子謂簡曰：已出塵世萬餘里也。今與君俱入此山，君至此山，必知與人間之山有殊也。乃同前行，遠見一大橋甚高峻，及登陟之，見兩邊欄檻，飾以珠翠，俄至一宅，四面皆山，峯如畫，門上有牌

題之曰虛無子宅。爾謂然。謂虛無子曰。何題吾子之名也。虛無子笑曰。且入此宅。及同入其門。見樓閣  
 森樹。非世間所有。遂又引爾臨一流水閣內。共坐須臾。有青衣童子數人侍立。尊俎則唯珠果香醪而已。  
 虛無子指水次一婢。謂爾曰。只此婢食之。已與人開諸山之藥。爾乃切求之。虛無子令侍童撥一  
 小艇過其水。就水次取此婢子。以賜爾。爾因藏於懷中。起謂虛無子曰。吾子必此佳。我當回虛無子起別。  
 謂爾曰。若休遊名山訪神仙之迹。但以此婢子種之。而以其苗食之。當得長生。不必須待作神仙也。虛無  
 子仍曰。君其訪來路以歸。庶不迷惘。爾乃依其言。訪舊路得還其鄉。乃以此婢子臨水種之。自採其苗服  
 餌。後百餘歲髮不白。一日忽與家人及鄉黨別而去。不知所之。

疑仙傳卷中

東方玄者。荊州人也。結一茅處於南山下居之。與其妻范氏俱好道。忽因一道流過於山中。玄與妻俱請  
 至茅廬中。玄乃削竹爲脯。汲水爲酒。以禮待道流。道流甚驚之。范氏又叱一竹杖爲一大飛禽。乘之而飛。  
 俄頃間復至。攜一碁局來。謂道流曰。我欲與玄對碁。道流大怪。因問曰。何處去取此碁局邪。范氏曰。我往  
 南海邊女伴家取此碁局來。道流曰。女伴何人也。范氏曰。此女伴亦有小術。往往來與我戲。吾師能暫伺  
 之。即當至矣。道流因又問玄曰。此皆何術也。君與妻何得此事。玄曰。我昔偶得此范氏爲妻。傳我以其  
 術。即終不知此范氏始自何傳之也。道流方與玄語。空中有絲竹之聲。須臾見一女子容質佳麗。自空而  
 下。笑謂范氏曰。何又招他俗流也。范氏曰。此道流過於山前。我偶命之。不似東方玄也。其女子曰。何未對  
 碁也。玄乃曰。女伴自去遊戲。我且與此道流談論。其女子即便于面前以手畫地。變爲一大池。周圍皆  
 長松翠竹。其岸即菱荷芬郁。中有一畫舸。其女子即自登之。范氏退以一隻履投於池中。又變爲一畫  
 舸。各自游泳。仍自鼓櫂而歌。其歌聲清切。其傷感人。道流乃泣下面。歎曰。我學道來五十餘年。遊山訪藥。  
 采賢敢意。終不遇人。豈知此女即有此神仙之事邪。女子與范氏見之。俱出畫舸而登岸。似有不悅之  
 色。相顧良久。其女子乃叱其池。其池與松竹菱荷及畫舸皆應聲不見。使仍與范氏俱各乘一竹舸。空而  
 去。玄笑謂道流曰。吾師且歸。勿久住此。道流乃謝而去之。及來年道流又過此。因訪焉。山下人皆曰。東方

玄已移家人遠山也。  
 李陽者。蜀人也。學道十餘年。志不退。嘗於江邊見一大龜。白色如玉。異之。收養焉。後三載。此龜忽乘虛而  
 去。七日復來。陽乃祝之曰。神仙之道。玄之又玄。固不可測。仰也。余一自聞三清之炁。覽十洲之妙。知世  
 不可以依倚。已十餘年。苦心於度。其如無勢歸之迹。以堅我心。忽一日江邊見爾龜。其色潔白如玉。  
 本異之。收養何。今日忽昇空去。又復來。爾是仙家之龜也。當每去而復來。若不然。其水去勿復住。其龜遊  
 又昇空而去。經七日。又復至。爾深疑是神仙變化。因引之。徐行於江邊遊賞。忽有一老叟。遽問陽曰。此龜  
 我所失也。君何得得。陽曰。我昔年於此水濱收得養之。老叟曰。此龜能乘虛空而遊。又能入水底而不濡。淫  
 人若乘之。可以遊萬里之外。入四海之內也。君既收養已久。我今與君。若當試乘之。但自訪神仙。乘此即  
 可以周遊八極矣。陽拜謝之。其老叟忽然不見。陽乃以一足試踏龜背。龜乃漸漸變身。大如一牛。陽因乘  
 之。龜負陽走入江中。陽見水肯自分流。略不濡淫。乘之數日。或入水。或乘空。約行萬里。陽懼乃祝龜曰。爾  
 當負我歸。須臾之間。舉目已見。卻復舊隱也。陽既知此龜有異。因乘虛西邁。又數日至一山。上有瓊林瑤  
 樹。仍見一玉池。聞山頂上有人歌聲。陽不測其事。又祝龜而回。後又思仙境。因乘此龜東邁。候忽聞至一  
 大川。四望無際。中有山。山上有樓閣。入雲。陽又懼不敢入水。而祝龜回。蜀人頗怪陽去而復來。有訪之。以  
 問者。陽曰。我多在山中取藥。耳。人又問其龜。陽曰。此龜長生之物也。我昔日在江邊見之。收得以養。雖  
 色奇而別無他異。其問者又因至夜。竊此龜去。陽乃遠遊不知所之。

長安樂人鄭文家。生一女。生而能言。及年十歲。容貌端莊。而善於方響。其親族皆呼爲方響女。貴妃知之。  
 因欲取焉。父母聞之。方響女曰。我豈是宮人邪。楊妃自與我同輩也。那得如此。其夜忽失之。父母哀憫。無  
 以求尋。後三年復至家。父母驚問其由。謂父母曰。我暫到上清宮中。人言我父母悲號不止。而憶念我。我  
 故再來耳。父母因曰。爾若是仙家之人。何來我家爲我女也。女曰。我上清方響妓女也。因竊視下界。而  
 我必不久住此人間。父母當勿憶念。父母曰。爾仙家何樂。我人間亦有富貴之樂。爾奚不且住人間。以慰  
 我心。女曰。人間憂惱多而又奚樂邪。我在上清。無俗事以累我也。無俗心以惱我也。侍立之外。即每乘雲  
 御氣。駕鸞鳳。遊天外。時酌瓊漿。亦有時詣蓬島。上天台。掛霓絳于月宮。戲織女于銀河。人間何樂也。若  
 以富貴爲樂。殊不知富貴但多事也。況纔見生。俄見死邪。父母乃曰。當且住。以慰我心。無優劣人間天  
 上之事。且以生爾之父母爲念。女謂父母曰。我若且住。必不得返上清之宮闕也。父母悲言之。次忽不見  
 其女。不知在之。  
 管革者。趙人也。少好道。不事耕鑿。多遊道觀之間。性不好謙恭。而復辯慧。忽因遊偶遇張果先生。先生招  
 之曰。來。管革。革謂張果曰。爾誰邪。張果曰。我張果先生也。革乃曰。張果何呼我也。果因謂曰。爾非不知人  
 間之禮。人間帝王尚敬我也。爾奚不敬我也。革曰。我且非人間帝王。又焉能敬爾也。果因命之同遊。復山  
 革從之。果乃令革閉目。革曰。閉目即可去遊。不閉目即可去遊也。果曰。奈爾凡體邪。革曰。爾凡體。固可  
 去。我又豈不能去。果揮所策之杖。變一青牛。令革乘之。革既乘之。與果同入恆山。果因引革登絕頂坐而

問之曰：人間之苦惱，秋之榮謝，少老之逼促，爾盡察之也。何久遊趙魏，不遠遊四極，趙魏戎馬之郊也，非道人宜遊，若夫燕趙蕩熾，欲先窺其形，趙魏之地不可，草對曰：爾何為出於趙魏之間也？唯道人也，不可隨土地而化，我遊趙魏之間，與遊玉清蓬瀛，不殊矣，若其以他帝王而為尊，以我匹夫而為賤，呼我之名氏，談帝王之敬待，即朝在玉清蓬瀛，夕屆趙魏，亦俗之情生矣，我又遠遊，爾當遠遊以歸，說俗事苟不遠遊，必死人間，必不能同我也，果笑而不對，草又曰：爾命我遊，爾止欲一示我策杖為青牛邪，爾豈不知何物不可變化，物之變化不可奇，自人而化仙者，尚世世有之，退起，不辭果而下絕頂，因便結艸於山中居之，後不知其終，人或見之於崧山。

艸衣兒者，自稱魯人也，美容儀，年可十四五，冬夏常披一艸衣，故人號為艸衣兒，於泗水邊垂釣數年，人未嘗見其得魚，尤異之，咸問曰：魚可充食乎？對曰：我不食魚，但釣之也，又或問其姓氏，即對曰：我自幼不識父，亦猶方朔也，故亦不能作一姓氏也，泗水邊皆皆察其舉止，艸衣兒知之，逃往漢江濱，又垂釣江濱，人初以為漁者，及又不見獲魚，雖炎煥燠，但一艸衣，數年不易，亦甚疑之，又有問之者曰：爾何姓名也？為約在江濱已數年，寒暄但一艸衣，又不見得魚何也？艸衣兒曰：我是艸衣兒也，人呼我為艸衣兒，來垂釣也，約不必在魚也，況我自得之，又焉知我不得也，我斷疑為艸衣兒，又安能更須姓名也，江濱人亦潛察之，艸衣兒知之，又逃往泗水垂釣，泗水濱人見其容貌美，又唯披一艸衣，深以為隱者，後見其不獲魚，乃疑之，又有問之者曰：若何隱也？來泗水何也？欲繼呂望之名邪？艸衣兒對曰：我性好釣魚，自幼便以垂釣為樂，嘗亦釣于數水，皆不可釣，故來此水，人亦見我被艸衣，呼我為艸衣兒，呂望者，是他見封不可讓，故佐西伯，來此而待，非釣魚也，方今明主有天下，無西伯可待，又何繼呂望之名也？問者曰：爾不待西伯，待何人也？艸衣兒曰：我待一片石耳，其人笑而不復對，後數日，有一片白石，可長丈餘，隨泗水流至，艸衣兒見之，欣喜踴躍，謂水道人曰：我本不釣魚，待此石也，數年間一身無所容，今日可容此身也，乃上此石，乘流而去，不知所之。

宋子真者，長安南山下，有別墅，家甚富，松栢成陰，花竹叢植，小橋架流水，高閣齊幽雲，子真常戴一葛巾，衣輕絨，手攜一青竹杖，自遊自遊，以緇衣女子數人隨之，遇真而便酌香醪，獨醉人罕得見其面，長安有少年趙穎者，不羈之人也，既聞之，遂造穎焉，及叩其門，有一女僕出，命之子真見穎，穎曰：若何人也？何遠來此相訪？穎曰：我愛敬慕酒之人也，每恨天地不容花，并長春，常恐平生有幽坎，不得一遊，此外即雖貴，則鼎鑪不關我心也，子真喜，乃延之于一小室，共酌金樽，仍謂之曰：君子遊軒之徒也，多遊賢耳，今欲不用絨管出一小妓共觀之，乃令二侍女取一對木刻靈飾之舞，宛其若生，仍有一女子，金冠羅衣，便舉聲而歌，其風即舞，效流風回雪之態，未及須臾，金冠女子歌罷，風亦止舞，子真乃自歌曰：人間幾日，變桑田，誰識神仙洞裏天，短促共知有殊異，且須儘醉在生前，穎聞之，不覺長歎，子真乃令侍女於玉壺中取一丸丹，以賜穎曰：服此且更遊人間二百年，穎拜謝之，仍辭而回，及靈輿將幸蜀山下，忽失其子真家，穎服此藥，果得二百餘歲矣。

丁寔者，多遊洛陽，自稱崑山隱人，髮白如絲，而貌若桃花色，或問之曰：君應有歲也，何時隱崑山？寔曰：我本秦始皇時儒士也，李斯勸始皇坑儒，焚書以嚴黔首，我即逃入崑山，遇一老叟，謂我曰：可令爾長生，因授我一丸藥，我吞之，至於今，雖髮白而容顏不改，故不記多少歲也，亦嘗識漢武時東方朔也，方朔是仙家一小兒，性頗狂，仙家惡之，令出於人世，我曾拜王母王母有是言，我故訪方朔以問，方朔亦笑而不諱，我亦識劉晨阮肇之輩，此皆俗人耳，偶然誤入桃源洞，他終亦有俗心，故不得仙也，爾後好仙者，多白日昇天，曾不復回，我亦非神仙，故多不遇之人，或又問曰：君既得靈丹，何不為仙也？寔曰：我雖得長生之道，而且不得乘虛御氣之道，固不能昇仙也，寔每歲至春和，即必至洛陽城，如此數十年，人皆識焉，崑山將起兵，寔謂人曰：我又須逃胡與儒異也，言訖而去，不復至，人皆疑是地仙耳。

### 疑仙傳卷下

委澄者，不知何鄉人也，常策一杖，杖頭唯有一卷書，客長安近一年，每與輕薄之流遊處，自稱得道人，葉靜先生知之，訪而責曰：君何自稱得道人，既不識其身，誰其神，而又虛雜其遊處焉，何哉？澄曰：我身無礙，又奚潔也，我神無撓，又奚潔也，不得道，稱之即非得道，稱之又何非也，葉靜曰：何謂身無礙，何謂神無撓，何謂得道邪？澄曰：夫荆玉溫潤自然，也雖與眾石同處，故不穢，又何異我身也，濟水澄清本異也，雖與濁河共流，亦不穢，又何異我神也，大道也，固無欺詐，我既得道，言之即達大道也，葉靜又曰：何謂達大道，澄曰：可道之道，非常道也，常道即大道也，我若以貴者為貴，以富者為富，以賤者為賤，以貧者為貧，即非道也，我知天地間人自區別，殊不識道之本也，道之本而生一氣，一氣而生天地人及萬物，今三才備，萬物視其由道也，我達之，是以狎富貴，不以為尊，處虛雜，不以為卑，但兀然混同而在人間，此豈不謂達也，葉靜笑曰：我以為君久在人間，不復能論道矣，君其出塵寰，塵寰不出，隨君之迹，澄曰：我出塵寰，非待石之言，我已出之三百年也，葉靜曰：君既出塵寰，何在塵寰也？澄曰：我暫來塵寰，非不出也，葉靜揖而退，澄奉其衣而謂曰：君與今天子友也，而友為人主，君不教人主之道，而反以仙家之事誘之，必欲使不治人而好仙也，君之非，故不得以我之為非也，葉靜復笑曰：休師狂詞，澄曰：君休信狂徒，我當休師狂詞，焉言能俱笑而分手，後數日，不知所往，人有見之乘鶴度關而去者。

沈敬浙右人也自幼學道後遊鍾山遇一老姥謂之曰爾竹秀神清心復正後十年當得道但修鍊之仍與一塊白石教之曰但以山泉煮此石不停火待候如藥劑即食之若未候不得停火言訖而不見老姥敬奇之因於山中結茅而居汲泉以煮此石不停火十載此石不候敬乃不煮忽一夜此老姥復來謂敬曰始教爾以山泉煮此石今何不煮之敬曰我自奉教十載此石不可食老姥曰此石非常石不可得也若既得之何不虔誠息慮以資即不待十載而可食若信之與疑交生於心雖煮之十載亦不可食也敬曰此石何石也如非人間之石自然有異可食既有異又何必煮之然後可食也老姥曰此石是積樹之實也不知誰得道於此山彼人聞深毒之風吹之故堅硬若以山泉度誠煮之即復軟候而食即得道矣敬乃拜謝之遂又不見其老姥敬遂齋戒汲山泉以煮之至明日其石忽軟仍香馥滿山敬沐浴而盡食之頓變童顏鬚髮如漆仍心清體輕山中人皆怪焉後數日不見所之

蕭實吳人也儀貌瑣偉常遊天下之名山自幼食松柏仍餌生朮不交世人性復孤子忽因遊終南山山中有少女來問之曰我亦學道之人也今欲少問道中之事若其為我一剖析焉實曰奚問邪少女曰我聞之自古修道之輩皆言去聲色而獨彭祖述陰陽交接之事何是非邪實曰我平生未嘗接一女子言論何逢女子此問也少女曰昔彭祖得道之人猶容采女之問今君何不答我一問耶實乃曰昔黃帝采女以問彭祖陰陽交會之道彭祖之對亦不非也蓋知黃帝未能去聲色故因而對之亦實非彭祖有九妻也自古學道者未有不云上士別牀中士別被服藥百毒不如獨臥也如此則豈獨彭祖之一言可信也夫神聖尚待至一而感況神仙之道未捨世慾而欲求也少女曰古之有全家昇天者有與妻俱之仙者又豈無世慾也實曰此即是神仙之家降於世而復歸神仙也非是百世修之而昇天之仙也少女曰如其然也我一女子可修習而得道乎實曰可爾之身稟陰之氣而生託陰之氣而活如自守陰之道而不犯陽自然得其道也少女謝而去之實遂出終南山以入蜀山山中人見其儀貌有異多來問之實又惡之而出以遠遊終不知所

韓業者常遊天下性好流水每止於流水邊秦淮內有一魚約長三尺其鱗五采每浮於波上見人即復沒業既來水邊人有謂之曰此水中有一異魚君識之邪業笑而謂曰非魚也須臾之間此魚浮出於波上五色燦爛其人復問曰此既非魚何物也業曰此即是琴高之所乘白龍也琴高以此龍來命友也人又謂曰琴高何人也業曰琴高者神仙也昔曾暫出於人世或乘此龍於水中琴高恐世人見龍懼故變此龍為魚由是世人以為琴高控魚也我今見此識之人又曰知琴高命友者何也業曰琴高好流水又游於水今既出此龍於波上是知命友也業乃入水於波中抱得此魚便於岸上結縛以覆之至其夜人復來觀之業與魚俱不見焉

吹笙女者常遊淡水邊容貌美麗年約十七八著碧衣手常捧一笙或凌晨薄暮即自吹之聲調感人但維一小艇於淡水人或就之即進入小艇而去在淡水邊數年或去之經歲而返或月餘而復來水邊人呼為吹笙女天寶初王懿者放蕩之子也自長安開專往訪焉及至水邊數日不覩乃憤恨而歎曰我於

長安中聞有神仙之女吹笙於此水故遠來欲一觀玉容少聽風笙不期水邊寂寂杳無人迹何今日不出蓬島而暫來此邪方欲盡興而回俄見此女獨乘小艇吹笙自遠而至俄又出小艇遊於水邊懿乃漸前進而言曰神仙女數年此遊何待也吹笙女回顧懿微笑而言曰待君也懿因謂之曰我常多憂患不喜人間欲遊物外又不知爾數年待我也吹笙女曰人間何足戀少年樂未極已老矣老又有終爭如他仙家辭莊蓬萊處金銀宮闈之內駕鶴乘鸞以自嬉遊息芝田會瑤池而又本不老亦無終何憂患之能關慮也懿因戲之曰爾能容我為一攜笙奴乎吹笙女笑曰君猶未省為老奴已多年也吹笙女即命懿同入小艇去之後經數日吹笙女與懿復同來此水邊遊水邊人有見之者懿謂人曰寄語長安少年我今被吹笙女攜挈而遠遊不復遊長安也言訖與吹笙女復共入小艇吹笙而去自後不復來故不知所之也

景仲者鄭人也幼好道但遊諸山以採藥服之未嘗寧處後過陝州欲西訪藥焉陝州有一老父問之曰君何遊也仲曰我平生好服餌神仙之藥常遊名山以採藥今亦欲西訪藥也老父曰君不知神仙之藥在十洲也非人間之山內有之也奚訪之仲曰老父自不知古昔有餌其餌黃精而得道者尤與黃精豈自十洲採得也夫人間諸山之內神仙之藥無限但人自不識復又不能一其志而服之且十洲之地爭如中華也中華在天地之中有天地中正之氣故萬物華而不燥爽中華之人得道世世有之且不開靈爽世世有得道之人也足以知十洲之事是漢武之時人妄說也又何信哉我嘗於中華諸山內採藥餌之耳遂西行訪藥後二十年復東過陝州仲已鬢髮斑白未獲靈藥又有一老父問之仲曰我前西行過此一老父問我採藥之事今復有老父欲問我邪老父曰前老父問爾之藥今老父欲問爾鬢髮斑白又何怪仲曰我幼而好道為天地間人四十九年矣訪山尋藥力倦心疲未能出人間故鬢髮斑白老父又笑問邪乃不顧而東行入秦山餌茯苓十餘年不出一夜忽鬢髮俱黑又體輕殊常因出山西行不覺一日至陝州乃復訪二老父尋皆遇之二老父俱笑曰訪藥老人已復少也仲方欲言遽不見二老父仲亦遠遊不知所之也

何寧者西蜀富人之子也少好道棄家遠訪天台山學道十餘年復來家人問曰學得道邪何復來邪寧曰我自入天台山方悟道故不學而得之家人曰道可悟邪寧曰道不可學我今知之道止在悟我今亦知之矣道本在人之性也人之性有道德即終得道人之性無道德即終不得道我性有道德得之也既復在家唯食鮮果飲酒焉其後每至木葉落塞雁來風悲日慘即歎曰人間須有此時以傷懷人也乃策杖而去及其春至其和紅花綠葉堆林積翠即又復來後因鄰人有死者聞哭之哀以問家人家人白之寧遂起於杖頭取一藥囊出一丸丹急使家人令納在死者口中鄰人死者得藥神復蘇寧乃辭家人曰我今復遊天台不來矣爾各當自愛又出囊中藥替與家人謂之曰且可百歲既去人有郊野見之乘一虎而去者果不復還得藥者後皆及百歲焉

基拜而言曰。我好奢逸者身。好道者心。我終求奢逸之事。以樂我身。亦求神仙之道。以副我心。道人曰。我今俱授之。爾爾當俱勿授人。基再拜之。道人因袖中取一小玉匣。內有書一卷。以授基曰。讀此盡得之也。基因跪受。以讀。見九轉金丹之法。復有燒金之術。基問道。人曰。金丹服之得道。信有之。變銅鐵為金。有之邪。道人曰。銅鐵皆可為金。亦猶人之賢與不肖。皆可為仙。況銅鐵純一之物也。君但鍊藥服餌。以燒金。焉基因復魏以居。鍊藥燒金。數年間家大富。仍卻老而少。每至花時月夜。即以旨酒佳餚。命賓侶狂歌醉舞。或遺幽景。以出遊。即乘駿驕。以女妓妓管後隨。盡與而方返。至於家人。亦被輕賤。厭百味矣。後忽因出遊。復遇昔洞庭之道人。基避拜而問之曰。吾師何久不來邪。道人曰。爾之奢逸未息。故不來。適過此。偶覲君之面。基曰。我奢逸不見吾師。來固未息。道人曰。今當息之。基笑而與道人俱至家。廣陳錦繡。出珍寶。命酒有絲竹。盡其懽。醉明日。道人與基皆不知所。家人無以求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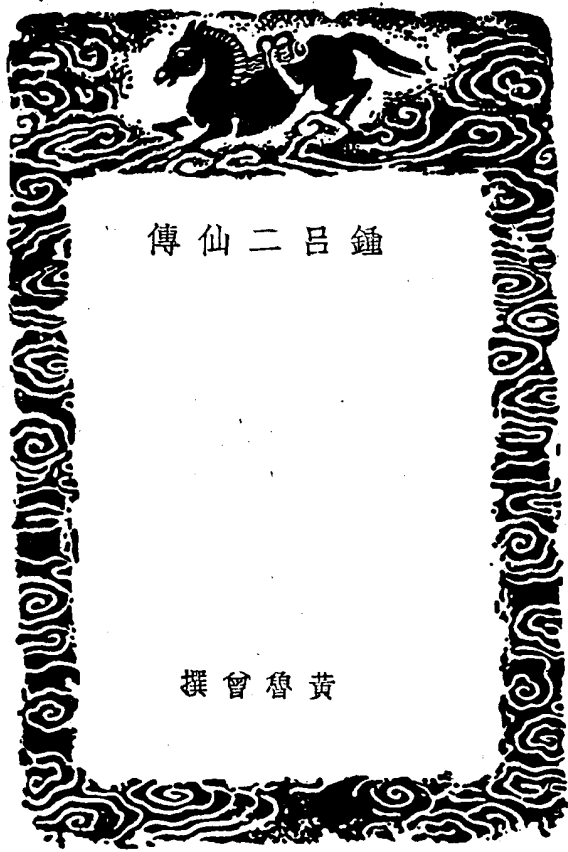
### 疑仙傳補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 目錄一頁五行 影知微下。當添一女字。似傳文可知。
- 上卷一百十四行 夫疑文。作平。
- 三百四行 影字誤。原作形。
- 三百十五行 有疑作。
- 四百六行 韻玉麗實。疑。此若久留。疑。
- 六頁二行 疑疑作。九行作若久留此。十二行。卓。當當作卓。史記。卓。當當作卓。史記。
- 中卷十一頁十二行 韻字誤。原作疑。
- 下卷十八頁末行 有當作。

### 疑仙傳校

- 是書為汲古閣所刊道藏本。傳布未多。四庫全書又收入存目中。無傳鈔之處。宋于庭先生藏有毛氏傳本。然亦不能無誤字。徐汝稼甫校出數條。今錄於後。以俟博雅鑒定焉。咸豐三年十月仁和胡珽識。
- 上卷一百三行 立方按。疑非。應作。加。非。
- 二頁六行 立方按。亦我。
- 三頁四行 立方按。疑。之。者。八行。立方按。而。當。作。不。備。班。按。而。字。必。誤。然。作。不。備。則。與。靈。藥。句。不。相。照。十三行。立方按。知。音。之。者。之。字。疑。音。
- 中卷七頁十行 原。作。疑。
- 八頁一行 家人入。原。
- 九頁一行 十。疑。原。十行。在。之。誤。原。
- 下卷十六頁六行 原。已。誤。
- 十七頁五行 原。已。誤。
- 十八頁五行 原。已。誤。



鍾呂集序

門人曹子東告子曰有鍾呂二僊集知之乎予鼓躍願說既而手得之如星墜于空中而恍恍遇神人也敬展一讀乃知多歌詠之詞考之禮曰長言之不足故歌詠之言而至于歌詠窮矣凡言有秘而不發值人接物未嘗一易及夫歌詠之間不免呈吐如其言之曲婉隱伏者亦皆宜泄此鍾呂二僊之言所以當寶異而體玩之也觀其所謂嬰兒姪女赤子黃髮黃芽白雲神室寶花離位坎胎聖域神胞金虎火龍七返九還丹元紫氣石肝雪液紅蓮朱橘七陰一陽壽三聚五離皆藏訣箱真寓形假物而不覺其發揮之半教示之幾有神智者特出焉不必論之其次有待于佑啓而致曲焉者則因其沈密之詞味其潛精之旨且相轉傾于世華改心于俗態欲茲于清遠之居窈全于空廓之遊者蓋有之也噫知所先後則近衛矣天下豈有依依縹緲之多情若利鋒不能割乎固革焉者而能絕時逸世耶此二僊之書所以有益于斯人之向入者也矧彼學仙道者代代華名時時傑迹其心行太高擲二字于一羽識見至遠投兆物于纖塵所以神契聖流妙字玄子其相札類動之秘有不可以與知之者但坐判仙凡立分遠邇甘派塵汗何能一得必于是書手挾不舍熟讀有絕草之動目覽無窮沈思有書神之切庶乎懸壺之誠天人攜手翹翹之想神伍降心始知鼎為我鼎樂為我樂星辰燦燦于五內卦爻炳炳于一衷萬歲之基不出于四支之身人真之地不遠于七竅之心矣由是循其言若可以入其道據其功若可以融其天疑滯之形為

鍾呂集序

鍾呂二仙傳

黃魯會撰

鍾呂集序

超騰之禮汚濁之命造崇清之化俯瞻生民宛如蟲蛆之淳灌于塗穢之中而踴跳不息矣則知向道者可不以是書度奉之而格習之歟

鍾呂二仙傳

正陽真人鍾離公

正陽真人復姓鍾離名權世號雲房先生為人魁梧不知其始所以得道之因初仕五代石晉朝為中郎將統兵出戰西北土蕃兩軍交鋒忽天大雷電風雨晦冥人不相視兩軍不戰自潰鍾離獨騎奔逃山谷迷失道路夜進深林幽澗期以全生乃遇一胡僧鬚眉拂頰體草結之衣引行數里到一村莊曰此東華先生成道之所將軍可以歇泊揖別而退鍾離未敢驚動莊中良久忽聞人語云此碧眼胡僧饒舌相誘莊中人披白鹿裘扶青藜杖抗聲前曰來者非吾將軍鍾離權否鍾離應曰是老人復曰爾何事不寄宿山僧之所鍾離聞而大驚何以知我前來子細必異人也時已失虎狼之威有鸞鶴之志不覺回心向道哀求度世之方於是東華先生授以長生真訣靈寶畢法之秘且曰內丹既成當求外丹以點化凡軀且在虛實積功累行以待天詔後度呂純陽於終南山則真人以證僊果是時僊脈得人諸天稱慶真人出入於丹霄紫府問世益莫知其出處矣其玄言秘訣多有遺於後世惟三十九章尤為顯著云華陽真逸施肩吾謹序

純陽真人呂公

余始習儒學次好性宗修天爵而棄人爵鄙頑空而悟真空人爵徒止於人事頑空不離於因緣余乃志慕逍遙心遊雲水尋師訪友往來不憚驅馳遠問近參始終不生懈怠陰陽升降默取法於二儀性命根

鍾呂二仙傳

基乃歸元於一氣無形無象來時止一婦一夫有姓有名去後存三男三女九宮藻畔令金男採取黃芽十二樓前使玉女收成白雪水中起火頂分八卦之爻陰內煉陽次別九州之氣三花和會化火龍而奮出昏衢千日功成騰鶴馭而徑歸蓬島爭奈天機深遠不敢輕言聖道玄微難爲直說以平日見功之法尊師已驗之効構成口訣願接後人同登妙道若能信心苦志終始如一一定返洞天不迷塵世因筆云爾大唐多口山人田子敘

後序

予大唐丙子四月十四日生於文宗時應舉進士凡三舉不第因遊荆江遇苦竹先生傳得高奔上聖之法壽七十歲又遇太素真君傳得太玄日月之法又壽七十歲復於終南山遇鍾離先生得成金丹太乙之功吾初得道年三十左日角一黑鬚頂華陽巾身着白襪腰繫皂帶每遊江浙山川爲是風清月白之地神仙聚會之鄉吾道惟度二人第一郭上寇第二趙仙姑法名是何皆吾弟子似聞市人言吾與黃龍參諸寶墨貨藥能飛劍取人頭吾聞大笑且慈悲博濟者道也修而行之者仙也彼釋氏禪空坐守生老病死而已有何可以參請吾之寶墨必致息氣蓋墨者默也息氣者全神也貨藥者救羣生也又有劍三口與市人皆同第一斬色慾第二斬貪嗔第三斬煩惱非利刃凡劍也又聞世人愛識吾之貌而畫其像既識吾之真不如行吾之法既行吾之法不如行吾之功汝若有志不須見吾世上自有至人觀汝所行默傳汝以成道汝若無志雖與吾携手抵足同眠同起不成道矣田子洞鶴寄





許大 胡惠超  
嚴遠 孫微  
摸先生 王元芝

單道開  
丁玄真

范豹  
顏真卿

寇謙之  
伊祁玄解

陸通  
楚狂接輿好食糞盧木質及無青子在峨眉山  
鹿皮翁

岑山頂有泉人不能到鹿皮翁作輪懸閣梯道四間上其巔  
阮丘

丘耳長七寸口中無齒

玄俗

俗日中無影

白石生

生煮白石為糲問之何不設舉笑曰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問爾時號為隱遜仙人

宋來子

來子常灑掃一市

古丈人

嵩華松下古丈人一女子二日老人秦之役者女宮人合為殉幸脫驪山之禍匿此

董調

謁乞犬羊皮為裘編刺為牀聚鳥獸毛而寢性好異書見輒題字還家以片籊寫之舌黑掌爛人謂謁掌

錄而舌學

季充

充號負圖先生伏生十歲就石壁中受充尚書授四代之事伏生以繩繞腰領一讀一結十尋之繩皆成

結矣充餌菊朮經旬不語人間何以答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

孟岐

岐嘗云見周公旦抱成王以朝于周廟岐時侍周公陸壇公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遺岐岐常

寶執每以衣袂拂拭笏笏今銳欲折耳

黃安

安坐一神龜廣三尺行則負龜而趨曰伏羲氏始造網罟獲龜以授我背已平此龜畏日月光三千年一

出頭我坐此以來龜出頭者五次

涉正

正閉目二十年弟子因請之正乃開目有聲如霹靂而閃光若電已復還閉

孫博

博口中吐火指樹火生葉旋焦枯又能于水面布席作樂使眾人舞于上不沒不滿引鏡為刀屈刀成鏡

### 香案廣

軒轅

帝列珪玉于蘭蒲席上春雜寶為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為泥畫野分州別尊卑華戎之異濟南人獻明室

尹喜

文始先生室中陸地生蓮花結草為樓精思至道

范蠡

蠡好服桂飲水賣藥闕陵於北邙山得仙異

鬼谷

秦時疫死者有鳥如烏銜草覆其面遂活有司上聞始皇遣使齎草以問先生云此瓊山中食神芝其葉

介推

子推與趙宣子遊具有黃雀在門上晉公重耳異之後見東海邊為王俗翁賣扇

積時不改。

班孟

孟坐空虛中與人語。又能入地。初沒足至腰及胸。漸漸但餘冠帽。良久盡沒。又吸入屋上瓦。瓦飛入簷樹。粉如落葉。

柳融

融取杯呪成蠶。資之可食。腸臟皆具。而杯成龜殼。資取肉則殼還成杯矣。

王興

秋長山洞穴中有千歲金蠟。山頂有瘦花。木徑八九尺。葉如白榴。花如芙蓉。香聞數里。與常見之。

桐君

君入山得鳴石雞。吞碎為藥服之。有聲氣。雞色丹。大如燕。常在地中。應時而鳴。吳寶鼎元年貢琥珀燕。置靜室。室中時一鳴。翔此之類也。

趙丙

丙舟行遇人酌水為酒。削一椀為肺。並得醉飽。

王喬

武陽北平山有白蠟。謂之肉芝。王喬食以仙去。武陽山祠有三王喬。一太子竹。一葉令王喬。一食肉芝。

周大賓

賓善鼓琴。彈獨絃而八音自和。以教廢長生孫廣用。廣用即孫登也。

安期生

生以醉墨灑石上。皆成桃花。

彭宗

宗能以一氣誦五千文。通為兩過音聲清暢。

司馬季主

季主顏如少女。鬚三尺。黑如墨。有子二。男名法育。女名濟華。俱在委羽山。

王探

探師司馬季主。與人行。身散雲霧。或屹立平地。俄起崇山。

章玉子

玉子含水噴成珠玉。與弟子行。各丸泥為馬乘之。一日行千里。

唐公昉

公昉昇仙。雞犬皆去。惟鼠惡其穢。垢不將。鼠自悔。一月三吐。易其腸。東廣微所謂唐鼠是也。

香案錄

五

朱仲

漢高后下書募三寸珠。仲賈珠詣闕。魯元公主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顆。

劉安

淮南王安見太清仙伯。以坐起不恭。誦守天麻。

劉京

京授九子九子王公。公時已七十歲。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兒。

梅福

墨池在南昌縣。水竹幽蔚。王右軍與臨川郡日。每過此盤礴不能去。因號墨池。先是福種蓮花池中。嘆曰。生為我。陪身為我。格為我。辱為我。遂棄妻入洪匡山。

樂巴

廬山廟有鬼物。能使江湖中分風舉帆。巴下嶽勒鬼踪跡。鬼走齊郡。化為書生。談五經。太守妻以女。巴勸殺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俄化為狸。亦殺之。

孔元方

元方以杖柱地。一手抱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酒杯倒飲之。

李意期

人有說四方郡國宮觀市里。期即撮土成之。經見者詫其酷類。但纖小耳。

張仲常

仲常埋甕室下。對妻子茹飲。恣飽並血。及發甕已多度甕中。經日不腐。

王喬

喬裝裝城東。自成塚。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或云壘橋山。即太子晉。

趙威伯

威伯善嘯。若衝風之激長林。兼鳥羣鳴。須臾雲翔其上。冥霧四合。暮雨其濛。

劉偉道

偉道學仙。仙人試以白髮一盤。懸十萬斤巨石。以嚼髮垂垂欲絕。使偉道臥其下了無怖色。蓋二十年。

王中倫

晉武帝太康中。田宣隱于鳴石岩下。葉風霜月。指石自娛。每見一人着白單衣。徘徊岩上。清曉方去。自言王中倫。生周宣王時。愛此石聲清激。故輒留聽。

李阿

阿逢犂牛。以足歷置車下。犂其骨皆折。阿死。須臾復生。足亦如故。

介象

香案錄

七

象入東岳受禁制之術。能令一市人皆坐不起。有客種泰山中。患羣猴採食之。乞辟猴法。象告汝見猴羣第語之。吾已告介君。介君教汝莫食。明日客試以象言語。猴果連臂投林而去。

張道陵

道陵居吳山。見青童絳節前導曰。老君至矣。從者二人。舊似弱冠。或指曰。此子房。此子淵。

王暉

暉種黃精虎爲之耕。豹爲之耘。出入亦乘虎豹。其轡轡行。鞭策如乘馬。

鮑叔

觀與葛稚川善。每來門無車馬。獨雙燕。往還。或怪而網之。則雙履也。端城集仙錄云。觀以女妻稚川。

姜伯貞

伯貞值史伯真命立日中。背後觀之。其心不正。因教之服石腦。

元藏機

機有馴鳥三。類黃鶴。時翔空中。呼之立至。能授人語。常航海飄至一島。島人曰。此滄洲也。產分蒂瓜。長二尺。碧葉丹粟大如梨。池中有四足魚。金蓮花。婦人採爲首飾。曰不戴金蓮花。不得在仙家。

陳簡

簡遇道者引至石室。廚以圮上素書一軸。曰汝有書性。好爲我書。發機視皆古篆。極文。心難之。度無可遜。遂按本半日書竟。

葛玄

玄遇親朋。輒邀止。折草刺樹。以杯盛之。汁流如泉。杯滿即止。飲之皆旨酒。取瓦礫草木之質。勸客皆肺菜。指蝦蟇使飛。龜使舞。應節如人。爲客行酒。杯自至前。不盡杯不去。

鄭思遠

思遠每出行乘虎。二虎雖負經以從。橫江橋逢許隱。具煖藥酒。虎爲拾柴燃火。隱患齒痛。求虎齒熱。插齒間。思遠拔之。虎帖地不動。

黃野人

野人遊羅浮。長嘯數聲。遍尋林樾。宋咸淳中。客有戴烏方帽者。往來羅浮山中。見人則大笑。反走。三年不言姓氏。他日醉歸。忽取煤畫壁云。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問一墮千劫。猶愛梅花未歸。蓋野人之傳歟。

許蘭

其人告蘭曰。學道當如穿井。井深。土彌難出。

陶弘景

弘景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少便鞍馬善射。晚皆不爲。惟聽吹笙。借人書。隨候治定。

王遠知 遠知髮首之子。母夢靈鳳。有身。附寶誌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

司馬承禎

承禎善金剪刀書。腦中有小兒。誦經聲。玲瓏如振玉。額上小日如錢。耀射一席。

李含光

含光工篆隸。或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復書。

許遜

遜爲蜀旌陽令。既歸。父老送之。如雲。有不返者。乃于宅東隙地。結茅以居。狀如營壘。多改氏族。以從許姓。號許家營。

許大

大爲其君掃髮。夫婦隱于西山。不欲人識。改姓曰午。旋改曰于。夫婦皆解詩。許大詩云。不是藏名混世俗。買柴沽酒貴忘言。妻續云。兒家祇在西山裏。除卻白雲誰到門。

胡惠超

超身不甚長。然每處稠人中。首獨昂出其上。雖至長者。止及肩下。指地中。古金石寶器。穿之。如言而獲。單道開。

開服細石子。一吞數枚。唐子西贊曰。世人茹柔。剛則吐之。匙抄爛飯。牛口如飼。至人忘物。剛柔一致。其視食石。如嚼餅。北平飲羽。出于無心。食石之理。于此可尋。我雖不能。而識其理。庶幾激之。以礪厥齒。

范豹

豹云。東方朔乃點我。我小兒時。數與之狡。宋文帝召見豹。從東宮過。指宮門曰。此中有博勞鳥。奈何殺賊。

寇謙之

成公與備于寇之從母家。使壘田。寇一日于林下。布筭周牌。曆法不合。公與教之。應手而成。

嚴遵

周武帝建德中。詔遵至使殿。時已汰浮屠氏。復欲漸芟黃冠。上問道與釋孰優。對曰。主優而客劣。上曰。主客奚辨。曰。釋出西方。得非客乎。道出中夏。得非主乎。上曰。客既西歸。主無送耶。對曰。客歸則有。胡土主在。則無損中華。去者不追。居者自保。又何送乎。上大笑。得免。

孫徹

徹隱遁宿于木杪。編葛爲席。合目端坐。其友馬儉思之。取葛席至靜室。供養數日。輒聞席上有人語。

丁玄真

玄真龍潭二龍。飛入殿。與張僧繇畫龍圖。風雨震沸。玄真畫鐵符鎮潭。龍穿山而去。復釘畫龍之目。其忠乃

止。

顏真卿

白紫清云真卿今為北極殿都院左判官。

伊祁玄解

西域進方員二美玉玄解曰此龍虎玉也。貞生于水龍寶之。方生于山虎寶之。詢使人果得之漁獵者。

摸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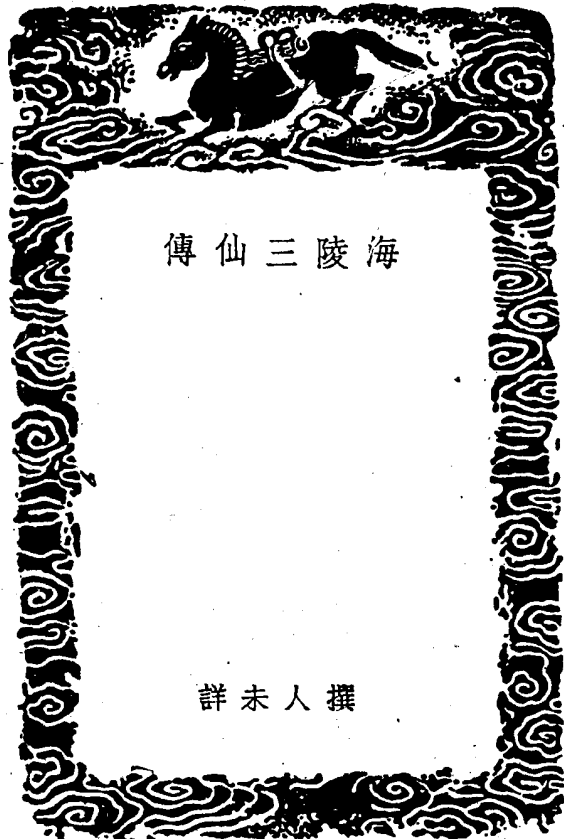
先生束雙髻于頂。攜小竹筒賣藥。有疾者手摸之輒愈。人呼為摸先生。

王元芝

元芝數歲時夜出門。見一道士。隨之入江。在水底月明中行。不見泥沙。水隨步自開。路傍一物十丈許。如龍如蛇。有五色光。道士指曰此水母也。見之長生。自是便能逆風掛帆。泛水安坐。

乙未春正月余正愁窮中。仲醇以一編貽余。曰香案圖。載神仙事奇矣。而人不數事。事不數語。又皆奇之奇者。仲醇選勝恬澹。而猶有鈍心乎。嗚呼。人當繁憂總集。心骨沸熱。適若麻搖若曳。魂氣徘徊未返之間。粗法難調。細語不入。非以世外億洋之語。激之。誰有能爽然解者。人心有目。目又有捷。透鳥啓鑰。必從落根。今人好新。是病。病即是藥。譬如梨梅。實能止渴。渴即止矣。亦復無梅。非實非虛。是方便法。仲醇所以刪多就簡。不著事迹。不詮名理者。殆謂說夢說幻之教。以恍惚杳渺為佳。不以粉塊鏗空為勝。寧使人味食得食。無使人遇食失食。仲醇不云乎。多言數窮。六合以外。方寸以內。蓋有才之所不能盡者。則願如是足矣。

太原王衡跋



海陵三仙傳

詳未人撰

海陵三仙傳

徐神翁

徐神翁名守信海陵人也生六七歲始能言父隸衙籍少孤無以自給年十九歲役于天慶觀常持一帚供灑掃盡力煩辱之事嘉祐四年天台道士余元吉來遊示惡疾過者厭之公獨事之無倦忽於溺器得丹沙餌之元吉委化公喪之以師禮丐欲具于海安徐氏葬之日徐見公來謝甫出戶取金贈之相望數步而道莫及實未嘗出也自是常放言嘯歌默誦道書絕飲食至數日然後始食之每至觀獨與公自食曰此先生菜也春自髮奉衆別貯批稗與馬士同食治平中有客自蜀來號黑道人每至觀獨與公語既去謂逆旅人曰吾無以謝爾令爾即著無蚊耳已而信然會糧道正唐日嚴長命公曾租于遠郊既往矣嗚呼見三清殿後枕帶臥者公也惟而問之公曰早來自至詰且果然唐謂出丁爾自述至甚善皆笑曰徐二翁終日程竹不少休何謂自述至也日嚴大驚始命名從弟子籍熙寧九年以守金寶牌恩度爲道士公笑曰我只解掃地不事冠蓋短褐刀役如故素不能書忽作楷字暇度人經語爲人言禍福有禍而不見者有自往神遇者有不施而求者有施而不受者若怒罵戲笑無非休咎所寓或薄暮欲殿堂籍香紙肆筆書符凡問明日來者取而授之一不經意悉醉所問紙盡而人亦絕元豐中徐州獲妖人薛運淮上發運使蔣穎疑於公就見曰爾徐二翁邪曰然知道乎不知解何事解眼飯日可幾米飽

海陵三仙傳

海陵三仙傳

便任茹葷乎茹葷由此不疑公素蔬糲半歲前忽嗜鮮肥亦勸道流食至是乃省穎叔問我何如人也對曰宜者刑斃然而怒公自捫背曰痛痛不能語穎叔再拜曰經云神公受命普捕不祥其公之謂矣因呼神公故神公之名布天下穎叔背有瘡盛怒則裂而內楚至不能言他人莫知也疑室附廚側因爲闢堂榜之曰守雌他日獨坐有髮憤之色俄穎叔來不得見竟日不出戶左右問之公曰藥又難利五百人生於世間亂且至矣遂使范鐵問公有夢否曰自不受道正庸錢不復作夢江陰劉谷與公語于甯下藉草而疑未且光輝如日谷驚躍而起見公坐嗒口噤口開空中語曰徐爾入蕃直立死呂惠卿食枸杞夾子是時麟圖西邊呂持毋服皆谷所善者五年解有永樂之敗呂常修敬端朝冠以拜公平視自若穎曰善守善守果麟知單州相繼竄黃至紹聖甲戌而返始悟枸杞之識且以善守爲戒也七年郡貢士謁行示字皆從火果貢院火王介甫居金陵求書示勸舒王三字而勸字不全且曰勸不須用人也未幾黨政和中追封王爵八年東坡先生起知登州來謁書來王守三字問學道之要曰毋作官印好東坡領之至登召還泊守揚州馳書問方來公不書至南邊遣子過來亦不見繼徒患過海矣子由謂吾兄信其言而不能用也子由績溪寓訊求字書曰運當滅度身經太陰及歷侍從至門下侍郎實佐佑垂廉政元祐末出知冀州道使問之書曰十通轉經福德立降告其使曰過去十見在十子由聞之曰日者謂予成運多福百運多厄豈謂是乎未至袁運嶺表幾十年而復騎馬都尉張教誦公像以進奏賜紫衣號開通大師公不受公書示字人來者日衆主觀者因爲修造計置積以受金錢月吉起輪問有端正非固隴可投者知出神所得也江都姚叟見持帚扣門者曰我徐二翁也有筭在汝園中隨指見筭竹如帚狀往視已失其人因率衆來訪三清殿他郡助役者嘗曰見先生行化吾里九年四月公在疑旬日或問之曰改元則出是月改紹聖郡人問鄉舉曰陸侍郎至滿城著綠陸農師來守郡次舉何昌言榜登科者甚衆三年郡大疫公扇戶六日郡人數百請之出曰作緣事故爾疫者飲呪水皆愈居數月淮陽人獻紫花石柱四初淮陽有山而石頑不適用有老父謂當姓者曰山有紫錦石可取爲柱施泰州天慶觀言訖不見試鑿之果紫錦文也柱成道海來值大風兩舟師拱而慄霧電中有物擊舟行甚駛一宿達海門泊至公迎勞曰驚怖不易不然不如此速也山陽楊生家聞異香見老父持帚入門傍有識者揖之遂隱遺像於其庭生攜以至祝三官殿柱杪亡一椽即所遺者公曰欲新此殿乃施錢數十萬農師除海州告別公曰業又貴也自海移葬召入爲右丞無爲湯氏給公像奉供公見夢乞其孫女出家覺語其妻秦秦惡之他日女死秦投像于江會廢廢其左臂湯請見公數之曰爾棄我江至長盧乃濟湯誓請死繼漂商至公笑曰謝汝相教商袖出像云得之長盧江中晉宗未立元子中宮道寺人致禮以問書今日吉人蓋微廟諱也元符中鹽城時叟有請告曰爾頭禿九月中有道士來宜善待仍布施至期暴客夜集其門時僧出迎設酒殺金帛想道遂免陵墓三年上元張燈前二日公以杖擊之盡數日善廟道謂至崇寧二年八月忽於殿墾望闕致啟壬申詔曰朕聞真帝問道於廣成放勳往見乎姑射蓋惟有道之主能運全德之人以爾體性抱神深不可測心通風簃泊無爲不出戶庭四方宗仰宜隆褒命益顯其風其來思毋執謙退可

海陵三仙傳

三

特賜號虛靜冲和先生。令運使許登致禮。收道赴闕。至京師。館于上清儲祥宮之近院。屢召入。常服白紵元都衫。華陽巾。麻履大條。與上從容言。不替俚語。每有忠規諫語。必弗傳也。許與歷歷御。投金珠盈其懷。公解帶委于地而不受。嘗小遊殿上。人止之。公弗顧。三年乞歸。會二月二十六日。公誕日。降香設于清齋。賜五楸金冠。象簡。密雲銷金上清服。詔畫像二命。親書生身受度等語。四年八月。賜勅令發運使胡師文。禮遣赴闕。既至。會解池水溢。詔問之。對曰。業龍為害。惟天師可治。召張繼先。至投以鐵符。龍震死而。歸復五年。告歸。大觀元年。許大方攝郡事。寫公真求贊。書曰。身色不自在。猶如脆瓦坯。色盡還歸土。神移別受胎。籍如空裏月。輪轉幾千回。掉頭不識面。元作阿誰來。公詩頗不常作。而後筆立就。略無停思。二月甲子。出門望西北。稽首大方問之。公曰。我欲去矣。大方曰。欲觀邪。遂以問。是日詔建仙源萬壽宮。及有召命。外庭未知也。行日過園。謂觀者曰。二翁不來。以蔡京素敬事公。因設食。公取菜覆于地。問終身曰。東明及將死于潭之境。趣就僧舍。問其處曰。東明寺也。是歲令侍童理髮。或旬日不止。問其故。笑而不言。二年正月。默坐不飲食。至六旬時。云世上悠悠不如歸。三茅劉混康亦召至。公曰。劉先生去。我亦去矣。四月丁酉。劉先生解化。二十日庚子。上清知宮。晨夢人叱云。起。天帝召神公。亟起問訊。無恙也。日暮。公擊手叩齒。四顧長揖。已曲左。肢而臥。白氣自頂出。西北去。空中聞鶴唳。公逝矣。壽七十有六。值歲早熱。氣已。龜隆。七日而歿。四體可屈。伸如生。異香達于宮外。上聞。駭嘆久之。贈大中大夫。委內侍劉愛等視喪。歸本都。給葬用四品禮。九月庚申。葬城東。林原宜和中。建昇真觀。以奉祀。初。老農錢甲。每見公呼鄰舍。泊下葬。惟擊林兆吉。而未合制度。東。即錢氏也。錢。擧地以獻。公三召至闕。以恩度弟子三十八人。賜紫。及師名。甚衆。官親族二人。再賜父額。宣教郎。母張。蓬萊郡君所生。李永嘉。郡君。奏建妙真觀。度劉崇。仙張。貧女為女冠。二人者。常至觀。默果實。公取二果。噓而與食。遂辟穀。容色如少女也。公初修觀。每日有大施主。至崇寧末。以片紙授張崇。其書仙源萬壽。臨年改建。是宮公每行。廊廡間。必擊柱。嘆息。如有所恨者。泊仙去。上勅有司。促成新宮。至紹興辛亥。火于兵。無子遺矣。公再召後。年七十餘。瀛浦淨域。無一日廢。郡人家有圖像事之。事無細大。咨而後行。向化。遵行不敢萌非心。有過必憚見。每戒人曰。修福不如避罪。廣求不如儉用。若服餌求神。仙不死術者。尤不取。所閱人不可備舉。至驗於數十年後。非特知來而已。皆隨根器。以示誨誘。大要使人知。賦分有定。而乘除得以避就。善惡可以消長。一見即書。或示以言。隱而顯。顯而盡。其以字假借。離合增損。及摘經中語。首尾以告。雖巧者。注思不能到也。其徒之四方者。預求公字。置像前。俾來者射取。無異親見。凡有隱惡者。見之必摘發使悔。宿州陳生。致禮虔甚。酌水使飲。至于三。辭曰。不可強矣。叱之曰。汝不能此。河中人。奈何。陳此。額愕不能對。遂入道。蓋皆利人之財。溺而不救也。或欲詰盜。問所亡幾何。曰。三千。公怒罵曰。竊三千。汝以為盜乎。三十年後。有朝服為盜者矣。其因事警世類如此。小校。漢真病瘥。數人掖而前。公杖掖者走。又杖其真。真不覺投杖而逃。錢進至。公勞苦之。曰。髮白索何。公手拂其髮。皆變黑。陳護女疾。公兩啣其頰。復欲啣女。啼而走。公曰。冤不可解也。是夕。錢死。視之。其繩三股。斷其二。而一存焉。在觀。應酬無虛時。而神遊萬里之外。無所不至。有同日見者。或非雅素。夢授藥。

海陵三仙傳

五

愈其疾。他時望見彼翁。其所夢乃公也。遇齋幣空無時。攜數百錢。界首市。麻。麻。意枯。願。亡。入戶。忽有盤水在地。踐之而仆。亟起振袂。公儼然坐榻上。形解後。劉。像于虛靜庵。政和八年九月辛卯。日有。神光。仍。噴。淚。食。頃。乃。止。識。者。喻。焉。今。于。祠。者。探。壽。以。代。公。語。無。不。契。合。廟。賜。雨。若。響。答。雖。亡。猶。存。云。

周處士

周處士名格。字執禮。海陵人。贈工部侍郎。敬述。五世孫。和。州。法。曹。定。國。之。子。也。元。祐。初。再。舉。進。士。下。第。頗。鬱。鬱。不。得。志。既。壯。不。娶。嘗。從。郡。學。釋。奠。方。坐。以。待。事。忽。大。呼。仆。地。不。知。人。閱。四。日。而。蘇。問。之。云。吾。誦。老。子。書。至。谷。神。不。死。若。有。人。昇。坐。榻。行。數。步。吾。駭。而。呼。不。覺。其。仆。且。久。矣。因。取。儲。衣。焚。之。曰。誤。我。此。生。者。非。汝。也。邪。自。此。動。靜。頗。異。人。直。以。為。狂。耳。先。是。徐。神。公。語。人。云。周。家。門。前。石。生。青。毛。當。得。仙。矣。已。而。果。然。人。始。敬。之。家。武。烈。帝。祠。側。未。嘗。遠。遊。忽。有。老。農。負。瓦。木。為。齋。精。廬。曰。向。病。願。賴。先生。至。以。良。藥。起。死。乃。知。其。出。神。也。族。叔。注。為。推。官。常。呼。曰。朝。議。後。階。通。卿。監。不。求。改。官。者。十。五。年。壽。踰。八。十。蔡。守。揚。州。遣。使。遺。酒。旬。日。不。授。報。書。賓。至。命。酒。寒。酌。曰。喫。箇。冷。揚。州。使。來。請。書。問。太。尉。面。目。端。正。乎。使。反。命。則。一。夕。病。風。口。目。斜。矣。州。士。孫。吳。令。瑋。告。別。迎。呼。相。公。令。瑋。心。獨。喜。自。負。既。從。調。乃。相。州。工。曹。耳。宣。和。中。屢。召。不。起。謝。使。者。曰。吾。太。平。衰。末。之。人。也。蔡。京。嘗。奉。書。且。俾。大。清。與。郡。守。勸。駕。先生。臥。不。啓。戶。而。危。言。嗾。京。不。肯。就。駕。朝。廷。知。不。可。致。乃。止。復。詔。曰。朕。躬。妙。道。以。宰。制。萬。有。旌。達。士。以。表。迪。羣。倫。庶。幾。清。淨。之。風。不。變。澆。漓。之。俗。爾。精。微。自。得。淳。白。不。論。守。虛。濠。以。為。常。損。粉。華。而。無。累。宜。加。美。號。以。示。恩。休。可。特。賜。號。守。靜。處。士。視。朝。奉。大。夫。仍。賜。五。品。服。先生。服。命。服。常。自。號。亦。局。有。僕。射。燕。服。必。衫。帽。破。敝。亦。不。修。飾。自。贊。曰。周。四。十。五。衣。破。不。補。土。木。形。骸。神。氣。所。聚。四。十。五。其。行。第。也。獨。處。一。室。臥。起。方。丈。間。食。酒。肉。如。平。時。而。無。更。衣。之。所。畜。一。白。鼠。或。去。或。來。飲。食。同。之。賓。至。以。水。酌。茗。或。搗。屋。苦。菜。水。以。啜。其。甘。如。飴。親。族。相。率。攜。酒。餼。以。謁。先生。曰。何。故。無。某。物。對。曰。無。是。曰。物。在。某。處。皆。相。視。而。笑。不。能。隱。先生。嘗。擊。如。鐘。不。以。詞。色。假。人。皆。望。而。畏。之。行。有。負。雖。高。爵。重。位。一。見。叱。罵。不。少。郵。故。鮮。有。見。者。建。炎。二。年。三。月。戊。戌。妻。瀾。陷。城。殺。掠。焚。蕩。民。死。什。七。八。先生。於。是。且。七。十。矣。撰。袂。話。賊。一。卒。墜。其。首。流。血。污。衣。先生。曰。恪。血。格。血。不。得。洗。須。臾。擊。者。至。前。嘔。血。死。是。歲。不。飲。食。歷。數。旬。無。疾。側。臥。而。化。日。不。瞑。神。光。射。人。燦。如。也。初。發。殮。重。莫。能。勝。漸。輕。若。虛。器。然。略。約。兩。夫。荷。之。初。元。祐。中。有。陳。豆。豆。者。不。知。何。許。人。披。方。毯。無。他。服。冬。夏。不。易。行。丐。于。市。郡。人。朱。醫。見。其。死。瘞。之。矣。歷。四。十。年。復。至。未。識。之。始。以。為。異。人。也。居。福。田。院。攜。小。籃。貯。書。卷。見。人。即。付。與。得。錢。物。復。施。丐。者。人。呼。陳。慈。被。嘗。與。唐。道。人。謁。先生。笑。語。竟。日。所。言。他。人。莫。能。解。也。宣。和。末。示。化。葬。神。公。之。西。先生。與。唐。道。人。相。繼。同。城。號。三。仙。墳。焉。

唐先生

唐先生名甘炳。海陵人。為郡小吏。廉恪無他伎。一日晨出。若有所遇者。忽裂巾毀履。解衣濡水滌橋。裸袒。妻語。見者遺。屣。罵。家人。以。為。狂。因。于。別。室。悉。毀。臥。具。為。坎。穿。疑。其。問。歲。除。其。母。哀。而。縱。之。冬。夏。一。布。襦。僅。蔽。膝。負。敝。衣。于。左。肩。蓬。首。胡。髯。垢。面。跣。足。常。以。指。按。其。頰。彷彿。井。閭。中。人。呼。唐。九。郎。或。發。語。于。休。咎。人。

海陵三仙傳

七

始異之。稍就占訊。喜怒語默無不驗。凡飲食或捐半于地。或委溝渠而食其餘。得炊餅。漬菜泥。嚼之。得酒。或覆于几。又祭之地。復收飲。無少損也。所臨列肆。是日必大獲。就欲延致。有以禮招之。而弗屑者。旗亭間。以飲食爲博徒者。數負不自活。乞憐于先生。或與之錢。以爲博資。則終日勝。酷饒欲成。而敗。先生至。斃下。索飲。釀者曰。是不佳。當別酌。以獻。不從。漉而飲之。香味俱變。未竟日。而傳常寓宿。王氏米肆高樓上。肆罵狂穢。無所避。其家婦子羞惡。俟其他之竊相與譴詈。先生不復往。數日無所貿易。頻悔謝。乃復比舍。火延其屋。掀突。獨堅臥不動。俄反風而火滅。人家非常所游者。亦憚其來。其來也必有異。屢至。將氏舍。排闥入。婦疑。取溺器。灑狂席。衣衾淋漓。顛笑曰。解了矣。室中人頗怒。既而聞一婢自經。系絕得不死。建炎二年。忽持雙自擊其頰。俄裴淵潰卒。至。擄掠無遺。乃悟打頰者。隱語打劫耳。紹興元年。語人曰。上元夜。觀燈時。虜人陷城。至上元日。火仙源宮屋五百楹。燬燼無餘矣。張榮來據城。聞其神異。執于酷肆。大書中。露坐。方數尺。獨無雪。膚略不濡潤。乃積雪丈餘。穿洞穴埋其中。潮日出之。怡然也。人間寇亂。何時已邪。曰。直待見關羅。聞者疑之。謂不可逃死。無幾何。有裨將李貴。過城下。號李圓羅。自是歲小休矣。四年。劉豫犯淮南。郡守趙康直問之。皆曰。十三日硬齊。又問。皆曰。十三日軟齊。蓋僞齊始肆猖獗。終大敗而去。七年冬十一月。大呼于市曰。二十一日。雪下。二十二日。唐倒。皆不測其意。至期大雪。明日往河西張氏舍。求附火。潛抱薪。自焚于隙屋。張覺之。體已灼爛。索疑衣披之。行至常所居米肆。端坐。手搗燔肉以食。且以飼犬。須臾而逝。有田夫自斗門至中途。遇其西行。問先生安往。曰。吾歸也。入城既自焚矣。住世六十餘歲。葬鬱林原。歲餘後。有離商見先生於江西。而蜀人亦見之于晉城云。





教流行江東經卷未備禪法無闡律藏多闕師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越葱嶺曠歲求道皆獲梵本昔安公在關中請法摩難提出阿毘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疑滯後僧伽提婆至即請重譯及三法度論於是二論乃興師即製序以貽學者開鳩摩羅什入關道書通好什答書曰傳經來晚粗聞風德經言未代東方有護法菩薩欽哉仁者善宏其道曼摩流支入秦師遣弟子曇邕請於關中出十誦律流傳晉國西土諸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開士每東向致敬歎心

蓮社高賢傳  
五  
盧岳及佛賦駁陀羅至師即請出禪數諸經於是禪戒典出自廬山幾至百卷先是此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師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乃著法性論十四篇羅什見而歎曰邊方未見經便闡與理合秦主欽風以大智度論新譯致書求序師以其支繁廣乃抄其要為二十卷而為之序論此百卷桓元征殷仲堪要師出虎溪候

疾不往元將入山左右曰昔殷仲堪禮敬於遠請公勿屈元曰仲堪死人耳及元見師不覺屈膝所懷問難不復敢發及請至征討師即不答元後以成王之威勅令登仕師止辭以答元不能強既而欲沙汰衆僧下教條屬曰沙門之徒有能申述經論禁修行整者始可以宜崇大化其有違于此者悉當罷黜唯虛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列師因致書廣立條制元悉從之初更水輔政以沙門應敬王者何充奏不應禮及元在姑熟後申水議師答書曰焚焚非朝宗之風非五非廓廟之器舉外之容不應致敬王者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一明在家者有天屬之愛奉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主之禮二明出家以求志變俗以遠道豈得與世同其禮敬三明求宗不順化宗謂泥洹下變其化蓋為宅泥洹即涅槃不順化者其生可滅其神可冥冥神絕境謂之泥洹而不隨順於生生化化流動無窮之境斯所以不事王侯高向其事豈復有所禮敬者哉四明佛極不兼應謂歷代若王體極之主但務方內而不可并御於方外故曰不兼應天地之道盡於運化帝主之德理極於順通與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優劣明矣若夫如來之道則無所不應矣五明形

畫神不滅謂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方生方死往來無窮但極微者反本慈理者迷物耳有項元墓位即下書曰佛法宏誕所未能了初推奉主之情故令典今事既在已宜進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桓元西奔安帝自江陵還京師輔國何無忌勸師侯迎師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師上并謝病帝復下詔慰答師嘗講法服經當是小記大記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奏承旨次宗後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寄書責之曰昔與足下面受於釋

蓮社高賢傳  
和尙今便稱雷氏邪陸德明毛詩音義云川籍之與此類釋惠安慮山中無刻漏乃于水上立十二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定晝夜以為行道之節謂之蓮花漏僧徹善篇願嘗至山南攀松而笑和風遠集衆鳥悲鳴超然有自得之趣退語於師曰律禁管絃歌舞若一於一笑可得為乎師曰苟以亂意皆為非法微唯此而止師居山三十年迹不入俗唯以淨土克勤於念初十一年心繫紫想三觀聖相沉厚不言後十九年七月晦夕於菴若臺之東食方從定之見阿彌陀

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苦空常無我之音佛告之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又見佛馱邪舍慧持義照八民義照六在佛之側乃揖師曰師志在先何來之晚師語法淨惠實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見佛相今復見之吾生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為漸矣即

必盡之期便欲絕迹外緣以求其志良由性弱於斷蓮社高賢傳  
人  
遂令同趣相引時賢過眷情以類感不覺形與運類今年已八十三矣仰尋遠離之誨俯慨自負之心徒令此生虛謝以悼往疾之深令於至時露骸松林之下即願為墳與土木同狀此乃古人之禮汝等勿違苟神理不昧庶達其誠大哀世尊亦當祐之以道門徒號勸若喪父母師以世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至期始順寂即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也弟子不忍露屍與尋陽太守阮侃奉全軀奉葬於西嶺累石為塔

謝靈運立碑以銘遺德張野作序自稱門人宗炳復立碑於寺門以表德業師將終著德詩以跋酒治痛師曰律無通文請飲米汁師曰日過中矣又請飲茶和水乃令披律尋文卷未半而終所著經論諸序銘贊詩記凡十卷號廬山集刻碑在自佛圖澄道安師遠法師曇順僧敷五世為國師云唐宣宗大中二年追諡辨覺大師昇元三年追諡正覺南唐李先王福四年也大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追諡圓悟大師

慧永法師

西林法師慧永河內潘氏年十二出家事沙門竺曇現初集禪於恒山與遠師同依安法師期結字難淨及遠師為安公所留師乃欲先度五嶺太元初至尋陽刺史陶範素抱道風乃留築廬山舍宅為西林以奉師布衣蔬食清心丸已容帶含笑語不傷物峰頂別立茅室時往禪思至其室者常聞異香因號香谷

一虎同於人至輒驅去遠師之來龍泉桓伊為立東林三十年影不出山師居西林亦如之嘗因法事至近邑還山薄暮鳥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師不聽去師以杖指馬驚走營主仆地師憐之遂還營主病

往寺悔罪師曰非貧道意為禱之尋愈鎮南將軍何無忌鎮尋陽至虎溪請遠公及師遠公持名望徒徒百餘高言華論舉止可觀師衲衣半脛荷錫捉鉢松下飄然而至無忌謂眾曰求公清散之風乃多於遠師也師標誠植願動在安養義熙十年在疾忽欲衣求屣欲起眾驚問師曰佛來也言終而化異香七日方歇瘞于寺之西南春秋八十三唐元宗朝詔重建塔亭追諡覺寂大師實智之塔

建社高賢傳  
慧持法師

法師慧持遠公母弟也幼讀書一日所記常敵十日年十八與兄同事安公備學果經遊乃三藏及公在襄陽道遠公與師東下遂止廬山師形長八尺衲衣垂勝徒屬三百師為上首豫章太守范甯請師講法華經阿毘曇論四方雲聚瑯琊王珣與范甯書問遠持二公執念誠謂賢兄賢弟珣復書曰但令如弟誠未之有况復賢邪羅什在關中遍相欽敬每致書通好隆安三年辭兄入蜀遠留之曰人生愛聚汝何

樂離師曰深惜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欲求道止以西方為期耳即慨然而別至成都四縣居龍淵寺大宏佛法升其堂者號登龍門義熙八年順寂春秋七十六臨終遺命務嚴律儀專心淨業以東閭籍付道泓西閭法與付曇蘭以泓行業清敏蘭神悟天發並能係軌師蹤焉

道生法師  
法師道生魏氏鉅鹿人幼從竺法次出家披對經諸一覽能誦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明辨雖宿望莫敢酬抗初依廬山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乃與僧啟慧嚴慧觀等遊學長安從羅什受業關中僧徒咸仰神性嘗喟然歎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解通國義者忘筌得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披閱真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及頓悟成佛義又著二諦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二論應有緣論並籠單舊說妙有淵古守文之徒嫌嫉起師又

以法顯三藏所翻泥洹經本先至六卷經云除一闍提皆有佛性師云夫真實二儀皆有涅槃止因闍提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乃賜闍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舊學僧黨以為背經遂顯大眾擯而遣之師正容誓之曰若我所說背經當見身痛疾若與實相不肯願舍壽之日踞師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闍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為媿服師被擯南還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闍提處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為點頭旬日學眾雲集忽雷震青園佛殿有龍升天因改寺

樂離師曰深惜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欲求道止以西方為期耳即慨然而別至成都四縣居龍淵寺大宏佛法升其堂者號登龍門義熙八年順寂春秋七十六臨終遺命務嚴律儀專心淨業以東閭籍付道泓西閭法與付曇蘭以泓行業清敏蘭神悟天發並能係軌師蹤焉

道生法師  
法師道生魏氏鉅鹿人幼從竺法次出家披對經諸一覽能誦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明辨雖宿望莫敢酬抗初依廬山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乃與僧啟慧嚴慧觀等遊學長安從羅什受業關中僧徒咸仰神性嘗喟然歎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解通國義者忘筌得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披閱真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及頓悟成佛義又著二諦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二論應有緣論並籠單舊說妙有淵古守文之徒嫌嫉起師又

以法顯三藏所翻泥洹經本先至六卷經云除一闍提皆有佛性師云夫真實二儀皆有涅槃止因闍提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乃賜闍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舊學僧黨以為背經遂顯大眾擯而遣之師正容誓之曰若我所說背經當見身痛疾若與實相不肯願舍壽之日踞師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闍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為媿服師被擯南還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闍提處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為點頭旬日學眾雲集忽雷震青園佛殿有龍升天因改寺

建社高賢傳  
僧叡法師

法師僧叡冀州人遊學諸方嘗行經蜀西界為人所掠使牧羊有商客異之疑是沙門及問以經義無不綜遠即出金贖之後遂歷天竺諸國還至關中從羅什諮稟經義羅什翻法華經以竺法護本云天見人入見天什曰以此言過賢耳叡曰將非天人兩接兩得相見什喜遂用其文久之來入廬山依遠公修淨業既而適京師止鳥衣寺講說眾聽者推服宋彭城王義康入第受戒師曰禮開來學王乃入寺

法師僧叡冀州人遊學諸方嘗行經蜀西界為人所掠使牧羊有商客異之疑是沙門及問以經義無不綜遠即出金贖之後遂歷天竺諸國還至關中從羅什諮稟經義羅什翻法華經以竺法護本云天見人入見天什曰以此言過賢耳叡曰將非天人兩接兩得相見什喜遂用其文久之來入廬山依遠公修淨業既而適京師止鳥衣寺講說眾聽者推服宋彭城王義康入第受戒師曰禮開來學王乃入寺

法師僧叡冀州人遊學諸方嘗行經蜀西界為人所掠使牧羊有商客異之疑是沙門及問以經義無不綜遠即出金贖之後遂歷天竺諸國還至關中從羅什諮稟經義羅什翻法華經以竺法護本云天見人入見天什曰以此言過賢耳叡曰將非天人兩接兩得相見什喜遂用其文久之來入廬山依遠公修淨業既而適京師止鳥衣寺講說眾聽者推服宋彭城王義康入第受戒師曰禮開來學王乃入寺

法師僧叡冀州人遊學諸方嘗行經蜀西界為人所掠使牧羊有商客異之疑是沙門及問以經義無不綜遠即出金贖之後遂歷天竺諸國還至關中從羅什諮稟經義羅什翻法華經以竺法護本云天見人入見天什曰以此言過賢耳叡曰將非天人兩接兩得相見什喜遂用其文久之來入廬山依遠公修淨業既而適京師止鳥衣寺講說眾聽者推服宋彭城王義康入第受戒師曰禮開來學王乃入寺

奉戒法王以彰表奉師常用教王密以錢三萬買之師曰此雖非所宜服然王之所施不可棄也王聞益加敬謝遂運好佛理殊方俗多所通解香以經中字音求認於師因為著十四音訓梵漢昭然元嘉十六年無疾告眾曰吾將行矣即面西合掌而亡眾見臥內有金蓮花候爾而隱春秋八十五

聖恒法師

法師聖恒河東人童儻俊遠公出家年甫十三便能講說內外典籍無不通其德行清孤物情推服常有

蓮社高賢傳

華鹿馴遠座隅自入廬山專志淨業義歷十四年端坐合掌厲念佛而化春秋七十一

道明法師

法師道明廬州人陳氏幼出家為遠公弟子該通經兼明世老志節孤峻言與行合念佛三昧究心經問義歷十四年豫章太守王虔入山謁敬請為山中主用紹遠公之度眾以道源法嗣咸知宗仰元嘉十二年集眾念佛就坐而化春秋七十一

曇流法師

法師曇流廬陵人幼從遠公出家勤修淨業兼善講論註維摩經行於世常著疏通論以明宿修述蓮社錄以記往生又能別識鳥獸毛色俊純之性洞曉草木枝幹甘苦之味妙盡其理人知其有濟誼云元嘉十七年集眾謂曰自建寺以來至此五十年吾之西行接在其後即步跡念佛百聲閉息遂絕春秋八十

道敬法師

法師道敬鄆郡王氏祖癡之刺江州遂從遠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每敷戒律終身難全願

蓮社高賢傳

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每敷戒律終身難全願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學六根但棄一戒以為得度之要遠公知其堅止許之篤志念佛晝夜弗替遠公歸寂乃入若邪山宋末初元年謂眾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即端坐唱佛而化眾見光明滿室彌時方滅春秋五十二

佛跋邪舍尊者

尊者佛跋邪舍尊者云前賢因婆羅門種有沙門至其家乞食父本外道怒歐之遂手足孿蹙巫師謂曰坐犯賢聖即請此沙門悔過旬日乃瘳因令邪舍出家時年十三隨師行曠野與虎遇邪舍曰虎已飽必不傷人前行中道果見餘骸至十五誦經日至萬言以分術廢業為憂

蓮社高賢傳

為沙彌復從舅氏學五明論世間法術內外道皆明者一舉明二賢方明三究術明四工巧明五五通明外五明者前四并同後一是符即明至沙勒因待過隘厚既而羅什至乃從學阿毘曇論十誦律什隨母反流該師遂留止行化符堅遣呂光伐龜茲執羅什師問款曰我與羅什未盡懷抱今忽躬虜相見何期後十年師東至龜茲盛宏法化羅什在姑蘇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經二卷義歷八年末廬山入社後辭還本國自創身以虛空藏經一卷寄尚客至京州

佛跋跋陀羅尊者

尊者佛跋跋陀羅尊者云姓釋迦迦維羅衛國人甘露飯王苗末也幼亡父母出家為沙彌年十六博學羣經深達律律嘗與僧伽達多共遊討實達多閉戶禪座忽見師來云暫往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後益見其神變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時姚秦沙門智嚴至罽賓觀法眾清淨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未遇

蓮社高賢傳

真匠將何發悟即諮詢於眾孰能遂我祈諸流化東土舍應之曰跋陀羅其人也嚴乃要師襄禮而行經歷諸國至交趾附舶循海達於青州東萊開鳩摩羅什在長安師往從之秦太子泓請師於東宮集眾說法與羅什論色空義師曰汝祇說得果中空空不說得因中空空升問何謂師曰一微空故眾微空眾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眾微眾微空中無一微往復數者羅什問淵秦主與俱僧三千盛修人事而師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二青衣且從池出灑掃研墨師先後譯出觀佛三昧經般泥洹經修行方便論及法顯所得大僧祇律凡十五部宋元嘉六年念佛而化塔於廬山北嶺

劉程之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魏元王之後妙善老莊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才不預時俗初解褐為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為首力辭性好佛理乃之廬山傾心自託遠公曰官祿難冀欲何不為答曰君臣相疑吾何為之劉裕以其不屈乃旌其號曰遺民及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畢穎之等同來廬山遠公謂曰諸君之來豈宜思淨土之遊子程之乃健石為著文以志其事文見廬山志遂於西林湖北別立禪坊養志安貧精研元理兼持禁戒宗張等咸欽仰之嘗臨書閣中興什摩揚推經義著念佛三昧詩以見尊念坐禪之意始涉半載即于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于正念佛中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程之曰安得如來為我摩頂覆我以示俄而佛為摩頂袈裟以披之他日念佛又見

蓮社高賢傳  
人七寶池通青白其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所出乎字其真德之相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於毛孔乃自慰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復請僧釋法華經近數百遍后時盧阜諸僧畢集程之對像焚香再拜而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先當供養釋迦牟尼如來次供養阿彌陀佛復次供養妙法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緣功德願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即與眾別臥床上而西合于氣絕勸子棄尸土為墳勿用棺

張野字萊民居潯陽柴桑與淵明有婚姻野學兼華苑尤善屬文性孝友田宅悉推與弟一朱之甘與九族共州舉秀才南中郎府功曹州治中徵拜散騎常侍俱不就廬山依遠公與劉雷同尚淨業及遠公卒謝靈運為銘野為序首稱門人世服其義義熙十四年與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春秋六十九

周續之

蓮社高賢傳

周續之字道祖馬門人又攻過江因居豫章八歲喪母哀感過于成人十二誦陀羅受業通五經五緯時號十經童子養志閑居躬耕老易公卿交辟無所就廬山事遠公預蓮社以為身不可遺條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為撫軍復辟太學博士俱不就以稽康高士傳得出處之正為之註釋宋武帝北伐大子居于迴館安樂寺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太守劉柳馬于武帝辟太尉掾不就武帝踐祚召至都開館郭外乘輿行幸問禮經做不可長與我九齡射于覆閣三義辨析精思上其說或問身為處士時踐王廷何也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為楫格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巖穴耳時號通隱先生積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養病鍾山景平元年卒春秋六十七

張詮

張詮字秀碩野之族子也尚情高逸酷嗜典墳雖辟錫猶帶經不釋朝廷徵為散騎常侍不起處役以其貧起為詩賜令笑曰古人以容膝為安若屈志就祿

何足為榮乃入廬山依遠公研窮釋典深有悟入宋景平元年無疾向西念佛安臥而卒春秋六十五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其母聰辨富於學識教授諸子皆有成炳如善樂書尤精元理殷仲堪桓元並以主簿辟皆不就劉毅領荊州復辟為主簿答曰接正飲谷三十年矣乃入廬山築室依遠公蓮社久之兄斌為南平守逼與俱還江陵開居絕俗劉裕辟太尉掾不就二兄卒累甚眾頗營稼穡武帝勅而郡長時致

德衣獨賜王義季在荊州親至其室角巾布衣引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可乎對曰祿如秋草時過即腐宋受禪徵為太子舍人元嘉初徵為通直郎太子建徵為中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尚志羅氏沒病寢之過甚既而悲結劉裕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追哀雅好山水往必忘歸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宇山中懷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不可再登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悉圖之于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東山皆響宋元嘉二十四年卒春秋六十九

雷次宗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廬山預蓮社立館東林之東元嘉十五年召至京師立學館繼龍山置生徒百員除給事中不拜久之還南昌公卿祖道以送與子經書曰吾重稚之年已懷遠略願冠託廬山事釋和尚遊覺風二十餘載湖上既傾復與汝曹耕先蓋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老尚

可屬志成西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  
圖二十五年召拜散騎常侍不就後徵詣京師築室  
鍾山謂之相隱館每自華林園入延賢堂為太子諸  
王講經是年無疾而卒春秋六十三子肅之頗傳  
樂善宮至豫章郡丞

百二十三人傳

善吳餘抗人初入廬山依遠公後入關中見羅什東  
運會稽入秦望山誦法華經十二年感善賢大士化  
女子身披采服携笏籠一白豕大蒜兩根至師前曰  
蓮社高賢傳八

妻人山采薇上采服五采也形昏下日已斜射狼蹤  
橫掃無生理放託一宿師却之力女復哀鳴不已遂  
令居草林上夜半號呼腹疼告師按摩師辭以持戒  
不應手觸女號呼愈甚師乃布裘鈔杖適為按之登  
日女以采服化祥雲豕變白象蒜化雙蓮凌空而上  
謂師曰我昔賢菩薩時來相試郡太守孟顛聞於朝  
勅建法華寺今天初餘杭山沙門法志常誦法華有  
理集於鹿側翔某座隅若聽受狀如是七年一日忽  
德悼志曰汝能聽經必生人道明且難願即為瘞之  
夜某童子拜曰因聽經得脫羽類今生山前王氏后  
其家設齋志方踵門兒曰我和向來也志撫之曰汝  
我雄兒也解衣視掖下有雄龜三龜七歲令人山出  
家十六落髮以披有龜因名以異

竺邑楊氏關中人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南來廬山依  
師遠公內外典籍無不綜習立茅屋於山西以自居  
止有弟子崇果思忍禪門一夕夢山神求受戒法果  
曰家師在此可往求之邑忽見一人著袷衣風神端  
雅從者三十人乞授戒師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為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說法授五戒畢神以外因二勳為禮禮謝而去師后  
往荆州行化卒於竹林寺

僧濟人廬山問道悟深要遠公款曰紹隆大法其  
在汝子及在疾遠公以端道之曰汝可憑此建心安  
養師執燭停想延僧誦經至五更以燭授弟子  
元海隨僧行道頃之覺自乘一燭浮空而行見阿彌  
陀佛接至於掌備事諸佛須臾而覺喜曰吾以一夕  
觀念便蒙接引明日復于空中見佛菩薩謂師曰佛  
來也即乘青西顧一息而終時方交款體三日不變

異香郁勃  
慧恭豫章豐城人與僧光慧慧蘭同志為學尤等  
學力不逮恭而于淨土繫想則過人蘭謂恭曰君雖  
力學博聞豈不知經云如響奏音樂悅彼不自聞恭  
曰學不可已孰能未死昧昧如癡後七年蘭等先  
逝去時並有奇應又五年恭病且篤曰大道沿澗何  
時可止死生去來吾何歸哉于是叩頭雨泣誓心安  
養念不少間忽見無量壽佛以金臺前迎恭乘其上  
見蘭等於臺上光明中而告之曰長生已居上品香  
蓮社高賢傳八

等不勝慰喜但恨五濁滯延相係之晚耳恭於是日  
告衆欣然奮然而滅義熙十一年也廬山集有恭道  
法安初依遠公為弟子妙善講說兼習禪業律身持  
戒為行尤精義熙中新陽已社有恭虎居神廟樹下  
前後容民以百數安遊其村居民皆早閉門禱之樹  
下禪坐須臾虎負人至見安驚伏安乃為說法  
授戒有頃而去明且居民見安謂是神人相率禮敬  
因改神廟立寺宇請安居之左右田園並捨為寺業  
皆欲畫像須銅青虛不可致忽夢一人脫床前云此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下有銅鈴第卽糊之果得二鐘取青成像面以銅助  
遠公歸佛後不知所終  
關公則入廬山白蓮社既逝有同社人至洛陽白馬  
寺夜中為公則修忌祭忽一時林木殿宇皆作金色  
空中有聲曰我是關公則所生極樂國今已得生矣  
言訖無所見

陸修靜吳興人早為道士置館廬山時遠法師居東  
林其處流泉匝寺下入於溪每送客過此輒有虎號  
鳴因名虎溪後送客未嘗過獨陶淵明真修靜至靜  
蓮社高賢傳八

道契合不覺過溪因相與大笑世傳為三笑圖宋孝  
始三年羽化于京師賜諡簡寂以故君為觀蓋本傳  
云元微  
五年化

不入社諸賢傳  
陶潛字淵明一字晉大司馬侃之曾孫少懷高尚著  
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以為實錄初為建威將軍  
謂親朋曰聊欲縱歌為三徑之資執事者聞之以為  
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  
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奉事鄉里小兒耶解印去  
乃賦歸去來及宋受禪自以晉世幸輔之後耻復屈  
身異代居潯陽柴桑與周續之劉遺民並不應辟命  
世號潯陽三隱嘗言夏月盧開高臥北窗之下清風  
飄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者素琴一張絃徽不  
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扣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  
上聲常往來廬山使一門生二兒昇靈輿以行時遠  
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香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  
往許之遂造焉忽損肩而去宋元嘉四年卒世號靖  
節先生

蓮社高賢傳  
蓮社高賢傳

謝靈運祖元有功晉室靈運為康樂公主孫襲封康

樂公文章為江左第一應為左右皆著木屐上山則

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尋山陟嶺必造幽峻至廬山

一見遠公蕭然心伏乃即寺築臺翻涅槃經鑿池植

白蓮時遠公諸賢同修淨土之業因號白蓮社或云

西二靈運嘗求入社遠公以其心雜而止之

范甯字武子篤學多所通覽時學虛相扇儒雅口替

辨以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專深於策對乃著

論非之累遷中書侍郎朝廷疑議輒諮訪之出補豫

章太守大設庠序起學臺工用彌廣刺史王疑之上

言抵非免官歸家遠公招之入社而寧竟不能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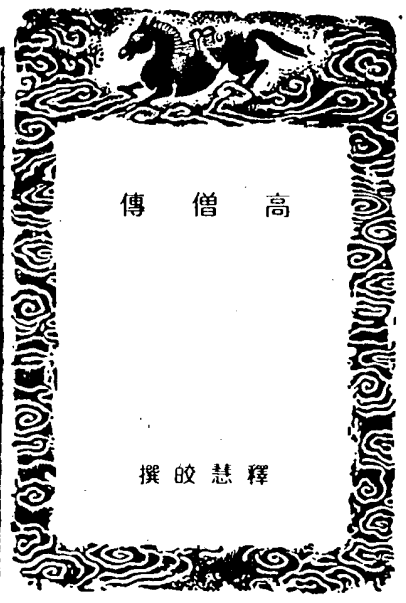
十八賢傳始不著作者名疑自昔出於廬山耳

寧問嘉禾賢良陳令舉舜俞粗加刊正大觀初沙

門懷信以事迹跡略復為詳補云

蓮社高賢傳

六



高僧傳

釋慧皎撰

高僧傳序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原夫至道沖漠似蹄筌而後彰元致幽凝藉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述述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名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沖或體任榮枯重茲運命而者教但域中功在近茲斯益漸染之方未與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為訓也考業果之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之高妙則實絕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慧宗顯三諦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言

高僧傳序

海山仙館叢書

一樞極之致餘方亦猶羣流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懋哉觀矣信難得以言尚至迺教滿三千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為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昇降殊見故秋方先首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千宵夢洪風既弱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拯物自漢之梁紀歷彌遠世踐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間含章秀發羣英開出迭有其人眾家記錄敘載各異沙門法濟偏敘高遠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

高僧傳

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通撰論傳而辭事關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宗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寶祥記彭城劉俊益部寺記沙門覺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微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備出諸僧敘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疎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敘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為蕪昧琅玕玉帛所橫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其眾中書

高僧傳序

海山仙館叢書

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季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贊之下過相揄揚或敘事之中空引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曠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為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昔以暇日寓覽羣作輒復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偽歷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取其同異始於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備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為十例一日譯經二日義解三日神異四日習禪五日明律六日遺身七日誦經八日與福九日經師十日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勳或踰越沙險汎濊洪波背亡形殉道委命宏法爰且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體暴以嚴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宏贊毗尼則禁行清潔志形遺體則於各華心歌誦法言

高僧傳序

海山仙館叢書

則幽顯合慶樹與福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以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四依功在三業故為羣經之所稱美眾聖之所褒述及夫計覈源流商榷取捨首列諸賢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極體始標大意猶類前序未辯時事同後儀若問施前後如謂煩雜故總布一科之末通稱為論其轉讀宜唱原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超絕及有一分通感乃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敘皆散在眾記今止刪繁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贊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為十三卷并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質之實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實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首首代以高字其間卓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備贊論者意以為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高僧傳序

海山仙館叢書

一樞極之致餘方亦猶羣流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懋哉觀矣信難得以言尚至迺教滿三千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為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昇降殊見故秋方先首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千宵夢洪風既弱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拯物自漢之梁紀歷彌遠世踐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間含章秀發羣英開出迭有其人眾家記錄敘載各異沙門法濟偏敘高遠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

高僧傳卷首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目錄

第一卷

譯經上十五人

漢雒陽白馬寺禪摩騰

雒陽白馬寺竺法蘭

雒陽安清

雒陽支迦樓識

魏雒陽曇柯迦羅

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

安元 嚴佛調

支暉 康巨 康巨 康巨

高僧傳目錄

武昌維祿難

晉長安竺曇摩羅刹

長安帛遠

建康建初寺用尸梨蜜

長安僧伽跋澄

長安曇摩難提

廬山僧伽提婆

長安竺佛念

江陵辛寺曇摩耶舍

第二卷

譯經中十人

晉長安鳩摩羅什

長安弗若多羅

長安曇摩流支

壽春石磽寺摩羅叉

長安佛陀耶舍

京師道場寺佛跋跋陀羅

河西曇無讖

安勝侯 道普 法盛

第三卷

譯經下十三人

宋江陵辛寺釋法顯

黃龍釋曇無竭

建康龍光寺佛跋什

河西浮陀跋摩

京師積園寺釋智嚴

六合山釋寶空

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

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

上定林寺曇摩壹多

京兆釋智猛

京師道林寺曇良耶舍

京師中興寺求那跋跋摩

齊建康正觀寺求那毗地

第四卷

義解一十四人

晉洛陽朱士衡

淮陽支孝龍

豫章山康僧淵

高邑竺法雅

中山康法朗

燉煌竺法乘

剡東岫山竺潛

剡沃洲山支遁

剡山于法蘭

剡白山于法明

第五卷

義解二十五人

燉煌于道邃

剡葛岫山竺法崇

始寧山竺法義

東莞竺僧度

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

蒲坂釋法和

太山竺僧朗

高僧傳目錄

京師瓦官寺竺法汰

飛龍山釋僧光

荊州上明竺僧輔

京師瓦官寺竺僧敷

荊州長沙寺釋曇翼

荊州長沙寺釋法遇

荊州上明釋曇徽

長安覆舟山釋道立

長沙寺釋曇瑛

於潛青山竺法曠

吳虎邱東山寺竺道壹

山陰嘉祥寺釋慧虔

第六卷

義解三十三人

晉廬山釋慧遠

蜀龍淵寺釋慧持

廬山釋慧永

廬山釋僧濟

新陽釋法安

廬山釋曇邕

吳臺寺釋道祖慧安 曇順 曇洗

長安大寺釋僧若宏覺 道恒 道投

彭城郡釋道暲

長安釋曇影

長安釋僧叔僧楷

長安釋道恆道標

長安釋僧肇

第七卷

義解四 三十二人

宋京師龍光寺竺道生慧林 慧生 法賢

京師烏衣寺釋慧敏

京師東安寺釋慧嚴法智

京師道場寺釋慧觀僧微 法業

京師祇桓寺釋慧義僧睿

京師彭城寺釋道淵慧琳

京師彭城寺釋僧祿

高僧傳目錄

東阿釋慧靜

京師祇桓寺釋僧苞法昇

餘杭方顯寺釋僧詮

江陵辛寺釋曇鑑道海 慧龍 慧泰 道真 道光

廬山陵雲寺釋慧安

淮南中寺釋蓋無成雲同

京師靈味寺釋僧含道令

江陵琵琶寺釋僧微僧盛

吳虎邱山釋曇諦

高僧傳

壽春石欄寺釋僧導僧因 僧吉 僧斌

蜀武擔寺釋道汪普明 道開

山陰天柱山釋慧靜

長少麓山釋法慈僧宗

京師北多寶寺釋道亮靜林 慧隆

丹陽釋梵敬僧倫

京師中興寺釋道温僧成 慧定

京師莊嚴寺釋曇斌曇濟 曇宗

京師何園寺釋慧亮

高僧傳目錄

下定林寺釋僧鏡曇慶

京師靈根寺釋僧瑠曇度 元運

京師興皇寺釋道猛道堅 慧賢 慧敬

山陰靈嘉寺釋超進曇慧 道通

吳興小山釋法瑤曇瑤

京師新安寺釋道猷道慈 慧賢 覺世

京師冶城寺釋慧通

第八卷

義解五 二十七人

齊僞魏濟州釋僧湖道登

僞魏釋曇度

京師莊嚴寺釋道慧元超 僧達

京師中興寺釋僧鍾曇繼 曇遷 僧表

京師天保寺釋僧盛

京師湘宮寺釋宏充法鮮

高昌郡釋智林

京師靈根寺釋法瑗法愛 法常 智興

蜀齊后山釋元暢

高僧傳目錄

上定林寺釋僧遠道慈 法令 慧泰

荆州竹林寺釋僧惠曇慎 慧敏 僧融

上定林寺釋僧采孟稱 僧拔 惠照

山陰法華山釋惠基僧行 道依 慧加 惠深 惠示 法洪

京師謝寺釋慧次僧實 僧智 僧珍 慧嗣

京師何園寺釋慧隆僧謙 僧猛 法寶 僧賢

京師大昌寺釋僧宗法仙 法真 慧令 僧賢

京師中興寺釋法安慧光 敬禮 光賢

京師中興寺釋僧印慧龍

琅邪嶧山釋法度法紹 僧明 惠開

梁京師冶城寺釋智秀僧若 僧瑋

荆州釋惠球

京師靈曜寺釋僧盛法欣 智敏 法明

山陰雲門山寺釋智順

京師靈味寺釋寶亮道明 僧廣 僧實

上定林寺釋法通聖達

京師招提寺釋慧集

剡法華臺釋曇斐法業 明慶

高僧傳目錄

第九卷

神異上 四人

晉鄴中竺佛圖澄道進

羅浮山單道開

常山竺佛調

洛陽裔城

第十卷

神異下 十六人

晉洛陽磐錫山健陀勒

高僧傳目錄

高僧傳

洛陽婁至山阿羅鳩

襄陽竺法慧

洛陽大市寺安慧則慧持

長安涉公

西平釋曇曜

上虞龍山史宗

宋京師杯度

偽魏長安釋曇始

高昌釋法朗智整

高僧傳目錄

岷山通雲寺邵碩

江陵琵琶寺釋惠安僧覽 法衡

齊京師祇園寺沙彌釋法賈法楷

荊州釋僧惠慧遠

壽春釋慧通

梁京師釋保誌道香 僧明

第十一卷習禪 明律

習禪 二十一人

晉江左竺僧顯

剡隱岳山帛僧光

始豐赤城山竺曇猷慧開 慧真

長安釋慧覽

廣漢閭興寺釋賢茂

始豐赤城山支曇蘭

蜀石室山釋法緒

宋偽魏平城釋元高慧崇

長安寒山釋僧周僧亮

長安太后寺釋慧通

高僧傳目錄

三 齊京師靈覺寺釋僧晉恆僧謙 法隆 起志

餘杭釋淨度

始豐瀑布山釋僧從

廣漢釋法成

京師中興寺釋慧覽

荊州長沙寺釋法期道果

成都釋道法

蜀安樂寺釋普恆

齊京師靈覺寺釋僧晉恆僧謙 法隆 起志

武昌樊山釋法悟通濟 慧勝

錢塘靈隱山釋曇超

始豐赤城山釋慧明

明律 十三人

宋江陵釋慧猷

吳閩居寺釋僧業慧光

京師長樂寺釋慧詢

京師莊嚴寺釋僧瓌道遠

彭城郡釋道儼慧曜

江陵釋僧隱成具

高僧傳目錄

三 齊京師靈覺寺釋僧晉恆僧謙 法隆 起志

廣漢釋道房

京師開心寺釋道榮慧祐

齊鍾山靈曜寺釋志道超度

京師多寶寺釋法穎慧文

蜀靈建寺釋法琳

京師安樂寺釋智稱慧超

京師建初寺釋僧祐

第十二卷志身 神經

忘身 十一人

高僧傳目錄

三 齊京師靈覺寺釋僧晉恆僧謙 法隆 起志

晉霍山釋僧羣

朱彭城馮山釋僧稱

高昌釋法進僧通

魏郡延尉寺釋僧富

偽秦蒲坂釋法羽慧始

臨川招提寺釋慧紹僧要

廬山招隱寺釋僧瑜

京師竹林寺釋慧益

蜀武擔寺釋僧慶

高僧傳目錄

三 齊京師靈覺寺釋僧晉恆僧謙 法隆 起志

齊隴西釋法光

交趾仙山釋曇玄

誦經 二十一人

晉河陰白馬寺釋曇羅

越城寺釋法相慧基 僧法

山陰顯義寺竺法純

蜀三賢寺釋僧生

宋剡法華臺釋法宗

京師南潤寺釋道同

廬山釋慧慶

臨渭釋普明

京師道場寺釋法莊

京師瓦官寺釋慧果

京師東安寺釋法恭僧亦

京師彭城寺釋僧履慧林

齊京師高座寺釋慧進僧念

永興栢林寺釋宏明

京師靈根寺釋慧謙法青

高僧傳目錄

三 齊京師靈覺寺釋僧晉恆僧謙 法隆 起志

高僧傳目錄

三 齊京師靈覺寺釋僧晉恆僧謙 法隆 起志

上定林寺釋道嵩  
上定林寺釋超辯法明 僧志 法定

山陰天柱山釋法慧慧遠

京師後岡釋僧侯慧遠

梁上定林寺釋慧淵法仙

富陽齊堅寺釋道琳  
第十三卷興福 經師

興福十四人

晉并州竺慧達

武陵平山釋慧元竺慧直

京師瓦官寺釋慧力

京師安樂寺釋慧受

宋京師崇明寺釋僧慧

山陰法華山釋僧翼

豫州釋僧洪

京師釋僧亮

京師延賢寺釋法意

齊南海宮寺釋慧敏

南海蔽菽山釋法獻  
上定林寺釋法獻元慧

梁剡石城山釋僧護

京師正覺寺釋法悅

經師十一人

晉中山帛法術  
京師建初寺支曇首  
京師祇洹寺釋法平  
宋京師白馬寺釋僧統

安樂寺釋道慧

謝寺釋智宗

齊烏衣寺釋竺暹

東安寺釋曇智

安樂寺釋僧辯

白馬寺釋慧惠

北多寶寺釋慧然

鳴導十人

宋京師祇洹寺釋道照

長干寺釋曇顯

瓦官寺釋慧琳

靈味寺釋慧宗

中寺釋曇光

齊興福寺釋慧芬

興福寺釋道儒

瓦官寺釋慧重

正勝寺釋法顯

齊隆寺釋法鏡

目錄終

高僧傳卷第一

譯經上

攝摩騰一

安清三

曇柯迦羅五

維祇難七

帛遠九

僧伽跋澄十一

僧伽提婆十三

曇摩耶舍十五

竺法蘭二

支樓迦讖四

康僧會六

竺曇摩羅刹八

帛尸梨蜜十

曇摩難提十二

竺佛念十四

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常遊化為在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日經云能說此法為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會是為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顯譽遠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羣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答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要還漢地騰誓志宏通不憚疲苦言涉流沙至乎雜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藉其深解無所宜述後少時卒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為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之師時秦惜既至彼國與摩騰共製造化蓮相隨而來會後學徒留礙爾乃間行而至既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惜於西域獲經即為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都冠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為始也惜又於西域得書釋迦荷像曼偃田王梅檀像師第四作既至雒陽明帝即令書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知可問西域胡人後法蘭既至眾人追以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羣鴉忽謂伴曰鸞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家咸奇之故備異之聲早被西域高維在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嗣父位乃深惟苦空厭離形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覽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誦持禪經備盡其妙既而遊方宏化遍歷諸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教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言於是宣譯眾經改梵為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經大小十二門及百六十品初外國三藏眾護撰述經要為二十七章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為漢文即道地經也其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九部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覺靈而不倦焉高窮理盡性自識緣業多有神迹世真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緣出家有一同學多

高僧傳卷一

三海山仙館藏書

厥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悲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敏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迷適廣州值城大亂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伸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填陌莫不駭其奇異既而神識還為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雒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

高僧傳卷一

三海山仙館藏書

過廬山度晉同學行達郡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懼莫不攝影高同旅三十餘船奉性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嗔怒今為郡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且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弟

高僧傳卷一

三海山仙館藏書

千疋并雜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眾人必懼高曰但出眾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頌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物餅別而去舟侶屢帆帳復出身登山而望眾人舉手然後乃滅後忽之頃便達豫章即於廟物為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跽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郡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歎矣無復靈驗後人於山

高僧傳卷一

三海山仙館藏書

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時少年向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敘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舉對廣州客悟高非凡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懃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高既王種西域賓旅皆呼為安侯至今猶為號焉天竺國自稱書為天書語為天語音訓詁塞與漢殊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為羣譯之首女公以為若及面稟不異見聖列代明德成贊而思焉余訪尋眾錄紀載高公有出沒將以權迹隱顯應廢多端或由傳者緘繆致成乖角輒備列眾異庶或可論按釋道安經錄云安世高以漢桓帝建和二年至靈帝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經又別傳云晉太康末有安侯道人來至桑垣出經竟封一函於寺云後四年可開之吳末行至揚州使人貨一箱物以買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知識仍將奴適豫章度郡亭廟神為立寺竟福

高僧傳卷一

三海山仙館藏書

善以刀刺安侯脅於是而終桑垣人適發其所封函材理自成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邱僧會是日正四年也又庾仲雍荆州記云晉初有沙門安世高度郡亭廟神得財物立白馬寺於荆城東南隅宋臨川康王宣驗記云蟒死於吳末曇宗塔寺記云丹陽瓦官寺晉哀帝時沙門惠力所立後有沙門安世高以郡亭廟餘物治之然道安法師既校閱羣經詮錄傳譯必不應謬從漢桓建和二年至晉太康末凡經一百三十餘年若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事不應然何者案如康

高僧傳卷一

三海山仙館藏書

餘年若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事不應然何者案如康

高僧傳卷一

三海山仙館藏書

僧會注安般守意經序云此經世高所出久之沉鬱會  
有南陽韓林炳川大業會稽陳惠此三賢者信道篤密  
會共請受乃陳惠注義余助斟酌會以晉太康元  
年乃死而已云此經出後久之沉鬱又世高封函之字  
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經者比邱僧會然安般所  
明盛說禪業是知封函之記信非虛作既云二人方傳  
吾道豈容與共世且別傳自云傳禪經者比邱僧會  
會已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有安候道人首尾之  
言自為矛盾正當隨有一書謬指指初於是後諸作者

高僧傳卷一

一海山仙館藏書

或道太康或言吳末雷同奔鼓無以校焉既晉初之說  
尙已難實而曇宗記云晉哀帝時世高方復治寺其爲  
譯諸過乃懸矣

支婁迦讖亦直云支謙本月支人操行純深性度開敏  
稟持法戒以精勤著稱誦經志在宣法漢靈帝時  
遊于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出處若道行般  
丹首楞嚴等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咸  
久無錄安公核定古今精等文體云似謙所出凡此諸  
經皆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宏道之士也

後不知所終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亦漢靈之時寶道  
行經來適雒陽即轉梵爲漢譯人時雖雖有失自然其  
文存質探得經意潮又以光和二於雒陽出般舟三  
昧識爲傳言河南雒陽孟福張遵等受時又有優婆塞  
安元安息國人志性貞白深沉有理致博詳群經多所  
通習亦以漢靈之末遊實雒陽以功號曰結都尉性虛  
靖溫恭常以法事爲己任漸解漢言志宜經典常與沙  
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者也元與沙門嚴佛調共出  
法鏡經元口譯梵文佛調奉受理得首正盡經微旨部

高僧傳

卷一

一海山仙館藏書

匠之美見述後代調本臨准人稱年穎悟敏而好學世  
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號爲難繼調又撰十慧亦  
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全本巧妙又有沙  
門支曜康巨康孟詳等並以漢靈獻之間有慧學之譽  
馳於京雒曜譯成具定意經及小本起等巨譯問地獄  
事經並言直理旨不加潤飾孟詳譯中本起及修行本  
起先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孟詳共其大  
力譯爲漢文安公云孟詳所出奕奕流便足騰元趣也  
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人家世大富常修梵福  
迦羅幼而才悟質像過人詩書一覽皆文義通暢善學  
四章陀論風雲星宿圖識運變莫不該綜自言天下文  
雅畢已心腹至年二十五入一僧房看遇見法勝毗藍  
聊取覽之茫然不解慙慙重有更深增憤乃歎曰吾積  
學多年浪志墳典遊刃經籍義不再思文無重覽今觀  
佛書頓出情外必當理致鉤深別有精要於是資卷入  
房請一比邱略爲解釋遂深悟因果妙達三世始知佛  
教宏曠俗書所不能及乃棄捨世榮出家精苦誦大小  
乘經及諸部毗尼常貴遊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來

高僧傳卷一

一海山仙館藏書

至雒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說替亦有眾僧未  
真歸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設復齋懺事法祠祀迦羅既  
至大行佛法時諸僧共請迦羅譯出戒律迦羅以律部  
曲制文言繁廣佛敎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戒心  
止備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迦  
羅後不知所終時又有外國沙門康僧鎰者亦以嘉平  
之末來至雒陽譯出郁伽長者等四部經又有安息國  
沙門曇帝亦善律學以魏正元之中來遊雒陽譯出曇  
無德羯磨又有沙門帛延不知何許人亦才明有深解

高僧傳卷一

一海山仙館藏書

以魏甘露中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凡六部經後  
不知所終

康僧會共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趾  
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孝服畢出家屬行甚  
峻爲人宏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  
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  
左而佛教未行先有俊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  
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謙譯出眾經有支  
亮字紀明資學於謙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精

高僧傳卷一

一海山仙館藏書

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過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爲人細  
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  
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末亂避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  
見悅之拜爲博士使輔導東宮與章昭諸人共畫匡益  
但生自外域故矣志不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  
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眾本譯爲漢語從吳黃  
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  
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從無量壽中本起  
聖菩薩蓮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首行於世

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  
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  
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形未及其道疑爲矯  
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怛事應被  
察權曰昔漢明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  
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逝迹迹千載遺骨  
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夫塔寺之  
與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  
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詰期七日乃謂其屬曰

高僧傳卷一

一海山仙館藏書

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於將何及乃共潔齋請  
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  
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  
待聽會謂法屬曰宜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  
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為期耳三七  
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鏗然有  
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且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霞  
照耀瓶上權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  
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  
一福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  
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靈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  
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上使力者擊之  
於是砧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即為建塔以始有  
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  
遂興至孫皓即正法令奇庵庵業淫祠乃及佛寺並欲  
毀壞皓曰此由何而興若其教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  
當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會曰佛之威力  
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驅毀恐貽後悔皓

高僧傳卷一

三 海山仙館叢書

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會應機轉辭  
文理鋒出自且之夕昱不能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  
有淫祀者昱曰元化既孚此輩何故近而不革會曰雷  
霆破山擊者不聞非音之細苟在理通則萬里懸應如  
其阻塞則肝膽越越昱還致會才明非臣所願願天鑒  
察之皓大集朝賢以馬車迎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  
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  
赤烏翔而老人星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湧而嘉苗出善  
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見得而誅之為惡於顯

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求福不回雖舊典之

略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  
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  
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明勸沮  
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  
性不勝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中得一立  
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羣  
臣笑以為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  
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為即祈祀諸廟永不差愈采女先

高僧傳卷一

三 海山仙館叢書

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寺中求福不皓舉頭問  
口佛神大耶采女云佛為大神皓心遂悟其語意故采  
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叩頭于  
枕自陳罪狀有頃痛問道便至寺問訊道人請會說法  
會即隨人皓見問罪福之由會為數析辭其精要皓先  
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秘不可  
輕宜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  
臥皆願眾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即就會受五戒  
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處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敬  
奉會在吳朝誼說正法以皓性兇殘不及妙義唯做報  
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講出眾經所謂阿難念  
彌陀經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  
維摩喻等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恒唱聲清靡  
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并製  
經序辭雅趣雅義自微密並見於世至吳天紀四年四  
月皓降晉九月會遷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  
晉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  
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做慢三寶夢入此寺謂諸道

高僧傳卷一

二

人曰久聞此塔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  
觀所不謬耳言竟塔印出五色光照耀室剎誘肅然毛  
豎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小塔遠由大聖神感近亦康  
會之力故圖寫厥像傳之于今孫綽為之贊曰會公蕭  
瑟實惟令質心無近累情有餘逸厲此幽夜振彼尤難  
超然遠詣卓矣高有記云孫皓打試舍利謂非權時  
余案皓將壞寺諸臣咸答康會感瑞大皇創寺是知初  
感舍利必也權時故數家傳記咸言孫權感舍利於吳  
宮其後更試神驗或將皓也

高僧傳卷一

三 海山仙館叢書

雖既未善國語乃共其伴律交譯為漢文交亦未善漢  
言頗有不盡志存義本辭近朴質至晉惠之末有沙門  
法立更譯為五卷沙門法巨著筆其辭味小華也立又  
別出小經近百許首值永嘉末亂多不復存  
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燉  
摩那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為師誦經日萬  
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操行精苦篤志好學高里尊師  
是以博覽六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殷繁未嘗介抱是時  
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惹外

護乃慨然發憤志宏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  
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詰訓音義  
字體無不備識遂大賞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  
公路傳譯寫為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  
十五部夜夜所務唯以宏通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劬  
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護以晉武之末隱居  
深山山有清澗恒取泉漱後有採薪者極其水側傾頃  
而燥護乃徘徊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輟流水若永  
竭真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潤其幽誠

高僧傳卷一

七海山仙館藏書

所感如此故支蓮為之像贊云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  
令有谷枯泉漱水遶矣護公天挺宏懿濯足流沙傾披  
元致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  
聲蓋四遠僧徒數千咸所宗事及晉惠西奔關中擾亂  
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灑池遷疾而卒春秋  
七十有八後孫練製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  
以護匹山巨源論云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  
公風德高遠足為流輩矣其見美後代如此時有清信  
士聶承遠明解有才篤志務法護公出經多參正文句  
起日明經初譯頗多煩重承遠刪正文傷今行二卷其  
所詳定類皆如此承遠有子道真亦善梵學此君父子  
此辭雅便無累於古又有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  
雅等皆共承護旨執筆詳校安公云護公所出若審得  
此公手目綱領必正凡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  
欣暢特善無生依慧不文朴則近本其見再若此護世  
居燉煌死而化道周洽時人咸謂燉煌菩薩也  
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父咸達以儒雅知名州  
府辟命皆不行祖少發道心敬父出家辭理切摯父不

高僧傳

卷一

七海山仙館藏書

能奪遂改服從道祖才思儻敏朗絕倫誦經日入九  
千言研味方等妙人幽微世俗墳索多所該貫乃於長  
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為業白崇宗莫幾且千人晉惠之  
末大宰河間王顓鎮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敬每  
至閉晨靜夜輒談講道德于時西府初建俊又甚盛能  
言之士咸服其遠達祖見羣雄交爭于戎方始志欲潛  
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為秦州刺史鎮隴上祖與之  
俱行輔以祖名德顯著眾望所歸欲令反服為己僚佐  
祖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議屢屈  
於祖蕃深銜取恨每加譏構祖行至汧縣忽語諸道人  
及弟子云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分布經像及  
資財都說明晨詣輔共語忽忤輔意輔使收之行罰眾  
咸怪惋祖曰我來舉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  
方佛祖前身罪緣欲善舉對願從此已後與張輔為善  
知識無令受殺人之罪遂便鞭之五下奄然命終輔後  
其聞其事方大悔恨初祖道化之聲被於關隴嶺嶺之  
石奏之若神戎晉嗟勵行路流涕隴上羌胡率精騎五  
千將欲迎祖而歸中路聞其遇害悲恨不及眾咸憤激

高僧傳卷一

七海山仙館藏書

欲復祖之讎輔遣軍上隴羌胡率輕騎逆戰時天水故  
帳下督雷整遂因忿斬輔羣胡既害怨取柳善而還共  
分祖屍各起塔廟輔子世偉南陽人張衡之後雖有才  
解而酷不以理橫殺天水太守封向百姓疑駭因亂而  
斬焉管蕃亦卒以傾險致敗後少時有一人姓李名通  
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為王講首楞嚴經  
云講竟應往初利天又見祭酒王淳二云道士基公火  
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淳每爭邪正淳屢  
屈既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狹有所

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積康云帛祖  
屢起於管蕃中敬禍作於鍾會一賢並以俊邁之氣昧  
其圖身之慮棲心事外輕世相思殆不異也其見稱如  
此祖既博涉多姻善通梵漢之語常譯惟述弟子本起  
五部僧等三部經又注首楞嚴經又言別譯數部小經  
值亂零失不知其名祖弟法祚亦少有令譽被博士徵  
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關隴知名時梁州刺史  
張光以祚兄不肯反服輔之所殺光又逼祚令罷道祚  
執志堅貞以死為善遂為光所害春秋五十有七注放

高僧傳卷一

七海山仙館藏書

光般若經及著顯宗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後為武都  
氏楊難敵所圍發憤而死時晉惠之世又有優婆塞衛  
士度譯出道行般若經二卷士度本司州汲郡之人陸  
沉寒門安貧樂道常以佛法為心當其亡日清淨深漱  
隱几誦經千餘言然後引衣屍臥奄然而卒  
帛尸梁蜜多羅此云吉友西域人時人呼為高座傳云  
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闍軌太子既而悟心  
天啓遂為沙門蜜天姿高朗風神超邁直爾對之便早  
出於物管亦嘉中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  
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為吾之徒也由是名顯太尉庾  
元規光祿周伯仁太常謝幼輿廷尉桓茂倫皆一代名  
士見之終日累歎被禱致契導嘗詣蜜蜜解帶偃伏悟  
言神解時尚書令卜望之亦與蜜致善須臾望之至蜜  
乃歛襟飾容端坐對之有問其故蜜曰王公風道期人  
卜令軌度格物故其然耳諸公於是歎其精神屬皆  
得其所桓廷尉嘗欲為蜜作頌久之未得有云尸梁蜜  
可謂卓朗於是桓乃咨嗟絕歎以為標題之極大將軍  
王處冲在南夏周諸公皆器重蜜疑以為失鑿及

高僧傳

卷一



見靈乃欣振奔至一面盡度周顛為僕射領選匪入過  
造靈乃歎曰若使太平之世盡得遇此賢真令人無恨  
也俄而顛遇書靈往省其孤對坐作胡唄三契梵響陵  
雲次誦呪數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變既而揮涕收淚  
神氣自若其哀樂廢與昔此類也王公嘗謂靈曰外國  
有君一人而已耳靈笑曰若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  
此當時以為佳言靈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語言  
靈雖因傳譯而神傾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  
賦悟得非常靈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有呪法  
靈譯出孔雀王經明請神呪又授弟子竟歷高聲梵唄  
傳響于今晉咸康中辛春秋八十餘諸公聞之痛惜流  
涕相宣武每云少見高座稱其精神著出當年瑯琊王  
珉師事於靈乃為之序曰春秋吳楚稱子傳者以為先  
中國後四夷豈不以三代之裔行乎殊俗之禮以戎狄  
貪婪無仁讓之性乎然而卓世之秀時生於彼逸羣之  
才或伴乎茲故知天授其偉豈俟於華戎自此已來唯  
漢世有金日磾然日磾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性純至  
非為明達足論高座心造峯極交情以神風領朗越過

高僧傳卷一

三 海山僧傳卷一

之遠矣靈常在石子岡東行頭陀既卒因葬于此成帝  
懷其風為樹刹家所後有開石沙門來遊京師乃於家  
處起寺陳郡謝混贊成其業追旌往事仍曰高座寺也  
僧伽跋澄此云現現屬人毅然有精懿之量應等名  
師備有三藏博覽眾典特善數經開誦阿毗曇毗婆沙  
貫其妙旨常浪志遊方觀風宏化存堅建元十七年來  
天關中先是太乘之典未廣禪數之學甚盛既至長安  
咸稱法匠焉荷聖秘書即趙正宗仰大法嘗問外國宗  
習阿毗曇毗婆沙而跋澄誦誦乃四事禮供請釋梵文

送共名德法師羅道安等集僧宣譯跋澄口誦經本外  
國沙門曇摩難提受為梵文佛圖羅利宣譯秦沙門  
敏智筆受為晉本以偽秦建元十九年譯出自孟夏至  
仲秋方訖初跋澄及靈要須靈梵本自隨明年趙正復  
請出之跋澄乃與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二人共執梵  
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惠高筆受安公法和對其校定故  
二經流布傳學迄今跋澄戒德嚴峻虛靜離俗關中僧  
眾則而象之後不知所終佛圖羅利不知何國人德業  
純粹該覽經典久遊中土善胡漢言其宜譯梵文見重

高僧傳卷一

三 海山僧傳卷一

符世  
曇摩難提此云法喜兜佉勒人年離俗聰慧夙成研  
諷經典以專精致業遍觀三藏開誦增一阿含經傳識  
洽聞靡所不綜是以國內遠近咸共推服少而觀方遍  
涉諸國常謂宏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寶  
東人以符氏建元中至于長安難提學業既優道聲甚  
盛符深見禮接先是中土羣經未有四含堅臣武威  
太守趙正欲請出經時慕容冲已叛起兵擊堅關中擾  
動正慕法情深忘身為道乃請安公等於長安城中集  
義學請僧難提譯出中增一二阿含并先所出毗曇心  
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佛念傳譯惠高筆受自夏迄春  
繡涉兩載文字方具及姚襄寇逼關內人情危阻難提  
乃辭還西域不知所終其時也符堅初敗羣錄互起戎  
妖縱暴民流四出而猶得傳譯大部蓋由趙正之力正  
字文業雜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十八為偽秦著作  
郎後遷至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為人無髮而覆有妻妾  
而無兒時人謂悶然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  
無所迴避符堅末年寵惑鮮卑情於治政正因歌諫曰

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本自清是誰攬令濁堅  
勳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東布葉垂重陰外雖  
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詞戲機  
捷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乃願欲出家堅惜而  
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我生何  
以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道後迹商  
洛山專精釋律晉雍州刺史却恢欲其風尚通共同遊  
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矣  
僧伽提婆此言眾天或云提和音訛故也本姓瞿曇氏  
屬奢入人道修學遠求明師學通三藏尤善阿毗曇心  
洞其繼自常誦三法度論晝夜嗟味以為人道之府也  
為人儁朗有深鑒而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恂恂不忍符  
氏建元中來入長安宣流法化初僧伽跋澄出婆羅  
及曇摩難提所出二阿含毗曇廣說三法度等凡百餘  
萬言屬慕容之難戎敵紛擾兼譯人造次未善詳悉義  
旨句味往往不盡俄而安公棄世未及改正後東山清  
平提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通雅陽四五年間研講  
前經居華稍積傳明漢語方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  
和慨歎未定乃更令提婆出阿毗曇及廣說眾經頌之  
姚興王秦法事甚盛於是法和入關而提婆度江先是  
廬山慧遠法師翹翹妙典廣集經藏虛心側席延望遠  
賢聞其至止即請入廬岳以晉太元之中請出阿毗曇  
心及三法度等提婆乃於般若臺手執梵文口宣晉語  
去華存實務盡義蘊今之所傳蓋其文也至隆安元年  
來遊京師晉朝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  
軍東亭侯瑯琊王珣淵懿有深信扶持正法建立精舍  
廣招學眾提婆既至珣即延請仍於其舍講阿毗曇名

三 海山僧傳卷一

僧畢集提婆宗致既精辭旨明析振發義理氣成悅悟時王僧珍亦在座聽後於別屋自講詢問法網道人僧珍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小未精聚耳其數折之明易啟人心如此其年冬詢集京都兼學沙門釋慧持等四十餘人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等屬實沙門僧伽羅父執梵本提婆翻為晉言至來夏方訖其在河洛左右所出來經百餘萬言應遊華梵備悉風俗從容機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譽莫不聞焉後不知所終

高僧傳卷一

三三三 高僧傳卷一

之鑒諷習眾經粗涉外典其蒼雅詰訓尤所明達少好遊方備貫風俗家世西河河曉方語華梵音義莫不兼釋故兼學之譽雖關洽聞之聲甚著苻氏建元中有僧伽跋澄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政請出諸經當時名德其能傳譯眾咸推念於是澄執梵文念譯為質斷疑義音字分明至建元二十年正月復請曇摩難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含於長安城內集義學沙門請念為譯敷析研聚二載乃竟二舍之顯念宣譯之功也自世高支謙已後莫踰於念自苻姚二代為譯人之宗故關中僧眾咸共嘉焉其後續自出菩薩瓔珞十住斷結及出曜胎經中陰經等始就治定意多未盡遂兩遊疾卒于長安遠近白黑莫不歎惜矣

曇摩耶舍此云法明屬賢人少而好學年十四為佛若多難所知長而氣幹高爽雅有神慧該覽經律明悟出羣陶思入禪遊心七覺時人方之浮頭婆馱行山隱不避虎兇獨處思念動移竹日常於樹下每自梵書年將三十尚未得果何其解哉於是累日不寢不食專精苦到以悔先罪乃夢見博父天王語之曰沙門當觀方

高僧傳

三三三 高僧傳卷一

宏化曠濟為懷何守小節獨善而已道假眾緣復須時孰非分強求死而無證覺自思惟欲遊方投道既而陸歷名邦履踐郡國以晉隆安中初達廣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誦毗婆沙律人咸號為大毗婆沙時年已八十五從眾入十五人時有清信女張普明諾受佛法耶舍為說佛生緣起并為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義熙中來人長安時姚興僭號其崇佛法耶舍既至深加禮異會有天竺沙門曇摩掘多來入關中同氣相求宛然若舊因共出舍利弗阿毗曇以為秦宏始九年初善梵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凡二十二卷偽太子姚泓親管理味沙門道標為之作序耶舍後南遊江陵止於辛寺大宏禪法其有味靜之實披榛而至者三百餘人凡士庶造者雖先無信心見皆敬悅自說有一師一弟子修業並得羅漢傳者失其名又嘗於外門閉戶坐禪忽有五六沙門來入其室又時見沙門飛來樹端者往往非一常交接神明而俯同賤俗雖道迹未彰時人咸謂已階聖果至宋元嘉中辭還西域不知所將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漢之言常為譯語度本竺婆勒子勒人停廣州往來求

利中途於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長名金迦人遺名法度慶初為耶舍弟子承受經法耶舍既還外國度便獨執矯異規以攝物乃言專學小乘禁讀方等唯禮釋迦無十方佛食用銅鉢無別應器又令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陽尹頴女法宏尼交州刺史張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宜業宏光等諸尼習其遺風東土尼眾亦時傳其法

高僧傳卷一  
音釋

鋒 鋒 鋒 數容切 鋒也 惜於金 維與洽 倚 祖 岐切 與也 臺 呼肚切 王 臺 無匪切 臺 居 唯切 邦 匪 崇切 也 許 勿切 煨 煨 徒見切 煨 勸 與 能 汗 輕 煙 切 水 各 喻 山 喻 胡 交 切 喻 胡 牛 章 日 禪 日 音 密 禪 丁 泥 屬 實 梵 也 此 云 賤 徒 切 始 其 切 閻 衣 廉 取 下 草 切 兜 斤 姊 切 似 牛 一 角 獸 也

高僧傳卷一

三三三 高僧傳卷一

高僧傳卷一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第二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譯經中

晉

鳩摩羅什一

弗若多羅二

曇摩流支三

畢摩羅叉四

佛陀耶舍五

佛跋跋陀羅六

曇無讖七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

個備不羣名重於國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

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適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

出郊迎請為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過目必

解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髮法生智子諸國博之並不肯

行及見摩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懷什什在胎

時其母慧解倍常聞雀樂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

僧即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彌日設供請齋焉法什母

忽自通天竺語難問之辭必窮淵致眾咸歎異有羅漢

達摩暹沙曰此必懷智子為說舍利弗在胎之證及什

生之後還忘前言人之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

產一男名弗沙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塚間枯骨異處

縱橫於是深惟苦本定求離俗等志落髮不啖飲食至

六日夜氣力竭乏疑不達且夫乃懼而許焉以未剃髮

故猶不肯進即勸人為除髮乃下飲食火且受戒仍業

禪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

經日誦千偈偶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誦毗曇既

過師授其義即自通達無幽不暢時越茲國人以其母

王女利養甚多乃構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度辛頭河

至屬賓遇名德法師盤頭達多即屬賓王之從弟也淵

粹有大量才明博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博從

且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國遠近

師之什至即崇以師禮從受雜藏中長二舍凡四百萬

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即請入集外道論

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什乘

隙而推之外道折伏愧愧無言王益敬異日給齋贈一

雙椀米麩各三斗酥六升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僧

乃差大僧五人沙彌十人營視掃灑有若弟子其見尊

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構還龜茲諸國皆聘以重時什

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

謂其母曰當當守護此沙彌若至年三十五不破戒者

當大興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鞠多無異若戒不全無

能為也止可才明佛藝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

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勝失聲

下之母問其故答云見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遂停

沙勒一年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修習諸品無所詬受

而備達其妙又於六足諸問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藏

沙門名喜見謂其王曰此沙彌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

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恥其不逮必見勉勵二龜

茲王必謂什出我國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來交好王

許焉即設大會請什升座說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重

使酬其親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學學章

陀舍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答等事又博覽四韋陀典

及五明諸論陰陽星算莫不畢盡妙達吉凶言符契

為性率達不屬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什自得於心

未嘗介意時有莎車王子參軍王子兄弟二人委國請

從而為沙門兄字須利耶跋陀耶字須耶利蘇摩蘇摩

才技絕倫專以大乘為化其兄及諸學者皆共師焉什

亦宗而奉之親好彌至蘇摩後為什說阿耨達經什問

陰界諸入皆空無相怪而問曰此經更有何義而皆破

壞諸法答曰眼等諸法非真實有什既執有眼根彼據

因成無實於是研覈大小往復移時什方知理有所歸

遂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乘如人不識金以鐵石

為妙因廣求義受詢中百二論及十二門等項之隨

母進到溫宿國即顯茲之北界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

英秀振名諸國于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首謝

之什既至以二義相檢即迷罔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

滿忽左舉宜河外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廣說諸

經四遠學宗莫之能抗時王女為尼字阿竭耶末帝博

覽羣經特深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更設大集

請開方等經與什為推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似

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悔悟之晚矣至年二

十受戒於王官從摩羅義學十誦律有頃什母辭往

天竺謂龜茲王曰純曰汝國衰甚其去矣行至天竺

進登三果什母隨去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闡真丹傳

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太化流傳能洗悟昧俾復身

當爐鏡苦而無恨於是留住龜茲止于新寺後於寺側

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礙文唯見空牒什

知是魔所為誓心踰固魔去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

聲曰汝是智人何用以讀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時速去

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祕

奧龜茲王為造金師千座以大表編褥鋪之令什昇而

與龜茲王為造金師千座以大表編褥鋪之令什昇而

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欲射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願達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宏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遠奔神國什得師至欣遂本懷即為師說徒女問經多明因緣空假音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帶名相師曰汝說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法而愛空乎如昔狂人令續師續編極令細好續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處續師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細續狂人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續極細我工之良匠猶且不見况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什繼師師亦功焉皆蒙上賞而實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反啓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禮什為師言和尚是哉大乘師我是和尚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備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騰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國時苻堅備流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於正殿引見二王

因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乃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苻堅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都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等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及烏曹諸國臨破堅使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

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解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尅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利什謂龜茲王曰純曰國運衰矣富有勁敵日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為王光既獲什未測其智慧見年齒尚少乃凡人戲之強妻以觀茲王女什拒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室什被逼既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慙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

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徒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洩潦暴起水漲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遷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光三軍竊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稱年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富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葉謙彭晃相繼而反奪首參滅光至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主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慕率眾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為合羣有威聲勢必全尅光以問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暴敗績於合黎俄又郭馨作亂羣委大軍輕還復為蔡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尤甚器之資病光博管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又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又詐詐告資曰又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具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為灰未投水中友若出水羣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浮出復繩木形既而以治無効少日黃亡頃之光又卒子

紹聖位數日光慈子纂殺紹自立稱元成寧咸寧二年有猶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蟠比且失之纂以為美瑞號大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昇於富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害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克己修德以答天威纂不納與什博戲殺甚日祈胡奴頭什曰不能祈胡奴頭胡奴將斬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尤弟保有名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自立其兄隆為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步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苻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關其高名虛心要請請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與襲位復遣敦請興宏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於廟庭道遠國老變為龍以為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薩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陸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於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語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劬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

因果王公已下並欲讚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左將軍  
安城侯當並篤信緣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  
續出小品金剛般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首楞嚴持世  
佛藏菩薩藏遺教善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緣觀小無  
量壽新賢劫神經法要禪要解彌勒成佛彌勒下生  
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本釋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  
諸論凡三百餘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于時四方義  
士萬里必集盛業久大于今式仰龍光釋道生慧解入  
微元楷文外每恐言外人闕請決虛山釋慧遠學貫羣

高僧傳卷二

十海山仙館藏書

經轉梁道化而時去聖久疑義多端乃封以詒什語見  
遠傳初沙門慧敏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為駁論  
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  
韻以入絃為善凡觀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歎  
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夫其藻蔚難得  
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嘲戲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囉囉也  
什常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有明德流薰萬由延哀  
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為十偈辭喻皆爾什雅好大  
乘志存敷廣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  
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翻於此將何所論乃  
悽然而止唯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并注維摩出言成  
竟無所刪改辭喻婉約莫非元與什為人神情懇敬極  
岸出羣應機頓會鮮有其匹且篤性仁厚汎愛為心虛  
己善誘終日無倦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  
莫二若一旦辭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伎女十人逼  
令受之自爾已來不住僧坊別立解舍供給豐盈每至  
講說常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  
泥也初什在龜茲從卑摩羅叉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

高僧傳卷二

十海山仙館藏書

中什聞至欣然師教盡離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  
日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答云漢  
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眾  
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教耳又林度比  
邱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  
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日少覺四大不  
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  
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眾僧告別日因法相遇殊未  
盡伊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  
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自必  
無差失願凡所宜譯傳流後世咸共宏通今於眾前發  
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偽  
善宏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  
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薪滅形唯舌  
存後外國沙門來云羅什所請十不出一初什一名  
摩摩羅者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為本什父鳩摩炎母  
字者婆故兼取為名焉然什死年月諸記不同或云宏  
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等七與十一字或訛誤而

高僧傳卷二

十海山仙館藏書

譯經錄中猶有十一年者容恐雷同三家無以正焉  
弗若多難此云功德華嚴寶人也少出家以戒節見稱  
備通三藏而專精十誦律部為外國師宗時人咸謂已  
階聖果以偽秦宏始中振錫入關秦王姚興待以上賓  
之禮羅什亦抱其戒籠厚相宗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  
未闡聞多難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偽秦宏始六年十  
月十七日集義學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延請多羅  
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三分獲二多羅遺疾奄  
然棄世眾以大業未卒而匠人逝往悲恨之深有臨常

高僧傳卷二

十海山仙館藏書

痛  
曇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也棄家入道偏以律藏馳  
名以宏始七年秋達自關中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  
竟而亡廬山釋慧遠聞支既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  
遺書通好曰佛教之與先行上國自分流以來四百餘  
年至於沙門律戒所闕尤多頃有西域道士弗若多羅  
是罽賓人其諷十誦梵本有羅什法師通才博見為之  
傳譯十誦之中文殆過半多羅早喪中途而寢不得究  
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仁者貴此經自隨甚欣所遇冥

高僧傳卷二

十海山仙館藏書

運之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宏道為物感時而動叩之有  
人必情無所怙若能為律學之徒舉此經本開示梵行  
此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漢懷勝業者日  
月彌明此則惠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願垂憐不乖往  
意一二悉諸道人所共流支既得遠書及姚興敦請乃  
與什共譯十誦都畢研詳者覆條制審定而什猶恨文  
煩未善既而什化不獲刪治流支住長安大寺慧觀欲  
請下京師支曰彼土有人有法足以利世吾當更行無  
律教處於是遊化餘方不知所卒或云終於涼土未詳  
卑摩羅叉此云無垢眼屬罽賓人沈靜有志力出家履道  
苦節成務先在龜茲宏始關律藏四方學者競往師之處  
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茲陷沒乃避地烏纏頂之闍什  
在長安大宏經藏又欲使毗尼勝品復洽東國於是杖  
錫流沙冒險東渡以偽秦宏始八年達自關中什以師  
禮敬待亦以遠過欣然及羅什棄世父乃出遊關左  
逗于壽春止石澗寺律徒雲聚盛闡毗尼羅什所譯十  
誦本五十八卷最後一誦謂明受戒法及諸成善法事  
悉其義要改名善誦又後嘗往石澗開為六十一卷最

高僧傳卷二

十海山仙館藏書

一誦改爲毗尼誦故猶二名存焉項之南適江陵於  
新寺夏坐開講十誦既通漢言善相領納無作妙本大  
關當時析文求理者共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放矣  
律藏大宏之力也道場慧觀深括宗旨其所制內  
禁輕重俱爲二卷送還京師僧尼披習曉相傳寫時聞  
者諺曰單羅鄒語慧觀才錄都人繕寫紙實如玉今猶  
行於世爲後生法矣又養德好閑棄諠離俗其年冬復  
還壽春石澗卒於寺焉春秋七十有七又爲人眼青時  
人亦號爲青眼律師

佛陀耶舍此云覺名屬賓人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  
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腳擊蹙不  
能行止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  
此沙門誦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爲其弟子  
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虎欲走避耶舍曰  
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殞師密異  
之至年十五誦經日得二三萬言所在寺常於外分衛  
嚴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恆乞食供之至年十九  
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然性度簡傲頗以知見自處謂

少堪已師故不爲諸僧所重但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  
其深恨年及進戒莫爲臨壇所以向立之戒猶爲沙彌  
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世間法術多所綜習年二一七  
方受具戒恆以誦誦爲務手不釋卷每端坐思義不覺  
虛中適時其專精如此後至沙勒國國王不念請三千  
僧會耶舍預其一焉時太子達磨弗多此言法子見耶  
舍容服端雅問所從來耶舍對辯太子悅之仍請  
留宮內供養待過隆厚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  
敬什既隨母還龜茲耶舍留止頃之王摩太子即位時

高僧傳 卷二

存堅遺呂光等西伐龜茲龜茲王急求救於沙勒沙勒  
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輔太子委以後事故軍未至  
而龜茲已敗王歸其說羅什爲光所執舍乃歎曰我與  
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爾相見何期停十餘  
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城遣信要之莫移  
欲去國人留之復停歲許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  
密裝夜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  
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  
即便夜發比至且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舍曰

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  
明日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及行達姑城而什已入  
長安聞姚興逼以孝勝勸爲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  
何可使人釋林中什聞其至姑城勸姚興迎之興未納  
頃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宏宣法教宜令文義圓  
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  
在姑城願認微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  
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  
曰明旨既降便應載馳禮越待士既厚脫如羅什見處  
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幾慎重信敬喻方至  
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  
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于時羅什出十住經一月餘  
日疑難猶諍尙未操筆耶舍既至共相徵決辦理方定  
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實要舍爲人亦覺善解毗婆沙  
時人號曰赤髮毗婆沙既爲羅什之師亦稱大毗婆沙  
四事供養衣鉢具滿三間屋不以關心姚興爲貨之  
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儀司律校尉姚爽請  
舍出之疑其遺謬乃試耶舍令誦禿籍藥方可五萬言

高僧傳 卷二

經一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即以宏始  
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出長阿含等經州  
沙門竺佛念譯爲秦言道含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與羅  
耶舍布絹萬疋悉不受道含佛念布絹各千疋名德沙  
門五百人皆重瞻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  
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佛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  
王之苗裔也祖父達摩提婆此云法天嘗商旅於北天  
竺因而居焉父達摩脩耶利此云法日父少亡賢三歲  
孤與母居五歲復喪母爲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  
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爲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  
數人俱以習誦爲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  
賢一日誦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勉博學羣經多  
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  
同處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制其人也後於密室  
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至聖率致救彌  
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  
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宏化備觀風俗

高僧傳 卷二

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親法衆清淨乃慨然東顧  
曰我諸同輩斯有遺志而不遇真匠發悟真由即諮詢  
國衆孰能流化東土念曰有佛跋陀者出生天竺那  
呵梨城族姓相承世遵道學其童龕出家已通解經論  
少受業才大禪師佛大先時亦在罽賓乃謂嚴曰可  
以振維僧徒宜授禪法者佛跋陀其人嚴既要請  
苦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裝糧東遊步驟三  
載綿恩寒暑既度悉嶺路經六國國王於其遠化並傾  
禮資奉至交趾乃附船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拈

山曰可止於此船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  
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船還向島下眾人方悟其神威  
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贊曰不可動船  
主乃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開夜之中忽令  
眾船俱發無肯後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船獨發俄爾賊  
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  
長安即往從之什大欣悅共論法相振發元微多所悟  
益因謂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  
年老故爾何必能稱美談什每有疑義必共諮決秦太

高僧傳卷二

五梅山仙僧傳書

子泓欲問賢說法乃要命羣僧集論東宮羅什與賢數  
番往復什問曰法云何空答曰眾微成色色無自性故  
唯色常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答曰  
羣師或破折一微我意謂不爾又問微是常耶答曰以  
一微故眾微空以眾微故一微空時賢雲譯出此語不  
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塵是常餘曰長安學僧  
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眾  
微微無自性則為空矣寧可言不微一微常而不空乎  
此是問答之大意也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  
僧並往來宮闈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眾同後語弟  
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船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關  
中舊僧咸以為顯異惑眾又賢在長安宏禪業四方  
樂靜者並聞風而至但染學有淺深所得有濃淡澆偽  
之徒因而詭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自言得阿那含果  
賢未即檢問遂致流言大被謗毀將有不測之禍於是  
徒眾或藏名潛去或踰牆夜走半日之中眾散殆盡賢  
乃怡然不以介意時舊僧僧若道恆等謂賢曰佛向不  
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船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誰惑

互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  
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伸以為慨然  
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  
異色謙真之眾咸共歎惜曰黑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  
去恨恨乃謂道恆曰佛賢沙門協道來遊欲宣遺教緘  
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因勅  
令追之賢謂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  
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傾蓋若舊  
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船止說在同意亦  
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慧世致書姚主及關中眾僧解其  
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山  
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朋主既而訊訪果是天竺五  
船先所見者也傾境土庶競來禮事其有奉施悉皆不  
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袁豹為宋武帝太尉長  
史宋武南討劉毅豹隨府屈于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  
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  
且復少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替豹即呼  
左右益飯果盡豹大慙愧既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  
如人觀曰德量高遠非凡所測豹深歎異以啟太尉太  
尉請與相見其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請與  
俱歸安止道場寺賢儀軌率素不同華俗而志韻清遠  
雅有淵致京師法師僧彌與沙門寶林書曰道場禪師  
甚有天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其見稱如此先是  
沙門支法領於于闐得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未有宣  
譯到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顓右衛將軍褚叔度即  
請賢為譯匠乃手執梵文共沙門法業慧慧慧嚴等百  
有餘人於道場譯出註定文自會通華梵妙得得意故

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又沙門法顯於西域所得僧祇  
律梵本復請賢譯為晉文語在顯傳其先後所出觀佛  
三昧海六卷泥洹及修行方便論等凡一十五部一百  
十有七卷並究其幽旨妙盡文意賢以元嘉六年卒春  
秋七十有一矣  
曇無讖或云曇摩訶或云曇無讖蓋取梵音不同也其  
先中天竺人六歲遭父憂隨母備織紉為業見沙門  
達摩耶舍此云法明道俗所崇譽於利養其母委之故  
以謙為其弟子十歲同學數人讀呪聰敏出羣誦經日  
得萬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說精辯莫能酬  
抗後遇白頭禪師共議論習業既畢交誼十旬讖雖  
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讖服其精理乃謂禪師曰  
頗有經典可得見不禪師即授以樹皮涅槃經本讖等  
讀驚悟方自慙恨以為坎井之譏久迷大方於是集眾  
悔過遂專業大乘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  
讖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  
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莫敢往者誦哭而葬之王怒  
欲誅讖讖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不違大  
義何為見怨傷人為之寒心而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  
遂留供養之讖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為大呪師  
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讖乃密呪石出水因讚  
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  
于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尤優寵頂之  
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讖以久處致厭乃辭往罽賓賣大  
涅槃前分十卷并苦薩戒經菩薩戒本等彼國多學小  
乘不信涅槃乃東適龜茲項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舍  
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讖驚覺謂是盜者

高僧傳卷二

五梅山仙僧傳書

高僧傳卷二  
五梅山仙僧傳書

高僧傳卷二  
五梅山仙僧傳書

高僧傳卷二

五梅山仙僧傳書

高僧傳卷二  
五梅山仙僧傳書

高僧傳卷二  
五梅山仙僧傳書

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識  
乃懸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動明  
且識持經去不以爲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悉來拜謝  
時河西王沮渠蒙遜備據涼土自稱爲王聞識名呼與  
相見接待甚厚蒙遜奉大法志在宏遠欲請出經本  
識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許即翻於是  
學語三年方譯寫初分十卷時沙門惠嵩道朗獨步河  
西值其宜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高公筆受道俗  
數百人疑難縱橫識隨機釋滯清辯若流兼富於文藻  
辭製華密簡朗等更請廣出諸經次譯大集大雲悲華  
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萬  
言識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外國覓經值其母亡遂  
留歲餘後於于闐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臧譯之後又  
遣使于闐尋得後分於是結譯爲三十三卷以爲元始  
三年初就翻譯至元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奏方竟  
即宋武承初二年也識云此經梵本三萬五千偈於此  
方減百萬言今所出者止一萬餘偈識嘗告蒙遜云有  
鬼人聚落必多災疫遜不信欲躬見爲驗識即以術加

避進見而駭怖識曰宜深誠齋戒神呪賜之乃讀呪三  
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  
奔驟而進境內獲安識之力也遜益加敬事至遜爲承  
元二年蒙遜濟河伐乞伏暮末於袍罕以世子與國爲  
前驍爲末軍所敗與國擒焉後乞伏失守暮末與與國  
俱獲於赫連勃勃後爲吐谷渾所破與國遂爲亂兵所  
殺遜大慈請事佛無應即欲盡斥沙門五十已下皆令  
罷道蒙遜先爲母造丈六石像像流涕淚識又格  
言致諫遜乃改心而悔焉時魏廓拓跋壽蘭識有道術

遣使迎請且告遜曰若不遣識便即加兵遜既事識日  
久未忍聽去後又遣僞太常高平公李順策拜蒙遜爲  
使持節侍中都督涼州西域諸軍事太傅驃騎大將軍  
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又命遜曰聞彼有學摩訶法  
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祝呪神驗澄公之匹朕思欲講  
道可馳驛送之遜與李順謀於新樂門上遜謂順曰西  
蕃老臣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苟  
見蹙迫前遣表求留曇無讖而今使來徵索此是門師  
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人生一死詎覺幾時順曰王

款誠先著遣愛子人侍朝廷欽王忠績故顯嘉殊禮而  
王以一胡道人虧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損由來之  
美豈朝廷相待之厚藉爲大王不取主上虛禮之至宏  
文所知宏文者遜所遣聘魏之使也遜曰太常曰美如  
蘇秦忍情不副辭耳遜既吝識不遣又迫魏之強至遜  
義和三年三月識因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遜忿其欲  
去乃密圖害識僞以資糧糈遣厚贈資臨發之日識  
乃流涕告衆曰識業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  
誓表不容停比發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

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黑白遠近咸共嗟焉既而繼左右  
常白曰見鬼神以劍擊遜至四月遜寢疾而亡初識在  
姑臧有張掖沙門道進欲從識受菩薩戒識云且悔過  
乃竭誠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請識求受識忽大怒進更  
思惟但是我業障未消耳乃戮力三年且福且定即於  
定中見釋迦文佛與諸大士授已戒法其夕同止十餘  
人皆感夢如進所見進欲請識說之未至數十步識驚  
起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當更爲汝作證次第於  
佛像前爲說戒相時沙門道朗振舉關西當進感戒之

夕朗亦通夢乃自剪戒臘求爲法弟於是從進受者千  
有餘人傳授此法迨至于今皆識之餘則有別記云善  
薩地持經應是伊波勒菩薩傳來此土後果是識所傳  
譯疑識或非凡也蒙遜有從弟沮渠安陽者爲人強  
志疎通涉獵書記因識人河西安開佛法安陽乃銳意  
內典奉持五禁所讀衆經即能諷誦常以爲務學多聞  
大士之盛業少時嘗度流沙至于闐國於瞿摩帝大寺  
遇天竺法師佛耶斯那詰問道義斯那本學大乘天才  
秀發誦半億偈明了禪法故西方諸國號爲人中師子  
安陽從受禪祕要治病經因其梵本口誦通利既而東

歸於高昌得觀世音彌勒二觀經各一卷及還河西即  
譯出禪要轉爲晉文及僞魏吞併西涼乃南奔于宋  
志身不交世俗常遊止塔寺以居士自舉初出彌勒  
觀音二觀經丹陽尹孟顛見而善之深加賞接後竹園  
寺慧潘尼復請出禪經安陽既通習積久臨筆無滯旬  
有七日出爲五卷頃之又於鍾山定林寺譯出佛母般  
泥洹經一卷安陽居絕妻孥無欲榮利從容法侶且通  
正法是以黑白咸敬而慕焉後遺疾而終識所出諸經

至元嘉中方傳建業道場慧觀法師志欲重尋涅槃後  
分乃啓宋太祖資給遺沙門道者將書吏十人西行尋  
經至長廣郡細破傷足因疾而卒道者臨終歎曰涅槃  
後分與宋地無緣矣昔本高昌人經遊西域遍歷諸國  
供養尊影頂戴佛鉢四塔道樹足跡形像無不瞻觀善  
能梵書備諸國語遊履異域別有大傳時高昌後有沙  
門法盛亦經往外國立傳凡有四卷又有竺法維釋僧  
表並經往佛國云





孟盛略龍於中從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航一  
出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波連弗阿育王  
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妙雜阿毗  
曇心緣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語梵書方解  
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族十餘  
或留或亡顯影唯已常懷悲愴忽於五歲前見商人以  
晉地一白圖扇供養不覺愜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  
塞律長連二舍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船  
循海而還船有二百許人值暴風水泉皆惶惶即取雜

高僧傳卷三

海山仙館叢書

物棄之顯恐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  
東僧船在風而去得無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  
五月復隨他商東過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  
船震懼眾咸皆議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  
一人故令大眾俱亡共欲推之法顯極越厲聲呵商人  
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爾信當見殺漢地帝王  
奉佛敬僧表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電視  
而止既水盡船唯在風隨流忽至岸見黎黎衆依然  
知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即乘船入浦尋村見獵者二人  
顯問此是何地獵者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  
獵者還以告太守李崇疑素敬信忽聞沙門遁至躬自  
迎勞顯特經像隨還願之欲兩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  
顯曰貧道投身於不反之地志在宏邁所期未果不得  
久停遂南還京師就外國禪師佛跋跋陀於道場寺講  
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維阿毗曇心論垂有百餘  
萬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聞有一家失  
其姓名居近朱雀門世壽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  
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

高僧傳

卷三

海山仙館叢書

唯泥洹經雖然具存根燼不倭卷色無改京師共傳咸  
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荆州卒於羊春秋八十  
有六衆咸感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焉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幼為沙彌便修  
苦行持戒誦經為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  
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  
猛曇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資齋供養之具發跡此土  
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都進入流沙到焉昌  
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障氣千重層水  
萬里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脇繫索為橋  
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烟為轍後人見烟知前已度方  
得更進若久不見烟則知羸風吹索人墮江中行經三  
日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杖孔  
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杖先拔下杖右手攀上杖展轉相  
攀經三日方過及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  
至窟窟園禮拜佛鉢停成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  
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漢言師子口  
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親自沸水船後至

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侍此  
寺受大戒天竺禪師佛馱多羅此云覺救彼方咸云已  
證聖果無竭請為和向漢沙門志定為阿闍梨停夏坐  
三月日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賣石蜜為糧同  
侶本有十三人八人於路並死餘五人同行無竭雖屢  
經危棘而繫念所費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  
中野逢山象一羣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  
象驚惶奔走後度恆河復值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  
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忽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

高僧傳卷三

海山仙館叢書

之其誠心所應在險克濟昔此類也後於南天竺隨船  
汎海達廣州所歷事跡別有記傳其所譯出觀世音受  
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佛馱什此云覺摩羅買人少愛業於彌沙塞部僧傳精  
律品兼達禪要以宋景平元年七月屈于揚州先沙門  
法顯於師子國得彌沙塞律梵本未及翻譯而法顯還  
化京邑諸僧聞什既善此學於是請令出焉以其年冬  
十一月集于龍光寺譯為三十四卷稱為五分律什執  
梵文于闐沙門智勝為譯龍光道生東安慧嚴共執筆

高僧傳卷三

海山仙館叢書

參正宋侍中瑯琊王練為檀越至明年四月方竟仍於  
大部抄出戒心及羯磨文等並行於世什後不知所終  
浮沈跋摩此云覺鏡西域人也幼而履操明直聰悟出  
羣習學三藏偏善毗婆沙論常誦持此部以為心要宋  
元嘉之中達于西涼先有沙門道素志用強操少遊意  
右過歷諸國得毗婆沙梵本十有萬偈還至姑臧削磨  
虛襟企待明匠聞跋摩遊心此論請為翻譯時家遠已  
死子牧犍襲位以繼承和五年歲次丁丑四月八日即  
宋元嘉十四年於涼州城內開像官中請跋摩譯焉奉  
御筆受沙門慧苜道明與義學僧三百餘人考正文義  
再周方訖凡一百卷沙門道提為之作序有頃魏虜折  
跋摩西伐姑臧涼土崩亂經書什物皆被焚蕩遂失四  
十卷今唯有六十卷存焉跋摩避亂西及不知所終  
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納衣復坐  
蔬食永歲每以本城邱墟志欲博學名師廣求經誥遂  
周流西國進到罽賓人摩天陀羅精舍從佛跋先比耶  
詒受禪法漸染三年功踰十載佛跋先見其禪思有緒  
特深器異彼諸道俗聞而歎曰秦地乃有求道沙門矣

高僧傳卷三

海山仙館叢書

始不輕奉類敬接遠人時有佛狀跋陀比邱亦是彼國  
禪匠嚴乃要請東歸欲令傳法中土跋陀嘉其懇至遂  
共東行於是踰越沙險達自關中常依隨跋陀止長安  
大寺頃之跋陀橫為泰僧所擯嚴亦分散于山東精  
舍坐禪誦經勵力精學晉義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長  
安赴捷旋旋步山東時始與公王恢從駕遊觀山川  
至嚴精舍見其同止三僧各坐繩牀思湛然恢至良  
久不覺於是羈指三人開眼俄而還閉問不與言恢心  
敬精奇訪諸耆老皆云此三僧隱居求志高潔法師也  
板即啓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者既屢請懷至二人推  
嚴隨行恢道懷素篤禮事甚殷還都即住始興寺嚴性  
虛靜志避喧塵恢乃為於東郊之際更起精舍即松園  
寺也嚴前還於西城所得梵本衆經未及譯寫到元嘉  
四年乃共沙門雲雲譯出普曜廣博嚴淨四天王等經  
嚴在寺不受別請常分衛自資道化所被幽顯咸伏有  
見鬼者云見西州太社間鬼相語嚴公至富辟易此人  
未之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名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加  
禮異儀同關陵肅思話婦劉氏疾病恆見鬼來吁呵駭

長時迎嚴說法嚴始到外室劉氏便見鬼鬼逆散嚴既  
進為天人說經疾以之瘳因舉五戒一門宗奉嚴清素  
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方無所帶著粟性沖退不自陳  
效故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家時嘗受五  
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爲懼積  
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速更沈海重到三天竺諸明達值  
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羅漢不敢判決乃爲嚴入定  
往兜率宮諮彌勒彌勒答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至  
屬賓無疾而化時年七十八彼國法凡聖燒身之處各

高僧傳卷三

九海山仙師靈書

有其所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辨始移屍向凡僧墓  
地而屍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羽智  
遠故從西來報此微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  
人也但未知果向中間深淺耳  
釋寶雲未詳氏族傳云涼州人少出家精勤有學行志  
韻剛潔不偶於世故少以方直純素爲名而求法懇惻  
忘身徇道志欲躬親靈跡廣尋經要遂以晉隆安之初  
遠適西域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登臨雪嶺  
勤苦艱危不以爲難遂歷于闐天竺諸國備觀靈異乃  
經羅刹之野聞天鼓之音釋迦影迹多所瞻禮雲在外  
城過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詰訓悉皆備解後還長安  
隨禪師佛跋陀跋陀業禪師進道俄而禪師橋爲秦僧所  
擯往衆悉同其咎雲亦奔散會廬山釋慧遠解其指事  
共歸京師安止道場寺衆僧以雲志力堅猛宏道絕域  
莫不拔襟諮問敬而愛焉雲譯出新無量壽晚出諸經  
多雲所治定華梵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衆咸信服  
初闢中沙門竺佛念善於宣譯於苻姚二代顯出衆經  
江左譯梵莫踰於雲故於晉宋之際宏通法藏沙門慧  
觀等咸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以保閑寂遂適六合山  
寺譯出佛本行讚經山多荒民俗好草蕪雲說法教誘  
多有改悟禮事供養十室而九頂之道場慧觀臨亡請  
雲還都總理寺任雲不得已而還居道場歲許復更還  
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四其遊  
履外國別有記傳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鑽本利種累世爲王治在屬賓  
國祖父呵梨跋陀此言師子賢以剛直被徙父僧伽阿  
難此言象喜因潛隱山澤跋摩年十四便機見傷達深

高僧傳卷三

七海山仙師靈書

有遠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辦  
之跋摩啓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天夜之命非仁人矣  
母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日黃油誤燒其指  
因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  
眼前之苦尚不能代况三途耶母乃悔悟終身斷殺至  
年十八相工見而謂曰君年三十當撫臨大國南面稱  
尊若不樂世榮當復聖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  
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萬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人  
號曰三藏法師至年三十屬賓國王薨絕無紹嗣衆咸  
議曰跋摩帝室之胄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  
位羣臣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還衆林棲谷  
欲孤行山野述迹人世後到師子國觀風宏教誠真之  
衆咸謂已得初果儀形感物見者發心後至闍婆國初  
未至一日聞妻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船入國明且果  
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  
世因緣得爲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  
絕今果王迫以母勸即奉命受戒漸染既久專精稍篤  
頃之隣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  
鬪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  
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  
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  
矢傷脚跋摩爲呪水洗之信宿平復王恭信稍殷乃欲  
出家修道因告羣臣曰吾欲躬棲法門卿等可更擇明  
主羣臣皆拜伏勸請曰王若捨國則子民無依且敵國  
兇強特險相對如失恩覆則黔首奚處大王天慈寧不  
愍命敢以死請伸其悃悃王不忍因違乃就羣臣請三  
願若許者當留治國一願凡所王境同奉和尙二願盡

高僧傳卷三

七海山仙師靈書

願若許者當留治國一願凡所王境同奉和尙二願盡

所治內一切斷殺三願所有儲財賻給貧病羸臣歡喜  
儼然敬諾於是一國皆從受戒王後為跋摩立精舍躬  
自琢材傷王脚指跋摩又為呪治有頃平復道化之聲  
播於遐邇陸園風皆遣使稟請時京師名德沙門慧  
觀慧聰等遠托風猷思欲餐粟以元嘉元年九月面啓  
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勅交州刺史令泛船延致觀等  
又遣沙門法長道冲道儒等往彼祈請并致書於跋摩  
及闍婆王要多加等必希顧臨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  
聖化宜廣不憚遊方先已隨商人空難提船欲向一小

高僧傳卷三

芒 海山仙館叢書

副會值便風遂至廣州故其遺文云業行風所吹遂至  
於宋境此之謂也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勅州  
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與有虎市山儀  
形聳峙峯嶺高絕跋摩謂其形勢者關乃改名靈鷲於  
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馮椎跋  
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污時家道俗莫不肅然  
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雲像及  
定光佛重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  
與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  
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與眾僧講法實由  
跋摩化導之力也此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盡行夜  
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杵之而去於是山放木實去來  
無懼感德歸化者十有七八焉跋摩嘗於別室坐禪累  
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往候之見一白師子綠柱而立且  
室瀾漫生青蓮華沙彌驚大呼往逐師子靜無所見  
其靈異無方類多如此後文帝重勅觀等復更敦請乃  
沉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業文帝引見勞問  
愆愆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狗物不獲

高僧傳卷三

芒 海山仙館叢書

從志法師既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  
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  
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對已苦期將何為  
用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  
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  
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豐茂如此持齋亦大矣  
不救亦深矣寧在關半日之餐全一會之命然後方為  
宏濟耶帝乃撫机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  
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帶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  
法師所言真謂明悟明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乃敕住

高僧傳卷三

芒 海山仙館叢書

祇洹寺供給陸厚王公英彥莫不宗奉儀而於寺開講  
法華及十地法席之日軒蓋盈衢觀瞻往還肩隨踵接  
跋摩神府自然妙辯天逸或時假譯人而往復離悟後  
祇洹慧義請出菩薩戒戒始得二十八品後弟子代出  
二品成三十品未及繕寫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猶有兩  
本或稱菩薩戒地初元嘉二年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彭  
城請外國伊葉波羅譯出雜心至擇品而緣礙遂輟至  
是更請跋摩譯出後品足成十三卷并先所出四分羯  
磨優婆塞五戒略論優婆塞二十四戒等凡二十六卷  
並文義詳允梵漢弗差時景福寺尼慧果淨音等共請  
跋摩云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緣有  
尼那得二象受戒戒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  
眾發設不本事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尼又恐年月  
不滿若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若欲增明其助隨喜但  
西國尼年臘未登又十人不足且分學宋語則因西域  
居士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  
居時有信者採華布席唯跋摩所坐華彩更鮮眾咸崇

高僧傳卷三

芒 海山仙館叢書

以聖禮夏竟還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先  
起還闕其弟子後至奄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未終之  
前預造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因緣云已證二果手  
自封藏付弟子阿沙羅云我終後可以此文還示天竺  
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終之後即跌坐繩牀顏貌不異  
似若人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  
物狀若龍蛇可長一匹許起於屍側直上衝天莫能詬  
者即於南林飛壇前依外國法闍毗之四部鱗集香薪  
成齋灌之香油以燒遺陰五色焰起氛氳麗空是時天

高僧傳卷三

芒 海山仙館叢書

景澄朗道俗哀歎仍於其處起立白塔欲重受戒諸尼  
悲泣望斷不能自勝初跋摩至京文帝欲從受菩薩戒  
會虞寇侵擾未及設稟奄而遷化以本意不遂傷悵  
深乃令眾僧譯出其遺文云  
前頂禮三寶 淨戒諸上座 濁世多詭曲  
虛偽無誠信 愚惡不識真 懷嫉輕有德  
是以諸賢聖 現世晦其迹 我求那跋摩  
命行盡時至 所獲善功德 今當如實說  
不以詭曲心 希有求名利 為勸眾懈怠  
增長諸佛法 大法力如是 仁者咸諦聽  
我昔曠野中 初觀於死屍 膨脹出爛壞  
晁穢膿血流 繫心緣彼處 此身性如是  
常見此身相 貪賊不畏火 如是無量種  
修習死屍觀 放捨餘聞思 依止林樹間  
是夜專精進 正觀常不忘 境界恆在前  
猶如對明鏡 如彼我亦然 由是心寂靜  
輕身極明淨 清涼止是樂 增長大歡喜  
則生無著心 變成骨鎖相 白骨現在前

高僧傳卷三

芒 海山仙館叢書

朽壞肢節離 白骨萎磨滅 無垢智熾然  
 調伏思法相 我時得如是 身安極柔潤  
 如是方便修 勝進轉增長 微塵念念滿  
 壞色正念法 是則身究竟 何緣起貪欲  
 知因諸受生 如魚食鈎餌 彼受無量壞  
 念念觀屠滅 知彼所依處 從心發捨起  
 業及業報果 依緣念念滅 心所知種種  
 是名別相法 是則思慧念 次第滿足脩  
 觀種種法相 其心轉明了 我於爾受印

明見四念處 律行從是竟 攝心緣中住  
 昔如熾然劫 斯由渴愛轉 愛盡燈涅槃  
 昔見彼三界 死父所熾然 形體極消瘦  
 喜息樂方便 身還漸充滿 勝妙妙相生  
 頂忍亦如是 是於我心起 真實正方便  
 漸漸略境界 寂滅樂增長 得世第一法  
 一念緣真諦 次第法忍生 是謂無漏道  
 妄想及諸境 名字悉遠離 境界真諦義  
 除惱獲清涼 成就三昧畢 離垢清涼緣

高僧傳卷三

六

不備亦不沒 淨慧如明月 湛然正安住  
 統一寂滅相 非我所宜說 唯佛能證知  
 那波阿毗曇 說五因緣果 實義知修行  
 名者真能見 諸論各異端 修行理無二  
 偏執有是非 達者無違詩 修行眾妙相  
 今我不宜說 懼人起妄想 誑惑諸世間  
 於彼修利相 我已說少分 若彼明智者  
 善知此緣起 摩羅婆國界 始得初聖果  
 阿蘭若山寺 道迹修遠離 後於師子國

村名劫波利 進修得二果 是名斯陀含  
 從是名留難 隨修離欲道 見我修遠離  
 知是處空閑 感生希有心 利著競來集  
 我見如火毒 心生大厭離 避亂浮子俛  
 蘭婁及林邑 業行風所驅 隨緣之宋境  
 於是諸國中 隨力與佛法 無問所處問  
 諦實真實觀 今此身滅盡 寂若燈火滅

僧伽跋摩此云來鑑天竺人也少而棄俗清峻有戒德  
 善解律藏尤精雜心以宋元嘉十年步自流沙至于京

高僧傳卷三

九

邑器宇宏曠道俗敬異咸宗事之號曰三藏法師初景  
 平元平陸令許柔捨宅建刹因名平陸寺後道場遷  
 觀以跋摩進行純備請住此寺崇其供養以表厥德跋  
 摩共觀加塔三層今之奉誡是也跋摩行遺誦曰夜  
 不輟僧眾歸集道化流布初三藏法師明於戒品將為  
 景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時二眾未備而三藏還  
 化俄而師子國比邱尼鐵羅羅等至都聚乃請跋摩為  
 師繼軌三藏時祇恒慧義檀步京邑謂為矯異執志不  
 阿親與跋摩拒論翻覆跋摩標宗顯法理證明尤既德

有所歸義遂迴剛廢然推伏令弟子慧基等服膺供事  
 僧尼受者數百許人宋彭城王義康崇其戒範廣設齋  
 供四眾殷盛傾于京邑慧觀等以跋摩妙解雜心誦誦  
 通利先三藏雖譯未及精寫即以九年九月於長干寺  
 招集學士更請出焉雲譯語觀自筆受考嚴研校一  
 周乃訖續出摩得勒加分別業報時勸發諸王要傷及  
 請聖僧俗文等跋摩進化為志不滯一方既傳經事訖  
 辭還本國眾咸祈止莫之能留元嘉十九年隨西域買  
 人船還外國莫詳其終

高僧傳卷三

三

曇摩多此云法秀屬賢人也年至七歲神明澄正每  
 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扇鬘多  
 出聖法屢值明師博覽經律深諳法所得之要皆極  
 其微奧為人沉澁有難解儀軌詳正生而運有故世號  
 運有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遠道觀茲未  
 至一日王夢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明當人國汝應供  
 養明且師教外司若有異人人境必馳奏聞俄而曇多  
 果至王自出郊迎乃請入宮遂從集戒盡四事之禮靈  
 多安而能遷不拘利養居數載靈有去心神又降夢曰

福德人捨王去矣王惕然驚覺既而君臣俱留其之能  
 止遠度流沙進到燈燈於開曠之地建立精舍植椽干  
 棟開園百畝房閣池林極為嚴淨頂之復遠涼州仍於  
 公府舊寺更葺堂宇學徒濟濟業甚盛常以江右王  
 繼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而出岷停止  
 荆州於長沙寺造立福閣題號愍惻祈請舍利旬有餘  
 日感一杖衝器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  
 勇猛人百其心頃之沿流東下至于京師初止中興寺  
 晚德祇恒密多道聲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爾傾都禮

高僧傳卷三

三

訊自宋文哀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設齋桂官請戒  
 椒披參候之使旬日相望即於祇恒寺譯出禪經禪法  
 要著賢觀虛空藏觀等常以福道教授或千里誦受四  
 聖惠近皆號大禪師會稽太守平昌孟頌深信正法以  
 三寶為己任素好禪味破心殷重及臨浙右請與同遊  
 乃於鄞縣之山建立塔寺東境舊俗多趨巫祝及妙化  
 所移比屋歸正自西祖東無思不服元嘉十年還極止  
 鍾山定林下寺曇多天性凝靜雅愛山水以為鍾山鎮  
 岳塔美常下寺基構臨澗低側於是乘高和地

高僧傳卷三

三

接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木刊石營建寺土庶欽  
風獻奉稱慶禪房殿宇鬱層構於是息心之眾萬里  
來集諷誦肅邑望風成化定林達禪師即神足弟子宏  
其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崇而弗替  
蓋蓋多之遺烈也爰自西域至于南土凡所遊履靡不  
興造禮會敷陳教法初蓋多之發願實也有迦毗羅神  
王衛送遂至龜茲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蓋多曰汝  
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即收影  
不現遂遊從至都即於上寺圖像著壁迄至今猶有

高僧傳卷三

高僧傳卷三

聲影之驗潔誠所福莫不享願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  
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七道俗四眾行哭相趨仍葬  
于鍾山宋熙寺前

釋智猛雍州京兆新豐人稟性端明厲行清白少襲法  
服修業專至諷誦之聲以夜繼日每聞外國道人說天  
竺國土有釋迦遺迹及方等眾經常慨然有感馳心遐  
外以為萬里咫尺可追也遂以偽秦安始六年甲  
辰之歲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跡長安渡河跨谷  
三十六所至涼州城出自陽關西入流沙陟危度險有  
過前倍絕屢都者鍾茲于闐諸國備屬風化從于闐西  
南行二千里始發磧嶺而九人遺還猛與餘伴進行千  
七百里至武淪國同侶生道嵩又復無常將欲闢毗  
失屍所在猛悲驚異於是自力而前與餘四人共度  
雪山渡羊頭河到屬國國有五百羅漢常往反阿耨  
蓮池有大德羅漢見猛至歡喜猛諮問方土為說因天  
下事具在猛傳猛於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於此國  
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際盡然猛香華供養頂戴願鉢  
若心應能輕重既而轉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時復不

高僧傳

高僧傳

覺重其道心所應如此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維羅  
衛國見佛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跡炳然具存又觀  
泥洹堅固之林降魔善提之樹猛喜心內充設供一日  
兼以寶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龍  
池之事不可勝數後至華氏國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婁  
羅門名羅闍宗舉族宏法王所欲重造純銀塔高三丈  
既見猛至乃問秦地有大乘學不猛答悉大乘學羅闍  
驚歎曰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於其家得大泥  
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一部及餘經梵本普願流通  
於是便反以甲子歲發天竺同行三件於路無常唯猛  
與曇無竭俱還於涼州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  
年入蜀十六年七月造傳記所遊歷元嘉末卒于成都  
余歷尋遊方沙門記列道路時或不同佛鉢頂骨處亦  
乖爽將知遊在天竺非止一路頂鉢靈迹時屆異土故  
傳述見聞難以例也

高僧傳卷三

高僧傳卷三

量良耶舍此云時稱西域人性剛直寡嗜欲善誦阿毗  
曇博涉律部其餘諸經多所該綜雖三藏兼明而以禪  
門專業每一禪觀或七日不起常以三昧正受傳化諸

國以元嘉之初遠冒沙河萃于京邑大祖文皇帝深加歎  
異初止鍾山道林精舍沙門寶誌崇其禪法沙門僧舍  
請譯藥王藥上觀及無量壽觀合即筆受以此二經是  
轉障之秘術淨土之洪因故沉吟嗟味疏通宋國平昌  
孟顛承風欽敬資給豐厚顯出守會稽固請不去後移  
憩江陵元嘉十九年西遊岷蜀處處宏通禪學成羣後  
還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時又有天竺沙門僧伽連嗒  
僧伽羅多等並禪學深明來遊宋境達多嘗在山中  
坐禪日時將忘念欲虛齋乃有羣鳥銜果飛來投之達

高僧傳

高僧傳

多思惟獼猴奉靈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投食何為不  
可於是受而進之元嘉十八年夏受臨川康王請於廣  
陵結居後終於建業僧伽羅多此云眾濟以未景平  
之末來至京師乞食入間宴坐林下養素幽閑不涉留  
世以元嘉十年卜居鍾阜之陽瑯棘開榛造立精舍即  
宋熙是也

高僧傳卷三

高僧傳卷三

法焉其家世外道梵絕沙門乃捨家潛遊遠求師範即  
投簪落髮專精志學及受具戒博通三藏為人慈和恭  
恪事師盡禮頃之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探  
取經旨即得大品華嚴師嘉而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  
矣於是讀誦講宣莫能訓抗進受菩薩戒法乃奉書父  
母勸歸正法曰若專守外道則雖無益若歸信三寶  
則長得相見其父感其言至遂棄邪從正跋陀南到師  
子諸國皆傳送供既有緣東方乃隨船汎海中途風  
止淡水復竭舉船憂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

稱觀世音何在不慮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信而信風  
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其誠感如此元嘉十二年至  
廣州刺史車朗未聞宋太祖遣使迎接既至京師敕名  
僧慧嚴慧觀於新亭慰勞見其神情朗徹莫不虔仰雖  
因譯交言而欣若傾蓋初住祇桓寺俄而大祖懇請深  
加崇敬瑯琊顏延之通才碩學東帶造門於是京師遠  
近冠蓋相望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丞相南譙王義宣並  
師事焉瑯之眾僧共請出經於祇桓寺集義學諸僧譯  
出雜阿含經東安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

高僧傳

高僧傳

楞伽經徒來七百餘人寶雲傳譯慧觀執筆往復談析妙得本旨後謙王鎮荊州請與俱行安止辛寺更創房殿即於辛寺出無憂王過去現在因果經一卷無量壽一卷泥恒史掘魔相續解脫波羅蜜義現在佛名等經等第一義五相略入吉祥等諸經并前所出凡百餘卷常令弟子法再傳譯度語謙王欲請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付未善宋言有愧愧歎即且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劍擊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即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然便覺心神喜悅且起語謙皆通備領宋言於是就講元嘉將末謙王屢有怪夢跋陀答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兇構逆及孝建之初謙王陰謀逆節跋陀頗容憂慘未及發言謙王問其故跋陀諱靜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無所冀貧道不容厄從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道與俱下梁山之敗火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捉笻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見一童子等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恍惚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即脫綸衣依傍童子顧覓不見舉身毛豎方知神力焉時王元漢督軍梁山世祖敕軍中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送靈俄而等得令柯送都世祖即時引見顧問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過跋陀曰既榮靈冥分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救問誰為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宋靈秀等並是驅逼貧道所明但不圖宿緣乃逢此事帝日無所懼也是日救往後堂供施衣物給以人乘初跋陀在荊州十載每與謙王書疏無不記錄

高僧傳卷三

海山仙館藏書

及軍敗檢簡無片言及軍事者世祖明其純謹益加禮遇後因閑談聊戲問曰念丞相不答曰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今從陛下乞願願為丞相三年燒香帝愕然遂容義而許焉及中興寺成敕令移住為開三周房後於東府議會王公畢集敷見跋陀時未及淨髮曰首皓然世祖遙望顧謂尚書謝莊曰摩訶衍聰明機解但老期已至朕試問之其必悟人意也跋陀上階因迴謂之曰摩訶衍不負遠來之意但唯一在即應聲答曰貧道遠歸帝京垂三十載天子恩遇銜愧罔極但七十老病唯

高僧傳卷三

海山仙館藏書

一死在帝嘉其機辯救近御而坐舉朝屬目後於秣陵界鳳凰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眾屢厭夢跋陀燒香祝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懺常為汝等若住者為護寺若神者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眾遂安今陶後情曰塔寺即其處也大明年天下九早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莫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然而誦經密加秘呪明日晴時西北雲起初如車蓋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且公卿入賀敕見慰勞賜施相續跋陀自幼已來蔬食終身常執持香爐未嘗輒手每食竟輒分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禮供彌隆到太始四年正月覺體不念便與太宗及公卿等告別臨終之日延行而望云見天聖聖像馬中連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特賜甚厚公卿皆齋築哀備焉時又有沙門寶意梵言阿那摩低木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末孝武建中來止京師天官禪

高僧傳卷三

海山仙館藏書

高僧傳卷三

海山仙館藏書

房板於寺中樹下坐禪及曉經律時人亦號三藏常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凶吉善能神呪以香室堂亦見人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床前忽有人竊之息取坐席一領卷之呪上數遍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齊文惠文宣及梁太祖並敬以師禮焉永明末卒於所住求家那毗地此言安進中天竺人弱年從道師事天竺大乘法師僧伽斯聰慧強記於誦誦諸究大小乘將二十萬言兼學外典明陰陽占時驗事徵兆非一齊建元初來至京師止毗耶離寺執錫徒威儀端肅王公貴勝迭相供請初僧伽斯於天竺國抄僧多雜藏中要切譬喻標為一部凡有百事故授新學毗地悉皆通誦兼明義旨以永明十年秋譯為齊文凡有十卷百句喻經復出十二因緣及須達長者經各一卷自大明已後譯經殆絕及其宜流世咸稱美毗地為人宏厚故萬里歸求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獻首受悉為營法於建業淮側造正觀寺居之重閣層門殿堂整飾以齊中興二年冬終於所住梁初復有僧伽婆羅者亦外國學僧儀貌深潔言於談對至京師亦止正觀寺今上甚加禮接致於正觀寺及善光殿古雲館中譯出大阿育王經解脫道論等凡十部三十三卷使沙門釋寶唱袁粲允等執筆受現行於世

高僧傳卷三

海山仙館藏書





高僧傳卷四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欣撰

晉

洛陽朱士行

淮陽支孝龍

孫章山康僧淵

高邑竺法雅

中山康法朗

燉煌竺法乘

剡東岫山竺道潛

剡洲支道林

剡山于法蘭

剡白山于法開

高僧傳卷四

燉煌于道遠

剡葛岫竺法崇

始寧山竺法義

東莞竺僧虔

朱士行穎川人志業方直歎沮不能移其操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遺行經即小品之舊本也又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意隱實諸未盡善每歎曰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若志捐身遠求大木運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闐界得梵書正本凡九十卷遺弟子弗如檀此言法統送經梵本還歸洛陽未發之頃于闐諸小乘學眾遂以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亂正典王為地主若不若之將斷大法豈肯漢地王之咎也王即不聽實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為證王即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火焚之

士行臨火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燃如其無護命也如何言已投經火中火即為滅不損一字皮膠如木大眾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陳留倉垣水南寺時河南居士竺叔蘭本天竺人父世避難居于河南廟少好遊獵後經曾死備見業果因改厲專精深崇正法

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加復神彩卓犖高論適時常被疎小品以為心要陳留阮瞻穎川庾凱正結知音之友世人稱為人達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為家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戎服變形彼謂君辱我以道遠唯寂以致謗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君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時竺叔蘭初譯放光經龍既素樂無相即得披閱旬有餘日便就開講後不知所終矣孫綽為之讚曰小方易擬大器難像盤桓老龍冠冕高廣物

建宗諸人思効仰雪泉瀾瀾風聆響康僧淵本西域人生于長安貌雖梵人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宏深誦放光道行二般若即大小品也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敬度等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為往復著人物始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

盡日廣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貧者不與故得常在也敬度亦聽者有譽者傳譯錄今行于世淵雖德愈暢度面別以清約自處常乞何曰貧人未之識後因分衛之次遇陳郡殷浩始問佛經

深遠之理却辯俗善性情之義自覺至隱活不能屈由是改觀那瑯王茂宏以鼻高眼深戲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為名客後於豫章山立寺去邑數十里帶江傍植松竹鬱茂名僧勝達嚮附成羣常以持心梵天經容理幽遠故偏加講說尚學之徒往還填委後卒於寺焉

竺法雅河間人疑正有器度少善外學長通佛義衣冠仕子咸附諮稟時依雅門徒並世典有功夫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謂

之格義及毗浮曇相亦辨格義以訓門徒雅風彩灑落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遞互講說與道安法汰每披釋疑疑共盡經要後立寺於高邑僧眾百餘訓誘無懈雅弟子曇智祖述先師善於言論為趙太子石宣所敬云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讀經見雙樹鹿苑之處感而歎曰吾已不值聖人寧可不親聖處於是善往迦夷仰瞻遺迹乃共同學四人發趾張掖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絕人蹤忽見道傍有一故寺草木茂人中有敗屋兩間中各有一人一人誦經一人患痢兩人比房不相料理屎尿縱橫舉房臭穢謂其屬白出家同道以法為親不見則已豈可見而捨耶即乃伴六日為洗洗供養至第七日見此房中皆是香華乃悟其神人因語朗云此房是我和尚已得無學可往問訊問往問訊因語朗云君等誠契皆當入道不須遠遊諸國於事無益唯當自力行道勿令失時但朗功業小未純未得所願當還真丹國作大法師於是四人復西行仍留此專精道業唯朗更遊諸國研尋經論後還中山門徒數百講法相係後不知所終孫綽為之讚曰人亦有言

高僧傳卷四

博究眾音善於梵漢之語又有無羅又比邱西域道士稽古多學乃手執梵本叔蘭譯為晉文稱為放光般若皮牒故本今在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龍就叔蘭一時寫五部校為定本時未有品目舊本十四匹緣今寫為三十卷士行遂終於閏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闡釋之著盡火滅屍猶能全眾咸驚異乃曰若真得道法當敗敗應聲碎散因歛骨起塔焉後弟子法登從彼國本親傳此事故孫綽正像論云士行散形於于闐此之謂也

高僧傳卷四

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加復神彩卓犖高論適時常被疎小品以為心要陳留阮瞻穎川庾凱正結知音之友世人稱為人達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為家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戎服變形彼謂君辱我以道遠唯寂以致謗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君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時竺叔蘭初譯放光經龍既素樂無相即得披閱旬有餘日便就開講後不知所終矣孫綽為之讚曰小方易擬大器難像盤桓老龍冠冕高廣物

高僧傳卷四

建宗諸人思効仰雪泉瀾瀾風聆響康僧淵本西域人生于長安貌雖梵人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宏深誦放光道行二般若即大小品也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敬度等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為往復著人物始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日廣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貧者不與故得常在也敬度亦聽者有譽者傳譯錄今行于世淵雖德愈暢度面別以清約自處常乞何曰貧人未之識後因分衛之次遇陳郡殷浩始問佛經

高僧傳卷四

高僧傳卷四

深遠之理却辯俗善性情之義自覺至隱活不能屈由是改觀那瑯王茂宏以鼻高眼深戲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為名客後於豫章山立寺去邑數十里帶江傍植松竹鬱茂名僧勝達嚮附成羣常以持心梵天經容理幽遠故偏加講說尚學之徒往還填委後卒於寺焉

竺法雅河間人疑正有器度少善外學長通佛義衣冠仕子咸附諮稟時依雅門徒並世典有功夫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謂

之格義及毗浮曇相亦辨格義以訓門徒雅風彩灑落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遞互講說與道安法汰每披釋疑疑共盡經要後立寺於高邑僧眾百餘訓誘無懈雅弟子曇智祖述先師善於言論為趙太子石宣所敬云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讀經見雙樹鹿苑之處感而歎曰吾已不值聖人寧可不親聖處於是善往迦夷仰瞻遺迹乃共同學四人發趾張掖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絕人蹤忽見道傍有一故寺草木茂人中有敗屋兩間中各有一人一人誦經一人患痢兩人比房不相料理屎尿縱橫舉房臭穢謂其屬白出家同道以法為親不見則已豈可見而捨耶即乃伴六日為洗洗供養至第七日見此房中皆是香華乃悟其神人因語朗云此房是我和尚已得無學可往問訊問往問訊因語朗云君等誠契皆當入道不須遠遊諸國於事無益唯當自力行道勿令失時但朗功業小未純未得所願當還真丹國作大法師於是四人復西行仍留此專精道業唯朗更遊諸國研尋經論後還中山門徒數百講法相係後不知所終孫綽為之讚曰人亦有言

深遠之理却辯俗善性情之義自覺至隱活不能屈由是改觀那瑯王茂宏以鼻高眼深戲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為名客後於豫章山立寺去邑數十里帶江傍植松竹鬱茂名僧勝達嚮附成羣常以持心梵天經容理幽遠故偏加講說尚學之徒往還填委後卒於寺焉

竺法雅河間人疑正有器度少善外學長通佛義衣冠仕子咸附諮稟時依雅門徒並世典有功夫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謂

瑜瑕非藏明公固能昭其尤敬終慎始研嚴微章何以取證水堅履霜期于令部其先厲門人姓呂少遊繼後發心出家事明為師思學有功特善禪數每入定或數日不起後移柳泉山盤完冥坐朗終後刻木為像朝夕禮事孫輝正像云呂詔凝神於中山即其人也竺法乘未詳何許人幼而神悟超絕懸鑿過人依竺法護為沙彌清真有志氣護甚嘉焉護既道被關中且資財殷富時長安有甲族欲奉大法試護道德德為往告急求錢二十萬護未及答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即語各日和尙意已相許矣容退後乘曰觀此人神色非實求護將以觀和尙道德何如耳護曰吾亦以為然明日此客率其一宗百餘口詣護請受戒具謝求錢之意於是師資名布遐邇乘後西到燉煌立寺延學忘身為道誨人不倦使夫豺狼羸心戎狄知禮大化西行乘之力也後終於所住孫輝道賢論以乘比王濬沖論云法乘玄豐少有機悟之鑿雖道俗殊操阨陌可以相準高士李嗣為之贊傳乘同學竺法行竺法存並山棲履操知名當世矣

高僧傳卷四

竺道潛字法深姓王瑯琊人晉丞相武昌郡公敬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劉元真為師元真早有才解之舉故系統讚曰素素虛於駢駢開冲誰其體之在表劉公談能雕飾照足開瞻懷抱之內豁爾每融潛伏膺已後剪削浮華崇本務學微言興化譽洽西朝風姿容貌堂堂如也至年二十四講法華大品既難深解復能善說故觀風味道者常盈五百晉永嘉初避亂過江中宗元皇及肅祖明帝丞相王茂宏太尉庾元規並欲其風德友而敬焉建武太年中潛恆者展至殿內時人咸

高僧傳 卷四

謂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及中宗肅祖昇靈王庾又薨乃隱迹剡山以避當世追蹤問道者已復結侶山門清優游講席三十餘載或暢方等或釋老莊投身北面者真不內外兼治至京帝好重佛法頻遣兩使慰勉徵請潛以詔旨之重暫遊宮闕即於御筵開講大品上及朝士並稱善焉于時簡文作相朝野以為至德以潛是道俗標領又先朝友敬尊重袍頂戴兼常近平龍飛度禮彌篤潛常於簡文處遇沛國劉恢恢嘲之曰道士何以遊朱門潛曰君自觀其朱門貧道見為蓬戶司空何

高僧傳卷四

次道懿德純素篤信經典每加祇崇遵以師資之敬數相招請屢與法禮潛雖復從運東西而素懷不樂乃啓還剡之岫山遂其先志於是道遙林阜以畢餘年支遁遣使求買岫山之側沃洲小嶺欲為幽棲之處潛答云欲來輒給豈聞巢由買山而隱道後與高驪道人書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體德貞峙道俗綸綸往在京邑維持法網內外俱瞻宏道之匠也頃以道業靖濟不耐塵俗考望山澤修德就閑今在剡縣之岫山率合同遊論道說義高栖浩然遐邇有詠以晉寧康二年卒於山館春秋八十有九烈宗孝武詔曰潛法師理悟虛遠風靈清貞棄宰相之榮襲染衣之素山居人外驚勳匪懈方賴直道以濟蒼生奄然遷化用痛于懷可轉錢十萬星馳驛送孫綽以潛比劉伯倫論云潛公道素淵重有遠大之量劉靈球意放蕩以守道為小雖高棲之業劉所不及而曠大之體同焉時仰山復有竺法友志業強正博通象典嘗從潛受阿毗曇一宿便誦潛曰經目則諷見稱昔人若能仁更與大音者必取汝為五百之一也年二十四便能講說後立剡縣城南法堂寺

高僧傳卷四

為竺法蘊悟解入元无善放光般若康法識亦有義學之譽而以草隸知名嘗遇康斯斯自謂筆道遇識識共听各作王右軍草衛人竊以為貨莫之能別又寫眾經見重竺法濟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門傳凡此諸人皆潛之神足孫綽並為之讚不復具抄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舊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道歎息以為真見若人家世事佛

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沈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極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為守文者所誚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駝之相馬也略其元黃而取其駿逸王洽劉恢殷浩許詢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押

道常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為逍遙遁曰不然夫架跡以殘害為性若適性為得者彼亦逍遙矣於是退而注逍遙篇羣儒舊學莫不歎

高僧傳卷四

伏後還吳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為吳興守與道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響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感感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處山巖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劇其想也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道名未之信謂人曰一往之氣何足可言後通既還剡經由于郡王故往請道觀其風力既至王謂道曰逍遙篇可得聞乎道乃作數千言標構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仍

請住靈壽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剎山於沃州小嶺立  
寺行道僧眾百餘常隨學時或有惰者逼乃著座右  
銘以勗之曰勤之勤之至道非彌奚為淹滯弱喪神奇  
茫茫三界渺渺長嶺煩勞外羨其心內馳狗赴欲渴細  
邈忘疲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  
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濯濯神池謹守明禁雅獸元  
規殺心神道抗玷無為寡則三微融治六疵空同五陰  
虛豁四肢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既陳又元其知究  
轉承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教之覺又志在

高僧傳卷四

十海山仙館藏書

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濟而潔已拔俗有達兼濟之道  
通乃作釋談論晚移石城山又立棲光寺冥坐山門遊  
心禪苑不食澗飲浪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經及即  
色遊元論聖不辯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誠等追蹤馬鳴  
躡影龍樹義應法本不違實相晚出山陰講維摩經遁  
為法師許詢為都講通通一義眾人咸謂詢無以居難  
詢每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如此至竟兩家不竭凡  
在聽者咸謂審得通旨迴令自得得兩三反便亂至晉  
哀帝即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履若

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王濛宿構精理操其才辭往  
詣遁作數百語自謂道真能抗遁徐曰貧道與君別來  
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濛慙而退焉乃歎曰實特錄之王  
何也邨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藉中散安曰藉努力裁  
得去耳又問何如般浩安曰暨暨論辯恐殷制支超拔  
直上淵源實有慙德邨超後與親友書云林法師神理  
所通元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含真理不絕一人  
而已遁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曰遁  
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查沙

門之義法出佛之聖影淳反朴絕欲歸宗遊虛元之肆  
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毗外王之化諸無聲之樂以  
自得為和篤慈愛之孝蠲動無傷衝撫恤之哀永悼不  
仁秉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拒無位之節履亢不悔是以  
哲王御世南面之重莫不欽其風向安其逸軌探其順  
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彌新矣陛下天鍾聖德雅尚不  
倦道遊靈樞日昃忘御可謂鐘鼓晨極聲滿天下清風  
既劭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儀宏敷至法去陳信  
之妖誣等邱禱之宏議絕小塗之致泥雷宏鑿於夷路  
若然者太山不淫季氏之旅得一以成靈王哲非員邱  
而不禮得一以承貞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若而  
下無親舉神神而况不加靈元德交被民荷其始恢恢  
六合成吉祥之宅洋洋大晉為元亨之宇常無為而萬  
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典刑殺則有司存焉若  
生而非惠則賞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宏公器  
以厭神意提銓衡以極冥量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貧道野逸東山與世異榮榮蔬長阜漱流清壑繼繼畢  
世絕羣皇階不悟乾光曲曜俄被蓬華頻奉明詔使詣

高僧傳卷四

十海山仙館藏書

上京進退惟咎不知所厝自到天庭屢蒙引見優遊賓  
禮策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拘新不足對揚元模  
允塞視聽踧踖侍人流汗位席襲四翁赴漢于木藩魏  
皆出處有由默語適會今德非昔人動靜乖理遊魂禁  
省致言帝側將困非據何能有為且歲月催促感若斯  
之歎况復同志索居綜習遼落迥首東顧孰能無懷上  
願陛下特蒙放還歸之林薄以鳥義鳥所荷為優謹許  
板以聞伸其愚管輅望路伏待慈詔即許焉食給  
發遣事豐厚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蔡子叔前至

近遁而坐謝安石後至值蔡暫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  
合禱舉謝懶地謝不以介意其為時賢所慕如此既而  
收迹剎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道馬者遁受而養之時  
或有譏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  
謂鶴曰爾沖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節乎遂放之遁幼時  
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鷄卵生用未足為殺師不能屈師  
尋亡忽現形投卵於地殼破鷄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  
由是蔬食終身遁先經餘姚鳩山中住至於明辰猶還  
塢中或問其意答云謝安石昔數來見就輒移旬日今

高僧傳卷四

十海山仙館藏書

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以晉永和元年  
閏四月四日終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安於塢中厥  
冢存焉或云終刻未詳遁善草隸邨超為之序傳袁宏  
為之銘讚周墨寶為之作誄孫綽道賢論以遁方向子  
期論云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元同矣又  
喻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體順而不對於物元道冲濟  
與神情同任此遠流之所以歸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  
後高士戴逵行經道墓乃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  
靈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遁有同學法虔精理入  
神先遁亡遁歎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絃於鍾  
子惟已求人良不虛矣寶契既潛發言莫賞中心蘊結  
余其亡矣乃著切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凡遁所著  
文翰集有十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法仰者亦慧  
解致聞為王坦之所重亡後猶見形詭王勗以行業焉  
于法蘭高陽人少有異操十五出家便以精勤為業研  
諷經典以日兼夜求法問道必在眾先迄在冠年風神  
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遠性好山泉多處巖壑嘗於冬  
月在山冰雪甚厲時有一虎來入蘭房蘭神色無忤虎

十海山仙館藏書

亦甚馴至明且雪止方去山中神祇常來受法其德被  
福靈皆此類也後開江東山水刻縣最奇乃徐步東  
遠矚嶠巖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元華寺也時人以其  
力比庾元規孫綽道賢論以比阮嗣宗論云蘭公遺身  
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不羣亦蘭之倚也  
居劉少時愴然歎曰大法雖興經道多闕若一開圓教  
夕死可也乃遠適西域欲求異聞至交州遇疾終於象  
林沙門支遁追立像讚曰于氏超世綜體元首嘉遁山  
澤仁感虎咆別傳云蘭亦感枯泉飲水事與竺法護同  
未詳又有竺法興支法淵于法道與蘭同時比德與以  
洽見知名淵以才華著稱道以義解馳聲矣

于法開不知何許人蘭公為弟子深思孤發獨見言  
表善放光及法華又祖述著妙通醫法膏乞食投主  
人家值婦人在草危急象治不驗舉家惶擾聞曰此易  
治耳主人正宰羊欲為淫祀開令先取少肉為羹進竟  
因氣針之須臾羊腹裏見而出晉升平五年孝宗有疾  
開視脈知不起不肯復康獻后令曰帝小不佳昨呼  
于公視脈但到門不前種種辭讓宜收付廷尉俄而帝

崩獲免還剡石城續修元華寺後移白山靈鷲寺每與  
支道林爭卽色空義盧江何默申明開離高平却超宜  
述林解並傳於世開有弟子法威清情有樞辯故孫綽  
為之讚曰易曰翰白詩美蘋藻班如在揚芬若停潦于  
威明發介然遐討有深其名無愧懷抱開嘗使成出都  
經過山陰支遁正講小品開語威言道林講比汝至當  
至某品中示語攻難數十番云此中舊難通威既主都  
正值通講果如開言往復多番通遂屈因厲聲曰若何  
足復受人寄載來耶故東山諺云深是開思林談識記

高僧傳 卷四

至京帝時累被徵召乃出京講放光經凡舊學抱疑莫  
不因之披釋講竟辭還東帝德愍憫錢絹及步輿  
并冬夏之服謝安王文度悉皆友善或問法師高明剛  
簡何以醫術絕懷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  
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年六十卒於山寺  
孫綽為之目曰才辯縱橫以數術宏教其在開公乎  
于道邃啟人少而失蔭親養之蓬孝敬竭誠若奉  
其母至年十六出家事蘭公為弟子學業高明內外該  
覽善方藥美書札洞諳殊俗尤巧談論護公常稱逢高

簡雅素有古人之風若不無年方為大法梁棟矣後與  
蘭公俱過江謝慶緒大相推重性好山澤在東多遊履  
名山為人不屑毀譽未嘗以塵迹絕袍後隨蘭適西域  
於交阻遇疾而終春秋三十有一矣却超圖寫其形支  
道為著銘讚曰英英上人識通理清朗質玉瑩德音蘭  
馨孫綽以選此阮咸或曰咸有累騎之議遂有清冷之  
譽何得為匹孫綽曰雖述有聲隆高風一也喻道論云  
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遂識者  
以對勝流皆當時所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

竺法崇未詳何許人少入道以戒節見稱如又敏而好  
學篤志經呪而尤長法華一教嘗遊湘州麓山山精化  
為天人詣崇請戒捨所住山以為寺崇居之少時化洽  
湘土後還剡之葛岷山茅菴澗飲取飲禪慧東歐學者  
競往羨焉與隱士魯國孔淳之相遇母盤遊日輒信  
宿忘歸披襟領袂自以為得意之交也崇乃歎曰細想  
人外三十餘年頗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後淳之別遊  
崇咏曰浩然之氣猶在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反其若  
人之謂于崇後卒于山中著法華義疏四卷云時剡東

高僧傳 卷四

卿山復有釋道寶者本姓王瑯琊人晉丞相導之弟弱  
年信悟避世辭榮舊諫止莫之能制香湯澡沐將就  
下髮乃詠曰安知萬里水初發濫觴時後以學行顯焉  
至法義未詳何許人年十三遇深公便問仁利是君子  
所行孔師何故罕言深曰物渺能行是故寡言深見其  
幼而穎悟勸令出家於是棲志法門從深受學遊刃眾  
典尤善法華後辭深出京復大開講席王導孔敷並承  
風敬友至晉與軍中更還江左憩于始寧之保山受業  
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病常存念觀  
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覺便病愈傳亮每云吾先君

與義公遊處每聞說觀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至晉寧  
康三年孝武皇帝遣使徵請出都講說晉太元五年卒  
於都春秋七十有四矣帝以錢十萬買新亭岡為墓起  
塔三級義弟子曇爽於墓所立寺因名新亭精舍後宋  
孝武南下伐凶鑿施至止式宮此寺及登禪復幸禪室  
因為開拓改曰中興故元嘉末童謠云錢唐出天子乃  
禪室之謂故中興禪房猶有龍飛殿焉今之天安是也  
竺僧度姓王名諦字元宗東莞人也雖少出孤微而天

姿秀發至年十六神情爽拔卓爾異人性度溫和鄉鄰  
所羨時獨與母居孝事盡禮求同郡楊德慎女亦乃衣  
冠之家入女字若華容貌端正又善墳籍與度同年求  
婚之日即相許焉未及成禮若華母亡頃之若華父又  
亡度母亦卒度觀世代無常忽然感悟乃捨俗出家改  
名僧度抗迹塵表遊地遊學若華服學自惟三從之義  
無獨立之道乃與度善謂髮膚不可傷毀宗祀不可頓  
廢令其頓世教以遠志離塵燥之妄於盛明之世遠休  
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百其一篇曰大道

高僧傳 卷四





射謝安為侍中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並切諫終不能退眾以安為堅所信敬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能不為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死命安升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厠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之業之榮未稱其德則救僕射扶安登輦俄而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行涉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棲神無為與堯舜比隆今

高僧傳卷五

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上且東南區地地卑氣厲昔舜禹遊而不反秦王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公越石越重臣並謂不可猶尚見距貧道輕漢言必不允既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為地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來言則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變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枕威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為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萬到項晉避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元振之堅前軍大潰於八公山西晉軍逐北三十餘里死者相枕融馬倒殞首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安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著曰若所說不甚遠埋顯見瑞相乃夢見覺道人頭白眉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宏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實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處處成則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餘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

高僧傳卷五

海山仙館叢書

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安每與弟子法過等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其庸陋來寺寄宿房既寢處之講室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窓隙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視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為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彼答云甚可度耳然須更落聖僧情願必果具示浴法安請問來生所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觀兜率妙勝之報爾夕大眾數十人悉皆同見子後營浴具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入寺戲須臾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眾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未終之前隱士王嘉往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和與去乎嘉曰誠如所言師且前行僕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萇之得長安也嘉時故在城內萇與萇相持甚久萇乃問嘉朕當得登不答曰略得萇怒曰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此嘉所謂負債者也萇死後其子與方殺登與字子略即嘉所謂略得者也嘉字子年洛陽人也形貌鄙陋似若不足本清

高僧傳卷五

海山仙館叢書

嗜好語笑然不食五穀清虛服氣人咸宗而事之往問善惡嘉隨而應答語則可笑狀如調戲辭似譏記不可領解事過多驗初查徒於加眉谷中存堅章大鳴臆傲不就及堅將欲南征遣問休否嘉無所言乃乘使者馬伴向東行數百步因落靴解棄衣服奔馬而還以示堅壽春之敗其先見如此及姚萇正害嘉之日有人於臚上見之乃遺書於萇安之潛契神人皆此類也安先聞羅什在西國思共講析每動堅取之什亦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恆遙而禮之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

高僧傳卷五

海山仙館叢書

廣寸許者臂將可得上下也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榜印手菩薩安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安既篤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提婆曇摩羅提及僧伽跋澄等譯出眾經百餘萬言常與沙門法和詮定首字詳數文旨新出眾經於是獲正孫綽為名德沙門論自云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理又為之讚曰物有廣瞻人固多幸淵淵釋安專能兼倍飛聲濟隴地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常在有別記云河北別有竺道安與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

高僧傳卷五

海山仙館叢書

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為釋世見其二姓因謂為兩人謬矣釋法和榮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以恭謹知名善能標明論解解悟疑滯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德成羣聞襄陽附自蜀入關住陽平寺後於金輿谷設會與安公共登山嶺極目周眺既而悲曰此山高聳遊望者多一從此化真測何之安曰法師持心有在何懼後生若慧心不萌斯可悲矣後與安公詳定新經參正文義頌之偽晉王姚緒請往蒲坂講說其後少時數語弟子俗網煩惱若累非一乃正衣服繞佛禮拜還坐本處以衣裳頭奄然而卒時年八十矣竺僧朗京兆人少而遊方問道長安還關中專當講說常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即反果有盜焉由其相語故得無失朗蔬食布衣志取人外以偽秦皇始元年移卜木山與隴士張忠為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後為苻堅所徵行至華陰山而卒朗乃於金輿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猶是太山西北之一巖也峰岫高險水石宏壯朗創築

高僧傳卷五

海山仙館叢書

海山仙館叢書

房室製窮山美內外屋宇數十餘區開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朋夜夜訓誘勞不告倦泰主苻堅欽其德素遣使馳遺堅後沙汰眾僧乃別詔曰期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及秦姚興亦加歎重燕王慕容德欽朗名行給以二縣租稅其為時人所敬如此此谷中舊多虎災人常執仗結羣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其行夜行道俗無滿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奉高人至今猶呼金與谷為朗公谷也凡有來詣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以逆知使弟子為其飲食必如言果至莫不歎其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時太山復有支僧敦者木冀州人少遊汧隴長厯荆雍妙通大乘兼善數論著人物始議論亦行於世

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辯不逮而姿貌過之與道安避難行至新野安分張徒眾命汰下京臨別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宏敷東南江湖道術此焉相忘矣至於高會淨國當期之歲寒耳於是分手泣涕而別乃與弟子曇壹曇二等四十餘人沿江東下遇疾傳陽口時桓溫鎮荊州遣使要過供事湯藥安公又遣

弟子慧遠下荆問疾汰疾小愈詣溫溫欲共汰久語先對諸賓未及前汰既疾勢未歇不堪久坐乃乘輿歷廂退出相問與溫曰風疾忽發不堪久語比當更遣溫忽忽起出接輿馮馮汰形長八尺風姿可觀合吐蘊藉辭若蘭芳時沙門道恆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荆土汰曰此是邪說應須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壹難之據經引理析駁紛紜恆拔其口辯不肯受屈日色既暮明且更集慧遠就席及難數番關責鋒起恆自覺義途差異神色微動屢尾扣案未即有答遠曰不疾而

高僧傳 卷五

速行袖何為坐者皆笑心無之義於此而息汰下都止瓦官寺晉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放光經開題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集汰形解過人流名四遠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庶成羣及詒粟門徒以次駢席三吳負表至者千數瓦官寺本是河內山坑墓王公為陶處晉與軍中沙門慧力啓乞為寺止有室塔而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修立眾業又起重門以可地勢汝南世子司馬綜弟去寺近連侵掘寺側重門淹陷汰不介懷綜乃感悟躬往悔謝汰臥與相見傷若無人領

軍王洽東亭王珣太傅謝安並欽敬無極臨亡數日忽覺不念乃語弟子吾將去矣以晉太元十二年卒春秋六十有八烈宗孝武詔曰汰法師道播八方澤流後裔奄爾喪逝痛貫於懷可賻錢十萬喪事所須隨由備辦孫綽為之贊曰淒風拂林鳴鶴影哀法汰枝德無柞汰弟子曇壹曇二等博練經義又善老易風流趣好與慧遠齊名曇二少卒汰哭之慟曰天喪我也汰所著義疏并與鄰超書論本無義皆行於世或有言曰汰是安公弟子者非也

釋僧光冀州人常山淵公弟子性純素有貞操為沙彌時與道安相過於逆旅安時亦未受具戒因共披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遊尤受戒已後厲行精苦學通經論值石氏之亂隱於飛龍山遊想嚴聲得志禪慧道安復從之相欣賞謂皆智如從因共披文備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道遠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宏贊理教宜令允愷法鼓號鳴何先何後光乃與安法法等南遊晉平講道宏化後還襄陽遇疾而卒又與沙門道護亦冀州

人貞節有意解亦隱飛龍山與安等相遇乃共言曰居靜離俗每欲匡正大法豈可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軫宜各隨力所被以報佛恩眾會曰善遂各行化後不知所終

竺僧輔鄴人也少持戒行執志貞苦學通諸論兼善經法道振伊洛一都宗事值西晉饑亂輔與釋道安等隱於漢澤研精辯析洞盡幽微後憩荆州上明寺單蔬自節禮懺勤誓生鬼率仰瞻慈氏時瑯琊王忱為荆州刺史藉輔貞素請為戒師一門宗奉後未亡二日忽云明日當去至於臨終妙香滿室梵響相係道俗奔波來者萬數是日後分無疾而化春秋六十因葬寺中僧為起塔

竺僧敷未詳氏族學通眾經尤善放光及道行般若西晉末亂移居江左止京師及官寺盛開講席建業書僧莫不推服時同寺沙門道嵩亦才解相次與道安書云敷公研微秀發非吾等所及也時異學之徒咸謂心神有形但妙於萬物隨其能言互相權壓敷乃著神無形論以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矣

高僧傳 卷五



刺史毛瓊深重之為設中食躬自瞻承見翼於飯中得  
一粒穀先取食之瓊密以敬異知必不辜信施後餉米  
千斛翼受而分施翼隨安在檀溪寺者長沙太守滕  
舍之於江陵捨宅為寺告安求一僧為總領安謂翼曰  
荆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爾而誰翼遂杖錫南  
征締構寺宇即長沙寺是也後返賊寇逸掠漢南江  
陵圍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詩琴冠既蕩復還江陵  
修復長沙寺丹誠所請遂感舍利蓋以金瓶置于齋座  
翼乃頂禮立誓曰若必是金剛餘陰願放光明至乎中

高僧傳卷五

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眾驚嘆莫不捉  
翼神感當於爾時雖復富蘭等見亦迴偽歸真也後入  
巴陵君山伐木山海經所謂洞庭山也山上有穴通吳  
之包山山既靈異人甚懼之翼率人入山路值白蛇數  
十即避行轍翼退還所在遙請山靈為其禮懺乃謂神  
曰吾造寺伐材幸願共為功德夜即夢見神人告翼曰  
法師既為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  
明日更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沿流而下其中伐人不  
免私竊翼至時止翼材已畢餘人所私之者悉為官所  
取其誠感如此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尚少阿育王  
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  
專精懇樹請求誠應以晉火元十九年甲午之歲二月  
八日忽有一像現於城北光相衡天時白馬寺僧眾先  
往迎接不能冷動翼乃往禮謝眾人曰當是阿育王  
像降我長沙寺焉即命弟子共次捧接飄然而起迎還  
本寺道俗奔趨車馬轟轟後屬資禪師僧伽難陀從蜀  
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  
來此時人問者方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

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道俗咸謂翼之通感焉時長  
沙寺復有僧術沙門學業甚著為殷仲堪所重尤著十  
住乃為之注解  
釋法遇不知何許人弱年好學篤志墳素而任性誇誕  
謂倘若無人後與安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投簪許道事  
安為師既沐元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謙虛成德張陽  
太守阮保間風欲舉遂結善友修書通好施遺相接後  
襄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眾經受  
業者四百餘人時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違  
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  
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僧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  
即命維那鳴鐘集眾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  
出眾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納杖筒  
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厲業者甚眾  
既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聞短不能率眾和尙雖隔在  
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  
釋曇徽河內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尙其神彩且令  
讀書二三年中學兼經史十六方許剃髮於是專務佛  
理鏡測幽疑未及立年便能講說難志業高素而以恭  
雅見重後隨安在襄陽符丕寇境乃東下荊州止明  
寺每法輪一轉則黑白奔波常願解有所從乃圖寫安  
形存念禮拜於是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薩或  
問法師道化何如和尙微曰和尙內行深淺未易可測  
外緣所被多諸應驗在吾一滿寧比江海耶以晉太元  
二十年卒臨亡之日體無餘患上堂同眾中食因而告  
別食竟還房右磨面化春秋七十三安著立本論九卷  
六識旨歸十二首並行於世

高僧傳卷五

釋道立不知何許人少出家事安公為師善放光輝又  
以莊老三元微應佛理頗亦屬意焉性澄靜不涉當世  
後隨安入關隱覆舟山巖居獨立不受供養身清思入  
禪輒七日不起如此者數矣後夏初忽出山鳩集眾僧  
自為講大品經或問其故答云我止可至秋為欲令所  
懷粗記耳自恣後數日果無疾而終時人謂知命者矣  
釋曇戒一名慧精姓卓南陽人晉外兵郎棘陽令潛之  
弟也居貧務學遊心墳典後聞於法道講放光輝乃借  
衣一聽遂深悟佛理廢俗從道伏事安公為師博通三  
藏誦經五十餘萬言常日禮五百拜佛音臨川王甚知  
重後篤疾常誦彌勒佛名不輟口弟子智生侍疾問何  
不願生安養戒曰吾與和尙等八人同願生兜率和尚  
及道願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願耳言畢即有  
光照於身容貌更悅遂奄爾遷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  
墓右  
竺法曠姓卑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後母以孝  
聞家貧無蓄常躬耕墾以供色養及母亡行喪盡禮  
服闋出家事沙門竺曇印為師印明教有行道儀師事  
曇誠定受具戒棲風立操卓爾遷羣履素安業志行潤  
深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禮懺至第七日  
忽見五色光明照印房戶印如覺有人以手振之所苦  
遂愈後辭師遠遊廣尋經要還止於清青山石室每以  
法華為會三之首無量壽為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  
眾則講獨處則誦謝安為吳興守故往展敬而山樓幽  
阻車不運輒於是解駕山椒陵峯步往晉簡文皇帝遺  
堂邑太守曲安遠謂問起居并語以妖星請曠為力曠  
答詔曰昔宋景修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輔以來政刑允

高僧傳卷五

高僧傳卷五

高僧傳卷五

高僧傳卷五

高僧傳卷五

高僧傳卷五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三

釋慧遠一

釋慧永二

釋法安五

釋道祖七

釋道融九

釋僧徽十一

釋慧持二

釋僧濟四

釋曇邕六

釋僧若八

釋曇影十

釋道恆十二

高僧傳卷六

釋僧肇十三

釋慧遠本姓賈氏雁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珪璋秀發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宏偉風塵朗拔難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度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恆山宏讚像法聲著聞遠近往歸之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後聞安講般若經豁然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使與弟慧持投簪落髮委命之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羣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精思

高僧傳卷六

九年秦將苻丕寇并襄陽道安為苻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張徒眾各隨所之臨路諸長德皆被誅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峰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叩地曰若此中可得棲止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浚以成溪其後少時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須臾大雨霖以有年因號精舍為龍泉寺焉時有沙門

慧永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遠要遠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宏道今徒屬已廣而來者方多貧道所棲褊狹不足相處如何桓乃為遠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即東林是也遠創造精舍洞窟山美却負香爐之峰傍帶瀑布之壑仍石壘基即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凝澗石逕苔苔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遠聞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國那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住道取流沙西一萬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欣感交懷志

高僧傳卷六

欲瞻觀會有西域道士放其光相遠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善盡工淡彩圖寫色疑積空望似烟霧暉相炳燦若隱而顯遠乃著銘曰廓矣大象理元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層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處闇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迹絕而冥一茫茫荒宇靡勒靡獎淡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沖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叩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三旋踵忘敬固虛罔諱三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子幽請歸途莫測悟之以請開之以

高僧傳卷六

力慧風雖遐惟塵假息匪聖元覽孰窮其極其命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元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彩虛淡殆映霄霧迹似像真理深其趣奇興開襟祥風引路清氣迴軒昏交未曙勞勞神容依稀欵遇四其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堅爾所修庶庶庶軌映彼元流漱清靈沼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智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發其又昔潯陽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黠發經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

高僧傳卷六

漢寺寺主僧珍嘗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衡有龍神圍繞珍覺馳還寺時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侃幼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荆楚之間為之謠曰陶惟劬維像以神標雲翔沉宿遄何遙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方知遠之神感證在夙謠矣於是率眾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與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寶並不期而至望風遠集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廬山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劉遺民著其文曰維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與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員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雲臺精舍阿彌陀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推斯一會之眾夫緣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渝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

高僧傳卷六

掩暉萬象一色庭子幽請歸途莫測悟之以請開之以

高僧傳卷六

掩暉萬象一色庭子幽請歸途莫測悟之以請開之以

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有勤仰  
 思飲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  
 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  
 謀而僉心西境叩篤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  
 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雲圖表暉影伴神造功由理諸事  
 非人運茲實天啓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冠心重精  
 愚思以凝其慮哉然其景績參差功德不一雖是所云  
 同夕歸依隔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齊命  
 整禱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督茲同人俱絕遊域其  
 有驚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幽  
 谷先進之與後升勉思靈征之道然復妙觀大儀啓心  
 貞照識以悟新形由化華藉芙蓉於中流陰境柯以咏  
 言飄雲衣於八極汎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  
 樂以自怡臨三途而細謝傲天官而長辭衆靈以繼  
 軌指太息以為期究茲道也豈不宏哉遊神韻嚴肅容  
 止方稜凡預瞻視莫不心形戰慄曾有一沙門持竹如  
 意欲以奉獻入山信宿竟不敢陳竊留席隅默然而去  
 有慧義法師強正不憚將欲造山謂遠弟子慧賢曰諸

君庸才望風推服今試觀我如何至山值遠講法華每  
 欲難問輒心悖流汗竟不敢語出謂慧賢曰此公定可  
 訝其伏物蓋衆如此般仲堪之荆州過山展敬與遠共  
 臨北澗論易體要移景不勒既而款曰識信深明賢難  
 庶幾司徒王謚護軍王點等並欽慕風德遙致師敬謹  
 修書日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  
 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極越既履順而遊  
 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卿想斯  
 理久已得之為復酬來信耳盧循初下據江州城入山

請遠少與循交綴同為書生及見循傲然道舊因朝  
 夕首介僧有諫遠者曰循為國寇與之交原得不疑乎  
 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為識者所察此不足懼  
 及宋武追討盧循設帳桑扈左右曰遠公素主廬山與  
 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無彼此乃遣使質書  
 致敬并遺錢米於是遠近方服其明見初經流江東多  
 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慨其道缺乃令弟子法  
 淨法領等遠尋眾經踰越沙雪曠歲方反皆獲梵本得  
 以傳譯旨安法師在關請曇摩難提出阿毗曇心其人

末善言頗多疑滯後有屬賓沙門僧伽提婆博識眾  
 典以晉太元十六年來至海陽遠請重譯阿毗曇心及  
 三法度論於是二學乃興并製序標宗貽於學者孜孜  
 為道務在宏法每逢西域一賓輒懇請訪聞羅什入  
 關即遣書通好曰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  
 德問仁者曩絕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驛未交尚風而  
 悅但江湖難真以形乖為歎耳須知承百通之會懷寶  
 來遊至止有問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  
 寓目望途固以增其勞佇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難

運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叩津妙門感徹遺靈至  
 於虛襟造契亦無日不懷大梅極移植則異物同稟摩  
 尼吐曜則眾珍自積是惟教合之道猶虛往實歸况宗  
 一無像而應不以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  
 為心會友以仁者必使功不自已若法輪不停於入  
 正之路三寶不輟首於將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絕  
 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星衣裁願登高座為著  
 之并天澆之器此既法物聊以示懷升答書曰鳩摩羅  
 什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辭殊隔導心之路不通得意之

緣圯絕傳驛來現粗承風德比知何如備問一途可以  
 蔽百經言末後東方富有護法菩薩屬哉仁者善宏其  
 事夫財有五備福戒博問辯才深智謙之者道隆未具  
 者疑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譯傳意豈其能  
 盡粗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益法座時者當  
 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為愧耳今往常所用鑰石雙口  
 澡罐可備法物之數也并遺傷一章曰既已捨樂樂心  
 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空相中共心  
 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非停  
 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重與什書曰日有涼  
 氣此復何如去月法議道人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悵  
 然先聞君方當大出諸經故未便相諮求若此傳不  
 虛眾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冀有餘暇一一為釋  
 此雖非經中之大難要欲取決於君耳并報偈一章曰  
 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積山勢  
 相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絲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  
 悟宗匠誰將握元契末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後有弗  
 若多羅末適聞中誦出十誦梵本雜什譯為晉又三分

始二而多羅葉世遠常慨其未備及問曇摩流支人奉  
 復善誦此部乃遣弟子曇慧致書祈請令於闐中更出  
 除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闕晉地獲本相傳至今忽外  
 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者遠之力也外國眾僧  
 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燒香禮拜輒東向稽首獻  
 心虛岳其神理之述故未可測也先是中土未有泥洹  
 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歎曰佛是至極則  
 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著法性論曰至極以不變  
 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羅什見論而歎曰是國人未有

經便問與理合豈不妙哉秦主姚興欽風名德歎其才  
思致書懇勸信師連接贈以靈茲國細維變像以伸  
欵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釋論新出與送論并遺書曰  
大智論新譯訖此既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為一  
序以伸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  
師可為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遠答云欲令作大智論序  
以伸作者之意貪道闡懷大非小褚所容汲深非短綆  
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多疾願事有廢不復  
屬意已來其日亦久緣告之重輒粗綴所撰至於研究

高僧傳卷六

海山仙館叢書

之美當復寄諸明德其名高遠固如此遠常謂大智論  
文句繁廣初學難尋乃抄其要文換為二十卷序致淵  
雅使夫學者息過半之功矣後桓元征殷仲堪軍經廬  
山要遠出虎溪遠稱疾不堪元自入山左右謂元曰昔  
殷仲堪入山禮遠願公勿敬之元答何有此理仲堪本  
死人耳及至見遠不覺致敬元問不敢毀傷何以剪削  
遠答云立身行道元稱善所懷問難不敢復言乃說征  
討之意遠不答元又問何以見願遠云願檀越安隱使  
彼亦復無他元出山謂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元後以  
震主之威苦和延致乃貽書勸說勸令登仕遠答辭堅  
正確乎不校志踰丹石終莫能迴俄而元欲沙汰求僧  
教像屬曰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術整  
足以宜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遣唯廬山道德  
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與元書曰佛教陵遲維難日久  
每一尋至慨憤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淪胥將及竊見清  
澄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溼以滯分則清濁殊勢狂  
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此命既行必一理斯得然後令儉  
儂者絕假通之路懷真者無負俗之嫌道世交與三寶

高僧傳卷六

海山仙館叢書

高僧傳卷六

海山仙館叢書

復隆矣因廣元條制元從之昔成帝幼冲庚冰輔政以  
為沙門應敬王者尚書令何充僕射諸葛亮等奏  
不應敬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為駁同異紛然  
竟莫能定及元在姑熟欲令盡敬乃與遠書曰沙門不  
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喻一代大事不  
可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令以呈君若可述所以不  
敬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一二令詳遠想必有以釋其  
所疑耳遠答書曰夫稱沙門者何耶謂能發敬俗之幽  
昏啓化表之元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  
高者挹其遺風激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  
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宏矣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  
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元雖苛執  
先志恥即外從而觀遠辭旨趣未決有頃元寘位即  
下書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故與其敬今  
事既在己宜盡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遠乃著沙門  
不敬王者論凡有五篇一曰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  
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  
本遠因之以成教二曰出家謂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  
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  
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元根於重  
劫遠通三乘之津近聞人天之路如今一夫全德則道  
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在  
宥生民矣是故內垂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闢奉主  
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三曰求宗不順化謂反本求宗者  
不以在界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  
其生則其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其神可冥冥神絕  
境故謂之泥洹故沙門雖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附王

高僧傳卷六

海山仙館叢書

侯而沾其惠者也四曰體極不兼應謂如來之與周孔  
教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成異終期必同故雖曰道殊  
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愛也五曰形盡神不滅  
謂識神馳騁隨行東西也此是論之大意自是沙門得  
全方外之迹矣及桓元西奔晉安帝自江陵旋于京師  
輔國何無忌勸遠候迎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遠修  
書曰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御膳願宜貧道先豐重  
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尤慰感懼之深實百于懷  
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連此情此慨良無以喻詔答陽中

高僧傳卷六

海山仙館叢書

感懷知所思未佳甚情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諸惡情  
遲兼常本業經過相見法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  
邈無復因增其歎恨陳郡謝靈運負才傲俗少所推崇  
及一相見肅然心服遠內通佛理外善羣書夫預學徒  
莫不依擬時遠講義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  
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嘲之曰昔與  
足下共於釋和尚問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  
其化兼道俗斯類非一自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  
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為界焉以晉義  
熙十二年八月初動啟至六日因篤大德昔年皆稽顙  
請飲致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為漿  
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卷未半而終春秋八  
十三矣門徒號慟若喪考妣道俗奔赴踵繼有隨遠以  
凡夫之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遺命使露骸松下既而  
弟子收葬海陽太守阮侃於山西嶺鑿窟開塚謝靈運  
為造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碑寺門初遠善屬  
文章辭氣清雅席上談吐精義簡要加以容儀端整風  
彩麗落故國像于寺遐邇式瞻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

高僧傳卷六

海山仙館叢書

為十卷五十餘篇見重於世焉

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冲然有遠量年十四學讀書一日所得當他一句善文史巧才製年十八出家與兄共伏事道安法師通學眾經遊刃三藏及安在襄陽道遠東下持亦俱行初德荆州上明寺後過廬山皆隨遠共止持形長八尺風神雋爽常躡草屣納衣半履廬山徒屬莫匪英秀往反三千皆以持為稱首持有姑為尼名道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盛於佛法欲下觀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東安寺晉衛車瑯琊王珣深相器重時有西域沙門僧伽羅又善誦四合詢請出中阿含經持乃校閱文言搜括詳定後還山少時豫章太守范甯請講法華毗曇於是四方雲聚千里遙集王珣與范甯書云遠公持公就愈范答書云誠為賢兄賢弟也王重書云但令如兄誠未易有况弟復賢耶兖州刺史瑯琊王恭致書於沙門僧檢曰遠持兄弟至德何如檢答曰遠持兄弟也綽綽焉信有道風矣羅什在關遙相欽敬致書通好結為善友持後聞成都地沃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瞻峨眉振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辭遠人蜀遠若

留不止遠歎曰人生愛聚故獨樂離如何持亦悲曰若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為期耳於是兄弟拔淚惘惘而別行達荆州刺史殷仲堪禮遇欣重時桓元亦在彼元雖涉學功疎而一往神出見持有隣幾獨絕尤歎是今古無比大欲結歡持既疑其為人遂棄而不納殷桓二人苦欲留之持益無倚意臨去與元書曰本欲棲病峨眉之岫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懷便束裝首路元得書惘惘知其不可止遂乃到蜀止龍淵精舍大宏佛法并給四方京德成

高僧傳卷六

三海山僧傳卷六

高僧傳卷六

高僧傳

卷六

侶剝史毛疎推相崇持時有沙門惠嚴僧恭先在峨眉人情傾盡及持至皆望風推服有升持堂者皆號登龍門恭公幼有才思為蜀郡僧正嚴公內外多解素為毛疎所重後蜀人譙縱因錄錄之機攻殺毛疎前據蜀土白流成都王乃集僧設會通請嚴公嚴不得已而赴疎既宿昔極越一旦傷破觀事增悲痛形顏色遂為譙縱所忌因而被害舉邑紛擾白黑危懼持避難應縣中寺縱有從子道福凶忤尤甚將兵往陣有所討獲還過入寺人馬浴血眾僧大怖一時驚走持在房前盥洗

高僧傳卷六

六海山僧傳卷六

神色無忤道福直至持邊持揮指灑水淡然自若福愧悔流汗出寺門謂左右曰大人故與眾異後境內情悵還止龍淵寺講說齋懺老而危篤以晉義熙八年卒于寺中春秋八十有六臨終遺命務助律儀謂弟子曰經言戒知平地眾善由生汝等行住坐臥宜其謹哉以東閭籍籍付弟子道福在西閭法典囑弟子曇蘭祖業行清敬蘭神悟天教並係軌師蹤焉

釋慧永姓鄱河內人也年十二出家伏事沙門竺曇現為師後又伏膺道安法師素與慧遠共期欲結牢羅浮之岫遠既為道安所留永乃欲先踰五嶺行經陽郡人陶範苦相要留於是且停廬山之西林寺既門徒稍盛又慧遠同策遂有意終焉永負素自然清心克己言常含笑語不傷物耽好經典善於講說蔬食布衣率以終歲又別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輒驅出令上山人去後還復馴伏永嘗出色薄晚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以杖遙指馬馬即驚走營主倒地永捧冠還營因爾致

高僧傳卷六

七海山僧傳卷六

疾明晨往寺河永悔過永曰非貧道本意恐戒神所為耳白黑聞知歸心者眾矣後鎮南將軍何無忌作鎮海陽爰集虎溪請示及慧遠遠既久持名望亦雅足才力從者百餘皆端整有風序及高言華論舉動可觀永恬然獨往率爾後至納衣草屣執杖提鉢而神氣自若清敬無矜眾咸重其真素翻更多之遠少所推先而思承高行身執卑恭以希冥福永厲行精苦願生西方以晉義熙十年遇疾危篤而專謹戒律執志愈勤雖枕病懷苦顏色怡悅未盡少時忽斂衣合掌求徒欲起知有所見眾咸驚問答云佛來言終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日乃歇時廬山又有釋僧融亦苦節通靈能降伏鬼物云

釋僧濟未詳何許人晉太元初入廬山從遠公受學大小諸經及世典書數皆遊練心抱貫其深要年始過立便出邑開講歷當元匠遠每謂曰共吾宏佛法者爾其入子後停山少時忽感篤疾於是誠要西國想像彌陀遠遺濟一燭口汝可以運心安養競諸漏刻濟執燭憑几停想無亂又請眾僧夜集為轉無量壽經至五更中濟以燭授同學令於僧中行之於是暫因夢見自秉一燭乘虛而行觀無量壽佛接置于掌過至十方不覺歎然而覺其為侍疾者說之且悲且慰自省四大了無疾苦至于明夕忽索履起立目逆虛空如有所見須臾還臥顏色更悅因為傷人云吾其去矣於是禪身石榻而言氣俱盡春秋四十有五矣

高僧傳卷六

八海山僧傳卷六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之弟子也善持戒行講說眾經兼習禪業善能開化思慮敏捷歸正管長隔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

百數遭虎死者夕有一兩安嘗遊其縣暮返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門安避之樹下通夜坐禪何曉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為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且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為眾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困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近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鐘覺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一鐘助遠公鑄佛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所

高僧傳卷六

三海山仙館藏書

釋曇邕姓楊門中人少仕偽秦王為衛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從苻堅南征為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既在乃南投廬山事遠公為師內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尚宏法不憚疲苦後為遠入關致書羅什凡為使命十有餘年鼓擊風流搖動峰岫雖桿果敢專對不辱京師道場僧鑿挹其德解請還揚州邕以遠年高遂不果行然遠神色高抗者其類不少恐後不相推謝因以小緣託檀邕出邕奉命出山容無怨忤乃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語受後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衣帽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覺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戒神颯以外國七筋禮拜辭別儵忽不見至遠臨亡之日奔赴號踊痛深天屬後往荆州卒於竹林寺

高僧傳卷六

三海山仙館藏書

高僧傳卷六

如此輩不復憂後生矣遠流等並年二十八而卒遠菽曰此子並才美英茂清悟日新懷此長在一何痛哉道流撰諸經目未就祖為成之今行於世祖後遠京師及官寺講說恒元每詣觀覽乃謂人曰道祖後發愈於遠公但儒博不逮耳及元輔政欲使沙門敬王者祖乃辭還吳之臺寺有頂元募位救都送祖出京祖稱以疾不行於是絕迹人事講道終日以首元經元年春秋七十三矣遠有弟子慧要亦解經律而尤長巧思山中無漏刻乃於泉水中立十二葉芙蓉因流波轉以定十二時身影無差焉亦嘗作木鳥飛數百步遠又有弟子曇順曇說並義學致譽順本黃龍人少受業什公後還師遠菽食有德行南蠻校尉劉遵於江陵立竹林寺請經始遠遠從焉說亦清雅有風則注維摩及著第道論等又有法幽道恆道授等百有餘人或義解深明或匡拯眾事或戒行清高或禪思深入並振名當世傳業于今釋僧若姓傅氏北地海陽人晉河間郡中令避之元子也少出家止長安大寺為安覺法師弟子覺亦一時法匠若初從受業後遊清司瑛河之間通六經及三藏律

高僧傳卷六

三海山仙館藏書

行清謹能匡振佛法姚興早挹風名素所知重及僧有闕中深相頂敬興既崇信三寶盛宏大法建會設齋烟蓋重疊使夫慕道捨俗者十室其半自童壽入關遠僧復集僧尼既多或有愆漏興曰凡夫學僧未階苦忍安得無過過而將極過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望因下書曰大法東遷於今為盛僧尼已多應須綱領宜投遠規以濟類猶僧若法師學優早年德芳譽齒可為國內僧主僧憲法師師憲兼修即為悅眾法欽慧深共望僧錄給車吏力契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選

高僧傳卷六

三海山仙館藏書

等並有厚給供事施餼尤極時望五眾肅清六時無怠至宏始七年教加親信仗身自從各三十人僧正之興碧之始也碧躬自步行車輿以給老疾所獲供郵常充眾用雖年在秋方而講說經律昂眾無倦以宏始之末卒長安大寺春秋七十三矣

高僧傳卷六

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實歸於彼已誦師更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既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聞遊心府聞羅什在關故往諮稟什見而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大奇聰明釋子與引見歡重教入道遙圖參正詳譯因請什出菩薩戒本今行於世後譯中論始得兩卷融便就講剖析文言預貫終始并又命融令講新法華什自聽之乃歎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士俗書罕不被誦為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辟辟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遵其事今請與秦僧論其辯力隨有優者即傳其化興即許焉時關中僧眾相視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稱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親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錄羅門所讀經目一披即誦後尅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關下關中僧眾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較相誦抗鋒鋒飛元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誦為誇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

高僧傳卷六

三海山仙館藏書

高僧傳卷六

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爾遠來婆羅  
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  
融之力也融後遠彭城常講說相續闡道至者千有餘  
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諍常登樓被觀怒勸善  
誘畢命安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  
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疏並行於世矣

釋靈影或云北人不知何許郡縣性虛靜不甚交遊而  
安貧志學舉止詳審過似淹遲而神氣駿捷志與形反  
能講正法華經及光讚般若每法輪一轉輒道俗千數  
後人關中姚興大加禮接及什至長安影往從之什謂  
興曰昨見影公亦是此國風流標望之僧也興敕住道  
遙園助什譯經初出成實論凡評論問答皆次第往反  
影恨其支離乃結為五番竟以呈什什曰大善深得吾  
意什後出妙法華經影既舊所命宗特加深思乃著法  
華義疏四卷并注中論後山棲隱處守節處外修功立  
善愈老愈篤以晉義熙中卒春秋七十矣

釋僧叔魏郡長樂人也少樂出家至年十八始獲從志  
依投僧賢法師為弟子謙虛內敏學與時競至年二十

高僧傳卷六

齊海山仙館叢書

二博通經論嘗聽僧朗法師講放光經屢有譏難朗與  
賢有濠上之契謂賢曰欲比格難吾累思不能通可謂  
賢賢弟子也至年二十四遊歷名邦處處講說知音之  
士負成羣常歎曰經法雖少足識因果禪法未傳曆  
心無地什後至關因請出禪法要三卷始是鳩摩羅陀  
所製末是馬鳴所說中間是外國諸聖共造亦稱菩薩  
禪教既獲之日夜修習遂精練五門善入六靜備司徒  
公姚嵩深相禮貴姚興問高僧公何如嵩答實郭衡之  
松栢與教見之公卿皆集欲觀其才器風韻聲隆令

吐杉蔚興大賞悅即敕給俸郵吏力人與饒後謂高曰  
乃四海之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柏於是美聲遐布遠近  
歸德什所翻經教並參正昔法護出正法華經受決  
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曰此語與西域  
義同但在言過質似日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  
曰實然其領悟標出皆此類也後出成實論令寂講之  
什謂寂曰此評論中有七處文破毗曇而在言小隱若  
能不問而解可謂英才至寂啓發幽微果不謬什而契  
然懸會什歎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

高僧傳卷六

齊海山仙館叢書

著大智論十二門論中論等序并注大小品法華經摩  
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初窺善攝威儀宏讚  
經法常迴此諸業願生安養每行住坐卧不敢正背西  
方後自知命盡忽集僧告別乃謂眾曰平生誓願願生  
西方如寂所見或當得往未知定免狐疑城不俱身口  
意業或相違犯願施以大慈為永劫法朋也於是入房  
洗浴燒香禮拜還座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  
五色香烟從窺房出春秋六十七矣時又有沙門僧楷  
與寂公同學亦有高名云

釋道恆藍田人年九歲戲于路隱士張思見而嘆曰此  
小兒有出人之相在俗必有輔政之功處道必能光顯  
佛法恨吾老矣不得見之恆少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  
家貧無蓄拉常手自畫績以供膳奉而篤好經典學兼  
宵夜至年二十後母又亡行喪盡禮服畢出家又游刀  
佛理多所通達學該內外才思情敏雜什人關即往修  
造什大嘉之及譯出眾經並助詳定時恆有同學道標  
亦雅有才力當時擅名與心相次秦主姚興以恆標二  
人神氣俊朗有經國之量乃救僞尚書令姚顛令教道

齊海山仙館叢書

恆標罷道助振工業又下書恆標等曰卿等皎然之操  
實在可嘉但君臨四海治急須才今敢尚書令顯令奪  
卿等法服助翼贊時世苟心存道味寧繫白黑望體此  
懷不以守節為辭也恆標等答曰奉去月二十八日詔  
令奪恆標等法服承命悲懷五情失守恆等才質闇短  
染法未深細服之下誓畢身命並習佛法不問世事徒  
廢非常之業終無殊異之功昔光武尚能縱廢陵之心  
魏文容管寧之操抑至尊之高心遠匹夫之微志况陛  
下以道御物兼宏王質願鑒元元之情垂曠通物之理

也興又致書於什若二法師曰別已數旬每有傾想漸  
暖比休泰耳小虜遠東更無處分正有憤然耳頃萬事  
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恆標二人令釋羅漢之服尊大  
士之蹤然道無不在願法師等昂以論之什若等答曰  
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足其復有德而治天下是  
以古之明主審達性之難御悟任物之多因故堯放許  
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  
辭蒲輪於漢岳益以適賢之性為得賢也今恆標等德  
非圓達分在守節少習元化伏膺佛道至於敷析妙典

高僧傳卷六

齊海山仙館叢書

研究幽微足以啓悟重難助化功德願也陛下放既往  
之恩縱其微志也興後頻復下書闔境赦之殆而得免  
恆乃歎曰古人有言益我貧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  
身於是竄影巖整單命幽藪蔬食味禪迹人外首義  
熙十三年卒于山舍春秋七十二恆者釋駁論及百行  
箴標作舍利弗毗曇序并弔王喬文並行於世  
釋僧肇京兆人家貧以儲書為業遂因繕寫乃歷觀經  
史備盡墳籍志好元微每以莊老為心要嘗讀老子道  
德章乃歎曰美則美矣然期接神冥累之方猶未盡善



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受披尋滋味乃言始知所歸矣  
因此出家學華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而名振關輔  
時競與之徒莫不稱其早達或千里負糧入關抗辯筆  
既才思幽元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會不流滯時京兆宿  
儒及關外英彥莫不挹其鋒穎負氣推重後羅什至姑  
臧肇自遠從之什嘆賞無極及什適長安肇亦隨入及  
姚興命肇與僧叡等人造造圖助詳定經論肇以去聖  
久遠文義舛雜先舊所解時有乖謬及見什諾果所悟  
更多因出大品之後肇便著般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

高僧傳卷六

天海山仙館藏書

竟以呈什什讀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辭當相  
把時廬山隱士劉道民見肇此論乃歎曰不意方袍復  
有平叔因以呈遠公遠乃撫几歎曰未嘗有也因共披  
尋微味更存往復遠民乃致書肇曰頃餐微聞有懷遠  
仰冀未寒嚴體中何如音寄塞隔增用抱樹弟子沉痾  
草澤常有弊癘願彼大家康和外國法師休念去年  
夏末見上人般若無知論才運清簡自中沉尤推步聖  
文婉然有歸披味慙慙不能釋手真可謂浴心方等之  
淵悟懷絕冥之肆窮盡精巧無所闕然但聞者難曉猶  
有餘疑一兩今願條之如別願從容之暇相為釋之肇

答書曰不面在昔竹想用勞得前疏并問披尋反覆欣  
若暫對涼風戒簡頂當何如貧道勞疾每不佳即此大  
眾尋常什師休勝秦王道性自然天機適俗城壘三寶  
宏通是務田使異勝僧自遠而至蓬蒿之風草乎茲  
士領公遠舉乃是千載之津梁於西域遠得方等親經  
二百餘部什師於大石寺出新至請經法藏淵曠日有  
吳闡禪師於及官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日夜匪懈且  
甚肅肅教自欣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部本末精悉

高僧傳卷六

天海山仙館藏書

若觀初製毗婆沙法師於石寺出舍利弗毗曇梵本  
雖未及譯時問中事發言新奇貧道一生復夢嘉運遇  
茲盛化自不觀釋迦祇洩之集餘復何恨但恨不得與  
道勝君子同斯法集耳神詠既深聊復委及然來問婉  
切難為鄙人貧道思不闕微兼拙於筆語且至趣無言  
言則乖至云云不已竟何所辯聊以狂言示誦來旨也  
肇後又著不真空論物不遷論等并注維摩及製諸經  
論序並傳於世及什亡之後道悼永往想思淵厲乃著  
涅槃無名論其辭曰經稱有餘無餘涅槃涅槃者泰言  
無為亦名滅度無為者取乎虛無寂滅妙絕於有為滅  
度者言乎大思永滅超度四流斯蓋鏡像之所歸絕辨  
之幽宅也而曰有餘無餘者蓋是出處之異號應物之  
假名余嘗試言之夫涅槃之為道也寂寥虛曠不可以  
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超羣有以幽昇量太  
虛而承久隨之弗得其蹤迎之同眺其首六趣不能攝  
其生力負無以化其體渺渺惚惚若存若往五目莫覩  
其容二聽不聞其響冥冥窈窈誰見誰曉彌輪靡所不  
在而獨與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失其真知之者返

高僧傳卷六

天海山仙館藏書

其愚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其軀所以釋迦掩室於  
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  
聽而雨花斯皆理為神御故口為緘噤豈曰無辯辯所  
不能言也經曰真解脫者離於言數寂滅永安無終無  
始不晦不明不寒不暑湛若虛空無名無諍論曰涅槃  
非有亦復非無言語路絕心行虛滅每大經論之作也  
豈虛構哉果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其所以  
不無故不可得而無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滅推  
之無鄉則幽靈不竭幽靈不竭則抱一湛然五陰永滅

則萬累都捐萬累都捐故共與道通同抱一湛然故神  
而無功神而無功故則至功常存與道通同故神而不  
收冲而不改不可為有至功常存不可為無然則有無  
絕於內解謂論於外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恬  
今而夷怕馬而泰九流於是乎交歸眾聖於此乎冥會  
斯乃希夷之境太元之鄉而欲以有無題榜標其方域  
而語神道者不亦褻哉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文多  
不載論成之後上表於姚興曰肇聞天得一以清地得  
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伏惟陛下敬若欽明道與  
神會妙契寰中理無不統故能游刃萬機宏道終日威  
被蒼生垂文作範所以城中有四大王居一焉涅槃之  
道也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渺茫布夷絕視聽  
之域幽致虛元非羣情之所測譬以人微猥蒙恩得  
閉居學肆在什公門下十有餘年雖眾經殊勝勝致非  
一然涅槃一義常以聽習為先但筆才識短短屢蒙  
誨諭猶懷渙渙為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經高勝  
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謬參無所以為永恨而  
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目擊道存其方寸故  
能振彼元風以啓末俗一日遇蒙答安成侯高問無為  
宗極願涉涅槃無名之義今輒作涅槃無名論有十演  
九折博採眾經託證成喻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曰  
闕諸神心窮究遠當聊以擬議元門班論學徒耳若少  
參聖旨願收存記如其有差伏承自按與答自慙慙備  
加讚述即教令繕寫班諸子姪共為時所重如此晉義  
熙十年卒於長安春秋三十有一矣

高僧傳卷六

天海山仙館藏書



塵尾紛然而墜端坐立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人定道俗嗟駭遠近悲泣於是京邑諸僧內愍自疚追而信服其神鑒之至微瑞如此仍葬廬山之阜初生與徵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敬發天真嚴觀淫流得慧義悽惻進冠淵于傑塞生及徵公獨標天真之日故以秀出羣士矣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詭味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典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微以生比郭林宗乃為之立傳旌其遺德時人以生推闡提得佛此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意章宋太祖嘗

高僧傳卷七

四 海山仙館叢書

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彌等首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與豈為諸君所屈後龍光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號曰遊元生者混槃記及注異宗論檄龐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兼內外著金剛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釋惠生者亦止龍光寺蔬食善眾經典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號曰大小二生也

釋慧徹冀州人少出家執節清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略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裝染衣篤學彌至遊歷諸國乃至南天竺界首譯詰訓殊方異義無不曉後還廬山俄人關從什公諮粟後適京師止于烏衣寺講說眾經皆思微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再三乃許王請入第受戒徵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康大以為愧乃入寺虔禮祇奉戒法後以紹妻奉敬敬不著坐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雇三十萬敬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為從用耳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迺

高僧傳卷七

五 海山仙館叢書

諍敬以經中諸字并眾音異自於是著十四音訓敘條例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敬以宋元嘉中辛春秋八十有五矣

釋慧嚴姓范豫州人年十二為諸生博覽詩書十六出家又精練佛理近甫立年學洞羣籍風聲四遠化洽殊邦聞什公在關復從受學訪正音義多所異聞後還京師止東安寺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後伐長安要與同行嚴曰檀越此行雖伐罪弔民貧道事外之人不敢開命帝苦要之遂行及文帝在位情好尤密每見去讚問佛法先是帝未甚崇信至元嘉十二年京尹蕭臺之上啓請制起寺及鑄像帝乃與侍中何尚之吏部郎中羊元侃等議之謂尚之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厝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治必求靈性真與豈得不以佛經為指南耶近見顯延之推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注汪尤為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蕭臺之請制未全經通即以此相示交卿

高僧傳卷七

六 海山仙館叢書

增損必有以過戒浮俗無傷宏獎者適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慙懼以關薄貼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羣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度江以來則王導周顛庾亮王蒙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王元琳見季范注孫綽張元般顯或辛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迹烟霞之表並異志歸依信心崇信其間比對則蘭蕙開潛淵道崇遠皆亞述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

高僧傳卷七

七 海山仙館叢書

較談便爾若當備舉夏爰遠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端審此說有次理與何者若使家家持戒則一國息刑故佛證過超二石滅暴靈塔放光符健損虐故神道助教有自來矣而蕭臺所辟亦不謂全非但傷靈道俗者本在無行僧尼而情貌難分徒取末易金銅土木雖糜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得頓絕臣比思為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音實亦用夷秦羊元侃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

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避則戰士息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存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耶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聖言不入於耳帝自是信心適立始我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理時顯延之著離識觀及論檢帝命嚴辯其同異往復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嚴後著無生滅論及老子略注等東海何承天以博物著名乃問嚴佛國將用何歷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中於五行上德色尚黃數尚五八寸為一尺十兩當此土十二兩建辰之月為歲首及討穀分至推校薄蝕顧步尤影其法甚詳循度年紀咸有條例承天無所屈難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帝敕任豫受焉大涅槃經初至宋上文言致善而品數疎簡初學難以厝懷嚴適其慧觀謝靈運等依泥洹木加之品目文有過質願亦治改始有數本流行嚴適夢見一人形狀極偉厲聲請嚴曰涅槃尊經何以輒加斟酌嚴覺已揚然適更集僧欲收前本時議者咸云此蓋欲誠厲後

高僧傳卷七

七 海山仙館叢書

高僧傳卷七

人耳若必不應者何容即時方慶嚴以爲然頌之又夢  
神人告曰君以宏經之力必當見佛也嚴以宋元嘉二  
十年卒於東安寺春秋八十有一矣帝詔曰嚴法師器  
識淵遠學道之匠奄爾遽逝痛悼于懷可給錢五萬布  
五十疋嚴弟子法智幼有神理年二十四往江陵值雅  
公講便論議數番雅居通無地雅顧盼四眾曰小子斐  
然成章智笑曰適變風變雅作矣於是聲布楚鄂舉洽  
京吳善成賢及大小品焉

釋慧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見馳名弱年出家遊  
方受業晚適廬山又謫稟慧遠問什公入關乃自南徂  
北訪厥異同詳辯新舊風神秀雅思入元微時人稱之  
曰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雅則觀筆第一通著法華宗要  
序以簡什什曰善男子所論甚快君小却當南遊江漢  
之問善以宏通爲務什亡後適南遊荆州州將司馬休  
之甚相敬重於彼立高僧寺使夫荆楚之民迴邪歸正  
者十有其半宋武南伐休之至江陵與觀相遇傾心待  
接依然若舊因款與西中郎遊即文帝也俄而還京止  
道場寺觀既妙善佛理探究老莊又精通十誦博採諸

高僧傳卷七

九海山仙館藏書

部故求法問道者日不空筵元嘉初三月上巳車駕臨  
曲水燕會命觀與諸朝士賦詩觀即坐先獻文旨清婉  
事適當時瑯琊王僧達廬江何尚之並以清言致款結  
賞塵外宋元嘉中卒春秋七十有一著辯宗論論頓悟  
漸悟義及十喻序讀諸經序等皆傳於世時道場寺又  
有僧觀者本醴泉人專精義學注勝鬘經又有法業本  
長安人善大小品及雜心蔬食節已故晉陵公主爲起  
南林寺後遂居焉  
釋慧義姓梁北地人少出家風格秀舉志業強正初遊

高僧傳 卷七

學於彭宋之間備通經義後出京師適說云冀州有法  
梅道人臨終語弟子普嚴云高高靈神云江東有劉將  
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壁鎮金一餅爲信速徵宋王  
宋王謂義曰非常之瑞亦須非常之人然後致之若非  
法師自行恐無以獲也義遂行以晉義熙十三年七月  
往嵩高山尋覓未得便至心燒香行道至七日夜夢見  
一長鬚老公拄杖將義往壁處指示云是此石下義明  
便扞行山中見一處炳然如夢所見即於廟所石壇下  
得壁大小三十二枚黃金一餅此瑞詳之宋史義後還

高僧傳卷七

海山仙館藏書

京師宋武加接尤重迄乎踐祚禮遇彌深宋永初元年  
車騎范泰立祇洹寺以義德爲物宗固請經始義以泰  
清信之至因爲指授儀則時人以義方身子泰比須達  
故祇洹之稱厥號存焉後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或傳  
譯經典或訓授禪法宋元嘉初徐泰之檀道濟等專權  
朝政泰有不平之色嘗肆言罵之泰等深憾問者皆憂  
泰在不測泰亦慮及於神適問義安身之術義曰忠順  
不失以事其上故上下能相親也何慮之足憂因勸泰  
以果竹園六十畝施寺以爲幽真之福泰從之終享其

高僧傳卷七

海山仙館藏書

福及泰薨泰第三子段謂義昔乘厥父之險說求園地  
迫以爲憾遂奪而不與義乘泰遺疏紛紜影彰於視  
聽義適移止烏衣與慧敬同住宋元嘉二十一年終於  
烏衣寺春秋七十三矣薨後少時而卒弟暕後梁孔  
熙先謀逆厥宗同潰後祇洹寺又有釋僧睿者三論爲  
宋文所重  
釋道淵姓魏不知何許人出家止京師東安寺少持律  
檢長習義宗衆誦數論靡不通達而潛光隱德世莫之  
知後於東安寺開講剖析元微洞盡幽蹟使終古積滯

高僧傳 卷七

海山仙館藏書

渙然冰解於是學徒改觀翕然附德後移止彭城寺宋  
文帝以淵行爲物軌敕居寺任後卒於所住春秋七十  
有八淵弟子慧琳本姓劉秦郡人善諸經及莊老俳諧  
好語笑長於製作故集有十卷而爲性傲誕頗自矜伐  
淵嘗謂傅亮琳先在坐及淵至琳不爲致禮淵怒之彰  
於顏色亮遂罰琳杖二十宋世祖雅重琳引見常昇獨  
榻顏延之每以致譏帝輒不悅後著白雲論兼於佛理  
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激揚皆達性論並拘  
滯一方詆呵釋教頌延之及宗炳難駁二論各萬餘言  
琳既自毀其法被斥交州世云淵公見琳星者即其人  
也

釋僧弼本吳人性度虛簡儀止方直少與龍光蓋幹同  
遊長安從什受學愛日惜力竭有深思什加賞特深使  
頡頏參譯後遊歷名邦備囑風化時有請弼爲寺主弼  
曰至道不宏淳風日緬自非定慧兼足無以鎮立風猷  
且當隨緣致益何得獨善一寺後南居楚鄧十有餘年  
訓誘經戒大化江表河西王沮渠蒙遜遠托風名遣使  
通敬觀遺相續後下都止彭城寺文皇器重每延講說

高僧傳卷七

海山仙館藏書

宋元嘉十九年卒春秋七十有八矣  
釋慧靜姓王東阿人少遊學伊洛之間晚歷徐兗容貌  
甚黑而識悟清遠時洛中有沙門道經亦解通當世與  
靜齊名而耳甚長大故時人語曰洛下長大耳東阿黑  
如墨有問無不酬有誦無不塞靜至性虛通澄審有思  
力每法輪一轉輒負帙于人海內學實無不畢集誦法  
華小品注維摩思益著涅槃略記大品首尾及達命論  
并諸法師誄多流傳北土不甚過江宋元嘉中卒春秋  
六十餘矣

高僧傳 卷七

海山仙館藏書

釋僧菴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承初中遊北徐入  
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達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  
懺至第一七日有白鶴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  
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繞塔數匝忽然  
不見菴少有志節加復辭感故匪懈之情因之彌厲日  
誦萬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返寺  
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駢席菴既初至人未在識者迺乘  
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既坐坐驢驕於戶外  
高座舉題適菴始欲厝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答云

高僧傳卷七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名也又問蓋何所答云高座之人亦可菴耳迺致問  
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辭遂退  
而止時王宏范泰開菴論議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  
住祇返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及陳郡謝靈運聞風而  
造焉及見菴神氣彌深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菴曰靈  
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菴嘗於路行見六  
劫被錄菴爲說法勸念觀世音聲劫以臨危之際念  
懇切俄而送吏飲酒洪醉劫解得免焉宋元嘉中卒  
時及官寺又有釋法和者亦精通數論致與當時爲未  
高祖所重救爲僧主焉

釋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遊燕齊通學外典弱冠方  
出家復精練三藏爲北土學者之宗後過江上京師鋪  
經大講化洽江南吳郡張恭請還吳講說姑蘇之士並  
慕德歸心初止閑居寺晚憩虎邱山說先於黃龍園造  
丈六金像入吳又造人中金像置于虎邱山之東寺詮  
性好檀施周瞻貧乏清確自守居無雜幣後平昌孟顛  
於餘杭立方顯寺請詮居之率衆翹勤禪禮無稍看尋  
苦至遂乃失明而策勵彌精講授不廢吳國張暢張敷

三 海山仙館叢書

謹國戴顓戴勃重慕德結交崇以師禮詮後暫游臨安  
縣投董功曹家功曹者清信弟子也詮投止少時便遇  
疾甚篤而常見所造之像來在西壁又見諸天童子皆  
來侍痛弟子法朗夢見一臺數人捧之問何所去答云  
迎詮法師明且果卒縣令阮尙之使葬白土山郭文舉  
之塚右以擬梁鴻之附要離也特進王裕及高士戴顓  
至詮墓所刻石立碑唐思賢造文張敷作諫

釋曇鑿姓趙冀州人少出家事竺道祖爲師蔬食布衣  
律行精苦學究羣經兼善數論開什公在關杖策從學

什常謂鑿爲一闍持人後遊方宣化達白荆州止江陵  
辛寺年登耳順厲行彌潔常願生安養瞻觀彌陀後弟  
子僧濟辭往上明鑿云汝去迺佳恐不復相見因委曲  
疏交付囑至夜與諸耆老共敘無常言甚切至既夜各  
各還房鑿獨留步廊下至三更沙彌僧願請還房鑿曰  
汝但眠不須復來至明旦弟子慧嚴依常問訊見合掌  
平坐而口不言迫就察之實迺已卒身體柔順香潔倍  
常因伸而殮焉春秋七十吳郡張辯作傳并讚讚曰披  
荔逞芬握瑾衣潔渾渾法施弗緇緇輝輝初辰條蔚

高僧傳卷七

三 海山仙館叢書

暮節神遊智往登伊實訣時江陵又有釋道海北州釋  
慧龍東州釋惠恭淮南釋曇泓東嶽山釋道廣宏農釋  
道光等並願生安養臨終祥瑞焉  
釋慧安未詳何許人蔬食精苦學通經義兼能善說文  
以專戒見稱誦經三十餘萬言止廬山凌雲寺學徒雲  
聚千里從風常捉一杖云是西域僧所施杖光色炯徹  
亦頗有香氣上有梵書人莫能識後人闕語羅什捉杖  
自隨什見大驚曰此杖在此間耶因譯其字云本生  
天竺婆羅林南方婁亂阜付與後得羅什道教隆安後

以杖輓外國僧波沙那那黃還西域安以宋元嘉中卒  
於山寺

釋曇無成姓馬扶風人家世避難移居黃龍年十三出  
家履業清正神悟絕倫未及具戒便精復聞什公在  
關負笈從之既至見什問沙彌何能遠來答曰聞道  
而至什大善之於是經停務學慧業愈深姚興謂成曰  
馬季長碩學高明素稱當世法師故當不爾答曰以道  
伏心爲除此過興甚異之供事殷厚姚祚將亡關中危  
擾成乃憩於淮南中寺涅槃大品常更互講說受業二

高僧傳卷七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百餘人與顏延之何尙之共論實相往復彌晨成乃著  
實相論又著明漸論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有四時中  
寺復有曇問者與成同學齊名爲宋臨川康王義慶所  
重焉  
釋僧舍不知何許人幼而好學篤志經史及天文算術  
長通佛義數論兼明尤善大涅槃常講說不輟元嘉七  
年新興太守陶仲祖立靈味寺欽舍風軌請以居之舍  
勗衆清謹三業無虧後西遊歷陽宏讓正法江左道俗  
響附如林時任彭城函著無三世論舍適作神不滅論

以抗之使夫見聞之者莫不將墜而更興矣又著聖智  
圓鑿論無生論法身論業報論及法華宗論等皆傳於  
世頃之南遊九江大闡經法瑯琊頭時爲南中郎記  
室參軍隨鎮海陽與舍深相器重造必終日舍嘗密謂  
竣曰如今識緯不虛者京師尋有禍亂人應符屬在  
殿下擅越善以滅之俄而元凶構逆世祖龍飛果如其  
言也後平康無疾忽告衆辭別至于明晨奄然已化時  
人謂之知命時又有釋道舍者亦學解有功著釋異十  
論云云

三 海山仙館叢書

釋僧徹姓王本太原晉陽人少孤兄弟二人寓居襄陽  
 徽年十六入廬山遠遊公遠見而異之問曰寧有出家  
 意耶對曰遠塵離俗固其本心繩墨錡鈞更唯匠者遠  
 曰君能入道當學無畏法門於是投簪委質從遠受業  
 遍學衆經尤精般若又以問道之暇亦借懷篇牘至若  
 一賦一詠輒落筆成章嘗至山南板松而嘯於是清風  
 遠集泉鳥和鳴超然有勝氣遠還詔遠律禁管絃戒絕  
 歌舞一吟一嘯可得為乎遠曰以散亂言之皆為違法  
 由是乃止至年二十四遠令講小品時輩未之許及登  
 座辭旨明析聽者無以折其鋒遠謂之曰向者勅對並  
 無遺力汝城隍嚴囚攻者喪師發疹能爾良為未易由  
 是門人推服焉遠亡後南遊荊州止江陵城內五層寺  
 晚移琵琶寺彭城王義康儀同蕭思話等並從受戒法  
 延請設齋躬曰下饒宋元嘉二十九年卒春秋七十刺  
 史南譙王劉義宣為造墳塋時荆州上明有釋僧莊者  
 亦善涅槃及數論宋孝武初被救下都稱疾不起  
 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末  
 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為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  
 一僧呼黃為母寄一麈尾并鐵鑊書鎮二枚眠覺見兩  
 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  
 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  
 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碧道  
 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  
 阿上是諦沙彌為衆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失聲耳  
 碧經為宏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豬所傷碧初不  
 憶此通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不書鎮麈尾等碧適  
 悟而泣曰即先師宏覺法師也師經為姚襄講法華貧

道為都講姚襄師二物今悉在此追計宏覺捨命正  
 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  
 過目斯記晚入吳虎邱寺講禮易春秋各七遍法華大  
 品維摩各十五遍又善屬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  
 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岷山閉居澗飲二十餘載以  
 宋元嘉末卒於山春秋六十餘  
 釋僧導京兆人十歲出家從師受業師以觀世音經授  
 之讀竟諮師此經有幾卷師欲試之乃言止有此耳導  
 曰初云爾時無蓋意故知爾前已應有事師大悅之授  
 以法華一部於是晝夜看尋粗解文義貧無油燭常採  
 薪自照至年十八博讀轉多氣幹雄勇神機秀發形止  
 方雅舉動無忤僧寮見而奇之問曰君於佛法且欲何  
 願導曰且願為法師作都講教曰君方當為萬人法主  
 豈肯對揚小師乎遂受具戒識洽愈深律律經論達自  
 心抱姚興欽其德業友而愛焉人寺相造適同輩還宮  
 及什公譯出經論並參議詳定導既素有風神又值關  
 中盛集於是謀猷衆興博採真俗適著成實三論義疏  
 及空有二論論等後宋高祖西伐長安擒獲偽主蕩清  
 關內既素籍導名適要與相見謂導曰相望久矣何其  
 流滯殊俗答曰明公盡一九有鳴鶴河洛此時相見不  
 亦善乎高祖旌旆東歸留子桂陽公義真鎮關中臨別  
 謂導曰兒年小留鎮願法師時能願懷義真後為西虜  
 勃勃赫連所逼出自關南中途獲敗虜虜乘凶追騎將  
 及導率弟子數百人還於中路謂追騎曰劉公以此子  
 見託貧道今當以死送之會不可得不煩相追羣寇駭  
 其神氣遂迴鋒而反義真走羗于草會其中兵段宏卒  
 以獲免益由導之力也高祖感之因令子姪內外師焉

後立時於壽春即東山寺也常講說經論改業千有餘  
 人會廣滅佛法沙門避難投之者數百悉給衣食其有  
 死於虜者皆設會行香為之流涕哀慟至孝武帝昇位  
 遣使徵請導然應詔止于京師中興寺鑿像降躡躬  
 出候迎導以孝建之初三綱更始感事懷昔悲不自勝  
 帝亦啜咽良久即救於及官寺開講維摩而帝親臨幸  
 公卿畢集導登高座曰昔王官託生雙樹現滅自爾已  
 來歲逾千載浮源永謝旋風不追給花邱墟鹿園蕪穢  
 九十五種以趣下為升高三界羣生以火宅為淨國豈  
 知上聖流涕大士憫惻者哉因潛然淚淚四眾為之改  
 容又謂帝曰護法宏道莫先帝王陛下若能運四等心  
 矜危勸善則此沙土瓦礫便為自在天宮帝稱善久之  
 坐者咸悅後辭還壽春卒於石欄春秋九十有六時有  
 沙門僧因亦當世名匠與導公相次或問因云法師與  
 導公孰愈答云吾與僧導同師什公準之孔門則導公  
 入室吾可升堂導有弟子僧首僧威等並善成實  
 釋道汪姓潘長樂人幼隨叔在京年十三投廬山遠公  
 出家研綜經律雅善涅槃蔬食數十餘年嘗行梁州道  
 汪為羌賊所圍垂矢衣鉢汪與弟子數人誓心共念觀  
 世音有頃覺如雲霧者覆汪等身群盜推索不見於是  
 獲免後聞河間元高法師禪慧深廣欲往從之中路值  
 吐谷渾之難遂不果行於是旋于成都徵士費文淵初  
 從受業乃立寺於州城西北名曰祇洹化行巴蜀譽洽  
 朝野梁州刺史申坦與汪有舊坦後致政汪將往省之  
 仍欲停彼費文淵乃上書刺史張悅曰道汪法師講行  
 清白風霜彌峻卓爾不羣確焉難拔近聞梁州遠迎承  
 教旨許去闔境之論會日非宜鄆州邊荒僧尼出萬禪

戒所資一焉是賴豈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願鑿道俗之誠令四著有憑也悅即敦留迷不果行悅還都具向宋孝武述汪德行帝即敕令迎接為中興寺主汪乃因悅固辭以疾遂獲免於是謝病下唯絕窺人世後劉思考臨州大設法祀請汪講說迺應請或問法師嘗嘗守靜何以虧節答曰劉公篤信方欲大法憑之何辭小勞耶先是峽中人每於石岸之側見神光夜發思考以大明之中請汪於光處起寺即囉鐺像因險立室行途瞻仰咸發淨心後王景茂請居武擔寺為僧主易眾清謹

高僧傳卷七

白黑歸依以宋泰始元年卒於所住願命合閣維之劉

思考為起塔於武擔寺門之右景和元年蕭惠開西鎮成都承汪高舉思共講道行至中途聞汪已逝適款曰惜也吾不及其人文舉之追康成曾何足道其為時賢所惜如此時蜀江陽寺釋普明長樂寺釋道闇並戒德高明明蔬食誦經苦節通感閣學兼內外尤善談吐吳國張裕請為戒師云

釋慧靜姓邵吳興餘杭人居貧履屨行精苦風姿秀整容止可觀始遊學廬山晚還都進業解兼內外偏善涅槃初住冶城寺顏延之何尚之並欽慕風德顏延之每歎曰荆山之玉唯靜是焉及子竣出鎮東州攜與同行因棲於天柱山寺及大明之中又遷居剡之法華臺後憩東仰山處處盤遊並以宏法為務年過知命志節彌堅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所著文翰集為十卷釋法慈北人弱年慕道篤志經籍十八出家便遊踐州國觀風味道波若敷論及諸經律皆所遊刃後憩江夏郡五層寺時沙門僧昌於江陵城內立塔刺史謝朓欲壞之慰開故往諫朓意不止怒於是隱迹於長沙麓

高僧傳卷七

山終身不出晦乃率儀至寺厚賜酒肉嚴鼓振威斬所形像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四起晦驚懼而走後以叛逆誅滅隊人丁法成史曾變見身癩病餘多犯法而死愍遇著顯驗論以明因果并注大道地經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三弟子僧道立碑頌德時始興郡靈化寺有比丘僧宗亦博涉經論著法性覺性二論云

釋道亮不知何許人住京師北多寶寺神悟超絕容止可觀而性剛忤物遂顯於眾元嘉之末被徙南越時人或譏其不能保身亮曰業理所之特非人事於是命侶

宵征南適廣州弟子智林等十二人隨之停南六載講

說眾經化陶嶺外至大明中還止京兆盛開法席著成實論義疏八卷宋太始中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多寶寺復有靜林慧隆林善大涅槃為宋孝武所器敬隆亦善眾經及數論又苦節通靈隆思心氣積時夜有非人送藥云林陵令所送授器已奄然不見隆取一服所苦即瘳

釋梵敬姓李河東人少遊學關隴長歷彭泗內外經書皆開遊心曲晚憩丹陽頻建講說謝莊張永劉虬呂道

高僧傳卷七

惠皆承風欣悅雅相款重數講法華成實又序要義百科略標綱紐故文止一卷屬辭省詣見重當時後卒於丹陽春秋七十餘矣時又有釋僧儒者本上黨人善涅槃釋為張暢所重

釋道溫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諱之後也少好琴書事親以孝聞年十六入廬山依遠公受學後遊長安復師童壽元嘉中還止襄陽檀溪寺善大乘經兼明數論樊沔學徒並師之時吳國張邵鎮襄陽子數隨之敷講溫講還邵問溫何如數曰善解足以折後道心未易可

高僧傳卷七

測邵躬往候之方挹其神後從容謂溫曰法師備能還俗當以別駕相處溫曰檀越乃以枉枉誘人即日辭往江陵邵追之不及歎恨孝建初被赦下都止中興寺大明中敕為郟邑僧主路昭皇太后大明四年十月八日造善賢像成於中興禪房設齋所請凡二百僧列名同集人數已定於時既新構嚴衛甚肅忽有一僧晚來就座風容都雅舉堂矚目與齋主共語百餘許言忽不復見檢問門防咸言不見出人眾適悟其神人溫時既為僧主適列言林陵曰皇太后答鑿沖明聖符幽洽

高僧傳卷七

滌思淨場研矜至境固以聲澤宸內事虛梵表邁創思

鐸斷抽寫神華模造普賢來儀盛像寶傾宙珍妙盡天飾所設齋講訖今月八日臘會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席數無盈減轉經將半景及見吾忽觀異僧預於座內容止端嚴氣貌秀發舉眾驚嘆莫有識者齋主問曰上人何名答曰名惠明住何寺答曰來自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闕席悚愧遍筵肅慮以為明祥所賣幽應依關紫山可觀華臺不遠蓋聞至誠所感還景移緯澄心所徇發石開泉沉帝德滂運皇功懋洽仁洞乳迴理暢

冥外故上王盛士尅表大明之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之室適者因陛下惠燭海隅明華日月故以惠明為人名繼天與祥式乘無增故以天安為寺稱神基彌遠道政方凝九服咸泰萬齊悅謹列言屬縣以顯天休縣即言郡時京兆尹孔靈符以事表聞詔仍改禪房為天安寺以旌厥瑞焉溫後累當講任稟味之寶填委相屬精勤尋物數感神異帝悅之賜錢五十萬時人為之語曰帝王傾財溫公率則上天懷感神靈降德宋太始初卒春秋六十有九時中興寺復有僧處慧定僧嵩並以

義學顯譽慶善三論為時學所宗定普涅槃及毗曇亦數當元匠嵩亦兼明數論末年僻執謂佛不應常住臨終之日舌本先爛焉

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禪為師始住江陵辛寺聽經論學禪道思深至而情未盡達夜夢神人謂斌曰汝所疑義遊方自決於是振錫挾衣殊邦問道初下京師仍往吳郡值僧業講十誦餐聽少時悟解深人後還都從靜林法師諮受涅槃又就吳興小山法瑤研訪泥洹勝鬘晚從南林法業受華嚴雜心既遍歷眾師備聞異釋適潛思積時以窮其妙融冶百家陶貫諸部於是還止樊鄧開筵講說四遠名賓負帙皆至及孝建之初敕王元謨資發出京初止新安寺講小品十地并申頓悟漸悟之旨時心競之徒若相讎校斌既辭輒理詣終莫能屈陳郡袁粲令舉當時而嘉斌行解嘗令中書舍人巢尚介意欲試之斌不為屈粲酒醉自往候案每勸斌數觀天子斌曰貧道方外之人豈宜與天子同遊粲益以高之後請為母師未建平王景素亦請其戒範宋元徽中卒於莊嚴寺春秋六十有七時莊嚴復

有吳濟曇宗並以學業才力見重一時濟述七家論宗著經目及數林釋慧亮姓董先名亮為東阿靜公弟子少有清譽時人呼靜為大師亮為小師雖年望未逮而風軌繼之後立寺於臨淄講法華大小品十地等學徒雲聚千里命駕後過江止何園寺顏延之張緒卷德留連每歎曰安沐吐珠玉於前亮振金聲於後清言妙緒將絕復與太始之利莊嚴大集簡閱義士上首千人亮與斌遊為法主當時宗匠無與競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三

高僧傳 卷七

吳著元通論今行於世

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孝過人輕財好施家貧母亡太守賜錢五千苦辭不受迺身負土種植松柏廬于墓所泣血三年服畢出家住吳縣華山寺後入關隴尋師受法累載方還停止京師大開經論司空東海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為一門之師後東反姑蘇復專當法匠臺寺沙門道流請停歲許又東適上虞徐山學徒隨往百有餘人化洽三吳聲馳上國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款宋世祖藉甚風素救出京師止定林下寺

高僧傳卷七

頻建法聚聽眾雲集著法華維摩泥洹義疏并毗曇元論區別義類有條貫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上虞徐山先有曇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苦節過人亦為謝靈運所重常共遊嶠嶠亡後運乃誄焉釋僧瑾姓朱沛國人隱士逮之第四子也少善莊老及詩禮後行至廣陵見慧因法師遂稱首一面伏膺為道遊學內典博涉三藏後至京師值龍光道生復依憑受業初憩治城寺宋孝武救為湘東主師苦辭以疾遂不獲免王從請五戒甚加優禮先是智斌沙門初代曇岳

為僧正斌亦德為物宗善三論及維摩思益毛詩莊老等後義嘉構疊時人謾斌云為義嘉行道遂被擯交州時湘東踐祚是為明帝仍救瑾使為天下僧主給法使一部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萬冬夏四賜并車輿吏力凡諸外鎮皆救與瑾辭四方獻奉並問僧正得未其見重如此瑾性不蓄金皆充福業起靈根靈基二寺以為禪慧棲止及明帝末年頗多忌諱故涅槃滅度之翻於此暫息凡諸死亡凶禍衰白等語皆不得以對因之犯忤而致戮者十有七八理每以匡諫恩禮薄時汝南

高僧傳 卷七

周顒人侍帷幄嘗謂顒曰陛下比日所行殊非人君舉動俗事諷諫無所復益妙理深談編為賒緩雅三世苦報最切近情禮越儻因機候正當陳此而已帝後風疾數加針灸痛惱無聊輒召顧及殷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散習履顒適習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說輒為言先帝往往驚曰報應真富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者蓋瑾之所因為得人也瑾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有沙門曇度續為僧主度本鄆郡人善三藏及春秋莊老易等世祖太宗並加欽賞及少帝乖禮度亦行藏得所舉動無忤止於新安寺同寺又有釋元運者亦精通大小乘張承張融並升堂問道釋道猛本西涼州人少而遊歷燕趙備曠風化後停止壽春力精勤學三藏九部大小數論皆思入淵微無不鏡徹而成實一部最為獨步於是大化江西學人成列至元嘉二十六年東遊京師止於東安寺復續開講席宋太宗為湘東王時深相崇薦及登祚倍加禮接賜錢三十萬以供資待太始之初帝創寺於建陽門外救猛為綱領帝曰夫人能宏道藉人宏今得法師非直道

益蒼生亦有光世望可目寺為與皇由是成號及創造工畢救猛於寺開講成實序題之日帝親臨幸公卿皆集四遠學質表齊至猛神韻無忤吐納詳審帝稱善久之因有詔曰猛法師風道多濟朕素質友可月給錢三萬令史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舉各一乘乘輿至客省任隨有所獲皆賑施貧乏營造寺廟以宋元徽三年卒於東安寺春秋六十有五後有道堅惠驚惠敷僧訓道明並止與皇寺義學之譽抑亦次焉釋超進本姓顧項氏長安人篤志精勤幼而教學大小

高僧傳 卷七





高僧傳卷第八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五

- 釋僧淵一 釋慧度二
- 釋道慧三 釋僧鍾四
- 釋道盛五 釋宏充六
- 釋智林七 釋法瑗八
- 釋元暢九 釋僧遠十
- 釋僧慧十一 釋僧柔十二

高僧傳卷八

海山仙館藏書

- 釋慧基十三 釋慧次十四
- 釋慧隆十五 釋僧宗十六
- 釋法安十七 釋僧印十八
- 釋法度十九 釋智秀二十
- 釋慧球二十一 釋僧盛二十二
- 釋智順二十三 釋寶亮二十四
- 釋法通二十五 釋慧集二十六
- 釋聖斐二十

釋僧淵本姓趙穎川人魏司空儼之後也少好讀書進

戒之後專攻佛義初遊徐州止白塔寺從僧高文成實

毗曇二論學未三年功踰十載慧解之聲馳於遐邇淵

風姿宏偉腰帶十圍神氣清遠含吐灑落隱士劉因之

捨所住山舍為精舍聖度慧記道登並從淵受業慧記

兼通數論道登善法華並為魏主元宏所重馳名

為國朝以為太和五年卒春秋六十有八即齊建元三

年也

釋聖度本姓蔡江陵人少而敬慎成儀素以戒範致稱

神情敏悟鑒徹過人後遊學京師備貫眾典遺業注華

高僧傳

海山仙館藏書

高僧傳卷八

維摩大品並探索微隱思茲言外因以脚疾西遊乃造  
徐州從僧淵法師更受成實論密精通此部獨步當時  
魏主元宏聞風養抱遂使徵請既達平城大開講席宏  
致敬下筵親管理味於是停止偽都法化相續徒自  
遠而至千有餘人以偽太和十三年卒於偽國即齊永  
明六年也撰成實論大義疏八卷盛傳北土

釋道慧姓王餘姚人寓居建業十一出家為僧遠弟子  
止靈曜寺至年十四讀廬山慧遠集酒慨然歎息恨有  
生之晚遂與友人智順泝流千里觀遠遺迹於是願應  
山西寺涉歷三年更還京邑時王或辦三相義大聚學  
僧慧時年十七便發問數番言語元微詮牒有次眾咸  
奇之後受業於猛斌二法師猛嘗講成實張融極難重  
疊猛稱疾不堪多領乃命慧令答之融以慧年少頗協  
輕心慧乘機挫銳言必諷調離往還綽有餘裕善大  
乘明數論講說相續學徒甚盛區別義類始為章段焉  
禱澄謝超宗名重當時並見推禮慧以母年老欲存資  
奉乃移想莊嚴寺母怡其志夜出家為道捨宅為福下  
遠精舍慧以齊建元三年卒春秋三十有一臨終呼取

高僧傳卷八

海山仙館藏書

塵尾授友人智順順勸曰如此之人年不至四十惜矣  
因以塵尾內棺中而殮焉葬於鍾山之陽陳郡謝超宗  
為造碑銘時莊嚴復有元趣僧達並以學解見稱博  
通眾經兼精內外而尤善席上風軌可欣達少而頭白  
時人號曰白頭達亦博解眾典尤精往復而性剛忤物  
被擯長沙

釋僧鍾姓孫魯郡人十六出家居會稽道嘗至壽春導  
公見而奇之誰郡王鄴重其志操供以四事後請講百  
論導往聽之乃謂人曰後生可畏真不虛矣鍾妙善成

高僧傳卷八

實三論涅槃十地等後南遊京邑止于中興寺永明初  
魏使李道固來聘會于寺內帝以鍾有德聲教令酬對  
往復移時言無失片日影小晚鍾不食固曰何以不食  
鍾曰古佛道法過中不餐固曰何為聲聞耶鍾曰應以  
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時人以偽名答爾後盤桓諸說  
稟聽成聖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數請南面齊永明  
七年卒春秋六十時與鍾齊名比德者莫讓焉遷僧表  
僧最敬達僧寶等並各善經論悉為文宣所敬造與講  
席矣

高僧傳卷八

海山仙館藏書

釋道盛姓朱沛國人幼出家務學善涅槃維摩兼通周  
易始住湘州宋明承風敕令下京止彭城寺謝超宗一  
遇遂敬以師禮迺著述交論及生死本無源論等後憩  
天保寺齊高帝敕代聖度為僧主丹陽尹沈文季素奉  
黃老排嫉能仁迺建義符僧局責僧屬籍欲沙簡僧尼  
由盛綱領有工事得寧寢後沈文季故於天保寺設會  
令陸修靜與盛論議盛既理有所長又辭氣奮發嘲諷  
往還言無題屈靜意不獲申忍焉而退盛以齊永明中  
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宏无涼州人少有志力通莊老解經律大明末過江  
初止多寶寺善能問難先達多為所屈後自開法筵錄  
鐘互起无既思入元微日辭天進通疑釋滯無所問然  
每講法華十地觀者盈室宋太宰江夏文獻王義恭雅  
重之明帝踐祚起湘宮寺請充為綱領於是移居焉于  
時湘宮又有法鮮比邱亦聰折有思力與无齊名无以  
齊永明中卒春秋七十有三注文殊問答提經及注首  
楞嚴經

釋智林高昌人初出家為亮公弟子幼而崇理好學負

表長安振錫江豫博採羣典特善雜心及亮公被擯弟子十二人皆隨之嶺外林乃起踵番禹化清海曲至宋明之初敕在所資給發遣下京止靈基寺講說相續泉服成羣申明二諦義有三宗不同時汝南周顒又作三宗論既與林意相符深所欣悅迺致書於顒曰近聞檀越敘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舍殊恆律雖進物不逮如貧道鄙懷謂天下之理唯此為得焉不如此非理也是以相勸速著紙筆比見往來者聞作論已成隨喜充過特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眾製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覺然不覺與師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忝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懼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適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既犯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寡傳過江東略無其人貧道屢屢尾已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此途白黑無一人得者貧道積年適為之發病既痼衰末命加復旦夕西旋願唯此道從今永絕不言

高僧傳卷八

高僧傳卷八

後辭還高昌齊永明五年卒春秋七十有九著二諦論及毗曇雜心記并注十二門論中論等釋法瑗姓辛隴西人辛毗之後長兄源明仕偽魏為大尚書第二兄法愛亦為沙門解經論兼數術為芮芮國師俸以三千戶瑗幼而濶達個儻殊羣路見貧寒輒脫衣為惠初出家事梁州沙門竺慧開開慧德通神時人謂得初果開謂瑗曰汝情悟若此必能編總末化宜競力博聞無得獨善於是辭開遊學經涉燕趙去來鄴洛值胡元縱橫關隴鼎沸瑗冒險履危學業無忘元嘉十五年還梁州因進成都後東適建業依道場慧觀為師焉志大兼傍等數論外典瑗亦披覽後入廬山守靜味禪澄思五門遊心三觀瑗之刺史庾登之請出山講說後文帝訪覓述生公頓悟義者適敕下都使頓悟之旨重伸宋代何尚之聞而歎曰常謂生公及後徵言承絕今日復聞象外之談可謂天未喪斯文也帝敕為南平穆王鑣五戒師及孝武即位敕為西陽王子尚友辭疾不堪久之獲免因廬于方山注勝髮及微密持經論議之際時談孝經喪服後天保改構請瑗居之因辭山出邑綱維寺綱刺史王景文往候正值講長服問論數番稱善而退及明帝造湘宮新成大開講肆妙選英僧敷請瑗尤當法主帝乃降蹕法筵公卿會坐一時之盛觀者榮之後齊文惠又請居靈根因移彼寺大尉王儉門無雜交唯待瑗若師書驛盡敬以齊永明七年辛春秋八十一矣時靈根寺又有法常智興並博通經論數當講說常通尤能劇談為時匠所禮而性甚剛梗不偶人俗釋元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為胡虜所滅禍將

高僧傳卷八

高僧傳卷八

及暢虜帥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本名慧智後遇元高事為弟子高每奇之必共議因改名元暢以表付囑之旨其後虐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代郡上谷東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握菴葉虜騎追逐將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起天閻人馬不能得前有頂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菴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瑗索子氏多所該涉至於世技維能罕不畢備初華嚴大部又首浩博終古以來未有宜釋暢乃竭思幽尋提章比句傳講迄今暢其始也又善於三論為學者之宗宋文帝深加歎重請為太子師再三固讓弟子謂之曰法師方欲宏道濟物廣宣名教今帝王虛已相延皇儲儲禮思敬若道揚聖躬則四海歸德今矧然高讓將非聲聞耶暢曰此可與智者說難與俗人言也及太初事故方知先覺自爾遷憩荆州止長沙寺時沙門功德直出念佛三味經等暢刊正文

高僧傳卷八

高僧傳卷八

積厭毒人這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阜在廣陽之東去  
城千步遠遙長亘連疊嶺嶺開四洞且列五峰抱郭  
懷邑迴望三方負巒背岳遠矚九流以去年四月二十  
三日創功獲寶前冬至此訪承術日正是陛下龍飛之  
辰蓋聞道配太極者嘉瑞自顯德同二儀者神應必彰  
所以河洛嗣有周之兆靈石表大晉之徵伏謂茲山之  
符驗豈非齊帝之靈應耶檀越奉國情深至使運屬時  
徵不能忘心豈能遺事輒疏山讚一篇以露愚抱讚曰  
敬義齊山誕自幽冥潛瑞幾昔帝號乃明岑戴聖字兆

高僧傳卷八

海山仙館藏書

詐休名巒根雲坦峰岳霞平規巖擬剃度嶺縉經創工  
之日龍飛紫庭道伴二儀四海均清終天之祚岳德表  
靈竣即具以表閣軟鑄百戶以充俸結齊驃騎豫章王  
錕作鎮荆陝遣使徵請河南吐谷渾主遙心敬慕馳  
騎數百迎於齊山值已東起遂不相及至齊武升位司  
徒文宣王啓自江陵旋于京師文惠太子又遣徵迎既  
敕命重疊辭不獲免於是汎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恙至  
京傾象阻望止住靈根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是歲  
齊永明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即究于鍾阜獨龍山前臨

川獻王立碑汝南周顯製文

釋僧遠姓皇勃海重舍人其先北地皇甫氏避難海隅  
故去甫存皇焉遠幼而樂道年十六欲出家父母不許  
因蔬食懺誦曉夜不輟年十八方獲入道時有沙門道  
憑高才秀德聲蓋海岱遠從受學通明敷論貫大小乘  
宋大明中度江住彭城寺昇明中於小丹陽牛落山立  
精舍名曰龍淵遠年三十一始於青州孫泰寺南面講  
說言論清暢風容秀整坐者四百餘人莫不悅服那  
王僧達才貴當世藉遠風素延止象造寺遠周貧齊乏

高僧傳

卷八

海山仙館藏書

身無留財有元紹比邱每給以金貝遠讓而弗受嘗一  
時行青園閩里中有得時氣病者憫而造之見驛戶促  
病者數人莫敢近遠深加痛惋留止不忍去因為告  
乞歿死撫生恩加骨肉宋親安孝敬王子鸞為亡所生  
母殷貴妃造新安寺救選三州招延英哲遠與小山法  
瑤南閩顯亮俱被徵召皆推遠為尤舉之首大明六年  
九月右司奏曰臣聞遠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槃伏豈  
止敬恭將以昭張四維維綱入寓故雖備法技派名望  
條流至於崇親嚴上厥慈靡爽唯浮圖為教邊自龍裔  
宗旨緬邈微言淪遠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乃陵越典  
度偃居尊威失隨方之妙迹迷製化之淵美夫佛法以  
謙儉自牧忠度為道不輕比邱遺人必拜日連桑門遇  
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首首腦而直骸  
萬乘者哉故咸康制議元與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性除  
分今鴻源遙洗羣流仰鏡九仙寶寶百神登職而設登  
之內舍弗臣之氓階席之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  
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昔當  
盡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微有序乘方兼遠矣帝雖

高僧傳卷八

海山仙館藏書

頗信法而尤自驕縱故奏上之日詔即可焉遠時歎曰  
我剃頭沙門本出家求道何關於帝王即日謝病仍隱  
迹上定林山及景和之中此制又廢遠遵舊章宋明踐  
祚請遠為師竟不能致其後山居遠迹之賓傲世復雲  
之士莫不策踵山門展敬禪室廬山何點汝南周顯齊  
郡明僧紹濮陽吳苞吳國張融皆投身移足諮其戒範  
後宋建平王景素請樓元寺是先天王經始既寺是人外  
欲請遠居之懇勸再三遂不下山齊太祖將升位入山  
尋遠遠固辭老疾足不垂床太祖躬自降禮訪委悉

高僧傳卷八

海山仙館藏書

及登禪復經馬臨幸將詣遠房問候小不容輿蓋太  
祖欲見遠遠持操不動太祖遣問卧起然後轉踵而去  
遠會不屑焉至于履疾文惠文宣並伏膺師禮數往參  
候時貴卿士往還不絕遠蔬食五十餘年澗飲二十餘  
載遊心法苑細想人外高步山門蕭然物表以齊永明  
二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帝敕書於沙  
門法獻曰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己自知之遠上此去  
甚得好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遲見法師方可  
敘瑞慶耳今正為作功德所須可具疏來也竟陵文宣

高僧傳卷八

海山仙館藏書

王又書曰遠法師一代名德志節清高潛山樹美因海  
餐風弟子聞昧謬蒙師範方欲仰稟仁化用洗煩慮不  
謂此疾奄成異世悲痛之心特不可忍遠上即既業行  
圓通曠劫希有弟子意不欲遺形影迹雜處眾僧墓中  
得別小餘地是所願也方應樹剌表可刻石銘德矣即  
為營墳於山南立碑頌德太尉瑯琊王儉製文時定林  
上寺又有法合慧泰並善經論繼舉於遠焉  
釋僧慧姓皇甫本安定朝那人高士論之苗裔先人避  
魏居襄陽世為冠族慧少出家止荆州竹林寺事曇  
順為師順廬山慧遠弟子素有高舉慧服膺已後專心  
義學至年二十五能講涅槃法華十住淨名雜心等性  
強記不煩都講而文句辯析宜暢如流又善莊老為西  
學所師與高士南陽宗炳劉虬等並皆交善炳每歎曰  
西夏法輪不絕其在慧公平吳國張融遠遊西土迺造  
慧而請交焉齊初敕為荆州僧王風韻秀然協道匡世  
補益之功有譽遐邇年衰常乘輿赴講觀者號為禿頭  
官家與元暢同時時人謂黑衣二傑齊永明四年春春  
秋七十有九後有釋慧徹者亦志業貞正代慧為僧主

高僧傳卷八

海山仙館藏書

海山仙館藏書

續有功效焉其弟子僧岫亦以學顯力精致血疾而終釋僧柔姓陶丹陽人少而取潔便有出塵之操年九歲隨叔遊學家世貧迫泰不充而篤志勵學履窮無改後出家為宏稱弟子稱姓呂洛陽臨潁人學通經論聲譽卓彰柔服膺已後便精勤戒品委曲禪慧方等衆經大小諸部皆微鑿元源洞盡宗要年過弱冠便登講席一代名宿並拔身北面後東遊禹穴值慧基法師招停城傍一夏講論後入剡曰山靈鷲寺未至之夜沙門僧續夢見神旗彩旛素甲滿山而出緒問其故答云法師當入故出奉迎明日待人果是柔至既而掃飾山門有終焉之志敷經導學有士如林齊大祖創業之始及世祖襲圖之日皆建立招提有求義士以柔有素有聞故徵書歲及文宣諸王再三招請乃更出京師止于定林寺躬為元匠四遠欽服人神讚美文惠文宣並服膺入室柔秉德居宗富之弗讓常告生安養國每至懸轡西次輒頰容合掌至臨亡之日體無餘患唯語弟子云吾應去矣仍鋪席于地西向虔禮奄然而卒是歲延興二年春秋六十有四即葬於山南沙門釋僧祐與柔少長

高僧傳卷八

山棲同止歲久亟抱道心預聞法味為立碑墓所東莞劉觀製文柔有弟子僧紹亦真正有學業時鍾山山茨精舍又有僧拔慧照皆弱年英邁幼者高名並美業未就而相繼早卒拔撰七元論今行於世

釋慧基姓呂吳國錢唐人幼而神情俊逸機悟過人初依隨祖道慧基法師至年十五義基其神彩為啓宋文帝求度出家文帝引見顧問允極即敕於祇洹寺為說會出家與駕親幸公卿必集基既棲志法門厲行精苦學兼昏曉解洞羣經後有西域法師僧伽跋摩宏讚禪

律來遊宋境義乃令基入室供事年滿二十度蔡州受戒跋摩謂基曰汝當道王江東不須久留京邑於是四五年中遊歷講肆備訪眾師善小品法華思益維摩金剛般若勝鬘等經皆思深探元歸鑿微幽凝提章比句麗溢終古基師慧義既德居物宗道王京士庶歸依利養紛集以基懿德可稱乃構共同活及義之亡後資生雜物近盈百萬基法應獲半悉捨以為禪唯取臘故衣鉢協以東歸還止錢塘顯明寺頃之進通會稽仍止山陰法華寺尚學之徒追蹤問道於是遍歷三吳講宣經

高僧傳卷八

教學徒至者千有餘人宋太宗遣使迎請稱疾不行元徽中復被徵詔始行過浙水復動疾而還乃於會邑龜山立寶林精舍手鑿磚石躬自指麾架懸乘驗製槩山狀初立三層匠人小拙後天震毀壞更加修飾遂窮其麗美基嘗夢見普賢願請為和尚及寺成之後造普賢并六牙白象之形即於寶林設三七齋懺士庶歸集獻奉相仍後周顯在刻請基講說願既系有學功深深佛理及見基訪數日有新異劉處張融並申以師禮崇其義訓司徒文宣王欽風慕德致書懇懇訪以法華宗旨

基乃著法華義疏凡有三卷及製門訓義序二十三科并略申方便旨趣會通空有二言及注遺教等並行於世基既德被三吳聲馳海內乃徵為僧主掌任十城蓋東土僧正之始也於是從容講道訓厲禪慧四遠從風五眾歸伏基性烈而能溫氣清而且穆故預在門人莫不敬戰以齊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初基寢疾弟子夢見梵僧數人皆踞砌坐問所從來答云從大乘國來奉迎基和尚後數日而亡因夢于法華山南特進盧江何允為造碑文於寶林寺銘其

高僧傳卷八

道德基弟子僧行慧旭道恢並學業優深次第敷講各領門徒繼軌前轍後有沙門慧說接掌僧任諒亡次沙門慧承承風安讓雅德行清嚴亦遊刃跟經時富講說承後次沙門慧深亦基之弟子深與同學法洪並以戒

素見重深後次沙門慧興亦沉著有氣局釋慧次姓尹冀州人初出家為志欽弟子後過徐州釋法遷解貫當世欽乃以次付囑仍隨遷甬至京口止竹林寺至年十五隨遷彭城雖復年在息慈而志學無勩清髮倫迥超然孤拔至年十八解通經論名貫徐土近東具戒業操滿深類講成實及三論等大明中出都止于謝寺近來季齊初歸德稍廣每講席一鋪輒道俗奔赴沙門智藏僧曼法雲等首幼年俊朗慧悟天發並就次講業焉文惠文宣悉敬以師禮四事供給永明八年講百論至破塵品忽然坐化春秋五十七矣時謝寺又有僧寶僧智長樂寺法珍僧僧僧法寶慧淵並一代英哲為時論所宗

高僧傳卷八

釋慧陸姓成陽平人少而居貧學無師友卓然自悟年二十三方出家十餘年中凝心佛法貫通眾典宋太始

中出都止何園寺陸既思徹詮表善於清論乘機抗擬往必折關宋明帝請於湘宮寺開講成實負表問道入百餘人其後王侯貴勝屢招講說凡先舊諸義盤滯之處陸更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乃立實法斷結義等法兩周顯目之曰陸公蕭散森若霜下之松竹以永明八年卒春秋六十有二時江西有釋智誕亦善於經論與陸比德齊時各馳名兩岸時何園寺復有僧辯僧賢道慧法度並研精經論功業可稱釋僧宗姓嚴本雍州馮翊人曾代表亂其先四世祖移

居秦郡年九歲為瑋公弟子諸承慈業晚又受道於斌  
濟二法師善大涅槃及勝覺維摩等每至講說聽者將  
近千人妙辯不窮應變無盡而任性放蕩匪越儀法得  
意便行不以為礙守檢專節者咸有是非之論文惠太  
子將欲與憤徒逐道學有感於是改意歸焉魏主元宏  
遙掘風德屢致書并請開講齊世祖不許外出宗講淫  
槃雜摩勝覺等近盈百遍以從來信施造大昌寺以居  
之建武三年卒所住春秋五十有九先是北土法師嘗  
遊聞宗特善涅槃迺南遊觀聽既南北情異思不相參

高僧傳卷八

準乃別更講說多為北上所師準後居湘宮寺與同寺  
法身法真並為當時匠者時有安樂寺慧合法仙法最  
中興寺僧敬道天文竺寺僧賢並善數論振名上國云  
釋法安姓畢東平人魏司隸校尉軌之後也七歲出家  
事白馬寺慧光為師光幼而爽拔博通內外多所參知  
安年在息慈便精神秀出時張承請斌公講并屈召名  
學承問斌云京下復有卓越年少不斌答有沙彌道慧  
法安僧故慧聰承即要請令道慧覆涅槃法安述佛性  
神色自若序瀉無遺承問並年幾慧答十九安咨十八  
承歎曰昔扶風朱勃年十二能誦書詠詩時人號才童  
本日二道士可曰義少也於是顯舉京朝流名四遠近  
至立年專當法匠正僧庚出鎮湘州備同行後南遊  
番禺正值彼公講涅槃安問論數番彼心愧讓席停彼  
兩周法事相繼承明中還都止中寺講涅槃雜摩十地  
成實論相繼不絕司徒文宣王及張融何允劉瑜劉瓛  
等並稟服文義共為法友承泰元年卒於中寺春秋四  
十有五著淨名十地義疏并僧傳五卷時有靈基寺敬  
遺光贊慧穎及官寺道宗亦皆當時名流為學者所慕

高僧傳 卷八

高僧傳卷八

釋僧印姓朱壽春人少而神思沈審安苦務學初遊彭  
城從曇度受三論度既擅步一時四遠依集印粟味鑽  
研窮其幽奧後進往廬山從慧龍諮受法華龍亦當世  
著名播於法華宗旨印偏功精徹獨表新異於是東適  
京師止中興寺復陶思涅槃及其餘經典宋大明中徵  
君何點招僧大集請印為法匠聽者七百餘人司徒文  
宣王東海徐孝嗣並把敬風猷屢請講說印戒行清嚴  
粟性和穆含忍安忍喜愠不彰時壯氣之徒問論中間  
或厝以嘲謔印神采夷然曾無介意雖學法眾與而偏  
以法華著名講法華凡二百五十二遍以齊永元元年  
卒春秋六十有五矣

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經眾經而專以苦  
節成務宋末遊于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抗迹入外隱  
居瑯琊之嶼山把度清真待以師友之敬及亡捨所居  
山為樓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為館住  
者輒死及後為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羣妖皆息經歲  
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紙名過度曰新尚  
度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

高僧傳卷八

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得于上而諸樓託或非真  
正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  
并願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  
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  
是辭去明且度見一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云弟子  
新尚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為設會向又來同眾禮拜行  
道受戒而去嶼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  
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祠薦止菜脯而已度嘗勸放寢  
於地見尚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瓊

琉璃甌中如水以柔度味甘而冷度所苦即問其微感  
若此時有沙門法紹業行清苦與齊於度而學解嚴之  
故時人號曰北山二聖紹本巴西人汝南周顯去成都  
招共同下止于山茨精舍度與紹並為齊竟陵王子良  
始安王遙光恭以師禮資緒四事度常願生安養故備  
講無量書經積有過數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  
十有四度弟子僧朗繼踵先師復綱山寺朗本遼東人  
為性廣學思力該普凡厥經律首能講說華嚴三論最  
所命家今上探見器重敷諸義士受業于山時有彭城

高僧傳卷八

寺惠開幼而神氣高朗志學淵深故早彰令譽立年便  
講又餘杭縣法開者亦清爽雋發善為談論出京止禪  
岡寺與同寺僧紹有問當時  
釋智秀本姓袁京兆人寓居建業幼而穎悟早有出家  
之心二親愛而不許密為求婚將冠髮日秀乃間行避  
走投瑯山靈曜寺剃髮出家及年滿具戒業操愈堅稟  
訪眾師搜檢新異於是大小兼明數論精熟尤善大小  
涅槃淨名般若及講筵一建輒王侯接駕負委有隨為  
人神采細密思入元微其文句幽隱並見披釋以天監

之初卒于冶城寺春秋六十有三會葬之日黑白奔赴  
街巷填闕士庶含酸榮哀以備時治城又有僧若道乘  
並當時合開若與兄僧瑑並善語經及外書若誦法華  
工草隸後為吳國僧正乘亦志業明敏而特善毗曇  
釋慧球本姓馬氏扶風郡人世為冠族年十六出家住  
荆州竹林寺事道馨為師稟承戒訓履行清潔後入湘  
州麓山專業禪道頃之與同學慧度俱適京師諮訪經  
典後又之彭城從僧淵受成實論至年三十二方還荆  
土專當法匠講集相繼學侶成羣荆楚之間終古梅景

使西夏義僧得與京邑抗衡者殊之力也中興元年秋  
為判土僧主訓勗之功有譽當世天監三年卒春秋七  
十有回遺命靈骸松下弟子不忍行也

釋僧盛本姓何建業人少而神性聰敏加又志學趨勤  
遂大明教論兼善眾經講說為當時元匠又特精外典  
為羣儒所憚故學館諸生常以盛公相勝天監中卒于  
靈曜寺春秋五十餘時有未照寺法欣延賢寺智散法  
開建元寺僧護僧詔皆比德同譽欣啟並善經論法問  
兼精律部詔讓以毗曇著名

釋智順本姓徐瑯琊臨沂人年十五出家尋鍾山延賢  
寺智度為師少而聰穎篤志過人故雖年在息慈而學  
功已積及受具戒乘禁無疵陶練眾經而獨步於涅槃  
成實講說徒眾常數百餘人嘗以事非慮煩致坎折  
而貞素確然其微無點齊竟陵文宣王特深禮異為修  
治城寺以居之司空徐孝嗣亦崇其行解奉以師敬及  
東昏失德孝嗣被誅子親逃寶避禍順身自營護卒以  
獲免親後軍加資俸一無所受嘗有夜盜順者淨人追  
而擒之順留盜宿于房內明且遺以錢稍喻而遣之其

高僧傳卷八

高僧傳卷八

仁洽篤恕如此後東遊禹穴止于雲門將舍法輪之盛  
復見江左順為人虛靜恭恪形器若神風軌清嚴動無  
失厝故土庶瞻禮當有懼焉以天監六年卒于山寺春  
秋六十一初願之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齋飯  
弟子曇和以願絕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糞以進願順  
咽而還吐索水洗漱語和云汝永出雲門不得還住其  
鞋節精苦皆此之類臨終之日房內頗開異香亦有見  
天華天蓋者追命露骸空地以施蟲鳥門人不忍行之  
乃斂于寺側弟子等立碑頌德陳郡袁昂製文法華寺

釋惠舉又為之墓誌順所著法事讚及受戒法券記  
皆行於世

釋寶亮本姓徐氏其先東莞胃族晉亂避地于東萊掖  
縣亮年十二出家師青州道明法師明亦義學之僧名  
高當世亮就業專精一聞無失及其戒之後便欲觀方  
宏化每惟訓育有本未能遠絕緣累明謂曰沙門去俗  
以宜通為理豈可拘此愛網使吾道不東乎亮感悟因  
此客遊年二十一至京師居中興寺袁粲一見而異之  
粲後與明書曰頗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

高僧傳卷八

高僧傳卷八

覺歲之將暮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壁在邯鄲秦王  
請以華國天下之寶富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  
宜專也自是學名稍盛及本親喪亡路阻不得還北因  
屏居禪思杜絕人事齊竟陵文宣王躬自到房請為法  
匠亮不得已而起文宣接足恭禮結善隨四部因緣後  
移想靈味寺於是續講眾經盛于京邑講大涅槃凡八  
十四遍成實論十四遍勝覽四十二遍維摩二十遍其  
大小品六遍法華十地偈婆塞戒無量善首榜嚴遺教  
彌勒下生等亦各近十遍黑白弟子三千餘人諮東門

徒常盈數百亮為人神情爽岸俊氣雄逸及開章命句  
鋒辯縱橫其有問論者或疎蘊章關及亮之披解便覺  
宗旨渙然忘其素蓄今上龍興尊崇正道以亮德居時  
望亟延談說亮任性率直每言輒稱實道雖意有開  
然而扼其神出天監八年初秋亮撰涅槃義疏十餘萬  
言止為之序曰非言無以寄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  
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  
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現  
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入邪而歸一味

高僧傳卷八

高僧傳卷八

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道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  
燒灼於火宅拯沉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雜種榮華  
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憐憤吐真寶之誠言雖復  
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  
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之源  
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  
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真際元元不能窮其妙門自非  
德均平等心合無生金墻玉室豈易入哉有青州沙門  
釋寶亮者氣調爽拔神用俊舉少貞苦節長安法忍著

高僧傳卷八

高僧傳卷八

年愈篤齋齒不衰流通先覺學學如也後進晚生莫不  
依仰以天監八年五月八日欽亮撰大涅槃義疏以九  
月二十日訖光表微言贊揚正道連環既解疑網云除  
餘流明悉可得略言朕從容暇日將欲覽焉聊書數行  
以為記別云爾亮福德招感供施果積性不蓄金皆散  
營福業身沒之後房無留財以天監八年十月四日卒  
于靈味寺春秋六十有六葬鍾山之南立碑墓所陳郡  
周興嗣廣陵高爽並為製又刻于兩面弟子法雲等又  
立碑寺內文宣圖其形像於普宏寺焉時高座寺僧成  
曠野寺僧寶亦並齊代法匠寶又善三元為貴遊所重  
釋法通本姓褚氏河南陽翟人晉安東將軍揚州都督  
擘之八世孫也家世衣冠禮義相襲通幼而岐穎聰悟  
絕倫年十二出家遊學三藏專精方等大法華尤所  
研密年未登立便為講匠學徒雲聚千里必集後踐迹  
京師初止莊嚴後憩定林上寺棲閑隱素履道惟勤希  
鳳影附者復盈山室齊竟陵文宣王丞相文獻王皆紆  
貴慕德親承頂禮陳郡謝舉吳國陸果海陽張孝秀並  
策步山門粟其戒法白黑弟子七千餘人晦迹鍾阜三





高僧傳卷九

宋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神異上

竺佛圖澄一

竺佛調三

考城四

單道開二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其學博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闡若符契無能屈者自云再到罽賓受誨名師西域咸稱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

高僧傳卷九

海山仙館藏書

宏大法善誦神呪能使鬼物以麻油雜雜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微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燥瘴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效驗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斥洛陽帝京投亂澄立寺之志遂不果適潛澤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島阪專以殺戮為務沙門過者甚眾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勸於是杖策到軍門勸大將郭黑略奉法澄即投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弟子之禮略後從勸征代輒傾冠勝負勸疑而對曰孤不悅卿有出眾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授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勸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勸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為微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應響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耀目勸由此信服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華字見於上恆象者見休咎隨行斯道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誠勸甚悅之凡應被誅餘殘家其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時有痲疾世莫能治

高僧傳卷九

海山仙館藏書

高僧傳卷九

二

者澄為醫藥應時聖指陰施靈藥者不可勝記勸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斬澄語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勸欲試澄夜冠冒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遂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勸益敬之勸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若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人等至竟澄不得使還報勸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勸意悔明且遣勸勸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惡心昨故推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勸大笑曰道人謬耳我固城壘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圍九祠下其水舉竭勸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救龍勸字世龍謂澄謂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是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救語水必可得適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拆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依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

高僧傳卷九

海山仙館藏書

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墮壘皆滿澄開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勸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弄鮮卑奴奴忿忿抽刀刺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人人屋便欲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則共死於此內外驚愕莫不往觀勸適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為善事此法一聞方為後善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勒其眾甚盛勸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且食時當擒段波勒登城望彼軍不見

高僧傳卷九

海山仙館藏書

高僧傳卷九

四

前後失色日軍行地傾波豈可覆是公安我辭耳更遣襄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有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勸已死載從弟曜襲襲偽位稱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弟偽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時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至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無不謀勸以訪澄澄

高僧傳卷九

海山仙館藏書

日相輪鈴音云秀支替辰岡僕谷勸禿禿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辰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勸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言苦勸勒行勸乃留長子石宏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詣洛城兩陣纒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望掌觀之見有大眾眾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宏當禱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乃俯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時石蕊將叛其年澄諫勸曰今年歲中有蟲食之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也勸遂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蕊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勸為見勸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沙二日勸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中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適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勸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勸躬自詣寺灌佛為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眾曰鈴音云國有大災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勸死子宏襲

高僧傳卷九

海山仙館藏書

位少時石虎廢宏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虎傾心事  
澄有重於勒遇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  
不受榮祿願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  
雕盤朝會之日和尚升殿當侍以下悉助舉與太子諸  
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眾坐皆起以彰其尊又敕  
偽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  
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道弟子法常比至襄國弟子法佐  
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  
比且各去法佐至始入朝澄澄過笑曰昨夜爾與法常  
交軍共說汝師即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

慎乎獨而不息幽獨者敬慎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悔  
懣於是國人每共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  
在無敢向其方面諦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逢有二子在  
襄國澄語逢曰小阿彌比當得病可往迎之遂即馳信  
往視果已得病大醫股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  
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亦愈此病况此等乎後三  
日果死石逢荒酒將圖為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儻發  
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觀虎謂弟子僧

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  
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遂遂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  
上南臺信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遂固留  
不任所謀遂差慧寺欺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  
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猛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  
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  
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厄唱  
云衆僧呪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  
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自說

高僧傳 卷九

墮羌園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  
此馬小人乘公馬與不濟任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  
推檢日時正是說願時也石虎見傷大司馬燕公石  
斌虎以為幽州牧鎮羣因濟聚囚以肆暴澄誠虎曰天  
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難爛虎不解此語即敕  
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於虎虎名斌鞭之三  
殺其所生母齊氏虎彎弓掩矢自視行斌罰輕虎乃  
手殺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傷  
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箭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

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腹曰吾之奉  
佛供僧向史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且早入虎以事開  
澄澄因諫之曰王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扇宿寺嘗供  
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  
吾曰此主人命當當受鷄身後王晉地今王為王豈非  
福耶壇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為怨誦三寶夜與毒念乎  
虎適信悟曉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為天下之  
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逆我殺生雖復事佛能獲  
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願助三寶不為暴  
虐不害無辜至於凶惡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  
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  
害非罪雖復領財專法無解殃禍願陛下有欲與慈愍  
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方遠不能盡從而為益  
不少虎尚請張良張離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  
事佛在於清靜無欲慈於為心福越雖儀奉大法而貪  
嗔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  
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早自正月正六月虎  
遣太子詣臨潼西金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

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  
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  
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澄告弟子曰掌  
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賊垂死因燒香呪願遂救護  
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於某處為賊所劫幸當見殺  
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回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  
潼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日臨榻城內有古阿育王塔  
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遣  
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澄澄諫曰燕國  
運木終卒難可分虎履行收績乃信澄誠遂遣化既行  
兵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直傷混淆多生憊過  
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卑閣小人無節  
秩者為應得事佛與不又沙門官應高潔真正行能精  
進然後可為道士今沙門甚眾或有殺光避役多非其  
人可料簡詳議真偽中書者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  
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禮典禮有常儀佛出西域外國  
之神功不施長非天子諸華所應祀奉往漢明感夢初  
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捨已以奉其神其漢人皆

高僧傳 卷九

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道受命率由舊章  
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華夏服禮不  
宜雜錯國家可斷越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違典  
禮其百辟卿士下逮眾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  
同罪其越人為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為中書令王波  
同度所奏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  
華所宜奉朕生自邊壤奉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異  
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承世  
作則苟事允無虧何拘前代其衷越百蠻有捨於淫祀

九  
高僧傳 卷九

高僧傳 卷九

樂事佛者悉聽為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黃河中  
書不生龜忽得一以麻虎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  
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一流民莫議厥疾  
恆著麻襦布衣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  
卓越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餽天馬  
趙興太守籍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  
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其  
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  
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

高僧傳卷九

上海山陰縣書

受元命絕歷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  
期述真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承  
以歡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為難無可以  
衍寧元哲雖存世莫能基必積久遊閻浮利權擾多此  
思行登凌雲字會於虛遊簡澄與麻襦語終日人莫  
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  
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嘗有所遇  
未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知言馳去未至合口  
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若有若飛也澄有弟子道進  
學通內外為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虎謝進曰有楊軻  
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故往自視傲然而  
卧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  
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濟先誅華士太  
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帝禹造伯成魏節  
于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  
君共加其節將欲激厲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  
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送無隱遁  
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制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之進

還具以白澄澄莞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所懸矣  
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成軍追擒并為所  
害虎嘗畫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  
不祥也鮮卑共有中原乎秦容氏後果都之澄嘗與虎  
共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久  
而笑曰汝已得矣虎道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  
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  
年七月石宜石箱將圖相殺宜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  
一鈴獨鳴澄謂宜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宜變色  
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  
服豈非洛度乎石箱後至澄熱視良久輒懼而問澄澄  
曰怪公血髮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  
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澄曰腸下有賊  
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  
也杜后曰和尙差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  
皆悉是賊老自應差但使少者不悖遂便寓言不復彰  
的後二日宜果遣人害輅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  
大逆虎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

是陛下之子何為重禍耶陛下若令怒加慈者倘有六  
十餘歲如必誅之宜當為彗星下掃鄰宮也虎不從以  
鐵鎖穿宜領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  
輾裂肢解投之漳河澄乃救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  
日有一妖馬鬣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  
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  
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  
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  
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

高僧傳卷九

上海山陰縣書

自答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谷不  
得通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祥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已  
酉歲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與虎解  
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食道交幻之難化期已及既荷  
恩殊重故述以仰問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迺忽爾  
告終即自出宮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  
常也倘短分定非所能延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息者業  
操無虧雖亡若在遠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  
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

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違聖典幽背法  
戒不自懲立於無福祐者降心易福焉此下民則國祚  
延長道俗慶和畢命就盡沒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  
必逝即為鑿塋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都宮寺是歲  
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慟哀號起傾國春秋一百  
一十七矣仍於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  
楨作亂明年虎死再閱葬戮石種都盡問小字棘奴澄  
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  
通微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  
絮則一室洞明又瘡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  
澄身長八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術通世論講說之日  
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  
危苦當二石凶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就可言哉  
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  
皆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  
樊河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  
達精理研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人  
道一百九十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

高僧傳卷九

上海山陰縣書

上海山陰縣書

受業退隨者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  
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宏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  
登以生時鋤杖及鉢納棺中後再閉棺位開棺唯鉢  
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流沙虎疑不死  
開棺不見屍後葬容倚都郡處石虎宮中每夢見虎嚙  
其臂意謂石虎為祟適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  
殮不毀舊乃踰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  
而為汝兒所圖況復他耶顛捷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  
柱不移秦將王猛迺收葬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後苻

堅征鄴備子瞻為擊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  
也田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自營塚瘞澄既知塚必開  
又屍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之謬矣澄或言佛圖澄或  
言佛圖澄或言佛圖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  
單道開姓孟煨煙人少懷棲隱誦經四十餘萬言絕穀  
餌柏實柏實難得復服松柏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枚數  
日一服或時多少噉糞穢如此七年後不果寒暑冬袒  
夏溫晝夜不卧始同學十人共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  
或退唯開全志阜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能步行三百

皇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試之初無懼色以  
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  
一童子為沙彌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  
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普救州郡有異人  
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  
西法林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坊內造重閣高八九  
丈許於上編管為禪室如十斛羅大常坐其中虎資給  
甚厚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訪問開都不答迺為  
說偈云我於一切苦出家為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

高僧傳 卷九

斷惡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  
說開能救服疾時秦公石豁就開治目著藥小痛輒其  
憚之而終得其効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去者  
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  
姪相殺鄴都大亂至晉昇平三年來之建業俄而至南  
海後人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  
山舍教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泓  
者昔在北閭開弟子敘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去來迺  
遙心敬祀及後從後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饋餼製齋備

至迺為之傳讚讚曰蕭哉若人飄然絕塵外軌小乘內  
暢空身元象暉曜高步是臻瓊茹芝英流嚴巖晉興  
寧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  
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香火灰器猶存  
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耳迺為讚曰物備招  
奇德不孤立遠遊幽人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  
遺屣在林千載一襲後沙門僧景道漸並欲吞羅浮竟  
不至頂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或云天竺人入事佛圖澄為師住常  
山寺積年業尚純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當山有  
本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弟病篤載出寺側以  
近醫藥兄既奉調為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  
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并番兄安否調曰病者粗  
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且來兄驚  
曰和尚且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爭以問調調笑而  
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斗  
還恆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  
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

高僧傳 卷九

如何虎乃弭耳下山從者駭懼調後自赴亡日遠近皆  
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永存  
若能滌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契眾  
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迺還房端坐  
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  
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  
禮和尚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迺  
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問諸同法者說眾無以驗之共發  
塚開棺不復見屍唯衣履在焉有記云此竺佛調譯出  
法鏡經及十慧等按釋道安經錄云漢靈帝光和中有  
沙門嚴佛調共安元都尉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語在  
譯經傳而此中佛調迺東晉中代時人見名字是同便  
謂為一謬矣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偶儻神奇任  
性忽俗埒行亦不恆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  
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  
江船人見禿沙門衣服弊陋輒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  
已度前行見兩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

而去兩岍見者隨從成羣晉惠之末至於洛陽諸道人  
悉為作禮域胡踞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  
更謂文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讓諸眾僧  
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官城云勢巖似切利天  
宮但自然之與人不同耳域謂沙門者開蜜曰匠此  
宮者從切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下下應有千五  
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者死下又云官成  
之後尋被害焉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水文在洛寄住滿  
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

高僧傳 卷九

君欲得病差不因取淨水一杯楊柳一枝便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承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承文膝令起即時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間承文樹死來幾時承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呪如呪承文法樹尋發枝疎榮茂向方暑中有一人病瘵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即有疑氣煙微一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塗淤泥者數升昇不可近病者遠瘥洛陽兵亂辭還天竺洛中有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方之樂令

高僧傳卷九

元海山僧著書

因請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願留一言以為承誠域曰可普會眾人也眾既集域昇高座曰守口攝身意慎莫犯眾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便禪默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傷義八歲童子亦已誦誦非所望於得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名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且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及相離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乃以杖置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又賈客胡濕登者即於是日將暮達域於流沙計已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知所終

高僧傳卷第九

首釋

慧字 慧徐醉切李滿假 猶古翠切坊敷房切坊整七切遠城坊丑厄切 柵楚革切編編編切頭地名 完水也 裂也 柵木為柵也 編編編切 完居治切 敬胡切 領胡切 感胡切 車 囉 囉結切 志益也 法效也 口下也 囉 囉人切 囉 囉也 崇 囉 囉切 踰徒合切 琳 琳 琳切 黃 田家切 木

高僧傳卷九

元海山僧著書

高僧傳卷九終  
瘵 陸里切 迺 吾新切 瘵 瘵病也 迺 迺至也  
番禺孟鴻光板

高僧傳卷第十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神異下

釋法壹

詞羅竭二

竺法慧三

安慧則四

法公五

釋曇在六

史宗七

杯度八

釋曇始九

釋法朗十

邵碩十一

釋慧安十二

高僧傳卷十

海山僧著書

釋法壹十三

釋僧慧十四

釋慧通十五

釋保誌十六

健陀勒者本西成人來至洛陽積年眾雖敬其風操而終莫能測後謂眾僧曰洛東南有樂鷄山山有古寺廟處基址猶存可共修立眾未之信試逐檢視入山到一處四面平坦勒示云此即寺基也即掘之果得寺下石基後示講堂僧房處如言皆驗眾咸驚歎因共修立以勒為寺主去洛城一百餘里朝至洛陽諸寺赴中春輒乞助一鉢還寺燃燈以此為常未曾遺失有人健行欲隨勒觀其遲疾奔馳流汗恆苦不及勒令執袈裟角唯聞厲風之聲不復覺從須臾至寺勒後不知所終訶羅竭者本楚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元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疾甚流死者相繼竭為呪治十差入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巖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為開闢竭曰不假相勞乃自進以左脚躡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水從中出清香濡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

高僧傳卷十

海山僧著書

在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關維之焚燒鼻日而屍猶生  
大中丞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城人竺定字安世  
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然平坐已三十餘  
年定後至京傳之遺俗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人嵩高山事浮圖蜜為  
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  
乞食輒糞糞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遺  
兩以油燭自覆兩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  
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脚其殃

奔至俄而即為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謂弟子云新野有  
一老公常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哇畔之間果見一公  
將牛耕田慧從公七年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  
異遂以施之慧牽牛曳履七步即反以牛還公公少日  
而亡後征西庾亮稱乘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  
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等至誠勸卷屬會  
勤修福善爾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  
語眾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  
深一丈居民淹沒多有死者

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伍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談  
吐晉永嘉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禱願天神降藥以愈  
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樊則疑是異物取看之  
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  
手自細書黃練寫天品一部合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  
明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供  
養胡母道江黃經自隨後為災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  
悉流被燬火息後仍於灰中得之首轉顏色一無虧損  
於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請寺

高僧傳 卷十

靖首尼處時浴陽又有康慧持者亦神異通靈云

涉公者西城人也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  
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存堅建元十一年至長安能  
以秘呪呪下神能每早堅常請之呪龍俄而龍下鉢中  
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為  
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交皇之憂至十六年  
十二月無疾而化堅哭之甚慟卒後七日堅以其神異  
試開棺視之不見尸俄所在唯存殯焉至十七年  
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堅減飯撤懸以迎和氣至七月

降雨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堪心於雲漢若  
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彤曰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  
釋曇暉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塚間樹下專以  
神力化物時河西鮮卑倫髮利鹿孤僧據西平自稱為  
王號年建和建和二年十一月霍從河南來至自西平  
持一錫杖令人跪之云此是般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  
遺其衣物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河中有頃衣自還木  
主一無所汚行疾如風力者追之恆困不及言人死生  
實屬毫釐無爽人或藏其錫杖覆閉目少時立知其處

並奇其神異終莫能測然因之事佛者其果龍狐有弟  
停棺假署車騎稱領僧國性猜忌多所賦害霍每謂檀  
曰當修善行道為後世積果物曰仗先事已來奉事天  
地名山大川入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言公若能七日  
不食顏色如常是為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兩日  
七日而霍無飢渴之色相造沙門習行密持寶遺霍霍  
曰吾嘗誰欺而欺國王耶檀深奇之厚加敬謝因此故  
信節殺與慈國人既蒙其神威稱曰大師出人街巷百  
姓並迎為之禮檀有女病甚為請霍救命霍曰死生有

命理不能轉吾豈能延壽正可知早晚耳相固請之而  
宮後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生不及則死檀命開  
之不及而卒至晉義熙三年僊檀為勃勒所破涼土兵  
亂不知所之

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垂之為納故世號麻  
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不恆常在廣陵白土垠堯  
唱引祥以自欣暢得直隨以布施人樓觀無定所或隱  
或顯時高平檀祇為江都令聞而召來應對機捷無所  
拘滯博達稽古辯說元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苦不足  
無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素衣元氣清遊一世間沈  
若不繫舟方當舉塵舉棲志且山邱禮祇知非常人遺  
遊所在道布二十四悉以乞人後有一道人不知姓名  
常實一杖一箱日隨雲遊暮來請酒飲令云欲飲自行  
暫倚一人可見給不令日隨意取之乃邀取守為鴨小  
兒形服最醜者將去倏忽之間至一山上山上有屋屋  
中有三道人相見欣然共語小兒不解至中許道人為  
小兒執主人素食得一小飯食狀如熟艾食之飢止向  
瞋道人辭欲還聞屋中人問云君知史宗所在不其誦

高僧傳 卷十

何當竟道人云在存州江北廣陵白土垠上計其題亦  
竟也屋中人便作書曰因君與之道人以書付小兒比  
曉便至縣與令相見云欲少日停此令曰大善問箱中  
有何等物云書疏耳道人嘗在聽事止賦以猶執著牀  
頭令使持時人夜偷取欲看之道人已知察輒高懸箱  
杖當下而即承不可得後與令辭曰吾欲小停而君植  
欲偷人正爾使去耳令呼先小兒問近所經小兒云道  
人令共杖飄然而去或問足下波浪耳并說山中入  
寄書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乃寫取封其本書

高僧傳 卷十

高僧傳 卷十

高僧傳 卷十

高僧傳 卷十

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埭送與史宗宗開書大驚云汝那得達萊道人書耶宗後南遊吳會嘗過漁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滌羣魚皆散其潛拯物類如此後稟上虞龍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索而稍光隱迹世莫之知會稽謝邵魏遇之放之等並篤論淵博皆師焉後同止沙門夜開宗共語者頗說蓬萊上事曉便不知宗所之陶淵明記白土埭遇三異法師此其一也或云有商人海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與史宗置書於船中同偈欲看書書著船不脫及至白土埭書飛起就

高僧傳卷十

七 海山仙館藏書

宗宗接而將去 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為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出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岍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纏繞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盛水扣凍而洗浴或著屐上山或徒行人市唯荷一蘆園子更無餘物乍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

往瓜步江於江制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復舉足杯中願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岸向廣慶道村舍有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園於中庭舉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蘆園當道欲移置墻邊數人舉不能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於李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家龍樹下坐李家拜請還家日日供養度不甚持齋飲酒敬肉至於羊膾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

高僧傳卷十

海山仙館藏書

與伯為兗州刺史遣使邀之負圖而來與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納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三十餘日清且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度云覽出至殿下反合境間有異香疑之為怪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臥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人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度負蘆園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襪履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度禮拜請還家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度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園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度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度密封之因語欣分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賜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為功德經一年許度辭去欣為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度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湖濱有朱文殊者少奉法度多來其家文殊謂度云弟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

高僧傳卷十

九 海山仙館藏書

度脫在好處願為法侶度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為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漁師施一罾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願罵不與度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闕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數月而反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容僧僧悟者與佉同房冥於隱隙中見佉取寺剝捧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

高僧傳卷十

九 海山仙館藏書

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詩人不甚見食而常白肥悅冬夏常着單布衣佉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佉曰吾東見蔡德南訊馬生北遊五年今欲就杯度乃與子相見那張奴乃題槐樹而為歌曰像濠大泉海照耀寶顯彰何事迷昏子縉惑自招殃眾所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柏志何用擬風霜開預紫烟表長歌出吳若澄虛無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眺漢后辰騰傳殷王伊余非二仙晦迹之凡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略謔觀有念寧曰盡於章佉曰日前見先生禪思幽岫一坐

高僧傳卷十

海山仙館藏書

百齡大悲喜心靖念枯骨亦頌頌曰悠悠世事感滋損益使欲塵神橫生悅懌惟此哲人淵覺先見思形浮沫囑影過電累躡聲華醜章卉視色悟空物傷髮紛紛絕有斷習除戀青條曲蔭白茅以為履唯唯吸藤蘿屋欲海慧定計昭妙真曰眷慈悲有增深想無倦言竟各去爾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傳者云將偕悟共之南岳不反張奴與杯度相見甚有所教人所不解度猶停都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在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家甚見料理開都下復有一杯度陳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為設一合蜜盞及刀子菓陸香手巾等度即食蜜盞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度即削二弟停都守視會三人還家中杯度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啾蜜盞為異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為磨之二弟都還云彼杯度已移靈鷲寺其家杯度忽求黃紙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度不答竟真測其然時吳郡民朱靈期使高懸值風船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

人路盡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聲聲香烟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禮拜遊行步少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盡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其人為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期等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遠也因問期云識杯度道人否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囊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

今日君以鉢與之非作書者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言但擲此杖置於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努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言此道去行七里便至船不須從先路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船即其知所不唯聞船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准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船人進至朱雀乃見杯度騎大犛蘭以垂鞭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多盡期等在船遙禮之度乃目下船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鉢樹雲中還接之云我

不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盡期功德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度上弟子昔持師鉢而死於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人擊鉢船前一入正極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時南州杯度當其騎關之日爾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且見門扇上有青書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劣可識其家杯度遠絕迹矣都下杯度猶去來山邑多行神呪時度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度度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

高僧傳 卷十

舊子時為黃門侍郎在廡患病進信請度度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斃子泣曰昔孫思作亂家為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斃斃子果死又有齊諸妻胡母氏病眾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生有僧聰道人勸迎杯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諸伏事為師因為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辭詣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諸僧為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病而死詣即為營齋并迎屍還葬建業之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

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度弟子語云真愛家師等來相看答云度師已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度見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度來言語如常即為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復來齊諸家呂道慧聞人坦之杜天期水邱解等並共見皆大驚即起禮拜度度語眾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間上有一僧喚度度便

解去云有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諸等拜送慇懃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既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昔孝武太元之末齊總律數十部往遼東宜化顯按三乘立以歸戒蓋高句驪間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明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過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

阿棟胡邊訪眾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凶奴赫連勃勃破復關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而刃不能傷勃勃嘆之普影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拓跋焘復克長安胡成關洛時有博陵崔浩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輔弼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盡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焘既惡其言以偽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唯閉絕幽探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焘化時將及以

叔錫到官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羣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遂以白晝誅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布線馬時北園表虎于檻羣令以始修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羣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學失始為法明辯因果羣大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定二人次發惡病羣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一家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羣

卒孫密襲位方大宏佛法盛於今始後不知所終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微瑞輒光瑞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釋法進亦高行沙門進嘗閉戶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答云從尸鑰中人云與遠僧俱至日既將中願為設食進即為設食唯聞七鉢之聲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架遠進進即以為雙朗云泉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爨者就進取衣進即與之訪常執爨者皆云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毀滅佛法朗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水禪

高僧傳 卷十



師結納若有得道者至當為我設我當供養及期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禮後終於龜茲焚屍之日兩肩湧泉直上於天眾歎希有收骨起塔後西域人來此土其傳此事時涼州復有沙門智整亦真苦有異行為土主楊難當所事後入寒峽山石穴中不反

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康人居無常所恍惚如狂為人大大目醜拙小兒好逆而弄之或入酒肆同人酣飲而在好佛法每見形像無不禮拜讚歎悲感流淚碩本有三男二女大男惠生者亦出家碩以宋初亦出家入

道自稱碩公出入行在不擇晝夜遊歷益部諸縣及往變中皆因事言謙協以勸善至人家眠地者家必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為識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頌於眾中備作師子形爾日鄂縣亦言見碩作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等並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妻試碩云以此二人給公為左右可千碩為人好韻語乃謂明日寧自乞酒以

清醪不能與阿天竟殘年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王改鞭杖之格嚴軍常科碩謂五日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王信而除之及孟明卒仲王果行州事以宋元徵元年九月一日卒峽山通雲寺臨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影急繫履著脚既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而有人從鄂縣來過進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脚著履浸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驚而檢問沙彌沙彌答云近送屍時懼懼石脚一履不得好繫遂失之其迹

讀莫真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

釋慧安未詳何人少經被虜屬荆州人為奴執後勤緊

王甚愛之年十八聽出家止江陵梵苑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為沙彌眾僧列坐輒使行水安頓執空瓶從上至下冰常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嘗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女乃縮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乃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與君別頃之便見天人效樂香花布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慎無妄說說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善善薩可具為說之於是辭去便問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岫邊不須器木氣絕之後即施為鳥商人依其言出岸岸側夜見火安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往觀之已氣絕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陟肥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即起逸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人火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覽法衛並有異迹時人亦疑得聖果

釋法隱本姓阮英與於潛人少出家為京師相國寺法楷弟子楷素有學功特精經史瑯琊王與王肅並共師焉置為性恭然少語言樸然自守不涉人事誦法華經一部寺有上座勝法師老病瘳從為依止管護甚多及勝亡殯葬如法每齋會得直聚以造栴檀像像成自設大會其本家僑居京師大市是且還家又至定林復還相圖後三處考覈皆見真來中食貨是一時而三處赴焉爾日晚還房亦奄然而卒屍甚香願于屈一指眾咸悟其得果時猶為沙彌而靈迹殊異遂聞於武帝帝親臨幸為會僧設供文惠文宣並到房頂禮為管理殮葬百姓雲赴觀施車馬仍以所得利資起相國寺塔是歲

齊永明七年也

釋僧惠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十年南陽劉虬立陟岵寺請以居之時人見之已五六十年矣亦不老與止趨爾無甚威儀往至病人家若願者必死者必差時咸以此為識其未相識者蓋悉其親友存亡惠嘗至江邊告津吏求度吏進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已見惠在彼兩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襄陽南平車營同日請惠惠皆赴之後兩家檢覆方知分身齊永明中文惠要下京行過保誌誌極背日赤龍子他無所言惠後還荆

遇見鎮西長史劉棼棼忽泣慟而捉之數日棼果為荆史所害後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眾人誠掘果得二枚惠後不知所終或云永元中卒於江陵時江陵長沙寺又有釋慧遠者本沙門慧印之裔頭也印見其有信因為出家仍行履舟之業歲歲勤苦遠有神異能分身赴請及預記與亡等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衣服趨爾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饘食嗽不異怖人常白稱鄴散驗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遊僧歸者遊買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因以致辭遂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滿在三層寺君可為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滿具說其意緒既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滿已死入其房中詎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墮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羣盜遙見通者輒開行避走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衣服趨爾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饘食嗽不異怖人常白稱鄴散驗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遊僧歸者遊買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因以致辭遂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滿在三層寺君可為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滿具說其意緒既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滿已死入其房中詎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墮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羣盜遙見通者輒開行避走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衣服趨爾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饘食嗽不異怖人常白稱鄴散驗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遊僧歸者遊買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因以致辭遂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滿在三層寺君可為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滿具說其意緒既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滿已死入其房中詎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墮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羣盜遙見通者輒開行避走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衣服趨爾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饘食嗽不異怖人常白稱鄴散驗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遊僧歸者遊買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因以致辭遂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滿在三層寺君可為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滿具說其意緒既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滿已死入其房中詎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墮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羣盜遙見通者輒開行避走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衣服趨爾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饘食嗽不異怖人常白稱鄴散驗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遊僧歸者遊買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因以致辭遂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滿在三層寺君可為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滿具說其意緒既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滿已死入其房中詎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墮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羣盜遙見通者輒開行避走

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駛歸去看汝家若爲此人至家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漾水酒甚急云今應遠行不復相見爲謝諸知識並宜精勤修善爲先飲酒畢至墻邊地就看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共語久之乃大

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追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爲和尚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背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妙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京土士庶皆敬事之齊武帝謂其惑眾收駐建康明旦人見其人市靈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樂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既延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問吏啓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

高僧傳卷十  
三海山仙館叢書

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遺使於龍光願負二寺求之並云昨宿且去又至其常所造厲侯伯家等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且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嘗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衲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衲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鱸人爲辦竟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示廢錐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誌注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詣亡載屍還宅誌云明屈者明日見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

高僧傳卷十  
三海山仙館叢書

達鎮江州解誌說紙作一樹樹上有烏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人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烏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齊也騎乘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團臺城欲反逆斬頭破腹後未旬事發偃叛在朱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都陽忠烈王恢嘗屈誌來第會忽令兒荆子其急既得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便出爲荆州刺史其預鑿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與皇淨名兩

寺及今上龍興甚見崇禮先是齊時多禁誌出人今上卽位下詔曰誌公逆刺慶祐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燒濡蛇虎不能使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測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內天監五年冬旱零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啓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覺請雨上卽使沙門法雲講勝覺夜便大雪誌又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上啓

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誌答云十二誡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答云首在書字時節刻滿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答云安樂禁識者以爲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殿講法華至假使黑風誌忽聞風之有無答云世諦故有第一義則無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許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皆如此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爲其形真形尤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

高僧傳 卷十

香僧助亦並有神力云論曰神道之爲化也蓋以邪誘強推侮慢性兇銳解壓紛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歸降疎石參烟財力士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化自習患失改愆懷播遷中州寇蕩實窮亂交淵曜寔危於前勒虎潛兇於後郡國分崩民遭塗炭澄公惻錄錮之方始痛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於葛陂騁懸記於襄鄴藉秘呪而濟得盡疑香氣而拔臨危瞻鈴映掌坐定凶吉察令二石稽首荒裔子來淨潤蒼生固無以校也其後佛調看城涉公杯度等

高僧傳卷十  
三海山仙館叢書

或輒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遙記方兆或死而更生或空後空柳靈迹怪詭莫測其然但典章不同去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史則以爲謀僭妖嬖仙錄則以爲羽化雲翔夫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前傳所紀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遁術高逸但使一分兼人便足高矣至如慧則之感香髮能致痲疾消瘴史宗之過漁梁遇令濟麟得命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爲之更始保誌分身圓戶帝王以之加信光雖和而弗汚其體塵

高僧傳卷十  
三海山仙館叢書

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骸香輿形貌配悅臨亡自然一燭以付後問舍人吳慶慶即啓閣上數日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解於塚內王筠勒碑又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咸真測其小誌四年計誌亡時應年九十七時梁初蜀中又有道

高僧傳卷十  
三海山仙館叢書

香僧助亦並有神力云論曰神道之爲化也蓋以邪誘強推侮慢性兇銳解壓紛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歸降疎石參烟財力士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化自習患失改愆懷播遷中州寇蕩實窮亂交淵曜寔危於前勒虎潛兇於後郡國分崩民遭塗炭澄公惻錄錮之方始痛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於葛陂騁懸記於襄鄴藉秘呪而濟得盡疑香氣而拔臨危瞻鈴映掌坐定凶吉察令二石稽首荒裔子來淨潤蒼生固無以校也其後佛調看城涉公杯度等

高僧傳 卷十



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毒  
苦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其行至橋所開空中聲  
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獸心悵然  
久留中宿聞行道唱布薩聲且復欲前見一人鬢眉皓  
白問獸所之獸具答意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  
山神故相告耳獸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  
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獸神色無復明且見人著單衣頓  
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騷動大深愧  
惟獸曰若是君家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令

高僧傳卷十一

高僧傳卷十一

住缺停少時厭每恨不得度石橋後際齋累日復欲更  
往見橫石洞開度稀少許觀精舍神僧果如前說因共  
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獸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  
得住於是而反顧看橫石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  
現帝著下諸國有德沙門精勤佛事令齋懺穢災獸乃  
祈誠冥感至六日且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石法師  
是少星退別說云穢星是帛僧尤未詳獸以太元之未  
卒於山室屍循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未際士神世  
標入山登巖故見獸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  
惑無得親也時又有慧開慧真等亦善禪業入餘姚靈  
秘山各造方丈禪窟于今尚存

釋慧鬼不知何許人止長安大寺戒行澄潔多棲處山  
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來鬼神色無變乃謂鬼曰  
汝既無頭便無頭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形復作無  
腹鬼來但有手足鬼又曰汝既無腹便無五藏之憂一  
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鬼皆隨言遣之後冬時天甚寒  
靈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柔雅  
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喻談說欲言

高僧傳 卷十一

高僧傳卷十一

勸動其意鬼歎志貞確一心無援乃謂女曰吾心若死  
女無以革靈見試女述凌雲而逝顧歎曰海水可竭須  
彌可傾彼上人者業志堅貞後以晉隆安三年與法顯  
俱遊西域不知所終

釋賢護姓孫涼州人來止廣漢閭興寺常習禪定為業  
又善於律行纖毫無犯以晉隆安五年卒臨亡口出五  
色光明照滿寺內遺言使燒身弟子行之既而肢節都  
盡唯手一指不然因而埋之塔下

支曇蘭青州人少蔬食樂禪誦經三十萬言晉太元中  
遊剡後起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  
數日忽見一人而形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  
獸來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禮拜云珠玑主是  
家舅今往章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聞  
車騎隱隱從者彌峰俄而有人著幘稱珠玑主通既前  
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正有逾於世既  
至蘭所喧詭蘭問住在何處答云樂安縣章鄉山入  
服風聞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法竟贈  
錢一萬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震山谷蘭

禪衆十餘共所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春秋八十有三  
矣

釋法緒姓混高昌人德行清謹蔬食修禪後入蜀於劉  
師塚間頭陀山谷虎兕不傷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處  
石室中且禪且誦盛夏於室中捨命七日不具屍左側  
有香繩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徹數里村人即於屍上為  
起塚塔焉

釋元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也母寇氏本信外  
道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即高之長姊生便信佛乃為母

祈願願門無異見得奉大法母以偽秦宏始三年夢見  
梵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內  
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遂且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  
靈育時人重之復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山久之未許  
異日有一書生高家宿云欲入中常山隱父母即以  
高憑之是夕咸見村人共相祖送明且村人盡來候高  
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復見耶村人云都不知行豈容已  
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初到山便欲出家  
山僧未許云父母不聽法不得度高於是暫還家啟求

入道經涉兩旬方卒先志既背俗乖世故名元高聰敏  
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為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  
精禪律闕關右有浮馱跋陀神師在石羊寺宏法高往  
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陀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  
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禮高乃杖策西秦隱居  
秦嶺山山學百餘人崇其義訓慕其禪道時有長安沙  
門釋曇宏秦地高僧隱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善  
時乞佛熾繁跨有隴西西接涼土有外國禪師曇無毗  
來入其國領徒立眾訓以禪道然三昧正受既深且妙  
隴右之僧眾承蓋高乃欲以已率眾削從毗受法旬  
日之中毗乃反啓其志時河南有二僧雖形為沙門而  
權倖偽相恣情乖律頗忘學僧曇無毗既西反舍夷二  
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讓構元高云昔聚徒眾將為國  
災曼信讓便欲加害其父不許乃攜高往河北林陽堂  
山山古老相傳云是羣仙所宅高徒眾三百往居山舍  
神情自若禪慧彌新忠誠真感多有靈異巖既不擊而  
鳴香亦自然有氣應真仙士往往來遊猛獸馴伏蠱毒  
除善高學徒之中遊刃六門者百有餘人有元福者素

高僧傳卷十一

高僧傳卷十一

高僧傳卷十一

高僧傳 卷十一

高僧傳卷十一

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蓋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術山蟬蛻而逝昔長安靈宏法師遷流岷蜀道洽成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接宏既聞高被擯晉欲申其清白乃不顧棧道之艱冒險從命既達河南質主儀舉便謂王曰王既深鑒遠識何以信讓棄賢貧道所以不遠數千里正欲獻此一言耳王及太子赫然愧悔即遣使詣高卑辭遜謝請高還邑高既贖濟為懷忘念赴命始欲出山風雷忽起樹木摧折崩石塞道呪願曰吾誓志宏道豈得滯方乃風息路開漸還到國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內外敬奉崇為國師河南化畢進遊涼州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賢發高勝解時西海有樊會僧亦從高受學志狹量福得少為足便謂已得羅漢頭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亦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愧懼時魏虜託跋壽僧據平城軍侵涼境壽陽王杜超請高同還偽都既達平城大流法化偽太子託跋是爭高為

高僧傳卷十一

九

師見一時被議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在若何由得脫高合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壽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壽驚覺大集羣臣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壽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壽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為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

令典也朕諸功臣勤勞日久當任結第雍容高爵願神春壽論道陳謨而已不須復親有司苦劇之職其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受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於是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上書如表以白紙為別時惟浩寇天師並先得獲於慧忍晃繫承之日奪其威柄乃謂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為巨害壽遂納之勃然大怒即敕收高高先時嘗密語弟子云佛法應哀吾與宗公首當其禍乎于時問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偽魏尚書韓萬德之門師德既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偽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幽禁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當爾之時門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三而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化京號痛絕既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遷殯兼營理崇公別在異處一部道俗無不嗟駭弟子元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

高僧傳卷十一

一

里旦忽見一人告之以變仍給六百里馬於是揚鞭而反脫問至都見師已亡悲慟斷絕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既滅願復興不如脫更與請和尚起坐和尙德匪常人必常照之矣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極體通汗出其汗香甚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衰在迹理恆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元暢當得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臥而絕也明旦遷柩欲開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墳即穿道俗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法達為偽國僧

正欲高日久未獲受業忽聞祖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能不一現應登見高飛空而至達頂禮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難救當可如何自今已後依方等藏術當得輕受達曰脫得苦報願見於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在君達又曰法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吾願生惡世救護眾生即已還生閻浮提崇公常祈安養已果心矣達又問不審法師已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有知者言訖奄然不見達密訪高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偽太平七年訖跋壽果毀滅佛法悉知高言時河西國沮渠牧犍時有沙門曇曜亦以禪業見稱偽太傅張澤伏膺師禮釋僧周不知何許人性高烈有奇志操而絕光臨迹人真能知常在富山頭陀坐禪獲虜將滅佛法周謂門人曰大難將至乃與眷屬數十人共入寒山在長安西南四百里嶮谷險阻非軍兵所至遂下居焉俄而魏虜肆暴停者悉斃其後幸誅滅崔氏更興佛法偽承昌王鎮長安奉旨將更修正訪求沙門時有說乘山有僧德業非凡王即遣使徵請周辭以老疾令弟子僧亮應

高僧傳卷十一

三

命出山周後將殂告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牀後出燒身經二日方盡煙燄張天而房不燼弟子故遺灰架以磚塔弟子僧亮姓李長安人受業於僧周初承昌王請僧無敢應者咸以言佛法初興疑有不測之慮亮曰像運寄人正在今日若被誅剪自身當之如其養全則道有更振之期又僧周加勤於是隨使至長安未至之頃王及民人掃灑街巷比室候迎王親自枉道接足致敬亮為陳誠禍福訓示因果言約理諧和而且切聽者悲喜各不自勝於是修復故寺延請沙門關中

大法更與亮之力也

釋慧通關中人少止長安太后寺蔬食持呪誦增一阿舍經初從涼州禪師慧紹諮受禪業法門觀行多所遊刃常祈心安養而欲棲神彼國微疾乃於禪中見一人來形其端嚴語通言良時至矣須臾見無量壽佛光明輝然通因覺禪具告同學所見言訖便化異香在房三日乃歇春秋五十九矣

釋淨度吳興餘杭人少好遊獵嘗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痛猶就地臥子度乃心悟因權弓折矢出家蔬食誦經

高僧傳卷十一

海山山僧傳

二十餘萬言常獨處山澤坐禪誦若邑中有齋集軀身然九燈端然達曙以為供養如此者累年後忽告弟子云令辦香湯洗浴說法數千章誠以生死因果言訖奄然而化簫鼓香烟自空而至同時眷屬數十人皆所聞見

釋僧從未詳何許人稟性虛靜隱居始豐瀑布山學兼內外精修五門不服五穀唯餌粟粟年垂百歲而氣力休強禮誦無輟與隱士諸伯王為林下之交每論道說義輒留連信宿後終於山中

釋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通經律不飢五穀唯食松柏脂孤居窟穴習禪為務元嘉中東海王懷素出守巴西開風避會於涪城夏坐講律事竟辭反囚停廣漢

復宏禪法後小疾便告眾云亡成常謂寶積經於是自力誦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一遍經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見空中有紺馬背負金棺升空而逝

釋慧覽姓成酒泉人少與元高俱以寂觀見稱覽嘗遊西域頂戴佛鉢仍於窟窟從達摩比丘諮受禪要達摩

高僧傳

卷十一

海山山僧傳

曾入定在兜率天從彌勒受菩薩戒後以戒法授覽還至于闍復以戒法授彼方諸僧後乃歸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敬覽德聞遣使并資財令於蜀立左軍寺覽即居之後移羅浮天宮寺宋文請下都上鍾山定林寺孝武起中興寺復救令移在京邑禮僧皆隨願受業吳興沈演平昌孟顛並欽慕道德為造禪室於寺宋大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期姓向蜀郡郫人早喪二親事兄如父十四出家從智猛諮受禪業與靈期寺法林共習禮觀猛所詣知

皆已證得後遇元暢復從進業及暢下江陵期亦隨從十住觀門所得已九有師子奮迅三昧唯此未盡暢歎

曰吾自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衡羅唯見此一子特有禪分後卒於長沙寺春秋六十有二神光映屍體更香潔時蜀龍華寺又有釋道果者亦以禪業顯焉

釋道法姓曹燉煌人棄家入道專精禪業亦時行神呪後遊成都王休之費鏗之請為興樂香積二寺主訓眾

有法常行分衛不受別請及僧食乞食所得常減其分

高僧傳卷十一

海山山僧傳

以施蟲鳥每夕輒脫衣露坐以飼蚊蟻如此者累年後入定見彌勒放齋中光照三塗果報於是深加篤勵常坐不臥元徽二年於定中滅度平坐繩牀狀如恆日

釋普恆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為兒童時嘗於日光中見聖僧在空中說法向家人敘之並未之信後苦求出家

止治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靜業禪善入出住與蜀籍律師為同意自說入火光三昧尤從眉直下

至金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顯亦明了未昇明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八未亡一月日忽與規知告別

竟無感顏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日微有病相唯俗家一奴看之明且平坐而卒奴不解強取臥之尸竟不伸眾僧來見更令坐之手屈三指其餘皆伸眾僧試取將之亦隨手即伸伸已復更屈生時體淨死更潔白於是依得道法闡維之新義始然便有五色烟起殊香芬馥州將王元載乃為之讚曰大覺妙無像應真忘諸一念會道場空過萬劫永信心虛東想遇聖藻西影妙遊澄三界傳神因禪境俗物致參差真性理恆炳翰尤奇浮世遺德方化迥

高僧傳卷十一

海山山僧傳

釋僧番姓王太原祁人晉驃騎沈之後也祖世寓居燕郡番少出家止壽春石澗寺誦法華首楞嚴常謂非禪不智於是專志禪那聞曇摩蜜多道王京邑乃拂衣過江止于靈曜寺精勤諮受曲盡深奧時羣劫入山審端坐不動乃脫衣以施之又說法訓勗劫賊慙愧流汗作

禮而去靈鷲寺慧高從受禪業乃請靈還寺別立禪房清河張振後又請居棲元寺文惠文宜並加敬事傳政

蕭赤斧皆諳戒訓王敬則入房覓寤正見入禪因彈指而出謂聖道人即奉米千斛請受三請永明八年卒

秋七十有五時有僧謙超志法遠慧勝並業禪亦各有異迹

釋法悟齊人家以田桑為業有男六人並皆成長悟年五十喪妻舉家鬱然慕道父子七人悉共出家南至武昌履行山水見樊山之陽可為幽棲之處本隱士郭長

翔所止於是有意終焉時武昌太守陳留阮瞻聞而奇之因為剪徑開山造立房室恬不食糗米常資客飯日

一食而已誦大小品法華常六時行道頭陀山澤不避虎兇有時在樹下坐禪或經日不起以齊永明七年卒

高僧傳卷十一

海山山僧傳

於山中春秋七十有九後有沙門道濟踵其高業今武昌謂其所住為頭陀寺焉

釋慧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

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如興通觀山水獨

宿樹下虎兇不傷大明中還都主齊太祖即位被救往

遼東宏讚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僧又

適錢塘之靈隱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後時忽聞風雷

之聲俄見一人秉笏而進稱嚴鎮陳通須臾有一人至

形甚端正羽衛連翩下席禮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住

乃此地承法師至故來展奉富陽縣人故冬寒巖山下

為博侵壞能室靈龍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餘

日并池枯田田種承龍法師既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

必能感致潤澤養生功有歸也超曰與雲降雨本是檀

越之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卻却止能與雲不能

降雨是故相請耳遂許之神倏然而去超乃南行經五

日至赤亭山遙為龍呪願說法至夜羣龍悉化作人來

詣超所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

雨乃相看無言其夜又與超夢云本因念立誓法師既

導之以善輒不敢違命明日晡時當降雨超明旦即往

臨泉寺道人告令辦船於江中轉海龍王經縣令即

請僧浮船石首轉經繞竟遂即降大雨高下皆定歲以

獲收超以承明年春秋七十有四

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遊地于東吳明少出家止章

安東寺齊建元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猼訑尸

骸不朽而禪室荒蕪高隆不繼乃雇人開塲更立堂室

造佛并猼訑公像於是禪心禮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

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髮白鹿白

蛇白虎遊戲堦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王  
開鳳瓶把瓶遣三使慰勞致請乃遣出京師到第又宜  
敬以師禮少時辭還山苦留不止於是資給遣還以建  
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

論曰禪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故能無法不緣無境不察  
然後緣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猶淵池息浪則微見魚石  
心水既澄則凝照無隱老子云重為輕根靜為躁根君  
故輕必以重為本躁必以靜為本大智論云譬如服藥  
將身權息家務氣力平健則還修家業如是以禪定力

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靈化眾生是以四等六通由禪而  
起八除十入精定方成就知禪之為用大矣哉自遺教  
東移禪道亦授先是世高法護譯出釋經僧光曇摩等  
並依教修心終成勝業故能內踰管樂外折妖祥嶺見  
魁於重巖觀神僧於絕石及沙門智嚴斯極西域請  
賓禪師佛跋跋陀更傳業東土元高元紹等亦並親受  
儀則出入盡於數隨往反窮乎還淨其後僧周淨度法  
期慧明等亦厲行其火然禪用為顯屬在神通故使三  
千宅乎毛孔四海結為凝酥過石壁而無聲擊大眾而  
弗迫及大恣恣世道疎疎仙術尚能停波止雨吡火燒  
國正復元高逝矣而更起道法坐而從化焉足美哉若  
如鬱頭藍弗竟為禽獸所惱獨角仙人終為扇陀所亂  
皆由心道離攝而與愛見相應比夫燈燭之於日月會  
是為匹乎

讚曰禪那杳寂正受淵深假夫觀處方備幽尋五門素  
惡九次叢林結鑿山海聚散昇沈茲茲德矣如不厲心  
明律第五十三人

釋慧猷一

釋僧業二

釋僧業三

釋僧業四

釋僧業五

釋僧業六

釋僧業七

釋僧業八

釋僧業九

釋僧業十

釋僧業十一

釋僧業十二

釋僧業十三

釋僧業十四

釋僧業十五

釋僧業十六

釋僧業十七

釋慧猷江左人少出家止江陵辛寺幼而蔬食履操至  
性方直及其戒已後專精律禁時有西國律師摩羅  
又來適江陵大宏律藏猷從之受業就思積時乃大明  
十誦講說相續陝西律師莫不宗之後卒於江陵著十  
誦義疏八卷

釋僧業姓王河內人幼而聰悟博涉眾典後遊長安從  
什公受業見新出十誦述專功此部皆發天然洞此深  
奧什歎曰後世之優波離也值關中多難避地京師與  
國張邵挹其貞素乃請還姑蘇為造閑居寺地勢清曠  
環帶長川業居宗秉化訓誘無輟三吳學士輻湊肩聯  
又以講道餘隙屬意禪門每一端坐輒有異香充塞房  
中近業坐者咸所共聞莫不歎其神異昔什公在關未  
出十誦乃先譯戒本及流支入秦方傳大部故戒心之  
與大本其意正同在言或異業乃改正一依大本今之  
傳誦二本雙行業以元嘉十八年卒於吳中春秋七十  
有五業弟子慧先襲業風軌亦數當講說

釋慧詢姓趙趙郡人少而蔬食苦行經遊長安受學什  
公研精經論尤善十誦僧祇乃更製條章義貫終古宋  
承初中還止廣陵大開律席元嘉中至京師止道場寺  
寺僧慧觀亦精於十誦以詢德為物範乃令更振他寺  
於是移止長樂寺大明二年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四

釋僧業一

釋僧業二

釋僧業三

釋僧業四

釋僧業五

釋僧業六

釋僧業七

釋僧業八

釋僧業九

釋僧業十

釋僧業十一

釋僧業十二

釋僧業十三

釋僧璩姓朱吳國人出家為僧業弟子總統眾經尤明十誦兼著史籍頗製文藻始住吳虎邱山宋孝武欽其風聞敕出京師為僧正悅眾止于中興寺時有沙門僧定自稱得不還果璩集僧詳斷令現神足定云恐犯戒故不現耳璩案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一斷疑網二破邪見三除憍慢四成功德定既虛誑事暴即日明璩璩仍著誠眾論以示來葉璩既學兼內外又律行無疵道俗歸依車軌相接少帝准從受五戒璩章王子尚崇

高僧傳卷十一

為法友袁榮張敷並一遇傾蓋後移止莊嚴卒於所住春秋五十有八述勝鬘文自并撰僧尼要事兩卷今行於世時又有道表律師直有高行宋明帝敕晉熙王

釋道徽雍邱小黃人少有戒行善於毗尼精研四部融會眾家又以律部東傳梵漢異音文頗左右恐後人謬訪無所乃會其首歸名曰決正四部毗尼論後遊於彭城宏通律藏遂卒於彼春秋七十有五時棲元寺又有釋慧曜者亦善十誦

釋僧隱姓李秦州隴西人家世正信隱年八歲出家便能長孺至十二年蔬食及受具戒執操極堅常遊心律死妙通十誦誦法華維摩開西涼州有元高法師禪慧兼舉乃負笈從之於是學盡禪門深解律要商公化後復西遊巴蜀專任宏通頃之東下止江陵竟岳寺又詔業於慧徹徽名重當時道扇方外隱研訪少時備窮經律禪慧之風被於荆楚州將山陽王劭作祐及長史張岱並諮稟戒法後刺史巴陵王休若及建平王景素皆稅駕禪房屈膝恭禮後即疾少時問侍者日中未谷云

已中乃密水漱口顏貌怡然忽爾從化春秋八十矣時江陵上明寺復有成其律師亦善十誦及雜心毗曇等釋道房姓張廣漢五城人道行清貞少善律學止廣漢長樂寺每禮佛燒香香煙直入佛頂又勤誦門人改惡行善其不改者乃為之流泣後卒所住春秋一百二十歲矣

釋道營未詳何許人始住靈曜寺習禮晚依觀詢二律師諮受毗尼備善僧祇一部誦法華金光明疏素守節莊嚴道慧冶城智秀皆師其戒範張永請還吳郡蔡興宗復要住上虞永後於京師夢湖苑立閉心寺復請還

居講席頗仍學徒甚盛昇明二年卒春秋八十有三矣時有釋慧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家膺身苦節持等律教齊初入東講摩訶僧祇部齊竟陵王子良遣迎出都仍止閉心寺焉

釋志道姓任河內人性溫謹十七出家止靈曜寺蔬素少欲六物之外略無兼畜學通三藏尤長律品何向之欽德致禮請居所造法輪寺先時魏虜滅佛法後世嗣興而成按多闕道既善志宏通不懼艱苦乃構同契十

高僧傳卷十一

有餘人往至虎牢集洛秦雍淮豫五州道士會於引水寺講律明戒更伸受法偽國僧禁獲全道之力也後還京邑王奩出鎮湘州攜與同遊以承明二年卒於湘土春秋七十有三時京師天官寺又有超度者亦善十誦及四分著律例七卷云

釋法穎姓索燉煌人十三出家為法香弟子住涼州公府寺與同學法力俱以律藏知名穎伏膺已後學無再詰記在一閣研精律部博涉經論元嘉末下都止新寺寺武南下改治此寺以穎學業兼明教為都邑僧正後

辭任還多寶寺常習定閱房亦時開律席及齊高即位復敕為僧主資給事事有倍常科穎以從來信施造經像及藥藏鎮於長干齊建元四年卒春秋六十有七撰十誦戒本并羯磨等時天保寺又有慧文律師亦善諸部毗尼為瑯琊王奩所事云

釋法琳姓樂晉原臨邛人少出家止蜀郡裴寺專好戒品研心十誦常恨蜀中無好師宗俄而隱公至蜀琳乃

冠已握維以日兼夜及隱還陝西復隨從數載諸部毗尼洞盡心曲後還蜀止靈建寺益部僧尼無不宗奉常

高僧傳卷十一

祈心安養每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輒見一沙門形甚姝大常在琳前至齊建武二年廢疾不愈注念西方禮懺不息見諸賢聖皆集目前乃向弟子述其所見今死後挾身言託合掌而卒即於新繁路口積木幡屍煙燄衝天三日乃盡收斂遺骨即於其處而起塔焉

釋智稱姓裴本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祖世避難寓居京口稱幼而慷慨頗好弓馬年十七隨王元謨申坦北討擒仇每至交兵血刃未嘗不心懷惻怛痛深諸已却乃歎曰害人自濟非仁人之志也事寧解

印造諸瑞應經乃深生感悟知百年不糊國威非重乃投南瀾禪房宗公請受五戒宋孝武時迺益州印禪師下都供養稱便東意歸依印亦厚相將接及印反汶江因扈遊而上於蜀裴寺出家印為之師時年三十有六乃專精律部大明十誦又誦小品一部後東下江陵從隱具二師更受禪律值義嘉攜亂乃移卜京師遇穎公於與皇講律稱諮決隱遠發言中詣一時之席莫不贊嗟定林法獻於講席相值聞其往復清元仍攜止山寺於是溫誦小品研精毗尼後餘欽實安寺釋僧志請稱



還鄉開講十誦雲棲寺復原為寺主稱乃受任少時舉其綱目示以憲章頌之反都文宣請於普公講律僧眾數百皆執卷承旨稱辭家人道務這繁常絕塵市杜塞人事每有凶放乘戒節哀唯行道加勉以終其功之制朱方沙門慧始請稱還鄉講說親里知舊有來問訊悉慰勉訓勵示以孝慈臨別涕泣因留不止還京想安樂寺法輪常轉講大本四十餘遍齊永元三年卒春秋七十有二著十誦義記八卷盛行於世弟子僧辯等樹碑于安樂寺稱弟子聰超二人最善毗尼為門徒所祀釋僧祐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父世居于建業祐年數歲入徒初寺禮拜因踴躍樂道不肯還家父母憐其志且許入道師事僧範道人年十四家人密為訪婚祐知而避至定林法達法師亦戒德極嚴為法門梁棟祐師奉竭誠及年滿具戒執探堅明初受業於沙門法穎穎既一時名匠為律學所宗祐乃竭思鑽求無懈昏曉連大精律部有過先哲齊竟陵文宣王每請講律聽眾常七八百人承明中敕入吳試簡五眾并宣講十誦更仰受戒之法凡獲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

高僧傳卷十一

三海山伽藍叢書

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因定丁開善路西定林之舊墓也弟子正度立碑頌德東莞劉魏製文初補集經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為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宏明集等皆行於世論曰禮者出乎忠信之薄律亦起自防非是故隨有犯緣乃製篇目迄乎雙樹在迹為周自金河滅影迦葉尉與因命持律尊者憂波離比邱使出律藏波離乃手執象牙之扇口誦調御之言滿八十反其文乃訖於是題之樹葉號曰八十誦律是後迦葉阿難末田地舍那波斯憂波利多此五羅漢次第任持至掘多之世有阿育王者王在波叱梨弗多城以因在昔見佛遂為鐵輪御世而猜忌不忍在政苛虐焚燒經書諸得道其後易心歸信追悔前失遠會應真更集三藏於是互執見聞各引師說依據不同遂成五部而所制輕重時或不同開遮廢立不無小異皆由如來往昔善應物機或隨人隨根隨時隨國或此處應開餘方則制或此人應制餘者則開五師雖同取佛律而台據一邊故篇聚或時輕重綱目不無優降依之修學並能得道故如來在世有憂難因緣已懸記經律應為五部大集經云我滅度後遺法分為五部願割解義隱覆法藏名曇無竭多即曇無德也讀誦外書受有三世善能問難說一切性皆得受戒名薩婆即薩婆多也說無有我輕諸煩惱名迦葉毗說有我無說空名婆蹉富羅以廣博編覽五部名摩訶僧祇善男子如是五部雖名別異而皆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又文殊師利問經云我涅槃後百年當有二部起一摩訶僧祇二大眾老少同會共苦薩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七部二者體毗履部純老百共會

高僧傳卷十一

三海山伽藍叢書

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十一部故彼經偈云十八及二本悉從大乘出無是亦無非我說未來起又執見不同傳中亦有十八部而名字小異故以五部為根本從薩婆多部生四部彌沙塞生一部迦葉毗生二部並是佛泥洹後二百年內僧祇生六部流傳至四百年中曇無德生五部經中或時止道五師者舉其領袖而言或時十八二十則通列異論也自大教東傳五部皆度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未竟多羅化焉後曇摩流支又誦出所餘什譯都竟曇無德部佛陀耶舍所翻即四分律也摩訶僧祇部及彌沙塞部並法顯得梵本佛跋跋陀羅譯出僧祇律佛跋什譯出彌沙塞部即五分律也迦葉毗部或言梵本已度未被翻譯其善見摩得勒伽戒因緣等亦律之枝屬也雖復諸部皆傳而十誦一木最盛東國以昔卑摩羅又律師本西土元匠來入關中及荊陝皆宣通十誦盛見宗錄曇猷親承音旨僧業繼踵宏化其間瓊儼隆榮等並祖述猷業列奇宋代而皆依文作解未甚鑽掘其後智稱律師竭有深思凡所披釋並開拓門戶更立科目齊梁之間號稱命世學徒傳記于今尚焉夫慧資於定定資於戒故戒定慧品義次第故當知人道即以戒律為本居俗則以禮義為先禮記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經云戒為平地眾善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住故神解五法制使先知斬草三根不可不識然後定慧法門以次修學而謬執之徒互生異論偏於律者則言戒律為指事教論虛誕薄知篇聚名目便言解及波離止能灑水翻囊已謂行齊羅漢唯我日僧餘皆木想此則自讚毀他功不贖過我慢於高蓋斯謂也偏於

高僧傳卷十一

三海山伽藍叢書

數論者則言律部為偏分數論為通方於是屢背毗尼  
專重陰入得意便行曾與拘礙謂言地獄不燒智人鑊  
湯不焚版若此皆操之失柄處以自傷相鼠犛羊豈非  
斯謂

讀日盤孟設誠几杖施銘人如不扇與用烈乘納衣既  
補篇聚由生緘持口意枯槁心形怡感兩鏡欣憂二瓶  
高僧傳卷第十一

音釋  
盛力鹽切 輝 馳 迷 切 馬 嘖 梵 語 其 云 達 礙 此 礙 復 四  
盛 香 器 上 鼓 也 嘖 云 財 施 嘖 初 親 切 礙 切 繫

也 赦 奴 奴 切 面 蓋 徒 到 禁 勝 立 切 紙 神 骨 切 浩 房 九  
名 顛 顛 豈 控 摩 也 燭 火 炬 也 瑛 瑛 切 兪 兪 切 兪 兪 切  
準 切 兪 兪 切 燭 火 炬 也 瑛 瑛 切 兪 兪 切 兪 兪 切  
北 夷 也 燭 火 炬 也 瑛 瑛 切 兪 兪 切 兪 兪 切

高僧傳卷十一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 卷十一

高僧傳卷十二 論經 忘身第六十一人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嚴撰

釋法蓮三 釋法羽五 釋僧瑜七

釋慧益八 釋僧慶九 釋法光十 釋曇宏十一

釋法光十 釋曇宏十一 釋僧慶九 釋法光十

釋法光十 釋曇宏十一 釋僧慶九 釋法光十

釋法光十 釋曇宏十一 釋僧慶九 釋法光十

釋法光十 釋曇宏十一 釋僧慶九 釋法光十

釋法光十 釋曇宏十一 釋僧慶九 釋法光十

釋法光十 釋曇宏十一 釋僧慶九 釋法光十

釋法光十 釋曇宏十一 釋僧慶九 釋法光十

釋法光十 釋曇宏十一 釋僧慶九 釋法光十

山下虎災村人遇害日有一兩稱乃謂村人曰虎若食  
我矣必當消村人苦諫不從即於是夜獨坐草中咒願  
曰以此身充汝飢渴令汝從今息怨害意未嘗得  
無上法食村人知其意正各位拜而還至四更中聞虎  
取稱村人逐至南山噉身都盡唯有頭存因葬而塔  
爾後虎災遂息

釋法進或曰道進或曰法進唐涼州張掖人幼而精  
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為沮渠蒙遜所重遜卒子昇璩為  
胡寇所破開進曰今欲轉略高昌為可耻不進曰必捷  
但憂災饑耳進軍即定後三年景琛率弟安周統立是  
歲饑荒死者無限周既事進進屢從求乞以賑貧饑國  
藉稍竭進不復求迺淨洗浴取刀墮至深窮窟餓人所  
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拂衣鉢者樹投身餓者問云  
施汝共食眾雖飢困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柱鹽以  
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汝取我皮  
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將去但取燕之餓者悲悼  
無能取者須臾弟子來至王人復至舉國奔赴就呼相  
屬因舉之還官周敕以三百斛麥以施飢者別發倉廩

高僧傳卷十一 以賑貧民至明晨乃絕由城北開維之煙塔衝天七日  
乃歇展骸都盡唯舌在不爛即於其處起塔三層樹碑  
于右進弟子僧蓮姓趙高昌人善十誦律蔬食節行誦  
法華勝鬘金剛般若又篤厲門人常懷懺為業

釋僧富姓山高陽人父霸為藍田令富少孤居貧而篤  
學無厭採薪為燭以照讀書及至冠年備盡經史美姿  
容善談論後遇仙秦衛將軍楊邑資其衣糧習擊齒齋  
共志學及聽安公講放光經遂有心樂道於是剃髮依  
安受業安亡後還魏郡廷尉寺下帷潛思從事人間時

村人有劫劫得一小兒欲取心肝以解神雷道遠路口  
遇見劫具問其意因脫衣以易小兒羣劫不許富曰大  
人五藏亦可用不劫謂富不能忘身因妄言亦好富乃  
念曰我幻骸之軀曾有一死今以濟人雖死猶生即自  
取劫刀畫胸至臍群劫更相咎責四散奔走即送小兒  
還其家路口時行路一人見富如此因問其故富雖復  
頓聞口猶能言迺具答以此事此人悲悼傷心還家取  
針縫其腹皮塗以驗藥譽寺將息少時而差後不知  
所終

高僧傳卷十二

釋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為慧始弟子始立行精苦修

頭陀之業羽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身  
供養時偽秦晉王姚緒鎮蒲坂羽以事白緒緒曰入道  
多方向必燒身不敢固違幸願三思羽誓既重即服  
香油以布纏體誦捨身偈竟以火自燒道俗觀視莫不  
悲慕焉時年四十有五

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咽菜不疑於  
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為僧要弟子精勤慳厲苦行標  
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適密有燒身之意常履人所  
藉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己身道還  
寺辭要苦諫不從即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眾八關  
并告別知識其日闔境奔波車馬人眾及賫金寶者不  
可稱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行香既竟執燭然薪入  
中而坐誦藥王木事品眾既不見紹悟其已去禮拜未  
畢悉至藉所藉已洞然誦聲未息火至額聞唱一心言  
已奄絕大眾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煙中俄而上  
天時見者咸謂天宮迦維羅三月薪聚乃盡紹臨終謂  
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樹其後三日果生

高僧傳卷十二  
釋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為慧始弟子始立行精苦修  
頭陀之業羽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身  
供養時偽秦晉王姚緒鎮蒲坂羽以事白緒緒曰入道  
多方向必燒身不敢固違幸願三思羽誓既重即服  
香油以布纏體誦捨身偈竟以火自燒道俗觀視莫不  
悲慕焉時年四十有五

焉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紹師僧要亦清  
謹有懿德年一百六十終於寺

釋僧瑜姓周吳與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粹元嘉十  
五年與同學曇溫慧光等於廬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  
招隱瑜常以為結界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  
捐藥王之轍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焚燒身以宋  
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為窟并請僧設齋告眾辭別  
是日雲霧晦合密雨交零瑜適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  
當清朗如其無感便當溺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昧  
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窟籠中合掌而坐誦

高僧傳卷十二

釋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為慧始弟子始立行精苦修

藥王品火燄交至猶合掌不致道俗知者奔赴廬山並  
稽首作禮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之酒歇時年四  
十四其卒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桐根枝豐茂巨細  
相似貫壤直聳遠茂連理奇樹識者以為婆羅寶樹冠  
柄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為雙桐山門吳郡張  
壽為平南長史親觀其事具為傳讀讀曰悠悠元機茫  
茫至道出生入死孰為妙寶一自昔藥王殊化絕倫往  
聞其說今觀斯人二英英沙門慧定心固疑神紫氣表

迹雙樹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英式屢發其  
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建中出都思  
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眾人聞者或毀或讚至大  
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餌麻麥到六年又絕麥等但食酥  
油有頃又斷酥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縮微而神情警正  
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感德適太宰江夏王義恭詣寺諫  
益益誓志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將就焚燒適於  
鍾山之南置錢辦油其日朝乘牛車而以人牽自寺之  
山以帝王是兆民所憑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壑至雲

高僧傳卷十二  
釋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為慧始弟子始立行精苦修  
頭陀之業羽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身  
供養時偽秦晉王姚緒鎮蒲坂羽以事白緒緒曰入道  
多方向必燒身不敢固違幸願三思羽誓既重即服  
香油以布纏體誦捨身偈竟以火自燒道俗觀視莫不  
悲慕焉時年四十有五

龍門不能步下令人啓聞慧蓋道人今捨身請門奉辭  
深以佛法仰累帝聞改容即躬出雲龍門益既見帝重  
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帝亦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  
填滿山谷投衣棄寶不可勝計益適入樓一小時以  
吉貝自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太宰  
至鑊所請喻曰道行多方向必死命幸願三思更就異  
途益雅志確然曾無悔念迺答曰微軀賤命何足止留  
天心聖慈罔已者願度二十人出家臨初即許益適手  
自執燭以然帽帽然已酒藥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

高僧傳卷十二

釋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為慧始弟子始立行精苦修

誦聲猶分明及眼乃昧貴賤哀嗟響震幽谷莫不彈指  
稱佛惆悵淚火至明且迺盡帝於于時聞空中笳管  
異香芬苾帝盡日方還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  
佛法明日帝為設會度人令齋王唱白具序微祥燒身  
之處起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釋僧虔姓陳巴西安漢人家世事五斗米道慶生而獨  
悟十三出家止義興寺淨修梵行願求見佛先捨三指  
末普燒身漸絕糲粒唯服香油到大明三年二月八日  
於蜀武擔寺西對其所造淨名像前焚身供養刺史張  
悅期出臨視道俗僑舊觀者傾邑行雲為結苦雨悲零  
俄而晴景開明天色澄淨見一物如龍從積升天時年  
二十三天水太守表方明為收灰起塔

高僧傳卷十二  
釋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為慧始弟子始立行精苦修  
頭陀之業羽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身  
供養時偽秦晉王姚緒鎮蒲坂羽以事白緒緒曰入道  
多方向必燒身不敢固違幸願三思羽誓既重即服  
香油以布纏體誦捨身偈竟以火自燒道俗觀視莫不  
悲慕焉時年四十有五

灰塔

釋曇玄黃龍人少修戒行專精律部宋永初中南遊番禺止臺寺晚又適交趾之仙山寺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誓心安養以孝建二年於山上聚薪密往積中以火自焚弟子追及抱持將還半身已爛經月小差後近村設會舉寺皆赴宏於是日復入谷燒身村人追救命已終矣於是益薪進火明且乃盡爾日村居民咸見宏身黃金色乘一金鹿西行甚急不暇瞻涼道俗方悟其神異共收灰骨以起塔焉

論曰夫有形之所質者身也情識之所質者命也是故冷脂飲血乘肥衣輕欲其怡憚也餌木舍丹防生養性欲其壽考也至如折一毛以利天下則吝而弗為撤一食以續餘命則惜而不與此其弊過矣自有宏知達見遺已瞻人體三界為長夜之宅悟因生為夢幻之境精神逸乎薰羽形骸滯於瓶罍是故摩頂至足曾不介心國城妻子捨若遺芥今之所論蓋其人也僧羣止為一鷲而絕水以亡身僧當止救一童而盡腹以全命法進割肉以救人譽稱自傲於炎虎斯皆尚乎兼濟之道忘

高僧傳卷十二

九 海山仙館叢書

我利物者也昔王子投身功踰九劫劓肌負鳥跋履三千推夫若人固亦起邁高絕矣爰火法羽至于曇宏皆灰燼形骸棄捨珍愛或以情祈安養或以願生知足故雙桐表於房裏一館顯自空中符瑞彪炳與時聞出然聖教不同開遊亦異若是大權為物適時而動利現萬端非教所制故經云能然手足一指迴勝國城布施者是出家凡僧本以威儀攝物而今殘毀形體壞福田相若而為說有得有失得在忘身失在違戒故龍樹云新行菩薩不能一時備行諸度或滿檀香藥不如王子投

虎或滿慈而乘慈如他斷食等皆田行未全美不無盈缺又佛說身有八萬戶蟲與人同氣人命既盡蟲亦俱逝是故羅漢死後佛許燒身而今未死便燒或損於蟲命有失說者或言羅漢曾入火光夫復何性有言入火光者先已捨命用神智力後乃自燒然性地善護亦未免報軀或時投形火聚或時裂體分人當知救蠱之論其究莫詳焉夫三毒四倒乃生死之根我七覺八道實涅槃之要路豈必燔炙形體然後離苦若其位鄰得忍俯迹同凡或時為物捨身此非言論所及至如凡夫

高僧傳卷十二

十 海山仙館叢書

之徒鑿然無所廣知盡善行道何如棄捨身命或欲微舉一時或欲流名萬代及臨火就薪悔怖交切彰言既廣恥奪其操於是侃侃從事空累萬苦若然非所謂也讚曰若人挺志金石非英鍊茲所重所彼買城芬藉蔚蔚薪館浮輕騰煙耀彩吐瑞含顧千秋倘美萬代傳聲

誦經第七 二十一入

釋曇慶一

釋法相二

竺法純三

釋僧生四

釋法宗五

釋道固六

釋慧慶七

釋普明八

釋法莊九

釋慧果十

釋慧進十三

釋僧覆十二

釋慧業十五

釋宏明十四

釋起禱十七

釋道嵩十六

釋僧侯十九

釋法慧十八

釋道琳二十一

釋慧彌二十

釋慧遠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

高僧傳卷十二

十一 海山仙館叢書

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還又精達經旨亦為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叩戶云欲請法師九句說法遂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此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遂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云神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稍九匹呪願畢於是各絕遂後不知所終釋法相姓梁不測何人常山居精苦誦經十餘萬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太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

時山行宿于廟側忽見一人元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函石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施貧民後度江南止越城寺忽遊縱放蕩優俳滑稽或時裸袒干冒朝貴晉鎮北將軍司馬悟惡其不節招而鳩之煩煩三鍾神氣清爽然無畏懼大異之至晉元興末卒春秋八十時有竺曇蓋竺僧法並苦行通感善能神呪請雨為揚州刺史司馬元顯所敬法亦善神呪晉丞相會稽王司馬道子為起治城寺焉

高僧傳卷十二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善誦古維摩經晉元興中為寺上蘭渚買故屋寮還於湖中遇風而船小純唯一心憑觀世音口誦不輟俄見一大流船乘之獲免至岸訪船無主須臾不見道俗咸歎神感後不知所終

釋僧生姓袁蜀郡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稱成都未豐等請為三賢寺主誦法華習禪定嘗於山中誦經有虎來蹲其前誦竟乃去後每至誦誦見左右四人為侍衛年雖衰老而黠勤彌厲後徵疾便語侍者云吾將去矣於後可為燒身弟子謹伊遺命

釋法宗臨海人少好遊獵嘗於野遇射鹿墮胎鹿母  
銜箭猶就地臥子宗乃悔悟知貪生愛子是有識所同  
於是推弓折矢出家業道常分衛自資受一食法蔬昔  
六時以悔先罪誦法華雜摩肯升臺誦詠響聞四遠士  
庶稟其歸戒者三千餘人遂開拓所住以為精舍因誦  
為日號曰法華臺也宗後不測所終

高僧傳卷十二

海山仙館叢書

又存念觀音有頃見一光如螢火追之不及遂得出允  
於是進修禪業節行彌新頻作數過普賢齋並有瑞應  
或見梵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並以及未及暄涼倏忽不  
見後與同學四人南遊上京觀颺風化夜乘水皮河中  
道水破三人沒死回又歸誠觀音乃覺脚下如有一物  
自歧復見亦光在前乘光至岸達都止南潮寺常以瓶  
舟為業嘗中夜入禪忽見四人御車至房呼令上乘問  
欸不自覺已見身在都後沈橋間見一人在路坐胡牀  
侍者數百人見愕驚起問曰坐禪人耳彼人因謂左右  
曰向止令知處而已何忽勢屈法師於是禮拜執別令  
人送問還寺叩門良久方開入寺見房猶閉柴成莫測  
其然宋元嘉二十年臨川康王義慶攜往廣陵終於彼  
也

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  
誦法華十地思益雜摩每夜吟誦常聞中有彈指讚  
歎之聲嘗於小雷遇風波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  
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驚厲彌勤宋元  
嘉末卒春秋六十有二

海山仙館叢書

釋普明姓張臨淄人少出家稟性清純蔬食布衣以懺  
誦為業誦法華雜摩二經及誦誦之時有別衣別座未  
嘗穢雜每至勤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在其前誦維摩  
經亦聞空中倡樂又善神呪所救皆愈有鄉人王道真  
妻病請明來呪明入門婦便問絕俄見一物如狸長數  
尺許從狗竇出因此而愈明嘗行水傍兩巫覡自云神  
見之皆奔走以未孝建初中卒春秋八十有五

高僧傳卷十二

海山仙館叢書

釋法莊姓申淮南人十歲出家為廬山慧遠弟子少以  
苦節標名晚遊關中從敬公稟學元嘉初出都止道場  
寺性率素止一中而已誦大涅槃法華淨名每後復說  
誦此房常聞莊房前有如兵仗羽衛之觀實天神來聽  
也宋大明初卒於寺春秋七十有六  
釋慧果陳州人少以蔬食自業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  
誦法華十地嘗於閭廂見一鬼致致於果云昔為眾僧  
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破窠鬼中法師德素高明又慈  
悲為意願助以救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埋在栢  
樹根下願取以為福果即告眾掘取果得三千為造法  
華一部并設會後慶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

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釋法恭姓關雍州人初出家止江陵安養寺後出京師  
住東安寺少而著行殊倫服布衣餽蕪麥誦經三十餘  
萬言每夜誦詠輒有殊香異氣入恭房者咸共聞之又  
以辨納緊蓋強常披以飼之宋武文明三帝及衡陽文  
王義季等並崇其德業所獲信施常分給貧病未嘗私  
蓄宋太始中還西卒於彼春秋八十時烏衣復有僧恭  
者德業高明綱總寺任亦不食積稻唯餽豆麥  
釋僧履未詳何許人少孤為下人所養七歲出家為僧

海山仙館叢書

亮弟子學值諸經蔬食持呪誦大品法華宋明帝深加  
器重救為彭城寺主率家有功宋太始末卒春秋六十  
有六  
釋慧進姓姚吳興人少而雄勇任性遊俠年四十忽悟  
心自啓遂爾離俗止京師高座寺蔬食素衣嘗誦法華  
用心勞苦執卷輒病適發願願造法華百部以悔前障  
始聚得錢一千六百時有劫來問進有物不答云唯有  
造經錢在佛處羣劫聞之被然而去於是聚集信施得  
以成經滿足百部經成之後病亦小差誦法華一部得

高僧傳卷十二

海山仙館叢書

過情願既滿厲操逾堅常迎諸福業願生安養宋亡少  
時忽聞空中聲曰汝所願已足必得生西方也至齊永  
明三年無病而卒春秋八十有五時京師龍華寺復有  
釋僧念誦法華金光明疏食避世  
釋宏明本姓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真苦有戒節止山  
陰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則  
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以為給使也明嘗於雲門坐禪  
虎來入明室內伏于牀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久乃去又  
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曰汝是何人答云昔是此  
寺沙彌盜帳下食今墮閻中間上人道業故來聽誦經  
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說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  
永興石姥巖入定又有山精來憐明明捉得以腰繩繫  
之鬼遂謝求脫云後不敢復來乃解放於是絕迹元嘉  
中郡守平昌孟顛重其真素要出安止道樹精舍後濟  
陽江總於永興邑立繩元寺復請明往住大明末陶里  
董氏又為明於村立柏林寺要明還止訓勵戒門人  
成列以齊永明四年卒於柏林寺春秋八十有四  
釋慧謙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根寺少而務學通訪眾

釋法華十地思益雜摩每夜吟誦常聞中有彈指讚  
歎之聲嘗於小雷遇風波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  
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驚厲彌勤宋元  
嘉末卒春秋六十有二

海山仙館叢書

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臧否人物輒塞耳不聽或時以異言問止瓶衣率素日以一中自畢精勤標節以救苦為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官宦見有三人來叩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像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車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豫同寺有沙門法音亦素行誦經

釋道嵩姓夏高密人年十歲出家少而沉隱有志用及其戒之後專好律學誦經三十萬言交接上下未嘗有喜愠之色性好檀捨隨獲利資皆以施人瓶衣之外略無兼物宋元徽中來京師止鍾山定林寺守靜閑房機誦無輟人有造者輒為說法訓獎以代饒焉從之請戒者甚眾後卒於山中春秋四十有九

釋超辯姓張燉煌人幼而神悟孤憤履操深沈誦法華金剛般若闍京師盛於佛法乃越自西河路由巴楚建干建業順之東適吳越觀瞻山水停山陰城備寺少時後還都止定林上寺閑居素學命山門誦法華日限一遍心敏口從恆有餘力禮千佛凡一百五十餘萬拜

足不出門三十餘載以齊永明十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門僧祐為誌碑墓所東莞劉觀製文時有靈根釋法明祇暹釋僧志益州釋法定並誦經十餘萬言蔬食苦行有至德焉

釋法慧本姓夏侯氏少而秉志精苦律行水嚴以宋大明之末東遊馬允隱于天柱山寺誦法華一部蔬食布衣志耽人外居閣不下三十餘年王侯稅駕止拜房而反唯汝南周顒以信解兼深特與相接時有慕德希禮或因願介意時一見者以齊建武二年卒于山寺時若

耶懸溜山有釋曇遊者亦蔬食誦經苦節為業釋僧侯姓冀西涼州人年十八便蔬食禮懺及具戒之後遊方觀化宋孝建初來至京師誦法華維摩金尤明常二日一過如此六十餘年蕭惠開人蜀請法同遊後惠開協同義嘉負罪歸闕侯乃還都於後閣創立石室以為安禱之所自息慈以來至于捨命魚肉葷辛未嘗近齒脚影小踐輒空齋而過齊永元二年微覺不愈至中不能食乃索水漱口合掌而卒春秋八十有九時普宏有釋慧溫亦誦法華維摩首楞嚴疏苦有高節

釋慧彌姓楊氏宏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裔也年十六出家及具戒之後志修遠離乃入長安終南山巖谷險絕軌迹莫至彌負錫獨前虎兇無擾少誦大品又精修三昧於是勇茅結宇以為棲神之宅時至則持鉢入村食竟則還室禪誦如此者八年後開江東有法之盛乃觀化京師止于鍾山定林寺習業如先為人溫恭仁讓喜愠無色戒範精明變化忘俗諒賢求善恆若未足凡黑白造山禮拜者皆為說法提誘以代餽饌爰自出家至于衰老羸弱辭養一昔永絕足不出山三十餘年

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淨名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慧韶為屋所壓頭陷入胃琳為祈請詔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且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琳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

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淨名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慧韶為屋所壓頭陷入胃琳為祈請詔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且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琳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

長三尺餘眾咸服其微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論曰誦誦之利大矣而成其功者希焉良由總持難得懈忘易生如經所說止復一句一個亦是聖所稱夫是以曼達通神於石鳩僧生感衛於空山道隔臨危而獲濟壽慶將沒而家全斯皆實德內充故使微塵外啓經云六牙降室四王衛座豈尊虛黃若乃疑寒靜夜朗月長宵獨處閉房吟誦經典音吐適亮文字分明足使幽顯折踊精神暢悅所謂歌誦法言以此為音樂者也

讀曰法身既遠所寄者解沉吟反復惠利難思無忌三業有競六時化人乃衛變眾來茲此焉實德誰與較之高僧傳卷十二

音釋

咳 子合切 嗽力往切 杖無粉切 續苦誦切 擇半益切 咳 胡谷切 若胡切 殺 胡谷切 若胡切 殺 胡谷切 若胡切

高僧傳卷第十三 釋師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敏撰

與福第八十人

晉

竺慧達一

釋慧力三

宋

釋慧受四

釋曇翼六

高僧傳卷十三

釋僧亮八

齊

釋慧微十

釋法獻十二元

梁

釋僧護十三

釋法悅十四

竺慧達姓劉本名薩阿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畋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蘇備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師為其說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城

郡覓阿育王塔像禮拜悔過以懺先罪既歸即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勤彌業唯以禮懺為先習學康中至京

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達上越城願望見此刹抄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刹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八丈許得

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及有一爪甲及一髮髮伸長數

尺卷則成螺光色炫耀乃周宣王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即此一也既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置一刹

施安舍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為三層又昔咸和

中丹陽尹高悝於張侯橋浦裏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跡

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有王第四女所造埋藏像

還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

趣長干寺爾後一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得

銅蓮華跌浮在水上即收送縣縣表上臺敕使安像足

下契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悝云昔於天竺得阿育

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邊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得

云像已出江東為高悝所得故遠涉山海欲一見禮拜

耳悝即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歎歎涕泣悝即放光照于

堂內五人云本有圖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晉咸安元

年交州台浦縣採珠人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

表上晉簡文帝敕施此像孔穴雖同光色一種凡四十

餘年東西祥感光跡方具達以刺像靈異倍加勸勵後

東遊吳縣禮拜不像此像以西晉將末建興元年癸酉

之歲浮在吳松江涇濱口漁人疑為海神延巫祝以迎

之於是風濤俱盛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天師

之神復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士吳縣民朱應

開而歎曰將非大覺之垂應乎乃齋齋共東靈寺帛尼

及信者數人到涇濱口稍首盡虔歌頌至德即風潮調

靜遙見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惟衛

二名迦葉即還安置通元寺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

心者眾矣達停止通元寺首尾三年晝夜虔禮未嘗暫

廢頃之進適會稽禮拜鄒縣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歲

久荒蕪示存某墟達翹心東想乃見神光發發因是修

立窴砌羣鳥無敢棲集凡近寺側收漁者必無所獲

俗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頴復加開拓遠東西觀

禮屢表徵驗精誠篤勵終年無改後不知所之

釋慧元河北人為人性善喜愠無色常習禪誦經勸化

福事以為恆業晉太元初於武陵山立寺有二十餘

僧營蔬園遊永絕人途以太元十四年卒後有人入

武當山下見之神色甚暢寄語寺僧勿使寺業有廢自

是寺內常聞空中應時有磬聲依而集眾未嘗差失沙

門竺慧直居之直精苦有戒節後絕粒唯飲松柏因登

山蟬蛻焉

釋慧力未知何許人晉永和中外來遊京師嘗乞蔬食若

行頭陀修福至晉興寧中啓乞陶處以為瓦官寺初標

塔基是今塔之西每夕標塔基輒東移十餘步且取還

已復隨徙潛共伺之見一人著朱衣武冠披標置東方

仍於其處起塔今之塔處也記者云立寺後三十年當

為天火所燼至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七月夜自然火

起寺僧數十人都無知者明且見塔已成友聚帶曰此

固不祥之相也即救楊法尚李緒等連令修復至九月

帝崩有戴安道所製五像及戴顓所治丈六金像昔鑄

像初成而面首殊瘦諸工無如之何乃迎顯看之顯曰

非面瘦也乃臂脚肥耳既縮縮臂脚而面相自滿諸工

無不歎息又有師子圍四尺二寸玉像並皆在焉昔師

子國王聞晉孝武精於奉法故遣沙門摩耶道獻此

佛在道十餘年至義熙中乃達晉司徒王謐嘗人靈見

東掖門外有寺人擲擲所著處輒有光出怪令掘之得

一金像合光跌長七尺二寸諡即啓開宋高祖迎入臺

供養宋景平末迭出及官寺今移龍光寺

釋慧受安樂人晉興寧中來遊京師蔬食苦行常修福

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欲就王乞立一間屋處未敢發言且向守園客私期說之期云王家之園恐非所圖也受日若令誠感何憂不得即詣王陳之王大喜即以許焉初立一小屋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來化為利柱受將沙彌試至新亭江第竟乃見一長木隨流來下受曰必是吾所夢見者也於是雇人牽上豎立為剎架以一層道俗競集咸歎神異坦之即捨園為寺以受本鄉為名號曰安樂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燕太守劉闢宅南有豫章太守范甯宅並施以成寺後有沙門道靖道敬等更加修飾于今崇麗焉

釋僧慧未知何許人自少來好修福業晉義陽中共長安人行長生立寺於京師破塢村中始遷城其處起草屋數間便集僧設齋至中夜室內兩燈忽然自行進前數十步油懸如故無所傾覆大眾驚疑訪諸耆老咸言燈所移處是昔時外國道人起塔之基於是就共修立以燈移表瑞因號崇明寺焉

釋曇翼木與餘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絕塵之操切出家止廬山寺依慧遠修學蔬苦節見重門人晚適關

中復師羅什經律數論並皆參涉又誦法華一部以首義熙十三年與同志慧學沙門俱遊會稽履訪山水至秦望西北見五岫駢峯有青閣之狀乃結草成庵稱曰法華精舍太守孟顓富春人陳載並傾心相德贊助成功翌歲食潤飲三十餘年以元嘉二十七年卒春秋七十五立碑山寺其德德會葬孔道製文贊同遊學沙門後移下秦望之北麓曰樂林精舍有詔相禮備置東嶽望僧咸共禮焉時有釋道敬者本瑯琊僧族晉右將軍王羲之曾孫世出家情愛邱壑棲于若耶山立

高僧傳 卷十三

懸留精舍後為供養眾僧乃捨其尼專精十戒云釋僧洪豫州人止于京師及官寺少而修身整潔後率化有緣造丈六金像鑄始畢未及開模時晉末銅禁甚嚴犯者必死宋武帝時為相國洪坐罪繫于相府唯誦觀世音經一心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來手摩洪頭問怖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無憂見像臂方尺許銅色懋拂會當行刑府參軍監殺而牛奔車壞因更冠日續有令從彭城來云未殺僧洪者可原遂獲免趨開模見像臂前果有懋拂洪後以苦行卒

釋僧亮未知何許人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乞能辦聞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廟多有銅器而廟甚威嚴無人敢近亮聞而造焉告別東張借佛健人百頭大船十艘劬日廟既靈驗犯者必斃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越共如其有若躬自當之劬即給人船三日三夕行至廟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去廟屋二十許步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避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呪願數十言蛇忽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廟銅既多十未取一而舫已滿唯神牀頭有一唾壺中有一蠅蟻長二尺許乍出乍入議者咸云神最愛此物亮遂不取於是而去遇風水甚利比羣蠻相報追逐不復能及還都鑄像既成唯燄光未備宋文帝為造金薄圖光安置彭城寺至宋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今猶在焉

釋法意江左人好營福業起五十三寺嘗義熙中鍾山祭酒朱應子先是孫恩逆義之黨竄居此山分其外地少許與意為寺號曰延賢寺後庾度去來此寺云此處

尋有諸變後時富好地對天堂易為福業俄為野火所燒後齊諸及張真等藉杯度之旨語在度傳乃與意共行山地更欲修立而無水不可住意惟杯度之言乃竭誠禮懺乞西方池水經于三日懇惻強至忽聞空中有聲撲然著地意恐是金帛試令人掘入二尺許泫然清流遂成澗不絕於是立寺意後不知所終

釋慧敬南海人少遊學荆楚亦博通經論而常以福業為務故義學不得全功凡所之造皆興立塔像助成眾業後還鄉復修理雲岑永安諸寺敬既精於戒節而志操嚴明故嶺外僧尼咸附訟稟後被敕為僧主訓領有功敬有一奴子及沙彌忽為鬼所打後山精見形諸敬具謝忘失云部屬不解橫捷法師眷屬有頃悉皆平復凡興福業皆迴向西方際終之日室有奇香經久乃歇釋法獻廣州人始居北寺寺歲久彫衰獻率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藏微山創寺寺成後有兩童子攜手來歌云藏微有道德歡樂方未央言終忽然不見舉寺驚嗟咸歎神異獻後入禪忽見一人來云誓繩欲斷何不泊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由其手接得無折損

釋法獻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隨勇至梁州仍出家至元嘉十六年方下京師止定林上寺博通經律志業強悍善能匡拯眾計修葺寺宇先開猛公西遊備賜靈異乃誓欲忘身往觀聖迹以宋元徽三年秋踵金陵西遊巴蜀路出河南道經商南既到于關欲度懸嶺值道斷絕運于關而反獲佛牙一枚舍利十五粒并觀世音滅罪呪及調達品又得龜茲國金鍍錄像於是而還其



經途危阻見其別記佛牙在烏羅國自烏羅來而自  
來梁士獻寶牙還京師十有五載密自禮事餘無知者  
至文宣感夢方傳道俗獻律行精純德為物範瑯琊王  
肅王融吳國張融張綖沙門慧令智藏等並投身接足  
崇其誠訓獻以永明之中被敕與長干元暢同為僧主  
分任南北兩嶺暢本秦州人亦律禁清白文惠太子奉  
為戒師獻後被敕三吳使沙簡二眾暢亦東行重伸受  
戒之法時暢與獻二僧皆少習律檢不競當世與武帝  
共語每稱名而不坐後中興僧鍾於乾宏殿見帝帝問

高僧傳卷十三

十梅山仙館書

鍾所宜鍾谷貧道比苦氣帝嫌之乃問尚書王儉先輩  
沙門與帝王共語何所稱預王殿坐不儉答漢魏佛法  
未與見記傳自偽國稍盛皆稱貧道亦預坐及晉初亦  
然中代有庾冰桓元等皆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  
皆休寢未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竟不行自爾迄今  
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二僧道業如此何自稱名  
況復餘者挹拜則太甚稱名亦無嫌自爾沙門皆稱名  
於帝主自暢獻始也暢以建武初亡春秋七十有五歲  
以建武末卒年與暢同定于鍾山之陽獻弟子僧祐為  
造碑墓側丹陽尹吳興沈約製文獻於西域所得佛牙  
及像皆在上定林寺牙以普通三年正月忽有數人並  
執仗初夜叩門稱臨川殿下奴叛有人告云在佛牙閣  
上請開閣檢視寺司即隨語開閣主帥至佛牙座前開  
函取牙作禮三拜以錦手巾盛牙繞山東而去至今竟  
不測所在  
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刻意苦節戒行嚴淨  
後居石城山隱嶽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數十餘丈當中  
夾有如佛嵌尤之形上有叢樹曲幹垂陰護每經行至

高僧傳卷十三

三

壁所觀見尤煥炳聞絃管歌讚之聲於是率燈發誓願  
博山鑄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彌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  
緣同觀三會以齊建武中招結道俗初就彫剪疏移  
年僅成面模頃之護遺疾而亡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  
不期一生成辦第二身中其願克果後有沙門僧淑慕  
慕造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梁天監六年有始豐  
令吳郡陸威龍色還國夜宿剡溪值風雨晦冥成危懼  
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君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  
建安殿下感思未報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  
就者必獲平豫冥理非虛宜相開發也威還都經年積  
忘前夢後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因言去歲剡溪  
所屬建安王事猶憶此不咸當時變然答云不憶道人  
笑曰宜更思之仍即辭去成悟其非凡乃倒屣訪追  
及百步忽然不見咸豁爾意解具憶前夢乃剡溪所見  
第三僧也咸即馳啓建安王王即以上聞敕遣僧祐律  
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允通抽捨金貝誓取  
成畢初僧祐未至一日寺僧慧遠夢見黑衣大神翼從  
甚壯立于龕所商略分數至明且而祐律師至其神應

高僧傳卷十三

三梅山仙館書

若此初僧護所創鑿龕遺淺乃鑿入五丈更施頂髻及  
身相成鑿磨將畢夜中忽當出字處色赤而隆起今  
像骨出字處猶不施金薄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監十二  
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  
架三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眾基業以充供養其四  
遠士庶並提袂香華萬里來集供施往還軌迹填委自  
像成之後建安王所苦稍瘳今年已康復王後改封今  
之南平王是也  
釋法悅者戒素沙門也齊末敕為僧主止京師正覺寺

高僧傳卷十三

三

象修福業四部所歸悅嘗聞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  
乃宋王車騎徐州刺史王仲德所造光相之奇江右稱  
最州境或應有災崇及僧尼橫延覺景像則流汗汗之  
多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初彭城北屬靈房共欲  
遷像遂至萬夫竟不能致齊初充州數郡欲起襄南附  
亦驅逼眾僧助守營數時虜帥蘭陵公及陷此營獲諸  
沙門於是盡執二州道人幽繫園裏遣表偽臺詔以助  
亂像時流汗舉殿皆濕時偽梁王諒鎮在彭城亦多少  
信向親往像所使人拭之隨拭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

香禮拜至心誓曰眾僧無罪弟子自當管護不使罹禍  
若幽誠有感願拭汗即止於是自手拭之隨拭即燥王  
具表其事諸僧皆見原免悅既欣翻靈異普願瞻禮而  
關禁阻隔莫由克遂又昔宋明皇帝造丈八金像四  
鑄不成於是改為丈四悅乃與白馬寺沙門智暉率令  
同緣欲造丈八無量壽像以伸厥志始鳩集金銅屬齊  
末世道遠遲復致推斥至梁方以事啓聞降敕許并  
助造光跌材官工巧隨用資給以梁天監八年五月三  
日於小莊嚴寺營鑄匠本量佛身四萬斤銅融瀉已竭  
倘未至百百姓送銅不可稱計投諸爐冶隨鑄而橫肉  
不滿猶自如先又馳啓聞敕給功德銅三千斤寮內始  
就量送而像處已見辛車傳詔載銅鑄像於是飛鑄消  
融一鑄便滿兩爾之間人車俱失比寮內銅出方知何  
之所送信實靈感工匠喜踊道俗稱讚及至開鑄量度  
乃湧成丈九而光相不差又有大錢二枚猶見在衣條  
竟不銷鏤並莫測其然者昔量銅四萬準用有餘後查  
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冥密出自心圖故知神理幽通  
殆非人事初像素既成比邱道招常夜中禮懺忽見素

所見然洞明詳視久之乃知神光之異錄後三日未及開模有禪師道業高僧也捨其七條裝束助費開頂俄而遙見二僧跪開像鑿通就觀之條然不見時悅靖二僧相次遷化救以像事委定林僧祐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光宅寺是月不雨頗有埃塵及明將遷像夜有輕雲編上微雨沾澤僧神經行像所係念天氣遙見像邊有光欲上下如燈如燭并開棧樵禮拜之聲人戶詳視猶然俱滅防寺將孝孫亦所同是夜准中買客並聞大航船下催督治橋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器之重豈人致焉其後真鑄光跌並有華香之瑞自葱河以左金像之最唯此一耳

論曰昔優填初刻梅檀波斯始鑄金像皆現寫真容工圖妙相故能流光動瑞遊席施度爰至萎瓜兩塔衣影二臺皆是如來在世已見成就自收迹河邊閣維林外入王請分還國起塔及瓶灰二所於是十刹與焉其生處得道說法涅槃肉髻頂骨四牙雙跡鉢杖唾壺泥洹僧等皆樹塔勒銘標揭神異爾後百有餘年阿育王遣使浮海環嶽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潮頗有遺落故令

海族之中時或遇者是後八萬四千因而起育王諸女亦次發淨心並鑄石鎔金圖寫神狀至能浮江汎海影化東川雖復靈迹潛通而未彰視聽及祭惜秦景自西域還至始傳畫既釋迦於是涼臺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與時競列泊于大梁遺光粵盛夫法身無像因感見有參差故形應有殊別若乃心路蒼茫則真儀隔化情志慄切則木石開心故割毀至孝誠感益廣爲之生銘丁蘭温清竭誠木母以之鏡色魯陽迴戈而日轉祀婦下淚而城崩斯皆隱惻入其性情故使

高僧傳 卷十三

微祥照乎耳目至如慧達招光於刹妙慧力感瑞於塔基慧受申誠於浮木僧慧顯證於移燈亮亮並忘形於鑄像意獻皆盡命於伽藍法獻專志於牙骨竟陵爲之通感僧護蓄抱於石城南平以之獲應近有光宅丈九顯曜京畿宋帝四繼而不成梁皇一治而形備妙相湧而無虧瑞銅少而更足故知道藉人宏神由物感豈曰虛哉是以祭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敬像如敬佛則法身應矣故人道必以智慧爲本智慧必以福德爲基譬猶鳥備二翼一舉萬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勤哉

豈不勤哉

讚曰真儀梓曜金石傳輝爰有塔像懷慈者依現尚表極顯瑞旂威嚴藏地湧水汎空飛駕矣心路必契無違經師九十一人

齊  
釋曇暹七  
釋僧辨九  
釋慧忍十一  
釋慧橋中山人少樂轉讀而乏聲每以不暢爲慨於是絕粒繼梅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行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里許遠近驚聽悉來觀聽爾後誦經數十萬言晝夜詠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

晉  
帛法橋一  
支曇齋二  
釋法平三  
釋僧饒四  
釋道慧五  
釋智宗六

變以晉穆帝永和年卒於河北阻石虎末也有弟子僧扶亦戒行清高  
支曇齋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清苦蔬食憩吳虎邱山晉孝武初教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以師禮齋特稟妙聲善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梵響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齋之妙後進傳寫莫非其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于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

釋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業與弟法等俱出家止白馬寺爲曇齋弟子共傳師業學誦清雅運轉無方後兄弟同移祇洹弟貌小醜而聲踰於兄宋大將軍於東府設齋一往以貌輕之及聞披卷三契便脫腕神服乃歎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信矣後東安嚴公發講等作三契經竟廢於動塵尾曰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遂散席明更開題議者以爲相成之道也兄弟並以元嘉末卒釋僧饒建康人出家止白馬寺善尺牘及雜伎偏以音聲著稱擅名於宋武之世嘗調優游和雅哀亮與道綜

齊肩綜善三本起及須大等每清梵一舉輒道俗傾心寺有殿若臺饒常臺外梵轉以擬供養行路聞者莫不息駕踟躕彈指稱佛宋大明二年卒春秋八十六時同寺復有超明明慧少俱爲梵唄長齋時轉讀亦有名當世  
釋道慧姓張海陽柴桑人年二十四出家止廬山寺志行清貞博涉經典特稟自然之聲故偏好轉讀發誓合奇製無定準條章折句新麗分明後出都止安樂寺轉讀之名大盛京邑曉移朱方竹林寺誦經數萬言每夕

諷誦轉聞中有鐘指唱薩之聲未大明二年春秋五十有一

釋智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謝寺博學多聞尤長轉讀聲至清而爽快若乃八關長夕中宵之後四眾低昂睡蛇交至宗則升座一轉梵響千雲莫不開神暢體然醒悟大明三年卒年三十一時有慧寶道詮雖非同時作法相似其豐聲而高調製用無取焉宋明初賞道詮謫者謂達時也

高僧傳卷十三

三 高僧傳卷十三

釋靈運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好元儒遊心佛表善談莊老并注十地又工正書常布施題經巧於轉讀有無窮聲韻梵製新奇特拔煥古彭城王義康范陸王曇首並首遊御遂初止祇洹寺後移烏衣寺及范氏被誅門有十二喪無敢近者憑袖負衣物悉營葬送孝武聞而歎賞謂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王僧虔為州州及三吳並攜同遊齊建元四年卒年九十九時有道場寺釋法暢及官寺釋道瑗並富貴衰晚雖不競運等抑亦次之

釋靈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性風流善舉止能談莊老經論書史多所綜涉既有高亮之性雅好轉讀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異高調清微寫述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虔等並深加誡重僧虔臨湘州攜與同行蕭守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國年七十九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經受業於暹暢二師初雖祖述其風晚更措意斟酌哀婉折衷獨步齊初嘗在新亭劉紹宅齋禪初夜讀經始得一契忽有羣鶴下集階前及辯度卷一時飛去由是聲震天下遠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

司徒竟陵文宣王薨於佛前誦維摩一契因聲發而覺即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法更誦古維摩一契便覺韻聲流好有工恆日明且即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知新安道與多寶慧忍天保起勝及僧辯等集第作聲辯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後人時有傳者並訛漏失其大體辯以齊永明十一年卒釋曇惠姓楊健為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且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更加研習晚遂出羣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淵寺巴漢學者皆崇其聲範存梵音一吐輒象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銅鐘願於未來當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鐘始於此也後終於所住時蜀中有僧道尤亦微善轉讀

釋慧忍姓黃建康人少出家在北多寶寺無餘行解止是愛好音聲初受業於安樂辯公備得其法而哀婉細妙特欲過之齊又宣感慶之後集諸經師乃共忍斟酌舊聲詮品新異製瑞應四十二契忍所得最長妙於是令慧微僧業僧向超明僧期超猷慧旭法曇慧滿僧尤

慧家法慈等四十餘人皆就忍受學遂傳法于今忍以隆昌元年卒時年四十餘

釋法障 平調聲句殊有官商  
釋曇辯 一往無奇彌久彌勝  
釋慧念 少於氣調殊有細美  
釋曇幹 爽快研確傳寫有法  
釋曇進 亦入能流備善還品  
釋慧超 善於三契後不能稱  
釋道首 法於一往長道可觀

釋曇調 寫送清雅根功夫未足凡此諸人並齊代知名其所左江西荆陝庸蜀亦頗有轉讀然止是當時詠歌乃無高舉故不足而傳也已上八人無傳

論曰夫篇章之作益欲伸暢懷抱深述情志詠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辭韻相屬故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也然東國之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讚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讚為殊而並以協諧鍾律符靡宮商方乃與妙故奏歌於金石則謂之

以為樂讚法於管絃則稱之以為明夫聖人制樂其德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如聽唱亦其利有五身體不疲不忘所憶心不懈倦音聲不壞諸天歡喜是以般遮絃歌於石室請開甘露之初門淨居舞頌於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其間隨時讚詠亦在處成音至如億耳細聲於宵夜提婆颯響於梵官或令無相之旨素於旋笛之上或使本行之音宣於竿瑟之下並皆抑揚通感佛所稱讚故咸地詔武無以匹其工激楚聲塵無以較其妙自大教東流乃詳文者眾而傳聲益寡且

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偶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魚山之神製於是剛治瑞應本起以為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其後帛橋支符亦云祖述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製裁變古聲所存止一千而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降于安邑隱事諷詠經音七日乃絕時有傳者並皆訛廢遠來齊之間有曇惠僧辯太傅文宣等並怨歌謠詠曲

意音律撰集異同斟酌科例存于舊法正可三百餘聲  
自茲厥後聲多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以師師異  
法家家各製皆由昧乎聲音莫以裁正夫音樂感動自  
古而然是以元師梵唱亦屬變而不移比邱流響青鳥  
悅而忘羣是惡動韻猶令象馬踴躍僧辯折調尚使鴻  
鶴停飛量人雖復深淺等感抑亦大焉故擊石拊石則  
百獸率舞簫韶九成則鳳凰來儀鳥獸且猶致感況乃  
人神者哉但轉讀之為誦實在聲文兩得若唯聲而不  
文則道心無以得生若唯文而不聲則俗情無以得入  
故經言以微妙音歌歎佛德斯之謂也而頃世學者茲  
得首尾餘聲便言擅名當世繼文起盡曾不措懷或破  
句以全聲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文不成  
詮聽者唯增恍惚間之但益睡眠使夫八真明珠未掩  
而藏曜百味厚乳不澆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經旨伺  
曉音律三位七聲次而無亂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  
起擲盤舉平折放殺游飛却轉反疊嬌弄動韻則愉靡  
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灼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  
不猛凝而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不擾濁而不  
蔽諒足以起暢微言怡養神性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  
可以開襟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然天竺  
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爲頌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爲  
轉讀歌讚則號爲梵音昔諸天讚頌皆以韻人絃管五  
衆既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爲妙原夫梵頌之起亦肇自  
陳思始著太子頌及朕頌等因爲之製聲吐納抑揚並  
法神授今之皇皇顧惟蓋其風烈也其後居士支謙亦  
傳梵唄三契皆湮沒不存世有共議一章恐或謙之係  
則也唯康僧會所造泥洹梵唄于今尙傳則敬謁一契

高僧傳 卷十三

文出雙卷泥洹故曰泥洹唄也爰至晉世有生法師初  
傳覽歷今之行地印文即其法也舊公所造六言即大  
慈哀愍一契于今時有作者近有西涼州唄源出關右  
而流于晉陽今之面如滿月是也凡此諸曲並製出名  
師後人繼作多所訛漏或時沙彌小兒互相傳校時首  
成規殆無遺一惜哉此既同是聲例故備之論末

唱導第十

宋

釋道照一

釋曇瑤三

釋曇光五

釋慧芬六

釋慧重八

釋法鏡十

釋道儒七

釋法願九

釋曇宗四

釋曇類二

高僧傳卷十三

齊

於內殿齋照初夜略敘百年迅速遷後頃苦樂參差  
必由因果如來慈應六道陛下撫矜一切帝言善久之  
齋竟別賜三萬臨川王道規從受五戒奉爲門師宋元  
嘉十年卒年六十六照弟子慧明姓焦魏郡人神情俊  
邁祖習師風亦有名當世

釋曇類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  
干寺性恭儉唯以善誘爲先故屬意宣唱天然獨絕凡  
要請者皆賤賤均赴貧富一揆張暢聞而歎曰辭吐流  
便足膾遠理穎管患瘡癩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

高僧傳 卷十三

世音條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從像後緣  
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脫地涎唾沐身狀如已死  
類候之猶似可活即取竹刮除涎唾以傅癰上所傳既  
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痍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  
祈請所致於是精勤化導勵節彌堅宋太宰江夏王義  
恭最所知重後卒於所任年八十一

釋曇瑤丹陽人出家止天官寺該覽經論涉獵書史衆  
技多閉而尤善唱導出語成章動辭製作臨時採博聲  
無不妙宋太祖文皇帝車騎賦質並提攜友善雅相崇  
愛譙王鎮荆襄與同行後進前還朝於梁山設會頌之  
譙王敗瑤還京後宋孝武設齋瑤唱導帝問瑤曰今日  
之集何如瑤曰天助順況復爲逆帝悅之明日  
別賜一萬後救爲京邑都維那大明末終於寺年七十

釋曇宗姓魏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少而好學博通衆  
典唱說之功獨步當世辯口通時應變無盡嘗爲孝武  
唱導行菩薩五法禮竟帝乃笑謂宗曰朕有何罪而爲  
懺悔宗曰昔虞舜至聖猶云子違兩兩湯武亦云萬姓  
有罪在子一人聖王引咎蓋以軌世陛下德邁往代齊  
聖虞殷履道思冲寧得獨異帝大悅後殷叔儀臺三七  
設會悉請宗宗如歎世道浮偽恩愛必離嗟殷氏叔德  
榮幸未暢而誠實當年收芳今日發言憤至帝泣愴良  
久實異彌深後終於所住著京師塔寺記二卷時靈味  
寺復有釋僧意者亦善唱說製經新聲哀亮有斥  
釋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性喜事五經詩賦  
及等數十益無不貫解年將三十喟然歎曰吾從來所  
習皆是俗事佛法深理未榮一毫豈剪落所宜耶乃屏

高僧傳 卷十三

舊業聽諸論識悟過人... 光固辭王自詣房敦請遂從命給軍服人力月供一萬... 每設齋會無有導師王謂光曰導導羣生唯德之上... 人何得為辭願必自力光乃迴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 爐處眾輒道俗傾仰後還都止靈味寺義陽王旭出... 北徐橋光同行及景和失德義陽起事以光預見乃賞... 七曜以決光尤杜口無言故事卒獲免宋明帝於湘官... 設會聞光唱導善即敕賜三衣瓶鉢後卒於寺中

高僧傳卷十三

海山仙館叢書

年六十五

釋慧芬姓李豫州人幼有殊操十二出家住穀熟縣常... 山寺學業優深苦行精峻每赴齋會常為大眾說法梁... 楚之間悉奉其化及魏廢毀滅佛法乃南歸京師至烏... 江追駙將及而渚次無航芬一心念佛俄見流船忽至... 乘之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慈孫常謂道... 人偏執未足與議乃命左右令候覓沙門試欲詰之會... 得芬至袁先問三乘四諦之理却辯老莊儒墨之要芬... 既素善釋書又音吐流便自且之夕袁不能窮於是敬... 以為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治必驗後病... 篤服九乘人勸合之以酒芬曰積時持戒寧以將死終... 難虧節乃語弟子云吾其去矣以齊永明三年卒于興... 福寺年七十九臨終有訓誡遺文云云

張敬兒故宅為儒立寺今齊福寺是也備以齊永明八... 年卒年八十一

釋慧重姓閩魯國人僑居金陵早懷信悟有志從道願... 言未遂以長齋素食每率眾齋會常自為唱導如此累... 時乃上聞於宋孝武太明六年赦為新安寺出家於是... 專當唱說稟性清敏悟深沉言不經營應時若渴凡... 預聞者皆留連信宿增其懇詣後移止茂官禪房永明... 五年卒年七十三時五官復有釋法覺又敦慧重之業... 亦擅名齊代

釋法願本姓鍾名武厲先穎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 吳興長城願常為梅根治監有施慎氏代之先時文著... 未校慎氏遂偏當其負願乃訴求分罪有自免慎氏死... 除願為新道令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技及著父... 占相皆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於... 是出都住沈橋以備相自業宗慈沈慶之徵時經請願... 相願曰宗君應為三州刺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 相眾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關於宋太祖太祖見... 之取東治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

高僧傳卷十三

海山仙館叢書

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著錯鎖謂奴曰君是下賤... 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即赦住後堂知陰陽祕術後少... 時啓求出家三啓方遂為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 飛宗慈出鎮廣州攜願同往奉為五戒之師會燕王構... 逆羽檄敬南慈以詔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 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勳果如願言慈恐... 陳州刺史復攜同行及竟陵王誕舉事願陳諫亦然願... 後與刺史共欲滅眾僧牀脚令依八指之制時沙門僧... 尊獨步江西謂願蓋匡其士願有不平之色遂致聞於

孝武即敕願還都帝問願何致故詐來食願答菜食已... 來十餘年帝敕直問沈攸之強逼以肉送折前兩齒不... 同其操帝大怒敕罷道作厭武將軍直華林佛殿願雖... 形同俗人而棲心禪戒未嘗虧節有頃帝崩昭太后令... 聽還道太始六年校長生捨宅為寺名曰正勝請願居... 之齊高帝親事功主恆有不測之憂每以詔願願曰後... 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即位事以師禮武帝嗣興... 亦盡師敬永明二年願遭兄喪啓乞還鄉至鄉少時敕... 旨重疊願後出憩在湘官變舊自幸降寺省慰願云脚

高僧傳卷十三

海山仙館叢書

疾未消不堪相見帝乃轉蹕而去文惠太子嘗往寺問... 詔願既不命令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孫吹清鏡... 以為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善勝八萬妓樂供養佛尚... 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乘德邁... 時皆此之類其王侯妃主及四遠士庶並從受戒悉遵... 師禮願住必直前無有通白咸致隨喜日盈萬計願隨... 以修福未嘗蓄聚或雇人禮佛或借人持齋或羅米穀... 散飼魚鳥或貿易飲食賒給因徒與功立德數不可計... 願又善唱導及依經說法率自心抱無事官商言語詭... 雜唯以適機為要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後入... 定三日不食忽語弟子云汝等失飯難矣俄而瘧疾時... 寺側遭燒寺在下風煙燄將及弟子欲與願出寺願曰... 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命於是三面皆焚唯寺... 不燬齊永元二年八十七卒

賤有請必行無避寒暑財不蓄私常與福業建武初以其信施立齊隆寺以若之鏡為性敦美以實接為務故道俗交知莫不愛悅雖學功淺而領悟自然造次嘲難必有酬酢齊永元二年卒年六十四其後及官道親彭城寶與者關道登並皆祖述宜唱高韻華言非忝前列傾眾動物論者從之今上為長沙宣武王治鏡所住寺因寺改曰宣武也

論曰唱導者蓋以宜唱法理開導眾心也昔佛法初傳於時齊集止宜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啓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齊集輒自升高座躬為導首廣明三世因果却辨一齋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承則故道照靈穎等十有餘人並聯次相師各擅名當世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則無以警眾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無言可採非博則語無依據至若響韻隨鼓則四眾驚心聲之為用也辭吐發適會無差辯之為用也綺製雕華文藻橫逸才之為用也商榷經論採撮書史博之為用也若能善茲

四事而適以人時如為出家五眾則須切語無常苦陳懺悔若為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為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開見若為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目凡此變態與事而興可謂知時眾又能善說雖然故以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也昔草創高僧本以入科瓜傳却等經導二伎雖於道為末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條足成十數何者至如八關初夕旋繞周行煙蓋停氛燈幢清燿四眾專心又指絨纒爾時導師則擊爐慷慨含吐揚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

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微言則如見往業嚴富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暢暢悅敘哀感則灑泣含酸於是闔眾傾心舉室踴躍五體輪席首自陳京各各踴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運漏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遲道懷抱載盈慕當術之時導師之為用也其間經師轉讀事見前章皆以賞悟適時邪邪立信有一分可釋故編高僧之末若夫綜習末廣請究不長既無臨時捷辭必應遵用舊本然才非已出製自他成吐納宮商動見紕繆其中傳

寫訛誤亦皆依面宜唱致使魚魯淆亂疑或時禮拜中間騰疏忽至既無宿蓄恥欲出頭臨時抽遣蹇棘難辯意慮荒忙心口乖越前言既久後語未就袖衣管咳示延時節列席寒心觀徒啓齒施主失應時之禍眾僧乖古佛之教既絕生善之萌祇增戲論之惑始獲盪吹之譏終致伎匠之咎若然豈高僧傳之謂耶

高僧傳卷第十三  
音釋  
理切 滬音戶 噴音蒲 拜切 韻莫 候 墟之亦切 册古切  
也 諸 良保切 德 作音切 道 胡切 艘 所切 切 切  
也 諸 良保切 德 作音切 道 胡切 艘 所切 切 切  
也 諸 良保切 德 作音切 道 胡切 艘 所切 切 切

弟于孤子王曼頰頰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使其椅樵力券始竟但見傳才紙弊墨前迄未能罷若適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軔西域安侯文識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

淺咸作舟梁大為利益固宜油素傳美銘銘定辭昭示後昆掬揚往秀西道安羅什問表奉書佛道進難趙冊晉史見拾復根局當時宋典所存頗因其會兼且提出君台之記標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推幽明不無梗槩沈顯衡文未足光開闢有諸傳文非隱括景與偶採居山之人僧賢備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淑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元暢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中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神成簡既同法濟之責孝榮毫復獲景與之謂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願意更恨繁冗法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筆綿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元約豈加以高為名既使佛逮者取開例成庶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子前後撰述豈得繁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門徒竟無一言可豫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遷龍園上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學頃日疋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帙斯文在斯鑽仰弗

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其來告所以不量  
寸管輕樹十科商榷餘流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  
隨拙本以自備疎遺豈宜濫入高聽極越既學兼孔釋  
解貫元儒抽入綴藻內外淹劭披覽餘暇助詳閱故  
忘鄙俚用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來告吹噓更  
增煥燿今以所著讀論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  
斟酌釋慧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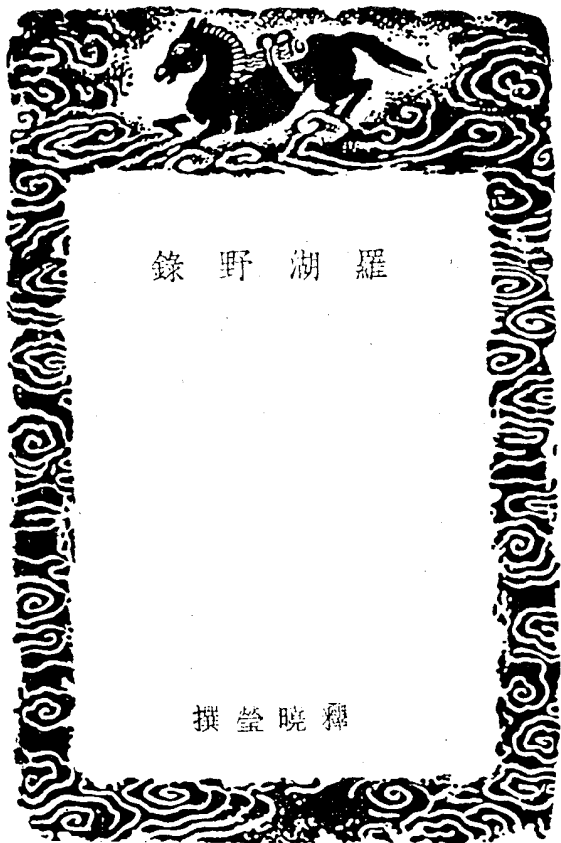
右此傳是會稽嘉祥寺釋慧皎法師所撰法師學通  
內外精研經律著涅槃疏十卷梵網戒等義疏並為

百僧傳卷十三  
海山仙館藏書

世軌又撰此高僧傳及序共十四卷梁末承聖二年  
太歲癸酉避侯景難來至淦城少時講說甲戌歲二  
月捨化春秋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為首經營  
于廬山禪閣寺墓時龍光寺釋僧果同避難在山遇  
見時事聊記之云耳

高僧傳卷十三

番禹孟鴻光校



羅湖野錄敘

愚以倦游歸憩羅湖之上。杜門卻掃。不與世接。因追緝曠昔出處叢林。其所聞見。前曾往行。不為不多。或得於尊宿提唱。朋友談說。或得於斷碑殘碣。蠶簡陳編。歲月浸久。慮其湮墮。故不復料揀銓次。但以所得先後。會稜成編。命曰羅湖野錄。然世殊事異。正恐傳聞謬舛。適足滓穢先德。貽誦後來。姑私藏諸以俟審訂。脫有博達之士。操董狐筆。著僧史。取而補苴。不為無益爾。

紹興乙亥十月望日湖隱室釋氏子曉瑩敘

羅湖野錄卷一

宋 釋子曉瑩撰

趙清獻公平居以北京天鉢元禪師為方外友。而咨決心法。暨牧青州日。聞雷有省。即說偈曰。退食公堂。自凭几。不動不搖。心似水。露簾一。整透頂門。驚起從前自家底。舉頭蒼蒼喜復喜。剎剎塵塵無不是。中下之人不得聞。妙用神通而已矣。已而答富鄭公書略曰。近者旋附節本傳燈三卷。當已通呈。今承制宋威。去餘七軸上納。抹伏思西方聖人。教外別傳之法。不為中下根機之所說也。上智則頓悟而入。一得永得。愚者則迷而不復。千差萬別。惟佛與祖。以心傳心。其利生接物而不得已者。遂有棒喝。拈指。揚眉。瞬目。拈椎。豎拂。語言文字。種種方便。去聖逾遠。諸方學徒。忘本逐末。乘源隨波。滔滔皆是。斯所謂可憐憫者矣。抹不佞。去年秋初。在青州因有所感。既已稍知本性。無欠無餘。古人謂安樂法門。信不誣也。比蒙太傅侍中。俾求禪錄。抹素出恩。紀聞之喜。快不覺手舞而足蹈之也。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甯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今茲又復於真性有所悟入。抹敢為賀於門下也。公以所證形於尺素。而為鄭公同事。揖蓋不孤。先聖囑累而然。元豐間。以太子少保歸三衛。與里民不問位貌。名所居為高齋。有詩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時人要識高齋老。只是柯村趙四郎。又誌其壽筵曰。吾政已致。壽七十二。百歲之後。歸此山地。彼真法身。不即不離。



充滿大千。普現悲智。不可得藏。不可得器。...

於前耶。若夫身退名遂。善始令終。不出戶庭。...

湖州西余淨端禪師。字表明。出於湖之歸安邱氏。...

曰。志不願為進納僧。當蘇業與三寶數。亦未晚耳。...

仁法法師受楞嚴要旨。一日岳以經中疑難十數。...

難不覺地。直鏡微得見無心。也是泥中洗土塊。...

時也是蝦蟆不出斗。岳視而驚異曰。子知見高妙。...

端往參禮。機緣相契。不覺奮迅翻身。作猿猴狀。...

遠。機問寒如切。諸已。章丞相子厚。由樞政歸吳。...

梅端投以偽曰。點鐵成金。易忠孝兩全。離子細思。...

野僧。開又嘗往金陵謁王荆公。以其在朝更新。...

以難救拔。往往沉沒者。聲聲怨苦。陸吳與劉。...

然所獻二公。偶並出。禪悅遊戲。使不以方外有道者。...

空室道人者。直能開梅公詢之女。幼聰慧。樂於禪寂。...

既於言下。領旨。以偽仙語。死心曰。韶陽死心。...

濟物。點鐵成金。丹背徒狀。非古非今。死心問之曰。...

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為也。...

滋味同齋。快活談諧。契主賓室內。許誰化女。...

公和曰。石工來斷。尋端。無手人來。斧始親。...

衫來作主人。萬里相看。對面。死心寮裏。有清新。...

齊布露。以偽發揮。其於清新。二老。道契可概見矣。...

一小技。豈虛也哉。 臨庵成禪師。世姓劉。宜春人。...

因太尉陳良弼。建大會。禪講畢集。有善法師。...

除空有。獨證真。當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為佛。...

入五教。是為正說。若不能入五教。是為邪說。...

肘。師使對之。師乃召善。而謂之曰。承法師所問。...

五教者。如愚法。小乘教。乃有義也。如大乘始教。...

乃即有即空。義也。所謂一乘。則教。乃空而不有。...

百家。一切技藝。悉能相入。乃曰。汝既聞。則此。...

汝今。還聞。善曰。不聞。成曰。汝既聞。則此。...

銷。汝復道。無道。則元初。實有。道有。則即。...

無故。有無。鳴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

曰一夜雨暴打倒蒲芻。知事頭首行者人力柱底柱。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自謂此類法身向上事。如傅大士云。空手持把鋤頭。洞山云。五臺山上雲蒸飯。只願得法身過事。然為人超放。未易以凡聖議。背製憤鼻。甚歷代祖師名而服之。乃曰。惟有文殊菩薩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蓋林曰。為皓布。有侍僧效之。皓見而語曰。汝具何道理。收以為戲事耶。唯血無及。侍僧於鹿門。如所言而道。嗚呼。世所同道。所異者跡而已。皓之唱道。開豁正見。至於示跡。殊常。則為不測人。求於往昔。殆鄧隱峯普化之流亞歟。

黃龍忠道者。初至舒州龍門。縱步水磨。所見牌云。法輪常轉。豁然有省。撫掌曰。傷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遂寫閣作圓。相於後。詣方丈。呈佛眼。師已而禮辭。渡九江。登廬阜。露眠草宿。蛇虎為隣。於山舒水緩處。會道則居。或數日不食。或連宵不臥。髮長不剪。衣敝不易。所以禪會雅呼為忠道者。方是時。死心禪師住黃龍。道重一時。學者至無所容。故於季春。結制以限來者。死心道貌德威。鮮敢嬰其鋒。忠直前抗論。有傷風之曰。莫怪狂僧罵死心。死心結夏。破叢林。蓋林明眼。如相委。此話須教播古今。又追尋持白木劍。造其室而問曰。聞老和尚不懼生死。死心擬對。忠即揮劍。死心引頸而笑。忠擲劍於地。作舞而出。馮給事濟川。嘗有請忠住勝業。疏略曰。佛眼磨頭。悟法輪之常轉。死心室內。容慧劍以相揮。世以為實錄云。

福州寶福善禪師。古田人。姓陳氏。少有逸氣。祝髮於寶峯院。即出嶺。參侍石霜慈明禪師。當時龍象如翠巖真公。尤所佩服。故天下叢林。知有善侍者名。及禮辭慈明。還闕。慈明口占偈調之曰。七折米飯。出爐胡餅。自此一別。稱鐘落井。既而出世。里中風林。建遷寶福。則碌碌無聞焉。以故言句亦罕傳於世。有三玄要訣。偈曰。三玄三要與三訣。四海禪人若為別。西方淨土衆喧。北轡單越人打鐵。馬鳴龍樹。擬何云。彌勒金剛。咬舌文殊。大笑呵呵。迦葉欲言不得。言不得。釋迦老子。頭鬚白。頭鬚白。一三三四五六七。又示衆曰。閒拋三寸刀鋒。銜地冰霜。定紀綱。若是丈夫真意氣。任君敲磬振風光。二曰。垂鈎四海浪。吞仗罕。遇轉龍動角。獅子嘯。全意氣。縱橫誰是。顯當人。嗚呼。善與黃龍。楊岐。翠巖。為雁行。況蚤於諸公間。普論風旨。亦優為之。何得歸鄉井中。慈明之調耶。

闍維師政和間。謝事成都昭覺。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公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闍維驍舟。萬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為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匪匪之波。公於是。不覺悟。同悟。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為同為別。公曰。同矣。闍維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為之動。闍維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系。蓋過思。是傳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被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闍維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闍維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未滅。若到舉事無礙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淫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

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夫闍維。融通宗教。若此。故使達者。心悅而誠服。非宗說俱通。安能爾耶。

廬山羅漢。小南禪師。汀州張氏子。州南金泉院。乃其故居。參禪師於潭之。道林。獲印可。隨遊羅漢。而草堂。即分座接納。及移雲居。以其繼席。名重諸方。學者翕然歸之。時有居士張戒者。雅意參道。一日南問曰。如何。張曰。不。而復詰之。不已。張頓領旨。遂以頤對曰。天不戴兮。地不知。誰言南北與東西。身眼大海。須彌。石笋。抽條也。大奇。張詩。取辭。南以二偈示之曰。汝到廬山。山到汝。更誰別我。廬山去。出門問取。嶺頭風。大道騰騰。無本據。又曰。頭戴烏巾。着白襦。山房借汝。一年開。出門為說。來時路。家在黃陂。翠嶺間。羅漢。漢世。系以黃龍。是大父。名既同。而道望。迥亞。故蓋林。目為小南。尊黃龍。為老南。然羅漢。漢以傳道。為志。閱七寒暑。住世四十有。三。白雖所。未伸。嗚呼。然名見當時。而垂稱於後世。雲居。可為有子矣。

大覺禪師。昔居潯。燕坐室中。見金蛇。從地而出。須臾。隱去。聞者。謂為吉徵。未幾。自廬山。圓通。赴詔。住東都。淨因。先是。仁廟。閣。投子。語錄。至。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投子。連叱。由。茲。契悟。乃。制。釋。典。頌。十四。首。今。只。記。其。首。篇。曰。若。問。主人。公。真。寂。合。大。空。三。頭。並。六。臂。臘。月。正。春。風。尋。以。賜。地。和。曰。若。問。主人。公。澄。澄。頤。碧。空。雲。雷。時。鼓。動。天。地。盡。和。風。既。進。經。乙。夜。之。覺。宜。賜。龍。騰。赫。連。謝。恩。罷。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皇。情。大。悅。久之。奏。頌。乞。歸。山。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會。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飲。惟。將。御。頤。歸。御。和。曰。佛。祖。明。明。了。上。機。機。前。處。得。始。全。威。青山。般。若。如。如。體。御。頤。收。將。甚。處。歸。再。進。頤。謝。曰。中。使。宣。傳。出。禁。園。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機。露。露。恩。輝。方。滿。滿。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閣。應。任。孤。雲。自。在。飛。至。治。平。中。上。疏。巧。歸。英。廟。付。以。劄。子。曰。大。覺。禪。師。懷。理。受。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款。誠。乞。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閒。心。凡。經。過。小。可。庵。院。隨。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抑。逼。堅。請。建。攝。之。東。歸。鮮。有。知。者。蘇。翰。林。軾。知。抗。時。以。書。問。之。曰。承。要。作。宸。罕。開。碑。謹。已。撰。成。其。朽。廢。學。不。知。塘。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建。終。藏。而。不。出。逮。委。順。後。獲。於。篋。篋。其。不。暴。露。足以。羞。挾。恩。特。寵。者。之。顏。若。夫。仁。廟。萬。機。之。暇。與。壇。唱。酬。發。揮。宗。乘。以。資。至。治。所以。宸。罕。閣。記。謂。得。佛。心。法。古。今。一。人。而已。誠。哉。斯。言。也。

富鄭公鎮亳州時。迎華嚴顯公館於州治。咨以心法。既有證入。而別後。答顯書曰。示諭此事。問佛必有夙因。非今生能辦。誠是。如此。然。猶。遇。和。尚。即。無。始。以。來。忘。失。事。一。且。認。得。此。後。須。定。拔。出。生。死。海。不。是。尋常。思。知。雖。盡。力。道。斷。道。不。出。也。和。尚。得。到。百。千。其。數。何。益。於。事。不。過。得。人。道。華。嚴。會。下。出。得。箇。老。病。俗。漢。濟。得。和。尚。甚。事。所。云。洵。法。甚。多。此。事。誠。然。每。念。古。尊。宿。始。初。在。本。師。處。動。是。三。二。十。年。少。者。亦。是。十。數。年。侍。奉。日。日。聞。道。聞。法。方。得。透。頂。透。底。却。思。例。兩。次。蒙。和。尚。垂。顧。其。得。兩。箇。月。請。益。更。鮮。聰。明。過。人。能。下。得。多少。工夫。若。非。和。尚。巧。設。方。便。著。力。撻。發。何。由。見。箇。岸。雖。粉。骨。碎。身。無。以。報。答。未。知。何。日。再。得。瞻。拜。但。日。夕。依。依。也。噫。先。佛。特。稱。富。貴。學。道。難。況。貴。極。人。臣。據。功。名。之。會。而。成。辦。焉。此。尤。為。難。耳。形。以。汗。簡。卷。不。

願公而自謂不是尋常思知豈欺人哉。

四照禪師本公天資純誠而少緣飾初遊雲居同友友觀石鼓相率賦頌或議本素不從事筆硯乃戲強之本即賦曰造化功成難可測不論劫數莫窮年如今橫在孤峯上解聽希聲偏大千儕輩爲之愕然尋講懷禪師於池陽景德既領旨而與衆作息莫有知者一日懷設問曰泥犁長夜苦聞者痛傷心調達在地獄中爲其慶却得三福天樂所對未有契者懷曰此須本道者下語始得遂頭呼而至理前語問之本白業在其中自是一衆改觀其後被詔住慧林道契禪廟而名落天下其希聲偏大千之語豈苟然哉明教禪師嵩公明道間從豫章西山歐陽氏訪借其家藏之書讀於奉聖院遂以佛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著爲原教是時歐陽文忠公慕韓昌黎排佛時江李泰伯亦其流嵩乃攝所業三講泰伯以論儒釋膠合且抗其說泰伯愛其文之高服其理之勝因致書譽嵩於文忠公既而居杭之靈隱撰正宗記定祖圖齋往京師經開封府授狀府尹王公素仲儀以割子進之曰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禪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爭競故討論大藏經備得禪門祖宗所出本末因刪繁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並畫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註輔教編印本一部三卷上陞下書一封並不干求恩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益曾留心觀其筆削註述故非臆論頗亦精緻陛下萬機之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采乞降中書省詳特與編入太藏目錄取進止仁廟覽其書可其奏勅送中書丞相韓魏公參政歐陽文忠公相與觀歎探經考證既無訛謬於是朝廷旌以明教大師賜書入藏中書劉子曰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並輔教編三卷宜令傳法院於藏經內收附劉付傳法院准此嵩之高文至論足以寄宜大化既經進獻收附於大藏則維持法網之功日月不能老矣嗟夫吾徒有終身不過目者豈知濟利陰益之所自耶

蜀僧普首座自號性空庵主參見死心禪師居華亭最久雅好吹笛笛放曠自樂凡聖莫測亦善爲偈句開導人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空不二向餘塵自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又嘗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懼中軍主將能行令不論干戈致太平又曰不耕而食不蠶而衣物外清閒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振子亦須存意着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到須彌第一峯雲寶持禪師嘗有偈酬之曰性空老人何快活只有三衣並一鉢叢林端的死心兒見臉開談心豁豁有時吹笛當言說一聲吹落西江月桃花庵中快活時往往觀者舞不徹甚道理能歡悅搖手向人應道別嬉笑無人知此意盡道稱難硬似鐵難離惟有當行家爲報臨機莫漏泄既而欲追船子和尚故事乃曰坐脫立亡不若水盤一省燒柴二免開城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仍別衆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盡其風偏繼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即語縹緲去矣遂於龍江上乘木盆張布帆吹鐵笛泛遠而沒持既聞其水化以偈悼之曰僧不僧俗不俗竹得死心親付屬平生知命只逍遙行道苦無清淨福東西南北放縱愁七十七年惺惺足奈桶裏着到波濤裏洗浴箇中誰會無生曲隨潮流去又流歸莫是庵前懸竹竹阿呵阿老大

哥快活誰人奈汝何噫生死之故亦大矣普以爲遊戲非事虛言觀其所存豈得而議哉  
馮山小秀禪師與法雲大秀禪師久依天衣懷公號爲飽參俱有時名故叢林以大小呼之因結伴探諸方首謁圓鑑遠公於浮山遠欲羅致乃示以偈并所編禪門九帶集而諭之曰非上根利智何足語此哉大秀陰知其意即和偈曰孰能一日兩梳頭繼得菩提根牢使休大底還佗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於時南禪師居黃巖結翠庵小秀聞偈舉三關語悚然驚異欲往見之大秀曰吾不疑矣小秀於是獨行大秀遲其不復潛分僧窺南公作爲僧至期月見其孤坐一榻泊如也返告大秀曰此老無佗長但修行道者僧耳大秀由是讓小秀曰這老大大中途失守負吾先師大秀尋遊淮上首集僧於白雲而端禪師舉之出世四而山小秀於黃巖久而有契證聞大秀遷棲賢以偈寄曰七百高僧法戰場盧公一偈盡歸降無人截斷黃梅路剛被迢迢過九江又嘗頌三關語曰我手佛手誰人不有分明直用何須狂走我脚隨脚高低踏著雨過苦雲開日燦問我生緣處處不疑語直心無病誰論是與非小秀弋陽應氏子家世業儒環安院乃其故居也若大秀因人之言昧宗師於積翠而能依白雲蓋得所擇小秀疑三關語而求所決真不自欺矣爾後俱爲法道盟主其所決所擇亦何可訾哉

台州護國元禪師蓋林雅號爲元布袋初參圓悟禪師於蔣山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兩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元聞而疑即起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圓悟機辨逸發圓悟擬對語目爲贊頭元侍者遂自題贊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贊頭禪看贊頭如鐵壁脫却羅籠截脚根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推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圓悟歸蜀元還浙東鍾彩理光不求聞達括蒼守耿公延禪蓋嘗問道於圓悟且閱其語錄至題贊像得元爲人乃致開法南明山遣使物色至台之報恩獲於衆寮迫其受命方丈古公乃靈源高弟聞其提唱亦深駭異以是見當時所至龍象蹴踏如元高道尙復舊居既遷所寮遂反則出所以軒持於世今夫珉中玉表急於求售者視元之操履能無感乎

靈源禪師參承晦堂於黃龍而清侍者之名著聞叢林元祐七年無盡居士張公潛江西故欽慕之是時靈源寓興化公微分前邑官同諸山勸請出世於豫章觀音其命嚴甚不得已遂親出投偈辭免曰無地無維做竹符利生深愧乏餘歸歸中大施門難啓乞與青山養病身黃太史魯直髮居里閣有手帖與興化海老曰承觀音席席上司甚有意於清兄清兄確欲不行亦甚好蟬桃三千年一熟莫從退花杏子摘却此事實能興化亦當作助道之緣共出一臂莫送人上樹拔却梯也噫江西法道盛於元祐間蓋彈壓叢林者高耳況遺選之禮優異如此靈源以偈力辭而太史以簡美之得非有所激而云  
臨印復首座頂平日深知小精悍常往來淮山白雲端和尙深器重之一日遊山次白雲且行且語曰子曾見其尊宿試語我來復曰頃在湖湘如福嚴雅公上封鵬公北禪賢公粗皆親依白雲笑曰元來見作家來我且問你玄沙不出嶺此意如何復趨前將白雲手一指白雲又問靈雲見桃花悟道作麼生復即踏倒曰將謂是箇淡白雲驪起笑而已自是叢林推敬至五祖演和尙亦待以父執且使佛眼觀其緒論

佛眼因問以佛法大意對曰安仁出草鞋復後歸鄉年八十餘而終觀其機契白雲則可知所繇矣而始終一節亦足以增體細林豈特高踞雄席然後為榮哉

羅湖野錄卷二

南嶽芭蕉庵主泉禪師生於泉南祝髮於崇禛院既出嶺造汾陽參禮昭禪師受其印可隱於衡嶽伴狂垢汗世莫能測以楮為帳所至聚觀遂自歌曰狂僧一條紙帳不使姦針求細意披來只麼且延時忍觀蠶苦勞極施縱繞羅綺百千般濟要無過是禦寒僧來既黑噴雲霞山水現五嶽烟疑是翠縑四海浪白為銀線佗人云甚模樣剛把海版作高尙雖多素資混然成免效田畦憑巧匠遠金闕與紫袍狂僧直是心無向迦葉頭陀遙見時定將白紙來相讓向伊言我不換老和尚泉平時慈明厚之以友於老南敬之以叔父至於放曠自任簡脫無檢豈非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耶其製楮為帳無乃矯於侈飾肆意成歌有以瀛於浮說由是而觀未容無取也

無盡居士張公天覺蚤負禪學尤欲尋訪宗師與之決擇因朱給事世英語及江西兜率悅禪師禪學高妙聽敏出於流類元祐六年公漕江西按部分甯五禪蓮於旅亭顧問至兜率公曰聞師聰敏之名久矣悅避對曰從悅臨濟兒孫若以聰敏說文章定似都運談禪公雖壯其言而意不平遂作偈命五禪舉揚曰五老機緣共一方神鋒各向袖中藏明朝老將燈燭看使請橫矛戰一場悅當其未提綱之語盡貫前公公陰喜之乃遊兜率相與夜談及宗門事公曰比看傳燈錄一千七百尊宿機緣惟疑德山托鉢話悅曰若疑托鉢話其餘則是心思意解何曾至大安樂境界公憤然就榻屢屢屢起夜將五鼓不覺躍翻謂

器忽大省發喜甚即扣悅丈室門謂悅曰已捉得賊了也悅曰賊物在甚麼處公擬議悅曰都連且寢翌旦公有頌曰鼓寂鐘沈托鉢回巖頂一樓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記來別去未幾悅遂歸寂公登石椁之明年當宜和辛卯歲二月奏請悅諡號遣使持文祭於塔嗣曰昔者仰山謂臨濟曰子之道佗日盛行於吳越間但遇風則止後四世而有風元延沼沼以識常不憚晚得省念而喜曰正法眼藏今在汝躬死無遺恨矣念既出世首山荒村破寺衲子纔三十餘輩然其道大振天下師於念公為六世孫於雲庵為嫡嗣住山規範足以追媲首山機鋒敏妙初不減風元余頃歲奉使江西按部西安相識於龍安山中抵掌夜語盡得其末後大事正宗顯決方以見晚為歎而師魂亦化去惜其不逮慧故緣不勝其德不可掩故終必有後言若疎山了當兜率慧照慧雲明察清溪志言者皆說法一方有聞於時有若羅漢慧宜楊岐子圓廣慧守真蒲川智宣者皆遊跡幽居痛自蹈晦風元得一省念遂能續列祖命今龍安諸子乃爾其盛豈先師靈骨真天靈無餘耶蓋其道行實為叢林所宗向有光佛祖有助化風思有以發揮之為特請於朝蒙恩追諡真寂大師嗚呼余惟與師神交道契故不敢忘外護之志雖其死生契闊之異而蒙被天子之殊恩則幸亦共之仰惟覺靈祇此榮耀夫蔚為儒宗而崇佛道夫有如公者然非敢手安能激發苟非上根未易承當至於嶽立廊廟展大法施既不忘悅之道義而特與追榮矢心以詞勤勤若此蓋所以昭示尊師重法歟

五祖頌和尚在白雲堂磨所一日端和尚至語之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語之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向伊亦明得教下語亦下得只是未在你道如何演於是大疑即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途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實悟一時放下厥後曾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千載清風雲堂行公有頌發揮之曰腦後一椎喪却全機淨保保今絕承當亦流瀟今雖鈞錐千載清風付與誰嗚呼中興臨濟法道蓋五祖矣而於白雲日董斯役辦衆資給其服勤可謂至矣然亦未聞館以明窗龍以清職何哉

潼川府天雷則禪師蚤業儒詞章婉轉既從釋得法於微首座而為黃麟勝之孫有牧牛詞寄以滿庭芳調曰咄這牛兒身強力健幾人能解牽騎為貪原上綠草嫩離離只管尋芳逐翠奔馳後不顧傾危爭知道山遙水遠回首到家遲牧童今有智長繩牢把短杖高提入泥入水終是不生疲直待心調步穩青松下孤笛橫吹當歸去人牛不見正是月明時世以禪語為詞意句圓美無出此右或讀其徒以不正之聲混傷宗教然有樂於吟吟則因而見道亦不失為善巧方便隨機設化之一端耳

西蜀廣道者住筠陽九峰為雲庵真淨之嗣天資純至脫略世故有頌趙州勸婆話曰指路婆婆在五臺禪人到此盡疑跌一掌打破扶桑國果日當空照九坡一日有戒上座者善於醫術術術術術命廣說法戒出致問曰如何是九峰境答曰滔滔雙澗水落落九重山進曰如何是境中人答曰長者自長短者自短進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者何答曰喫棒得也未戒作禮而退廣遂問侍者曰誰座為何事侍者曰戒藥王請廣曰金毛獅子子出窟使咆哮且道金毛獅子子是阿誰良久云即是今晨戒藥王使

下座。廣晚年依同門友深公於寶峰。嘗夜與擁爐語論之久。潛使人戲去廣臥榻衾被。及就寢。摸索無有。豈而不問。須臾熟睡。息思如雷。其忘物忘我如此。逸人李尚老寄以詩曰。已透雲庵向上關。薰爐茗盞且開顏。頭顱無意掃殘雪。雲衲從來著壞山。瘦節宜青嶺立道。心長與白鶴閑。歸來天末一回首。疑在孤峰烟閣廣之高風逸韻。於詩可見矣。妙善老師亦嘗與遊從。言其大概是時叢林以道者目之。真名稱厥實也。

龍才禪師。文源師曾公孝序之請。既開堂於天宮。有僧致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為拈撥。答云。蘇鹽蘇鹽。進云。蘇鹽蘇鹽。還有西來意也。無答云。蘇鹽蘇鹽。由是叢林呼為才蘇鹽。一日。曾延見諸禪。因問曰。龍才答話只蘇鹽。如何。道林月庵乃應身而顯諸禪曰。借問諸方會也。無。曾笑曰。可聯成一頌以為禪悅之樂。時座無續者。及傳至雲蓋。蓋法席曰。擊其事。然月庵道滿天下。亦何藉此。

西蜀表自禪師。參演和尚於五祖時。圓悟分座接納。五祖使自親炙焉。圓悟曰。公久於老師法席。何須來探水。脫有未至。奉來品評可也。自乃舉德山小參話。圓悟高笑曰。吾以不堪為公師。觀公如是。則有餘矣。遂令再舉。至今夜不答話。圓悟慈以手掩自口曰。止。只恁看。得透。便見德山也。自不勝其憤。趨出以坐且撼地曰。那裏有因緣。只教人看一句。於是朋儕競勉。自從圓悟指示。未幾有省。及避圓悟監總院務。即舉自為座元。圓悟私告五祖曰。渠只得一槩大法。未明在須臾。必為法器。居無何。五祖宣言請自立。

僧。實欲激其遠到。自聞之。深有所待。一日上堂。以自顧自曰。莫妄想。使下座。自氣不平。趨瑯琊啓公法社。久之。圓悟在法下。大讚乃同。五祖乃命立。僧。實欲激其遠到。自聞之。深有所待。一日上堂。以自顧自曰。莫妄想。使下座。自氣不平。趨瑯琊啓公法社。久之。圓悟在法下。大讚乃同。五祖乃命立。僧。實欲激其遠到。自聞之。深有所待。一日上堂。以自顧自曰。莫妄想。使下座。自氣不平。趨瑯琊啓公法社。久之。圓悟在法下。大讚乃同。五祖乃命立。

直欲奪其所負。則與黃辨酬百丈有問矣。嗚呼。自之無嗣。諒有以夫。成都府世奇首座。初於舒州龍門燕坐。睡醒間。翠蛙忽鳴。誤聽為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奇恍然。謂方丈割席。佛眼禪師曰。豈不見羅喉羅。奇遂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仍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蟇啼。蝦蟇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期臻玄奧。佛眼屢舉分座。且力辭曰。世奇迂陋。豈敢妄作模範。況為人解粘去縛。如金篦刮膜。脫有差。則破瞎矣。佛眼美以偽曰。有道只因類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尤更將身入衆藏。其謙抑自守。見於佛眼之側。而浮踪銜露好為入師者。開奇之高風。得不差哉。

潭州東明遊禪師。乃真如結公之嗣。天資雅淡。知見甚高。晚年逸居海山真如庵。有志於道者。多往親炙之。一日。閱楞嚴經。至如我按指印發光。有僧侍傍。指以問曰。此處佛意如何。遊曰。釋迦老子。好與三十棒。僧曰。何故。遊曰。用按指作甚麼。僧又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遊曰。亦是海印發光。僧當下欣然曰。許多時。踏過今日。方得受用也。志道者住山時。邁尚無恙。相得歡甚。然距今未久。叢林幾不聞名矣。觀其言論若此。則意氣高開之語。可想見也。

饒州薦福本禪師。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和尚至泉南小溪。於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本私謂其乘已。且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尊慈意。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既有開本入。故謂之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近日只道得箇不會。本語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宿山。廟裏遊了。好教你。一由茲發銳志。以獅子無佛性。話舉無字。而提撕。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聞不覺無字出口。吻問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歸自郡城。本趨丈室。足纒趨闕。未及吐詞。妙喜曰。本獅子。這何方是。微頭。騎於徑山。首衆。速散席。訪友。誰公於建陽庵中。謙適。舉保留。願五通仙人。因緣曰。無量劫來。曾未悟。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苦。要發那一通。謙復曰。我愛他道。如何不動到其中。既是不動。如何到。看他古人。得了等門。拈出來。自然抓着人痒處。本曰。因甚。麼却道最苦。要發那一通。謙曰。你未生時。吾已三度宿山。廟裏遊了。也。如是相。顯大笑。其朋友。琢磨之益。蓋如印。圈契約之無差。至於會心。驟然。可使後世想望其風采。

黃龍震禪師。初從丹徒淳公遊。閱再夏。而得曹洞宗旨。作頌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風。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着靴衫。淳見異之。及抵滄山。作插鐵井。頌曰。蓋道滄山父子。和。插鐵。尤自帶干戈。至今一井。明如鏡。時有無風。而雨。波。已而參草堂。清公。獲印可。壽出世。三遷而至。百丈。道大顯。著。紹興。已有律師。安。黃龍。禪。納。袂。去。主。事。者。走。錢。塘。求。王。承。宣。繼。先。之。背。達。洪。帥。張。公。如。壘。堅。命。度。以。從。衆。望。既。而。主。事。請。致。書。謝。王。公。震。讓。曰。若。王。公。為。佛。法。故。何。謝。之。有。況。吾。與。之。素。味。平。生。主。事。惡。縮。而。退。彼。交。結。權。貴。倚。為。藩。垣。者。聞。其。言。亦。足。顏。汗。紹。興。以。來。宗。師。言。行。相。應。與。秋。霜。爭。嚴。捨。震。其。誰。哉。

湖州上方指禪師。少與雲竇顯公結伴游淮。山開五祖。戒公喜。勘驗。顯未欲前。岳乃先往。徑造丈室。戒曰。上人。名。甚。麼。對。曰。齊。岳。戒。曰。何。似。泰。山。岳。無。語。戒。曰。打。越。岳。不。甘。翌。日。復。語。戒。曰。汝。作。甚。麼。岳。回。首。以。手。畫。圓。相。呈。之。戒。曰。是。甚。麼。岳。曰。老。老。大。大。胡。餅。也。不。識。戒。曰。趁。爐。竈。熱。更。搭。一。箇。岳。擬。議。戒。拽。拄。杖。趁。出。門。及。數。日。後。岳。再。詣。乃。提。起。坐。具。曰。展。則。大。千。沙。界。不。展。則。毫。髮。不。存。為。復。展。即。是。不。展。即。是。戒。遂。下。繩。牀。把。住。戒。云。既。是。熟。人。何。須。如。此。岳。又。無。語。戒。又。打。出。以。是。觀。五。祖。真。一。代。龍。門。矣。岳。三。進。而。三。遭。點。額。張。無。盡。謂。雲。竇。雖。機。鋒。語。脫。亦。望。崖。而。退。得。非。自。全。也。耶。

徐龍圖。元豐五年。自右正言出知潤州。既歸分甯。請黃龍晦堂和尚。就雲巖為衆說法。有疏曰。三十年前。說法。不。消。一。箇。莫。字。如。今。刺。棘。塞。路。皆。據。見。向。開。門。只。道。平。地。上。休。起。骨。堆。不。知。那。箇。是。恰。平。地。只。道。喫。粥。了。洗。鉢。盂。去。不。知。鉢。盂。落。在。那。邊。不。學。灑。灑。絕。學。語。言。在。根。作。歸。根。證。據。木。刻。鴿。子。豈。解。從。鴿。羊。皮。其。奈。喫。草。故。識。病。之。宗。匠。務。隨。時。而。叮。嚀。須。令。向。千。歲。松。下。討。伏。茶。適。將。上。百。尺。竿。頭。試。脚。步。直。待。骸。骨。迴。迴。方。與。眼。上。安。肩。阿。佗。放。起。把。筍。自。由。識。箇。豎。豎。喫。飯。底。滋味。不。是。鏗。明。脊。骨。易。勝。未。後。拳。推。法。門。中。如。此。遊。殊。正。見。師。豈。易。遭。遇。昔。人。所。以。涉。川。游。海。今。者。乃。在。我。里。吾。鄉。得。非。千。載。一。時。事。當。為。衆。竭。力。相。肩。屈。膝。願。唱。誠。於。此。會。人。天。挑。肩。披。釘。成。歸。命。於。晦。堂。和。尚。獅。子。廣。座。無。畏。吼。聲。時。至。義。同。大。衆。虔。仰。瞻。今。之。疏。帶。俳。優。而。為。得。體。以。字。和。比。麗。而。為。見。工。豈。有。胸。襟。流出。直。截。根。源。若。此。黃。太。史。為。學。寬。大。書。

鑄於翠珠。高照千古。為茂林盛事之傳云。

寂音尊者洪公。初於歸宗。參侍其淨和。而向而至寶峰。一日。有客問其淨曰。洪生人參禪如何。其淨曰。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客既退。洪殊自不安。即詣其淨。求決所疑。其淨舉風穴頌曰。五白貓兒爪距。獐來室上。絕盡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道言許外甥。且作麼生自安身法。洪便喝。其淨曰。這一喝。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洪忽於言下有省。翌日。因遠觀。遭刪去。時年二十有九。及遊東吳。寓杭之淨慈。以頌發明風穴意。寄呈其淨曰。五白貓兒無縫罅。等閒拋出令人怕。翻身逃擲百千般。冷地看佗成話。如今也解弄些些。從渠歡喜從渠罵。却笑樹頭老舅翁。只能上樹不能下。自後復閱汾陽語錄。至三玄頌。薦有所證妙。喜老師蓋菩提。此而茂林鮮有知者。夫以文華才辯。而掩其道微。妙喜亦何由取信於後耶。

潮州報本元禪師。侍南公於黃巖。一日。為達上座。齊開入室。南曰。既是達了。為甚麼更來。元曰。事不厭細。而曰。你便打趕出去。不是做得老僧侍者。元曰。不得。一向。南遂行入方丈。元曰。大小黃檗。龍頭蛇尾。南笑而已。尋游東吳。寓姑蘇。南峰蘭若。高自標致。放懷泉石。已而郡將禪崑山。慧嚴律居致元為第一。世追緒釋。南公凡見僧。必首問人。人盡有生緣。作麼生。是上座生緣。次問我手何似。我手何似。我脚何似。我脚何似。遂成二偈。相逢不免問生緣。一句當鋒最甚。達磨少林遺隻履。却登靈鷲不虛傳。又曰。欲透宗門向上關。須明佛手與驢脚。真金不使假金裝。莫認醍醐為毒藥。元之語錄。序次其在。至於真淨問滿堂。語雖異而意同。亦可概見矣。今蓋林先佛手驢脚。而後生緣。殊乖劍問之旨。可不辨明哉。

淮南祐上座者。歷歲最久而儕輩推重之。客州天王寺。以道自牧。人不得而親。居無何。語眾曰。吾去矣。或有謂其感也。以故迫之求頌。即索毫楮大書曰。來不入門。去不出戶。打破虛空。更無回互。拍手呵呵歸去來。白雲散盡青山露。乃跌坐奄奄。主事以其未錄道其。亟呼城之。祐復開目。舉首以謝曰。不致上累。善為保重。是時郡守蘇公亦往致敬。撫其遺體曰。可謂了事衲僧也。

船山能仁元禪師。參妙喜和尚於海上洋嶼庵。風骨清瘦。危坐終日。妙喜目為元枯木。一日。以三世諸佛不知有話。設詩三四。豁然領旨。妙喜有嘉賞之曰。萬仞懸崖忽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飢餐渴飲無餘事。那論昔人非昔人。元後居連江縣。福慶庵。食指糞糞。日不暇給。庵有伽藍土偶甚夥。遂揭揭於祠。曉之曰。小庵小舍。小叢林。土地何須八九人。若解輪番來打供。免教碎作一堆塵。是夕神致夢於山前。檀越願如所戒。及出世。能仁有示徒偈曰。船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句語邊。背手忽能摸得着。長鯨吞月浪滔天。元乃洋嶼發明者。十三人之一耳。然在當時朋伍中。最號為癡鈍。及其遺跡。神亦遺從。以至應緣。徒大趨慕。蓋自般若殊勝中來。豈有佗哉。

適靈源禪師。日益厚善。從容言語。問佛曰。此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佛眼得所。勉從趨海會。後七年方領旨。噫。佛眼微靈源。墮水死也。必矣。其能復透龍門乎。先德曰。成我者朋友。豈欺人哉。

潮州何山禪師。遊方至西京少林。聞僧果龍門佛眼禪師。以古詩發明。劉賓王斬獅子尊者語曰。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殘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默有所契。即趨龍門坐夏。居無何。佛眼舉前語問之。辯擬對。佛眼以手托問。辯趨出。豁然大徹。復回吐露。佛眼杖逐之。已而山門便倚。委太湖。以病不克行。遂還溪深。庵於峽山。久之出世。天聖繼遷。數利。皆頌黃龍三關話曰。我手何似佛手。黃龍鼻下無口。當然所見。顯顯。至今百拙千醜。我脚何似驢脚。文殊親見無着。好箇玻璃茶盞。不要當面諱却。人人有箇生緣。從來罪大彌天。不是牽犁拽杷。便是煎鑊油煎。佛手驢脚生緣。謝郎不在漁船。底事奔南走北。不親祖父田園。一日。葛待制勝仲。請客造其室。坐論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衰衰不已。辯不之聽。葛疑而問曰。師謂如何。辯笑而不答。良久。厲聲喚待制。葛倉皇應諾。辯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葛欣然曰。須是和尚始得。坐客曉若。悚然加敬。非所謂具活人手段。能如是乎。

臨川化度海藏主。乃寶峰祥公參徒之傑者。該洽內典。博綜外乘。高尙瀟湘。備見於自述山居詩。凡數十解。今記十有二而已。拙直自知。趨世遠。疎愚感得住山深。現成活計無他物。只有鱗鱗一枝。尋屋架數椽。臨水石門。通一徑。掛藤蘿。自緣此處宜投老。飽得溪雲早晚過。自笑疎狂同拾得。誰知癡鈍若南泉。幾回食飽游山倦。只麼和衣到處眠。無心閒淡雲歸洞。有影澄清月在潭。此景灼然超物外。本來成現不須參。隨身只有過頭杖。他處推憑折脚鐘。幾度道開何處好。水聲山色裏游行。瓦爐煮茗清烟散。鐵鑿敲時曉韻寒。一穿數珠。篋又重。拈來百八不相識。一氣顏子非為樂。四壁相如。未是高爭似山家真活計。屋頂松韻瀉秋澆。數行大字。其多葉。一炷菴香。古柏根。石室靜延春。畫水。杜鵑啼破落花村。漁父子歌。甘露曲。擬寒山詠法。燈詩。深雲莫謂無人聽。萬像森羅歷歷知。坐石已知毛骨冷。漱泉長覺齒牙清。箇中有味忘歸。念身老無餘合此情。幽巖靜坐來馴虎。古洞經行自狎鷗。不是忘機能絕念。大都投老得心休。怕寒領刺。紫鬚髮。愛髮頻添。榴榴紫。栗色伽梨。撥亂掛。誰能勞苦強安排。其詠開適情。可謂得之至矣。德非中有所養。孰能爾耶。

清遠居士。與吳嗣。字延之。初調德化縣尉。同郡許城。始拜江州。潘往見之。戒不為禮。遂懷刺歸。歸竟不之。官問道於黃龍南禪師。獲其印可。嘗曰。我清世之逸民。故自號焉。嘉祐以來。公卿交薦。章數十上。既以筠州軍事。推官起之。辭不就。隱居豫章東湖上。琴書自娛。一日。南公高弟。潘源禪師訪之。見其拂琴。次源曰。老老大大。尤弄箇線索。在對曰。也要彈教響。源曰。也不少。對曰。知心能幾人。寂音題其畫曰。賦虛無。生之藏。震且有道之器。談妙義。借身為吾。擊大千以手為地。機鋒不滅。處繼而解。文字禪行。歲大。預痛子。而值休明世。帝王強之而不可。神考致之而不起。此天下士大夫所共聞。然公豈止於是而已哉。嗚呼。公之休官問道。有始終之節。寂音既暴其隱德。著而為讀。自茲林下。始可謂見一人耳。

妙喜老師以紹興四年春入關抵甘肅州廣因蘭若。坐夏未終。徙海上洋嶼。揭榜於衆寮曰。先德有云。維毒入心。如油入紙。水却不可取。今時兄弟參禪。不得只爲中毒。深入骨髓。一句有可得道。只管禪去。禪到末後。剩得一句時。便歡喜。如此之徒。佛也救不得。今後上案。只得看經。不得看雜文字。如違連案出。院。嗚呼。是時衆纔五十五。奇。而聞八。八。獲證者十有三焉。蓋激勵而然耳。

雲居禪師。世姓胡。宜春人。以皇祐間住棲賢。而與歸宗寶公。開先通公。同安南公。圓通訥公。道望相亞。禪徒交往。廬山叢林。於斯爲盛。居無何。郡將貪墨。舜舜不忍。以常住物結情。固位。尋有譚於郡將。觀其衣。乃寓太平庵。仁廟聞其修行。復以僧服。龍銀鉢。再領棲賢。入院有偈曰。無端被譚狂遣。連半載。有餘作俗人。今日再歸三峽寺。幾多道好幾多噴。未幾遷雲居。道愈尊。衆益盛。以偈示衆曰。尋求就理兩俱。不涉二途。病亦然。孰謂箇中端的。惟胸管子一文。錢。嗟夫。言性郡將而獲譚。名聞天子。而被龍。禪師倚伏。於舜師亦何足云。

湖州甘肅寺。開禪師。有漁父詞二十餘首。世所盛傳者一而已。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只把孤舟爲屋宅。無寬窄。蘇天席地人難測。頃聞四海停戈革。金門懶去投書策。時向灘頭歌月白。真高格。浮名淨利難拘得。遂以是得名於叢林。蓋放曠自如者。藉以暢情樂道。而蘊於水雲影裏。真解脫游戲耳。

臨安南嶽崇覺空禪師。生緣姑蘇。參侍黃龍。死心禪師。死心悟其不逮。以無應世爲。草堂清公。送以偈曰。十年聚首龍峰寺。一悟真空高境開。此去隨緣且高隱。莫將名字落人間。尋棲止天台。望高叢林。應命崇覺。未幾院權回。龜勉於土木之役。亦無倦悔。嘗頌野狐話曰。含血漢人。先汚其口。百丈野狐。夫頭狂走。毒地喚回。打箇筋斗。空之天資。精神。知見甚高。律身精嚴。外請不赴。有欲迎齋爲架三門。乃告以捨家財。荷公發心矣。背棄食。奈我破戒何。其固守如此。然平居氣凌諸方。於學徒亦鮮假詞色。真有父風。卓然可敬也。

投子聰禪師。與海會演和尙。元祐間。道望並著。淮上賢士大夫多從之。游黃太史魯直亦嘗勉胡尙書少汲問道於聰。其書曰。公道學頗得力耶。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憂長淫怒。無處安脚。病既無根。枝葉安能爲害。投子聰老。是出世宗師。海會演老。道行不愧古人。皆可親近。殊勝從文章之士。學安官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聰老猶喜接高門士大夫。渠開卷論說。使穿諸儒鼻孔。若於義理得宗趣。却觀所讀書。境界廓然。六通四闢。極省心力也。然有道之士。須以志誠懇。歸向古人。所謂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此非虛語。嗚呼。古今文士。於釋教深排而力詆者。蓋安於所習。毀所不見。而然若黃太史。雖爲江西宗派之鼻祖。然見道而知天下無二道。故勸勤懇。曲折指陳。以尙書公爲知言之人。而可與言也。金陵有尙道婆者。禪林傳其參見瑯琊禪師。家以露油爲業。一日問尙者。唱蓮花樂於市云。不因柳。被傳傳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有省不覺大笑。拋棄油囊。與市兒說拾。其夫語曰。你何願耶。婆撫掌曰。非公境界。自是見僧必勸。時有僧過其門。婆嗔呼曰。兒兒。僧曰。婆婆。婆婆在甚處。婆轉身拜。僧杜僧。即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次見僧問曰。上座甚處來。僧曰。五祖來。婆曰。五祖長老。猶是婆兒子在。僧曰。婆

婆却是誰兒。婆曰。老婆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其頰婆子偷趙州符。因緣曰。虎穴窟宮到者稀。老婆失脚又懷疑。趙州喫掌無人會。直至如今成是非。宜政問。江淮爲禪。禪教。於是時吹無孔笛。笛出清音。遂致和者。旁午而至。機緣偈句。流布於世。自有賞音。爲其一唱而三歎也。

烏石雲堂行禪師。與淨無染書曰。此見禪人傳錄。公拈古。於中有僧門趙州。如何是佛殿裏底。拈云。須知一箇。禪裏。而有撐天柱地人。感竊疑傳錄之誤。此決不是公語也。何故。蓋楊岐子孫。終不肯認。竊覺。若認。盜。際。界。尚。出。不。得。何。有。宗。門。奇。特。事。耶。因。此。亦。嘗。頌。之。特。愛。照。提。以。洩。聞。頌。曰。不。立。孤。危。機。未。破。趙。州。老。子。玉。無。瑕。當。頭。指。出。殿。裏。劃。盡。茫。茫。界。花。行。之。真。慈。爲。不。請。友。以。書。規。拈。古。之。失。口。顯。明。趙。州。之。意。於。宗。門。有。補。矣。若。吾。徒。不。顧。其。謬。妄。自。提。撥。豈。獨。爲。明。眼。囉。囉。亦。招。謗。法。之。愆。可。不。戒。哉。

羅湖野錄卷三

將山佛慧泉禪師。蓋林謂之泉萬卷。紹聖元年。東坡居士有嶺外之行。舟次金陵。阻風江。既迎其至。從容語道。東坡遂問曰。如何是智海之燈。泉遠對以偈曰。指出明明是甚麼。舉頭鶴子穿雲過。從來這徑最希奇。解問燈人能幾箇。東坡於是欣然。以時紀其事曰。今日江頭天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鍾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鶴。寶公背冷喚不應。却有老泉來喚人。電眸虎齒霹靂舌。爲余吹散千峯雲。南來萬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佗年若畫將山圖。仍作泉公喚居士。泉復說偈送行曰。脚下曹溪去路通。堂堂無復問幡風。好將鐘阜臨歧句。說似當年踏碓翁。東坡平生夷險一致。非與叢叢爭者。不然。正當放浪嶺海之時。豈能問智海燈耶。泉辭辭。舌。爲吹散千峯之雲。在東坡不爲無得也。

寶峯洪堂準禪師。有十二時頌曰。雞鳴壯念佛起來。懶開口。上樓敲磬兩三聲。披散飛禽方丈後。平旦黃昏。道人道事須親。不聞先聖有慈訓。莫認癡狂作近隣。日出卯。大道分明莫外討。日用縱橫在目前。蓬原左右拈來草。食時反更無一法可當情。千里出山雲有色。一源投澗水無聲。出中已。龍象須觀第一義。若向其中覓是非。見解何曾有李二。日南午。理事相詰更相互。三門拈向燈籠頭。休問佗家覓歸路。日昧未。法身清淨絕方比。乾坤遐邇盡東西。千山萬山翠相倚。晴時中。由來大道絕親。和九月百花發。須信。道中別有春。日入西。淨室焚香孤坐久。忽然月上滿東窗。照我牀頭瑞香斗。黃昏戌。樓上鳴鐘。已落日行

人旅店宿長途。花上游蜂能采蜜。人定亥。老鼠此時正無礙。忽然燈滅寢室前。牀前咬我駭駭袋。半夜子...

惟正禪師字煥然。華亭黃氏子。幼從臨安北山資壽本如肄業。且將較藝於有司。如使觀音像以求陰...

蘇黃門子由元豐三年。以離陽從事左遷。錫陽推察之任。是時洪州景德順禪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

建州開善謙禪師。平居不掩。誨人而形於尺素。尤為曲折。有曰時光易過。且緊緊做工夫。別無工夫。但放...

大溪智禪師。號大圓。居秀州青鎮之西庵。時參政陳公去非。相與過從。講道為樂。因問以寂然不動時...

羅。還受如來教。積鑄發大機。阿難問信入。我今撞此鑄。見開捲大旨。上徹三千界。下透無窮極。...

汝陽廣慧禪師。泉州晉江人也。世姓陳。年志於學。占報劬院之僧。繼依招慶真覺禪師。日事炊爨。有...

見於佛前。許曰。先拜佛。先拜長老。連曰。蝦蟇吞大蟲。許曰。怎麼則。連不拜去也。連曰。連使話。許曰。許長...

金陵華藏民禪師。初講楞嚴經於成都。聽徒獨盛。於時圓悟禪師住昭覺。民率其友勝公。扣以教外別傳...



而問乃答以庭前植樹子。民遠大徹。尋命為堂中第一座。因悟陸堂。有偽美之曰。休淹四分龍榜殿。按...

福州空首座在江西雲門庵。一日妙喜老師問其香嚴上樹話。對以好對春風。鳴鶴。及後之是樹上話...

漳州智度覺禪師。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欲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乃悔過出家。因冥誦華嚴經。至現相...

實無不著之以傳。雖博而寡。勞而少功。既藏於蜀山。豈不壯哉。林寂莫之傳耶。吉州禾山方禪師。元符戊寅歲。至豫章翠巖。參禮死心和尚。已而執侍。閱五載。死心既謝院事。寓靖安...

翰林學士楊公大年。山神書監出牧汝州時。廣慧有禪師在焉。公至。首謁之。問曰。布政當軒。誰是知...

對其谷隱紹遠。玉泉守珍。同巖石門。徹白馬。令岳嗣先。白馬。倫普。宿歸道。嗣德。山密。正。慶。惠。英。鹿。門。山。主...

黃龍庵主者。初承南禪師遺命。領住山緣。十有二自於法席正盛時。毅然謝事。居西園。以晦名其堂。且曰...

中冬獲斯勝於南遊空禪師處。空嗣死心。能詳晦室平居行事。然須學者渴法。乃與開示。以期望為準。始謂是也。

保窟遊道者。元祐間住洪州翠巖時。無盡居士張公清江西。絕江訪之。獲遊於途。公遽問曰。如何是翠巖境。對曰。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繞松杉。公曰。尋常只聞師道者之名。何能如是。祇對乎。境曰。適然耳。公笑而長哦曰。野僧迎客下烟嵐。試問如何是翠巖。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繞松杉。遂題於妙高臺。今有石刻存焉。

三祖曾禪師者。天資敏悟。臨衆煩苛。故遺林無善譽色。目之為會魔子。因持鉢歸示衆。舉世尊入舍衛乞食。至須菩提。白佛言。希有世尊。比者山僧至深村狹路。一婆子亦乘輪來。不免各下橋。而過婆子問曰。和尚甚處去。遂對以持鉢去。婆子云。嗟。甚來由。大眾。你且道。這婆子嗔着甚來由。與須菩提。欺希有世尊。是同是別。若道同。甚處是同。若道別。未具納僧眼。在會乃天衣懷公之嗣。緣。雖不稔。而機辯逸格。鳥巨行公固嘗稱其作。略似臨濟下金剛眼。獅子爪牙者。蓋此老亦服膺矣。

天童覺禪師因歲莫。過衛寺丞進可之廬。有室曰六滿。蓋取楞嚴六處休復。同一湛然之義。且竟僞發揮其旨。覺即風曰。風瀾未作。見靈源。六處亡歸。體湛存。諸法性空。方得座。一彈指頃。頓開門。寒梅難落春能早。野雪樞窗夜不昏。萬像森羅心印。印諸塵超俗妙無痕。妙喜老師自徑山。繼至。衛命和之曰。非滿非樞。此法源。當機莫。朕假名存。直須過量英靈漢。方入無邊廣大門。萬境交羅元不二。六街盡夜木窗昏。翻思龐老事無別。擲劍揮空豈有痕。世俗名室室。必於儒書。意在燕休閑適而已。其欲資坐進此道。取於佛經。蓋亦鮮矣。所以天童賦傷美之徑。山依韻和之。是皆指以入道捷徑。略不少惜眉毛耳。

西蜀顯禪師者。落髮師乃紹覺。白公有偈送之。南游曰。古路迢迢自坦夷。隨行不用更遲疑。佗時若到諸方日。為我分明舉似伊。既至海會。參禮演和尚。一日演語曰。我固知你見處。只是未過白雲關。是時圍悟為侍者。顯密以白雲關意扣之。圍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已而演自城歸。顯密隨悟入城。相值於興化。演曰。記得在那裏相見來。顯曰。全火祇候。演顯圍悟曰。這漢饒舌矣。由是機語相契。久而辭歸蜀。演為小參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蜀語。顯密旋成。都紹覺住昭覺。使顯密長松之命。開室拈香曰。一則施端功。精一則磨淨極妙。二功並著。理孰為先。不見道本重末輕。當風可辨。此香奉為紹覺和尚。向地中。令教普天。地地填溝塞壑。使天下。稍得無出氣處。嗚呼。言浮其實。欲隱彌露。無乃計之左乎。其與一宿覺蓋相萬也。至於善善戴嵩之筆。故蓋林曰。為顯牛子。既以小技。瀝掩道望。以故情。愚索師承。而為後世。其可耶。

邵武吳學士諱偉明。字元昭。參道於海上洋嶼庵。與彌光藏主為法友。別去未幾。於南劍道中有者。乃顯妙老。師室中所問十數。因緣今紀其一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穿金鎖骨。趙州參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遂致書以頌。呈。謂不自護也。妙喜即說。偽證之曰。通身一穿金鎖骨。堪與人天為軌則。要識臨濟小斯兒。便是當年白拈賊。繼而光往邵武。相訪亦和之曰。通身一穿金鎖骨。正眼觀來猶剩物。

縱使當機。觀面提。政保居士猶未。妙喜亦嘗謂元昭有宗師體裁。又稱光為禪狀元。諒其然乎。以之道。蹤丹。虛龐老故事。可無愧也。

虎丘隆禪師。道貌如甚。樸者。與圍悟禪師。潭之道林法席。一日圍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難見。見不能及。遂擊起拳。云。見。隆曰。見。圍悟曰。頭上安頭。隆於言下。頓悟。尋。俾。藏。教。有。開。圍。悟。曰。隆。藏。主。柔。易。如。此。何。能。為。哉。圍。悟。曰。臨。睡。虎。耳。及。住。虎。丘。道。大。顯。著。因。追。釋。白。雲。端。和。尚。立。租。堂。故。事。乃。曰。為。人。之後。不能。躬。行。道。訓。於。義。安。乎。遂。開。像。奉。安。題。讚。於。上。達。磨。曰。圍。國。人。難。挽。西。攜。雙。履。歸。只。應。熊。耳。月。千。古。冷。光。輝。百。丈。曰。迅。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日。野。去。却。背。青。心。死。疾。叢。林。從。此。有。家。風。開。山。明。教。大。師。曰。春。至。百。花。觸。處。開。幽。香。旋。旋。入。來。隨。風。無。限。深。深。意。聲。色。堆。中。絕。點。埃。嗚。呼。百。丈。創。立。禪。規。以。來。叢。林。卒。不。至。於。弛。廢。實。本。於。此。白。雲。以。百。丈。配。享。遂。磨。有。識。靡。不。趁。其。議。可。謂。知。本。矣。隆。既。能。遵。行。奉。先。之。禮。又。從。而。為。證。發。明。其。道。有。足。多。也。

靈源禪師居黃龍昭默堂。與東湖居士徐師川夜話。遂及陳述古嘗對東坡談禪。東坡謂其如說食龍肉。且以自所論若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靈源曰。此乃東坡早歲趁俊發言。不覺負墮。當為明之。於是成二偈。東坡笑說。喚龍肉。吾底那知。已。曠。津。能。省。曠。津。其。有。味。會。言。龍。肉。不。為。珍。又。何。知。龍。肉。即。猪。肉。細。語。靈。言。盡。入。神。惜。彼。當。年。老。居。士。大。機。曾。未。脫。根。塵。師。川。笑。曰。至。哉。斯。言。惜。老。坡。不。聞。也。噫。東。坡。詩。有。前。身。自。是。處。行。者。之。句。蓋。自。知。從。佛。祖。中。來。矣。然。較。所。學。於。述。古。可。謂。前。言。戲。之。耳。靈。源。欲。杜。其。從。而。作。說。者。以。偈。辨。明。厥。有。旨。哉。

與元府吳梅字德夫。以元豐元年任豫章法曹時。郡帥王觀文詔。迎晦室和尚入城。館於大梵院。而睿心要。吳亦往參扣。晦室曰。公平生學解。記憶多論。即不問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吳答無以對。遂於行住坐臥。提撕此語。忽自有而機。莫能發。乃閱傳燈錄。至鄧隱峯倒卓而化。其衣順帶不褪。深以為疑。自是徧問曾宿。或答以神通妙用。或答以般若力資。疑終不釋。復趨晦室而問之。晦室笑曰。公今侍立。是順耶。是逆耶。吳曰。是順。晦室曰。還疑否。吳曰。不疑。晦室曰。自既不疑。何疑於彼。吳於言下。大徹。皆有二偈。題於晦室。中無門戶。四無旁。學者徒勞。提影忙。珍重。故園千古月。夜來依舊不曾藏。又。廬。峯。居。士。舊。門。人。選。得。師。真。的。的。視。地。撮。來。成。箇。眼。翻。騰。別。是。一。般。新。晦。室。有。偈。送。之。海。門。山。嶮。絕。行。蹤。踏。斷。牢。關。信。已。通。自有太平基業在。不論南北與西東。噫。吳為府掾。能自公餘暇。質疑於尊宿。與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者。遠矣。是時蓋林皆領其風采。亦可謂特立之士。林間錄以德夫為收夫。無乃誤耶。

潛庵源禪師。初謁泐源。月和尚。月問曰。自何而來。作箇甚麼。源曰。近離洪州。欲學佛法。月曰。殿裏有去學取。源曰。今日撞着箇泥堆。月曰。白日裏見鬼。源便喝。既而趨黃巖。與南禪師法源。源為入外若。簡淡而中。敏。南。公。喜。之。命。執。侍。最。久。而。源。侍。者。之。名。遂。著。蓋。林。皆。領。三。關。語。曰。拈。一。放。一。烏。光。黑。漆。打。破。盡。餅。青。天。白日。欲。識。蓋。峯。上。機。摩。訶。波。羅。密。年。逾。八。十。而。喪。明。學。者。益。親。附。之。有。欲。版。其。語。要。流。通。源。波。拒。曰。若。吾。語。深。契。佛。祖。從。今。百。日。間。日。復。有。明。則。副。汝。請。如。期。果。愈。縉。紫。讚。喜。曰。得。非。般。若。之。驗。歟。壽。九。十。





程侍制智道曾侍郎天游三衛最久而與鳥巨行禪師為方外友曾嘗於坐間舉東坡宿東林開聲聲  
呈照覺總公之僞籍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程問行曰此  
老見處如何行曰可惜雙脚踏在爛泥裏曾曰師能為料理否行即對曰籍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八萬  
四千偈明明舉似人二公相顧嘆服吁登時照覺能奮金剛椎東坡之巢窟而今而後何獨美大顛之  
門有韓昌黎耶雖鳥巨向曾程二公略略錄錄豈能洗叢林嘔齏之狀哉

蘇州定慧信禪師蚤以百丈野狐須得叢林之譽其頌曰不落不昧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卜度執帶  
言詮無繩自縛春至花開秋來葉落錯錯誰知普化搖鈴鐘又貽老僧曰俗職知多少龐眉擁毳袍看經  
嫌字小問事愛聲高暮日終無厭登階漸覺勢自言曾少壯游蘇兩三遭信為明眼宗匠此乃其游談耳  
然品題形貌之衰他模寫情思之好尚抑可謂曲盡其妙矣

桐密將公頌叔與圓通秀禪師為方外友公平日雖究心宗亦泥於教乘因撰華嚴經解三十篇頗負其  
知見元豐間漕淮上至長蘆訪秀而題方丈壁曰余凡三日遂成華嚴解我於佛法有大因緣異日常觀  
此地比覺城東際惟其佛眼者當知之於時秀辨之曰公何言之易耶夫華嚴者圓頓上乘乃現量所證  
今言比覺城東際則是比量非圓頓宗云異日且一真法界無有古今故云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常  
念若言異日今日豈可非是乎又云其佛眼者方知然經云平等真法界無佛無衆生凡聖情盡彼我皆  
忘豈有想智之異若待佛眼則天眼人眼豈可不知哉公於是悔謝及秀示寂公以文祭之曰方外之友  
惟余與師念昔相見一語投機師來長蘆我漕淮沂亦復交臂笑言照悟我論華嚴師為品題陷虎機緣  
脫略徑唯為捨我先其往而疏奠致誠庶其歆之嗚呼公於華嚴非素業矣而欲追蹤羅刹大士游普  
賢行願海未免背地秀不敢孤方外照為之辨明然一字之師似可蓋張渭浪稱於齊已也

襄陽谷隱顯禪師生於西蜀安樞密之別業田丁家南游參仰山偉公因致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偉對以  
日出東方夜落西顯復進語東方向上更望指示語未竟而偉便打於是省及住谷隱以仰山忌日對  
靈拈香曰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不知大仰來不來一柱旂檀表動意顯為人誠至道學純正安公嘗  
攜家屬致拜且語人曰不意有一佛出吾家地上遂奏淨覺禪師號以伸敬焉蓋取其總略其所出可謂  
道一介則一介重也

潭州雲蓋智和尚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歲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觀日已夕矣侍僧通謁智叟  
風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曰何似生而能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真師叔是  
假師叔智即當胸毆一拳死心曰卻是真箇適作禮賓主相得歡甚及死心復領黃龍至政和中甲午十二  
月十五日示寂時智住開福得其許音即座座曰法門不幸法幢摧五蘊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  
黃龍從此入輪迴侍僧編次易人為出智見而大詬是時智年九十可謂宗門大老矣死心為猶子聞  
訃歎法幢之摧蓋前輩以法道故今則不然生舉死毀與市輩無異真可蓋也  
泉州教忠光禪師與李參政漢老在小路雲門庵妙喜會中有同參契分李因致光住教忠功德院其疏

有三拜頓忘師弟子一口吞盡佛衆生之句為叢林傳誦既而李病將革以偽寄光疑叢林經度尼津深  
將力荷雲門如今稍覺神明初擬欲歸師不報恩光即和之胡牀穩坐已通津何處尋尋不二門八苦  
起時全體現不知誰解報深恩李得其報閱罷而逝其處生死之大變泊然不亂而其神明還復可見平  
日所養矣東坡謂生死之際不容其偽李殆庶幾焉

李文和公大中祥符間曾作二句頌寄朱發運正辭是時許郎中式亦漕淮南朱遂以李頌示許相與聯  
席四句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李兩催樵子還家朱風送漁舟到岸許仍命浮山遠公和之曰  
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通身雖是眼睛也待紅爐再煖銀麈觸樹迷封讓讓藏身吞炭鷲飛影落  
秋江風動蘆花兩岸文和公尋復自和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今惟傳後一頌而已然世謂士夫學禪只資談柄亦安知文和之明諸公之和其語徑正有宗門體裁也  
哉

明州和庵主從南嶽辨禪師游叢林以為飽參及逸居雲竇之前山栖雲庵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雲竇  
主者嫉其軀已因郡守周舍人聞其名而問之對云一常僧耳和遂題三偈於壁徒居杖錫山一曰自從  
南嶽來雪竇二十餘年不下山兩處居庵身已老又尋幽谷養殘癯二曰十方世界目前寬拋卻雲庵過  
別山三事壞衣穿處補一條蓑杖伴清閑三曰黃皮裹骨一常僧壞衲頭百慮澄年老懶能頻對客攀  
蘿又上一峻嶒和之清名高德出自所守而神形亦何與於世然猶取忌於時卒至徒居噫德名累  
人信矣夫

百丈珍禪師有開山大智禪師讚曰要識百丈祖師只道目前便是若更顧佇思量何止落在第二向未  
遭喝已前識渠面目尋扭住作聲時全無巴鼻誰云馬駒踏殺天下人出得這一箇得恁長氣元來不直  
半分始解兒孫滿地珍乃建陽人天資和雅篤為杜多之行搭以籠餅僧伽梨謂致高古由是得珍布衲  
之名於叢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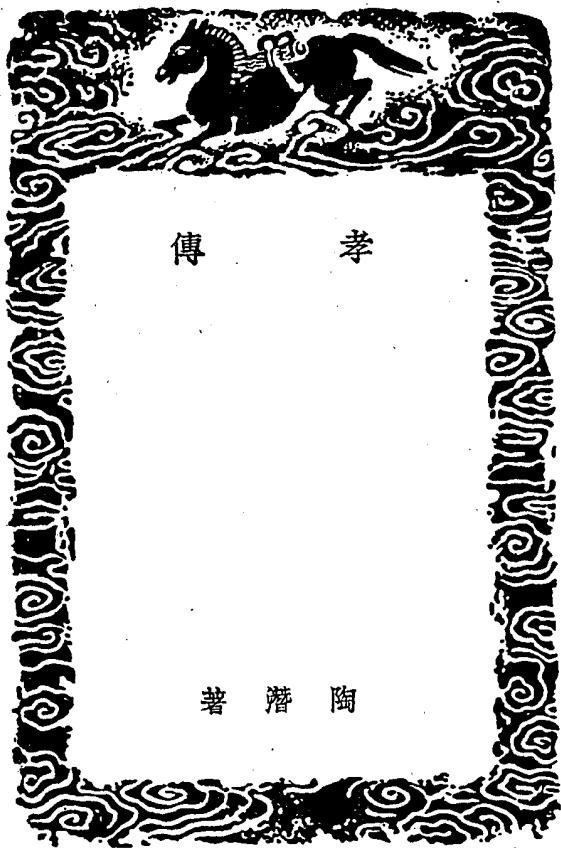
廬山慧日雅禪師乃真浮高弟嘗著禪本草一篇曰禪味甘性涼安心臟祛邪氣開滯通血脈精神益  
志壯顏色除熱惱去穢惡善解諸毒能調衆病藥生人間但有大小皮肉骨髓精髓之異獲其精者為良  
故凡聖尊卑悉能療之除者多於叢林中吟風味月世有徒輩多采葷葷為藥食者悞人性命幽通密顯  
非證者莫識不假修煉炮製一服脫其苦惱如縛解其功若神令人長壽故佛祖以此藥療一切衆生  
病號大醫王若世明燈破諸執暗所慮迷亂幽微不信病在言言妄染神鬼流浪生死者不可救焉傷哉  
噫世稱韓昌黎毛穎傳以文章為滑稽若禪本草出免併按者歎先佛號大醫王而修多羅藏得非方書  
乎況禪本草從藏中流出諺病且審使藥且親其有服食獲證大安樂地也必矣由是觀之雅豈徒然哉  
滿堂華禪師與雅公為法門昆仲因雅述禪本草乃製炮炙論佐之曰人欲延年長生絕諸病者先熟覽  
禪本草若不觀禪本草則不知藥之溫良不辨藥之真偽而又不諳何州何縣所出者最良既不能窮其  
本末豈悟藥之體性耶近世有一種不讀禪本草者卻將杜漏盡作綿州附子往往見面孔相似便以為

是苦哉苦哉。不惟自慢兼慢他人。故使後之學醫者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摸樣逐其末。而不知安樂返本之源。日月浸久。橫病生焉。漸攻四肢。而害圓明。常樂之體。自且及暮。不能安席。遂至膏肓。枉喪身命者多矣。良由初學。籠心師承。莽函不觀。禪本草之過也。若克依此書。明藥之體性。又須解如法炮製。蓋炮製之法。先須選其精純者。以法流水淨洗。去人我業。除無明根。乘八道刀。向三平等研碎。用性真空火微焙之。入四無量白。舉八金剛杵。杵八萬四千下。以大悲千手眼。篩篩之。然後成。成塵塵三味。煉十波羅密為圓。不拘時候煎。一念相應。湯下前三三。圓後三三。圓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此藥功驗。不可盡言。服者方知此藥深遠之力。非世間方書所載。後之學醫。上流試取。禪本草觀之。然後依此炮製。合而服之。其功力蓋不淺也。

鼎州靈巖安禪師。為人奇逸機辯。自將佛性。泰公未出世時。安以師事之。及泰住德山。遣安通嗣。書於蔣山。悟坐於安室。安捧書趨前。圍悟曰。千里馳達。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安曰。觀面相呈。更無回互。圍悟曰。此是德山底。那箇是專使。底安曰。豈有第二人耶。圍悟曰。背後底。安使度書。圍悟曰。作家禪客。天然猶在。安曰。分付與蔣山。乃下通首座。大衆書於僧堂前。首座問曰。玄妙白紙。此自何安呈起。書曰。見麼。首座遂引手接。安復執卻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鑒。首座便喝。安曰。作家首座。首座又喝。安打一書。首座擬議。安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沉吟。又以書打一下。曰。接。圍悟與佛眼禪師。立於法堂。且盼其作略。圍悟厲聲曰。打我首座死也。佛眼曰。官馬斯踏。有甚憑據。安曰。說甚麼。官馬斯踏。正是龍象蹴踏也。圍悟曰。喚來喚來。安復至法堂上。圍悟曰。我五百衆中。首座你為甚麼打他。安曰。和尚也喫一頓始得。圍悟頓佛眼吐舌而已。佛眼曰。未在。乃顧安而問曰。只如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安低躬曰。所供並是。詣實。圍悟笑曰。元來是家裏人。遂至五祖自禪師處。自曰。書裏說甚麼。安曰。文彩已彰。自曰。畢竟說甚麼。安曰。當陽揮寶劍。自曰。近前來。這裏不識數字。安曰。莫詐。敗自顧。侍者曰。這是那裏僧。安曰。莫侍者曰。曾在和尚會下去。自曰。怪得恁麼滑頭。安曰。曾被和尚鈍。從來自遂將書於爐上。煮曰。南無三滿多沒馱喃。安近前彈指而已。安再至於蔣山。夏圍悟使分座。接納。秋辭歸。圍悟曰。子何所請。安曰。短歌須要十數丈。長句只消三兩言。圍悟乃以頌嘉賞之曰。使乎不辱命。臨機貴專對。安禪將虎鬚。著著超方外。不惟明窗下。安排向繩牀。抄疏。拈推。拂。拈。拈。金聲玉振。猶奔雷。九日落落。提綱宗。衲子濟濟。長趨風。解粘去縛。手段。麻。耕。食。猶。雍。容。秋風。忽作。要。歸。去。了。卻。武陵一段事。勃宰理窟。乃胸中。行行不惠。無知己。臨行。索我。送行。篇。粟。棘。逢。與。金。剛。剛。短。歌。須。要。十。數。丈。長句只消三兩言。金毛獅子解翻身。箇是叢林傑出人。不日孤峯大哮吼。五葉一花天地春。自古禪會以專使為重任。禮觀機辯。兼而優為之者。則不辱命矣。安之若此。可不謂全才乎。

跋

前哲入道機緣。禪書多不備具者。其過在當時俊英。失於編次。是無衛宗弘法之心。而然。遂致有見。思齊者。徒增太息耳。妙總窮居村落。不聞叢林勝事久矣。比者江西。登仲溫。遠自雙徑。來訪山舍。妮妮談前。言往行。殊慰此懷。徐探叢中。遂得羅湖野錄一編。所載皆命世宗師。與賢士大夫。言行之粹。美機鋒之醜。醉。雄文可以。師宗。明。教。誨。可以。警。後。昆。於是。詳。覽。熟。思。不。忍。釋。手。亦。足。以。見。仲。溫。為。道。為。學。之。要。其。操。心。亦。賢。於。人。遠。矣。與。天。下。好。事。者。共。之。庶。幾。後。世。英。俊。繼。而。為。之。使。夫。佛。祖。之。道。尤。明。盛。大。其。澤。豈。不。博。哉。紹。興。庚。辰。十。月。二。十。日。書。



孝傳目錄

天子  
諸侯  
卿大夫  
士  
庶人

孝 傳

陶 潛 著

孝傳

天子 虞舜 夏禹 殷高宗 周文王

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畝畝之間，以孝蒸蒸，是以堯聞而授之，富有天下，貴為天子，以為不順於父母，若窮而無歸，惟順親可以得意，苟違朝夕，若嬰兒之思戀，故稱舜五十而慕，書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言思其來而訓一作之，愛敬盡於事親，是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夏禹有天下，以奉宗廟，然躬自菲薄，以厚其孝，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臧克孟之德於是稱聞，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敬，孝敬之道，美莫大焉，殷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己而聽於家，孝三年而後言，天下咸歎德教大行，殷道以興，詩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此之謂乎？周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鳴至於寢門，問於內嬖，內嬖曰：安，文王乃喜，不安，則色憂，行不能正履，日中暮亦如之，食上必視寒溫之節，食下必問所膳而後退，文王孝道光，其化自近至遠，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矣。

諸侯 周公旦 魯季公 河間惠王

周公旦 武王之弟，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

晉 陶潛著

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言諸侯樂其位而敬其事也。仲尼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貴而不驕，位高而謙，自承文武之休烈，孝道通于神明，光被四海，武王封之於魯，備其禮樂，以奉宗廟焉。魯孝公之為公子，周宣王問公子能道諸侯者立之，楚穆仲稱其孝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考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咨於故寔，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理其民矣。乃命之於夷宮，是為孝公。夫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有國不亦宜乎。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孫也。西京藩臣多驕放之失，其明德者唯獻王，而惠王繼之。漢書稱其能脩獻王之行，母喪服喪盡禮，哀帝下詔褒揚，以為宗室儀表，增封萬戶。禮古之人皆然，至於末俗衰薄，固已賢矣。貴而率禮又難，其見褒賞不亦宜乎。贊曰：貴驕殊途，不期而會。周公勞謙，乃成光大。二侯承魯，道儉去泰。河間率禮，漢宗是賴。

卿大夫 孔子 孟子 子 趙孝叔

孔子魯人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喪事不敢不勉，故稱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也。君賜服，必熟而薦之，雖蔬食而齊祭如在，鄉人罷，朝服立於阼階，孝之至也。至德要道，莫大於孝，是以曾參受而書之，游夏之徒，常咨稟焉。許止不嘗樂，嘗以殺父，幸我暫言滅喪，責以不仁，言合訓典，行合士範，德義可尊，作事可法，遺文不朽，揚名千載。孟莊子魯人也，孔子稱其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政與父之臣，是難能也。夫孝子之事親也，事亡如事存，故當不義則爭之，存所不爭則亡，亦不敢改父之道，猶謂之孝。況終身乎。類考叔鄭人也，莊公以叔段之故，與母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考叔為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而食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汝有母，遺我獨無，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考叔曰：若掘地見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類考叔純孝也，愛其母而施及莊公，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贊曰：仁惟本節，聖亦基孝。恂恂尼父，固天攸造。二子承親，式禮道誥。永錫純懿，無改遺操。

士 高榮 樂正子春 孔奮 黃香

高榮，衛人也，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所謂哭不偯，言不文也。為武城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親者，改之行喪如禮。君子之德風也，以身先之，而民不遺其親，樂正子春魯人也，下堂傷足，既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吾聞之，竹子，父母全而生之，己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一言，不敢忘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夫能敬慎若斯，而災患及者，未之有也。孔奮，扶風人也，少以孝行著名州里，供養至謹，在官唯母，極甘美，妻息菜食，歷位以清，夫人情莫不欲厚其親，然亦有分焉。奮則難繼，能致儉以全養者，鮮矣。黃香，江夏人也，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以致養，冬無被褥，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漢和帝嘉之，特加異賜，歷位恭勤，寵祿榮親，可謂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也。

贊曰：顯允華士，行如名鈞。成能夙夜，以義榮親。率彼城邑，用化厥民。忠以悟主，其孝乃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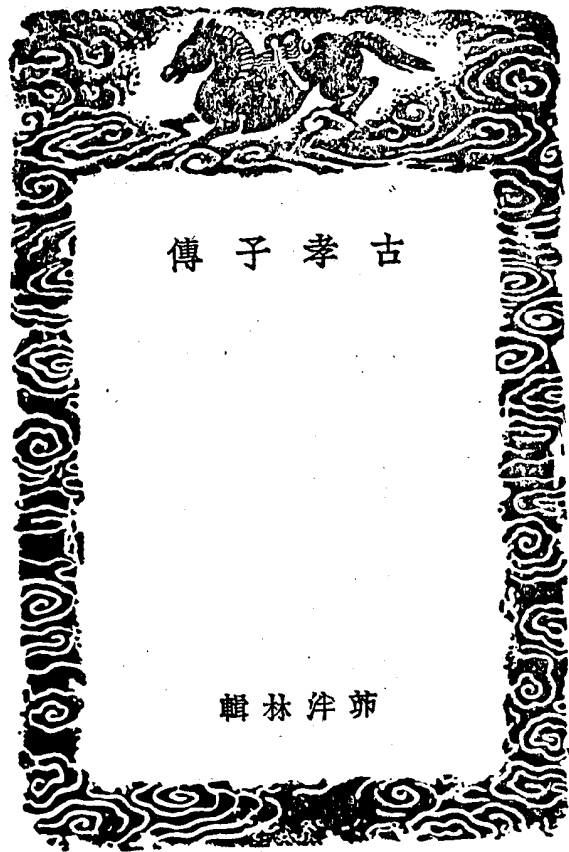
庶人 江革 廉範 汝郁 殷陶

心欲親之安，自挽車以行，鄉人歸之，號曰江巨孝。位至五官中郎將，天子嘉焉，寵遇甚厚，告歸，詔書褒美，就家禮其終身，以顯異行。廉範，京兆人也，少孤，十五入蜀，迎父喪，過石船覆，範執柩，一作而沒，船人救之，僅免於死，遂以喪歸。及仕郡，孫太守於危難，送故遺節，章帝時為郡守，百姓歌詠之。夫孝者人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是以範之隨危也，勇，宰民也，惠，能以義顯也。汝郁，陳郡人也，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輒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年十五，著於鄉里，父母終，思慕致委，推財與兄弟，隱於草澤。君子以為難，況童齡孝於自然，可謂天性也。殷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諭莫能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屢辭辟命，夫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陶孝於其親，而智勇並彰乎弱齡，斯又難矣。

贊曰：事親盡歡，其難在色。彼養以祿，我養以力。養在一作，愛敬，榮不假飾，嗟爾廉庶，鑒茲前式。

右陶潛孝傳一卷，北齊陽休之本作五孝傳，蓋依孝經中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章次，分為五篇，故謂之五孝傳。晁氏云：靖節先生集有數本，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謀載卷首為七卷，其十卷則休之益以五孝傳，聖賢羣輔錄并序傳，誄為三卷也。隋唐以來，二書俱附入陶集，故不另列。二志書目，予又竊怪二志所收王韶之蕭廣濟鄭緝之師，覺授宋躬虞繁徐廣周景式諸家孝子傳，俱不傳而五孝傳寥寥數篇，以附本集，獨存何氏因之，摭入叢書，書之存亡，烏論卷秩多寡乎哉。汝上王謨識。





古孝子傳

郭汴林輯

孝為百行之原。故諸史自晉書以下。於孝行必立傳焉。然其餘湮沒而不傳者甚夥。是則賴乎傳之者之有以傳之也。顧傳之而又逸之。其得傳者則仍史傳中寥寥數人而已。而其軼之散見於他書者。其人其世往往失考。泮林繙閱之餘。如蕭廣濟師覺授宋躬諸孝子傳。過輒錄之。每讀一過。覺至性過人。溢於楮墨。世有流覽於斯文者。其亦可以油然而生感矣。茲特略因時代次序之。其中有未及詳考者。仍即分附於各篇之後。至更定增益姑並俟之。博識君子焉。道光戊子仲夏錄於媚月軒之南窗。高郵汴林識。

劉向孝子傳

劉向子傳。唐志皆不著。惟玉海引唐許南容錄京兆劉向修孝子之圖。

舜

舜父夜臥夢。見一鳳凰。自名為雞。口銜米以食己。言雞為子孫。視之乃鳳凰。以黃帝夢占之。此子孫當有貴者。舜占猶之。比年糴稻穀中有錢舜也。乃三日三夜。仰天自告。舜過前趾之。目霍然開。馬融釋此

郭巨

郭巨。河內溫人。甚富。父沒。分財二千萬。為兩分與兩弟。已獨取母供養。寄住隣有凶宅。無人居者。其推與之。居無禍患。妻產男。慮養之則妨供養。乃命妻抱兒欲掘地埋之。於土中得金一釜。上有磁券云。賜孝子郭巨。巨還宅。主不敢受。遂以開官。官依券題還巨。遂得兼養兒。御覽四十一

董永

前漢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主甚憐之。永得錢葬父。畢。將往為奴。於路忽逢一婦人。求為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為奴。何敢屈夫人為妻。婦人曰。願為君婦。不取貧賤。永遂將婦人至。錢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於理乖乎。主問永妻曰。何能妻曰。能織耳。主曰。為我織千疋絹。即放爾夫妻。於是索絲。十日之內。千疋絹足。主驚。遂放夫婦二人而去。行至本相逢處。乃謂永曰。我是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使我償之。今君事了。不得久停。

二

其賢與飲食論道，餽錢並不受。御覽

王驚

王驚，廬陵石陽人。父喪未葬，假寢宅後，野火燬，驚力不能救，投火而死。御覽

嬌皓

嬌皓，字元起，吳郡餘杭人。父昆，南郡太守。以事被勅，皓年十六，髡頭詣闕，通章不省。皓不飲食，懷石腰中，但詣公卿門，及行路時，輒出石置地，叩頭流血覆面，莫不傷懷。遂奏理昆罪。御覽

伏恭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也。伯父大司空湛，孝謹敦睦，世號伏不鬪。恭事後母，著孝，建武初，累遷太僕，上臨辟雍，於萬人中拜司空，兼以恭孝行，故光之。御覽

蕭芝

蕭芝，忠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歧路，下直，及門飛鳴車側。御覽

邢渠

邢渠，失母，與父仲居，性至孝，貧無子，備以給父，父老齒落，不能食，渠嘗自哺之，專專然代其喘息，仲遂康，休齒落更生，百餘歲乃卒也。御覽

伍襲

伍襲，字世公，父憂，廬山側，有一鹿每鬣哭，輒墮墳而悲。御覽

文讓

巴郡文讓，養母至孝，母死，不用僮僕之力，兄弟二人營築其墳，填土未足，耕一畝地為墳，塹歸取糧，羣鳥數千，銜所作壤，以著墳上，俄而成墳。御覽

申屠勳

申屠勳，字君遊，河內汲人，少失父，與母孤貧，備作供養，夏天多蚊子，臥母牀下，以身遮之。御覽

又

中屠勳，字君遊，少失父，與母居，家貧，備力供養，作漆器，用漆三斛，十年乃成。御覽

宿倉舒

宿倉舒，陳留尉氏人也，年七歲，遭荒，父母饑苦，倉舒求自賣，與穎川王氏，得大麥九斛，後王氏免之，累官除上黨太守，後轉覓父母，經太原南郭，忽見母，遂還舊居，母卒，悲號而死。御覽

王桁

王桁，字叔治，北海人，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桁哀感悲號，隣人為之罷社。御覽

王祥

王祥，後母病，欲得黃雀炙，祥思念，卒難致，須臾忽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御覽

古孝子傳

五

### 蕭廣濟孝子傳

附志蕭廣濟孝子傳十五卷晉輔國將軍蕭廣濟廣濟唐唐志同

曾參 閔損

閔損與曾參門徒之中，最有孝稱，今言者莫不本之曾閔。初學記

杜孝

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與母居，至孝，充役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於蜀截大竹筒，盛魚二頭，蒸之以草，祝曰：我母必得此，因投中流，婦出渚，乃見筒橫來觸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婿所寄，熟而進之，聞者歎駭。御覽

隗通

隗通，字君相，母好飲江水，嘗乘舟楫致之，漂凌艱辛，忽有橫石突起，直趨江舟，後取水無復勞劇。御覽

辛籍

辛籍，字幼文，母喪精廬，旁有大鳥，頭高五尺，雞首鸞頰，魚尾蛇頸，備五色而青，棲於門樹。御覽

施延

施延，字君子，少處色養之道，赤眉之際，將母到吳郡海鹽，貸為半路亭卒，每取月直以供養，村郵馮敷知

古孝子傳

三

古孝子傳

引此文下，有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竭其誠，至如此。

又

王祥後母庭，有棗樹，始若子，使守視。祥查驅鳥雀，夜則驚鼠，時雨忽至，祥抱樹至曙，母見惻然。御覽九百七十七卷注引祥傳作李，案晉書王祥本傳作李。

桑虞

桑虞，字子綱，魏郡黎陽人。嘗黃門郎冲之子。喪父，歲年十四，毀瘠過禮，日食百粒，以檢糞雀。御覽七百六十六卷

郭世道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年十四，喪父，事後母，勤身供養，婦生男，夫婦共議，養此兒所廢者，大乃瘞之。母亡，服竟，追思未嘗釋衣，同上。

郭原平

郭原平，墓下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恆裸袒，原平不欲使侵其墳墓，乃歸買家資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之。御覽八百二十一卷

何子平

何子平，盧江潯人。事母至孝，為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之，答曰：「竹老不辦，常得米，生何容得食白粳，有贈鮭者，不可寄家，則不肯受。」母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宋大明末，饑荒，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呼，居屋不蔽，雨日，兄子伯與為蒼治，子平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屋何宜覆！」御覽七百六十六卷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家，貧，母以冬月亡，無絮，自此不衣絳帛，與同郡孔凱善，時寒月，就孔宿，飲酒醉眠，孔以臥具覆之，百年覺，引去，謂孔曰：「緣定奇溫，因涉涕悲痛。」御覽同上

陳元

陳元，字子元，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曰昭，周氏譴元，侯將殺元，昭欲先死，元不聽，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後又說之，侯怒，令元自殺，元投壑水，有大魚負之，元曰：「我罪人也，魚乃去，昭從後來，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絕良久，曰：吾兄也，又投水而死。」御覽四百四十四卷

鄧展

鄧展，父母在，履下臥，多蚊，展伏牀下，以自當之。御覽九百四十五卷

展勤

展勤，少失父，與母居，備作供養，天多蚊，臥母牀下，以身當之。御覽九百七十七卷

蕭國

蕭國，遺喪，有鵲遊其庭，至暮而去，壘薪入其門，與馬犬侶，至旦而去。御覽九百七十五卷

古學子傳

古學子傳

殷惲生而謙愿，七歲喪父，哀號毀悴，不為戲弄，得瓜果可啖之物，懷持進母，未嘗先食。初學記

杜牙

杜牙，至孝，母卒，備力營墳，結茅墓側，牙病，嘗有一鹿銜哺之，及牙卒，乃掘地埋之。白帖

三洲

三洲，人各一洲，皆孤單，三人開會樹下，息，因相訪問，老者曰：「寧可合為斷金之業耶？」二人曰：「諾，即相約為父子，因命二人於大澤中作舍，且欲成，父曰：「比不如河邊，」二人曰：「諾，河邊舍幾成，父曰：「又不如河中，」二人復填河，二句不立，有一書生過之，為縛兩土，拋河中，會父往呼止之，曰：「嘗見河可填耶，觀汝行耳，相將而去，明日俱至河邊，望見河中土高丈餘。」御覽六十一卷

魏陽

魏陽，不知何處人，獨與父居，父有刀戟，市南少年求之，陽曰：「老父所服，不敢相許，」少年怒，道逢陽父，打脫，陽叩頭請罪，父沒，陽斷少年頭以謝父家前。御覽三百五十二卷

五郡孝子

五郡孝子者，中山常山，魏郡鉅鹿，趙國人也，少去鄉里，孤無父母，相隨於衛國，因結兄弟，長元重，次仲重，次叔重，次季重，次穉重，朝夕相事，財三千萬於空城中，見一老姥，兄弟下車再拜曰：「願為母，母許焉，積二十四年，母得病，口不能言，五子乃仰天歎，願使我母語，即便得語，謂五子曰：「吾太原董陽猛女，嫁同郡張文賢，死亡，我男兒名馬遺，七歲值亂，亡失，心前有七星，右足有黑繭，語未竟而卒，」五子送喪，會朝歌長，出亡其記，疑五子所竊，收得三重，詣河內告枉，具言始末，太守號哭曰：「生不識父，與母相失，痛不自聊，知近為五子所養，馳使放三童。」御覽三百七十三卷

王歆孝子傳

唐案王歆孝子傳附唐志皆不著錄

竺彌

竺彌字道倫。父生時畏雷。每至天陰輒馳至墓。伏墳哭。有白兔在其左右。御覽十三。初學記一引王歆孝子傳。求有遂更卒三字餘並

王韶之孝子傳

宋隋志王韶之孝子傳三卷唐志十五卷宋書王韶之傳不載南史稱孝傳三卷

周青

周青東郡人也。母患積年。青扶持左右。身體羸瘦。村里乃欲錢營助湯藥。母痊。許嫁同郡周小君。疾未獲成禮。乃求見青。屢累父母。青許之。俄而命終。青供養為務。十年中翁姑咸之。勸令更嫁。青誓以匪石。翁姑並自殺。女姑告青害殺收考。遂以誣款七月刑青於市。青謂監殺者曰。乞樹長竿。繫白旆。青若殺翁姑。血入泉不殺。血上天。旆斬乃緣竿上天。御覽四百五十六。六百五十六。

李陶

李陶交趾人。母終。陶居於墓側。躬自治墓。不受隣人助。羣鳥銜塊助成墳。藝文類聚

竺彌

竺彌字道倫。本外國人。居吳興。父母亡。哀痛瘠毀。冬不衣襦袴。世說

周景式孝子傳

周景式孝子傳

管寧

管寧避地遼東。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悔過。寧自惟無咎。念常如廁不冠而已。向天叩頭。風亦靜。寧  
六十。類聚八。事類賦注六。

荆樹連陰

古有兄弟忽欲分異。出門見三荆樹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欲聚。況我兄弟而欲殊哉。遂還。相為雍和也。  
一曰田真兄弟。類聚八十九。初學記十七引。同。

猴母負子

余嘗至綏安縣。途逢逐猴。猴母負子沒水。水雖深而清。乃以戟刺之。自脅以下中斷。奔向逆。抄着船中。子  
隨其傍。以手捫子而死。類聚九。  
初學記二十九引。作周真。氏。子。傳。惟。神。作。助。作。葉。蓋。緣。下。有。能。於。空。論。五。字。妙。吟。作。好。吟。餘。悉。載。於。此。

師覺授孝子傳

師覺授孝子傳

閔損

閔損字子騫。魯人。孔子弟子也。以德行稱。早失母。後母遇之甚酷。損事之彌謹。損衣皆莖菜為絮。其子則  
絀纊重厚。父使損御冬。寒失樹。後母子御則不然。父怒詰之。損默然而已。後視二子衣。乃知其故。將欲遣  
妻。諫曰。大人有一妻子。猶尚垂心。若遺母。有二妻子也。父感其言。乃止。類聚四。  
老萊子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至孝。蒸蒸常著斑蘭之衣。為親取飲。上堂脚跌。恐傷父母之心。僞作  
為嬰兒啼。孔子曰。父母老。常言不稱老。為其傷老也。若老萊子者。可謂不失孺子之心矣。同上。

仲子崔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初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狐黠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讐。  
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賊知之。於城西決戰。其日懸持蒲弓木戟。而與子崔戰而死。類聚四。

北宮氏女

北宮氏女。嬰兒兒子者。齊人也。無兄弟。而父母老。遂撤其環瑱。誓不適人。以奉養父母。國人聞之。莫不相率  
以孝。請女為趙王后。齊使候問使者曰。北宮氏女。嬰兒兒子。無恙耶。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此助王

率民出於孝者也。齊王聞之，表其門以顯異焉。御覽四十五

魏連

魏連事父至孝。和帝時拜昌邑令。百姓不忍欺。大蠶連熟。藝文類聚一百

趙徇

趙徇幼有孝性。年五六歲時得甘美之物。未嘗敢獨食。必先以哺父。出輒待還而後食。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候父至。數年父沒。徇思慕感悼。不異成人。哭泣哀號。居於塚側。鄉里嗟稱。名聞流著。漢安帝時官至侍中。御覽四百七十四

程曾

程曾字孝孫。桂陽人。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出。御覽四百三十一

吳叔和

吳叔和。妻為人。母沒。負土成墳。有赤烏巢門。甘露降戶。藝文類聚九十二

王祥

王祥少有德行。早失母。後母憎而踏之。祥孝彌謹。盛寒。河水堅冰。網罟不施。母欲得生魚。祥解褐扣冰求之。忽冰小開。有雙魚出游。祥垂綸而獲之。時人謂之至孝所致也。御覽二十六

宋躬孝子傳前志宋躬孝子傳

郭巨

郭巨。河內溫人也。妻生男。謀曰。養子則不得營業。妨於供養。當殺而埋焉。鑄入地。有黃金一釜。上有鐵券曰。黃金一釜。賜孝子郭巨。御覽八十七

夏侯祈

夏侯祈字長況。梁國寧陵人也。母疾。遽經危困。祈衣不解帶。二年。母不忍見其辛苦。使出使。祈出寢臥。忽夢見其父來。曰。汝母病深。痼天帝於汝。至孝。賜藥在屋後桑樹上。祈乃驚起。如言得藥。而取水。和進之。便得痊。御覽四十一

韋俊

韋俊。字文高。京兆杜陵人。嘗與父共有所之。夜宿逆旅。時多虎。將曉。虎遶屋號吼。俊乃出戶。當之。虎引耳。屈膝。伏而不動。俊跪曰。汝餓可食。我不宜驚吾老親。虎遂巡而退。屋人皆安。御覽同上

伍襲

伍襲。字世茂。武陵人。父沒。蕘中。乃學。善言。衣服與賓客入構。諸羞令相攻。襲乘其仇。負喪而歸。葬畢。因居蕘所。每哭輒有鹿蹄填而鳴。漢法死事之孤。皆拜郎中。而襲不忍受。吏迫之。乃掘室。遺其中。吏不知。

處御覽同上

繆斐

繆斐。字文雅。東海蘭陵人。父忽患疾。醫藥不給。斐晝夜叩頭。不寢不食。氣息將盡。至三更中。忽有二神引。鑲而至。求哀曰。曾府君昔經見。故有怒報。君至孝所感。昨為天曹所攝。錄銀錢。斐驚起。視父已差。父云。吾病恆見二人。見持向來。忽不見。斐乃具說。父曰。吾昔過伍子胥廟。引二神像置地。當是此也。御覽六十四

紀邁

紀邁。廬江人。本姓舒。以五月五日生。母棄之。村人紀淳妻趙氏養之。年六歲。本父母時來看。語曰。汝是我生。邁泣涕告。趙乃具言始末。及年十歲。備力所得。輒分二母各半。淳亡。無子。邁乃斬髮三年。本父母繼亡。又並齋。心喪三年。趙欲為娶。齋酒米往。婚家道遇醉人打趙。趙悶。忽有一狗直至。銜邁衣者三。邁心動。走赴婚家。逢醉人適其舉酌於草中。邁乃以擔殺二醉人。趙歸得平。乃詣縣首。令宥之。乃誓不娶。後邁嘗寢。忽有一女。言姓衛。昨忽暴死。天神於感。君無妻。故使相報。邁具說其狀。母子至衛門外。果如言。遂喪上車。牛不肯動。趙乃與主人具說。主人開棺。女有氣息。至晚便語。具說始末。如趙所言。遂為夫婦。趙卒。邁絕復蘇者日數。邁五十。嘗病幾死。夢神曰。君行至孝。延歷將得百歲。果九十七而卒。御覽同上

張景允

張景允。六歲喪母。母遺物悉散。唯留一畫扇。每感思。輒開匣流涕。父邵為吳興太守。暴疾。報至。天雪水。涸。便徒跳上岸。左右捉履。遂發。都夜。晝三日。半至郡。入郭。奉諱。氣絕。吐血。久乃蘇。藝文類聚二十

宗承

宗承。字世林。父資喪葬。負土作墳。不役僮僕。一夕。問土。壤自高五尺。松竹生焉。御覽四百十

吳坦之

吳坦之。隱之兄也。母葬。夕設九飯。祭坦之。每臨一祭。輒號斷絕。至七祭。吐血而死。藝文類聚二十

桑虞

桑虞。喪父。年十四。毀瘠過禮。日食百粒。以糗糝養。御覽八百五十九

賈恩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母亡。在殯。為炎火所燒。恩及妻柏。號哭。赴火不及。去。鄰近拔助。棺器得免。恩柏二人。髮膚焦烈。須臾俱死。元嘉四年。榜門曰。孝獨役三世。御覽四百十五

邱傑

邱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也。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病瘵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若苦。汝噉生菜。遇蝦蟇。盡牀前。有甌。甌中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邱氏世寶此甌。宋大明七年。災火焚失。御覽四十一

陳道 吳郡人少為郡吏母好食餽底燻飯道在役恆帶一囊每食輒錘其燻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常帶自隨及逃竄多有餓死道食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道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有聞見御覽

孫棘

孫棘彭城人母事至孝母臨亡以小兒薩屬棘特深友愛宋大明五年上蔡軍作陳求代棘及後軍期應死棘諫爭死妻許氏又屬棘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終以小郎屬君豈未有妻息君已二兒死復何憾太守張岱表聞詔賜門宋世祖感其佛愛乃增諸弟封秩御覽

何子平

何子平事母至孝為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之答曰母老在東不辦常得米何容獨食白粲母喪年將六十有瘧子之暮晝夜號叫暑避清涼冬不衣絮子傳何子平事母至孝下接母喪年御覽

王盤之

王盤之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年鹽醋不入口被病在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食橘當差俄而不見之庭中橘樹隆冬乃有三實食之病轉愈咸以為至孝所感御覽

華寶

華寶八歲養熙中父從軍語寶曰吾遠營營婚冠值咸陽喪亂吉凶兩絕寶年六十遂不冠娶舉言流涕類聚

韓盛珍

韓盛珍東海剡人喪母三年貧無所葬與弟盛敏共種瓜半畝欲以營殮及瓜熟採買每朝取奉復生大小如初遂得充葬御覽

虞盤佑孝子傳

符子

符子以藜蒸不熟遺妻御覽

華光

華光字榮祖彭城人父亡六日年四歲問父所在母親送光至父家光再拜伏哭欲留家下母抱歸巷咽三日不食至年七歲欲見父像屢畫師畫其父像朝夕拜謁如父御覽

鄭緝孝子傳

隋志鄭緝之孝子傳十卷宋  
以外鄭緝之撰唐志同

吳隱之

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揚州刺史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輒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為吏部尚書。乃進用之。世說新

孝子傳

案隋唐志諸家孝子傳外又有雜孝子傳故其  
中所引姓氏及事實極有同者今皆備載焉

什參

樂正者。什參門人也。來候參。參採薪在野。母嚙右指。旋頃走歸。見正不語。入跪問母何患。母曰。無。參曰。負薪右背。筋新墮地。何謂無。母曰。向者客來無所使。故嚙指呼汝耳。參乃悲然。御覽三百七十

又

什參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間其故。參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美吐之。終身不食。御覽八百六十二

閔子綯

閔子綯事後母。絮衾衣以蘆花。御車。寒失制。父怒笞之。後撫背。知衣單。父乃去其妻。綯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御覽三百三十四

老萊子

老萊子年七十。父母猶在。萊子常服斑斕衣。為嬰兒戲。御覽六百八十九

又

老萊子至孝。奉二親。行年七十。著五綵。編爛衣。弄雛鳥於親側。初學記十七

陽公

古孝子傳

二九



北平陽公登水作漿，兼以給過者。公補履屨，不取其值。天神化為書生，問云：何不種菜？曰：無菜種，即與數升。公種之，化為白瓊，餘皆為錢，得以娶婦。文類聚

晉王公故也。引孝子傳。洛陽陽公登，以給過者。案水經，陽公本注有陽翁伯玉田，在無錫縣。西北即陽公故居也。神記引陽翁伯玉田，在無錫縣。陽翁伯玉田，在無錫縣。陽翁伯玉田，在無錫縣。

眉開赤

眉開赤，名赤鼻。父干將，母莫邪。父為晉王作劍，藏雄雉。母孕赤父，男當告之。日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巔。及產，果男。母以告赤，赤破柱得劍，欲報晉君。客有為報者，將赤首及劍見晉君。君怒，烹之。首不爛，王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首墜湯中，客因自擬之。三首盡糜不分，乃為三家。曰：王家也。御覽三百四十三

丁蘭

丁蘭早孤，不識其母，乃刻木作母而事之。御覽三百九十六。溫公家範云：賢者孝愛之心，發於天性。不識其母，而無所施，至於刻木為母，可事也。况婦人慈愛之存乎？

魏通

魏通字君相，隴為熒道人。母好飲江春水，常乘船捷致，漂沒辛苦，忽然有橫石特起，直江脊，後取水無復勞劇。御覽三百八十九

哈參

哈參，案事具干。廣順十七年，哈參字注引孝子傳，有哈參與之王，應麟姓，氏急就草注。引同，郭名世，姓氏書，辨證引孝子傳，哈參下有以應麟補，似五字。

紀邁

紀邁五月五日生，其母弃之。村人紀淳妻養之。年六歲，本父母云：汝是我兒，邁涕泣，備所得，輒上母。母一

董永

董永性至孝，而家貧。父死，賣身以備棺斂。既葬，即詣主人，將償其值。路逢一女子云：能織，願為永妻。永不得已，即同詣主人。主人問其故，永具以對。主人曰：必爾者，但令爾婦為我織，織百疋，於是妻為主人織。十日百疋具焉。主人大驚，即遣永夫妻出門。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也。卿篤孝，買身葬父，故天使我為君償債。耳。言終，忽然不見。御覽八百二十七

蔡順

蔡順，字君仲，母飲酒吐，順顛倒，恐母中毒，嘗母吐驗之。御覽八百四十五

王琳

王琳，汝南上蔡人。十歲失父母，弟季年七歲，弟兄二人哭泣，哀聲不絕。在塚側作廬，不接出入。御覽五百四十八

楊香

楊香，其父為虎噬，忿憤搏之，父免害。御覽八百九十二

蔡順

蔡順，字君仲，母飲酒吐，順顛倒，恐母中毒，嘗母吐驗之。御覽八百四十五

汝節，姓單，七歲引孝子傳。有汝節，案東觀漢記，汝節字叔異，陳國人。年五歲，母病，不能飲食，節抱持，啼泣，亦不欲食。母病之強，為節飯，數日已愈。節視母色，未平，懼不食，宗親共與之。

蔡節，性純孝。母常帶病三年，節自非寒暑變節，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御覽四百四十四

鮑昂

鮑得小子昂，至孝過人。初得疾，經涉數年，常俯伏左右，衣不解帶。御覽四百四十四

禽賢

禽賢，見孝子傳。

魏玉

魏玉，案事具東觀漢記。

三邱氏

三邱氏，姓單，二十三歲引。

郭文舉

郭文舉為虎探鯁骨，虎皆銜鹿以報之。御覽八百九十二。事類賦二十。

吳猛

吳猛年七歲時，夏日伏於母牀下，恐蚊蚋及父母。御覽四百九十五

陸仲元

吳郡陸仲元者，晉太尉玩竹孫。自玩至仲，四世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御覽五百四十九

陳道

陳道為郡主簿，母好食饘，底焦飯，常持一饘，盛之懸腰下。御覽三百八十九

魏達

魏達父苦疽瘡，達吮嗽而愈。御覽七百四十二

華光

華光，字榮祖，彭城人。年七歲，欲見父像，求畫其父形像。朝夕拜謁。母有病，輒呼天禱祠。母即痊愈。每得珍甘，置父像前。御覽三百八十五

魏湯

魏湯少失其母，獨與父居。色養蒸蒸，盡於孝道。父有所服刀戟，市南少年欲得之。湯曰：此老父所愛，不敢相許。於是少年欲得湯父，湯叩頭拜謝之，不止。行路書生牽止之，僅而得免。後父壽終，湯乃殺少年，斷其頭以謝父墓焉。御覽四百八十二

原毅

原毅，字君仲，母飲酒吐，順顛倒，恐母中毒，嘗母吐驗之。御覽八百四十五

原殺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母厭患之。意欲棄之。殺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與鼻棄之。殺乃隨收與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殺乃曰。恐後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取之耳。父感悟。愧懼乃殺祖師。侍養。冠已自責。更成純孝。殺為純孫。百十九。

霍子

霍子者不知何許人。早失母。後母常以其亡母名呼之。不應。輒楚撻。霍子念言之則傷後母。不言而死。則虧父之明。乃暫遊於河。以石繫腰而沒。不揚父母之過。石。

焦華

焦華父遺皆病甚。冬中思瓜。華夢一人黃冠謂曰。聞子父病思瓜。故送以助。華拜受之。及寤在手。馨香非常。父食而病愈。事類賦注

### 孝子傳補遺

黃香

漢黃香年九歲失母。事父盡孝。夏月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陳後討齊京少

姜詩

姜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膾。側乃忽湧泉味如江水。每日一汲。輒獲雙鯉。廣事類賦十六

蔡順

後漢蔡順。當王莽末。大荒。順拾椹。以異器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白者自食。賊知其孝。乃遺米肉放之。上

孟宗

孟宗為雷池監。作鮮一器以遺母。母不納。御覽六十五

又

孟宗字公武。江夏人。性至孝。母嗜笋。冬時缺笋。宗入林哀泣。笋忽迸出。陳後討齊京少

王真

王儀為司馬。召文帝以直言斬之。子真字偉元。少有志操。痛父死於非命。處於哀側。讀詩至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每三復流涕。門人並廢蓐莖之篇。陳後討齊京少

殷惲

殷惲生而謹愿。七歲喪父。哀號毀悴。不為戲弄。勤身苦體。以奉供養。得瓜果可啖之物。懷持進母。未嘗先食。廣事類賦十六

羅威

羅威。晉馮人。夏日撤帳而臥。曰。吾供蚊蚋。恐妨吾母。如給蚊蚋者。現序注。

滕益恭

滕益恭。五歲知孝。母楊氏患熱思瓜。非其時。益恭歷訪不得。銜悲且行。遇一僧。問其故。曰。我有一瓜相遺。持歸奉母。舉室驚異。梁天監初。表異之時。號滕會子。陳後討齊京少

杜羔

杜羔父死。不知墓所。及喪母。將合葬。晝夜哀慟。掘日舍佛祠。見柱間有文字。乃其父臨死記墓所在。羔奔往。有耆老識其塚。既發之。舊藏與柱間文字無異。乃得葬。廣事類賦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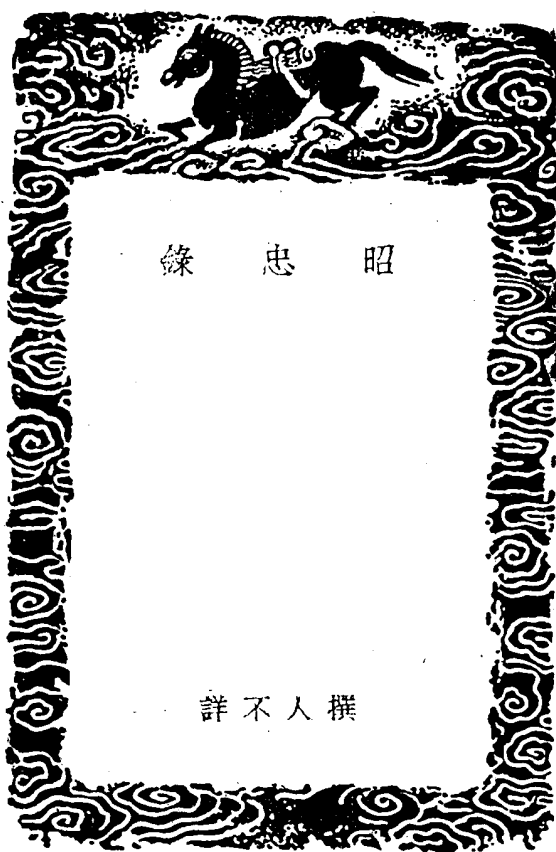
尹伯奇

尹伯奇採梓花以爲食。丹錄

### 古孝子傳書後

戊戌閏月十一日。太守諸城李公局賦揚郡屬童。高郵菲連亭呈其父文學。泮林刊所輯逸書十種。類皆資考證。廣異聞。經拾古籍之佚。而古孝子傳一編。刺取史傳而彙輯之。雖殘斷簡編。讀之令人油然而慕。其表前賢而厲末俗。用心亦微矣哉。獨怪時人見一泣涕思親之子。輒相驚詫。以爲不祥。甚至訕笑詆謗。不容於世。噫。異矣。天下祥和之氣。尚更有如孝之一事者乎。且歷觀傳中所載。古來誠孝之威格及益顯。嗚呼。誰無至性。讀之而有不生慕者乎。文學固本抗希尚友之懷。亦寓風勸薄俗之隱。太守嘉之。命書其後。願諸士人。羣相傳誦。各執一編。裨益風化。勝於文告之再三矣。金陵陳宗蘇仲虎識於郡齋六一堂之北軒。

四庫全書提要



昭忠錄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所記皆南宋末忠節事蹟。故以昭忠名篇。自紹定辛卯。元兵克馬嶺堡。總管田璉等死節。迄於國亡殉義之陸秀夫。文天祥。謝枋得等。凡一百三十人。詳其詞義。蓋宋遺民之所作也。每條先列姓名。官爵於前。而記其死難事實於後。其文間有詳略。而大都確實可據。以宋史忠義傳互相校核。其為史所失載者甚多。即史傳所有。亦往往與此書參錯不合。如紹定辛卯。西和州殉難之陳寅。宋史亦有傳。而其同死之守將楊銳。則史竟失載其戰沒事。且譌其姓為王銳。又宋史林空。齋傳。以空齋為林同之子。考此書方知卽同之號。史又誤以劉同子為劉同祖。併失載其被執自縊及其妻殉節等事。凡此皆當以是書為得實。又張世傑在崖山。及謝枋得被徵事。所載亦比諸書為詳。考袁桷清容居士集。蘇天爵滋溪文集。均有修元史時採訪遺事之日。不載此名。孔齊至正直記所列修史應採諸書。亦無此名。知元時但民間傳錄未嘗上送史館。故至正間纂修諸臣。無由見也。此本乃舊傳抄佚。文字亦間有譌脫。而大略尚可考見。謹著之於錄。庶一代忠臣義士。未發之幽光。復得以彰顯於世。且俾讀宋史者。亦可藉以考正其疎略焉。

昭忠錄 提要

昭忠錄

失名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田璉 忠義總管

李實 鳳州知州

張度 鳳州通判

張叔寅 鳳州教授

紹定辛卯三月十三日。元兵自興元府邊回乘無關入境。十八日。圍鳳州。至馬嶺堡。忠義總管田璉。以兵二千駐堡。屢戰數日。援絕死之。四月二十七日。城陷。知州李實。通判張度。教授張叔寅死之。

陳寅 西和州知州

楊銳 守將

紹定辛卯秋八月十四日。元兵入西和州。初。楊銳為權鋒統領。制千兵戍守。與陳寅率兵民。憑城死戰。俘殺甚多。西和削山為基。四面陡絕。獨水門一路有登。將官劉卓。挾小忿。險城。以水門降元兵。乃併力攻陷。寅與其家四十口。自焚死。銳率諸將力戰死。寅先籍城中三十七萬九千單八口。告急。制司求援。至是盡殲焉。

昭忠錄

楊 起河州知州

王友仲河州通判

紹定辛卯冬十月十七日，元兵至青野原，都統張宣以兵二千守之，部將馮擇僞降，誘殺大將蘇布罕，遂拔營去。二十日，攻河州，都統知州楊起戰死，通判王友仲死之，河陷。

全 貴步將

董鵬飛階州知州

紹定辛卯十一月二十七日，元兵逼文州，聲言報花石峽之役，都統曹友聞，遣步將全貴往援，戰歿。詰朝，自文合兵攻階州，被圍，援絕，知州董鵬飛拒戰，十二月二十日，城破，鵬飛全家死之，元兵屠其城。

陳 稱西和提督

端平丙申，制司微時當可知天水軍，自大安提兵度關之官，三月十九日，趨麥山，積山，指北寨，斬首數千級，翼日，元兵乘其跋涉初至，擁眾追躡，當可力戰死，兵盡沒。夏四月，元兵至同慶西和州，總管陳稱提兵巡屯，遇元兵於赤菜谷，力戰不敵，亦死。當可，字文舉，天水士人也，與曹友聞相得，從友聞軍，屢立功，智數膽略，友聞常謂不如尤輕財得賞賜，均與戰士死之日，妻子亦立，稱字伯玉，西和貢士也，累戰有功，軍民惜之。

曹友聞都統

張 宣都統

曹 萬

劉 孝全

夏 用

王 漢臣

呂嗣宗

王 畏俱友聞部下將

曹友聞，同慶粟里人也，擅內成策，為天水軍教授，以功名自任，制司命招忠義，就以為總管，所部皆兩界亡命，及武仙狂世顯，麾下回回，西夏十八族之不歸附者，敵甚畏之，目為短曹，遍身膽，友聞遂以遍身膽為旗號，每戰勝，即分其家貨以賞，丙申秋八月，二太子及塔海元帥，以精兵五十萬於初三日入大散關，友聞議堅守河州，無合四州忠義赴河州，制司連檄友聞屯大安，友聞不可，督以軍令，友聞嘆曰：武休出奇，前既失機，河陽堅守，今又掣肘，以此誤蜀，蜀必亡，吾與俱亡矣。九月九日，不得已離河赴大安，十六日，至，謀於諸將曰：前日河州主客勢殊，故元兵月餘不敢動，其計謀欲誘我也，制司已墮其術，河州既不守，敵已得志，大安平坦，必併兵至，若與之戰，衆寡不敵，止有雞冠山一堡可守，然無糧無水，諸君能堅

守五日，乎諸將曰：若堡壁不戰，何止五日，但恐糧盡，友聞曰：今日見兵二萬，以一萬付汝等守此山，而自帶一萬出奇，彼止謂我在堡上，必來攻，汝等逆折其鋒，伴收入堡，我決乘夜持其背，以兩聲鼓為號，聞聲則出，內外夾擊，又令大開陽平關以誘敵，營內不立旗幟，炊烟不出，雞犬不聲。二十日，元兵至十八里，二十一日，友聞入教場，選精兵健將，皆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忠義七千人，兩戎司兵七百人，夜一鼓後，由大安渡江，經七箇隄，道上一三百餘里，復渡江，而幹來劉溪黑水一帶，谷道出敵背，退伏。二十二日，元兵節次至，先有哨馬至，見關門閉，無人，徑入伏兵斬之，大隊繼至，曹萬、劉孝全、應兵戰關外，自辰至未，元兵敗績，日暮，萬等斂兵駐雞冠山，元兵環堡，排木數層圍之。二十七日，友聞探知元兵已掠大安，令諸軍束裝，戒諸將曰：我曹家一軍，累年忠赤，報國聲援，今與汝等在敵之背，正欲出敵不意，用奇制勝，且北兵今號百萬，為攻蜀計，諸君食君之祿，用民之財，正宜奮發忠勇立功，上報國家，下報蜀民，大丈夫當於死中求富貴，先鋒夏用，可提兵奮入陽平關，直趨北營，王漢臣、呂嗣宗，可提兵分頭入左右隘，奪隘口入關，統制王畏，可專駐陽平關外，捉賊馬，居常夜劫寨，止二三百人，今提萬人，謂之夜戰，各帶白搭膊，以全勝二字為號，再三告戒，遂進行二十里，少憩，值暴雨如注，索途冥行，嗣宗謂友聞曰：今大風雨不息，人馬疲乏，不若在此待明朝，友聞曰：雞冠山無糧無水，無城，初約五日，今已十八日，此山一破，技無所施，雖大風雨，機會豈可失也。至水牛嶺，分三道入北營，轉戰至晚，破數十營，直入陽平關，北兵備內不備外，又以雨作，盡歸駭帳，殺死十數萬，雞冠山之兵，聞鼓聲出，夾擊，轉戰至回回寨，二太子欲取韓溪路走會天大明，分騎為百十隊，更迭馳突，歷戰二十八日，午未間，友聞馬中數箭，步騎五六百人，諸將曰：軍雖戰沒，然殺敵亦過半，將軍若若突圍而出，以圖後舉，將軍身在，敵決不敢入，蜀友聞乃率餘騎突陣而出，敵俱披靡，至酉戌時，友聞中流矢，下馬步鬪，死之。夏用等諸將皆戰死，曹萬僅存五百餘人，入堡，謂劉孝全曰：兄既亡，兵且堅守，此堡猶可制敵，然即日無糧，與其坐而待亡，孰若突陣而出，可則可，不然，與兄俱亡。二十九日黎明，率諸將轉戰至龍門，萬、孝全俱死之。張宣守七里堡，面中兩矢亦死，曹兵苦戰，制司遠避，竟不遺援。三泉之下，白竹山積，元兵不意友聞死，盤旋大安，搜戰地三日，得遍身膽，及其屍，然後舉手加額，平明入蜀矣。制司皆旌以旗曰：元戎卻敵世間有，教授提兵天下無，每戰，揭之前驅，友聞前與元兵戰于花石峽，獲捷。

王 翊制司參謀

元兵既滅曹兵，遂破關州，取四川路，直入成都。十月十七日，至懷安軍金堂縣，哨馬渡江，成都太平日久，不識兵革，制司丁輔，昏庸無謀，哨馬至關，猶晏然。十八日巳時，哨至漢川，奔池鎮，鐵騎三百，申時至成都，城北驪馬橋，城中忽聞有軍至，疑是潰兵，元兵沿城至大東門，徑當城，十九日，元兵往來城內，居民皆縱觀，及晚，五巷內南角數人，擒殺一騎民，問始知是元兵，市人或執梃與馳，或以几卓欄截街巷，元兵復出屯城外，二十日巳午時，再入城，居民皆閉門，有舉家身縊者，有舉家自焚者，制司丁輔與甥王茶幹，徐益，倉道微服至南門，假道石符觀音院，啗及六人俱死。二十一日，官屬俱遁，惟制司參謀王翊及僚屬二人

名軍義立賞格與共擊北兵二十四日元兵步騎十萬至成都入自東門二太子坐府衙文明廳令卜者占其法用五龜實伍盤中按五方五龜動不止卜者曰民心不歸成都是因絕死地若住不過二世不若血洗而去二太子大書火殺二字城中百姓無得免者火光照百里火逼制參王翊公蒙乘笏坐兵士何龍扶至府衙東所避火元兵問是何人翊曰小官貧君之祿臨難不能救死有餘責可急殺我又問何以不去也曰願與此城同死元兵相語曰忠臣也令人守之戒勿逼二十六日府治火龍又扶翊至柳堤赴井死

劉 銳 權知文州

趙汝鄉文州通判

劉同哥殺之子

元兵攻文州權州劉銳通判趙汝鄉激勵軍民八千堅守自九月十九日晝夜接戰五十餘城無水仰給江流元兵別浚江道移向南山城中水絕人馬渴死過半有與元都統陳昱以過拘文城夜隴城出降告以虛實攻益急銳自度不免夜集家人盡飲以藥聚屍及金帛誥命焚之銳家素有禮少子同哥纔六歲銳所鍾愛飲藥時同哥猶在抱下拜而受之左右大勸銳與長子及餘兵皆渴悶僵立不能行銳自殺汝鄉突圍被執縶殺之城破餘兵皆奮空拳巷戰死被圍七十五日軍民死者五萬餘

范辰孫 綿州知州

李大全 蘭州知州

史顯孫 德安知軍

劉當可 漢州權州通判

趙太保 宗室

邵 復漢州通判

羅 由漢州知錄

袁拱辰 教授

羅君文 知縣

元兵分哨入簡州知州李大全死知懷安軍史顯孫避于簡亦死元兵至漢州通判權州劉當可與一宗室太保率民兵城守太保出城往羅山謁賀借兵歸遇元兵見殺遂破城忿而血洗焚蕩死者十餘萬家當可與節制邵復知錄羅由教授袁拱辰知縣羅君文皆遇害知縣州范辰孫亦死

和彥威 金州守臣

楊福興 統制

汪統 制軍

和彥威守金州丙申八月元兵入蜀時遣兵守饒風關不攻而過彥威與忠順軍統制張珍謀誘其虛十

一月提兵五千從金州箝口十八谷徑詣長安襲其家計築是年元兵至成都不久駐者以彥威索制也及元兵自鳳州出彥威始由上略歸其後諸州殘破彥威提孤軍守孤城外絕援而堅壁屹立北軍數攻饒風不下乃自箝口幹腹明年六月大隊從谷中奄至百道攻城彥威死之金口陷謀窺開達下界塘夔州路安撫盧普集兵命李安國節制諸軍分守雲安白帝等關十一月二十七日元兵自州後臥龍山穴至白崖統制楊福興與戰不利普及安國遁福興再戰收績所部止三千殺傷相當收兵入關元兵四面蹙之前軍汪統制戰沒西門餘兵止三百人福興猶戰不已援不至死之兵皆沒

何 進 都統

張 珍 都統

王 誥 統制

王 侃 統制

呼延斌 統制

王履正 制置使

紹定辛卯冬十月二十四日元兵攻大安都統何進開關以戰殺北馬七百餘騎兵再戰忽壁山後狼烟數通元兵自龍門由馬家陵幹腹已越大安四十餘里進急分兵防遏至新灘兵寡不敵進及統制王誥王侃呼延斌皆死戊戌冬都統張珍隨制置使王履正行邊入縣州十月十七日走彭州之竹溪元兵進襲逼甚珍以二千人伏山谷中自將五百人陣于谷陰北騎五百衝其陣珍弓矢齊發引騎趨谷陰伏發錯愕珍呼曰我是張愁子可急投降不降更何處走斃兵薄之元兵遂斃珍雖捷而元兵追襲不已再戰於導江履正已度珍為後拒三日糧絕力倦急引兵趨橋橋已斷乃入茂州界險隘失援軍不成列又戰于牛溪橋威戎關珍死之部將孫棟收散卒屯汝川什存二三

李 沖 同慶知府

尹 震 教授

趙 章 統制

殷 慶 統制

張德牧 知府

趙拱質 主管文字

王 朝 總管財賦

何 充 聚平通判

渠 師

石 誠 俱平統部

秦忠孝 都統

田廣安部統  
鮮于涓州知州

紹定辛卯十一月二十三日元兵入同慶府知府李冲教授尹處死之二十五日攻殺金坪統制趙章戰死臨平乙未八月十五日統制殿慶戰死於河池嘉熙丁酉十月二十四日元兵至嘉定府知府張憶收全家死元兵至遂寧府轉司主管文字趙拱實死四川總領財賦王朝被執死戊戌冬十月十八日元兵至黎平通判何充不屈死耶律部渠師石藏以千兵與元兵戰歿己亥正月十五哨馬至成都城外都統秦忠孝田廣安引所部至遂前慶戰軍士死者萬人忠孝父子皆死之十二月二十二日元兵至施州知州鮮于涓被執死

陳隆之四川制使

蒲東印制司參議

蒲東實隆州知州

嘉熙辛丑冬元帥禿辭以兵攻成都制使陳隆之嬰城固守元兵苦攻不克欲退而都統田世顯開大安門元兵遂入執隆之先殺其家制司參議蒲東印而下死者十數人執隆之至漢州俾招都統王夔而隆之止書城破被執四字示之呼變勉力堅守禿辭大怒手刺殺之事聞贈待制立廟推恩族屬以為嗣知隆州蒲東實被執不屈死

陳元桂臨江軍守臣

趙孟濟清江知縣

開慶己未元兵至臨江軍制使徐敏子寓閩金鳳洲擁妓王妙日酣飲以兵少辭不迎過哨漸近士民恃敏子不遷避郡無城列木爲柵哨騎將至知軍陳元桂坐城門飛矢墜前衆勸其少避不從俄而元兵至中飛矢而死事聞特轉元桂五官贈寶章閣待制立廟賜諡正節賜錢十萬助葬官其二子制司近隔一水終不調兵士民趨浮橋將依金鳳洲敏子已斷橋自保送擁入水死者十數萬人厥後敏子貶死封州清江知縣趙孟濟亦死於賊

黃仲文總統

廉節侯義郎

欽定辛酉六月都統知瀘州劉整以瀘降北人稱遠日案存孝翼日即除湖北副總管總統援蜀諸軍黃仲文有衆三千成瀘衆欲乘未定奪舟東走整諫之曰以命與兵故移舟與公無傷也事定當厚禮遣公翼日整乃分散其兵誘使降仲文大罵不屈整殺之保義郎廉節奉制檄羅麥於瀘不降遇害事聞仲文贈五顯郎除致仕恩澤外更與一子恩澤節贈忠訓郎與一子進武校尉

許彪孫觀

許彪孫觀

昭忠錄

天地祖先率一家由少而長自較死贈中奉大夫直祕閣除致仕恩澤外再與一子恩澤諡介節立廟

張桂都統

金文德都統

制從俞興都統張桂金文德等收復兵逼城整出兵江山大戰收走遂北至城門僅得入氣息垂絕與弗知不乘勝奪門乃以日暮收兵明日整乘城拒守乞紐濟濟師乘興復圍城城中勢甚窮促而元兵來援八月摘圍城兵命都統屯遠長往迎敵連午復摘東門圍城卒往助易他卒補缺更替未定間整登城見而悟與命勇士從暗門突東圍始維百十卒繼乃大至衝與師大潰與得小舟奔南岸黃市還重慶達聞敗亦遁附馬尾渡江士卒擁溺者十八九流屍蔽江而下惟桂文德力戰不敵死之桂督守老鼠隘軍中號曰老鼠張桂督取整一日整令呼曰吾今日放貓捕矣桂以氣吞整不戒果遇害事聞贈桂容州觀察使文德復州團練使

張順都統

元兵圍襄陽五年闔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原於均房於彼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民兵部官張順張貴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急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壬申夏五月漢水方生發舟百艘每舟載卒三十鹽一袋布二百疋及他物以二十二日稍進圍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頭港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熾巨弩勁弩夜漏下三刻起釘以紅燈籠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舟布滿江面無隙可乘衆乘銳凡斷鐵鉅檣數百元兵迎敵近南船躍入竟墮水中溺死萬計轉戰百里二十五日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踴躍增氣及收軍獨失主將張順越數日有浮屍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將大驚以爲神結家斂葬立廟祀之

張貴都統

張貴既入襄襄帥呂文煥力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鄂乃募二十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鄂求援元兵圍守益密鹿門山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得度二士遇樁及柵即鋸斷之竟達鄂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夾擊刻日既定以七月七日別文煥東下登舟點視所部軍失去帳前親隨一人乃宿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急行彼或未知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礮鼓噪發舟乘夜順流斷紐被圍進衆皆辟易既度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元兵數萬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東夷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北帥也蓋鄂兵前二三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遂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既不爲備戰已困出於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十鎗力不支爲元兵所執不屈死乃命所降卒四人昇屍至襄令于城下曰識矮張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裒煥文煥斬四卒以貴附

葬順處立雙廟祀之。以比于張巡許遠。

牛 富都統制

范天順都統制

咸淳癸酉三月十八日。襄陽帥臣呂文煥以城降。右武功大夫馬軍統制牛富守樊有功。樊城守襄城降之際。傷重不能步。乃就戰樓。以首觸柱數四。投身火中死。後贈靜江承宣使。賜諡忠烈。妻胡氏。封郡夫人。三子各子恩澤。居鄂。武功大夫都統制范天順。與張貴同入襄。及城降。仰天大呼曰。好漢肯降。便死也。做個忠義鬼。乃就所守地。分自縊死。後贈定江軍承宣使。賜諡忠愍。妻徐氏。封宜春郡夫人。二子子恩澤。仍賜白金五百兩。田五百頃。居黃。

邊居龍提舉官

甲戌十一月二十三日。沙洋新城守將黃順。獻城出降。二十七日。居其城。提舉官邊居龍誼死之時。居龍呼其僮張弓。箭同發。應絃而斃。後傳為神。

趙卯發昌州人。池州通判。

雍 氏登妻

德祐乙亥春二月。元兵至池州。通判權州趙卯發。嬰城守禦。度不能支。有弟在他州。卯發裂衣。書一詩寄之曰。城池不高深。無財又無兵。惟有死報國。來生作弟兄。又題于壁曰。國不可負。城難以降。夫婦俱死。節義成雙。遂與其妻雍氏俱縊。初六日。武將張琳以城降。丞相巴延。命琳於公帑內支錢。買棺斂葬。作佛事以表之。琳時見殺。

唐 震歸州守臣

元兵至饒州。通判縱妓女迎焉。將佐聚飲野寺。止妓宿。詰旦。妓歸言曰。昨所迎非真北人。其言語舉止皆南人也。豈意點作偽為盜邪。郡守唐震。謀勦之。兵遂出。元兵亦衝入城。城內亂。震避于州治之後圃。為元兵所執。命之降。不屈。遇害。有以將領覆其屍於州治之廡下者。元兵據城後。戒毋撈掠。唯散派撤花銀輸官。江東提刑黃大任言。敵勢岌岌。如鄂如江州。南康則賈降。如寧國府守臣趙興。則棄城遠遁。獨饒州守臣唐震誓死不去。昨得判官邵崇節報知。為北兵所害。已下本州。如法官敘安非。乞行褒贈。通判萬道同。輕徇迎降。乞行追勅。於是贈震華文閣待制。賜諡立廟。二子與京官恩澤。道同。追三官。勒停。有司具衣冠。敘震于其府得州印云。

江萬里丞相

江萬頃南劍州知州

元兵之下饒城也。前丞相江萬里。家城內。聞變。于其家止水亭前池內。赴水死之。閩門悉受屠戮。弟萬頃。前知南劍州。亦遇害。後贈萬里太傅。與致仕遺表恩澤。賜諡文忠。

趙崇源宗室

昭忠錄

汪立信明殿學士。沿江招討使。

襄陽之受圍也。汪立信帥湖南。賄賈平章陳三策。一謂內地兵多無所用。宜盡抽擄。可五六萬。起赴江北。或百里。或二百里。分置一屯。各設都統。江面七千里。諸屯相以。設大藩府。二以併之。急則上下流互相應援。必無能破吾聯絡之勢者。久而勢成。雖進亦可。二謂久禁北使。都統何益。不如遣使送之北。歸。以厚利。殺其師。期年歲間。我江外之藩垣成。氣勢亦固。江南之生兵日益。禍少紓矣。三謂若此。二說不可行。惟有准備投拜。蓋欲激賈似道行前二策也。似道見書。怒罵賊賊。爾安語。蓋立信目告故云。襄失。以立信鎮江陵。未幾。召為刑部尚書。不拜。元兵渡江。起為端明殿學士。沿江招討使。立信知國事已去。以其家屬愛將金明。時兩淮猶能固守。立信渡江趨淮。會似道出師。相遇江上。撫立信背泣曰。端明。端明。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賊賊今日更道一語不得矣。似道問何往。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欲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爾遂抵高郵。高涉亭。丞相巴延入建康。駐立信宅。有告立信嘗獻三策者。巴驚嘆。謂江南有人。若用其言。吾安得至此。因厚待其家。議遣使迎立信歸。金明不敢泄。所寓密价至高郵。以報。立信拊掌笑曰。吾猶幸得在趙家地上死也。大恸而卒。蓋乙亥二月廿一日云。

文天祥丞相信公

杜 游

尹 玉

鞏 信

趙時賞

張 汴

劉 洙

繆朝宗

孫 虞

陳龍復

蕭明哲

彭震龍

蕭震夫

文天祥字履善。一字宋瑞。吉州人。寶祐丙辰進士第一。時年二十一。累仕至湖南提刑。遷知贛州。元兵渡江。天祥首張榜。檄子揚諸呂罪狀。糾合義勇。期入衛君父。卓為四方勤王之倡。除江西安撫兼提刑。乙亥春也。天祥召募。應者雲合。夏四月。有祖母喪。解官治葬。起復。趨入衛。提其兵以行。戈甲精明。號令嚴肅。未出城。遽留屯隆興。天祥抗言。軍士踴躍。願赴國難。為勤王也。奉詔留屯。大沮士氣。乞如前詔。赴關。久乃許之。八月。至行在所。駐兵西湖。九月。除瀾西江東制置使。江西安撫使。知平江府。陸辭。乞斬賈似道。戮鼓。

冬十月九日，領兵赴鎮。元兵已圍劉師勇於常州，亟遣兵五千救之。二十七日，戰於五木，收積贖將尹玉死之。師勇單騎突圍走，常州下。廣德軍繼下，安吉危。獨松、千秋二關俱震。京畿危急，趣天祥入衛。十一月二十二日，發平江，既至，拜疏自劾，以所部州降陷也。請誅斥，詔不允。疾速督府議軍事，進資政殿學士。陸制置安撫大使，令制司餘杭守獨松關。明年丙子正月三日，兼知臨安府。辭不拜，詣關陳大計，不得見。所部聚富陽以俟。十八日，丞相巴延、驛于阜亭山。十九日早，以天祥為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會使轍交馳。北師約當國大臣相見，執政侍從聚左和吳學府，交贊天祥一行。天祥見奉使無留者，欲往謁虛質歸而謀焉。乃辭相不拜。二十日，以資政殿學士出使見丞相巴延。元帥唆都、天祥曰：「講解一事，前丞相首尾非子所知。今太皇太后以子為相，子不敢拜，故來軍前商榷。」巴延曰：「丞相來勾當大事，言甚善。」天祥曰：「本朝承帝王正統，衣冠禮樂所在，北朝欲以與國子，抑欲毀其宗廟社稷乎？」二帥以語旨為辭，謂社稷必不動，百姓必不殺。天祥曰：「爾前後約吾使多失信，今兩國丞相親定盟好，宜退兵平江。」嘉興侯講解之說聞奏，北兵待處何如，辯難甚至。天祥曰：「能如子說，兩國成好，幸甚。」不納。南北兵禍未已也。巴延憤，語侵天祥。天祥曰：「予為南朝狀元宰相，止欠一死報國，刀鎗鼎鑊，非所懼也。乃編廢天祥，不使復還，明日宰執吳堅、賈餘慶、謝家鉉、翁劉巴等以國降。天祥遂前責巴延失信留使，又詬斥呂文煥引敵陷國，并斥其姪師孟負國所募兵在富陽者，潰而西歸。二月八日，堅等以所請使赴北，併驅天祥登舟。二十日至鎮江，用其客杜詩計，得與從者輩信、尹玉、趙時賞、張汴、劉洙、繆朝宗、孫興、陳龍復、蕭明哲、彭茂龍、蕭巖夫十人。以晦日登舟，夜走淮東。三月朔，入真州，與守將苗再成協謀復天祥。再成為移書兩淮帥將等，初二日，李庭芝遣使至，出文書述脫回人李七二供，有丞相往真州，謂天祥為北用，使諭再成決無幸相得脫罪，縱脫亦無十二人得同來之理，何不矢石攻之，乃開門放入邪，意使再成殺天祥也。再成憐之，不忍害，然亦不敢留，出之西城門外。天祥與游復無所歸，從者皆無人色。再成俄遣二校將數十卒，攜行李還天祥，衛送出境。且視其去就，決處置行野中，露刃甚惱。因叩其所向，天祥曰：「揚州。」二校勸令往淮西。天祥曰：「淮西與建康、太平、池州、江州對境，北兵布滿無路可歸，止欲見李制使，或能信我，尚欲連兵以圖與復。」二校曰：「揚州殺丞相奈何？」天祥曰：「信命。」二校知無他志，乃辭天祥，贈以金而別。夜徑北成，銜枚疾行。三更抵揚州城下，門守森嚴，既前復卻，風露淒清，鼓角悲慘。四更，許曰：「李公必不見信，徒為矢石所陷，不知趨高郵。」從通判渡海歸江南，或遇二王，仲報國志，徒死此無益也。將曉，聞北哨至，乃變姓名易服，詭行開闢險阻。閏二月，至通州。航海至浙東，至台州。夏四月，至瑞安。五月，益王登極于福州。召天祥。六月六日，授通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院使，都督諸路軍馬。與陳宜中、中相、首宜中、當春、兩宮與二王同奔。奈何其所重，宜中慚，又數請其怯懦，紀綱不立，權成用事。且曰：「檀公能得之，宜中不。」樂見大將張世傑，問兵數多少。世傑以所部對天祥，嘆曰：「公軍在此矣，朝廷大軍何在？」世傑亦不樂。天祥乃議宜規恢江西。七月四日，發行在所。十三日，至南劍。募兵，冬十一月，入汀。臘，十二月初，命招討趙時賞，以兵三千復贛之寧都縣。千戶趙潛，以兵自建昌至。時賞走寧都，復陷千戶關某，鎮撫孔遵，以二十九

日率師至。明年丁丑春正月，元兵向汀。天祥命江西提刑趙孟深領兵收復，屯寧都城外，不戰而退。天祥退屯漳州龍巖縣。三月，屯梅州。夏五月，復贛之寧都縣。六月，進據興國縣，遣兵攻贛。不利。七月，元江西宣慰李恆、統師至，乃分將撥贛。走孟深于贛城下，俛以兵持與國。襲天祥，窮追四百餘里。八月十七日，至空坑。天祥收其夫人歐陽氏及一子二女，及趙時賞、孫興等。天祥竄榛莽中，追將葉家夕負金帛，因得逸。復收散卒，冬十月，入汀。復出會昌，入安遠，趨循。戊寅春二月，屯惠州海豐縣。三月，屯龍江。浦，遣使訪問御舟所在。夏六月，御舟泊崖山。天祥移軍船澳。八月，加少保，進封信國公。冬十月，屯潮州潮陽。十二月，東省元帥張宏範舟師至，移屯海豐。是時備水道，不虞陸路也。趙孟深為前鋒，鄒鳳殿，北騎二百，兼程追襲。二十日，至五坡嶺，望見山上步卒四集，叩之。左右咸謂鄉人捕鹿也。奄至中軍，天祥被擒，官屬士卒皆得脫于空坑者。至是俱遭執戮。唯孟深以先行十里得遁。明年二月六日，崖山師潰，國亡。送天祥如燕。十月朔，至燕，械繫千戶所。十一月二日，以疾脫械。初九日，召詣樞密院，長揖不跪。丞相博羅、命譯者問有何言。天祥曰：「我為宋宰相，國亡職當死。今日被擒，法當死。復何言？」博羅曰：「有人臣將宗廟社稷，城郭土地，付與別國，復有逃者否？」天祥曰：「謂我曾為宰相，率國與人，而復去之邪？我前除宰相不拜，奉使伯顏軍前，即被拘執，別有賊臣獻國，國亡我本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圖去耳。博羅曰：「德祐幼主非爾君耶？」天祥曰：「別立二王，豈是忠臣？」天祥曰：「德祐不幸失國，當此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社稷計，何謂不忠？」從懷慙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為忠。博羅曰：「晉元帝、宋高宗，俱有來歷，二王從何受命？」張平章曰：「二王逃徙，其立不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皇帝是度宗皇帝之長子，德祐皇帝之親兄，何謂不正？啓位于德祐已去，何謂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時，具有太皇太后分付言語，何謂無所受命？博羅曰：「汝為丞相，若將二王同走，方是忠臣。」天祥曰：「此說可以責陳丞相，不可責我。我不曾當國也。」博羅曰：「汝立二王，有何功勞？」天祥曰：「家國不幸喪亡，立君以存宗廟，宗廟存一日，則臣子盡一日之責，何功勞之有？」曰：「既知不可為，何必為？」天祥曰：「人臣事君，如子事父，不幸有疾，雖明知不可為，豈有不用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爾。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堂上怒，令吏引去，復入獄。獄中集杜句為詩，備載所歷，皆忠憤激意。壬午春，自獄中寄書所親曰：「吾終之時，惟書一贊於衣帶間云：『吾位居將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軍敗國亡，至為因擄，其當死久矣。頃被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謹南向再拜。其贊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而後，庶幾無愧。宋丞相文天祥絕筆。冬，因狂人薛實住安書告變，指天祥為內應。十二月八日，元世祖召天祥于殿中，天祥長揖不拜。左右強之拜，跪不可，或以金搗其膝，膝傷。天祥堅立不動。乃降旨曰：『汝在比久，如能改心易慮，以事亡宋者，我當令汝中書省之任。坐者對曰：『天祥受宋朝三帝厚恩，雖稱狀元宰相，今事二姓，實負此心，非所願也。世祖云：『然則汝何所願？對曰：『願與之死。足矣。世祖猶不忍遽廢之。退，初九日，宰相奏曰：『天祥既不歸附，不若如其請，賜之死。可其奏是日，宣使以金鼓迎之。詣市，天祥聞之，欣然曰：『吾事了矣。左右去其巾，戴黃冠，荷械出，顏色揚揚，不變。時燕市觀者如堵，宣使逼



諭曰文丞相南朝忠臣皇帝使爲宰相不可故隨其願賜之一死非他人比也宜使問天祥曰丞相今有甚言語則奉命可免死天祥曰死則死爾尚何言天祥問市人孰爲東南西北趨而南向再拜就死燕人凡有聞者莫不嘆息流涕天祥死後大風忽起揚沙石盡埋咫尺不見人守衛者皆驚吉州士人張宏道字毅夫號千載心與天祥善隨至燕負其顛骨歸歸蘇州天祥少有大志明銳忠壯當世鮮儔其自贖勤王也縊其職袍曰拚命文天祥崎嶇萬里歸鄉行朝赤心益堅卒死臣節芳名壯概與宇宙同不朽云

王安節常州守將

姚 青常州知府

德祐乙亥春三月元兵攻常州將軍王守節被擒不屈死之安節前守合州節使堅之子也夏四月督撫總統軍馬張世傑復常州留劉師勇守之即家起姚嘗知府事公橋州第三子也常自十月八日被圍至十一月十八日城破師勇遁元兵憤其堅守屠之初元兵苦攻常不下城上語之曰若得常州除是金山長歇後語也遂挾金山長老恩死妄言此城乃龜形擊其首破矣至是併兵攻南城遂克之嘗死之諡忠毅

李 蒲湖南安撫知潭州

沈 安劉統

德祐丙子春正月三日潭州下湖南安撫知潭州李希死之潭爲荆湖重鎮殷實繁麗開慶兵難帥臣向士璧力戰堅守城遂全咸淳中襄陽急汪立信爲帥預愛之爲浚築排柵計湘人憚勞議其迂甲戌留夢炎以觀文殿學士來鎮元兵渡江明年乙亥春詔徵諸道兵入衛夏五月夢炎盡提成兵且席捲府庫以行乃以希知潭州主管湖南安撫司公事希蜀人僑寓衡州嘗尹臨安有能名一日因置水桶防虞以油飾外有請併油其內者希嘆曰今日如何由得內賈似道方顯制弄權事多不從中後聞希已大怒嗾言者論希遂被重劾列之賊籍坐廢十年其門生曾淵子登朝希似道得洗發長江失守乃起希爲湖南提刑是年五月拜命即家建寧閱數月陞帥將赴鎮遣其長子君地南中以奉祭祀希乃與親友別曰州無兵財城知難守然君命無違是行必不免惟一死與城俱亡衆疑希久廢缺望諷爲是言十月三日右丞阿里海牙領重兵圍城連營環鎖城內僅存州兵守禦希慷慨曰厲軍民成願死守元兵攻擊無虛日明年丙子春正月攻益急破其西北城希嘗厚一劍被沈安一日呼使前曰吾力盡不能守矣將就死勿使吾身爲敵得其爲我掩掩焉汝宜先殺我家眷而後殺我我安惶恐不敢當希怒曰吾平日厚汝者何事直爲今日矣安悟挾刃入一家俱死希就死縱火府治焚其屍安亦自殺湖南轉運判官鍾盡英收文籍封府庫與都統制劉孝忠及帶御械吳思聰以城降制民或自屠其家或自縱火城內烟燄四起元兵且入死者數萬人爭門出走死于城外者又不勝計外十縣則先被屠掠枕骸蔽野十里無烟廣西經略安撫使李興調兵來救懼不敢進僅駐衡永間爲靜江捍蔽湖南提刑提舉司亦就衡州置援潭局募兵又招茶陵桂陽副盜數萬以救潭亦不敢進潭既下羣盜潰散反大掠而歸是夏有自潭來者言城內萬爲

瓦礫惟運司及皮參政龍榮故宅僅存戎兵結茅以居其一隅則敗屋數區而已潭受圍至陷凡三閱月

尹 毅衡州守臣

尹 岳秀毅之子

尹 岳秀毅之子登科入仕乙亥歲差知衡州迂吏及門潭已受兵帥守李希屈贊兵明年正月希死城破毅取平安所受勅置庭中具衣冠望闕再拜謂其弟岳秀曰弟宜急走不可使尹氏無後吾受國恩義當死岳秀曰兄死弟安往願得俱死于是全家四十餘口老幼環坐婢僕席地鎖其門縱火自焚死

趙 淮江東運判

某 氏淮之妾

趙淮潭州人席門陰仕至江東轉運副使置司建康元兵臨城突爾趨溧水民寨寨破被執不屈械繫詣揚州城下令淮呼城中官吏出降淮反其詞元兵怒復執歸建康殺之淮之出奔也一妾與俱既及難爲某萬戶所得與萬戶曰妾願事相公終身然趙運判既死無人埋骨願與妾往殯殮畢即歸萬戶惻然如其言迨至死所屍棄江濱妾命與夫推尸入水水猶淺不流妾乃取篋自推之入深水中即仰天大哭躍入水中而死

密 佑都統副

密佑淮人起行伍爲營成刑岳會湖南北路諸州戍兵俱潰散佑與劉浚奔江西過撫州制使黃萬石招隸麾下不知萬石久已爲通降計矣乙亥十一月隆興受兵守臣劉浚屢請援萬石遣佑將兵二千以往戒勿戰二十五日至進賢縣之雙番猝遇元兵佑忠憤即戰戰正酣矢貫其腦猶自拔矢以指按喉呼軍士曰孩兒每正好用力殺俄而昏憊裨將軍皆沒元帥宋都歹嘉其勇以良藥傅瘡使之降不肯命以千戶金牌叱不受曰請死遂囚于隆興久之察其終無降意遂斬於西華門外隨刑其子市北飯以進佑叱曰此豈是吾喫底東西願將去復市南飯以進飯訖臨刑

司馬夢求沙市監鎮

德祐乙亥夏四月五日元兵至沙市距江陵鎮十五里兩城相望中隔一水築堤通行市南阻川江北倚江陵地勢險固爲舟車商旅之會恃水爲防是年湖水忽涸市南沙嶺皆露元兵陳績上乘南風縱火內薄登城遂下守將程文亮降監鎮司馬夢求戰死溫國文正公七世孫也後五日川江大漲沙市城脚皆沒已無及矣

李庭芝淮東制置使

姜 才都將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後徙應山又徙德安登淳祐進士權揚州尋知陝州襄帥呂文煥降元時庭芝居愛瀉鎮江乃奪情主管兩淮制置使事庭芝馳至揚州戎馬滿郊幾爲所薄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首道兵爲諸道倡率所部郡縣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至庭芝誅虎焚其榜日遣兵拒戰德祐乙亥

元丞相巴延既下沿江諸郡乃留平章阿朮鎮瓜州自以四月十三日入燕奏事張世傑復常州命劉師勇守之自帥舟師由海道向金山約庭芝自揚州出兵向瓜州殿帥張彥自常州向鎮江期以五月一日三路並進與北師決死戰奪江面以通淮浙之財議已定會連日西北風大作庭芝疑舟必乘風以至金山乃不候元約即以四月二十八日命都統委才率步騎長掩擊時北兵輕視揚州謂不能出軍雖城揚州橋而守備終疎才破其城殺獲甚衆部下勸才保勝歸才曰吾受命取瓜州何敢以小誤大事遂趨瓜州則世傑舟未至也才失勢元兵方圍瓜州皆移營救瓜州阿朮先登搏戰才力戰至哺不能勝才率騎退走而所部步兵遮其歸路才遂殺步兵取道還揚州城元兵追至城下騎兵死者十八九五月一日世傑舟師如期至金山則才兵已敗矣世傑乃結陣焦山值風弱海舟不能動參政董文炳以快船進攻往來如飛世傑竟敗獨彥爽約自保兵不出惟事遂去揚特通奉爲援元兵又築灣頭城斷通奉往來之路秋七月才再出兵攻其城不克而走步兵懲前敗乃自殺騎兵之退走者於是騎兵死者十八九步兵死者十五六而揚之精甲皆盡閉關不復出會益王稱帝於福州間道召庭芝爲右相兼樞密院使庭芝拜命乃命淮東朱煥代帥自與才將輕騎趨通奉謀泛海歸福州庭芝甫出城煥即以揚州降元兵亟遣庭芝僅得入秦州重兵圍城知州孫泰臣開門降庭芝及才被執俱不屈械至揚州斬庭芝而縛才才臨刑含血噴罵不絕口淮東諸郡皆降

趙道隆

趙道隆字伯謙

趙道隆字伯謙

徐道隆字伯謙之武義人以父任入仕在立信制置京湖奏請道隆爲參議官甲戌立信除刑部尙書道隆偕賓客十人去江陵明年趙孟傅制置淮西以道隆參其軍七月復除浙西提刑元兵寢迫文天祥棄平江潰卒四出爲浙西患苦安吉尤甚知州趙良淳莫知所爲有旨令道隆措置既至取潰卒肆掠者竿其首於市半監軍遁去時范文虎程鵬飛管景模俱遣書誘降道隆焚書斬使丞相巴延軍臨平亭山令道隆開道入援不敢輒留時水陸皆有北兵道絕不通議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即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良淳唯倚道隆道隆既去或告趙總領與可欲挾知州以降良淳聞之與婦同縊于州治之碧園堂乙亥除夕也正旦黎明追兵及道隆於江陵親從軍三百人與殊死戰船上食時矢竭船槳折一軍盡沒長子載孫由船後應踏水死道隆知不能脫還入船中端坐繩牀元兵去道隆衣後至北舟有問一卒以道隆衣冠置所乘船中曰吾總管說降與乘船還城不降且縊而俘之令我置衣此船須其降而後與然人毋得輒登船有頃兩兵掖道隆旋因得船馬門持道隆者稍息道隆頭躍水中死北將猶令左右挽弓射水餘兵有脫入臨安者事聞十六日贈官賜諡厚卹其家立廟安吉官其子孫越三日兩宮赴北不及矣

高應松

高應松字

高應松福州長樂人登開慶己未進士第由衢州教授通判廣德軍歷羅田縣丞乙亥十一月入闕門時獨松關已破十二月兼權禮部員外郎大都路總管明年丙子正月文天祥張世傑入衛時京城義兵踰十八萬欲巷戰死國丞相陳宜中守和議收在城兵人心皇皇宜中懼夜遁先是賈似道潰師魯港退駐揚州嗣再舉殿帥韓震欲護駕避幸然後議和宜中一反似道所爲斬震貶似道後元兵至城下倉卒請和元丞相巴延首問韓震頭何在天祥贊宜中復議幸闕廣太皇不許故乘三宮而遁范文虎引元兵自湧金門入舉朝奔竄留者九人如應松及正言陳春伯侍郎翁仲得大理卿郭珙皆三山人也二十日除應松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二月初二日賜在城文武官各二階旌其不遁也初六日除權工部侍郎九日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未幾宰執吳玠賈餘慶家鉉翁等俱赴北太皇命應松與劉叔子赴都堂視事時國事已去擁虛器耳三月十二日兩宮赴北應松扈從至燕四月二十七日也明日即絕粒不語越七日卒

吳楚才

吳楚才字

吳楚才建昌南城人名炎以字行世業儲乙亥冬十二月建昌降明年春正月楚才于其鄉嶺村糾聚丁壯稱義兵張榜聲罪是時黃萬石猶以江西制置使走邵武楚才遂歸邵武太守黎靖德請於萬石乞濟師萬石不許而授楚才迪功郎權制置司計議官以安之且戒勿與兵楚才不聽二月三日自嶺村率衆晨炊粳食將攻城鉦鼓震動甫至近郊之龜湖城中出步騎三道禦之楚才所部俱鄉農鎧甲不備又倉卒起義未經練習一見元兵輒噪背北騎左右馳突其衆大奔尾斃數百十人奪其長梯鐵鉤等因進攻嶺村拒以木柵不得入事聞益王元帥師承制遣楚才宣議郎帶行大社令知建昌軍俾聚兵圖再舉萬石匿其命楚才既失利且乏援元人誘降其衆衆多解去楚才走光澤縣爲人所檢及其子應登以獻于建昌坐獄上刑道錄事張南良訊之南良詰之曰汝何爲錯作此事楚才抗聲曰不錯如府錄所爲乃大錯爾府錄受宋朝官爵今乃爲敵用還思身上綠衫何處得來我不過鄉村一秀才特爲忠義所激欲爲國出力事雖不成正不錯也南良愧而語衆至六月末楚才宗人吳浚奉密旨爲江南制置招討使起兵廣昌縣建昌遂斬楚才父子傳首諸邑時益王登極于福州聞而哀之特贈五官爲朝奉郎即邵武建昌境上立廟贈忠勇

王士敏，吉州太和人也。德祐乙亥，江西諸郡既降，明年，士敏與賊匠劉世超、梁兵與復，兵敗，世超殺死，嚼血書石云：生為趙民，死為趙鬼，赤心報國，一死足矣。士敏入獄，書詩於裾云：此行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皆為腥血染，好收吾骨首陽山。竟死于獄中。

陳文龍

陳文龍，字德剛，興化軍人。祖俊卿，事孝宗為名宰相，開國于魏。諡正獻。文龍有文章，負氣節，理宗朝為太學生，名子龍，成淳戊辰，度宗初試進士，對策稱旨，擢第一，御筆改今名，授宜議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殿前監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似道行公田，浙西苦之，文龍在臺抗疏力爭，辭旨剴切，似道不得已，為罷浙西判官，洪起以自解，而左遷文龍大理少卿，出知撫州，似道怒未釋，風言者劾之，罷歸里，似道敗，召文龍為左史，以至執政，甫五月，丐歸，丙子五月，行朝召拜樞密使，秋九月，拜閩廣宣撫使，鎮興化軍，平石手之亂，冬十一月，降將王世傑，引元兵攻閩，端宗航海，福州守臣王剛中降，遣使與興化文龍，斬之，縱其副以還，復書世傑，剛中責以負國，且自署曰：理宗學生，度宗狀元，德祐樞密，景炎宰相，元兵進攻，文龍道其將設伏，捷於靈山寺前，帥大兵水陸並進，先執其孀家許自，使致書誘降，文龍復焚書斬使，鐵騎四合，圍城，文龍拒之，戰不克，城陷，被執，逼其降，不屈，成凌挫之，文龍自指曰：滿腹子節義文章，汝曹還忍相逼耶？衆皆義之，乃執以如燕，在道數辱罵，送騎行至臨安，而卒，文龍既死，義繫其母於福州之尼寺，臥病無醫藥，左右咸感泣，母曰：吾今死無憾矣，但恨不一見吾兒，當與之共訴于地下耳，及卒，皆曰：此母能產佳兒，為之斂葬焉。

與 擇秀王

方 洪瑞安守臣

丙子春，秀王與擇為兩浙閩廣察訪使，一日，至福州，五日，益王登極，而帝舅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擇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正，遂犯忌嫉，諸將憚之，未幾，元兵逼浙東，乃命與擇出瑞安，與守臣方洪，共任備禦，朝臣言：與擇有更生之忠，曹王早之才，宜留輔以隆國本，謂者益急，卒遣之，冬十月，瑞安被圍，城中危急，與擇洪誓以死守，小校李雄，夜開門納元兵，與擇洪率巷戰，兵敗，被執，參政董文炳伏而問之曰：汝為秀王也，耶？今能降乎？與擇吐之曰：我國近親，恨不殺汝以報陛下，今力屈而死，分也，尚何問焉？遂殺之，洪亦伏尸而死，洪浦田人也。

朱 凌儒士

朱凌，字深原，建寧府人。酷嗜墨刻，人號之曰朱古碑。元兵至其家，凌曰：豈有朱晦庵孫而失節者哉？遂自縊死。時江西帥府遣使入閩說降。

劉全子監丞

林 同福州處士

林福人全子之妻同之婦

德祐乙亥，泉福既降，明年春，御舟航海，命將收復，閩泉州未下，福州興化劍郡復歸，前監丞劉全子，家福清，糾合義兵，即故直寶章閣林瑛舊宅，置局曰忠義招募卒伍，以全子為福建招撫使，冬，元兵至，諸郡復失，兵向福清，全子遣兵拒之，大敗，元兵至城下，全子逸去，有林同者，字子真，瑛之孫，寒齋高六公，過之，嗣也，號空齋處士，孝謹廉謙而深於詩，以世澤受官，并不仕，有父風焉，全子既建局於其家，政至，樂勸其少，避不從，乃盛服坐堂上，題其壁曰：生為忠義士，死作忠義鬼，草間足可活，吾不忍為爾諸君何為者？自古皆有死，俄而被執，同乃大罵不屈而死，全子轉匿親故家，丁丑歲，元有司捕之急，株連被禍者甚衆，全子知不免，自縊死，有司執其妻林氏，福人，詰全子反狀，福人叱曰：我林家與劉氏世為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事之不成，天也，何謂反乎？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而死者乎？我與我兄一忠義心也，死且求治汝于地下，可生為汝等凌辱耶？遂遇害。

徐應鑣太學生

徐應鑣，字巨翁，衢州人。德祐乙亥，兩宮赴北，瀛國公暨太學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乃與其子琦、女元娘，皆其焚，子女喜從之，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祚宋，社稷為墟，應鑣誓不與諸生俱北，願死祠下，與王英、靈水、永無數，祭畢，以酒肉餉諸僕，俟其醉臥，乃與子女入梯雲樓，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寢，聞火聲，穴牖視之，見其父子儼然坐立如塑像，走報諸僕，得不死，與其子女快快出戶，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儼立瞪目，面色如生。

馬 鑿廣西經略

賀文振將

馬鑿，關西岐山人。權廣西經略使，守靜江府，元兵至，鑿死守不降，城破被執，斬之，既死，身不仆者經時，裨將賀文振亦與之同死。

馬 發湖州守臣

盧 某惠州通判

劉得遇廣西提刑

湖州破，守臣馬發死之，惠州破，通判盧某不降，戰死，劉得遇，蜀人，號青堂，任廣西提刑，知靜江府，城陷，死之。

美人朱氏

美人從全太后赴燕，有悅其色者，欲娶之，使人喻旨，明日，疑門不啓，發視之，美人已自殺，有幅紙書曰：向之未死者，以太后猶在今，事至此，豈復自辱，欲全節以見度宗於地下，美人有一侍婢，亦自縊于其側。

陸秀夫丞相

張世傑監丞

蘇劉義舉  
張達都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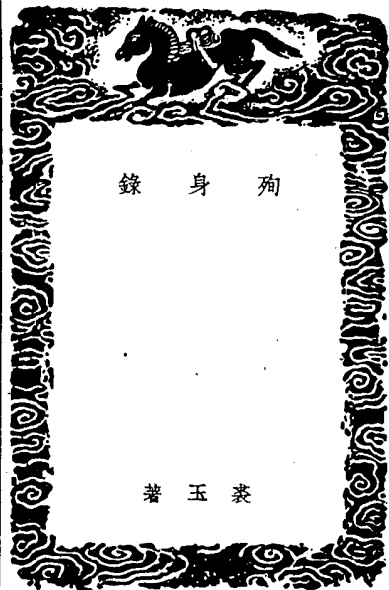
崖山在廣州新會，蓋廣之海門也。東通廣州，僅容輕舫，南入于海，猶二百里。水勢如牛角，然非地利而張世傑乃奉御舟自潮州駐此。識者感之，詳與戊寅冬十一月，制置凌震，小捷于廣州城下。世傑喜曰：北無能為，及夏且復走矣。乃不嚴備，而於崖山東崖立草屋曰：行宮。月朔則行朝會之禮，從官亦各結草屋，以便起居。及周文英自漳州來，乃知別有北舟，水陸並進。世傑驚，議守禦。有告者曰：北舟且夕至，若塞海口，我不能進退矣。請乘其未至，移我舟以塞之。戰而勝固幸，不勝猶可西走也。世傑以士卒航海久，多有離心，恐一動則星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是了？今須與一決勝負，爾乃悉焚草市，以巨艦千艘，結為水寨。船尾皆向外，上設戰棚，為死守計。衆皆危之，無敢諫者。明年已卯正月二日，浙東帥張宏範、舟師發潮陽直趨崖山。二十日，江西帥李恆發廣州，率哨船會師。世傑不塞山門，謹水寨，乃縱北舟入，逼寨。十六日，北師大集，蔽塞江西。世傑乃調輕舟出戰，猶能率取數舟。宏範所部俱海艘，無哨船，可以趨利。故世傑以輕舟往來，樵汲自如。衆謀恐恆以廣州舟至，則樵汲絕矣。世傑乃遣文英將步兵，王道夫將蓋船迎擊。又促凌震入衛，已而文英遁入新州。道夫與恆遇，不戰而遁。震亦不至。二十三日，恆至崖山，以哨船阻輕舟，樵汲路絕。每日止候潮平，唯有淡水至，汲以供日用。舟中糧猶可支半年。二帥屢遣使諭降，世傑輒以厚禮。其使唯請退屯廣東一，以奉趙氏宗廟。軍中聞者，歎曰：二帥令盡取船，與南船對壘，即北岸立砲，且縛船成火，南舟張布帆，以當砲石，縛長竿於船尾，以當火船。二月初二日夜，都統張達、領快船出攻北之哨船，敗亡甚衆。初四日，定議進攻。初五日，三而進，通水寨。初六日，晨炊，尋食恆乘早潮退，帥北而海船進攻。哨船戰至午，殺傷相當。恆以船深入，千戶林茂、躍登南船，千戶曾勝、百戶解清繼之。攻西北角上，衆大潰。俄而晚潮至，恆舟不能駐，僅奪數舟而還。宏範乘潮生，帥南而海船進攻。世傑摘北而守，兵策應。士衆傷殘，俱無鬪志。恆復歷北而海船夾攻，呼聲動天地。水寨裏受敵，會有仆其檣竿之旗者。諸船風靡，檣旗俱仆。世傑知事去，即抽精銳入中軍，自衛。諸船奔潰，招撫宦國秀、團練使劉浚解甲降。貴官士女多腰金赴水自沈。死者數萬人。北舟進擊中軍，戰至哺，海霧四昏，咫尺不辨。風雨大作，海勢退。世傑與毅帥少保蘇劉義舉、都統張達、尚書蘇景瞻等十九舟，斫斷釘石，乘風水之勢，決圍東走。帝舟重大，駐內水。為外舟壅隔，不得動。丞相陸秀夫、先沈妻于水。乃奏幼主死社稷，以金纒繫主腰，秀夫抱赴水。死者宮人奉衣符溺者十數輩。二帥謂世傑必奉幼主南奔，恆率海舟追逐。弘範留部分降附，詔降人始知祥與君相俱赴水。遂大搜金帛，拘括將士，所掠皆歸弘範。尋于軍中得金纒，訊之，卒云：小兒浮屍上得之，不誠為爾也。世傑為人所知，爽其屍矣。與降人言合，恆追世傑至高州界，不及世傑。後二舟來降，恆班師於崖山。刻石紀功，而還。世傑等南奔，不能達占城。於是回船沿海收散卒，承宣使周文英等皆曾。四月八日，至海陵港。遇颶風，舟遂覆。世傑溺焉。蘇劉義舉、本呂氏之客，諸呂降，招之不從。至是與張達、蘇景瞻等皆死于海。明

日，文英收世傑屍，火于海濱。文英以世傑樞密印及餘兵赴廣州降。宋亡。

謝枋得江東制置使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左目重瞳，腦若伏犀，口可容拳，髀踈而長，身不滿五尺，幼覽羣書，五行俱下。終身記憶，及長，傳偉有大志，好直言，以名節自任。洞究治體，為文章有奇氣，單詞片語，識者傳誦。嘉熙戊午年十三，領鄉薦。寶祐乙卯，再薦。丙辰廷對，以治道策士。枋得直以丞相了大全為答。考官佳之，欲俾魁天下。頗忤上意，臚傳出文天祥榜下第二甲第二人。以言不用，遂掛冠。賦詩曰：玉皇殿下卸恩袍，羞見冥鴻惜羽毛。天地有心扶社稷，朝廷無意得英豪。早知骨鯁嬰時恙，何似山林遁跡高。次第秋風到蘭菊，歸家痛飲讀離騷。扁讀書堂曰：疊山，取重良時止之義。學者尊稱曰：疊山先生。明年丁巳，試中教官科。除建寧府學教授，以大全柄國，不赴。開慶己未，除禮兵部架閣文字。又不赴。景定辛酉，以選為寧國府考試官。發策尤精，慨有江東十問行于世。似道怒，諷言者劾之，貶興國軍成淳丁卯放還。除史館，不赴。元兵渡江，似道仍改合入官，差主管官誥院。不拜。江州降，枋得與呂師夔有舊，乃上封事大略謂：文煥守襄六年，古無有也。勢窮援絕，遂失臣節。議者遂加以叛逆之名。今沿江諸郡，有能守六日者乎？設遇文煥，以前語責之，不知其何辭以對。師夔非有異志，似道以為刑部尚書，參贊軍事，欲召赴軍前殺之，不得已為偷生保家計。爾師夔心欲歸朝，不能而以告之。謝章，章不敢言，而以告臣。臣請下詔赦師夔之罪，分沿邊諸路之屯，命之為鎮撫使，而遣使赴北通和，庶可紓難乎。言者劾其狂妄，罷其官。未幾除江東提刑，捍禦饒信，即安仁縣。登司，招集潰軍張忠孝、韓燮下，俄兼江西招諭使。是年冬十二月也。師夔檄信州取衣糧，枋得榜云：信州米留供太皇太后，皇帝御膳。信州絹留供太皇太后，皇帝御衣。平生朋友，遂爾睽離。一旦相逢，惟有斯殺。師夔怒，明年京浙下，枋得寓弋陽。北使王世英、蕭郁、誘降信州知州鄭時降，遣人為枋得索提刑司印。枋得避于信之雲際嶺。景炎帝立，以枋得為江東制置使，即弋陽起義兵。七月二十二日，攻鉛山縣。破其隘，俄而前軍潰。枋得以兵付江東招諭使傅卓，隱于江閩之境。王世英、蕭郁以枋得不降，遣兵襲之。執其妻李氏，子熙，定之二弟三姪，及一女二婢。枋得竄入閩，隱建陽。自以國亡痛苦，麻衣草履，終身弟械至州。二使庭辱之，不屈。詰兒所在，不答。唯請死，殺之。因其妻子至建康，繫獄。獄吏李氏，李氏手牽冲脫，以善詞諭開，宣慰使廉下，默質海雅，欲昏之。李氏伴許諾，始緩其獄。將昏之前夕，獄吏戒李氏，李氏同女泣婢俱縊。主者懼，上其二子于行者，猶文以不降，將盡殺之。適左丞崔某自北還，獄具，崔見二子皆荷校，曰：若非謝提刑子耶？命賦詩，立就。崔曰：其父以忠遜，猶子何罪，釋之。授省都鎮撫使。陳命諸子從熙之學。凡六年，資其歸。途借弟往閩省父。枋得命熙之歸，養祖母，定之留侍。日以賣履為生。久之，領人計。至夜間道歸，治喪葬畢，復隱閩。丙子歲，行臺侍御史程文海薦江南賢才三十二人，以枋得為首。特旨喚至，誠無為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謝枋得故相留夢炎為吏部尚書，賂書促行。枋得復書云：吾母年九十，五死殯，漫士妻女，發婢以僕連累，死固固者四人，弟姪死國者五人，遊魂難招，往痛莫贖，伏聞太母在此，上仙久矣。惟北轡長號，不能寄一帛書，如任元受故事，或不能匍匐一瀉，委飯，孤臣何面目應聘耶？且亡

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南八男兒死節。不可為不義屈。豈敢曰將以有為也。辭嚴氣直。累千百言。夢炎竊之汗下。復以書辭程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止欠一死。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自今無遺人間事矣。三十而入仕。五十而休官。平生質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惟勉送死。或可以贖過。執事將降旨以禮聘召。孰不興起。稽古之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至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未有冒喪匿服而可以應聘召者。遂不赴。明年。近臣同法師林樵谷春詣江淮視賢。仍以枋得稱首。枋得抗顏謝之。又明年。行省丞忙古臺奉旨驛召。親臨訪問。執手相勉。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今存一謝枋得。聽其食西山之薇。又何損于國家。枋得母喪未葬。姓名不詳。不敢赴召。丞相義之。未幾。江西省管左丞奉旨宜召。復謝之。適深隱于建陽之后山堂。至元二十五年九月。福建省參政魏天祐齎特旨。宣喚不覲。面皮正當。底人謝枋得。就交魏天祐上大都來的時分。就省裏索氣力。一同將帶來者。行省委官泊建寧路官。建陽縣官。至馬鋪。遣縣尉張某馳至后山堂。物色枋得。告以故。復以母喪辭。弗獲。翌日。強登舟。至路。遇崇真道院。賦詩別友云。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髮勝潔。人間豈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舍。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遂卻粒不食七日。館伴者強進膳。九月二十日。又不食。而神氣清爽。時絕粒九日矣。十月十二日。賦詩云。西漢有臣龔勝。卒閉口不食十四日。我今半月忍飢渴。求死不死更無術。精神時與天往來。不知飲食為何物。若非功行積未成。便是業債償未畢。太清羣仙宴會多。鳳簫龍笛鳴。蕊蕊安得神靈羽翼生。騎雲直上寥天一。長子熙之自信來省。枋得曰。大丈夫無兒女情。拒弗見。門人惠寒衣。弗受。十八日啓行。十二月十日。抵龍興。左丞呂師夔。夙相厚。遺寒衣一襲。力卻之。有身不絲綿。二十年后山凍殺分宜然之句。二月十四日。至采石。賦詩絕粒日。嘆五晝。至元三十六年己丑四月五日至京。問太后殯所。泊德祐主所在。各嚮其方。僞哭再拜。館伴者曰。此文丞相所頭處。以脇之。枋得曰。當年集英殿下。賜進士第。幸同榜。今復得從吾同年遊地下。豈非幸耶。越四日。邊憫忠寺壁間見曹娥碑。流淚讀之。曰。汝小女子。且能死。吾豈不汝若哉。是夕卒。呂師夔適在京。為具衣衾棺槨殮之。闕明門外。九月。門人李思衍使交趾回。與尚書謝昌元捐助。俾定之。負其骨歸葬。



殉身錄

裴玉著

殉身錄

錢塘裴玉著

王稔進平江西領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  
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  
之雄濂不如卿丙午同知南康元年出判漳州  
上疏勸 上法天道順人心以為祈天永命之  
實五年命往諭雲南梁王不屈遇害其遺文有  
華川集玉堂雜著

程國勝先郡陽之難汪廣洋應制賦詩挽之曰黑  
雲如陳壓綠幢血戰消沉一代雄鐵馬降靈忠  
憤在金貂追爵聖恩隆張巡鄧重凌煙上紀信  
功高汗竹中生氣尚疑君不死且天終古作長  
虹

桑世傑州人戊戌攻張士誠江陰石牌寇樂瑞整  
兵出戰傑奮戈陷陣死之後附祭功臣廟 國  
初在廬則有精忠大節者四人曰楚公安永號  
公通海蒸公德勝承又侯就世傑也

曹良臣人安豐有封西寧侯五年北征孤軍  
深入陷虜戰殺茅成人定遠圍蘇州軍妻門戰死  
孫興祖人三年北伐死於五郎口胡深人

殉身錄

乙已征陳友定馬蹶被執不屈死  
花雲人懷遠 庚子守太平友諒以舟師入寇城陷不  
屈而死妻邵氏生一子燁甫三歲聞雲遇害義  
不受辱以燁付侍兒孫氏令善護之遂投水死  
諒軍虜孫氏至九江孫氏恐兒被害以替珥為  
漁家姬鞠之是年冬王師敗偽漢孫脫身至漁  
家視兒在矚其亡竊負以走宿陶穴中明日出  
江濟僦舟以渡遇漢潰軍還爭舟掉孫氏及兒  
投之江方出沒波中有斷木自上流浮至附之  
人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啖兒七日不先忽  
夜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告之故與偕行明年  
辛丑達 上所遂撫養之年十三授千戶

許瑗人平 趙忠王昺 皆死太平之難  
韓成人 戰鄱陽漢軍圍我師 上方設奇成謂  
得如紀信誑楚遂助龍袍冠冕對賊眾投木死  
賊遂退

濮真人 國初征高麗被執王愛其驍勇欲降之  
不屈加以及真厲聲曰夷虜爾城吾爾亦不日  
滅矣遂剖心以示之王懼遣使人朝請罪真子  
與尚在襁褓即封西京侯稍長令御用監鑄一  
王字牌懸輿冠上每朝禪人知所遜避

孫炎一足偏跛天台丁復句容夏煜皆以詩名炎  
遊二人間得其真趣乙未 上召用之尋遷處  
州總管壬寅苗將作亂幽辱之令其辭衣炎曰  
此綺裘乃 主上賜我者賊勿解遂遇害

王愷太平 與大海守金華同履其難曾萬中劉齊  
陳海同守吉安癸卯友諒遣蔣必勝饒鼎臣來  
取三人被執不屈死楊國興丁未與士誠兵戰  
死國初封宜興城隍顯祐伯于光武徵州召還  
上解連環并繒賜之二年死王保保之難孫

處與徐達北征戰先落馬河周顯張耀平定龐  
煙李傑並從文忠北征先之顯尤 上所愛嘗  
賜所服紫繡襖

李實人十二年從沐英平西羗與敵戰于土門  
乘勝深入中流矢死 上特勅禮侍郎劉崧撰  
神道碑

劉林洪武中土官作亂林擊賊至西寶融臺力戰  
而歿 上嘉其忠因改名其臺曰劉林臺

國初壬寅三月南昌降將祝宗等叛癸卯友諒圍  
南昌文武諸臣與之戰死者九十四人趙德勝  
李繼先劉齊許圭趙國昭朱潛牛海龍張子明  
張德山徐明夏茂成葉思成葉琛趙天麟立廟  
南昌歲時祀之

癸卯四月友諒以重兵來圍洪都日久守將朱文  
正遣使告急請援七月上率諸將統舟師二十  
萬往討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遇于  
康郎山歷戊子己丑庚寅等日連與大戰一時  
諸臣多效死者凡三十六人

曾那王 服顯程國勝 后明常 惟德 李信 凌潤 丁  
朱 明 張 志 雄 李 志 高 江 清 常 德 勝 鄧 興 泰 華 昌  
文 費 俞 和 陳 中 王 喜 先 王 澤 丁 宇 連 德 山 羅 世  
崇 史 德 勝 徐 公 輔 劉 義 陳 彌 斐 軫 王 理 王 仁 曹  
信 建 祠 于 康 郎 山 歲 時 祭 之

諸臣多效死者凡三十六人

建祠于康郎山歲時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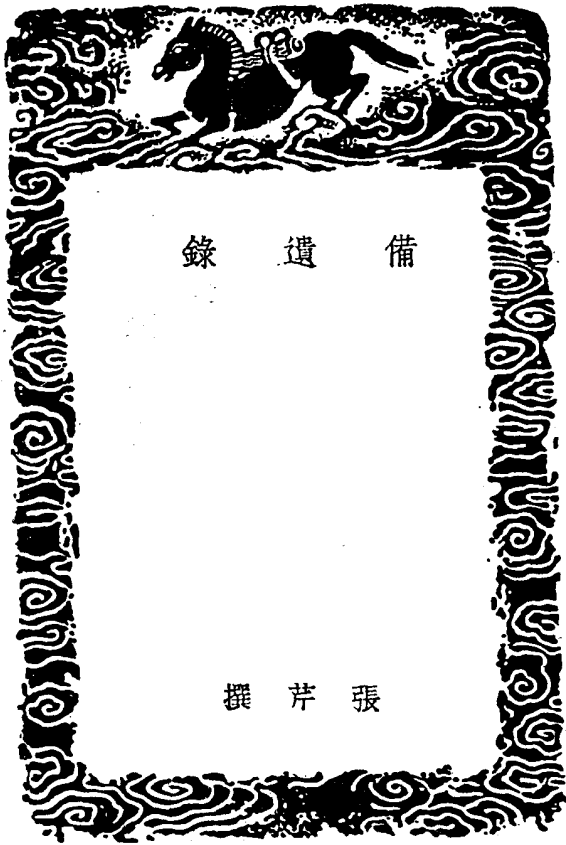
建祠于康郎山歲時祭之

建祠于康郎山歲時祭之

建祠于康郎山歲時祭之

建祠于康郎山歲時祭之

殉身錄



備遺錄引

備遺錄錄諸先正之忠於所事，而以死殉之者也。夫諸先正之死，烈矣。於今幾百餘年，而其遺事已落落無傳。至有舉其名而憫然者，於乎忠義之名，當與天地同不朽，顧湮沒亦至此耶？嘗考商周之際，武王克商，夷齊餓死，聖賢之行，若甚不能同者，然究而論之，武王之所行者仁也，夷齊之所守者義也，不有武王固無以安天下，不有夷齊，又何以風勵後世，而綿八百年之精神命脈哉？此錄之所以不容已也。錄中四十六人名氏，皆閩中宋君端儀，嘗采輯為錄而未成者。予因旁加考據，得方先生而下二十人事略，類而粹之，以爲斯錄。一字一句，皆據實以書，不敢輒有增損，其漫無可考者，闕之以俟同志君子。於乎，諸先正之淑慝，關於世道也甚大，非寡陋者所能測，乃不自揆，而僭爲纂述如此，其何以道不虛之罪也哉。

正德丙子五月既望，後學新淦張芹書于南臺公署。

備遺錄

張芹撰

備遺錄目錄

黃子澄	齊泰	方孝孺
練子寧	黃觀	陳迪
卓敬	戴德彝	張泰
廖昇	陳性善	胡閏
宋徵	王叔英	鐵鉉
侯泰	巨敬	甘霖
鄒公瑾	魏公冕	景清
陳繼之	張欽	曾鳳韶
茅大芳	胡子韶	黃鉞
韓永	王度	高翔
王良	廖璠	王良
程本立	陳彥回	石振
程通	周是修	顏瓊

- |        |     |     |
|--------|-----|-----|
| 高觀     | 張翼  | 王若  |
| 姚善     | 葛斌  | 俞逢辰 |
| 林嘉猷    | 王礎  | 鄭恕  |
| 鄭華     | 程濟  | 謝貴  |
| 宋忠     | 馬宜  | 朱鑑  |
| 徐輝祖    | 黃彥清 | 劉政  |
| 彭二     | 盧原質 | 葉惠仲 |
| 牛景先    | 周璋  | 謝昇  |
| 郭任     | 盧迴  | 毛泰  |
| 黃魁     | 暴昭  | 董庸  |
| 盧振     |     |     |
| 已上總七十八 |     |     |

備遺錄

太常寺卿黃公

新淦張芹編 洵江拔英校 仁和後學姜南校校增

公諱子澄江西分宜人初名湛以字行博學多才洪武癸亥貢入太學明年京闈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進士及第第三授翰林院修撰尋兼春坊官侍東宮講讀累遷太常寺卿太孫立諸王多不心服一日太孫坐東角門召子澄告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澄以漢平七國事爲對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及即位有旨周齊湘代岷五府爲變者朝罷召子澄謂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也遂與齊泰謀遣李景隆往執周王徙代王于邊以兵圍湘王于荆王自焚死執齊王囚之京師取王降爲庶人燕邸亦加譴讓朝廷以子澄爲功褒賚之已卯七月靖難兵起移檄誅子澄及齊泰等欽炳文既敗詔李景隆率兵百萬以往景隆自負文武材子澄授以指畫景隆依違而已子澄甚憂之未幾景隆戰敗奔還京師赦不誅子澄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意在觀望不誅之以謝宗社何以懲將士不聽已而徐凱盛庸繼敗岷順成等皆降子澄撫膺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矣乃賦詩以志痛詩曰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風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援夷何日見齊桓尙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覆冠聞者哀之尋用廷臣議謫子澄及泰于遠方以快敵意其

實陰使之募兵也時諸將猶守淮南而文廟之師渡江矣京城破子澄死之宗黨連坐者甚衆

兵部尚書齊公  
公諱泰應天府溧水人洪武丁卯鄉貢進士始名德後受知於高廟改賜今名輩仕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護身殿上躬禱於天擇九年無過官陪禮泰與焉乙亥爲兵部左侍郎戊寅進本部尚書皆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自是益承眷遇及上乘華臣泰與受顧命輔嗣君日見倚重遂與黃子澄議削弱諸藩邸及靖難兵起泰主用兵之策命將出師多其籌畫嗣君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使殿弄翰墨而已闕外事一以付泰泰遂移檄指斥親王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是何言邪語聞泰罪遂重泰以谷王滿師還遼遼寧二府爲變召還京師寧王與靖難師合惟遼王至始與北兵戰猶互有勝負及勢不可支乃誦其官以求解兵時二年七月也李景隆奉書文皇謂齊黃若已屏竄遼荒可息兵矣文皇不信進兵益急尋召泰還而京城已定嗣君出走泰追之不及至廣德州時翰林修撰王叔英在州募兵以泰爲武令州人執之既至泰告之故乃釋與圖再舉後被執不屈而死親黨連及者數百人或云泰之脫走也其所乘白馬驢一驢人藏之乃以

翰林侍講方公

公諱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別號遜志浙江寧海人父克勤爲濟寧太守子三人公其仲也生之夕有大星墮於其所自幼精敏絕倫雙瞳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年十四五侍父北遊歷齊魯故墟周公孔子之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蹤慨然以爲彼七十子繼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與之同時豈皆讓之但今世無孔子者出不得所依歸耳自是精思力踐進修不已弱冠從學宋濂時濂所收皆天下名士公五經百家皆已蘊藉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機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詳靡不研精離析而會歸於大道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範九篇以告宗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報輒曰古人有三旬九食飯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因相與大笑而止父嘗被誣謫戍江浦上疏乞代役不報洪武十五年吳沉揭樞等薦公可大用聘至入見稱旨上謂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盡芝甘露論論遣還家丁卯復召至上方重賞謂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擢將仕佐郎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延之處以賓師使之講經論文無虛者嘗時蜀治依於禮樂公之功也丙子校文應天府戊寅太孫即位召爲翰林侍讀學士每臣僚奏事必命公就辰前批答言聽諫行近古所無公嘗作書事詩曰斧展臨軒兒視聞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講得香煙兩袖還風軟彤庭尙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其相與如此時朝議削弱諸藩公與其謀靖難師起移檄誅姦臣公名與焉姚廣孝嘗啓文廟曰殿下入京慎勿殺方孝孺殺此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至是勢迫公自分必死乃作絕命詞其略曰天降喪亂分莫知其由姦臣得計分謀國用納忠臣發憤分血淚交流以死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分不我尤既而文廟踐祚求代草者廣孝薦公召之數回乃以衰服入見備哭不止授以筆投之地文廟曰吾效周公輔成王而來公曰既稱周公輔成王今成王安在且成王既沒當



立成王之。因有滅十族等語。文廟大怒。命割其舌。乃含血視御座。語極不遜。磔之至死。乃已。遂誅其宗親八百四十七人。焚其先人墓。後仁廟嘗與近臣論及。曰。孝節是箇忠臣。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御制禮部建文中。姦臣正犯。已受顯戮。家屬初發。致功司錦衣衛。派兵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有為民。給還田宅。於是惟一子婦魏氏得歸。即其故居。立祠祀之。所著遺志。齋集行於世。初李與志。人多知之。以公交文。遂不復疑。卒開門以降。蓋不免於政。也。

副都御史練公

公諱安。字子寧。江西新淦人。父伯尚。洪武間為起居注。以直言忤旨。謫歸德州同知。後遷臨安鎮江二府通判。卒于官。公性資英邁。志操不凡。幼從鄉長者竹莊先生遊。竹莊命風水竹村居。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鐘龍長之。竹莊甚奇之。後遊邑庠。與金公幼孜相友善。嘗謂之曰。子異日必為良臣。我當為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入對大廷。極言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迅速。以小過而迅速。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高廟嘉之。擢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公益以名節自矜。於是聲望益隆。未幾。以母喪去位。力行古喪禮。服闋。陞吏部左侍郎。尋遷御史。左副都御史。革除間。與方公孝孺等特見信用。靖難師起。公極論曹國公李景隆。姦邪不忠。一日於朝班內。執景隆數其罪。奏請誅之。不聽。公憤激稽首。請先伏誅。遂罷朝。師既渡淮。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衛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罪。書下。華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益氣以詬兩人。公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願所論吾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語者愧而止。文廟繼統。召公責問。公不屈而死。嫗親被逮。成遂徵者甚眾。惟吉水錢氏得免。及錢公習禮仕於朝。為鄉人所待。恆懷不安。以告少保楊公榮。楊公乘間以聞。文廟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後同知王佐。輯公遺文一帙。序之曰。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立金川書院。祀公父子。名其堂曰浩然。而刻石記焉。

禮部右侍中黃公

公諱觀。字潤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父贊于。同邑許氏。從其姓。公既仕。始復姓。公自幼穎異。長受業於元翰林制誥公股士。天兵入大都。股士死之。公益砥礪。以忠義自許。洪武庚午。領鄉薦。辛未。入對。親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為言。高廟嘉之。擢狀元。及第。授官翰林。尋陞禮部右侍郎。革除年間。改官制。增侍中員。次尚書。以公為之。與方公孝孺等。日見親用。靖難師既渡淮。公徵兵上游。率諸郡入援。奮不顧家。且行且募兵。至安慶。聞京城已定。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僅自京逃來。果言夫人翁氏暨二女俱被執。有象奴得之。叱取銀劍。出市酒。殺夫人。遂攜二女。率家屬十人。赴淮清橋下。溺焉。公舟至李陽河。度大事已去。不可為。乃東向再拜。於羅漢磯。瀕水急。送給舟人。奮槳。遂自溺焉。郡人柯遜。嘗為傳其事。匿不示人。後知縣清江。與守忠於公所居故址。舉宮之。立祠祀之。

禮部尚書陳公

備遺錄

五

公諱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若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百戶。公自幼備儒有志操。洪武初。辟郡學訓導。己未。以通經召除翰林編修。乙丑。賜侍講。預修大典。辛未。陞山東布政司左參議。捕蝗。蝗盜民甚。德之。甲戌。丁內艱。奪情起。服。辭不允。乙亥。陞雲南左布政使。時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獗。公率師擊破之。獻俘於朝。有白金綵幣之賜。庚寅。陞禮部尚書。革除二年。水旱求言。公條陳清刑獄。恤流民等事。多見采納。尋加太子少保。辭所兼。俸不受。靖難師起。公與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等。上疏陳大計。文廟繼統。召公責問。公不屈。與子丹山。鳳山等六人。同尚于市。觀其笑曰。今日休矣。遂曰。一云。迪之臨刑也。文皇命劉其子肉。遂入通口。令自隸之。因曰。好哭。初廷臣同約死。死者二十五人。惟鄭賜黃福。尹昌隆。歸附。後數十年。有司於公故居立祠祀之。

戶部侍郎卓公

公諱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後徙涪州。博學多能。談論英發。天文律曆地理。兵刑皆造其奧。十五六歲時。讀書寶山。晝夜歸。值風雨。路得一生騎。以行。及門。繼之。則虎也。洪武戊辰。由進士為給事中。嘗言諸王服飾。織制。高皇笑而納之。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革除初。文廟入朝。卓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從嚴封。南島以絕禍萌。夫明而未動者。幾也。豈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疏上。建文君大驚。袖而入。事竟寢。後靖難兵入。有執敬數之曰。此得非前日奏我諸王者耶。敬厲聲對。辭不遜。且曰。若用敬言。王何能至此。上怒。欲殺之。繫之獄。使人諷之。受官。不屈。屢薦孝乃借吳不殺范蠡而蓋幸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滅衍。夫敬言誠見用。陛下豈今日於是斬敬夷三族。

左拾遺戴公

公諱德彝。浙江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授翰林編修。甫三載。陞侍講。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難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且多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復華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論補益。當時。顯名。後世。爾益以古人自期。待哉。公與侍講張信。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上意。拾遺補闕。直聲振於朝。改監察御史。益善於其職。革除間。改左拾遺。靖難師既起。與黃子澄。齊泰。方孝孺。練子寧。胡閏。宋徵。韓永等。日夜畫策。防禦。後俱死難。

都給事中張公

公諱泰。字叔安。浙江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傅氏躬教之。洪武丙子。領鄉薦。入太學。授戶科給事中。辛巳。遷都。給事中。壬午。六月。靖難師駐金川門。與妻傅氏曰。願事至此。吾分死矣。爾爾勸搆幼穉。以歸。否則俱溺于井。婦可免矣。言未竟。火起。內廷。公馳赴之。道為兵校所執。見上於門外。命非姦籍者釋之。公亦釋。遂從城上投下而死。時年三十六。

太常寺少卿廖公

公諱其。洪武中。為五軍都督府斷事。二十九年六月。遷太常寺少卿。革除中。修太祖實錄。與侍讀學士高

備遺錄

七

翼志俱爲副總裁。壬午六月京師平。自縊死。

副都御史陳公

公諱性善。初名復。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丁丑進士。授行人司副。遷翰林檢討。勅止安雅。書法精研。上嘉悅之。超拜禮部左侍郎。革除間。以副都御史監李景隆軍北伐。白溝河之敗。朝服躍馬入河而死。

大理寺少卿胡公

公諱閔。字松友。江西都陽人。嘗題竹詩于吳尚祠壁間。太祖征陳友諒時見之。深加歎賞。陰記其姓名。詩云。幽人無俗氣。高士有孤情。後以薦至闕。上識之。曰。此題詩都陽廟者也。授都督府經歷。革除間。累遷大理寺左少卿。靖難兵入京師。死之。

宗人府經歷宋公

公諱徵。革除間。建議親藩不順。削其屬籍。故靖難之兵討焉。事平就戮。其詳不可考。

翰林修撰王公

公諱叔英。字原采。號靜學。浙江黃巖人。洪武中爲漢陽縣知縣。革除初。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證今。鑿鑿可行。且曰。太祖皇帝除盜剔穢。抑強鋤梗。如醫者之去疾。農夫之去草。然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草。則或損於禾稼。固自然之勢。今體膚疾去之餘。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之後。則宜培植其根苗。亦宜然之理也。識者知公有經濟遠略。靖難師起。公奉命募兵廣德。知事不可爲。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昔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又書於案曰。生既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經而死。公將死。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卒收葬之。後廣德知州莆田周瑛。重修公墓。立石爲記。

兵部尚書鐵公

公諱鉉。河南鄆州人。洪武間。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一云初爲都督府斷事。奏對詳明。高廟喜之。字之曰鼎石。嘗有詬藩府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鞠之。數日獄未成。高廟怒。屬公鞠之。片時而成。自是益見愛重。凡法司有疑獄。必以屬公。未幾擢山東布政司參政。靖難師起。曹國公李景隆奉命出師。駐德州。公督漕運。飛檄粟不陸。並進未嘗乏缺。俄軍敗。南奔。公與斷事高公。相過於臨邑。遂協謀募兵。圍守濟南。既而被圍。相持不下。城有攻破者。輒完之。受圍既久。乃伏兵門內。開門詐降。欲誘文皇入城。下閣板閉之。從中其計。已而出。兵戰城下。靖難師大敗奔還。凡三月。圍始釋。事聞。賜金幣。封三代。入謝。陞右布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佐大將軍歷城侯盛輔。總天下兵北伐。文皇繼統。以計擒之。械至京師。責問。不屈而死。

刑部尚書侯公

公諱泰。不知何人。革除間。爲刑部尚書。靖難師起。公主抗禦之策。壬午二月。運糧至濟寧諸郡。五月。復運糧至淮安。時京師已告急。六月。赴京。行至高郵。被執。七月十日就戮。

戶部主事巨公

公諱敬。山西平涼人。革除間。爲戶部主事。與陳迪等俱被責問。不屈而死。

監察御史甘公

公諱霖。安慶懷寧人。洪武丁卯領鄉薦。爲監察御史。持正不撓。及文皇即位。執迷不從。被執求死。乃伏誅。

鄒魏二公

鄒公諱公瑾。魏公諱公冕。俱江西永豐人。鄒爲大理寺丞。魏爲監察御史。靖難師駐金川門。有約開門迎納者。二公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殿之。幾死。其日較朝。二公大呼曰。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同生。不聽。次日。宮中自焚。走文廟。繼統。二公俱自殺。

僉都御史景公

公諱清。陝西真寧人。革除間。爲僉都御史。以剛直聞。文皇入南都。清死之。一云。文皇既即位。請歸臣職。而仍留不執者。遂爲寃。明日視朝。令遣提舉臣。清果衣紅而潛挾利刃。對曰。欲爲故主報讐耳。乃用鐵錐刺其肉至盡。觀風逆坐者尤衆。

給事中陳公

公諱繼之。福建莆田人。登革除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蠶食百姓。乃奏請僧道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靖難師起。公累有建明。因肆指斥。文廟繼統。召公責問。不屈而死。

吏部尚書張公

公諱統。字昭季。別號鶴菴。陝西富平人。父號月川。文行知名。公於識通敏。洪武間。由明經舉。歷雲南布政司右參政。進左布政使。凡雲南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祀神壇祠。公署解字。與夫上下典禮。公用程度。悉公裁定。夷民心孚。遠近奠安。洪武三十年三月入覲。考最爲天下第一。三十一。年爲吏部尚書。文廟繼統。命公與戶部尚書王鈺。俱以半俸致仕。公遂自經于部之後堂。

監察御史曾公

公諱鳳。江西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革除間。爲監察御史。嘗侍朝班。彈劾無所避忌。聞者駭愕。靖難師起。議遣使致書。請罷兵歸國。無敢行者。公獨請行。至軍前。不納。公取竹通節入。書鼓風。遂之。亦不報。文廟繼統。嘉其直。復以御史召。不赴。尋加侍郎。召又不赴。乃刺血書憤詞於襟。其略曰。子生居廬陵。忠節之邦。素負骨鯁之強。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緇衣郎。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天祥。嗚呼。李氏。子公望。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氏亦死於節。

副都御史茅公

公諱大芳。泰州人。洪武間。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公以特受隆。懼無以稱。益自感激。諫諍彌綸。得大臣體諒。年。秦國稱治。革除間。累官副都御史。

靖難師起，公以詩寄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說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渡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名馬伏波。老我不才無寸補，西風一鶴一悲歌。聞者壯之，文廟繼統，不屈而死。

刑部侍郎胡公

公諱子韶，字仲常，一字伯尚，舊名志高。方孝孺之教授漢中也。公從之遊，後以儒士薦至京師。高廟重之，革除間為史官。歷山東按察僉事，遷刑部侍郎。壬午九月十一日受戮。四川、益州、戶科給事中黃公。

戶科給事中黃公

公諱斌，字叔揚，蘇州常熟人。洪武初，以太學生授典史。後登革除庚辰進士，選戶科給事中，以憂家居。壬午歲，自投琴川橋下死。

兵科給事中韓公

公諱永，陝西西安人。一云山西人。革除中為兵科給事中。一云戶科。與陳迪巨敬戴德等俱被責問，不屈而死。

監察御史王公

公諱度，字子中，惠州歸善人。由明經儒士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有直聲，嘗監革除二年會試。壬午七月，以姦黨發覺，繫于戶所充軍。後出不遜語，坐族誅。

監察御史高公

公諱翔，陝西朝邑人。有文學，洪武中以明經薦授監察御史。所論奏皆關國家機事，文廟素聞公名，及繼統，召公將用之。公喪服入見，語又忤旨，乃坐族誅。

翰林修撰王公

公諱良，字敬止，江西吉水人。庚辰進士，初取狀元，將傳臚，以說不及胡廣，乃以廣易之。公開靖難師起，憂懼不食，日就羸，以辛巳九月卒。革除君罔之遺禮，部侍郎黃觀論祭于家。附：公諱哭，與張子誠，是在服屬子死。非實。

散騎舍人廖公

公諱鼎，無錫州吳縣人。德慶侯權之子。革除間，以元勳後任散騎舍人。見用。癸未四月十日就戮。母弟，女也。入院衣局。弟銳俱元年。

浙江按察使王公

公諱良，字天性，河南開封人。居常以忠孝自許。建文辛巳，坐事以刑部侍郎左遷浙江按察使。謁岳飛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壬午六月間難，備哭誓必死。命使召公，公集本司及各道印于私第，嘆歎者久之。妻問故，公曰：我分應死，願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曰：我則不難處，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投池水而死。公即列新于戶，命妾抱幼子往某家，以宗祀為託。遂闔室自焚。事聞，上曰：死自其分，燈印可罪耳。徙其家于邊。

江西按察副使程公

公諱本立，字原道，別號巽隱。族出伊川，遠祖祀。自開封徙杭，曾祖鵬，自杭徙秀州崇德。父德剛，生公於鳳鳴里。公少有大志，聞金華朱彥修兄弟得考亭之學於許文懿公，乃往就學。造詣日深，洪武丙辰舉明經秀才，擢秦府引禮舍人。召見奉天門下，賜馬正楷幣。在任五月，以母艱去。庚申服除，補周府禮官。從王之國大梁。丁卯春，從王朝京師，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以一僕之任，所部百夷叛。逆公單騎深入，為書諭以禍福，諸夷咸悅。邊事以息。時西南當王師初靖，餘孽尚熾，長官不能戢，遂屢生變。公因創為賑濟安撫之計，身歷艱險，自楚雄姚安以逮大理鶴慶麗江永昌，咸賴其撫綏。由是軍民得安。庚寅，奏計京師，府尹向瑤舉士董倫交章薦其文行，乃徵入翰林，纂修高廟實錄。陞左會都御史。辛巳歲，以失誤陪祀調除，仍留翰林纂修。明年實錄完，調江西按察副使。未及行，適靖難兵渡江，公有所見而遂自盡。實壬午六月十三日也。官因追其恩典，家無遺貲。時稱為清御史，所著有巽隱集四卷，藏于家。

徽州府知府陳公

公諱彥，回福建莆田人。父諱立誠，洪武間歷仕州縣，以罪被誅。家屬發戍雲南之臨安，多道卒。比至蜀，惟公與祖母郭氏存。既而遇赦，無資以還，乃依定遠知縣鄉人黃積良以居。遂從其姓，更名禮，未幾積良亦謫去。公轉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其後閩中教諭嚴德政，以明經薦公為保寧府學訓導。九載考績，高廟親擢為平江知縣。明年高廟晏駕，公捧香入臨，給事中楊惟中等薦陞知徽州府。明年朝覲，考殿稱職，賞賚甚厚。其年冬，丁郭氏憂，懷民詣闕奏留未報。革除已卯春，公乃疏其改姓歷官情罪，乞正名籍，乃能為民尋命復官。留治郡事，公復上疏乞終制，得許歸葬。葬畢，即回郡供職。明年復被徵，會靖難師起，公慕義勇赴援，文廟繼統，械至京師，不屈而死。

寧府左長史石公

公諱謙，山西平定州人。洪武中為寧府左長史。太宗靖內難，諸郡縣皆下，僕在大寧獨為守備。上怒，攻拔之，得僕不為屈，遂支解而死。

遼府左長史程公

公諱通，字彥亭，績溪人。祖平，素業儒。洪武初，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道子以誠負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又買地葬之。公少有至性，動必遵禮，以縣學生貢入太學。聞父喪，徒步歸葬。廬墓下三年，哀傷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時平已老，公上書言其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願代其役，辭極懇切。上歎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後舉應天府鄉試，授遼王府紀善。以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進左長史。從王之國，靖難師起，朝廷遣人告急，通草上封事數千言，進之。文皇入繼大統，知公有封事，詔械詣京師。死之，家人戍邊，錄其家得田數十畝，遺書數百卷而已。公初讀書，即勵志聖賢之學，故所立如此。

衡府紀善周公

公諱以德字是修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洪武間為密丘訓導入見高廟問曰汝年幾何對曰年四十四又問曰家居何事曰導人為善而已高廟喜擢周府奉祠正革除初年有訴王府不法者官屬皆下吏公以管諫得免改補府紀善任編纂於翰林靖難師起公數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執之公不為師帥入金川門公留書別友人江仲隆解籍歸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入應天府學自經死越數月御史言公不順天命請加追戮文廟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置不問公平生負氣節皆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卒能償其志云

沛縣知縣顏公

公諱璵字伯璋江西廬陵人唐魯公真卿之後以賢良徵授徐州沛縣知縣未幾靖難師起所過郡縣皆歸附公獨以死自誓時曹國公出師駐德州公督民給軍餉措畫有方未嘗闕乏辛巳六月靖難師直轄濟寧過沛沛民竄匿公招來之九月設佈豐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千人築堡備禦壬午正月靖難師駐沙河二十二日攻沛公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既而度不能支預送其子有為出走告之曰汝還家白大人子誠非克盡矣趙察院登曰太守諸公監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親達聖明夜二鼓帥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公冠帶升堂兩拜大哭曰臣無以報國矣乃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公已死矣遂自刎以從俄擒主簿唐子油典史黃謙並亦死之縣丞胡先收公父子屍葬沛南關題曰顏公墓

前斷事高公

公諱璵字不危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被旌表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聖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未役慎選舉積名器數事高廟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旨當罪以議賞誦成貴州關索嶺仍許以姪代役革除初年上疏陳情乞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守王欽辟送赴登曹靖難師起公建議乞效主父偃下推恩之分分封藩王子弟以少其力遂命公從曹國公李景隆出師參贊軍務公累上書文廟請罷兵歸國不報俄而戰敗隨景隆南奔遇督餉參政磁鉉於臨邑遂與協謀固守濟南顯著勞績後從征晉陽門等處既而開京城已定乃極死辟舍

北平左布政使張公

公諱崑山西澤州人國初舉人材革除間為禮部侍郎時欲削弱諸藩凡王封所在悉更置守臣以素負重望者居之乃以公為北平左布政使公察文廟必起兵遂與都指揮謝貴以在城七衛及屯軍士列九門防守揀吏友直泄其謀會朝廷遣內官謹護衛官文皇召公及貴入府執之皆不屈而死七月六日也及繼統族誅其家後上屢夢公等被髮為厲命出其屍焚而棄之面猶如生七月六日也

濟陽教諭王公

公諱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壬子領鄉薦明年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之公以親老乞歸養復以文學應徵高廟親試稱旨例當殊擢公以才薄力弱親老乞便遂授淳梁教諭尋丁外艱起改隴陽八

年改濟陽靖難師至濟陽公為遊軍所獲從容引臂辭義慷慨兼舍之公乃陸明倫堂召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以名明倫今日且都不說只說君臣之義一節如何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後有司立祠學宮祀之其子頌為襄州通判亦死于賊

蘇州府知府姚公

公諱善字克一湖廣安陸州人初姓李後復姓志行純實學識高遠工詩洪武中由鄉舉歷門承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蘇州治為列郡最隱士王賓獨居陋巷公往候見舍車騎詣門賓問為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而府門再拜而去公自邀還賓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公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面不可見也已卯靖難師起公畫策勤王與有勞焉壬午京師平時黃子澄朝廷索之急避於公所約與航海公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士之臣當與城存亡子澄去善竟伏節而死或謂云當時燕師日迫進文君與方孝孺用漢城七國之策既與黃子外善守士姓名不對再三測之則曰於今人才豈有過於黃太廟者遂復召二人不至則是善賢在朝也然其詳不可考矣

燕府長史葛公

公諱誠不知其所以進靖難師未起時文皇嘗病中暑布政使張昂偕三司官入問疾見文皇四圍皆著火爐猶自呼寒皆懼危篤獨誠密語云非病也不得于上故耳因令人上變會文皇遣人至京奏事齊泰奪官于建文君執之既成獄即發符遣王府官屬後謀不果見殺族其家

整授會公

公諱達辰南陽鎮平人兵起時以泣諫被戮

陝西按察使事林公

公諱嘉猷本名鼎以字行浙江寧海人洪武中以儒士授文四川後入史館累遷陝西食事嘗得燕邸密事以告方孝孺壬午九月丁亥被戮時道歸安十月張安府事

寧波知府王公

公諱璵字器之莒州日照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初任教授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已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政教兼舉而自奉儉約一日見饌有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瘞太守惟痛繩武人之不法者以故軍衛廟之靖難兵迫方造船航海勤王為軍衛轉送京師文皇問造舟何為對曰由海趨瓜州以截來路耳上義而釋之得還田里

蕭縣知縣鄭公

公諱恕台州仙居人由訓導遷蕭縣知縣靖難師至竭力拒守被擒而死時年五十六二女皆給配亦死之子濂湜皆從坐

東平州判官鄭公

公諱華台州臨海人洪武丙子貢士授行人革除間謫東平州判官將赴任聞靖難師至以妻子托其友

人馳至東平力疾戰死。

岳池縣教諭程公

公諱濟陝西朝邑人洪武間以明經為四川岳池縣儒學教諭公有法術岳池去朝邑數千里寢食俱在朝邑而日治岳池學事不廢革除間上嘗言某月某日西北方兵起朝廷以為非所宜言繫至京召入將殺之公扣頭曰陛下幸囚臣期而無兵臣死未晚也遂繫公獄已而兵果起乃救出公更以為軍師諸將將北伐與靖難兵先鋒戰于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文皇至江上公逃去不知所終初徐州捷時諸將樹碑載戰功及統軍者姓名公忽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過徐州望見碑問知之大怒趨左右碎碑方一再推命止勿擊錄其碑文遂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脫者公姓名正在擊處遂免往日之祭蓋曠之也

北平都指揮使謝公

公諱貴革除間諸藩文皇稱疾齊泰謀以備虜為名以貴為北平都指揮使與張昌潛通王府官屬胡察動靜貴等謀欲先發同官張信與布政司吏李友直入王府告變遂與昌同召入端禮門伏發就擒而死

參將宋公

公諱忠革除間朝議欲削燕邸命公為參將以備虜為名練兵北方守懷來靖難師至公帥兵拒敵將士多北平人對陣時見其父兄弟皆無鬪志遂大潰公被執而死

都指揮馬公

公諱宜奉命守薊州靖難兵起朱能張玉來戰公與鎮撫曾濬等閉城堅守玉等反覆諭之不下遂擁衆急攻宜率兵出拒玉遣精銳衝敗之遂與濬皆被執而死事聞革除君獲卹之

都指揮朱公

公諱鑑提兵守大寧靖難師至拒戰而死事聞革除君閱之卹典加厚相傳鑑與馬宜之死枕畔無語云當時用兵累年武臣死者甚衆不能悉記

魏國公徐公

公諱輝祖中山王達之子襲封魏國公高廟崩諸王世子及郡王多在京道命三年喪畢道還時仁廟漢庶人趙王皆留道詔至北平文皇有疾道人扶掖哭臨語莫能辨如是數月乃乞仁廟及漢趙視疾朝廷以道詔不許既而屢請益哀懇建文君將許之輝祖不可乃止明年文皇疾愈入朝復中前請建文不忍遂召輝祖及弟都督增壽議增壽獨以百口保無他慮於是仁廟及漢趙遂得還國蓋文皇后中山王女也故朝廷謀必及之靖難師將起輝祖復與齊黃陰謀加兵于燕及文皇即位齊黃輩皆死獨輝祖以中山王子赦不誅革除間住尋繁獄而卒永樂五年八月朔日奉聖旨比先徐輝祖與黃子澄齊奏虛振張黃葛誠等通同謀危社稷以後事發黃子澄等伏誅徐輝祖是中山王男因念中山王比先平定天下有

大功於國家以此不付罪他。只著在開。今病故了。中山王的功不可忘。如今着他嫡長男還襲中山王原封魏國公。中山王沒後的祿米。戶部查了都還他。

已上五十五人

黃公彥清不知何所人革除間巡撫某地文皇即位頗詔至不受命謀欲起兵其下皆已歸附力寡而死

劉公諱政字仲理蘇州人父以禮洪武中薦授浦縣教諭公聰敏好學平生以忠義自許革除已卯中應天鄉試第一不知何所人王午歲不食而死

彭公諱二北平都指揮己卯七月與張昌謝貴同死

盧公諱原質浙江寧海人洪武戊辰進士第二歷翰林編修陞太常寺少卿

葉公諱惠仲浙江寧海人皆以知縣充修史官為庚辰會試考官後陞知府

牛公諱景先不知何所人革除間嘗抗禦靖難師京師平逃難出走而死

周公諱瑋青州諸城人曾與抗禦靖難師壬午內難平戮死不知何所人

謝公諱昇不知何所人曾犯靖難之師壬午歲伏誅父旺子咬兒俱發金齒衛充軍

郭公諱任鎮江丹徒人戶部侍郎一云定人

盧公諱選台州仙居人戶部侍郎

毛公諱泰吏部侍郎

黃公諱魁禮部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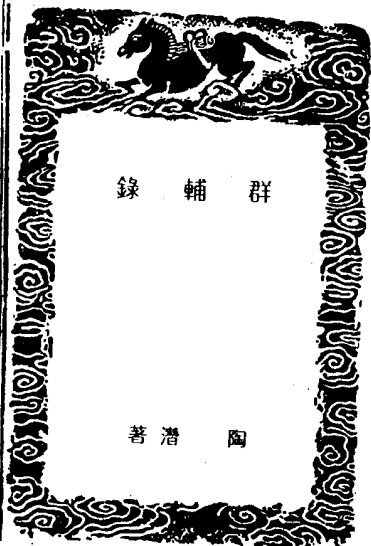
暴公諱昭刑部侍郎

董公諱庸監察御史

盧公諱振

已上一十五人事迹未詳

附錄 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即位御製付禮部尚書呂質曰建文中忠臣其正犯已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餘衣衛院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數今有存者概經大赦可存為民給還田土



羣輔錄總目	燧人四佐 伏羲六佐	黃帝七輔 少昊四叔	羲和四子 八伯	四凶 高陽八凱	高辛八元 舜九官	舜七友 舜五臣	八師 三后	三仁 二老	文王四友 周八士	太姒十子 周十亂	五王 晉文五人	三良子 鄭七穆	魯三桓 晉六族	作者七人 四科	孔子四友 仲尼六侍	齊威四臣 戰國四家	漢高三傑 前山四皓
-------	-----------	-----------	---------	---------	----------	---------	-------	-------	----------	----------	---------	---------	---------	---------	-----------	-----------	-----------

群輔錄

漢二疎 五賢	二龔 二耆	五侯 二仲	二十八將 三達	八使 韋氏三君	楊氏四公 袁氏五公	五處士 六孝廉	三君 八俊	八顧 八及	八廚 三君	二十四賢 三明	三義 八龍	五龍 京兆三休	魏文四友 竹林七賢	樊八絕 中朝八達	河東八裴 琅琊八王	五世盛德 八儒	三聖
--------	-------	-------	---------	---------	-----------	---------	-------	-------	-------	---------	-------	---------	-----------	----------	-----------	---------	----

群輔錄	晉 陶潛著 南城章文在伏	明由曉升級 宋均曰級等並 必有受秩俗 宋均曰	及徵役所 成博受古請 宋均曰古請 隴正一作	受延嫁 宋均曰史長 隴正	右燧人四佐燧人出天四佐出洛 宋均曰出天	全提一作 王化俗 宋均曰為民 烏明主建福 宋均	利民 視默主災惡 宋均曰為民 紀通為中職 宋均	海 宋均曰主江 陽侯為江	右伏羲六佐六佐出世 宋均曰出世不及燧人故	風后安全法 宋均曰金法言 天老受天籙 宋均曰	五聖受道級 宋均曰 知命受科俗 宋均曰	虎紀受受復 宋均曰有 地典受州絡 宋均曰	力學受準斤 宋均曰準斤 地典受州絡 宋均曰	右黃帝七輔州選舉 與佐帝德自燧人四佐至七	輔見論語 補錄	右少昊四叔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	收倫及熊為元冥世不失職 遂濟窮 宋見左傳	疊辭	義仲 義叔 和仲 和叔	右羲和四子孔安國云即堯之四岳分掌四岳	伏鄭元云堯既分陰陽為四時命義仲和仲	仲叔等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為四岳見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伯夫為陽伯 <small>樂舞</small> 義仲之後為義伯 <small>樂舞</small>	南 乘為夏伯 <small>樂舞</small> 義叔之後為義伯 <small>樂舞</small>	伯和伯 <small>樂舞</small> 垂為冬伯 <small>樂舞</small> 和仲之後	右八伯自義和死後分置八伯舜既即位元祀巡	符鈔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大傳冬伯後闕一人	鄭元云此上下有脫辭其說未聞十有五祀後又	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八伯稽首而進者也見尚書	大傳	謹樂 共工 三苗	右四凶	蒼舒 績敏 稽康 人臨 龍降 庭堅 仲容 叔達	右高陽氏才子八人濟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	民謂之八凱	伯奮 仲堪 叔獻 季仲 伯虎 仲熊 叔豹 季狸	右高辛氏才子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	群輔錄	民謂之八元從四凶至此悉見左傳季文子辭	禹作司空 棄作稷 契作司徒 咎繇作士 益	作虞 垂作共工 伯夷作秩宗 龍作納言	舜作典樂	右九官舜登帝位所選命見尚書	雄陶 方回 績牙 伯陽 東不訾 <small>或云不訾</small>	秦不虛 <small>或云不虛</small> 靈甫	右舜七友並為歷山雷澤之游戰國策顏頤云堯	有九佐舜有七友而尸子只載雄陶等六人不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靈甫皇甫士安作逸士傳云視其友則雄陶方回	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之徒是為七子與	戰國策相應	禹 稷 契 皋陶 益	右舜五臣見論語已列九官中	禹 稷 契 皋陶 伯夷 垂 益 夔	右八師見楚辭七詩	伯夷 禹 稷	右三后伯夷降典制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群輔錄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漢太尉	楊賜曰昔三后成功皋陶不與焉益者之也見尚	書甫刑後漢書	微子 箕子 比干	右殷三仁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	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伯夷 太公	右二老尚書大傳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皆率	其黨曰盜跖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	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	下之父歸之其子易往孔融曰西伯以二老開王	業	閔天 太公望 南宮适 散宜生	右文王四友尚書大傳云閔天南宮适散宜生三	子學于太公望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	西伯於黃里孔子曰文王有四臣正亦得四友此	四人則文王四隣也	伯達 伯适 仲突 仲忽 叔夜 叔夏 季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季駒	右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為文王時鄭元以為成	王時也	伯邑考 武王發 管仲 糾 周公旦 蔡叔度	曹叔振鐸 霍叔武 卣叔處 康叔封 聃季義	處有毛叔園	右太姬十子太史公曰太姬十子周以宗強見史	記	周公旦 邵公奭 太公望 畢公 毛公 閔公	太顛 南宮适 散宜生 文母 <small>太姬</small>	右周十亂見論語其四人已列四友	秦公牙 吳班 孫尤 夫人冉贊 公子麋	右五王並能相焉尸子曰古有五王之相迺謂之	王其貴之也	狐偃 趙衰 顛頡 魏武子 司空季子	右晉文公從亡五人叔向曰三十七年有士五人	見左傳及晉太尉劉琨詩曰重耳憑五臣	奄息 仲行 鍼虎	群輔錄	右三良子車氏之子秦穆公沒要以從死詩人悼	之為賦黃鳥見左傳毛詩	子展賦草蟲子年 子西賦黍苗子年 子產賦關	桑子園 公孫段賦系尾子豐 伯有賦鶉之責實	子孫 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子孫 印段賦蟋	子張子	右鄭七穆謂之七子鄭穆公子十有一人罕駟豐	印遊國良七人子孫並有才名世任鄭國之政以	免晉楚之難謂之七穆叔向曰鄭七穆氏其后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乎及諸侯為宋之盟鄭伯享趙武于垂隴七卿皆

從文子曰七卿從君以龍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

亦以觀七子之志見左傳又吳賀書云趙武過鄭

七子賦詩

仲孫穀文伯穀子莊子孝伯叔孫得臣莊叔莊子

子文子武子季孫行父文子子相子康子

右魯桓公之曾孫世秉魯政號曰三桓孔子曰三

桓之子孫微矣見論語左傳

趙無恤襄子趙襄始為卿范吉射昭子士會始為卿

群輔錄

智瑤襄子荀首始為卿荀寅文子荀息文子

穆多襄子至多四世韓不信簡子為卿至

不信

右六族世為晉卿並有功名此六人定弱晉國序

于越云卒有田常六卿之臣劉向亦曰田常復見

於今六卿必起於漢見左傳史記

儀封人 荀賈 蒯門 楚狂接輿 長沮 桀溺

荷蓀丈人一作仙夫叔齊仲夷

右作者七人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

色其次避言孔子曰作者七人見包氏注董威齊

詩曰洋洋乎盈耳哉而作者七人

德行

顏淵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言語

宰我 子貢

政事

冉有 季路

文學

群輔錄

子游 子夏

右四科見論語

顏回 子貢 子路 子張

右孔子四友文王有否附奏先後禦侮謂之四

隣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隣乎子曰吾有四友焉

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

之士日至是非胥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

是井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

乎見孔叢子

顏回 冉伯牛 子路 宰我 子貢 公西華

右六侍仲尼志意不立于路侍儀服不脩公西華

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

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勵也見尸

子

檀子 盼子 黔夫 種首

右齊威王疆場四臣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

魏王問威王曰王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

寡人國雖小猶有徑寸之珠照前後車各十二乘

群輔錄

者十枚奈何為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

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

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

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魏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

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

而從之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

道不拾遺以此為寶將以照千里豈直十二乘哉

魏惠王慙不慚而去見史記及春秋後語

齊孟嘗君田文 魏信陵君無忌 趙平原君趙勝

楚春申君黃歇

右戰國四豪見史記

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 相國鄭文終侯沛蕭

何 楚王淮陰侯韓信

右三傑漢高祖曰此三人人之傑也見漢書

國公姓國名采字宣明陳留人 綽里季 夏

黃公姓黃名廣字少通齊人 角里先生

右商山四皓當秦之末俱隱上洛商山皇甫士安

云並河內軹人見漢書及皇甫謐高士傳

群輔錄

太子太傅踈廣字仲翁宣帝本始四年踈相為御史

以元康三年告 太子少傅踈受字公子廣見

退年六十七 右二疎東海人宣帝時並為太子師傅每朝太傅

在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為榮授太子論語孝經各

以老疾告退時人謂之二疎見漢書

重合令子與居宋 標陽令子羽居東 東海太守

子仲唐里 兖州刺史子明居西 穎陽令子良居

里

右郡決曹掾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號曰五龍各

居一里子孫並以儒素退讓為業天下著姓見周

氏譜及汝南先賢傳

冀勝字君賓 冀舍字君倩或曰

右並楚人皆治清節世號二冀見漢書

唐林字子高 唐尊字伯高

右並沛人亦以潔廉著名於成哀之世號為二唐

比楚二冀後皆仕王莽見漢書左思曰二唐潔已

乃熱乃汚

平阿侯王譚 成都侯王商 紅陽侯王章 曲陽

羊前錄



侯王根 高平侯王達時

右並以元后弟同日受封京師號曰五侯並香象

富後招賢下士谷永樓護皆為賓客時人為之語

曰谷于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言出其門也見

洪青張載詩曰富後擬五侯

北海蓬萌字子康 北海徐房字平原 李曇字子

雲 平原王遵字君公

右皆懷德穠行不仕亂世相與為友時人號之四

子見後漢書嵇康高士傳

水仲 羊仲

右二人不知何許人皆治車為業掩廉進名

蔣元卿之夫兗州還杜陵荆棘寨門合中有三運

不出惟二人從之游時人謂之二仲見嵇康高士

傳

太傅高密元侯南陽郡禹字仲華 大司馬廣平忠

侯南陽吳漢字子顏 左將軍膠東侯南陽賈復

字君文 建威大將軍好時應侯扶風耿拿字伯昭

執金吾雍奴威侯上谷寇恂字子真 征西大將軍

齊輔錄

陽夏節侯穎川馮異字公孫 征南大將軍舞陽杜

侯南陽岑彭字若然 征虜將軍穎陽成侯穎川登

道字弟孫 太常蓋壽侯信都邳彤字偉君 東郡

太守東莞成侯鉅鹿耿執字伯山 上谷太守淮陰

侯穎川王霸字元伯 左中郎將朗陵愍侯穎川臧

官字君翁 驍騎大將軍樓陽侯馮翊景丹字孫卿

大司空卓成侯漁陽王梁字君嚴 衛尉安城忠侯

穎川姚期字次兄 左馮翊安平侯漁陽蓋延字巨

卿 捕虜將軍楊虛侯南陽馬武字子張 驍騎將

軍昌城侯鉅鹿劉楨字伯先 左將軍阿陵侯南陽

任光字伯卿 豫章太守中水侯東萊李忠字仲都

左將軍槐里侯扶風萬脩字君游 琅邪太守祝阿

侯南陽陳俊字子昭 積弩將軍比陽成侯穎川傅

俊字子衡 揚化將軍合肥侯穎川堅繻字子攸

右河北二十八將尤武所與定天下見後漢書張

齊輔錄

衛東京威云受鐵四七共工以除

武威太守梁統字仲寧 金城太守庫鈞字巨公

張掖太守史苞字叔文 酒泉太守竺曾字巨公

燉煌太守辛彤字大房

右河西五守是時更始已為赤眉所害隗囂有

異志統等五人共推寶融為河西大將軍內撫吏

民外禦寇戎東伐隗囂歸心世祖克建功業見後

漢書及善文

大鴻臚韋孟達 上黨太守公孫伯達 河陽長

仲達

右扶風于陵人同時齊名世號三達孟達名彪丞

相賢五世孫明帝時人見漢書及史錄

光祿大夫周舉 光祿大夫杜喬 光祿大夫周勃

尚書樂巴 青州刺史馮羨 兗州刺史郭進 太

尉長史劉班 侍御史張綱

右八使漢順帝時政在權宦官以顯成周舉等議

遣八使循行風俗同日俱登天下號曰八使見張

璠漢紀

平典令韋順字叔文 歷任樂平相去官以奉養自

民立嗣 順弟武陽令豹字季明 友人嚴啟為

豹弟廣都長義字季節

少好學不求榮利四十乃仕三為令長皆有善化

以法法官比府公府不置廣都為立生祠焉

右清河太守韋文高之三子皆以學行知名時人

號韋氏三君見京兆舊事

楊震字伯起 以太常為司 震子秉字叔節 以太

乘子賜字伯蘇 以太常為公 賜子彪字文先 以

中大夫為公

右楊氏四公安農華陰人自孝安至獻帝七世父

子以德業相繼為三公見續漢書

袁安字祁公 以太僕為司 安子敞字叔平 以太

敞子湯字仲河 以太僕為司 湯子逢字周陽

以中騎校 逢弟隗字次陽 以太僕為

右袁氏四世五公見續漢書

處士豫章徐孺子孺子 京兆韋著字休明 汝南

袁闓字夏甫 彭城姜肱字伯淮 穎川李曇字子

齊輔錄

右太傅汝南陳公時為尚書令與諸尚書悉名士

也共薦此五人時號五處士見續漢書及善文

周子居 黃叔度 艾伯坐 鄧伯向 封武典

盛孔叔

右汝南六孝廉太守奉侯選此六人以應歲舉受

版未行侯死子居等遂駐行喪妻於柩側下帷

見之屬以宜行子居嘆曰不有行者莫宜公不有

止者莫邱居於是與伯坐即日辭行封黃四人留

隨柩車見杜元凱女戒



續漢書

韋權字孔衡 權弟瓚字孔玉 瓚弟矩字孔規

右太尉掾子才之三子皆循仁義兄弟孝友逢

盜賊一人病不能去兄弟相募兵至俱死時人稱

之號華三義見三輔決錄

荀倫字伯慈 漢中 倫弟緝字仲慈 漢南相 漢光

武年六 緝弟靖字叔慈 或問汝南許都尉夫就賢

明叔慈內弟靖隱身督學動必 靖弟善字慈光 弟

以禮太尉辟不就年五十五 善弟注字孟慈 比屬全

七十 善弟注字孟慈 比屬全 注弟奕字慈明 公

慈年五十 蕭弟步字勿慈 年七十

右朗陵令穎川荀季和之八子並有德業時人號

之八龍居西豪里渤海苑康知名士也時為穎陰

公美之曰高陽氏才子八人遂改所居為高陽里

見張璠漢紀及荀氏譜

公沙紹字子起 紹弟季字允慈 允慈者善傳稱季

得善其勢而失其節 季字允慈 與弟奕共濟出 不

從至河後相見以美遂約刺而後生 季弟恪字

允讓 恪弟達字義則 達弟奕字義起

右北海公沙穆之五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

五龍天下無雙穆亦名士也見魏明帝表狀及

後漢書

膠東令盧元昭字典先 樂城令剛載所字千陵

穎陰令剛徐妻字孟平 涇令盧夏隱字叔世 州

別駕此正劉彬字文曜 一云 州

右清北五龍少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

時人號為五龍見齊北英賢傳

孝廉杜陵金敞字元休 州刺史 上計掾長陵弟五

馮字文休 典先之子 典先名稱可 伯領之弟 上

計掾杜陵韋端字甫休 位太尉 州

右同郡齊名時人號之京兆三休並以光武元年

察舉見三輔決錄

晉宣帝河南司馬懿字仲達 魏司空穎川陳群字

長文 中領軍譙朱錄字彥才 侍中濟陰吳質字

季重

右魏文帝四友見晉紀

魏步兵校尉陳留所籍字嗣宗 中散大夫譙福康

字叔夜 晉司徒河內山濤字巨源 建威參軍沛

劉伶字伯倫 始平太守陳留阮咸字仲容 籍兄

故騎常侍河內向秀字子期 司徒琅琊王戎字游

沖

右魏嘉平中並居河內山陽共為竹林之游世號

竹林七賢見晉書魏書表及蘇逸為傳釋統又為

讚

吳範相風 吳 劉惔占氣 河內 趙達算 河內 皇

象書 嚴子卿恭 名昭武術 朱嵩占夢 州 皇

曹丕與畫 孫權畫屏 風波落筆 點素則以為 繼後

孤城鄭姥相 見王象於童戲謂任 且

右吳八絕見張勃吳錄

陳留董和字仲道 琅琊王澄字平子 陳留阮瞻

字千里 一云阮入百即 陳留字通 樂朝華多通

穎川康數字子高 陳留謝鯁字幼輿 太山胡毋

輔之字彥國 沙門于法龍 樂安光逸字孟祖

右晉中朝八達近世聞之故老

裴徽字文秀 魏冀州 裴楷字叔則 光祿大夫

裴綽字季舒 楷弟長 裴瓚字國賓 楷子中 裴逸

字景初 楷孫欽子太 裴遐字叔道 楷子太 裴康

字仲豫 太字左 裴頠字逸民 楷孫季子 晉 王

解字休微 晉太 王茂字濟沖 裴族子 司 王

澄字平子 行弟 裴族 王導字茂宏 裴族子 裴

王綬字萬子 裴康女 裴王衍字夷甫 裴族子 裴

王敦字處仲 裴孫 裴第二 王元字眉子 裴子

右河東八裴琅琊八王聞之於故老

魏司空王昶字文舒 昶子汝南太守湛字處沖

湛子東海內史承字安期 承子驍騎將軍述字懷

祖 述子安北將軍暉之字文度 魏尚書僕射杜

畿字伯侯 畿子幽州刺史恕字務伯 恕子鎮南

將軍預字元凱 預子散騎常侍錫字世徽 錫子

光祿大夫又字宏治

右太原王京兆杜各稱五世盛德聞之於故老夫

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

矣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兩客魯八儒史

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驟然所以推卷長

嘆不能已已者也

八儒

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為綱紀

之儒居環堵之室單門圭竇蹙編繩併日而食以

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

順大諫如慢小讓如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

詩為道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道為踈通致遠之

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

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

為道以和陰陽為遺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儒

三壘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枝於眾此宋鋼尹文之墨裘稱焉衣跛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稱經而皆諳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此苦獲已商鄧陵子之墨

琴輔錄終

伴輔錄

八

三五

石陶齋琴輔錄一卷北齊陽休之本作聖賢羣輔錄以其所敘述者皆古聖賢人也而晁氏獨以篇末八儒三壘二條疑為後人妄加非謂其與全書次第若無倫貫而八儒三壘名稱又出韓非子未可據耶謾竊以為先生生平讀書不求甚解間著文章自娛亦豈有心結撰則茲錄不過如飲酒時暇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而已或時適讀韓非子因即采此二條附於篇末正不必有倫次也但其所廣列儒墨名目亦有不必盡同者如仲梁之

琴輔錄

為仲夏孫氏之為公孫又有宋鋼尹文五侯子之學而無相夫氏疑不必本韓非子此則先生之學其博又未易究也已竹垞先生跋此錄亦引韓非書專明公孫氏之非公孫龍子而又未考韓非原書祇稱孫氏也汝上王贊識

聖賢羣輔錄二卷

一名四八目舊附戴陶增集中唐宋以來相沿引用承謬譌莫悟其非適以編錄遺書始蒙

睿鑒高深斷為偽託臣等仰承

聖訓詳悉推求乃知本階集為北齊僕射陽休之編

休之序錄稱其集先有兩本一本六卷排比顛亂

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又少五孝傳及四八目

今錄統所闕併序目等合為十卷是五孝傳及四

八目實休之所增蕭統舊本無是也統序稱深愛

欽定四庫全書

聖賢羣輔錄提要

一

其文故加搜核則八卷以外不應更有佚篇其為

晚出偽書已無疑義且集中與子儼等疏稱子夏

為孔子四友而此錄四友乃為顏回子貢子路子

張又五孝傳引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之文句讀尚

從包咸註知未見古文尚書而此錄四岳一條乃

引孔安國傳其出兩手九自顯然至書以聖賢羣

輔為名而魯三桓鄭七穆晉六卿魏四友以及仕

莽之唐林唐遵叛晉之王敦竝列簡編名實相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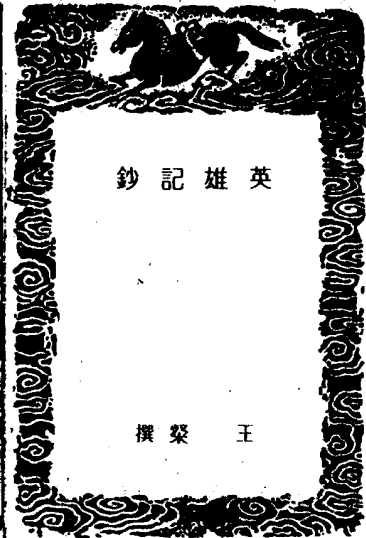
理乖風教亦決非潛之所為昔宋庠校正斯集僅

知八儒三壘二條為後人所竄入而全書之屬實

不能明潛之受誣已逾千載今逢右文

聖世得以辨別而表章之使白璧無瑕流光奕葉是亦

潛之至幸矣



英雄記鈔

王榮撰

英雄記鈔目錄

劉表
劉琦
劉琮
劉琦
劉琮
袁術
袁紹
袁術
董卓
公孫瓚
關羽
趙雲
何進
李傕郭汜
丁原

英雄記鈔 目錄

呂布
楊及
高順
劉糜
張瓚
關靖
楊性
曹純
張達
文聘
許都
韓馥
孔融
王匡
橋瑁
袁遺
王修
孔融
華歆
張昭
顧雍
張紘
周瑜
魯肅
黃蓋
丁奉
糜福



目錄終

英雄記鈔

魏 王榮撰 南城包表校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

州界華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某毋阿

朱忠等撰五經章句附之校定

表病上僂領荆州刺史

張英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湖關心然性

風強不順表薄其為人不滿禮也表由是懷恨遂叛

英雄記鈔

劉琦

劉琦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健為太守任

峻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

使司徒趙雲將兵向州詭殺財買龍使引兵還擊焉

焉出青兗與賊故能破賊破龍等皆焉移人

劉乾

劉乾聞父焉為益州牧董卓所徵發費不至乾能兄

弟三人領兵於郿塢為賊以繫之

從長安亡之馬騰營從焉求兵焉使校尉孫華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

劉璋

焉死子璋代為刺史會長安拜相川尾羽為刺史入漢中荆州別駕劉璋將沈彌發甘宇反擊璋不勝走入荆州璋使趙雲進攻荆州屯胸脯上蓋下如振反

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溫柔無威畧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英雄記鈔

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雲得人人心璋委任之趙雲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荆州請和陰結中州大姓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趙雲璋入成都賊守東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被反者進攻遂於江州趙雲將樂李異反殺趙雲斬趙雲

劉備

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避海國舉召合眾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許都卓

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劉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眾坐於

目守使人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還北至下邳兵潰散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

備軍在廣陵餓餓困敗更士大小自相殘食窮餓侵逼欲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重儀登道備妻于郡曲家屬於泗水上

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齊金欲請河內買馬為備兵所鈔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遼等攻備九

英雄記鈔

月遂被沛城備單身走獲其妻息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界首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俱東征

備在荆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袁紹攻公孫瓚劉備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備俱救之時備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難胡騎又募得饑民數千人既到謙以并揚兵四千益備備遂去楷歸謙表備為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

袁成 袁成字文開北徒有部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

袁紹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慶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為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進父服凡在家廬六年禮畢

應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並卓何伯求于卿許于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胤聞之數責紹曰汝且觀我家祖業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

建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曰冀州兵強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冀州公孫必至而獲糧矣因使說利害為陳禍福必通議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言而得果米

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為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

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為魏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迎紹意指發城郭兵圍守魏第拔刃登屋覆走上樓收得魏大兒提折兩脚紹亦立收漢殺之魏猶憂怖故報紹索去

袁譚 初譚尚戰於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圍說譚曰今將軍困小兵少糧既勢窮顯甫之來久則不敵愚以為可呼曹公來擊顯甫曹公至必先攻顯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若顯甫軍破其兵奔亡又可錄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備而來糧餉不繼必自進去此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曹公為對矣不然不諧譚始不納後遂從之關國誰可使

董卓 董卓字孟博河內緱氏人也少為將領有勇力

董卓父君雅由徵官為潁川綸氏尉有三子長子操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曼字叔穎

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

卓欲震威侍御史掾龍宗詣卓曰事不解竊立攝殺之京師震動發何而棺出其尸枝解節棄于道遂又取首并髀君殺之棄尸于瓦棺中不復收斂

董卓字孟博河內緱氏人也少為將領有勇力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卓欲震威侍御史掾龍宗詣卓曰事不解竊立攝殺之京師震動發何而棺出其尸枝解節棄于道遂又取首并髀君殺之棄尸于瓦棺中不復收斂

英雄記鈔

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曰時尚。求并封為涇陽君。於鄠城東起境。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鄠者。各令乘軒青蓋車。為白導從之。壇上使兒于。環為使者授印綬。

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不上。猶不生。又作董述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為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為呂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官朝服導引。行其中。馬環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裹甲而人。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及瑣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鄠。皆還為其部下所斫。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我死。即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竊諸袁。死于鄠者。飲聚董氏尸于其側而哭之。暴卓尸于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為之丹。守尸吏。願以為大炷。致卓。臍中以為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于鄠。塢中全有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數。

英雄記 七  
昔人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抑有以也。

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攻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戰于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餘人。為方陣。騎為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為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趙雲以八百兵為先登。瓚等千張夾水之。紹自以步兵數萬。

結陣于後。義父在涼州。晚習羌。關兵皆號統。我見其兵少。便放騎欲踐蹋之。義兵皆伏橋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瓚勢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敗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粟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箭。見瓚已破。不為設備。惟帳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進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

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却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死而入牆。豈可得活乎。瓚等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趙雲來迎。乃散去。瓚奔與房。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瓚。房相告云。當避白馬。因房所忌。備其白馬數千匹。還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從。一日。胡亥徒者常乘白馬。瓚有從騎數千。多乘白馬。告以號馬。既破。瓚引軍南到海落洋。方與賓客諸將共會。聞瓚叛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鄠。遂殺太守果。成賊十餘部。眾數萬人。聚會鄠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鄠者。皆受怖失色。或起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心。獨將部眾。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止。乃還。紹到。遣斥止。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登壽。遂壽山。北行。薄擊諸賊。左爨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

首數萬級。紹復還屯鄠。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于百里。上拜奉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遣大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宜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害遇光武之寬。親俱性見。同與共出。時人以為榮。自者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劉表後特功而驕恣。紹乃殺之。

周並伍瓚  
蓋字仲達。武城人。瓚守德。瑜汝南人。諸葛亮在荆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五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郡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饑土。丈夫遊遊。何必故邪邪。

英雄記 十  
建紀字元固。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說配于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為親善。

河南中部隊。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維舍。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維舍南行。公卿百

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頭。頭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為負不。小邪。又遣陳留王曰。我輩也。從我抱來。乃於實抱中取王。

何苗

何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進部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

英雄記抄

日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曼共攻殺苗於朱爵閣下。

李催郭汜

李催北地人。郭汜張掖人。一名多。

丁原

丁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為人嚴畧。有武勇。善騎射。為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

呂布

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決。勝其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

袁紹分部。攻布。掘地為道。穿穴其樓下。稍稍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傾倒。

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聞不及六旬。

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傲。部下諸將。以為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詔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

英雄記抄

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二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于帳。側偽使人于帳中鼓等。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林被謂為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開城門。布遂引去。

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于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

布初入徐州。與書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衛門。術舉兵關東。未能屠殺。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為術掃滅。歸使。術明目于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全元休。向兗州。請討部。為曹操逆。所拒。破流離。逃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操。備乃率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達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致。若兵器器械。它所乏。少大小。

英雄記抄

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

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蓄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為平東將軍。封平南侯。使人于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年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于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傳陛下。臣為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

分爲諸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賜捕。長。術。等。謂書。布。當。以。命。為。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使。者。書。謂。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精。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

布後又與退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強盛。當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聞。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為悉何在。足下喜為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于水北大。大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為鄆那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其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首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為鄆那作帝。縣。驛。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首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遣主簿。齎。賂。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為。臧。霸。所。裝。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舉。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

英雄記抄

十四

英雄記抄

英雄記抄

英雄記抄

英雄記抄

英雄記抄

英雄記抄

英雄記抄

英雄記抄

英雄記抄

英雄記抄

英雄記抄



近自然畏服不宜輕自出軍如滅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期與布引還抄舉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孫復與布和

布遣許汜王楷告急于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為復來相開邪汜楷曰明上今雖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僧號故呼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

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許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官願素不和將軍一出官願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願將軍論計之無

為官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乘刺得脫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妾言悉聞不能自決

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昔妻愛諸將婦何以為厚布默然

楊及

英雄記抄 十六

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催汜誘聚共圖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後布於卿弱不如實布可極得汜催得當楊於是外許汜催內實保護布汜催忠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為潁川太守

高順

高順為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為千人鎧甲固具皆精練齊整所攻無不破者名為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者也但忠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

郭喜言誤誤不可救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郭朝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外內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魏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

劉虞

劉虞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等不生時郭舉按環蝗蟲為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虞讓大尉因馬術射趙謀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為公

英雄記抄

英雄記抄 十七

虞之見救故常山相孫瓚張超張瓚等忠義憤發相與就虞馬瓚極口然後同死

張瓚

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彌惟有此中可避世理以易當之乃蔡京固守瓚別將有為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故不力職今不救此後將當合在自飽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管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

關靖

瓚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各樓上屏去左右神妾侍側及上文書

楊性

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謹及覺對之涕泣無原不

曹純

曹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同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親習音舞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為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為遠近所稱年十八為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冀

張遼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本孫壹之後以避德變姓少為郡吏

英雄記抄

英雄記抄 十九

太祖既征孫權遣使遺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十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攻與護軍薛平因邊日賊至乃發使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營戰數日若孫權至者張平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疾速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遂夜募敢死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遂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敵十人斬二將

英雄記抄

英雄記抄 十九

大呼其名衝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遂此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磨圍直前急擊圍

文聘

且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遂修守備眾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遂率諸軍追擊復獲糧太祖大壯遂拜征東將軍

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崩城人散  
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  
潛然可以救之乃救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  
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  
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  
救遂不敢攻而去

許褚

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  
留南岸斷後起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天下如  
夫雄記抄 二十

兩褚白太祖賊未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  
船賊賊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擊船者左手舉  
馬鞍蔽太祖船工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備  
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進起等單馬會  
營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從起須其勇陰欲前突太祖  
索隔褚勇疑從弱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矣  
在太祖願褚褚瞋目盼之起不敢動乃各罷後數  
日會戰大破起等褚身斬首級運武衛中郎將武衛  
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廢故號曰虎

韓福

韓福字文節潁川人為御史中丞董卓為冀州牧  
於時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渤海復恐  
其與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冀州太守橋瑁  
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過無  
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圍忠難獲發請諸從事同日  
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與  
兵為國何謂袁董殺自知言短而有惡色子惠復言  
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

英雄記抄

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  
右者也袁紹之殺乃作書與紹追卓之惡聽其舉兵  
孔仙字公緒陳留人張璠漢紀載鄭泰說卓云孔公  
緒能讀諺論靈祐先生

王匡

王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稱大將軍  
何進府進符使匡于徐州發靈等五百西詣京師會  
進敗匡還鄉里起宗拜河內太守

橋瑁

橋瑁字元偉元族子先為兗州刺史甚有威惠

袁遺

袁遺字修業為揚州刺史為袁術所敗太祖稱其大  
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語在文帝典論

王修

修一子名儀字季直

附王隱載儀尚光雅少後為司馬子爽字偉元少  
立操尚非禮不動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痛父

不以此終絕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為務且名  
常至墓前拜輒悲號斷絕墓前有一柏樹袁常所  
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讀詩至哀哀父  
母生我分件未曾不反覆流涕泣下沾襟家貧躬  
耕計口而田度身而營諸生有容為袁列麥者袁  
遂棄之自是莫敢復往刈者袁門人為本縣所役  
求粟為屬袁曰卿學不足以此身吾德薄不足以  
陸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  
飯兒負鹽我門徒從者千餘人安正令以為見已

英雄記抄 二十一

整衣出迎之于門袁乃下道至土牛祭折而立云  
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泣涕而去令即放  
遣諸生一縣以為駁阿縣管少少有力未知名  
真獨以為當自達常父受之男女各給生共計為  
婚方果為西夷校尉袁後更以女嫁人彥弟觀問  
袁曰吾薄志卑願山藏自處姊妹皆遠吉凶斷  
絕以此自誓賢兄子差父子帝都此則格陽之人  
也豈吾欲婚之本指邪觀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濟  
袁曰安有差父河南隨妻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  
有遂不婚

孔融

孔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以為宜累侯  
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為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  
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首哀之懼未分融所建明  
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每侮太祖太  
祖制酒禁而融嘗謂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  
之鄉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于鍾無以成其聖且  
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  
內不能平御史大夫和慮知旨以法免融官袁餘拜  
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  
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  
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其好士如此

華歆

華歆淡于財欲前後能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  
陳琴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分者矣

張昭

英雄記抄 二十二

權與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墓臣曰今日酣飲惟醉隨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要乎昭對曰替村為槽工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然有慙色遂罷酒

顧雍

權嫁從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為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譚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為德臣下以恭謹為節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借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亡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見

張紘

張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因為之牧不欲令與紘復從事是

英雄記

二五

舉茂才被書發遣紘心惡布恥為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輔答記不造曰海運明珠所在為寶是雖有才皆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

周瑜

周瑜以年長數歲周瑜折節容下終不與較昔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將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其

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謝幹曰子翼良善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中聞別隔遠聞芳名故來欲開并親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用強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械說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

英雄記

二六

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手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開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瑜少精意于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府人福曰曲有誤周郎顧

魯肅

魯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雖離亂起中州擾亂肅乃令其屬曰中國失綱豈賊養暴淮泗圖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強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將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富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進無罰何為相偏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

黃蓋

二七

黃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故南陽太守黃子虛之後也故素分難自祖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幸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向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閒學書或談兵事

甘寧

甘寧字興霸巴郡涪陵人也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縵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繡繡維舟去或刺奔以示者也

凌統怒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營之嘗與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盾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於半州

丁奉

英雄記

二八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常冠軍每斬將奪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即位為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等攻東吳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誕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運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浴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得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蒙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欲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許諸軍使下道歸處

下二千人徑進時北風舉帆二日至遂據徐舉天  
寒雲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  
封侯降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纜若肯持短兵敵人  
從而笑焉不為設備奉經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  
等至魏軍遂潰

虞翻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  
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  
腐芥磁石不受曲誠過而不存不亦宜乎答得書奇

英雄記錄  
之由是見稱

二十九



漢末英雄記一卷

舊本題魏王粲撰字仲宣高平人仕魏為丞相  
掾賜爵關內侯事蹟具三國志本傳案粲卒於建  
安中其時黃星雖兆玉步未更不應名書以漢末  
似後人之所追題然考粲從軍詩中已稱曹操為  
聖君則儼以魏為新朝此名不足怪矣隋志著錄  
作八卷注云殘闕其本久佚此本乃王世貞雜鈔  
諸書成之凡四十四人大抵取於裴松之三國志  
注為多如水經注載白狼山曹操鼓馬鞍作十片  
車本習見之書乃漏而不載又如案易京本公孫  
瓚事乃於瓚外別出一張瓚以此事屬之不知據  
何誤本尤疎舛之甚矣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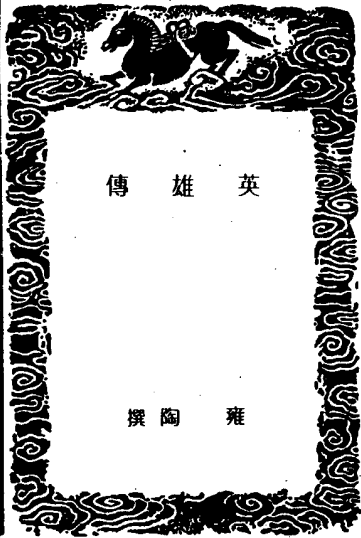
漢末英雄記提要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漢末英雄記一卷  
隋志著錄作八卷注云殘闕其本久佚此本乃王世貞雜鈔諸書成之凡  
四十四人大抵取於裴松之三國志注為多  
玉縉案隋志又云案有十卷唐經籍志作十卷稱王粲等撰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云郡國志會稽郡注引英雄交爭記言初平  
三年事似即此書本名英雄交爭記後人省交爭字加漢末字又其中  
不盡王粲一人之作故舊唐志題王粲等撰

漢末英雄記提要補正



英雄傳

唐 雍陶撰

英 雄 傳

陶 雍 撰

郭子儀為中書令觀察使魚朝恩請遊張敬寺子儀許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誣請無往吏馳告公軍相將不利子公亦告諸將與朝恩使至子儀將行士衣甲請從者三百人子儀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爾曹胡為獨與僉僕十數人赴之朝恩驚曰何車騎之有也子儀以所聞對且曰恐勞思慮

英雄傳

耳朝恩撫胸捧手嗚咽揮淚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子儀有功高不賞之懼中貴害其功遂使盜于華州掘公之先人墳墓公神將李懷光等怒欲求捕其黨及公入秦對揚之日但號泣自罪因奏曰臣領師徒出外征伐動經歲年害人之兄殺人之父多矣其有節夫義士欲推刃于臣腹中者眾今構陷辱宜當其辜但臣為國之心雖死無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測公之宏廣常于親仁里大啓其第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問或云王夫人趙氏愛女方被檢對鏡往往公麾下

將吏出鎮去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視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列諫公不應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已成而不自崇重賈賤皆游臥內其等以為雖伊霍不當如此公笑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馬粟皆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而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搆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塗粉糜爛莫及今為無門四門洞開雖毀是與無所加也諸子皆伏

于頔

英雄傳

鄭太穆郎中為金州刺史致書于襄陽司空空頔鄭傲睨自若無郡使之禮書曰閣下為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鸞騰則日月暗攝劫則山嶽頹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鏡也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俸薄不食不給乞賜錢二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為膏澤千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費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戴山人遺三尺童子齋數尺之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體音伎之能漢南之最姝也姑貧鬻婢于連帥連帥愛之給錢四十萬寵盼深郊思慕無已即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郊立于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郊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為詩于座于公觀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郊甚憂悔無處潛遁及見握郊手曰侯

英雄傳

三

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耶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曉曉匪悉為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是使君席上有善歌者于公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為異代之所稱豈有奪人死愛為已嬉娛遂多以綰帛贈行手書遂謝焉戎使君詩曰寶細香娥翡翠裙妝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

張說

姚崇為相嘗于便殿奏張說罪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謂崇曰說多智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大逼林甫又曰公必不忍即說當無害林甫止將詔付于小御史中路以馬陸告先是說家有教授書生通于說侍兒最寵者會偷得奸狀說怒甚將窮獄于京兆書生厲聲言曰靚色不能禁人之常情緩急有用公何斬一婢女耶說奇其言而釋之兼以侍兒與歸書生一去數月忽一日訪說髮色滿面言曰某感公恩思報者久矣今聞公為姚相所構外微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于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歷指所寶書生皆云未足又疑思久之忽曰近有雜林郡以夜明簾為奇者書生曰事濟矣因請說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連夜始及九公主第書生具以說事言兼用夜明簾為寶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而今反用說耶明早公主上謁具為奏之上感動因急命

英雄傳

四

今反用說耶明早公主上謁具為奏之上感動因急命

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罷之書生亦不復再見矣

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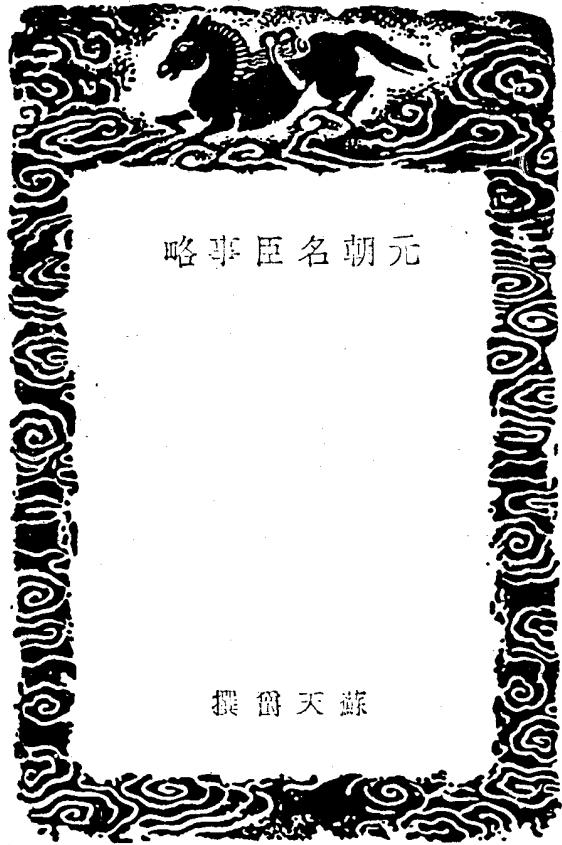
元和中有新授湖州錄事參軍未赴任過盜攘剽殆盡告勅歷任文簿悉無子遺遂於近邑丐故衣進進假貨却返逆旅旅舍俯逼裴晉公第時晉公在假因微服山遊偶至湖斜之店相揖而坐與語周旋問及行日對曰某之苦事人不忍聞言發涕裴晉公憫之細詰其事對曰某住京數載按官江湖過寇盜盡唯餘微命此亦細

英雄傳

五

事爾其將娶而未親迎遭郡牧強而致之獻於上相裴公矣裴曰子室何姓氏答曰姓某字黃鸞裴時衣紫袴衫謂之曰某即晉公親校也當為子偵逐問姓名而往糾復悔之此或中令之親近入白當致禍也寢不安席遲明姑往偵之則裴已入內至晚忽有精衣吏詣店稱令公召料聞之惶懼倉卒與吏俱往延入小廳拜伏流汗不敢仰視即延之坐竊視之即昨日紫衣相牙也因謝過再三中令曰昨見所語誠心惻然今聊以慰爾悵梓即命箱中宮語授之已再除湖斜矣喜躍未已公又曰黃鸞可干飛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裝千貫與借赴所任也

洪邁曰四公皆唐將相而氣度則第一流英雄也可與郭侯真卿仙吏並傳



元朝名臣事略序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修。年弱冠。即有志著書。初爲胥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鮮言詞章。講誦既有餘暇。且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日鈔之。凡元臣世卿臺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閒居。紀錄師友誦說。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梓之。始疏其人若干。屬以其事。中更校讎。櫛去而導存。扶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略。他日。余與伯修同預史局。從借讀之。作而歎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國諸王公之勳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葉城。東平。榮昌之方略。二王。楊。徐。之辭章。劉。李。曹。趙。之政事。與元順德之有古良相風。廉。恆。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臺府忠謹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內之樞機。外之藩翰。班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人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異。代甯多見哉。至於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所謂九原可作。我則隨武子乎。嗟乎。乾坤如許大。人才當輩出。伯修是編。未集矣也。情志余所見如是云。天歷己巳四月乙卯。翰林待制冀郡歐陽元謹序。

元朝名臣事略序

一

自古帝王有天下。或受於人。或起而取之。堯舜禪讓。湯武弔伐。厥時義大矣。書紀唐虞之際。易稱湯武革命。順天應人。皆有輔佐同心一德。後世可述焉。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傳曰。有立德立功立言是謂不朽。誠哉是言也。三代而降。其盛者曰漢曰唐曰宋。夫子言革之時。蓋謂必有不得其義者矣。如近代是也。皇元起朔方。紹帝運。接天統。資始於天。不因於人。遂大作明命。訓戒宇內。一啓而金人既南。遼海和輯。再啓而西域率服。遂拓坤隅。三啓而靖河北。秦晉戡集。河南是同。分宗子以方社。胙功臣之士。四啓而庸蜀是柔。五啓而江漢奄從。趙氏爲臣。陸道西北。見角觸。海無際。舶乃旋。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而崇極配天矣。厥初受命。南北割裂。天氣不通。二氏不享。天寶醜之。乃眷北顧。俾我聖人作神民主。完顏瑋。胡。唐。下民。趙徽。爽。盟。背約。自伐喪其國家。大哉貞矣。其允時義也。易曰。田有爵。利執言。此之謂也。其始桓毅討伐。戍劉。戴。定。之。其暨肅恭。根。勳。業。圍。輯。柔。就。緒。之。其暨勸相。富。厚。之。定。之。以上。下。道。之。以。名。分。淑。之。以。庠。序。秩。之。以。禮。樂。慶。之。以。官。賞。董。之。以。威。剛。而。天。下。成。矣。列。聖。運。於。上。賢。臣。贊。於。下。穆。穆。明。明。相。須。以。成。相。濟。以。寧。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亂。臣。十。人。非。虛。言。也。故。論。本。朝。輔。亮。之。臣。其。佐。命。垂。統。或。膺。揚。於。外。或。運。籌。於。內。有。同。肇。迹。之。艱。難。者。矣。其。輔。翼。成。化。或。規。模。宏。遠。或。論。思。密。勿。有。登。治。道。之。鴻。熙。者。矣。翰。林。修。撰。趙。郡。蘇。君。天。爵。始。爲。成。均。諸。生。好。訪。當。今。之。故。放。失。遺。進。購。首。家。行。狀。碑。誌。傳。贊。敘。述。及。他。文。駭。載。者。見。其。本。末。既。而。仕。爲。典。籍。應。奉。凡。三。爲。史。氏。在。職。八。年。遂。徵。以。所。知。無。

元朝名臣事略序

一

所乖舛。於是紀述其故。自國初至於延祐之際。自太師國王以下。或周召懿親。或岐豐舊姓。或秉義効順。或疏附後先。或策杖上謁。或徵起草野。功格皇天。保乂國家。所謂名世者。夫德器優遠。悉心盡職。不顧己私。所謂不朽者。夫歷代以來。善終善始。未有若今日之懿者也。昔漢高之臣。皆戰國之餘。非南面而王之不能舉其功全。莫我若也。光武之臣。皆生西漢。多經術之士。功定天下。不過封侯賞。莫我若也。使高光易世而居。亦不能相反。何哉。其人異也。天生聖賢。其成大業。豈漢敢望哉。皆成凡十五卷。號名臣事略。其事之所載。盡標作者姓氏。示不相掩也。其名位顯著。功在帝室。求未得者。積為後錄。蘇君常閱宋氏以來。史官不得盡其職。載筆之士。多乖故實。宋人詳而多曲筆。又以比時遼金簡而徑事多湮昧。於是著其故。輯其闕漏。別為遼金紀年。皇道之成。與三代同風。身為史氏。願已職業。釋而明之。君子哉。其用心也。蘇氏自唐宰相味道以文章顯。宋太師文忠公軾父子兄弟稱繼城焉。所從來遠矣。繼之者修撰君也。秦定初。故侍講會稽袁公薦君亮達前代文獻。今侍講蜀郡虞君該洽。文辭爾雅。由是遷修撰云。至順辛未六月辛亥。賜進士出身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南鄭王理謹序。

### 元朝名臣事略目錄

#### 卷一

太師魯國忠武王 復呼哩

丞相東平忠憲王 安圖

#### 卷二

丞相淮安忠武王 巴延

丞相河南武定王 阿珠

丞相楚國武定公 阿爾哈雅

#### 卷三

太師廣平貞憲王 伊喇哈達

太師淇陽忠武王 伊徹察

樞密司空武毅王 托克托

#### 卷四

元朝名臣事略 目錄

丞相興元忠憲王 鄂勒哲

丞相順德忠獻王 達爾罕

平章魯國文貞公 博果魯

平章武甯正憲王 徹里

#### 卷五

中書耶律文正王 楚材

中書楊忠肅公 惟中

#### 卷六

總帥汪義武王 世顯

萬戶嚴武忠公 實

萬戶張忠武王 榮

元帥張獻武王 宏葛

#### 卷七

太保劉文正公 秉忠

丞相史忠武王 天澤

平章廉文正王 希憲

左丞張忠宣王 文謙

#### 卷八

內翰竇文正公 獻

左丞姚文獻公 樞

左丞許文正公 衡

#### 卷九

太史王文肅公 翰

太史郭公 守敬

#### 卷十

尚書劉文獻公 鼎

平章宋公子 貞

參政楊文獻公 果

元朝名臣事略 目錄



宣慰使張公德輝

卷十一

左丞李宗宣公德輝

參政商文定公鑑

樞密趙文正公良弼

參政賈文正公居貞

卷十二

內翰王文康公鵬

內翰王文忠公夢

尙書李公綱

太常徐公世隆

卷十三

廉訪使楊文憲公夔

內翰李文正公治

太史楊文康公恭

卷十四

左承董忠獻公文炳

內翰董忠穆公文用

樞密董正獻公文忠

卷十五

國信使郝文忠公鑑

靜修劉先生因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

元 樂城蘇天爵撰

太師魯國忠武王

王名樞呼哩扎喇爾氏。以威里從討幕北諸部有功。歲丙寅。拜左萬戶。進兵討金。丁丑。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癸未。薨。年五十四。

王生於鄂諾水之東。生時白氣充帳。有神坐見而異之。曰。此非常兒也。及長。身長七尺。虎首虬鬚。黑面多謀。略雄勇冠一時。與博爾珠。博勒呼。齊拉袋。俱以忠勇佐太祖。時號爲都爾木庫魯克。猶言四傑也。元公

家世太祖軍嘗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臥草澤中。王與博爾珠張能蔽之。自容至曉。竟不移足。家世

太祖一日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有羣賊出蘆木中。列射我。矢下如雨。衆皆恐。王引滿向賊。三矢三殪。徐解馬韉。兩手張騎。太祖麾餘騎射賊。賊引去。由是太祖益重之。家世

克嗜部幹罕爲奈曼氏集賽庫徹布喇所附。幹罕之子伊喇哈詳。爲所傷。求援於我。太祖遣王暨博爾珠。博勒呼。齊拉袋。引兵救之。殲其衆於按蓋之下。獲甲仗輜重以還。於是幹罕見太祖聖德日隆。左右



王弟借逐改治。至是克之。五月。王在野狐嶺北。宋連水尉石柱持方物入見。既以襦衣帶道之。山東張琳、務縣鄭道、各以所部詣軍自歸。又行錄云。益都府沂州府都元帥府。亦以張琳、鄭道、兵兵歸。以還。為諸軍使。行元。王至天德。監國公主遣其臣錫里濟蘇勞王。且饗將士。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李王聞之。懼。遣塔海監府任勞格遣方物。且以兵五萬屬焉。冬十月。復東。遂由雲中歷太和寨入蔚州。以石天德權行臺於蔚州。復縱縱德。破馬蹄寨。遂至延安。距延安三十里。止舍。金行省完顏哈達出兵三萬。陳於城東。又行錄云。哈達初以平州。蒙古布哈先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半夜伏發。王乃令軍士衝柵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日。蒙古布哈望見金軍。伴乘旗鼓走金人。追之。王伏出乘其後。鼓聲震天。敵遂亂。追斬七千級。獲馬八百匹。哈達退走延安。堅壁不動。圍之十餘日。不下。乃南徇洛川。鄜州。北京。權帥擒金將張鐵槍送王所。王謂讓之。鐵槍厲聲曰。我受金朝厚恩。二十餘年。今事至此。死實甘心。王義之。欲釋鐵槍。諸將怒其不屈。殺之。過坊州。大饗士卒。復由丹州濟河。時金已復隰州。以軒成爲經略使。王引兵圍之。二日。而克。斬斬成留和卓統蒙古軍屯石隰之間。以田雄權帥府事。

壬午秋七月。各蒙古布哈引遊騎出秦隴。以爲聲勢。且視山川夷險強弱處。王率大軍迴雲中。又行錄云。雲中道。出太原府。五州。四。諸。塞。主。對。其。金。五。州。太。守。也。王。以。先。是。王。節。借。逐。驅。馬。昂。吉。諾。延。擊。義。和。寨。兵。圍。之。遂。率。山。民。來。降。日。復。其。職。通。百。餘。人。州。秋。無。報。不。拔。王。至。攻。之。二。日。而。下。過。西。河。南。擊。三。清。殿。入。雲。邑。山。堡。避。其。民。趙。城。縣。青。龍。堡。金。平。陽。公。胡。天。祚。拒。守。其。神。將。富。察。珠。監。軍。王。和。開。壁。門。降。遂。天。祚。於。平。陽。之。其。錄。云。王。與。趙。城。縣。王。於。郡。王。借。逐。通。賊。既。爲。大。兵。所。敗。多。十。月。過。晉。至。絳。下。金。榮。州。汾。東。諸。堡。邑。往。往。從。風。歸。附。王。皆。撫。慰。之。蒲。郡。久。爲。金。有。至。是。復。歸。於。我。王。召。石。天。德。謂。之。曰。蒲。爲。河。東。要。害。郡。我。欲。選。一。首。領。願。勿。能。得。君。才。略。絕。衆。乃。以。天。德。權。河。東。南。北。路。陝。石。關。西。行。臺。以。平。陽。太。原。吉。陽。等。郡。帥。府。皆。受。天。德。節。制。王。引。兵。渡。河。西。次。同。州。下。蒲。坂。入。關。徑。至。長。安。長。安。城。堅。不。得。入。乃。合。麾下。烏。呼。爾。台。哈。布。哈。統。軍。六。千。屯。守。之。留。昂。吉。諾。延。斷。澗。關。遂。西。擊。鳳。翔。月。餘。不。克。乃。軍。於。渭。河。之。南。遣。蒙古。布。哈。南。渡。牛。嶺。關。徇。宋。鳳。州。而。還。是。歲。羣。盜。陷。河。中。府。殺。權。行。臺。石。天。德。未。幾。賊。燒。屠。民。府。舍。道。以。天。德。子。烏。格。襲。領。其。衆。世。家。又。行。錄。云。初。天。德。聞。中。樞。山。將。失。權。甫。領。兵。出。東。門。潛。伏。道。左。兩。谷。間。若。賊。過。中。即。擊。之。我。出。其。前。汝。攻。其。後。賊。可。勝。也。其。中。夜。突。橫。雨。醉。酒。失。期。賊。陷。天。德。遇。害。其。城。即。遣。部。癸。未。春。三。月。王。至。開。喜。縣。疾。篤。召。弟。借。逐。謂。之。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事。于。戈。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薨。世。家。庚。寅。冬。帝。親。攻。鳳。翔。對。諸。將。數。主。之。功。因。曰。使。穆。呼。哩。在。不。令。朕。至。此。也。世。家。

丞相東平忠宣王

王名安國。太師忠武王四世孫。至元二年。由宿衛官拜中書右丞相。十二年。從皇子行邊。二十一年。還朝。復拜中書右丞相。二十六年。罷相。三十年。薨。年四十九。

元朝名臣事略 卷一

世宗皇帝追錄元勳。召入拜宿衛官。置位在百寮上。時太夫人特穆倫以椒房之故。嘗入宮中。一日。上從容問及公。夫人對曰。安國年雖幼。公輔器也。上曰。何以知其然。夫人曰。每朝退。與前輩老成人語。未嘗一親年少輕浮子。以是知之。上默然。世宗元公。中統四年。額埒布格平執其黨千餘人。將有所裁。上猶豫未決。適公侍側。上問曰。朕欲盡置此屬死地。何如。公時年十六。對曰。人各爲其主耳。陛下甫定大難。而以私憾殺人。何以懷未附。上驚曰。卿年少。何從得此言。卿意適與朕合。由是大器之。世。至元二年秋八月。制曰。安國可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增食邑至四千戶。公辭曰。今三方雖少定。江南猶未納款。臣以少年。謬明大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上動容有問曰。朕思之熟矣。卿勿辭。冬十月。召儒臣許衡。至後二月。都堂傳旨。令衡入省議事。衡以疾辭。公素聞其德義。就訪於行館與語。既還。念念不釋者累日。世。三年。上特召衡入諭之曰。安國尙幼。苦未更事。誰輔導之。汝有嘉談。先告安國。以達於我。我將擇焉。衡對曰。安國聰悟。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罄愚衷。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入其中。則難行。且臣入省之日。淺所見如此。世。四年春三月。公奏凡內外官員。宜委任老成人如姚樞等一二員。可省中議事。上曰。此人輩雖開。猶當優養。其令人議事。世。五年。廷臣密議立尙書省。欲以阿哈瑪特領之。乃先奏公宜進爲三公。事下諸儒議。樞密商挺倡言曰。安國國之柱石。若然。則是與虛名而奪實權。甚不可。衆以爲然。事遂已。世。七年夏四月。公奏。臣近言尙書省樞密院宜奏。並如常制。其宏綱大務。從臣等議定。然後上聞。已有旨命。允。今尙書衆務。一切徑開。似違前旨。上曰。豈阿哈瑪特以朕頗信任。故爾擅耶。不與卿議。非是。赦如卿所言。世。八年。陝西行省伊蘇尙建言。比由饑饉。盜賊滋多。若不驅戮一二。無以示警。赦下中書詳議。公奏曰。強竊盜賊。一皆處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待報。從之。世。十年。奏以玉册玉寶。上皇后鴻吉哩氏。以玉册金寶立燕王爲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院。世。中書省斷死囚五十人。公言。臣等閱實。其狀內有十三人。因圖毆殺人者。餘皆無可疑。上曰。十三人可免死。從軍。其餘再三審覆以聞。世。十一年。公奏阿哈瑪特益國害民數事。又以四部及大都路總管府官皆非材。乞罷汰。從之。世。十二年。敕公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皇子北平王行邊。公在邊凡十年。世。二十一年春三月。北平王歸。公亦繼至。待罪南闕。下上遽召見。勞之曰。卿在外勞瘁。公頓首謝曰。臣奉使

世宗皇帝追錄元勳。召入拜宿衛官。置位在百寮上。時太夫人特穆倫以椒房之故。嘗入宮中。一日。上從容問及公。夫人對曰。安國年雖幼。公輔器也。上曰。何以知其然。夫人曰。每朝退。與前輩老成人語。未嘗一親年少輕浮子。以是知之。上默然。世宗元公。中統四年。額埒布格平執其黨千餘人。將有所裁。上猶豫未決。適公侍側。上問曰。朕欲盡置此屬死地。何如。公時年十六。對曰。人各爲其主耳。陛下甫定大難。而以私憾殺人。何以懷未附。上驚曰。卿年少。何從得此言。卿意適與朕合。由是大器之。世。至元二年秋八月。制曰。安國可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增食邑至四千戶。公辭曰。今三方雖少定。江南猶未納款。臣以少年。謬明大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上動容有問曰。朕思之熟矣。卿勿辭。冬十月。召儒臣許衡。至後二月。都堂傳旨。令衡入省議事。衡以疾辭。公素聞其德義。就訪於行館與語。既還。念念不釋者累日。世。三年。上特召衡入諭之曰。安國尙幼。苦未更事。誰輔導之。汝有嘉談。先告安國。以達於我。我將擇焉。衡對曰。安國聰悟。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罄愚衷。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入其中。則難行。且臣入省之日。淺所見如此。世。四年春三月。公奏凡內外官員。宜委任老成人如姚樞等一二員。可省中議事。上曰。此人輩雖開。猶當優養。其令人議事。世。五年。廷臣密議立尙書省。欲以阿哈瑪特領之。乃先奏公宜進爲三公。事下諸儒議。樞密商挺倡言曰。安國國之柱石。若然。則是與虛名而奪實權。甚不可。衆以爲然。事遂已。世。七年夏四月。公奏。臣近言尙書省樞密院宜奏。並如常制。其宏綱大務。從臣等議定。然後上聞。已有旨命。允。今尙書衆務。一切徑開。似違前旨。上曰。豈阿哈瑪特以朕頗信任。故爾擅耶。不與卿議。非是。赦如卿所言。世。八年。陝西行省伊蘇尙建言。比由饑饉。盜賊滋多。若不驅戮一二。無以示警。赦下中書詳議。公奏曰。強竊盜賊。一皆處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待報。從之。世。十年。奏以玉册玉寶。上皇后鴻吉哩氏。以玉册金寶立燕王爲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院。世。中書省斷死囚五十人。公言。臣等閱實。其狀內有十三人。因圖毆殺人者。餘皆無可疑。上曰。十三人可免死。從軍。其餘再三審覆以聞。世。十一年。公奏阿哈瑪特益國害民數事。又以四部及大都路總管府官皆非材。乞罷汰。從之。世。十二年。敕公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皇子北平王行邊。公在邊凡十年。世。二十一年春三月。北平王歸。公亦繼至。待罪南闕。下上遽召見。勞之曰。卿在外勞瘁。公頓首謝曰。臣奉使

元朝名臣事略 卷一



江而懼此潰散耶。使一騎先導，諸軍畢濟，謝。鄧城特江為固，而兵精食足，糧兵不攻，潛山平江，城盡而過，鄧將將二千人追我，王以百騎殿，鄧人不敢逼。平章阿珠公適至，鄧人走，王手斬其帥趙文義，以徇。戰沙洋，守將歷新城而軍，列沙洋，俘敵城下，不應城陷，佩沙洋降將黃順金符，上為招討使，授其榮於宋人，以故江陵諸郡相繼送款，遣別帥受之降。

阿珠公使右丞阿爾哈雅來期，渡江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珠自來，王曰：「此大事也，主上委我二人，餘可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將自沙灘口入江，宋制置使夏貴將精兵守之，乃陽言明日圍漢陽，夏貴來援，我遣奇兵襲沙灘口，大兵咸會江北岸，宋戰艦沿江中，餘三十里，我以白鶴千艘爭陽邏堡，夏貴分兵拒戰，命阿珠公挽舟逆上，載死士三千，夜渡，是年十二月也。明日，王戰夏貴江上，兵奪陽邏堡，夏貴請將請曰：「貴大將而逃之，可乎？」王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也，貴今來矣，未幾果以應州歸。」

師既渡江，將佐咸賀，王曰：「天子威靈，阿珠武勇，將校用命，吾何力焉？」王陳師鄂城下，鄂特漢陽將戰，焚其臺衝，火照城中，明日，鄂人及流陽城皆下，留阿爾哈雅守之，規取荆湖。王與阿珠等東兵，與國斷黃南康。江州望旗，慶帥范文虎以安慶、張都統以池州來。謝。二月，都督賈似道舟師十萬，陳丁家洲，我士賈勇，乘戰軍容甚盛，似道聞鼓聲先遁，其師遂潰，都督符印，斬獲無算。太平、甯國、建康無為鎮，皆送鎗鎗，請城主。謝。行省駐建康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乃開倉振饑，發醫起病人，大喜曰：「此王者之師也。」謝。有詔時方暑，熾不利行師，俟秋再舉。王上奏曰：「百年通寇，已扼其吭，風馳電掣，取之恐後，少爾遲回，奔播江海，遺患留悔，表上諭使者曰：語爾丞相，朕不從中制也。」謝。十二年七月，詔王入朝，進右丞相，辭曰：「阿珠功多，臣宜居後，以阿珠為左丞相，賜從職功臣，賞有差，躬受廟謨，會諸將於淮安，同左丞相，固揚州，未下。」謝。

左丞相阿珠才勇善戰，而士頗不附，王患之，乃獨禮敬如舊，由是衆視王益敬，以和諸文武將佐，皆密悉其才用，臨事遣授，各盡其長，故能所向無前，勳必有成。謝。十月，王馳至鎮江，分軍三道，參政阿璣罕以右軍出建康道，參政董文炳以左軍出海道，王以中軍出常州道，咸會臨安。謝。

攻常州，守將劉師勇遁，諸將請追之，王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蘇湖秀州，先帥果降。謝。阿璣罕、文炳皆來，駐臨安北，宰臣陳宜中發使來請降日及期，宜中逃海，軍進皋亭山，宋主遣其臣賈國璽奉表納土，命董文炳入宋宮，取宋主居之別室，封庫歸之，有司宋滅十三年三月也。放散兵衛龍易官。

府軍營塘沙上三日，海潮不至，宋人以為大助，宋主求見，王曰：「未入朝，禮無相見也。」留董文炳鎮臨安，經略閩越。謝。王用兵紀律外嚴，而中以聖訓不殺為主，威德懷款，附日重，或請入視降城，府藏簿帳，以知金穀戶口多寡，王笑曰：「是欲索綠蠟吾民耳。」乃下令諸將士，敢有暴掠及入城者，以軍法論，所至雞犬不驚，四民晏然，從來蘇之望。謝。

江左繁阜，滋久，金玉錦綺珍異奇古之玩，所在充溢，王一不掛目，宋降將有以趙氏二宗女獻者，立叱去之。謝。四月，獻宋主趙焜謝后全后於上都，上御大安殿，降封蠡湖國公，遣大臣告成功於太廟，上勞王，王再拜謝曰：「奉陛下成算，阿珠効力，臣何有功能？」詔以陵州、蘇州、增食戶為六千。謝。又據郡王公玉璽，百餘來過，丞相巴延也。謝。

丞相巴延既渡江來京師，謂樞密副使張易，同知趙良弼言：都邑乃四海會同之地，貢賦之入，非漕運不可，若由陸運，民力憊矣，川道所經，何地徑使，此方今便宜，博加詢訪，必有知者。至上都，入見，奏言：江南城郭郊野，市井井闢，川渠交通，凡物皆以舟載，比之車乘，任重而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穿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遠方朝貢京師者，皆由此致送，誠國家永久之利，上可其奏。至元二十四年，前太史接源言：自安民山穿渠引汶水，西北至臨清河，與漳水合，省檄都漕運副使馬之貞行視計工，自臨清由東昌而南，得河故道，過景德鎮至壽張，抵安民山，袤三百里有奇，與源所言合。二十六年春正月，戊辰，五月，即功。

十四年，宗王錫里濟叛，詔王將兵討之，與賊夾水而陣，久之不戰，令牧馬具食，賊疑而怠，俄引兵渡水擊賊，錫里濟走死。謝。十八年，詔從皇太子撫軍北鎮，論太子曰：「巴延才兼將相，行全忠孝，故命從汝，皇太子次舍，必與論天下事，待有加禮。」謝。別有嗜獸色者，嘗誣王以死，是年，得誅罪，赦王臨視，王與之酒，愴然不顧而回，上問其故，對曰：「彼罪自致，臣若臨刑，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上賞其量。謝。

二十二年，宗王阿濟格失律，詔王代總北軍，遠斥候，謹隄防，足兵食，明賞罰，不肯要功生事，將校大和，敵人遠避。謝。二十四年，宗王納延將反，報者還至，詔王親之，多載衣裘以往，至其境，輒賜驛人，納延譖王，王以大義語納延，納延陽應而陰欲執王，酒闌趨出，與其從者潛分三道以逸，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馬以遞，遂脫，追騎具以實聞，佐上親征，奏李庭芝選帥漢軍，得以漢法戰，金剛勞塔布倍進，追乘輿，漢軍力戰，賊不能

元朝名臣事略 卷二



初公過襄陽駐馬虎頭山指顧漢東白河口謂諸將曰若築壘於此以斷餉道襄陽可圖也議聞於朝許焉五年九月築鹿門新城白河等堡

六年七月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相繼以兵來爭又遣兵出沒東岸林谷間公按觀兵勢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堡乘從之明日南船果趨新堡大破之殺溺生擒者五千獲戰艦百餘艘於是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虎率舟師來救某知府以百艘泊百丈山擊射城役皆適墜於灌灘敗走之神將矮張以軍獲百舫躍入襄州尋乘輪船流東走公與都帥劉整分艦戰艦以待然新照江兩岸如畫公追戰至檀門關擒矮張餘衆盡殲

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郭重圍通之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人植木江中鎖以鐵絙中造浮梁樊恃此爲固我以機弩斷木斧繩燔其橋襄援既絕公率猛士攻而拔之襄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  
秋七月奉命掠地淮東抵淮陽城下彼以千騎出戰公伏師道左俾北賊果乘之擒騎將王都統  
十一年正月公入魏因奏兵事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人兵弱於昔削平之期正在今日上付相臣議久不決公復奏曰今聖主臨御釋亂朝不取臣恐後日又難於今日上喜曰卿言尤契朕意詔以兵十萬付之

秋九月師次鄂之鹽山得生口四人問知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萃鄂江東西兩城今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行兩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湖轉而下江便時雨久晝夜不息公料大軍方集餽餉不繼水陸兩關進退無據吾大事去矣遂與丞相巴延議決意前進遂拖舟達江各鄂而去  
初過鄂按行舟路經大澤中忽騎千人掩至時從騎纔數十人公即奮槳馳擊所向披靡彼驚走追斬五百餘級擒范趙二統制攻沙洋新城拔之前至復州守將霍貴迎降  
十一月公往說漢口兵勢時夏貴以鐵鎖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公曰可回舟輪河口穿湖中從陽邏堡西沙無口入江夏甚便

十二月大軍至陽邏堡攻之不克公語丞相曰攻城下策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而上泊青山磯下同臨濤虛可以得志是夜雪大作黎明開霧公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率部曲徑渡令載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拒戰公橫身激決喋血大塵中流敗去得船千餘艘公登沙洲急擊岸步關開而復合者數四賊小卻出馬於岸遂苦戰破之追殺至鄂南門岸兵敗走夏貴聞公飛渡大驚引麾下兵三百艘先遁餘皆潰亂我軍乘之江水爲赤陽邏堡亦拔盡得軍實丞相議師所向或謂先取蘄黃公謂衆將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難進旬日可以萬全水陸趨鄂焚其船三千艘燬塔漢天兩城大恐漢陽鄂諸皆投兵降

十二年正月黃勳江州降公率舟師趨安慶范文虎出降繼下池州賈似道統兵扼蕪湖遣宋欽來請和

二月似道師次丁家洲公與丞相議曰且和議未定聞昨我船出已亂射又執我邏騎四人宋人無信惟當進兵若避似道不疑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若欲通知俟渠自來遂與前鋒孫虎臣對陳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互江中似道將後軍殿時我已全諸將順江兩勢樹砲擊其中堅南軍陣亂我船急進公挺身登艦手控衝船雷鼓大聲喊聲動天地我師掠彼舟大呼曰宋人敗矣似道倉皇失措舳艫盡覆乍分乍合公以小旗麾將校率輕銳橫擊深入宋軍大敗即回棹前走丞相以步騎夾岸倚之追奔百五十里殺溺死者蔽江而下獲戰艦二百餘艘都督府圖籍印符悉爲我有軍資器仗狼藉不勝計是日似道以輕輿東走揚州夏貴走蘄州

朝廷以宋重兵皆駐江都臨安倚之爲重四月命公圍守揚州公次真州與南兵戰珠金沙殲其千人獲鹽船三十艘既抵維揚視揚子橋河路漕真粟以助揚乏即樹柵斷其餉道宋都督姜才領馬步二萬來爭期於必取南軍夾河爲陣公麾騎士臨河直衝姜陣才所將多亡命叛降餘皆淮卒勁勇殺日久戰數合堅不能卻我伴北才軍果逐之我奮而回戈萬矢雨集彼不能支騎先遁去我隨以鐵騎逐之追奔斬截萬八千餘級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兵萬艘駐焦山東七月公登石公山遙而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公曰可燒而走也遂擇杭健善戰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公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著其篷檣燭焰赫赫窮無所出先是虎臣命前船悉沈鐵籠於江示以必死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聞走追至關山獲白鷗子七百餘艘是後淮東諸城兵不復出矣

十月拜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重地庭芝狡獪須卿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公駐兵瓜洲彼絕應援揚不能爲後患兵不血刃而兩浙平定公控制之力爲多  
十三年二月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公謂諸將曰今宋已亡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絕聲援塞饒道尙恐東走通秦假息江海乃柵揚之西北丁村拒高郵寶應糧運貯粟以備溇頭堡留駐新城用逼泰州又遣千夫長巴延徵爾帥中騎三百壯士頭兵力仍諭之曰庭芝水路既阻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賊歸路

六月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果犯丁村與我兵相抗至曉巴延徵爾來援所將皆精兵旗幟作雙赤月大軍望其塵起連呼曰丞相來矣南軍識其賊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少卒免者不滿百人庭芝挾姜才東走公率兵追襲殺少卒千人僅入泰州適築壘以守之  
七月朱煥以揚州降泰州守將開北門納我師執庭芝等出獻奉命戮揚州市揚泰既下公中嚴士卒不得入城致寇髮犯有武衛軍校掠民二馬即斬以徇其號令肅賞罰明有古名將風

九月兩淮悉平冬北觀見世祖於大明殿... 第功行賞實封秦興縣二千戶

二十三年奉命北伐叛王色野等明年凱旋... 公貴而不有其位難而克任其責

丞相楚國武定公

公名阿爾哈雅輝和爾氏初事帝潛邸... 五年治兵於汴復同會行中書省七年拜

章政事十五年拜湖廣行省左丞相... 公幼聰穎而辯長躬農耕明然曰大丈夫當立功國家

初公下江陵驛聞大譙三日曉近臣曰... 人心未定必翻城為內應根本斯厥孰謂吾北庭人能覆全荆

即封江陵民千家

公移兵長沙而拔湘陰潭守臣植混柱江中... 李希速下以活州民不然拔城將矣

幼主面縛公入覲始廷拜平章政事... 馬暨不下凡攻四十餘日而拔公以靖江遠中土

廣肇慶慶封為州三特磨農士貴... 以萬戶史格行宜憲司於靖江

宋將張世傑傳欲襲嶺雷... 出泉人資沃欲至今名馬蹄泉而偽安撫趙與路已戍海南白沙港

燧符讀盟諸君善作者不必善成... 思圖形丹青垂譽竹帛於今與後者如取諸懷及襄陽下方成淮西功已不出乎已

東渡江捷聞一失聲而死... 日計者不謀一昧而天也編奮然曰惟汝子同為之與兵如所設圖

二廣西二十有一廣東海南各四... 廣總令者猶不與存其日月之末光張借靈之餘威以會其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

慶與所受降登宰相位者二... 巴哈李庭李恆張宏範劉國傑程鵬飛史弼右丞四索多完顏諾海達春

劉深趙修已參政十三賈文備... 馬應龍雲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千夫之長又什伯是觀出其門者衆多



二十四年宗王納延叛東部世祖躬行天討命公總戎以先之大駕至半道則公已退敵僅尸獲野數旬之間三戰三捷獲納延以獻詔選乘輿馳告百歸勞公公謝曰天威所臨如風偃草臣何力之有焉還留公勦絕餘黨執其會金嘉勞獻於朝同惡數人戮之軍前明年納延餘燼哈坦多羅千復叛再命公出師兩與敵遇皆敗之追及兩河成乘破竹勢敵衆大駭會長遁去時已隆冬聲言駐兵俟春方進忽倍道兼行過黑龍江往掃巢穴殺戮殆盡其會莫知所終夷其城郭鎮撫遺黎而還國家承平日久變生肘腋貽九重宵旰之憂公英猷載奮不期月而三叛悉平詔憫其勞加太傅開府儀同三司申命禦邊杭愛

二十九年加錄軍國軍事知樞密院事宗藩帥鉞一切稟命於公特賜步登入內位望之崇廷臣無出其右

三十年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公爲輔行請授儲備關舊額詔從之

鼎湖上仙公奉變馭而南宗室諸王果會上都定策之際公起謂皇兄晉王曰宮車晏駕已踰三月神器不可久虛宗統不可乏主時昔儲闕符璽既有所歸王爲宗盟之長奚俟而勿言王遽曰皇帝踐阼願北面事之於是宗親大人公辭勸進公復坐曰大事已定吾死再無憾惟公一言合臣民共戴之誠成先皇付託之意

上即位進秩太師佩以上方玉帶寶服還鎮北邊

元貞元年冬議邊事入朝兩宮賜宴酬酢盡歡如家人父子然還鎮有期不幸遘疾以十一月某日薨

### 元朝名臣事略卷三

太師廣平貞憲王

王名伊實阿爾拉氏賜號伊嚕勒諾延初襲父職爲右萬戶至元十二年拜御史大夫二十四年將兵平納延以功加太傅二十九年加錄軍國軍事知樞密院事三十一年進太師元貞元年薨年五十四

公小字伊實迨至貴顯寵以不名賜號伊嚕勒諾延譯云能官也

國初官制簡古置左右萬戶位諸將之上首以公之祖博爾珠居右祖在清共祖在武武忠善戰知兵太

至元十二年拜御史大夫公長憲憲務振宏綱弗親細故典刑之臣欲援亡金舊制併憲司人請府他日當政者又請以郡府之吏互照憲司檢底公言風憲所以砥礪若是有傷臨之體其議乃格

太師淇陽忠武王

王名伊徹察喇順氏至元十八年由宿衛官拜宣徽使三十年拜知樞密院事明年加太保錄軍國軍事樞密宣徽使如故大德四年進太師至大元年拜和林行省右丞相封淇陽王四年朝京師薨年六十五

王性仁厚勤儉事母備諸孝敬姿貌英偉望之如神世祖雅聞其賢復憫其父之死事也年十六召見容止端重奏對詳明上嘉喜曰實勸們有子矣王曾大父博勒呼自太祖五年已見聖容公心臣事大業

至元十七年長一集奏明年詔曰伊徹察喇乘心忠實執事敬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曉暢朝章用輒稱旨不可以其年小而過其官可代錫津爲宣徽使

可以後之今勅賊逆命收禦天戈陛下憐臣賜臣一戰上曰乃祖博勒呼在太祖無征不在無戰不克其勳大矣卿以為安圖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職多自恥不逮然親屬發難恭衛朝夕俾予一人不遂不若爾功非小何必身軀行伍事斬賊乃始快心耶

二十七年僧格既立尙書省黃鼓上總殺異己者併天下口以刑爵爲貨而販之成走其門入賞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不四年紀綱大紊人心駭愕尙書平章政事伊蘇魯附王之太官屬也潛以其事告王王奮然奏劾僧格伏誅上曰伊蘇魯口伐人殺其蒙蔽乃以沒入僧格黃金四百兩白銀三千五百兩及水田水磴別墅賞其清強

僧格既敗上以湖廣行省西連蕃洞諸蠻南接交趾島夷延袤數千里其間土沃而人夥奮丁漢子善驚好鬪非賢方伯不能撫安王舉哈喇哈斯達爾罕以爲其省平章政事凡八年威德交孚蜚聲海外入爲丞相天下稱賢

二十八年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東入瀾河則江淮之舟既達廣濟渠直泊於都城之匯上亟欲其成又不欲役及細民救四集衆人及諸府人與鑿所司高深之分賦之刻日使畢王率其屬勞役者服操春鍤卽所賦以倡趨者如雲依刻而渠成賜渠名通惠河而河爲公私大利上語近臣曰是渠非伊徹察喇身率衆手成不頌也

成宗登極制曰伊徹察喇盡其誠力深其謀謀抒忠於國流惠於人可加開府儀同三司太保錄軍國重事樞密宣徽使如故

大德四年拜太師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都勒幹據之不奉正朔垂五十年時入爲寇恆命親王統左右都宗王諸帥屯列大軍備其衝突五年朝議北師少怠紀律或失命王亞魯王以將之是年海都都勒幹入寇我爲五軍王將其一鋒交軍頗不利王視之怒被甲持矛身先陷陣一軍隨之出敵之背五軍合擊敵大崩潰海都都勒幹遁去王亦能兵歸鎮賞功謀罪恩威服於敵人厥後都勒幹來請臣附時武宗亦在軍王遣使與武宗及諸王將帥議曰都勒幹請降爲我大利因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必失事機事機一失爲國大患人民困於轉輸將士能於討伐無有已時矣都勒幹之妻我弟瑪古哈喇之妹也宜遣報使許其臣附衆議爲允既遣使以事聞上以公深識機宜既而瑪古哈喇復命由是叛人稍稍來歸

之功願爲國忠臣以爲昔者都勒幹先衆請和雖死宜遣使安撫其子庫春使不我異又諸部既已歸明我之牧地不足宜處降人於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成就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奏入上曰是謀甚善公宜移軍阿達哈薩齊薩哈地王既移軍徹伯爾托和木欲奔庫春不敢納去留無所遂相率來降於是北邊以寧

上詔王曰公之先佐我祖宗常爲大將攻城戰野勳烈甚著公國之元老宜忠底積清謐中外朕昔入繼大統公之謀猷甚多今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以公爲右丞相依前太師錄軍國重事特封淇陽王佩黃金印宗藩將領皆瞻仰進退其益懋乃德悉乃心力毋替所服

四年王入朝仁宗燕之於大明殿眷禮優重九月六日疾病歿御醫數輩診療越三日薨

樞密院事是歲年六十一

公欽察人其先係武平北香琳川按塔哈山部族徙絕域有山曰伊埒巴爾襟帶二河左曰約羅右曰伊蘇定居焉自號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輒出川原平衍草木盛茂土產宜馬富者有馬至萬計俗託金革勇猛剛烈蓋風土使然公之始祖庫楚克高祖蘇穆爾曾祖伊納克實世爲欽察國主太祖征默爾奇斯其主輝圖奔欽察遣使諭伊納克實曰逃歸之雀醫猶能生之吾願不如草木耶歲丁酉憲宗在潛邸奉命薄伐兵已扣境公之父巴圖徹爾舉族迎降從征默爾奇斯國世祖征大理伐宋渡江率其種百人侍左右以其俗善畜牧俾掌尙方馬畜歲時具馬種以進其色清徹號黑馬乳因其屬曰哈喇齊蓋譯言黑也中統初同氣有閩增之聲靖亂有功賞銀百兩公年逾弱冠亦以功受銀五十兩巴圖徹爾卒乃襲父職備宿衛

宗室海都自先朝時渙朔方國家根本之地在北詔遣皇子北平王率諸王鎮守之至元十四年諸王托克托穆爾錫里濟叛北平諸部號祖宗所建大帳盡爲所掠公請爲國宣力率兵討叛以其年三月敗敵將多爾濟於納琳布拉邀諸部以還夏四月應昌部族珠爾噶魯伯克托克托穆爾之引兵相應中途遇公將會戰擒其酋高者數十騎敵乃引退珠爾噶魯伯克不能振尋即殄滅夏六月聞敵駐圖喇河地至河上追奔逐北三宿而後返秋八月復敗敵於幹輝河獲所掠祖宗大帳北平部衆悉追還之

詔公率欽察驍騎千人從大軍北伐十五年正月追錫里濟過金山擒扎哈台等以獻續敗庫春等被創力戰獲輜重羊馬甚衆

有旨欲察種人或錄諸王或在民編皆命析出錄公部伍於是戶給楮幣二千緡歲賜粟帛擇材堪宿衛者從事並數

二十三年徵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公以極密副使攝都指揮使衛之官屬聽以公宗族將吏爲之夏六月

海都兵犯金山昭公與大將托多爾海共守禦

二十四年春東藩諸王納延叛陰結其屬額布根錫里哈於北邊謀者二人至軍中爲公所執盡得其情遣使以聞且言宜召錫里哈等赴闕一日錫里哈致宴召公及托多爾海托多爾海將往公止之曰彼已

藏禍心吾屬至必被擒大軍誰與統屬遂不往尋有旨令錫里哈入朝將東道進公言於北安王曰若輩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從西道進既而有言額布根叛者衆欲先開於朝然後發兵

公言兵貴神速吾盡忠於國當臨事制宜若彼果叛兵至可即屠之否則與約而還衆以爲然即日啓行

公爲前鋒疾驅七晝夜渡圖喇河與額布根戰於博恰嶺彼大敗俘獲無算額布根僅以身免

世祖親征納延聞額布根敗走遣使諭公收其餘黨沿河而下遇叛王特爾格軍萬騎擊走之獲納延羣

牧馬畜擒叛王哈喇妻等獻俘行在所悉誅之欽察哈喇之屬自叛所來歸者即以付公始置哈喇妻萬

戶府欽察之散處安西諸王部下悉令公統之

冬十月納延餘黨復萌成宗時在儲閣詔命公履從征之十一月兵至哈拉套蘇烏塔噶等降其部曲

二十五年諸王伊奇哩部乘爲叛王哈喇哈斯所掠遣使告急公復奉命從成宗率師往援夏五月與敵

戰於烏爾呼彼軍敗伊奇哩部乘復師還至哈拉套山開叛王哈喇哈斯我邊鄙皆濟古烈河大敗敵

軍哈喇哈斯身奔竄遠左諸部悉爲我有乃置東路萬戶府鎮守其地

二十六年春從皇孫竹王征海都夏六月兵抵抗愛嶺敵先據險我師失地爲敵所薄軍士隨潰公一軍

獨前塵戰久之翼衛晉王而出行至信宿聞襲騎在後公選精銳爲殿設伏以待之襲騎聞之遂不敢進

秋七月世祖巡幸北邊復諭公曰惟昔聖祖肇基失利於幹罕一二蠢臣同飲班珠河水者至今稱之卿

赤心衛社稷馳驅朔南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卿其勉旃遂至京師會宴羣臣復諭公曰朔方人來海都有

言抗愛之役使彼邊將人人善戰如托克托呼吾屬安所措矣凡有功將士可令見朕欲面加優賞公言

慶賞之典蒙古將士宜先之世祖曰卿毋飾讓若輩誠居汝曹之右蓋效汝曹力耶明日召諸將士如

賞有差

二十八年秋公率哈喇齊萬人北驅罕達該敵衆將入寇知公在邊遂引去

二十九年秋略地金山撈海都之黨三千餘戶還駐和林

三十年春有詔進取奇爾濟蘇師次謙河冰行數晝夜至其境盡收五部之衆屯兵鎮守之遣使奏功進

秩龍虎衛上將軍仍給行樞密院印以便文移夏五月海都聞公取奇爾濟蘇引兵至謙河復爲公所敗

擒其將博囉齊一歲之內多舊功

成宗即位以遊園重事須公鎮守有旨無預朝會

元貞二年秋宗室諸王附海都者率衆來歸邊民驚擾往往逃匿山谷公率兵直抵金山伊嚕哈斯界餉

饋資糧安集衆庶導諸王永和爾等入朝

公爲將猛先期制敵應變如神尤善激昂士氣臨陣身帥八百其勇至若出司關鐵入贊機樞忠國大

計知無不言古之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於公見之

### 元朝名臣事略卷四

丞相與元忠憲王

王名謨勳晉闕下布延氏中統三年以大皇子選侍東宮署詹事至元二十八年尙書省罷拜中書右

丞相加太傅錄軍國重事居相位十三年大德七年薨年五十八

中統三年封皇子爲燕王領中書省是爲裕宗詔選王府僚屬聞公之賢即以應選久之署東宮詹事入

籌帷幄出京環衛小心畏慎夙夜在公裕王甚器重之一日重宴宗室指公語衆曰先正有言爲人上者

當務親善遠惡善人如謨勳者豈易得哉高唐開公謨勳又云公祖國雖乘時草昧從太祖起朔

右進以烈爲前驅取道金房絕漠上流累戰四方城而北破金平二十萬於陽謀金亡有年於同武

依與元開利謀所拜部元帥辛丑取成都謀宋將陳隆之西蜀以平又錫津早侍濟縣中統元年天戈北

制草創登政府者多留德相使四年進中書右丞相時朝

鶴駁上客仍主東宮衛兵成宗以皇孫伐叛北方詔公總治軍旅輔行者凡再

至元末姦臣竊弄威福事敗伏辜端按難其人博選於衆無以歸公乃拜中書右丞相登進善良滿除弊

法朝政煥然一新方權姦之域分道使者乘傳諸道以會計爲名肆爲括克公私嗚然公爲奏請自中統

初積歲通懸一切釋而勿論迄今人賴其利



扇勢迫倉忽王以身匡之天下公然  
丙午加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置僚屬奏脩功臣傳

多十有二月帝不豫王入侍醫藥出總宿衛且理機務諸藩王欲入侍疾王拒之  
丁未春正月辰御晚時武宗撫兵居北王封府庫稱疾臥闕下理機務如故中閣以奸臣謀絕北道驛

欲行禱廟禮王格其事密記授使問走驛兩驛使得傳馳報武宗諸懷詐者欲欲害王王不為動內外懷  
懷視王以安會仁宗憫誠其意發使迎武宗武宗即位加太保錄軍國事

和林控北逃始置宣慰時諸部落降者百餘萬口乃罷宣慰詔注以太傅為左丞相行省事賜楮幣十五  
萬黃金十二錠白金二千五百兩帛四百端乳馬六十四匹至和林獲盜米商衣者即斬以徇攘竊屏息

行旅為便分遣使發廩賑降口復奏請發七千三百萬緡帛稱是易牛羊給之又給網數千令取魚食遠  
者厄大雪金山命諸部置傳車相去三百里凡十傳餽米數萬石牛羊稱之又度地立兩倉積米以待來

者全活不可勝紀有飢乏不能達和林往往以其男女弟姪易米以活皆贖歸之和林獲羅軍餉復數十  
萬主吏視利繆出納糞糞滋弊久矣立法遏其源稱海屯田廢弛重為經理歲得米二十餘萬斛益購工

治器擇軍中曉耕稼者雜教部落又浚古渠溉田數千頃穀以恆賤邊政大治  
至大改元帝賜大帳如親王制諸藩稟命戎事則以宴之仍賜酒米百斛天下傾耳以俟復召是冬十一

月遷疾召其屬曰吾不起矣不得報國矣汝曹各自勉此間金穀勿道朝廷虛其屬以聞帝驚愕命醫借  
其子托歡行以閏月某日薨於和林天雨木冰連日帝大傷悼敕大興尹買葬地於平陽山南原曰使天

下後世知吾賢相祠  
王神字清偉簡重寡言不見喜愠望之儼然知其為公輔器其在宗正也從世皇北巡平宗王亂初入叛

境王率三百騎與敵遇徐整騎突出敵背連殺矢殪數人敵披靡帝壯之其在中書也引儒生討論墳  
典至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卓陶稷契伊傅周召之為臣歎曰人生不知書可乎擇儒士教其子學由是

而觀王之文武志略本乎天性奮身逢時發於真誠故其功業之見於世剛明正大巍巍煌煌如此嗚呼  
古之所謂大臣者王無愧矣

皇元聖聖相承天祐生賢相將臣炳烈相聖人才於斯為盛若夫懷遠圖而略近功先大綱而後小數繼  
江海之量負山嶽之重不威而令行不言而人服處難而無所惑履變而不可奪端委雍容而朝廷尊安

天下受其賜惟忠獻王其人乎  
平章魯國文貞公

公名博果密喀喇氏由國學生擢利用少監出為燕南提刑按察使召為參議中書省事歷史工刑三  
部尚書拜翰林學士承旨至元二十八年拜中書平章政事三十一年出為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將行

留為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大德二年加行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四年歲年四十六  
喀喇即漢高車其國尉質貴族子十八燕真年最少世祖時猶王也莊聖太后遣之入侍嘗同臥寒暑

飢渴曾不告勞公其元子幼事禧願於東宮後因簡拔術士子麗以官幣俾師贊善王栢公在其間栢從  
北征太傅魏國許文正公辭中書左授拜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教習子與嘗游栢門者皆從之學公年

十二穎思強敏志力兼人太傅非旬休不至家恐妨授徒每令諸生直日以謝客至公則持書崇朝永夕  
坐中門不移否則擁絳緹囊簾操杖出必乘馬導前無馬徒從循循安之其教以孝納子事父惟恐斯

須仁義之言不聞道德光輝不接也太傅異之易其國言博果密者為時用字用固已見於世矣他日  
說餘力纂記為賦上起唐虞下逮遼金帝王名號統系歲年在位久近皆能開誦帝嘗試之立應無滯

舉國學士驛致上都布官中書宥密憲臺公少利用監權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尋真為使或訟靜之  
守臣盜官幣庫靜隸河東山西道彼自有使敢不道俾公即按歸報合旨賜白金千兩鈔五千貫

二十年宣政使僧格方見寵茶清世榮阿以進言臣能使天下賦入倍其舊十帝以問公對曰漢唐聚  
斂之臣如桑安羊劉晏世主初亦賞其納忠及後富國病民怨歸於上而始加謙雖足少謝天下而亦貽

議千古臣願陛下無納其謀帝弗善之以世榮為中書右丞俾公參議省事公辭以疾世榮繼一年敗  
帝謂公曰朕甚負愧於卿

河東山西道憲使貸母錢府約歲輸羊為角如千千馬為蹄如千百重則悉賦所部州縣而抑其估為民  
所訟救公鞠於大同入城歲荒發糶而始治獄得其不法百餘事罪當死服辭皆具適臣與有故者為之

解脫頗議公以問獄行不俟報可而擅發屢率作違制帝曰出使之臣身見歲惡須請而發民殍死矣何  
罪惟移囚至京師公節陳款辭百無一遺制又覆問使榜掠汝乎對以未嘗曰未嘗則汝受其辜何枉遂

尸之市  
戰將某有功北陞求欽察之奴人者皆良為兵隸已麾下制可乃多取編氓入籍中書遣會行省臣王國

用數之為所償正什七遂議其專行不奉詔帝怒欲斬之刑曹受成命矣公入陳救惟以欽察之奴人者  
出而為兵未聞以編氓隸欽察或西城河西諸人例此雜取編氓以益其軍則天下之戶耗矣國用之忠

宜旌何事而諫督解數四而免  
北京地大震陷城郭壓死人民不可紀極救遣一國人為平章者振帥之即其地喪三妻歸公入問既失

上道大臣救災之旨且殃民望其人庭辯不服至以冒婦人言者相加公曰汝妻事盜殺臣之子又為盜  
殺臣制服孰為非夫孰為非夫其人汗愧啞默莫對會太官將午舉皆趨出帝顧謂左右曰若人平時似

不能言及其辯事吐詞錄出人不及聖者

二十四年，價格中書殺世榮，立尚書省，蓋統中書六曹，誅殺政楊居寬、郭佑，中外為之不寒而慄。大為句考，無道利矣，勢將蕩天，求及門者如驅駘，自平章而下，省退則送歸其第，一日獨延公至堂，親敬而忌，日深，諷公為高，公遂入大珠貨，公及拒不受，伺其退食，必欲以不坐曹理務罪之，闔省叩請而免。遂病，帝還自上都，謂其弟伊塔薩曰：「而兄必以某日來迎，果以其日公立道，見其屏府曰：『卿敢苦於苦政者，願當國臣，問祿幾何？』對以滿病告者，率不給，帝曰：『其父輩非事朕，格動至死，是又朕所教育，貧不能家，何以告為？』其盡以給，且厚賜之。」

二十八年，價格伏誅，帝敗，北召至行殿，廢是省，還六曹中書，欲用為丞相，公辭，丞相惟國人為，蓋請盜殺臣，獲黑簿，盡得入賄其家主名，東宮之臣，惟無諤者，帝嘗奉曰：「佳兒，我將資汝，如斯人者，義為乃以為中書丞相，拜公平章政事，恩養日隆，大政疑令，動見諮詢，引右承何榮，相同平章，屏棄因邪，崇拔善良，飭為吏者，皆親經術，一獨當視之法，人心熙洽，以為復見中統至元初治。」

時方改提刑按察為肅政廉訪，上都留守司茂巴爾斯不便之，入言，同知西京臣言：「河東山西廉訪受賕，楮帛為千者五十，欲因以廢諸司，帝召問公，奏曰：『是事誠有，彼何為不陳省臺？』上都留守司何與而知此，必告者得罪其司，為此誣言，緩其事耳，設廉訪受賕，罪止其身，天下憲司何與而盡去之，帝意乃釋。」

中書平章敏珠爾丹請復立尚書省，專領戶工刑三部，召公至上都，議公詰曰：「阿哈瑪特嘗以領部分中書，戶工敗，為制國用使，又敗，為尚書省，又敗，則併歸中書，終以奸賊狼戾，以取誅，後價格立尚書省，盡奪六部，其威虐貪墨，益極，亦就身死，既廢復置，將效尤兩人耶？制是之。」

遂喇海求徵考中書，發難，連懸省臣請入止之，公曰：「無庸，急則慮衷必疑，有所覆護，宜聽其為，若曹小人，廢而敗，未旬月，果以賄誅。」

或請征海國，流求與加包銀，江南公曰：「吾元疆理天下，四表之間，橫目窮髮，何所不臣？何資魚蝦之國，始廣土衆民，況買至險，航不測，出萬有一安之途，未必利也，始包銀出於河，河未平，其定守臣以公需數，欲煩民，會其歲費征之，以紓急一時，其後天下例之，至憲廟定制，戶率賦銀四兩，中統推聽如數人鈔，實輕其舊之半，今江之南，履畝而稅，釀酒醋課，及他鄉里門，徭水馬，驛遞，又增包銀，則重斂矣，民將不堪為之止。」

公每上直，從容獻納，疑者釋，危者安，諷者得，以白，上嘗論為君之難，以一身臨四境，統萬幾，一或逸弛，則民受其殃，公對曰：「誠如聖諭，向使在昔，帝王咸知敬戒，力行善政，則羣生何患不遂哉？又論老成有言，天下事如開枘方鑿，能少就之，無往不可，公曰：「人當以身殉國，難易在所不計，廢道遠忠，以求趨從，則國家奚所賴耶？」奇賞之。

之，聖帝明主，遇賢者懼，漢孝文二年，日食，詔求直言，輔不逮，辭切義正，其在方冊，乃誦其辭，而天下治，亂在子一人，惟二三執政，猶股股也，其悉思過失，以啓告，務者務者，務者務者，以便民，上拱坐，以手加額，曰：「朕誠意已萌，卿其觀聽之，諸大臣復進，令再誦，公奏曰：『聖人之心，與天地通，災不難弭，若價格者，素捷給，特試用之，藥與好惡，肆毒吏民，中書不敢詰，臺察未嘗糾，因一人之言，即正其罪，天下稱快，臣知聖心與天地通，而漢文有所不及，今星芒之耀，登在臣下，詳論款，自四鼓連擊，早進膳，轍盤整手賜之，其忠懇之志，應事數言，煩如此。』

三十一年，帝不豫，故事，非國人元勳子孫，已極貴者，不入侍，惟公嘗藥，以及彌留，無頃刻不在側，有少故，出猶必求之，其後資天發引，成廟繼極，其為升祔太室，請諡南郊，皆公領之，上以先朝舊臣，欲為倚毗，禮遇益優，詔令循行，法制因革，皆出其手。

大德二年，加行御史中丞，乃力新風紀，推擇士子，有令望者，皆置廉使，為政不岐岐，以干譽，惟存大節，一遵初立，詔以行，不繁其令，一郡守子受賕，追使證父，公曰：「持憲之臣，職在宣化，清俗，所以厚人倫也，今使證父，何以與孝天下，罪其子，引父視人，已視而自有密臣，取人玉帶，惟奏入賊，廢棄終身，令史輕之，則晚曰：『大臣貪墨，古人惟曰：『置錢不飭，蓋不忍著惡，非苟私之，所以勵廉恥也。』今而曰：『輕將與小夫賤隸同罪，非刑不上大夫，古人制律之本也，人多其平恕。』」

四年，徽仁裕靈太后崩，公因過哀，所苦增劇，上使其弟薩里圖偕尚醫視之，知其無及，但附奏謝而已，乃呻吟，酒滿引數觴，以薨，天子震悼，遠近士大夫，撫几伏筵，哭失聲，曰：「縱掖方以扶植聖道，仰如喬嶽，不謂今也無依，往矣，昔輔亡矣，表固有位，其相矣，非吾黨矣，行矣，將誰向矣，都城之民，為之罷市。」

公自為相，左右兩朝，位在軍國，顯榮極矣，被服惟儒生，公退未嘗廢書，自號靜得，得君而不恃，得人而不滿，居高位，自卑若不足，天下視其身，進退為廟堂重輕者，十年。

公經德迪，應明允，篤誠，劬叶，矩度，而未嘗為近名之事，至於故舊之流，雖久不渝，獎拔士類，寸長必錄，其行業表表，當百世不泯。

平章武官正憲王  
王名徹，爾揚珠濟達氏，由宿衛擢利用，監卿，至元二十八年，拜御史中丞，明年，拜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大德元年，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七年，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九年，入拜中書平章政事，是年，年四十七。  
公生六歲，而孤，母夫人富察，若介介自持，動以禮節，親戚不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資粹美，不勤外傳，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日益日多，才略兼人，恆以匡君經國自期，



庚辰上駐蹕於西域塔子城時二月五月初微月皆見於西南公因別造庚午元歷進之其進表云漢唐以來其書大備經元創法無前百家其氣候之早晏朔望之疾徐二曜之盈長五星之伏見疎密無定先後不同蓋建都立國之各殊或涉歷歲年之漸遠不得不為差也唐曆八徙宋曆九更良以此夫金曰大明百年後經一改此去中原萬里以昔程今昔密令疎東微西著以地遙而歲久故勢異而時殊今以二月五月初微月皆見於西南較之於歷悉為先天誠所未聞而未見也若夫漢唐以來歷算之書備矣俱無此說以法論之月惟至晦則一日不見是二十九日有月也豈聖人建月之意本諸此乎今以星歷考之是年正月四月雖皆為小蓋亦未有朔日見月者也

是歲冬大雪上問公公曰蘇勒坦當死中野已而果然蘇勒坦回鶻王稱也  
 國初未有歷學而回鶻人奏五月望夕月蝕公言不蝕及期果不蝕明年公奏十月望夜月蝕回鶻人言不蝕其夜月蝕八分上大異之曰汝於天上事尚無不知況人間事乎  
 之太陰宮距二分食其子正時在背中是夜蝕之未盡初更而月已蝕矣蓋大男之子正中國之子正也何疑哉此唐一行時有星之說謂千  
 壬午夏五月長星見西方上以問公公曰女直國當易主矣逾年而金主死於是每將出征必令公豫卜吉凶上亦用羊神骨以符之神

行次東印度國鐵門侍衛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汝軍宜早退上怪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蓋上天道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即日下詔班師  
 丙戌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幣公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推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  
 燕京多盜至駕車行劫有司不能禁時嘗宗敬國命使僕公馳傳往至分捕得之皆勢家子其家人輩行賂求免中使惑之欲為覆奏公執以為不可曰信安咫尺未下若不懲戒恐致大亂遂刑一十六人京城帖然

己丑太宗即位公定册立儀禮皇族尊長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蓋自此始諸國來朝者多以冒禁處死公言陛下新即位頗無污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為吉故也  
 宗月再擇日如何公曰此日不宜若早定宗位則宗位  
 時天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意惡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權濫不道者而彼州此郡動輒興兵相攻公首以言皆禁絕之  
 自太祖西征之後倉庫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伯特等貪言難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

暢茂以為牧地公即前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為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上曰誠如卿言則國有餘矣卿試為之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為之如燕京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天下之選因時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上深以為然國朝之用文臣蓋自公發之  
 先是諸路長吏兼領軍民錢穀往往恃其富強肆為不法公奏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總軍政課稅所掌錢穀各不相統攝遂為定制權貴不能平燕京路舒穆魯成達布激怒皇族俾專使來奏謂公悉用南朝舊人且渠親屬在彼恐有異志不宜重用且以國朝所忌謾構百端必欲置之死地事連諸執政同列為之股慄曰何必強為更張計必有今日事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為之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自我當之上察其誣怒逐來使不數月會有以事告成達布者上特命公鞠治公奏曰比人倨傲無禮狎近羣小易以招誘今方有事於南邦他日治之亦未晚也  
 辛卯秋上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庫物斛文簿具陳於前悉符元奏之數上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使錢幣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卿比者否公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不才故留於燕即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宣德路長官太傅托噶失陷官糧萬餘石恃其勳舊密奏求免上問中書知否對曰不知上叱出使白中

書者偵之仍數令後凡事先白中書然後奏聞  
 中貴克新布哈奏撥戶一萬以為採鍊金銀栽種葡萄等戶公言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朝人無異兵賦所出緩急得用不若將河南殘弱貸而不誅可充此役且以實山後之地也上曰卿言是也又奏諸路民戶今已疲乏令土居蒙古回鶻河西人等與所在居民一體應輸賦役皆施行之  
 壬辰春車駕至河南詔陝洛秦魏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若迎軍來降與免殺戮或謂此輩急則來附緩則復資敵耳公奏給旗數百面悉令散歸已降之郡所活不可勝數  
 國制凡敵人拒命矢石一發則殺無赦汴京垂陷首將蘇布特遣人來報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殺傷士卒意欲屠之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凡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上疑而未決復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中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上始然之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戶一百四十七萬仍奏選工匠儒釋道醫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為給贖其後攻取淮漢諸城因為定例

初汴京未下奏遣使入城索取孔子五十一孫元措襲封衍聖公令收拾散亡禮樂人等及取名儒梁涉等數輩於燕京置編修所平陽置經籍所以開文治  
 公者因有故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咸助贊者不為不多蓋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事所以成敗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必舉學校教育父兄訓誨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以修明

元朝名臣事略 卷五





壬寅春后以儲嗣開公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太宗遺詔在道而行之社稷幸甚

公名惟中字彥誠宏州人國初奉使西域歲乙未用兵漢上領軍前行中書省

中書楊忠肅公

公名惟中字彥誠宏州人國初奉使西域歲乙未用兵漢上領軍前行中書省

公名惟中字彥誠宏州人國初奉使西域歲乙未用兵漢上領軍前行中書省

公名惟中字彥誠宏州人國初奉使西域歲乙未用兵漢上領軍前行中書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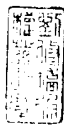
憲宗即位上以太弟鎮金蓮川開府承制封拜奏公為河南道經略使初滅金以監河橋萬戶劉福為河南道總管

元朝名臣事略卷六

總帥汪義武王

王名世顯字仲明蒙昌人金季以戰功擢千夫長累遷蒙昌府使宜總帥

公系出汪族貞祐二年西北號賊階戰功起家為千夫長八轉領同知平涼府事



陵獄大安。未幾凱旋。壘承英贊。湯文敏公。守者或時。或死且盡。不能成。集山東四之。明家。隆興。並起。據保。城。三。年。及。我。兵。攻。置。之。舊。金。昌。江。三。處。交。注。氏。編。為。金。發。興。三。日。因。皇。子。奎。以。自。歸。太。宗。察。其。守。以。封。隨。右。王。也。王。有。子。十。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九。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職。多。大。官。

丙申。備前鋒。進攻大理。安南。田。楊。諸。蠻。結。陣。來。援。公。應。輕。騎。五。百。撻。之。衆。亂。首。尾。不。相。藉。潰。圍。出。與。南。將。曹。將軍。潛。兵。作。角。計。公。單。騎。往。突。之。格。殺。數。十。人。黎明。軍。合。殪。其。主。將。皇。子。嘉。款。之。賜。名。馬。佩。刀。公。退。語。所。曰。吾。已。撤。彼。之。藩。離。行。疑。其。室。矣。神。道。

丁酉。春。入。武。信。城。全。獲。府。庫。遂。賂。資。普。神。道。

戊戌。軍。復。萌。之。南。時。宋。將。依。山。爲。柵。公。選。數。百。騎。奪。柵。而。入。多。所。俘。殺。得。其。輜。械。乘。勝。赴。資。州。壁。山。間。識。公。旌。旗。駭。怖。奔。逸。鈔。嘉。定。峨。順。以。歸。神。道。

己亥。秋。俾。隸。塔。海。公。節。制。道。險。霖。雨。阻。滌。攀。木。緣。磴。破。開。州。聞。蜀。軍。列。萬。州。南。岸。公。伺。夜。伏。兵。上。流。舟。北。岸。以。疑。之。既。而。密。由。上。流。鼓。革。舟。而。下。襲。破。之。追。奔。逐。北。直。抵。夔。峽。公。返。而。歸。之。幾。無。噍。類。拔。巫。山。與。援。軍。遇。復。剿。三。千。餘。級。比。春。分。掖。江。引。還。及。涪。州。修。浮。梁。信。宿。而。辦。以。濟。南。道。之。師。環。攻。崇。慶。守。者。開。門。延。敵。他。將。莫。能。支。公。提。戈。首。出。人。服。其。勇。漸。力。併。以。拔。其。城。天。大。暑。乃。罷。秋。也。帝。數。其。功。賜。金。符。公。拜。謝。曰。實。陛下。威。德。所。致。臣。何。預。焉。上。樂。其。知。禮。首。肯。者。再。四。神。道。

辛丑。蜀。帥。陳。隆。之。自。稱。百。萬。衆。地。審。索。戰。十。月。五。日。公。路。地。成。都。傅。城。而。陣。彼。屢。戰。屢。卻。堅。壁。不。出。公。曉。以。禍。福。十。二。日。夜。田。顯。繩。城。投。款。覺。之。公。曰。事。急。矣。叱。梯。城。入。救。軍。民。從。顯。而。出。者。七。十。餘。口。獲。陳。隆。之。斬。之。五。日。公。領。精。銳。五。百。擄。漢。州。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陷。三。日。軍。畢。集。又。三。日。克。之。露。布。以。聞。皇。子。擊。節。嘆。賞。仍。賜。田。顯。符。印。神。道。

癸卯。春。公。且。疾。忽。被。召。即。戒。首。途。既。見。賜。虎。符。擢。便。宜。總。帥。手。扎。付。秦。鞏。定。西。金。關。洸。會。環。隴。慶。陽。平。涼。順。德。鎮。戎。原。階。成。岷。疊。西。和。等。二。十。餘。州。事。無。鉅。細。惟。公。決。裁。以。愛。深。實。重。疾。再。作。竟。不。起。神。道。

公。器。局。宏。遠。天。資。仁。孝。奉。養。太。夫。人。斯。須。靡。忘。征。南。得。旨。酒。不。遠。數。千。里。載。歸。以。備。滫。瀡。處。喪。不。御。酒。食。劬。勞。之。日。必。致。齋。祭。喜。備。術。開。介。然。之。善。應。接。無。少。倦。罷。人。奉。士。至。解。衣。推。食。生。館。死。殯。各。得。其。所。還。自。蜀。聲。書。數。千。卷。而。圖。畫。半。之。士。卒。必。與。同。甘。苦。如。父。兄。之。於。子。弟。然。臨。陣。雖。無。敢。干。者。惻。新。民。未。輯。刑。清。役。寡。縱。所。不。免。猶。度。力。緩。期。不。至。急。暴。上。下。相。安。不。聞。告。許。或。有。牽。連。議。縱。寬。釋。同。屬。異。主。者。多。盡。力。購。聚。之。每。事。先。立。規。程。而。後。處。之。以。及。訟。庭。釋。舍。則。靜。若。蓬。時。休。沐。對。客。命。觴。雅。歌。投。壺。而。已。燕。居。逸。遊。若。不。勝。衣。遇。敵。先。登。奉。旗。斬。將。勇。歷。三。軍。雖。古。名。將。無。以。加。矣。神。道。

萬戶嚴武惠公

公名質。字武叔。泰安長清人。金季據東土。歲庚辰。籍所部州民來歸。太師國王。承制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甲午。朝於和林。授東平軍萬戶。庚子。年五十九。行尚書省事。甲午。朝於和林。授東平軍萬戶。庚子。年五十九。公幼警悟。略知讀書。及長。志節豪宕。不治生產。爲人美儀。觀喜交結。好施與。落魄里社間。屢以事被繫。俠少輩愛慕之。多爲出死力。以故得脫去。神。道。

癸酉。秋。國。兵。破。中。夏。已。而。北。歸。東。平。行。臺。調。兵。爲。兵。以。公。爲。衆。所。伏。署。百。夫。長。明。年。春。泰。安。張。汝。楫。據。最。遠。別。將。攻。長。清。公。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庚。寅。六。月。攝。長。清。令。八。月。宋。人。取。益。都。乘。勝。而。西。行。臺。徵。公。備。芻。糧。爲。守。禦。計。公。出。督。租。比。還。而。長。清。陷。尋。以。兵。復。之。有。謂。於。行。臺。者。謂。公。與。宋。有。謀。行。臺。疑。公。以。兵。圍。之。公。挈。老。幼。壁。青。巖。依。益。都。主。將。以。避。之。宋。因。以。公。爲。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公。所。節。制。矣。神。道。

庚辰。三。月。河。南。軍。攻。彰。德。守。將。單。仲。力。不。支。數。求。公。救。公。請。於。主。將。主。將。逗。遛。不。行。公。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公。知。宋。不。足。恃。七。月。謁。太。師。國。王。於。軍。門。擊。所。部。彰。德。大。名。磁。洛。恩。博。滑。滎。等。州。戶。三。十。萬。以。獻。太。師。承。制。拜。公。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其。年。進。攻。曹。濮。軍。三。州。皆。下。之。神。道。

偏。將。李。信。留。鎮。青。崖。嘗。有。罪。懼。誅。乘。公。出。征。叛。降。於。宋。公。兄。及。夫。人。杜。氏。皆。遇。害。辛。巳。公。以。兵。復。青。崖。擒。信。誅。之。進。攻。東。平。守。將。和。立。剛。棄。城。走。公。入。居。之。神。道。

壬午。宋。將。彭。義。斌。說。青。崖。海。叛。公。之。家。人。復。被。略。去。義。斌。軍。西。下。郡。縣。多。爲。所。脅。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公。問。遣。人。會。大。將。博。囉。罕。軍。軍。又。不。至。城。中。食。且。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兵。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公。時。麾下。衆。尙。數。千。義。斌。不。之。奪。而。青。崖。所。掠。留。不。遣。七。月。義。斌。下。其。定。道。西。山。與。博。囉。罕。等。軍。相。盟。分。公。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公。知。勢。已。迫。即。速。趨。博。囉。罕。軍。而。與。之。合。戰。始。交。宋。兵。崩。潰。乃。擒。義。斌。不。匝。月。先。所。失。部。分。盡。復。之。是。冬。郡。王。僧。遜。取。彰。德。明年。取。濮。東。平。又。明年。太。師。攻。益。都。凡。公。之。功。所。在。皆。爲。諸。道。之。冠。神。道。

庚寅。四。月。朝。於。牛。心。之。帳。殿。天。子。賜。之。坐。宴。享。終。日。錫。公。虎。符。寵。以。不。名。又。數。數。自。公。願。謂。侍。臣。言。若。嚴。公。者。真。福。人。矣。神。道。

甲午。朝。於。和。林。城。授。東。路。行。軍。萬。戶。偏。裨。賜。金。符。者。八。人。初。公。之。所。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及。是。靈。境。之。制。行。公。之。地。於。魏。則。別。爲。大。名。又。別。爲。彰。德。齊。與。魯。則。復。以。德。齊。濟。鄆。歸。於。我。神。道。

丁酉。九。月。詔。命。公。毋。出。征。伐。當。其。時。公。以。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矣。始。於。披。荆。棘。扞。豺。虎。敵。衣。糲。食。暴。露。風。日。擊。溝。轉。徙。之。民。而。置。之。衽。席。之。上。以。勸。耕。稼。以。豐。委。積。公。常。所。積。盡。於。交。聘。燕。享。祭。祀。賓。客。之。奉。而。未。嘗。私。貯。之。群。臣。俊。良。汰。逐。貪。墨。願。指。所。及。竭。厥。奉。命。不。三。四。年。而。武。城。而。南。新。泰。而。西。行。於。野。則。知。其。爲。樂。歲。出。於。塗。則。知。其。爲。善。俗。觀。於。俗。則。知。其。爲。太。平。官。府。而。公。之。心。力。亦。已。盡。矣。上。亦。雅。知。公。不。

便獲馬念其功而憫其勞神道

公病風痺久人有勸迎良醫者笑曰人豈不死耶得無疾痛以沒足矣神道

公既振兵柄顯生殺時年已長經涉世故乃更折節自厲問亦延致儒士道古今成敗至前人良法美意所以仁民愛物者輒欣然慕之故雖起行伍間嚴厲不可犯至於仁心為質者亦要其終而後見也神道

初彭德既下又破水棚郡王怒其反覆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公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為所脅從果何罪耶王從公言釋不誅繼破濮州復欲屠之公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兵人併戮不若留農種以給芻秣濮人免者又數萬後於曹於定陶於楚邱於上黨蓋未有不然者大兵由武休出襄鄧公時在徐

邳間以為河南破屠戮必多乃載金幣往贖之且約諸將毋敢妄殺有所撻獲必使之骨肉完保蓋壁一縣當廢者五萬人公悉救之兵人既素服公言重為金幣所誘故皆全濟中有求還鄉里者悉縱遣之是

多大饑降人北渡者多餓死又藏亡法嚴犯者保社皆坐通亡無所於託假戶蔽野公命作糜粥置道傍人得恣食之所生者不知幾何人矣神道

初公之部曲有亡歸益都者數十人益都破皆獲之入以為必殺公一切不問王義深義斌之別將開義斌敗將奔河南凡公族屬之在東平者皆為所害河南破公獲義深妻子厚為贖恤之送還鄉里終不以

舊事為嫌其能人之所難能又如此神道

東州既為樂土四外之人託公以為命者相踵也公為之合散亡業單貧喪葬助婚嫁多求而不靳屢至而不厭肉骨之賜蓋有不勝者故聞公之訃遠近悲悼野哭巷祭旬月不能罷古所謂愛如父母敬如神明者於公見之神道

帝王之興天將舉全所覆者而昇之時則有魁偉宏傑之士為之倡大義建大事一六合之同異定羣心之去就初貞祐南渡豪傑乘亂而起四方之人無所歸命公據上流振勁兵威望之著隱若敵國人心之所以為楚為漢者皆倚之以為重至是曉然知天命所在莫敢有異志國家亦藉之以成包舉之勢非天

使之偉大義建大事以應與王之迹其能若是乎神道

萬戶張忠武王

王名承字德剛易州定興人金季累遷中都留守行元帥府事國兵至被執授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

亡入觀乃遷萬戶將兵伐宋中統三年以年老乞致仕封安肅公至元三年城大都起判行工部事

進封榮國公五年歲年七十九

公少開儒不羈讀書略通大義工騎射尚氣節喜游俠金貞祐開河朔擾攘土寇蜂起公聚族黨數千家

壁西山東流瑤選壯士團結隊伍以自衛遠近懼之莫敢犯以功授定興令累遷青州防禦使中都路經

略使苗道潤表其材加昭勇大將軍道潤永定軍節度使權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與定初道潤為其

元朝名臣事略 卷六

七五

副買瑀所毒不自安遣使以好辭告公曰吾得除道潤以君正直不以兵力黨惡人故也公怒叱使者

還白瑀曰汝賊吾所事不即送死乃敢以此言相戲耶遂徵召道潤部曲會易水之軍市川告以復仇之

意衆因羅拜推公為長者事聞遷中京留守兼知大興府事時戊寅夏五月也公年二十九王文忠公

有制伯祥者獨下級之通滿德絕不與來伏殺伯祥當伯祥歸大噶殺伯祥人賊乃送去遂取道潤所佩金

符以出是歲安定元年也明年伯祥乃命靖安民代道潤伯祥

方會兵討瑀而國朝大軍出紫荆關遂率所部戰於狼牙嶺馬跌被執見主帥立而不跪左右強之公叱

曰彼帥也吾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帥壯而釋之其散卒稍稍來集主帥恐公為變

質二親於燕公嘆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願忠孝不兩立姑為二親屈遂委質焉未幾復備職建

旆而南下雄易安保諸州然猶不忘道潤之冤必欲誅瑀而瑀據孔山臺拒命自若遂攻之臺無井泉汲

山下公先斷其汲道瑀乃降公縛瑀剖心以祭道潤時人義之王文忠公

戊寅冬徙治滿城城小而缺真定帥武仙會鎮定深發兵數萬來攻適全軍出帳下殺數百人公以老弱

婦女乘城帥壯士突出敵後毀其攻具且策其師老而怠從數騎策馬挾槊大呼入圍敵皆披靡復使緣

山張旗幟聞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敵大潰追擊遺尸數十里乘勝攻完州下之州收據敵賊公

邢陽曲陽等帥皆來降遂圍中山先遣其將葛誠槍來救戰於新樂飛矢中公領落其二齒公拔矢以戰

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仙猶蓄憾遣葉城令劉成將兵來侵公生獲成而復縱之

己卯秋八月南掠地至鼓城單騎入城諭以禍福鼓遂降進攻深澤南晉諸縣皆下之由是深冀以北鎮

定以東三十餘城莫不聽命緣山反側鹿兒和野狸狼山諸岩相繼望風納款公之威名震河朔矣

初公在鄉里聞賈瑀以軍三千掠其境當饋而起潛入行間伺其行及半齊踵大呼多所殺傷衆疑其有

伏委仗而遁信安張甫亦嘗以數千人圍之時全軍悉出所留無幾公三分之更番接戰甫與公相聞而

不識也因問張君安在公給應曰適出且還我曹卒練耳甫懼乃退保定王之昌阻水為固他將莫敢進

公冒險徑渡出不意生擒之以歸其勇略類如此神道

鄰境布薩彰格者素與公不相能既而為麾下所殺公聞之曰彼雖有過然長上也奈何擅殺之卒將

其主名斬首以徇神道

丁亥春以滿城地隘不能容衆乃移鎮於保保當南北之衝亂後荒空者十餘年公乃剗荆榛立市井通

商販招流亡不數月官府第舍奕然一新向者井泉鹹鹵不可飲食遂引難距一畝二畝鑿城門而入疏

為長河以流澆濁樓觀相望陂池映帶若圖畫然遂為燕南一大都會

初州之廟學在保塞故關之北及公開府則夾兩圍闈闐然空閑始非清廟居神之所遂於東南得爽壇

地謀遷神居鳩工賦役殿廡一新講肄之舍庖廩之所以次具舉高廣其制幾於倍蓰又為奎文樓於南



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興入觀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

十一年丞相巴延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畧鄂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為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師軍無備其師孫虎臣軍丁家洲轉戰而前大兵繼之賈似道帥諸王前行宣布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誠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遷緩資敵得為計非策也將軍治圖外急緩之宜難制以淪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自馳驛至上前而論形勢得旨俾即

十三年師次瓜洲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義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為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珠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陣王以十三騎徑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卻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銳仗甚異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趨王王還轉反迎刺之應手頓墜馬下立陣者同口噓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躪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善善此戰乘尤服其奇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軍陣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帥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臨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敵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賜名巴圖云

是年冬丞相巴延次臨安之長安鎮中將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及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為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兩臣之罪而置之遂服取降表來上

宋亡其主既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使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於今感之

十四年拜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安之其月境內稱治  
十五年王入觀請於上曰宋主既降而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昀與弟廣王壽南奔既立於閩而卒又立於海上宜設討焉乃非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陸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臣漢人恐乖節度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彼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帥既而而城復為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死不勝其悔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力國家之心為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易之哉而賜錦衣下帶又辭曰遺燭未息延命海濱奉詞進征無所事於衣帶也荷以甲劍為賜則臣也得以使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出尚力劍名甲總其自擇善者即拜賜又諭之曰劍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

處之且行萬李恆為己武從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宏正為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攜公汝慎之宏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險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糧人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之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斃軍連拔數寨劍橋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清寨南嶺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合宏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嶺之郡若潮若思皆圍結盤互王感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

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都統劉青燭燭乃知廣王所在辛丑至崖山而他將自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情視不相下有驕意幾敢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皆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波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張世傑有甥韓在王軍中王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恆自廣州至舟小更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戰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南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懸崖山湖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

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擊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恆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為且寡少懈王舟犯其前南乘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敵人傳我舟如蟬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錫金敵軍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籙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恆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俱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

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籙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恆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俱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

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良厚然王以瘵疾作矣上命尚醫議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賜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慮必盡技速愈之救衛士坐其門曰九巴圖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官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遂入室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為別遺言毋厚葬出南征時賜劍與甲以界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端坐而逝

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修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辯捷出勇略絕人輕財下士拔材於衆已不以爲患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持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

辭氣洒落，理精愈明。初丞相巴延至建康，大命諸將出庫金行賞，有後至者，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命集，罪加後，雖貴近材，無所貸，何敢後，衆愕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俯首，其能片言解疑，類如此。簿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瓜爾佳之奇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之，奇將就考，王曰：奇名士，行又有素，何以此誣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幣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丞相文天祥之軍，在湖之五坡嶺，宏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捨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巨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因京師開王堯至爲之垂涕，又王堯佳話云：至元十二年十二月，堯安降，度宗三庶子爲陳宜中，出山執文天祥至大都，因之欲殺出相之竟不在，在上海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實謂信明，則人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素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爲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卽頒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宜力如此，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其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申諭，仁聞既著，堯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

###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太保劉正文公

公名乘忠，字仲晦，順德郡人。少隱武安山，因視髮從釋氏游，後居雲中，從海雲師應召北上，留侍滯邸，凡征伐謀議皆與焉。至元初，翰林王鶚請公改正衣冠，詔從之。遂拜太保參領中書省事，十一年薨，年五十九。

公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家貨，年十七爲郡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一日因案牘事有不愜意，投筆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泯沒爲刀筆吏乎，卽棄去，隱於武安山，天祐禪師聞之，遣其徒招致爲僧，以公知書工翰墨，命掌書記，後遊雲中，值海雲禪師被召北觀，過雲中，聞公博學多藝，能求相見，既見，約公俱行，謁上於滹邸，一見應對稱旨，自是屢承顧問，及征雲南，遂公遂見留，王文公傳錄事公辛計皆至，公懇求奔喪，上賜黃金百兩，仍遣使送至邢州，公持服營葬，事服除，被召，後還和林，公獻書陳時事所宜者數十條，率皆尊主庇民之事，上嘉納之。神道邢州，古名郡也，國初爲某官食邑，州舊萬餘戶，兵興以來，不滿五七百，公言於上曰：今邢州破壞如此，當得良二千石，如其定張耕，洛水劉者治之，猶可完復，如故，上從之，請於憲宗，以耕爲邢州安撫使，出副

之，兩人皆儒者，廉平方正，既至，蘇枯弱，爬蠶期荒，由是流民四集，宅爾宅，田爾田，未幾，改邢州爲順德府，文獻通考癸丑，從征大理，克城之日，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公之謀居多，甲寅，從征雲南，己未，從伐宋，由陽邏渡濟漢江，公曰：古者軍賞不踰時，蓋急武功，作士氣也，今三軍暴露於外，又所至必捷，而未獲少酬其勞，可使近臣一人慰勞之上，曰：善，卽命呼噶蘇以諭其志，故人人踴躍，皆樂爲用，進圍鄂州，閱三月，宋人乞和，令師而還。文獻

丙辰，上始建城市，而修宮室，乃命公相宅，公以桓州東，溧水北之龍岡，卜云其吉，厥既得，卜則經營，不三年而畢，務命曰：開平，尋升爲上都，文獻上神武善斷，每臨陣，前無堅敵，而中心仁愛，公常贊之，以天地以好生爲德，佛氏以慈悲濟物爲心，方便救護，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神道庚申，上正位宸極，命公曰：凡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卿其議擬以奏，公卽上探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深稱上意，詔下之日，綱舉目張，一時人材，咸見錄用，文物燦然一新，文獻至元元年，翰林承旨王鶚奏言：書記乘忠，効忠潛邸，積有茂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崇，今聖明御極，萬物維新，乘忠猶以野服散號，守其初心，深所未安，宜與正其衣冠，崇以顯秩，上覽奏卽日，曾有司備禮冊授公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領中書省事，賜第於奉先坊，給少府宮籍，戶甚衆，公齋居蔬食，終日澹然，與平昔略不少異，神道又國史公服，文獻公既大拜，以天下之重事無巨細，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皆舉而授之，無有遺者，又魯齋文獻云：初太保之奏，朝儀也，因言高帝有書，乃今知皇帝之其也，上曰：高祖朕孔小朕，豈如是。

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居南屏山精舍，儼然端坐，無疾而薨，計開上嗟悼不已，謂羣臣曰：乘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險難，事有可否，言無隱情，又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能得與聞也。神道公自幼好學，至老不寢，通曉音律，精算數，善推步，仰觀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周知，初，丁太夫人憂，毀瘠骨立，衣一敝裘，三歲不易，及錄事公辛，雖身從天竺之教，而服食貶損，容貌衰成，與舊禮典而執通喪者，無少異也。神道

國家列聖相承，咸以武功戡定禍亂，豐功偉績之臣，不爲不多，若夫輔佐聖天子，開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業者，皆惟公爲稱首，上在滹邸，士之所以涉遠道，冒風霜而至者，往往有所陳訴，所請惟公獨無所求，燕聞之際，每承顧問，輒推薦南州人物，可備器使者，宜見錄用，由是弓旌之招，蒲輪所逐，若儲碩德，奇才異能之士，芽拔茹連，至無虛月，逮今三十年，開敷歷朝，省班布郡縣，贊維新之化，成治安之功者，皆公平昔推薦之餘也。神道





不以既官一人而不用也。又其次或立功效，亦不以已官二人而不用也。豈無一門三要職者，竟不許辭。

丁巳春，詔左丞相阿勒達爾勾較諸路財賦。阿勒達爾性苛刻，鍛鍊羅織，轉功為罪。例遣凌辱，公以勳舊，獨容假之。公曰：經略事我實主之，是非功罪，理當我責。今捨焉而罪餘人，心何能安。用是得釋者甚衆。戊午秋，憲宗西征，明年夏，駐合之釣魚山，秋，旋方，方議回鑾，宋將呂文德帥艦千餘，蔽嘉陵江來犯，逆戰不利。上命公視之，乃分軍為兩翼，跨江注射，親總舟師，順流縱擊，獲艦數百艘，追至重慶，三戰三捷，卒全師而還。

中統元年，上即位，首詔公問以治國安民之術。公具疏以開大略，以為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審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班俸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能上下不應，內外休息。上嘉納之。命公之鄂渚，江上軍，既還，詔授公河南宣撫使，兼江淮諸翼軍馬總管。公行，二年夏五月，拜中書右丞相，公既受鈞衡，細大之務，知無不為。然言必虛，其所終事必務其所蔽，不強時之不能，不禁民之必犯，惟時順勢，通變制宜。於是立中書以正紀綱，分六部以綜名實，設撫司以肅州郡，退貪殘以簡賢能，審恩澤以安反側，頒祿秩以養廉節，禁賄賂以絕倖門。又定省規十條，蓋正其機務。憲宗初年，括戶餘百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強半，悉奏罷之。賦稅繭絲，法盡均一。論思之際，處國相儲臣間，調諧彌縫，必使情通理得，期於事集功成，澤被生民而已。自是上下交孚，帝載熙綏，中書無留務矣。故中統初元，文物休明，陪太平之治者，公之力俱多。

秋九月，扈從北征，次錫默圖，與額博布格遇，上命錫默圖將右軍，公將左軍，合大勢，賊之北兵潰遁。三年春，李璣陰結宋人，以益都叛，率軍據濟南。上命親王哈必齊繼諸道兵討之，璣兇勢甚張，繼命公往，公受命不至，其家輕騎奔赴，至則頃築長圍，樹木柵，過其侵軼，使內外不相聞。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璣，斬軍門，誅同惡數十人。徐悉縱命歸家，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公將行，上臨軒授詔，責公以專征之任，俾諸將皆聽節度，公自始至還，未嘗以詔旨示人，其謙退慎密如此。人見上恩勞，公悉歸功諸將，若無一毫出於己者。王文忠公神道碑

三齊平，公首奏兵民之權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弟即日皆解械而退。至元三年，皇太子燕王領中書省兼判樞密院，以公為左丞相樞密副使，遂議建三衛，及留兵寓農之策，不二三年，國容軍實，蔚然可觀。

六年，朝廷營取漢，詔公與驃馬呼喇珠往經畫之。至則相要害，起一字城，聯友諸堡，貯兵儲，絕聲援，示以久駐必取之基。明年以疾還。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令丞相安圖論公曰：中書省，尚書省，御史臺，或一月，或一句，遇

有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必煩卿也。神道碑

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內附，聖天子赫然而掃清六合，混一車書之意。明年春，詔公與丞相巴延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趨鄂渚，漢江中道，病不能進，上聞遣使勞公，仍慰諭曰：卿自朕祖宗以來，實力者多矣。又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使為憂勞，可且北歸，善自調護。將百萬之衆，南伐至江而疾，卿將專制而還，公於軍其辭若曰：臣前宋軍攻也，成功而疾，汝安可責。公還，其子誠有不諱，汝之敵，雖汝之仇，雖不可必死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公還，其子杜與尚醫視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第願天兵渡江，以殺掠為戒言，訖而罷，略不及其家事。

公忠亮有大節，出入將相，近五十年，其元勳碩德，柱石四朝，師表百辟，殆古社稷臣，而氣貌循然，若無所為者。及臨大事，論大政，夷大難，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要以竭忠徇國尊主庇民為心。一以至誠將之，其視富貴權勢，傲然畏避。若將有浼於己者，其善始令終，世擬之鄂汾陽，而器量含宏，識慮明哲，又根於天性然。

公孝敬友愛，忠信誠篤，明而恕，寬而肅，言約而理到，氣和而色莊，人誣之而不辯，人譽之而不喜，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見利不苟，就見害不苟避，其行己也知時識勢，其臨事也應變制宜。公年四十始折節讀書，酷嗜音治通鑑，真積力久，義精理實，至成敗是非，往往立論出人意料。雖老帥宿儒，有不加詳者。至於矢論廟堂，連譴帷幄，良法美意，契合融會，見諸行事者，誠無愧於古人。

初，武仙既害都元帥公紹其職，及見子構長，即奏請以職歸之。太宗曰：但聞爭官者多，讓職者少，卿此舉殊可嘉。尙朕自有官界之，即詔構為其定路兵馬都總管，又奏次姪權充唐鄂軍百戶，憲宗駐六盤也，詔發民為兵，使使擬公子為帥，公曰：吾兄弟三人，大兄之子俱顯，仲之子未也，幸先之使者嗟服，竟以仲子權充新軍百戶。

公嘗戒其子姪曰：史氏起隴畝，際風雲，涼德薄效，其將幾何。今身名顯赫，宗族昌熾，如是何以容乾坤大造，累朝之恩私乎。若以王事殺身邊野，妻馬革歸葬，苦素願也。汝等謹服此訓，苟違吾言，與暴吾邱墓等耳。

初，公之取衛也，獲衛士宮察輔之，公問金朝才幹之人，汝識者誰輔之，以近侍局副使李正臣對。及破歸德，數人將殺之，公問一縛者為誰，曰：我李正臣也。公救免，遣人護送至真定，後任為參謀，一路事悉聽其施為。持注焉。每南征北戰，公必署空名委劄數十通，有可用者，即書界之，或說聞之，公一不聽。衛既為公食邑，即命軍前參議王昌齡治之，衛前為蕭帥所節制，凡蕭氏所著矯虔之吏，所行蠹政一切罷之。失職者為逐，公用之愈篤。其知人之明，用人之專，類如此。

繼昌、關克坦侍講。公為料其生理。資禮甚厚。暇則與之講究經史。推明治道。其張頤奮陳之綱。楊西庵。孫

憲宗駐合州也。一夕。昭蒙召汪帥及東諸侯軍。各摘銳士若干。以備宿衛。命公總之。有邊將富察琿者。假

塞不為下。公舍容之。明年。瑛塔噶平。行臺上其功。獨瑛名。關公聞之。或以前事對公曰。若戰功最多。其可

沒。遂均賞賚。其忘過記功。又如此。公初大拜。朝野交慶。公門闐然。有面說公不以威權自長者。公因舉唐周煒為相。問於韋澳曰。力小任

重。何以能濟。澳曰。願相公無權。煒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刑賞爵祿與天下共之。何權之有。言者悚服而退。

自中統建元以來。中書省官少。即五六員。多至七八員。列坐一堂。凡政事議行之際。所見異同。互相軒輊。

待其國相可否。然後為定。公於其間。審其無害則行之。不疑。若有失當。心平氣和。委曲論列。期合於理。

而已。不以詭隨為得計。不以循默為知體。故在中書十餘年。或奉行上意。或更張事宜。彌縫扶持。天下陰

受其賜者。不可勝計。嘗有上書奏先朝太宰請以汾陽王郭子儀。濟陽王曹彬。封諱之者。上曰。朕想郭子儀。曹彬。皆有顯功。終

身無大過。以致如此。今所奏豈其然哉。朕所知者。史天澤其人。也。行。平章廉文正王

王名希憲。字善甫。輝和爾氏。由父官廉訪使。氏焉。初事潛邸。歲癸丑。授京兆宣撫使。丁巳。宣撫司罷。中

統元年。復為京兆宣撫使。未幾。拜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就拜平章政事。四年。召入朝。拜中書平章政

事。至元二年。分省山東。諭月召還。七年。罷行。十一年。行省事北京。明年。行省江陵。十四年。以疾召還。十

弓。三發連中。諸貴驚服。曰。其文武全才。有用書生。上初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歲甲寅。還自雲南。即命公為宣撫使。京兆諸郡。皆指歸焉。諸王貴戚。環擁周

布。戶難免。尤號難治。公訪民瘼。不惟設施。摧摘奸強。扶植貧弱。事無遺。少暇則延訪耆宿。如魯齋許

公。雲齋姚公。咸待以師友。此許公於潛邸。充京兆提學。俾教育人材。為根本計。許河南智仲。可參幕府。編

所居室。曰止善。公退則坐於中。明經讀史。凡義理精粗。事務得失。研究纖密。必歸於是。而後已。富民貸錢。民間至本息相償。責入其本。又以其息為券。歲月責償。號羊羔利。其徵取之暴。如夏以火迫。冬

置凌室。民不勝其毒。公正其罪。雖歲月久。毋過本息對償。餘皆取券焚之。後著之令。國朝創制。凡名為士類者。毋隸奴籍。獨京兆多豪右。廢格不行。公至。一如令。有稍違章句者。亦來徵倖。其

主密。誠勿置。公哀其情。出私錢贖之。俾附儲籍。民有其妻與卜者。厭詛其夫。置毒殺之。獄成。僚佐皆言。方大旱。宜減死卜者。公並著伏法。潛雨隨應。歲丁巳。憲宗以世祖嘗受命經理河南。關右。入讒者言。謂王府諸臣多擅權。為奸利。事命其貴強相阿勒

達爾。以丞相行省事。劉太平以參知政事。佐之。鈎校括索。不遺餘力。又取諸路。磨更分領其事。復大開告

許。虐焰恟恟。公言。關中宣撫一司。某當身任。佐屬受成事而已。事竟。卒無毫髮得。自是河南關右諸司。詔

並停。公還王府。凡府屬漢人之在行者。悉命公領之。如古納言。歲己未。憲宗方駐蹕合州。而世祖已徑渡大江。取鄂城。克之日。命公入籍府庫。公引儲生百餘。拜伏軍門。因言。今王師一舉。渡江。宜令軍中應俘獲南儒。並以官錢遣還家。以廣異恩。上嘉納之。所還者五百餘人。

憲宗許至。且聞河朔摘軍之擾。救諸軍守鄂。公從世祖北還。因陳大計曰。殿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

雲南。刻期撫定。暨今南伐。率先取鄂。天道可知。且殿下收召賢傑。悉治人望。子育黎庶。率士歸心。今先皇

奄乘萬國。神器無主。而殿下位親望重。功德兼隆。天意人心。灼然可見。上頗然之。且命公前行。審察事變。

公聞。到太平。暨先朝大將和囉輝。復至關右。又念先帝經蜀。嘗留大將瑛塔噶。以騎兵四萬屯守六盤。及

奏其言上曰如此大事卿能言之何不畏懼耶對曰臣所讀書云時然後言臣語言之頃得其誠心故言  
 漢庚申春上在開平諸王宗室相繼勸進上謙讓未許公以天時人事進言曰今額爾布格雖殿下弟  
 彼以前嘗居守專制有年設有奸人俾正位號以圖書見我為後時今若早承大統如告德音彼雖  
 延留便名叛逆安危逆順固不容髮宜早定大計上良久曰汝等能叶心輔翼吾意已決促察賀文一  
 治而成衆皆稱賀翌日上登寶位  
 時鄂兵未遠公奏言宋符歷以天威彼已被膺或遣信使諭以息兵講好救諸軍北歸則恩威並著上善  
 其言乃遣使如宋

趙良弼還自關右奏言劉太平和囉囉已行尙書省獨收關中諸處錢穀名為應接川蜀實欲據有其地  
 與六盤相為表裏其勢張甚又西川大帥禡特一軍私屬與六盤密通其副將奇塔特布哈親戚軍屬並  
 在北庭其心皆不可測又聞額爾布格已分遣心腹易置諸將又散金帛分賞將吏大抵皆如公言上既  
 即位以秦蜀地重非公莫可及分十道宣撫乃以關右四川併為一道首命公為宣撫使公受命馳赴太  
 平和囉囉聞之以五月一日乘急傳入城中密謀為變秦人前被阿勒達爾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皆膽落  
 初三日公亦入城大集官吏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時事新集人素懷公不數日官府初定  
 頗知趨向後旬餘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我來自六盤斷事官庫庫楚道我今囉囉已反公所遣使已  
 殺又分遣人乘急傳入成都密拉和卓青居奇塔特布哈各起軍馬來赴援又多遣蒙古軍囉囉官烏努  
 呼等金帛使盛起新軍且約太平和囉囉同時舉事公集僚佐議曰聖上首命我輩正為今日事疑變生  
 脫致罪豈我當身任不以相及乃分遣萬戶劉哈瑪爾京兆治中高鵬霄華州尹史廣掩捕太平和囉囉  
 等其得逆黨與六盤要結狀又遣哈瑪爾密拉和卓於成都總帥汪惟正誅奇塔特布哈於青居時關  
 中無兵備公嘗厚遇總帥汪惟良知其才可用又以汪府兵精併徵秦鞏平涼等處諸軍俾將之進討汪  
 帥危疑未即聽命公取金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第辦吾事制符已馳奏矣又付銀萬五千  
 兩以充犒賞又出庫幣為軍衣汪大感激遂行公又摘蜀卒踐更及在家餘丁復得四千人推蒙古官巴  
 崇將之逆聲謂巴崇曰君所將烏合六盤兵精毋與爭鋒但張吾軍聲使不得東則大事濟矣  
 公察太平等於獄一日急報赦至臨流公曰勅寇在邇太平等豈敢所原乃遣人迫止近郊太平等於  
 獄戶諸通衢方出迎赦民心帖然公遣使自劾停開赦恩徵調諸軍擅帥惟良等罪上深善之曰此卿輩  
 讀書所說權字是也朕委卿以方面之權事當從宜無拘常制坐失事機  
 巴崇道其子執送禡特軍鄂囉官二人曰此曹已受囉囉囑重賞欲舉軍應募同行五十餘人已械繫乾  
 州宜並誅戮以警餘軍兩人者自分必死公謂佐屬曰囉囉不能乘勢以東保無他慮今雖民心相定

衆心未一反側不安何由息彼皆諸軍將校彼軍見其執囚或別生心為害不細今因其懼死並皆寬  
 釋使思出非望必思効力就發此軍徐丁往隸巴崇兩人者既得釋果大喜過望切諭其屬使出兵効力  
 初巴崇既囚執諸校北軍疑懼駭亂四出莫可禁遏及使至知諸校安全且聞兩人語人人咸悅巴崇亦  
 釋然開悟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公復謂巴崇曰聞君欲深入追襲慎無輕爾宜緩行追躡犄角此寇  
 瑛塔噶亦知公有備且據有六盤倉庫途西渡河徑趨甘州阿勒達爾復自和林提兵與瑛塔噶會又  
 遣奸人約結囉囉將又使禡特兒薩敦者為書招禡特於是成都帥百嘉勞與元帥蒙古伯青居師汪惟  
 正奇徵等俱遣使來言人心疑危倉糧不繼恐有寇生心事或莫測公遣使申救將吏曰公等皆勤業世  
 胄政宜協心畢力無替先烈一旦以觀望召愛侮將何及兩川將帥素憚公威名佩服忠誠咸思辭陸軍  
 政帖然上即拜公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  
 時朝議欲捐兩川退守興元公謂謂佐屬曰今四川已安糧餉已給忽出此議必道後悔即遣使諭秦朝  
 廷是之

初瑛塔噶阿勒達爾既合兵而東我前軍失利河南大震西土親主哲伯特穆爾乘輻重營就食秦雍會  
 親王哈坦及汪帥巴崇等軍合復與瑛塔噶阿勒達爾大戰西涼我師大捷俘斬西軍略盡得三叛首以  
 送梟之京兆市三日諸軍悉分屯便近所至足餉而居者不擾事聞上大嘉之曰此真男子事遂進拜  
 平章政事公時年三十矣  
 公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救軍吏無妄擄掠遠者自本軍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科又禁諸人無販  
 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降民益衆又能解鹽戶所摘軍及京兆諸處無籍戶成靈川屯田者以裕民力  
 東川帥奇徵獲宋知資州張炳震與戎司統制王政兩人俱言母老咸願於貸公乃遣還就為書遣四川  
 帥余玠大略諭聖天子威德必能混一六合兼強弱異勢較如白黑彼方權臣用事猜忌動蕩終當瓦解  
 玠得書感愧雖未即降自是亦謹疆界帖然自守而已  
 崇昌帥府言鎮戎州有謀為不軌者反形已具連引數百餘人公詳推之得首惡五人誅之餘並原釋  
 詔大會諸王公勳驛入朝上已留公參政尚擬地使奏曰向時瑛塔噶之亂若非廉相關中安危未可知  
 兼關中軍民他人難制惟廉相能得其心聞朝廷欲留人心驚疑皆不自今關中最高重地關中安則  
 河南河北俱安所係利害不小乞早命公還鎮上不得已還公西省  
 澧州降將劉整因我叛人數百軍吏請誅以成王曰力屈而降豈其心誠奏而免之導整入觀手書宰臣  
 使整有所親感恩淚其心當得死力  
 詔括京兆諸郡馬牛以濟河西王奏曰關中兵亂調撥已極歲賦不充尚堪此役奏入特復二年馬牛免  
 括其年自春涉夏大旱王步趨終南其夕大雨

時以額博布格之變北事未甯復有旨諭公與汪帥宜申救將吏嚴整部伍及一切器備所摘新軍毋或  
 散道所部城宜令深峻先是宋得費資以口才捷仕國朝為同知興元府事後法當死會赦出之  
 公悉其人不用黃懷誠以北適李璣反山東寅乘間譏公聚兵完城當有他志上命中書右丞諾海代公  
 行省且復視所告事無一得詔公還朝公陸見言曰臣在京兆三年值邊叛四起川隴未甯民心危疑事  
 急星火臣隨宜所屬佐武毋或扼止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請速繫有司上撫御座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  
 知之卿果何罪憲諭良久拜中書平章政事

方逆璣未誅平章趙璧素忌公勳名倡言王文統一窮措大由廉某張易薦遂至大用今日豈得不坐一  
 日夜半中使召公入從容道潛邸事良久及趙言公曰向行躡駐鄂買似道以木柵環城一夕而辦聖諭  
 謂屬從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乘忠易進言山東有王文統才智士也今為李璣緣僚詔問臣  
 對亦聞之其心固未識也上曰然朕亦記此家

公在中書毅然以振舉綱紀殿削冗類裁抑僥倖考覈名實為務凡前政虛習故弊者毋弛不張故當時  
 翕然致理文物典章粲然可考家

公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士及始命之臣咸令出守遠今垂六十年故其子若孫並奴視所部而郡邑  
 長吏皆其卑隸僅使此皆古所無之宜從更張俾考課黜陟始行遷轉法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敷  
 授家

丁太夫人薨公率族親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備輒嘔血扶乃能起既葬苦魂虛墓所諸相以居  
 憂無例欲極力起公相與詣庭聞公號痛竟不忍言數月制奪哀起復家

至元二年分考山東黜陟官吏省併郡佐登能進賢擢忠扶弱物無遁情山東諸使皆煖攝失次公徐論  
 以祖先創業之艱汝曹宜一方與國作成新政庶幾保有基緒取其尤不法者數人繫之舊以縣名戶不  
 及者立約裁省轉易之地遠不踰五百里不兩月訖事召還家

公以舉遷未立權令各路歲薦經明行修及長於吏治者各一人以備選擇家

有中書傳旨朝堂某事當爾諸相欲從之公曰此小臣預政漸也事宜覆奏上是公言杖其人家

時阿哈瑪特寵眷日隆已領左右部其黨自相攻擊上命都省推覆衆畏其權莫敢問公獨窮治其事阿  
 哈瑪特竟得決杖遂罷所領還復有司家

上諭王曰吏地法而貪民廢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賒費先朝嘗以成矣自相卿等朕無此戚王對曰陛  
 下墜猶堯舜臣等未能以泉契之道贊輔治化而致雍熙漸對天顏今日小康未足多也上因論及魏徵  
 王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願人主用與不用耳神道

言者詆史丞相子姓有列中外威權太盛久將難制詔王罷丞相政事待鞠王奏曰知天澤深者陛下也

粵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著治效以其可屬大任因使處茲相位小人一旦有言陛下察其心跡  
 果有跋扈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一人認臣臣亦入疑矣臣等承之政府上之疑信若  
 是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上曰卿姑去明日召王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神道

有認西川帥奇徵罪者上救中書急發使誅之明日王殺奏上怒曰尙爾還回對曰奇徵大帥以一人之  
 言被誅西川必駭速之至此與論者對對其罪於天下可也上曰其這能者按問既而卒無一實奇徵  
 得免神道

王奏議上前論具陳無少回借上曰汝昔事朕王邸猶或容受為天子臣乃爾木強耶王對曰王府事  
 輕為天子論天下事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非不自愛也神道

方士請鍊大丹救中書給其所需王奏曰前世人主多為方士誑惑堯舜得壽不假於大丹也上曰然卻  
 之神道

上命公受戒國師公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門之戒如  
 是而已家

始建御史臺外設諸道提刑按察使時阿哈瑪特專總財利適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  
 者此胡能辦事公曰今立臺察不獨事遵古制蓋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  
 大此者如君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耶權臣語塞家

回朝官雖密器鼎者用事先朝為怨家所訴繫獄未幾詔釋大都見禁囚詔至公適在告堂判無公署至  
 秋車駕還都怨家復訴上怒詔置守諸相詰之公令取堂判補署之曰倘天威莫測豈可幸無己著獨免  
 也公進以前詔為言上曰詔釋囚併釋鼎密器豈亦有詔耶公對曰不釋此囚臣亦未聞有詔上愈怒  
 曰汝等號稱讀書此宜何罪公曰臣等備員宰相有罪當罷退上曰第從汝言即與左丞相耶律鐸並罷  
 政事實至元七年也當權奸柄用公家居教子讀書而愛國之心食息不忘聞一令之苛咸見顏面或一  
 事俗民喜至忘寐一日公嘆曰陽豈可無陰亦無絕理也聖人進君子抑小人蓋人道爾家

上嘗問希憲居家何為左右以讀書對上曰讀書固朕所教讀之不肯見用何多讀為阿哈瑪特說曰日  
 與妻學燕樂爾上色變曰希憲清貧何從燕樂神道

王疾大作上遣醫三人診視或言須砂糖作飲食時最艱得王弟某求諸阿哈瑪特與之二斤且致密意  
 王推著在地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遺愈疾也上聞特賜三斤神道

先是以嗣國王特納克行省鎮遼陽東人有言其不便者十一年秦王病稍愈上命公往將行肩輿入辭  
 賜坐上曰昔我先朝卿先事知幾每啓朕以帝道及鄂渚班師屢運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宜為願自  
 退託爾遂對戶不數萬正以諸王國皆分地所在居者行者聯絡旁午明者見往知來察微燭著培齊爾

諸王素知卿能命卿往者識朕此意神道

王至北京聞民所苦皆曰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繁富家經其祖父貸子錢執之使償無所於訴且日持鞭告王王即遣吏速駙馬者其人怒乘馬而來直入省堂徑坐榻上王令與下跪而語之曰制無私獄汝何人敢爾警民其械繫之哀請命爾王亦為之言稍寬之使待對一夕故營遁去神道

遂勒達使者傳旨國王立聽王坐自如曰大臣無為王起者使者還語其王王曰彼朝廷大臣無違禮也詔國王歸國王獨行省神道

朝廷發寶鈔市馬六千五百王遣市東州盡所發鈔得漢馬千三百王曰上之則類自銜其以馬依元直予他郡他郡馬不入庶害及其民終不忍分彼此也神道

長公主及國婿入朝縱獵郊原發民牛車載其所獲徵求須索其費至鈔萬五千貫王燕公主從者怨食不及王曰我天子宰相非汝庖者國婿怒起王隨之曰主婿縱獵原禽非國務也費民財不費我且馳奏矣國婿愕然入語公主公主出飲王酒曰從者煩民我不知也請出鈔如數償民幸公止使者自後貴人過者皆不敢縱王師渡江急召王朝會右丞阿爾哈雅下江陵圖其地形上之請曰荆州西距梁益南控交廣據江淮上游誠為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鎮之未足以綏新附徠遠人上夜召王賜坐曰荆南入我版籍使新附者咸思忘苦未來者懷化効順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降其心也南土溼下於卿疾非宜今以大事託卿卿當不辭賜卿田以其入食留者馬五十匹以給從者王對曰臣每懼誠度淺薄不能仰荷重寄何敢辭疾力請不受新賜詔荆湖行省承制官三品以下刻印板授妻入制出神道

公冒暑兼程以進既至阿爾哈雅率其屬郊迎比公止車已望拜塵中南人大駭先是政無綱紀士卒縱橫剽奪商販城們盡閉燈火禁嚴良心驚疑生意蕭索公即日開諭令各軍歸營騎兵徒屯高敞以便牧養非調發請給不得輒出關城四門毋得拘檢弛燈火之禁內外帖然民始安枕神道

歸附之初故官咸懷疑陰有去志公下車議錄用宜撫制置兩司幕僚以備採訪左右難之公曰今天下一家皆大元臣子也君等勿疑擇可與論議者二十餘員訪逮物情隨材錄用人心感激懷服感惠不數月政化大行神道

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以珍玩重器動至數牀公至亦來謁見公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陞擢當念聖恩報効朝廷使此物盡諸公已財我取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竊若取於人不為無罪慎勿為此以違政害民公一無所受各官咸激謝去神道

有言南人立券鬻妻子者公聞然曰人偷之懷一至此適嚴為條禁當相買賣者並坐沒入所直且即罪有司立禁絕公號令一行賞罰必信凡下條約所在奉行惟謹而不敢犯神道

公暇日登城顧見城闕之外瀟水瀾望公曰此宋杆廠下策當還之江流遂得陸地數百萬畝招諭富民

隨力耕種約以三年後減半收租貧民趨之會禾期年已成沃壤神道

初江陵沙市後降其倉儲不入官籍悉豪右私取公聞之曰此皆民力豈可徒資官部迺令墾墾得米二十萬斛會公安民備食公發廩賑賚全活益衆神道

王頗民相安乃曰風教不可後也遂大興學日親蒞校官講授以倡他郡撤官屋以復竹林書院與書萬四千卷學者日盛神道

王政化大行聲及四遠思播田楊二氏負固不下重慶趙定應堅守聆降皆遣使納款王謂二使曰歸語而主速歸所隸以全民命我已馳奏天子詔安爾士矣奏上上曰國家不用兵得地未之見也希憲坐致數千里之堅城勁士其仁政為何如也寶慶武岡益陽安化善化甯鄉諸城籍編民冒圍納款王移文其省使安之神道

鎮遠溪洞蠻酋以其樂工四十餘人重譯來至曰願奏土風於天子之庭王曰而輩獨無妻子乎驅迫而來豈其心哉且天子仁聖不重夷音皆泣拜而回神道

關讒得江陵人私背不敢發封樞密臣發之上前其語曰歸附之初人無生意大元皇帝命廉相出鎮荆湖豈惟人漸德化草木昆蟲咸被澤矣上嘆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致此神道

王或疾士民舉走僧寺道館為王祈福語及必額手叩齒祝曰願我公永長我人神道

王疾日劇上即命尙醫馳視十四年春會樞密院事董文忠奏曰江陵熱溼奈希憲沈河何上即召還荆南人聞王且去皆號泣隨之擁所乘車不得行王慰諭再四乃拜哭而別大者繪像建祠小者書版瞻禮王薨哀痛然琴書自隨神道

五月公至上都館華嚴寺時太常卿田忠良領陰陽事一日來問疾公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為根本近聞遭火此居民常事今南人萃此勿令安談風水感動上意未幾副樞張公易左丞張公文謙果與南人數輩廷辯徒置都邑二相力言不可上不憚而能明日召太常質前所言忠良以公言對上曰希憲方大病念及此耶其議遂寢神道

詔徵名醫王仲明於揚州未見行意士大夫責之曰君術固妙其能已僣兆人之疾乎蒼生懸望廉公復相久矣能起廉公是惠及天下也仲明乃至進其良劑能杖而起上喜召入問卿比得良醫日俟痊愈王對曰醫持善藥治臣沈疾苟能戒謹誠如聖諭稍或肆情終將不瘳蓋以醫諫也神道

會議立門下省上曰首官何稱曰侍中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道近臣諫旨曰駁馬之任不以勞卿乘軒論道時至治所必須執奏肩輿以入王附奏曰臣疾何恤輸忠効力生平深願時皇太子方聽政遣人諭王曰上命領門下省勿難羣小吾為公除之阿哈瑪特不利而止神道

安西王相商擬以博古名世嘗語公宜審古器物以廣見聞公曰古玩無古於易與書者他何求神道



居數日公奏復之神道

十四年拜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初世祖以大明厥歲久寢差詔魯齊許公太史令王恂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測驗改正命公董其事厥成賜名曰授時頒行天下神道

十九年拜樞密副使首議肅兵政法完員選練將士而優恤其家曾未及施而一疾不起神道

初大理之役我師至其城下國主高祥拒命殺我信使一日遁去世祖怒欲屠之公與太保劉公左丞姚公入言曰殺使拒命者其國主耳非民之罪世祖從之特免殺掠所活者無算漢鄂之役王師方啓行公與劉公姚公數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保為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諸將分道兼進各遣儒士相其役然賊軍士肆殺戮毋焚燒廬舍所獲生口悉縱遣之其後混一之功卒本於不可嗜殺等語信乎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神道

公為人謙恭篤實外和內剛其好賢樂善出於天性人有寸美必極口稱道遭際以來每以薦達士類為己任或曰人心不向豈能盡識一有不當得無累乎公曰人才何嘗累已第患鑒裁未明有遺才耳且人臣以薦賢為職豈得避纖芥之嫌而負國蔽善乎一時聞人敬服中外者多公所舉然未嘗有德色平居慈祥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及當官論事守正不倚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又勇於為義苟一事可行一善可舉如梗在胸必欲快吐而後已重農事及銓法謂生民之重本有國之大計尤拳拳焉樂聞已過微原或有規勸雖其言甚切自敵以下宜若不能堪者公每優容之過亦隨改不少者晚歲篤於義理之學樞衣魯齋求是正之有自得之趣無他嗜好惟聚書數萬卷而已身居貴寵自奉若寒士門無閑雜客至倒屣出迎惟恐不及人以是多之神道

世祖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時賢士大夫雲合輻輳爭進所聞道中統至元之間布列臺閣分任岳牧蔚為一代名臣者不可勝紀至其愛君憂國忠勤匪懈好善疾惡始終不撓若時政之臧否生民之利病知之無不言言之無不盡曾不以用舍進退累其心者公一人而已神道

管視於世祖之世矣自其在藩至於即位文武小大之臣乘運以與者各以職事見功業求其惻惻深厚知為國之本造權輿於屯昧不盲者於公見焉太保劉公學術通神明機算若龜策其所以為上計者審矣當是時軍國之重則有宗親貴人而書記征伐之責取才金氏之道而有餘也乃獨薦公為謀臣在上左右主儒者使陳先王之道雖若迂於智數而世皇信用以一天下而胎子孫無繼惟休其迹無得而名焉嗚呼自孔子孟子沒豪傑各以其資而內聖外王之學千百餘年無能道之者生民況得被其澤乎宋儒始有以遠接其緒而朱子為能集其書之大成然猶以是取怪時人身幾不免自其學者而習之亦或莫究其旨許文正公衡生乎戎馬拾遺之間學於文獻散逸之後一旦得其書而信之凡所以處己致君者無一不取於此而朱子之書遂衣被海內其功詎可量哉夫孰知先後扶持時其進退久速

使其身安乎朝廷之上而言立道行者公實始終之也嗚呼微朱子聖賢之言不明於世微許公朱子之書不著於天下微公則許公之說將不得見進於當時矣庸非天乎中統建元以來政術與時高下獨成均之教蘇倫大農之與稼穡麻象之授人時此出公之所為皆隱然而有不可變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其公之謂乎神道

### 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內翰文正公

公名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歲己酉召居潛邸中統元年拜太子太傅辭不受改翰林侍講學士未幾以疾辭三年復召入朝職如故至元十七年拜昭文館大學士是歲卒年八十五

公幼知讀書雖有立志叔祖旺時為郡功曹欲使改隸刀筆公不肯就願卒習儒業會國兵南下公為所俘掠聞險阻還走遠鄉井家人輩皆已去惟母氏存焉驚怖之際母子俱得時疾俱臥困憊中重罹母憂翁病瘵瘵而大兵復至遂往河南而依母黨吳氏以居服闋資於清流河陽者王氏婦翁謂之曰世方多難能業醫術則可以濟人而善身因稍習之壬辰授館西華以教讀為業久之河南復被兵公還視其家則盡室亡矣逃難之難遇儲醫李浩授以銅人鍼法能得其微妙金末帝之遷蔡也公以為大兵且至不速去禍在旦夕乃徙居德安之孝成縣縣令謝憲子一見與公相善以語孟中庸大學授公朝益暮習以為初未嘗學而學自此始欣然日有所得神道





世而樂天者將終身後生薄夫或造庭除出語人曰幾被吾魄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自板小學書誦孟或問家傳楊中書板四書田尚書板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揚古爲沈氏活板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許文正公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櫛下策兵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過魏與寶漢卿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辭先師遂造蘇門蓋鈔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爲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成庚戌文正公盡室來魏相依以居神道

上在潛邸道故平章趙鼎來徵既至上大喜日客過之時召與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才不世出虛已受言可大有爲乃盡其平生所學爲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日曰修身力學尊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道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賦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於朝諸侯不得而專邱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羅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竄可得而舉刺開徵斂則部族不橫於誅求簡弊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材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踰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僞且免習末技者歲加富強勤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調區之恤錄算使頑速無告者有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賑京師細償負則實豎不得以子爲母如特生犖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儲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御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詭原各疏施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上奇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且使授太子經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神道

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齊拉袋山南者聽上總之大爲張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公頃者諸人皆賀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違問且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苦盡有之天子何爲異時廷臣聞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於兵權供億之需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聞報可公策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及竟而遽陟遐太宗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城拔襄陽光化留軍戍邊渡雙澗瀾繼亦來歸而壽州之民盡爲軍官子由是降附路絕雖歲加兵淮獨軍將惟利割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加兵淮獨軍將惟利割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既實俟秋時大舉則未可平上善之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西起鄧宿重兵與襄陽制騎角東連陳堯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又置都運司於衛轉粟於河繼饋諸州陝西則移隴右汪義武王成利州劉忠惠公哈辭爾於成都割河東解之險池歸陝西從宜所中限與元猶權不繼置行部秦州順嘉慶瀋瀛關河池轉粟入利神道

大封同姓救上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河流無常土薄水淺渴齒生之不若關中厥土上上古名天府陸海上願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遂兼有河內神道

王子夏入覲受命征大理至察遜諾爾夜宴羣下公陳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救無效潘美伐蜀暗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曰汝昨所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公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有幸國之福也明年大師及城飭公盡裂裘帛爲帳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神道

上駐六盤公疾居關中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刈者皆所訓植神道

丙辰公入見或說王得中土心帝遣阿勒達爾大爲鈎考置局關中推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以開餘悉不請以誅上聞不樂公曰帝君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難與校遠將受禍未若盡是邸妃主以行爲久居謀疑將自釋上遣使以來覲告時帝在河西不信曰是心異矣曰來詐也再使致詔許之上遂乘傳乘輜重先及見天顏始驚大會之次上立酒樽前帝酌之拜退復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然然上亦泣下意不令有所白而止救罷關西鈎考廢行部安撫經略宣撫都漕諸司神道

上即大位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爲強橫難制乃以公爲東平至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能鐵官神道

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制中書神道

改大司農公奏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爲副詔之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登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臣宣撫東平常聞先聖大賢之後詩書不通文理不究與凡庶策等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蓋其授唐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詳議王儲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其遠久不致崩壞皆從之神道

詔赴中書議事謀定朝格且勉諭曰姚某辭避台司除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仰與左三部尚書劉琦往盡乃心其尙無隱條成與丞相史忠武王奏之帝深嘉納神道

李璣召其質子彥簡歸反有迹矣帝問卿料如何對曰使璣乘吾北征之聲留後兵寡瀕海揭燕閉關居庸懷賊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疲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藉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神道

三年平章王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爲所排抑者伏闕奉言回鶻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爲反逆帝曰昔在潛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於諸侯他日必反去年寶漢卿上

書累數千言，亦發其必為亂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相，參政商公挺質譽之。至是費賈以九事申時憲，公為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趙良弼為徵，商公上，以良弼多智略，疑為文統流亞。械繫於獄，會遣鄂托克行院成部，無輔行，俾者擇人，公奏推商挺可，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出而遣之。公又奏，力踐階之初，非良弼弼事關中，恐後事會，甯身負矯誣，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陛下西顧之憂。推是為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異志者比。帝赦出之。神道

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南山西，明年而歸。神道

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降大臣罪，有入不測者。公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邸，堅與諸老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為置安撫經略，宜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始俸以資廉，去汚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續承大統，即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陛下於基業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息聖心，答天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敵，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先先德成帝治，遺子孫，流遠譽，以陛下才略，行此有餘，邇者復聞聖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始栽之木，生而復移，既架之屋，起而復毀，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為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乃釋

神道  
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初議大舉，公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國，同知樞密院事巴延布哈不可。七月，巴延辭，付救書，惟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也。既濟江，布哈使至，夜召見，公帝髮見色，曰：自太祖既定天下，列聖繼之，豈固存之，令久帝制南國耶。蓋天命未絕，朕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惡而歸，今巴延雖濟江，天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我家，先在於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以進，公言：嚴兵守鄂，無使荆關斷陽，邊渡先遣使責負，嚴幣留行人之罪。明年公又言：由陛下降城不殺擄之罪，巴延濟江，兵不歸時，西乞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餘百萬，自古平南，未有若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復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割殺是致，降城四境之外，縣邑邱墟，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為國審矣，而臨安未嘗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宜申遣公幹官專輔巴延，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

者必誅無赦。若此則官制必立，思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半，況今民去南就來，歲之食，將安所仰，軸首腰刀，必倡為亂，祖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壁山柵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又南方官府以情破法，鞭背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鹽酒醋榷，自漢代以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徵之，人必離散，制曰：鞭背文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權酷後議。神道

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子入見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神道  
十四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三月，問可以惠利斯民者，公曰：歷穀之多，無若醴醴，糴粟京師，列肆百數，日釀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殺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算矣，祈神養社，費以不貲，宜悉禁之。神道  
公天質，舍宏而仁，恕恭敏而勤儉，理生惟務本質，不事末作，未嘗疑人欺己，有負其德，亦不留怨胸中，憂患之來，不見言色，有來即謀，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或答公謂：道門驕故人，對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賢才，焉避不聞，其瑣尾者，烏敢藉權樹視資，市私恩乎。神道

左承許文正公

公名衡，字仲平，懷慶河內人，金大安己巳，生於河南新鄭寓舍，壬辰，北渡，隱居大名，遷居於衛，甲寅，京兆宣撫使廉公濟濟命來徵，乙卯，授京兆提學，辭不受，中統元年五月，應召北上，二年五月，授太子太保，力辭不受，改國子祭酒，九月，以疾辭歸，三年九月，應召北上，至元元年正月，辭歸，二年十月，應召北上，詔入省議事，四年正月，辭歸，十一月，應召北上，六年，奏定官制，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力辭不允，八年四月，改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十年七月，遷葬辭歸，十三年七月，應召北上，修授時麻，十五年三月，授集賢大學士兼教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春，麻成，八月，辭歸，十八年三月，薨，年七十三，皇慶三年，詔與宋儒周程張邵司馬朱張呂九人，從祀夫子廟庭。

先生初有異稟，賦性端慤，與羣兒嬉，即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羣兒莫敢犯，年七八歲，受學於鄉師，時國家多事，學校廢弛，惟農隙之際，下第老儒會問里，正句讀，以糊口，爾先生凡三易師焉，所授書，輒不忘，嘗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爾，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每從質句讀訓解，必問其義，師辭於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流離之際，吾聊以遣日，豈能為之師乎，父母固請，而師幸道去，亂後，先生知三師皆遇難而無後，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祭酒，即公探老略略，又云：先生十餘歲，全日先引入宮，誦經之句，非若尋常天下，即當神道八表，誠身外者，也入問，貧賤不足道，耳，但願兩鄰，願清節有餘，而安適不足惜乎，父母俱不能見之。  
時歲歲民食，稼穡或易子而食，先生聞人有書，即往求觀，父母危之，每與俱往，入厭其迂，考議時民間，番戍繁迫，男民適典縣吏，先生從受吏事，舉，據名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久之，以應辦宜宗山陵，州縣追呼，勞年，代男民分辦，因見執政，執政方怒，男民不敢見，及見先生應對，則以溫言撫慰，及還，歎曰：

民不聊生而事責以自免吾不為也遂不復詣縣決意求學

是時國日以蹙民皆轉徙無從師授亦無書籍父母知世將亂因欲稍知占候之術以為避難計遂令與

日者游故於推步占候之家見尙書疏義皆散亂毀缺先生凡三往就宿其家皆手錄之由是刻意墳典

考求古者為治為學之序操心行己之方一言一行必資諸書故雖離離之際人亦稍稍從學焉

亂後先生隱居於魏時賢默子聲以經術得名累被朝廷徵訪亦隱於魏最知敏先生每相遇則危坐終

日出入經傳泛濫釋老下至醫藥卜筮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嘗齋姚樞公茂方

以道學自任聞先生苦學力行因過魏相與聚居剖微窮深忘寢與食

壬寅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土趙仁甫先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中庸

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於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

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涵涵應對以為進德之基不然當

求他師衆皆曰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朝夕精誦不輟篤志力行以身

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諸生出入備栗惟謹客至則款然延接使之惻然動念漸滿善意而後出

己酉先生年四十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義如芻豢皆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是歲有請易

私言先生於書於易尤多致力然每學者請問則必使之從事於小學卒未嘗以此語之也

庚戌春先生力疾還鄉里過衛聞懷之政尤苛虐遂止蘇門與雪齋相比以便講習且為還鄉之漸辛亥

雪齋赴徵先生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

甲寅王府徵教授京兆遷於大名使者訪焉遂偕往乙卯廉公希憲宣撫關中奏擬授先生京兆提學仍

給月俸力辭不受往返凡六七不能強也

庚申上正位宸極應詔北行至上都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聽問所能曰勸力

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上曰聊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七月還燕

辛酉三月應召至上都時王文統秉政深忌雪齋諸公以先生素無因緣而弗憚也及賈公力排其學術

之非必至誤國文統始疑先生唱和其說五月授雪齋太子太師賈公太子太傅先生太子太保外伴尊

者且以一事實之如中古以來傳與太子相見則就西位東向太子東位西向公能為此事否不然足師

道自我而亡也雪齋亦贊其說相與懷斃力辭於闕下凡數日始從其請由是改授雪齋大司農賈公翰

林侍講學士先生園子祭酒既拜命以疾辭九月得告南還仍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

壬戌九月召至大都先生居都下也假館於道庵中凡權貴豪右延請皆不往惟姚質二公時時相過始

終如一

中書左丞相公仲謙由大名官撫復入中書好善最篤自初見先生屢請執弟子禮先生拒之而止一時

賢俊多所薦拔凡中原士夫頗依賴之而公亦以復古進賢為己任每先生進退之際必往返導達上意

挽之留之冀有以不厝去也然性執數忤君故被譴責至是遣人求言先生貽書曰弟者在門慶者在

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己就讓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恕者天無辜爾事不偶

然舍留不耘固為有害助而振之其害愈大既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

至元元年正月懇辭還懷州六月退雷起中堂時卜築於此而未遷也先生與一二從者視役其下雷雨

驟至火光滿室變匠從者皆昏仆而先生弗動也

二年十月詔至大都即陳雷震不宜入見上不許十二月奉旨入省議事先生以疾辭丞相安國素聞先

生名心慕之乃就訪於行館及還心悅誠服念念不釋者累日謂左右曰若輩自謂相去幾何蓋什百而

千萬也是豈緝繳之可及耶翼日先生與丞相答禮

三年春二月召至檀州後山而奉德音寶漢卿獨言王文統當時汝何為不言豈孔子教法使汝若是耶

汝不遵孔子教汝自若是耶往者不咎今後勿爾也是云是非云非可者行不可者勿行我今召汝無他

省中事前雖命汝汝意猶未悉今而命汝人皆譽汝想有其實汝之名分其斟酌在我國事所以無失百

姓所以得安其謀讓在汝謂汝年老未為老謂汝年小不為小正當勉勉從事毋負汝平生所學安國尚

幼苦未更事汝謹輔導汝有嘉謨先告安國以達於我我將擇焉先生對曰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

所得有深淺臣平生雖讀其書所得甚淺然既叨特命願罄所知者言之所不知者亦不能強也安國聽

明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能領解臣所知者盡告之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入其間

則難行臣用省之日淺所見如此未知是否

夏四月分省至上都屢蒙訪問遂奏陳時務五事聖旨命允命繕寫以進朕嘗詳之其一曰立國規模歷

論前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如魏如遼如金能用漢法故享國長久今國家當行漢法事在不疑然萬世

國俗累朝勳賞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甚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舉一語使民富

實興學校練甲兵隨時損益裁為定制如臣等輩皆足以任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臣不察小

利不貴近效不惑浮言庶幾可以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二曰中書大要今作者宜簡備使可資以

為養未仕者宜明立條式俾就餘暇則失職之怨少舒矣外設鹽司糾察汙濫內由吏部考訂資歷則職

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併舉可得而差次之矣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版籍

戶口之制亦不可緩也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在執政得人與不得

人耳其三曰為君難其目曰踐言曰防欺曰任賢曰去邪曰得民心曰順天道六者乃為君難之目舉其



之不失義則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

世祖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為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疎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為之師是時風氣醇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勸之以洒掃應對以折其

襄陽下上欲遂有江南先生以為不可其辭甚秘

十年諸生屢餽不繼稍引去又權臣屢毀漢法四月召赴上都議事面請還鄉里上命來議其去留雪齋云先生出處與時勢之汗隆我輩不可強之先生自處審矣今日直當以聖賢待之遂合辭奏國學設

立於今年三年教導謹嚴諸生學問進長許某所以告辭之意言為年老疾疾上世有數喪未非欲歸于此一事其意甚哀此係人子孝道之事宜賜允從由是得告南歸先生至懷簡絕人事嘗居山下課童僕事

耕藝考略

十三年七月使者來召議改麻十七年二月測驗已周麻事告成自先生入院恩眷愈隆上每北還必問先生安否病則賜藥賜杖至是人見皆跪奏事上命先生起賜坐勞問久之六月疾益進八月得請還家就除師可懷孟路總管以供養

元朝名臣事略 卷八 一四四 歎若猶懼乎報之無從吾將以愧夫王通之門人耳先生去世朝野識與不識莫不哀傷以為斯道斯民

先生居家勤儉強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與夫人敬氏相待如賓而夫人謙順自周旋道義先生亦賴其內助焉

先生著述曰小學大義乃甲寅歲在京兆教學者讀小學口授之語曰讀易私言是先生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皆以教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皆雜出於乘手非完書也

先生嘗戒其學者姚燧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一道本土子之利器然不能白出手筆將何以應人之見役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非明察者之所為也

翰林承旨鹿庵王公懋燾字蓋世少所許可獨敬禮先生每相語則曰先生神明也警老矣徒增愧縮爾及先生計晉至則曰設若朝廷賜禮先生非文正不可後世有知先生者不易警之言矣

鹿庵讀先生之像曰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巾書之堂布衣蓬茅不為荒涼珪組軒裳不為輝光虛舟江湖晴雲捲舒向友于載誰與為從管幼安王彥方元魯

### 元朝名臣事略卷九

太史王文肅公

公名恂字敬甫中山安喜人初事潛邸命為太子伴讀中統元年授太子贊善至元十三年奉詔修授時麻十六年拜太史令明年麻成又明年卒年四十七

公生三歲家人示之書帳輒指丁字及風字能道之母夫人授于文於膝下一再過即盡識鄉先生以詩來賀六歲就外學十三年凡授性理數術輒造其極辨別極公

歲已酉太保劉公自邢北上取道中山方求一時之俊召公與語贊其才欲為大就之述其南轅載之來邢復居磁之紫金山勸為性理之學公感太保之意振迅奮厲所業大進太保上其學行特蒙召見即以

為太子伴讀讀公又中統辛酉陞太子贊善明年太子封燕王守中書令簡樞密使敕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以王恂與聞初

中書左丞相公輔唐虞以來嘉言善政為一編書以進上嘗召公請囚之否詢太子與學之功又與言命公於太子起居之際飲食衣服之節皆悉意調護非所宜持之人勿令侍行

元朝名臣事略 卷九

一四七

本亦當屢省官吏以罪免者毋使僥倖更進軍官害人尤甚改用之際尤不可非其人民至愚而神變亂之餘吾不之疑則反側化為忠厚國勢增重矣論

公早以算術妙天下他日太子以問公公對曰算數藝之一耳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講讀發明三綱五常之旨大學本末先後之次第及歷代治亂興亡之所以然公以正道經術輔翊裕宗有古師傳之誼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即為區別善惡論著得失上之某公撰

裕宗嘗從容問公以心之所守公對曰臣聞許衡嘗言人心猶印板板本不差雖磨千萬紙皆不差不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裕宗深以為然家傳

世祖揮動成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裕宗撫軍稱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公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朝承用金大明麻歲久浸疎上常思益正公既以算術冠一時故以委之公奏必得明麻理者乃可帝

問其人公以左丞相許衡對許公時歸單使詔乘驛詣闕既至命參預改歷事本院尉官悉聽公辟十七年公與許公奏臣等合朔南司麻官編考麻書四十餘家晝夜測驗創立新法參以古制推算至辛巳歲

麻成雖或未至精密而所差計亦微渺比之前代麻家附會麻元更立日法者自謂無愧伏惟陛下敬天時頒正朔授民事不可不致精密以為後代程式必須每歲測驗脩改積二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守其職永無改易雖百世後亦不復有先後時之弊矣凡舊麻承訛雖陋不可不革者條具別

狀以聞制曰可仍賜名曰授時麻以其年冬至始行中外狀十八年公奔喪封府君喪盡夜悲號食惟勺飲臥不能寐治喪一據禮經前此母夫人劉氏兄俸弟姪

某相繼下世在殯方將從府君以事於先兆親營家塚有司遣力相其役公固辭不受哀毀中凡舉五喪用是屢疾日侵皇太子屢遣醫診治及葬贈楮幣二千緡及麻成論賞而公已歿復追賜之太子因論大

政首思及公顧左右稱情良久狀公資簡重不妄言笑不樂靡麗不喜音樂其於人少許可雖權貴未嘗假以辭色剛稜疾惡至負高氣以

忤之既與許公同太史院謂人口先賢若不得而見之今得許公可矣漸磨之久德宇為之一變亦以其子姪受業焉家傳

自歲值辰巳當代賢公卿如昭文資公平章廉公左丞許公樞密董公相繼捐館舍中外聞之同登天不

整遺之嘆而終於公公得年僅四十七重為哀情云賦

太史郭公 公名守敬字若思順德邢寧人至元二年由提舉諸路河渠遷都水少監八年遷都水監十三年都水

監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年改治新麻十六年遷同知太史院事麻成拜太史令二十九年府會

元朝名臣事略 卷九

一四九

通河命提調通惠河漕運事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累請致仕不許延祐三年辛卯八十六

公生有異操不為嬉戲事祖榮號為水翁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太保劉文正公左承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贊善王公侑同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正公復與翁為同志友以故仲公就學於文正所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為泥淤汗沒失其在公甫冠為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河東元公裕之文其事於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即公是也本史齊公

中統三年張忠宣公為公習知水利且巧思絕人蒙賜見上都便殿公而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漕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餉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還河以避白浮雞澤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為三渠引出城東灌溉其地其三順德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一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澤沁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滄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滄陽鄆鄆洛州永年一經雞澤合入滹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溉尚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亦可溉田一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密山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上輒曰當務者此人真不為素食矣即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

至元改元從忠宣公行省西夏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其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袤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為之因舊謀新更立閘堰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人共為立生祠於渠上

二年授都水少監公言謂自中興還特命舟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烏梁海古渠甚多可為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上納其議公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皆服其能

十二年丞相巴延公南征議立水站命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為圖奏之

十三年立局改治新麻先時太保劉公以大明麻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沒以後天議欲修改而堯至是

江左既平上思用其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為之主領裁奏於上復其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厥理但參預之公首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朝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儀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較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爽壇以木為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擬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凡麻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食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其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圓異方源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

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

十六年改局為太史院以贊善公為太史令公為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樣公乃對御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至於日昃上不為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歷官赴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日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上可其表遂設候景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其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其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四十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四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其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其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

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二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

十七年新麻告成公與太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治莫重於麻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麻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麻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麻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麻始倍月行有

元朝名臣事略 卷九





間皆為測量地乎。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溉灌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古歷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遂有破分之說。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公乃以百年為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太初迄於大明。名歷七十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十有三。類多寫分換母。誇誕一時。間有翹出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不過三數。然亦未徵至當。考驗天時。始雖親密。旋已不效。公所為歷。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幾五十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寫分換母之陋。此歷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既多蔽礙。其距離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公所為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奎在內。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離。凡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取其正中所當之刻。度之分。秒之數。舊儀八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等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庫景促。古今承用之。未之或革。公所為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但取表端之景者。殊為審當。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諸葛舊制。亦自機妙。成祖朝進權香漏。又作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渾。渾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為銜牙。轉相撥擊。上為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以依行度退而右轉。公又嘗欲做張平子為地動儀及候氣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突極指歸。此儀象制度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得石本蓮花漏圖。已能窺究其理。及隨張忠宣公奉使大名。因大為鼓鑄。即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璣璣圖。規竹篋為儀。積土為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見用。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智巧不能私其議。舉眾無以參其功。王太史剛果自用者也。每至公所。觀其匠制。未嘗不為之心服。魯齋先生言論為當代法。因語及公。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似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謂度越千古矣。

###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

尚書劉文獻公

公名肅。字才卿。威州洛水人。金興定中。登進士第。國初。為東平嚴侯幕官。歲壬子。應召北上。授邢州安撫使。中統元年。拜其定宜撫使。明年。召為右三部尚書。兼議中書省事。四年。致仕。仍議中書省事。是歲。卒。年七十六。

公幼氣厲。年十六。始讀書。年許。便能從諸生習為程文。下筆皆有理致。中興定二年。詞賦進士第。辟新蔡令。始入其境。彌望皆蕩蕩。問其故。則曰。近歲征賦。率以牛力為差。民多匿牛於他所。而不得耕。至縣。適賦夏稅。乃平其輕重。以為定額。揭榜境內。曰。有能種樹。牧養營運。興造。續有增置者。更不加賦。行之再稔。荒田耕墾。始盡。畜牧遍野。比秩滿。入為尚書省令史。會內藏庫吏告本庫官屬盜羅者。復有盜入宮。竊內藏珠者。金主怒。令窮治。有司捕盜不能獲。推訊京市買珠者。但指前庫吏盜珠貨已久。願代償他珠。而原盜羅又不獲。二事連及十一人。刑部大理皆欲處次極刑。宰相以下莫敢異同。公獨執而不報。以為本捕之賊。物非正賊。而欲置人於死。恐涉冤枉。皆當駁出。辨論月餘。咸釋出之。平章宋公

汴梁下。公挈家入東平。嚴武惠公招致幕下。署行尚書省員外郎。改行軍萬戶府經歷。東平歲賦丁絲包。



施行之也。  
 至元二年罷世襲官初行選轉法詔公同左丞相耶律公按行山東調選所部長次官  
 還朝改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復奏乞加吏祿定職田以養廉勤而戒貪惰從之  
 拜平章政事因陳切於時務者十二策上皆嘉納焉每用公晚公以年老懇懇上曰卿精力未衰勉為朕  
 留措置大事毋苦引年第令百司有倫序即聽卿自便  
 三年十一月乃得請特赦中書凡有大事即其家訪問公居私第每聞公家事有不宜於民者猶削牘封  
 奏之其拳拳愛君之心老而彌篤始得寒疾汗之不解家人將進劑公曰死生有命將餌藥何為疾革諸  
 子請遺言公曰汝輩皆長立平昔教之者為不少尙何言耶

參政楊文獻公

公名果字正卿祁州蒲陰人金正大初登進士第國初為河南課稅及經略司幕官中統元年拜北京  
 宣撫使明年入拜參知政事至元六年出為懷孟路總管其年薨年七十三  
 公性聰敏為文無所不能尤長於樂府幼失怙恃從人南渡崎嶇輻輳十餘年自宋遷亳自毫遊許昌以  
 教讀為業正大甲申擢進士第會參政李績行大司農於許公以詩送之李大嗟賞歸言於朝舉假師令  
 到官數月以廉幹稱改令蒲城陝縣皆號繁劇而公優為之方將嘗考上下而陵谷變遷矣歲已丑楊公  
 與徵收河南課稅起公為經歷官繼而萬戶史侯經略河南復為參議公於革削之際俱稱辦事未幾朝  
 廷設十道宣撫以公使北京中書省立拜參知政事公外若沈默內藏諸用其所裨益為多及例罷猶詔  
 與左丞相公日赴省議事至元己巳出守懷州公時年七十有三矣王文獻公文集又楊叔能事言  
 河南草創於魏中書後登科歷職遂與之借老比之時有  
 一類無聊出於魏必欲欲費而看者嗚呼君子哉正卿

中統初無斥其名某相當國自洛陽起西庵楊公宣撫遼西既至任事公為喻云回婦越商相為室家言  
 說不能盡通也為同全以意求之十纔得其一二每夕回婦焚香祝天雪泣而言越商亦不知也鄰有曉  
 回語者潛聽釋之云注祿神官獨不能遠以從近也耶傳至廟堂諸公笑之數日商冷其明年公入大參  
 政文獻

尚書禮部會驗舊例內外行移親王宰相不署姓執政著姓亦不書名實古禮尊賢貴德之義照得懷孟  
 路總管楊少中係前執政官見中書文解書名似或於禮未宜乞依舊例止書姓不書名尚書省依至元  
 七年十月與朝

公判河內曠廟學庫隨創為禮殿五楹塑先聖先師泊十哲像事之未幾公請老而去  
 宣慰使張公

公名德顯字耀卿冀州交城人國初為丞相史忠武王幕官尋居居潛邸中統元年拜河東宣撫使人

拜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出為東平宣慰使就金山東行省復召參議中書省事表乞致仕未幾起  
 為侍御史遂致仕歸至元十一年卒年八十

公資穎悟自童孺力學凝然如成人弱冠有聲場屋間四赴廷試負祐兵興家業蕩盡以世故試補御史  
 臺掾時有盜殺下者有司蹤跡之獲僧一婦人畏榜掠誣服云嘗以私謀置問故殺以塞口獄其待報  
 公疑其寃其後果得賊趙禮部乘文楊戶部儲器其材交口薦舉其所游者雷李元白皆當世名士  
 行狀

汴都下北渡僑居成安縣故相史公開府真定聞其名聘充經歷官乙未從開府南征凡籌畫調度倚公  
 為重軍士多避役亡去獲必戮以勵餘者公極言其不可後配之守城而已光州下軍由農民團結為固  
 開府命攻之公曰鄉民為自保計當以禍福開諭如或旅拒加兵未晚從之皆相繼來降全活者不可勝  
 計師還兼提領真定府事板蕩後民耗弱不任差役官從買贖貨子錢以充貢賦謂之幸慈利歲久來責  
 所負例配徵民伍有破產不能償者公言於開府請於朝止一本息付之又料民定其等第賦稅之輸豪  
 富者先之而貧窮者得比末減升真定府參議與滯補弊多所裨益由是聲望隆於諸鎮而上達於闕庭  
 矣

上在王邸歲丁未遣使來召既見王從容問曰孔子沒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所往  
 而不在王能行聖人之道即為聖人性固在此報殿中矣王曰或云遠以釋廢金以儲亡有諸對曰遼事  
 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見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則武弁世爵若論軍國大計又皆不預其內外雜職  
 以備進者三十之一不過閱簿書聽訟理財而已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王悅乃詢以祖宗  
 法度具在而未施設者甚多將若之何公指御前銀鑿曰創業之主如制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  
 昇付後人傳之無窮今當求諸厚者司宰適永為寶用否則不惟缺壞恐有竊之而去者王良久曰此正  
 吾心所不忘也又訪中國人材因公舉魏瑄元好問李冶等二十餘人王屈指數之問有能道其姓名者  
 王問農家亦勞何衣食之不贍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所從出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美者輸之  
 官餘糲者將以仰事俯畜而親民之吏復橫欲以盡之民則鮮有不凍餒者矣戊申公釋奠致酢於王  
 王曰孔子廟食之禮何居對曰孔子萬代王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崇與否於聖人  
 無所損益但以見時君尊師重道之心何如耳王曰自今而後此禮不廢王又問曰今之典兵與宰民者  
 為害孰甚公曰典兵者軍無紀律專事殘暴所得不償其失罪固為重若司民者頭會箕歛以毒天下使  
 祖宗之民如蹈水火豈亦非細主默然良久曰然則奈何公曰莫若更遷族人之賢如昆布哈者使主兵  
 柄勳奮如呼圖克者使主民政則天下皆受其賜矣其年夏公得告將還因薦白文舉鄭顯之趙元德李  
 進之高鳴李榮李濬數人陸辭又陳尊者德任元輔擇人材察下情貴兼德親君子信賞罰節用度規戒

於王。公在朝廷非年。每進見。延訪聖人道德之旨。修身治國之方。古今治亂之由。詳明切直。多所開悟。故呼字賜坐。賚賜之禮殊渥。狀行

公奉旨教習子博囉等。及修理鎮之學宮。內外煥然一新。會生徒。行禮禮。衣冠濟濟。有承平之俗。郡邑化之。文風蔚然。為振。狀行

王子。公與元好問北觀。奉啓請王為儒教大宗師。王悅而受之。繼啓累朝。有旨蠲免儲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王為降旨。仍命公提舉其定學校。狀行

王即皇帝位。起公為河南北路宣撫使。汾晉地廣物衆。官世守。吏結為朋黨。侵漁貧賤。以豪強相軋。其視官府紀綱。及民疾苦。殆土苴然。而貧窮冤抑。終莫得伸。公下車。逮其姦賊之甚者。呼爾察和斯數十人。械庭下。數其罪惡。杖而出之。於是搜剔吏弊。遴選官屬。庶政一新。所部肅然。謫牒日以百數。胥吏疲於傳命。公隨見隨決。剖析以理。折衷於法。皆情得而去。吏但受成而已。者蓋不遠數百里來觀。至以手加額云。六

十年不期復見。此太平官府。吏民咸之若神明焉。歲歉。民乏食。請於朝。發常平粟貸之。及減其租稅。有差。河東賦役。素無適從。官吏糞糞為姦賦。一征十民。不勝其困苦。故多流亡。公閱實戶編。均其等第。出納有法。數十年之弊。一旦革去。西川元帥。擄重取兵一千一百人。守吏畏其威。莫敢取理。隸鳳翔屯田者八

百餘人。屯罷兵。不歸籍。會食防戍兵。河中浮梁。故有守卒。不以充數。公皆條奏之。上可其請。兵後貧民多依庇豪右。及有以身備。蓄衣食。歷年滋久。掩為家人。驗籍質券。悉出之為民。文水田氏婦。嘗鬻二子。以償

長男徒罪之贖。公至翻異之。究其情。以鬻子故。取公使獲贖還之。狀行

二年春。考績於京師。為十路最。陛見。上勞之。命疏時所急務。具四事以奏。一曰嚴保舉。以取人。所以絕請託而得可用之才。二曰給俸祿。以養廉能。所以禁賕濫。不使侵漁于民。三曰易世官。而遷都邑。所以考治績。革舊弊。而攝民之冤。四曰止刑罰。而勿屢赦。所以絕幸民。息盜賊。而期於無刑。皆深切時事。上嘉納焉。狀行

拜東平路宣撫使。東平巨鎮也。其政賦獄法之繁。視河東為倍蓰。如李祐之苛。劉孟固楊奇烈之賊奸。皆窮其根株。不少貸。方春旱。種不下。祔於泰山。一夕甘澍沾足。宜慰使巴拉。同知保林鼎。其下崔彥等數十人。假其權勢。干擾庶政。公廉知繁之獄。彼力為營救。公怒曰。君欲黨姦人而違制令乎。竟抵之罪。每一事。必與同署周折三數。乃得施行。彼雖有後言。中心自畏服焉。巴拉以盜賊充斥。獲者欲處以死。公曰。吾豈敢曲從汝。妄殺乎。巴拉密以聞。有旨張耀卿所言。準合條例。可從之。奏免遠輸豆粟二十萬斛。和糴粟十

萬斛。保林鼎欲官賦。續令民稅之。而後輸。公曰。是當上以毒下也。且輸納後期之責。孰任之。遂罷其事。有寡婦馬氏。將鬻其女。以完通賦。分已備代之。復鬻其類。狀行

至元三年秋。參議中書省事。宰相傳旨。令坐都堂議事。凡軍國大政。必諮訪而後行。有旨令趙鼎使日本。狀行

命部堂議救高麗詔以進。公曰。趙鼎本宋人。萬一所言不實。恐妄生邊釁。貽笑遠邦。明日同宰相奏之。遂止。狀行

五年春。起公侍御史。同平章塔齊爾行御史臺。辭不拜。有言沿邊將校。冒功軍士。虛糜糧幣者。上怒。敕使按治。仍以其事論公陳奏。公奏。昔者將校備嘗艱阻。與士卒同甘苦。今年少子弟。毀爵或以微勞進用。豈知軍旅之事乎。致朝廷救使覆按。此省院素失約束耳。若使悉痛繩以法。則人不自安。今但易其部署。選

武教有才略者任之。則軍政自新。時委風憲官體究。庶革其弊。宰執傳旨。命公議御史臺條例。公奏曰。御史執法官。今法令未明。何據而行。此事行之不易。又難中止。陛下宜慎思之。後數日。復召公曰。朕慮之已熟。卿當力行。對曰。若必欲行之。乞立宗正府。以正皇族外戚。得以糾彈女禍。無令而奏。諸局承應人。皆得究治。上良久曰。可徐行之。公以衰老懇請。命舉可任風憲者。公手疏烏庫哩真。張邦彥。張肅。李榮。張昉。曹

椿年。孫汝楫。王輝。胡祇適。周砥。李謙。魏初。鄭辰等十餘人以聞。又乞致仕。許之。狀行

公天資剛直。博學有經濟器。容色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為端人。正士。遇事風生。果於斷決。庭議剴切。矯矯然有三代遺直。其獎善。疾姦。惡革弊。政美風化。要於濟時行道。盡忠所事。以實惠及民。成敗利鈍。初不計恤。其兩鎮巨藩。再入中書。雖權貴素以賂腐稱者。與之往復論難。不毫髮和假貸。時或齟齬。其耿耿自信。氣終不下。既為上所深知。凡大政令。必咨決焉。論者謂省臺彙建。進司儒學。開太平之基。公實為啓迪

之先。故謬毀不行。纔退復召。終始眷顧之禮不少。袁上問巴拉。張耀卿曾受賂否。曰。若言其受賂。豈不畏上。若乎。與人交。重然諾。不戲言笑。在尊俎間。亦以禮法自持。故元遺山呼為畏友。親舊不敢予以私。恤患難。周困乏。至質衣典書無難色。儒士宋子昭。繫於豪權家。言於上官。出之蜀。備古生。售於人。鳩銀贖之。仍給據為良。張新軒子。璣。已結婚。無以成禮。公輟俸以給。屢與遺山。敬齋。游封龍山。時人目為龍山三老云。狀行

扼四川咽喉。規進取。數萬之師待哺於公。乃募民人業蘇竹。散幣集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續與元。水滸嘉陵。二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玘議棄平土。即雲頂。連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皆居苦竹築壘。移成都。遂圍洋。變合順。慶隆。八府州治其上。號為八柱。不戰而自守矣。覺蜀之本。實張於斯。中統改元。為燕京。撫使。無多劇賊。造私幣。雜其行。民間。陰結死友。相誓復仇。怨怒人。公悉捕誅之。雖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多不自白。由是忤時相意。以罷去位。行

三年。惡已相反。誅。以為山西宣慰使。罪權勢之籍民為奴。免而良者將千人。行  
至元改元。罷宣慰司。授公太原路總管。至是。滯藩故臣相。無有出為二千石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公愈益勤勵。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遂盜賊以別民。懲裁婚。非節節。敦耕桑。以富民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絕欺詐之弊。嚴鼓柝。以警奇裝之觀。凡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行

五年。徵人為右三部尚書。人有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公曰。何疑焉。叔殺之也。深究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憾公者。莫不請求。保為衣冠之族。無有是也。漫不為應。雖已俸為賞。購之。其家人果上發告。情狀呈露。言者慚服。叔竟以是論死。行

七年。上以蠶早為憂。俾徵山西河東四。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己。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為不冤。公燭其誣。召鞠其妻。榜掠一加。服不移。蓋妒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必殺也。乃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死罪。觀者神之。行

皇子安西王有土關中。奏求公輔。已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灑灑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破溝澮。其中假牛種田具。賦子貧民二千家屯田。最一歲入。得粟麥石十萬。芻蕘東百萬。行

十二年。詔以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納城守。東西川各開樞府。合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受兵食方略。公危語動之曰。宋今既亡。重慶以巨孽之地。不降何歸。正以公輩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而不來耳。不然。他日兵未嘗。及招討。舉某借中使奉。爾書來救。最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購得軍吏杖之。偽為得罪。懼而去。降水陸之師。雷鼓繼進。定堅其不下也。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反命。如是者。皆公輩玩寇。驅場心。迹之著白者。况復軍政不一。相營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功為哉。公

出未至。秦州。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州。十三年秋也。行  
十四年。詔以布哈與公代為西川副樞。公為王相。大軍既發。公留成都。供億。食糗支半月。賦粟繼之。官船不足。括商民船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州。行

十五年。重慶之圍再發。諭月即下。紹興。南平。變施。思播。諸山壁水。柵。隨之。皆下。而東。相府。將也。德前與西川相觀望。敢收。思相。願。獨軍。圍合。州。初。公撫。蜀。經。東。川。歸。以為。重。慶。帥。關。受。圍。必。徵。諸。州。兵。盡

###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

左丞李忠宣公

公名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初事潛邸。中統元年。授燕京宣撫使。歷山西宣慰使。太原路總管。至元五年。召為右三部尚書。八年。拜北京行省參知政事。十一年。遷安西王相。明年。以王相撫蜀。又明年。拜西川樞密副使。十七年。拜安西行省左丞。命未下而薨。年六十三。

吏部君且卒。指公謂宋夫人曰。吾為吏治獄。不任悍於剗。人蒙吾力脫罪。苦齒半民者。乘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我門者。公方三歲。哭之如成人。家糴儲五升。裁夫人春蓬。種為糧。芻藜為食。活之荒歲。既就外傳。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十六。既酒豐州。祿食充足。甘旨有餘。則市筆札。錄書。晝夜誦不休。已乃厭糟糠。歎曰。志士顧安此也。耶。仕不足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悅親。善身。兩大之間。人壽幾何。烏可無或有聞。同腐草木也。絕少年輩不游交。其所親與。率一時名公。領袖。行狀。公

歲訂未用。故太保劉公。薦徵至潛藩。俾侍皇太子。講讀。處故翰林侍讀。學士。賈默。宣撫司參議。晉廷賢。嘗就徵。行

癸丑。先朝封周親。刺京兆。隸潛藩。擇廷臣可理賦者。俾調軍食。實出公從宜使。時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

銳拒守合州空虛賊使謀人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一奇也即出合符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珪以天子威德遠著宋室淪亡三宮皆北又願聖旨含宏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比又為書反覆禮義禍福解其言以為均為臣也不親於其子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子孫舉天下而歸我其臣願儼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甚感乎昔也此州人不自為謀求去就者以國有主甯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得致其死命主亡亡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以盜賊遇君竊君首以微福一旦不難也又約書言為檄刊木於山浮檣於江珪未及報而公還王邸至是合道李興張御十二人者詞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為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其言如喻珪者而益割切與至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使與等導帥幹楊擲檣蠟書聞至成都痛公從兵纒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爭有言前歲公為招狂誠極寬矣竟不見寤無功而返今立珪牙校也習狂詐不信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甚刻耳未必定降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然我非獲君功者誠恐汝憤其後服諫以背抗雖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為國活此民豈汝計嫌怨為哉即單解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自立而下家給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行

十七年西南夷羅施鬼國既降復叛詔雲南湖南四川合兵三萬人討之兵且屢捷公適被命在播磨遣使止兵勿進別遣人趨鬼國使降會長熱公名曰是活合李公耶其言明信可恃身即至播州泣且告曰我屬百萬人徵公來死且不降今得所歸復有二矣公以其言來上聖意開允改鬼國為順元路以其會為宜撫使及公薨蠻夷聞訃哭之哀甚其私親為位而祭者動輒數百千人合州安撫使王立其率吏民拜哭聲震山谷為發百人護喪與元播州安撫使何彥清順民欲立廟以祀夫邊徼遠夷之人未易懷服公之所以能得其心者顯豈以聲言笑貌為哉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若公之言動出乎身加乎民發乎邇見乎遠彼西南之人被生死肉骨之賜者無慮億萬計其為忠信篤敬不既大矣乎

野李公 天性孝悌事太夫人深愛和氣愉色婉容自幼至貴能養志順色未嘗稍失權意於兄弟友愛備凡有俸賜必均及之哀養雅重與人交疏濬寡合不為翻謝能久而後知其篤至居官清慎非義一毫不取羅施鬼國之入附也亦有以受馬千數請公於朝者上曰是人朕所素知雖一羊不妄受前有是事公為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於臣職子道講開斯行以絕專權簡約侍衛以浮華無急土木彈壓民力者中外所厭誦凡人賢而有聞滿調將東歸必蒞汲之玉陸秩留之故關輔得士為多狀初權臣阿哈瑪特與公偕侍潛邸及當國用事公未始一至其門彼常卑恭求好拒之愈力其所守類此

參政商文定公

公名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其先本姓殷氏避宋諱改焉國初為東平行臺幕官入事潛邸為京兆宣撫司郎中就選副使中統元年改宣撫司為行中書省遂愈行省明年進參政知政事坐言者罷起為四川行樞密院事至元元年入拜參知政事六年同僉樞密院事累遷副使十年出為安西王相十五年王薨十七年王相府罷坐事得免二十年復為樞密副使尋以疾辭二十五年薨年八十八公生於大安己巳至少保沒年二十有四津京陷北走依冠氏趙帥天錫與元好問楊奐游河元公東平嚴武惠公統屬齊魯魏五十四城號行省招徠名士以禮聘公俾教諸子經學武惠卒嫡先死遺命以子忠濟嗣時朝命未下公教忠濟為喪主哀而中禮弔者敬悅輔之見大臣奏其克嗣制可忠濟辟公為經歷官凡五年出伴曹州未幾歸東平日與魯諸賢為樂詠會後官經歷費忠濟大興學校聘康賡說書李昶說春秋李楨說大學學生百餘人養之優厚嘗於課試後皆通顯東州多士公實作之憲宗朝世祖以貴介弟鎮撫中夏得專征誅聞公有經濟略佐官諸侯遣使徵至鹽州召對稱旨字而不名問陪燕語因曰挺來時李璉城胸山東平當饋米萬石東平至胸山十石致一石且車淖於雨必後期後期罪死請輸沂州使璉取食使世祖曰愛民如此忍不聊從詔以京兆分世祖教楊惟中宣撫關中為郎中焚斬之餘八州十二縣戶不滿萬皆饑無聊賴公佐惟中進賢良黜貪暴明尊卑出淹滯定規程主簿責印楮幣頒祿糈務農薄稅通其有無非月秦民乃安誅一大猾羣吏咸懼明年惟中能教廉希憲來使登公副之丙辰夏我師征南詔京兆布萬匹米三千石帛三千段械器稱是輸平涼為軍需軍期迫甚郡人大恐公曰此易集也運米千里妨我蠶桑郡州長王姓者雅為公所禮平涼人也公召與之謀王曰不煩公運僕有家粟積平涼盡以代輸公大悅哉直與之它輸亦如期有旨割懷孟益世祖教公往治既至一多金子醜酒殺人坐死取豪猾杖於市一郡懼伏乃濟之以恩懷人至今縷道其善

丁巳丞相阿勒達爾會計陝西河南能宣撫司公還東平平陵與公攜書又牧庵文集云先是分封首進尼勤以河南宣撫司從宜所於關西行部於秦州清運司於衛安撫司於邢道召諸軍屯田之益數多力且而道阿勒達爾至京兆大禁詐冒兵民之官皆入計局為保丁已宗親同之事始嚴然兵民官凡皆所嚴詰司命下

乙未憲宗親征蜀以關宋世祖趨荆鄂軍於小漢召問軍事公對曰蜀道險遠瘴癘時作難必有功萬乘豈宜輕動世祖默然久之曰卿言正契我心憲宗崩於軍庚申世祖至自鄂道遺張公文讓過公公語張公曰殿下班師師屯江北股有一介馳詐發

之軍中留何符契張公驚道及言之世祖大驚罵曰無一人為我言此非商孟顛幾敗大計速遣使至軍立約不日額輝布格之使至軍軍中斬之

公赴召開平初憲宗征蜀季弟額輝布格留守和林至是左右部諸王大人會開平額輝布格不至會者勸進曰殿下太祖嫡孫大行母弟以賢以長當有天下上謙遜未許公與廉公希憲參大議潛進言曰先發制人後發人制天命不敢辭人情不敢違事機一失萬巧莫追下頌之明日會者力請遂即位

額輝布格起兵公奏曰南師可還備邊西師可軍便地從之以廉公及公直撫陝蜀公等至關中六盤之兵已應和林公謂廉公曰為六盤策有三選鋒乘虛直搗京兆上也積財聚兵觀望走利中也重裝北赴歸重和林下也廉公曰策彼何出公曰出下已而果如所策是時人持二志關隴日開鞏昌汪帥兵號勁

果其弟良臣適至公等承制佩良臣虎符出庫銀萬五千兩使歸發兵乃完城洛陽借兵於民拜巴崇為將公戒之曰公帥未練之卒出應勦敵揚聲借勢使賊不敢東向續出方略以備之慎勿輕與交鋒使之知我虛實師出巴崇遠戒而鉅敵兵恒而西去公命巴崇追至甘州汪良臣將兵來會成聽諸侯王哈坦號令哈坦陳於北巴崇陳於南良臣陳於中大戰甘州東殺大將阿勒達爾瑯塔噶斬首虜無算關隴平捷聞上報曰卿等古名將也臨機制變不遺朕憂遂改宣撫司為中書省進廉公為右丞公為倉行中書

省事明年進公參知政事  
宋瀘州將劉整因我降人數百及來歸將論誅之公奏盡釋之聞邊將不和公輒手書開諭皆得其死力若蜀帥楊大淵居山帥奇微也

與元伴殺寅有罪繼誅以借兵完城事訟於朝上召入使殿曰使卿關中使卿極孟兩著治效今謫卿者還至卿豈有所望耶亦驕而志驕耶公對曰臣在秦三年豈能事事當理上負聖恩下欺臣心有死不為鉅寇滿野借兵完城事豈得已且有前旨也功若自歸罪則分人非臣所事欲加之罪臣請就戮上顧侍臣數公大計屈伸手指凡十有七謂公曰卿無罪今委卿四川勉之行大用卿出金虎符佩公行四川行樞密院事

至元元年入中書上欲知經學公與姚左丞樞密參政果募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

初中統三年立領部以阿哈瑪特總錢穀至是革去公與太保劉公等奏燕王為中書令人省聽政罷世官行遷轉法併州縣戶耗者

二年平章趙檣奏立諸路行省丞相律行省河東公為之貳旋召還  
六年同食樞密院事連年遷食書遷副使數軍實差萬戶千戶等三給軍吏俸使四千人屯田給牛種農器墾田三萬畝收其獲以餉軍決不勝軍者戶三萬戶一丁者亦法去若丁多業寡業多丁寡者財力

十年封皇子莽拉木為安西王立王相府以公為王相上曰王年少河通西盡以委卿公進十策於王相資合出一軍

曰睦親鄰安人心敬民時備不虞原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治固本根察下情王為酒嘉納又曰文集云至元九年立皇子為安西王明年至安西時河之外家四萬餘戶令之加於其地又曰文集云至元九年立皇子為安西王明年至安西時河之外家四萬餘戶令之加於其地又曰文集云至元九年立皇子為安西王明年至安西時河之外家四萬餘戶令之加於其地

王薨王妃使公請嗣於天子未允明年又入請賜允猶未遣也公病於京兆其年王妃殺王相趙昞於六盤辭連公子璵逃至行在亦下公吏久之得免

州作雪堂於東坡貶惠州築室於白鶴觀若將終身善處變矣吾有慕焉遂封小圃於都城之南以居澹然與造物者遊朝士及僧道日造門問遺不絕益為世所重

曹有阜曰左山公自號左山老人著詩千餘篇尤善雜書時人銘其先世者以不得公書為未孝

公具文武才忠誠公亮慷慨有大志遭際世祖聖神之主道同氣合獲展宏略功在社稷德洽黎元慶流子孫可謂一代英傑者矣雖冒安西之獄事旋昭雪克終令名蓋有以也

樞密趙文正公  
公名行字輔之趙州贊皇人國初舉進士教授趙州歲辛亥召居王邸歷邢州陝西幕官己未王師伐宋參議元帥府事

中統元年拜陝西四川宣撫使至元七年授高麗經略使奉使日本還朝改四川經略使十年拜同食樞密院事居官九年以疾辭歸二十二年薨年七十二

公女其人避遼帝宗諱易其為直以部族兆嘉為姓佐金相平遼宋功世長千夫成其定贊皇人不能金言者謂為趙家其會大父鎮國上將軍諱祥者喜曰天將大吾家耶因趙姓

崔立殺守相降而自王猶譏城門出入者殺積憤恨籍公侍母夫人懷其家牒及忠罔以上世遺給曰非是無以知吾生族彷彿儀形雜薪焉人竊出將歸趙及河已集將北之民數千惟七艘濟舟兵病之民爭挺刀亂投及夫人首公皆受之幾折兵顧見長手援以登





何用良詞對奏此非學者之病實在國家所向尚詩賦則人必從之尚經學則人亦必從之矣

參政賈文政公

公名居貞字仲明其定獲鹿人初事潛邸中統元年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給事中至元十年襄陽降授襄陽路總管十二年食行中書省事十四年遷湖北道宣慰使明年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十七年薨年六十三

公年十五汴亂奉其夫人孫歸河居天平甫冠入官行臺於時法制寬簡凡受事者惟以賄先或餽黃金為兩半百錢絕不取太宗聞之稱其清慎特敕有司月給白金為兩百

世祖淵龍驛致諸邸與語合意俾蓋城上都竟工丁妣夫人薨去及踐天位首以為中書左右司郎中不名惟官命之坐政事堂位宰相下他為郎者莫與之班尤善國言大小庶政不資吾人皆特入奏其多帝自將討叛王漢北漢人惟丞相史公及公從行有暇陳說資治通鑑納君於善一日帝問卿俸幾何公如數對則曰何薄如是救增之公曰品制宜然後太保劉公奏公參知政事公又曰他日必有由郎援例求執政者將何為禦皆不許

有言華人富且反者上以問公公曰盜由貧起未聞富而反或曰山東李璵非富以叛耶公曰璵之變在於權太重今郊遂之民或凍餒欲死子獨言其富何耶上深是其言

雲中民一母三子伯從軍季殺兄衆議以母故原其死公曰弟殺兄天下大惡也若恤其母宜免從軍者以養上可之行

至元改元參議中書省事詔同先世父中書左丞相行省河東山西罷世侯置牧守

五年再為左右司郎中盜殺臣平章欲擅利權病其束手中書不得肆欲奏求分六曹繁務立尚書省授公中書給事中與丞相權制救而已同兩丞相史公耶律公潤色國史

十一年詔丞相巴延平章阿珠右丞相阿爾哈雅行中書省將圍襄陽軍濟以新籍之兵合數十萬衆平宋授公宣撫使議行省浮漢濟江下鄂大師其東留石承及公成鄂冬十二月天兵由鄂羅漢漢江直抵鄂

移軍圍鄂公留戍士民求見者前其人而御其金帛一錢不入其門酒著之微亦絕戰車卒無入鄉敢縱暴者刑以重典發庚辰宋宗室仰食官者仍廢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格節雖胡狄皆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旅滯此者給糴歸之剋舟百數十艘換以水軍免括商民置醫局遣醫更視疾

妻安邦以信陽來歸縱其子人親矣裨將陳思聰屠其家或議加兵公曰為是益堅其叛惟可計致遺朱千戶從十人往使戒無操兵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怨盡明之省何俟其出而屠其家或仇黨夙夜甘心於汝奈何宜身至省告余以故余則直汝不然少猶豫則以叛加與兵誅矣思聰來隨徵其妻子其徒至數以賊賊主帥家與未受使言迎射殺其從二人罪併其子諸為亂於市

幼主既降其相陳宜中文天祥挾益衛兩王逃之閩廣傳人號年東南大益錫倖之徒相煽以動大或數萬小亦千數在在為毒斬寇起司空山劉黃及壽昌壽昌鄂尤魁鄂屬縣傳高亦集衆跳梁為應公多為敵曉曰汝皆平民為賊騙脅至此俘殺之獲子女貨財渠惡悉有汝何利焉捐父母妻子徒受叛逆之名以取族為鄉里所醜今能投兵返其居者後齒平民不縱迹其既往有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受賞以渠首至者官之其情上下猜阻稍稍離渙壓以官軍遂盡誅戮鄂平無留高亡之江西武甯公又做敢舍匿者誅及其鄰窮無所歸變姓名返家為尉吏縛致磔死初遣高戶某者討是賊其人願以高為辭請急盡滅鄂之豪傑大姓以絕禍本公曰應賊者高鼠子何為旋就身夷豪傑大姓初無與知奈何以高誣誅逆天欺君以禍民汝第往吾能必其無他其出人出留所善部將戒曰聞善還軍汝舉棧樓內外合發必盡滅是會其戰不利水死其事始彰鄂人大恐轉益德公特為司命時精兵盡於圍潭居守半老疾乃難新民乘城民相誓曰設寇誠至吾曹二三千人必無回顧其家專擁衛買相

江左之定也詔夷其城公獨完鄂不墜後屬更寇卒莫能犯

十四年拜湖北宣慰使民素父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其去俛事於學

十五年詔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先聲至江西民有迎訴千里外者時其省收海隅僞命甚急有者坐以連賊無者謂為斬置將為後用誅論巨室釐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至出其非辜下令凡送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既如其舊官之矣自餘皆此無所復復徒自取禍其悉投水火敢有以家兵使為名挾人民家

為收匿以起獄取貨與奴妾人子女痛繩以法大水填民窟室蓋藏者發粟以開其逃登屋木者遣吏具舟載糜粥糗糧以食脫沉溺救萬家

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至省其立庭下其多大雪墮地庭消移時不能滿寸右丞塔出願謂公曰南方並有北寒三月公曰相公要親妻熾熾其前而輒輒於後言是則宜從庭立者必以為加三月矣右丞謝

其失言休士於廬山是知其為心斯須不忘恤下也

十六年李梓盜居南安公度他將往則為暴堅其不下請身往平鐵提兵千營於城北為撤推誠招懷梓發度猖獗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必不為用乃閉妻子一室自焚死衆皆散還其鄉不戮一

人平南安歸江東饒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船人有乘數萬狂僧盜相公曰都昌與我南康只限彭蓋此寇不敵將亂南康乃調國兵成邊彭蓋西溯別道方招討將其軍仗伏舟中偽為商農徑造麥舍生擒萬一與其相曹者以歸磔能與市其徒駭散復其民居後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公曰大賊誅矣延求何為火之神道

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賦江浙西瀟湖廣三省再造海艦公極言如是將亂江西南欲身任入開陳其過舉他相以為不可廢閣詔令異同之間公處於豫章而始成戰艦道宜慰某者總致于軍東征丞相憤失軍與將以是日斬使忽詔下既江西海艦後期能兵君子謂公幾猶利國猶古尸諫云

公家居事妣夫人曲盡孝敬迨終移是以養寡姊視政之休未嘗廢學從戎亦嘗馳負書以行延師私塾鍾德諸子曰或一至其舍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容聖大有為之時與二三元臣上以毗贊其經國下以燮熙其子民者十有三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軍于襄陽于湖廣于江西新造之邦體化未蕩安而集之熙而濡之如恐一夫不獲其所卒有海隅之難盜賊附起禍譬而賞勳德緩而威權徐革其面而淡其心俾方三數千里之氓一喙同辭稱其仁人求能推守大帝諭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不殺之訓者無公亞匹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

內翰王文康公

公名鶚字百一開州東明人金正大初中進士第累擢中書省右司員外郎金亡居保定歲甲辰召居王邸中統元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奏立翰林國史院詔從其請至元五年致仕十年卒年八十四

公幼穎悟讀書日記千餘言終身不忘長工詞賦有聲場屋年十九由東平貢禮部再薦科名會河朔亂舉家南渡流離頓挫中身愈困而學愈力故其成就有過人者正大甲申登詞賦第一甲第一人始公之為鳴於庭鄉張先生大淵或博物見之曰此鶴也因為制名字曰百一蓋取鶴鳴為舉釋褐賜緋授奉直大夫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再考改歸德府判官兼城父令下車之後立教條正風俗未幾政成吏畏而民安之廉可以治聞遂同知中州事兼汝陽令政聲籍甚俄丁內艱金主遷蔡起復尚書省都事陞右司員外郎兼翰林修撰金主見公言事深中時病惜其柄用之晚

蔡陷萬戶張乘素聞公名策之北渡館於保州者十餘年深自韜晦若將終身焉上之在潛邸也好訪問前代帝王事迹聞唐文皇為秦王時廣延文學四方之士講論治道終致太平喜而慕焉甲辰遣故平章政事趙璧今禮部尚書許國楨首聘公於保州從人留也公自以亡國紫臣義不

可再仕辭疾者久之已而就道既至上一見喜甚賜之坐呼狀元而不名朝夕接見問對非一凡聖經所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不陳於前上為發矇管論公曰我今雖未能即行安知他日不行之耶

公北行時故人馬雲漢以宜聖畫像為贈既至北庭適值秋仲奏行釋奠禮上悅即命辦其事公為說文行三獻禮禮畢進於上上既飲福熟其胙上下均之其崇敬如此自是春秋二仲歲以為常所以尊師重道者實公啟之

丙午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上問公應受賀否公以富弼故事對遂罷宴徹樂明日始受賀

上留公漢北二載恐年老不可再歷冬寒召公謂曰朕欲遣人送子歸南子何所欲公對曰臣本閒人漢蒙寵召待遇甚厚亦已幸矣復何欲之有但願吾王好賢樂善之心有加無替則臣之受賜豈有量耶

庚戌春憲宗遣故參知政事李舜咨以安車來徵公同玉峯魏璠應召訪及軍國大計稱旨將任以政公力辭而還

上龍飛特授公翰林學士承旨公遂舉李冶李純王磐阿克坦公履高鳴徐世隆同為學士公視諸老年最高學最博言最切直若政之美疵事之可否人之賢不肖皆極言正論無所顧忌至於主盟善道進爽後學推戴人材布列臺閣紀綱法度文物典章煥然一新

公奏言自古帝王得失與廢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國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罔不臣屬皆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歲久漸至遺忘金寶錄尚存善政頗多遼史散逸尤為未備當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館不立後世亦不知有今日上甚重其言命國史附修遼金二史

至元五年春屢有微恙懇乞致仕詔允其請然有大事則遣中使就訪焉又敕有司歲給廩祿俾其終身

俾身後有所遵守。如科老其錢之弗用。皆治命云云。  
十五年秋九月。翰林承旨和爾果斯。前中書左承張文謙。奏請狀元。禮部舊人。嘉言善獻。於國多有裨益。今已云亡。在典禮宜有封諡。詔特贈諡曰文康。

公體梯樂易。無城府岸。愛交游。喜施舍。家釀法酒。客至輒留飲。談笑終日。氣不少衰。在翰林十餘年。凡大誥命大典册。皆出公手。以文章冠海內。而未嘗談文章。嘗謂門人曰。分章稱句。乃師生舉子之業。求知於致知格物之理。則楷如也。為己之學。當以窮理為先。故一時學者。翕然成師。尊之如中書左承張康子清。右三部尚書柴禎。皆出公門。

公向侍王邸。嘗請葬祭金主。許之。及遂汝陽。求訪百至。竟無遺弓可獲。但其牢禮表誄。為位以哭。哀動寮人。其大節如此。

內翰王文忠公

公名毅。字文炳。廣平永年人。金正大中。登進士第。中統初。擢益都等路宣撫副使。王師圍濟南。參議行中書省事。遷翰林直學士。為真定宣慰使。至元元年。復召入翰林。兼太常卿。進拜承旨。居翰林二十年。累乞致仕。不許。年八十二。始遂所請。三十年卒。年九十二。

公自幼志趣不凡。為學即知自勉。金遷都汴。舉家南渡。河居汝之魯山。既冠。開郟城麻微君九疇。為時名儒。妻繼往從之。學勤苦百至。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授歸德府錄事判官。不赴。自是為學益力。涵泳經史。漸浸百氏。發為歌詩古文。波瀾闊放。浩無涯涘。邈乎其不可窮已。歲壬辰。河南受兵。避難南走襄陽。宋制置司。素抱公名。署議事官。丙申。襄陽難作。公子身北歸。至洛西。適樓中書。惟中被命招集士流。一見喜甚。錄其名。授以告身。惟所欲往。遂北游河內。居無何。值王榮之變。去隱共山。尋遷相下。會東平總管嚴公興。舉養士。虛師席。迎致公。師道尊嚴。望之若莫可梯接。及即之。溫然和悌。隨問隨答。聲塵忘倦。其辭約。其義明。學者於句讀抑揚之間。已得之矣。受業者常數十百人。往往為名士。居數年。東游齊。樂青社風士。遂有定居之志。

中統建元。拜益都等路宣撫副使。頃之以疾辭去。三年春。李璫萌異志。公覺之。柴車載妻子潛出。挺身走濟南。遂乘驛至京師。時王文統始伏誅。朝士惴恐不安。公至。侍臣以聞。上即日召見。詢問再四。嘉其誠節。王師圍濟南。上知公家在圍城中。授參議行中書省事。公日閱軍務。一語不及其私。齊亂平。聖妻子來居東原。

拜真定。德順等路宣慰使。禁嚴奸暴。扶植善良。民賴以安。先是衡水監縣孟古。指挾勢行私。所為不法。部民趙清發其奸。訴諸有司。既其伏矣。監司之立也。其妻懼。謀盡去趙氏。而滅其口。賂家人。醉以酒。夜潛入清家。清逃匿獲免。其妻及妻子。縊於清。來訴。權要。不為申理。且欲易其獄辭。公曰。誠若是。死者何辜。竟

奏擬真諸法。籍其家資。以其半付清。真定有西城買。稱貸取息者。不時償則。逮繫私室。榜掠桎梏。恣為威虐。人不勝。酷目之曰閻羅王。數千塊。公府同僚。良意。惟所指。應。公正色詰責。呼五百。掉柳以出。慙之數十。時治事西北城上。命拊之。投諸地。郡人稱快。迄公去。不敢復然。

至元七年春。復徵拜翰林學士。入謁宰相。首言。方今害民之吏。轉運司為甚。至有稅人白骨。使民間。憂廢。不得改葬者。盡速罷去。以蘇民困。已而運司果罷。

權臣阿哈瑪特。秉政。風大臣奏言。書省當併入中書。拜右丞相。安國為三公。蓋名示尊崇。實奪之相權。奉旨會議。公言。兩省合而為一。命右丞相。總統之為便。如其不然。則兩省姑宜依舊。三公既不與政。不宜虛設。權臣私論。為之沮止。

兼太常少卿時。宮闈未立。朝議未定。凡遇稱賀。臣庶無問貴賤。皆集帳殿前。執法者厭其多。揮杖擊之。遂去。復來。頃刻數次。公慮為外國笑。上奏曰。按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人者。謂之闖入。由外及內。罪輕重各有差。宜令宣徽院籍兩省而下。百司官姓名。各依班序。總通事舍人。傳呼贊引。然後得進。有敢越次者。殿中司糾察。問律。不應入而入者。宜準闖入治罪。庶幾朝廷禮肅。後遂定朝儀。如公言。又言。曲阜宣聖鄉里林廟所在。前代給百戶。以供洒掃。國朝因仍。皆錫復差。賦夫百家。歲賦。為鈔不過六百兩。僅可比朝廷一六品小官。俸給。聖朝疆宇萬里。歲入財賦。以億萬計。詎肯惜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於府庫所益無多。於國體所損甚大。初。果朝給林廟洒掃百戶。復其家。至是。尚書省臣括戶。悉收為民。故公言及之。

九年。上聞天下獄囚滋多。數諸路自死罪以下。皆縱遣之。期以秋七月。來歸京師受刑。及期。皆至上。惻然矜憫。悉原其罪。其後詔詞。臣草詔將成。論天下而不宣旨。意久之。皆不稱旨。公乃以釋囚之。意命辭進讀。上喜曰。此朕心也。欲言而不能形之於口。卿能為朕言之。嘉獎不已。

十年。再乞致仕。詔不從。仍舉宋雷膺。魏初。徐琰。胡祇通。孟祺。李謙。宜居翰苑。

國子祭酒。許衡將告歸。上命書左丞張公謙問公。言自古有國家者。必與人材其治。若無學校。人材何從而得。許某教生徒有法。數年之後。皆可從政。事體所繫至大。某性廉介。意其所以求退者。得非生員數少。坐糜廩祿。有所不安。而然耶。宜增益生員。使之進學。庶幾人材有成。某之受祿。亦可以少安矣。詔從之。

十一年秋。忠履。踰於行步。家居養疾。上遣使存問。賜以名藥。公嘗言。前代用人。四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用其材力。閱其長老。養其廉恥之心也。今入仕者。既不限年。而養老病者。或至扶昇。負負而登。堂。其人既自不知。恥朝廷亦不以非甚不可也。每遇會集。議政之際。數數及之。故自始得疾。即自停月俸。歷冬迄春。屢乞致仕。上遣使諭之曰。卿年雖高。非任劇務。第坐教人耳。何以辭為。仍諭旨。右丞相王塔士。素著忠順之節。祿之終身可也。復詔有司。盡給所停俸。公不得已。復出。國有大政。必咨訪而後行。

詔集百司問鈔輕物重事學士王文炳對曰物貴則不足物賤則有餘要以節用而不妄費庶物貨可平

時方伐宋凡權輿謀畫有所未允則遣中使詢問公悉心敷對皆見納用又將有事於日本遣使問公公

奏言今方伐宋當用吾全力庶可一舉殲滅若復分力於東夷恐曠日持久功卒難成俟宋滅徐國之未

晚也

江南既下公言禁戢軍士選擇官吏賞功罰罪推廣恩信所以撫安新附消弭寇盜之策其備皆略施行

十三年冬朝議欲汰冗官權臣以不便按察司欲因之省去公奏疏曰外路州郡去京師遙遠濫官汙吏

侵害小民無所控告惟賴按察為之申理若指為冗官一例罷去則小民冤死而無所訴矣若曰京師有

御史臺足以糾察四方之事是大不然御史臺糾察朝廷百官京畿州縣尚有不及況能周徧外路千百

城之事乎若欲以按察司併入運司今之運司專以營利增課為職與管民官安分彼此豈暇顧細民之

冤抑哉臣以為存之便按察司由是得不罷

自江南撫定賞賜有功但選加職位有至宰執者二十餘人因議更定官制公奏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

有爵號有職位爵號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

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術也臣以為有功之人宜加進散官或賜以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

可也不宜任以職位

十九年王師將大舉伐日本公入諫曰日本島夷小國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不伐為便時

軍行有日矣上以為非所宜言天威震怒謂公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有他心而然耶公對曰臣赤

一家持縑索者繼懸於門應之不少拒世得遺墨爭寶藏之

尚書李公 公名起字士都東平須城人金興定中登進士第國初為東平嚴侯幕官中統元年召至京師明年以

翰林侍讀學士行東平路總管同議官至元五年召拜吏禮部尚書七年除南京路總管不赴八年起

為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遂致仕歸二十六年卒年八十七

公幼精敏六歲知讀書性嗜靜講學之外一無所好年十二三為程文下筆為時輩所稱初教授君困頓

場屋一夕夢在李彥榜下登第數名閱計借之士無之因以命公年十六業成質幹清純甫能勝衣將從

教授君赴春闈備置或少君教授君不卸也及期肆筆數千言比亭午已脫囊洩試者見其敏給大加賞

異命下公中本經第一教授君果出其下且意義褒貶所取各異人以此散向父子釋褐調溫縣丞未赴

寓陳之項城聚書深讀務為無所不聞仍手自抄錄為日課不輟

金亡公奉親還東平嚴武惠公一見待遇加禮授行臺都事凡入觀出征不令去左右行臺罷改行軍萬

戶府知事武惠薨今中書右丞忠濟嗣政升公經歷東平大府民繁事殷公處贊襄之任圖慮深遠未始

依違苟從平章宋公時居幕長議論率與公合若府政得失民生利病屢為公言之居數歲同列者趨

向不合移疾求去會丁教授君憂即杜門不出服除嗣君不欲以幕僚相屈置公師席躬率僚屬請問經

傳多所開益魯諸生執經受業者前後非一

己未上將伐宋次濮陽召公問治國用兵得失之要於治國則以用人立法實謂君道務本清源為對用

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為對上嘉納之 上即位建元中統驛召至京師時備諸訪凡國政可否知無不言其年冬車駕北征徵需煩索行中書省

籍科徵租稅比之見戶或加多什六七且止驗見戶應輸猶恐不逮復令包補逃故必致艱難苟不以撫

字安集為心惟事供億則諸人皆能之豈聖上撥賢更政之意哉省府為獨通戶之賦

二年春內難平公上表稱賀因示諷諭曰忠難之作上天所以存警戒願日新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殆

功成不有選官以修政崇儉以養民恆以北征宵旰之勞永為南而佚豫之戒上為敬容擢用有期屬東

平萬戶嚴忠範代其兄為本路總管奏請公偕行將帥用其言詔授翰林侍讀學士行東平路總管同議

官

朝議令老疾輸風公貽書省府曰聖人即位之初凡鰥寡廢疾之人命所在優恤去歲省府皆有榜諭俾

給糴收養旬月之間一予一奪非所以示信於民也從之

元朝名臣事略 卷十二

二〇五

561

至元五年，詔起公吏部尚書，格品條式選舉禮文之事，多出公議定。宰相素重公，凡有集議，必置之座上。傾聽言論，會制府有升省之議，遂請老而歸。

八年，拜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務持大體，不事苛細。一出按行，則致仕不復出。嘗

公貧而後生，小子望之若莫可梯接，及前則見於面，樂於誨誘，有所問，則叩頭終始無所隱，或不可與言，則未嘗交一語。薄於世味，每以安恬退處為心，故其居官日淺，而未嘗作期月留也。家居安坐一榻，書史滿前，窮日夕不少厭。

太常徐公

公名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金正大中，登進士第。國初為東平行臺幕官。中統元年，拜燕京宣撫使。三年，除太常卿。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又兼戶部侍郎。七年，拜吏部尚書，出為東昌路總管。擢山東道提刑按察使。十五年，移江北淮東道。十七年，召為翰林學士，又召為集賢學士，皆以疾辭。不行。二十二年卒，年八十。

公生而穎悟，七歲入小學，應對進退，輒異常兒。年十五，有賦聲。二十二，登正大四年進士第。京朝官交章辟公為縣令，朝請遣人辭焉。且戒公曰：汝年少，學未至，毋急仕進。更當多讀書，涉獵往事，以益智識。俟三十，入官未晚也。公奉教為學，益刻厲。經史諸子百家，靡不研究。雖平徐公

壬辰之亂，朝請殺公。已而南破，公歸太君北渡河，嚴武惠公知公名，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公勸武惠收養寒素，一時名公多歸焉。故東平人物之盛，為諸道最。武惠薨，嗣侯襲職，署公詳議職，雖贊佐，侯實師之。先帝即位之歲，置總六部於燕京，以公充拘權燕京路課稅官。公謂理財非所能也，力辭而歸。

大元受天命，肇造區夏，列聖相承，未遑文治。上在潛邸，獨尊儒士。凡天下鴻才碩學，往往延聘以備顧問。壬子歲，自漢北遣使來徵公。見於日月山之帳殿。上方治兵征雲南，問此行如何。公對曰：昔梁襄王問孟子天下烏乎定，孟子曰：定于一。襄王曰：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殺人，天下可定。況蕞爾之西南夷乎？上曰：誠如威卿言。吾事濟矣。是歲雲南諸國降。上既登極，每有征伐，必諭以不殺。於是四方覲正朔之國，頗來臣屬者，隨相屬於道。十餘年間，際天所覆，咸為一家。土宇之廣，開闢以來未有也。不嗜殺人之效，其捷若此。然一言痛痒，皆自公發之。

東平自武惠時得亡金太常登歌樂，有旨取觀。公典領以行，即見上。欲留公，公以母老辭。道向書柴公送公還。又明年，今參政商公用東平經歷赴召北上，嚴候遠令公代之。公既正位，幕長軍民之利害，公事之得失，知無不言。其所救正者非一。

中原板蕩之餘，郵學久廢，候修復以養生徒。公懲愚之力居多。又歲暑題考試，等其甲乙，屢中高選者擢用之時，自入學，親為諸生講說，其課賦之文，有不中程者，輒自擬作，與為楷式。一時後進，業精而行成。

人才輩出，有如翰林學士閔復，太子諡德李謙，浙東按察使孟祺，禮部侍郎張孔孫，太子贊善夾谷之奇，等是也。

中統建元，擢公燕京等路宣撫使。京師久號難治，下軍以新民善俗為務。車駕往還，貴近迎送，百色供億，從容以辦。中書省徵諸路當發禁衛之羸馬，數以千萬計，錫林與其什器，前期戒備。公曰：國馬牧於北方，往年無備於南者，上新臨天下，京畿根本地，煩擾之事，必不為之。馬將不來，吏以此軍需也，其責不輕。公曰：責當我，遂弗為備。馬果不至，清濟鹽課，前政虧不及額，公綜覈之，得增羨若干，敢賜白金三十笏，以嘉其能。

二年，移治順天，歲饑民乏食，公發廩貸之，所全活者甚衆。三年，宣撫司罷，公還東平。總管嚴公奏：太常登歌樂，向聖主觀於日月山，既而發還，今十餘年矣，乞增宮懸大樂，文武二舞，令衛工教習，以備大祀。上可其請，就除公太常卿以主之。兼提舉本路學校事。

四年，上聞堯舜禹湯為君之道，公取書所載帝王事以對。上喜曰：汝為朕直解進讀，我將聽之。書成，上命翰林承旨安藏譯寫以進。

至元元年，除翰林侍讀學士，兼太常卿。朝廷大政諮詢而後行，詔命典冊，多出公手。公選前賢內外制可備館閣用者，九百卷，曰：瀛洲集，至今用之。

六年，作新大都於燕，宗廟之制，未有議者。公奏曰：陛下帝中國，當行中國事。事之大者，首為祭祀。祭祀必有寢廟，因以圖上，乞教有司，以時興建。從之。釐年而廟成。公之所教，太常禮樂亦備。遂迎祖宗神御入藏太室，因奉安而大饗焉。禮成，上悅，賞賜良渥。

公在翰林太常，所薦僚屬多海內名士。時號得人，尋兼戶部侍郎，奉教議立三省，遂定內外官制。上之在宮闕落成，而朝儀未立。公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會同，朝廷之禮，不可不肅。宜定百官朝會議，從之。七年，拜吏部尚書，公以銓選無可守之法，為撰選曹八議。

九年，公乞補外，除東昌路總管，佩虎符。至郡，專務以德率下，不事鞭箠。吏不忍欺，民亦化服。期年而政成，乃修廟學，起驛舍，新公廩，區處皆有條序。力省功倍，而民不知勞。郡人頌之。

十四年，起為山東提刑按察使。某路有妖言之獄，所司逮捕凡數百人，公為剖析，結誤者十八九。悉縱遣之。

十五年，移公淮東，按察使。淮安安撫使許瑄，亡宋邊將，家人有告瑄匿官庫財者，憲司繫其妻孥以徵之。公謂同僚曰：許所匿者亡宋之物也，豈可與今盜官財者同論邪？同僚不以為然。公獨抗章辨明，行臺是之，釋不問。

詔發南北兵征日本，遠近愁歎。江浙尤甚。公奏疏諫之，語剴切。當路者恐忤旨，不即以聞。已而上忘愆，其



天下後世者凡以不出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湯武之順天應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予有愆德武未盡善後世辟王乃復賴前哲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八例曰得曰傳曰哀曰復曰與曰陷曰絕曰歸始皇十年貶絕陷者何懲任相之失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宗宗之惡也實景帝者何短通喪也實明帝者何異異端也與明宗者何有君人之言也與世宗者何禮樂可與也如是八例其說累數十萬言以謂不如是則是非不白治亂不分勅戒不明雖綿歷千萬世正統之為正統昭昭矣

內翰李文正公

公名治字仁卿真定饒城人金正大末登進士第壬辰北渡居太原海府交辟皆不就至元二年召拜翰林學士明年以疾辭歸居元氏之封龍山十六年卒年八十八

公幼讀書手不釋卷性穎悟有成人之風既長與河中李欽叔龍山冀京甫平晉李長源為同年友屏山李先生命代作墓銘數篇一夕而就屏山大加賞異正大七年登詞賦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從大臣辟權知鈞州事時調度方殷公章出納無圭撮之誤壬辰正月城潰公微服北渡流落忻州聞人所不能堪公處之自若也

先生才大而雅識遠而明閱於中而肆於外蓋將以斯文明斯道者也河南時文聲已大振及壬辰北渡隱於尊山之桐川聚書環堵中閉關卻掃以涵泳先王之道為樂雖飢寒不能自存亦不卹也是後由尊而之太原之平定之元氏流離雖沛亦未嘗一日廢其業手不停披口不絕誦如是者幾五十年先生之於學其勤至矣人品既高其積之力斯久所以優柔屢飲深造自得兼衆人所獨經為通儒文為名家其名德雅望又為一時衣冠之龍門也退然自以為不足嘗曰名為吾眼中之味蓋先生性喜退密恥於近名所學所行切於為己而非以為人也

世祖方居潛邸歲丁巳五月遣按武木兒董文用馳傳來召且曰素聞仁卿學識才優潛德不耀久欲一見之切母他辭既至帝問汝在河南居官者誰最佳公對曰百餘年間人才未易數在今日論之其險夷一節則完顏仲德甚可嘉尚又問仲德讀書否對曰仲德策論進士觀其以國忘家以位忘身實自讀書中來又問完顏哈達及布哈何如對曰二人將略俱短少帝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諫論知無不言實為唐朝名臣第一彬伐河南未嘗妄殺一人當在方叔召虎之列俾白衡在在所不誦又問今居官之人有如魏徵者否對曰今之人側媚成風欲比魏徵實多愧矣又問人材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且今之儒生如魏璠王鶚李獻卿關光廷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可用之材又嘗賢王之所未知已嘗聘問者也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夫四海之內曷止此數子哉誠能廣延於外將見雲集輻輳於朝廷也又問回鶻人可用否對曰漢人中有君子小人回鶻人亦有君子小人但其貪財嗜利廉謹者少在國家擇而用之耳又問天下當如何而治對

曰夫治天下欲難則難於登天欲易則易於反掌蓋有法度則治按名實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實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天乎且為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民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至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賞罰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趨亂已為幸矣又問昨者地震何如對曰天變為陽不足地動為陰有餘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作矣今之震動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宏多或刑獄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於此矣然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出此以警之苟能辨姦邪去女謁屏讒慝減刑獄止征伐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則可變咎徵為休徵矣

先生平生愛山嗜水餘無所好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以供餽粥學者稍稍從之歲久從游者日益多所居不能容鄉人相與言曰封龍山中有李相防讀書堂故基兵革以來荆棘墮廢不治若芟而昏之令先生時憩杖履而栖生徒豈不為吾鄉之盛事哉以告先生先生欣然從之遂相與聚材鳩工日增月積講堂學舍以次成就舊有大成殿弊漏傾欹又重新之未幾朝廷聞先生賢安車聘之既至奏對稱旨欲處以清要先生謝曰老病非所堪也懇求還山朝廷知不可留遂其意後四年詔立翰林院於燕京再以學士召仍敕其定宜慰司驛騎寄遺先生起就職幾期月又以老病尋醫去

翰林視草惟天子命之史館秉筆以宰相監之時青佐之流有司之事耳非作者所敢自專而非是是也今者猶以翰林史館為高選是工諛譽而善飾飾者為高選也我恐議者羞之

楊趙元李四公像於其中以事之惟閣閣文獻以道德文章為一代宗師者昔在禮部翰林對持文柄時  
 號揚趙道山敬齋皆二公門下自南都時才已相埒北渡後嘗往來西州寓志於文字間唱賦送和世亦  
 謂之元李海內之人識與不識往往誦其詩讀其書敬仰其人蓋所謂聞而不得見見而不得親者獨是  
 一郡閭閻之桐鄉文獻之梓里也人歌清靜之政家服孝友之化而又接見道山敬齋凡官吏士庶每語  
 及中州者無不以四賢為稱首堂而祠之宜矣太常孫公撰

太史楊文康公

公名恭懿字元甫奉元人隱居不仕至元十二年召至京師未幾辭歸十六年以修麻召麻成授集賢  
 學士兼太史院事十八年辭歸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學士領太史院事二十九  
 年以議中書省事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

公以正大己酉生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恆其居於汴於歸德於天  
 平雖開關險阻未嘗忘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於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置皆謝不取惟  
 服勞以為養暇則力學綜博於書無不經目而究心者握衣之徒戶外滿牖橫經入問為析疑義源源其  
 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縉紳友中大夫者馳書交譽知之庸者求觀其文侈其肆者以為饋  
 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道於將來時已遷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為章句儒而止志於用  
 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於數千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果為不  
 可與行於天下兵特以芟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  
 三軍為士師質實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更乎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  
 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惟其意嘆曰人備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人德有其門矣進道有  
 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履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為一於持敬行之以剛健居  
 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致遠錄公

歲甲寅司徒許文正公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接其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於傾蓋頃歸心服曰世  
 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夕而所造益深平居  
 初於為言喪中大夫絕口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法桑門感世之法為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皆黃腸衣  
 衾必緇疏衰窆窮悲憂為疾杖始能起司徒會葬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陰夫夫特立而獨能行  
 之聚居六年司徒東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陷三輔士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神道  
 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其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相始與  
 右丞相安國共政日舉公賢丞相以聞十年遣使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皇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  
 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道郎中張元智皆致是命其冬下東京師上道國王和通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

問鄉先德為誰從何師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明年正月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太師南伐使久不至  
 方念之深欲徵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為望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秘

侍讀闕克坦公履請設貢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資文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  
 藝賢與賢能漢舉孝廉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  
 之法遂慎雖有明截止於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遂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  
 晉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為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舉有行檢  
 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賤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淳朴民俗趨厚國  
 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舉男婚而歸神道

十六年詔安西王相致遣赴都九月入見詔於太史院改麻十七年二月訓樞領太史易教領太史衡及  
 公等上改麻奏曰臣等循考自漢以來麻書四十餘家精思推算晝夜測驗荷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日  
 行盈縮月行遲疾五行周天其詳皆未精察四方亦未測驗參考臣等共議權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  
 相較得今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下晝夜刻長短參以古制創立新  
 法推算成辛巳麻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麻者附會麻元更立日法全隨故習願亦無愧然必每歲測驗  
 修改積二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守其職測驗恆久無改歲之事矣又合朔議曰日行歷  
 四時一周謂之一歲月躔一周復與日合謂之一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謂合朔自秦曆紀漢太  
 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間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測驗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測驗四十  
 餘年進元嘉麻始以月行遲速定小餘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三大二小時以異舊能之梁虞  
 翻造大同麻隋劉孝孫造皇極麻皆用定期為時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麻定朔始得行貞觀十九年四  
 月頻大人皆異之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麻雖用平朔遇四大則避人言以平朔闕之又希合當世  
 為進朔法使無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麻謂天事誠密四大二小何傷誠為確論然亦循常不改臣等  
 更造新麻一依前賢定論推算皆改從實今十九年麻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也是日方  
 列跪未讀奏詔賜魯魯及公坐論曰卿二老母自勞謹教示諸人耳四月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神道

徵士蕭燾諱其某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於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  
 聖賢精微之蘊篤志於學其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  
 粹然一出乎正者惟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哉神道



罪亦所甘心。由是蒙民富完至今。外縣民或銜負不直其縣。而投牒求直於公。皆上計府。外縣人舉觀之。曰吾願聞董令。董令顯亦人耳。何明能若神也。府素無厭。公抑不予。或讒之。府欲中公。公曰吾終不能。剝民規利。即棄官去。

世祖在瀋陽。癸丑秋。奉憲宗命征南詔。公率義士四十六人騎。從世祖南詔。後世祖軍人馬道死亡。甚至吐蕃。止兩人能從。兩人鬻公徒行。願隨。取死馬肉積食。日不能三十里。期必達。會東使過。公至軍。言狀。世祖命公弟文忠解尙履五馬。載糗糧來迎。既至。世祖壯其忠。閱其勞。賜優渥。用輒稱旨。由是日親費用事。

已未。我師伐宋。上駐蹕淮西之仙居山。旁有蓋山岩。宋人行光山縣。專於其上。公受命往取之。親抵岩下。再四開諭。守者不應。公免胃示之曰。以吾之兵威。視舉一磬如拉朽耳。所以不足取者。正欲活汝等故也。守者感悟。遂降。

秋九月。師次羊羅汛。羊羅汛。宋之要害也。築堡於岸。陣船江中。軍容甚盛。公請於世祖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之氣不可。臣請督之。與敢死士數百人當其前。弟文用。文忠。載濛衝。鼓權疾趨。士呼聲震。鏖交。公履衆走岸博戰。宋師大敗。文用。願船報捷。世祖大喜。執手指曰。天也。明日渡諸軍圍鄂州。會上崩。閏十一月。班師。

世祖即皇帝位於上都。是爲中統元年。上命公宣慰燕南諸道。還奏曰。人久馳縱。一旦遽束以法。危疑者尙多。與之更始。宜赦天下。制曰。可。反側者遂安。

三年。山東守將李璫反。據濟南。璫劇賊。善用兵。會諸軍圍之。璫不得遁。久之。賊勢日蹙。公曰。窮寇可以計擒。乃抵城下。呼璫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璫耳。餘來即吾人。毋味取誅死也。田都帥降。璫愛將既降。衆亂。遂擒璫。璫勝兵有浙連兩軍。可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帥怒其與賊。配諸軍陰殺之。公當殺二千許人。公言主帥曰。賊由璫。從者何罪。殺之徒草土耳。良乖陛下仁聖。陛下往伐南詔。或妄殺人。雖大吏亦罪之。是宜勿殺。帥從之。大悔已殺者。而殺之者亦自恨失計。

璫伏誅。山東賊未靖。山東搖以公爲山東東路經略使。率親軍以行。出金銀牌五十。有功者懸于門。九月。公次益都。留兵於外。從數騎。衣裳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璫故將吏立之庭曰。璫狂賊。誅若曹。璫死。若曹爲吾民。陛下至仁聖。遣經略使撫汝。相安毋怨。經略使不敢格上命。不子有功。所部大悅。山東安。至元三年。上遷李璫潛州方鎮之橫。以公代。史氏兩萬戶爲鄆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等路統軍副使。遣戰艦數百艘。肆水戰。預謀取宋方略。凡扼塞要害。盡諸製備。列柵築堡。深爲吾利。上召公密謀。欲大發河北民丁。公曰。河南密運宋糧。人習江淮地利。河北耕以供。河南賊以啓土。宋平則河北長。兵籍。河南削籍爲民便。又將校素無俸稍。連年用兵。至有身爲大校。出無馬乘者。臣卽所部。千戶私役兵士四人。百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四

左丞董忠獻公

公名文炳。字彥明。真定藁城人。少爲藁城令。入事潛邸。中統元年。宣慰燕南諸道。二年。授山東東路宣撫使。未幾。召爲侍御親軍都指揮使。三年。授山東經略使。至元三年。授鄆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統軍副使。七年。改山東統軍副使。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淮西。十一年。拜參知政事。遂與丞相巴延合兵。取宋。宋亡。拜中書左丞。十四年。還朝。拜簽書樞密院事。是歲。年六十二。

龍虎公薨時。公年始十六。率諸稚弟事母李夫人。李夫人有賢行。治家嚴。篤於教子。公學於侍其先生。警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治河元公撰家傳。又野齋李公撰墓誌云。公幼岐嶷。舉動如成人。

歲乙未。以父任爲藁城令。同列皆父時人。少公。亦不之懼。居半歲。明於聽斷。以恩濟威。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不敢仰看。里人亦化服。縣貧。重以旱蝗。民殆不能生。公以私殺數千石于縣。縣得以少寬。前令乏軍與貸於人。而貸家息入歲倍。率取債民之糶麥。公曰。民困矣。頭會箕歛。不足已。我爲令。義不忍。我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所計直于貸家。遂業貧民。縣之開田。教之敬。而豪不敢侮。流離漸返。數年間。民食以飽。初科民敢隱質者。誅籍其家。公務兼其力。而募其居。衆危不可。公曰。爲民獲

戶二人聽其頗役稍其力上皆從之始頗將校俸錢以秩為差

七年改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州與宋人接壤鎮兵仰給內郡餽餉有詔和羅本部公亟命收州縣所移文衆皆爭以違詔公曰第止之乃遣使人奉粟曰敵人接糧知吾虛實一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糧來者三不可上大怒仍舊和羅內郡

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淮西築正陽兩城兩城夾淮相望以綴襄陽以遏宋腹

十年拜參知政事夏霖雨水漲宋淮西制置使夏貴帥舟師十萬環攻我急矢石雨下公禦之城上夜貴去復來俄飛矢貫公左臂著脊公拔矢左右發四十矢許房矢絕索矢左右又十餘發矢不繼亦不能張滿遂闕絕幾殆明日水浸淫入郭歷士御避貴乘之壓吾軍而陣公病劇子士選請代戰壯而遣之公飲痛東劍手劍督戰士選與貴將搏斬貴將以戈貴將仆不死獲之以獻貴去不敢復來

王師大舉入宋丞相延行中書省自襄陽東下及宋人戰於羊羅汛公以九月發正陽十一月正月會丞相於安慶安慶守將范文虎以城降公請於丞相曰行省兵既勞於羊羅汛行院兵當前均勞宋都督賈似道與帥陳於蕪湖似道乘帥走次當塗公言丞相曰采石當江之南和州對峙不取慮有後顧請先取和州許之遂降知州事王嘉

三月有詔時向某師宜持重行中書省駐劄建康行樞密院駐劄鎮江時真州揚州堅守不下常州蘇州既降復叛久之張世傑孫虎臣督真揚兵致死於我其揚兵先期敗不敢出世傑等陣大縱萬艘之魚山下江中勁卒前左公身犯前左載十選別船而弟子士表請從公顧曰吾弟僅汝一息脫吾與士選不返士元士秀猶足殺敵吾不汝忍也士表固請乃許公乘輪船建大將旗鼓翼二子船大呼突陣諸將繼之飛矢蔽日戰酣知兵相接宋人亦殊死戰聲震天地橫尸委仗江水為之不流自寅至午宋之師大敗世傑走公追及夾灘世傑收潰卒復戰又破之世傑走海公船小不可海夜乃還俘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世傑繼七百艘宋力自此窮矣

又王文忠公與世傑戰於海公聞一輪而止曰世傑子也

冬十月王師命三道而進公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食利李世修乞降奪於勢不能來城覆為宋公與之微世修以城來令權本軍安撫使所過民不知兵凡所獲生口悉縱道之無敢匿者以故威信前布望旗自靡張瑄者有衆數千自宋時負海陸梁公命招討使王世強及士選往降瑄士選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船五百瑄後至大官

十三年春正月次臨官臨安別縣侯救不下招之一再返將佐請屠縣公曰縣去臨安不百里遠勢相及臨安降有成約吾殺一人將誤大計況屠縣於是遣人入城諭意縣降

公會丞相於臨安北張世傑欲以其主逃之海公繞出臨安城南成浙江亭世傑計不行竊宋主弟吉王是廣王詩南走而宋主歸出降丞相命公入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藏收禮樂器及諸圖籍取皇帝

諸賢府上之丞相丞相以宋主凱還留事一委公禁嚴豪猾撫慰士女宋人不知易主也時翰林直學士李榮奉詔招致宋士至臨安公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其在史館宜悉收入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凡五千餘冊歸之於國史院典籍氏

宋宗室福王與芮赴京師福以重寶致諸貴人公峻卻不取及官錄與芮家其籍所致貴人重寶獨無公名丞相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以平懷徠安集之功臣董文炳質最諸將留事謹奉詔矣上曰文炳善舊臣忠勤朕所素知

拜中書左承時張世傑奉宋主弟吉王昱據台州閩中尚為宋守救公進兵所過禁士馬無敢履殘田麥曰在庚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蹂之新民何以續命是以南人不忍以兵鄉公次台世傑遁諸將先俘州民公下令曰台人首効順我不暇有而世傑據之民何罪敢有不縱所俘者以軍法論得免者口數萬薄温州温州未下令曰毋取子女毋掠民有衆曰諾守將火城中逃公亟命撲滅火追擒守將數其殘民之罪斬以徇逾嶺閩人扶老攜迎漳泉建甯邵武諸郡皆通款來凡得州若干戶口若干閩人感公德最深至今廟而祀之水旱疾病禱焉

十四年北固有警上將北狩正月召公四月公至自臨安未至上日問來期及至即召入公拜稽首曰今南方已平臣無所効請事北園上曰所願召卿意不在此豎子盜兵朕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也盡以託卿幸有不虞便宜處置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大小咨卿而行已收主者卿勉之公踴躍避謝不許因奏曰臣在臨安時阿勒巴奉詔檢括宋諸藏貨寶追索沒匿甚細人實苦之宋人未洽吾德遽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道即詔罷之又曰臣有專擅之罪初泉州蒲壽庚以城降壽庚素主市舶謂宜重其事權俾為我扞海寇誘諸蠻臣解所佩金虎符佩壽庚矣惟陛下鑒裁上大嘉之更賜金虎符慰勞畢即聽陞爵

公凡在上都三日至大都更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章阿哈瑪特方恬瀛用事生殺任情惟嚴憚公奸狀為之少斂執筆起請曰相公官為左丞當署省案請至再四不肯署後或私問其故公曰主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徇則濟奸不徇則致讒諛行則身危而深失付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略其細務也

十五年夏公有疾奏令解機務詔曰大都暑燥非病者宜卿可此來固當愈公至上都奏曰臣病不足領機務口北高寒前儀暢逸當復自愈請舉力北役上曰卿固忠孝是不足行樞密事重以卿食書樞密院事申書左丞如故公辭不許遂拜

八月八日上生日禮成賜宴蒙禮者奏公坐坐公上坐每尚食上食輒賜公是夜疾復作救諸御醫日診視九月十二日夜疾革洗浴而坐召文忠等曰吾以先人死事恨不為國死邊今至此命也願董氏世有男能

元朝名臣事略 卷十四

三二七

元朝名臣事略 卷十四

三二八

元朝名臣事略 卷十四

三二九

駒馬者勉報國。吾死眼目言畢。就枕薨。上聞。哀悼之良久。家傳  
 公忠實似其父。人主益信之。嘗曰。朕心文炳所知。故譏聞不行。而功立在軍。或與長官爭事。長官國人。持己見不公。公曰。第上兩奏。得可事乃行。長官輒不敢上。卒公是。蓋上嘗誡長官曰。董文炳老成練事。汝父行也。事聽之。文炳不我負也。家傳  
 公平居不妄笑。語有毅然不可犯之色。立朝諤諤。有古大臣風。故上每論漢大臣。謂可任大事者。必首公。而追惜其終止於六十二也。家傳

公孝友。天生居母喪。哀毀骨立。奉祀事。一遵其父。而有嚴。教諸弟。如嚴師。諸弟事之如嚴君。雖貴顯如文用。文忠。歸休沐。不敢先私室。侍立終日。夜不敢坐。不問不敢對。裘馬金帛。公未嘗先御。有即盡賜諸弟。閭門之間。肅然。諸弟或以過被笞。皆惻然受之。以改。及喪。公皆毀瘠。禮而思其孤。深積賢兄以成之也。世之言家法者。比之萬石君。齊家云。家傳

公好讀書。延禮儒士。士雖賤。必接以禮。若金翰林學士。諱南。王先生若虛。其定提學。侍其先生。存則師尊之。沒則恤其孤。而待其提學家子孫。與之婚姻至今。雖在兵馬間。教諸子。不暫廢。公退日。一再至。勉程其家。與儒者講明聖人之道。評品史事。夜分乃休。居官清慎。家無餘財。其子孫化之。亦能清慎。世其家。家傳  
 公幾後十餘年。奸臣僧格事敗。有詔董文炳子名士選者。速召入。上曰。汝知汝父事朕否。士選拜謝曰。臣恐不足以知。上曰。若父忠勤不欺。能成吾大事。汝士選不必違學。學爾父足矣。又嘗問士選曰。汝知曹彬如何。士選對曰。曹彬云云。上曰。曹彬不殺降一事。較之而父。未足為多。必欲盡書而父。竹帛有幾也。家傳

內翰董忠穆公

公名文用。字彥林。忠獻公之弟也。初事潛邸。中統初。大名宣撫司奏為左右司郎中。歷兵部及西夏行省。郎中。至元七年。除山東道勸農使。改工部侍郎。出為衡州總管。十九年。召為兵部尚書。明年。除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二十二年。拜江准行省參知政事。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明年。除大司農。又明年。除翰林學士承旨。大德元年。歸老於家。年七十四。家傳

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於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云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鄉舉。時以真定擬城。奉聖太后湯沐。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太后和林城。世祖在潛藩。命公主文睿。講說帳中。常見許重。察世祖以憲宗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其費軍務。丁巳。世祖命授皇子經。是為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為使。召遺老於四方。而內翰資公。左丞姚公。樞密李公。俊民。敬齋李公。治。玉峯魏公。瑋。皆至。於是王府得人為盛。已未。世祖以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世祖臨江。閱賊。忠獻公請曰。宋恃

江為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數十百人。鼓棹疾呼。衝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世祖。世祖方駐香爐峯。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起立。望鞭仰指曰。天也。且命傳令他師曰。今夕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憲宗崩。十一月。師還。欲待城破。公一日三諫。以神器不可久曠。立恢復位。後以一節。師來。即了江。南。遂還師。家傳

世祖即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衛侍。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文謙。宣撫大名等路。奏為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璣叛。據濟南。從元帥庫庫偕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璣伏誅。山東平。公卒。還。都元帥阿珠。奉詔取宋。召公為副。公辭曰。新登諸侯。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輕畀。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為說。公病不行。家傳

至元改元。召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當瑯琊。嶧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為。公曰。宜鎮以靜。乃為書置道諭之。然後相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壑。中興。西涼。甘州。瓜。沙。等州之土。為水田。若于。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殖農具。更造舟楫。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香伯特穆爾者。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而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謂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辯。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皆事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威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辱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縷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若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忘。自是。謂不行。而省府事相立。二年。入奏。經略事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家傳

七年。立司農。司農。授公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為詩表異。其守。移刺某。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為天下勸農使之最。家傳

十二年。丞相安國。公為工部侍郎。代赫舍哩。赫舍哩者。阿哈瑪特私人也。其徒聞安國公罷政。即使應監奏曰。自赫舍哩去。工部侍郎。不給廩食。廩且殍死矣。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選公。人見。上望見曰。董某。願為爾治。廩食者耶。置不問。但令取給有司。家傳

十三年。出公為衛輝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為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銅鑄金。財帛之運。日夜不絕於道。警衛輪輓。勛役數千夫。公與然髮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郡邑皆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萬一有不虞。

罪將誰歸。公即爲手書。其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連江。淮粟於京師。衛營連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而先弊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飽矣。乃爲集旁郡通議。立法募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河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爲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甚。水不得達於河。即浸淫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術。將無大名。長盧夫。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疑不行。爲郡多善政。民有去思碑。行

十六年。受代歸田里。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裕宗在東宮。數爲臺臣言。蓋某勳衛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爲山北東西道提刑按察使。不赴。行

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召公爲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益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嘗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今司憲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折之。則風采茶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哈瑪特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哈瑪特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乃使按察司勸去其不可者。然後役吏有所懼。民有所赴。則則按察司者。當防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行

轉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祕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錫錫括克爲公。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歲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管兩剝其毛。今牧人日剝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剝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圖公謂坐中諸君曰。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行

二十二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遂行。省長官者。素貴僂多。傲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語論。是非可否。無所避。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迫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曰。參政奈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上意耶。然竟得少紓。其程。二十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爲晷日益甚。公乃請入奏事。大略言。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辭兩無用之小邪。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行

許祥。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方是時。價格當國用事。亂舉方熾。自近成。貴臣見價格皆屏息。避無可誰何。公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爲。價格令人風公。贊已功於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其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糶糶而誅責愈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安樂樂。急法苛。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揀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而政日亂。將不止。豈事不行也。沒件其意益深。乃推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論。不爲屈。於是其奏價格。語密。外人不知也。價格日謂於上曰。在朝惟董中丞。魁傲不聽令。沮撓尙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行

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爲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爲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者舊。欲使公授皇孫經。具奏上。以上命命之。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朝故事。丁甯警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行

三十一年。上命公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命至再三。終不見。是歲世祖升遐。成宗將即位於上都。太后命公從行。既即位。巡狩賽音布拉克。公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符。不以時還。無以慰先帝元元。乞起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盡言。先帝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至夜半。公自先帝時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母下拜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嘗見至尊甚憐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香贊至。溼賜鈔三百錠。行

是年。詔修世祖實錄。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成。近。將。和。家。世。勳。績。皆。記。憶。實。穿。史。館。有。所。考。訂。贊。問。公。應。之。無。所。遺。失。行

公性孝友。四時祭祖。輒思。慕。成。館。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爲。學。以。誠。實。爲。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爲。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爲。己。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開。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飲。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誓。言。不。願。危。禍。以。片。言。折。權。盜。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盜。劇。惡。每。恨。公。不。願。已。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爲。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官。五。十。餘。年。凡。八。十。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餘。資。卒。買。其。京。城。之。宅。以。償。積。債。建。業。之。日。惟。有。祭。器。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之。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開

公所處亦必曰出董公門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主忠款故國人有為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為開導訓誨足以激勸其意至有欣然聽之終日而忘去者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

樞密董正獻公

公名文忠字彥誠忠穆公之弟也初事潛邸中統元年從符寶局除符寶郎至元十八年陞局為典瑞監遂除典瑞監卿未幾拜金書樞密院事是歲年五十二

憲宗即位明年壬子公年二十有二始入侍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鸞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惟知入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

癸丑從征南詔已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兄忠獻公文炳故翰林承旨文用率勇士乘船新求先濟教道他將舟師繼之與戰三捷得敵艦百艘遂進圍鄂

上正宸位從符寶局以公為郎居近密上嘗不名惟第呼董八亦異數也而不為容悅臨事獻納至元二年安圖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言忤天聰公曰丞相由勳閥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人方延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為乃從旁代對懇惓詳切如身條疏者始得聞可

八年侍講圖克坦公履欲行貢舉知上於釋崇教抑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書生類教道學和禪上怒已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文正公與一左相廷辯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之道而為賦詩何圖修身何益治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謂皆孔孟言烏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求售已能欲鋼其說恐非陛下上建皇極下修人紀之賴也事為之止君子以為善於羽翼斯文

十一年以大師南伐民困供億奏獨當殘他名之征後燕見降將明未所由以亡皆由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惟文儒之崇武人怨之後大師至外而疆場內而京都莫有鬪志釋甲投戈歸命恐後王問公之言如何公曰似道薄汝而君上則爵以貴汝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移怨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豈不逆知汝非不足恃為一旦用乎上深善之

公嘗進言以田器古無算所以勸農今治官肆列以求福利至鋤鋤之屬亦皆市鬻於耕者非使詔遂罷之又言職農者將盡徒獵戶無慮數千成野中往往質妻賣子哭聲震路或自經死實單弱不中徒徒紛擾無益詔止之

時思多盜殺荷犯皆殺無赦所在緊繫充物狂獄公乃言今殺人於貨與竊取一錢直上鈞死一斷不屬憐贖莫甚恐於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傷救革之

或告漢人毆國人傷或告太府監屬某盜斷布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於囚罪人死者已有服

辭猶必詳議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置重刑宜付有司審實閱實以後後命乃遣近臣圖體盛感傷公駭駭布告諭得誣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外皆有誤尺適向方官有需其人惜毀成端斷漢以給非身利而為也降旨原之資侍臣曰方朕怒際卿曾結駭非重八啓沃朕心則教是非辜必竊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帛曰用旌卿直儲皇亦曉宮臣曰方朕以雷震而容止話言暇不失次卒極以正寔人臣難能者太府屬贊而謝曰鄙人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諸陷危者蓋為國平刑實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贊

自安圖北伐阿哈瑪特獨用盜弄威福衆立親黨權平章廉希憲復相必防其私表以右丞行省江陵者六年公奏希憲昭代名臣今端揆虛席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望宜早賜還從之

十六年十月還自萬壽宮祝益所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為中書令樞密使殺一至中書復册儲望累使明習軍國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奉明詔也亦朝廷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成而始啓白為人臣子惟有唯默避任不敢以令可否制救而已以臣所知為令有司啓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救則理順而分不隲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盡前省院臺臣將百人上面論曰自今庶務聽皇太子臨決而後入

開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救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廷臣難議怒承旨王公警曰如是益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土後至之臣言之用學何為必今日開是省廷臣三日始奏公為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人某臣勿使也入言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人則可寬其心以新民聽今開盜詐之臣與居其間言多目公公盡辯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汝願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願言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忍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上曰朕自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過莫可指以為報者乃以精鐵萬緡為器求交權擅棄不取

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巴延公表其可相上使圖為公曰臣兄有職定南土之勞位是則可臣給事居中宜何力焉而可嗣為

十八年陞局為典瑞監郎為卿俄會書樞密政事卿如故而不從遷留居大都凡宮禦城門直舍微道環衛營屯禁兵太府軍器尚乘等監皆領焉兵馬舊隸中使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

冬十月某日雞鳴將入朝忽踏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投球不及遂絕傷悼不已猶觀其息故勿速斂五日乃斂且知公闕書外無他居積儲錢數千萬歸葬其鄉自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寬田無地不從凡乘與衣服帶藥餌小大無慮百數十乘靡不司之中夜有盜不以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飢渴馳奔心無意萌口絕動語屬屬乎惟以執事不恪繼譴為懼故能滋久眷寵彌深為臣則然其在家出門弟弟致宗賢賢信友淵毅而明炳遜恭而易直倫理之間人文燦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及有

欲言皆由公傳權臣不敢譏危之及是則皆出涕几筵曰哀哉若人曾未中壽而不淑自茲君側失正人矣一貫成獨曰天乎世無吾曹一人誠不加少而奪公歸耶即至庸人販夫亦失聲投袂焉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五

國信使郝文忠公

公名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召居潛邸歲己未扈從濟江授江滌宣慰司副使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奉使於宋宋人拘於真州凡十六年始得歸卒年五十三

公幼不好弄沈厚寡言金季亂離父母挈之河南偕衆避兵潛匿窟室兵士偵知燬烟于穴斃死者百餘人母許亦預其禍公甫九歲暗中索得寒菹一瓶扶齒飲母良久乃蘇其卓異見於童稚若此

以談榮若所陳也帝喜諭所聞疑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事皆援據古義剴切時病及踐阼更化用公之言居多

歲己未憲宗自將伐宋據梁益上流世祖總東路跨荆鄂公建議大槩以爲彼無登可乘未見其利惟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備賢以尊將相尊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宜英才植能傑以培植元氣藏器於身俟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爲江淮荆湘南北等路宜撫制使然勢不中止遂絕江關鄂守將賈似道驕濫請和屬憲宗升遷王師言還

公方雖濶邊將李璣權濫師侵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於公囑以款兵館留其州藉爲口實公答書引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且論邊將戡戍守圍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啓覺自璣一旦律以遠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辯古今南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願將變詐以城公之志知其終不可忱於詭數也

以白雲而不足

至元十一年丞相巴延奉命南伐江漢名臣望風響應世祖命禮部尚書廉希賢請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聞嬰疾在途醫問絡繹既至謁宴路朝以張異隱其廬於使事也詔治病於家病遂殆不起以開天子悼焉命其子采時起家知林州凡從公使宋者賜符各有券

初公之使宋也內則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邊將逆詔使宋沮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害公也公拘儀真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國宋探謀國之罪似道殛宋隨以誠然則懷姙情寵傾陷善良雖暫若得計機發偶敗付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既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若一時而享百世者初非不幸也

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疎近如一篤友樂施德於己者雖細必報然操持方嚴風岸肅立衆不可攀嘉其好義無貨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為已墮奇擢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為務撰續後漢書細不備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春秋外傳易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於文辭以理為主排解有氣文集若干卷傳於世又臨川吳公文集云餘年嘗讀宋之君相其言忠厚懇惻內為國計外為民計其心平恕遠汲汲古之仁人君子哉宋之君臣阻遏善人不使上聞以自速滅亡悲夫公前時從世宗漢江取鄂作黃鶴觀觀他人處此必即樂方與之勢珍重虛之命一事而吞嗚之也天何難而公之詞乃曰問南國之士有何良詞更休把酒著歌則其忠厚之旨不顯厥遠之心與後來諸事之意同真古之仁人君子哉

靜翁劉先生

先生名因字夢吉雒州容城人隱居不仕至元二十年召為右贊善大夫未幾辭歸又召為集賢學士以疾辭三十年卒年四十五延祐中賜諡文靖公

君天資卓犖早歲讀書屬文落筆驚人既又涵養義理究廣問學故聲名益大以肆裕宗方毓德清宮聞其賢以右贊善大夫召至京師未幾辭以親老歸養居數歲朝廷尊仰德誼拜集賢學士又以疾辭終年遂不起春秋四十有五結紳情之野齋李公撰文集序

先生上宰相書曰因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姑以日月近事言之凡吾人所以得安居而暇食少遂其生聚之樂者皆君上之賜也是以或給力役或出智能各有以自効焉此理勢之必然互萬古而不可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効尺寸之功以報國家發育生成之大德而恩命連至尚敢優塞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且因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或者不求其實止於蹤跡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因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省視不幸爾留竟遭愛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不仕耶今天子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

矣況因非隱者耶因素有痼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病瘧今歲五月瘧疾復作至七月瘧發復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自念勞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死朝露必致累人遂遣人於谷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備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遺人之餘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八月使者持息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人臣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藥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君先行惟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始終成就之文私

嗚呼金珠宋徽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辯博長雄為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謬誤叢雜理偏而氣豪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傳播南劍至乾道范熙士知尊其說闡明之朱文公統宗據會鐵筆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偽學造謗成諱其說以售仕於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睹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嘗聞傳信稍自異流俗皇元平江南其書相載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粹而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蓋隆平之與使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副也公文集

伏見保定處士劉因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屬裕宗在東宮由布衣起為贊善大夫旋以母老辭去又以集賢學士召而不復起是有志趣高尚有非時輩所敢望或者謂因於己做物素隱之流臣謂不然風俗之薄也久矣士之處世不自貴重聞一人之譽一章之薦喜見顏色惟恐或失不復知有廉恥等事何則私欲動於中利祿奪於外也而斯人也授以三品清要之官辭而不顧非操守有素能如是乎當風俗澆薄之中忽得斯人庶幾息奔競厚風俗而士類亦知懲勸矣明道錄

翰林待制歐陽玄贊先生之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擊之樂資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制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遠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當時開太平者耶

此書成於元文宗時舊有編修南鄭王理所為序務修元功以復金宋無不溢詞要亦職事宜然語有切關本書者未可盡沒也據云蘇君始為成均諸生好訪當今之務考遺失迹購百家行狀碑銘傳贊敘述及他文該載者見其本末既而仕為典籍應奉凡三為史氏在職八年遂徵以所知無所乘外於是紀述其故自國初至於延祐之際書成凡十五卷號名臣事略其事之所載蓋標作者姓名示不相掩也其名位顯著功在帝室求未得者續為後錄微哉行乎夫蘇公生於元世祖之末迨文宗朝有元立國已百數十年而是書所錄斷自延祐時僅四十六人意公所及見者郭公守敬而已蓋其慎也論者謂此書仿宋名臣言行錄之例然彼列王安石呂惠卿輩而不及劉元城誠有知

世所識是書之成。歐陽文公、虞公伯生、肯盛推之。後卒依為信史。且四十餘人多助名。燭然、勸、橫、旂、常、而獨終以劉文靖公不書官。不書職。曰靜修先生。此尤其特筆也。然則公之所取可知矣。衡序云：「求未得者，約為後錄，始有未盡言者，歎案公為史氏，年三十歲，其學識迥出流輩。已如此，卒為一代名臣有以也。至此書編纂次第，當更有義類所存，未敢測以臆見，姑闕以俟知者。」光緒十三年丁亥中秋後三日，王灝識。

元蘇天爵名臣事略十五卷

四庫著錄者，乃于文襄相國敏中進呈之本。此本與之悉同。蓋即據以排印。錢塘丁明府丙藏有影元刻舊鈔。今夏寓借校，附以閩鑄舊帙。明府屬羅茂才渠勸補五千餘言。復從歸安陸觀察心源所藏元刊元印本增許有壬、王守誠二序。李廣文宗遠又為是正。如于字，書中采取姚燧之文甚夥。時適增刊牧菴集，參互考證，藉資審定。原版歲久漫漶，各卷脫文誤字，多不勝乙。爰另繕潔本重鈔。考元槧原題國朝名臣事略，每葉廿六行，每行廿四字。此本為聚珍版書一種，應與他種一律。故行款不能悉依元槧。至所載人名地名，經乾隆中奉敕改譯，遂與元槧亦異。陸氏又藏一寫本，載有李氏兆洛手跋，謂聚珍本已稱難得。此本更為僅見之書，得好事者，重依此本刊之，以流傳於世。則古本之幸也。云云。今藉元槧舊鈔兩本，一再對得還舊觀。從此海內讀者，當同此愉快云。光緒甲午夏四月下泮，大典傳以禮節子謹識。

附聚珍本校勘記

王理序

書紀唐虞之際，是華按影元本，同元統本，唐虞作虞，虞今從聚珍及影元本。順天應人，元統本作應天，應天作人。如近代是也，元統本作如彼，今作人。昨功臣之士，元統本作無字。趙叔觀作，元統本。其暨肅揚恪勤，本均及影元。放失遺迹，考聚珍本。或降附先後，元統本先作見，善終善始，善始善終。宋太師文忠公，賦傳高宗，即位崇贈太師，諡文忠，此賦宜也。

王守誠序

其時有先後，元統本。

目錄卷六

元帥張憲武，元統本。

目錄卷十五

國信史郝文忠公，元統本。

卷一

元朝名臣事略 校勘記

二五三



太師魯國忠武公 元統本此下... 有羣賊出冀木中 元統本此下... 注領兵直入元統本...

宣宗立元統本... 歸之元統本... 權甫元統本... 入省議事元統本...

信任元統本... 謂之元統本... 道介報選元統本... 者曰語爾丞相元統本...

所以交諸老元統本... 承相河南武定王 元統本此下... 注奉命出烏蒙元統本...

而望之元統本... 承相楚國武定公 元統本此下... 初事帝潛邸元統本...

本司下元統本... 有於字元統本... 之與兵元統本... 元朝名臣事略 校勘記

乃作及顯今... 登宰相位者二下... 卷三 太師廣平貞憲王 元統本此下...

重太官內膳之選... 此當作抗海為是... 太師洪陽忠武王 元統本此下...

及諸府人與... 掩取其妻子... 北哲琳川元統本... 定居焉元統本...

一以倚公元統本... 承相順德忠獻王 元統本此下... 以才遇太祖元統本...

葬地於平陽山... 乃館十擇儒士... 平章魯國文貞公 元統本此下...

見龍元統本... 朕甚負愧於卿... 帝怒欲斬之元統本... 帝意始釋元統本...



太史郭公... 還河以避白... 令麻官赴天下... 竊聞

卷十

尚書劉文獻公... 始讀昔年... 平章宋公... 為詳議官... 宣慰使張公... 守城而已... 今從案

卷十一

左丞李忠宣公... 公方三歲... 今從案... 德遠著... 合州安撫使王立... 參政商文定公... 一郡樓伏... 元統本... 公奏盡釋之... 樞密趙文正公... 古都盛節死... 卷十二

卷十二

內翰王文康公... 俾終其身... 內翰王文忠公... 三年春李璣... 元朝名臣事略 校勘記

抑以出... 仕于其府... 尚書李公... 務為無所... 太常徐公... 陳平徐公... 廉訪使楊文憲公... 僕無所克... 較其聲聞... 內翰李文正公... 明斯道者... 固自其所... 太史楊文康公... 年十七侍... 治之具... 撰此五字... 卷十四

卷十三

左丞董忠獻公... 縣得以少... 應身受十... 內翰董忠穆公... 中真定卿... 樞密董正獻公... 以田器古... 常簡于非... 卷十五

卷十四

左丞董忠獻公... 縣得以少... 應身受十... 內翰董忠穆公... 中真定卿... 樞密董正獻公... 以田器古... 常簡于非... 卷十五

國信使郝文忠公元統本此下據卷十五之一

卒五十三用擊接本下應依窮必踐一己之志元統本據梁益上流元統本版帥相依元本在於背元本恒垣樹棘元本樹木元本隱其瘁于厯事也元本然操持方嚴元本持元本獎元本

黜無貨元本題帖元本今依元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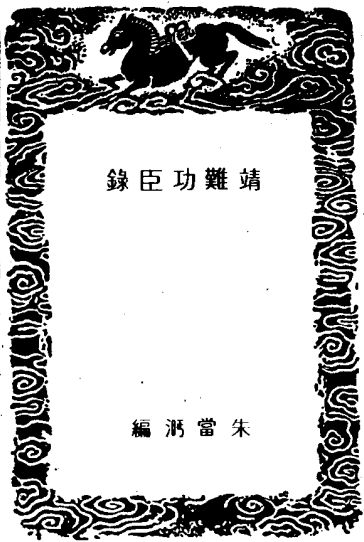
淨修劉先生元統本此下據卷十五之二

伊洛之學傳南劍撰元統本此下據卷十五之二為當時開太平者耶元統本當時作

謹案元蘇天爵名臣事略十五卷

四庫著錄者乃于文襄相國敏中進呈之本此本與之悉同蓋即據以排印素稔錢塘丁明府內藏有影元刻舊鈔爰廣借校附以闕編舊帙明府屬羅茂才架勘補五千餘言復從歸安陸觀察心源所藏元刊元印本增許有壬王守誠二序李廣文宗述又為是正如千字書中采取姚燧之文甚夥時遞增刊牧菴集參互考證精資審定原版歲久漫漶各卷脫文誤字多不勝乙爰屬孫明經用墨再取元統影元兩本逐一對勘擇善而從其有兩本誤而聚珍本不誤與夫字句多寡聚珍本之義較長者悉仍其舊明經為孫離尹星華嗣君年少好學深明著述體例於此書用力甚勤且得沈司馬鎮馬大令立禮其相佐助既另繕潔本重鈔並成校勘記一卷附後考元槧原題國朝名臣事略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四字此本為聚珍書之一種應與他種一律放行款不能悉依元槧至所載人名地名經乾隆中奉敕改譯遂與元槧亦異陸氏又藏一寫本載有李氏兆洛手跋謂聚珍本已稱難得此本更為僅見之書得好事者重依此本刊之以流傳於世則古本之幸也云云今藉元槧舊鈔兩本一再讎對得還舊觀從此海內讀者當同所愉快所惜孫明經赴浙開病疫遽歿不及見是書鐫刻之成虛抱經謂宇內少一讀書之人惋惜之餘輒為牽連記之明經字孝撰卒時年二十有八云光緒甲午嘉平上澣大興傅以禮節子謹識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一  
靖難功臣錄

太宗皇帝於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初五日為姦臣齊泰等變亂 祖宗成法調兵救害親王車駕奉天征討克復來八月克復縣漢州攻圍真定九月接應永平十月攻克大同十一月鄭村壩大戰大捷十二月取廣濟十三年正月取蔚州攻圍大同四月白溝河大捷五月圍濟南十月克滄州十二月東昌大戰三十四年三月夾河大捷閏月景城大捷十月克保定西水寨三十五年正月克東阿東平汶上沛縣四月小河齊眉山靈璧縣大捷攻破營寨五月至泗州降之過濰河六月渡江十七日平定京師

還十高僧分侍 諸王廣孝與馬因私調 文廟曰若蒙 殿下不棄當奉上白帽子戴蓋為皇字也華除初 文廟有意請難偶出對聯云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水廣孝對云國亂時危王不出頭誰作王既而相與密謀忽承運殿鳩吻墜地上心惡之廣孝云他要換顏色矣謂以黃易綠也及出師廣孝常危守運籌帷幄蓋義師之起實廣孝首贊助之後官授太子少師封榮國公

李友直北平布政司吏勅建文中廷臣有因齊藩不法遂建議潘國所在更置守臣於是擢張昂為北平布政使昂至日求王府細事將不為利友直密聞於上義旅既舉遂擢用之後官至工部尚書

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北平布政司吏李友直請友直告布政使張昂謀反奉 太宗聖旨昨日送張昂及詞的吏除他本司官欽此除右參議前去楊柳青等處拘收糧米及提調宛平大興兩縣人夫挑齊化等門城壕十月南軍圍城同參政郭寶守各門既而聞白溝河聲息又同內使齊因帖本兒等守平則西直等門又差長蘆截南軍運來米及平都司來攻又守禦各門往來通州永平保定等處守禦及探聽聲息後遼東軍攻通州又同承奉李謙守門友直墓志 譚淵燕山右護衛副千戶是年七月初六日於端禮門擒都指揮謝貴布政使張昂等官及攻奪九門隨征真定及鄭村壩等處殺敗曹國公等軍馬攻破九門營寨三十四年至挾河博戰所乘馬蹶被殺

首擒之遂奪九門撫綏城內外三日人心大定引兵攻薊州擒其將都指揮馬官等遂取遵化永平密雲從上攻灤河既還從克雄縣自破其東門敵眾敗走追及於月樣橋執其總帥都督楊松潘忠等復追其餘眾於漢州斬獲不可數計乘勝長驅入真定大敗長與侯耿炳文兵時王獨與敵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炳文眾向數萬復列陣向王王奮勇大呼衝入敵陣敵眾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軍甲來降者三千餘人 上大悅賜書褒諭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城急王從 上赴援高遁走王追及之多所殺獲遂從定大宮戮其拒命撫輯其眾而還時曹國公李景隆率兵攻北平城王從 上至鄭村壩與景隆兵遇大戰敗之城中亦出兵夾擊景隆狼狽走王從攻廣昌蔚州大同次第悉下景隆復收散卒號百萬來攻 上親拒之王為前鋒至白溝河敗其都指揮平安軍及申又與敵兵戰大敗之明日王領左哨當前鋒又大敗敵兵盡克其寨柵敵走保濟南王率眾追之至鐔山敵嚴兵列陣以待王連破之敵眾釋兵降者萬餘人王以聞 上悉撫而縱之

從 上赴援高遁走王追及之多所殺獲遂從定大宮戮其拒命撫輯其眾而還時曹國公李景隆率兵攻北平城王從 上至鄭村壩與景隆兵遇大戰敗之城中亦出兵夾擊景隆狼狽走王從攻廣昌蔚州大同次第悉下景隆復收散卒號百萬來攻 上親拒之王為前鋒至白溝河敗其都指揮平安軍及申又與敵兵戰大敗之明日王領左哨當前鋒又大敗敵兵盡克其寨柵敵走保濟南王率眾追之至鐔山敵嚴兵列陣以待王連破之敵眾釋兵降者萬餘人王以聞 上悉撫而縱之

蓋自是敵兵戴德皆願來歸復無鬪志然 上得之即遣還不雷王從攻滄州先破其東門入城斬首六萬餘級敵震懼遂獲其德帥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出陣後敵圍 上數匝王奮力翼上以出進戰夾河王為奇兵先鋒大敗敵將盛庸兵又敗平安兵于燕城追奔至真定戰其東門斬首萬餘級進軍彰德州遂克東阿東平破汶上諸寨設伏泇河敗平安兵十萬餘進戰小河為敵所乘稍却諸將請旋師獨王力勸上行日用兵米必常廉豈可因小挫輒自沮項羽百

戰百勝克亡漢高屢敗而終與自 殿下舉兵來  
克捷多矣此小挫何足致意但當以 宗社為重  
整兵前進耳 上撫掌嘆曰爾言深合吾心遂行  
至靈璧敵盛兵迎戰王先登陷陣大敗之生擒其  
副總兵陳暉平安參將馬海徐真等三千餘人獲  
馬二萬敵眾死者尸蔽原野降者數十萬人悉縱  
遣之進克泗州渡淮敗盛庸兵遂克盱眙下揚州  
從 上渡江入京師後封成國公追封東平武烈  
王見楊士奇撰

紀錄彙編卷一百一

黑松林甲戌征野人等處陞北平都指揮同知戊  
寅 朝廷用議加兵親藩事急 太宗皇帝舉靖  
難之師帷幄謀畫悉以任王王推誠致慮夙夜不  
懈事可否進止衆論紛紜未定者王正色數語決  
之咸中機宜故凡舉措必咨於王首用王策奪北  
平九門撫順討逆三日城內外悉定帥將南出王  
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薊平餘不足平時薊州  
守馬宣謀起兵迎拒 上命王討之王至諭之不  
下環城攻之官軍衆出戰遂執宣殺之并執指揮  
毛其王知其可用釋不殺送詣北平遂撫軍民是  
夜急摧邊化豫戒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為  
本遂簡敢勇士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  
中始覺守將率衆拒戰執而斬之餘不殺一人將  
吏悉隨王上謂遂移師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款從  
至灤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灤州扼吾南路  
宜先擒之 上悅隨發兵命王為先鋒用其計取  
涿州雄縣生擒潘楊時長與侯耿炳文率兵二十  
萬屯直定王自親往覘之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  
有敗氣無能為也 上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  
怯召問今舉兵所向且度可必勝否衆未有適說

靖難功臣錄

王曰今當得趨真定彼雖衆然新集未齊我軍乘  
勝可一鼓破之 上曰王言合吾意吾倚王一人  
足辨明日抵鎮接戰炳文大敗幾被擒獲其左  
副將軍附馬都尉李堅右副將軍都督齊忠及都  
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三萬復敗安陸侯  
吳傑軍 上召王論曰汝之功也非汝與吾意合  
不及此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攻圍  
城急又謀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  
平城 上與王謀先拔永平既至高等望風棄輜  
重遁王從 上追之斬獲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  
遠請移軍薊之可免後顧從之後從攻大寧自辰  
至午城破斬其都指揮朱鑑執都指揮房寬下令  
安撫城中頃刻而定北平報李景隆兵圍城遂旋  
師王請先攻其營然後歸援從之徑搗景隆營大  
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大  
敗遁去復攻廣昌蔚州進攻大同悉下謀報景隆  
收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  
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可必勝也 上命王率  
衆馳往駐三日景隆兵至王以精騎馳擊之斬敵  
無算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圍  
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  
昌敵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進出陳後敵圍  
上數匝 上已衝擊而出王不知 上所在突入  
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亦被創而殺十二月  
二十六日去後以都督同知再追封為河間忠武  
王見楊士奇撰

紀錄彙編卷一百一

武勝燕山衛千戶以驍勇著稱壩上白溝河葦城滄  
州夾河東昌之戰奮勇當先及大軍至淮先遣公  
衛命渡江遂為敵兵所害時洪武三十五年五月  
十六日也贈北平都指揮僉事

靖難功臣錄

顧成洪武二十九年陞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克征  
南總兵官既歸請難師起北方公受命往禦至真  
定兵敗被執以獻 文皇識公先朝舊人解其繫  
與語曰豈非 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因語以不  
得已與師之故言已泣下公亦泣遂遣人護送北  
京令輔仁皇 居守時姚廣孝奉命輔居守有腹  
心之寄姚素不習兵事與公議多不合會南兵圍  
城 仁皇 於軍旅調度恒從公言城中文武之  
臣競進曰顧成南將其中巨測不可專任然公所  
言皆合機會用皆有效數命公出將兵因辭使臣  
待左右日陪論議得效尺寸足矣賜公甲冑刀劍  
弓矢皆不受南兵數圍城卒以敗去者多用公謀  
也後封鎮遠侯見楊士奇撰

紀錄彙編卷一百一

李彬濟川衛指揮僉事洪武辛未從諸國公征北虜  
累有擒獲 太宗皇帝居潛聞其驍雄召見與語  
奇之遂降春汪後領兵駐劄廣昌請難兵舉公為  
前鋒率卒兵攻克薊州進指揮同知攻克雄縣漢  
州進都指揮僉事已而戰真定拔承平下太宮剗  
壩上取廣昌明年慶白溝攻濟南進都指揮同知  
其冬破滄州明年折敵軍擒擊衆葦城追奪順德  
畧地定州進都督僉事冬戰楊村中傷俾還北平  
輔世子居守 上既正位宸極命護 中官至京  
封豐城侯見倪謙撰

靖難功臣錄

戰矢石雨下敵乃退走陸都指揮僉事壬午春南將平安督遼東兵十餘萬逼城公語將佐曰彼眾我寡若城守不出是示弱也不若及其始至而擊之彼必敗亡乃率敢死士數百犯其鋒而城上亦合勢大呼安眾大潰自是無復來攻者後封應城伯

伯楊榮

陳珪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內攻奪九門九月從征雄縣取漢州擊真定援永平陸本衛指揮已而攻大寧戰壩上陸都指揮僉事三

十三年攻海洋免耳山三十四年破楊村大戰通州陸中府督僉三十五年拔薊州追敗東軍于別山遂雷守北平

劉中孚大興縣生員洪武三十二年被選守安定門中心敵臺當年入王府辦事庚辰三月差往保

定招撫人民督運糧儲辛巳差同內確重守通州八月東軍臨城中孚與陳珪等出東門外截殺全勝而退

徐忠以濟陽衛指揮僉事鎮北平日從義旗克密雲雄縣真定永平大寧還戰鄭村擄取廣昌薊州戰

白溝河進攻濟南克滄州大戰東昌及夾河攻彰德及攻西水寨克東阿東平汝上大戰靈壁遂從

渡淮及江至京師以功封永康侯

薛祿以戎伍從攻薊州遵化援雲雲攻雄縣追敵漢州戰真定生擒敵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陸燕

山右護衛指揮僉事從援永平下大寧富峪會州寬河時兩兵已圍北平城祿先遇其哨騎薄戰

敗之車駕繼至從戰鄭村擄敵大敗陸指揮同知從克廣昌蔚州攻大同率兵前哨獲敵人馬遂

從南征大戰白溝河追奔至濟南陸指揮使從克滄州大戰東昌祿以五十騎前哨遇敵兵數百與

戰敗之獲馬三十餘匹敵悉眾來追復奮戰大敗之敵伏兵以逸旋師皆擊走之從戰夾河大捷戰

海沱河右軍力屈祿率眾馳赴之出入敵陣數十合戰敵敗走追至夾河斬首無算明日戰單家橋

祿馬蹶為敵兵所得拔刀斬敵兵復上馬督戰遂敗敵將平安軍以次攻下順德大名彰德及攻西

水寨生擒敵都指揮一人斬獲尤多從攻東阿東平汝上皆下之繼戰滄州大河小河口堤壘壁遂

渡淮渡江入京師後封陽武侯

陳賢以護衛指揮僉事攻奪九門從克

其年冬陸北平都司僉事已而援永平敗敵于海

難退敵于塔河解通州之圍三十四年十月陸右

府督僉三十五年仍居守于北

陳宣字方純合肥人以都督率兵具舟迎濟

大統錄功封平江伯

吳中為大寧都司經歷太宗師至大寧公以衆出

迎上一見援於羣衆賜承命守會州南兵攻城

率衆卻之移守薊州遂命署北平布政司理問陸

經歷給餉運督城守後官至少保工部尚書

金忠僑居北京二十年上初舉義靖內難公布衣入見署紀善遂從征伐明年署長史後官至

尚書

徐增壽中山武寧王堯之次子

文皇靖難之初有

功戴功而竟死非命初追封武陽侯進封定國公

子孫世襲忠忠初增壽兄弟魏國公權實與齊

文廟無他益編祖畫忠於建文而增壽宣力於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初四日制封奉天征討官

都督僉事立福為中府左都督淇國公

都督僉事朱能為左府左都督成國公

戰敗之獲馬三十餘匹敵悉眾來追復奮戰大敗

之敵伏兵以逸旋師皆擊走之從戰夾河大捷戰

海沱河右軍力屈祿率眾馳赴之出入敵陣數十

合戰敵敗走追至夾河斬首無算明日戰單家橋

祿馬蹶為敵兵所得拔刀斬敵兵復上馬督戰遂

敗敵將平安軍以次攻下順德大名彰德及攻西

水寨生擒敵都指揮一人斬獲尤多從攻東阿東

平汝上皆下之繼戰滄州大河小河口堤壘壁遂

渡淮渡江入京師後封陽武侯

陳賢以護衛指揮僉事攻奪九門從克

其年冬陸北平都司僉事已而援永平敗敵于海

難退敵于塔河解通州之圍三十四年十月陸右

府督僉三十五年仍居守于北

陳宣字方純合肥人以都督率兵具舟迎濟

大統錄功封平江伯

吳中為大寧都司經歷太宗師至大寧公以衆出

迎上一見援於羣衆賜承命守會州南兵攻城

率衆卻之移守薊州遂命署北平布政司理問陸

經歷給餉運督城守後官至少保工部尚書

金忠僑居北京二十年上初舉義靖內難公布衣

入見署紀善遂從征伐明年署長史後官至

尚書

徐增壽中山武寧王堯之次子

文皇靖難之初有

功戴功而竟死非命初追封武陽侯進封定國公

子孫世襲忠忠初增壽兄弟魏國公權實與齊

王忠為右府都督同知靖安侯食祿一千石

都指揮王總為中府都督僉事武城侯食祿一千

五百石

都督僉事徐忠為前府左都督未康侯食祿一千

五百石

張信為隆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隆平伯

李遠為中府都督同知安平侯食祿一千石子

孫世襲安平伯

郭亮為左府都督同知成安侯食祿一千二百

石子孫世襲成安伯

以上俱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紀錄彙編卷一百一

夫枉國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房寬為恩恩侯食祿八百石子孫世襲

指揮使

右都督顧成奉天湖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枉國後府右都督鎮遠侯食祿一千五

百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使徐祚為與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徐理為武康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僉事李濬為襄城伯食祿一千石

都指揮同知張輔為信安伯食祿一千石

以上俱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紀錄彙編卷一百一

夫枉國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房寬為恩恩侯食祿八百石子孫世襲

指揮使

右都督顧成奉天湖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枉國後府右都督鎮遠侯食祿一千五

百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使徐祚為與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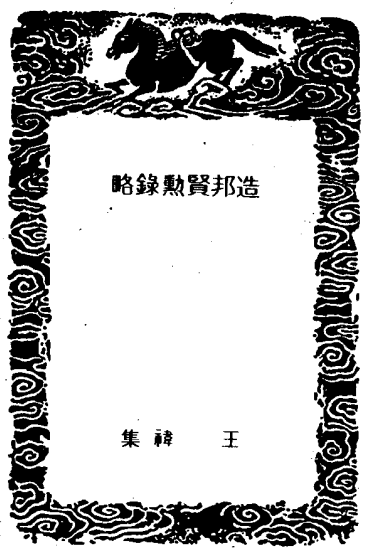
都督僉事徐理為武康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僉事李濬為襄城伯食祿一千石

都指揮同知張輔為信安伯食祿一千石







造邦賢勳錄畧

夏山王 禱集

楊元杲 涪人累官應天府尹安然開封初授起居

注累官工部尚書御史中丞十四年卒郭彥仁 涪人

歷官嚴州知府陳灌 涪人 上克武昌因弘文

學士羅復仁 涪人 上府有治功知阮弘道 涪人

歷任閩江二行省泰政鞠騰霄 涪人 素負才不

讓詹彥中 涪人 國初陞湖廣行省泰政及去民

立懷治之碑

劉辰 金華人 上授點籤奉使方谷珍 珍令左右

禱乘 造邦賢勳錄畧 一

師二姬以進辰叱之其人慚而退又為湖廣御

史知鎮江府累官刑部尚書

王宗顯 涪人 累官至寧越二府開郡學延葉儀宋

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源為訓導皆

一時知名之士亂離後知文向學始于此

趙耀 涪人 以中書自提控官至北平泰政馬汝舟

武人 涪人 歷官四川布政周忠 涪人

人 國初召青龍殿奏對稱旨薛文勝 涪人 許存

仁 涪人 歷官博士祭酒單安仁 涪人 歷官兵部尚書

潘廷堅 涪人 歷官中書博士金華同知翰林學

士于黼歷官湖廣按察使會倫大明令為議律  
官錢安 涪人 以老儒徵至京纂脩尚書節文宋  
訥 涪人 歷官學士祭酒尤得師道

御史大夫陳宰學士劉三吾 涪人  
陳遇 涪人 上渡江以書札徵至授供奉司固辭  
不受 上數幸其第洪武初陳治要三授學官  
亦辭賜肩輿校尉十人便其出入召令草平西  
詔受重賞避疾 上親賜藥子恭天順間至工  
部尚書危素以勝國名臣仕我朝為學士 上  
重其文學厚待之

稟乘 造邦賢勳錄畧 二  
秦從龍 涪人 謀畫帳中深見採納每以漆板書信  
問答人莫知也乙巳求還鎮江 上餞之郊外  
握手為別

張孟素 涪人 洪武中為太常丞自負為文奴視同  
輩劉基嘗為 上言今文章士第一宋濂臣基  
次之又次張孟素歷官山東布政

泰約仕至禮侍郎以母老歸入觀陳三事多裨益  
沈德以文學選入文華殿說書累官山東泰政  
人 全思誠以老儒召為學士何廣洪武中舉  
明經在郡邑稱循吏在風憲有激揚在藩垣得  
方岳體 涪人 吳雲以賢良授弘文校書累官刑

尚書楊得安由太學生歷官僉都 涪人 虞謙由  
監生累官大理卿天津衛倉突焚糧數十萬御  
史按主守者盜之因人謙察其寃白上得減死  
論又嘗上書言七事皆切時務 涪人 李氏瞻官  
至刑尚書馮諒以才能累陞尚書 涪人 楊靖乙

丑進士累官左都李激有幹濟才陞兵尚書 涪人  
人 鮑恂以明經召授文華學士輔導東官具瓊  
徵脩元史官至國博士程本立官至僉都 涪人  
人 殷近仁國初以孝弟授平遙令以所著

行過人官至刑侍郎王克巳以文學起家至吏

造邦賢勳錄畧 三  
蒞政戒銘四十二篇獻于朝擢廣西泰政 涪人  
嚴震直國初以稅戶官至工尚書陳援官大理  
承陳治平十疏聞長輔常奉使暹羅國官至廣  
東廉使潘長壽由人材舉任僉都 涪人 湖周淵以  
能書授舍人陞至四川參議 涪人 蘇伯衛文采  
敷腴國初擢編脩鄭沂洪武末以人材召至  
上以其孝義即授禮尚書 涪人 徐恢國初累官  
戶尚書何初召脩尚書會選 涪人 趙倣以儒士  
召為司業名重當時呂升以教授陞江西僉事  
調福建有蝗傷稼祝天大雷雨作蟻盡死 涪人  
桂彥良應召命作香几贊授太子正字問治道  
以正心對而慙忿室欲為本又條陳十二事名  
萬世太平治要上之陶鑄為御史正直不避嘗  
劾刑尚書開濟不臣為福建廉使劾布政薛大  
方貪墨借召至京民為之詩曰陶使再來天有  
眼薛公不去地無皮陳遠有晉人風度召駕  
御容賜金帶帛授文淵待詔 涪人 戚存心禮侍  
郎 涪人 劉迪簡國初徵授尚賓副使陳時務進  
皇王大學通旨 涪人 劉崧禮侍郎權吏尚書梁  
伯興嘗撰日本國詔稱旨官至河南布政 涪人

稟乘 造邦賢勳錄畧 四  
魯魯與脩元史累陞禮侍 涪人 夏恕刑尚書  
劉世英僉都人石璞以教職陞戶尚書趙瑁吏  
部尚書趙翥工部尚書 涪人 范敏戶尚書 涪人  
人 張謙初為御史再薦試劉向說苑吏部奏第  
一授禮侍郎朱善累官文淵學士 涪人 胡楨  
刑尚書于敬春坊中允 涪人 薛祥工尚書 涪人

泰遠由國學生累官工尚書 涪人 詹同歷官博  
士承旨兼吏尚書 涪人 高巽志博學能文與脩  
元史官至侍講朱守仁工尚書 涪人 和希文學  
行過人官至刑侍郎王克巳以文學起家至吏

行過人官至刑侍郎王克巳以文學起家至吏

行過人官至刑侍郎王克巳以文學起家至吏

行過人官至刑侍郎王克巳以文學起家至吏

行過人官至刑侍郎王克巳以文學起家至吏

行過人官至刑侍郎王克巳以文學起家至吏

部試尚書齊麟禮侍郎原俛斯戶禮二尚書  
李敏工尚書唐鐸兵刑二尚書 上重其德  
新以才能授戶主事尋陞侍郎金純禮工二尚  
書吳斌持法不撓朝廷重之官至左都陳居敬  
戶侍郎楊冀安禮侍郎張泌光祿卿又  
左丞汪廣洋治書侍御秦裕伯弘文學士陸稼  
起居法樂鳳韶兵部尚書吳琳皆國初名臣可  
以表一世者

朱思顏以元臣歸本朝辛丑七月 上視事東閣  
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滌濯  
禪乘 造邦賢勳錄卷一 上

者思顏曰 主公節儉如此誠可為子孫法惟  
願始終如一 上悅

徐達以軍功封信國公元年加特進有誥云  
從予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迨茲定鼎于  
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末云太公輔畧當弘一統  
之規鄧禹功名特列諸侯之上克元都市不易  
肆人謂曹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過也陔  
封魏國公十七年卒追封中山王諡武寧  
常遇春 以軍功封鄂國公洪武已酉卒于柳  
河川 追封開平王諡忠武

李文忠 以取應昌功最大封曹國公十六  
年命領國子監事 上諭以為國家育材之地  
公侯子弟咸在非得威重望臣無以勸勵故命  
鄧愈 以功封衛國公 上稱其智如淵之深

不可測也卒葬三山門西山原 車駕臨奠諭  
朱燾炎為碑文追封寧河王諡武順  
湯和 吳悉定除御史大夫賜諡有云麾精  
騎于除和渡義旗于姑孰金陵地闊開日月  
之衢錢甕城環險據江山之境又云載嘉骨鯁

造邦賢勳錄略

之貞誠若鷹鷂之搏擊二年封中山侯上稱為  
熊虎之將二十八年卒追封東甌王諡襄武  
沐英 人有功十年封西平侯十四年生禽達里  
麻于山靖雲南梁王懼先益其妃自投水死二  
十二年入朝上宴之奉天殿二十五年卒追封  
黔寧王諡昭靖

李善長 初諫 上以長者禮之既定金  
陵置江南行中書省以善長為參議時 上保  
有江左命將四征百凡供億皆善長備給之辛  
丑二月議立鹽法錢法茶法甲辰陞右相國論  
平吳功封宣國公二年奉 詔編 祖訓定封

建國邑及百官之制三年議置司農司丙申進  
封韓國公誥命有功同蕭何之語 上與陶凱  
論齋戒當致誠因謂善長曰人之一心極難檢  
點心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  
以常自檢心凡事必求至當今每遇齋戒必思  
齊整心志對越神明七年 上移江南民十四  
萬詣濠給與牛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己業命  
善長總其事二十三年卒

馮勝 有功三年征西北土番封宋國公賜諡  
有云居京師則除肘腋之患 歷征伐則建  
爪牙之功三十二年卒

胡大海 有功歷官江南行省參政守金華苗  
軍叛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遇害封越國  
公  
馮國用 初諫 上妙山問計以定鼎金陵不  
會不殺為對嘗以一身宿衛帳下令降將四繞  
以安反側卒年三十六 車駕臨奠 國公

耿再成 泗人從征有功守處州苗軍作亂大罵不  
屈而死 封 國公賜諡恭肅

趙德勝 累有功從朱文正守南昌癸卯陳氏攻城  
德勝中擊卒于私第追封梁國公  
廖永忠 累有功嘗與呂環戰不利為所獲士誠  
欲降之不屈卒于蘇州 上親製文祭之 國公  
俞通海 友諒中矢死俘其御舟征張氏敗寇  
兵于滅渡橋中流矢卒追封統國公 國公

丁德興 弟 上備其貌以黑丁呼之圍蘇州卒于  
軍 國公 友諒 友諒 友諒 友諒 友諒 友諒  
卒于戰 國公 友諒 友諒 友諒 友諒 友諒

耿炳文 吳平論功降褒諭有今日之功無忝  
禪乘 造邦賢勳錄卷一 上  
古之名將等語三年封長興侯 吳良  
守通州使張氏不敢西侵以是 上得畢力于  
友諒 上嘉其功命宋濂為文美之三年封 國公  
侯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不為沮三年封穎川侯廖永忠 征西廣立  
大功二年封德慶侯 吳瑄 平福建三  
年封 國公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中原封臨江侯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關陝尤著績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安侯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兄遇霖同輔 太祖論功封榮陽侯 友德  
鐸子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人克漢 吳有奇功三年封華昌侯 友德  
庸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三年封營陽侯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永嘉侯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薛顯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三年封南安侯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省參政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黃彬 三年封宜春侯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友德

造邦賢勳錄略

來歸上即授大都督制有云辭項歸劉知同曲

逆舍翫去術識擬伏波語極褒賞之三年封汝

南侯十五陸聚三年封河南侯十三華高和州

三年冬以軍功封廣德侯卒以無嗣納券墓中

康勝宗三年封近安侯陸仲亨豫人三年封吉

安侯後以曹典國十二年征西番論功封懷

遠侯周武十二年封雄武侯周德興豫人三年

封江夏侯華雲三年封淮安侯顧時三年封濟

寧侯因初從征有功封侯者不止是又有舳舻

侯朱壽鶴慶侯張翼永寧侯張詮鎮遠侯顧成

十二年以征西功封侯者靖寧侯葉昇定侯

王弼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安陸侯吳復永

平侯謝成航海侯張赫十六年以南征功封侯

者東川侯胡海普定侯陳桓崇山侯李彰武定

侯郭英

洪武前後不封侯授以軍職者莊齡孫世盧高顯

丘廣陳清陳文胡通繆大亨何文輝張彬戴德

金典旺王成單發王簡何德張温楊文趙圭並

至都督僉事王真潘毅徐司馬袁義王臻王德

陶文興潘敬並至指揮王玉宋朝用湯昌並至

神乘造邦賢勳錄略 十

元帥趙誠桓密院判謝彥劉謙表洪陳勝陸旺

並至都督胡淵至四川都司張旭孫繼達何文  
政漢瑛胡天福俞輔王雄唐英湯克明從鑑常  
守道趙監陶成楊義韓春胡保舍霍輝武尉劉  
聚表政泰友諒翁子奇皆指揮同知僉事等官  
袁義二十三年入朝 上惜其老命太醫院為之  
染鬚吳裕為溧水令有聲 上作褒賢頌送之  
郭英 上呼為郭四嘗有急連呼之英持鎗躍馬  
奮臂大喝賊應手而墮 上解所御赤戰袍衣  
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是過也



名卿續紀一

王世貞

劉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十四從師受春秋請假旬日即暗誦大義了了屬文氣昌而奇稍長于書鮮所不讀天文地理兵書數學尤極精究舉元進士拜高安丞以廉節著願抑豪貴武斷者右小民諸豪貴不便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久之召拜江浙儒學副提舉充考試官尋上言御史失職數事下臺臣覆格不下因復罷歸乃與魯道原宇文等日縱酒呼博為樂一日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

紀錄彙編卷九十七

中道原諸從游者皆以為慶雲賦詩基益持滿引不顧曰此王氣應在金陵十年後王者起輔不我乎非夫也衆大駭呼古則稍稍避去基醉適歸時沈湛無識者獨西蜀趙元澤一見異之顧謂曰公武侯儔也天下將有事幸自愛毋令落小盜手而會方國珍起海上掠郡邑麾下至數萬人詔復基浙東元帥都事討之至則與元帥城慶元諸甲勒兵稍前迫國珍國珍逆勢不抗乃浮海以重賂賂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國珍授以官基曰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且無所懲不可用事者已先入國珍賂大怒基謂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當斬羈管紹興路大憤激勸哭嘔血數升欲自殺家人輩性等力阻之得不死賊尋共變起不可制行省檄基以都事募兵勦捕山澤畧平進樞密經行省郎中經畧使李谷鳳上基前後功于朝猶以國珍故不錄左授總管府判基即日棄官隱青田山中間黨避亂者多依之者郁離子傲戰國人語自見云 高皇帝既已都金陵遣兵狗下金華諸郡走使聘基基慨然散其衆謂所親曰吾獨游西湖指且云云者此公也東身與使借抵金陵上時務十八策大見器重朝夕帷幄陳友諒舉

紀錄彙編卷九十七

紀錄彙編卷九十七

國入寇勢張甚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奔據之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入內請屏左右屏左右基始曰先斬主降及奔鍾山者吾適言 上曰先生計安出曰賊氣驕可伏兵取之 上曰善勒大將徐達等乘東風發伏兵大破逐北斬溺及降者數萬尋以敵賞賞基基不受 上故遙奉小明王其誕中書省虛御座請 上行慶祝基大怒罵曰彼牧豎奉之何為不拜覲見 上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因遂定進取計都督馮勝攻兵某城 上命基書方畧授之使夜半出兵至其所見某方青雲起宜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動日中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即衝枚逆擊之可盡擒也眾莫信夜半見雲起如所指授從擊取其城 上益神基言洪都守將胡廷瑞遣其子通款請有所禁止 上難之基從後躡胡床 上悟即如約廷瑞降先是基悉母屬兵事未敢言至是請還葬括蒼道衢州定金華苗軍亂上時時手書馳問計基條答懸合不棄葬畢召入朝至建德帥李文忠也留之張士誠以師來伐文忠奮欲戰基固止曰不出三日賊矣矣三日基登城望顧其下曰賊奄急追勿失衆見其聲旗鼓嚴如故疑

紀錄彙編卷九十七

未發謀往視果空壁追至桐廬取其帥 上見其復來大喜賜坐 上方有事吳楚謀所先皆以吳地饒易取楚強少後基曰先吳易耶士誠守土虜耳楚據上流竊名號適心無日忘我宜先 上曰善徵先生言吾不後忘漢會友諒復攻洪都 上往救之以舟師大戰彭蠡湖未決 上時意憐甚基密請移軍湖口以金木日決勝已陳果賊方戰時基侍側急手挽衣推 上過別舟大呼曰難星過矣頃之所乘舟康于砲 御坐委頓水不採歸拜太史令自是益親多屏人語無知者日中有黑子基奏東南當失大將

紀錄彙編卷九十七

紀錄彙編卷九十七

俄胡深敗沒報至 上方欲刑人基適入見問何為 上曰吾夢刑人首屬於土吾惡之以應故耳基曰衆首有血傅士得土得衆象也三日報且至 上為留待三日海寧降 上喜悉付基令縱之眾叩首謝曰公生我公生我而丞相李善長當得罪 上憲使凌悅因彈之基從容為 上言李善長且能和諸將相計無踰先生基叩頭曰國家欲易柱必得無求巨木哉臣才不任即所見無過李者 陛下奈何易之 上乃止洪武元年 上南郊即皇帝位基奏立軍

紀錄彙編卷九十七

衛法進拜御史中丞時下大司農定處州七邑稅糧比宋制加五合具 上特為青田作五合科曰使青田人世世念伯溫也而車駕幸鳳陽基及丞相善長同居守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當死基奏按之善長為彬解不聽奏 上詔可基即日斬之善長大志恨以他事訴于 上基乃求放歸田里陞辭謂 上曰鳳陽帝鄉非置都地虜無所復虞獨王保保未易下也後定西失利王保保走沙漠卒為邊郡患焉 上以是罷不都鳳陽而手詔欽動伐召基同盟勦冊 齊賞甚厚追封及三代丞相善長罷次當楊憲憲亦善基基力言不可 上怪卿不受憲者基對曰臣愛憲故欲全之耳憲有相才無相器必敗 上曰汪廣洋何如曰福溪殆甚意耳曰胡惟庸何如曰此小獍特偵輒破牢上曰吾固欲相先生基曰臣嚮已言之臣疾惡太甚且不耐繁劇為之恐孤大恩後憲敗 上卒相廣洋廣洋敗繼相惟庸基覺然曰不蒼生福哉吾言驗者也三年拜弘文館學士進封誠意伯尋賜老基雖年老山中有信使往來不絕所問必悉心對既括問有隙地曰淡洋復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為販鹽盜淵數累年基奏設巡司守之及設司可

紀錄彙編卷九十七

黠察抗不服入海基遣其子璉入奏丞相惟庸猶以舊怨奏基欲得淡洋地不遂為此計上雖不以罪基亦頗為動于是基入朝見上不致歸久之寢疾丞相惟庸疾醫來視疾其藥覺胃中積如卷石白于上上弗省也疾遂篤三月上為文勅基馳驛歸歸一月卒年六十五遺命焚屍揚灰無得葬所習天官書進于朝子二人璉為江西參政卒官今皇帝與成繼絕謂基功最大贈太師諡文忠錄其後為誠意伯

遠史氏曰吾幼時聞諸長老劉誠意事奇怪甚不錄錄其大都於蘇平仲狀取節焉既成讀而歎曰天其巧合世哉夫古稱豪傑勇智士不相用則角也夫角焉以全誠意三仕元獻策不用罷歸歸我太祖是元遺太祖以誠意不使角而使為用也嗚呼巧哉或謂誠意類留侯其策縱橫無愧焉至出處大節遠矣

章溢字三孟龍泉人元季斬盜大寇龍泉得溢從子將殺之溢出謂賊兒幼不足殺願殺我賊方懸募購溢大喜為釋從子延溢坐問計溢慢罵曰計安出為賊不已且死爾賊怒縛溢柱刃礮脅欲以威降溢

愈奮不屈賊竟弗忍害溢夜乘間脫歸募里中少年擊賊大破走之又從別將石稭宜孫討嗣賊俱有功行省以便宜遷溢會都元帥不受溢接盜衆未易平又解奇可事者散兵匿盧山轉入關高皇帝定金陵制詔宋帛聘溢既見問曰我為天下屈先生先生何以教寡人溢對曰傳云不嗜殺人者一之臣不佞亡亡所復知上悅拜管管田司事行課兩淮暨田及租稅改會按察司司浙東處帥派代溫詔溢還守處供軍餉士民忘其帥溫下溢移鎮湖廣請分兵駐荆襄列斥埃置屯田因食蔡鄧未許會處

名勝錄記

帥伐闖敗歿浙諸郡大震詔溢以按察副使鎮處溢辭副使馳詣郡則奸民亡賴肆劫掠聚山谷不下溢為榜招諭之爭就撫溢為誅其帥而籍餘衆為兵青田叛與范參政合寇慶元龍泉時處兵悉發成浦城溢所籍僅足城守乃召募鄉所從里中兵獲要害列木柵相救賊懼遁去浦城成告糧乏詔處轉饋溢以道險之牛車而軍中掠食甚富請括入官而均給之食果足溫之若陽叛據險微避往來商旅又時輕兵剽隣邑溢遣子存道破斬之造海舟籍漁戶精銳者得舟師千人使千戶任堆淵朱仲欽將戍青田賊至

仲欽丘博未決而堆淵走遂敗溢誅堆淵再遣指揮何世明擊賊平之入朝上勞苦溢因屏人議伐闖溢對曰闖御史大夫湯和自海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來舉闖國易然闖人服李文忠甚今鎮浦城固建寧取道也上曰善詔文忠別出兵繇建寧闖果下先是溫別將黃宗雲成景達來附予官仍故將軍守土溫失利輒叛去後降溢請斬宗等以徇召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而存道率鄉兵萬五千從入闖闖平詔移從海道北伐溢持不可曰鄉兵農耳始許以闖事平歸農而復調之非信也上色變

溢繼曰處固有嘗叛就撫者其人趨勇好農可籍而代也上乃大喜曰孰謂儒迂而有先生先生其為朕一行溢既歸母卒上遣祭仍趣籍兵使存道將見上溢竟以勞歿得疾死存道自累功至指揮

遠史氏曰高皇帝定金陵即使使以禮聘劉基宋濂葉琛及溢溢以績賢基以謀用濂以文顯琛以節著嗚呼漢屈群策於斯為盛哉  
千謙字廷益錢唐人其先世仕元為浙江宣慰使請老錢唐遂世為錢唐人謙幼穎敏有大志弱冠舉進士授監察御史督錦衣官校捕察鹽鐵不問戚附貴

常侍家一置理無少貸者謙長身貌白智如冠王每奏對聲明徹行陛間宣皇帝固目屬之從上下武定繁漢庶人命謙廷數其罪益稱旨河南山西地相絡民饑多盜議得大臣鎮撫之上曰是故數漢庶人罪者御史大佳提議兵部侍郎謙願起微蹟大位懼無以報上德意抵鎮書夜經畫課耕緩敘其暇完繕城堡練車騎預畜草為堰河得亡決行按大同提將士私匿屯地還官滿九載轉左侍郎地故有帕香及磨菇先任者至京率以是饋饋為常謙入議事袖手往無所望之仍賦詩自見云前後在鎮十八年嘗轉者數矣他御史故貌類謙以事忤中貴人振振時柄司禮記之會謙薦恭政孫原次王來自代振下詔以謙求代左遷大理少卿會謙持父喪歸於是吏民數千人諸臣上書請留振亦悟悔復撫故地尋入為兵部右侍郎北虜也先寇邊郡殺掠萬餘人王振說睿皇帝親征謙與尚書鄭廷請遣將行不報已八月望我師駐狼山土木虜奄至師大潰睿皇帝陷於虜敗報至京師大震帝弟郕王以皇太后命監國御東角門問計群臣叩首論王振喪師辱國狀當藉王未許眾怒亂捶死錦衣指揮

馬順及內二侍王大懼欲退謙直上攬王曰止止振罪百不籍無以泄衆憤且群臣心為社稷耳無他王曰可於是遣都御史陳益籍振家慰勞群臣且散謙後徐徐行李盡裂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嘆曰吾嘗者固易公即百王直今日奈何郕王既即位遂進謙尚書太監喜寧故胡種土木敗降也先因用為鄉導挾睿皇帝趨紫荆將遂躡我三輔京師戒嚴侍講徐理倡議占象宜南遷于謙大慟哭廷抗言曰京師天下本即亡論上不幸沒廟宗廟三陵百官萬姓帑藏倉儲亡恙中國勢全盛奈何棄之且宋南

紀錄彙編卷九十七

渡可監也理矣言當斬 上迺從守議拜謙總督內  
外諸軍理始恨不敢言通州糧數百萬石城小易破  
衆請焚之無爲虜有謙下令募軍民得自運人以多  
寡受糧歸一二日而盡奏委親信戚畹重臣環衛官  
關守九門簡給事中王竑姚夔監軍而身率大兵管  
城外及闔門泣誓將士皆感奮項之虜至萬騎前突  
我堅壁不爲動虜不得志稍稍引避去相持九六七  
日虜疲且退謙與武清伯亨謀謀知 睿皇帝移他  
所舉砲擊之虜死萬計而宣大勁騎援者分道入虜  
夜遁遣兵尾出塞不敢擊論功加少保固辭不許容

紀錄彙編卷九十七

有誦謙功者謙謝曰四郊多壘卿大夫恥之今但不  
城下盟何功明乎 睿皇帝還京上尊號 太上皇  
居南城侍御服餼儉甚 太上以是不能無望焉虜  
雖退然時時犯我西北邊貴州苗大起二廣四川復  
用兵警報旁午謙目視指屈口爲奏二吏從旁錄錄  
常不及經畧悉懸合機宜所嚮有功 上亦雅信謙  
待殊禮賞賚不肯謙卧病宿朝房 上使二大壻更  
往視謙服御簡朴歎息因以聞詔計資令尚方製賜  
至菜醢畢備謙病痰火醫令言非得竹瀝不可 上  
爲幸萬歲山伐竹取瀝賜之于謙爲兵部八年又兼  
總管務迺上言兵冗不精練週敵輒退走避是以有  
土木之役且兵額四十餘萬非盡可用者徒費大家  
米於是即五軍三千神機營得馬步驍悍者十五萬  
爲團營十二身與總兵石亨日教練之厚糜餼使備  
征行謙威令嚴密裁抑僥倖雖同事無得輒與以故  
亨與小人多不便之 景皇帝寢疾謙率文武大臣  
請視朝既不可起則請早復元良正天下望意蓋在  
憲宗也石亨張軌徐有貞謀以麾下夜寇南城迎  
太上皇復辟遂下謙及王文等於獄詎以迎立義  
王罪死文見收憤怒目如炬辨不已謙笑曰辨生耶

彼不論事無有直死我耳獄具 上猶豫未忍有貞  
即理直上前言曰今日不殺謙事無名 上迺決謙  
文悉斬東市家屬戍邊微謙死藉其藏無餘貨產蕭  
然僅史籍耳而正室鍾鑰甚固中頗多姘衣珍寶劍  
器皆 上賜也 睿皇帝崩 憲宗立雪謙冤復爵  
赦其家氏者子冕爲府軍千戶至 孝宗朝冕已易  
文階遷應天尹上言先臣謙幸蒙先帝昭雪未有贈  
諡敢昧死請詔諡肅愍贈太傅立廟其地子孫世爲  
千戶勿絕

紀錄彙編卷九十七

逸史氏曰北地李生作于謙廟碑其言曰虜時據英  
宗諭下大同之人登城謝曰賴天祀稷之靈已有  
君矣即他處無不然有嗚呼斯言也功以之成禍  
以之生歎謙死後田畯行伍無弗哭者且曰鴛鴦  
水上走何處尋魚鱗而大梁人爲立祠祠之當時  
同與難者王文然文未有稱也謙死極慘又一時  
首功今無後天所以報之何薄哉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年二十四舉未樂壬辰進士授  
監察御史通與諸御史上疏忤旨未發亡何交趾平  
地絕遠多瘴癘而夷獠新附畏不樂明約束中朝士  
憚往 上於是詔御史予三級知交趾諸州通得清  
化亡何黎利叛來攻通累擊却之而成山侯王通權  
與利媾乘交趾拔吏士歸撤至通怒髮上指謂都指  
揮等曰王通不奉 上命喪地辱國此城羅生死所  
耳都指揮曰如教於是獨不予黎利清化利大發兵  
八萬人晝夜來攻圍通死戰大敗之踰年而詔使至  
如成山侯語仍全吏士歸 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  
死贖爲庶人餘非罪即論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外  
郎久之坐法免徒南邊赦歸 睿皇帝北陷慶慶日  
近詔群臣舉將客有以通應者拜職方郎中尋擢右  
副都御史守居庸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王阿喇知

院三萬騎逼居庸甚急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不下  
而宣府恭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衛京師道關夜遣裨  
將告通通伏劍厲聲曰若欲保京師耶保京師保居  
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度者斬以狗乃止會天  
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爲水堅滑不可破七月虜退  
趨紫荆通選兵追速敗之逐出長安鎮中外始定捷  
聞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賜璽書慰勞焉通數上書  
論兵事與于謙不合乞病歸卒咸曰通在清化得異  
人授以選甲諸書冒之精重諳南荒復延秘跡虜寇  
居庸望烟雲草木若數萬人狀者吁奇矣哉

紀錄彙編卷九十七

王竑字公度河州人也長身傲儻有智力舉進士爲  
給事中竑人振誘 睿皇帝北征陷虜振故橫積資  
產萬萬二孽弟孫振官指揮使群臣憤伏闕請監國  
卿王誅籍之未許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諭摩衆  
且退竑真前粹順批頰嘗曰順奸臣爲振傾官何不  
舉手衆爭奉蹴順血肉零亂死卿王乃從詔籍振家  
誅其弟竑是以顯而亦多忌者虜大入寇團京師詔  
竑別將當虜掠甲令於軍軍嚴不寬虜望見奔進僉  
都御史總漕鎮淮淮大饑竑輒開倉賑而以狀聞迺  
自劾 上曰賢哉都御史活我百姓勿勿而 睿皇  
帝自南城復位有以竑名上 帝曰此不請我弟籍  
振者耶削秩流江夏 睿皇帝崩群臣爭言故都御  
史竑賢不宜棄召拜兵部尚書時兩廣蠻大起竑薦  
前侍郎韓雍有文武才宜帥討滅蠻而雍新得罪衆  
難之竑曰 天平方棄取即瑜疑雍罪不當乃竑不  
以罪廢耶議始定竑剛勇練於邊政而徇法多忤乞  
歸二十載乃卒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八  
名卿續紀二

王世貞

韓雍字未庶吳人幼穎敏讀書過目即成誦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尋奉命錄囚陽山教諭立純責勝夫丘磨兒磨兒父教令逃去因訴他御史純置死吾子他御史榜掠純強有証服然無所得屍黃河傍一浮體支解者父迺哭吾兒也于是純坐極刑雍疑之蹤跡得磨兒純始白久之出巡按江西衆猶謂雍年少未經事難之雍抵鎮振刷精彩經措宏又後先

紀錄彙編卷九十八

皆弗如也廬陵饑盜大起雍從巡撫侍郎楊寧謀設伏捕首虜二百餘餘孽次誅無唯類楊寧見雍輒自矢曰御史即少而老於吏是聰明百寧何可當而大士陳循者廬陵人也熟知雍才可用言於上擢會都御史代寧巡撫高雍時未三十熱屬吏奸貪疏濬徽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英宗皇帝狩土木虜倡徽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江西獨特雍少安英宗復辟下陳循獄成之雍坐是調山西副使尋罷歸一載召拜大理右少卿復右會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長院者寇深剛愎少許可迺獨心敬雍雍亦時時有所諭益石亨誅錦衣指揮劉敬坐直所邊亨午具律朋黨死雍抗言朋黨者阿比共亂朝政今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為宴會累時今不坐獨以坐敬何也敬卒不死虜復寇掠內地制詔雍巡撫大同宣府陞辭賜宴及鈔雍至則虜已遷修戰守練卒固城堞為一時北方之重還音兵部侍郎 英宗皇帝崩內閣學士陳文忠雍因事間於大學士李賢左遷浙江憲政雍為參政日頗不理省務日選勝從賓客曲宴西湖賦詩自娛且適也 純皇帝初兩廣蠻寇復大起拜都督趙輔征

巴家黃編卷九十八  
名卿續紀 卷二

吳將軍發湖湘閩廣土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言于朝曰韓雍才氣無雙盜事非雍莫可為者雍舊有過請置勿計於是使使就浙江拜韓雍左會都御史督理諸軍務雍即日拜命會聚議進取或請分軍應賊入廣西可破雍奮曰不然古仗我欲臨戎制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為正分為奇者二廣地鮮完大藤峽為賊藪本也諸軍不先薄其本適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也必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于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劉修仁荔浦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待香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生為良民荷甚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何乃殺良民哉既縛而袂中利刃出迺知問也悉斬頭斷手足剝腸胃分掛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悉力拒支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七十六有奇捷上 天子大嘉賞雍功制詔即軍中拜雍左副

紀錄彙編卷九十八

都御史賜文綵幣六官一子錦本鎮撫雍請以讓其弟詔可雍復獻策二廣賊勢是相聯屬不兼委且勢輕互避不便於是命雍總督軍務撫鎮而下咸聽焉雍既得以便宜行益修飭陣伍擇別將分捕窮黨其功最鉅督都察院右都御史雍威嚴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宿佐皆極一時之選然不好事邊幅以故御史言事者得中之致仕同時有項忠亦以武功顯項忠者先雍舉進士為尚書刑部郎從 英宗北狩陷虜自拔歸部忝間道七晝夜抵宣府足陷疾黎百

數不覺也歸復為郎進廣東按察副使陝西按察使超拜右副都御史撫陝西因原土達滿四逼都指揮劉清因挾其眾叛據石城迎擊殺官軍旬日間眾且二萬矣詔忠以都御史率師討之忠至自師往逼賊賊從高下我師不支伏羌伯毛忠戰死忠即陣斬一退縮千戶陣稍定賊屈會星字台斗中外洵洵忠堅不為動曰賊無援又食置堅守可破也兵部議師益忠力止之於是絕堅壁不復戰而持賊且百日時單騎巡賊壘論禍福於是相顧繼而降者滿四從精兵來劫營大小三百戰卻之得賊愛將楊廝狸誘降使

紀錄彙編卷九十八

內應廝狸脫卒說滿四出戰因擒滿四急擊下石城斬首八千級俘二千餘人計石城天險益有卒不下迺留軍戍之歸論功音右都御史荆襄賊李胡子者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為亂忠復往招諭縱兵捕不服者發還鄉百四十萬編成萬餘斬首二千入召還累進兵部尚書尋以忤大璫汪直落職去韓雍罷二廣五載卒忠至弘治初猶無恙給事御史交薦不起八十餘適卒俱謚襄毅 逸史氏曰雍稚少時多奇鬼神跡至今鄉里能誦道之近怪故弗悉二廣士大夫先生每屈指雍曰此百世功也大藤峽天險賊蟠據無敢窺獨雍及王守仁兩至之信然哉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舉進士歷戶曹郎有才提知西安府府隸省藩封督帥三司萃焉又孔道號繁劇屯守往未滿乞代至子俊始饒不為城水饑民食多病乃開新渠道河水合號余公渠復轉瀉斤園得腴田千頃擢陝西左布政使滿四又大發兵討之供餉百億特以不置選右副都御史撫延綏至則日夕畫延綏久策上言三邊為延慶為寧夏為甘肅延慶故內地也 高帝時遣將斤虜黃河外盡延慶無馬跡



正統初稍 殺掠吏士厄於東西邊險不得逞乃悉  
 衆驅延慶間地幾失後又獲間導知河套餽水草蓄  
 牧入屯聚不散我廷寧列戍置守及在外臣以爲諸  
 邊界空處築城以次立若石堡地多高山斗崖因形  
 勢下厚者剗削稍行者累築濬塹延引相接制曰可  
 於是東起清水管紫城若西距寧夏花馬池延慶二  
 千里每二三里起對角敵臺累累不絕空處築築如  
 月狀以偵敵避射九堡十有二崖石八百一十九墩  
 大者十五小者七十八虜絕不復敢犯乃休士教耕  
 種圃藝歲得粟十餘萬石擇壯士課射習騎延綏隱  
 然號西北重鎮焉移鎮陝召入爲戶部尚書加太子  
 少保虜復大舉入宣大詔子俊兼兵部尚書左都御  
 史發兵逐出之不能大有所殺傷也乃別上利害請  
 築牆如延綏事業行矣會思者設語撼尋止還理部  
 事加太子太保卒代子俊爲尚書者馬文升

紀錄彙編卷九十八

首夷教之以功上夷懼蓋益與女直合而太監汪直  
 年少喜亂遽文升與偕行勸文升不應馳傳先往諭  
 黑鎖忒諸部比直至已解散無所復恨之構文升下  
 獄論戍後召還爲左副都御史遷右都御史督造運  
 舟遷南京兵部尚書入爲左都御史復兵部尚書先  
 是 文皇帝開西域諸番貢哈密封元主後脫脫爲  
 忠順王子金印令喉令諸番譯往來語而脫脫傳至  
 子孛羅帖木兒死無後王母理國事漸弱而與土魯  
 番怨其王孛羅阿力來襲執王母及金印去族部俱  
 逃散詔高陽伯以少兵往撫前逗遛不敢進而番漸  
 益陽中國人之納王母甥罕慎爲王入哈密而銷擅  
 阿力已死子阿黑麻復襲執罕慎去詔切責迺始以  
 金印城池來歸且言罕慎卑屬也不足主文升請以  
 孛羅帖木兒從子陝巴代亡何阿黑麻復執陝巴遣  
 將牙蘭卒數百騎戍之文升奏寬其首使遣都御史  
 許進副總兵彭清發漢騎兵取道徑襲哈密牙蘭遁  
 捕首虜僅六十餘土魯番大震迺奏還貢使副以幣  
 綵責阿黑麻還陝巴仍王哈密核三種都督寫亦虎  
 仙等佑之收撫離散幾二千口給牛具種子布帛絲  
 粟糧餉足自是甘肅少安者垂廿載文升爲兵部最  
 久後遷吏部加太師太子太師卒

紀錄彙編卷九十八

語奇甚然幼好逸遊忝狗關羅六博諸所從爲非  
 不肯補博士弟子毋亦無耐任之耳已稍游塾間出  
 與書者爭相人目異之爲取錢買書送還曰自愛  
 自愛異日天子柱石也守仁自是情激讀書一載學  
 大進二十舉于鄉乃學兵法之塞外觀山川習射騎  
 又六載始擢進士上第補刑部主事非其好也日從  
 李夢陽輩爲詩文務出奇句相頌勝多不理司事尋  
 謝病歸陽明山中讀書益沈博文益高然好談神仙  
 玄怪踪跡詭譎時人未之識也數歲病已復官甲子  
 主山東試取穆孔暉等多名士程義爲一時冠歸焉  
 改兵部武選主事 武宗初劉瑾輩擅權以南京給  
 事中戴銑言事怒之督官校極捕甚辱守仁上疏大  
 畧謂 陛下非有意督過銑少示戒耳但天時寒泣  
 萬一銑在道或不諱卒填丘壑使 陛下負殺諫臣  
 名 陛下不追恨左右且晚矣又他語多侵瑾瑾大  
 怒下守仁錦衣獄廷杖數十謫龍場驛丞自是守仁  
 名益顯守仁既已赴謫瑾恨不置遣校卒圍道往殺  
 之守仁計始得免過江作吊屈原文且志焉尋爲救  
 江絕命詞伴若已死者瑾始釋守仁至龍場諸土夷  
 雅亦知重之爲築室遣弟子少者從游守仁不鄙夷

紀錄彙編卷九十八

森坐這還制爵為庶人兵部尚書王瓊言守仁才可  
用詔拜左僉都御史巡撫汀贛四省守仁上書願得  
改巡撫為提督專賞罰便宜行事無拘司寇文法報  
可守仁於是廣召募申飭陣伍身自激發當先者先  
是賊廣設謀布府左右探微息飲食必以報守仁  
或陽就日者卜吉矣已乃更擇吉或既暮林發抵道  
僅舍許返賊稍稍易不為備而守仁潛發副使楊璋  
丘直前進大敗之賊懼奔據象湖山守仁歸猶疑扶  
瑋示休息而鄉人邵之廣左藩例兵衛守仁因形選  
精兵五百先尾以兵四千五百疾趨奪象湖山隘

紀錄彙編卷九十八

賊覺來逆兵度險爭持歷辰午賊始大潰敗行捕首  
虜數千又紛綴其長富村諸穴撫降者四千餘已又  
從牛皮石嶺分三哨縱金震天賊備瓦解踐古村柘  
林白土赤石搗前灘又刈水竹大重坑若宅清泉白  
羅南山窮之劍洋竹洞三角湖前後大戰三四小戰  
千捕首虜四千焚廬舍積聚獲馬萬牛馬萬計汀西  
藍天鳳與諸南諸嗣互犄角相寬救守仁計橫水左  
溪其腹心也擒之便乃分兵校方夏刻期則會而囑  
賊乘險多備橫木石去賊三十里休會募糧賊導鄉  
兵熟山者使持砲火鈞索由間地攀藤葛繞出賊後  
次日兵攻十八盤與敵遇既合而四山伏砲發聲  
起賊惶錯乘之遂大潰乘勝破節理解鎖龍魁桶岡  
諸峒悉平首藍天鳳等棄市俘殺又六千餘賊行地  
即其區奏立邑置戍控焉而洞頭巢最大且險巨魁  
池仲容者最驍難下守仁因兵威宵降之狐疑終  
不肯輸首領橫水破始懼遣其弟仲安率老弱二百  
餘詣軍門偽降因以探我虛實謀內外應守仁厚遇  
之使為別將從馳使賜仲容斗酒仲容喜得計對使  
曰我所以未敢謁王公且為賊守備者龍川新民盧  
珂鄭志高欲殺我我故待之耳非敢抗天兵自取

死盧珂鄭志高者有眾三千人遠近畏仲容遇獨與  
抗故仲容恨之使歸守仁陽怒珂志高傲數其罪因  
以示仲安又數日而珂志高來林陳仲容逆謀不可  
赦守仁復陽不信責二人擅兵仇殺下獄將誅之仲  
安即日飛書報仲容仲容益大喜而守仁所遣人復  
說之使自來可許行也頃之守仁還嶺大張樂享將  
士下教曰賊蕩平荆襄向化重勞古諸君宜各歸為  
樂兵散賊撤備尋遣仲安歸助兄防守他盜仲容乃  
肯來守仁預已謀知之即日先行屬縣勒兵侯拾押  
詣獄語珂志高以實使作手書盡發其家眾仲容至  
日獨宴之度兵已集乃伏甲掩執仲容於獄而出盧  
珂鄭志高於是兵分道並進賊黨不虞倅至倉皇  
出戰圍四合鼓譟擊賊大崩走獲捕無遺類斬獲  
二千餘級捷上進右副都御史錄一子錦衣百戶世  
襲福建教卒起召守仁往討之道過豐城時寧王因  
生辰宴殺都御史孫燧按察使許遂舉兵謀逆遣千  
人遮取守仁豐城令顧必密報乃即日間行得漁舟  
脫脫抵吉安知府伍文定強留之守仁於是即吉安  
開府召募故所部將軍未集寧王謀率兵襲南都謂  
孝陵稱偽號承平久南都無可禦者守仁偽為檄某

紀錄彙編卷九十八

有某省兵約數十萬至江西督有司趣科供饋寧王  
疑未敢發又數日遁出兵戍安慶不下親帥師往會  
攻留內臣萬鈞等萬餘人守南昌守仁兵既集於是  
分道往擊擊南昌下之萬鈞等自殺寧王既已不得  
志安慶聞內變還師自救眾心益離守仁逆擊之遇  
樵舍縱兵大戰破寧王兵斬首二千級溺死者萬餘  
人明日又戰又大破之所殺及溺倍焉寧王脫身呼  
小舟逃遂為送至軍搜捕餘黨無遺類是役也知府  
伍文定決戰功最大又寧王所遣謀降者多宿盜  
賢令劉清瀾殺之賊氣奪寧王所與共事者多宿盜

及市賈人子耳舉逆旬日輒敗守仁以大捷聞江彬  
等誘說武皇帝江南富饒可游樂至是 上心喜及  
寧王及下詔親征因得如彬言至守仁捷疏幸南都  
遣太瑞張永張雄安邊伯許恭等赴江西定功次雄  
恭故欲倖僥成功恨出自守仁為危言撼之守仁幾  
不免一歲 武皇帝崩 主上以宗子嗣大統悉羣  
華弊政乃召守仁至拜南京兵部尚書尋論功勳特  
進柱國新建伯賜號奉天翊運推誠守正文臣食祿  
千石世世勿絕守仁二疏辭求詔歸以省其父其父  
華時以尚書致任也遠近榮之歸兩月華卒又三載

紀錄彙編卷九十八

服闋分入京謝而忌之沮之守仁益講學授徒千數  
所居傍僦舍至踴貴凡三載而召督四省諸軍事初  
廣西田州太守岑猛者世為田州部下精甲數萬人  
甚富而驕恣好亂前後討賊多倚其集事由是益自  
負既殺使者發兵大掠制詔都御史姚鏞帥諸道兵  
討之入田州猛跳捕終不獲而猛黨盧蘇王受徒  
男女十餘萬管山谷與官軍抗者歲不下糜縣官幣  
數十億事聞上切責鏞罷之以守仁代文武停屬不  
用命者詔守仁以軍法從事守仁僑立功江廣間賊  
素所畏服至則散兵歸別地論蘇受許以不死於是  
盧蘇王受酒率其部落請降守仁大陳威儀受之杖  
蘇受百為撫定其餘眾求岑氏後貶秩使守故土設  
流官制焉迄今岑氏無敢叛大騰賊巢險阻且眾  
盛有大征後將百年莫能破守仁因權受眾使都御  
史林富前都督同知張佑等間道入九十餘戰殺虜  
三千級得婦女小弱者悉以充賞守仁舊苦肺疾之  
南方益甲濕親兵事勞頓遂不支行部抵贛州卒時  
年五十八門人子弟從者為經紀喪事歸大學士楊  
一清桂萼素忌守仁功為上言守仁每上捷自張大  
不肯歸功主上以是怒削其爵云

逸史氏曰吾時時見守仁鄉人及其兵行地者道守仁智不可測如神云高鳥蓋良弓藏雖得保首領遇弗克終有爵士追子孫也嗚呼悲哉其為說固未盡合朱氏然亦灑然可喜自得深矣學者又加其焉分門植黨以為勝朱氏然此守仁罪也至問託於文雄奏橫放不鑿不蹈能發所獨見難矣胡世寧字末清臨安人舉進士為德安府推官世寧潔廉於已秋毫無染而勇往不讓前惟官職理刑獄世寧則時時於縣官事後賦捕盜諸所難者經世寧則舉權南京刑部主事稍遷至郎中與嘉魚李承勛崑山魏校友善以氣節行誼相策勵益間熟當世務久之權知廣西大平府瘴鄉又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難好夷其上先守多難之世寧毅然往至則釐剝宿弊馭土苗一以威信去文法遇保製則為處得所若盈州李萬盈與全茗州許崇高仇殺又不以時請世寧收簿治罪即遣歸仍為畫江定其界李濟太平酋豪也叛殺掠吏士積不服世寧誘潛中表兄趙元珪使檄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殺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地知府黃賜更服事之文昌畏世寧欲來歸而總兵康泰因逐執其

所殺虜迫復業無慮數萬人而恭議王恭者忌世寧功譖之命諫狀不悉上自以資進福建按察使時寧王宸濠舉義遠近靡不苦而陰結群盜取其賞此之勢且成矣世寧因上疏論政治二策未及王乞早以禮法裁制詔下兵部議多如世寧指而宸濠聞之怒論世寧斬罪十摘疏語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九重南顧之憂為離間親藩請甘心焉幸臣錢寧等先入宸濠賂捕世寧下錦衣獄成死戌遼左亡何宸濠反起世寧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為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 天子新即位世寧自喪所上言 聖孝隆治體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世寧前後累上疏多軍國大計不為浮冗而近幸多不悅者乞改南京吏部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尋事霍韜薦其賢召為都察院左都御史未就改刑部尚書兩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世寧時已得未疾力論西北事不休溫詔慰行之然薦陳九疇郭吳胡濃施儒揚必進有將畧為時宰所厄不用乃懇求致仕歸賜給驛驛與廩歸無幾召理南京兵部事復辭乃止卒贈少保諡端敏時李承勛者齊名

兄弟三人恩來奪與恭將率兵夜遁世寧守孤城危甚文昌來助支吾而屬邑土丘嘗被世寧德者先奔命來助支吾而屬邑土丘嘗被世寧德地而黃賜乞為世寧養子尋以母喪歸爭泣留弗得也服除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副使治兵無州諸郡時華林瑪璣姚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俞諫於近地兵討之世寧從賊氣勢相給號數十萬而江西兵素卑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傑驚不可使世寧日夜拊循之漸為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為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益益強迨前會擊賊十餘戰大破之

功時吳廷舉在賊所誘其下共劫酋魁降而中官黎安忌二人名誣下獄廷議曰承勛枉起拜浙江按察使遷陝西右布政使轉河南左布政 武宗末以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地北僻朔漠南枕滄海東臨鴨綠與朝鮮界而開原孤懸絕域密邇奴兒干黑龍混同充塞又遼東西金山諸夷窺伺者衆承勛奏請築邊牆而賊不時撓我難就於是使別將馬廉禦清鎮楊鎮兵關松靖險劉勇慮瀾分二軍除定遠慶雲柴河道而身負奔鍾先士卒不日而就尋又城中固鎮嶺斷陰山遼東之交城湖河塞文直冠城撫順道

建州貢諸蠻臺復嘗薦許泰有大特才言者尼之弗果用召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入拜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左都御史學院事總督十二團營 上手書詩遺之承勛與太監張永竭意董宿弊練士伍然自是與總兵郭勳忤久改理部事時岑猛以田州叛沙保芒部相仇殺土魯番寇哈密小王子殺掠楊和吏民警報劾承勛書閱夜驚懸洞機事以次底績而慮冗食為慮因大學士張孚敬革鎮守守備內官二十七員錦衣衛千戶官五百員騰驤衛兵及各監局員役數千人一時為之肅然在兵

部三歲卒年五十九 逸史氏曰世寧承勛號齊名其機力勇量等而世寧稍則干道不為揣合陰解故易退焉承勛能抗郭助固偉然頗借關人未刀何大相遠哉孜孜奉國知無不為亦庶乎近之矣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九

名卿續紀三

王世貞

李善長定遠人也元亂唐東山中善長慷慨好功名而心竊薄盜行事不出 高帝兵自濠如定遠善長扶馬箠道謁一見語通夕 高帝喜刻燭恐且也留掌書記得預秘謀調發饋餉甚親信 高帝嘗從容語善長曰諸名俊逐元鹿先後敗若知所以故乎曰不知曰其主信持贖左右謀事者毀將士以取固其將士怨其毀而解其信故也善長曰命之矣亡何克

紀錄彙編卷九十九

除而滁陽王自泗還欲召善長真麓下善長泣見高帝不願往 帝曰且欲我且不得辭况爾耶善長竟泣辭弗往王亦不復召尋從拔和陽 帝親襲鷄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守而元太子禿堅等兵來襲高帝聞亟還救善長已逆擊大破走之矣 上東欲渡江善長曰我眾且數萬而糧少渡江須舟楫請少俟而水寨會通海軍降善長從史 帝曰可矣遂渡取建業諸絕奉 高帝為吳國公置江南中書省授善長參議尋兼大都督府司馬前後遣將取毗陵寧國諸郡善長主軍餉供億亡闕 帝討婺州又討洪都接安豐角漢王彭蠡珍之燧其壁武昌俱善長留守鎮靜明肅民忘師還恭知政事奉吳國公為吳王進善長右相國討張士誠復之以書策功封宣國公改尚左善長為左相國請賜祠祠彭蠡死事者定楚地漁稅歲隱匿歲得穀百萬兩奉法律今除運坐下有司頒行之參議李飲水楊希聖核時或以已意損益善長令列上悉黜論鬼薪吳王二年左相國善長右相國達乎章遇春等昧死上言殿下聖功德廣遠宜稱 皇帝令曰制詔都建業曰應天不允三請乃即 皇帝位告於皇天后土謝諸勳碩之既百善

名卿續紀

長進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定郊社廟禮大將軍既北取中原 高帝幸汴善長復留守得顯殺生封拜焉 帝還詔定封建諸王官屬國邑及大賞予中原將士功有差請置司農卿於河南課耕墾又請崇淫祀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巫覡扶鸞聖書符呪水邪術詔可中書左丞楊憲者愚右丞相汪廣洋位其上據廣洋陰事聞善長怒論憲死中原平大封諸功臣加太師封韓國公食祿四千石功比蕭相國世世無數賜文綺帛百疋久之告老為賜甲第鳳陽臨濠

無數賜文綺帛百疋久之告老為賜甲第鳳陽臨濠朕田千五百畝置守塚百五十戶會 帝念臨濠欲築宮命善長董役因從江南富民十四萬戶實之善長既老召用不復故相位恒快見辭色 帝稱已不能平而丞相胡惟庸者故善長既反誅辭有連給事御史言丞相惟庸為縣今日賂太師善長黃金五百兩得構躍拜太常少卿惟庸既已相多不法而主上英明恐欲欲反以玉具劍一奉善長長遣奴探兵四十人從待日舉幸先發善長為國首輔負大恩當斬 上召善長坐與食語舊事甚悉雲涕頰群臣曰吾初見太師長吾十四歲而謀計多合不與累功至空顯吾子女太師子謝諸君為我曲有太師又數

紀錄彙編卷九十九

載復命理御史臺事河南水發虞賑恤還列勛臣榜善長第一 高帝二十三年星髮占大臣災上既以前事疑善長而言者究其意適自殺天下冤之逸史氏曰士多紀劉誠意奇事張子房之流善長開闢寡稱乃功賞曼絕何哉抑善長從起善早夫足饋餉定章程一制度厥伐不細而人晦之善長類節侯不終徐達類淮陰侯終章不幸之聞耶迺其處於助名之際遠矣 姚廣孝初名道衍吳人也少祝髮為僧廣孝名精於其業通儒書及兵法術家言而又多陰計間一欲棄

去之入城觀元僧被金紫從車騎甚都嘆曰快哉此何假諸生為得如是足矣而 高皇帝封秦燕等十王將之國着高僧十人侍行廣孝與馬廣孝覘知燕王有天子氣陳有司願得從燕即許之時 高皇帝之十五年也 高帝崩建文君即大位諸王視建文叔父行又擁強兵鎮雄郡恭布指列相習為驕縱不奉法建文君心患之謀諸大臣逼執伊周齊谷削爵為庶人湘獻王自燒殺事且至燕 燕王懼甚一日問廣孝曰若能上平廣孝曰能 大王上天子耶

燕王曰咄毋妄言族矣廣孝拜曰主臣 大王幸賜臣燕亡左右窺聽故敢舉其愚 主上猜間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隸士伍益五王矣雖未及燕燕可觀幸免耶 大王先帝所最愛也又仁明英武得士卒心 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粟粟悉燕薊屬郡之材官良家子較甲可三十萬眾支十年 大王之護衛精兵拔石起距者又不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淮南此勢難瓶而下誰為抗禦 大王即不南機或先發欲高即得耶且且暮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亡異 燕王悅曰子休矣廣孝曰臣有所與相者請以決 大王問為誰曰袁珙曰汝與偕來珙至就傳舍 燕王從貌類者十餘人在就珙相曰吾等俱護衛校耳珙獨起指 燕王拜 燕王手止之稍開 命入宮則悉屏左右珙俯伏曰 大王太平天子也珙臣遊燕市中諸將相肩接也則皆以 大王故 大王幸勿忘臣珙 燕王益大悅為造戈甲潛勒東部士馬建文君切責使且至 燕王問廣孝曰公言起兵何日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也又數日廣孝曰可矣遂謀召張昺謝貴等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勒衛攻充九門出祭纛見

紀錄彙編卷九十九

去之入城觀元僧被金紫從車騎甚都嘆曰快哉此何假諸生為得如是足矣而 高皇帝封秦燕等十王將之國着高僧十人侍行廣孝與馬廣孝覘知燕王有天子氣陳有司願得從燕即許之時 高皇帝之十五年也 高帝崩建文君即大位諸王視建文叔父行又擁強兵鎮雄郡恭布指列相習為驕縱不奉法建文君心患之謀諸大臣逼執伊周齊谷削爵為庶人湘獻王自燒殺事且至燕 燕王懼甚一日問廣孝曰若能上平廣孝曰能 大王上天子耶燕王曰咄毋妄言族矣廣孝拜曰主臣 大王幸賜臣燕亡左右窺聽故敢舉其愚 主上猜間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隸士伍益五王矣雖未及燕燕可觀幸免耶 大王先帝所最愛也又仁明英武得士卒心 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粟粟悉燕薊屬郡之材官良家子較甲可三十萬眾支十年 大王之護衛精兵拔石起距者又不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淮南此勢難瓶而下誰為抗禦 大王即不南機或先發欲高即得耶且且暮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亡異 燕王悅曰子休矣廣孝曰臣有所與相者請以決 大王問為誰曰袁珙曰汝與偕來珙至就傳舍 燕王從貌類者十餘人在就珙相曰吾等俱護衛校耳珙獨起指 燕王拜 燕王手止之稍開 命入宮則悉屏左右珙俯伏曰 大王太平天子也珙臣遊燕市中諸將相肩接也則皆以 大王故 大王幸勿忘臣珙 燕王益大悅為造戈甲潛勒東部士馬建文君切責使且至 燕王問廣孝曰公言起兵何日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也又數日廣孝曰可矣遂謀召張昺謝貴等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勒衛攻充九門出祭纛見

被髮而旌旗者蔽天顧廣孝曰何神曰嚮言之吾師  
 北方之將玄武也 燕王南下留太子守北平廣孝  
 輔馬李景隆吳高平安之師數十百萬先後來攻皆  
 計却之 燕王既以定京師燔建文君稱號首欲  
 封廣孝固辭為留髮賜冠服居第室女亦辭乃拜僧  
 錄左善世賜名遺使於武當山營玄武宮殿楹柱  
 焚覺悉用黃金是時天下金幾盡又一日 上怒顧  
 為廣孝曰卿若有不豫色然何也曰無之曰吾已知  
 矣毋諱廣孝曰臣朝與吏部尚書言歷五階而上言  
 已歷五階而下是以介介耳 上曰吾所以欲爵卿  
 也輒拜太子少師尋命督修 高皇帝實錄成遣撫  
 巡吳地廣孝有故人王賓者其為人隱君子也居委  
 巷不妄出入至吳欲就見之三不可適屏騎從步造  
 叩門賓不應遙語曰和尚錯耶慚退歸謁其姊姊亦  
 揮出之熟徐視其頂曰幸此尚存耳廣孝益不自  
 得還至京師卒年八十五贈榮國公諡恭靖配享  
 太宗廟廷

逸史氏曰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棲身神門終不  
 得以富貴易之奇士哉雖然於釋則臣道靡也於  
 臣則釋道累也彼王賓者隱人亡論焉蓋愧其姊  
 矣

紀錄彙編卷九十九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舉進士事 文皇帝為文淵閣  
 大學士贊機務諸預七人 上獨心親榮榮才敏熟  
 於邊事亦為叩竭無留隱 上三討北虜入沙漠榮  
 皆從得侍調發區畫之計甘肅總兵何福招虜脫脫  
 不花降榮往與福計部分虜設衛給耕餉奏還稱  
 上意何福卒代將者西寧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逆  
 構亦斥蒙古衛為邊患有詔陝西帥豐城侯李彬討  
 之榮至軍計事還奏餉道遠馭寒士馬疲困不可用  
 而老的罕實畏罪逆撫之當自歸亡何老的罕請降

最後 上北討還次榆木川得疾崩軍尚未入塞洞  
 洩恐變起崇秘不發從官上食起居可事如常儀而  
 身與一二謹壁視沐浴羹食飯含棺欲如常禮乃身  
 入報 皇太子太子既即位累進榮至少傅少師榮  
 與寒義夏原吉楊士奇同輔政至軍旅悉以諮榮云  
 後漢王及遠近大震 榮首勸 上親征漢遂平而  
 時有方廣者抗人事 文皇帝為兵部尚書兩從上  
 機宜進止填集剖決如流最後 上春秋高復議窮  
 追虜乃詭言兵少儲餉不足 上怒切責自縊死  
 逸史氏曰榮為相以才敏見知 上當大繫未決者

紀錄彙編卷九十九

取片言信又周習地理兵將險阨強弱於禮樂  
 儒雅則無稱焉賓守大不及才亦一時之捷臣也  
 王驥字尚德宜寧人永樂丙戌進士初授兵科給事  
 中歷山西按察副使應天府尹俱有聲擢兵部侍郎  
 即進尚書時西虜阿台朵兒只伯入陝西諸郡殺掠  
 萬餘人烽火通內地 睿皇帝下群臣議賞視師任  
 者以驥應驥至軍大會諸將問曰先年見海之役誰  
 為退縮者眾對曰都指揮安敬即顧左右牽敬出斬  
 之因誓於師曰若等亡懼敵亡弁將不用命有敬  
 師大恐悚服已乃汰去冗弱選練士教習陣法遂破  
 別部把禿字羅悉收其男女資畜歸驥已召還京視  
 事阿台謀知復入寇 上勅驥乘傳往驥勒大將將  
 貴為前鋒將精騎深入驥從後倚角虜營急擊破之  
 斬捕首虜多阿台走死論功加大理卿麓川宣慰使  
 任發叛廷議遣官往諭降而留者王振方用事標賊  
 喜功驥探知振所嚮主戰議振大悅制詔拜拜貴征  
 蠻將軍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討之  
 有司計儲餉期盡賊上賜驥明光鎧一驍弓一驍  
 緋袍一驍至謀於貴以冬十月分道進會合上江夾  
 攻賊賊擁象馬數萬來拒因風縱火大破殺十餘萬

級積散如山丘思任發父子僅以身免奔緬甸又遣  
 兵捕斬維摩州蠻常郎等提開召還大編宴奉天門  
 上為主席馬封特進柱國靖遠伯將亦進封定西  
 侯而緬甸擁思任發親故地 上而論驥及貴曰重  
 勞卿行驥貴復統兵至緬甸破緬人殺虜數萬詔班師  
 加祿有差驥凡一再往殺賊將二十萬人寨民賊殺  
 者半終不得思任發而我士馬物故亦幾萬財儲置  
 乏是役也陷土木張本云 景帝初年湖廣苗寇乘  
 時黨起大猖獗驥充平蠻將軍總師刻平之復增祿  
 如前改督南京守備以老疾乞休 英宗復辟驥與  
 謀起拜兵部尚書卒年八十三子瑞嗣

逸史氏曰 高皇帝既定天下右武約曰文臣非汗  
 馬勞無得封公侯百七十八年封者僅數人至於  
 今世世弗奪者惟靖遠耳獨以麓川得之嗚呼麓  
 川何以封哉

侯璉澤州人舉鄉試第一途連舉進士為行人嘗使  
 雲貴諸省定土師爭地者還副禮部侍郎章廠使交  
 趾抵關開門甚低隘先驅者謂偏度之甚夷欲逆折  
 我故璉不可曰此中國為狗實夷出入當置敵以辱  
 使人請返交趾為折關乃入使舉選兵部主事進郎

紀錄彙編卷九十九

中尋以次從靖遠討麓川多所裨畫亡幾賊攻大候  
 州靖遠伯璉往援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遂乘下石  
 甸等十餘寨由高黎貢山晝夜行與大軍合麓川平  
 進禮部右侍郎賜金五十兩鈔五千錠綵幣未暑各  
 五出鎮雲南予勅便宜從事會再討麓川餘黨璉引  
 兵由于崖南襲思機所居獲其妻子及錫重萬計  
 還左侍郎再賜金七十兩鈔五千錠綵幣各七母喪  
 歸官為葬舉促還鎮改兵部左侍郎思機發於孟  
 春詔索之璉與都督張帆分兵抵金沙江造舟渡奪  
 賊柁營馬賊驚鳥獸散窮追至孟橋海子計入境野

而思機終不可得乃還亡何貴州凱苗叛攻圖新  
添諸衛道糧食且盡璉自雲南選射士冠鋒自將馳  
至普定射賊大破之趙貴州都督田禮來會克龍里  
斃城羊腸楊老金沙諸苗於是新添平越清平都勻  
圖悉解與隆而下抵鎮遠皆平捷上遷兵部尚書  
又進克安莊西堡諸苗苗中瘴癘卒於師有楊善者  
同參王驥軍有功累遷至南京刑部尚書  
楊善者北平人建文君來討燕王發兵比攻太寧而  
李景隆悉眾圍北平燕世子拒之善時起書生從登  
聊晝夜凡數十接有功燕王既有天下予善官序班

紀錄彙編卷九十九

時僅二十餘稍稍遷至鴻臚卿善不大讀書慷慨多  
權畧能辨又貌偉哲奏對朗朗 上目屬之 太宗  
皇帝崩歷 仁 宣 英諸帝至都察院左都御史  
還掌鴻臚事 英宗皇帝既拒虜失其軍陷沙漠虜  
數使來邀金帛請歸中外洶洶未決 嗣主意不在  
迎善獨奮為眾曰諸君富貴負 上皇即當不令楊  
善獨生乃請行詔許之即日騎北馳抵寧夏也先給  
言獵未見而使所親習漢語者逐伴於故中國人曰  
向土木圖漢兵二十萬脫甲走不一抗何善曰京兵  
故熟工技及雅容衛 主上儀且來非以戰也特咳  
虜使飽耳今 上英武加意北請以兵事諫即下書  
褒予無論富否或謂虜善縱騎越山嶺宜計出入道  
布錐錐馬足蹶又火炮所發大石一傷入重而寡宜  
碎石斗許風發之甚眾許之又謂南中毒藥傳鏡未  
中人血濡縷正死選善射百金三十萬人悉背敵戰  
諸材官套頭異軍特起惜置之耳何故置之曰 天  
子念南北元元無罪許不和得不置且使爾不可迺  
畢吏士技也次日也先見問何官善曰都御史曰兩  
國和好又何故辱我使臣減我馬價所道常定裁損  
半我是以兩牧善曰昔爾父之事我 先皇帝也來

名譽錄記

賈不得過三十人賞食物幣僅百計爾使多今至三  
千人 皇帝人入金帛飽索乃返又親為致酒餼  
亡闕從使者盜竊懼罪走東或投梁顏女直諸夷中  
國何恨辱之爾有書陰遣某值某不在誤達 上某  
恐致疑得罪因托中貴人問曰此非係大酋馬惡不  
足多與價示自遠徵善安也其人今已誅帛實全蓋  
兩伴使回夷貪校陰匿之據其索當見也先動色曰  
者善因前說曰官為大帥掌兵騎縱傷殺別斷心首  
呼號痛迫上天好生官好殺豈不大背逆致禍哉也  
先色動因復進曰官今何不尋好還我 上皇帝歲  
得金帛自富足全南北人命也先嘆曰者當令汝見  
皇帝而平章昂克前阻須金帛乃肯還善曰我豈  
少金帛將謂汝南義重然諾不好利徒手還一天千  
修史當備書之萬萬世不朽也先大笑曰者有次曰  
遂引以見 上皇設宴為 上皇祖道也先自彈琵琶  
善妻起舞而善益侍立恭謹不懈也先顧 上請都  
御史坐善曰雖草野敢失君臣禮也先躍指噴噴歎  
不置遂遣驛送 上皇回父之加善太子太保 上  
皇在南城 景帝父疾未起善與總兵石亨副都御  
史徐有貞謀約兵啓南城論迎 上皇即位封善興  
濟伯兼禮部尚書賜號奉天翊運推誠守正文臣卒  
仍故封進侯諡忠敬

紀錄彙編卷九十九

徐有貞初名理字元玉吳人也諷敏善記目過即不  
忘年十三誦國子祭酒胡儼儼時自矜重稱疾患凡  
見試理詩即起循林行大說賞曰子自愛他日國器  
也後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理意不在文字  
間思以功名顯凡天官禮樂兵刑法律至巫卜醫界  
小技無弗習者進侍講時 英宗皇帝北征陷于虜  
虜將入寇掠畿甸勢甚張大景皇帝以邸王監國有  
薦理者遣大璫金英問計理言天象有變惟南遷國

可保英不然理刺泣且語英策出之會兵部尚書  
于謙請斬倡南遷議者事遂寢行監察御史吳昇彭  
德時就暴者多罪流亡命及太行山群盜置得難戰  
理以恩威善理之漸馴據可用廣退歸為日講官進  
右春坊右諭德理自負才地當參大政 景帝頗亦  
燭其奸每與薦輒曰此為南遷計者耶已之理因攻  
名有真河決拜右舍都御史督卒七萬往治有真至  
因乘舟探水原下鐵柱實土石適作大堰分建渠開  
數百有功完召進副都御史 景皇帝不豫  
英宗為太上皇帝居南城衆心未款武清侯石亨都

紀錄彙編卷九十九

督張軌張陽皆一時幸功就有貞謀復辟有貞大言  
曰公等知乾象那機不可失遂約亨等收諸門鎗約  
兵數千人薄南城門迎 英宗復大位 景帝驚阻  
次日進有貞兵部尚書翰林學士下王文于謙陳循  
等于獄有貞自計不大置文等罪已功亦渺遂悉  
以迎立外藩成有差封有貞特進柱國武功伯兼  
華蓋殿大學士有貞既以僥倖得君乃欲恣裁去僥  
倖且性偏而氣傲一時大璫曹吉祥及亨等多不悅  
之上方寵有貞莫棄也會 上多與有貞屏人語乃  
密約小豎伏座側悉其語以告吉祥亨吉祥亨輒因  
間謂上曰 上與有貞言某某 上驚若安得知之  
吉祥亨曰臣安從知第有貞出示臣耳 上由是疑  
有貞多漏泄御史楊瑄張鵬論亨吉祥多占奪民田  
土橫甚宜思所以保全者 上初是其言吉祥亨泣  
訴 上曰御史承徐有貞風旨敢論臣微 上恩臣  
殊肉餒狗豕矣 上甚下有貞于獄天大風雨拔  
木川巷乃出有貞廣西泰政尋有為飛語中者詔從  
道逮捕獄考問瀕死將坐大辟復風雷雨電震破承天  
門聲徹後宮 上大恐 勅赦之流金齒有貞初遇  
異僧受摩利支天法奉斗母至是眾以為奇術驗云

名譽錄記

在金齒八年 英宗崩 憲宗立大赦歸尋賜冠服

間居久之卒

逸史氏曰有貞善天文地理之學自謂無遺其治

河亦號能吏至南遷之說抑何錯謬弱也為相

日裁削功濫賞似矣已獨先冒濫焉房動賢快

志報復傳曰不能三年而思小功其有貞之謂乎

王越字世昌大名清人也二十六舉景泰辛未進士

廷試日答策方屬草忽大風起卷直上雲際頃之不

見禮部尚書胡濙為言于 上得給卷畢試眾固已

異之選授監察御史越長身偉觀間奏對聲徹楹陛

間上為傾聽超拜山東按察司 睿皇帝末年巡

撫大同都御史韓雍進兵部侍郎詔舉當代者數人

不稱旨意在越召至京廷見 上目送之曰此為御

史侍吾者耶後將家弁當不下韓雍乃用為副都

御史代馬越至鎮屬虜退策守備脩廢陞陞為一時

邊郡之冠以疾告歸 憲宗初召理都察院事尋督

兵出延綏獲胡朔部于崖窯川斬捕虜百餘又覆

之未黃草梁東西路及寧夏界所斬獲倍之累功進

左都御史賜蟒衣邊人限虜以黃河秋時始列卒置

戍防虜踏米入而以其羸時力耕舉築城堡迨後虜

紀錄彙編卷九十九

渡河敗我師遂往不復去而地絕數千里水草豐美

畜馬蕃息又多它鳥獸嗷獵擊之不時寇鹵殺吏士

我坐以大困越謀知虜它掠留少兵衛老弱輜重易

覆輒乘馬馳果材官萬騎齎七日糧出塞可二舍許

即留數百十伏更二舍如之行四日天未明抵虜帳

萬騎齊從火擊斬首三百餘馬牛羊甲械以萬計

比午虜自外歸憐災震原野悉力來追軍越結陣徐

行殿者與戰及前伏起又與戰再遇伏不支遁逐益

徙去者二十歲遠加太子太保尋進兵部尚書時巨

璫汪直以詞事得幸 上且年少喜功而輕難越陰

附之會虜有管於威寧海者帥師兵往擣直時監督

馬比遇戰大破斬首四百餘擒男婦三百捷聞封威

寧伯祿千石汪直亦加祿若干越前後凡幾拾戰戰

輒勝家人子弟善騎射者數百千人皆厚遇之樂為

死塞隘夷險將士才否輒默識無遺顛倒智勇自為

操縱人莫窺也然以附直故頗見薄士論文臣佩將

印者王驥與越耳汪直取內監阿丑以優入侍內宴

效直衣冠持雙斧狼踰而前曰吾將兵惟仗此劍益

指越與兵部尚書陳敏也 上由是心疑越會給事

御史交章論越奸權下獄流安陸 孝宗登極越上

疏自別復左都御史致仕又十餘年西擄火節大掠

諸郡殺太守及吏民烽火入內地邊將禦連敗走

上日宴忘食諸大臣所薦帥特鮮富意既謂越老尚

可將也特召拜太子太保節制諸軍事撫鎮以下咸

屬焉越至軍飭兵出戰勝斬獲影加少保太子太傅

然越老矣議處冷密事未報慮泄以憂卒陳越者為

都御史撫遼東亡狀奴事汪直得驟遷尚書後奪職

歸職才下越遠甚

逸史氏曰予聞沈先生周云始威寧伯與保國公未

帥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當未欲走威寧止之

為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啣枚

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

城虜不覺明日乃謂未曰我一動虜躡擊無唯類

矣結陣示暇形也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

軍聲故虜不覺也吾非不自危姑矯矯情鎮耳嗟夫

越誠良將哉

紀錄彙編卷九十九

池初 高皇帝通互市諸番諸番人欲得漢地茶甚

意願以馬易許之初曹國公李景隆以金牌往曹國

公得馬萬九千匹分隸諸苑監自後往來不絕 憲

孝時禁私解私茶盛行番人無利于官馬至者漸少

時議復舊制權一清副都御史經理之一清至大甲

飭故律令召募市易為嚴其出而寬其入斥去貪股

屬吏居數年馬流蕃息 天子以為能命總督全陝

三邊軍務撫鎮而下咸屬焉時虜歲入殺掠吏民夷

兵焚卷邊人習為畏縮坐視無敢鷹鋒者一清素有

才畧至則練習騎射陣法甘苦同之士爭願為死

前後一清者皆不如也久之遷右都御史一清上疏

請築邊牆其畧曰寧夏花馬池至靈州地里衍漫賊

入不利寧夏內地徵兵於未寇太煩調兵於既來

無及請自延綏定邊營起至寧夏三百里因舊牆增

築高厚補空缺列烽燧亭障戍卒更番休息上多置

矢石賊小寇則戰大寇則舉燧諸軍就利便援伏凡

用丁壯九萬人限四月工就詔下兵部如一清指脩

築僅四十里而役工以羨故怨羨潰圖騎射之稍稍

戢而會逆瑾非一清尼之乃止乞病歸亡何瑾緣它

事鈞拏一清捕下獄因門人通款瑾始釋又二載寧

王世貞

楊一清字應寧巴陵人也數歲能屬文應奇童舉至

京得召見 英宗皇帝時與李東陽先後馳名十八

登進士授中書舍人九載擢山西按察使兼督學政

大有聲母喪歸後補陝西按察使使其政視山西

更過之所議拔士李夢陽康海輩多貴顯者一清既

久留滯關中不能無望時執政然以其暇究邊事甚

悉召為太常少卿調遷南京太常卿陝西馬政多廢

紀錄彙編卷一百

紀錄彙編卷一百

紀錄彙編卷一百

紀錄彙編卷一百

紀錄彙編卷一百

紀錄彙編卷一百

紀錄彙編卷一百

紀錄彙編卷一百

紀錄彙編卷一百

紀錄彙編卷一百

夏宗室宜鑄叛詔起一清督軍務如故佐太監張永  
討之師至賊已平未與瑾內爭寵不相能也時一清  
為末謀等歸發瑾陰謀事誅之未入柄可禮一清是  
召拜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吏部李東陽時在內  
閣與一清善皆喜飭名譽以文絡天下士互憑借為  
重馬山東盜大起一清上言諸便宜狀俱見可進少  
保太子太傅復進少傅武武殿大學士錢寧方得幸  
武宗偶以事怒一清逐之歸 今皇帝即位一清至  
清復起為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餘官如故一清至  
是益三往其部曲舊校見無不踴躍喜然老矣所經  
書視前稍劣召歸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 主上  
英斷自決大政事而新進貴人張桂等多信已所取  
否一清以機復處之且從家人子弟為利奸時論大  
貶後策免居鎮江卒一清生痿病不能御婦人無子  
王璉李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為戶部郎歷藩  
臬二千石皆第最 武宗朝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  
父之改兵部璉為人多計算類敏賦識凡天下兵馬  
數多寡強弱及塞陸夷險禱禱才否一覽悉計無遺  
武宗末政在官武多遊倖饑民乘間 為盜最大  
者山東劉六河南趙錢蜀藍鄧江西林九並林瑪璉  
紀錄彙編卷一百

執之亡何守仁果執王時都督江彬得幸璉陰與厚  
結所言無不當璉得以成功者彬力也璉惡吏部尚  
書陸完位居上會完以罪去遂代之然貪財好睡賦  
中人為吏部大不稱 今皇帝即位言官論其奸狀  
有指詔下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璉死已赦出之成  
選左璉既已就成益大恨廷和因廷和議禮不合罷歸  
璉上疏自列語多侵延和釋為民廣大入陝殺掠吏  
民楊一清還朝難其代詔復璉尚書總督諸軍事璉  
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馬橋角遂虜去斬獲累二百  
餘璉上言鹽池比邊虜虜商入過輒入割掠商以  
紀錄彙編卷一百

是絕不肯來請外脩勸護之然多風沙易滿改築牆  
虜既阻不得進商乃尚稍復來邊人以配楊一清  
進太子太保復改吏部卒璉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儒  
將其議密事相矛盾論者謂璉議得云  
逸史氏曰一清任邊重寄三皆有聲不為相當無著  
矣璉有才而貪奸治世能臣也或問二子孰優曰  
其計也而趨勸等之便則可知矣  
陸完字全卿長洲人補郡諸生關敬借上命括奇貨  
江南談張甚過蘇常延與諸生競擊敬走完時  
實不與而隙者具完名首諸生狀聞巡撫王恕列敬  
罪上逮還完後舉進士而恕以吏部尚書監選見完  
曰是故擊聞人者耶權御史當已而為御史果有聲  
累遷至兵部右侍郎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群盜驍勇  
善射騎前後官捕之不勝稍稍行劫掠聚眾至數萬  
人詔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錫儒緩好虛名下教  
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為就教者兵遂撤而六七遂與  
其黨揚虎齊名益縱賊馳突中錫迺大悔無及詔  
逮下獄瘐死而完身自請往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  
興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驅至臨清廣召募拘  
馬肅行守令脩濟陰監據要害追討總兵馮禎許奉

遊擊將軍部末襲楊虎於宋門店龍化集大破之斬  
首千三百五十噉其鏃又俘斬三百尋又慶格裴子  
岩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計楊  
虎死焉賊自分為兩由蒙城太行流劫入河南境者  
尤狼暴帥曰劉三趙風子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  
史彭澤威率侯仇鉞帥秦兵擣之  
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尚書工部郎  
出知真定府累進按察使澤為人長大腰帶十二圍  
偉頰吟燁如也平居鮮笑容雖與為偶語叱叱聲若  
雷治真定勤課風禮號一時賢守至按察乃以盛猛  
聞召拜會都御史尋進副都御史分捕河南賊澤至  
則大陳軍容撥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願軍正論  
行法建諸大校無不惕息惶恐頓首請自效良久  
釋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殺虜以萬計  
趙鐵跳劉三死於陣於是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平  
陸完養寇自重下詔切責完懼日夜督諸將徵賊連  
副枝黨斬首捕虜共三千九百有奇而賊隨處有  
聚燒連艘掠臨清邵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  
與完遇焉淺坡時宣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  
集將十萬人合圍賊移日大敗之斬首二千三百傷  
紀錄彙編卷一百

死又四千餘六七彥名獸快驍勇三百騎潰圍出星  
馳掠河西務將北就達起尼關險不得道狀兵又數  
千渡河南關荆楚奪艘瓜洲掠泊通之狼山寨烏完  
窮追截水陸道指授諸將四面登山咸戴盾蹕行  
持鎗礮且戰且止賊大潰六七先後赴水死彥名  
斬首將陸百俘三百溺水死者又千餘還朝完澤俱  
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子世襲錦衣千戶完尋遷兵  
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蜀盜藍廷瑞  
鄂本起為尚書洪鐘擊撫且平矣餘當慶麻子復起  
勢愈熾聚二十萬鐘不復能將師制澤克總



督討之澤悉兵角破賊賊廖麻子聚避竄山寒多伏  
督督棘中澤分兵搃出入奪水道度竄開一面縱來  
誅之且盡事是獨身謀賊之卒不獲還加太子太保  
庸萬騎入宣府大殺掠吏民將轉寇近地詔澤出提  
督三關二路久之虜退仍理都察院兵部尚書王瓊  
素忠其有勇畧而澤奸因酒使氣時時出瓊上嬖人  
錢寧挾威澤行公卿間威使首折節澤居城齒不能  
平瓊揣知因寧所遣親近語事而邀澤飲且醉微挑  
之澤即變罵寧奴才壞天下瓊且謬謂澤曰勿妄  
言澤益奮不復可止寧大怒而會哈密城及金印為

紀錄彙編卷一百

土魯番所取詔論還不可且謀得將寇甘肅狀廷推  
澤經理之澤調寧夏兵自使使諸土魯番予緡幣二  
千銀楹一孟一求和還哈密城及印土魯番陽許之  
澤輒奏事平乞骸骨澤歸而土魯番變矣薄肅州黃  
寧全軍沒瓊條澤死罪朱寧欲從中下閣臣力拯之  
罪免今上初徵拜兵部尚書以老加少保致仕卒  
逸史氏曰賊起延蔓創棘凡京二省五陸完悉比兵  
力僅勝之亦晚矣古稱獯豸之牙豈不信然明徵  
哉彭澤勇而疎所舉賊甚多屬紳先生紛紛營王  
瓊以為忠功云雖然哈密事一何併也

馬吳關中人也本鄉姓馬云吳長身驍捷善騎射  
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權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罪謫  
真定推官至則教吏士習武多布置詢指民家有流  
劫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謫開州刺史伏闕  
上言馬吳於真定稱保障甚宜真定請勿謫詔許之  
亡何蜀盜藍鄙叛掠掠蜀合四省兵討未効吏部尚  
書言馬吳才可蜀按察僉事佐治兵吳至閱所部笑  
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材力之士千人分四隊  
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吳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  
自蹈籍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

紀錄彙編卷一百

兵起未有者吳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  
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為應吳以正兵  
當左而身與精兵百騎直搗伏警潰趨左陣左陣  
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斬驍將方四捕首虜降  
者萬人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壽勢尚張都御史  
高崇熙謀于副使張思齊招諭賊賊請降而乞住劄  
臨江市空其民乃可吳曰臨江市蜀襟喉上達重鎮  
下連湖湘其地富饒沃衍此胡可餓賊自困耶獨益  
飭治兵募召索傑賊因不敢東伏漢州平壤未幾復  
反集衆至二十萬前後官兵戰俱敗績賊遂圍中江  
因謀嚮成都吳以五千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  
總督彭澤合擊大破賊賊會慶麻子遂進右僉都御  
史巡撫蜀慶麻子死餘黨尚數萬竄於東鄉山推喻  
老人帥之吳請于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為  
主或返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當自餓  
死也澤如吳言賊果縛喻老人請降而它賊在途  
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踰歲虜亦不刺自西  
海犯松潘蜀大振吳招土番為間取道夜掩虜虜驚  
潰獲馬及衣械夥事聞加祿奉一高拱鈞燮人普法  
惡倡諸夷部立寨備號攻劫吳率兵搗破之降者萬

紀錄彙編卷一百

計獨青山寨不下吳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  
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橫南方圍符之兩日賊渴覓  
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虜又萬人執普法惡誅  
之遷右都御史陞一子錦不百戶然吳好功名又欲  
討松潘夷不勝速下獄罷免  
逸史氏曰嘉靖初胡世寧盛言於朝吳名將可用也  
其撫蜀亦欲平松潘夷曰吳長用兵輕用其長故  
敗臣短用兵重用其短必勝嗚呼名臣哉  
陶魯字自強壽林人父成爲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  
死之主上旌死事者贈官錄一子人曹監魯補焉

二十投廣東新會本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  
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榜不恤也大藤賊諸賊  
亂二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諫慮下雍威嚴  
擬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情棟若不自勝一日  
顧爾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且膳侍左右謾  
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能往  
否曰匪直能且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搃阻自衛  
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  
寄者吾方欲身往者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最  
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魯魯不拜抗言曰夫  
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魯解食粟  
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我也將瓊龐視慶邑事矣後  
乃為蜀名臣公幸毋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  
獻雍與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辨曰三百人足矣  
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為多也兵貴精請擇雍曰任若  
為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  
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於式者得二百五十人  
曰未也請復下令募數日足魯乃為別將日操練  
陣法推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傾為死率以先登大  
破賊斬首無算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  
人已無與者果在者韓雍大稱賞言於朝擢為僉累  
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察僉事副使 左右布政使  
錄其後為錦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  
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不及遇即叩首乞  
為良民得無死幸甚然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用不  
斷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况三百人乎  
逸史氏曰士有遇有不遇也魯雖才非韓雍幾失魯  
後之大將其無忽哉

王憲東平人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按吳憲精嚴於吏  
事好振時風紀貪墨吏多望風解印綬去累遷至兵

部右侍郎震濠反 上親征憲兼右僉都御史先大軍治儲時亡闕還代王瓊為兵部尚書 今上即位以言者論罷免亡幾起兼右都御史陝西三邊諸軍憲至則以軍法約束將士厚賞募問謀探虜虛實久之謀報虜傳箭將入寇憲預調集延綏固原寧夏兵二萬當賊入道伏而虜鎖合兒伯通千七百騎果由花馬池潰圍進攻入營固原察將劉文伏發敗之斬首九十三賊逃趣思哲溝榆林副總兵趙五遂斬首三十人遁至青陽嶺榆林遊擊上雲遂斬首九十五前阻復回過寧夏總兵抗雄邀斬首九十五獲馬五百二十二匹鎖合兒伯通驍馬捷上加太子太保召還參贊留務尋召理都察院事虜復東特親親上谷雲中地下兵部議須威望屬素備者大臣鎮畧之眾推憲當眾怒且却乃置憲不推推侍郎王廷相梁材諫言人臣得自擇便利不利於國計非而上亦怒下詔切責削憲官爵又二載卒起憲任兵部大同殺其將反憲所調度規畫忤宰臣乞歸卒

唐龍字虞佐蘭溪人初舉進士為刻城令以治行高第入拜監察御史按雲南參將盧和故嘗殺四怨者燬其屍抵罪未伏而和故嘗有德饒人錢寧右之恒

勅吏以無跡為解龍不許土帥子風朝文得罪賂錢寧金十萬乞免且覬覦職客為游揚將寧肯龍亦不許還再按江西江西初被寧王兵難僅止京軍復來掩功幾起難龍屹然不搖且請 上迴鑾恤荒飢未節義俱報可遷陝西按察副使視學政六年而始進使為太僕卿都御史治漕遷吏部侍郎進兵部尚書總陝西三邊諸軍事先是王瓊奏築花馬池諸橋捍虜虜卒不能大入龍復補其闕武數百艘一敵臺添兵戍悉以事委寧夏總兵王勛未幾虜果大入効以萬騎鐵橋拒之不得進而虜別取道由乾溝瀾入龍

名譽續紀 四

得以前調諸路兵大敗之斬首虜三百五十會有恩者僅賜金帛後歷吏兵部尚書累加太子太保然寡稱矣

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自王事改御史暨理勢張甚天和為屈逮下獄論金璽水理敗起知湖州湖入德之還山西提學副使少傳楊一清行邊才天和薦之以都御史撫甘肅天和延故老訪循趙克國金城遺蹟募士屯田更西盡青海母喪歸漕河塞起復視河道乃躬負畚鍤先卒疏汴自朱仙鎮至沛飛雲橋殺下流又疏七十二泉自梟尼諸山達南旺湖濬上

紀錄彙編卷一百

流告成事遷兵部侍郎總陝西三邊諸軍至則上言邊牆之利與先臣瓊所未備者請以時增築詔可乃悉委總兵梁震自定南至寧朔十七里皆創起乾溝濶六十里則因山為壘與武七十里因舊跡稍堅厚而又采兵部郎許論議請以五六月候虜移軍門任花馬池調延寧固原奇遊騎兵保壘為守報可尋進尚書亡幾虜吉囊二萬騎至定邊厄於牆不得進詭云北捨黃毛師稍懈乃遣三騎坎而登眾驚潰虜遂大舉入抵固原天和斬指揮牛斗郭卿及五總旗殉會塞雨且旬日虜剽清野無所得罷甚慮歸道泥濘增險不可出狼狽及天和調集都御史楊守禮趙廷瑞尹嗣忠各鎮恭遊守備兵悉至陝西魏時兵逼其南黃恩兵阻其西崔嵩楊琮兵擊其北鄭東王陞高賜陳爵兵拊其背而莊浪西寧涼未魯瞻土兵復連絡來赴天和身率諸將任傑周尚文夾攻大敗之斬首四百五十及吉囊第二子小十王妻弟其餘眾逃出邊營東勝者大同徵之斬首九十營賀蘭山者莊浪徵之斬首百五十寧夏徵之斬首五十幕府計功上加大太子保予一子錦衣千戶餘選賞有差天和召入命提督團營為言者論罷

逸史氏曰關中自王瓊後赫赫名者稱三制帥云憲龍後俱本兵稱不稱天和之殺二裨人或尤之然士知有伍政矣

伍文定松滋人舉進士為常州府推官剛直能斷而多忤與提學御史抗諸生筆之幾斃猶曳衣行行自若也後知吉安府寧王反報至都御史王守仁從間道避入入城文定即閉門繕甲請曰賊烏合勢必敗一時猝起無抗者公威重素重宜即吉安起義集諸路兵擣其穴必潰身敢任麾下之役守仁曰善乃起兵治餉儲餉途同擣南昌以勳兵自廣潤門入殺守者市肆按堵二日追及於樵舍寧王兵舟萬艘蔽江面文定薄堅冒矢石火燎燄不動士爭殊死關大破之獲寧王進江西按察使大闢張忠率師討賊賊平無與內忌其功因見角跪不屈執而梃之竟移病歸上即位論功遷副都御史官其後錦衣千戶雲南土帥鳳朝文叛加兵部尚書發四省兵討之至則朝文死難漸息因乞歸卒時調寧王之役文定功第一進賢令劉源清蓋誅持寧撤者尚氣好兵法後以待郎討大同發兵不利禱官爵今尚存故不為詳傳云逸史氏曰文定烈士也孤城孑然角強藩不為動衝

紀錄彙編卷一百

強陷深至介冑之夫披馬夫江西固制帥德德揮霍提其領夾之不少矣夫

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多雅譽善騎射歷仕至肅州兵備土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遣使約和不得要領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模稜効弱宋故態何顏立天地乃勵士卒繕壘堡捕繫番謀巴思等殺之土魯番掠肅州游擊將軍丙寧戰敗沒九疇遺奇兵襲其營却之而王瓊奏其激愛下獄 上即位尋進接察使超拜都御史撫甘肅土魯番復入寇九疇率兵拒戰陞陝番別部內外

挾擊大破之上捷九疇當封而瓊黨有柄事者中土  
魯番流言復以報功誤遠論誣罔輪戍天下寃之凡  
虜再寇九疇輒從間道入登睥睨從上射虜嚙指疑  
能分身號飛將云

逸史氏曰文帝漢賢君也思頗效而失魏尚得馮唐  
言復用之嗟乎世無馮唐誰直九疇功哉

胡繼世寧子也幼讀書不大了父亦棄之世寧謂  
兵至江西兵官以世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

見我父哉兵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  
凡三日而世寧歸閱大異之顧官兵非能曉此者以

紀錄彙編卷一百

詰不能諱其實告世寧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  
是擊賊必從繼方畧世寧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

也世寧之上寧王事繼跪曰跪入必重禍奈何父曰  
吾祭已身許國矣跪到世寧下獄是歲繼因念父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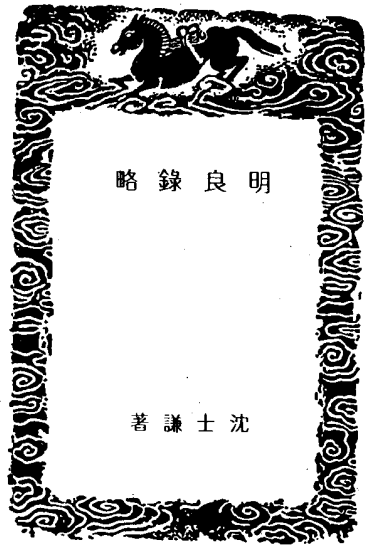
死世寧毋獨不哭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逸史氏曰余讀范純祐事私怪且惜之今於胡生更

可悲也夫天生才未幾而遽奪之何哉  
曹謙博習子史有略機揣兵事多曲中父確立功西

北破寧夏調度寔資謙焉謙從楊一清學一清家居  
謙遺書各曰先生世所不可無者而又世所忌也此

何時哉彼勸先生出者非愛先生者也然雄與劉瑾  
通姻好謙不能止瑾誅父子俱死於獄一清惜之曰

謙料人則明也處人則忠也其所自料自處何哉嗚  
呼悲夫



明良錄

沈士謙著

明良錄畧

梅菊菴主人沈士謙著

昔元綱不振群雄並起而爭之于時山童子韓林  
兒據中原僭稱小明王國號大宋改元龍鳳都  
亳州徐壽輝臣陳友諒據湖廣僭稱帝國號大  
漢改元大義都江州或曰履州民張士誠據浙  
西僭稱王國號大周改元天祐都蘇州明玉璠  
據四川僭稱帝國號大夏改元天統都成都其  
餘若方谷瓊據浙東陳有定據福建何真據廣  
東劉益據遼陽毛貴田豐等據山東皆各霸一  
稱乘

明良錄畧

太祖高皇帝矣

上即位以所生鄉為雄飛里舊舍兵火後不復辨  
但於址上金銀規地大會鄉之故老宴畢仍以  
金賜之特與劉氏田三十頃免十年之稅眾請  
罪田主上曰此世情耳不必問吾貧時彼豈知  
今日為天子耶  
郭景祥漢人傳洽經史丙申置行省于金陵上自  
總省事以景祥為左司郎中與李夢庚侯元善  
等同事遇事敢言累遷和州總制教養大舉

明良錄畧

劉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得性理學天文兵法無  
不洞曉在元舉進士不仕嘗游西湖有異雲起  
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  
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曰  
此天子氣也應在今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  
我當輔之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  
為諸葛孔明之流 皇帝定括蒼基乃指乾象  
謂所親曰此天意也豈人力能之耶總制孫炎  
以上命聘至金陵自是凡有征伐基密謀居多  
上方欲刑人基曰何為上語基以所夢基曰是

明良錄畧

三

衆字頭上有衆血以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應  
在三日常有報至三日後海寧以城降元年葉  
琛奏定處州稅糧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  
起科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仕  
終御史中丞加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八年四  
月卒年六十五以天文書授子璉使伺服闋進  
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所著有郁離子覆瓿  
集寫情集眉公集  
陶安字主敬太平當塗人乙未太祖渡江取太  
平路安與者儒李習出迎上待之厚既而得劉  
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  
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  
如章溢葉琛上多其善讓甲辰知饒州上賜以  
詩曰匡廬巖穴甚濟濟水惟無端盈彭蠡鱉魚  
因韓去遠洋陶安鄱陽即一理三年入朝民為  
之歌曰于皇德蕪蕪侯來之初萬姓耕闢侯去之  
日既而復命守饒州民懷其德復歌之曰湖水  
悠悠侯澤之流湖水有寒我思侯德吳元年初  
置翰林院召安為學士賜誥有云江南之士杖  
策謁于軍門者陶安實先乃者開翰苑以崇文

明良錄畧

四

治立學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賢莫先于爾丁亥  
上御東閣安與中丞章溢等侍因論前代興  
亡之事上曰喪亂之源由于驕佚大抵居高位  
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  
間卿等論此深有味于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  
信歟癸巳上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  
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  
不能決去之也壬子奏言天子大社必受霜露  
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  
天陽也今于社稷壇創屋非禮安自入翰林國  
家制度禮文多所定擬撰文武誥命千餘上賜  
對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院文章第一家仕終  
江西泰政戊辰九月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時  
務二十事上之

明良錄畧

五

宋濂字景濂金華人在姪七月生六歲為詩歌有  
奇語人呼為神童游元末諸名賢之門至王周  
有薦于史館者辭不赴入龍山門著書名龍門  
子廛子遣使徵至金陵授江南儒學提舉奉旨  
授皇太子經壬寅八月上召濂講春秋左傳濂  
稱乘

明良錄畧

六

灾祥之故對口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  
祥于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為是故也  
五年權太子替善上問帝王之學讀何書最要  
濂請讀直德秀大學衍義上令左右大書揭之  
兩廡之壁時聯觀之六年陞侍講奉詔搜萃歷  
代姦臣之疏編為辨姦錄及進分賜太子諸王  
上作祖訓錄成命濂序之嘗侍上至後苑觀獲  
上曰農事成矣對曰陛下能知稼穡之艱難實  
德也八月奉詔纂脩大明日曆一百卷擇言行  
之大者為寶訓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上  
稱羨

明良錄畧

五

嘗欲得泰大政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  
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燕見必命坐賜茶  
每口令侍膳濂常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即成有  
自古戒禽荒之言上嘗與濂飲濂辭上強之至  
三觴而如醉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  
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  
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九年拜學士承旨上  
謂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  
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輒  
令取子孫官之特詔太子選良馬以賜濂上親  
作馬歌以寵耀焉上又嘗稱濂寵辱不驚始終  
無異可以為賢人君子十年致仕歸臨行賜緡  
幣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襲上諭曰朕  
最慎于賞予嘉鄉忠誠故有是賜又曰卿年幾  
何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幣俟三十二年後作  
百歲衣也是年九月入朝上降勅遣儀曹奉醪  
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遊歷觀關盤  
旋禁禦便殿侍食日宴始退上喟然嘆曰純臣  
哉歲暮辭還上謂其子遂曰爾父雖去朕嘗見  
諸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良彥等

甲寅

明良錄畧

六

皆為詩歌以紀之變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  
日本使奉勅請文得潛溪集刻板國中以百金  
為獻卻不受高麗安南使者至購文集不啻拱  
壁而濂躬默自持似不能言者晚年歸青蘿山  
閉門纂述人不見其面視近甚明一黍上能作  
十餘字人以為不飲酒不嗜慾所致十三年冬  
孫慎以罪被刑濂安置茂州以疾卒于夔州端  
坐歛手而逝年七十二所著有潛溪芝園集蘿  
山詩藁

章溢字三益處州龍泉人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  
遊至正壬辰漸黃妖寇自閩犯龍泉溢從子存  
仁被執溢思兄止一息願以身代賊素聞溢孝  
友并舍之溢集義勇應石林宜孫退賊又以私  
田易粟代里入復行勸糴之政民受其惠既而  
天下日入于亂結廬匡山又避地入閩中歲庚  
子太祖以東昂召溢與劉基等同至建業上  
問勞曰我為天下所困先生耳自是摧用嘗與  
宋劉等從上觀綠萼梅于香雪亭賜宴亭上宴  
畢各賜白裘龍涎酒一瓶并天竺玉藤筇一根  
元年拜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二年卒年五十

及即位遣使輦之內府中都人爭效之一日擬  
取殆盡號龍鳳視  
上起兵時嘗夜過塗山橋聞前有人云胡運窮胡  
運窮廣運有神通扶桑墩上日照得木間紅上  
迫之忽不見及即位改橋名廣運  
上攻下鳳陽時飯于餘然石亭忽有寇兵遮至遺  
飯而去至今呼其坐石為遺飯石  
上嘉徐達之功特建開國元勳閣于鳳陽府以表  
之曰俾萬代不泯也

明良錄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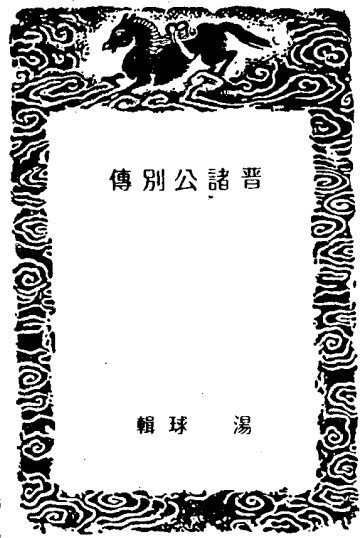
七

六溢平生嘉言善行不可勝紀嘗奏減處州稅  
停海舟木  
王禕字子充金華義烏人有齊琦者得邵子數推  
言天運興衰甚驗見禕嘆曰公異代人物也禕  
亦自知世道終不可為隱青巖山著書不求仕  
戊戌太祖下金華聞禕名遣使徵至行在一  
見大悅

明良錄畧

七

太祖即位之後親戚無貧富皆賜朱戶復其家至  
今村上數家茅屋柴扉上猶施朱  
開元寺潛龍殿基多龍鳳磚上微時嘗鑿之為硯



傳別公諸晉

湯球

晉諸公別傳輯本

晉諸公別傳輯本  
晉諸諸家舊晉書見各書所引晉人之別傳者不少以其可以  
參互攷證也爰依晉書前後復為編排錄出夫別傳者何蓋別  
乎正史而名之也故無論凡泛稱某傳者可歸之即家傳及名  
公鉅卿為人所作之傳皆可云別傳其中如羅含稱羅府君別  
山齊別傳則所以搜集晉諸公別傳于此二類亦開採之而  
明標其名惟荀氏家傳等似是其家譜敘故另錄其入晉以後  
之人附于別傳之後因而以諸敘自敘次為世紀家記次為本  
事行狀又次為至諸陳碑誄銘諸侯異日蓋亦猶錄別傳以  
補訂正史之意也故于輯諸公別傳而類及焉同治四年孟夏  
月錄

晉諸公別傳輯本

晉諸公別傳

晉諸公別傳

彭縣湯球輯

王祥  
晉受禪時廟廟之士莫不懼容而祥色不加怡時人為之語曰  
王公恨恨有逆故之情也御覽四百九十六

羊祜

昔有撥羊遺叔向之母母埋之後事發檢羊肉盡唯舌存遂以  
羊舌為氏族誌其後也御覽四百九十六  
先時東童謠云阿童復阿童衝刀刃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  
中龍結閉之日此必水軍有功即表王濬為龍驤將軍謀伐吳  
同上二百三十九

晉諸公別傳

祜周行賊境七百餘里往反四十餘日刈賊穀以為軍糧皆計  
頭敵送窮遠直使如穀價同上八百三十七

裴楷

裴楷少知名而風情朗悟初陳留阮籍過母喪楷獨冠往弔籍  
乃離喪位神志晏然至乃縱情嘯咏倘若無人楷不為改容行  
止自若遂便率情痛哭舉而退咸容舉動無異御覽五百六十一  
石崇嘗與裴楷孫醉醉而歸楷節過度崇責之楷曰季舒酒  
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在藥責人正禮同上七百三十九  
賈充等治法律楷亦參與其事事畢語專讀奏平章當否楷善  
能誦誦音聲朗暢執刑書楷若清詠焉同上八百八十八

衛玠

衛玠字叔寶百九  
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昆  
玠五歲曰此兒神爽馳令與眾大異恐吾老不及見爾世說  
玠在羣伍之中實有異人之望配時武子常與乘白羊車于  
洛陽市止輿市咸曰衛家雙人亦武子甥也于是家門州黨號  
為雙人世說注六初學記十  
玠騎王濟玠之房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甥並出  
生固若明珠之在我側朗然來照人世說注六初學記十  
論少有名理善辯莊老和正平高氣不羈過世獨傲每聞  
玠之相讓至于理會之開要妙之際輒絕倒于坐前後三問為  
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世說

晉諸公別傳

陳留阮千里有令問嘗年太尉王君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  
異阮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而辟之為揀世號曰三語孫君見  
而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三阮曰苟是一作天下民豈可無言  
而辟何假于一言御覽二百九十九  
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癡疾初不于外擅相酬對時友歎曰  
君不言言必入真至武昌見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嗟嘆不已  
世說

張華

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願謂僚屬曰昔王  
輔嗣吐金屑于中朝此子今復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  
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世說  
玠穎識通達風韻標令陳郡謝幼與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為  
出王肩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  
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增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  
之匹也為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于梁里謂諸  
日在三之義人之所望今日忠臣致身之遺可不勉乎行至豫  
章乃卒世說

張華

玠咸和中填選于江監丞相王公敘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  
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致為好世說注六  
承和丹陽尹劉真長鎮西將軍謝仁祖並知名時人共商略  
中朝人士遂及于玠或問杜弘治可得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  
相比其間可容數人世說注五御覽四百六十四

張華

玠西征鍾會次長安華兼中書侍郎從行掌軍中書疏表檄文  
帝善之御覽九百  
陳奇好學善述師事同郡譙周少任蜀在觀閣為郎除中書  
著作佐郎撰三國志當時夏侯湛等多欲作魏書見時作即壞  
己書世說注三御覽二百三  
雷頊

雷頊

雷頊字孔章鄱陽人善星麻卜占晉司空張華夜見異氣起斗  
牛之間華問頊見之乎頊曰此謂雷劍氣也華曰時有相者  
云君當貴身佩寶劍此言欲效矣乃拜頊為豐城令煥到縣  
移獄極獄基八四十餘尺得青石函一枚中有雙劍錄錯文未

晉諸公別傳

麟而末明煥初經南昌道人取西山北巖下土二升黃白色用  
扶劍光臨照耀莫不驚愕乃送一劍並少黃土與華自爾一劍  
華得劍喜置坐側曰此干將也其即何以不至然天生神物終  
當合耳此土南昌西山北巖土也不如華陰山赤土乃更封華  
陰赤土一斤送與煥答書云詳觀劍體真干將也君更用赤土  
磨拭劍鋒光逾益精明及華誅劍亡玉匣莫知所在後煥亡  
子爽帶劍經延平津劍無故墮水令人汲水遂覓見二龍長數  
丈盤交須臾光采徹發曜日映川注三十七卷

晉諸公別傳

司馬無忌  
無忌字公壽丞子也才器超濟有文武幹襲封諸王衛軍將軍  
注八

晉諸公別傳

荀勗  
荀勗帝問其人于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  
魏文帝用賈詡為三公權權笑之注三國志三十一卷

晉諸公別傳

賈充  
充父遠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問言後必有充聞之異注世八  
充妻李氏有淑性才也注世說

晉諸公別傳

王戎  
王戎字叔元瑯琊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  
乃以為相國司馬遷大將軍出都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

晉諸公別傳

山濤  
陳留阮籍諸國嵇康並高才遺識少有陪其契者初不識一  
與相便為神交新學記十八 謝靈運四百九  
按前引作嵇康山濤阮籍

晉諸公別傳

王澄  
澄風韻遠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  
為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以  
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注後事遂不遠朝野失望及  
澄薨識見者皆曰當今名士也注世說  
澄子微遠有父風注世說

晉諸公別傳

年卒于胡中子孫遷江妖賊盧循謀之曾孫三國志注  
傅宣傅宣傳  
宣字世弘北地泥陽人年十三而苦河橋賦有文義三國志注  
宣為御史中丞明法直繩內外震肅甚有威風初學記

晉諸公別傳

阮裕  
裕字思續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頴汝南太守裕淹通  
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  
年六十一卒世說注一引  
裕居會稽剡山志存肥遯同上

晉諸公別傳

嵇康  
康長七尺八寸美音氣好容色一作第一雖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  
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注世說  
文選注二十一  
康性含所藏愛惡不爭于懷忿怒不寄于顏所知王濟沖在  
襄城而數百木嘗見其疾脊朱顏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  
業也注世說

晉諸公別傳

山巨源  
山巨源為吏部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並與山絕豈不識  
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耶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  
乃若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擊聞而惡之注世說  
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高其能免乎三國志注  
康臨終言曰哀孝尼嘗從吾學廢教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  
于今絕矣同上

晉諸公別傳

家世儒學少有偏才曠達不羣高亮任性不修名譽覽簡有大  
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  
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于懷抱之中以為神仙  
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于等差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  
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嘗獲生篇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

晉諸公別傳

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自得遂放世事縱意于塵埃之表撰  
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元至晉  
靈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于宇宙之內而發之于千載之外  
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三國志注

晉諸公別傳

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  
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趨舍進止無不舉同而造事營生業  
亦不異常與嵇康偕銀于洛邑與呂安灌園于山陽收其餘利  
以供酒食之費以上依御覽九百九十七卷或率爾相攜觀野極  
遊浪之勢亦不計遠近或經日乃歸復修常業以上又依御覽  
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拂其心弱冠著論論業而不錄好

晉諸公別傳

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固于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  
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國乃歷歲舉到京師謂大  
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  
謂彼人不達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悅隨次轉至黃門侍郎  
散騎常侍注世說

晉諸公別傳

秀與嵇康呂安為友取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適俗而  
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  
安咸曰此書復須注律乘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  
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  
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注世說

晉諸公別傳

謝鯤  
鯤從王敦下石頭數謀鯤之諷切雅正皆此類也注世說  
鯤四十三卒贈太常同上

晉諸公別傳

羊曼  
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旻陽平太守曼頗縱縱任飲酒誕節  
與陳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為蘇峻所害注世說

晉諸公別傳

曹志  
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武帝為中撫軍迎常道鄉公于鄴志  
夜與帝相見帝與諸從至且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鄴城公被  
詔以志為樂平太守歷章武都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轉  
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之薛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夫有  
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得樹木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

晉諸公別傳

晉諸公別傳

晉諸公別傳

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為散騎常侍志道母憂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大康九年卒諡曰定公三國志

庚岷 岷字子居位列侍中劉曜作亂京師岷覆岷時直在省謂僚佐曰吾必死此屋內既天子蒙塵岷與許遐等侍從岷設食使常行酒岷至帝前乃慨然流涕岷亦曰此動人心即時對

陸機 機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人晉仕著作郎至平原內史世說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為郎耶令子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致聞此怨雲與志議構日至及機于七里湖大敗以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率秀斬機先是夕夢黑鬃繞車手使不開惡之明日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衣帽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時人以為冤世說卷八

孟玖 玖成郡王穎曰陸機司馬孫拯備知機情可致驗也穎于孟玖收父子五人者考極備加罪皆脫出終不誣機世說卷八

陸雲 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之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問強記善著述六歲便能賦詩時人為項察楊鳥之倚也年十八刺史周浚命為主簿浚常嘆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崇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世說

潘岳 岳姿容甚美風儀開暢世說岳以才穎發名其所著述清綺絕倫為黃門侍郎為孫秀所殺三國志注

潘尼 尼少有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任尼嘗贈陸機詩機答之其四句曰倚歌潘生世為其傑仰儀前文不隆祖考位終太常三國志注

江統 統字季伯汝南人父士道世為名士統少時有異相年十歲時父嘗謂之曰汝當為名士也統曰然也父曰汝當為名士也統曰然也父曰汝當為名士也統曰然也

江統字世林如登十五年七歲葬父有酒肉食之左右或戲曰郎為孝何肉食豈然然欲吞不食世說卷八

江統字應元時太傅從事中郎庚子嵩以風韻見重亦雅敬君德每云當今可以居司徒允民望者江生其人也世說卷二

江惇 惇字子思汝南人父士道世為名士惇少時有異相年十歲時父嘗謂之曰汝當為名士也惇曰然也父曰汝當為名士也惇曰然也

周處 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鮒吳郡太守處少孤不治細行世說卷八

祖述 述為豫州刺史克己矜施不蓄資產喪亂之餘白骨未收者為之殮葬其有骨肉恩薄不收飲者皆加形責由是百姓感化復觀太平置酒大會坐中耆老相與流涕而歎曰吾等投老更得父母死將何恨又童謡曰幸哉遺民逸豺虎三辰既明遇慈父元酒清醴甘瓠脯亦何羨恩且舞世說卷八

司馬瞻 瞻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宗輔政瞻以宗長不得執權常憤憤欲因桓溫入朝殺之太宗即位新蔡王是首辭引與瞻及子綜謀逆有司奏瞻

晉諸公別傳 卷之八

王導字道元琅邪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曠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世說卷一

王勳 勳字敬倫丞相導之第五子清貞簡素風姿甚美而善治容儀雖家人近習莫見其怠惰之容彷彿玄暉世說卷一

王珣字元珣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為主簿從討袁真封交趾望海縣東亭侯累遷尚書左僕射領選進尚書令世說卷二

王珣 珣字季琰琅邪人丞相導孫中領軍洽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遷侍中書令贈太常世說卷二

陶侃 侃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謂侃可少進侃慨然良久曰昔年少嘗有酒失二瓶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世說卷五

外國獻駝 駝本名駝也公舉之日我選國當與身共賦身名從之字處靜是公庶孫小而破知以粉後嗣世說卷七

晉諸公別傳 卷之八



庚翼表其子爰之代為荆州何充曰陶公重勳也臨終高讓  
丞相未幾徵為四品將軍于今不改親則道恩優游放騎未  
有超卓若此之技乃以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荆州刺史  
注四

郗鑒

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慮後也少有體正就思  
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亂鑒相望冠帶以下皆割  
己之資供鑒元皇徵為領軍還司空太尉注一

郗愔

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宰鑒長子也淵明純素無執無競簡  
私隱罕交遊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注五

郗超

超字季理義沙門支道林以為一時之俊注二

徐亮字重淵少子性謹方質和正沈簡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  
徐亮二州刺史注六

賀循

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性虔高祖統漢帝諱改為賀氏父  
劭吳中書令以忠正見書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果平乃還家  
節高舉元帝為安東徵循為吳國內史注五

周顛

王敦討劉隗時溫太真為東宮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顛相見曰  
大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濫顛曰君年少希史事未有人臣若  
此而不作亂其相推戴數年而為此者乎顛仰視抗而強忌平  
子何在注三

卞壺

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父格太常卿壺少以貴正見稱累遷御  
史中丞權門屏迹轉領軍尚書令蘇峻作亂率眾距戰父子三  
人俱死王雅世說注五

鍾雅

雅字彥伯京兆長安人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  
雅字彥伯京兆長安人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

梁遷至侍中注二  
蘇峻逼主上幸石頭雅與劉超並侍帝側匡衡與石頭中人密  
期救至得出事覺被害同上

孫惠

惠好學有才智晉永寧元年赴齊王何遜以功封晉侯侯爵大  
司馬城曹屬向驕矜侈修天下失望惠獻言于何遜以五罪四  
不可勸令委讓萬機歸諸清臣辭甚深切何不能納頃之果敗  
成都王穎召為大將軍參軍是時穎將有事于長沙以陸機為  
前鋒都督惠與機鄉里親厚憂其致禍謂之曰子盍讓都督于  
王粹乎機曰將謂吾避賊首領更連其害機尋被戮二弟雲耽  
亦見復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與幸都司空東海王越治兵  
下邳惠以書干越說其姓名自稱南岳也民奉祕之勉以勤王  
匡世之略辭義甚美越省其書題通衛招求其人惠乃出見  
越即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陳謀每造書檄越以驛馬  
催之應命立成皆有辭旨累遷顯職後爲廣武將軍安豐內史  
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注三

郭璞

璞少好經術明解下筆承嘉中海外將亂璞投策歎曰黔黎將  
同異類矣僕結親數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注六  
璞奇博多通文藻梁麗才學預足空上流其詩賦諷頌並停  
于世而論于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類索  
情悅情時有醉飽之失友人于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  
注三

庾翼

翼字稚恭穎川鄆陵人也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略許之兄太尉  
亮鑒朝議惟才乃以翼都督七州進征西將軍荆州刺史注二  
翼為荆州雅有正志每以門地咸重兄弟寵後不陳力竭誠何  
以報國雖蜀阻險塞胡負力然皆無道酷虐易可乘滅當此  
時不能掃除二寇以復王業非丈夫也于是徵役三州悉其帑  
實成服五萬兼率荒附治戎大舉直指魏趙軍次襄陽威震  
北也世說注六

王坦之

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承原作清溪平遠父述  
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清深李友天至舉朝野標的當時緊遷  
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亮二州刺史注二

范汪

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  
涉經籍致學于時歷吏部尚書徐亮一州刺史注七

劉惔

惔字真長沛國船人也漢氏之後真長有雅裁雖華門陋巷晏  
如也歷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為政務靜信誠風塵不能  
移也世說注一

桓彝

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十世孫也父穎有高名彝  
少孤誠發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注一

桓石秀

石秀為竟陵太守遷江州刺史非其志也治稱不煩在州郡弋  
釣山澤縱心游覽而已善馳射望之若畫注二

王湛

王處仲身長八尺龍頰大鼻注三  
處仲為尚書郎外望簡縱若有遺漏然專要機輒執其中中外  
之閒亡所辨明空閑歸重之御注二  
襄城郡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果高  
朗英邁母儀冠放其通諒裕皆此類傳注六引作汝南別  
注三

王述

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名述蚤孤事親孝謹  
節操極恭安水日由是為有識所知獲爵藍田侯注三  
述常以為人之處世當先量己而後動義無虛讓是應辭便當  
固執其貞固不論皆此類同上

王坦之

述少真獨退靜人未當知故有脫合之言注七

王坦之

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承原作清溪平遠父述  
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清深李友天至舉朝野標的當時緊遷  
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亮二州刺史注二

范汪

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  
涉經籍致學于時歷吏部尚書徐亮一州刺史注七

劉惔

惔字真長沛國船人也漢氏之後真長有雅裁雖華門陋巷晏  
如也歷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為政務靜信誠風塵不能  
移也世說注一

皇清之別傳

煥既令望姻姬帝室故屢居達官然性不偶俗心淡榮利雖身登顯列而每把降閑靜自守而已同上

煥有偶才其談詠虛勝理會所歸王深略同而致致過之其詞當也同上

王舒

舒字虛明琅琊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有文武幹中宗用為北中郎將州刺史尚書僕射出為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世說

王遠

遠字處重琅琊人舒弟也意局剛清以政事稱累遷中領軍尚書左僕射世說

王虞

虞字世將祖覽父正虞高朗率王導與庾亮遊于石頭會遇虞至兩日迅風飛颿虞倚船樓長嘯神氣甚逸以上五句亦見二傳謂亮曰世將為復讎事亮曰正足舒其意日性倜儻不合己者面拒之故為物所疾加平南將軍世說

王彬

彬字世儒琅琊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表氣出儻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姊弟佐伯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顯害周伯仁彬與顯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怪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彬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世說

王彪之

彪之字叔武琅琊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表氣出儻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姊弟佐伯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顯害周伯仁彬與顯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怪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彬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世說

王胡之

胡之字修齡琅琊臨沂人王虞之子也歷宋齊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秘書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州刺史世說

晉諸公別傳

胡之常選世務以高尚為情與謝安相善也 胡之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胡之少有風尚才器率舉有秀悟之稱 胡之好懷諸善屬文辭為世所重世說

虞駿

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虞翻曾孫右光祿潭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潭而制行過之歷吏部郎吳興守徵為金紫光祿大夫卒世說

陸玩

玩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瑄父英在郡有譽玩器量淹雅累遷侍中尚書令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世說

蔡充

充字子尼祖時蔡也充少好學有雅尚體貌野曠莫有擬也于其前首高平對整有儀才白衣居家而車服奇麗謂人曰紗縠吾之常服耳常遇蔡子尼在坐而終日不自安以上亦見十六卷充見憚如此是時陳留為大郡多人士琅琊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時陳留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稱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充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世說

蔡謏

謏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遊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謏贈司空世說

諸葛恢

恢字道明琅琊陽都人祖誕司空父觀亦知名恢少有令聞稱為賢明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世說

殷浩

浩字淵陳郡長平人祖識豫陽相父美光祿勳浩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世說

浩善老易

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同上

會稽王少

會稽王少著名學之舉必極有德以浩為友世說

顧悅 君以古道陵遲于世入見王簡文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以偏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世說

孔愉

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永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不求聞達中宗命為參軍自永嘉以下世說注六引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得一龜放于餘不溪中龜中路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更鑄猶如此印師以聞愉取而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世說

謝安

王珣以疾辭職餘卒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喪失歎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世說

謝玄

玄能清言善名理世說注三引玄字幼度鎮西將軍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當與子姪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至于賜子不過斤合當有旨不玄答曰當與者定少多有辭致也世說注二

王敦

氏賊母堅傾國大出眾號百萬朝廷遣諸軍拒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為前鋒都督與弟珍等選精銳仗劍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偽幣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綺萬端牛馬騾驛數十萬頭世說注四引

王獻之

獻之祖父騰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獻之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選中書令世說注一

許遜

選好養生遺妻歸家東遊採茶于桐廬山欲斷殺以山近人不得身入臨安自以無復反期乃改名遠遊其真跡別世說注四

范少

范少名嶽高平問慶等皆就暎受集暎曰問君可服氣以斷殺影君宜何藥以益氣慶等將去暎為燒香以五色煙出暎亦白世說注四

晉諸公別傳

晉諸公別傳

晉諸公別傳

去莫知所在初學記二十一  
遊少名賤有鼠鬣衣乃作符召鼠不畢至于中庭映日黃  
衣者雷不置衣者去鼠鼠去唯鼠獨伏于中庭而不敢  
動初學記二十一  
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沿道五岳同上

孫放

放字齊莊監其父也年八歲大尉庾公召見之放清  
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退後問之曰為欲  
暴莊周郭放書答曰意欲暴之公曰何故不暴仲尼而暴莊周  
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于莊周是其次者故暴耳  
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幸長沙王相世說

晉諸公別傳

庾公建學校孫君年最幼入為學生班在諸生之後公問君何  
獨居後答曰不見船楫即在後所以止船楫七百  
放兄弟並秀異與庾子同客同為學士同客少有益稱因談  
笑嘲放曰諸孫子今為盛盛盛君謂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君之  
賢賢放臨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  
也世說

顧和

君性好音能操琴及昆琵琶以自放世說  
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州刺史父和晉臨海太守和總身  
知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麒麟也與衰劣者必此  
子也以上亦見世說二顧球時為揚州別駕亦有令謂顧榮  
謂球曰君進步君孝如是超卿矣世說二百六十三  
和累遷尚書令世說二百六十四

袁喬

喬字彥升陳郡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  
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世說二百六十五  
喬有文才同上

袁淑

淑字彥道陳郡陽夏人總中郎會漢晉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  
逸少個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任司徒從事中郎世說  
王雅  
雅字茂建東海沂人少知名世說

王恭

恭清廉貞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遷丹陽尹中書令出為五  
州都督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世說  
庾亮  
亮兄有疾痲氣方殷交納漿粥扶持不合晝夜友愛之至本之  
天性初學記十七  
亮妻樂氏生子澤初君與妻格而產于澤遂以命之世說二百六十六  
世號為為異行

孫登

登有窮老者魯原說或推彼以郵之竟寒不解帶而寢世說  
顏含  
顏字季真一作道含之子也少慕家業守于孝行儀狀嚴整風  
貌端美大司馬桓公見而歎曰顏侍中廟堂之望也嘆舌機要  
又三百八十九

許肅

肅為慈帝侍中左衛將軍魏武將與肅齊心拒守而外救已退  
肅遂陷沒幽絕慈帝送于平陽肅復言難侍帝左右劉載世說  
乃以帝為歸漢王頃之陰行魏帝因食心謂欲見許侍中肅  
馳車前一作相見帝已不能復語肅曰不審陛下何識臣不希  
猶能執慮手流涕肅歎曰登林帝遂組于扶抱之中晝夜號泣  
哀感異類以上亦見世說載外欲明已不害乃偽言肅欲盡誅  
之世說二百七十

晉諸公別傳

之羣臣遂哀唯肅獨曰備位故臣願乞得殮然後就戮載特  
聽許事訖肅曰國亂不能匡君亡不能死舉日其非愧恥將  
何顏以存所以忍辱正以山陵未畢故耳微情已效甘就刑戮  
載其義之節世說二百七十一

曹徽

徽為洛陽令于時大雪而宮門夜忽失行馬徽曰此非他竊理  
可得明必是門士以瘞寒驗之而具服世說  
潘京  
京初為州主簿司空何太后弟潘京始領有所誠也應  
潘京曰京以較有明府序以示無世說二百七十二

杜夷

君在孩抱之中異于凡童卓宗之年六七歲在縣北郭與小  
兒輩為竹馬戲有車行老公停車視之歎曰此有奇相吾恨不  
見世說二百七十三  
相宜武館于赤蘭橋南曰延賢里世說二百七十四  
君嘗新作被喚一作眠不覺寤起乃歎便使人忘起異事  
因令看陌上有寒苦人舉被乞之帶帛布被中同上二百七十五  
君弟三人隨道士郭道人宣城溼縣白水山去縣七十里傾  
黃精經歷年所履走依舍邊伏眠過等怪之乃為虎所銜  
過乃呢虎退鹿經日乃去同上

晉諸公別傳

皆三吳令望及北人賢流世說二百七十六  
何顛  
顛廬江潯人父他字文奇有雋才早卒顛在孕而孤生過荒亂  
歸依舅氏鄰說乃道行喪哀位合禮鄉邑稱焉十餘歲晚志博  
覽研精羣籍名馳淮泗世說二百七十七

徐逸

君諱逸字仙民東莞人岐嶷即明惠聰悟七歲涉學詩賦成章  
八十五  
遊舉世諳承傳為定範舊疑歲神在卯此字之左即彼宅之右  
地何得俱是逸以為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  
背朔非為定禮同上

范宣

宣字子宣陳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  
時手傷致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  
無所就年五十四卒世說二百七十八

左思

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父雅起于筆札多所掌練為殿中御史  
思丞曹母雅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百文遍閱百家司  
空潘華時為祭酒議舉為秘書郎潘誅歸鄉里思嘗述齊  
王阿蘭為記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部賦成也後數年疾終其  
三部賦敘定至終乃上初作詩都賦云金馬電發于高崗碧雞  
振翼而雲被鬼彈飛丸以雷礮火并騰光以續燄今無鬼彈句

晉諸公別傳

...

其賦往往不同思為人無吏幹而有文才又願以假丐自矜故齊人不重也

世說 思造張敞問暗事交接亦疎皇甫謫西州高上學仲治備備知名非思倫區對淵林術伯與並系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時人百姓也

趙季 至字景真代郡人流客緞氏合新之官至年十三其母其道傷親母曰汝先世本非做腰家也世亂流離遂為士仔丁後能至此不至答曰可耳便求就師讀書早起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其故答曰自傷不能致榮使老父不免勤苦師大異之傳其當為奇器也

褚陶 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慧絕倫年十三作鵝高水破一賦宛陵嚴仲淵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談開默以墳典自娛語所親曰聖賢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州郡不就吳歸命世祖補臺郎建中校尉司空張華與陶嘗曰一陸龍躍于江漢彥先鳳鳴于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于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墮仕至中尉

羅含 羅含字君章桂陽陽山人蓋楚熊姓之後嚴土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彥官孫榮陽太守統少子也桓宣試辟為別駕以官解還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桓公嘗謂眾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荆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棠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屋忽爾勃生非至行之微邪

晉諸公別傳 刺史庾亮初命含為都從事桓溫臨州轉參軍

荆州部從事 荆州部從事 荆州部從事 荆州部從事

王宗 宗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為大族祖父佐北軍中候父誦襲令蒙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逸不羣弱冠檢尚風流雅正外絕榮飾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書郎以後父贈光祿大夫

晉諸公別傳 宗之愛不能過也 宗之愛不能過也 宗之愛不能過也

王緒 緒字叔仁為吏部郎欲使時無屈節曾下鼓急出日吳乃至家去數里高臺車唯先後與語不得進也一官缺求者十輩緒連狀呈宰錄曰某人有人地某人有才不得者甘心無怨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縣人清淨無為其情志恬如也好讀書彈琴類然自得觀其風神若遊六合之外者當魏末處其北山中以石窟為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聞登而往馬適見公和苦語被髮端在巖下鼓琴嗣宗自下趨進冀得與言既坐真得與言嗣宗乃嘯嘯長嘯與琴音諧會雅雅然登乃道爾而笑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風氣清大元

夏統 夏統字仲御承與與母兄居恒星行夜歸探棊求食母老病不綜家事仲御四鼓起酒掃庭內燭火炊爨之後徑便入野

仲御從父家女巫章丹陳殊二人妍姿冶媚清歌妙舞狀若飛仙上亦見仲御當正會宗弟承問御曰黃帳之裏西施之孫鄭袖之子膚如凝脂顏如桃李徘徊容與載進載止帶琴而奏清角翔風至而白雲起若乃攜手交舞流盼頰頰足踰鞞鼓口御笙簧丹指赫赫以四序素耀煥以揚光赴急弦而折倒應絳節以相伴遠望而雲近視而雪舒紅顏而微笑啟朱唇而揚香

夏仲御詣洛到三月三日洛中王公以下莫不方軌連軫並至南浮橋邊賦嘖男則朱服耀路女則錦綺繁爛仲御時在船中際所市藥雖見此輩穩坐不搖賈充望見深奇其節願相與語此人有志雖有似翼欲走往問船中安坐者為誰仲御不應重問徐乃答曰會稽北海開民夏仲御

郭文 郭文舉河內人也懷帝末流江至餘杭市賣箭易鹽米以樹皮作囊得鹽米以納囊中

佛圖澄 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子嫩煌好佛道出家為沙門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滑道草澤開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在焉

晉諸公別傳 郭文舉河內人也懷帝末流江至餘杭市賣箭易鹽米以樹皮作囊得鹽米以納囊中

晉諸公別傳

石勒時天旱佛圖澄于石井岡掘得死龍長尺許漬之以水其  
久乃蘇呪而祭之龍騰空而上即大雨降因名石井為龍阿

澄以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  
石虎時自正月不雨澄請澄曰祠積首曝曝即日二日龍降于  
祠下于是雨暹千里也

後趙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于清淨  
攝大慈矜為心禮越離儀奉天法而貪吝本已遊蕩無度積聚  
不窮方受兒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也

和尚胡名尸黎密  
讓弟遂為沙門不嘉中進到此土止于大市中和尚天姿高朗  
風韻迥邁丞相王公一見奇之以為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  
其肯而歎曰若選得此賢舍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  
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攝弟收淚其哀樂感與昔  
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語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道  
在言前世也

廣亮周顯桓彝一代名士一見和尚披袂致契為和尚作目  
久之未得有云尸黎密可稱卓朗于是桓公咨嗟以為標之極  
似宜武嘗云少見和尚稱其精神淵著當年出倫其為名士所  
嘆如此

王公曾詣和尚上解帶偃伏語言神解見尚請令下堂之便  
歛衿飾容時歎皆得其所

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  
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舍修學為慕容皝  
所逼乃往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安為條章標序篇目為  
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解疾卒

安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  
公弟子也

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  
迦乃以釋命氏後復增一阿舍經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既  
懸與經符遂為永式

晉諸公別傳

支遁

支遁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  
至京師太原王深甚重之口造微之功不減輔嗣  
法師研十地則知類于七住時莊周則辯聖人之道適當時  
名勝咸味其音行遊道論以七沙門竹林七賢道比向秀雅  
尚老莊二子異時風尚交同也

遁神心警悟清識遠嘗至京師王仲祖稱其造微之功不異  
王弼

遁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  
法虔道林同學也備朗有理義遺甚重之

遁太和元年終於郊之石城山因葬焉  
遁每舉會宗不區心象喻釋解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  
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臬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  
取其備選

夫人字惠英衛尉尉侯毗之女不好華靡榜上夫人隨子較條  
以備不肯服從外孫胡母榜上夫人歸破大人反臥之  
惠英聰明有才堅初文帝與陳出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  
抱毗頭而喜曰幸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惠英惠英歎曰太子代  
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誠主國不可以不懼宜威  
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傲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  
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懿將爽府兵犯門斬  
開出城門赴爽來呼傲俱去傲懼問惠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  
城門入云將不利國家乎事可得爾乎惠英曰天下有不可知  
然以吾度之太傅始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事  
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口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  
專權勢行以奢驕于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舉不誅曹爽  
自傲曰然則事就乎惠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  
傲曰然則傲可以無出乎惠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  
也凡人在難猶或權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為  
人死為人任視呢之職也從罪而已傲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  
之後傲歎曰吾不謀于帥幾不獲于義遂鍾會為鎮西蓋英謂

辛惠英

晉諸公別傳

王敦

敦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緊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  
誅

敦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緊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  
誅

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為滅蜀也蓋英曰曾在  
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多言  
其後會請子孫為參軍惠英覺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為國憂  
之今日難至吾家此國之大事不可得止也祜固請司馬文王  
文王不聽惠英語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則致孝于親出  
則效節于國在職思其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慮而  
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智乎故其真之瑋竟以全身  
英年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

敦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緊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  
誅

敦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緊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  
誅

敦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緊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  
誅

敦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緊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  
誅

敦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緊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  
誅

敦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緊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  
誅

敦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緊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  
誅

敦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緊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  
誅

敦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緊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  
誅

敦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緊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  
誅



晉諸公別傳

十五擬國婚之也... 惟我之先生于有晉人物... 相王公致日八龍以後...

表梁... 論古今人物... 陶氏家傳... 陶基字叔先... 隨生子乃不知父君...

陶基字叔先... 隨生子乃不知父君... 亦以此車馬... 陶猷字恭... 王事每當朝日...

王事每當朝日... 善談論亦以此見... 華嶠諸敘... 欲有三千表字...

欲有三千表字... 尚書事年少... 與尚書共論... 拜光祿大夫... 稱曰若此人...

稱曰若此人... 歷三縣內史... 思中年遇疾... 庾氏諸... 疑字劭然...

疑字劭然... 疑字劭然... 疑字劭然... 疑字劭然... 疑字劭然...

疑字劭然... 疑字劭然... 疑字劭然... 疑字劭然... 疑字劭然...

大中大夫... 溫氏諸序... 袁氏諸... 袁武乃誣...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袁世...

在與... 袁氏家記... 吳山城... 失火燒... 譚母太... 而莫前... 臨之然... 屋使子... 人徘徊... 王氏世家... 碑之字... 而卒坦... 稽氏世家... 稽含字... 石季倫... 崇有瑯... 徐江州... 徐靈字... 桓彝有... 在船... 合姓... 然遂停... 一住吏...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世說...

趙吳郡行狀

穆字季子汲郡人真淑平粹才識清通歷尚書郎太傅參軍事  
太傅越與穆及王承阮瞻鄧攸書曰禮八歲出就外傅十年日  
幼學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  
以開習禮度不如式瞻軌儀誠詠道言不如親承辭旨小兒唯  
既無令淑之資未聞道德之風象屈諸君時以開孫周旋燕海  
也穆歷晉明帝師冠軍將軍吳郡太守封南鄉侯世說注五

益陽禁 芳初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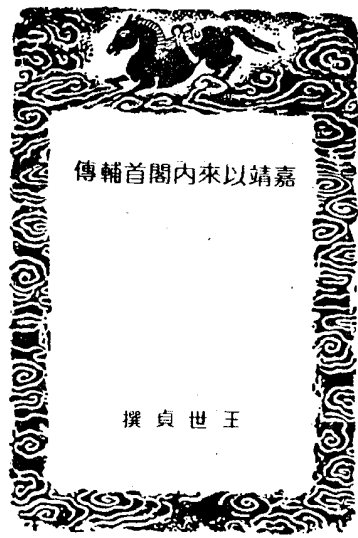
江陰陳名慎覆校

陽湖吳翊真再覆校

晉諸公別傳終

大三百四十一  
小三十





# 嘉靖以來首輔傳

嘉靖以來首輔傳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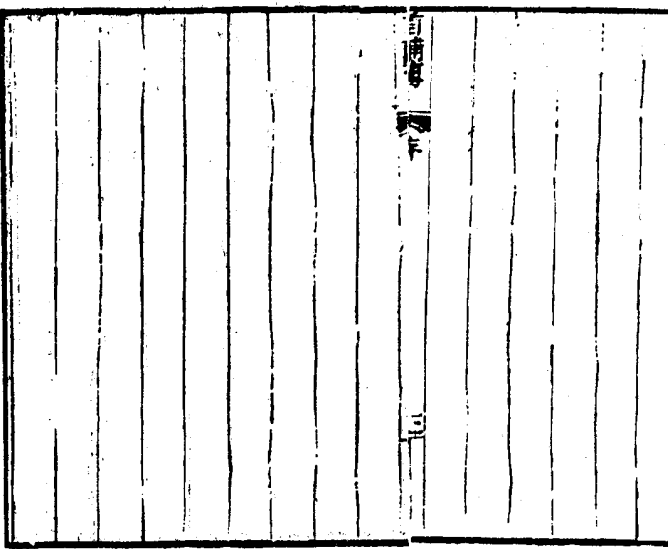
王世貞曰余所稱述閣臣沿起輕重始末已具年表中  
既而歎曰高帝之罷設丞相著為甲令重其典危其辭  
豈不尊尊德德哉然卒避名而陰操其實以至於極重  
不可反者萬幾不獨斷睿智不恒操耳目之用必有憑  
而積漸之勢成也仁宣之代與卿並太宰位第一華蓋  
次之大宗伯位第三護身次之正統景泰之際大宗伯  
太宰位皆第一華蓋次之然在正統則中貴兼綸符而  
專於內在景泰則司馬預帷幄而分於外雖理亂之勢

嘉靖以來首輔傳序

殊而閣臣之不得言相猶故也自天順之隆寄於武功  
氏然左珥橫臂更得而抗持之且未幾輒敗其後屢寄  
於南陽雖亦參之以太宰大司馬而相端萌矣若首  
次之低昂亦以時寡矣成化末太宰文帥與首臣權相  
也次之與首勢相逼也蓋皆有所挾而皆不勝於是相  
形顯而首次益低昂矣弘治間首次以官序而不異權  
太宰大司馬以孤卿重而不相角其治世之象乎故正  
德不親政其始端委而聽閣臣之贊覽既而使閣臣  
之閣敗他閣復寄之又復使介出泰之於是閣臣居不  
復能振其黠無耻者甘為之隸役而竊以自私何論相  
哉是故芳為之次而不得言首矣宰綵為之外而不得  
言內矣寧彬進而絲綸移于介則矣嘉靖入紹興歸其  
竊而新之歸政內閣新都疑然三輔鼎承百辟風偃雖  
不久而有所扼以去然相形成而首次遂大分承嘉之  
為卿佐則擊內閣而被相之體居內閣則排六卿而成  
相之尊其為次則出首之上為首則惡次之近然而直  
者猶能奮而與之抗健者猶能挾而擊其肘若乃屏荀  
直折姦倖明主威蕩國靈斯亦功之首也已信州之所  
首輔傳序

結託不能如承嘉而汰過焉上舞其上下逞其下寵盡  
而辱乘之身首異處為天下笑袁州以柔用竊人主之  
喜怒而為成福荆州以剛用操人主之威福而成喜怒  
六卿伺色操旨若六曹吏稱次者亦惕息屏氣而不放  
有所異同於是乎相之形張矣其首次則符璽刑憲  
之職近而及身小遠而及子孫皆家稱名滅播之丹青  
夫豈不幸哉然談者舊以為荆州微有功罪稍不蔽云  
大約新鄭假於信州而汰小未甚二李有次無咎無咎  
新鄭華亭用亦有剛柔而業州時其最優者也余既卒

卒不獲終三管之事故及耳目之確者善之曰嘉者以  
來首輔傳蓋至嘉靖而始有相與首也耳言輔避相也  
諸為次者及與連者附志其中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目錄

卷之一 楊廷和 蔣冕

毛紀 賈宏

楊一清

卷之二 張孚敬 李時

卷之三 夏言 翟鑾

首輔傳 目錄

卷之四 嚴嵩

卷之五 徐階 李春芳

高拱

卷之六 張居正 張四維附

卷之七 張居正 申時行附

卷之八

張居正下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嘉靖以來首輔傳八卷明王世貞撰世貞有身山

堂別集已著錄是編乃紀世宗穆宗神宗三朝閣

臣事蹟案明白太祖罷設丞相其事權於六部

至成祖始命備臣入直文淵閣參預機務但稱閣

臣而不以相名其後閣倖干政閣臣多碌碌充位

至嘉靖開始委政內閣而居首揆者責任尤專凡

一時政治得失皆視其人為輕重故世貞作此書

斷自嘉靖為始以明積漸所由來前有總序稱閣

首輔傳一六提要

臣治始末已具年表者即指身山堂別集中之

百官表也其所載始楊廷和訖申時行皆以首輔

為主而開以他人事蹟附之於當時國事是非及

賢姦進退之故序次詳悉頗得史法惟世貞與王

錫爵同鄉錫爵家世其女得道仙去世貞據

為作傳當時錫爵者或并及世貞世貞作此書

時仍載入墨陽子事不免文過遂非其餘所紀則

大抵近實可與正史相參證不以一節之謬棄其

全書也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一

明 王世貞 元美

楊廷和 字介夫蜀之新都人十二舉於鄉十九成進士

改翰林院庶吉士始告歸娶廷和為人美風姿性沈靜

詳審為文亦簡暢有法而不好為聲律華藻之學惟以

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蓋鑒於負公輔望

云授檢討滿九載進脩撰世貞實錄成以預纂修進侍

讀改左春坊左中允日侍皇太子講讀主順天試復日

首輔傳 卷一

滿考而修會典成優拜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復主會試皇太子即位推恩進詹事府少詹事兼

讀學如故充經筵講官為孝廟實錄副總裁尋進詹事

專領內閣詰敕當進講而所稱遠佞幸戒遊逸失中貴

人璫指傳改南京吏部左侍郎既行而有為廷和解者

去詹事之五月而遷南京戶部尚書又三月上問楊學

士何在璫以南京戶部對乃召入進兼文淵閣大學士

徐預機務明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時重修會典與孝

廟實錄先後成諸纂修官屢當時遷而璫意有所修然

屬廷和皆預總裁於是先揅會典謀廷和與大學士李

東陽等奪條二級而以實錄功還之明年加光祿大夫

柱國再遷改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璫橫甚世而

大學士秀吏部尚書孫為中外矯廷和與東陽委曲其

間小有所救劑而已尋安化王自夏州反以誅璫為名

廷和等乃稍自舒吐章赦詔且請擇邊將仇鉞以離賊

黨而鉞果乘間執安化王會璫孫中貴人張永發伏誅

廷和等乃復論功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護身殿大學士

子一中書舍人流賊劉六劉七齊彥明反左都御史

馬中錫當師往討之廷和言中錫文士也寧能當此  
 寄時業已行果不能平賊廷和請逮中錫不獄以侍郎  
 陸完代之而斬故受賊縱賊者參將桑王已又薦都御  
 史彭澤將諸邊兵討河南賊趙鐸等時輔臣東陽病多  
 委計廷和以是賊漸平論功錄廷和一子錦衣衛千戶  
 辭特加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中貴人張永挾  
 奇倖瑾而驕謂得男子有龍文於臂者以為功授故中  
 貴人劉永誠例身欲得侯廷和謂封永誠之從子聚伯  
 耳且自以職功封非永誠身受之也永意乃塞亦不能  
 為廷和怨彭澤將西討流賊鄒本智等入問計廷和廷  
 和曰以君才賊何憂不平所戒者班師早耳澤後破誅  
 本智等奏班師而餘黨復萌起不可制澤既發而復雷  
 乃歎曰楊公之先見吾所不及也竟清官矣廷和請上  
 避殿下詔罪已求直言因與其僚疏勸上早朝晏罷深  
 居簡出躬九廟祭崇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  
 達下情邊邊兵革禁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減織造  
 十餘條皆切至而上不省等以父春喪乞歸持服不許  
 三請乃許奔喪使中貴人護而行之復三疏辭始許  
 百補傳 卷一

移疾乞骸骨上不聽當是時上寬大好佚游於章疏不  
 甚省而中貴人谷大用魏彬張雄義子錢寧江彬輩極  
 甚廷和雖不為之下然不能有所裁禁以是得稍自安  
 寧王宸濠反江西事聞上欲帥師親征廷和等力阻之  
 上乃自詭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  
 太師鎮國公朱壽統各京邊將士南討而安邊伯許泰  
 為威武副將軍左都督劉暉為平賊將軍前驅鎮守撫  
 按悉聽節制命廷和與大學士毛紀居守以乾清坤寧  
 二宮將建推恩錄一子錦衣衛副千戶辭時廷和當草  
 百補傳 卷一

大將軍南征救諭謝弗肯草上已心恚而會推南京吏  
 部尚書劉春理東閣詔救以廷和私其鄉人切責之廷  
 和謝罪乞罷不許少師梁儲等請與俱罷復不許是時  
 廷和方闔門以病請而救諭行矣上既南兩更歲朔而  
 廷和頗以鎮靜持重為中外所推服凡請上迴轍者數  
 十疏皆不復省上歸而駐蹕通州廷和等舉故事請上  
 還大內御殿受俘而後正宸濠等誅上令趣召廷和等  
 至通受事即行在執宸濠等之廷和不能爭也前是  
 兵部尚書王瓊材而險與中貴人及錢寧江彬等狎相  
 表裏為章奏誅貴選陞捷取中旨不復關內閣而瓊  
 進亦至少師與廷和儲等同居守又不自抑損自修  
 益甚廷和甚恨莫能制也至是與吏部尚書陸完皆發  
 自張永云與宸濠通私外議洵洵以家且籍矣瓊先驅  
 至通輸款上左右得免而顧奪陸完位而居之廷和以  
 是益恨瓊明年正月上郊祀伏而嘔血與疾歸等益甚  
 亡皇子而司禮中貴人魏彬等至開言國醫力竭矣捐  
 萬金而購之草澤或有人應廷和心知所謂乃出榜論  
 購而微以倫序之說風之彬等唯唯又十日而谷大用

張永至閣來言上吳駕於豹房矣以皇太后命移殯大  
 內且議所當立廷和業袖皇明祖訓出而示之曰兄終  
 弟及誰能瀆焉以親以長毋如與世子遂合策迎與世  
 子而王瓊率九卿突入左掖門厲聲曰九卿之在廷我  
 為長今日誰當立者而不使聞廷和左右目遂皆不對  
 乃蹙然散去而故事內閣當一人與中貴數成大宗伯  
 借往次為梁儲次蔣冕而冕有志力廷和欲倚以自輔  
 而是時平虜伯江彬擁重兵在肘腋間知天下之惡之  
 勢必反廷和欲以太后旨捕誅彬恐梁儲老不任迎而  
 故與彬善或泄之冕去則益孤乃伴情儲德阻其行儲  
 奮曰事孰有大於迎天子者乎而敢以憚辭儲奉命符  
 往而冕圍矣魏彬故與江彬有連而柄司禮廷和知其  
 稍文弱乃為詳言江彬反狀以危語驚之彬心動因俾  
 其入白皇太后而後具啟請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伯  
 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兵分布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  
 南北要害嚴衛御史以其屬嚴千擄傳命罷武營  
 團練諸軍各邊兵入衛者俱置散歸鎮其皇店官校  
 及軍門名色辦事悉勒還衛哈密土番番佛即機諸貢  
 百補傳 卷一

使皆給賞而遣之還國豹房所供番僧及少林僧諸技  
 擊射生糧船黃頭郎散樂工技一切罷遣時江彬之黨  
 都督袁事李琮尤狠黠勸彬乘間以其家反不勝則  
 北走敵彬猶豫未決而與廷和合謀者獨蔣冕毛紀司  
 禮中貴溫祥凡四人而魏亦不敢泄之張永伺知其意  
 亦密為備乃誘江彬入安坤寧宮獻吻行禮入西華門  
 過永所永飯之俾小緩以待彬且行禮而逮旨下彬反  
 走西華門內閉轉走北安門內監聖追而縛之囚併縛  
 都督神周及李琮下詔獄籍其家中外惟呼相慶與世

子至都門禮部具儀如皇太子即位禮由東安門入居  
 文華殿受箋不許遂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直入告大  
 行皇帝几筵御前殿即位廷和具詔草上之報可始草  
 上而司禮諸中貴以其關內政者數條屬廷和削去廷  
 和曰往者五岳之不得職公等謂出上意今者亦出新  
 天子意耶不然吾儕登極後惟有一去且叩之上以  
 誰削詔草必有當之者於是蔣冕及毛紀相繼發危言  
 請中貴語塞已而詔下正德中憲政廢且盡中外加  
 額稱新天子聖人而所革錦衣等諸衛內監局旗校工  
 首輔傳 卷一

役爲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餘  
 石其中貴冑千傳陞乙陞一切恩俸得官者殆盡矣夫  
 職之徒街廷和切骨入朝有挾白刃恫喝於輿旁者事  
 聞詔以管卒百人爲廷和出入衛上御徑廷和知經  
 筵事修武廟實錄充總裁前是廷和已加特進一品滿  
 九載兼支大學士俸賜勅廷論至是加左柱國而給事  
 御史交章論王璠罪狀下詔獄璠迫則疏廷和以自  
 解法司乃當環奸黨律論死璠力自辯得減邊戍而有  
 以爲承望者會石瑄自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改吏部廷  
 和復奏改之掌府使司詔赦於是人或謂廷和太專然  
 廷和以上難幼冲然英睿不世出蓋自信以可致天下  
 太平事有所持詩錢寧江彬雖伏誅而張銳張忠于  
 經筆獄久不決賂於內亦減從成廷和等疏謂不誅此  
 曹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不安萬姓之心不  
 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上乃籍沒其貨產廷  
 和復疏請徹天戒法祖訓隆孝道保聖躬務民義勸學  
 問慎命令明賞罰委任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語多  
 剴切皆優詔報可而大禮之議起時與獻王與母妃名

號猶未定上欲有所加隆召廷和等從容賜茶慰諭而  
 廷和持以爲上當後孝宗稱孝宗曰皇考而獻王爲皇  
 叔考稱曰與國大王母妃曰與國太妃而別立益王之  
 次子崇仁王爲與王奉獻王祀禮部因之以請上弗悅  
 而進士張璠有窺見遂上疏言上宜考獻王母將妃皆  
 崇以帝后號且持繼統不繼嗣之說甚晰語見傳自  
 是廷和每召對上必溫旨諭之而持不可者三封還御  
 批者四前後執奏幾三十疏上益忿怒有所恨而左右  
 得乘間言廷和忝無人臣禮言官史道曹嘉等亦遂論  
 劾廷和上雖爲之薄誦以安之而意內移矣尋修定冊  
 功封廷和蔣冕毛紀各伯爵歲祿千石因辭改詹錦衣  
 衛指揮復辭辭上以賞太輕加應四品京職各世襲復  
 辭而會廷和滿四考超拜太傅復四辭而止特賜救旌  
 異錫宴於禮部九卿皆與焉時上頗留意齋醮廷和力  
 言其不可引梁武宋徽爲喻優旨報納時江左比族不  
 意而中貴人以御衣請遣官之蘇杭二府督織造工部  
 及給事御史言之皆不聽而趣內閣撥救廷和等不奉  
 命因極言民困財竭請毋遣官上仍極撥救且戒以不  
 首輔傳 卷一

得漕撥執拗廷和因力辯其非漕撥執拗且謂臣等與  
 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而獨二三邪佞之言是聽陛  
 下獨能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  
 爲崇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其創自成化宏  
 治始耳德孝二聖恤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之法而  
 獨法其不美者何也卽位一詔中官之俸路絕塞殆盡  
 天下方傳誦聖德而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因請究擬旨  
 者上爲謝不嘗俾戒所遣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廷  
 和故已累疏乞休其後請益力而又以持稱考獻帝諡

不合疏辭露不平上責以因辭歸咎非大臣道然猶賜  
 之璽書給與庫郵護如例申前監子錦衣衛指揮使之  
 命給事御史請留廷和皆不報而蔣冕代  
 蔣冕  
 蔣冕字升之廣西之全州人十四應鄉薦又十年而成  
 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讀改右中允進左  
 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以母憂歸還爲侍讀學士進詹事  
 府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遷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爲  
 禮部尚書改掌詹事府入東閣理誥敕進兼文淵閣大  
 學士加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三載授光祿大夫  
 柱國等進加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議身殿大學士  
 冕在翰林久最名有學行清修自好而無所見其入內  
 閣值上多出巡幸甯遠塞外不肯還京師冕與楊廷和  
 梁儲毛紀疏請前後以十數皆不聽冕乃自爲疏上之  
 其言尤危切上不省亦弗罪也既南征冕與梁儲屢  
 從以時請迴鑾上所縱倡樂遊蕩雖不能諫止亦不肯  
 依阿而是時中貴人承忠與都督彬泰挾上寵勢張甚  
 然不能親疎冕以是望實頗重歸而上屬疾崩冕與廷  
 和合謀捕江彬與商畧詔草有社稷功世宗自其時  
 封伯爵與廷和均力辭至五乃改詹錦衣指揮同知及  
 五品京職皆世襲復辭冕故推重廷和既相得極甚而  
 冕尤耿介抗顏執諍侃侃大臣體而兵部右侍郎吳廷  
 舉者其鄉里同年至厚也有所建白而冕廷之選上章  
 謂冕在先朝不能格君心不稱輔尊冕甚因盡舉白  
 其所上疏而謂廷舉挾睡賦詆諆故斥之南人兩府  
 其臨然廷舉更累進扶冕弗問也其所持起崇興王諡  
 既推與廷和合而朝議因之廷和罷而前遣中官

首輔傳 卷一

首輔傳 卷一

首輔傳 卷一

首輔傳 卷一

向未具草屣卒不肯具草上貞之引咎而已因移病不出上復詔強起之再三猶出時上欲崇獻王及母妃得張璉等疏蓋決難勉稱不生父母欲立廟於奉先殿側禮部議不合則罷其尚書汪俊以所擬既與同官力爭復獨疏言其不可因乞休優詔不允乃降詔本生皇考曰恭穆獻皇帝本生母曰章聖皇太后罷蓋不自得復上疏乞不與議立廟而以骸骨歸上責之然猶備大臣禮喜如廷和而第一子御衣衛指揮同知給事御史請謂其不報而乞休代其去詎其代廷和兩

閏月耳

毛紀

毛紀字維之萊州掖人也少嘗敏好學二十四舉山東鄉試第二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滿入載進修撰充經筵講官俄侍東宮講讀修天明會典成遷侍讀皇太子即位進左春坊左諭德丁父憂歸服除中貴人謹恨之壽左諭復為侍讀孝廟實錄成進侍講學士尋為學士權戶部右侍郎遷禮部左侍郎母憂歸服除改吏部左侍郎進吏部尚書遣中貴人使西

首輔傳

卷一

三

齋番僧供紀力爭之不報亡何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入東閣理詰敕賜玉帶蟒衣等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預機務無何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上以宸濠反欲親征紀與楊廷和等立請留不得遂同廷和居守滿三載進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光祿大夫勳柱國上晏駕紀與廷和等合奏迎興世子及捕誅江彬等與世子即位與蔣冕俱同知經筵事充武廟實錄總裁論功與廷和冕俱賜封伯爵力辭改文武廢襲如冕復辭會冕歸而紀以一品六年滿改吏部尚書

護身殿大學士時追崇與獻帝敕諭甫下而上復入林壽張璉等言驟遷其官而下禮部議稱孝宗為皇伯考應帝為皇考與聖母俱去本生字禮部執奏不聽令具儀閣於是詹事府翰林院給事御史部屬百餘人各上疏爭之上怒甚遽為首下詔獄紀乃與大學士石珣復伸其說報聞於是紀移疾乞休優詔而之而當上聖母冊時大臣多不至者上益怒會紀扶病入朝而有旨捕繫言事諸臣他侍罪歸門者尚家人情洵洵紀乃上疏請乞少霽天威急收人心上使司禮監諭數紀朋好

首輔傳

卷一

三

背君紀自辨且乞休益方上乃責而許之其恩禮猶視將見紀之代蔣冕亦僅三月而廷和子翰林修撰慎以倡其儉案伏闕慟哭杖之數十幾死詢或雲南之永昌又三載璉專益貴用事所擬進明倫大典成下詔罪狀廷和謂自詭門生天子定策國老法當優市始削職為民蔣冕毛紀俱冠帶閒任明年廷和卒又三年冕卒皆年七十修撰慎數更赦不得歸其家亦無敢以恤也諱者傳毛紀老無恙援恩詔得復官上亦且忘之年八十命撫按官即家以幣綵半禮慰勞又三年而卒贈太保諡文簡廷和紀有子多貴顯而冕無子皆廉靜不苟取久之家悉貧隆慶初褒隆持正大臣特贈廷和太保諡文忠冕少師諡文定而慎竟老死荒微亦得贈光祿少卿

首輔傳

卷一

三

費宏字子充廣信之鉛山人少溫茂有才識能文章二十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預修憲宗實錄垂成而以疾請告其長謂宏不少需侯恩命即宏謝曰疾安能需也遂歸而史成僅有金帛資病已守故官還侍皇太

子改左春坊左贊善連丁父母憂歸服除以教養通鑑召滿九載拜左諭德兼翰林侍講皇太子即位推恩進太常少卿兼侍讀預修孝廟實錄仍充經筵日講遷禮部右侍郎轉左侍郎久之進尚書日講如故賜玉帶蟒衣時逆瑾專於禮部事多所更創既誅而矯之宏於禮部功為多等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中原羣盜平錄一子錦衣衛千戶辭乃進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等改兼戶部尚書時瑾死而錦衣帥錢寧舉貴用事幾如璉會得贈二代夜使其私人以白金重贖免其罪

首輔傳

卷一

三

再修宅珍醜又卻之以是備志而寧王宸濠欲復其所削護衛行萬金錢寧而謂宏其驛僕人也時宏從弟宏為翰林編修乃托察行千金宏察卻之而以語宏宏入內閣賜言曰福京師皆寧王金矣目彼王者虎也而授之翼可乎子護衛不便已而王疏下兵部時兵部尚書陸完故善王又以錢寧屬之故朝與宏遇宏曰護衛再削矣不可復也尚書曰如祖訓何宏正色曰公自為之吾不與知也尋詔子寧王護衛於是錢寧與王台而宏居兩月餘忽中旨詰宏以浮漫事宏乃引咎乞休遂

首輔傳

卷一

三

并編修宏皆罷寧使野尾宏至邸清焚其副舟頃刻燼宏歸而里居不入城府其族子與鄉之豪姓爭地相讎豪至南昌詎之豪使者不行寧王乃要而授以指傳入京上章誣宏七罪下臺臺之長彭澤詰案而斥之寧王益愧憤使其私人佐家相率擲宏墳墓毀其家宏走之郡自繫獄僅得免豪為捕案寘理而亡何寧王竟以反賊錢寧亦坐交通誅於是中外爭射罵宏者十餘上世宗之初即位使使馳傳徵宏入輔陸冕見謝再三賜玉帶蟒衣進少保時論翊戴功廷和冕紀皆獲封伯爵

而宏世官錦衣衛指揮使固辭改磨正千戶及七品文職復辭宏始以中節者及再召用天下想望風采而會大禮議起宏頗測知上意所向凡廷和等三臣所持議雖預名其間不復為特疏石珪最晚入然亦有特疏而上遂心德宏議禮之臣桂本張璠輩亡所修怨矣毛紀歸宏遂代之等進吏部尚書護身殿大學士孝宗實錄成宏以總裁進少師兼太子太師時故臣楊一清由是

清上又以獻皇帝實錄成進垂蓋殿大學士文正一品俸尊璠以當上心驟貴而翰林諸臣皆賤之不欲與其功名宏亦不能異也以故尊璠為詹事兼學士而兩修實錄經筵日講主鄉試教習庶吉士皆抑乘得與具員而已璠總以是復恨宏甚於楊廷和而是時上頗好賦詩往往假宏潤色賞賜隆渥至為御平聲召對手歌一章賜之復命輯倡和詩集署其官曰內閣學士兼機政輔導百臣一時以為榮而璠聞之不善也璠至上官詩文小技非聖學所宜宏不當以此希恩寵報聞於是璠璠前後載上疏攻宏大有所誅詆宏亦自辨因乞

歸上温旨慰而巳不以答事璠於是璠等益愾其所以攻宏甚口宏亦不能抗而是時諸閣臣獨石珪等語數以持讓璠旨錦衣衛革職百戶王邦奇窺其端乃進論故輔臣楊廷和等誤甘肅邊事而宏與石珪為之黨璠既事白乞休上乃許之俾馳驛歸而大臣致化恩澤皆弗子石珪疏辭小讀上不悅遂不得馳驛歸而卒宏性寬和與物無競又以引進僚屬而抑璠等諸後進皆悅之時時念宏不忘家居者凡八年而張璠已更名字敬居首授者以而移病乞骸骨上許之乃使行人存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書即家起宏宏遂星馳入止朝房上即遣中使勞以上尊御餽詢及時政既入對賜金幣且諭之曰別卿久矣喜再見卿卿猶康健宜盡心輔導以稱朕意自是願同蒞局切上在位久明天下事嘗與宏論臣才行皆當宏輔政之二月所而以勞瘁疾驟發一夕而卒年六十有八上為之嗟久之子祭及葬賜加等贈太保諡文忠宏後亦至少保禮部尚書為上所寵信當宏之再相也宏為春坊贊善從子懋中進士及第授編修而子懋賢改庶吉士一時罕與之比

楊一清

楊一清字應章其先世為雲南之安寧州人父景以化州同知致仕擢之居巴陵少而穎敏能屬文有司以奇童薦為翰林秀才憲朝俾內閣撰師教之與李東陽同後登庶子黎淳門十四鄉試高第即以經術為人師十八成進主明年父義解官卜葬於京口遂家焉定為再徙入服除授中書舍人職務清簡平子曰益進諸經一清指授者皆去取高第為大官顯名朝廷久之遷山西按察除事俱調學校乃力祿宿弊村南托一切以嚴繩之

白輔傳

士大夫始有諱者久而服其明丁母憂歸服除改提調陝西學校尋進副使一清乃益自振勵創正學書院選英儒其中而躬自教習之所識拔李夢陽以文學名天下而狀元康海呂柟與名士馬理張瑄皆與焉一清貌寢而供顧資賢敏甚能為詩文與雲多稟效李東陽其工力不如也好談王霸經世大畧材亦足發之龍其豪傑以起聲譽遂入為太常寺少卿進南京太常寺卿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西番故饒馬而仰給中國茶飲以去其瘡酷疾於是高帝嘗為合以勸

茶易香馬資軍中用久而發飽茶多闢出為奸人利而番馬不時至一清乃請重行大僕宛馬之官而嚴私通禁盡竊茶利於官以服致諸番番馬大集而屯牧之政修軍用亦漸足時李東陽在內閣而劉大夏長兵部皆善一清而材之時花馬池告警議遣將大夏言兵難度即遣將以不時往而一清在彼可用也遂改巡撫陝西兼經畧邊務一清即器精卒教演之使軍而劍城平虜紅古二地以為固原築垣灑河以捍靖敵而効食庸總兵武安侯鄭宏及不職裨校數人去之尋敵數萬

白輔傳

騎入寧夏乘勝直搗固原烽火通於內地時總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一清慮其失策乃從帳下輕騎僅五十里之眾為一清所往一清不聽乃以晝夜兼行抵曹雄軍為之節度而張疑兵以符敵敵移犯隆德有一清所下火炮夜發之響應山谷間敵見以為大兵至遁出塞所傷殺少大夏乃請設都御史總制陝西延綏甘肅寧夏軍務開府固原而一清為之尋進右都御史一清乃具疏極陳戰守之策請修濬牆壁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戍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頓鞏州以遏外

侵俱報可一清往來諸鎮所至急于足兵食嚴營陣選將者射每按部旌旗戈甲耀原野士飽馬騰呼動地敵聞俱遠從不敢入寇而一清首所急者謂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寧寧因險而牆之繕繕相應可制敵而障全陝於數百里外廷議以為善於是大發帑金數十萬使一清治築牆工未竟而中貴人理有所望之一清不肯應以足移疾歸其成者在要害間僅四十里邊人倚以重而瑾再入論語以一清自破邊費之下錦衣詔獄一清迫不能無居間瑾

而東陽倚其察王鑒言之朝事乃解仍致仕歸一清即  
京口治私第得唐許利史丁卯橋故地而圖之以詩奕  
飲酒自娛而名聲益盛安化王寘鑄反寧夏詔起一清  
提督軍務與總兵官溫陽伯神英西討而中貴人張永  
監其軍甫入關而一清故部將仇儀時亦從安化王劫  
而事之已乘間捕執之悉誅縛其首逆何錦周昂等一  
清馳之鎮宣布德意有所操舍而張永旋亦馳至時號  
令機宜皆出永永雖尊貴甚然亦能檢束其下不為騷  
擾見一清而奇之一清亦深自結納兩人相得甚厚永  
與中貴人理故侍東官至貴而爭寵不肯為之下時頗  
賞諸部曲百餘人人百金猶不及瑾之姻族二人一清  
固勸之乃亦賞如例而謂一清曰公不知耳吾何畏瑾  
哉一清曰固也今權臣內而大將外公誠貴天子誠重  
公能保不從中變乎永曰然則奈何一清曰公宜亟歸  
歸而乘天子之見嚮聲罪而誅之此萬世一時也永  
悟歸而悉發瑾反謀其疏出諸神皆一清草也上為之  
誅瑾而進永柄司禮永以是德一清而一清視陳師之  
未幾其吏上皆大悅驛召還拜戶部尚書以功加太子  
首輔傳 卷一

人尚書新貴而進一清少傅太子太傅時御史孟洋張  
樸劉天和王廷相成文給事中寶明以言事及與鎮守  
中貴人交惡繫詔獄一清屢上書請寬之上不能盡用  
亦不忤也給事中王昂論選法弊於一清有所指摘上  
為滿昂一清亦請寬之傲言報聞中貴人公大用隆閣  
欲援張永例封其兄弟伯爵一清疏止之不聽乾清宮  
災詔求直言一清疏謂祖宗日昧爽視朝今累數月而  
一朝或日昃而始出祖宗四時廟享必親在事今但開  
遺官行禮祖宗深居禁中夜宿寢殿今出無定期止無  
首輔傳 卷一

常所至於番僧戒種豈宜置之官閣邊兵遠戍豈宜雜  
之肘腋因引疾乞歸上為慰問而已亦無所更正義子  
鐵學故善一清而中貴人永為之主一清得拜武英殿  
大學士直內閣永等得罪罷而錢寧忽中何人間而怨  
一清一清盛置酒禮之且用幣甯得解而會有災異一  
清乃自劾因極陳時政得失中有狂言可以惑聖聽匹  
夫得以搖國是禁廷雜介問之夫京師無藩籬之託上  
弗省而寧與江彬輩聞之不善也於是使所私優人臧  
賢輩於上前為蜚語刺譏一清俄而有故諸生朱大周  
奏計一清陰私事其辭甚醜乃力請散骨歸上賜放論  
張緊自言給夫廩如例一清歸其容日益進當時目一  
清為智囊所冀事與自全幾險度無爽臺司郡邑  
造問無虛月而一清之居間屬請亦如之然不必盡私  
已會武宗南征至京口欲巡行江浙幸其弟為樂飲者  
兩晝夜廣誦篇什以十數一清從容風止上得不為江  
浙行而所捐進金帛不費上幾欲特用之會夏竦乃止  
世宗嗣大位羣臣爭上言一清可大用至有比之姚崇  
者乃詔遣官錫金幣存問且諭以宣召期趣使有言一

首輔傳 卷一

清陳謝特予一子官中書舍人時大禮議起張璠疏欲  
考與王而母蘇王妃一清心知所謂以善其門人  
吏部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言聖人復起不易矣久之陳  
西三邊總制關詔一清以少傅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  
左都御史在之故相行邊自一清始溫詔舊美比之郭  
子儀所以賞賜有加一清道洛中謁故少師劉健健出  
見僅一揖曰汝不能甘澹薄而穢為時所傾今日戴兜  
鍪與日何以復舊冠乎令主上輕吾輩自汝始咄咄入  
不復顧一清愧而秘之馳之鎮鎮人以一清凡再莅有  
恩德而又自台輔起將士皆自傷勵旌旗墨墨色彩為  
新而漸以老不能大勝於舊時時有所修請無不報  
許居一歲所召入閣而以兵部尚書王憲代復為吏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既入見加少師而所奉仍太子太  
傅非故事也亡何獻皇帝寶錄成加太子太師護身殿  
大學士一清以不預纂修辭不許時貴宏小於一清十  
三歲而位其上張璠等以言禮獲上知而貴猶未極或  
攻宏且欲推一清以見放助禮德而上亦心重一清宏  
既逐一清代之乃薦起詔治間故相謝遷居首選者宿

首輔傳 卷一

於望實皆重而官猶未極時一清去陝二載餘矣陝有  
忤敵功大帥王憲僅加太子太保而一清峻加特進左  
柱國華蓋殿大學士遷至遂位一清下不能有所設施  
墨墨遂乞歸一清既以敏練見知而璠等復推轂上蓋  
重之賜御書和章及金幣半體無虛日一清所言邊事  
國計大小上悉傾聽而獨欲寬藩戚不為京朝官例自  
正德中已言之至是復伸其說而有司徇典故莫敢從  
也然一清自是頗作好而私其所親門生故吏其納賄  
亦不費上嘗賜一清銀印記二曰耆德忠正曰樂於利

是歲也張璠亦入閣而先被賜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二

張字敬

張字敬者初名璠字秉用浙之永嘉人父昇凡三娶而生字敬字敬生首異質動止不凡及長貌秀偉美鬚得有大人度踰冠舉鄉試明年不第字敬產不能中人而板廓從性動止若大蒙蒸羅山書院於姚溪聚徒其於五禮七試春官而七不利將為吏部選入御史蕭鳴鳳善日者言得字敬于支而異之曰母為選人也屈指

首輔傳

卷二

曰從此而三載當成進士成進士即與人主若一身傾動海內於世無比字敬乃強歸及其成進士則年已四十七矣世宗自興來即帝位而議追尊其父興獻王與母蔣妃時少師楊廷和居首揆要禮臣議以上入繼武宗武宗於上兄也不當後即後孝宗而稱皇考孝宗之

后皇太后張曰皇母武宗曰皇兄而稱興獻王曰皇叔父興獻王王妃蔣曰皇叔母興國太妃而別封蓋王之次子崇仁王為興王以承獻王祀頌引漢唐事為據上意不憚字敬乃奮上疏言上既以興世子入繼武宗皇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卷二

事中能決都督府經歷黃籍輩亦稍稍為議及疏如字敬指矣久之尚未決刑部主事桂萼時方自邑令轉刑部主事復具疏力伸其說因悉錄字敬前後疏上之朝奏而夕報可且召字敬萼二臣入廷辨道拜翰林院學士部院大臣給事御史俱言其不可用不聽翰林自學士以下並與字敬等為僚俱乞骸亦不聽字敬復上書論尊皇考聖母諸禮悉從之明年進廟街議俱擢學府詹事兼學士桂萼字子實鉛山人也前字敬登第者十歲三調邑令頗潔廉郵長而好剛使氣與上官忤

首輔傳

卷二

破管汙白簡者再三而得解考素非與字敬善既言禮合而回實幸乃相雁屢上疏攻首輔費宏而推揚一清一清亦慮懷待之明年字敬乞歸首舉且陞辭矣上怒使中使止之遷兵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時費宏欲有所屬於尚書李敏敏弗能應而病甚乞歸字敬即上疏言宏劫制敏不得行志邑邑且死而夢所以譏詆宏尤不可聞宏既去萼遷為禮部右侍郎等與字敬俱兼學士禮兵二部侍郎之得兼學士自字敬萼始也獻王既以稱皇帝復稱皇考而諫者遂欲宗之列祀大廟字敬

與禮部尚書席書力爭之而止時故有妖人李福運者正德間亡命遊江南而至是侯郭勛所善客曰張寅曰云家山西善丹竈之術且能使鬼與其子皆以輪粟得指揮使及省曹孫還山西而遇其鄉人薛良曰此故李福運也首之御史馬錄所獄具而侯勛為之居間錄併劫勸勸素辨上疑之下法司重讞如錄擬上益疑其與錄比而偵候勛屬字敬都察院時桂萼已為吏部左侍郎傳署刑部而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悉違法司尚書顏頤壽左都御史岳賢大理寺卿湯沐等廷請之



高反其獄坐錄等皆承成而頤壽等皆罷職有差而張  
 寅之為福達與不竟莫能明也皆召對內殿賜勅書  
 諭予二品服金花帶而以獄事出學敬手益愛重之且  
 念御史縱非理莫能制旬日間進學敬為禮部尚書又  
 淵閣大學士俾仍掌都察院而學敬為禮部尚書夫亦  
 代學為吏部左侍郎等賜學敬銀記各二字敬曰忠  
 良貞一繩愆糾繆學曰忠誠靜慎繩愆糾繆學敬念以  
 書生片言當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稱崇大業以破  
 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不復顧議怨其  
 首輔傳 卷二

馭御史一以威時時有所糾按然亦不至毛鷄而性特  
 廉介學外示緩而中實險急嘗以考察請令給事御史  
 相論糾上從之以是益失中外心時首輔一清議散  
 欲雷陸榮等數人為翰林而上難之學敬密疏言此曹  
 子皆貴宏所植私土而一清成之勿謂便上於是出榮  
 為給事中三四人得御史餘皆用故資選補皆恨學敬  
 切骨矣明年學敬與學加太子太保學敬獨辭以上未  
 有太子官不當虛設遂改授少保上享太廟回學敬候  
 道左上奇其貌而目屬之賦詩以賜曰子喜荷天眷資  
 賢作邦珍賜玉帶蟒衣上既以追崇獻皇帝后得倫志  
 欲錄以成書而學敬為總裁等副馬既成進之名曰  
 明倫大典學敬進少傅加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學已為吏部尚書加少保太子太傅方獻夫亦  
 加太子太保舊籍進禮部尚書獨固辭不就而熊浹黃  
 館以下皆驟貴矣學敬乃下詔罪狀抗議者楊廷和諸  
 大臣皆削奪官職有差桂學之為吏部尤私其所厚  
 而修職耻其故答學者都御史則逐之知府則奪而  
 成獨以名薦魏校為國子祭酒屬使代疏章其條封及

經學時政往往精深當上意學敬問者覺不知知而意  
 恨之而校與新建伯王守仁爭名不相下學為之構守  
 仁奪世封而校入侍經筵旨改補太常學亦不  
 也當學敬之內閣上愈傾向之所密問還往月以十  
 數問稱字及號而不名揚一清雖居首揆以老成為上  
 所禮重然信之不能如學敬深而桂學自吏部入居學  
 敬下學敬氣益發舒下視六卿真敢與抗乃至輕一清  
 亦不復修後進禮學有所建白往往為學敬所抑屈學  
 敬亦以氣凌之用是俱恨學敬而一清亦自與學隨三  
 人鼎而相謀謀上閣亦厭之而學敬復上疏請三楊以  
 後奸人鄙夫占據內閣貪汗無耻習以為常復以開  
 有年陰求起用去而復來豈不懲悔前軌來而復去尤  
 且陰為後圖其人日輕其勢日重且不知何緣止推首  
 者一人餘皆唯唯小有異同旋加排斥之聖明嚴論母  
 得懷好設險詭隨便己意蓋指一清也於是是一清奏辨  
 為學敬惡毒能遷之攻之欲臣擬重處而臣不敢聽以  
 是恨且旁及學敬他語乞骸骨上兩為溫旨以解之而  
 于一清尤厚前是陸榮為給事中有所建白一清輒擊  
 首輔傳 卷二

節稱歎謂而家敬與不過察內殿一清國士知而禮部  
 侍郎徐縉次當柄用素事一清而為榮屋王時時以上  
 意語榮謂且厭張桂而武定侯郭勛帥營務時中賈人  
 張承久磨一清以其知兵要學敬共薦之與侯勛同為  
 帥遂許發助食汗跡俄而承舉卒中外頗疑中勳藉言  
 路遂擊助助故以大獄事獨威學敬而嚴事之子學不  
 爾學亦數密攻助且謂學敬賣庇之至是上下給事御  
 史擊助章于一清言學敬私助必曲救勿聽也一清泄  
 之縉縉以語榮而是時桂學尤為公論所不齒會給事

孫應奎疏論一清雖練事而尚通多私故舊此可恨  
 謀難獨任也學敬雖博學而性偏傷于自恃猶倚功  
 名當抑其過而任之桂學則臭鴉之資榮之性作威  
 福援黨與政以賄成事多沮撓使天下之人敢怒而  
 敢言不可匿也上頗是之于一清疏疏上復以勉慰  
 而至學敬專疏各有策勵語一清乃復上章辭謂今之  
 持論者多尚紛更臣獨勸以安靜多尚刻削臣獨矯以  
 寬平欲變法臣謂只宜守法使生事臣謂不如守事用  
 人則謂才難當惜斷獄則謂罪疑惟輕以故祖師差  
 首輔傳 卷二

願賜骸骨避賢者路蓋指學敬專真以動搖也而給事  
 中榮果有疏論學敬專罔上行私專權納賄擅作威福  
 廣報恩讐因指摘其罪狀而謂學敬雖狼戾自用執拗  
 多私其術猶疎疎為害猶淺桂學外若寬汗中實深刻  
 忍之毒發于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上乃責學敬專  
 負君忘義令學敬以原職回家創悔後用學革保傳  
 大學士銜以尚書致仕仍許學敬馳驛而罪陸榮以不  
 蚤聞奏遺下縱騎獄杖誦荒裔居二日而榜示朝堂明  
 學敬專功罪且戒中外毋得更加齟齬學敬既降辭而  
 上密諭一清謂學敬可還之問否一清言上欲還學敬  
 故當第漢汗大號甫揚庭而還改之非所以取信天下  
 少遲學敬至家而後召可也上乃止于學慶事舊籍上  
 疏力攻一清謂其納賄壞紀專權謀議大罪因自劾乞  
 歸上溫旨諭謂一清上疏辨上亦溫旨諭謂之而意  
 已移矣學敬行至天津而上使人以學書召還復職上  
 疏辭優詔不許一清亦三乞休亦不許復職以父母給  
 假因復為桂學辨寬而攻一清時一清之所薦者中貴  
 入承既用以黃金器時一清承死且葬其家復以黃金

器乙一清為志銘至是事亦發上乃報請謂一清居內閣輔臣百乃大肆納賄不畏人言弄大臣體念係着舊法司會奏處置既法司議上乃令一清自陳而字敬三上疏密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上允之許致仕陛辭令馳驛入京從優一清歸復有旨追所受張永金而悉奪其官爵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為儒子所賣豈非天乎已臣道發肯辛又四年而上念之復其官又十二年贈太保諡文襄一清生而隱宮無子桂芳首亦以是月復故官致仕何召還職然其體然其身不復復復諸告歸病寤卒而字敬益獨見任矣乃上疏請求節行道義足以服人者真之首而臣居其下上嘉其忠讓下其章于所司時國家優外戚至有一門三侯伯者有一公一侯者皆得世封其封曰以繁祿費日以冗而功臣為之解體安昌伯故外戚也而家請封字敬謀之吏部尚書方獻夫俾引唐宋故事如長孫無忌郭子儀曹彬皆以大勳挾椒房然封爵不及世而安昌伯等乃世乎字敬白之上悉議從革其見封者僅終身人為快上賞論字敬而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謬也

卷一

擇一宗室近而貧者付之雷守使字敬言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機政者久矣臣不敢奉詔然自是能得上意數數言中貴人之使外者多貪穢為國蠹賊上具悉其狀悉裁革鎮守監倉市舶之數後先殆盡字敬所疏審幾微專委任惜人才求民隱諸事上悉嘉納是時上日事經筵講求聖學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皆發之字敬天下欣然望太平而字敬又自議禮起上以明聖述作為任事取字敬裁決大者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又別為朝日夕月壇於東西兩翼大司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農金錢以鉅萬計細至武弁燕居冠服之制母不有所更定獨于文廟易孔子像去王號識者猶以為宜而至減樂舞裁籩豆表天下唯人主尊上意乃悅而儒者不謂然字敬行之不顧也字敬之始名璵至是而以嫌諱請改至再上為易今名及字茂恭手書賜之西第成以獻皇帝遺墨扁其堂而侑以白金十鎰綵帶肥疋上尊故所讀書姚溪書院殿特命有司新而廣之賜名曰貞義其堂曰抱忠字敬于居第復為崇蘭以奉諸教御札名之曰寶繪居第延袤可二里其土木工石一資之官

卷一

凡字敬所議上無不合而獨議郊祀配天禮稍抵牾而初上不欲太祖太宗並配而定以冬至闕邱用太宗配字敬等遂謂太宗功德並太祖不欲離而去之禮則闕邱重而大祀輕序則大祀先而闕邱後竊以為不可三四往復甚苦而字敬卒不可乃下禮部徑行之于是太宗始不得從配天矣建南郊字敬以闕臣知建非故事也而是時吏科給事中夏言重言故以議皇后親蠶禮得幸上賜四品俸數言事兒聽乃論劾吏部尚書方獻夫進用私昵而其大者浙江參政黃卿以字敬之不悅而調亮以平以字敬之悅而補彭澤好回無故而改右論德又無故而起太常卿因幼字敬喜怒任己好惡

乃上書力辨言之採私上溫旨褒而己獻夫亦力辨且辭上亦不允乃復論獻夫令卿以平調補如前薄言以解夏言之議親蠶禮實自字敬以是字敬與彭澤皆恨言莫能聞也而上尚猶優禮字敬嘗召與禮卿李時對西苑放仁壽宮議皇后尊地賜名醴醴出所草賦示之俾和以進次日復誦字敬謂君臣之際在朝當

卷一

慎他則猶家人禮然且漢文召見賈生語久前席迄今稱美朕沖昧世事未經卿之于朕無異周公愛成王首以孝訓他特餘事耳卿夙夜在公敬若盡禮昨退遜太過恐非輔臣所宜夫輔臣與他諸臣不同故曰導之教訓傳以德義保其身體此則不可以不朝之制相與與矣今後卿有入奏無拘時而來面相與計慮保性志有定方可廣接他人酌別賢否朕又欲于今春奉兩宮豫遊後與卿輩一遊以仰遵我聖祖不訓字敬復請慎選歲諸生與進士舉于三途並用一切考覈課成皆為嚴切亡所寬假而監生詹榮有所恨于徐緒時緒已為吏部侍郎榮乃摺摺籍他事奏之下都察院當坐榮誣字敬忽上言籍夜使人以黃白金球請解刺入而捕之則已逃矣上怒為罷籍而特伸榮字敬之妻死以繼娶告上賜白金二鎰大紅蟒幣四襲羊八兩酒四十瓶手敕以資吉禮久之行人司正薛侃言上春秋鼎盛未有皇子宜擇宗藩之親賢者一人置之京邸以俟皇子生而後就國上怒甚命法司會文武大臣彙議廷鞫前是字敬已心恨少詹事夏言欲去之未有間而太常卿彭澤

卷一

字敬客也故與言爭為都御史有邪而皆侃同年侃嘗出疏言示澤澤憤以語字敬謂此事上所議而侃與言故善若疏上而侃得罪使之引言則併禍矣字敬以為然而澤乃語侃少傳甚善君疏上當為從使必行既言有日矣澤復報字敬錄稿以聞而且謂言實使之侃疏上既就約備受五毒不肯吐上者累日詞不具彭澤從旁以微詞挑之使引言侃眼目曰疏吾自具汝謂張少傅許而取上之予言何與都御史汪鋐乃撰傳稱言實使侃言拍案贊錢幾欲拳毆之時字敬猶在列給事中

孫應奎言汴前揖字敬且迴避字敬悉趨入閣復且言狀上乃悉下言應奎汴于獄而命司禮中貴人候勅輔臣等鞠其狀以聞上乃出字敬二密疏示羣臣而斥其伎罔于是給事御史合論字敬上擢令致仕而遠成彭澤輕解佩罪令為編氓而赦言職自是連擢至禮部尚書益貴用事字敬猶得馳驛歸既陸辭賜公服牙笏以識意御史張寅追論字敬與汪銓誣陷夏言罪狀上為謫寅以安之字敬歸甫五月而皇太后數問上張少傅公安在非少傅安得為若母子是上復遣

首輔傳

卷一

行人齋廟書馳召字敬遂趣命既至追論四郊工功如秉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無何彗星凡三見字敬引咎避位不允時都給事中魏良弼陳上待字敬意稍息不若前乃疏謂彗星見東方君臣爭明彗字出并各臣在側字敬竊弄威福驕恣專橫妖星示異惟其所召已亟罷之以應天變報聞字敬疏辨以良弼濫舉京營武職臣見其掄揚過情下兵部嚴實罰俸兩月以是挾私報復坐臣專擅大臣為皇上守法顧來專權之毀而人之曲法媚人者乃復得眾之譽臣恐自是效忠無地矣上不悅亦報聞于皇太后事奏發復論字敬強辨飾非相嫌愈甚頃上諭以舉賢容眾同寅協恭之言官論列罪文致其罪而內閣同列亦欲以禍機中之曰曲法曰過人且票擬聖旨引以自歸明中外以天子之權在其掌握上于天和下拂人情如此不去不治上乃嘉察忠諫而勒字敬令自陳致仕同列為之請禮禮皆不報字馳驛其明年復召用亡何以一品六年滿考再進少師時昭聖皇太后于世宗有援立恩而上所生章聖皇后日益重有所愛兒昭聖猶儼然以故事處之上

意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早侍橫行燕中所為多不法既微知上旨備極甚而燕中少年工賴煇起爭持督其金帛無算後稍稍不酬乃上變言其詭譎望大逆殺人事頗有狀昭聖追乃因上後宮有詞意屈節為延齡請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字敬以為延齡殺人抵償固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廷諫守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其對如初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字敬復上疏謂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重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上志責字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因我矣當悔不從廷和事敬皇帝耶上故為重語欲以喝止字敬而字敬意不已與少保方獻夫復持之獻夫至謂陛下居法宮誰導以悖倫忍心之事若此者上雖不悅然難二大臣詔以秋報悉緩語論死刑而終太后及字敬世延齡得長黎矣然字敬意不能無修忤于言者而吏部尚書汪鉉迎其意于魏良弼奏等皆坐考察斥謫相繼矣字敬為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而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山山殺官吏

首輔傳

卷一

中外頗務姑息如楊一清桂萼皆為撫安計而字敬獨持之卒捕誅卿大同叛殺其將字敬益自信萬劉源清卻承為大帥以必得賊為主而所屬頗不任帥賊挾寇以重僅贖聞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言乃以撫之說挂字敬口矣字敬有子中書舍人選志賢而天哭之成疾乞歸上謂字敬胡忍舍朕耶得無以夏言故已邑幸寬之勿與較字敬抗辨不置且言向所與同志輩獻夫皆弱毒又前死而獻夫復先去僅霍爾復而好難誰為臣共大計者因以疾力辭上使太醫令診視字敬

厥已而手詞藥以賜曰古有賜藥和藥者吾茲之未能兼手詞亦庶幾焉其專精神加餐自愛以補朕為忠之大學敬感泣然疾益甚以死誓歸上不得已乃許致仕賜寶書褒諭歲給八駟月俸米八石所以優崇禮加于他相其初字敬以上未有子嗣請廣選良淑以備六宮又逾年而冊如嫡禮畢字敬表賀且問起居上乃遣錦衣千戶劉昂視其疾疾愈即馳傳入輔而別以手書勅之曰卿比以疾乞還久切朕思昨表賀具悉朕躬平吉聖母康泰及擇原選淑女內曰曹王二氏朕御而各有

首輔傳

卷一

喜期且近矣先冊為端昭二嬪河南李氏京察馬氏補敬靜二嬪又朕于春三月躬行謁陵禮泰慈車幸后妃以從禮成又于四月之吉躬飾七陵遂作朕幽宮于長陵左之陽翠嶺更名平臺山奉聖母冊還京今遣使親視卿果疾未愈不煩以見如稍可即星夜以行速見朕副切思情毋使朕眷眷無已足時太廟宮殿及歷代訓錄成字敬皆以首功當還賞而字敬行至處州疾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復歸以皇第一子生遭人表賀上特賜金幣甚厚請在事者不得比久之以疾卒上時幸承天閣之哀悼不已贈太師諡文忠命有司治祭葬仍優持其家字敬有子四人皆有官進志選臣選庸皆天選業以尚寶司丞數蹟起有才氣而亦不免天

讀書然負氣而快

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由進士至少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傅諡文襄其在諸公稍和平然亦不肯為訛敬持易退之操而居家不能持謹數與部國競毀譽半焉

黃宗字宗賢黃巖人以祖蔭得官至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以侍郎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敏朝有學識才操難進易退又數犯顏敢爭天下稱之然偏而好訐無通人度

黃宗字宗賢黃巖人以祖蔭得官至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以侍郎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敏朝有學識才操難進易退又數犯顏敢爭天下稱之然偏而好訐無通人度

黃宗字宗賢黃巖人以祖蔭得官至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以侍郎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敏朝有學識才操難進易退又數犯顏敢爭天下稱之然偏而好訐無通人度

黃宗字宗賢黃巖人以祖蔭得官至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以侍郎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敏朝有學識才操難進易退又數犯顏敢爭天下稱之然偏而好訐無通人度

黃宗字宗賢黃巖人以祖蔭得官至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以侍郎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敏朝有學識才操難進易退又數犯顏敢爭天下稱之然偏而好訐無通人度

黃宗字宗賢黃巖人以祖蔭得官至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以侍郎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敏朝有學識才操難進易退又數犯顏敢爭天下稱之然偏而好訐無通人度

黃宗字宗賢黃巖人以祖蔭得官至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以侍郎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敏朝有學識才操難進易退又數犯顏敢爭天下稱之然偏而好訐無通人度

黃宗字宗賢黃巖人以祖蔭得官至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以侍郎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敏朝有學識才操難進易退又數犯顏敢爭天下稱之然偏而好訐無通人度

黃宗字宗賢黃巖人以祖蔭得官至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以侍郎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敏朝有學識才操難進易退又數犯顏敢爭天下稱之然偏而好訐無通人度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李時字宗易河間之任邱人父葵舉進士累官山東右

李時字宗易河間之任邱人父葵舉進士累官山東右參政改仕時生而端重沉默有大入度三十餘歲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與纂修實錄兩同考會試進侍讀加添一級再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讀主武舉

李時字宗易河間之任邱人父葵舉進士累官山東右參政改仕時生而端重沉默有大入度三十餘歲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與纂修實錄兩同考會試進侍讀加添一級再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讀主武舉

李時字宗易河間之任邱人父葵舉進士累官山東右參政改仕時生而端重沉默有大入度三十餘歲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與纂修實錄兩同考會試進侍讀加添一級再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讀主武舉

李時字宗易河間之任邱人父葵舉進士累官山東右參政改仕時生而端重沉默有大入度三十餘歲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與纂修實錄兩同考會試進侍讀加添一級再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讀主武舉

李時字宗易河間之任邱人父葵舉進士累官山東右參政改仕時生而端重沉默有大入度三十餘歲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與纂修實錄兩同考會試進侍讀加添一級再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讀主武舉

李時字宗易河間之任邱人父葵舉進士累官山東右參政改仕時生而端重沉默有大入度三十餘歲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與纂修實錄兩同考會試進侍讀加添一級再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讀主武舉

李時字宗易河間之任邱人父葵舉進士累官山東右參政改仕時生而端重沉默有大入度三十餘歲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與纂修實錄兩同考會試進侍讀加添一級再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讀主武舉

李時字宗易河間之任邱人父葵舉進士累官山東右參政改仕時生而端重沉默有大入度三十餘歲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與纂修實錄兩同考會試進侍讀加添一級再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讀主武舉

李時字宗易河間之任邱人父葵舉進士累官山東右參政改仕時生而端重沉默有大入度三十餘歲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與纂修實錄兩同考會試進侍讀加添一級再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讀主武舉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日慎刑罰且請有大禮大獄諸臣報聞上與少師等

日慎刑罰且請有大禮大獄諸臣報聞上與少師等務以刻核嚴切為急而時數用寬大調劑之所收解不

日慎刑罰且請有大禮大獄諸臣報聞上與少師等務以刻核嚴切為急而時數用寬大調劑之所收解不

日慎刑罰且請有大禮大獄諸臣報聞上與少師等務以刻核嚴切為急而時數用寬大調劑之所收解不

日慎刑罰且請有大禮大獄諸臣報聞上與少師等務以刻核嚴切為急而時數用寬大調劑之所收解不

日慎刑罰且請有大禮大獄諸臣報聞上與少師等務以刻核嚴切為急而時數用寬大調劑之所收解不

日慎刑罰且請有大禮大獄諸臣報聞上與少師等務以刻核嚴切為急而時數用寬大調劑之所收解不

日慎刑罰且請有大禮大獄諸臣報聞上與少師等務以刻核嚴切為急而時數用寬大調劑之所收解不

日慎刑罰且請有大禮大獄諸臣報聞上與少師等務以刻核嚴切為急而時數用寬大調劑之所收解不

日慎刑罰且請有大禮大獄諸臣報聞上與少師等務以刻核嚴切為急而時數用寬大調劑之所收解不

夏言

夏言字公謹廣信之貴溪人性謙敏能屬文尤長於筆札自其在公車則已奕奕有備聲譽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推兵科給事中奉詔覈斤錦衣圖監官屬三十二百出按皇莊侵占農地一萬餘頃乳中貴人趙彬建昌侯張延齡前後七疏皆報可轉右給事中同考會試疏請杜內臣傳之教知府郭九章等提逮及請慎出入以嚴政體及論刑禍海等不當以傳奉陞皆謬誇為人所傳

首輔傳

卷三

丁母憂歸服除守故官等轉禮科左遂進兵科都給事中時山西劇盜陳卿糾眾據羊山為亂朝廷大發諸鎮兵討平之而所遣將臣以下久爭功不決且有因而為利者言發其事遂命往覆勅次第功罪皆當還朝考武舉試時兵部廷推左都御史王憲出行邊禦敵有難色言即劾罷之而上實心器言會吏科缺都給事中故事當以左序遷持旨移言長吏科言以是益自負謂農桑天下本今人主既親耕行籍田禮而不親蠶非所以昭陰教示婦職也因上皇后親蠶疏上大悅報旨稱美而南北郊之議起高皇帝初即位為國邸於南郊以祀天為方澤於北郊以祀地行之未幾而合之恒以元正之後三日致祭因大享羣臣益頌用漢唐故事云上與輔臣等敬密議之不以為善也言敬微世之言乃上疏謂當以冬至祭天於南郊之闕丘以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而引周禮及高皇帝初即位詔為據而謂漢唐以下不足法上益大悅下禮官會羣臣議有謂以高帝二百年之定制為不當輕易者有謂工鉅而財

夏言

謝不當輕舉者有謂夏言至前而冬至後於天尊地卑不稱者十之七八上乃召言見復殿賜書褒獎與四品服欲以風厲羣臣而卒莫之應詹事霍韜辨論益切至昭善切責言指以為奸邪言悲感其書上之因遂劾韜五罪上怒甚械韜下之御史臺獄輔臣等欲為力請不聽久之乃釋還職上不欲太宗與太祖並配天與言敬議以太祖配天而太宗祀大享殿如古明堂以配上帝言敬意難之下羣臣議亦莫之應而言復伸上指考古禮以請上益大悅以祀典成進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

首輔傳

卷三

都給事中侍經筵日講賜金飾在屏帶視尚書言嘗應穆察院左會都御史李如圭以右副都御史出賑濟陝西於是會都御史缺廷推言與右論德彭澤上遲徊久之而御史熊爵謂言出如圭以為己地言亦辭上乃勅慰言俸食四品俸澤以言敬方復超為太常卿言羞士也恨言敬不已而右彭澤街之切骨且規上意雅不欲大臣太專乃露章論言敬與吏部尚書方獻夫有所好惡彭澤奸邪不當驟遷上雖為兩解而字敬與澤亦遂惡言矣上以四時祀太廟奉太祖為始祖居中而太

夏言

美鬚髯大音聲不操楚語上故已材言至進講愈目屬之既顯與言敬異言敬恨乃因行人司正薛侃之疏用彭澤計而傾之卒不勝語見言敬傳言出獄之月餘遂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未幾命禮部尚書李時入閣而言代之與時並召對所以褒勉獨有加時薦紳大夫尚與言敬警故謂言能抗之而言既以附敬結上知又折節下士時有御史喻希禮上疏謂所雪求嗣不在祠醮而在行仁政因請有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御史石金亦言之且謂人才用舍政事張弛一切付

首輔傳

卷三

之廷論而陛下恭然凝神提挈綱領使其真精內蘊根本固則益斯之慶自集上疑其有所譏諷大怒下書數百言苛責之命言察究毋得黨護言謂希禮金所奏內稱有罪可逐天休是祖常情福利之說養心不貴勤勞則啓人君怠逸之漸論事迂疎實難追原其本意似亦無他之俯優容或加飭治上益怒下旨謂遭此曹營君怨上意在報復姦巧欺詐罪不可追因言言位列大臣朕所簡拔專務徇私不圖報主先已戒其黨護奏上參劾肆息不恭責其具狀以對而逮希禮金於詔獄貶謫荒微及言謝罪疏聞亦弗罪也以是言益得公卿附聲御史馮恩嘗有疏品第二公九卿長佐多所不滿而獨稱言救時宰相上既以制作禮樂自任於故典多所更易其事在春官而言為之長所建白多當上意上亦欲驟賞之其委寄與閣臣均多出六卿上嘗賜銀記一曰學博才優俾得密對言事未滿者以贊南郊特加太子太保尋進加少保加俸一級晉建皇史成加兼太子太傅重賞訓實錄成進少傅再以監建宗廟工成加兼太子太師前後錫養御書蠶絲飛魚麒麟服色玉

帶兼金上尊珍饈時鮮之類無虛月為之釋其先軍伍有所陳乞亡不立得而是時霍超起家吏部左侍郎以舊怨思中言莫能問也而會順天府尹劉淑相與言之御成費完不相善坐奏人所中下獄疑言之庇其客而主之因上書許言罪上怒不聽言亦疑籍主之謂淑相與籍謁陵歸縱飲九龍池為不敬而籍時已轉為南京禮部尚書矣乃上書論言以朦朧為故少師費宏請論得文憲且減繁備情節當死言亦許籍大罪十餘條幾於訟師聲口上兩不之辨而籍籍一秩以謝言籍至南京復攻之上亦不深責而言氣稍稍弱即中張元老李遂生小忤即參籍之皇子生言入對上喜甚手贊花於帽俯以白金文幣甚濕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是時李時為華蓋殿大學士以年老朴誠居首輔而上所以委寄之不能如言重一切禮文之事皆以屬言實亦稱是言氣益驕漸視八座高從上謁陵駐沙河言庖中火延武定侯劾及大學士時行帳豐而上別授言廷臣六疏亦從嚴言與二臣合辭請罪上俱弗問而獨責言當特疏而今者不特疏為屬不敬言皇恩乞休

首輔傳 卷三 上而而勉勵之時獻皇帝已學術皇考別廟矣通州同知豐坊小人也上疏請復古禮建明學加尊獻皇帝親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議部臣高議以功則太宗親則獻帝以配帝惟上裁而不敢任稱宗上不悅令再議戶部左侍郎唐貞爭之力辨之強上聽其官於是部臣等遂而如命獻帝遂稱睿宗入大廟言亦莫能持也等以滿六年考錄一子中書舍人兼文大學士倭倭李時罕言居首以祗薦皇上帝奉冊券言加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除如故上柱國於人臣未有加者加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卷三

之自言始其自擬也人頗以為異時顯臣亦加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繼臣於言為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累遷至今官顯臣於言為先達長且十歲言繼而貴至師傳先大拜踰一歲而繼臣繼之意不肯相下事有所可否言內不能善也每上以章聖皇太后附奏承天之顯陵躬行謁視言與本師別國公郭勛俱從從而繼臣同爾守其委寄特重因賜言勛處臣蟒服玉帶白金探符郭勛者故武定侯也而善養字敬平敬左右之得幸上至貴重封上公數上書

論劾大臣無不立應與言爭寵而如上至奉天謁陵畢禮部臣葛謨平羣臣表賀上問之言謂宜俟回鑾至京而後舉上乃報罷殊不悅葛得其指乃固請賀上答詔以賀非卿等誠言所謂方是第禮樂自上出賀亦可也言數與所親厚大臣宴游竟日上間有宣諭獨勛在賞資稍厚於言以是益驕恣數侵言言亦強應之言既小夫上指而會上幸大峪山閱視永陵工言進居守教前遲上怒責言自小官因言敬郊禮進乃每每怠肆不恭因悉勒令上其前後所賜銀記璽書手札權謝罪因請上銀記璽書手札而上愈疑其有所毀損削其助階少師等官令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乃檢十年中璽書手札四百餘通并銀記上之上怒解言言朝辭已發而遣中貴人止之隨諭吏部復少傅太子太傅仍故言言即入朝且疏謝上報覽奏卿已赴闕且益勵初忠盡心匡輔秉公持正不惟副厥厥任亦免眾怨也輒其思之言擬所云眾怨者郭勛輩也復疏謝謂自處不敢後於他人唯一志孤立為眾所忌上不悅隨詰責之并乙其疏中洗改字言乃皇恩引罪報聞而御史有論極

首輔傳 卷三

顧繼臣留寺偏狃事上不聽或以為言賈厥之也亡何奉先殿雷震召言與繼臣往視震所俱不時至上復不悅命禮部糾之言等復請罪上口朕所以較言言非為言為左右誼重也言乃滋惰成性蔑不知警何以表率百僚繼臣亦相效尤耶念其知罪姑宥之尚書籍籍入掌選事府數面詰言而郭勛喜其得助益橫時有訓導蕭時考者疏言三臣皆中興元佐同功一體而外謙謙騰心跡未白非國家福宜賜之坐以杯酒釋其心御史舒騰翼亦有言上俱不聽而訓導籍籍為民御史坐論言又上疏乞骸骨謂位高則怨尤易集官久則過失自多答籍而不悟則誇日開身危而不避則過將大今臣年近六旬精力衰謝宗支零落孑然一身不能朝夕自存凡世人所利者臣復何心戀幕上勉以勿負朕心而已久之還言所賜銀記及璽書手札會陝西三邊大捷推功言復勛階及少師太子太師仍進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江淮寇平復推功言賜白金綵幣璽書褒獎閣臣之與邊功正德中一再見而已明年以北邊警諭再賜璽書褒獎時九廟災言方以疾在告乞休不允律籍

首輔傳 卷三 死而言與郭勛為仇蓋甚言既數以病請急然實不病而以無子故多推諸姬妾為歡聖壽皇太后册上傳示太子服制議言報疏有譏筆上遂切實令陳狀言引罪因乞還鄉治疾上怒盡削其助階散官以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言始聞上之怒之乃上備邊事宜費以解上曰若既繼忠謀何自愛而欲去朕耶姑不問是時上方治濟甯其為青詞及他文獨言與尚書嚴嵩稱旨內閣僅罷在非上所急也而言且陸辭因詣西苑齋宮叩首上問而憐之特賜酒餼俸還私第調理以俟

首輔傳 卷三

後命而郭助轉志橫其於督工治兵括盜欲以數十萬計上微覺其事是春時給事御史請救助願提督大臣會派後卒助非便也內閣接勅且數月而助弗肯領尋與言俱引疾在告京山侯權元害助寵久上以元薦景神殿新得獨對從容問言助皆吾股肱也而相妬者何也元不敢對上復曰言疾欲歸果否歸當在何時元乃曰俟聖誕後始敢請耳又問助何病元曰助實不病言歸即出耳上首領久之而給事御史伺上有旨言而惡助意因劾助故不領勅為作奸植黨以帆國法助

首輔傳 卷三

十一

案辨有臣奸何事當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勅等語多不遜上大怒於是削同事者尚書王廷相官奪伯陳鏞俸而給事中高時者言所厚也因盡列助貪縱不法數十餘條上下之詔獄移三法司覆讞論斬封爵誥券獄成而疏留中不下尋復言少傅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俸疾愈而後之任言雖以疾在外然屬事多所取決而於窮治助獄指授批根無所不極上猶心念助疑其中言搆也久之言一品滿九年考上述中使賜金幣寶鈔肥瘠上尊盡復其職贈官職賜救養論錫宴禮部前是言與少保禮部尚書嚴嵩同鄉稱晚進而言以謙禮驟貴不為之下而嵩事之甚謹言之入內閣嵩遂越級領鼎臣而代長禮部言有力焉嵩奉行唯恐不意言亦以門客言之會言坐失上旨當罷呼嵩與謀而嵩已遣上所幸乘一真人第謀將言而代其位言覺之嵩既數為給事御史所攻乃益為恭謹以媚上上是時已心愛嵩甚於言言乃曰曠所善給事御史益攻嵩上益憐之上居西苑書宮許入直諸貴人得馬言獨製小腰與以乘上聞之不善也人主故所御蓋言

首輔傳 卷三

十二

上不御而御道士冠因命尚方倣而雕沈水香為五冠以賜言及成國公希忠京山侯元大學士學尚書言獨密詭謂非人臣法服不敢當上大怒時昭聖聖皇太后故御慈慶慈寧會皆吳寵郭助故請改其一宮為皇太子宮言與上意合不許而至是上幸問皇太子宮當何建言偶忘之念與作工役費重言卒對曰今兩宮皆虛可改其一以居皇太子上愈怒立五臣皆出直尋召成國公等人對罷言不召尚書嵩乃放冠香冠而冒輕紗帽其上使上見之上果悅則令成國公等三人出而

首輔傳 卷三

十三

謂嵩獄論甚至嵩頓首兩泣詠言之見陵陷上使悉言罪乃得甚口少頃上遂手敕都察院數言三罪又謂郭助既以不領勅下獄矣猶復干羅萬縲不已與太監高忠交關其謀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軍事私家裁之王言要密視等戲具且言官為朝廷耳目一犬不如一犬聽受主使逆君沽譽傾人取位以奉所悅悅人一家以代報復卿等其布此論俾中外知之上蓋欲良官論劾言而尚疑言之且復用相顧莫敢發亦不敢請罪者十六日而上怒言言人拜皇考諱忌仍直西苑候聖首輔傳 卷三 十三 誕禮成言乃謝恩因乞骸骨欲以膏上疏上之八日而始奉御批令革職閒住時日有食之既上諭禮部以臣子欺逼君外陰侵犯內陽之咎言以臣欺君上作威作福不下郭助念與卿等累年供事免死去之為失刑於是給事御史乃致合疏論言且請棄上益怒命部院盡覆數之請降十餘人餘留者亦奪半成俸而高時獨改謫遠蓋以其嘗論郭助故也亡何助病死刑部獄上益恚因他事奪尚書吳山職餘鑄俸有差而還助子孫侯爵蓋實情之云言久貴用事家富厚而愛雕題廣面

首輔傳 卷三

十四

曲池之勝勝侍便辟及音聲人部皆送服御膳羞如王公其始海內縉紳意其且復用問遺踵接而最後漸不召則漸亦希簡而監司守令間不能盡酬答言居恒邑不樂遇元正聖壽必上表賀稱草土臣上亦報閱而已久而漸憐之復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仍致仕是時代言首者翟鑾得罪去代鑾者嵩最得上意而同事大臣許瓊張璧以老病或罷或徙嵩獨相上微聞其事特召言自家復任既陛見盡復其階勳職秩時嚴嵩已為少傅兼太子太師矣則亦加少師以示並重而言命

首輔傳 卷三

十五

騎直陵之出其上凡有所擬旨行意而已不復顧問嵩高亦默然不能吐一語而心恨之甚故事閣臣日給酒解當會食言與嵩對案不食所給而自攜瓶甚惡亦不以食嵩始嵩信其子世蕃黷賄復匪耻海內咸恨之謂言能奪嵩而制其命深以為快未久言復忤御史陳九德論劾文選司郎中高簡下詔獄而都給事中楊上林左給事中徐良傳復劾之言有所不悅於簡及上林等擬杖簡於廷成之而上林等不早奏罷為民以尚書唐龍與嵩善亦罷為民都御史孫繼魯何遜王學益為言官所論即遣緹騎捕逮之非居間不解繼魯至益死獄中吏部尚書聞淵老臣也不能避罪事言會其部左侍郎缺當以翰林臣補而禮部左右侍郎許成名崔桐皆欲得之吏部初擬成名而桐有子遂推桐給事中言之語有連少詹事黃佐王用賓遂悉致致仕而奪淵俸半年下文選郎中於獄抵罪淵自是氣奪不復抗矣給事中馬錫承言意劾戶部尚書王果受賄囑通司事上怒下果獄而都給事中顧汝進遂推劾嚴嵩子世蕃及太倉尚書王暉皆有請囑言欲借以搖嵩高辨疏

上上即為杖汝等幾死而遠詢之臨斥為民果坐成  
 言亦不能救也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論京山侯崔元  
 都督同知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有所進察  
 炳至長跪而解以是皆與高比而謀搆言殊不自悟  
 上左右小端來謫言者言奴視之其語高必執手死  
 坐款款密持黃金置其袖以是爭好高而惡言上或使  
 夜嗽言高寓直何狀言時已酣就枕高知之故篝燈坐  
 視曹詞草言初以是得幸老而修思聽客具說亦不復  
 檢閱多舊所進者上每擲之地而棄之左右無為報言  
 言亦不復顧言聞而益精專其事以是上益愛之而河  
 套之議起始言蘇書生以片言台上言驟起鼎貴欲建  
 立奇功名以自顯固居恒謂高皇帝制文臣非出將入  
 相不得封公侯非謂文臣不得封公侯也文臣不得為  
 丞相非謂不得為三公也以故於議撫大同討安南平  
 汝寇皆自顯露其策不復托之代言而猶未憚其志會  
 統者故亦功名士也以御史平遼陽叛卒顯累官總督  
 陝西三邊念河套肥饒地久棄之邊與敵共之敵得乘  
 間人巢窟其中畜牧水草於犯秦隴甚易欲以十萬眾  
 言輔傳 卷三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卷三

積成功可必否一錢何足言祇恐百姓受無辜之累  
 言懼不敢決請上裁上乃以前諭下司禮監印發兵部  
 及預議諸臣嚴嵩既以窺上指乃上疏極稱冠之不易  
 勝河套之必不可復師既無名費復不淺而謂在廷之  
 臣無不知其非者弟有所畏耳因引咎乞罷上始報書  
 以言私薦會執任事之忠不顧國安危民生死唯狗銜  
 殘欲耳而不允嵩辭言懼上疏謝罪且謂嵩於計議之  
 際了無異詞而今復先具奏不過諉臣以自解耳上  
 不悅責言之專徇私情強君為眾令吏禮二部都察院  
 言甫傳 卷三

悉看嵩遂具疏力詆言之擯權謂機事大小毫髮不復  
 關同言亦力辨而上怒不可回矣兵部會議上遂罷河  
 套之役而使提騎捕銑吏禮部都察院劾劾於上尚  
 書淵等論言事為任意跡涉強君上責其奉旨議奏猶  
 謂跡涉此非媚即畏是何臣體姑不究因盡奪言餘官  
 俾以尚書致仕言出國門而難作矣始成軍侯仇鸞鎮  
 甘肅貪愎而桀驁數違總督進止銑論糾其罪狀數十  
 言擬旨令官校逮捕矣嚴嵩既得志與侯元都許炳謀  
 欲深言罪乃代為具草謂言曾銑復奏議故銑恨而  
 中之又寇入延安殺掠吏民數萬輕出定邊營損卒  
 數千懼而遣其子會厚以五千金賄蘇綱俾轉以二重  
 金賄言故為之解而戒使復套以為功時會厚以胃子  
 在大學上遂捕言與蘇綱下詔獄都督炳極意殺煉而  
 侯元行金於中肯人實其事獄上論綱邊戍且追所受  
 金遂籍而使綱捕言言始稱辨謂彼方就逮發疏  
 時上下諭不兩日何以知上語而數演為又又何知嵩  
 疏而附屬若此嵩與世元輩為之也其詳甚明晰而  
 上方怒甚弗省也銑就逮以小緩期罪案長奪其官

法司當統比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律斬上不許令更擬  
 於是取嵩指以交結近侍官員紊亂朝政律斬妻子流  
 二千里銑性果銳有機嘗共死不當罪天下聞而寃之  
 又十二日而言亦至時於車中聞銑所坐驚墮車曰噫  
 吾死矣復具疏以辨其辭甚苦而刑部尚書喻茂堅都  
 察院左都御史屠備大理卿朱廷立等據言銑律以請  
 而謂言實當八議所謂議貴議能者上怒切責茂堅等  
 阿附其語猶及言前不戴香冠事而言妻蘇氏發廣西  
 從子禮部主事夏克承從孫尚寶司承朝慶皆奪職為  
 編氓言至秋竟坐棄市年六十有七言辯以駭得  
 惡然亦頗能持爭上嘗諭之欲退處西門使太子監國  
 言時年六十答諭云臣全數已盡萬死不敢奉詔上為  
 之止其後所深恨言者挫郭勛與不肯就道言冠而天  
 下方怨助之橫與嚴嵩之奸貪謂言能裁之以是多惜  
 言者隆慶初其家上書曰冤狀復吏部尚書已再盡復  
 其官賜諡文愍予祭葬言始有妾孕七月而蘇氏妒之  
 嫁民間生一子後言死而蘇氏知之迎置家其親甚類  
 言且得官矣而卒病死言竟無後

翟鑾 鑾字仲鳴其先山東之諸城人永樂中籍為錦衣校  
 尉遂隸錦衣至鑾而始讀書以孤童善屬文成進士改  
 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預纂孝廟實錄成常拾秩而中  
 貴人瑾仰之與其儕俱外遷鑾得刑部四川司主事瑾  
 誅復舊官再同考會試滿九載進侍讀復主應天試世  
 宗初以選侍經筵日講鑾長身玉立美音吐進止上  
 固已自屬之預修武廟實錄成進官時侍讀士董祀  
 超為詹事府詹事而鑾得學士雖以久資故而時相宏



欲拔以與新貴人璵璠等甫十日而推南京吏部右侍郎  
郎璠以次復得之上忽心動曰是安可使之南因罷弗  
用再主順天試遂擢禮部右侍郎仍日講上所以慰賜  
往往而尚書而會閣臣缺命廷臣會推上急欲用新  
貴人顧所推皆耆碩上弗悅也命再推而始及璠上不  
得已用之俾以吏部左侍郎兼學士直內閣首臣楊一  
清頗以璠資淺疑上報曰用璠於閣差得益耳然未  
幾竟用張璠為尚書大學士出璠上久之賜璠銀記二  
其文曰清謹學士又曰繩愆誨違循以教諭俾密封言

首輔傳 卷三

九

事時一清位高而重前學貴用事俱時有所陳啓璠  
然而已上語之則曰聖德無可缺替上以是心易璠而  
璠獨謹身自守而已明倫大典成進禮部尚書文淵閣  
大學士又久之始進兼武英殿大學士後至者輒踞蹕  
上海加至保傅璠前後六年故自如也上建無逸殿於  
西內命璠與輔臣李時坐講璠講詩幽風七月之章賜  
宴資又使縱遊苑中使中官督紅藥於暢懋勤苑於帶  
俾賦詩稱旨賜飛魚服人以爲榮尋丁母憂服除而璠  
家故貧其在政府不以苞苴名既久不召至不能自給  
上旋思之而時議南狩少師言當扈從少保璠居守  
上曰北兵自伺問而動奈何璠曰請廷推重臣按行九  
邊以兵威休止之上不應已而曰吾得之矣璠變自內  
閣出足稱重臣也即家起充行邊使收兵部尚書兼都  
察院右都御史以往賜璠書金帛一切得便宜行事總  
督鎮巡皆聽約束乃璠內帑金二十餘萬自宣府始  
西巡至大同益西入偏頭關保德州渡黃河歷清水營  
入於榆林仍自花馬池而西抵寧夏歸莊浪涼州越甘  
肅盡西峪關而止還歷郵廷取內道出涼關以東撫保

定轉自遵化永平出山海關至廣靈遠前門亨寧燕河  
太平馬蘭諸鎮所至宣上威德散金錢以資士練兵保  
隘其在宣大則與總督尚書毛伯溫議築五堡堡成加  
太子少保賜金幣在嘉峯則與總督左都御史劉天和  
議拓關闢成子一子官中書舍人還復命仍以禮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上所以褒諭有加再論諸邊  
斬級功子世襲錦衣衛副千戶璠以相臣出行邊遊之  
文武大吏咸震懼出迎備望顏色璠一切以寬和待  
之遂至監司而上皆盛供帳前飲謀浪至連日夕蓋始  
而畏中而悅終而狎且易之歸家皆溢而清素之以  
矣等以二品滿六載進太子太傅賜玉帶蟒衣以陝西  
提加少保安南下賜金幣及俸奴夏言能以奸言誣璠  
代之首進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滿三載考授光祿大夫  
柱國璠頗以溫厚回上意上嘗怒言官奏事不實璠  
在門掖嘗持許願聞故耶為之解又嘗從容語璠將  
璠言之善嚴固當以寬劑也尚文果為名將嘗以所厚  
門生張惟一屬吏部尚書許讚欲調之選曹為讚持奏

上兩不問而為之斥選部郎以其誤贊計也璠之在內  
閣前後垂一紀居其上者若楊一清之巧張象之強  
夏言之僭俱貴重有勢力璠皆以柔道承之故得久自  
安而其居首輔則嚴嵩次之其材誇藻飾皆遠出璠上  
又能以勤敏結上知上所以謀探錫者高者時時越璠  
而致璠特以璠用事久不忍棄也而璠猶用故事持高  
亡所避璠漸不憚至鄉會試而以其子中書舍人汝  
儉太學生汝孝連占高第物情洶洶尤忌之給事中  
子交等因而劾璠璠奏辨上天怒謂璠不候處分肆行

首輔傳 卷三

三

擬璠歷以直無遠為辭向同夏言憂死坐與非止一人  
全不核懼以朕不早朝並君行事二子縱有賦轍才豈  
宜分明並用下吏部都察院務處疏上因盡奪璠官秩  
併二子削籍為編氓卒以困厄死年七十穆宗初其子  
疏請昭雪詔復其官賜諡文懿子祭葬而二子卒不得  
牽復一子汝儉為錦衣衛指揮僉事

首輔傳 卷三

三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三

嚴嵩

嚴嵩字惟中江西之分宜人父為潘司其婦方娠而有光起廢舍已生嵩潘使奇之齋醮縞縵布以贈嵩長身瘦瘦如削疎眉目大音聲二十二舉於鄉二十六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數移疾告歸讀書於山中嵩好為詩清雅有態然弱而不能為沈雄之思文亦類之其治家嚴肅近小慧時人莫之重也嘗奉使至廣西道謁鄉人李遂遂故御史司其省訟而得嵩者嘗

首輔傳 卷四

宴鹿鳴日諸生前為壽時嵩貌羸弱衣遂不復盼接至是投刺兒而講約禮遂出巨測漫應之次日始修門人禮而幣再拜而曰某非敢薄公也以公向厭之恐終棄之耳其弟臨急雖如此久之進侍讀領南京翰林院學召為國子監祭酒嘗於資滿不當祭酒輔臣費宏其鄉人私之既去位言官有及嵩者疏辨得留進為禮部右侍郎給事中陸燾等論輔臣桂萼所私復及嵩嵩奏辨復得留尋遷左侍郎輔臣郭正學及嵩南南京禮部尚書改南京吏部尚書其在南京踰五載不召以萬壽賀表至京師時議重修宋史方至局經理嵩謀於輔臣時以少保受言在禮部日奉行諸祀典而尚書則鼎臣教習庶吉士皆不暇兼職言亦從史之遂請留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專司董理逾歲聞言入內閣鼎臣當次長禮部而嵩復私于言顯得之自是始變為恭謹以迎合上意而是時御史桑喬以災異列嵩等罪嵩辨之強給事中胡汝霖復糾之有詔大臣被劾宜省已勿得強辨于是嵩懼益為恭謹而其子世蕃蘇松叙授都督府幕已悉行諸書居間有所賄納矣時上入

諛臣言欲祀獻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嵩不敢違已又欲獻皇帝稱宗而入太廟嵩與羣臣廷議皆難之上不悅者明堂或問以見志嵩皇恩盡變前說所以係書禮儀具備遂尊獻皇帝曰睿宗廟武廟上禮成而賜嵩白金百兩綵幣四有副鈔四千貫上皇天上帝尊號冊寶等加上高皇帝尊諡聖號以配高慶慶雲見止悅受羣臣賀嵩為慶雲獻及大禮告成頌上嘉之付史館明年加太子太保已從幸承天宮賜優渥與輔臣拜嵩歸益驕于滿國請郵之封所挾受賄積貲且巨萬而南北給事御史以大察交章論貪汙大臣皆首嵩而上皆勉附之嵩奏辨而中謂人臣于主將必使孤立自勞而身親望禍福乃為得計上摘其語稱之于是御史謝瑜復論嵩強辨請斥之不聽嵩恚甚乃因員外郎衛元確復命還歸罪于吏科都給事中丁湛為寬子之限以市恩參論之俱坐嵩已復參其郎中熊過等論之邊方欲以自張且快意而公論益嫉之言路顯于尊矣是時大學士言有所不悅于嵩語見言傳御史葉經疏稱交戚王諸孫輔國將軍表相謀襲爵承壽王庶子惟煥與嫡

首輔傳 卷四

長孫懷煥爭國封嵩俱納其重賄為之請勘乞斥嵩以戒寅望言乃擬旨下臺勅而他多右經語嵩急歸誠于上上憫之弗罪也時邊警急迫上以嵩非所職而台詞之既條對平耳上必為之激賞欲以風止言者嵩既已傾夏言而斥之愈益寵幸所供醮祀青詞頌對獨備居最乃以聖誕恩進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禮部事免其奏事承旨時嵩年已六十三而神未益發如壯時於是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才等首論嵩汗佞不當干大位不職而南京給事中王煜御史陳經等復論

嵩井及其子世蕃贊助陷陷下所司崇疏辨且乞休優詔慰留之嵩意不快復上疏謂古語云朝廷輕重係大臣臣今動遭詆謫目為姦惡海內流傳損傷國體一宜去言官論事乃其職然或聽指使或代復復如昨歲羣奸構謀呈稿首臣然後封進今不即退轉相傷害益煩聖心一宜去上累為溫誦百餘言各之且謂攻擊不休故違君命須罪以無君之律嵩乃出視事時官婢構逆旋伏誅嵩請詔告天下人謂宮闈秘密而悉揚之其國體傷于大臣多矣尋代嵩為禮部者張璠至自南

首輔傳 卷四

京嵩請解部事許之賜御饌金幣羊酒且論曰比以異禮勢卿卿以赤誠匡朕可也前是已賜高銀記曰忠勤敏達至是復賜其家藏璽書之樓曰瓊翰流輝本元之閣曰延恩堂曰忠誠嵩以吏部尚書許璠等許其請託事不勝益橫前是考察御史謝瑜不及當調嵩特擬旨用貪誦例黜之而御史葉經監山東試嵩乃摘其錄語以為狂悖不道俾禮部參論逮至京杖死閣下議果預試事者皆為邊臣尉中外愈側目嵩矣時尚書許璠以一品六年滿加兼太子太傅未幾上特加嵩官視禮部輔臣罷嵩特以首序在嵩上上待之不能如嵩母有所各問及養子時時首嵩而不及養其母久特以其養臣不忍去之而變不悟也其二子俱進士高第嵩乃授風旨于給事中王交輩俾發其事發與二子俱削職為民嵩得益發好上一意用之矣而吏部尚書許璠遂棄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璠兼文淵閣大學士同嵩預機務然不獲入直應制嵩事取獨斷不復相關白置舉而已嵩至自歎曰何必奪我吏部使我傍觀人等進高兼吏部尚書身處大學士亡何復以六年滿加少

傳兼良大學士一子中書舍人給四代誥命嵩乃上言每獨蒙召於心未安思往歲夏言與郭勛同列以致生隙夫臣子比肩事主當協恭同心豈宜有此嫌異今臣希忠臣元臣謹臣璧凡有宜召乞與臣同如朝宗朝慶夏三楊故事嵩欲示厚希忠等且見言如也報聞時上方好言長生而御史盛瑞明右參議顧可學家居久各自說有不死術嵩為進可學所治餌而聽瑞明上悉召用之巡按福建御史何維柏條時事而中論劾嵩甚切上怒遂治之維柏在道久嵩不測上意乃請寬維柏獄上為審威杖而奪其職時曹哲受嵩及世蕃請屬如外府獨吏部尚書孫汝持不肯行莫能難也會漢以罪去則無所不靡俄而太廟工告成加兼太子太師賜金幣甚豐時上徵嵩高橋而許讚老罷張璠死乃思用夏言時禮部尚書費家故善言而不能得嵩意探得之因疏留郎中周琬而簡而謂大理評事孫學思假嵩名求出使而臣執不與學思嵩私人門生也多機警好以謾非中臣臣以孤危而失此一臣助敵難自立矣因乞休其言頗散漫不根上以其託指攻訐切責

首輔傳 卷四

六

案亦自恨病死于是南京吏部尚書張治國子然請李本以疎遠抑其事不敢與可否久之懇于嵩始得人前治不在煩竟鬱鬱以卒時宣大督臣翁萬達將臣周尙文拒却敵而嵩復錄一子中書舍人賜金幣上以罪人王聯許而信之捕故都御史胡繼宗及株連新舊朝士數十皆徵重之重典嵩與真人陶仲文頗為收解得釋上以嵩對制平獄可嘉令兼文學士俸而仲文遂封伯然意殊不樂嵩乃與仲文疏辭俱報許而仍以萬壽節封仲文伯爵加嵩上柱國嵩乃力辭謂人臣無上引節

首輔傳 卷四

七

子儀不敢當尚書令為比且欲以示謙而見夏言悖上悅進世蕃為太常寺卿仍行尙寶司事亡何倦嘗入寢殿三輔推薄京師右中允趙貞吉叩嵩直所問計嵩以無益詞辭不見而義子右通政趙文華自其室有相會臣議貞吉厲聲言敵在城下何可和但請皇上御奉天門敕使東庭問尙文士氣當百倍而貞吉又曰只疏請遣羣臣有才識辨博者詣行營實論諸將得一賊首于百金敢戰者損卒亦賞選遇者全軍亦謂上雖壯之而內不悅也嵩因請命貞吉往往而驟至仇鸞重卒不得娶領還嵩乃激上怒杖貞吉而滿之荒微以自快兵部尙書丁汝襲雖以調度失宜然為人潔廉楊行謙守士臣也倍道勤王上怒其不能破賊誅之嵩皆不能救而巡撫王汝孝總兵羅希韓建稍獲世蕃盡羅其貲與嵩計同上喜而解之卒以免仇鸞故以嵩去言而脫其罪滿德高約結為父子復起為大同帥師其眾入榜無功而為大言尊上聽嵩從東之遂總京營兵進本保仍督諸路兵馬入二萬金謝嵩亦受之敵退始上

首輔傳 卷四

九

事皆實上復為之銷成二秩補外以安邊而給  
事中真洪愈劫去其所善容翰林檢討梁紹備亦弗敢  
救也前是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以嘗論與敵市馬非策  
忤仇鸞下獄滿邊邑倖獲既敗繼盛得舉遷復官高欲  
以名收之繼盛不應復抗疏極論其十六罪五姦中外  
傳誦以為破的中款可以必勝而上獨怒之摘其中有  
召問二王語以詐傳親王命旨律坐絞而復杖之百復  
以手札諭留高尚乞休上報以羣邪黨比謂邊事開端  
其本在卿蓋指摘實直元修不阻朕耳朕非內色外禽

者崇事上元又與宋徽梁武不同人臣遊譽實直卿以  
此乞休隨邪華計宜安心供職奉順天休時尚有義孫  
鶴未十六而冒兩廣功級得錦衣千戶繼盛及之下兵  
部尚書並約皆曲為之諱而郎中周冕獨發之亦坐奪  
職當是時雲貴清軍御史趙錦亦有疏論高謂高窺伺  
建迎之巧似於忠勤諛諛媚之態似於恭順能引植  
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先發而制之故不敢  
露又善以厚賂結陛下左右之人凡浮宮起居意向無  
不先得故多利官或候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  
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陛下下恩之則其  
端本發于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內閣幸而  
洞察于聖心則諸司代為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  
則陛下代為任其咎錦工于中尚惡而能語尤罰至上  
亦使繼盛捕之兩月而至怒小解斥為民亡何高之義  
子趙文華重文華者故無賴小人也敗經吏部察高強  
而用之至連政使乃自以百花酒進上嘗已既而嘗數  
之矣會吏部尚書萬鐘者高同年相善坐言事廢田間  
編蒿以起至為吏部故與高異不甚用其言至是復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推文華督撫即陽以遠高而給事中朱伯辰上疏劾文  
華邪媚奔競龍路日章不宜玷憲憲有旨再推文華迫  
則謀于世善乃教之使劾鐘前為右都御史中以侍郎  
起用而併二品通考以臣欲札之故出臣于外不已而  
嗾伯辰論臣欲以鉅眾口高為內主激上怒遂奪鐘伯  
辰官俱為民而文華愈橫矣高以滿十五載考賜金幣  
御餘肥豕上賜錄一子中書舍人仍賜勅褒諭再以京  
師外城完嵩與有閱視勞遷世善為工部左侍郎仍侍  
親而不吝俸等以萬壽節推恩令世善出理部事嵩辭  
許之再以都敵推恩錄一子尚寶司丞嵩辭上諭以肅  
誠撥于實為忠首往往與陶仲文並論嵩不耻也江南  
連歲倭大作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為總督討之久未平  
而趙文華乃疏陳用兵七事首以祀海神為言人皆笑  
其誕而上獨然之為切責兵部覆議上以問嵩嵩言  
江南奏報多失實宜遣大臣往祭海即令察視賊情求  
可以區處長策具實奏聞所使即文華亦可上乃命文  
華文華行而大敵威福所持將吏金寶無算時總督  
張經自恃其位高而望隆不肯折節文華請發兵守使

且又不與計會有流言聞于上上怒文華伺得其指  
章劾之上經騎連經而經則已大破賊俘斬千計捷聞  
上怒亦不釋經迫則行五千金賄世善世善與嵩謀欲  
為上解不解則始為嵩言款經至厄方悔因嵩父子  
子市而李默者得饒士也少有文數更顯官至浙江右  
布政使嘗候嵩謂其貌類我援之入為國子祭酒累  
薦于上得殿拜吏部尚書乃稍稍曰持見不能斷其意  
嵩更謂于上罪去而陸炳武科為獸門生乘上之  
恩使使所厚中人稱之遂復官等以操齋詞入直幸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矣念不自高起動與抗世蕃咸無所不加獨不能得之  
吏部而曾文華歸復命上以御優勞之問侯事何時可  
息肩文華對殘寇行且滅不足憂上為之悅而文華行  
珍寶值萬金于高夫婦及世善至入內室叩首高夫人  
夫人勞苦文華謂尚不能為郎君易腰帶我相公責也  
而兵部尚書楊博以憂去文華幾得之際所推絕不及  
其見默欲有陳默厲色待之快然而退乃刺得默試士  
策問以為誹謗上為漢武唐憲又所推東南督臣不用  
胡宗憲而用王誥蓋欲敗東南事為其鄉人張經報讐

上大怒下默詔獄誦死等屬輔臣李本行部事品第羣  
臣九卿而下及言官悉以次去嵩所惡而薦其客吳鼎  
代默而亟稱文華于上遂進工部尚書職加太子太保  
龍王誥不用胡宗憲中外大權一歸于嵩矣文華又  
以都督陸炳營叛嵩復刺得其陰事將劾之炳懼重賄  
世蕃以請文華始解既而知其謀出自世蕃遂併恨  
世蕃而徐階以次輔日重為章堂所屬炳乃委腹階以  
自固尚父子亦稍稍覺之俟復大張詔遣兵部侍郎沈  
良才討之焉知上意以文華昔對殘寇且平為不賞懼  
而使文華自以督師請上悅許之與宗憲合而誘降寇  
首徐海等因拏擊平之文華加少保宗憲為右都御史  
而嵩等皆賜金幣嵩又以十八年滿官一子中書舍人  
賜宴及醴書復諭自文華等之有功推遷及罷職尚寶  
卿史際通政已希周等而世蕃所納賄復以巨萬計文  
華乃上疏歸功嵩以為嵩實授之成算而嵩亦薦文華  
有舉行宜供撰詞其後文華以驕蹇忤旨遂高不之  
救上亦不以咎嵩而宗憲自是益傾江南庫藏為世蕃  
餽所需古法書名畫種種宗憲皆為索之高人世家豪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狡巧傲靡所不極而他擯臣監司相習成風不以爲諱其所獻策尊尊之類或發塚剽攻他實多起大獄而後得之世善猶汲汲無已等以萬壽節加高兼食肉書俸仍免廷謝自是凡有旌錫皆免謝至一切祭祀救護日月無高跡矣前是敵入犯邊編衣衛經歷沈鍊抗疏論高父子奸惡詔以鍊誅誣大臣自爲名廷榜之鍊額外之保安鍊梓梓不得志乃招四方游士以講學名多及時政得失或馳馬至居庸關下執手問高父子或爲草人象而射之事稍稍聞高惡之使世蕃投指巨

大總督楊順錫順故高客時邊事多損敗方善高父子屏蔽即響應而與巡按御史路楷謀世蕃復以內五品咬指乃因妖人閻浩等通事資捕鍊鍊名其中而張大之兵部尚書許論不致致遂鍊鍊并成其一子庚死者復二人遷高順指以下如初約天下聞而痛之于是給事中吳時來極論楊順錫費邊餉縱敵出入而以重賄納賂相率爲蒙蔽致右衛危困尚書許論言不能不有裨廢議上以問高爲曲爲順指獲覆且謂言官風聞論人不可盡信上不聽趣捕順指下錦衣獄而

高尚書論職時來遂謂高可勝也上疏極論高世蕃罪惡而刑部主事張紳董傳策亦言之前是輔臣徐階爲禮部尚書邊警數有所建白高爲忌諱以是百方阻其進不得而階廉又時時爲人語時政輒歎息流涕稍聞于高至是以時來紳皆階所取士也而傳策又其鄉人乃密奏三人同日而構臣必有使之者且時來已奉命使琉球疑其悔行欲藉口自脫自封進時來紳試錄上乃下之詔獄令追究主使之人以聞而時時自誣曰階因賢雖然高老矣何不小需歲月而忍若忌階

危且甚而時來等既下獄考據第五毒竟不言主使者第曰高周禮靈教臣耳而亦會都督炳心向階以是坐罪傳策相主使時來遠逐役獄上各發成烟瘴備所而尉高嵩以是益恨階并及炳矣其後順指就逮至詔獄嵩復爲之寬解順僅坐成而階謝外當是時上坐深宮中欲以威福遠攝連率大臣時時有所違詔者阮鶚吳嘉會章煥等多從重典雖甚親禮嵩而不盡信之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離其勢而嵩與世蕃能得其竅欲有救解則必順上意極嘗之而微婉曲解釋

首輔傳 卷四

以中上所不忍其欲有排陷必先稱其嫚語若與彼親者而以冷語中之或觸上所耻與譚上更爲之怒以是卒不能脫其籠絡而威福益廣時吏部兵部與文選職方郎號爲文武庫吏而尚書吳鵬陽必進許論郎萬策方祥爲尤著必進者嵩內親也數以賄通高得出入臥內會大朝後議興工而必進自刑部調工部上老之以問嵩嵩稱其精力才識遂以工專就驟遷至少保而倦于事嵩復爲之改都察院上弗悅也于辭疏曰必進已之任矣何更辭嵩謂必進母再辭但履任居兩月而吏部尚書缺嵩復勸廷推必進家莫敢言嵩怒怒罵之不得已而以必進名上上授之地黃嵩疏曰必進內親也臣老矣非必進無可以爲臣者乃以必進爲吏部尚書僅三月而假他事去之世蕃猶誇于人謂用必進上無若我何業必進我亦無若上何前是上以嵩直舍監別斥小殿材營至于餽多時花木其隙以厭之復發中金百爲製什器朝夕割膠法酒使中貴人調而賜嵩嵩老尚健矣始聽腰與出入禁苑矣已而嘉其年滿八十特賜肩輿巨令支伯備嵩復以京師居第之中

堂額上名之曰忠正又名其前昌居第之中堂曰者德樓曰寶翰嵩故有居第在宜春分宜并京師南昌而四皆宏敞壯麗分釐金寶以寶之猶不足而繼世蕃之難取益甚初皇太子薨裕王以序當立禮部數請期而上意嫌代已屢報崇嵩念上獨所信任迫衆情時亦爲請而與陶仲文比而阿上意上亦自知之時裕景二王並居外邸禮服無異外論洵洵謂莫知適從而故左中允郭希賢失職家居欲以危釣奇乃具疏謂自攻嵩者有問二王之說而得罪恐不相安幸各召而面諭之使二王毋疑嵩高母自疑且請出景王於外以安裕王疏既上嵩雖恨希賢而巨測上旨請下禮部詳上乃露怒希賢意嵩始得發舒上命御史卞修希賢傳首海內世蕃念以多樹敵恐高一旦老死不易支而謂上意搖或可因而更樹乃多行金左右謀立景王庶幾異日代嵩執政而上一日忽諭禮部令景王之國世蕃稱命嵩與禮部尚書吳山言上意未必爾或欲因以試物情山不可乃具儀上景王卒之國而世蕃之謀若解俄以世蕃三品滿九載加服俸視尚書再以萬壽節加嵩歲祿二百石而世蕃亦兼支尚寶司卿俸等嵩夫人歐陽氏卒時世蕃方總權不欲歸而嵩無次子可以扶柩者嵩請於上謂年已老耄不可無世蕃侍詔聽留供養如故嵩故以警敏得上意亦善自卑屈至士大夫入謁人入對勢務得其權心間標故所憶記以示聰明晚節知天下之怨之問捨舊却而收錄知名士若編修唐順之中允趙貞吉等皆以淪落爲感不自覺入其禁至顯庸因而有稱之者然其陰賊發于中而動于機械不自覺也世蕃尤險悍博得每謂天下才唯己與陸炳楊博而

首輔傳 卷四

首輔傳 卷四

首輔傳 卷四

三然與炳既節相好炳暴死世蕃補快頗亦能習家  
與故晚暢時務高既老上時有所問而不能否謀之其  
客皆不稱旨世蕃草輒報美嘗以是益仗世蕃而心  
愛之諸曹白事者輒問會以質兒子否至云東樓謂何  
東樓者世蕃別號也世蕃以是益驕橫九卿臺諫至淡  
口不得見或令使至暮而遣之或有傳許而世蕃不許  
者卒弗許也尚在直或累月不出世蕃日與其所狎客  
縱倡樂家飲益拓居第連三四坊堰水以為方塘踰數  
十畝傍植奇樹異卉乘輿張榻蓋遊行其中若輔臣階  
首輔傳 卷四 五

與李本其父執也成國公朱希忠元勳也唐之酒不流  
倒不已性尤強記於中外官職僥倖險易亡不諳業其  
責躬多寡髮不能匿後上亦稍稱聞之而世蕃以其  
服不能入之高直所尚所報札漸不如上旨而猶詞亦  
稍倦時上所居萬壽宮火而大朝殿工方急嵩以煩費  
難之欲請上還大內則不敢乃請暫徙南城之離宮南  
城英宗故稱太上皇時所居也上乃以同階階為規畫  
營萬壽宮甚詳且費省而力易上大悅宮既成而所以  
褒擢階厚高僅加蘇百石不能蔽矣自是上有所問  
不及嵩即及嵩不過齋詞事而已嵩故與階都懼而階  
酒要階入內使子孫家人習拜之舉鴈屬曰高且夕死  
矣此曹唯公哺乳階謝不敢當而是時方上產道行以  
此得幸上上故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其所焚之不能  
答則答中官微不能格真仙中官乃與方士謀啓示而  
後焚之則所若其如旨道行後乃偽為紙封若中官所  
察者及焚而匿其真跡以偽封應上一日問今天下何  
以不治對曰賢不竟用不自不退耳則問誰為賢不自  
曰賢者輔臣階高書傳不肖者高父子復問吾亦知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卷四

高父子貪念其奉元久且彼誠不肖上真胡以不盡而  
履之若曰上真極之則益用之者皆故弗極也而以屬  
汝既答報稱以示御史鄭應龍會高等請考庶吉士而  
諸進士中有貨金子司禮監中貴錦者錦密以聞上即  
日罷考應龍乃抗疏論嵩父子貪好誤國請大罪十餘  
條上以名捕世蕃及無法行賄者皆下之詔獄而猶謂  
高小心忠慎壽君愛國人所嫉惡其致仕去仍馳驛歲  
給祿米百石嵩猶為世蕃求解上謂念若忠勤已加優  
處又何以兒兒清救嵩乃不敢復言獄上世蕃及其子  
偶曾坐成烟瘴傷所家奴及隸人永年等坐絞嵩世蕃  
之用事吏部郎賄最重御史次之給事中又次之所以  
先御史者其巡按得盡收贖錢嵩卿寺缺而給事中獨  
不能至吏部郎之始已三千金而後遂至萬二千若項  
元治者竟就建康死詔獄其家亦破天下笑之世蕃追  
刑十餘萬金子請幸姬家猶能為嵩道行陰事下  
刑部律侍郎葉鏗鄭懋卿誘使誣伏前偽狀而引徐階  
道行不聽論死而後得釋應龍以敢諫進通政司叅議  
上猶悔之且追思高贊元勳欲退居西內專祈長生

首輔傳 卷四 五  
以示輔臣階等極言不可上乃勒階等必贊元如嵩乃  
可而謂嵩已退其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應龍俱斬  
中外洶洶嵩且復用而久之階益見信乃已于是嵩  
之黨鏗懋卿萬乘何遠張兩唐汝楨王材及其婿袁應  
樞先後以白簡革職而胡宗憲自浙直總督破逮尋釋  
之宗憲既得志首以書畫賄嵩父子金玉珍玩相繼半  
入其家江南公私為之一空著淫縱恣廢復風紀而其  
穢徐海執汪直功亦有足多者上以其屢進白鹿白龜  
不忍罪也伊庶人之為王也以殘真見亂使使者迫

則行十萬餘金於嵩得小錢至是使其校卒十餘輩進  
嵩家嘗備金萬兩酒款之而好謂曰所惠金十萬則無  
之僅得半耳而又半費請以二萬金償因盡以上所賜  
金有印識者予之既去而聞於部曰有江盜劫言家二  
萬金去矣速掩之可獲也都發卒追得金悉捕校空下  
獄論死而世蕃之自戍所私歸盜賊第舍又用金多  
為盜窺乃召募伎勇材力之工合數百人口夜擊刁斗  
自衛都邑頗疑其跡而嵩故所養家子出外為非者  
推官郭諫臣受民間訟牒滿百紙輒封以與嵩高怒而

首輔傳 卷四 五  
郭之他臺使監司小有違言嵩輒呼其舟我且入京面  
奏以時惴惴而會前有賀萬壽表得溫旨多賞賚謝上  
且當見憐因懇疏請移世蕃使地供養上不許而報曰  
殿嵩有一子侍已恩待矣諫臣乃疏以聞巡江御史林  
潤章劾世蕃與羅龍文表裏相約多招納亡命有  
賊心龍文故世蕃客為通賄與同成者也詔即委潤捕  
世蕃龍文既至京潤因盡發其罪狀下二法司比擬俱  
然子馬文律斬上不懼令更擬乃擬謀叛律而猶未及  
高上即命棄之市而謂高畏子欺君大旨恩眷并其諸  
孫見任文武職俱奪為編氓拘後獲其家黃金可三萬  
餘兩白金廿萬餘兩他寶玉重器版版所直又數百萬  
而知者尚恨其以緩故散置不少臺臣乃益益成萬宋  
鄭懋卿追其受書金銀垂二十年不盡宋由選部郎至  
大理卿懋卿至刑部右侍郎皆世蕃腹心家貪而懋卿  
尤恣橫其以都御史出嚴離所經行兩畿齊晉河洛吳  
楚幾天下半皆挾世蕃父子叱咤風生守令而下膝行  
滿伏上食惟謹至以文錦被褥白金為湯器妻妾隨  
行者飾五綵其以民婦十二昇之即也文華胡宗憲不

能過也高死時寄食囊含不能具棺槨亦無爭者時年八十有六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四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五

徐階

徐階字子升松江之華亭人。世世受耕不仕。至父黼而補邑。採史治牘無言。授宣平縣丞。徙寧都。有廉能聲。階生而周歲而父歿。階之符井小吏之婦號而出之。則絕矣。後三日蘇五歲。從父移任道。隨拈符。積百餘文。衣絰於樹。得不死。二十舉應天試。學士董玘識階文於黜。而異之。高寺明年對策。遂為第三人。及第。階為人短小。白首秀眉。目善容止。既入。謁內閣輔臣楊廷和。見而獨

百補傳 卷五

異之。指以語其察曰。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輩。尋授翰林院編修。歸娶。且北上。道過言。禮得成。逐者邑邑。不樂。又念其父且老。亟返。補至彭城。而聞訃。歸服。除補故官。階性穎敏。讀書為古文。辭傾身。以事賢家長者。時故新建伯王守仁以講學傾東南。階與共門人。歐陽德同年。而善之。遂為王氏學。諸賢家長者。交口稱與。階益盡得。縉紳間聲充。經筵。展書。預修大明會典。再預修祀儀。成典時。上好更定禮制。欲納孔子王號。去像為木主。于邊豆禮案。皆有所抑損。而首揆張孚敬。緣上指而發之。下

儒臣議相。阻階擊亡異同者。階獨條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辨疏。上報聞。爭。故坐朝堂。召階。盛氣詰之。階徐理前說。且曰。高帝蓋草莽。流而獨不草。孔子者何也。乎敬遜曰。高帝少時作耳。胡可據。階曰。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學少耶。果爾。明公之議。四郊何以力據。高帝少作乎。敬頓首。亦曰。爾謂聖像。應古禮。不階曰。聖像非古。然既以肖而師事之。何忍毀也。孚敬曰。程氏不云乎。一毫髮不似吾親。可以親名之乎。階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諸可乎。且明公能盡必列聖之。即容無毫髮。不似乎。

百補傳 卷五

我即何以處之。孚敬語塞。怒曰。昔叛我階。正色曰。叛者生於附者也。階故未嘗附明公。何得言叛。長揖出。于是上亦緣孚敬意。為或問。以難附。而斥之外。為廷下府推。階既以尊孔子。首抗天子。排上相。中外稱之。而尚意。其自禁。近出為小官。即不內。鄙薄有故事。可以優游。尋階獨不然。曰。官大小。非王臣耶。且盤根錯節。所以礪我不淺。乃單車馳之。都至。則連攝。郡事。清風繫囚。三百更。輸銀法。毋落。猜。胥手。毀淫祠。鄉社。學。焚其所受。鄧折書。而韻宋。備之。格言。以授之。使。詔。習。又。遣。乘。捕。獲。尤。溪。之。劇。盜。百。二十。人。盡。掃。其。窟。穴。三。載。遷。黃。州。府。同。知。當。汝。鄉。父。老。吏。民。祖。餞。領。道。勒。去。思。之。文。于。石。道。經。浙。江。按。察。僉。事。提。調。學。校。階。益。勤。于。職。虞。周。行。郡。邑。必。循。大。要。以。正。文。體。端。士。習。為。先。既。聘。諸。生。第。人。人。為。語。所。以。甲。乙。故。即。見。斥。者。得。自。鳴。而。折。之。不。得。已。而。施。價。楚。示。慘。然。色。諸。生。人。人。退。自。快。服。三。載。進。江。西。按。察。副。使。仍。視。學。政。所。操。舍。一。如。視。浙。江。時。而。加。詳。密。以。新。建。伯。故。有。大。功。江。西。為。祠。祀。之。而。大。推。明。其。學。前。後。兩。省。所。造。成。進。士。為。名。臣。者。不。可。指。數。吏。部。擬。薦。尚。書。卿。國。子

百補傳 卷五

司業。太常少卿。皆不果。最後以皇太子出閣召拜。可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以四品服。倭居職。毋何。母喪。歸。服。除。即。家。擢。國。子。祭。酒。其。為。祭。酒。雖。籍。諸。生。淑。愿。以。辭。示。懲。勸。而。大。指。出。于。寬。久。之。權。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時。年。僅。四。十三。榜。戒。語。于。堂。自。警。故。事。吏。部。大。僚。歸。車。門。所。接。見。庶。官。不。能。得。數。言。以。示。嚴。冷。階。曰。若。爾。何。以。能。盡。人。才。也。乃。痛。折。節。修。詞。色。而。下。之。見。必。深。坐。齋。登。咨。訪。邊。腹。要。害。吏。治。民。瘼。錯。及。寒。賸。可。憐。語。莫。以。窺。見。其人。顧。兒。者。亦。自。喜。得。少。宰。心。願。為。之。用。階。益。有。積

神間整尚書能決雅重階託以肺腑而階亦為之竭力  
相與屬廉節恬恬退振淹抑躁競一時翕然歸賢會  
決以直諫忤旨去而唐龍周用相繼代其重階則猶淡  
而又老多病階數部事所推較宋景岳岳王道歐陽  
德范總皆天下長者而最後周用卒當推代者刑部尚  
書聞淵名為老成人非上所急也階首推淵淵入吏部  
顧自處前輩且嘗歷諸曹郎事取立斷其待階不能如  
前二三公階意不樂求出避之得兼翰林院學士教習  
疾吉士明年堂院事兼會典副總裁階之授書庶吉士

首輔傳 卷五

尤詳款有恩義而其修會典亦能發凡定例時時出稿  
裁又明年與推內閣不果進禮部尚書仍兼學士禮部  
之為政者嚴高費案皆好以法市利與吏胥共之而徐  
承恩則意倦不能別可否至階而加振制部事頗肅時  
上察階勤又所委應制文獨多稱召召入直無逸殿廡  
與大學士張治李本俱換齊詞賜飛魚服及尚方珍饈  
上尊無虛日吏部關尚書廷推階為首上不悅曰階方  
侍朕左右何外擬也階遂請立皇太子不報復連上疏  
請之又與同直四臣請之皆不報蓋當繼莊敬太子而

立者裕王是於穆宗而景王與同齒又母妃  
中外未測上意所嚮階恐有約奇者故請之慮最密  
冠因而及婚禮若開講階復請先帝後上意稍不  
悔明年以萬壽推思加太子太保俸各入遷遂薄都城  
階手疏請釋邊將之在可敗獄者若戴倫歐陽安等請  
行營自效報可已又請上還天內亟召羣臣計兵事上  
雖獲階忠愛而尚難遽內召見羣臣時內閣推階督視  
九門階亦慷慨請行上倚以自安故特用其副侍郎王  
邦瑞而申諭意焉會有中涓陷敵歸者以敵求貢書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卷五

云不許我則進兵上以示階及嚴嵩等且召對便殿上  
謂且奈何嵩猶為緩語曰賊耳不足慮階曰傳城而  
軍殺人若刑管何謂賊賊上曰然復問彼求貢書安在  
嵩出語裏曰禮部事也上復問階曰賊且深矣不  
許恐激之怒許則彼遂而厚要我上曰苟利社稷珠玉  
皮幣何愛焉階曰要有重於珠玉皮幣者陛下能許之  
否上悚然曰卿策之遠雖然當何處階曰請計緩之上  
曰何謂緩階曰請遣譯者至彼所請之以用中國書而  
無番文且徵其情實實則許之貢而貢其物出邊我得以  
益修備而援兵益集彼且走不走而擊其情歸可十  
全上稱善者再嵩乃進曰上幸一出視朝上不答階與  
李本從旁與之上曰可爾得無誤乎階曰彼鳴張廷中  
外方洵洵恃陛下而重得一躍若大旱之得雷霆胡  
驟也上始首肯階出而會廷臣議皆言求貢非彼木情  
不宜示中國弱階因兼酌所以面請者疏上而上果視  
朝申飭中外責數言事者甚厲非所望也寇尋以飽去  
乃下階疏弗計貢階因薦故按察副使聶豹都御史何  
棟才即召用之又陳善後數策皆報可階所陳不能無

首輔傳 卷五

刺譏用事者而當召對時又頗柱嵩口嵩故與夏言顯  
譏真之死而言嘗罵階以是恨且忌之方思所以中階  
者而幸烈耐太廟之議起初幸烈皇后崩上欲耐之廟  
而念歷於先孝潔皇后又睿考入太廟非中外公論恐  
千秋萬歲後所祀主或非仁宗而睿考遂下階定議欲  
以孝烈先耐階合諸大臣議朝堂大約以女后無先入  
廟者請祀之奉先殿時諸公相顧莫敢應獨禮科都給  
事中楊思忠以為然疏上上大怒謂階與思忠專之足  
奈何諸臣為令再議階不獲已乃小婉其辭以為太廟

九室皆滿若以今上論仁宗固在所當就第此乃他日  
聖子神孫之事而仰煩皇上身自議之臣又愈有不安  
于王者夫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今更遞蓋之于太廟  
奉先殿各增二室而升耐孝烈皇后則仁宗不必祀而  
孝烈可速耐上難于增二廟謂階故設難以阻之愈怒  
促更議議仁宗耐孝烈所以督責階甚峻階惶恐謝罪  
不獲終守前說而前是上信真人陶仲文言了那那那  
呂仙祠使階任落成為齋醮以祈福階心知其非不放  
辭乃以議耐廟解既上改議耐廟俾緩期階遂不復請

以至寇逼城上意亦益懈乃使尚書顧可學行而內衛  
階亡所發乃發之思忠于元且摘其貢表誤廷杖之百  
而伏之冀以林止階嚴嵩遂謂階可學也所以中傷階  
者百方一日獨召對上與屈指論羣臣孰優至階而嵩  
徐曰階所之不在才乃才勝耳是多二心蓋以其嘗請  
立太子也階危甚不知所為唯益精心齋詞以冀上憐  
而寬之而左右亦多為道地者上怒漸解時成寧侯仇  
矯方言邊事有殊龍與階共直舍東西屋酒杯小醜蓋  
益惡忌階為時利屬國來頗弱欲掩以為功謂其實

首輔傳 卷五

勢定請大發兵征之禮兵二部議階曰征之易耳一  
征而永撤我百八十年之藩離且侯爵所云毋倫者若  
即得之俺答所大知俺答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  
也我得其地不能成將毋為敵外國何念事趙時存以  
山東募辛入衛願侍侯為惡而欲併之每言時存禁且  
怨望流言漸聞階挾綏騎帥炳出掃師所以慰諭有  
加歸以語中貴人妻福俾燒曲白之上乃弗果併爾自  
是不悅階然方與嵩用弗暇也而會有獲間功上復下  
階及兵部議嵩俱獲峻加且延世而僅錄階一子入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卷五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卷五



監上手注加少保等進文淵閣大學士奉預機務始  
 後為自說以必大破敵得上要吳春能亡而後  
 其始亡政及者自驚且發豈不能將邊事者至而  
 不待吐大將軍印階密言其不可恃之軍更置將士  
 而各曰吾非不知之欲其彼所為耳乃因兵部疏馳使  
 傳其印鸞一夕自恨死之五日而事敗于穆于市  
 家盡籍為之始見仇鸞取謂階同直舍將以是媒之而  
 會謂知自階發而奔印中夜扶牀行咄咄曰吾長于階  
 二紀而留何少也自是謀稍息矣上既誅鸞益親重階  
 數與謀邊事時議減入勳卒以侯鸞竟益之故階請  
 德噲而廢食令大同殘而內邊弱入衛卒不可減也又  
 言京營所以弱之故不在乏而在冗宜精汰之取其  
 原以資賞賚又請罷提督侍郎孫倫上始悟于高不盡  
 魯久而皆用之一品滿三載進勳為柱國再進兼太子  
 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六載兼食大學士俸再錄子為  
 中書舍人加少傅九載賜兼金文階寶鈔肥躬上尊以  
 兼吏部尚書禮部卿書奏論有加上雖以重階而猶  
 隱之嘗分都國所進五色芝授高本以方使鍊為藥而  
 進御曰卿階政本所關不相測也階惶惑言人臣之義  
 孰有過于保天子萬年者且非政本而向上乃亦授之  
 芝使鍊藥而階益精專上上所徃不復持矣會兵部  
 員外郎楊繼盛論嚴高罪狀而中有二王皆知其奸語  
 上怒下繼盛錦衣獄高謂二王深宮何所知我奸楊殿  
 僚何繇知二王之知我奸必有交關其問者屬陸炳加  
 根究階戒柄即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為危語動  
 高曰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得之必不忍以二子謝公所

罪左右耳公獨奈何願結宮邸怨也高懷然雖乃終然  
 以階嘗議薄御史錦宗茂對諸疑階奏錦宗茂故論高  
 者也而是時倭事起上以所踰踰多階那而階又曉暢  
 軍事以故數數詢問階操技亟告意請兵而職方郎謂  
 兵發則倭已去誰任其背尚書或之階持不可則以  
 卒三千人行階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賊  
 久矣今據撫按奏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  
 在擾勢不欲去而欲留彼皆莫有以驗之而部臣于干  
 里外乃能偷度賊之必去又偷度其去而必不來而阻  
 首輔傳 卷五  
 援兵不發置此腹心地于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  
 之道當計發與不發發耳不當發則毋論弱皆不發  
 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  
 目置此三千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餒賊臣又所不能  
 解也尚書乃懼請發精卒六千人俾偏將軍許國李逢  
 時將焉國已老逢時敢深入而疎擊倭勝之前遇伏  
 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為階咎冀因而搖階而階復上疏  
 謂法當責將校戰而守令守今者將校一不利輒坐死  
 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突將校復坐死而守令復偃  
 左降此何以勸懲也夫使民者守令也今為臣若一  
 而民者百奈何以戰守併責將校也夫守令勸則士  
 必不之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姦細必不容  
 守令仁則刑兵必為用臣以為軍書守令可也報可江  
 南督臣張經素貴而汰然老將能持重守便且不輕與  
 賊鬪而思之者謂經素在閩故近賊不欲擊以市恩而  
 階信之數疏于上其後經被賊卒不免于死前後督臣  
 楊宜周沈下撫臣彭黠屠木山李天寵逮階有力焉而  
 獨保持曹輔人頗以為階階又念寇移庭牧宜大與

改維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至中金三兩而所  
 給月糧僅七錢半菽且不繼時畿內二麥熟石直四  
 錢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錢可出居庸抵宣府  
 費六錢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  
 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具疏上上天悅  
 今密撰論行之時大同右衛危督臣楊順與御史路楷  
 比而殺故督官沈鍊至是復納賄嚴高以求脫給事中  
 吳時來劾而勝之遂與主事董傳策張紳劾高不勝下  
 獄幾株及階語見高傳階既已免每出直輒稱病謝客  
 不見而益其謀于應制筆札上久而察知階意有所  
 詰問故密以示高者皆舍而之階尋加兼太子太師會  
 上所居亦當高從居玉熙殿階甚以問嚴高為乃請  
 上徙南城上不憚再問階階曰上今居玉熙猶露宿兩  
 臣子何忍安枕請築之今者憂勤用思肩不可復困令  
 伐材即伐材亦不可以歲月計而時方營三殿有餘材  
 其小而不中程者以當承蓋則尚鉅請以資司空雷禮  
 可計日而就上悅如階議而命階之子尚寶丞璠兼工  
 部主事同閱視時上復自玉熙徙居元都殿聞京師內  
 外多盜帝恐欲以大營兵入衛階謂外兵衛宮禁非  
 便請以錦衣親衛衛元都而營兵列宮城外為儲蓄以  
 相屏蔽報可新宮城上即日徙居之命曰萬壽宮而喪  
 階忠謀進少師兼文尚書俸予一子中書舍人子璠亦  
 超為太常寺少卿而高曰屈議者頗高對而微謂階  
 之與自然以天下之恨高迫欲去之而階階政不以過  
 也時階論邊將則薦故遼師楊照與偏將馬芳董一奎  
 之材勇上即為擢用論有司失職則言吏部不賞狗賄  
 賜上即為罷歐陽尚書而拔郭朴代之論遠庶古上請

賜御題以防泄機嚴詞察以防掩遮上即爲罷選于是中外嗚呼上意所左右謂治有機械而階滿十二年考資金縢鈔羊酒如九教子語命四愛禮部階同辭乃以白金四十兩綵幣四表裏充焉亡何而鄒御史廉龍論高父子罪上勒爲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成之命吏部權御史五品京職上雖以御史言夫然念其供奉上憐之而左右入其間者從容言非嚴高誰爲上奉元上忽忽不樂手諭階及次輔袁廣欲退奉事元如法傳嗣治安天下令擬詔行階等謝不敢而吏禮二部奏選

首輔傳 卷五 鄒應龍通政奏議得旨矣忽復奉諭責階等不擬詔而謂二部臣皆奉贊者何一旦官此邪物階復言退而傳嗣非獨臣等不敢問命天下皆不敢以爲然邪物之轉二部奉旨而後行之臣不敢傳亦不敢泄不報時應龍內意甚謀于階階曰第之任有某在母慮也已而上不欲階久直曰無以杜兒輩奏階謂階走馬使酒狹邪爲姦長安中者不在外弗杜也甘言比周相合而爲姦于朝堂則在內猶在外也上悟極分其直竊以賜階中外人情大安于是階始爲政書三語懸之東廡朝房壁

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于是公卿大夫咸侃侃義行意矣會袁煒數出直階請以時避至直所同擬旨上不可階謂事則公公則百美某專已則私私則百弊生乃從之時給事御史以抨擊鈞黨貴臣過高上覺而惡之再下階欲有所行遣階委曲調劑得輕論會問階知人之難階對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自古記之知人則哲帝其難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廣聽納而已廣聽納則兇兇極惡人爲我操之深情隱惡人爲我發之未用者不濫進矣已用者

不濫留矣故聖帝明王有言必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則置之天則特責而容之以鼓來者上稱善良久自是子白簡所封進卽小忤弗深治而路特以益益發舒矣時戶部成請御史羅粟巨大階謂巡按權重子羅粟御史而熱宣大事且可以時低昂其直遂歸之巡按工部請開例而議及贖銀階謂贖銀例以濟邊市殺者今一切充筐籠宜裁省通額不分歲而徵將何所措益困今寇漸輕矣宜裁省通額不分歲而徵將何所措手足宜以緩急爲限古用詔旨行之民稍蘇伊王坐法

完階自擬僅從賞金一鎰幣二上手筆加半當是時將作大匠徐杲有殊寵既以久絀尙書銜欲引弘治尙書萬冠在志端例加太子太保力諫而止第不知志端僅以尙書終未嘗加太子太保也寇後薛瑄子嶺關入直趣通州報至階草敕命大將侯顧鑿等爲九營營九門外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溶等巡視九門內經騎師朱希老帥其腹心將校往來干擬以故中外心稍定而上方有祠嶺斷章奏兵部尙書博得鑿意不敢奏而謀之階以便宜徵尙府帥馬芳宜大將臣江東各以兵入援

首輔傳 卷五 錮祖陵寶當籍故事籍費者悉入內帑階示意撫按位部禁物應格而餘金錢三之二以一充邊用一補宗藩之祿不給者廣夫寇張璉平上以運籌策歸功階階力辭僅領下賞念以纂者夏言執政內閣臣始預邊功賞以至嚴嵩重則加公孤錄子孫輕亦兼金重幣敗不與其罰欲自解則先附元威以中上意而將士效百死取功名于鋒鏑者肆爲稽故以要之于奉功疏擬上云軍功論賞非實任信地戰守者不得與其將士功次立限速勸以問內閣臣自是不復預邊功賞矣乃至大朝工

首輔傳 卷五 芳兵先至階請于上受賞之又請重江東權俾諸道兵俱屬焉寇阻白河水從通掠香河上令看詳楊博疏階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徵之古北口寇果趨順義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其後軍過參將郭瓌伏而敗頗得其所兩人畜驢重始上以尙書博不登閣與總督楊遂之不能却寇而任之入也怒甚俱欲有所處分而未發階念能爲縣官任重曠曠邊事者毋如博卽一旦失之緩急何恃且博與遂不能兩全乃備言博雖以累命祠釐禁不敢疏陳而二鎮兵皆其所先檄者上復問遂今尾

首輔傳 卷五 賊能擊之否階言非尾賊乃送之出境也上以是益怒遂竟誅之而不罪博至賊退大獲寶勳王將士忽以階與輔臣袁煒勳勞欲知恩有所崇進而次及尙書博等階力辭言賊得志而去不能大有所艾对方憂愧之不暇至于臣博方爲臣言欲席榮待罪而未敢幸上放之將洗心滌慮以圖後善何恩養可希始袁煒聞而得階謂何故辭至是上報諭言博果有人心當不安此恩養也煒乃服階自是爲博畫策往往先上所籌事心中便宜乃從香爲上言論練事如博卽舍博時能委心

事縣官如博者上然之自是注倚博不復替矣階請於戰士骨瘞以大家具十中半爲文祭之明年寇復窺貴士嶺及一片石上憂以問階階謂有白文智在而胡鎮董一元兵相肘腋三人者皆崇將亡慮也亡何寇果爲文智所拒却上悅超予二官吏士人資一金階又請城張家灣城成與通相聯絡爲重以萬壽進階爲建極殿大學士其仲子璩自中書舍人遷尙書少卿而袁煒驟貴爲少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煒故階門生也蹀而驕頗欲以氣凌階上階故茶之時握其手曰公命世

才也非公誰可與計天下者焯以故益廣賢公卿間亡  
所憚而其俱為承天大志總裁諸學士以志稿上焯不  
以讓階而竄改之殆盡階亦不問也諸學士意不平以  
語階階第曰任之而已會焯以久疾失上懼請急而歸  
卒于道得中謚曰文榮而遺志稿于學士盡去其所遺  
改亡一存者人頗亦以快焯而微階之薄階猶就謂  
人吾為尉則畏守為守則畏尉如古快吏何得無為彼  
笑焯既歸道死階獨當國內不自安數上疏請增置輔  
臣而上數難之天意以階孤忠且才足專任階乃齋疏  
乞休謂發時閣臣居首者以不時請骸骨人主亦以不  
時去留故不得據此位為私物而思感常出于上此例  
也上曰而亦何例耶夫而自為計美矣非所以為君為  
國之義也今惟有增置二員同汝輔政足耳階踴躍言  
臣雖庸學不知天恩之與聖知若此而忍負之所以不  
欲久用首臣者竊為主權國政計俾恩威常在在上而紀  
綱法度不至為久而專者所據耳于是階緣上旨復請  
益二輔而上復難之令俟數月慎擇乃可階言臣不敢  
遊難願衰轉甚矣內閣事體繁即開敬若非假以歲月  
首輔傳 卷五

車而後竟以狀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焯謂先生以  
士為侍讀矣上以齋醮祭而諸詞臣不備不能供焯  
焯已先進與吳山郭朴茅瑛顯矣而猶少之遂進焯  
春芳以同日撰文多稱焯遂同進翰林院學士復與  
份同進太常少卿仍兼學士賜鶴袍上已覺其太濫乃  
謂此一品服以重齋壇供事耳于是尚書皆不敢服而  
復進諫吏部右侍郎春芳為禮部已俱轉左侍郎諫進  
禮部尚書春芳改吏部份亦至吏部左侍郎諫改吏部  
尚書春芳進禮部尚書無何俱加太子太保又同以武  
首輔傳 卷五

英殿大學士人內閣郭朴既得代諫而份代春芳為  
禮部給事御史以份無大官望而又探知階諷攻之  
上其諫謂為人心小恭慎而志卑識亦淺其在吏部  
稍自勵不肯通苞苴唯上狗階指嚮而下委責于選部  
郎陸光祖階為上言胡松毛愷高儀之賢而他若劉采  
吳嶽諸君子相繼登用矣諫春芳之在內閣嚴事階甚  
不敢當僚寮有所斷夾唯唯而已謂所為齋詞唯恐不  
稱上意惴惴至成疾久之不愈遂以就醫告上許之  
歸而上所推寄階益至階嘗嘗考十五載滿遠巡未敢  
請上知之氏以賜養如前而亟敘史禮二部具政績恩  
數以聞請加階特進錄一子尚寶司丞賜書夜諭安  
禮部給三代諡命上報曰卿等所議恩加部可仍加上  
柱國以示特眷階力辭上手批曰卿忠誠公正念切邦  
民輔政多年鞅馱茂著奏績加恩義典不逾聽其辭上  
柱國而已上嘗賜階玉帶而侑以中金一錠曰為帶資  
又擇繡蟒衣有珠者令衣以入階嘗病嗽上遣御醫診  
視賞賜如例復出自御珍劑二瓶手書方以賜慰諭諄  
懇如家人父子而階益自欽長居第成不敢援張夏輩  
首輔傳 卷五

例以請名額階既用恭謹得上意即資重法幸矣而其  
為恭謹不衰上或有所委使通夕不敢假寐應制之文  
香至促應有諸少年所難者未嘗逾頃刻期人以謂階  
階歎曰君天也父也吾敢易之吾豈不知愧諸少年計  
以得上意此耳得上意而後可有為于天下夫欲為一  
己名不難誰與上共天下者上果曰益愛階又時時采  
外議階以是益重所論建碑益亡間當階之前天下無  
所不中兵水旱珍厲乘之赤白之警歲不虛月分圖以  
上第無論貪債事一語不當上指立就建擬騎探瓊  
旁午道路大者誅夷小者竄遁而政地諸公復有竊上  
顏色為威福者數千里而外不能探所自益揣揣不自  
保計惟有從棄長安中論直市六尺驅而已階既日以  
寬大廣上意又能拘物情不自崇車竿尺徑復有吐必  
露征鎮大臣咸謂于不敢隱而快于得白盡故階正政  
地大約擬騎速省減十九廷尉若虛無所用深文雖其  
宛曲劑解之力多亦以意發舒少債事故也階于他輩  
情罪多所縱舍而獨取貪酷吏嚴所坐獄必竟不少貸  
其杜于請絕苞苴即長安公卿邸中俱肅然亡敢以筐  
首輔傳 卷五

簾出入者大計捧賀寶史皆有餘資歸老史白首相驚  
宅以目劄兒無有一時稱之而其性頗好名而不惡諛  
以是縉紳大夫爭為名高以中階好在存取進顯小人  
欲白解多為近情之諛以斬人一時不能覺也階既尊  
新建學而其內弟子皆尚書諒豹階所帥事者尚書歐  
陽德李遂郎中王謙輩階所友者咸各有徒眾不能盡  
述行所聞知而所至挾詐恣為奸利海內苦之頗指以  
歸告階階既用而尚書郭朴高拱入朴河南之安  
陽人偉貌黑鬚少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滿

九載始進侍讀又六年進左庶子俄兼侍讀學士掌  
事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預撰誓詞仍兼侍讀學士轉  
左侍郎去侍讀為學士加太子賓客予一品服滿六  
載南京吏部關尚書上以其久次憐之特命朴往加太  
子少保朴上疏辭請得以原官供事上益憐之俾以禮  
部尚書掌詹事府遂改吏部尚書亡何以交喪歸再起  
原官尋加太子太保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五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五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六

高拱

高拱字肅卿河南之新鄉人生而狀貌奇刻苦學問通  
經義務識大指為文不好博學深重有氣力十七  
舉鄉試魁其經又十三年始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  
授編修滿九載遷侍讀時穆宗為裕王閣邸受經而拱  
首與馬拱至進講輒反復辨析王頗目屬之而又與其  
邸近幸中貴人昵好亡間時輔臣嚴嵩徐階內相猜若  
水火拱往返其間亡所見厚薄而嵩階亦以其在王邸

高拱

當得重相與推轂之是以亟推遷為翰林院侍讀  
學士時泰鳴雷已充為學士矣領倭還南國子監祭酒  
而拱遂以太常寺卿兼國子祭酒亡何拜禮部左侍郎  
尋轉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仍兼學士拱凡一副主郊  
試復三會試所構程式文頗見稱而其主會試也所進  
題以字嫌件上意幾欲有所行適階從容解之乃已尋  
拜禮部尚書召入直撰誓詞賜飛魚服亡何與郭朴同  
入內閣朴得武英殿大學士而拱為文淵閣大學士春  
芳等具員而已上有所顧問亦唯及階時之始為  
以至首輔十五年而請立太子者數四上春秋高不  
欲言輒輒報時裕景二王方并重朝野其請以  
為且有所更樹燄火從而為燄矣一旦論景王之圖  
成鼓舞極慶而參人者亦曾罪去一日上忽下諭曰  
郊廟鼎新早朝久廢且病勇弗任卦數向風宜卷身奉  
元傳繼不可緩不然恐或後醜耳且令與在直諸臣密  
計以對階皇恐對謂此豈可與諸臣計夫所謂後醜者  
必有非常悖逆之人而又有大奸惡左右之以有此巨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六

測今何足疑也上又謂得無以久侍為恨乎階又力辯  
而上猶以成祖之注意在孫而弗及子為問且云賢孝  
難必吾言不甚妄階又言成祖之在位久仁宗之在位  
促皆天命也繼承之際史冊甚明上道德隆備天命所  
歸而今之賢孝又中外所共聞萬無可疑者居月餘  
景王自德安奏書以上不豫請躬詣元獄祈禳以嘗上  
下階擬階知為中涓泄之方謀所以沮止而王亦病復  
奏書請階因擬遣醫調治而令王且辭母輕前俄  
而王薨于是裕王乃復安景王所請全赴土田湖陂可  
數萬頃皆侵之民階擬悉以還之諸王無得乘而第  
者楚人大悅上以祈雨故欲建等壇又欲重建興都故  
宮殿階以府庫財竭而鄒襄困水力阻而天下鹽額  
獨淮揚重賦賦六十萬金而前是鄒懋卿欲取上悅增  
之至百萬金商不能供至有雉經者則皆黨徒階乃風  
御史奏復故額額乃登窺徒悉歸上故好元素術多所  
服餌晚節益甚階時持之而方士熊顯與藍田玉胡  
大順比而為妖妄鍊水銀托口語進曰金書天章是為  
先天水銀長生之藥上以問階階力言其不可輕餌乃

高拱

已又以此當請而不下問階階對謂紫姑附筆亦有之  
第此曹不能究其術大較與所使媾結得上旨乃能答  
今不得上肯故不能答耳因極言藍田玉胡大順講張  
恫喝以挾取人賞不可信亡何俱以妖黨論死上既以  
服餌故病驟而戶部主事海瑞極論上過失及因而風  
議階上甚甚速置詔獄欲殺之且論階于南都治別殿  
棲止以避瑞階謂主聖則臣直瑞固雖然不過仰恃聖  
明在上沽直諫名耳殺之則成其名矣之則益見聖德  
之廣上抵階疏地已而取瑞之又取瑞疏噴之遂得長

嘉靖以來內閣官制考 卷六  
... 嘉靖以來內閣官制考 卷六  
... 嘉靖以來內閣官制考 卷六

首輔傳 卷六

已亥之歲遂營甚輕彼時猶遣輔臣行邊六卿出督內  
而九門外而三關俱設大臣帥重兵以鎮之今之邊境  
聲息時聞內外官軍未甚整頓而六飛建狩都空虛  
後逆之徒倘或竊發聖駕在外能不驚憂抑不特此  
事而已至于有司科欽小民如聖慈所軫念全楚兵荒  
頻仍如撫按所奏陳者臣向未之及也上指奏內後逆  
之徒倘或竊發獨乞之而報附曰此八字不可作常視  
其罷行于是中外心遂安始春芳請之共政也事稍謹  
側行僂僕若屬吏而朴拱皆階所薦也顧于禮稍備兩  
人皆河南為鄉曲而拱以朴善貴事推之朴念拱侍經  
裕邸冀得其力兩人相與懼甚階微聞之不憚而拱以  
驟貴而驕每謂階太假言路為非大臣體言路亦聞之  
而吏科都給事中胡汝嘉者才而好狹重故嘗與拱貌  
相善也偶劾罷拱之姻親工部侍郎李登雲拱與客言  
之而怒汝嘉內自危而又探知階意時拱未有子乃移  
家近西華門日伺上晝寢則竊出與女媵私迫暮而後  
進又一日上病甚誤傳有非常拱盡欲其直舍器服  
籍出之汝嘉以是為拱罪嚴章劾之且發其他事賴上

願不省階擬旨報聞而拱辭辨疏上亦兩解而已亦無  
所褒美拱意階右之謂汝嘉欲深文殺我以為恨二人  
切骨亡何上大漸遂崩當大漸時階念上英斷艱高帝  
獨齋醮土木珠寶織作不已民力小困而一時抗言廷  
諍得罪者雖其志若已伸而未牽復欲自登極詔發之  
不能無疑于改父而上克終之德末光時門人張居正  
為學士方授經裕邸夜召與謀其道詔草不以語同列  
歸明謁王請入臨畢遂以詔草上報可詔下朝野舉手  
相賀至有喜極而慟者同列皆惘惘若失而朴尤惟時  
語人徐公諒先帝可斬也拱亦與相應和而是時朝儀  
廢不講者二紀餘初元故老獨階一人在諸所草創皆  
中節而登極詔教尤詳切人舉以配先帝登極詔云登  
極詔故相楊廷和草也廷和言至是始驗都給事中胡  
汝嘉以數言事得用轉橫而會吏部都察院考察庶僚  
汝嘉亦參與焉既得旨而復論救給事中鄭欽胡維新  
非故事于法當罰懲而階時已示公同列使輪直筆而  
已酌之時鄂朴當執筆曰汝嘉小臣也上南即位而敢  
越法無人臣禮宜削籍階度朴為拱報警而旁視拱則

首輔傳 卷六

已怒目攘臂乃不復言而削汝嘉籍為編氓命既下諸  
給事御史合疏請留汝嘉其語有所侵撻階乃與春芳  
等具疏請汝嘉論考察非法所以擬斥給事御史謂  
上初即位宜開言路廣德意所以請留臣等欲守前說  
則涉違家而無以彰陛下恩欲從後奏則涉徇人而不  
能持陛下法因兩擬去留以請中旨薄汝嘉罪調外而  
當階具疏時拱故不言而目屬鄂朴復力持之幾失色  
于是言路意汝嘉請出拱指臺上疏攻之上以拱輔臣  
且故嘗受經不聽歸而言路益攻之不已拱患甚欲階

擬旨杖責階從容言當先帝時以謫斥威言者不已而  
至杖杖不已而至成且長繫成長繫不已而至慘然竟  
不能杜其口有如海瑞者出吾曹人臣耳寧可以力勝  
拱益不悅而恃上左右多裕邸中知舊乘忿抗疏至與  
言者辨而交相讐當是時內閣凡六人階與春芳朴拱  
而益以陳以勤張居正以勤居正亦皆上所愛受而拱  
友也一日方會食拱忽謂階曰拱嘗中夜不寢按劄而  
起者數四矣公在先帝時導之為齋詞以求婚宮車甫  
晏駕而一旦即倍之今又結言路而必逐其藩國腹心  
之臣何也階良久曰公悞矣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  
一而結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結之公獨不能結  
之耶我非倍先帝欲為先帝收人心使恩自先帝出耳  
公言我導先帝為齋詞固我罪獨不記在禮部時先帝  
以密札問我拱有疏願得效力于難事可許否此札今  
尚在拱乃賴赤語春芳等邀而與至階室謝罪階出  
即堅臥引疾拱亦引疾上俱慰留之而拱以登極恩遷  
武英殿大學士與朴春芳俱加少傅太子太傅驟貴甚  
于是給事御史合而就階第致勸視事而其醜詆拱無  
所不極口乃至白簡無虛日而南都亦譏議矣先帝  
日所以獨信階甚階又多在直其二子在外不能  
請舍人子橫行鄉里間頗有指拱故物者緣飾為疏  
將以許指階而至是迫則投其門生御史齊康俾上之  
階乃疏辨乞休而左都御史王廷等合九卿及給事劾  
史文章請留階而極論拱與齊康罪狀上為諸齊康遠  
外而許拱養疾然尚賜金幣馳驛遣行人導行而使鴻  
臚宣諭階始出視事乃露鄂朴所以私拱而阻胡汝  
嘉狀于是言路移攻朴朴亦不能安久之引疾去其恩

首輔傳 卷六

嘉狀于是言路移攻朴朴亦不能安久之引疾去其恩

禮薄不能如拱而頗有以階為甚者時上開經筵階為知經筵事春芳以勤居正同知經筵事修世廟實錄階與春芳俱充總教亡何上欲幸舊邸階等三疏止之不聽先帝朝言事諸臣得罪者多自問起暴貴而既以階勝拱則恃而益強事母論大小輒爭上久而不能堪論階等責其欺肆令詳處階言言官道際昌時思欲報答非敢為欺第性氣粗率則言或過當事出風聞則語有失實不諳事體誠有之謹錄聖諭傳示使各省改而同列尼之者云奈何不旋滿階曰即上遽有違我曹且力諍而乃導之譏乎則曰如上論詳處何曰令言改節處也及疏上上亦竟弗非也而御史李惟標上疏劾毋得詰言者以廣忠益階擬旨報聞上以筆乙之而給事中馮成能復推其意為疏婉而加詳同列謂得無復作報聞乙乎階擬旨謂聽諫乃朕素心即善言未嘗不嘉納昨論為不諳事體者發耳自今宜審所言以稱塞朕意同列皆難之階曰彼獨不難言而我乃難擬也且上所以乙御史疏者正謂未有以開明之耳擬上果不異俄而有中旨令翰林林樞中秋宴致語階疏謂先帝首輔傳 卷六

神主翁在几筵即小小宴樂猶不可而况致語哉上于是併能宴上欲以九月請天壽山行祀諸陵階與同列言皇上此舉蓋重祖宗弓劍之藏切歲時霜露之感非他遊幸比第天子之孝以保安社稷為大故龍輦發引尚不親送山陵二祭止于道官今日暑雨而後不稼汝汝坊舍摧塌萬乘親行六師供億何以待之茲持者再而上不聽乃盛陳北敵窺伺巨測意以開始報異日其明年春警備解上竟行謁陵禮甫至齋宮而使中貴人添祥李芳以意問曰行禮在久日上欲輕騎一出觀

形勝可乎階曰上以祀來予以觀形勝來予以祀來則先遊而後行禮非所以展孝思也祥等曰然乃祀畢而後出遊俄奉旨以太監呂用等分監團營兵階與同列上疏謂今無所謂團營者且中官坐營起于景帝而革于世宗臣望陛下以世宗為法以兵政廢廢為慮上不憚所以督責願較而階等爭之益力乃為擬前旨復修內教場勒中貴人習騎射階因御史言復率同官上疏謂陛下此舉蓋因邊方多事居安慮危故示邊臣以意使之振戎飭武耳如御史言則有防微杜漸之慮首輔傳 卷六

臣等竊謂邊方遠禁地近聖躬重戎務經當先帝時營欲立二內營而復止之此必有深意在不可不三思也亦報擬聖旨曰修先帝故事加恩階錄一子尚寶司丞春芳加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階等考十八年滿自効求去温肯慰留不聽而命吏部議擬加支伯爵俸錄一子錦衣千戶仍進少卿璫為太常卿賜欵與論宴禮部階辭乃聽免伯爵俸時有小璫以事干巡城御史不應則璫門而置御史御史怒執而笞之璫趨之司禮中貴所欲奏許御史階業為解得免而御史乃前論璫璫恨甚結黨百餘人要御史于午門毆辱之都御史王廷振疏糾璫璫以問階階忿疏即行彼璫爭自匿欲得其主名則且展轉不可究詰萬一彼先之以誣我禍且巨測先朝事可鑒也乃使人致司禮之上佐曰尙文者語之曰諸貴人尋毆御史業何處文偈謂內外各有體相公姑但為御史惜階曰吾非為御史惜為國家大體惜且為司禮諸公惜耳文怪問何謂階曰毋論御史王臣即天子臨御之所而羣毆人能保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此時謂得其人而速奏之即外廷有繼者其輕

重在諸公手而上必不怒諸公體放在也文悅以告其長勝祥悉得其主名恭之王廷疏繼上羣璫不能自匿又無可以宛轉道地者悉就逮杖其首惡三百發邊戍餘九人各六十為南京淨軍階既以詔旨皆諸鎮進鮮奪大和事權與諸監局工役而所持諍又多宮禁事伸者十且八九往往在假曲而行久之其人益側目而李芳者故與梁佃俱侍裕邸為承奉其在世宗時芳已備散局其人頗好讀書自負以呂強鄰眾之流甚惡嚴嵩好而薄階以不能救正既與佃俱驥貴而佃雖老膝祥已卒芳益發舒數抗章言外廷事而諸多以故事持之不盡當芳頗以望階階亦覺其意會諫上幸南海子不聽上疏乞休至三上皆優詔不許而亡何張齊之事起張齊者戶科左給事中也使宣大納商賄三千金而為之請欲破壞鹽制以利予商大司農格不行商聚而咻之事且泄故為大言發階欲發兵丁萬襲邊民之從寇曰板升者為奇功以解階階而已已調吏部尚書楊博博偶問君近從二邊來鹽商得無困苦齊謂博已知之復上疏請考察庶僚及聽大臣自陳翼以恫喝止博而階復得非時不許齊迫則走謁階子璫欲求為居間璫病不出齊恨甚遂奪劾階六事多御史康陳語詔調齊外任階再上疏乞歸而張居正意不欲階久居上且與高拱有宿約以密紙報李芳階欲不任矣遂許之許賜馳驛再以春芳等請加恩給夫廩璫書褒美行人導行如故事陸辭賜白金寶鈔彩幣襲衣于是九卿大臣給事御史上疏慰留而都御史廷獨探得齊納賄事劾之下獄論成邊而春芳始為政春芳為人性寬平事期安靜不好為躁刻時人比之李時其氣力不如也而潔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卷六

康過之時陳以勸張居正居其下居正視春芳為知也始春芳見腸乞歸而款曰徐公尚不任調停我何以歸之且夕惟有歸耳居正從旁曰如此庶幾成一名春芳嘿不應而亡何趙貞吉自詹事府入貞吉故有仇直聲既為最高所不能堅久而贈節中貴人陳洪善而為之既入多所紛更欲創軍兵制與兵部尚書霍冀異使言官驟而逐之又緣冀軍吏部尚書楊博于陳洪復逐之中外皆謂目春芳模稜而已不能有所持衡而起正與上左右合起拱于家使掌吏部故事居內閣者不百輔傳 卷六

當出理部事理部事不當復與閣務拱稱掌不言兼當為部臣矣以故不遽行人齋鹽書論而僅部谷拱日夜馳至京而趙貞吉亦謀之春芳欲掌都察院春芳不能違拱既見與貞吉俱免奏事承旨遂悉預閣務而王廷與刑部尚書毛愷即日歸矣胡汝嘉以議方爰居一夕自恨死而最右階而攻拱者歐陽一敬陳贊皆以給事中為太僕太常少卿皆移疾歸一敬至在道憂死物情洵洵乃使其所知徧布腹心于百路曰拱當洗心滌慮以與諸君共此治朝所修怨而快意者有如此日言路諸臣乃稍稍自安拱亦間進一二以明無他可拱既已安則漸橫出而坐吏部斥陟四品以下風言路之為其門人若韓梅程文宋之韓輩使齎三品以下入而扼春芳腕使必行而是時趙貞吉亦恨階之不留為禮部而遷之南京也相與曰吹播舊事以見階短時撫按諸臣猶舉遺詔請褫進刑部主事唐樞官而廢杖死者都給事王汝梅子拱特為之寢格而上疏極論請先帝以神聖御極峻烈鴻猷昭揭宇宙皇上嗣登寶位志隆繼述所謂不交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當時不以忠

百輔傳 卷六

孝事君假托詔旨于先帝所去如大禮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起用之不次超擢立至公卿其已死者悉為贈官蔭子夫大禮先帝所親定所以立君臣父子之極也獻帝尊號已正明倫大典頒示已久而今于議禮得罪悉從褫奪將使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為學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為心皇上歲時祭獻何以對越二聖至于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豈無一臣當其罪者而乃不論有罪無罪賢與不肖悉加褫職無乃以反商政待皇上歟即武王克商反其政亦不過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加意賢者而已未聞其于商家所不用之人盡用之也而况皇上乎皇上先帝之親子也議事者先帝之臣諸諸皇者而乃敢于如此白悖君臣之義而傷皇上父子之恩非所為訓天下也夫人臣歸過先帝反其所為以行己之私隱非一日矣宜亦有明之者矣而今當事之臣尚公然為之不覺其悖旁觀之人尚漫然視之不以為非豈天理果滅人心果死歟若終始嚙嚙不一破其說恐天下之人直以悖逆為當然天經地義論數日深無父無君之事將由此起則何以為國也得旨是其百輔傳 卷六

言罷權及故梅不姓復以遺詔王金剛世罔等妄進象物損朕躬而法司當之子殺父律當劾當朝審拱復上言臣聞此讞憤不勝嗚呼流涕曰先帝之受誣一至此哉古之人君有過于非必不得正而終者其名至為不美先帝聰明睿智事無大小洞燭隱微至于保愛聖體尤極詳慎即用大醫進劑亦必有御札與輔臣商確安肯不問可否輕服方士之藥又安有既服而受傷不以為言又復服之理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壽考令終蓋自古所罕有者末年抱病經歲從容上賓曾無

百輔傳 卷六

暴遠天下所共聞而今乃擬王金等前律謂先帝為王金所害然即石即議事者不知何意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以先帝為何如主因乞下法司更議其罪仍宜示遠近付史館有旨復是其言前是時有司所論金等殺父律果未當拱得以藉口其議亦有可采者而拱意實欲與階死所謂欺誣先帝假托詔旨皆死法也且因以傾春芳賴上不甚解不及階法司改滅王金等至成刑科給事中駁謂金等坐前律固不當而榮感先帝事有指宜坐斬勿赦拱怒遂遷給事中于外拱為人材氣英銳勃發議論風起而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即左右皆為之辟易既漸得志則更視百辟朝發其刑唯意之師亡敢有抗者問遇親知引滿滿浪一半為權在詹事日與學士翟景淳同修大志特引鏡自照曰吾殆神龍乎身淳老儒然亦好戲曰公以為龍耶吾謂蚯蚓耳拱大怒擲鏡碎之詎曰出景淳春芳座主也以侍郎歸病卒而是時陳以勸與拱俱為詹事尚名位亦相等拱意忌之會以勸奏時政六條中于吏部微有忤偶與其屬言及曰高公故不諳此其屬泄之拱拱怒即故屈其奏多不行而以勸微知其端上疏懇乞休優詔加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書褒獎賜金帛夫康馳驛使行人獲行以勤蹄而拱益橫既規知上意有所不悅于言路遂因左右媒而傳旨下吏部考察拱請與都察院共事貞吉雖故與拱合而欲甘心階然惡拱之借考察以盡快宿憾上疏止之不聽而拱以是恨貞吉拱乃悉錄其善論摘者魏時亮等黜之陳瓚等論之而問及貞吉所厚貞吉亦持拱所厚以兩解拱以是益恨貞吉而韓

百輔傳 卷六

百輔傳 卷六

積為吏科都給事中遂上疏論貞吉庸橫疏當罷貞吉  
 悲力辨謂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往奉  
 特旨命臣兼掌都察院事臣所以不敢致辭者竊思皇  
 上至高拱以內閣近臣而兼掌吏部入參密勿外主銓  
 選權任太重雖無丞相之名而有兼總之實即古丞相  
 亦不是過此聖祖之所深戒而垂之訓典者皇上委臣  
 以綱紀彈壓之司與之竝立豈非欲以分其勢而節其  
 權耶今日十月矣僅以此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耳其他  
 壞亂選法縱肆大惡昭然在人耳目者尙禁口不能一  
 言有負任使如此臣真庸臣也若拱者然後可謂橫也  
 已夫梅乃背公私黨之人而拱之門生其腹心羽翼也  
 他日助成橫臣之勢以至於摩天決海而不可制然後  
 快其心于此已見其端矣古之史魚一小國之臣爾雖  
 死不忘其主尚欲以尸諫臣受皇上知遇若此今雖去  
 敢不以國家大禁聖祖之所深戒者一陳于君父之前  
 乎因請還拱內閣勿再預吏部事中貴人洪雖欲兩庇  
 之知必不可竝立為言于上使貞吉歸而拱亦上疏辨  
 其辭頗道上優詔慰諭之然竟貪吏部權不能辭也階  
 之在先帝朝而燕中有習白蓮教者相聚為奸淫不已  
 且若有異謀其伍有告之階家僅徐資者階以屬兵部  
 時楊博為尙書悉捕而誅之實論功得為錦衣衛百戶  
 頗橫無中至是拱使人告言實罪下獄煇煉之俾引階  
 為証人反妄殺以為功而不能就坐實他事死拱益  
 快快于是召齊康起張齊而會階之鄉人陳懿德者素  
 不悅于階自翰林誦而拱其座主擢為尙書司丞懿德  
 乃與同門韓楫程文朱之韓及兵部郎中周美等口為  
 拱恫喝言階以數萬金謀于中貴人且起用矣至曰階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六

使刺客刺公矣時時推算階星命以媚拱曰階于法當  
 僇死其數亦盡今歲而階之子前太常卿璠與少卿琨  
 性貪鄙嘗使其家人置私邸于燕市貨可三萬金階不  
 知也客乃為拱謀階所藉以復起者貴竭其貲可無復  
 起乃因階之鄉人漢陽守孫克宏行候問而指其為階  
 所使捕其人下司隸御史使引邸中僮奴悉逮而籍之  
 復使給事中張博等論階三子行巡按御史逮而起其  
 門人前蘇州知府蔡國熙于家復其官旋擢為蘇松兵  
 備副使委以階父子而階之讐復上書誣階父子事併  
 言輔傳 卷六

下撫按悉以委國熙國熙故任蘇時潔廉有惠愛時階  
 方在政而奴之賈于蘇者國熙以法外窮治之御史  
 聞而數難國熙不自得之休家居久不能持貧而湯齊  
 康挾之于拱拱悉其事故繼之國熙乃窮治其事且尋  
 能言階三子及家人事者有賞于是階之故人于前府  
 同知袁福徵諸生莫是龍皆以微憾為誣書請陳懿德  
 以投拱福徵遂即家補鳳翔且之任首挾階五百金子  
 是凡生平賂階之三子者有所負進而多責償者皆前  
 挾金不已而奸阻小人至無故而挾之亦得所欲去三  
 子皆就繫僅階留而不堪其味堵其室矣松故故

是遂益潰壞浸淫及他郡拱子是多改其門生為部屬  
 大理考悉以為給事御史而部之員外郎至知州入而  
 實授五品者亦得為給事自劉瑾亂政時一行之數十  
 年所未有也前是俺香之孫把漢那吉來降請歸之當  
 入貢因與互市邊臣王崇古方達時為言于朝朝議嘖  
 嗜不能一拱奮身主其事張居正亦和之所以區畫頗  
 當亡何而貢成春芳亦緣以進少師中樞毀大學士兼  
 支尙書俸而拱加兼太子太師居正加少傅俱進建極  
 言輔傳 卷六

殿大學士錄一子尙寶司丞春芳雖以拱之故不得舒  
 然猶時取裁的不至過甚間為階寬解而拱漸不樂南  
 京吏科給事中王楨緣而論春芳乃力請撤春芳三上  
 疏許之恩赦一視階而拱當居首陽上疏請解部事三  
 辭上不許而賜之白金文幣繼時張博所以與論甚厚亦  
 陳洪力也時廣寇方鳴張舒撫臣請以兵討除之與拱  
 意合乃為獎借得盡力而遠東數年用兵拱詳其撫臣  
 張學顏以及總帥李成梁撫而用之遂屢勝成功名拱  
 初起強自勵人亦畏之不敢輕欺納而其弟為督府都

事者依拱後第而居于是韓楫等乃數攜空楯徑為小  
 宴拱自閣或吏部歸即過其弟見而悅曰若等乃爾權  
 吾不如也因留酌自是以為恒而益以珍餽果飲食愈  
 暢乃各進其所私人欲遷某官得某地拱時已且醉曰  
 果欲之耶以一琴板書而獻之次日除目上矣以是其  
 所狎門生及客皆驟富門如市而楨文之韓輩有所恨  
 于他給事御史至中夜警門而入拱出見之則陽怒若  
 氣不屬者曰某某乃欲論吾師吾知而力止之暫止耳  
 故不可保也拱恚且恐質明即召文選郎移缺而出其

人于外亦不更詳所緣以是中外益畏惡拱以為巨測  
 而拱醉後時時語客曰月用不給奈何其語聞諸撫鎮  
 以下賂納且屬集矣初司禮之首端閣時馮保以次當  
 進而偶有所忤不得意于上拱亦素畏之乃緣上意薦  
 陳洪洪故長御用者也例不當司禮而得之保恨洪因  
 併恨拱洪因而力為拱內主然其人不知識書久之以  
 忤旨罷出外而孟冲長尙膳者也與司禮遠而以割烹  
 當上意復薦之而保居次如故其恨拱刺骨拱亦覺  
 之拱故為祭酒而張居正以中允兼司業拱自負以必



且相相則當雄重不為經常貴人而已而器居正材謂且勝我居正亦委心依拱兩人權相得不啻兄弟每夜語恒達丙而其後拱不容于階居正為之謀得善歸其復出居正亦與有力復合而傾其同類且蓋僅一殿士德亦裕即故臣自禮部入累遷至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矣士德之入亦中人援以不出拱故拱不能無忌而居正亦厭之士德不能曲事拱而拱素賢張四維自諭德躡為學士又躡為吏部左侍郎幾欲前薦之入閣而士德得之故亦心怨拱與四維會四維以監鹽事見糾

首輔傳 卷六

御史部永春雖解而他御史復及之疑出土僭指于是拱之客亦有為四維而論士僭者士僭亦疑出拱指而韓楫復揚語督士僭欲其自免歸故事給事中胡望入閣揖士僭對眾而詰楫曰閣科長欲有憾于我楫則可爾毋為人使既別拱語之曰非故事也士僭忽勃然起曰若為張吏部道地而抑我不敢怒而今者又逐我而使張吏部據我坐若逐陳公再逐趙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長有此坐即揮拳擊之不中中几其聲若然拱不能卒答居正從容辭之亦許而對明日韓楫之疏上士僭得請致仕而階從困中上書拱其辭哀拱雖暴戾頗心動居正亦婉曲以解而蔡國所具獄成其長子璠次子璣其少子璠家人之坐成者復十餘人沒其田六萬畝于官御史聞之謂拱乃為有謂太軍令改謝而國既聞而變色曰公實我使我任怨而自為思尋以遼東大捷聞拱進極殿大學士而居正以六年滿加兼太子太傅至是再加少師是時內閣獨拱與居正拱等因上疏請益補報謂吾用卿二輔以理天下足矣何必益拱乃薦起故少傅吏部尚書楊博禮部

尚書高儀于家然尚不肯還博于吏部而使之長兵部儀亦以原官領詹事府而已久之儀始以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與拱同事而御史汪惟元上疏譏刺時事謂執政之臣不為操切報恩仇拱召而置之取補按察會事以出而尚寶卿劉喬庸所上疏其譏刺益切給事中曹大楚遂抗章糾拱罪狀遂并奮論外而疑居正與知之又以其常與中貴人通而匿其事面叱數甚口居正頗亦強笑謝罪拱使人也不復記而居正術拱深然絕不露拱以大楚言稍敢飲而可禮孟冲復忤旨出外保遂代之與拱意相忌而穆宗不豫尋大漸召拱居正見而馮几執拱手顧皇后言以天下累先生且復為論為拱等後事與馮保等而難而行俄而上召馮時今上在東宮拱乃條列即位數事上之頗周悉然大指使政歸內閣而不旁落尋要其門下給事御史為諸疏以劾馮保時居正當遣視陵地不出拱使所厚居正曰當與公共立此不世功因語云云居正陽笑曰小事耳何足言不世功而密遣人報保保得為備乃言于皇后貴妃曰拱欺太子幼冲欲迎立其鄉屬王以為功而已

得國公爵矣又多布金子兩宮之近侍俾言之皇后與貴妃皆錯愕保乃抑給事御史疏不達達而擬旨逐拱責其專擅無君令即日歸田里以次日召羣臣入聽宣詔拱猶謂此必逐馮保也使使約居正入朝居正前已知之而稱腹疾故徐進至奉天門中宮出三宮詔皆散而按馮腦使宣則逐拱面色如死灰汗下如雨伏不能起居正旁掖之起使兩吏扶攜出以明其儀車出宣武門道旁人皆擲楸之有善者居正乃與高儀疏請留拱不許請給驛許之至良鄉而始具儀儀以歸

于是陞事盡解三子皆復官家人不訖一笱杖五年八天子遣行人即家賜璽書褒諭錫金幣及繡蟒服贈遣其孫疏謝詔予官中書舍人明年卒賜祭者九復加四祭以示重官為治葬贈太師諡文貞再予一子官尚寶司丞又明年春芳亦卒賜祭九加二祭其他俱視階亦贈太師諡文靖而拱之歸也意忽忽不自得問從故人飲或盛服擁輿從或乘一驢楚服攜策或從十餘騎遊獵而笑階深居掉書囊與客必談朝家事為俗而亡何有奇袤人輕入至乾清宮門適上出為誰何者所獲首輔傳 卷六

而馮保得之置刃其袖挾使稱拱與陳洪謀以千金餌而使行刺時保兼領東廠與朱希孝同謀獄且成矣保先使四緹騎馳詣新鄭願指縣官備拱之逸縣官即發卒圍拱第家人悉竊其金寶為獻馮保欲自絕不得乃出見緹騎問將何為緹騎曰非有逮也恐驚公而使慰之耳拱乃稍稍自安而會居正初亦欲重拱罪既念以非事體乃微風保保尚持不肯從乃復風希希孝行數萬金以賂保用事者一略三宮左右當再獻忽大雷電保懼乃盡反其辭而坐其人以闖入宮門趨棄之市拱以驚憂成疾後稍愈不復振卒事見居正傳其家以郵典請馮保傳自謂拱事先帝欺肆不忠罷弗予居正等請之始許復其官祭葬如例已復傳旨止予半葬而別其過于祭詞者芳之歸也父母故無恙日縱樂為權飲其父母以壽終而春芳病卒時年七十五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六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七

張居正上 張四維附

張居正字叔大湖廣之江陵人也少穎敏絕倫十五為諸生...

首輔傳 卷一

夷然不屑也與人多默然潛求國家典故與政務之要切者...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卷七

居正待諸生嚴亡所寬假而獨與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業...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卷七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卷七

院學士月餘與裕邸故講臣陳以勤俱入閣而居正為吏部...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卷七

語輒中的人以是愈畏憚之重於他相矣徐階既去位而春芳...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卷七

於愛憎政多紛更事鮮統紀大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有所長...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卷七

報不得諒之撫按行撫按議處者嚴令期限不得延緩停閣...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卷七

賦至半國用不足邊費重大內帑空乏分道檢括庫藏盡括...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卷七

居正以善筆札諸公有密勿疏草多委之如款給事中石星...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卷七

李芳以強諫失上意秋銅之獄而居正小屈後諸公去且盡獨居正與高拱在兩人相得益其敵請入貢通互市亦惟居正贊之初以滿三載加柱國進太子太傅再六年滿加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兼支大學士率遼東戰功加太子太師和甫成加少師餘如故謂者少師階居正故受業知已也其去由張齊之為拱而修忤然居正實言之李芳謂階久倦官以是誣報許既許而心愧之階既去然約束其三子事居正詔而拱階甚必欲殺之朕言路途論階不已而使其所警誣飾其諸子罪下撫按置獄事益急階求救于居正居正從容為拱言階一旦巨測公負薄舊僚名拱稍心動而居正頗復為撫按居間業稍緩而拱之客乃搆於拱謂居正納階子三萬金賄不足信也拱無子而居正多子一日戲謂居正造物者胡不均而公獨多子也居正曰多子多費甚為衣食憂拱怒正色曰公有徐氏三萬金何憂衣食也居正色變指天而誓辭甚苦拱徐曰外人言之我何知以故兩自疑而拱之客謂聞可乘也日稍稍以居正過聞拱而都給事中宋之韓遂具疏且

首輔傳 卷七

論居正草成而居正知之走見拱而盛氣言曰公不念香火盟而忍逐我耶拱錯愕出不意曰誰敢論公者居正曰公之門人宋之韓已具草矣拱曰亟呼而止之居正曰公發之安能止之拱曰請出之外以明我心晨入部以某省參政補之韓而其疑居正益甚拱又前後薦其所善中貴人陳洪孟冲柄可禮而抑馮保時尚賢劉奮庸疏捷時政數事語侵拱而給事中曹大奎則極論拱諸大罪居正為擬旨誦大奎於外奮庸亦坐誦或云居正實使之或云獨大奎受之馮保真能明也上一日甫視朝忽馳而下且蹟於陸間第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且不了了居正與拱趨而掖之起還宮即不豫者月餘矣羣臣日請閣問安而上方臥蹶然與肩與至內閣居正與拱驚出前伏上趨之起而持拱仰天氣逆結久之始云祖宗法壞且盡奈何亦復不了了而持拱袂步且至乾清宮門始復謂第還閣別有論明日寂然而居正察知上色若黃葉而骨立神朽慮有巨測為處分十餘條札而封之使小吏持以投馮保即有報拱者急使吏跡之則已入矣拱亦不知為何語第志甚至

首輔傳 卷七

閣面詰居正曰昨密封之謂何天下事不以屬我曹而屬之內豈何也居正面發赤不能言乾笑而已徐而曰吾日與飲食通公安能一切職我拱淺謂然不復置聽而上崩拱與居正懼然且遺詔草拱復自具草以聞凡數事皆欲效司禮權歸內閣馮保聞之意不善也上方諒閣拱有請必報可以為能得上心而喉所善言官四五人列疏論保謂必下拱即擬旨逐之而使其心腹韓楫報居正行且建不世功與公共之居正陽笑曰去此閣若腐鼠耳即功胡不世也而陰使人馳報保得預為備而逐拱諸見拱傳居正既代拱首即請還馮保吏部項之上御平嘉召居正面諭曰父皇昔在御日嘗一再聆德音謂先生忠而高拱邪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因賜居正金幣及繡蟒斗牛服居正頓首謝謂今國家要務唯在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紛更改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曰善亡何復賜居正白玉帶自是賜賚繁盛無虛日矣時上幼冲虛已委居正居正既得國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既已大計廷臣於拱私黨多所屏斥而他不

首輔傳 卷七

乃嫌快於志居恒謂高皇帝真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坐法宮之中朝委表而天下不亂以太阿不下授也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使之法祖時黔國公朝弼數犯法當速而朝議皆難之以為朝弼綱紀之卒且萬人不易速速恐失諸夷心居正擢用其子而馳單使縛之卒不敢動既至請於上貸其死而錮之南京人以為快漕河通居正以歲賦往往行緩逾春而後發即水橫溢非決則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初而旱發發少罹水患其始農頗不便之久而

皆以為常太倉粟至支十年歲開邊互市饒馬則減太僕種馬而多令民以其價納民既樂於不擾價以時上太僕金亦積至四百餘萬又為考成法以責吏治前是六部都察院有覆奏而行撫按劾者度事之不易行或有所按察或兩評當實成者其人各以私軋則故稽之至數十年而不決遂廢廢居正下所可以大小機急為期限行之諫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稍肅而漸有不便於居正者矣尋以六載滿加特進中樞殿大學士賜白金綵繡寶鈔羊酒加等居正有子曰懋修與其弟居謙俱試於湖廣得中式懋修能成文登主可有庇之者人以爲居正不與也而至會試不第居正斷斷修怨其主者人漸議其意而是時吏部尚書楊博病免當代廷議以左都御史葛守禮工部尚書朱衡南京工部尚書張瀚推衡自謂官官保當前叙而又素善事居正頗以驕於公卿間居正聞而厭之然亦恐守禮懇不能飢餓如意故特拔用瀚瀚望最凡薄其預推也索國已怪之自是忽見拔舉朝大駭益相率舉事居正矣始內閣臣高儀不久卒居正以巨調陽朔馬代之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七

調陽與居正行同而年差長然秩尚卑居正引之數加恩至保傳調陽雖不敢有所持詩然內不甚附之居正事取獨斷亦不復訪嘗病假一日而遽入取調陽擬有旨更定曰如此何以示遠近部院大臣緣居正指蓋尋調陽甚或故抑細其鄉人及親厚者以見公調陽惟仰屋歎詫而已上以師臣待居正凡所下御札皆不名稱先生或稱元輔有二百職育於翰林院白蓮雙帶者三居正以為瑞進之上不自有歸德於居正而居正父母皆老高無恙上嘗出蟒繡金裝裝乘乘以手書徵論賜焉居正故棄無居第乃大買地於江陵城使縱騎百夫長龐某者假子取醜醜之便而為督治舍宇甫建而馮保言於上名其堂曰純忠左曰社稷之臣右曰股肱之佐名其樓曰捧日又為儼語以正氣萬世休光百年美之皆御筆大書而出內帑白金千兩為資費於是金基之臺使者監司郡守皆有賄已環塗而為臺使者監司亦如之凡三載而款費直將二十萬自居正希者不能十之一矣留都之小閣醉辱一給事中其長已執而榜於數十且請自繫治矣而他給事中爭上疏講究閣

其語激居正取其尤激者趙參魯論之外而謂其欺幼主不道意以悅馮保也保故以德居正居正稍稍說其被抑中貴人毋與六曹事毋輕街命出使即使而提騎尾而除詞其短備備畢事幸不見譴罰以是德居正而不歸心保居正念御史在外驕任任委撫臣出其上齋欲折之一章小不台詬責隨下又較其長加考察以故御史給事雖長居正然中多不平而仇劾嘉事者出南京戶科給事中余懋學疏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為風已極其職為庶人而御史傳應順德言之尤切然不敢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七

有所侵於居正也居正以經筵進講畢訴於上謂此曹子欲市國恩收召朋黨以便奸縱私至下錦衣逮杖而威之資海給事中徐貞明等坐就獄視且蒙館亦逮請外御史劉臺居正所取士也由刑部郎改居正擬以為德而臺居正近數刺得其陰事而臺之俄出按遼東臺稟捷御史不當報而臺誤報居正以故事裁斥臺臺蓋惡居正且分不得免遂仇章極論其驕橫十餘事居正怒甚見上俯伏而泣不肯起上為下御座以手掖之而曰先生起吾為遣臺竟其獄以慰先生臺至下詔獄上命內閣杖之百而遠戍之時物議頗發劉居正不自安乃陽具疏為解得不杖而奪職還里客有賀居正者曰公真宰相度哉居正登額曰不過宋宰相事耳古人殆不然蓋以輕處為未嫌也亡何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張四維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故事入內閣者曰同某人等辦事至是直曰隨着元輔居正等辦事不欲夷之儉佐也於是四維恂恂若屬吏矣

張四維字子維山西平陽之蒲州人少於居正一歲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以久次為右春坊右中允充經筵日講進右諭德兼侍讀四維北人粗諳書自負能文章而實少所通會頗有幹用才於倚書博為鄉後進而尚書王崇古其舅也二人皆久任邊事以故四維亦頗習之最為輔臣高拱所器重遂超為翰林院學士復超為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如故轉左侍郎崇古時總督宣大俺答求入貢互市崇古以請於拱而四維交關其間事頗有緒拱益器之而是時殿士詹長吏部加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七

太子太保矣又上裕邸時與拱先後講臣也而拱欲投四維前上僭而入閣士儻不獲已則以中貴人陳洪授取中旨得大拜以是心恐拱而忌四維四維猶于進不已其父鹽鹽長蘆累賞數十百萬而崇古鹽在河東相與擅二方利授河東者御史御史亦春怒二家之橫上疏論劾崇古四維詔勿論而士儻謂四維有隙可傾也四維復疑士儻之使之以是兩相搆而給事中韓楫拱客而於四維有鄉曲情復指搆士儻士儻以是益怨拱與四維而卒不勝竟罷去有為士儻不平者復緣亦春疏指劾四維四維意不懌引疾請告歸未幾而拱復念之以修實錄副總裁召同尚書高儀掌學府將出而拱敗復引疾予告四維既饒於財賦時侯居正不絕而慈聖太后之父武清伯偉故籍山西得四維重居為之白太后召掌學府時呂調陽樸而老病數求去不能當居正意而四維頗精悍其督視修實錄功踰於昔雖其出不盡由居正非其所惡也既入內閣事推居正居正亦相狎尋實錄成調陽加少傅太子太傅而四維亦加太子太保矣居正加左柱國支尚書俸額再疏辭上言職化

柄於四維而急事申時行使所知以嗣修卷上之四維已次名二甲第一矣既進御上啓姓名則拔副修一甲第二人而召居正謂曰無以報先生功貴先生之子孫以少報耳居正叩首謝出語於人冀譽言者口而劉臺言漸驗終外諸部久不為中國害獨小王子之部十餘萬眾東北直達左以不獲通互市數入邊然其人少非久即退而總兵李成梁勇悍善戰數拒却之東直者泰寧福餘女直諸屬國長好侵掠為不利成梁伺其入朝劫其後營因殺老弱焚掠輜重又以昏中帥精騎掩之其得屋若不便移徙斯言商生歲以千計居正張皇其捷天子數褒美加恩輔臣居正多辭不受僅受賞而成梁至愷五等爵位三公而兩廣之破山賊首無度正茂正選籌功多居正益重威繼光者亦東南良將也既移鎮澳門多挾南兵從而北人嫉之繼光懼而是時兵部尚書譚綸與繼光以財通綸善御文術頗用居正居正試之驗則益厚綸以示款繼光乃時時購千金進進之居正且他所事畫多得居正意以是事與之推諸皆撫大臣唯繼光所擇欲為不利繼光者即為之徙去之而成梁與二廣之略亦接踵至居正不能却也居正性整潔好鮮麗日必易一衣冰執履綺尚方所不逮時錦衣大帥朱希孝所畜名書畫甚富且死與其精絕者以識別居正既露之於是日有進以博一解顯然尚不能當殿氏之十二而他珍奇瑰異稍洋之矣居正天資刻薄好申韓法以督術馭下而士大夫之惶懼者爭欲投其意張瀚以久任之說進然僅能行之藩某守令而不能行之給事御史吏部屬譚綸用給事中楊言以覈駁

遞之說進則兩都大巨諸方面之任咸賦民舟車就旅店食與貨商賈無別而其屬以公使行則馳驛叩殿道路不勝其陵辱而遠宦者雖負不任行矣亦冗官則即多長僚而待補者累累無罪而祿祿矣清序序則大邑之挾經就試者千餘人而獲隸學官者僅百之一貧書生改業而買矣皆賴以為名美而奉行之人卒不能堅久以故見害而不見利然仕路為少清費亦減十三四承平久姦盜萌起至深入城市剽府庫以去有司秘之莫敢發居正特嚴其禁匪弗舉者雖循吏亦必黜得盜即輒斬決以是有司莫敢飾情盜賊畏死為哀淚而亦多倉卒不審者例盜遊海錢米盈數皆斬首不眾然往往取長繫不能完至瘐死居正獨亟斬之而追補其家屬文吏不習見祖宗制創出以為駭而不便者相率而為怨謫居正奮然身任之不恤也又以糧運阻舊進者議通海運然不能得故時舟子長年而且謂山島多窄窄能觸舟於是膠州一大僚謂有膠河故道自海入濤穿濬而出可以避之其意欲通故河以利其鄉邑而大僚之上佐久滯注不發登八座和而請從事焉居正

者禁服也惟司禮百端上所憑倚問待之而居正凡三  
破錫吏部具故事上進左柱國太傅予一子尚寶司丞  
擊書褒美給四代話命賜宴吏部凡三辭不允最後辭  
太傅而已上時行大婚禮欵髮用幘欲加恩居正疏辭  
仍賜白金百兩綵幣八有副調陽等賜各有差慈聖主  
乾清宮將返慈寧軟諭居正謂我不能視皇帝朝夕恐  
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聖德先生親受先帝付托  
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為我朝夕納諫以輔白德用  
終先帝德凡之誼社稷蒼生永有賴焉因資坐蟒蟒衣

首輔傳 卷七

各一襲白金二百兩綵幣八有副居正修之外光動朝  
野尋馮保之資與托寄約畧得是而亡何其父封少師  
文明卒同列以聞上遣司禮中貴人慰問起止親游樂  
止哭絡繹道路三宮賜贈白金其一千五百兩鈔萬貫  
彩幣三千皆有副白絮六十石麻布百五十疋香油薪  
炭稱是上加恩居正雖踰於他相數十倍然未嘗有意  
圖之而居正出錯愕無專見而最厚者同年戶部侍郎  
李幼孜等倡諫辭請上冲年不能親萬機不可一日無  
相公何忍舍而遠去遂以奪情之說進而居正感矣故

事首輔去位之二日則次輔遷坐左而翰林諸僚吏衣  
緋以謁至是諸僚吏皆衣緋入調陽惟不統識物情雖  
不悉坐左而不先期止其僚入謁有報居正者謂翰林  
皆衣緋拆閣矣居正悲謂我尚在不復少顧忌我即  
一日出春明門何望吏入乃陽上書請之守制向舊意  
為民使固爾之時有議者皆以為非然而不敢言之  
而王德用其僚張位趙志舉吳中行趙用賢習孔教  
沈德甫皆以為不可懋學務李幼孜致書諫止且  
責給事御史不盲效唯唯而已而泄之居正居正怒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卷七

其上遺吏部尚書張瀚慰居正官卑瀚在吏部其  
事居正無不孝願且以汗盜數為言官所捕籍居正以  
妄然不敢以居正奪情為是而左都御史陳瓚北人也  
得八部請居正禮部馬自強頗持之未上而居正悲  
則請於上謂瀚昏老勅令致仕矣御史曾士楚等遂上  
章請居正吏科陳三讓故居正客也而迫於同事者  
小遲聞居正之怒之因蒲伏請居正涕泣求解俄而疏  
亦上矣用費不能平約中行具疏請勒居正歸除服而  
後用之然其辭緩而刑部員外郎文穆主事沈思孝繼  
之則稍峻且旁刺譏居正他事疏上謂中不出馮保蓋  
欲取居正指而居正悲怒不知所為將擬加重罪於居  
王鈞得受申時行請居正而請解時行不可得乃獨  
身往質居正於喪所辭頗峻居正勃然且拜且曰上強  
謂我而請君子力逐我我何以處使有尺刃在我且自  
刺矣錫爵辭不可已而居正揖之出則進士鄒元標者  
復上章至極言居正以元宰而百數大倫何以帥表天  
下且其人非能以仁義輔人主不過習力把持耳用之  
何所利前是上已下旨廷杖樓恩孝八十請復用賢

首輔傳 卷七

中行六十為編氓而元標袖疏草入左掖門謁諸臣冤  
轉血肉中不為懼疏上而中外壯之得百杖成和穆思  
孝皆溺絕而蘇時華星從東南方起長且天無所不掃  
人情洵久不曉有奪情事創起而請言者皆得罪  
以為居正實應之街議卷摺至在謗書燬之兩長安通  
道謂居正且反居正不得已乃草詔戒勵羣臣論所以  
居正而罪言者意再及之必誅無赦馮保為請於上  
宣之朝請稍息於是使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大瑞  
魏朝馳傳往代司喪而禮部主事曹誥等為治祭工部

主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不造朝而以青衣素服角帶  
入閣理政及侍經筵講讀又請辭歲俸上許之而日給  
酒饌一席月給白絮十石香油百斤燭二百枝茶三十  
斤鹽百斤薪炭稱是計直謝於俸賜矣始居正自矯飾  
雖不能無任情而英敏善斷揮霍庶幾以為有魏  
相姚元之風而其客面談之謂漢唐所未親見至相率  
而有伊周之目居正亦雅自負不世出為劉蕡等所撫  
志意漸恍惚而至是始知天下之不見與思以成權劫  
之益無所顧忌居正謂羅倫小豎子何所知其書當按

廟中蓋先朝成化前朝臣稍有事寄者無所不奪情自  
閣臣李賢尊而羅倫以修撰疏非之其言雖不行而嗣  
後人稍自知愛非兵革無有言奪者矣居正之聞喪  
紳先生傳錄倫疏紙幾貫居正知之以故道恨倫而亡  
向上且舉大婚禮故事諸授冊遣聘皆款臣主之而首  
輔為副使居正以有服不當與慈聖亦疑之而使中貴  
人問居正恐難於易吉居正盡其事乃曰后為天下母  
國之大事孰有重者且居正受上恩厚即令之赴湯火  
不辭而新即暫時吉乎於是居正遂被紫橫玉以從事

首輔傳 卷七

凡十餘日初給事中李汝疏謂使居正不服吉不可以  
將禮將禮而服吉恐非上所以處居正與居正所以自  
處夫吉禮非金華比也閣部大臣皆可使不止一居正  
也上荷惜居正幸更之居正雖甚惡冰以其辭直姑切  
責而付吏部處深尋補按察僉事出矣錫爵意憤憤請  
以省親告人謂相君不有父而君故省父以形若短且  
君何以責相君深乎錫爵曰吾自知父不知有相君且  
相君之自為情而自奪之天上奪之可也今乃微太后  
中貴人以要上即如所請不入朝不衣緋可也而今且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卷七

衣錦而從吉即從吉吾意其類之有此而顧揚揚自誇  
謂謂人何幸躬逢其盛於是竟請告以歸故事大禮禮  
成閣臣第有賞而無選拜居正知馮保請中貴之欲得  
之思以為恩市而身力辭之以釣奇乃擬巨調陽進蓮  
極殿大學士兼文尚書俸張四維加少保兼武英殿大  
學士仍各錄一子中書舍人而馮保等皆加秩廢叙矣  
上果謂居正讓而有禮賜書褒諭累百餘言命吏部  
俟服除而授旨以請已報遼東捷賜居正白金百兩綵  
幣八有副先是上所賜札稱元輔或稱先生而不名稱  
先生者獨孝廟然面諭則有之以施筆札至是始兼  
稱元輔張少師先生且待以師禮而居正有奏謝亦自  
負以為帝者節且引贊拜不名之禮隱然兼蕭何子房  
而有之人謂居正傲於上而卑於馮保即陳寤所不論  
也居正見人情已定乃始乞歸葬其父再疏始允使尚  
書司少卿鄭欽紳衣衛指揮僉事史繼書護歸以三月  
為期葬畢即上道仍命撫按諸臣先期馳賜厚書敦諭  
絕白金為印記曰帝眷忠良以賜之如先朝楊士奇張  
季敬例得密封言事仍戒內閣臣調陽等有大事毋得  
首輔傳 卷一

子賓客恐不入銜且謂自強資深當加太子太保文淵  
閣大學士時行稍淺當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詔如  
之其辭同張四維官保一品皆當上自裁定即不爾亦  
當別具啓啓以請不應於推疏定之廢非欲自張大而  
輕自強等體自強仇直數與居正左自分不敢望之人  
以居正是舉稍不易云

首輔傳 卷七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七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八

申時行者字汝默蘇之吳縣人舉進士第一人為翰林  
院修撰初從外家姓為徐久而後復之時行美姿秀  
目疎眉性溫茂有體韻而不促隘能詩文善筆札見者  
無不親重之初以王父愛歸家貧時時居間有司又相  
從狎邪遊既服除補故官與同年王錫爵等錫爵數規  
之始稍樹立不苟取予久之副順天試事遷左春坊左  
中允兼編修選充經筵日講官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  
讀預修世穆兩朝實錄尋為穆廟副總裁進左庶子掌  
翰林院事穆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以久  
次轉詹事再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兼學士世錄成加  
太子賓客食二品俸時行素蘊藉不為居正所忌由是  
得與四維並入閣居正當行上及兩宮賜道里費為白  
金者合千三百兩綵幣十六有副既朝辭復請見於平  
臺上撫諭之曰朕不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以忍  
而允所請雖然國家事重朕將何所倚居正乃勸上以  
大婚之後宜節愛務留心萬機因伏地而哭上亦為  
之嘆嗚墮淚為居正奏辭慈寧宮皇太后復以銀八寶  
六十兩賜之所以慰諭有加出閣門遣司禮中貴張宏  
供張郊外以餞百官皆班送於是所經由有司飭所傳  
治道路然意居正奔喪或參用凶禮則飾白羅傘轎執  
事輿臺胥史之徒皆具素服以俟而居正以邊將所饋  
遺兵器羅列禁衛千兵百騎前後部鼓吹光彩耀日於  
是復皇恐相率易緇練一新復費不貲前是居正父初  
死巡撫都御史陳瑞奏丑所取士也馳至江陵乘輿與  
以謁入門從者易白服畢解紗帕出麻冠於袖而賦之

首輔傳 卷八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八

已復加經伏哭盡哀畢則請見太夫人太夫人不出跪於庭良久太夫人出復伏哭前請致慰乃坐太夫人旁有小閣侍居正所私留以役者也太夫人暇而謂陳君辛一盼昧之瑞拱立揖問曰陳瑞安能為公公重如公公乃能重陳瑞耳公公者中貴之尊稱戒獲見而呼者也太夫人亦為之啓顏至是陳瑞已遷刑部右侍郎復與鄧陽都御史徐學詩及司道守令會葬所以贈遺不可勝計光彩傾遠邇時有同年御史于業者能久矣而與居正故善來會葬至墓所自跪工堪與言密語居正君相地多毋踰於此者是有天子氣居正懼掩耳禮而趨之去既葬且還朝而兵備憲臣與分守閩帥諸請居正尚操用大帥禮居正欣然許之改服上所賜蟒緙以御禮成大出其金帛勞使加等時東嶺奏大捷上復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節賞居正為條列以聞而大學士呂調陽內慙堅臥累疏乞休矣居正疏以母老不能負表請俟秋涼而後上道於是內閣兩都都院輝寺給事御史俱上章請促居正亟還朝上遣錦衣衛指揮程汝敬馳傳往迎為日以俟汝敬辭錫之曰

前朝傳

卷八

金絲幣而令中貴人侍太夫人以秋曰取江路蘇真州上汝汝至居正就道先具疏聞而撫按諸臣各馳奏報上皆有優旨而前是所經由藩臬守巡運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慷慨使侍庭察吏部尚書禮至是無不長跪者臺使越超迎身為前驅約東吏卒千擲傷府傳居正所坐步輦則真定守錢普創以共奉者前為重軒後寢室以便假息旁翼兩廡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為揮筆炷香凡用卒三十二昇之始所過州邑鄰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為無下箸處而其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卷八

定守無錫人獨能為吳饒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此僅得一飽餐此語聞於是吳中之善為庖者召募殆盡皆得善價以歸迨經襄王出候折簡要居正宴故事人臣雖貴極公侯諸王執臣禮居正不欲執臣禮辭不入王強而後可於是直入至便殿具賓主而出王者有北面自義王與居正始也過南陽唐王亦知之諸撫臣爭相競以異禮待居正而獨保定之孟重為甚雖同事者亦羞稱之居正入則孟重以兵部侍郎起佐京營大師矣居正既過良鄉抵郊外詔遣司禮中黃何進宴勞於真空寺口論先生以午八即召見平晝以未入則贊明見而兩宮亦各遣大瑞李琦李用宣論賜八寶金釘川扇御膳餅果醴醴百僚復班迎以次日贊明入朝上延之平臺慰勞懇篤且詢以途路所見歲計物情與北敵衰敗之狀良久乃予假十日而後入閣仍賜白金百兩綵幣六有副新鈔三千貫雙羊上尊御膳因引見兩宮當居正之歸日而御史趙應元以候代襄陽不及會葬既得代而中悔恐獲罪於居正上書移病歸前是有旨御史在外不得輕移病非撫臣為代請而移病者都察院糾察以聞然亦視為故常莫有舉行者而居正之門客會都御史王篆時佐院要脅其長陳煥使論應元時呂調陽以疾在告不出而張四維等擬旨特斥應元為民中外知其自感慙而戶部員外郎王用汲遂劾煥以非法陷應元阿附權臣應元不當罷且謂星變而考察所懲抑者皆居正所不喜宜斥煥而留應元其辭略謂奪用汲官亦為民居正既見用汲疏怒甚撻其事謂臣賦性愚慙不能委曲徇人凡所指書法施一禁之法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疎遠不遺又務綜嚴名

前朝傳

卷八

其空寺口論先生以午八即召見平晝以未入則贊明見而兩宮亦各遣大瑞李琦李用宣論賜八寶金釘川扇御膳餅果醴醴百僚復班迎以次日贊明入朝上延之平臺慰勞懇篤且詢以途路所見歲計物情與北敵衰敗之狀良久乃予假十日而後入閣仍賜白金百兩綵幣六有副新鈔三千貫雙羊上尊御膳因引見兩宮當居正之歸日而御史趙應元以候代襄陽不及會葬既得代而中悔恐獲罪於居正上書移病歸前是有旨御史在外不得輕移病非撫臣為代請而移病者都察院糾察以聞然亦視為故常莫有舉行者而居正之門客會都御史王篆時佐院要脅其長陳煥使論應元時呂調陽以疾在告不出而張四維等擬旨特斥應元為民中外知其自感慙而戶部員外郎王用汲遂劾煥以非法陷應元阿附權臣應元不當罷且謂星變而考察所懲抑者皆居正所不喜宜斥煥而留應元其辭略謂奪用汲官亦為民居正既見用汲疏怒甚撻其事謂臣賦性愚慙不能委曲徇人凡所指書法施一禁之法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疎遠不遺又務綜嚴名

實搜剔隱微推抑浮競以是大小不便於小人而傾危踈進之士遊談失志之徒又從而鼓煽其間相與怨慮嗾昌險鈞奇以覬幸於後日為擄取富貴之計蓄意積慮有間輒發故向者劉藁為專權之論今日用汲造阿附之言夫專權阿附者人主之所深疑也日浸日涸錄金銷骨小則使臣冒大嫌而不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既無親信重臣孤立於上然後呼朋引類藉勢弄權恣其所欲為紛更變亂不至於傾覆國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臣日夜念之憂心悄悄故敢不避煩瀆一控之聖明之司速以明告天下之人臣是願命大臣義當以死報國雖赴湯火皆所不避况於毀譽得喪之間皇上不用臣則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任己以狃人必不能違道以干譽豈肯紀綱必欲振肅朝廷法令必欲奉行森究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撻三尺之公險蹀之士必不敢引進以壞國家之事如有捏造浮言欲以榮戚上聽紊亂朝政者必奉祖宗之法請於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於皇上之職分也優詔褒美居正累百餘言戒飭言者然居正意欲逮治用汲而以四維等輕之逐厲色而待一語不接握筆縱橫了無顧忌咸搥手交成而已及秋而魏朝奉太夫人所經由藩步皆設席屋張綵帳徐州兵備副使林紹至身雜挽船卒中為之導護遠過奔趨將抵京上遣司禮中黃李佑郊迎與魏朝結騎隊鳴鼓角列旌幟橫穿御道而過觀者如堵上復遣中貴人賜金纁絳珠青紅寶石首飾雜色繡蟒羅羅凡四襲白金百兩而兩宮之賜尤有加所以慰諭居正母子幾用家人禮居正乃亦廣製吳妝綺綺奇珍寶

前朝傳

卷八

其空寺口論先生以午八即召見平晝以未入則贊明見而兩宮亦各遣大瑞李琦李用宣論賜八寶金釘川扇御膳餅果醴醴百僚復班迎以次日贊明入朝上延之平臺慰勞懇篤且詢以途路所見歲計物情與北敵衰敗之狀良久乃予假十日而後入閣仍賜白金百兩綵幣六有副新鈔三千貫雙羊上尊御膳因引見兩宮當居正之歸日而御史趙應元以候代襄陽不及會葬既得代而中悔恐獲罪於居正上書移病歸前是有旨御史在外不得輕移病非撫臣為代請而移病者都察院糾察以聞然亦視為故常莫有舉行者而居正之門客會都御史王篆時佐院要脅其長陳煥使論應元時呂調陽以疾在告不出而張四維等擬旨特斥應元為民中外知其自感慙而戶部員外郎王用汲遂劾煥以非法陷應元阿附權臣應元不當罷且謂星變而考察所懲抑者皆居正所不喜宜斥煥而留應元其辭略謂奪用汲官亦為民居正既見用汲疏怒甚撻其事謂臣賦性愚慙不能委曲徇人凡所指書法施一禁之法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疎遠不遺又務綜嚴名



玩以進上及慈寧宮所費頗鉅而錦衣衛即守有史  
繼書官受役如奴客為之收飲繼作矣高拱之廷其自  
出居正而有王大臣獄居正復與益而旋救之拱既內  
恨刺骨而畏其權與交深又不敢不外示威居正始屬  
莽道新鄭拱已病若非故為為狀與詰居正撫之乃大  
笑謝謂任若幾死焉瑞手雖賴公岳而瑞意尚未已奈  
何居正笑曰瑞念不至此且有我在無憂也居正歸而  
拱意其不即召使使瑞太后父武清伯謀之武清伯納  
其賄不得問居正既入而知之謂讓良苦拱既失賄而

首輔傳 卷八

知其泄憂發疾死居正為請於上復其官予之祭葬  
之半而般士僑歸歷城其密戚為開中採與故裕邸中  
賈人善謀乘居正歸而用士僑居正知復切責此採怖  
而不能食數日死馮保有所私門下筆札人徐爵居正  
為擢用之至錦衣指揮同知署南鎮撫又使其其頭游  
七與結為兄弟居正有所謀使游七入以告徐爵爵以  
達馮保保有所謀亦如之或曰上之獎慰居正詔旨皆  
爵草也游七亦入得官勛戚文武大臣至翰林給事  
御史多與還任通姻好游七具衣冠報謁膝上坐為談

宵飲歡呼無間居正固與馮保通關然意忌間張四維  
之私結保也惴惴止之四維以是恨居正益甚掩各入  
賈久而以兵西逼回夷使使之為思慈迎所謂國師鎮  
南聖者創招提利以居之鎮南投書上居正乞賈而保  
以大夫像遺金剛結居正疏聞且辭上褒稱居正輔  
理敵獻宜播還選戎狄咸實朕得垂拱受成深用嘉悅  
敕受之而別為答賜時上病疹愈御朝羣臣皆延賓而  
居正以持服不與復為之御平臺以見慰諭有加賜金  
幣御膳撤蒸上尊上執手使視顏色居正稱賈因勸上

首輔傳 卷八

慎服食戒色欲上曰聖母日與朕偕動止三宮俱未宜  
召居正叩頭謝使還閣而後鳴鐘鼓見羣臣羣未徐  
階執政而李春芳在禮部忠宗室日蕃衍中外數萬人  
皆仰給縣官國土之入不足以供族額相計議為宗藩  
條例子封嬖嬙妻子女名數祿賜之屬苛為之限至是  
居正條摘其間彼此矛盾前後抵牾或減削太苛或擬  
議不定或一事而或子或奪或一令而施行旋止或事  
與理外窒礙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者皆指實言  
之請下禮部會議入會典禮部報可居正于請諸王廢

首輔傳 卷八

却不受亦無敢以私干者而禮部尚書潘於正居正前  
輩顧謬為恭謹其在留都率九卿疏請亟迎居正入朝  
居正憐而用之而漸知其頗納賂為藩王道地不悅也  
微風言者論去之而起用刑部左侍郎徐學謨學謨少  
亦工文章通曉吏事而其守荆州能為民抗持景王侵  
占沙市至奏逮已兩過劫歸居正俱力持起之田間自  
成宏後百餘年來禮部尚書必翰林擢嘉靖之初上以  
席書言大禮當意由他曹特遷言路攻之十餘疏不止  
而學謨自刑部擢仁敢有出一語者人謂居正威在世

宗上矣而居正始所與姻家刑部尚書王之誥之誥自  
用兵事敗歷中外不盡出居正顯而又數與之爭論以  
養母歸其所善者即同年侍郎李汝賓為郡守見辱  
子儒生居正為左右之不十載而至八座居正復與之  
通姻遷工部尚書勿汝無他長以講學博士大夫名每  
見居正輒語移日多布腹心及廣樹朋黨援引所私而  
時一進逆耳語以示忠赤而他所為奪情擅權事未嘗  
不開端引之出則傾身以交仇直聲者謂其力言之如  
相公不聽何股正茂為戶部尚書進大珠塊寶天鵝雞

首輔傳 卷八

以嬖居正而得用居正轉以勸奉慈寧為坐榻或曰上  
見之知其自居正而不善也幼孜與正茂爭寵而妒數  
廢言路論之歸而王象八吏部共見知愛甚于幼孜數  
為居正言幼孜時時在外揚相公之悞諫而已力彌縫  
之冀為異日地居正微伺得而怒之幼孜以疾在告居  
正授一札曰吾微矣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奈何幼孜懼  
遂乞歸居正弗留也而以曾省吾代領工部省吾居正  
所取士也為人貪而巧媚小有文其撫四川而借軍費  
乾沒萬計入佐兵部以右都御史督南院至是代幼孜

首輔傳 卷八

而居正之門人梁夢龍自瀾池總督入為兵部尚書其  
昂在下中尤善媚吏部尚書王國光山西人與四維同  
鄉有連恐居正之疑之而蒙從劣為耳目于是六曹咸  
傾心事居正雖對妻子床第無不稱居正者其始士  
大夫之諫以伊周漸謂為常談不能得居正色則進為  
五臣又有以稷契皋陶不為重則直進之舜禹而居正  
亦恬然不以為駭怪至中尤高晉愬之試士遂以舜禹  
命題非必有他意也而諸當事者紛紛日昏愚勸進矣  
時上漸倚六宮太倉所儲金幾多所宜進居正乃因戶  
部進御覽數口而陳之謂每歲入額皆在其內銷錄畢  
盡今考萬歷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兩而  
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金則已少八  
十餘萬金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金  
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金則已  
多四十萬餘金賈之該部云因請省請留蠲免之不時  
追贖人犯財產之已盡奉旨取用之屢下是以人數減  
而出數溢也因甚憂其不可繼而請上疏之坐隅時賜  
省覽量入為出罷節浮費疏上留中上復傳旨工部置

首輔傳 卷八

錢應居亦以不勝費止之時官請停蘇松織造不聽居正面為宛曲以請得損數之大半復請修武英殿工及裁省外戚選官恩數上多曲從之一日上御文華殿居正侍講讀畢而以給事中上災傷疏聞因謂鳳陽及江南諸郡屢無歲而徐宿之間民至府榆皮為粥不早賑之則相聚為盜賑之不可緩上曰惟先生所處居正復奏上至仁愛民如子凡請蠲請賑無不賜允而在外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剝民間上非惟不體皇上子惠困窮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贊皇上之恩思殊可恨也今給事疏云報災則云不敢報云請蠲則曰不敢請有何不敢報與請而推諉支吾歸怨君上即積穀一事屢奉旨申飭竟成虛文彼皆有自理賦職未嘗佐公家之急則將焉往臣等不勝憤懣以為此輩若遇聖祖不知當處以何法上怒曰爾等何不重處之居正拜領命乃又曰邇年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不爽今江南北窮甚矣河南風災畿輔尤旱將來蠲賑恐不容已惟皇上加意撙節于宮中一切用度及服御可省者省之賞賚可裁者裁之至于布施

首輔傳

卷八

一事尤當禁止與其惠緇黃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尤大上曰然用度當從者即賞賚亦故事耳無所增加居正又曰夫故事者適年之所偶行遂據以為口實非祖宗故事也世宗朝用嚴不為節而晏駕之後尚餘百餘萬金今歲之所進內帑者二十萬而隨取隨用常告之者故事必不爾也願皇上留神上首肯之于是有鑄貨而督君奉行者之肯肅如矣江南尚家如華亭人金壇上海各恃勢若奸滑巧避匿而不肯先賦者與海濱鹽鹵之民錯莫相辨析居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卷八

正聞而深恨之以是選擇大吏精悍者嚴行特賞賦以時起而民不勝垂朴則相率而歸怨居正國家日益以富閭閻日益以貧然功與罪實相當時會居正服將除而上宣召吏部尚書曰予是手敕元輔張少師先生忠孝兩全今制服已滿朕心嘉慰特賜白玉帶一圍大紅坐蟒盤蟒各一葉金盃一把金盞盃一副用示眷念俾朝見後仍御平臺召對以後朝祭經筵俱吉服如舊既對慰諭久之使中貴人張宏引見慈慶宮于宮門叩頭仁聖皇太后賜白金文幣尋見慈寧宮禮如慈慶而慈

首輔傳

卷八

聖皇太后恩獎尤至賜御膳九品金盞盞金善白金綵筆筆素甜食十二器酒十甌使張宏侍宴甫就職而吏部以大婚較論請特詔元輔社稷重臣受先帝顧托切效朕躬以及大婚彌成治理勳績茂著復加太傅增歲祿百石先錄錦衣千戶簡修為指揮僉事于南鎮撫理事居止復辭太傅而受其餘吏部復舉居正守制歲月為之請十二年滿加恩復再辭詔復加恩諭凡百餘言謂卿之所慮恩義兩盡足以垂範萬世特允所請以全忠孝大節至于卿之勤勞簡在朕心當別有酬勞時復當會試大學士申時行與學士許國為上司而居正正二子懋修教修與四維之子泰徵皆中式矣居正屢上請諸陵歸即具疏乞休中云拜手稽首歸政則隱然復子明辟凡再而上天子慰留懇切最後手書稱懋聖口諭張先生親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俟輔爾歲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毋復與此念居正乃出而懋修即狀元及第矣教修亦在前列而泰徵次之皆得禮部主事而皆邑邑不樂人為之語首甲幸有三人云胡斬此二子而懋修與嗣修其列史官每出則眾相指而詛或作

子而懋修與嗣修其列史官每出則眾相指而詛或作

俚諺書而粘之宮牆門下客至引以相告輒得外補王蒙與會首吾益橫南北給事御史則傳作舟王蔚秦耀李選朱璉錢某顧爾行為之爪牙而作舟璉尤恣肆選鄙無耻人所羞而不道者而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抗章言時政不便數事皆陰以指譏居正之操切居正怒欲譴之吏部尚書王國光為畫策曰譴之是成其名也且或以動上聽某請為公任其怨不旬日出為楚府左長史蓋杜其遷轉地也又半歲當大察屬南京吏部都察院去之時尚書何寬與郎中李己比而併譏司業張位位特以居正聞喪有所刺譏其望實若若以王蒙屬不敢抗李己素有直聲人為之恨且惜居正聞位譴亦不悅曰何至乃爾而是時抗居正者穆思謙元標皆已遠成猶撫大臣故折挫之使不堪莫以問于居正取一快而王蒙旦夕待居正知其不釋意于劉臺臺之歸頗不理于鄉人口以是乘間使其鄉御史賀一柱嗾家竄其盜邊銀不法教事于是江西之巡撫王宗載巡按陳下有司悉為之證實而遼東巡按于景昌付身之坐

遼東而繫追其贖金又繫其父子竭產以償不得則別以富人犯法者寬其罪使為之償而後讓戍至嶺外無何飲于其成主所歸而暴得疾以死或曰成主有所愛毒之也而是時王錫爵歸省久之不出其女得道仙去有所奉大士上真俾錫爵與其友大理卿王世貞築室于城居之而女仙之說附焉錫爵屬世貞為之傳語頗傳京師給事中牛維垣御史孫承南故善會曾吾謂此奇貨可以暫居正也省吾遂為維垣具草與承南先後論劾錫爵等語甚危真以動搖上意事下禮部而尚書學謙方思所以報居正攘臂謂此妖孽不可長也具

首輔傳

卷八

以富人犯法者寬其罪使為之償而後讓戍至嶺外無何飲于其成主所歸而暴得疾以死或曰成主有所愛毒之也而是時王錫爵歸省久之不出其女得道仙去有所奉大士上真俾錫爵與其友大理卿王世貞築室于城居之而女仙之說附焉錫爵屬世貞為之傳語頗傳京師給事中牛維垣御史孫承南故善會曾吾謂此奇貨可以暫居正也省吾遂為維垣具草與承南先後論劾錫爵等語甚危真以動搖上意事下禮部而尚書學謙方思所以報居正攘臂謂此妖孽不可長也具

稱欲大有處而慈聖在西宮聞之不憚使中貴人張宏  
語居正神仙者何預人事而路語批根之居正意繼而  
學漢方盛氣以見居正笑謂此二人者皆吾鄉人也事  
渺小且已往不足道學談然而退事遂停廢而南中  
給事吳之美輩復吹噓有言報聞而已而趙用賢吳中  
行亦與錫爵家近王象與省吾意未嫌則風陳炳使用  
故嘗請奪情御史曾士楚按吳使伺用賢中行短而甘  
心焉且因以孽錫爵士楚之初為御史新為子長不得  
已具疏而中悔之既至歎曰吾向者猶參氈也而今乃

首輔傳 卷八

卷八

六

使我鷹犬即且吾已愧人復安敢愧天因絕不復問移  
疾歸而居正竟亦無他行狂生吳仕堪者寧國人也與  
沈懋學善時懋學亦移疾里居而仕堪欲走京師上  
書有所規于居正而懋學止之矣其語頗流聞而吳中  
輕薄子偽為故都御史海瑞論劾居正罪惡亦傳至寧  
國而有梓之者操江都御史胡積庸同知龍宗武使究  
其人不得則執仕堪以塞而積庸知其為懋學友也使  
宗武捕而引懋學且報居正欲自以為功而居正意不  
欲彭彭曰小豎子耳何足煩白簡王象則貽書宗武必  
令引懋學而宗武不可乃餓死其人于獄而寢其事王  
象思所以歸居正與尚書王國光謀曰彼前後上疏成  
斥者皆王夫也而意未嘗一日忘復用欲杜之則莫若  
中之考察之例于是因大觀疏請錄諸戾斥者姓名于  
察吏後而榜之示不收居正悅報可諸戾斥人皆非外  
僚不當觀察而成者已重于察吏不當榜即榜而異日  
委能以例杜其用也人謂居正敏識人也而昏昏若此  
知其不久矣上之初即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  
差有力焉小所并格即以聞慈聖而慈聖素尚上嚴切

責之甚苦且曰內廷可耳即使張先生聞之奈何于是  
上甚嚴重居正而馮保亦自得所以事上不能一切順  
上漸長而朕之保內恃太后外挾居正持上左右御  
殊苛峻小與上狎輒牽下加管責而有力可資藉  
局多持不與而與所私門下屬張大受輩使為上耳目  
頗倚保勢親上左右如孫海客用則沈清宮之用事者  
孫德秀溫泰可禮之泰佐周海則兵仗之領局者也皆  
賈幸善為媚而不甘保之見愛上憲好馳騎挽強擊劒  
豪飲至醉海等以言激之上怒甚詆視其側有二醫皆  
保善子手劒殺之即騎而馳之保所呼而復欲殺之保  
已知其事懼擗大石支門會上醉已甚扶歸熟寐至曉  
保亟趨謁慈聖為慮受語慈聖怒且駭召上與而詰  
之語不可聞上哭謝罪則曰孫海客用誘我耳慈聖乃  
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南京為小火者孝陵種菜而  
孟收乾清宮所蓄兵仗鎗之庫且使上手書潔白責  
內閣居正請于上謂海用處之輕復則為淨軍而又疏  
條海用與德秀泰及周海罪惡請併逐之其可禮監中  
賈及內侍皆教令自陳上裁去留因勅上戒違宴以重

起居專精神以廣嗣嗣節資以香料珍玩以端  
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上迫于太后  
不得已皆報可于是左右親信之為抑而他失馮保意  
者所餘無幾矣居正當上初書禁古君人治亂之事而  
條治者八十一亂者三十六以應陰陽之數論而為  
以俗語解之使易曉至是復屬儒臣紀高皇帝及列聖  
實蹟分類而後者凡四十日創製艱難曰勵精圖  
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  
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淫佚曰正宮闈曰教諸

睡宗舊曰款買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  
儉戒曰謹寶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  
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  
曰謹名分曰裁貢獻曰慎賞罰曰慎刑獄曰  
發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其辭多檢切請  
以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注紀上言動與朝內外  
事為修史張本日用翰林臣四員入直應制詩文及備  
顧問上皆優詔報許旋以滿十二載奏最上為召吏禮  
二部傳諭元輔居正受先帝顧命夙夜在公任事任怨  
雖稱十二年滿實在閣十五年忠勤異常恩典宜厚尋  
使可禮中貴張誠賜白金三百兩綵幣四十疋有副坐  
蟒盤蟒各一襲酒六十醜鈔十萬貫饌差五卓羊米珠  
雞錫蠶油糖菓綉燭之類多以千百計手較奏論  
其精忠大勲朕言不能盡官不能酬及吏禮二部議上  
加上柱國太傅支伯爵俸仍加歲米二百石子一子尚  
寶司丞給四代誥命下聖書褒美錫宴禮部疏辭上柱  
國及伯爵俸而已明興文臣無真拜三公者謂居正當  
力辭至是皆驚怪以為且必封公侯加九錫而居正亦  
益法毋論六卿其視四維等若不屑與稱察者則雖  
等事之益謹而居正則亦已病矣病得之多御內而不  
給則日餌房中藥發強鳴而燥則又飲寒劑泄之其下  
成痔而脚弱不能進食使醫治持小效尋下壅結而不  
能暢不裝已復用寒劑泄之遂不禁去若脂膏者而大  
腸亦遂出日以麻劑上時下論問疾大出金帛以為醫  
藥資凡四閱月竟不愈而自六卿大臣翰林言路部曹  
下至官吏冗散無不設醮祠廟為居正祈禱者吏部尚  
書而下合職業而朝夕奔走仲夏曝身赤日中延至兩

都山陝楚汴淮漕撫按諸京亡不饒矣居正深居不出  
若使知之則欲略其家人以遂取一磨齒而已上始令  
四維等理閣中細務而大事猶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  
始自力而後倦甚不能趨閣然尚不使四維等參之  
還東復以大捷聞居正遂進太師歲加祿二百石予為  
指揮僉事者進同知而四維亦加少傅太子太師建極  
殿大學士時行加太子太保居正病益劇不可為乃珠  
乞歸上復加優詔慰留稱之為太師張太嶽先生居正  
度不起而上亦使人問可木入閣居正首為前禮部  
尚書潘晟次則尚書梁夢龍侍郎余有丁許國張經邦  
而復薦尚書徐學謨曾自書張學顏侍郎王葵等皆可  
大用而指王錫爵等為奸邪上為黏之御屏先是居正  
病大臣為設醮閣中典以請時行執不可已居正病  
劇大臣復有強者時行笑曰此再離矣居正聞之怒至  
是薦居位時行上然及歸居正故識不甚重之而焉保  
辰故所授書者也強居正使燻之時居正已昏甚不能  
有所主矣居正待其子弟嚴每三五日入問安頷之而  
已不交一言而以貌嚴甚惡人見之臥帷中至明不聞  
言輔傳 卷八 五

聲家人怪而發焉則氣絕矣訃聞上悼輟朝賜齋壇  
麻布五百疋米二百石兩宮麻布二百疋米二百石又  
與潞王合贖白金二千三百兩香及油為斤者燭為對  
者以千計薪為斤者以數萬計祭九壇復增七壇大約  
視國公之兼師傳者贈上柱國諡文忠遣官督修仍命  
京堂之四品者御衣之在堂上者護喪歸其子編修嗣  
修等疏辭謝上報諭朕念先生受先帝顧命鞠躬盡瘁  
歿而後已忠勞可憫遣司禮中貴人陳政護喪歸俱令  
馳驛居正之喪輿輜重凡七十餘艘用夫三千餘人前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卷八

後十餘里不絕于四維始為政而事漸變矣馮保  
為上言起潘晟為武英殿大學士使行人即家召之馳  
驟來京晟都而論士論所不齒一旦脫廢籍大用亡不  
媿且笑之香而益以追恨居正四維度時行不欲為晟  
下于是合而風給事御史數上章攻之四維雖以馮保  
故擬旨留晟然而無褒美第云為故輔臣所薦而已以  
示輕晟意馮保不悅也而御史薦吳中行等諸臣當召  
用馮保怒而黜之而給事御史有詆居正時政者皆正  
之客諸大臣猶持不肯行于是學謨歸女子時行之少  
言輔傳 卷八 五

子以自固馮保以病在告少時給事御史復乘間論劾  
晟晟上疏辭四維疑旨放之歸時晟已至臨安道中委  
頓返駕馮保病起志曰我小病也而遽無我居正之黨  
王象晉言若朱璉微知之且謂四維之日甘心于居正  
而逐我商以委身自昵于時行行還無聞而是時余有  
丁亦得入為文淵閣大學士矣皇太子生上喜甚因上  
兩宮徽號頒詔赦天下四維進少師中極殿大學士時  
行進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而有丁濂加太子  
太保遂無以杜中官口而馮保至錄一姪都督僉事矣  
張宏以下為錦衣指揮使同知僉事有差保之始欲討  
伯爵而四維以無故事難之保詎曰爾由誰得今日耶  
而負我于是蒙省行數萬金為保壽益懼接無間俱  
從容言四維短而亟稱時行相約遂王國光則省吾代  
為吏部廷陳炳則察代為都察院四維故所造士也  
而省吾以陵工輒進太子太保御史某者某所厚也遂  
上書極論王國光而中謂國光端四維拔其中表弟王  
謙為吏部主事四維引嫌不敢出時行遂擬罷國光而  
子工部覆議交代疏以御批責其劾刺而適之子是言  
言輔傳 卷八 五

者紛紛起攻四維者甚求徐爵張大受為保道地皆有  
賄于是時行小罰言者以解而四維謂時行之子與  
逢水火矣國光既去而擬當代者馮保私其鄉人梁  
龍王象不敢違遂擬梁龍省吾以象之負約也怒而相  
詬至相擊朱璉復為之交關其間遂不可解而上故所  
幸中貴人張誠者見惡馮保上不得已斥之外而使密  
謂保所為遂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家交結恣橫  
狀聞上且謂其珍玩齋藏于天府上心動而馮保又  
以此上郊天及選婚事得罪左右浸言保過惡其與四  
維善者泄之而四維遂以屬其門人御史李植使極論  
徐爵擅入宮禁為保擬旨挾詐通姦諸違法事而他復  
論曾省吾貪邪縱欲欲以膏而上上已執馮保禁中矣  
于是御史江東之楊四知遂極論保罪狀尋逮徐爵下  
視獄獄省吾勒致仕而論馮保為奉御居南京其下大  
閣張大受等悉奪職從從而盡籍其家保金銀百餘萬  
兩珠寶瑰異以萬計他宅舍田產器用稱是大受等所  
籍亦不貲內藏為充物而上益心慚居正疑其贏積或  
過當矣始居正卒而王象猶挾馮保以恫疑恐喝士大  
言輔傳 卷八 五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卷八

夫尚良之其術愚者趨之若流水有兩子一試其鄉一  
試于南都試南都者九卿給事御史出郊迎巡按以下  
為之餽傳舍具郵供提學至檄屬邑之僑同經者與處  
而監試御史當試時委曲使之同就竟日至暮美酒梁  
肉水陸之珍絡繹餽餉御史至自具草使同號者酌量  
之且代為書唯坐飲噉耳竟得中前列而其鄉之試者  
亦與選人情益憤憤而言官乃列上其事并論劾居正  
三子驟取上第恐劾為編氓時給事御史新進者益  
務攻居正為奇併及其黨而御史楊四知語尤峻于是

言輔傳 卷八 五

居正始尊上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再奪諡而王象晉  
趙用賢皆召遷官有差劉臺贈光祿少卿還其產御  
史魏允貞建言疏頗切時政而謂二相私其子坐貶  
而其後執政驟遷允貞至吏部即以爲差善補過云四  
維知海內之怨居正深一切務爲寬大以收人心而法  
度漸廢弛至天計貪酷不諱罷削者亦得復官及章服  
而祖宗之法且盡矣無何四維以父喪歸四維家素  
富積金至百餘萬而猶納賄不已度不可如居正例奪

首輔傳 卷八

情乃大行金子左右張鯨張誠諸用事使爲間時行  
上頗心動久而察知其無他得稍自安而御史羊可立  
者亦四維客也乃復追論居正罪惡而謂居正以私構  
成逆庶人憲獄獄遂廢人之妃因而上疏辨冤且曰庶  
人之庫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府矣上喜以可立籍居  
正乃命司禮中黃張誠及刑部右侍郎邱橐借錦衣指  
揮給事中往籍其家併勸故攝王憲卿事王憲卿者其  
父莊王薨以幼未立而居正之祖父爲護衛卒太妃聞  
居正少警穎且與王同歲召而奇之賜少食而坐王憲  
卿其下且謂而不才終當爲張生穿鼻王憲卿以是慚

居正而會居正登第召其祖墓之酒至死居正心術王  
然王淫酗暴橫其國遠近皆苦之彈劾屢上後遂至削  
國以幽死當削國時居正雖在闕然不甚當事所謂金  
寶者營語也張誠等行則居正諸子頗侵夜焚毀其奇  
貨禁物而荆州守令以御史意先期錄其人口出其子  
女適避空室者不及發已錮其門則餓死者十餘皆皆  
爲犬所殘食而蓋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將萬兩白  
金十餘萬兩其長子敬修不勝刑自誣伏窮三十萬金

首輔傳 卷八

子曾省吾王象傳作舟等然盡其產不能十之三而懸  
修自縊死家人亦有從死者事聞時行等與六卿大臣  
合疏請小綏之子是詔留田千畝以贖其母而省吾等  
追究亦小綏矣時御史丁此曰復追論科場事謂高啟  
愚之以舜禹命題爲煽居正策禪受且旁及諸黨人時  
行擬旨留啟愚而報處其餘吏部尚書楊勳等駁此曰  
爲曖昧中人以大辟若先朝之趙文華王聯等旨下雖  
出此呂于外而奪啟愚職焚其告身給事中王士性等  
親上旨所向遂極論楊勳且謂時行實黨居正而主之

內閣部院諸大臣復劾士性等庸席之地幾成訟庭丁  
是彼此相率請中貴人求援時行雖得留而大權悉  
旁落矣其後言者復攻居正不已以婚于上是復救法  
司盡削居正官籍奪其所賜璽書四代詔命以罪狀示  
天下謂當剖棺戮屍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楊子編  
修削削俱發戍瘴地李植江東之子可立以能發大奸  
遷京秩有差而時行等聖誣推恩時行加少傅太子太  
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余有丁加少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許國亦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明

年雲南上拜酋捷時行復加少師太子太師中極殿大  
學士有丁加少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許國加少  
保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時四維已服除朝士成指  
目四維且復出未幾而卒時行爲政  
野史氏曰廷和之始微以易進嫌而居位自稱踰于前  
後數公則其才勝也正德之政靈于左右貂蟬之衣若  
焉結矣不有處者誰與彌縫嘉靖之初收漢爲萃宗社  
磐石誰之力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冕與紀皆庶幾是  
二人者甫得政而棄之若敝屣視宏何霄壤也夫之

首輔傳 卷八

初節內勁于權倖而外伸于奸諂不亦曠敞秋陽哉爲  
德不修假辭國老以名爲調劑然再對再起保功名于  
猜世則亦長者效也一清有應變之學而無格心之本  
揮因探舍此將道也而行之探智彈力竭得死幸矣乎  
敏因然遵會一言拜相強直自遂人主爲屈斯功罪不  
亦等哉二李長者而時稍負荷春芳知止伯仲之間也  
言詭遇而獲器不勝才上僭上下偏下東市之辱夫豈  
不幸耶葛沾沾小技以順爲正內固主寵而小寵天下  
之利即不有孽于寧母取也抑二臣者相傾若鶩敵變

伯之地化爲秦楚徐高張申之所歸光也階赤烏凡几  
羔羊素絲嘉靖之際亦何下廷和哉惟其小用權術收  
米物情識者無不遺憾焉雖然若廷和時者俱救時相  
也拱剛復強倖幸其早敗雖有小才烏足道哉居正申  
簡之餘則也尚能以法劫持天下器滿而驕羣小激之  
虎負不可下魚爛不復顧寒焉移易日月虧蔽沒身之  
後名穢家滅善乎夫子之言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  
且吝其除不足觀也已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八  
嘉慶戊辰夏五月  
耶文長抄錄校梓





裴敦復	趙賓	杜庭誠	陳九言	鄭溥	李愷	李秀芝	賈晉	夏侯銘	張浚	嚴杲	張利貞	房自謙	彭杲	席豫	于馮卿	馬光淑	楊奉一	李承先	盧襲秀	崔先讓	蕭諒	張環	董琬	王執言	咸興業	裴令臣	張景明	楊仲昌	姚誠	常無欲	徐履道	李暉	李元成	鄭力	王燾	薛瞻	霍柄楷	莫行楷	趙彥旺	李觀	裴威暉	鄭昉	楊育金	宇文融	郭庭倩	何寂	許誠感	常無欲	苗晉卿	陳任	張思鼎	張元愷	權微	薛自勸	元彥冲	孫翊	馬元直	李觀	盧茂伯	郭虛己	劉遵審	明虛己	姜立祐	陸侃儒	康珽	徐光期	符子璋	苗晉卿	王靈漸	郭佺	李級	張曉	郭元昌	竹承搆	宇文順	新豫	李昂	郭佺	賈昇	王偉	王翼	薛獻	房瑄	邵瓊之	雍惟良	裴拙	陳任	盧茂伯	王璿	劉宿	馬思康	趙輝庭	穆庭斐	顏真卿	裴曠	王大鏡	郭虛己	王靈漸	陸忻	吳鞏	楊注	陳繇	裴子建	平口	徐建	程荆杞	裴季通	韋誠著	宋若思	薛榮先	蔣沈	蔣恩	口	崔口	周口	韓寅	王維	元擒	豆盧友	康一瀾	梁云	楊惠	盧絳	蔡九阜	盧執口	羅希口	于履口	許論	姜紹口	楊釗	崔寅	源少良	韋錄	王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楊日休	張惟一	賈彥璋	宋少真	楊諫	鄭毓	胡口	口	口	鄭恩	薛誠	二人名在并	鄭翰	會二十七	日寓直	九字在下	韋退之	馮緘	薛	耽	三人名	右六人名嵌入題文中	口	杜	王叔達	王翼	李志遠	孫仇兼瓊	吳羣	羣	恒	邵口	王叔達	楊慎矜	達	李珣	房自厚	趙陵陽	周子諒	常從心	韋芝	康瀾	鄭欽說	韋叔將	許遠	沈震	雙通仲	蔡希周	張口	右二十四人名題碑左棧上	劉幼復	崔寓	姜超羣	呂述	帶趙廣微	李儻	元孝綽	王元瑾	皇甫侁	李之芳	李彥超	周德遠	韓賞	王維	柳口	口	口	胡昇倩	王曾	蔣思之	口	瑄	右二十一人名題碑右棧上	王維	趙廣微	李儻	元孝綽	王元瑾	皇甫侁	李之芳	宋口	王縉	崔寓	劉芬	蔣思之	周德遠	成同	孟匡朝	盧播	張口	口	口	杜口	右二十九人名題碑陰左棧上	楊慎矜	姚閔	崔冲	李麟	董琬	姜立祐	劉濂	陳絳	鄭昭	呂周	明虛己	張景淑	蔣冽	王信	蔣演	鄭審	羅文信	賈貢	趙廣微	李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孝綽	口	口	右二十二人名題碑陰右棧上	郭佺	郭虛己	李昂	盧茂伯	賈昇	盧見義	顏允熾	康雲開	鄭宏之	王璿	張利貞	袁楚客	徐履道	汜雲將	李融	郭虛己	李常	李暉	韋恒	裴敦復	裴曠	馬元直	許誠感	常無欲	李觀	苗晉卿	王大鏡	盧茂伯	王靈漸	賈昇	趙賓	張具瞻	獨孤通理	薛忻	崔譚	王璿	韋虛舟	韋恒	張利貞	蕭諒	徐履道	張思鼎	新觀	王翼	李級	張恒	汜雲將	范正則	許誠感	鄭昉	魏方進	董琬	李暉	賈昇	張具瞻	獨孤通理	趙賓	張子漸	薛忻	王璿	劉遵審	張秀明	蕭諒	裴威暉	張利貞	李尚	李濟	徐履道	張思鼎	王翼	李級	汜雲將	楊慎矜	崔冲	張景淑	權微	姜立祐	李挺之	房自厚	崔譚	劉同昇	杜庭誠	魏方進	呂周	達奕珣	邢巨	李珣	鄭章	趙陵陽	周子諒	常從心	崔灌	盧光先	尹中言	徐浩	李抗	王可觀	王鏐	李丹	杜嶋	王掄	崔翰	張重光	李鼎	薛兢	呂指南	黃麟	曾崇穎	李遇	邢巨	賈頤	崔伯陽	陽防	馬貺	李華	趙悅	楊玘	康羽	李彥允	李暉	張省躬	沈庠	馮損	趙克忠	韋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右碑左側題名

韋之口 李舒史口 祁順之 杜敏  
李口 張瑄楊口

侍御史兼殿中

鄭澥 崔 凡 唐 技 陳 會 李元

張 萱 劉 分 楊 到 胡 昇 倚 李 彥 元

李 彥 超 王 維 柳 弈 李 抗 崔 倫

賀 遂 回 李 宓 羅 霸 崔 蕃 文 趙 蕃

崔 沖 吳 口 之 姚 閑 賈 彥 璋 穆 庭 斐

盧 鉉 羅 文 信 李 高 年 王 佐 張 曉

崔 倫 李 抗 蔡 九 皋 蔣 洌 張 光 奇

趙 輝 庭 賀 遂 回 趙 良 器 源 少 良 王 銜

盧 欽 顏 鄭 審 楊 恂 陽 潤 姚 子 彥

鄒 元 昌 李 光 輔 王 佶 蘇 震 王 嶼

任 淳 王 光 大 司 馬 垂 羅 希 爽 姜 超 口

蔣 濱 呂 指 南 鄭 章 鄭 吳 之 邵 道 之

吳 汲 杜 孝 友 曾 崇 穎 崔 口 王 興

楊 日 休 黃 口 口 口 韓 賞 楊 到

平 洌 鄭 欽 說 蘇 震 獨 孤 問 俗 劉 彙

貞 錫 王 端 口 口 趙 克 忠 李 彥 口

沈 震 源 洧 楊 玘 口 口 口 口

李 暉 李 舒 張 口 馮 損 蔡 希 周

韋 口 口 口 李 抗 司 馬 垂 侍 御史 楊 慎 中

穆 庭 裴 王 光 大 口 口 口 李 彥 允 張 蓋

趙 良 器 王 銜 鄒 元 昌 黃 麟 劉 芬

崔 浩 王 佶 許 遠 李 遇 許 遠

宋 銛 楊 玘 源 洧 李 彥 允 口 口

裴周南 王端 張瑄口口 李抗

元恕口 韋黃裳 劉芬元從 王元口

皇甫先 李之芳 監察御史房 休 崔倫

鄭日進 李口口 盧口口 楊式南 郭順口

口口口口口口

右碑右側題名

監察御史

鄭權 李師素 蕭佐常 署崔宜

李抔 皇甫衡 李樞 楊 翻 羅 讓

賈全 薛貢 盧深威 崔 郭 郭 哀

韋璋 鄭勝甫 段平仲 陳 歸 韋 顯

獨孤朗 崔 都 口口道 劉元質 馬 暢

韋貞伯 吳丹 盧 虔 裴 復 孫 草

于 申 徐宏毅 裴次元 盧 侃 李 宣

崔師本 李 儋 唐 武 殷 台 劉師光

嚴 闕 常仲儒

右碑額題名

知雜侍御史 自天寶元載已後

孫景商 崔 罕 殷 台 楊嗣復 張士喆

楊 泰 路 具 楊慎鈴 王 銜 張 瑄

楊 釗 崔 寓 盧 執 顏 吉 溫 顏 眞 卿

裴 冕 竇 華 張 惟 一 崔 灌 顏 允 城

韋 蕃 規 韋 中 立 唐 武 高 宏 簡 劉 鴻 之

馬 錫 姚 高 柳 鄭 昂 之 趙 口 侍 御史 楊 中

盧 虔 監 察 御 史 敬 騫 平 致 和 李 彤

李 武 馮 選 羅 讓 韋 顯 張 莒

鄭 楚 相 裴 疎 監 察 楊 翊 武 徹 常 著

蔣 鍊 長 孫 釋 賈 鞏 邵 說 李 澥

王 沐

殿中書口

侍御史

鄭 繁

口口口口口口之侍題

大中三年重陽口

右四行題分置于螭首處非至碑下不及見也

御史臺精舍碑題名

侍御史

侍御史

侍御史

侍御史

侍御史

侍御史

侍御史

侍御史

侍御史

侍御史

侍御史

侍御史

侍御史

侍御史

侍御史

侍御史

侍御史

侍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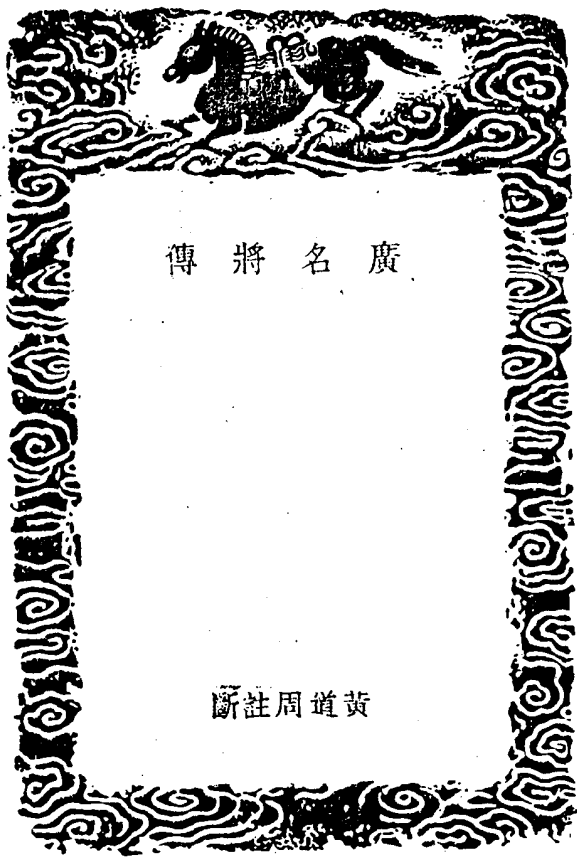
侍御史

侍御史

侍御史

侍御史

侍御史



廣名將傳

黃道周註

序

名將一書。爲武而設也。既爲武設。則名將中之智勇所在。與夫正之爲正。奇之爲奇。必明點醒。細細拈出。使披閱者。一覽而知前人之用意。得借以發後人之用意。方不愧著書之大義。倘纂修無識。祇輯繁文。反遺精要。縱三絕韋編。於武何益。此舊本所以不足重也。當今重武。英傑輩興。莫不思登壇而麾日月。情奢而談風雲。雖曰妙用在於一心。何至學古。然事必有因。機須待觸。若不窺前人已然之妙用。何以發吾心將然之機宜。爲師中之勝算。以此知名將一書。用武者不可朝夕離也。朝夕不可離。而按之茫無竅脈。又且錯落多端。烏乎可也。因取而細較之。芟其繁文。出其精要。再入旁批。有夾註。又總斷結其智勇之所在。雖仍是此百數英雄。祇覺一經洗滌。而面目精神。皆躍躍紙上。使覽之者。會心點首。而悟兵家正之爲正。如此。奇之爲奇。如此。奇正之變動無窮。又如。卽至用衆如何。用寡如何。巧久如何。拙速如何。莫不了了於胸中。而取諸左右。使出而趨戎。自百戰百勝。而伯仲孫吳。不復多讓。誠用武之先寶也。書成。謹弁於首。

崇禎十六年歲在癸未。漳浦黃道周石齋序

新鐫廣名將傳序

用兵有法乎。孫吳諸家之書具在也。爲將必讀兵書乎。馬服之子。以父書敗。而販紂吹簫屠狗者流。崛起阡陌。以百戰取通侯。不聞所讀何書也。兩軍角逐。將智者勝。跬步換形。俄頃百變。存亡生死。懸于呼吸。此亦惟有如張睢陽所云。兵諳將意。將解兵情。以意爲戰耳。何暇遠稽古人已陳之迹。視目前難必之效哉。雖然。運用之妙。在乎一心。此決于臨事者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此肆于平時者也。必俟登壇授鉞。始講鎗鈴。執銳陷堅。始論攻守。是承平之世。不必豫儲將才。飽暖之俟。無庸更籌捍衛。傅所云。備禦不虞古之善教者。何以稱焉。自古國家雖安。忘戰必危。我朝以神武定天下。二百年來。累洽重熙。聖主諄諄訓誡。每以整飭戎政爲急。不復內充宿衛。外總師于從事于選將練士者。歷有年所。篋中舊藏廣名將傳一書。相傳爲黃石齋原本。備錄太公以降。迄于前明。會大猷。凡歷代將帥著稱者。計一百七十餘人。職功按籍可考。公餘披覽。輒增愷益。開與將佐而相指證。多所啓發。蓋是書序次簡明。本末賅貫。又經名流逐加評斷。昭若發矇。介冑之夫。粗通文義。靡不一覽可悉。實爲營伍中必不可少之書。非孫吳諸家僻旨深奧。難索解者可比。會趙怡山廉使。見而欣賞。謀爲之校勘授梓。適潘德宿運使。有海山仙館叢書之刻。因屬附入。以資將略之一助。溯自歐陽涑鹿以來。將之重漸與相埒。願其人多不傳。傳而尤著者。乃有此一百七十餘人。就此一百七十餘人中。其爲名將同。而所以成名者各異。後之人宜何師焉。且古今兵制屢變。古

以車戰。後乃用騎。古以弧矢為利器。後乃用銃。古之藏用石。後乃用火。又況宜于陸。不宜于水。宜于平曠。不宜于險阻。宜于江湖。不宜于海。亦安有極迹之可尋哉。顧有同而異者。有異而同者。不愛錢。不惜命。將之體也。賞必厚。罰必公。將之用也。辨主客。審勞逸。將之經也。知己知彼。抵瑕蹈隙。將之權也。尤必先積其忠。若愛國之誠。又能與士卒同甘共苦。固結其心。俾雖有同仇。偕作之勇。而胸然有親。上死長之義。則一切鎔鋒之奇攻。守之變。無不可舉。而措之。雖古名將。何以加焉。而又何異焉。泥古者不智。以古者無法。由其可傳。以悟其不傳。斯可以讀是書矣。是為序。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八月。兩粵使者宗室著英。

廣名將傳總目

卷一	周	呂尙	吳	孫武
	越	范蠡	魏	吳起
	齊	田穰苴	齊	孫臏
	秦	白起	秦	王翦
	燕	樂毅	趙	李牧
卷二	趙	趙奢	趙	廉頗
	齊	田單	漢	張良
	漢	韓信	漢	周亞夫
	漢	李廣	漢	衛青
卷三	漢	程不識	漢	程不識

廣名將傳總目	漢	霍去病	漢	趙充國
	漢	陳湯	漢	馮奉世
	漢	馮異	漢	寇恂
卷四	漢	賈復	漢	岑彭
	漢	耿弇	漢	吳漢
	漢	王霸	漢	耿弇
	漢	祭遵	漢	臧宮
	漢	班超	漢	馬援
卷五	漢	虞詡	漢	臧宮
	漢	張奐	漢	段熲
	漢	皇甫嵩	漢	朱雋
	蜀	諸葛亮	蜀	關羽
卷六	魏	張遼	魏	張郃
	魏	徐晃	魏	李典
	魏	郭艾	魏	司馬懿
	吳	周瑜	吳	呂蒙
	吳	陸遜	吳	陸抗
卷七	晉	羊祜	晉	陸抗
	晉	王濬	晉	杜預
	晉	周訪	晉	陶侃
	晉	謝元	晉	慕容恪
	秦	王猛	宋	檀道濟
卷八	宋	王鎮惡	梁	韋叡

廣名將傳 魏晉

梁 王僧辨

魏 崔浩

齊 斛律光

周 韋孝寬

卷九 楊素

隋 韓擒虎

隋 史萬歲

唐 尉遲恭

唐 李勣

卷十 薛定方

唐 裴行儉

唐 張仁愿

唐 郭元振

唐 李光弼

卷十一 郭子儀

唐 李晟

唐 馬燧

唐 王忠嗣

卷十二 王彦章

梁 周德威

晉 曹翰

宋 潘美

宋 李繼隆

卷十三 尹繼倫

宋 尹繼倫

宋 种世衡

宋 种世衡

廣名將傳 魏晉

陳 吳明徹

魏 于謹

周 宇文忠

梁 程靈洗

隋 長孫晟

隋 賀若弼

唐 李孝恭

唐 李靖

唐 薛仁貴

唐 唐休璟

唐 王峻

唐 李嗣業

唐 李抱真

唐 李勣

唐 韋載

唐 郭崇勳

後唐 郭崇勳

宋 曹彬

宋 王全斌

宋 曹瑛

宋 郭進

宋 郭進

宋 郭進

宋 郭進

宋 郭進

宋 郭進

宋 郭進

宋 郭進

廣名將傳 魏晉

四

廣名將傳 魏晉

宋 王詔

宋 宗澤

宋 岳飛

宋 張俊

卷十四 吳玠

宋 吳玠

宋 李嗣忠

宋 王德

卷十六 王彥

宋 魏勝

宋 趙方

宋 孟珙

卷十七 余玠

宋 趙葵

元 史天澤

元 張宏範

卷十八 劉基

明 徐達

明 李文忠

明 郭彥

明 傅友德

明 程濟

卷十九 姚廣孝

明 姚廣孝

明 張玉

明 王驥

明 王驥

廣名將傳 魏晉

宋 种師道

宋 韓世忠

宋 劉琦

宋 吳璘

宋 楊存中

宋 劉子羽

宋 李賀

宋 孟宗政

宋 杜杲

宋 趙范

宋 曹友聞

宋 伯顏

元 李善長

元 常遇春

元 沐英

元 俞通海

元 鐵鉉

元 朱能

元 劉江

元 于謙

元 于謙

元 于謙

元 于謙

元 于謙

元 于謙

元 于謙

元 于謙

元 于謙

廣名將傳 魏晉

六

明	郭登	明	韓雍
明	馬文昇	明	王信
明	張輔	明	程信

明	羅通	明	項忠
明	陶魯	明	王越
明	王瓊	明	陳九疇附後
明	馬吳	明	王守仁
明	戚繼光	明	仇鉞
明	楊一清附	明	沈希儀
明		明	俞大猷附

### 廣名將傳卷一

呂尚

明 古園黃道周石齋註斷

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從其先祖封於呂。故名呂尚。字子牙。尚抱經天緯地之才。嘗著六韜。備言陰陽。遂為兵書之祖。時值商紂暴虐。避居東海之濱。坐石磯垂釣。絲不設餌。鈞不曲鈞。每言不釣魚。獨釣王侯。人多笑之。困窮老矣。聞西伯賢善養老。遂往歸焉。入岐州。復釣於磻溪之上。欲于西伯。西伯自羨里歸。髮而將出。命卜有所獲否。卜者曰。所獲非龍非虜。非虎非熊。乃王霸之輔。西伯喜而獵。果遇尚于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吾先君太公。嘗曰。當有聖人興周。子其是耶。太公望子久矣。故又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時年八十有二。西伯尊之為師。問政對曰。為國有三策。敬天。勤民。親賢而已。西伯善之。因與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權謀與秘計。時稱文王伐密伐崇。皆太公之謀。是時天下三分有二。西伯事殷不。改。至武王嗣位。封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其惡愈甚。武王方修文王之業。符太公為師。尚父鷹揚東伐。太公因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衆曰。若兇若咒。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觀兵於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也。武王卜之。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武王欲還。太公力強之。遂前而克商。既克商。武王遂封師尚父于齊。故後之言兵者。皆宗太公之六韜為本謀。

斷曰

廣名將傳 卷一 周

太公尚父。紂王之輔。漁獵以歸。修德用武。學擅陰陽。精分龍虎。黃鉞白旄。揮之如席。伐取商殘。開筭周。結後世談兵。宗之為祖。

孫武

孫武者。齊人也。善用兵。著孫子十三篇。詳言兵家之秘。吳王闔廬欲勦吳滅楚。因往見之。吳王難之。曰。子之十三篇。吾已盡觀矣。然言之易。行之難。子可小試。勸兵乎。孫子曰。可。吳王又難之。曰。勇悍易。柔弱難。子可試以婦人乎。孫子曰。可。吳王異之。乃出宮中美女百八十人。命孫子教武之。孫子受命。遂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因教之曰。汝知汝心與左右手與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凡鼓前則視心。左則視左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不可違。婦人曰。諾。孫子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於是鼓之。右婦人以爲戲。而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今申令既已明。而鼓之。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法當斬。因命斬左右二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趨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為將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二姬。以徇用。其次為隊長。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孫子乃使報王曰。兵已整齊。請王下觀。惟王所欲。用。雖赴水火可也。吳王曰。將軍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用其實。然吳王心知孫武能用兵。後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北破秦晉。孫子之力也。

斷曰

孫子兵法。十有三篇。婦人可試。法令爲先。左右視手。背後心前。申令既熟。笑則斬焉。斬而易。赫然肅然。大威秦楚。千古名傳。

范蠡

范蠡。越人也。事越王勾踐與謀國。時吳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報越。越欲先與未發而伐之。范蠡謀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師遂出。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槁于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蠡曰。以不聽子故。至于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文種行成于吳。請身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將殺其妻子。燔其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伯嚭。可誘以利。請開行宮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獻于伯嚭。受之。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爲臣。若赦之。此國之利也。子胥諫弗聽。吳王卒赦之。罷兵歸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坐臥嘗之。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中之事。種不如蠡。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爲質于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以報吳。蠡皆諫止之。既而吳賜子胥屬劍。以自殺。勾踐乃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諫者衆。可乎。蠡對曰。未可也。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于黃池。吳國精兵盡從。王惟

廣名將傳 卷一 周

三

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曰：「可矣。」乃發智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太子曰：「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于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請成于越，越自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疲弊，輕銳盡死于齊，齊遂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棲吳王于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雉肉袒請成曰：「孤臣夫差，異日嘗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曰：「不忍。」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罷，非為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天與弗取，反受其害，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于執事，使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從王而東，君有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范蠡事越王，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卒滅吳，報會稽之恥，稱上將軍，還國，亦云功成名遂矣。然以為大名之下，難久居，遂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為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去。止于陶，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初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去不決，卒被殺。

斷曰

兵者凶器，戰者逆德。勾踐犯之，故遭天責。棲保會稽，已當死。厚禮卑辭，蠡之善策。使種請成，初猶不測。既賄貪議，乃許歸國。皆脂臥薪，仇填肝膽。二十餘年，報猶不得。至吳北盟，南師方迫。吳使請成，難援前迹。君縱哀憐，臣則赫赫。天與不承，死乃自賊。功成去之，有如行客。三致千金，三散豈齊如此高。人千秋生色。

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而諷之，吳起怒，遂殺其諷者。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嚙臂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適魯事曾子。後母死不歸，曾子薄而絕之。適齊人攻魯，起乃以兵法說魯君，魯君欲用為將，以禦齊。或謂曰：「起妻齊女也，豈為魯耶？」魯君疑之，起急于成名，因殺其妻，以明不與齊。魯君乃用為將，遂破齊以顯名。魯君欲重用之，或又曰：「魯小國也，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是棄衛也。況起殘忍人也，用之必多事。」魯君復疑之，起不得志，聞魏文侯賢，遂往事之。文侯問于李克曰：「吳起何如人也？」克曰：「起貪而好色，其人不足重。然善用兵，雖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文侯於是以為將，將兵擊秦，拔其五城而還。起之為將，雖身極貴，然必與士卒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嘗糲糲，與士卒同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痛哭，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死，子

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知起用兵廉平，能得士心，乃用為西河守，以拒秦韓。文侯既卒，後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存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仍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子乎？屬之子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吾所以居子之上也。」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起，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起，起因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疎遠者，以撫養戰國之士，要在強楚，於是南平百越，北併陳蔡，卻三晉，西伐秦，多犯楚貴戚之忌，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殺起。

斷曰

吳子忍人，怒諷笑，母死不歸，殺妻求將。曾子薄之，魯君疑放，然而用兵，穰苴不讓，甘苦與同，士卒樂仗。守魏西河，秦畏東鄰，在德一言，聖賢度量，魏人忌之，去為楚相，北并南平，功在人上，惜犯貴宗，終令身死。

田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悅之，遂以為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今君驟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恐難行。事願得君之寵，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遂使莊賈往，穰苴因與莊賈約曰：「且日中會于軍門，至期，穰苴先期至軍，立表下漏以待。賈素驕貴，以為將君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視成左右，遂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也？」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于境，君懸于君，何謂相送乎？」君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穰苴遂斬賈以徇。三軍三軍，軍悚然未幾，景公遣使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對曰：「當斬。」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斬，乃斬其僕，車之左馭馬之右馭，以徇。三軍道使，使還報後，行士卒次舍，并窺飲食，問疾醫藥，身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為之出戰，管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渡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封

內所亡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而後入。景公郊迎。勞師成禮。以入。尊為大司馬。故世稱為司馬穰苴。穰苴死後。景公用兵大做其法。故諸侯朝齊。因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遂號司馬穰苴兵法云。

穰苴庶族。人微權輕。燕管厓境。齊國始傾。晏嬰明識。薦直用兵。法斬貴族。一軍皆驚。再加恩以莫不奮。與未經血戰。勢已雷轟。敵人潛遁。道奔捕。尊為司馬。兵法垂名。

孫臏

孫臏者。孫武之後世子孫也。生阿甄之間。嘗與龐涓同學兵法。約富貴相援引。後涓先事魏。得為惠王將軍。然自以能不及孫臏。深忌之。乃陰使召孫臏。臏至。則巧以法別其兩足而擊之。欲隱勿見。適齊使如梁。孫臏乃以刑徒陰見齊使而說之。齊使以為奇。竊載歸齊。見于田忌。忌喜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博。利前者勝。孫臏見其馬足不甚相遠。而馬有上中下輩。往往相配而出。故勝負不決。臏因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乃與王及諸公子約。遂射千金。及臨質。孫臏曰。取君之下驢。與彼上驢。取君之上驢。與彼中驢。取君之中驢。與彼下驢。忌如之。既馳。三輩畢。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以孫臏為能。遂進於威王。威王問以兵法。遂以為師。後魏以龐涓伐趙。趙急請救于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為將。威王乃以田忌為將。孫臏為師。居轎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臏曰。夫解難紛紜者。不控捲。救圍者。不搏。批亢持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內。若不若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空虛。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救弊于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齊因大破梁軍。後魏復使龐涓伐韓。韓告急于齊。齊威王復使田忌為將。孫臏為師。以救韓。忌復直走大梁。龐涓聞之。去韓歸魏。臏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因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竄。明日為五萬竄。又明日為二萬竄。龐涓見之。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去過半矣。乃乘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賡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因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舉火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遂成。孺子之名。齊因乘勢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重天下。世傳其兵法。

斷曰

孫臏學藝。才高被忌。則足致傷。臏刑使廢。誰知裁歸。反為齊利。救趙趨梁。已奪其氣。誠竄誘之。自奔速。魏萬弩馬陵。豈容迴避。孺子成名。是誰之意。

白起

白起者。邯鄲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攻韓衛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攻魏。拔之。取城小大。

六十一。攻趙。拔光狼城。攻魏。拔鄧。楚。干東走徙陳。秦遂以白起為武安君。又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曾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于河中。攻韓。拔五城。斬首五萬。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將馮亭遂謀以上黨歸趙。馮亭于趙。平原君受之。秦果使左庶長王賈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廉頗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言。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頗軍多失亡。數敗。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頗將。以擊秦。秦聞趙括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而王賈為尉。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括至。則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遂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斬。括至。則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遂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壁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復發兵。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其將軍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趙人大震。秦復定上黨郡。遂分軍為二。王賈攻皮牟。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割六城以和。且休士卒。應侯聽之。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賈代陵將。八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亡失。武安君言曰。秦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寫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避之陰密。武安君病不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秦軍數卻。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遺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四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斷曰

秦將白起。戰功濟濟。拔城若山。殺人如水。至于長平。慘尤莫比。四十萬人。一夕坑喪。應侯受和。武安失意。及敗請之際。臥不起。士伍先遷。杜郵後死。雖君寡恩。實天報理。

王翦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精于用兵。事秦始皇。攻趙。遂拔趙。攻燕。遂拔燕。是時秦將李信年少壯勇。亦嘗以兵數千。遂破太子丹。始皇奇之。因問信曰。吾欲攻取荆。將軍度用幾何人。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壯。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兵二十萬。而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于頻陽。李信攻平與。攻郢陵。蒙恬攻郢。俱破之。於是引。





啓與父言兵事，吝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故，答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將，王問何故，母對曰：妾事其父，為將時，身所奉，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其家，以買田宅，王以為何如其父，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必遣之，如有不稱，妾求無坐。王許諾。括既代，頗悉更約東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伴敗走，而絕其糧道，斷其軍為二，軍餒，括出銳卒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降秦悉坑之，遂圍邯鄲，幾不可脫，賴諸侯救，乃得解。王以括母先言，卒不誅也。

斷曰

趙奢田吏，原不臨戎，秦困關與，其勢甚雄，趙欲往救，頗辭乘同，奢獨嘗之，兩鼠穴中，將勇者勝，因備折衝，久淹不進，忽爾猝攻，妾諫者死，善諫者容，北山先據，故成大功，廉頗並列，馬服受封，徒讀父書，兵變不通，長平坑卒，母已先供，朝廷選將，慎勿名從。

廉頗

廉頗者，趙良將也，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時藺相如者，亦為上卿，位在頗之右，頗不憤，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為勞，位在吾上，吾羞，不忍為之下，我見必辱之，相如聞知，每朝會，皆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出，望見頗，輒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諷曰：臣等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頗宣惡言，而君畏之，恐懼殊甚，庸人且羞之，況將相乎，請辭去，藺相如止之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舍人曰：不如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為獨長，廉將軍，孰與吾念之，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所以避匿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請罪，卒與相如，為刎頸之交，後頗與秦相距長平，趙王信間，使趙括代頗，以致敗，燕用栗腹之謀，乘趙敗弱，因舉兵擊趙，趙復使頗將，頗遂擊燕，大破之，得五城，趙王喜，封頗為信平君，假相國，居六年，復使伐魏之繁陽，拔之，後趙成王卒，悼襄王立，又使樂乘代頗，頗怒，攻樂乘，樂乘走，頗遂奔魏之大梁，魏不能用久之，趙以數困于秦，思復得頗，頗亦思復用于趙，趙王使使者視頗，尚可用否，頗見使者，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受頗仇郭開金，還報趙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復召，楚聞頗在魏，陰使人迎之，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于壽春。

斷曰

廉頗趙卿，位下則爭，一聞公言，肉袒負荊，趙括代將，長平卒坑，再起擊燕，得燕五城，悼襄不用，奔魏以明趙困，思頗遣使察情，上馬示健，善飯，示英，使受仇金，遺矢，毀名，愧為楚將，思用趙兵，壽春之死，他他不平。

田單

田單

廣名將傳卷二

趙奢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治國賦，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關與，趙地，趙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曰：廉頗言及問於趙奢，奢對曰：譬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謀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墜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遺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關與非趙地也，趙奢既遺秦間，乃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關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諫曰：秦人不意趙師猝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許歷復諫，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亦曰：諾，即發萬人趨據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走，遂解關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孝成王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攻秦，秦數敗趙軍，挑戰廉頗，固壁不戰，秦因問趙云：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信秦之間，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也，王不聽，遂將之，括自少時學兵法，以為天下莫能當。

田單者齊諸田也。潛王時為臨淄市掾。人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國。潛王出奔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單時在安平。知必有變。因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傳以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塗多以轉折車敗。為燕所虜。惟單宗人以車鐵籠得脫。東保即墨。後淖齒殺潛王。燕引兵圍即墨。即墨大夫戰不利。知田單鐵籠之智。遂相與推立田單為將軍。以拒燕。時聞燕昭王死。惠王立。單知惠王與樂毅有隙。乃縱反間。宣言於燕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惟與即墨也。何難拔之。不拔者。外欲以伐齊為名。內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耳。故後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惠王信之。因以騎劫代毅將。毅遂歸趙。田單知毅去。遂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悉翔舞下。食燕人見而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當有神人為我師。乎。因反走。單乃起而引還。東鄉坐。師事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惟恐燕軍之別所得齊卒。置之前列。與我戰。即墨殘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降者。盡刺皆殺。堅守。惟恐為所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先人可為寒心。燕人盡掘。盡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士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錠。令即墨富家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夷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牛。得千餘。為絳緇衣。盡以五綵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出。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熟。怒而走。燕軍軍夜大驚。牛尾炬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脚枚擊之。而城上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奔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斷曰

齊將田單。田之疏屬。隱於市掾。誰知其潛。燕兵破齊。車先斷軸。人笑鶴突。及變爭門。笑者始服。即墨存齊。其推單毅。單知新王。於毅不睦。巧縱間言。騎劫完局。約降懈之。掘塚火牛。如龍驚目。七十餘城。一旦以復。迎立襄王。功堪尸祝。

西漢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其先五世相韓。至秦滅韓。良欲為韓報仇。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得力士為鐵椎。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怒。索賊甚急。良乃更名。亡匿下邳。偶遊圯上。有一衣褐老父。至良所。直躡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避之。為其老。乃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遂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之。父去。里許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去。後五日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老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

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良受書。且日視之。乃太公兵法也。良異而習讀之。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遇沛公。略地郿西。因以太公兵法說之。良嘗為他人言。皆不省。獨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之。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峽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敵。臣聞其將屠家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沛公以為然。因令鄒食其持重寶。以昭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西與成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意欲留居之。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去暴。宜編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意樂此。所謂助桀為虐。沛公乃還軍霸上。以距關。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與良善。知良在沛軍。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沛公距關。誠欲倍項王。耶。沛公曰。願生教我。我距關無納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將奈何。良乃固要項伯見沛公。與飲為壽。結為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王。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謝羽。鴻門乃解。羽因以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之國。良請歸韓。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漢王信之。乃使張良還行燒棧道。良歸至韓。時羽已殺韓王。國無可復。遂欲以報秦者報楚。未幾。漢王還定三秦。項王欲擊之。良乃遣楚王。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而止。不敢東。又以齊反。遣羽曰。齊與趙欲並滅楚。項王以故北擊齊。良乃問道歸漢。漢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與之誰可。與共攻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將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而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黥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嘗為畫策。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于彭陽。漢王恐。與鄧食其謀。搗楚糧。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于杞。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今秦失德。秦義滅六國。使其後無立錫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其君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叛。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適良從外來。謂漢王曰。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燒楚糧者。具以鄧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陛下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箸為大王籌之。湯伐桀。封其後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羽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代紂。封其後于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其不可二也。武王克商。表商容之閭。式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其不可三也。廢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其不可四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假武修文。不復用兵乎。其不可五也。休馬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其不可六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其不可七也。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

故舊從陛下游者。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填塞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也。且夫楚惟無強。六國立者。復境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陛下事去矣。漢王慨食吐哺。罵曰。豈備幾敗乃公事。令促銷印。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功。高帝曰。連壽韓。韓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部下與上會。留侯曰。臣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願封留侯。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曰。此何語也。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已。定何故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偏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變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彘臣所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安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亟趨承明御史。定功行封。彘臣能酒。皆喜曰。雍齒尚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請帝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留侯曰。雒陽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函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命劉。西都關中。漢十一年。黥布反。上自將兵而東。留侯曰。臣宜從。奈病甚。但楚人劉。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十二年。從征陳。歸。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惜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強秦。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乘人間事。從亦松子遊。遂借學辟穀。導引。輕身。卒子房始所見老人。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鉅城山下黃石。因取而寶祠之。

斷曰

少年為韓。博浪椎秦。一編帝師。圯上老人。沛公天授。說合如神。還軍霸上。謝羽鴻門。當前借箸。埋勢具陳。運籌決勝。功莫可論。封齒息反。從劉都尊。布衣封留。志願已伸。寶祠黃石。以明感恩。亦松從遊。辟穀探真。始見終隱。千古惟君。

韓信

韓信者淮陰人也。布衣時不能治生。且貧無行。又不得推擇為吏。嘗從下邳鄉亭長寄食。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信往不為其食。信怒。因絕去。釣於城下。諸母漂。以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終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食之。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於是信然視之。俛出胯下。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法。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坐法當斬。其獄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監斬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之。與語。大悅之。言于漢王。漢王拜為治粟都尉。

尉。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亡也。信度何等已數言于王。王不用。因亦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于王。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聞亡者。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所追獨信。誰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若長士。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願王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于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而爭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如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項王臣等事之。請言其大者也。暗啜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慈愛。言語嘔噉。人有疾病。泣涕分飲食。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劄幣。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不殘毀。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于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敵。且三秦王原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鄲欣得免。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人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既而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擊魏。魏王豹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鄧生說豹不下。因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罽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因使人請漢王。願益發三萬人。臣請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于滎陽。漢王乃遣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觀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極疲。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君信也。皆稱仁義。不用謀詐。奇計。吾聞兵法。十則圍。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千里襲我。亦已能極。如此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遂不聽廣武君策。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大喜。乃收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半夜傳發。遣輕騎二千。持一漢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復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皆曰。

諸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不且信乃建大將旗鼓鼓行出背水陣趙軍擊之大戰良久信伴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遂信其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遂馳入趙壁拔趙旗立漢赤旗趙軍已不能得信等退歸壁壁皆漢赤旗見而大亂以為漢已得趙王將軍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漢兵夾擊之遂大破趙兵斬成安君泚水上擒趙王歇諸將皆囚問信曰兵法右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死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必置之死地然後人人自為戰若與之生地皆走矣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縛廣武君而至麾下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因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信固問廣武君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將軍涉西河游魏王一舉下井陘不終胡破趙二十萬眾謀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若此者將軍之所長也然而樂勞卒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之所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曰今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醪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于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諸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靡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于燕燕果從風而靡乃使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從之楚方急圍漢王于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陳布走入成鼻楚又復急圍之漢王出成鼻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于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耳信未起即其臥內奪其符印以應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來渡平原開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軍信因與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並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圖其鋒不可當不如深壁令齊王使信使招所亡城亡城必反漢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之為人寄食于人受辱胯下無兼人之勇易與耳遂與信夾濰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為高餘壘滿壘沙壘水上流引軍半渡壘龍且祥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吾果知信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壘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于滎陽韓信使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且夕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譏漢王是固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

目為守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其王耳何以假為乃遣良往立信為齊王發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說齊王信曰漢王身居項王掌握中者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也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然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聽用故背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與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從故我得以至于此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以奇策感動之因說以相術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是下之賢兼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鄉利背義乎通曰臣聞勇略震王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載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竊為足下危之韓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信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王已被漢王襲奪齊王軍從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賜百錢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高祖以陳平計發使告諸侯會陳將遊雲夢欲襲信信謁高祖于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祖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否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信曰臣多多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能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于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惟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叛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乃謀于家臣夜詐謂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結信曰雖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

斷曰

淮陰侯夫做于漂母時不利分胯下受侮事楚無知事漢誰敢火燒連腋身幾伏斧蕭滕雖奇沛猶未許既亡道還方驚境語暗出陳倉定案擊楚非阿拔趙作乘旗鼓張田雲沙要求齊王千金報恩百錢差沮能辦多多不能自處未央被誅前功何補

周亞夫

周亞夫者。絳侯勃子也。漢文帝封為條侯。絳侯後。文帝六年。匈奴大人邊。乃以劉禮為將軍。軍霸上。徐廣為將軍。軍棘門。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被甲。銳兵。勁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又不得入。乃使使持節詔將軍。苦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更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驕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慰勞將軍。成禮而去。後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曷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取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因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文帝崩。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于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至淮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梁。梁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鄧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然楚兵輕不能久。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壁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使吳梁相擊。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曰。兵無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一奇也。王不用。太尉既會兵梁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餒。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逐。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因乘勝遂滅之。降其兵。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計為是。遂為丞相。其後匈奴有五。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為列侯。太尉因謝病。居無何。召詣廷尉。嘔血而死。

斷曰

亞夫治兵。既嚴且銳。軍中不馳。天子按轡。霸上棘門。有如兒戲。吳楚反時。剽輕難制。堅壁守之。以挫其氣。委梁絕饒。西北謹備。挑戰不出。披擗高壘。吳師餓奔。方乘其弊。既斬吳頭。太尉謀是。功高難居。嘔血而斃。

李廣

李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家世世受射。漢武帝時。匈奴大人入塞。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因善騎射。殺首級多。為武騎常侍。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景帝初。吳楚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于昌邑。帝以梁王授廣將軍印。

故還賞不行。印故不復行賞也。徒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敵戰。恐亡之。乃徙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景帝使中貴人從廣擊之。中貴人以數十人馳。見敵以三人與戰。三人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奔告廣。廣曰。此必射賜者也。乃以百騎往。殺其二。生得一人。果射賜者也。已縛之上馬。敵人驚。盡上山。列陣。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以百騎走。敵人追射。我立盡。今我留。敵人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敢擊。因令諸騎去敵營二里所。皆下馬解鞍。敵果疑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謀其兵。廣突前射殺之。復還。至騎中解鞍。敵兵終疑之。夜半皆引去。平明。李廣乃歸其大軍。武帝時。以廣為未央衛尉。程不諶為長樂衛尉。及出擊。敵廣行無部伍。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幕府省文書。遠斥堠。然亦未嘗遇害。程不諶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程不諶曰。李將軍極簡易。士卒樂為之死。然敵卒犯之。無以禁也。我軍雖知。然敵不得犯我。是時二人皆為名將。然敵人畏李廣之略。士卒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諶後。廣出雁門。擊敵人。敵人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置廣兩馬間。絡而盛。隊廣行十餘里。廣伴死。視其旁。有一敵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敵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而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敵人數百追之。廣取敵兒弓射殺之。以故得脫。至漢。廣為庶人。嘗夜從一騎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李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敵人入殺。遂西太守。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新亭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敵人聞之。號曰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不能入。夫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衆共之。將兵至絕乏之處。見水。食。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卒以此愛樂。為用。廣嘗憐善射。專以射為戲。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嘗與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然列校以擊敵。功封侯者數十人。獨廣無尺寸之功。以封邑。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抑命也。朔曰。將軍自念。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太守。羌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坑之。至今大恨。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封侯也。後漢大將軍衛青擊匈奴。青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出東道。廣自請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部。青陰受上。誠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因不聽。廣請。廣不謝而走。意甚愠。及就部。曲引兵出東道。軍無鄉導。遂失道。後於大將軍。大將軍使長史問廣失道狀。其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因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使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遂引刀自刎。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垂涕。

斷曰

李廣為將。才氣無雙。世世受射。射無不當。三人與戰。中貴受傷。殺其二。擒一。以償。孤軍擊敵。解按其

傍敵疑為誘轉奔而亡不擊刁斗部伍偏強凡戰可候候則未嘗細推其故禍在殺降迷道自到天意難量

衛青

衛青字仲卿嘗從人至甘泉有一錯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免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元光六年以椒房戚拜為車騎將軍擊匈奴斬首虜數百騎賜爵關內侯是後凡匈奴犯邊皆有斬獲又略定邊地其廣遂拜青為大將軍益封青八千七百戶三子皆侯後匈奴入代殺都尉大將軍統率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等出擊之各斬獲有功獨建以三千騎與匈奴戰萬騎戰敗盡亡其軍獨以身歸青問建罪當如何周勃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神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闕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以數千常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思無威而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管轄將以臣之尊而不敢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上弗誅贖為庶人

斷曰

青之少賤無異凡奴何期豎眼乃在錯徒後果封侯威震單于神將蘇建將兵擊胡以千敵萬苦戰日餘寡不敵衆一軍皆死僅以身免逃歸伏辜念日可殺毋玷簡書青獨曰否是不宜誅明威易耳仁賢難爭以寡敵衆不為賊俘歸死司敗不畏罪誦其忠其勇曾大丈夫概赦無赦何以勸乎表上其事以俟廟議思出天子威仍在吾果許贖罪以示優殊其子蘇武牧羊海隅孤忠苦節千秋所無蓋愆自贖收之桑榆實青恩思固結不渝明德之遠其如此夫

程不識附見李廣傳

廣名將傳卷三

霍去病

霍去病者大將軍衛青姊子也年十八善騎射從大將軍為嫪姚校尉嘗與輕勇騎八百直乘大軍數百里赴利斬獲首勝過當封為冠軍侯後率兵征胡以張燕前使大夏留胡地久知善水草處用為導軍故軍得無饑渴去病為驃騎將軍與公孫敖李廣張敖等分道擊虜兵去病涉鈞著濟居延遂燹小月氏斬獲甚衆諸宿將士馬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以壯騎先去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漢王欲降漢使人馳傳以聞上恐其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相擊渾邪王裨將多不願降欲遁去去病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十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然後將其降者號十萬人渡河歸上封渾邪王為漯陰侯嘉去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後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匈奴策常以漢兵不能度漠輕留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乃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出定襄代郡轉戰遂追至真顏山道信城得敵人積粟悉燒其城既還論功上曰去病約輕騎絕大漠封狼居胥神於姑衍登臨瀚海執訊登壇取食于敵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賞賜甚多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官欲教之孫吳兵法去病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

兵法。上為治第。對曰。敵人未滅。何以家為。上益重愛之。然少而待中。貴不省士。餘棄粟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之糧或不振。而去病肉穿城。關輒事多如此。

斷曰

驍騎將軍。名曰去病。出塞遠征。常徵天幸。邪邪欲降。乘尙未應。去病往迎。執為成命。欲亡斬之。請王入城。上教學兵。方略自勝。上為治家。志在平定。為將若斯。忠勇可敬。不惜士餓。是其一病。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武師將軍擊匈奴。大為敵所困。漢軍乏食。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武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武帝親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為後將軍。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問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恭。自後羌人旁緣前。輒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實盟。上聞之。以問充國。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西羌反時。亦先解仇。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征和五年。先零豪對。願等通使匈奴。由此觀之。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宜及其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候狼何果遣使至北。以新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小月。臣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先零罕罕。乃解仇。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豫為備。於是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遂劫掠小種。背叛塞。安國引還。以問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遠老。臣上復間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虜。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安屬老臣。勿以為疑。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萬騎。欲渡河。恐為敵所遮。即夜遣三校。响枚先渡。渡風營陣。遂以次盡渡。敵數百騎。出入軍旁。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且恐為誘。兵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又遣騎候四望。墜中無敵。遂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曰。敵若以數千人守此。兵豈得渡。吾今已渡。知羌虜無能為矣。充國行兵。常以遠斥堠。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營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郡。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敵敢挑戰。充國惟堅守。且遣子超。印將胡越騎為支兵。又遣所獲羌人。歸告種豪。大兵止誅有罪。明白自列。無取並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錢。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蓋充國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罕。及劫略者。解散虜謀。而酒泉太守辛武賢。乃請益馬食。分兵並出。散放酒泉。合擊罕罕。可奪其產畜。天子下其書。令充國與衆議。之。充國以為。武賢欲分兵兩道。並出。回遠千里。以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約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且敵據險。守後。難以絕糧道。必至兇危。為夷狄笑。又謂可奪其產畜。尤非至計。臣意先

零首為叛。逆劫略他種。不若且罕罕。開暗昧之過。而勿宜。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迨其悔過。因赦其罪。擇良吏。稍循之。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也。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皆謂先零兵盛。而負罕罕之助。不先破罕罕。則先零未可圖。天子因遣許延壽。以爾書。嘉納武賢之策。拜為破羌將軍。擊罕罕。又以吉請充國。充國得請。以為將任兵在外。非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利害曰。前遣降羌。告罕罕。以朝廷德意。罕罕之屬。未有所犯。今先零光楊。將騎四千。及煎鞞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今置先零而先擊罕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至計。臣聞兵法。攻不足。守有餘。又云。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今先零楊。玉率兵為寇。燒酒泉。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此致敵之術。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且張掖酒泉。二郡兵少。敵至。尚不能守。而使之行。攻。釋致敵之術。而從為敵所致之道。愚以為不便。且先零欲為背叛。故與罕罕。解仇。結納。然其私心。惟恐漢兵至。而罕罕背之。皆欲先赴罕罕之急。以堅其約。又通脅諸種。國家之憂。恐不易解。臣意先擊罕罕。則罕罕之屬。不煩兵而服矣。上賜書報。從充國議。充國引兵至先零所在。敵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盡棄車乘。欲渡湟水。道與狹。充國徐行趨之。或曰。遂利行。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因是敵爭走。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擄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百餘輛。及兵至罕罕。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罕大喜曰。漢果不擊我。蒙恩忘率。乘來歸罕罕。罕罕不煩兵而下。充國病。上賜書曰。將軍年老。加疾。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進兵以擊先零。是時先零。先零降者。已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以待其弊。奏欲上。會得進兵。覆書。其子印。恐忤上意。因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遺絀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羌金城湟中。殺解八錢。往者吾謂。歌中承。羅三百萬。解。羌人不敢動矣。歌中丞。請羅百萬。解。乃僅得四十萬。解。及義渠安國。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敢放。為逆。其失已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倘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以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麥稿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六石。又恐他虜。卒有不虞之變。相因而起。為明主憂。且羌人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羌人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百二千頃。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揚。汝。南。步兵。兵。與。吏。士。私。從。者。合。九。萬。二。千。八。百。一。十。一。人。分。屯。要。塞。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北。騎。就。草。則。郡。益。畜。者。大。費。上。報。曰。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計。敵。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充。國。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明。主。斷。帥。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敵。敵。雖。未。即。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謹。條。陳。不。出。兵。屯。田。便。宜。十二。事。步。兵。留。屯。以。為。武。備。威。德。並。行。一。也。使。敵。失。肥。饒。營。諸。羌。相。叛。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事。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督。甲。士。循。河。漕。穀。至。臨。羌。以。揚。威。武。五。也。以。閒。暇。時。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羌。僥。倖。不。出。亦。令。敵。負。風。寒。

零首為叛。劫略他種。不若且罕罕。開暗昧之過。而勿宜。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迨其悔過。因赦其罪。擇良吏。稍循之。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也。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皆謂先零兵盛。而負罕罕之助。不先破罕罕。則先零未可圖。天子因遣許延壽。以爾書。嘉納武賢之策。拜為破羌將軍。擊罕罕。又以吉請充國。充國得請。以為將任兵在外。非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利害曰。前遣降羌。告罕罕。以朝廷德意。罕罕之屬。未有所犯。今先零光楊。將騎四千。及煎鞞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今置先零而先擊罕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至計。臣聞兵法。攻不足。守有餘。又云。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今先零楊。玉率兵為寇。燒酒泉。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此致敵之術。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且張掖酒泉。二郡兵少。敵至。尚不能守。而使之行。攻。釋致敵之術。而從為敵所致之道。愚以為不便。且先零欲為背叛。故與罕罕。解仇。結納。然其私心。惟恐漢兵至。而罕罕背之。皆欲先赴罕罕之急。以堅其約。又通脅諸種。國家之憂。恐不易解。臣意先擊罕罕。則罕罕之屬。不煩兵而服矣。上賜書報。從充國議。充國引兵至先零所在。敵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盡棄車乘。欲渡湟水。道與狹。充國徐行趨之。或曰。遂利行。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因是敵爭走。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擄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百餘輛。及兵至罕罕。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罕大喜曰。漢果不擊我。蒙恩忘率。乘來歸罕罕。罕罕不煩兵而下。充國病。上賜書曰。將軍年老。加疾。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進兵以擊先零。是時先零。先零降者。已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以待其弊。奏欲上。會得進兵。覆書。其子印。恐忤上意。因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遺絀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羌金城湟中。殺解八錢。往者吾謂。歌中承。羅三百萬。解。羌人不敢動矣。歌中丞。請羅百萬。解。乃僅得四十萬。解。及義渠安國。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敢放。為逆。其失已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倘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以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麥稿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六石。又恐他虜。卒有不虞之變。相因而起。為明主憂。且羌人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羌人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百二千頃。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揚。汝。南。步兵。兵。與。吏。士。私。從。者。合。九。萬。二。千。八。百。一。十。一。人。分。屯。要。塞。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北。騎。就。草。則。郡。益。畜。者。大。費。上。報。曰。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計。敵。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充。國。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明。主。斷。帥。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敵。敵。雖。未。即。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謹。條。陳。不。出。兵。屯。田。便。宜。十二。事。步。兵。留。屯。以。為。武。備。威。德。並。行。一。也。使。敵。失。肥。饒。營。諸。羌。相。叛。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事。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督。甲。士。循。河。漕。穀。至。臨。羌。以。揚。威。武。五。也。以。閒。暇。時。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羌。僥。倖。不。出。亦。令。敵。負。風。寒。

之地受霜露疾疫之患。七也。無經阻遠道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敵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不驚動河南大開小開。使出他疑。十也。治涇陽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從枕席過。仲威千里。十一也。大費既省。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奏上。上復報曰。將軍言兵可期月而望。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充國又奏曰。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離凍。擊開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以為敵破壞。可日月窺。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且屯田內有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能。敵見萬人留田。為必擒之計。其士崩歸。德宜不久矣。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謝。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當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因報充國曰。將軍計善。其留屯田。疆食自愛。是年秋。罕罕先零。楊玉首降。明年。充國請罷屯田。振旅而還。年八十六。薨。諡曰壯侯。

斷曰

充國老將。識夷最真。解仇合約。從來不馴。先零罕罕。為患正新。執急執緩。當以罪論。問誰堪此。無驗老臣。請往一見。勝于百聞。殄滅為期。不食小勳。忠言能騎。便宜留屯。初上國計。是不三人。十五十八。後漸轉。先零之死。期月先陳。盡忠明主。千古稱純。

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為人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然家貧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後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初宣帝時。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身入朝。見郅支以為呼韓被弱。不能自還。即西收其右地。會漢發兵送還呼韓。郅支遂怨漢。擁護呼韓而不助。因求還侍子。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益強。遂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屍。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時湯與延壽已出西域。湯聞郅支叛漢。因與延壽謀曰。郅支單于雖在絕遠。然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並驅為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湯曰。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尚猶豫。會病。湯遂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及屯田吏士。欲舉事。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子欲沮之耶。延壽因從之。遂其上疏。自劾。即日引軍分行入康居界。進攻木城。破之。遂入土城。郅支聞漢兵至。欲去。恐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為漢發。自無所之。遂反而堅守。及二城破。漢兵縱火。吏士爭入。遂斬郅支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因上疏曰。郅支單于懷毒行于民。大惡通于天。臣延壽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威。斬郅支首。懸之庭街。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既歸入塞。湯素貧。所獲財物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仇也。上立出吏士。既至。論功。石顯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士。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邀幸。生事于虜。方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日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

外國。傷賊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今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遺旨。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恥。萬夷情。莫不震。呼韓邪單于見之。且喜且伏。願守北藩。累世稱臣。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齊桓前有管仲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武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虜虜萬之數。經四年之勞。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今康居國強于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于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土。不費斗糧。而滅郅支。故言威武勤勞。則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武師。而大功未著。小罪數布。臣竊痛之。乃封延壽為義成侯。湯賜爵關內侯。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湯下獄當死。中大夫谷永上疏頌其功。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請發城郭燧炮兵。以自救。廷臣議不決。上召湯問之。湯對曰。此無足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虜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刀朴鈍。弓弩不利。近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雖衆。不足以勝會宗。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燧炮兵。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此時已解矣。屈指計之。不出五日。常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果報已解。

斷曰

郅支叛漢。殺漢使者。西奔康居。以圖苟且。豈料陳湯。恰操塞馬。進斬郅支。有如闕下。大張漢威。以揚中夏。雖未請誅。行權可也。延壽欲求殊恩。勉封列侯。隨封隨罷。屈指為孫。早知解瓦。英俊奇才。用宜寬假。

馮奉世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以良家子選為郎。先是漢使出使西域多辱命。或貪汗為外國所苦。是時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並殺漢國使。奚充國。又攻劫南道。與敵盟。叛漢。自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乃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誦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奉世乃罷兵。以開宣帝召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乃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禮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悅。下詔封奉世為奉世侯。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專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士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為奉世出使。而擅始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不可為後世法。即封奉世。則後之奉使者。皆以奉世為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于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封。上善望之議。遂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永元二年。隴西羌反。詔丞相韋元成等。將將軍馮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為憂。而復遣光祿。元成等漠然莫



對獨奉世曰。羌近在境內背叛。不誅何以威遠。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  
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自決。往者數不。料敵。故師至折傷。而曠日煩費。咸武虧矣。今反敵無  
慮。二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元成等皆以民方收斂。未可多  
發。二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秋。狄皆有輕遊吏之心。今以萬  
人分屯數處。敵見兵少。必不設備。戰則挫兵。鈍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則弱形見矣。弱形一見。諸種並起。  
臣恐中國之患。非四萬所能解也。故少發而曠日。與一舉而即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詔益二千  
人。命奉世與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分屯三處。先遣校尉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于廣陽。各  
羌人盛多。皆為所破。奉世乃具土地形。並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上悟。乃發兵六  
萬人。拜任千秋為奮勇將軍。以助之。奉世乃與千秋合軍。進至隴西。大破羌人。斬首數千。餘皆逃亡。出塞  
明年。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錄功。賜奉世爵關內侯。奉世居瓜牙官。前後十年。功名次于趙充國。後漢  
餘病死。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那支功。封列侯。杜欽。上疏追諡奉世前功。曰。前。奉世王。殺漢使。  
約諸國背叛。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奉世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出使。春秋之義。  
無。遂。漢家之法。有。不得。今。匈奴。那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甘。延。壽。發。城。郭。兵。屯。川。  
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恐。以。為。比。罪。則。那。支。薄。益。敵。則。沙。車。乘。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  
世。為。功。於。邊。境。多。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則。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  
功。同。賞。異。則。勢。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議。

斷曰

沙車王驩。欲盟叛漢。郭善以西。皆擁為亂。奉世不平。徵兵討叛。傳首長安。武威。燧。煥。胡。廷。議。封。駁。為。專。  
擅。光。祿。大夫。聊。以。消。解。光。反。隴。西。衆。皆。意。玩。奉。世。請。誅。反。復。論。難。及。大。破。羌。方。知。才。幹。再。論。前。功。已。成。  
故。案。

東漢

郭禹

郭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更始立。侯。孫。也。豪傑多。禹不肯從。及。開。光。武。安。集。河。北。即。仗。策。北。  
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遂。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  
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光。武。異。之。因。留。宿。禹。乃。進。說。曰。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川。威。力。  
朝夕。自。快。而已。非。有。沉。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向。服。為。今。之。計。莫。如。延。  
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虛。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與。定。計。議。至。任。使。諸。  
將。多。訪。於。禹。禹。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為。知。人。光。武。被。與。地。圖。因。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一。子。  
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與。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光。武。  
愈。悅。及。亦。用。西。入。關。更。始。使。王。匡。成。并。劉。均。以。拒。之。光。武。亦。用。必。破。長。安。欲。乘。豎。並。關。中。而。方。有。事。山。

東。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禹。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禹。至。  
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  
萬。人。度。大。陽。欲。攻。禹。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更。始。遣。王。匡。成。并。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  
共。擊。禹。軍。不。利。會。日。暮。罷。戰。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  
禹。因。得。更。理。兵。勸。衆。明。且。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毋。得。妄。動。匡。兵。既。至。營。下。禹。乃。傳。發。諸。將。鼓。而。並。進。  
遂。大。破。之。匡。等。敗。走。遂。定。河。東。光。武。即。位。使。使。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鄴。侯。禹。時。年。二。十。四。是。時。三。輔。連。  
覆。敗。赤。眉。所。過。殘。毀。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攜。負。以。迎。降。者。日。以。千。數。衆。號。  
百。萬。禹。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光。武。嘉。之。  
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  
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萃。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勢。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  
今。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饑。饉。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遂。引。軍。北。至。  
榆。邑。帝。以。關。中。未。定。下。勅。催。禹。進。兵。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遠。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  
西。京。繁。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道。諸。將。宗。敬。守。榆。邑。二。人。爭。權。相。攻。情。途。殺。敵。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  
問。使。人。情。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情。防。不。能。久。和。勢。必。相。件。因。報。禹。曰。得。禹。情。者。必。黃。防。也。乃。  
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情。將。其。衆。歸。罪。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見。明。池。大。鑿。  
士。卒。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自。備。糧。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雖。散。赤。眉。復。還。入。  
長。安。禹。與。賊。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糞。菜。帝。乃。召。禹。還。教。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播。斧。之。非。  
諸。將。髮。也。無。得。復。安。進。兵。禹。慚。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饑。卒。微。戰。輒。不。利。獨。與。二。十。四。騎。還。詣。洛。陽。十。三。  
年。天。下。平。定。封。禹。為。高。密。侯。堯。

斷曰

光。武。渡。河。禹。追。河。北。開。欲。仕。乎。願。垂。竹。帛。延。攬。英。雄。厚。薄。在。德。光。武。悅。從。遂。破。羣。賊。遣。西。入。關。河。東。乃。  
得。赤。眉。毀。殘。乘。勝。獨。克。停。車。勞。來。垂。髮。戴。白。名。震。關。西。誰。不。感。格。情。既。殺。敵。禹。慚。失。策。還。詣。洛。陽。高。密。  
受。職。

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初。為。上。谷。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  
者。復。爵。位。恂。從。迎。使。者。于。界。上。况。上。印。綬。使。者。納。一。宿。無。還。意。恂。勸。兵。人。見。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  
者。功。曹。欲。殺。之。耶。恂。曰。非。敢。殺。使。者。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者。建。節。命。以。臨。四。方。  
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阻。大。信。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使。君。在。上。谷。久。為。  
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更。生。亂。為。使。者。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未。應。恂。竟。叱。  
左右。以。使。命。召。况。况。至。恂。進。取。印。綬。與。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到。上。谷。恂。



道側。且日赤。用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分兵救之。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少衰。伏兵卒起。衣服相同。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異乘勢追擊大破之。降者八萬人。餘眾向十餘萬。東走宜陽。光武遣將奮勇。亦用破平。更士勞苦。始雖垂迴。終能奮發。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既而有人上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成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上書陳惶懼。帝謂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因詔曰。倉卒兼憂。豆粥淡河。麥飯豆粥。別將河間。用兵頗肅。論功不伐。大樹標。射鉤。臣無忘。極車。齊國賴之。臣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申車之恩。後諸將為亂。所敗。詔異軍。未及至。魏露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欲取。異聞。即欲馳兵先據之。諸將皆曰。敵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敵兵臨境。惟伏小利。遂欲深入。若得。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敢以爭也。潛往閉城。假旗鼓行。巡者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異後病發。薨於軍。

斷曰

異初迎帝。帝勢尚促。迫于王郎。東南馳逐。麥飯豆粥。別將河間。用兵頗肅。論功不伐。大樹標。目李軾朱鮪。洛陽心腹。一番開離。遂傷骨肉。亦居延岑。三輔肆。敵異往。勢難離睦。始取回。池。終復如此。動名。自垂竹帛。

岑彭

岑彭字君然。南陽之棘陽人也。初與嚴悅共守宛。城中糧盡。遂降更始。更始從大司徒劉伯升之言。封為歸德侯。令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為朱鮪校尉。會光武北徇河內。因往歸之。進說曰。今亦伯升入關。更始危殆。四方蜂起。英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佑漢。士人之福也。願出身自効。光武深接納之。時更始將呂植屯兵淇園。彭往說降之。遂拜彭為刺姦大將軍。從平河北。與吳漢等圍洛陽。勳月朱鮪堅守不下。光武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若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執鞭蒙。當思有以報恩。今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百姓歸心。賢俊雲從。親攻洛陽。天下之事。道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伯升也。被害。鮪與共謀。又諫更始。無道。王比伐。誠自知罪深。恐降不免耳。彭具言於帝。帝曰。建大事者。不忘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問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趨索。欲上。鮪見其誠。乃面縛與彭詣洛陽。見帝。帝即解其縛。拜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南郡人秦豐據黎。兵自稱楚黎王。帝遣彭率兵征之。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于鄆。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詰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明日西擊山都。乃緩所獲。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遊。彭乃潛兵渡河水。擊其將張揚於河頭山。大破之。復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兵。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為營。遂擊豐。敗走。道斬蔡宏。更封彭為舞陰侯。後與吳漢圍隗囂于西城。蜀公孫述遣李育將兵救守上邽。帝命蓋延。耿种。圍之。而車駕東歸。因救

彭嘗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關。復望蜀。每一發兵。頭指為白。彭遂瘞谷水。灌西城。未沒尺餘。將周宗將蜀救兵至。漢兵又食盡。彭與延命。遂相繼退兵。蜀出軍尾擊。彭營。彭殿為後。拒。故諸將得全。師東歸。後公孫述遣將任滿等。將數萬人。據荆門。橫江水起浮橋。關。立。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因裝直進。船。冒突。露。擄。數千。艘。與吳漢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卒。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以。多。費。錢。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公。為。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魯。奇。應。募。而。前。時。大。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貫。柱。鈎。不。得。去。奇。等。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斬。任。滿。即。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撈。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老。為。言。大。漢。衰。微。巴。蜀。故。興。師。以。討。有。罪。為。人。除。害。辭。不。受。其。牛。酒。百。姓。大。悅。爭。開。門。降。彭。到。江。州。復。引。兵。乘。利。攻。破。平。曲。公。孫。述。使。延。岑。等。悉。兵。守。廣。漢。又。遣。侯。丹。帥。二。萬。守。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張。楊。城。宮。與。延。岑。等。相。距。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游。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逃。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彭。聞。而。欲。徙。之。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夜。刺。殺。彭。殊。可惜也。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特軍將齊秋毫無犯。諺曰。壯侯。

斷曰

光武北徇。岑彭進說。百姓無歸。願開王業。光武納之。刺姦將列。鮪據洛陽。堅不滅。彭往說之。一言便決。往往楚黎。蔡宏流血。後圖述。蜀圍蜀一。輸。奈何彭亡。被刺而絕。

惟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建武三十一年卒

斷曰

賈復大才可將可相為縣完監一班已暢從擊青憤大戰不讓賊陣甚堅未易便創士卒甚饑召食再仗復曰不然賊難輕放勝而後食方曰勇壯披羽先登敵靡所向賊敗功成勇稱無上五校受傷在腸在臆帝聞大驚恐傷名將功雖不言帝心自諒能武崇文如帝意向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王莽末犯法亡命至漁陽後聞光武長者欲歸之乃說漁陽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令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王郎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因官屬皆欲附王郎不能決漢因辭出欲思所以說衆者未知所出適道見一人狀類儒生使人具食召之問其所聞其人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聞而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令類儒生者實以詣寵即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方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並軍南向擊斬王郎遂及光武于廣阿拜為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漢為人質直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遂得親信光武將發幽州兵問可使行者鄧禹薦漢勇為有智謀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救諸郡不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客漢即揮兵騎收會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靡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見漢還士馬強盛皆曰是軍肯分兵與人耶及漢至幕府上兵簿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謂請又有多也諸將皆慙更始尚書令謝躬屯兵於鄴時光武誘其北擊尤來于降虜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因先令精士說守城太守陳康康然之收躬妻子開門納漢及躬降虜敗歸鄴不知陳康已歸漢乃輕騎入城漢伏兵擊殺之其衆悉降光武即位拜漢為大司馬定封廣平侯率將軍杜茂陳俊等圍蘇茂于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請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褻創而起推牛嬰土令於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剽掠之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義上節之心今正封侯之秋諸君勉之于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且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何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漢因長驅追擊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于唯陽永既死全城皆降時高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兩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冬漢擊富平獲索二賊于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臥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後漢伐公孫述連勝入武陽又入犍為又進軍攻成都拔之遂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進但據廣都待其力疲乃可擊也漢因乘利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率兵屯河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

廣名將傳卷四

賈復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若此而又勤于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為縣掾迎監河東會遇盜賊等輩十餘人皆放散其監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光武在河北復因鄧禹得召見光武與語奇之禹亦稱其有將帥節乃以復為破敵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騶賜之從擊青憤於射犬衆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因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于真定大破之然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今果失吾名將復創甚愈追及光武下邳相見甚歡復令復居前部擊賊破之尤武即位拜為執金吾封冠軍侯時更始歸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因以徵印地曰鄧最強宛為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鄧帝笑曰執金吾擊鄧吾復何憂遂遣復擊鄧連戰破之月餘尹尊降蓋定其地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為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戰深入希令遠征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定封膠東侯復知帝欲假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鄧禹並制甲兵收儲學帝深然之朱祐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

護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向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縱公又以大眾攻向向敗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進果遣謝豐袁吉帥十餘萬衆並出攻漢又遣別將萬餘人劫向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吉圍之漢召諸將曰吾轉戰千里深入敵地今與劉向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潛師就向于江南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諸將曰諾遂嬰土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旛旗使烟火不絕夜向引兵與劉向合軍擊之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且至唾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向拒漢其以狀聞帝報曰公還廣都其得宜速必不敢舍向而擊公也若先擊向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其老弱破之必矣自是漢與連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入戰八克遂軍其郭中後逃敗走高午刺殺之城降漢斬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忍雖戰陣不利意氣自若帝嘗遣人視其所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帝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就道初無辦殿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其在朝廷斤斤謹質形于體貌嘗出征妻子買田宅漢還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蓋分與昆弟外家

斷曰

吳漢爲將一心光武說龍驤郎廣阿從主光武發兵任漢軍旅苗竹陰遠漢先加斧所發之兵盡上幕府建茂合兵漢傷膝處奮起擊之潰遁無所後伐公孫兩營隔阻帝聞大驚敗端立數漢勵諸軍收復伍八戰八克嗣述於俎傳首長安於國有補

歌弁

歌弁字伯昭茂陵人也少習父明經之學因見郡尉試騎士建旌旗肆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及光武在廣奴乃馳北有功光武留爲門下吏及光武即位封好時候建武五年詔拿進討張步奔乃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都尉劉欽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視阿別於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奔奔渡河先擊視阿自旦攻城未中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奔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視阿破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自分道弟敢守巨里奔乃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木揚言以填塞坑塹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陰縱生口令得亡還以告邑邑果自將精兵以救之奔喜曰吾揚言欲誘致邑來耳今邑來適合吾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首以示巨里城中懼費敢悉棄亡歸張步奔因縱兵擊諸未下者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于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奔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奔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收諸校尉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嚴守至期夜半奔取諸將將食至臨淄諸將爭欲速攻西安奔曰不然西安固吾欲攻日夜爲備臨淄出其不意而奔至必驚擾攻之一日定即拔臨淄則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是擊一而得二也若先攻西安不一下則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並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日

之則不戰而困矣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悉將其衆亡歸劇奔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而大笑曰以尤來大形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歌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藍宏壽三弟及故大形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奔奔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擊奔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奔營與劉歆等合戰奔升王宮城臺與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突步陣于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歆股奔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時帝在魯聞奔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奔曰劇賊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奔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且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壑皆滿奔知步困將退豫置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還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偃屍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輛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帝至臨淄勞軍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視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與擊已降將軍獨拔勁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奔因復追步奔平壽肉相負斧鎗于軍門奔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步兵向十餘萬皆能遺歸鄉里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奔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折挫承平元年卒

斷曰

有詔詔拿進攻張步步分邑軍視阿相拒且不及中城已拔去巨里伴攻致邑來乘高斬之如且乾露藍在西安守之甚固突攻臨淄取之若素擊一得二莫不驚懼步恃兵多一時復聚直逼奔營奔僞退怖誘步近城如風掃殘雲擊牛醢酒以待君父落落難合竟成無負振旅還京知才天賦

歌恭

歌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爲司馬破降之始置西城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爲之屯金蒲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以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且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虜兵騎多皆爲所敗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傳語虜軍曰漢家箭中其中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箭皆沸會天暴風雨隨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引引兵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虜騎散走匈奴遂于城下擁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羸馬盡汗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武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遂整衣冠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者龜茲攻殺都護陳睦虜軍亦圍關龍於柳中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卒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食其筋革恭推誠與士同死生故皆無二心稍稍死亡僅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

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委諸城上。虜官屬見號泣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龍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入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夷狄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陛下將何以使將。且二部兵人。總名數千。匈奴困之。歷旬不下。是其窮弱盡力之效也。可令救。煌酒泉太守各將精兵二千。多其旗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虜以疲乏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遣秦彭王蒙。皇甫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會柳中。擊車師。以救之。虜軍驚走。車師復降。會關龍已歿。等聞之。便欲引還。先是。恭遣軍吏范姜。至燉煌迎兵。及王蒙戰勝。欲還。姜因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蒙乃分兵二千人。與姜從山北迎恭。遇大雪。火燄。軍至。城中夜閉。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姜乃遙呼曰。我范姜也。漢遣軍迎校尉。於是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至玉關。惟餘十三人。衣履穿洗。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餓兵。固守孤城。當虜騎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糲。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隴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為騎都尉。范姜為其丞。後金城隴西光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初。恭出隴西。上言。實隴昔在西州。甚得羌人腹心。今大鴻臚固。即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為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諱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免官卒。

斷曰

恭為司馬。破降車師。初置校尉。以恭為之。示漢威德。降及昆彌。匈奴爭國。攻城甚危。恭箭射中。以為神奇。既解復至。據水絕食。蒼蠶解渴。死亡莫辭。耿恭非天清泉忽滋。揚水示敵。敵方解圍。招降不降。殺使陳屍。怒而圍城。食盡煮皮。范姜力救。方得迎歸。歸受一命。作人復追。忠烈苦節。真不可為。

王霸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光武為大司馬。以霸為功曹令史。及王郎起。知光武在滎。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擲楸之。霸慨然而返。光武即南馳。至下陽。曲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滎河。候吏謂言河水流。無船不可渡。官屬大懼。光武乃使王霸往視之。霸恐船乘。欲且前阻水。還即說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乘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曰。昔我公至德。神靈之佑。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始天瑞也。霸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光武即位。拜為偏將軍。使與捕敵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騎將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特騎之援。戰不甚力。遂為茂建所敗。武軍

奔。霸營大呼求救。霸曰。敵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士心恐。而捕敵與吾相持。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進。捕敵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乘疲勞。吾乘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擊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始各歸營。既而賊復聚。挑。霸堅臥不出。方饜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轍也。霸曰。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傲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遂去。誦以城降。時虜騎烏桓連兵寇邊。緣邊愁苦。詔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三百餘里。與虜軍烏桓大小數百戰。虜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路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封淮陵侯。永平二年病免卒。

斷曰

郎購光武。光武南馳。馳至滎河。河水流漸。道窮往視。霸急詭詞。稱堅可渡。堅適如之。權以濟變。天人兩奇。將軍馬武。討建不支。呼霸求救。霸閉營射及酒樽。惟謹自持。武殊死戰。霸乃出師。前後夾敵。敵方敗歸。屈人不戰。妙正在斯。餘所快者。邊略盡施。

威宮

威宮字君翁。潁川潁陽人也。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甚親納之。以為偏將軍。後即位。進侍中。騎都尉。建武十一年。將兵至中盧。屯略越。是時公孫述田成。任滿。與岑彭相拒于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遂欲謀反。從蜀。宮兵力小。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人斲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且。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率牛酒以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醢酒。嬰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破荆門。岑彭自將下巴蜀。使宮將降卒五萬人。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于沅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遂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挾船而行。呼聲動山谷。延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為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進攻綿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縣。進軍成陽門。與吳漢共破公孫述。帝以蜀地定。拜宮為廣漢太守。封鄼侯。後匈奴繼投。自相分爭。宮與馬武因上書請滅之。帝不以為然。自是諸將不敢復言兵。宮卒。謚愍侯。

斷曰

宮奉帝命。屯兵略越。兵少力微。越欲叛。別會送委輸。車數百。令車回轉。車聲不絕。越疑兵來。叛謀遂敗。後伐延岑。流水對列。食少衆多。事幾決裂。矯馬自雄。張旗赫烈。登山望之。勢如風雲。乘亂破之。公孫隨滅。封之鄼侯。其功實切。

祭道



卒。松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新息侯印綬。

斷曰

馬援大志。少便英倫。益隆壯時。時自陳。陽蛙非底。當挾姦心。及見光武。知帝有真。聚米指形。帝喜。進兵。西光內寇。邊害頻頻。拜援。援守。擊破先零。金城欲乘。援苦請。存。歸。民樂業。光來和親。賓客故舊。日滿其門。徵側徵貳。二女不馴。伏波伐之。傳首立勳。裴屍明志。裴鑠報恩。豈頭失利。受責虎賁。怒收印綬。歎。教功臣。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也。為人大志。家貧。嘗為官傭書。久勞苦。因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有相者指曰。生燕頰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封侯相也。既而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意甚備。後忽疎懈。超謂官屬曰。廣禮意忽薄。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會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激怒之曰。北虜使到。而王禮即廢。假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則骸骨長為豺狼食矣。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惟司馬。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當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于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衆曰。善。遂夜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伏虜舍後。約曰。見火發。當鳴鼓大呼。餘人各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遂斬虜使及從士三十餘人。餘衆百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因曰。從事雖不行。超何心獨擅之。郭恂乃悅。超因召鄯善王。以虜首示之。一國震驚。遂納子為質。還奏竇固。固大喜。其上超功。並求更選使使西域。帝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因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竇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使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沙車。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驕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登廣德。因辭責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虜之監使而降。漢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超為疏勒王。超從間道至疏勒。即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因救慮曰。兜超本非疏勒種。可乘其無備劫縛之。超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而逐兜超。國人大大悅。忠初即位。詔召超還。疏勒君臣憂恐。漢使乘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不忍去。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泣抱超。超馬不得行。超慮于闐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上書請兵伐龜茲。曰。破滅龜茲。則西域皆服。且與諸國連兵。此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帝知其功可成。欲欲給兵。會超友徐幹上書。願悉身佐超。遂以幹為假司馬。帥兵從超。超欲進攻龜茲。以為孫兵強。宜用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道詔諭合力。帝因遣李邑使烏孫。邑始至于闐。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言西域之功。

不可成。又盛毀超。帝知超忠。乃責邑。令邑詣超受節制。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功今何不留之。超曰。邑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惜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遂自發疏勒于闐。兵擊沙車。沙車陰通使疏勒王忠。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斯錦帛。遣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于超。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中。密與龜茲謀。復遣使許降于超。超內知其奸。而外為許之。忠大喜。即從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為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超發于闐諸國兵。復擊沙車。而龜茲王遣兵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且各散去。于闐從是而東。長吏亦于此西歸。可須夜鼓譟而發。陰縱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于東界。微于闐超知二敵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沙車營。敵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匹財物。沙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督助漢擊車師有功。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督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糧。何足憂耶。但當取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前攻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于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還。超縱遣之。月氏大震。由是龜茲結怨溫宿皆降。乃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西域惟焉耆危弱。尉犂懷二心。超因發龜茲鄯善八國兵討之。兵到界。先遣諭降。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倘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韃支。率牛酒迎超。超詰支曰。汝雖虜人侍子。今乘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成請超殺之。超曰。非汝所知。此人權重于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因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于尉犂。奉獻珠玉。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徑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入山。保左侯元孟督京師。密使人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韃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緣何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斬之。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為焉耆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耆下詔封超為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故土。上疏曰。昔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邱。臣無依風首邱之思。臣不敢望。但願生入玉門關。乃召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歲。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脇疾。既至。病遂加。卒年七十一。初超被召。以戊己校尉任尙為都護。與超交代。尙請誨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憤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若性嚴急。水清無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薄休簡。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召。如超所



斷曰  
 班超壯士燕領虎頭。困而投筆。遠博封侯。常禮忽衰。知有敵謀。三十六人。危亡之秋。敬舉舉火。夜燒盡。遺部善膽碎納子拜投。更使西域。斬若瀛。疏勒。并立忠遂。坑一時威德。有恩有仇。恐漢棄我。抱馬足留。威震西域。不許妄求。道即誅斬。降則准收。五十餘國。百屬不休。玉關生入。壯志大酬。

### 廣名將傳卷五

虞翻

虞翻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初辟太尉李修府。永初中。羌胡反亂。新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殷。事不相贖。欲棄涼州。並力北遼。乃令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否則兩無所得。議者是之。翻則之。乃說李修曰。涼州先帝開拓土宇。勦勞後定。今憚小費。便欲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關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人不敢入。據三輔為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于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傑相聚。席卷而東。雖賈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乃喻補衣猶有所完。翻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制。而四食其傷也。乘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言。幾誤國事。然則計將安出。翻曰。今涼土騷動。人情不安。恐有非常之變。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守牧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謂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而涼州無恙。鄧騭以謂異已。欲以吏法中傷之。會朝歌賊雷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制。因以謂為朝歌長。故傳之。謂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始到。謂河內太守馬稜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

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吾知其無能為也。今其乘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權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裘服而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謂為要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濟道。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縲縲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謂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閉於陳倉。谷。謂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旁縣。謂因其兵散。遂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窺。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龐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謂曰。敵衆多。吾兵少。徐行則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敵見吾窺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懼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耳。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戰之日。謂乃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差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謂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謂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改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謂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洮水設伏。候其奔蹙。敵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軍威甚盛。賊由是散敗。南入益州。謂乃占和地勢。築營壁共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貸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險隘。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僅五致一。謂乃自將吏士。按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中。皆燒石。剷木。開漕運道。以人健直。願借備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萬。永和初。遷尚書令。卒。臨終。謂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不能無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口。獲罪于天也。

斷曰

涼州之地。三輔障蔽。關陵相安。如何可棄。譬之完衣。是惜小費。裨數人。方為大計。賊橫朝歌。州郡莫制。鄧欲中傷。以謂為吏。誰知盤錯。正別利器。莫罪誘誅。縲縲擒市。羌寇武都。增窺連至。陳兵顯威。強弩示利。洮水破之。郡民安濟。直道事君。死而無愧。家口不增。殺冤獲罪。

皇甫規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歌人也。永和中。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征西將軍馬援率郡兵擊之。規時雖在布衣。見賢不恤軍士。料其必敗。因上書言狀。已而果敗。郡將知規有兵略。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戰。勝之。賊遂退卻。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規乃上疏乞自劾曰。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于綏御。乘常守要。則加侵暴。苟議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虜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于積吏。進不得決戰。以邀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徒見王師之出。不開振旅之聲。膏蒙泣血。驚懼生變。安不能久。敗則經年。此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所更歷。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而高可離患。下可納降。桓帝不能用。時泰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特召規拜泰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賊悉平。延熹中。西羌寇掠關中。規素習羌事。志在奮効。復上疏。願乞冗官。以備單車之使。勞來三輔。宜酬威澤。以所

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至冬。光遂大合。朝廷為憂。乃命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悉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先是安定太守孫奮。屬國都尉李翁。並張粟郭閔趙嘉等。並不堪任職。而皆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川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眾望。若謂臣宜充軍事。願為負副。詔從之。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

斷曰

西羌寇邊。馬賢為帥。規尙布衣。早知其敗。用為功曹。光始少懈。兵弊萬端。上書陳極。胡耳漠然。不知倚賴。賊侵秦山。急繼召拜。方略少施。即平賊害。再命中郎。零吾破境。諸光威威。率降滿塞。奏罷不堪。一時稱快。抱疾欲還。薦賢自代。召歸雖亡。功名自在。

張奐

張奐。字然明。熒煌酒泉人也。舉賢良。擢拜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單于左莫鞮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欲舉種。應之。而奐壁惟二百許人。聞報。即勒兵而出。軍吏以力不敵。叩頭爭止。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喬招誘東羌。因據要地。使南單于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左莫鞮等。連破之。光蒙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遣金銀八板。奐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饗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請前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及奐正身潔已。威化盛行。遷為護邊中郎將。時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遠將軍皇甫規門。引屯赤統。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坐帷中。與弟子講論。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通和。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羌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幽并清靜。九年。春。召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遂招結南單于烏桓。數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朝廷以為憂。復拜張奐為護遼中郎將。單于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俱赦納之。司隸校尉王寓出于宮者。欲借亂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懼。莫不許諾。惟奐獨拒之。寓怒。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少有志節。嘗言士大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過境。及為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惡之。使其兄遺嫌百匹。奐惡卓為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有八。

斷曰

張奐賢良。拜邊都尉。光騎七千。一時寇卒。又聞東光。復欲與會。奐兵百餘。急出結隊。吏士懼爭。奐了不與。據地阻之。使謀不遂。誘光親。敵人早滑。光帥感恩。金馬交價。如羊如羊。不令心愧。既還中郎。烏桓反背。知其無能。安坐講論。縱叛終降。則恩德。獨官憲。清陷以黨罪。禁錮歸田。尙辭奸賊。名將如斯。所以足貴。

段熲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少便習弓馬。尙游俠。輕財。財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

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書。召熲。熲於道偽退。潛於邊路設伏。敵信之。乃入追。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延熹二年。遷護光校尉。四年冬。隨西平姐為營。諸種兵共寇并涼二州。熲將涼中義從先討之。涼州刺史郭閔貪其功。稽留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皆悉反叛。郭閔歸罪于熲。熲坐。詔獄。輸作左校。光遂陸梁。覆沒營場。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關。悉以千數。朝廷知熲為郭閔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不敢言。京師稱熲為長者。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進軍擊當煎種于涅中。熲兵敗。被圍二日。用醫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斬獲甚衆。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敵遂微困。敗除。斬獲者萬餘。遂封熲為都鄉侯。西羌引定。東羌先零等。自覆沒馬賢後。數寇三輔。降叛不一。相帝問熲曰。東羌先零等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能輯定。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三思方略。熲曰。先零東羌。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惟當長矛挾脇。白刃加頸耳。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比之種羌。並拉其地。是為擁疽。伏疾。留滯。膈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如此則羣寇破盡。胡人長服。帝許之。熲遂將兵萬餘人。曆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達義山。羌兵盛。熲衆恐。走則必死。須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趨。熲馳騎于傍。夾擊之。羌衆大潰。斬獲甚衆。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復上言。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從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邊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梗。今傍近戶口。數為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積。棘于良田。養蛇蝎于內室也。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不失權便。因遣田晏。夏育。連波。凡亭山上。充恐來攻。晏等殊死戰。大破之。光奔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熲遣人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兵。啣枚夜上西山。結營穿窟。又遣張愷等將兵上東山。光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熲自率步騎。進擊。水上光卻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兵縱擊破之。光復敗。散深山谷。處處皆盡。斬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騾。駝。裝。履。什物。不可勝數。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東羌悉平。熲行軍仁愛。與士卒同甘苦。有病者。親自瞻視。手為藥。創。故皆樂為死戰。光和二年。為太尉。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並及熲。就獄中請責之。遂欲燒死。熲字紀明。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為涼州三明云。

斷曰

段熲都尉。善於用兵。鮮卑犯塞。即領兵行。恐賊驚走。詐稱詔。停。退還設伏。誘賊墮坑。賊果奔走。斬獲盡。并涼有寇。熲請先登。郭閔忌。稽不得。半罪下獄。吏士冤鳴。必之。關下始復。刺并。煎當與熲。先輸。後。斬獲功大。封侯。以明。東羌反復。帝問胡。熲曰。狼野。重誅。莫輕。計冬及夏。當盡。削平。或言不可。熲則力爭。盡心苦戰。幸而成功。所以涼州盛稱三明。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也少有文武志介靈帝時為北地太守。詎鹿角起皆著黃巾為標幟所在燔燒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因以嵩為中郎將與朱雋共發兵討之。雋與賊波才戰敗嵩因進保長祖波才遂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嵩乃謂軍吏曰兵在奇變不在寡寡今賊以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擊之田單之功可成也。是夕大風嵩乃發軍士東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擊賊驚亂潰走。帝遣曹操將兵亦至合擊遂大破之。時盧植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乃召嵩進兵討之。嵩因與張角弟張梁張超于廣樂梁乘精勇嵩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探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戰至哺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餘人。復乘勝與鹿鹿太守郭典攻張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又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贖饑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今市為墟母不保子今夫失其妻賴得皇甫嵩復安居。嵩溫郵士卒甚得衆情每行軍頓止須營帳修立然後就帳舍軍士皆食乃自督飯吏有受賂者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欲自殺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嵩不聽卓曰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者動于九天之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今國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乎。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卒不能拔賊衆疲困果自解去。嵩欲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師勿遏我今追國是追窮寇退歸師也。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師也。國衆且走莫有固志以整聲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慚恨由是忌嵩卓拜為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詡說嵩曰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大人今為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有罪專誅亦有責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開帝譴卓卓又增怨及後秉政乃召嵩為城門校尉欲因而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今召將軍大則為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命討逆發命海內召兵舉師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擒也。嵩不從遂就召有司舉奏嵩下吏將誅之。嵩子堅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授于卓卓置酒歡會堅直前責以大義叩頭流血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罪及卓被誅復以嵩為征西將軍病卒。

斷曰

皇甫嵩初為郎將命討波才。難衆抗嵩曰不然。方略為上。草結賊營。火攻即喪。東炬乘風。宏時掃蕩。再討張梁。閉營觀望。潛夜勒兵。至哺猶壯。既斬梁頭。寶頭照樣。請租贖亂。賊安非安。賊圍陳倉。卓請急向九地。九地嵩先論。遊說擊賊。其成實當。卓奸專誅。是權使傾嵩忠。不聽。大禍果成。流血叩頭。詔

朱雋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初歷郡縣。交趾賊梁龍反。攻破郡縣。朝廷拜雋為交趾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合五千人。分兩道而入。既過州郡。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謀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以功封都定侯。黃巾賊起。公卿多薦雋有才略。拜為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穎川汝南諸賊。悉平之。南陽黃巾賊趙洪率衆十餘萬據宛城。雋與徐璆。合兵萬八千人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召雋。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川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雋討穎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雋因急擊洪。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因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張超徐璆。秦頡等欲許之。雋曰不然。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資歸附以勸其來。今海內一統。惟黃巾為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之。連戰不克。雋登山望之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彼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乃解圍。賊果出。雋因縱擊大破之。忠降。遂殺之。賊平。封雋錢塘侯。初平中以病卒。

斷曰

郡賊梁龍。反於交趾。命雋往征。拜為刺史。調兵五千。不輕直抵。威德先揚。使其驚懼。七郡齊攻。自斬而死。再討黃巾。趙洪正起。三月攻圍。猶然對壘。有司召還張溫。疏止雋急進兵。洪方斬矣。韓忠據宛。復為虎兇。戰敗欲降。衆以為喜。雋獨不從。細陳底裏。利則橫行。鈍則權已。長寇縱奸。最不可倚。解圍斬之功。方足紀。

三國漢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惟穎川徐庶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因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屈致乎。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詣亮。凡三往。乃見。先主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申大義於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曹操比于袁紹。名微而衆寡。然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至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閉關。張魯在北。民阜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

主將軍既帝室之貴，信義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接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盡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因與亮情好日密，關張等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先主在新野，孔明募民兵三千，教以陣法，操則之。恐為後患，令夏侯惇等引兵攻之。孔明曰：博望新野，皆有山林，因設伏用火攻，及惇至，悉為火燒敗去。會荆州劉表死，次子琮聞曹操來征，因遣使請降。時先主在樊，遂為曹操所破，不得已而引軍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權。時權擁軍于柴桑，坐觀成敗。亮因說權曰：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逃遁至此。將軍須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東，何不按兵東甲，北面而歸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猶守義不屈，況劉豫州王室之貴，英才蓋世，秦士仰慕，若水之歸海，倘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可以當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得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多還，關羽水軍萬人，劉琦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於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不過兵勢，非心服也。今將軍若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謀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悅，因命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並力拒曹操。遂敗曹操于赤壁，操引軍還都，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督零陵武陵桂陽長沙四郡，調其賦稅，以充軍資。後成都平，先主即帝位，亮為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正之節，繼之以死。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事無巨細，咸決于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至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遂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連上表，敘述其出師之由，遂進屯于沔陽。六年春，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而自率諸軍攻祁山，賞罰嚴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亮關中擊虜，魏明帝西鎮長安，令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護送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部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諷以謝衆，上疏請自貶，冬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還戰斬雙。七年，亮遣陳武攻武都陰平，魏將郭淮欲擊之，聞亮自出，遂退還。遂平二郡。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既而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峙，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申，乃分兵屯田，以為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五。

四、及軍退，司馬懿按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懿為忠武侯，亮性長于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關羽

孔明王佐，隆中龍臥，徐庶薦之，茅廬三過，中原曹基，江東孫權，巴蜀將軍，三分負荷，新野兵微，博望將儒，幸有山林，聊以火性，及樊敗亡，事難安坐，以勢說孫，與劉相和，赤壁火攻，曹兵大破，安輯荆襄，以小成大，即位成都，方為帝賀，受托永安，鞠躬匪懈，六出祁山，自為忠謀，木牛運糧，三軍無餓，天命莫逃，秋風作禍，千古悲哀，老臣一個。

關羽

關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為之親侮，先主襲徐州，使羽行太守事，曹操東征，先主為所破，奔袁紹，操遂擒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然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因使張遼探之，羽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但受劉將軍恩重，誓以其死，不可背也。吾終不留，要當立功以報曹公乃去耳。已而袁紹遣顏良攻魏將劉延于白馬，曹操使張遼與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因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敢當，遂解白馬之圍，曹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還，拜書辭曹公，而奔先主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主，勿追也。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瘡雖愈，每至陰雨，骨節疼痛，醫云：矢鏃有毒，入於骨，當破臂刮骨去毒，此患乃除。羽使侍醫令箭醫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是歲，羽率衆攻曹仁于樊，曹操使于禁往助之，秋霖雨，漢水泛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而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使人勸權臨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婦罵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糜傅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糜傅懼不安，及權陰委糜傅，糜傅遂使人迎權，曹公又使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勝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于臨沮。

關羽

關羽純忠，一心漢主，雖被曹擒，斷然不與，斬將報恩，依然高舉，後攻樊城，七軍皆取，華夏震威，曹思徒許，認請結綰，為羽後繼，糜傅失供，正恐罪處，合謀迎權，江陵失土，戰退無歸，坑龍虜虎，受害一朝，垂名千古。

張飛

張飛，字翼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既而入益州，還攻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

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殿曰大軍至何不降而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斬顏顏色不變曰斬頭便得何為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飛所過賊將與先主會成都益州遂平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護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與飛相距五十餘日飛率精兵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窄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引道引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飛雄壯猛勇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為萬人之敵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教既過差又自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關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表曰噫飛死矣

斷曰

張飛名將事主漢朝長坂兵敗據水斷橋橫矛瞋目誰敢戰挑嚴顏老將生獲還驍聞其言烈義釋與交張郃拒戰他道相邀破郃窄狹引軍逃恨不恤下鞭撻如畜伐吳被刺天喪英豪

廣名將傳卷六

三國魏

張遼

張遼字文遠廩門馬邑人也漢末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曹操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命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圍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窮意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詢可誘也乃使謂豨曰曹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言曹公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時荆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魏武既征孫權遣使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武征張魯封一教與護軍薛平教即教書署南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其發教教曰若孫權至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被殺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遼因夜募敢死之士得八百人推牛擐之明日遂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直衝至權麾下權驚走高家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

動望見遼軍少乃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披靡無敢當者自旦至日吳人氣極遼修守備衆心乃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還遼率諸軍追擊幾于獲權魏武大壯遊拜征東將軍還屯雍邱得疾權甚懼焉救諸將曰張遼雖病不可當也遼疾遂篤薨于江都

斷曰

魏國昌豨糧盡欲歸遼請少緩其中有機屢視以目發矢又稀似可挑誘因示德威先附大賞稀降不遠軍中忽亂絕不驚疑不反安坐反者自知有頃而定首謀殺之魏恐賊至封教相道賊來開教救意頗微惟遼有識力戰破圍孫權敗走安守合肥為將若此方稱出奇

張郃

張郃字篤又河間鄆人也初為袁紹將紹與魏武相拒於官渡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魏武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瓊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曹勢必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擒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曹營不能下魏武果破瓊紹軍潰郭圖慙乃謂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魏武魏武得郃甚喜拜郃偏將軍封郃亭侯諸葛亮出祁山道郃率軍拒亮將馬謖于街亭設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破之亮復出急攻陳倉宜王遣郃救之因開郃曰比將軍到亮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孤軍無敵不敢久攻因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至南鄭亮果已退郃讒變數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洛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死

斷曰

張郃袁將欲救烏巢郭圖異議敗恐見嘲轉加磨妒郃懼歸曹街亭絕汲馬謖敗逃亮圍陳倉曹慮動搖郃料無救久矣去郊及救兵到果屬徒勞誰知再至木門相遭飛矢中膝痛失英豪

徐晃

徐晃字公明河東揚人也魏武圍鄆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仍拒守魏武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見晃降之因言于魏武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魏武從之韓遂馬超反關右魏武兵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守蒲坂知其無謀也願假臣精兵渡蒲坂津為軍先遣以截其裏賊可擒也魏武善之使晃以步騎四千渡蒲坂作壘柵未成賊果星夜來攻晃晃擊走之魏武軍得渡遂破超等晃從魏武伐關羽羽屯圍頭又別屯四家晃揚言當攻圍頭而早攻四家羽見四家欲壞自將步騎出戰晃擊退步騎遂陷四家羽人圍頭追破之魏武深讚之諸將皆集魏武按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魏武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晃用兵常遠斥城先為不可勝然

後戰常欺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効。何用私譽為。太和元年薨。

斷曰

徐晃為將。處士精當。飛矢城中。降既不安。受降招降。信義是原。超遠反時。蒲坂一障。守既不知。敗則有狀。渡而擊之。一時掃蕩。羽屯圍頭。四家倚杖。見破四家。圍頭引向。為將若茲。其據其上。

李典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魏武擊譚。向于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向道將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魏武數典。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被擊之。昱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備北侵至郿。魏武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忽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欲追擊之。典曰。彼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其伏。屢戰不利。典因往救。備見救至。軍乃散退。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請徙詣魏郡。魏武笑曰。卿欲慕耿純耶。典謝曰。典竊佐功微。而爵寵過厚。咸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誠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宗族部曲萬三千餘口居郿。魏武嘉之。典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因典與素不睦。恐典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願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也。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年三十六薨。

斷曰

魏擊譚。向兵至黎陽。命典與昱。船運軍糧。高蕃絕水。船不得行。蕃軍少甲。恃水為強。典窺懈怠。專制殺傷。既通水道。功不可量。劉皇伐郿。惇典守。忽燒屯去。惇追迫亡。典曰。不可。設伏須防。惇不肯聽。被劫始忙。賴典援救。方兩相當。宗部甚眾。散住招張。徒詣魏郡。彼此安康。遂欲擊賊。恐典仇方。典為國家私憤。久忘盡力。破賊忠勇名也。

鄧艾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也。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之。惟司馬懿見而奇之。辟以為掾。時魏欲於壽春等處。廣田蓄穀。為滅吳計。艾以為良田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引水灌溉。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論其旨。艾以為昔破黃巾。因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關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請於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且田且守。歲收五百萬。穀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事皆施行。每東南有事。大軍與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嘉平元年。艾與郭淮拒蜀姜維。維退。淮因西擊艾。艾曰。敵去未遠。或恐復來。宜分軍以備不虞。乃留艾屯白水。比三日。維遣厚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屯。諸將曰。維今幸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襲。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艾上言曰。夷狄獸心。不可義視。強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獫狁之

寇。漢高有平城之困。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浸重。則胡人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人。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此御邊長計也。司馬懿納之。姜維退駐鐘提。議者皆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運。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常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當穀。若祁山熟麥千頃。以為之餌。五也。彼有此數者。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後魏攻蜀。司馬懿使艾與維相繼連于雍州。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乃引兵還。守劍閣。鍾會等攻維不能克。艾因上言。敵勢已折。宜遂乘之。從陰平山。由邪徑趨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二百里。以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若還其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涪之兵寡矣。軍志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艾因自陰平道。行無人之道。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最為艱險。艾以毡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將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拒守。艾遣子鄧忠出其右。司馬懿募出其左。忠募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募等將斬之。忠募馳還更戰。乃大破之。斬瞻。進軍到綿竹。劉禪遣使請降。艾至成都。禪詣軍門。艾受而宥之。命將士無勝掠。約降附。蜀人皆服。艾深自矜伐。慨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驛騎將軍。於綿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者。皆與蜀兵同其埋藏。又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遺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又言於司馬懿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復用。且徐緩之。留隨右兵三萬人。蜀兵二萬人。養驛與治。為軍要。用並作舟船。豫為順風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可不征而定也。司馬懿監軍衛瓘。諭艾曰。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又言曰。嚙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于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吳未定。勢與蜀連。不可拘當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毀已結。詔書檻車召艾。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璠遣田續等討艾。遇于綿竹。西斬之子忠俱死。

斷曰

艾凡遇境。規度其宜。不知者笑。知者驚奇。魏密田穀。破吳用之。田無水利。將何以滋。艾請開導。妙論皆施。惟拒蜀。搆度姜維。當渡不渡。使洮無疑。急往先備。方不受欺。計蜀五利。料難直捷。陰平斜徑。腹心所依。拚死涉險。捨命乘危。粟積死戰。方得濟師。奇功異績。成于一時。惜居不善。身首皆夷。策人妙矣。若不自知。

司馬懿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也。少有奇節。漢末大亂。當慨然有憂天下心。魏武聞而辟之。從討張郃。因言

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襲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羅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隨石復欲得蜀言卒不從及蜀將關羽圍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沒時漢帝部許昌魏武以為近敵欲從河北魏武曰禁等為水所沒於國事無大損而便欲遷都示敵以弱矣孫權劉備外視內疎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司馬懿曰魏武之言行傾巧不可任魏主不聽乃以遂為新城西襲公安拔之羽遂為蒙所敗蜀將孟達降于魏懿曰達之言行傾巧不可任魏主不聽乃以遂為新城太守遂遂與吳固蜀涪中原蜀相諸葛亮其反覆故泄其謀遂聞其謀泄將舉兵懿遂速發以書諭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可謂心貫日月蜀人莫不切齒于將軍諸葛亮意欲相破惟恐無路此殆易知其遂得書大喜猶豫不決懿乃語諸將曰遂無信義今正相疑之時當其未定宜速定之乃分軍以拒吳蜀援兵自潛軍進討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遂驚曰宛去洛千餘里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神速也其甥鄧芝等開門出降遂斬遂諸葛亮兵至天水及於祁山魏主遣懿督軍西屯長安以拒亮張郃欲勸懿分軍駐雍州以為後鎮懿曰若前軍獨能當之則將軍之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擊布檣也遂進軍險峻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眾將登上帝之麥魏諸將皆懼去懿曰亮虛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發麥吾得一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亮復率眾出斜谷壘於渭之渭水南原魏遣懿督軍駐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遂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君無事矣已而亮果上原將北渡渭懿遣將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其意可知也遣將備陽遂而自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于五丈原原有長星墜亮曉懿知亮必敗時魏主以亮倚軍遠出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觀其變亮數挑戰不出因遣懿中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魏主不許道辛毗仗節以制之後亮復挑戰懿欲出戰毗仗節立軍門懿乃止初亮維開毗來因謂亮曰毗仗節來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於眾耳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我豈千里而請戰耶懿與亮對壘百餘日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拒懿者懿以窮寇不敢逼儀乃結陣而去既而懿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眾乃歎曰天下奇才也審其必死辛毗以為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義士三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履前行羨慕悉若履也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乃知亮死百姓為之泣曰死諸葛先生仲達聞而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懿懿問其起居飲食對曰三四升問其政事對曰二十問以上皆自省覽懿乃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竟如其言遂東太守公孫文懿反魏主問懿曰於君度彼作何計懿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遂水以拒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魏主曰彼計將安出懿曰預有所策非其所及也今吾孤軍遠征彼謂不能持久必拒遂水以守之中下計也魏主曰往還幾時懿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至遂水文懿果道將阻遂陸堅壁以拒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說

赴之乃泛舟潛渡以出其北與賊營相近復沉舟焚梁傍遂水作長圍來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眾也懿曰賊營高峻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焉昆陽也兵法曰敵雖高峻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入懷內懼則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三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自若司馬懿曰昔攻上庸入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中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惡竊感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安可不速今文懿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月是以不計死傷而與糧賊耳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從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罄盡而圍落未合若掠其牛馬鈔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若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兩止遂合圍起士山地道橋樑斷發矢石晝夜攻之適有長星墜水文懿大懼遣使乞降不許突圍而出懿遂縱兵擊斬文懿於梁水星墜之所吳將全琮攻芍陵朱然孫倫圍樊城懿督軍南征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以輕騎逐之然等不動於是休戰士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斬曹萬餘人後寢疾薨於京師時年七十三晉國初建追尊宣王

斷曰

司馬魏人從討張魯備爭江陵議乘蜀士言雖不從大志已觀關羽震矣魏欲避許懿請結孫因而斬羽孟達雖降意猶首鼠八日往擒盡掃神武諸葛出祁以懿禦侮利則忽趨鈍則守伍巾幗相和亦不安舉食少事煩早知其苦五丈秋風更悲無補料死料生功已足數文懿反視視魚遊釜計日攻虛破之若取後晉帝基皆懿遺祐

三國吳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初孫堅與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及策弟權統事瑜與張昭共掌衆務魏武入荊州劉琮舉衆降魏武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欲窺江東將士聞之皆恐孫權名草下問計咸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舉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長江之險與我共之而勢力衆寡殊不相敵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若使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用足英雄雲集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且北土未安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安能曠日持久與我爭疆場乎且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況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兵家所忌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擁操正在今日願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反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劉表與孤耳今數

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適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案曰。有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命發軍。時劉備為曹操所破。遣諸葛亮詣權請助。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操軍中已有疾病。一戰即敗。退次江北。瑜等在南岸。聽部將黃蓋火攻之計。取檣船。縱數十艘。實以薪草。灌油于其中。裏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因引船俱前。曹操吏士觀望。蓋降大喜。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會風益猛。延燒岸上。營燭烟焰。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曹操大敗。退保南郡。瑜與備復其追之。曹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城。竟自北歸。瑜與仁大江相對。期大戰。瑜親跨馬掠陣。會為流矢。中左脇。引還。仁聞瑜臥不起。勸兵就陣。瑜強起行營。激揚吏士。仁乃退去。劉備領荊州牧。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英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徒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戰。攻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設英雄。又恐備卒難制。不納。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因說權曰。曹公新折。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爭也。乞與魯成俱進。取益得益。而并張魯。因留魯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盛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治行裝。而道于巴邱。病卒。

斷曰

周瑜英雄才智奇特。曹下江南。兵威赫赫。衆議迎降。方可解厄。瑜曰不然。今猶漢國。曹雖漢相。實為漢賊。將軍江東三世恩澤。糧足兵精。雲集賓客。天下橫行。亦無不得。曹今雖多馬。韓在北。送死而來。有何難克。權喜為然。新案定策。諸葛適來。遂同計畫。赤壁火攻。曹兵喪魄。再戰曹仁。傷猶起。慮備蛟龍。人難天測。恐弔江東。周郎出色。

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依姊夫鄧當。當為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頗見大。歸告蒙母。母悲欲罰之。蒙曰。行賤難居。股誤有功。當貴可致。且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母哀其志。而舍之。數歲當死。張昭薦蒙代當為別駕。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欲合併之。蒙因賂賈為兵作絳衣。行膝及節。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身就首。將士乘勢擒祖。權曰。事之克由。就先獲也。以蒙為橋野中郎將。益州將。蒙乘車來附。周瑜表以蒙兵益。蒙稱稱有膽勇。且意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因還蒙兵。蒙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圍寧。寧急請救。瑜往救。蒙說瑜曰。分遣三百人。柴所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戰役過半。敵夜遁去。行過柴道。騎皆各馬步走。兵追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形勝自倍。曹仁退走。魯肅代周瑜之陸口。過蒙屯下。肅向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熊虎也。計安可不預定。因為肅畫五策。肅於是趨席就之。附其背曰。子明。吾不知卿才略。乃至于此也。遂拜蒙。其

結交而去。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顯。屯水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並蒙。蒙上言。三將昔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之。曹操出軍。湘須權拒之。蒙請夾水口立塹。置強弩萬張于其上。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馬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倘遇逆賊。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行之。曹兵不能下。而退。曹操遣朱光為廬州太守。屯皖。大開稻田。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勢大矣。宜早除之。于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薦甘寧督前陣。自以精兵繼其後。遂攻破之。權嘉其功。拜廬江太守。盧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擒。權曰。烏巢百。不如一擊。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為平民。時劉備遣關羽鎮守荊土。權因命蒙西取長沙。零陵。任城。三郡。蒙移書招之。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守城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守三郡。權使魯肅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蒙合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將之零陵。過南陽。鄧元之。以其與郝普舊交。欲令誘普。及飛書召蒙。蒙即祕之夜。召諸將授方略。晨當攻城。因顧謂元之曰。郝子泰欲為忠孝事。而不知時。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彼方首尾倒垂。救死不暇。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又遣兵阻繼于道。子泰以且夕之命。待不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明矣。今吾度之。不移日而彼城必破。城破身死。無益于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君可見之。為陳禍福。元之往見普。具陳蒙意。普懼而聽之。及普出降。蒙迎執其手。下船話畢。出書示之。因指手大笑。普見書。乃知備在公安。羽在益陽。愜恨無地。然已無及矣。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初魯肅等以曹操尚存。禍難已構。宜連蜀漢與之同仇。及肅卒。蒙為漢陽太守。總領肅軍。與關羽分土接壤。知羽驕雄。有兼并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乃密陳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任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巡江上下。蒙為國家全據襄陽。如此何憂于羽。且羽君臣。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未便東向者。以至符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強壯時圖之。後欲陳力。其可得耶。權深納之。蒙初至陸口。倍修恩厚。與羽結好。及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恐蒙圖其後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病為名。羽聞之。必撤備赴襄陽。吾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權納之。蒙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權聞之。先遣蒙在前。蒙至。涼陽。盡伏其精兵。船中使白衣搖櫂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每至羽所。置江邊屯。盡收總之。故羽不聞。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加撫慰。約軍中不得干歷人家。存恤者。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之吏士。知家門無恙。皆無圖心。羽還在道。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然潘璋等斷其歸路。父子俱獲。荆州遂定。蒙卒。年四十二。蒙常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道所自。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辛權問所用。蒙薦蔡道。權笑曰。君欲為那笑耶。因用之。甘寧慕好殺。常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曰。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寧待其用。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勇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遂為難繼。魯肅初與孤安。計便及帝王大略。此一快也。後孟德水陸齊下。諸將皆請迎。肅獨持為不可。勸孤急呼公瑾。逆擊而勝之。此

國名將傳 卷六 三國吳



二快也。後雖劫孤借元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孤當比之鄧禹。呂子明少時果敢有膽而已。及長學問益。露略奇出。可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耳。圖取關羽。勝于魯肅。權可謂知人。

斷曰

呂蒙言志。貧賤難居。擊賊虎穴。富貴可圖。黃祖之破。陳就先誅。與肅義。擊軍則憂。設險道。獲馬不誣。魯肅問計。為畫良謀。肅才略。一至此乎。勞將子弟。任用莫虛。夾水立臨。以備不虞。曹叅若熟。孫地必居。萬寧職走。雲方守慮。臨賊起。蒙即指除。初畏曹勢。冀蜀相扶。肅死蒙繼。並蜀欲。先翦三郡。謀羽日殊。會羽伐樊。直持其虛。荆州雖得。鼎足已無。

陸遜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孫權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並峙。豺狼鬪。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寇。依阻深地。但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費。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權遣遜討之。棧支黨多。而遜兵少。遜乃益旆牙。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鼓噪而前。賊應時破散。得精卒數萬人。呂蒙稱疾。請建康。遜往見之。曰。關羽與我接壤。而於其曉。陵轅于人。但務北進。未嫌于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可出其不意。擒之。制下見至。宜好為計。蒙許不許。及見權。權問誰可代。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重任。未有遠名。故非羽所忌。今當用之。令外自稍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拜遜為偏將軍。以代蒙。遜至陸口。遣書於羽曰。前小舉大克。利在同盟。遙慕光塵。思稟良規。將軍之勳。足以長世。即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然操猾賊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曉悍。且賊捷之後。常苦輕敵。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幸降德威。樂自傾蓋。雖未合策。猶可懷也。羽得書。見其有識。下自託之意。大矣。無復所嫌。遂因其陳。其可擒之狀。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蒙為前部。即克公安。南郡。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督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傳賄誘諸夷。使將軍馮習等各為圍。習又先遣吳班將數千人。于平地立營。欲以挑賊。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高。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賊者。揣之必有巧故也。因上疏曰。夷陵險要。實國之門限。雖易得亦易失。失之則荆州可愛。今當爭之。臣觀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初嫌其水陸俱進。今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必無他變。幸高枕勿以為念。諸將皆曰。攻備當在初。今已入五六百里。又相持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備甚精。更軍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便宜。兵疲意沮。計不復生。騎角此處。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略破之之術矣。乃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火勢甚盛。遂率諸軍同時俱攻。遂斬馮習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急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進軍四面。而營之土崩瓦解。備因夜遁。驛人自燒錢。斷後。備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屍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志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初孫相別討備。為備所困。求救于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

陸抗

陸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抗聞之。即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費等。徑赴西陵。收諸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困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功。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以三軍之銳。而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疲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時管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皆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使賊沒江陵。所損者小。若令西陵失守。則南山諸夷。騷動甚可憂患。吾軍下乘江陵。而進據西陵。況江陵完固乎。初江陵道路。平衍通利。抗救江陵。竹版成作。大堰過水。漸瀆于中。以絕寇。叛。至欲因所過水。浮船運糧。揚言將破。賊以通步軍。抗聞之。知其揚言。而使成破之。諸將皆感。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賊敗。乃改船以軍運。大費功力。管楊。率兵至西陵。都督俞贊亡。詣。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敢攻。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舊將充之。明日。果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衆傷甚多。雖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奮力。發。伺視。間。兵不足。于是但鳴鼓。戒衆。若將

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雖不救安東。安東自解矣。及備潰。桓因謂遜曰。初實相怨。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觀備時。諸將或疑孫策時。將將。或疑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乃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今在境界。此強敵也。諸君並受國恩。當相輔。共翦此寇。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皆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因謂遜曰。君初何不將諸將。遂命制者耶。遜曰。諸將皆與國家所共定大事者。臣慕相如。寇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權大笑稱善。權北征。道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福。賀表。奉報。還。遇敵。避卒。被擒。聞之。甚懼。與遜。步曰。大鵬已旋。賊得韓福。具知吾圍。且水乾。宜當速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遜曰。伯言多智。略當必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鵬已還。無所復。慮。專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但當自定以安之。須設施周備。然後退耳。今便示退。賊謂吾怖。仍來相擊。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定計。自率兵馬。以向襄陽。城。令瑾督舟船。兵便引退。遜徐整部伍。張聲。勢。以趨船。敵素懼。遜不敢干。魏江夏太守。遜式。兼領兵馬。頗作邊。遂知其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憫。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表。聞。率。衆。相。迎。宜。潛。速。殿。更。示。定。期。置。書。界。上。式。兵。得。書。送。式。惶。懼。遣。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亦。烏。七。年。爲。丞。相。卒。次。子。抗。襲。爵。

斷曰

江東陸遜。雖一書生。兵機世務。種種分明。呂蒙圖蜀。恐羽備兵。詐稱病去。薦代行。知遜有智。喜遜無名。遜復遣。羽。果。被。乘。蜀。帝。西。向。平。地。結。營。屢。屢。挑。戰。遜。視。伏。形。已。而。伏。去。空。喜。空。驚。相。持。既。久。狡。計。不生。茅火一把。燒入帝城。此時此際。方服遜能。後拜丞相。文武兩成。

追者。雖衆恐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臨。雋大破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誅夷闕族。修治城。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拜大司馬。荆州牧。遂卒。

斷曰

西陵步關。據城叛晉。陸抗聞之。部兵急進。晝夜圍攻。如風火迅。諸將疑。以爲已甚。羊祜江陵。勢亦大。何不住援。獨此之。抗曰。不然。事各有分。江陵守堅。諒難乘。即使棄之。棄所不吝。西陵吾規。既固且峻。若有差池。諸夷則近。緩急重輕。安可不認。及晉救來。易軍相援。乘勝陷城。誅闕明信。回視江陵。猶然吾郡。拜牧荆州。巨心始盡。

廣名將傳卷七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嘗游汝水。遇父老。謂之曰。儲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晉武帝崩。滅吳。以祜都督荆州諸軍事。出鎮南夏。祜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里。每爲邊患。祜患之。卒以計令吳能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祜在軍中。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祜以孟獻武。軍而鄒人懼。安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晉腹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歸附。每與吳人交兵。祜日方戰。不爲掩襲。計將帥有欲進。請許之。計者輒醉以酒。使不得言。吳將陳尚。潘京。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殮殮。尚子弟。迎。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之。香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來降。晉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游獵江河。若禽獸先爲吳人傷。而後爲晉人得者。皆還之。於是吳人翁然悅服。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嘗病。祜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謀抗。抗曰。豈有仇人。羊叔子哉。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毋求外禍。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衝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

必水軍有功。但思應其名者耳。開益州刺史王濬。小字阿童。才可重任。因表請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備舟楫。爲順流之計。祜乃上疏曰。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桂陵。並向金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況孫皓志情猜忌。朝野不信。必不齊力致死。所恃水戰。而我軍一入。境則長江非其所有。若退保城池。則舍長就短。又且官軍深入。有致死之志。吳人內戰。有憑城之心。如此則不難時可破矣。帝深納之。而時議者不同。祜因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常斷不斷。可取不取。豈不令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後祜疑疾。求入朝。而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疾難數入。遣張華造問籌策。祜曰。若孫皓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不能越長江。將爲後患。遂舉杜預自代。壽卒年五十八。南州人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泣。襄陽百姓因祜平日游憩岷山。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淚。因名爲墮淚碑。祜卒一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廟。

斷曰

祜督荆州。欲吳歸晉。知殺不親。故布大信。識得在人。因撫遠近。初至無糧。既而開壘。緩帶輕裘。如不臨陣。若獻詐謀。辭以佳糧。降者欲歸。聽歸不問。偶劉吳。糧稍不吝。饋樂敵。皆敵知。若此行仁。敵焉能順。急爭上流。密薦王濬。破吳之謀。既詳且盡。事不如此。八九悶悶。一旦身殞。岷山遺恨。後帝追功。涕洟如噴。策告九原。忠方無愧。

社壇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典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欲伐吳。以預代羊祜都督荆州諸軍事。預至鎮。繕兵甲。耀威武。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破之。政吳之名。將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離間之。乃表還其所獲之衆于皓。皓果召政。別遣劉憲代之。遂成傾敗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大集。預復上表言討賊之形已露。恐孫皓知而生計。表至。適張華與帝圍棋。華推枰。故手力贊。帝乃許之。預乃陳兵於江陵。而別遣周旨。伍集。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下要害之地。以奪敵心。吳都督孫資。震恐。曰。晉軍飛渡江也。旨集等伏兵樂鄉城外。孫資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集等發伏兵。隨從軍而入。敵不覺。直至帳下。虜敵而還。預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陣。預攻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皆望風歸命。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王濬先列上孫。欲預後生送。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議皆以天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欲俟冬更舉。預曰。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示羣帥。徑造林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孫皓既平。振旅凱還。巴邱沅湘之間。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陵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日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居將帥之列。交接有禮。數遺餽。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恐爲害。

不求益也。時王濟解相馬，和威頗聚斂，預皆稱有馬癖。威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立功後，從容無事，惟耽思經籍，尋病卒。

斷曰

杜預立言，號稱武庫。代督荊州，西陵先破，政諒喪師，表還逐去。既克西陵，殺機已露。陳兵江陵，自不復顧。暗遣奇兵，泛舟夜渡，旗幟多張，賊心驚懼，係欲計窮，遣軍出拒，敗不隄防，遂擒于誤。伍延偽降，預攻如故。既平上流，餘俱風掃，彼竹功成，千秋羨矣。

王濬

王濬，字士治，宏農湖人也。恢廓有大志，常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間之，濬曰：吾欲使容長戟旛旗，衆竊笑之。濬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後參征南軍，羊祜深知之，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遷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門，出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獸于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于蜀，其木屑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木屑以呈孫皓，曰：晉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軍，建平不下，則終不致渡。皓不從。時晉朝議成，謀伐吳，濬乃上疏曰：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七十，死亡無日，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之，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發自成都，吳人於江險要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置江中，以逆拒船。濬諜知其狀，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錐，錐輒覆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使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鐵鎖斷絕，船無所礙。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遣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之，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蔽日，莫不破膽。濬入于石頭，皓乃肉袒縛于闕門，濬躬解其縛，送于京師。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制，至秣陵，受王渾節制，預至江陵，謂將帥曰：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其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因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籬，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通寇，釋吳人于塗炭，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遂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帝下詔責濬。濬上書自理曰：前至三山，渾軍北岸，臣因風發，乘勢造城，無緣過船，以與渾語。夫臨軍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慮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論濬得吳寶物，濬復疏濬，濬自以功大爲渾所抑，每進見自陳，或不能勝，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其親范通謂濬曰：卿功美矣，恨所以居功未善也。旋師之日，巾中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奉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相如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渾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然終不能盡諸胸中，是吾偏也。卒時年八十。

斷曰

王濬鴻圖，燕雀焉知。結薦于帝，范船出師。木屑蔽江，孫皓不疑。兵發成都，吳方知危。不設兵馬，沿江置

難。再橫鐵鎖，要害守之。濬知其狀，更自出奇，造筏造炬，炬灌油脂，鎖鎗雖去，船順流馳，加之風利，受降一時。渾怒不泊，節度空持，奏遠詔命，實渾之私。濬心不服，悻悻言詞，居功不美，范言可思，再自回想，吾獨何辭。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也。晉詔求猛士，兖州舉隆爲司馬，及涼州刺史楊欣爲羌人所沒，帝臨朝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賊？通涼州乎？隆進前請往，帝曰：方略何如？隆曰：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羌何足滅哉？帝許之。隆立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箭試，自且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是矣。因請自至武庫選仗，又給三年軍資。於是西渡溫水，羌樹機能等衆以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入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間發奇謀，出其不意，或夾道累礮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屋中，無所留礙。賊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千數，自隆之西，昔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臨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旅，奮不顧身，冒險能濟，其假節武威將軍。隆到武威，羌人前後被殺及降附者以萬計，誘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等斬之。涼州遂平，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以隆爲西平太守，時南羌成奚每爲邊患，隆至帥軍討之，羌據險拒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將田者，羌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懈，隆因其懈，遂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爲寇，積十餘年，威信振于隴右，洛陽太守嚴舒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老不宜服戎，於是召隆，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衆遂定，後卒於官。

斷曰

晉地涼州，爲羌所沒，帝歎無人，隆請往復，募勇三千，鼓行而足。樹機萬人，沿途邀突，隆造偏箱，可戰可宿，廣列爲營，挾上起屋，射人應弦，蓋張弩鐵，礮石旁施，羌甲被束，我兵披風，盡驚神速。既到涼州，叛者仍服，隆西無音，盡疑遺戮，一旦捷開，帝喜可掬，假節武威，令享榮福，想像其人，實一英物。

周訪

周訪，字士達，汝南安城人也。元帝渡江，以訪爲鎮武將軍，命與諸軍共征杜牧，牧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乃作長岐棹以拒之，桔槔不能爲害，牧又遣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潁口，遣將與訪共擊彥，斬之時，訪爲流矢所中，折其兩齒，形色不變，及募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呼萬歲。至夜，令軍中多有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雖引退，然知我無救軍，必當還掩，宜急渡水北，既渡斷橋，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毀遺杜宏保廬，訪追及敗之，賊嬰城自守，時而軍糧爲賊所掠，退往巴邱，及兵糧繼至，遂復攻宏于廬陵，宏大擲寶物于城外，軍人競拾之，訪陣亂，宏因突圍而出，訪率軍追之，獲鞍馬鎧仗不可勝數，賊率杜竹粟兵數萬，破陶侃于石城，王敦以從弟王展爲荊州刺史，令督趙誘朱軌討竹，而大敗於

女觀湖誘賊並遇害。曾遂逐賊。威震江沔。元帝因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沔陽。曾等銳氣正盛。訪曰。先聲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乃使李當督左。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高張旗幟令其衆曰。甄敗賊三鼓。兩甄敗六鼓。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自且至中。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敵不得妄動。聞鼓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敗。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且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以彼勞我逸。是以克之。宜乘其衰而促之。鼓行而進。遂定漢沔。而收曾送于王敦。斬之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為荆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訪大怒。敦手書督拜。遣玉環玉腕。以申厚意。訪投腕于地曰。吾豈賈賢。可以賀悅乎。王敦患之。而憚其強。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公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聞敦有不臣之心。訪當切齒。敦雖懷逆。故終訪之世。未敢為非。大興三年卒。

斷曰

周訪受命。船征杜。欲打船。作為桔槔。訪設鼓。架以相招。船不為害。別遣焚燒。召訪往救。其擊賊。及暮。遇賊。賊衆而驍。知寡不敵。散人如。聚結成陣。鳴鼓呼號。張揚救至。賊驚而逃。恐賊復至。渡水斷橋。杜曾帥王敦之。招訪。兩甄中軍自操。兩甄敗後。自鋒方交。按之兵法。以逸待勞。一戰再戰。直擒曾。許為刺史。瑯琊代。消。雖怒不受。絕不。嗚呼。功將士。所以為高。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也。荆州刺史劉宏辟為長史。及陳敏之亂。敏遣弟恢來寇武昌。宏以侃為江夏太守。出兵禦之。有聞者曰。侃與敏鄉里舊人也。居大都。統強兵。脫有異。則荆州無東門矣。宏曰。侃之忠能。吾得之久矣。豈有是乎。侃聞之。遣子洪及姪。詣宏以自固。因並力拒。侃且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須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所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生。獲數人。究知是西陽王柔之左右。侃即遣兵逼柔。柔因縛送帳下。二十六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侃為武昌太守。帝使擊杜。時周顛為荆州刺史。先鎮淶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敗。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已而賊果增兵來攻。侃復遣朱伺等逆擊大破之。杜殺將王貢。率精卒三千出武。誘五溪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陶延夜襲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貢遁還。侃謂之曰。杜殺為益州軍。交死。不奔。卿本佳人。何為順之。天下寧有白頭賊耶。自壯年定。貢初備。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脚。辭色甚。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殺髮為信。貢遂來降。而殺敗走。王敦深忌侃功。左遷為廣州刺史。以王廙為荆州。侃將鄭攀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拒。侃遂夜發。先是廣州人昔刺史郭。詔長沙人王機為刺史。機附王敦。改交州未行。曾杜會據臨。機復勸杜。曾取廣州。曾遂與溫。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其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曾遂使僞降。侃知其詐。先于對口起發兵。軍。俄而曾率輕兵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又遣將許高討。機。斬

首送京都。諸將請乘勢擊溫。侃笑曰。吾威名已成。何事遣兵。但一面紙自定耳。因下書諭之。邵權而走。追獲于始興。侃在廣州無事。朝連百變於營外。募運於營內。人間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如此。侃勤于吏職。嘗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庶人。當惜分陰。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時造船。木屑竹頭。悉令人收掌之。人不解其意。後積窳始時。聽事。前餘。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北伐。又以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經理微密如此。及蘇峻作逆。與溫。廣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計。計之。屢戰無功。諸將請于查浦築壘。部將李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坡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遂從其議。夜修。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侃欲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恐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彼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從羨議。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于陳陵東。侃督部將彭世斬峻于陣中。賊衆大潰。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朱夏等。據隘口。自以。大軍。默遣使。寫中。詔。呈侃。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為此。若進軍。宜待詔。報侃。侃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允為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加極刑。郭默驍勇。所在暴抗。以大難新除。威綱寬簡。欲因隙會。勦其。從橫。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詣侃。侃斬之。默在中原。賊畏其勇。今聞侃兵。不血刃而。之。益畏侃矣。侃嘗時年七十六。蘇峻之役。議者皆以武昌北岸有郟城。宜分兵。據之。侃每不。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以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郟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中利深。管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人守。今縱有兵守。亦無益于江南。若外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成之。果大敗。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得。法。外。意。其。為。所。推。重。蓋。如。此。

斷曰

陶侃忠能。著之久矣。命之禦賊。肯。庇。鄉。里。信。任。擊。之。所。向。披。靡。天下。饑。荒。劫。賊。羣。起。詐。作。商。船。誘。擒。究。擬。究。係。將。兵。追。斬。方。已。王。貢。從。殺。被。擊。逆。徒。侃。遙。謂。之。君。本。佳。子。願。殺。匪。人。吾。為。君。取。貢。感。來。降。毀。因。敗。死。既。遷。廣州。徑。行。不。止。曾。機。皆。誅。下。溫。一。紙。在。廣。恐。安。運。斃。以。砥。木。屑。竹。頭。皆。所。綜。理。石。頭。可。攻。白。石。可。倚。名。將。妙。言。從。而。且。喜。郭。默。既。誅。餘。奸。自。設。不。守。郟。城。大有。深。指。方。識。陶。公。過。人。遠。爾。

謝元

謝元字幼度。少穎悟。為叔父安所器重。及長。有經國才略。時北朝苻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元應舉。起超聞而歎之曰。安遠舉親明也。元必不負所舉才也。於是徵拜建武將軍。監江北諸軍事。會符秦道軍圍襄陽。詔元發三州人丁。游軍淮泗。以為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遂攻。或。遂。于。彭。城。元。率。何。謙。次。于。泗。口。欲。遣。使。報。送。令。知。救。至。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趨。城。為。賊。所。獲。賊。厚。賂。溫。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雖。攻。彭。城。而。糧。重。置。于。留。城。元。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留。城。謙。遂。地。進。解。彭。城。

之圍及荷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復率符融等進攻壽陽。詔以元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衆凡八萬。至境。堅列陣。澠水。元軍不得渡。因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澠水爲障。是不欲速戰也。乞諸君稍卻。令吾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轉而觀之。不亦樂乎。堅亦皆曰。宜阻澠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御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未有不勝者。融亦以爲然。因麾衆卻陣。衆倉卒一卻。遂亂。不能止。元於是即以精銳八千。涉澠水。乘亂決戰。澠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餘軍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澠水爲之不流。逆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至。詔加前將軍。元復乘勢進攻兗州。兗州既平。又患水道險阻。糧道艱難。用督護聞人爽之謀。堰呂梁水。樹柵立土塘。擁二岸之水。以利漕運。自此公私兩便。元又遣伐冀州。堅子丕遣將桑德屯黎陽。元命劉襲夜擊走之。丕請降。元許之。丕告飢。立饋米二千斛。又遣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加都督徐兗青豫冀幽並七州軍事。卒于官。

斷曰

謝安知元。舉元爲將。鄒超喜稱。舉受皆當。淮先游軍。彭復解障。及堅南侵。百萬相向。詔元率軍。與之相抗。元使謂堅。既承兵。既若。不鋒交。誰知得喪。爾兵擁澠。我軍未上。請卻一麾。以便宜立仗。緩轉縱觀。豈不快暢。堅鞭一揮。衆遂奔放。元因乘之。勢寡亦壯。不自蹈殘。即投水葬。鶴唳風聲。盡皇兵相。舉將得人。邊疆無恙。

北朝燕

慕容恪

慕容恪字立恭。號之子也。深沉有大度。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所言輒經綸世務。號異之。乃授以兵。數從征伐。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不敢爲寇。統將終謂。謂主。謂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舊嗣位。彌加親任。屢城有大功。封太原王。及舊疑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臨之世。總攝朝權。初建業。開馬。死。皆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大耳。慕容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諫之。恪曰。人情懷懼。當安以靖之。吾若不安。衆何瞻向哉。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雖執權。每事必諮之于評。能。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恪之困洛陽也。秦中大震。荷堅親將以備流關。軍回乃定。恪爲將。不尙威嚴。專以慰信御物。務于大略。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令捕斬賊首。以贖軍營。不釐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臨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于薦士。版築猶可。而泥國之蹙。潘乎。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闕圖之計。言訖而終。

斷曰

燕慕容恪。深沉有略。統授以兵。從征參酌。使鎮遼東。寇不敢作。嗣舊親之。立功不薄。雋死隲孤。復以後。托有謀中原。桓曰。大錯。慕容恪存。憂方如昨。慕容根誅。內外錯愕。恪獨安之。使人把捉。罷朝而歸。養親。

爲樂。臨死。死。實。報。恩。急。者。忠。孝。若。斯。才。應。兼。舉。

北朝秦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春爲業。嘗負春於洛陽。有一人貴其春。而云無直。又云家去此不遠。欲隨往。取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老父。鬚髮皓然。據胡床而坐。左右侍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我。乃十倍價春。直猛異之。因拜爲師。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自是博學。好兵書。懷佐世之志。欲待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賜猛車馬。請與俱南。猛還山。詣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世哉。在此可富貴。何爲遠乎。猛乃止。符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興廢大事。若元德之遇孔明也。歲中五遷。權傾內外。猛未至。鄴。劫盜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先留鎮冀州。俄入爲丞相。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蠅蟬布衣。朕能潛弱冠。朕奇卿于覽見。擬卿于臥龍。卿亦異朕于一言。迴考。榮之雅念。雖傳巖入。涉委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朕且欲從容于上。望卿勞心于下。宏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猛乃受命。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及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嚴明。師無私犯。堅常救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當如事我。其見重如此。但性剛明。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恩。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疑疾。堅親臨問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光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言終而死。

斷曰

猛本貧人。忽遇異老。拜之爲師。方事探討。佐世爲懷。待時迅掃。桓溫入關。謁之。謀草。捫蝨而談。旁若情。稍相驚異之。請同南。保。世。知。非。故。寧。懷。寶。遇。主。符。堅。君。臣。敦。好。一。歲。五。遷。權。兼。大。小。初。幸。冀。州。俄。拜。京。表。拔。賢。農。桑。以。圖。溫。飽。兵。革。外。修。儒。學。內。考。國。富。兵。強。其。功。非。渺。臨。死。遺。言。晉。不。可。據。正。朔。相。承。天。意。可。曉。細。味。其。言。一。何。了。了。

六朝宋

檀道濟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宋武帝北伐。以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動。歸者甚衆。文帝即位。使道濟與中領軍劉劭。之。前。驅。西。伐。上。問。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同。練。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成。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殲。時。晦。本。謂。道。濟。與。徐。羨。之。同。謀。忽。聞。來。征。遂。不。戰。自。潰。元。嘉。八。年。到。劭。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與。魏。軍。二。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有。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盡。道。濟。乃。夜。唱。籌。量。沙。以。所。餘。米。散。其。上。及。

且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除者安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未克定河南然全軍而返雖名大震魏甚懼之道濟又不自效朝廷之上蓋疑畏之時人或以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疑之彭城王義康慮官軍宴會道濟不復可制乃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高世之勳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道濟見收憤怒氣盈目光如炬俄頃飲酒一斛乃脫帽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懼自是頻歲南侵有飲馬長江之志後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而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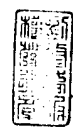
斷曰

道濟北伐所至皆降於兵無阻遂至洛陽擒獲甚衆請戮示強曰非也仁義道良弔民伐罪皆道還鄉中原感動歸者四方帝遣西伐檄策其常臣悉降臣非其長臣悉臣勇臣到定忙臣果聞報不戰已亡道後伐魏多捷少糧敵軍欲退叛者敢揚量沙覆米死者多敵敵驚叛妄故不敢當威名大震中外惶惶召收賜死長城自傷隨城歎息千古不忘

廣名將傳卷八

王鎮惡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鎮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疏宗猛曰昔孟嘗君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與吾門矣故名鎮惡願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宋武帝伐廣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武帝欲討劉劭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前驅武帝乃轉鎮惡參軍事率龍驤將軍劉恩百舸先發鎮惡受命使晝夜兼行揚聲上兗州劉劭謂為信不知見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劉恩軍在前鎮惡次之每舸留三人對舸岸上立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張鼓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前住襲城津戍百姓皆言劉劭兵上安然不疑將至城遇劉劭將朱顯之問劉劭所在軍人答曰在後及至軍後又不見潘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潘上遂馳馬告殺令閉城門而鎮惡亦馳入城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並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教教皆燒不視城中猶不知武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殺下將或父子兄弟中表族親且關且語方知武帝在後人情離解遂從大城東門出奔至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所執稍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武帝北伐以鎮惡領前鋒將發將軍劉劭之謂之曰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托



風雲並蒙抽撥今成陽不克皆不濟江三秦皆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城境賊無不捷大軍攻潼關謀速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渭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飽食食畢即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激勸將士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惟有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攻陷長安城城中六萬餘戶鎮惡悉撫慰之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謝曰此明公之威將士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耶時鎮惡功高人多忌之武帝將歸留子義興及沈田子與鎮惡守長安又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為衛瑾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後二人俱曾傅宏之舉田子求屏人語因斬鎮惡宏之奔告義興義興率王修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沈田子至言鎮惡反修執田子以專戮斬焉

斷曰

鎮惡猛孫出身將門帝討劉劭請為參軍鎮惡承命百舸先奔揚聲上兗直襲江濱劉兵誤認疑入城闖及知是誤城已燒焚帝兵及至功已待論後之北伐鎮惡有云成陽不克皆不反輪三秦若定九錫望恩舟行入渭蓋以為神乘舟陸戰拚死立勳功成名就身早不存雖斬忌者冤亦無申

章叡

章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結於梁武及梁武兵起微至率郡人伐竹為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叡甚悅曰他日見君之而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大軍發鄆謀留守將上難其人因顧叡曰乘驥驥而不乘焉追迫而更索即日以叡為江夏太守四年伐魏詔叡都督衆軍未能拔叡遂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欲擊之諸將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於人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拒之其城自拔衆猶疑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章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攻合淝先是司馬胡景略攻合淝久未能下叡至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淝水項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淝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訥帥師五萬奄至衆懼不敢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召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大戰破之軍人少安初淝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叡城下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請走保三又叡曰將軍死後有前無卻因令取扇扇屨幢立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不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魏兵擊叡親與爭魏軍卻因築壘于堤以自固起戰艦高與合淝城等四面臨之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叡盡接客旅夜籌軍畫三更起帳燈達旦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合淝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恐為所逼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在後魏人畏叡威名不敢近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子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里武帝遣曹景宗拒之景宗次郟

陽樂相守未敢進帝怒詔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魏奉詔而往過泗谷帆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多勦殺緩行魏曰鍾離全整穴而處負戶而沒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泥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即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堙立鹿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欲募軍士善水者沿行水底入東城告以救至使固守城中知救至人百其勇魏軍又夜攻城飛矢雨集魏子潛請下城避箭詔不許軍中驚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軍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立柵數百步跨淮道設裝大艦使馮道根等乘水暴長而進臨賊壘又以小船載草灌之以管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熾敢死之士拔柵衝橋條忽相並道根等身自搏戰呼聲動天地魏人仙理自北還軍為魏人所圍三關擾動詔督衆軍援焉魏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壘起高樓衆譏其不弱魏曰不然為將常有法時是時元英欲追仙理以復邵陽之恥聞魏軍退帝亦詔罷軍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于家魏雅有曠世之度流人以惠愛為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就舍井窳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做備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玉如意以應進止為衆名將

斷曰

韋忠良自結於梁奉命伐魏即擁山轉衆請緩戰魏怒不揚既而城拔方識其強再攻灑水魏救忽獨請兵不及即以寡當力戰不卻守死不慌築壘自固起艦以張戰勝俘獲多不可量灑水既定威名愈揚元英攻徐衆將戰傷召魏急救魏橋以行兵不旬日即至邵陽元英驚異我兵更剛非水灌敵即火燒強大小百戰英方敗亡功成進爵備將名香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學涉該博雖射不穿甲而有凌雲之氣時有劉劭謀作亂遠近響應僧辯計擒之由是以勇略稱侯景反浮江西寇元帝以僧辯為征東將軍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景聞之倍道歸建業賊帥宋子仙等困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許之子仙謂為信譽舟將發僧辨命杜範鼓譟掩至大破之擒子仙丁和等送江陵郢州既平於是發江州直指建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辨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途請從此遊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景自出戰于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景走東方僧辯遂引軍入據京城其夜軍失火燒大極殿及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取法無人齒按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緣淮號呼謂思景焉湖州賊陸納以李洪雅應十八子之讖遂奉為將軍軍事如主鼓吹羽儀入長沙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遏焉不敢交鋒並懷懈意僧辯因其無備親舉旗鼓以誡進止賊遂大敗歸保長沙僧辯別命多學圍之自出

臨視賊以其不設備其黨李賢明等遂蒙橋直進僧辯據胡床不為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僧辯後為陳武帝所殺

斷曰

僧辯為將射不穿甲意氣凌人擒劉白拔侯景反時奉命討伐子仙僞降命軍掩殺郢州既定建郢連發風浪驚人拜平一雲景敗石頭功已昭察火燒兵掠取法所以其終不能善遂

六朝陳

吳明徹

吳明徹字通州秦郡人也嘗就汝南周宏正學天文孤虛遁甲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奇之命為安南將軍及陳宣帝議北伐齊公卿互有異同獨明徹決策請行遂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攻具又過灑水灌城城中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段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陽三十里頓兵不進明徹曰兵貴神速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矣因躬擐甲冒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擒王琳等遂建業景和懼而遁走及周滅齊陳宣帝詔明徹北伐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仍過灑水以灌其城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大將王軌救之軌輕行自灑水入灌口橫流立水以鐵鎖貫車輪遂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收軍以舫載馬裴子烈曰吾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先遣馬出適會明徹疾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瀟摩河帥馬軍數千先還明徹仍自決其堰乘水力以退軍及至灑口水力微舟艦並不得渡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以憂避疾卒

斷曰

明徹有心每思大舉會學天文英雄自許陳欲伐齊衆議首鼠徹獨請行遂進攻取齊遣救來順兵自阻徹笑挫鋒急攻其堡一鼓而擒救兵退旅及周滅齊復攻周士軍至呂梁過灑水灌汝敵至橫輪船路盡塔諸將恐憂敗謀各吐適徹病昏一時無主水退舟沉將軍被虜既受周封死亦何補

北朝魏

崔浩

崔浩字伯深少好學元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魏明元初拜學士祭酒嘗將劉裕伐姚泓欲游河面上求假道請羣臣議咸曰兩谷天險奈何能西今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發軍斷河勿令西過浩曰此非上策也今姚興死子泓幼乘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動輒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浩必上岸北伐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耗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莫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與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下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裕得關中遙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上策也羣議不以為然帝從羣議道長孫嵩拒之戰于岢城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因問浩曰裕西伐已至瀋陽卿

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秦叛魏，魏乘其危亡，兵精將廣，克之必矣。已而裕果滅姚氏，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道精兵南襲，魏城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宗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止之已審矣。既而宋武帝劉裕欲取洛陽，武牢滑濠，浩曰：奉秋符士，句侵齊，開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今國家不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因災，布義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惡稔，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因語浩曰：劉裕既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為不可。遂遣奚斤等南伐。斤請後略地先攻魏，浩曰：南人長于固守，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克，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列營，守宰收放，殺滑濠，虎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為固中之物，長孫嵩請先圖其城。斤等齊可，先攻滑濠。經時不拔，左右忌浩正直，其排毀之，帝雖知其能，阻于羣議，故遣歸第。有疑議則召問焉。時議欲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為難，惟浩曰：往年以來，莫惑再守羽林，越鈞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並出東方，利於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奚斤等擊滑濠，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擊昌，次其城下，收衆偽退，昌鼓譟而前，舒陳為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視，官者趙悅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入，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山，掩擊不意。天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擊昌，昌大潰，議擊蠕蠕，朝臣盡不欲行，惟浩贊成之。赫連降，太史張深因說帝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躔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帝意不決。召浩與辨，浩因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躔月，牟飢人流，應在他國。太白行蒼龍宿，于天文為軍，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于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況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國衆也。願陛下勿疑。帝大說，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或尤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並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安我息，其勢然矣。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已久。故夏則乘放牧，秋肥乃聚，背塞向溫，南寇鈔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奔走。可一舉而滅，時不可失。遂行及軍至其境，蠕蠕久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獲獲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降者三十餘萬。大軍既還，南軍卒不能動。如浩所料。太武賜高車粟帥酒食，因指浩示之曰：此人繼廷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縮于甲兵。朕前後克捷，皆此人導我。今至此矣。俄而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北，請兵三萬先其未伐，逆擊之。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膽，當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也。又南土下濕，夏月暑蒸，非行師之時。若往逆擊之，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敢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利。

歐名將傳 卷八 北朝魏

121

歐名將傳 卷八 北朝魏

121

也。帝從浩議，南鎮諸將恐賊至，自陳兵少，求備幽州。以南戌兵在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為備。公卿會議以爲然。浩曰：非上策也。若然，則彼聞幽州以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必舉國騷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是所謂張虛聲而受實禍也。浩又陳天時不利，今官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虛昏星見，飛鳥墜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災感伏匿于翼軫，或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與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今宋新國，是人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帝不能違衆，遂遣斛平王杜超鎮鄴，鄴郡王司馬楚等屯潁州。於是寇來途疾，帝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帝召浩問之。浩曰：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遇則可擒矣。帝以爲然，乃分軍四道，令諸將俱會鹿澤海。期日有定，而潔恨已諶不用，遂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親圍叛賊薛永宗壘，出兵欲戰。因問浩曰：此賊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此時尚未知陛下自至，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勝從北道先擊吳，令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迴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躡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帝悔之，後因譏誅浩。

斷曰

崔浩學士爲魏主謀，劉裕假道，請假以舟衆，議逆戰，戰敗悔差。劉裕新喪，欲伐復仇。浩請略地，衆欲城求，經時不拔。浩謂勾赫連可伐，衆轉夷猶，力請掩擊，功力坐收。蠕蠕之衆，盡賦上獄，惟浩占象，大破旄頭。帝從往伐，所獲山邱，鎮兵怯守，防兵欲周。浩曰：防急，招寇爲憂。大小百計，皆浩運籌。如言而用，無不酬。奈何諶，不得自由，及其死也，方悔方愁。

于謹

于謹，字思恭，河南洛陽人也。好孫子兵法，屏居閭里，及元算討蠕蠕，宿開謹名，辟爲贊曹從事。令率二千騎往追蠕蠕，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皆爲賊所圍。謹所乘駿馬一紫一騾，賊所素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率餘軍擊追騎，乃得入塞。時魏木喪亂，羣盜蜂起，謹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魏帝嘉之，除精射將軍。又隨廣陽王元深討鮮于修禮，停軍中山，侍中元晏言于靈太后曰：廣陽王以宗室至親，受律專征，乃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爲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乃立榜募獲謹者重賞。謹聞之，因謂廣陽曰：今女主臨朝，取信證候，苟不明白，殿下素心，便恐禍至。謹請東身詣關，歸罪有司。元深許之。謹遂到榜下曰：吾知此人，衆詰之，謹曰：我即是矣。有司以聞。靈太后怒而引見之，謹因述廣陽忠款，並陳停軍之狀。靈太后意



解捨之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諫乃言于周文曰。魏祚凌遲。權臣擅命。明公負超世之資。懷濟世之略。遠近歸心。願建良圖。以副衆望。周文曰。何以言之。諫曰。關中秦漢舊都。昔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迢近京兇。若明公請都關右。帝必喜而遷。然後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亂。桓公之業。十載一時也。周文大悅。會有勅。進諫為關內大都督。魏因進都關中。策魏帝納之。有頃。齊神武還洛陽。諫從魏帝西還。仍從周文攻芒山。芒山之役。大軍不利。諫率其麾下。僞降于道左。齊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諫過遠。諫乃自後擊之。齊軍亂。以此大軍得全。進位柱國大將軍。初。梁元帝平侯景之後。於江陵嗣位。密與齊氏通使。將謀侵軼。其兄子督。時爲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仇隙。據襄陽來附。因請王師。乃令諫率衆出討。周文饒於青泥谷。長孫儉問諫曰。爲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諫曰。魏兵漢沔。席卷渡江。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峻其障。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諫曰。必用其下策。儉曰。彼乘上而用下。何也。諫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謂力不能分。且釋備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皆戀邑居。恐于動移。所以用其下策。諫乃遣將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立木柵于外城。廣輪六十里。諫至。悉焚園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翌日而縛而降。殺之。立蕭督爲梁王。振旅而還。周文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諫自以望隆位重。願保優閒。乃先上其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周文識其意。乃曰。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後以疾薨。諫有智謀。善于事。上名位愈重。愈存謙抑。每朝參往來。從不過三兩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諫決之。諫亦竭其智能。功臣之中。特見委信。終始若一人。無間言。

斷曰

于謹爲將。才智相兼。被圍乘馬。方自保全。善諸國語。城中周全。二萬餘戶。一旦附焉。廣陽被圍。並謹嗣。連謹赴榜下。見后訴冤。訴王忠款。后方釋然。周文超世。于謹素瞻。關中天府。秦漢所先。周文信悅。倍攻邨山。戰齊不利。僞降道遠。大軍過盡。後擊以權。命征蕭繹。決策于前。謂出下策。果應其言。功成謝事。君臣何嫌。爲將若此。方可謂賢。

北朝齊

斛律光

斛律光。字明月。金之子也。年十七。爲齊都督。見鷓鴣飛雲表。射中頸。旋轉而下。時號鷓鴣都督。齊受禪。進爵鉅鹿郡公。周大司馬尉遲迥王雅等衆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戰于邨中。等大敗。光親射雅殺之。餘僅身免。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渡。恆以冬月守河。惟冰及帝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推冰。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周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惟玩聲色。周軍圍洛陽。樂絕糧道。詔光親之。錄刀纒交。周人大潰。詔加右丞相。又率衆築平陽等鎮。草草寬等來。迥平。隨光與戰于汾水。大破之。周遣將固宜陽。光率步騎五萬戰于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帝賜提婆晉陽。光言於朝曰。此山神武以來。常種禾。今賜人。無乃闕軍務乎。每行兵用。胡人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終日不坐。

身不脫介冑。常爲士卒先。有罪者。惟大杖笞背。未嘗妄殺。衆樂爲之死。拓地五百里。未嘗伐功。自結髮從軍。未嘗失律。深爲鄰敵所懼。後遭讒被殺。血流于地。經久不滅。周武帝聞光死。遂復入鄴曰。光若在。朕豈得至邪。

斷曰

明月馳譽。落離都督。北齊受禪。進爵鉅鹿。周將來攻。斬如破竹。再圍洛陽。壅絕糧道。奉詔禦之。禦之甚速。鋒刃纒交。敵先崩。既被汾水。宜陽又逐。結髮從軍。未嘗挫辱。獨恨主愚。讒言太毒。無故遺諫。令人痛哭。

北朝周

宇文憲

宇文憲。周諸子也。性通敏。有度量。文帝常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駁者。帝怪問之。對曰。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征伐。牧困攸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初。平蜀諸子中。欲有推擇。因徧問誰欲此行。並不及對。而憲請先。憲時年十六。文帝曰。刺史當撫衆。臨人。非爾所及。憲曰。才用殊不關大小。試而無效。甘受而欺。文帝以憲年幼。尚未之遣。及明帝即位。追遵先旨。故授益州總管。憲至。善于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輳。聽受不疲。蜀人悅之。齊將獨孤永業來寇。詔憲出宜陽。絕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築壘洛南。憲涉洛遊之。明月遁走。明月又于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問計于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爲威容。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憲率衆出自龍門。齊軍背道。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降。憲以舊兵。齊繁廣。自刊爲要略五篇。表陳之。帝覽而稱善。帝疑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帝召憲謂曰。汝爲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人拜相。帝曰。管蔡爲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于戈。我爲不能耳。帝親圍晉州。憲進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圍進取。齊主問晉州見。自來援之時。陳王純屯千里徑。永昌公椿屯雞相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爲鹿。持有處所。令兵去之日。賊猶致疑。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會椿被勅。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柏鹿爲帳幕。不疑軍退。翊日始悟。時帝已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爲陣。齊領軍段暢追至橋。隔水問憲姓名。憲曰。吾乃大都督宇文憲也。暢即揚鞭去。不敢進。憲即命還軍。齊人退。之。戈甲甚銳。憲爲殿拒之。斬其驍將。齊退。帝又命憲攻晉州。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于城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既而諸軍俱進。進時。大潰。齊王遁走。齊任城王浩。廣寧王孝珩等守信陽。復詔憲討之。憲軍過趙州。浩令間諜二人。說之。候騎執以自憲。憲乃集齊將。備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即放還。反令充使。乃與浩。憲至信都。擒浩。浩及孝珩等。憲善兵謀。長于撫馭。摧鋒陷陣。爲士卒先。齊人懼其勇略。

斷曰

憲周諸子。度量不羣。文帝賜馬。取駁爲馴。色既出類。牧困攸分。帝喜智識。迥不猶人。撫蜀擇守。憲即自

行既而受命。綏果得民。屢與晉戰。戰必立勳。或行詭道。或以名聞。或請破敵。頃刻而奔。就開用間。妙若轉輪。為將若此。可謂入神。

韋孝寬

韋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京兆杜陵人也。弱冠時。蕭寶實作亂。乃詣關請為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隨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後令孝寬行宣陽郡事。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宣陽。遣揚州刺史牛道常。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道常手跡。令善作書者。偽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燼。燒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于琛營。琛得書。果疑道常。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間。因出奇兵。掩襲道常。及琛等。峭運逢清。移鎮玉壁。齊神武高歡傾東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乃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詔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耳。遂于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其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擣殺之。又于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成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柵。莫之能抗。孝寬乃縋布為綫。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垂于空中。其車終不能壞。城外又縛松于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並欲焚樓。孝寬復作長鐵鉤。利其鋒刃。大竿一。以鈎遙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立木棚拒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參軍祖孝正。謂孝寬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祖孝正因又射箭格於城中曰。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亦依此賞。神武苦戰六旬。傷及死病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遂殂。周文帝喜其功。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還鎮玉壁。孝寬善于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通通步疏。故齊人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益。孝寬託以心符。令守城。益乃以城東反。孝寬怒。遣謀取之。俄而斬益首以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鈔掠。孝寬深患之。而地入于齊。無可謀。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因遣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為懼。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即畢。此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城始知。設令召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軍行非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以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孝寬又令諸山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收兵自固。孝寬板築克就。卒如其言。宜陽被圍。孝寬謂將帥曰。宜陽一城。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之謀。欲若果。崤東來圍。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于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我先。圖之實難。于是畫地形。具陳其狀。事不行。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遂築城守之。齊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謂孝寬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債。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衝要。汾北我之所乘。我乘彼圖。取債安在。且君輔幼主。位重望隆。宜調

陰陽。撫百姓。焉用武。窮兵構怨。連禍。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為君不取也。孝寬奏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孝寬因令嚴作諺歌曰。百升飛上天。百升指。明月照長安。令謀人多傳此文於郡。斛律明月遂果被殺。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上三策。第一策。欲出關。厚集諸軍。百道並進。第二策。欲廣儲蓄。募勇。以觀變。第三策。欲結鄰好。待時而動。武帝用其第三策。遣使重幣聘齊。後遂大舉而定山東。卒如其言。孝寬鎮玉壁。武帝東巡。過之。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為前驅。武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特角。乃救孝寬。為行軍總管。固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克其四城。因隨駕還京。進位上柱國。後尉遲迥先為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吐列長文為相州刺史。先令赴郡。孝寬續進至朝歌。迥先遣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論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酒。芻粟以待之。迥先果遣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役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遂追不及。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為元帥。東伐。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衝要。堞堞堅固。迥先遣兵據之。諸將皆曰。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破。損我軍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為也。於是引軍次於武陵。大破迥先子惇。惇驕驕奔郡。因軍進次於郡。迥先自出戰。又大破之。迥先窮而自殺。關東悉平。孝寬屢抗強敵。有功。凡所經略。布置之物。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

斷曰

周將孝寬。關西男子。雖開敵人。只須一紙。齊君特強。玉壁兵起。遍地橫戈。沿城立壘。孝寬守之。氣不少。靡外築山攻。內接樓抵。外挖地穿。內扶擊。止外立竿。機內置鈎。毀百計摧殘。千方料理。相拒六旬。未加一矢。無奈遁歸。殂而已矣。汾北離南。胡屯蜂蟻。高築大城。遂分彼此。斛律將兵。為齊所倚。間以歌謠。因而誅死。三策平齊。四城破。迥先。功殊足紀。所以英名。標之青史。

程靈洗

程靈洗。字玄澹。新安海寧人也。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百里。便騎善游。侯景之亂。聚徒拒景。景軍據新安。太守蕭懿。奔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梁元帝授以譙州刺史。後助王僧辯鎮防。及武帝誅僧辯。靈洗率所領。夜戰於石頭。帝遣使招降。久之。乃下帝深義。除譙州太守。復除丹陽太守。封遂安縣侯。武帝崩。王琳前軍東下。靈洗於南陵破之。虜其軍士。以功授都督。廢帝即位。進號雲麾將軍。華皎之反。遣使招靈洗。靈洗斬其使。以聞。朝廷深嘉其忠。推心待之。時周將元定率步騎二萬助皎。靈洗嬰城固守。及皎敗。乃出軍臨定。定以衆降。以功改封重安縣公。靈洗性嚴急。士卒有罪。必以軍法誅之。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衆亦以此德之。卒贈鎮西將軍。諡曰忠壯。

斷曰

靈洗勇力。便騎善游。聚徒拒景。屢戰不休。聯盟結契。修我戈矛。有梁元帝。命刺譙州。助王僧辯。力戰石

頭帝曰義士克壯其猷。屢遷太守。封遂安侯。王琳東下。志在復讎。靈洗破之。視同此弊。奸人奉敕。造反是歸。豈從叛逆。斬使有由。嬰城固守。攻掠何疑。澄師以往。降將能囚。忠貞可嘉。勇而有謀。朝廷嘉獎。不愧好仇。

廣名將傳卷九

隋

楊素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好學不倦。多所通涉。美鬚髯。有英雄之表。從叔祖寬。深異之。武帝謂素曰。善自愛。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拜素為車騎大將軍。及平齊之役。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百戶。其後每戰有功。宣帝即位。襲父爵。臨貞公。高祖為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以為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遲迥作亂。高祖拜素大將軍。發河內兵擊破之。遷徐州總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戶。高祖受禪。加上柱國。拜御史大夫。是時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策。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絹二百匹。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丈。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前。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趣三峽。軍至流頭灘。地甚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當乘夜以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十艘。啣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成欣。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趨白沙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擄其衆。勞而遣之。秋毫無犯。陳人大悅。素水軍東下。舳舻蔽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懸巖縱鐵鎖三條。橫絕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

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乃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州。素遣巴蠻率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艘。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將與敵戰。虛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遠頭聞之。喜曰。此天賜我也。率精騎十餘萬。至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道殺傷不可勝計。素出靈州擊突厥。突厥敗走。素率騎追躡。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乃親將兩騎並陣。突厥二人與敵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乃趨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積年無復虜庭。漢王諒反。先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天賜子並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人襲擊之。天保敗走。賜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召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言。帝因以素為并州行軍總管。率衆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復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崞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甚衆。遂進逼并州。諒窮蹙出降。餘黨悉平。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大抵治軍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貸。每將臨陣。輒求人過失。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陷陣而還。無問多寡。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前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故戰無不克。稱為名將。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譏。素時貴。言無不從。故素雖嚴刻。士亦以此願從焉。大業元年。遷尚書令卒。

斷曰

楊素何恐富貴逼臣。隋主受禪。力請伐陳。造作大艦。填江塞津。步卒南岸。擊走成欣。浮江而下。望若天神。秋毫無犯。大悅。陳人遠頭犯塞。騎陣擊奔。追躡突厥。急恐紛紜。使其頓舍。一掃如雲。漢王諒反。屢戰立勳。最有權術。嚴于治軍。盈前流血。言笑自矜。臣才美矣。但不至純。

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威。善彈工射。趙捷過人。初未知名。惟隋文帝一見。即謂人曰。長孫郎武藝超羣。言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耶。周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帝以趙王招女妻之。遣晟送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皆有二鵝飛而爭肉。因以兩箭授晟射之。晟引弓馳往。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為攝圖所忌。密托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其山川形勢。部衆強弱。而盡知之。時文帝作周相。晟以狀白文帝。文帝大喜。至隋得天下。開皇元年。攝圖乃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攻陷臨渝鎮。約諸部部落。謀其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以為之備。晟先知攝圖詰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就河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於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悉充外使。胡騎倚仗。實所具知。結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好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述示

爾縫質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長攝圖。受其牽率。惟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速交而近攻。雖強而合。弱通粘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突。則攝圖遠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聲討之。可一舉而定其國矣。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甚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目視。上深加嗟異。皆納川焉。因遣使詣粘厥。賜以狼頭纓。為欽敬。粘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授是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費幣賜突。突等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腹心。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於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粘厥不從。引兵而去。時粘厥又說染干許告攝圖曰。粘厥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回兵出塞。既而攝圖死。遣使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為莫何可汗。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乞通婚。許之。是日。因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勇來鈔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是夜。見亦虹光。照數百里。天狗。實。兩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隨師且至。是夜。因請出。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萬餘人。是皆安置之。由是突厥悅附。時以染干為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期。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期。許之。給是箭六。弓發。皆入。啓人之期。卒勝。時有雀羣飛。上曰。公善。彈。為我取之。十發。皆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皆。是。獨。居。多。尋。又。詔。是。取。晉。王。節。度。出。討。遠。頭。最。遠。策。曰。突厥。飲。泉。易。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遂。頭。人。馬。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毒。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最。追。之。斬。首。千。餘。級。晉。王。大。喜。引。兵。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遣。官。來。降。時。亦。預。坐。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為。薛。舉。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虛。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響。為。比。一。何。壯。哉。復。遣。遠。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最。表。奏。曰。臣。夜。登。城。望。見。嶺。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兩。足。下。垂。彼。地。謹。驗。兵。書。此。名。酒。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此。輩。宜。在。今。日。因。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最。為。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遂。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最。亦。以。病。卒。後。突厥。圍。雁。門。帝。歎。曰。若。長。孫。最。在。不。令。胡。人。至。此。

斷曰

長孫工射。一貫雙。處羅有識。密與之交。山川形勢。因而昭昭。隋有天下。攝圖平。南侵合衆。勢盛難。消。隋主大懼。築城阻。最。因。岩。岩。胡。衆。最。衆。兵。力。難。制。離。間。易。挑。上。悅。其。計。賜。以。駟。再。引。使。上。疑。武。已。半。鐵。勒。反。告。能。不。驚。逃。染。干。婚。後。警。輒。奏。朝。賜。射。於。落。落。獲。獨。饒。毒。流。破。敵。聲。比。雷。高。受。降。再。出。早。死。于。勞。若。使。長。在。許。誰。咆。咷。

韓擒虎

韓擒虎字子通。河東垣人也。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周太祖見而異之。及武帝伐齊。齊將獨孤永業守金墉城。擒虎說下之。開皇初。隋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虎有文武才用。拜為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虎為先鋒。擒虎率五百人背濟。襲采石。守者皆醉。擒虎遂取之。進攻姑孰。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仰其威信。來謁。晝夜不絕。陳人大駭。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

開擒虎將至。衆懼而潰。任贊奴為賀若弼所敗。棄軍降于擒虎。擒虎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贊奴搗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叔寶。賀若弼與擒虎爭功于上前。弼曰。臣在將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總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略不交職。豈臣之比。擒虎曰。日本奉明旨。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乃敢先期。遂成便。令將士死傷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贊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叩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赦罪不暇。安敢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擒虎遂進位上柱國。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斑青馬。發自壽陽。來時多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虎本名虎。平陳之際。又乘青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然顧之。突厥惶懼。不敢仰視。無何其鄰。母見擒虎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異而問之。其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驚。忽驚走至擒虎家。曰。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答曰。閻羅王子。弟欲。擒虎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為閻羅王。斯亦足矣。疑疾數日卒。

斷曰

韓擒虎將。膽略不。平陳既任。慨慷操戈。采石宵濟。金陵暮過。贊奴降伏。陳主手。功與弼較。方知其多。黃斑有謠。青馬應歌。突厥誠而仰視。敢廢。生為柱國。死作閻羅。斯亦足矣。更想誰何。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南雒陽人也。驍勇更弓馬。隋高祖受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事。高祖曰。文武才幹。無出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為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欣然以為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弼道雅詩曰。交河驍騎。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開皇九年。大舉伐陳。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大列。旗幟。營幕。蔽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而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及若弼以大軍濟江。陳人非之。覺也。因襲南徐州。拔之。軍令嚴肅。有軍士于民間。酒。弼立斬之。進屯將山。陳將魯廣達。任贊奴。田端。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端先犯弼軍。弼擊走之。廣達等相繼進。弼軍因而屢卻。揣知其驕。士卒且惰。乃督勵將士。殊死而戰。遂大破之。麾下擒摩訶。弼釋而禮之。遂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虎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寶視之。叔寶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弼自以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使。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愈甚。後數年。下弼獄。除名為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射亦一發中的。上大悅。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賜之。弼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副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曰。惟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楊帝即位。尤疎忌。大業三年。終坐誅。

斷曰 陪主選將文武俱備。除去若病。更有誰如。所以委任。平陳是圖。防人交代。炫戰耀旗。旋而視。認當認。虛及至大舉。安然長驅。將山大戰。不戮不墜。直入北掖。叔寶已。功名赫赫。宰相所歟。將軍如故。能不。嗚呼。怨望下獄。一旦名除。後復復爵。疑忌情。評人猛騎。大將自居。驕狂不遜。終坐于。殊。

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少英武。善騎射。尉遲迥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馬。見羣鷹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三者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悅服。及與迥相遇。每戰先登。郡城之戰。官軍稍卻。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擊數十人。乘亦齊力。官軍乃振。爾來劫以謀反。伏誅。萬歲頗相關涉。坐除名。配戍。為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克獲。突厥無業。莫之敢當。其人殊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勇。戍主令馳射而工。戍主笑曰。小人定可。萬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放炮數百里。名。北夷。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選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遁去。及高智。等作亂。從楊素擊之。萬歲率乘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深。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聞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為。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竹。筒。浮。之。于。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叛。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命萬歲率眾擊之。賊屯。要。害。萬歲督。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倒。其。碑。而。進。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陪。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入。朝。詔。許。之。萬。歲。因。有。二。心。不。欲。詣。闕。因。將。萬。歲。以。金。寶。萬。歲。于。是。捨。帳。而。還。蜀。王。秀。時。在。益。州。知。其。受。金。及。叛。反。覆。乃。奏。之。上。令。窮。治。其。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卿。豈。社。稷。臣。也。大。怒。將。斬。之。僕。射。高。顯。諫。曰。萬。歲。雖。略。過。人。每。行。兵。用。師。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易。過。也。上。意。乃。解。開。皇。末。突。厥。遠。頭。可。汗。犯。塞。上。令。督。王。及。楊。素。出。塞。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出。塞。至。大。斤。山。與。敵。相。遇。遂。頭。遣。使。問。曰。陪。將。為。誰。候。騎。報。曰。史。萬。歲。也。突。厥。又。問。曰。得。非。燧。炮。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遂。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大。破。之。斬。數。千。級。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曰。突。厥。本。降。初。不。為。寇。來。于。塞。上。畜。牧。耳。遂。殺。其。功。將。士。稱。冤。萬。歲。遠。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誣。詞。氣。憤。憤。于。上。上。大。怒。令。左。右。擗。殺。之。死。之。日。士。庶。聞。者。莫。不。冤。惜。之。萬。歲。為。將。不。治。營。伍。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敵。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無。窮。號。為。良。將。

斷曰

史公善射。射鳥。應。弦。尉。遲。之。賊。每。戰。登。先。受。人。之。累。坐。罪。戍。邊。戍。主。不。誠。以。為。等。閒。大。得。六。畜。方。知。勇。

第一騎。挑戰。萬歲應馬。直斬敵首。突厥驚。萬智作亂。率眾二千。踰嶺。越海。直追而前。轉戰千里。音信杳然。盡。為。沒。竹。筒。書。傳。高。祖。大。喜。賜。其。家。錢。十。萬。燧。炮。之。亂。萬。歲。開。專。要。害。悉。破。既。求。保。全。既。思。朝。免。以。全。緣。因。其。反。覆。萬。歲。受。怨。遂。頭。犯。關。萬。歲。斬。之。知。是。戍。卒。早。遁。而。還。追。斬。之。結。忠。者。不。言。訟。功。作。上。操。死。可。憐。

李孝恭

李孝恭少沉敏有識量。唐高祖已定京師。命孝恭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眾。諸將請坑。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豈有降者。悉縱之。由是騰。徹。所。至。輒。下。道。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之。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圍。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糧。內。實。質。也。俄。進。荆。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常。濟。用。乘。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海。湖。庭。地。險。土。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舳。蔽。江。下。必。謂。已。敗。不。即。進。兵。規。候。往。來。及。引。救。到。吾。已。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帝。悅。遷。荆。州。大。總。管。輔。公。祐。反。寇。壽。陽。詔。孝。恭。討。之。至。九。江。大。鑿。土。杯。酒。變。為。血。在。坐。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召。爾。願。我。不。負。于。物。無。重。諸。公。憂。公。祐。過。惡。滿。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遂。盡。飲。衆。心。為。安。既。而。公。祐。遣。將。遊。戰。孝。恭。堅。壁。不。出。乃。遣。奇。兵。絕。其。糧。道。賊。夜。薄。營。孝。恭。臥。不。動。明。日。使。羸。兵。叩。賊。營。挑。之。盧。祖。尚。選。精。騎。列。陣。以。待。俄。而。羸。兵。卻。走。賊。追。北。且。竄。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孝。恭。乘。勝。破。其。列。陣。賊。赴。水。死。者。數。千。計。公。祐。窮。棄。丹。陽。走。追。擒。之。江。南。平。初。為。禮。部。尚。書。改。王。河。間。暴。發。陷。平。盜。賊。遍。天。下。皆。太。宗。自。討。定。謀。臣。曉。帥。並。列。麾下。無。特。將。專。動。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云。

斷曰

李孝恭唐族。智勇無雙。行循巴蜀。降者相率。眾請坑戮。孝恭酌量。獲降則殺。誰復肯降。進圍。道。銑。破。亡。獲。其。戰。艦。盡。放。滿。江。救。謂。已。破。不。敢。直。當。既。知。再。進。銑。已。降。唐。輔。公。祐。反。兵。寇。丹。陽。孝。恭。往。討。泗。洋。血。光。衆。驚。甚。喜。授。首。之。祥。既。而。燧。炮。河。間。封。王。人。雖。暴。喪。功。實。難。忘。

尉遲恭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末。從宋金剛。至武德二年。唐秦王戰柏壁。金剛敗奔突厥。恭合餘眾。守介休。秦王道入諫之。乃與相舉地降。既而從秦王世充。適時相叛。諸將疑恭。恭且亂。擊之。屈突通曰。恭。德。得。今。執。之。猜。武。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秦王曰。不然。恭。必。叛。寧。復。待。相。耶。因。釋。之。引。見。以。內。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為。汝。資。是。日。即。舉。兵。寇。王。世。充。自。將。數。萬。來。戰。其。驍。將。單。雄。信。直。趨。秦。王。王。危。甚。恭。躍。馬。大。呼。橫。刺。雄。信。陰。馬。乃。翼。王。出。率。兵。還。戰。遂。大。敗。之。王。頊。曰。衆。皆。疑。公。叛。我。獨。信。無。他。何。相。報。之。速。耶。世。充。列。營。相。對。兄。子。跪。乘。隋。帝。脫。馬。鎧。甲。華。

整出入軍中以夸乘。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恭請與高僧生。建方三騎。擒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資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為伏。親執弓。令恭執稍。略其壁。大呼致師。及建德兵出。乃稍引卻。殺數十人。乘益進。伏發大破之。隱太子嘗以書招恭。贈金車一。恭辭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殉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狗利乘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恭告秦王。王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果遣壯士刺之。恭聞門安。賊至不敢入。囚諸于高祖將殺之。秦王固爭得免。其後隱太子日急。恭與長孫無忌人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也。恭曰。處事有疑。非智。臨事不決。非勇。王自計何如。勇士八百人。悉入營。控弦披甲。向何疑。後又與侯君集等。懇懇勸進。計乃定。時房元齡杜如晦被斥在外。召不至。王怒曰。是背我耶。因解所佩刀授恭曰。即不從。可斬其首以來。恭遂往。諭之。齡等與入計。及隱太子死。恭領騎七十。趨元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弓。王恭馳叱之。遂射元吉。殺之。宮府兵屯元武門。戰不解。甲恭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恭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前。曰。今日之亂。為誰。爾來何耶。恭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意快。立秦王為皇太子。坐隱巢者百餘家。將盡沒入之。恭曰。為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自安之道。嘗侍宴慶善堂。有班其上者。恭曰。爾何功坐吾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恭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悅。能宴召入。切責之。曰。朕嘗怪漢高帝待功臣少恩。今觀卿所為。乃知韓彭夷滅。非高帝之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不可數得。勉自整飾。恭頓首謝。恭善避。每軍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刀與之。恭請王加刃而獨去。卒不能中。帝嘗問。恭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王戲。王三失稍。遂乃大服。

斷曰

敬德歸唐。乘疑其叛。王獨不疑。賜金相贊。檢果獲。單雄突。犯倉卒無援。王幾遇難。賴恭橫矛刺賊馬。王感其恩。報于一旦。太子賜命。恭辭不看。刺客暗傷。恭不為忠。元武變生。力謀不懼。帝驚直言。隱巢作亂。位定事成。是其才幹。廷擊道宗。過于驕悍。唐將英雄。將軍為冠。

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嘗謂人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勇悍。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而誰哉。隋吏部尚書牛宏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其床。謂曰。公終當坐此。大業末。為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靖察其有非常志。因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乃以私怨斬殺。臣士乎。秦王亦為請得釋。道梗江陵。詔靖安輯。至峽州。阻兵不得前。帝謂道。詔都督許紹。紹為請而免。開州。州守則寇。趙郡王孝恭。賊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俘。擄五千。帝喜。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救勞之。曰。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十策。謂拜行軍總管。兼攝李孝恭行軍長史。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大閱兵。時秋涼。涼。濕。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

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是震盪不及寒耳。就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洪。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洪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擊之。孝恭不聽。留靖屯守。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靖即率輕兵五千。為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二將。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銑大懼。撤召江南兵。不及到。乃降。入其都。號令嚴。軍無所私。或曰。銑將拒。同于叛逆。請籍其家資。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師。引人而取。有罪。銑將被其脅。驅而來。藉以拒師。本非其情。不當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鄂。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利而害。堅城死守。非計之善也。由是江漢列城爭下。輔公祏據丹陽。反。詔孝恭為帥。召靖入朝。受方略。副孝恭東討。時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以步騎二萬屯青林。自至梁山。連鎗以斷江道。築卻月城。延六十餘里。為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將不戰自疲。老我不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穴。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三軍雖精。而公祏所自將。亦精銳也。既保石頭。則軍不可拔。我若往。取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方今特重。以待公祏立計。若出其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破。則公祏擒矣。孝恭聽之。靖乃遣黃若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祏懼。乘雖多。不能戰。乃出。走。擄之。江南平。帝乃歎曰。靖為銑與公祏之舊。肯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突厥部種離叛。靖率騎三千。由馬邑趨之。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怨。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進討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擄絕漠。卒降於胡。其功尚得。竹帛。靖以騎三千。躐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是漢。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請舉國內附。靖往迎之。又遣唐檢安修仁。慰撫。靖因謂副將張公瑾曰。詔使到。所必自安。若萬騎。二十日。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瑾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檢。帶何足惜哉。因督兵疾進。所遇候選。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都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頡利亡去。為大同道總管。張寶相。擒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而北。至大漠矣。御史蕭瑀。勸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責之。靖無所辯。頓首謝。帝復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放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既而曰。向人短公。朕今悟矣。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恠似不能言。以沈厚稱。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詔侍臣曰。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往見房元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為西河道大總管。高僧生等五總管。兵皆屬焉。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生。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途險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尤憂。自經死。靖立大寧王。容順而還。高僧生軍山。薄澤道。後期。靖薄責之。既歸而。告靖謀反。按驗無狀。僧生等坐誅。靖乃固門自守。賓客親戚。咸皆謝道。改封衛國公。帝將伐遼。召靖。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靖對曰。往惡天威。得効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後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為公憂之。薨。年七十。



蘇子定方，少年驍勇，鄉里賊侵，賴之不恐。突厥從征，乘霧一湧，殊者不勝，降者接踵。賀魯再征，攢擊殊猛，大雪不休，斬絕絕種，後襲諸敵，三路雲擁，而縛而降，獻俘丹甫。論法應誅，苦求恩愍，愍以兩因而朝拱。

薛仁貴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將改葬其先，其妻曰：夫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乃往應募，王師攻安市，城高麗率兵二十萬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戰，腰懸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人馬甚衆。師還，帝謂曰：朕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關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虎將，邊右領軍中郎將蘇定方討賀魯，仁貴上疏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為其所服者，係妻子。王師有於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賞遺，使百姓知賀魯為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還其家。屬泥熟請隨軍効死，時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總管，詔仁貴往副之。將行，賜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人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敵氣懾，皆降。仁貴慮為後患，悉坑之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吐蕃入寇，命仁貴為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郭待封擊之，以援吐谷渾。郭待封嘗為郿城鎮守，與仁貴等夷及是，居其下，頗遠節度。初軍次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障，吾人死地，可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非嶺寬平，可置二柵，悉納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賊，當即滅之矣。乃約躡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獲羊萬計，進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不從，領輜重進，吐蕃率衆二十萬，邀擊敗之。輜仗盡沒，待封保險，仁貴退軍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約和，乃得還。吐谷渾遂沒，仁貴歎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郭艾所以死於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為庶人。未幾，高麗餘衆叛，起為雞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召見。曰：今遼西不寧，瓜沙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為朕指揮耶？於是拜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靈州突厥間，曰：唐將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永淳二年卒。

斷曰

天子征遼，仁貴應詔，兩國交鋒，正然相較，貴著白衣，突前自効，所向皆靡，功實炫耀。天子見之，驚奇，說妙聞，喜得人，總軍即調，泥熟妻孥，還明恩造，使知下仁，仁魯強暴，三矢三人，天山降報，往往吐蕃，地稱險道，請用輕兵，待封執拗，致敗于仁，仁貴削敵，傳死象州，敵復作耗，脫兜示形，敵驚奔告，方誠英雄，不宣頌倒。

裴行儉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貞觀中，舉明經，蘇定方為大將軍，見之，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畀以術，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知道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也。帝因詔行儉册送波斯王歸國，經莫賀延磧，風塵遠，導者迷，將士飢乏，行儉止營，致令曰：水草不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武師將軍，至西川，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天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視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偽約戰，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乎？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本與遮旬計，及秋拒使者，忽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擒之，又獲遮旬使者，釋之，使往諭其主，並言都支已擒，遮旬亦降，悉俘至京師。帝曰：行儉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悉擒，可謂文武俱備矣。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都支謂副業討之不克，詔行儉總諸道兵三十萬往討之。先是副業饋糧數萬，軍多餓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刀勁弩，以羸卒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敵果掠車，羸兵走險，賊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隨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壘既周，更命徒營高岡，東白土安堵，不可擾，促徒之，比夜風雨暴至，前止營所，水深丈餘，乘莫不駭，問何以知，行儉曰：自今第知我節制，無問我所以知也。阿史那伏念僞稱可汗，復與溫傅合，行儉總諸軍，頓代州之醜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傅相貳，伏念悟，密送款，且請轉溫傅以自効，行儉祕不布，密以間後，數日，胡塵漲天而南，斥堠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救嚴備，遣軍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建言伏念計窮而降，卒斬伏念及溫傅於都市。行儉之功不錄，行儉歎曰：渾渚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卒。行儉通陰陽歷術，每戰豫道勝日，又善知人，所引偏裨皆為名將，度量大小，所賜重寶或為人誤傷，俱不校。

斷曰

行儉也賢，兵術盡傳，都支誘勳，討之用權，借送王子，忽至西川，敵不設備，遂擒以旋，兵不血刃，文武俱全，念傳再反，儉復行邊，糧車伏士，精兵後潛，敵果來掠，齊出斬焉，軍營已定，命移高原，營移方定，風雨如泉，前知之妙，莫不駭然，伏念向順，既得溫傅，應待不死，論斬是奸，朝政若此，敢不歸田。

唐休璟

唐休璟，字休璟，京兆始平人。舉明經高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朝廷議棄豐，保靈夏，休璟以為不可，上疏曰：豐州控河，遠寇號為襟帶，自秦漢以來，皆郡縣之，土田良美，宜于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或人得以乘利而交，始始以靈夏為邊，國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全固，今而廢之，則河傍



地反爲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吐蕃大將莽布支率數萬騎寇涼州入洪源口休璟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旌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然其下皆貴富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若爲諸君取之乃披甲先登大戰皆克斬獲衆築京觀而還吐蕃來請和既宴使者視休璟武后問之對曰前洪源之戰是唐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

后嗟歎西突厥烏質勒諸蕃乘兵攻安西道后命休璟與宰相計議所當施行者既而遊州建請屯置盡如休璟策后曰休璟卿晚拜夏官尚書因請楊再思等卿輩十不當一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六休璟以儲者號知兵自礪石隄四鎮幾萬里其間山川夷險障塞之處皆能言之每行師未嘗敗年八十猶托權近冀復用

斷曰

休璟儒者頗號知兵豐州若靈夏何惡利害說破議始不行吐蕃入寇望鮮明然皆富貴習戰不精欲爲君取披甲先登大戰皆克京觀築成請和使者宴見猶驚后因歎息恨晚用卿聲名若此夫豈不榮

張仁愿

張仁愿華州下邳人有文武材武后時遷殿中侍御史通天中御史孫承瓚監靖遠軍戰還自關先鋒當矢石狀武后歎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爲中丞詔仁愿敕其麾下功仁愿因問承瓚破敵曲折承瓚實不行所問皆窮仁愿乃勸承瓚上虛列敵數遂貶承瓚以仁愿代爲中丞屢擊賊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涯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神然後料兵渡河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厥施仁愿請乘虛取河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胡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胡境終爲彼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蓋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城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燧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歲省費億計初建三城不置塞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怯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爲總管始築塞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還朝卒

斷曰

仁愿破功虛者盡窮承瓚既貶其職代充朔方突厥界以河中無障以塞犯者易攻仁愿表請築城爲衝義者多慮直及始終仁愿固請中宗乃從逃士盡斬三城忽崇朔方靈武榆林更雄三壘相拒建墩接燧四百餘里門不設戍兵貴攻戰退守爲庸所以突厥牧馬絕踪始知妙用非例可通

王陵

王陵涪州城人也擢明經第嘗爲桂州都督州兵舊常仰餉衡水陵始築羅郭罷戍卒據江門屯田數

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復遷朔方都護吐蕃率精兵十萬寇臨洮次大來谷峻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蕃服夜襲去城五里令曰前遇賊即大呼鼓角應之賊疑伏在旁自相亂死者萬計俄而薛訥以兵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陣兩軍之間互一舍而近峻往迎訥夜使壯士擣鼓塵突賊駭引去追至洮水敗之存獲如積後突厥賊駭爲拔曳因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久而降者稍積去峻因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鄙久必爲患脫使南牧降輒必與連衡以相應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舉大陳兵召番豪告以禍福唱以金繒且言南方魚米之饒並邊置流石河南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倭置沙漢之西城旁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番不可徒歎上書未報而番已叛乃救峻將并州兵濟河以討峻聞行掩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乃誓神曰峻事君不忠不討有罪當自蒙罰今士卒無罪心誠忠而暨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番分二道走峻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二千蘭池胡康待省據長泉反陷六州詔郭知運與峻討之元宗以宮人賜知運等峻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正有常近園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初峻奏朔方兵力有餘頗能知運而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峻所降附知運輒擊賊以峻賈已乃復叛卒贈尙書左丞相

斷曰

峻爲柱督其功已勞築郭罷戍以息轉漕後邊都護蕃寇臨洮峻命所部胡服夜挑賊疑有伏自關自逃死者萬計猶被突厥突厥復叛門戶必懸請遷淮南魚米就飽不二十年勁卒應募上書未報果叛復遭救峻往討風雪正高霜天止雪忠威若招長泉之役知運同袍宮人之賜不敢倖叨誓死以免忠敬孔昭奈奸忌恨激蕃畔賊

郭元振

郭元振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行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爲使因規敵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之患惟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過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不絕而惡不得萌因當取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開隨屯屯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聲望堪廣則發耶蓋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倉外以害內然後安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蕃密邇關鄴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使不得並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強易以擾動保復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于我則候斥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相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策后從之又言吐蕃舊舊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發和親使而欽陵若不從則其下必怨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從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搆卒謀欽陵久

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元振為涼州都督。涼州初城廣纔四百里。敵來必薄城下。元振于南破口。置和戎城北。置白亭軍。制東要路。遂拓城千五百里。自是州無外憂。又遣刺史李漢通開田。盡水陸之利。稍收鹽。稍收粟。斛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難易數十斛。治涼五歲。夏夏畏慕。西突厥麻葛部。落強盛。款塞願和。元振即與計。會大雨。元振立不動。至夕。陳列。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哀。會罷。即死。其子。望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勸兵變。詔使解。詢知之。勸元振夜逃。元振不聽。堅臥。伴為不知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望葛兵。彼不意元振來。遂不敢追。揚言迎衛。進至其帳。修禮。哭甚哀。為留數十日。助喪事。望葛感義。更遣使獻馬。駝甚夥。烏質勒之將。闕曷忠節。與望葛交怨。相侵。而闕曷兵弱。不支。元振奏請遣闕曷入宿衛。詔許之。闕曷遂行。道遇經略使周以悌。說之曰。國家厚秩待君者。以部落有兵故也。今獨行入朝。一羈旅蕃人耳。何以自全。莫若重賂。闕曷無入朝。請發安西兵。專吐蕃。以擊望葛。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投汗。那鬼其鎧馬。以助軍。闕曷以為然。即勸兵擊于闐。因所獲。遣人齎黃金。分遺宗楚客。使就其謀。元振知之。因上疏力辯其不可。疎奏不省。宗楚客因議遣馬嘉賓持節安撫闕曷。以呂守素置四鎮。以牛師獎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並力擊望葛。望葛之使。知楚客謀。馳報望葛。望葛怒。即發兵出安西。時闕曷在計。舒河。與嘉賓等會。忽望葛兵奄至。擒闕曷。殺嘉賓。守素師獎等。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宗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者。以取望葛。望葛因遣元振書。且言無仇於唐。而楚客等受闕曷命。欲加兵擊滅。故我懼死而圖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因救望葛。以悌乃得罪。流白州。楚客大怒。遂誣元振有異圖。召將軍之元振。權使子鴻問道。奏乞留西土。不敢歸京師。容宗立詔為太僕卿。將行。安西會長有掩而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盤饗。歡迎。都督嗟歎。以聞。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元宗講武驪山。既三合。帝親鼓之。元振遠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下將斬之。劉幽求說。扣馬首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為饒州司馬。道病卒。

斷曰

吐蕃乞和。請罷鎮兵。帝命元振往。視敵情。元振還奏。動靜匪輕。四鎮之設。原為藩屏。蕃地歸我。四鎮誰爭。和望未絕。恐難得前。吐蕃猜忌。果欲飲涼州兵寇。寇必薄城。元振拓境。數斛。烏質勒。交接以誠。會天大雪。老疲拜與。歸即死矣。子欲橫行。元振往弔。哀感不勝。助喪。贈禮。大以為榮。怨者復感。獻馬滿庭。元振持正。楚客奸生。蠶下免死。新州流。傾思舊復。起事已無憑。

李嗣業

李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臂力絕。初從討十姓。蘇祿。先登捕賊。累功。為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為先鋒。所向摧北。高仙芝討勃律。表嗣業。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婆勒城。山。灑水。聯水。作郭。以扼王師。仙芝至。因潛軍。夜濟。信。圖。河。合。日。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遂。提。步。卒。障。山。頰。石。四。面。以。擊。賊。又。立。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敵。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七。八。鼓。而。驅。至。

勃律。擒其主平之。遂號為神通大將。大食連兵攻四鎮。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為大食所敗。事急。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絕。我與將軍俱前死。向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為後計。不可坐須。須臾。即馳守白石。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進金吾大將軍。留為疏勒鎮使。城一隅。屢築。屢壞。嗣業視之。有白龍見。因其處築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至是。泉復出。初。討。勃。律。過。葱。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蹶。之。抵。窮。蹙。識。者。以。為。至。誠。所。感。云。安。祿。山。反。肅。宗。詔。兵。追。之。詔。至。嗣。業。嗣。業。即。引。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眾。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倚。角。常。為。先。鋒。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於。香。積。祠。北。口。賊。李。歸。仁。擁。精。兵。薄。城。王。師。注。矢。射。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王。師。亂。不。能。整。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謂。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祖。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率。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塔。進。所向。無。前。長。安。遂。平。進。收。東。都。嗣。業。功。多。與。子。儀。等。圍。相。州。帥。老。諸。將。無。功。獨。嗣。業。被。擊。數。奮。為。諸。軍。冠。中。流。矢。臥。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何。滑。流。血。數。升。卒。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宛。馬。十。疋。前後。賞。賜。皆。上。於。官。以。助。軍。云。

斷曰

嗣業為將。陌刀稱奇。往討勃律。詔從仙芝。吐蕃十萬。相抗王師。仙芝有令。破賊午時。不者皆死。嗣業奮。馳。障。山。擊。賊。又。立。大。旗。敵。因。大。敗。勃。律。平。之。築。城。致。祭。井。水。並。滋。風。翔。謁。帝。帝。喜。可。知。長。安。之。復。萬。死。不。辭。東。都。進。取。功。配。子。儀。流。矢。既。中。聞。戰。尚。披。流。血。而。死。忠。勇。何。疑。

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沉果有大略。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加河北採訪使。光弼遂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常。山。圍。練。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光。弼。不。殺。而。問。計。焉。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思。義。因。答。曰。今。兵。行。疲。勞。遇。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光。弼。善。之。遂。據。城。待。之。明日。史。思。明。兵。二。萬。薄。城。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移。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薄。沱。而。軍。思。明。雖。數。圍。然。特。近。救。解。較。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除。賊。根。本。會。瀋。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即。位。詔。光。弼。以。兵。五。千。入。太。原。前。此。太。原。節。度。使。王。承。業。政。弛。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收。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史。思。明。蔡。希。德。率。衆。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付。朔。方。而。麾下。士。卒。不。滿。萬。衆。議。塔。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撤。民。屋。為。櫓。石。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為。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兵。穴。地。頰。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斬。辱。天。子。光。弼。遣。人。墜。地。擒。取。之。思。明。大。駭。徒。牙。變。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沉。其。軍。乃。佯。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陣。遣。禪。杖。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于。壑。城。上。鼓。噪。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引。去。留。希。德。攻。太。原。光。

勇出敢死士擄賊斬首七萬級希德資糧進走初賊至光弼設公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解圍閣三旬乃歸私疑乾元初拜天下兵馬副元帥光弼乃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方闊洛當據虎牢而東出河上徵召兵馬使張用濟光弼嚴教諸將還避其兵自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辛京果代復遣部將僕固懷恩懷懼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降賊思明乘勝西趨光弼效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誦之以計然洛無其糧危難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狼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則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則公不如我陟不能答遂徵河南尹縱官吏避賊督軍趨賊守備思明至假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自以五百騎殿賊遊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令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糧十日糧與辛伍均賊懼光弼未敢犯宮闕頓白馬祠治齋潔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于澤西斬千級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光弼即結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效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欲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勣引卻與安大清合衆二萬攻北城光弼放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不足慮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因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應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命惟正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馮瑒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卻也乃命壯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卻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散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擒周勣太清挺身逃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城內刃於鞬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咸動太清嬰懷州守之光弼加太尉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屯兵河清聲言渡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範守戒之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規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舉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範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在光弼今獲希範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願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之亦降或曰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因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願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才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二人得不思奮乎諸將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從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擒太清送之京師俘獻太廟思明使僕言賊將士皆北人其吟思歸魚朝恩信之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因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如光弼功陰佐朝恩

陳出師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命李抱玉守河陽遂出師次北邙光弼使依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於原敗斯城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守險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僞遁懷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復與疾人徐州朝義圍李峯於宋州光弼使田神功擊走之寶應元年封臨淮郡王朝恩元振用事深忌光弼而元振疾之尤甚光弼懼不免及來瑱以讒死光弼愈懼不知所措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行由是諸將陰懷去就多不稟命恚忿成疾未幾卒年五十七諡武穆光弼治軍嚴重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

賢將光弼唐代名臣讀書執禮孝能仁親雍容儒雅稍略過人子儀折節薦膺上陳朔方有警仕主致身治兵有法料敵如神范陽先取除賊本根太原繼入威震三軍軍政弛廢斬衆以徇殺一贊百壁壘一新思明狡獪結寨連雲出奇制勝賊營成陣潛通隧道墜者紛紛賊人西向危在亡存河陽據險明見絕倫戰勝攻守表裏相因持糧十日與士卒均賞罰嚴正孰敢不遵諸將奮擊賊衆敗奔功加太尉捷報輒宣又安唐室功在生民如何諱聞起自朝恩疑不定末路因循英雄坐困借此元勳倘完晚節不愧松筠

### 廣名將傳卷十一

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也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遷單于副都護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充朔方節度使與李光弼合兵東討破賊將史思明於沙河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及與賊未決因毀一部將以徇士懼殊死鬪遂破之斬獲甚衆於是盡揚兵夜擣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李光弼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首以迎王師方北圍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使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是戰李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回紇以騎兵掠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賊將張通儒夜亡陳郡翼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出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非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旌旗鉦鼓經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子儀遣二隊逐之又悉軍橫貫其營賊衆兩翼包之官軍卻行嗣業率回紇從後擊賊飛矢集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僞屍相屬于道嚴非等挾慶緒走保相州王師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南郡縣悉平入朝帝遣迎虜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帝復命九節度使大舉討安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但用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

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誠曰：吾卻賊必乘壘。若等噪而射，既戰，偽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執安慶和收衛州，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浸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于思明，思明自魏來，光弼前軍遇之，戰而南，勝負相當。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連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時王師乘而無統，進退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於敗。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譖之。故帝以李光弼代子儀領朔方軍。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于朝廷。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慶緒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及李光弼敗，山朝延愛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兵馬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不豫，引見臥內，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出至屯，誅首惡數十人。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因能子儀副元帥。子儀懼，乃盡哀肅宗所賜詔救千餘篇，上之。以自明。帝詔曰：朕不德貽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無有疑，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黨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子儀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裨將，雖懷悍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因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敵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寇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常自備試。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去。永泰元年，懷恩盡誘吐蕃回紇黨項光祿奴刺等三十萬掠涇州，由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帝命李忠臣李光弼將等各屯要寨，自將屯宛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繼萬人，比到，敵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等將各當一面，身自率鐵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誰，報曰：郭令公。回紇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即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懷恩欺我，子儀使人諭敵曰：昔回紇涉萬里，賊大恐，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若等，助叛臣，一何愚也。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令公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曰：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敵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敵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會曰：諸君同難久矣，何忍忘忠誼而至是耶？回紇舍兵，下馬羅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如初。因曰：吐蕃本吾甥舅，國相負而來，乘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遂戎得利，與我繼好，不爾善乎？會懷恩暴死，羣敵無所統，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蹙，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于靈武。西原後回紇赤心道人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之，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況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俸，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帝嘗與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因上書曰：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陛下討無算，以懷恩之亂，虜傷凋耗，十存二三。今吐蕃兼不河隴，雜羌之衆，每深入畿郊，將何以安。臣惟陛下下制勝耳，力非不足，但前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也。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風塵給未始蒐擇，臣請追付關中，勒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至，長久之策也。德宗嗣位，賜號尚父，年八十五。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遣宰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乘取不常，然奉詔旨，即日就道，無纖芥顧望。故議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詰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卒殘人之墓，人今發先人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事騎之寡？子儀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皆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其使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然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斷曰

郭公子儀爲唐名將，安史亂時，天下板蕩，西蜀蒙塵，蓋武草創，時事之難，少得多喪。子儀一身獨當其咄，屢敗思明，祿山時向，每戰有功，長安無恙，強暴易懲，難當讒謗。詔到即行，能兵蚤放，纖芥不存，尙發父葬，及敵寇邊，驚無人仗，再起子儀安敢辭讓敵一見形，早拜于帳，所以功名無出其上。

李抱真

李抱真字太元，沉慮而斷，兄抱玉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爰之召抱真問狀，抱真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魚朝恩所殺，今起而用之，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帝從之，起子儀，既而懷恩敗，一如抱真策。因避澤潞節度留後，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凋剝，乃籍戶三十擇一，國其租稅，給弓矢，令開月約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賈，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既不屢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途維山東，初田悅反，圍邢及臨洛，詔抱真往救之，斬其將楊朝光，遂解臨洛邢之圍，復與悅戰，洹水走之，會朱滔王武俊反，悅抱真退保魏，帝倉卒奉天，問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此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關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毅然橫絕，諸叛中，雖沮其意，爲羣盜所憚，朱滔悉幽朔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稱名號，則欲臣諸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己詔，並赦羣盜，抱真乃遣客以大義說武俊，合從擊泚，武俊許諾，而內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壁，謾軍於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途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厲兵東向，雪吾之恥，亦惟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稍攻貝州，其志皆欲自肆於天下，足下既不能與說長，捨九葉天子而臣反，毋乎且詔罪己，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泣下，武俊亦泣，左右皆泣，退臥帳中，醜疑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爲兄弟，而別，且日合戰，大破滑州，進檢校司空，抱真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辭厚幣，邀致之，至無可錄，徐以禮謝，好方士，因餌丹而卒。

斷曰

懷恩造反，挑敵出頭，抱真不忿，逃歸獻壽，令公請起，以伐其謀，果如所策，懷恩敗，山東有變，兵賦早

求三十擇一。二萬已優。田悅初反。那洛皆仇。希烈李納。復反那州。懷光相次。河中度劉。抱真忠勇。獨自挺牙。雖沮潰叛。賊不自由。宋泚之反。名號已殲。馳說武俊。帝焉可作。武俊感憤。合兵以收。盡力若此。為臣之尤。

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勇乘城。殺傷士卒甚衆。忠嗣怒。募善射者。晟挾一矢。寇之三軍。誰敢動。其背曰萬人敵也。大歷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表晟為右將軍。授以兵五千。擊之。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容谷鍾。敵乃解去。馬璘與吐蕃戰。璘敗。結。晟率游兵援璘。璘內忌晟。晟略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為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晟乘冰渡洛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之圍陳日知。於趙州也。抱真分兵二千。成。那。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那乃趙之北。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兵守之。不為過。公奈何遽引去。燧悟釋然。即遣抱真。與交歡。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圍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之。俾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盜。問倚。晟為重。數止晟。無西。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為質。乃以憑約。皆並遣良馬。孝忠有親將。謁晟。晟解玉帶遺之。使喻孝忠。乃得飛狐。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暨東渭橋。所過無不。時劉德信自感。調收歸。晟責其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併兵。軍益振。李懷光方軍成。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與懷光聯。晟每與賊戰。必錦裝。絳。自表。指。願。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為賊餌。晟曰。昔在涇原。士類相畏。伏欲令見之。俾其心耳。懷光不悅。每兵至。都。城。下。而懷光兵多。函。掠。晟軍。整。棧。懷光使分所獲遺之。晟又辭不受。懷光謀沮。擄其軍。即奏言。神策兵給賜。北方鎮獨厚。今。榮。逆。未。平。軍。不。可。以。異。懷。光。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擄。帝。議。諸。軍。與。神。策。等。力。且。不。贖。道。學。士。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願。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數。顧。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惟。所。命。其。增。指。費。調。收。不。聽。懷。光。默。然。計。舉。願。刻。削。履。賜。事。出。已。乃。止。懷。光。陰。與。宋。泚。謀。反。適。有。使。者。到。晟。軍。晟。即。令。曰。有。詔。徙。屯。遂。結。陣。趨。渭。橋。時。帝。狩。梁。州。詔。泚。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援。絕。晟。能。辦。賊。耶。泚。曰。晟。忠。義。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因。口。詔。進。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卑。辭。厚。幣。偽。致。賊。於。懷。光。既。而。劉。米。告。具。乃。陳。兵。下。令。以。激。發。諸。將。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以。取。富。貴。非。豪。英。也。衆。皆。奮。沓。惟。公。命。於。是。分。屯。要。害。皆。受。晟。節。度。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願。質。之。使。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搆。武。畏。晟。乃。奔。河。中。爭。拔。歸。晟。皆。表。以。要。質。帝。欲。西。幸。晟。請。駐。驂。漢。以。繫。天。下。留。晟。家。屬。為。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朱泚使人款門曰。公等家無恙。晟怒曰。爾乃與賊為間乎。立斬之。遷士得。令。言。崔。宣。諫。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救。曰。為。我。謝。令。言。等。善。為。賊。守。勿。不。忠。於。此。引。兵。叩。都。門。明。日。會。諸。將。

圖所向。乘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窘潰。非計也。賊重兵精中。皆在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進。海州城。賊將張廷芝等求戰。晟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冒死來。是夫誘之矣。遂勒兵急擊大破之。泚率殘卒萬人西走。餘黨悉降。露布至梁。帝感泣。華。上。壽。盛。稱。晟。功。帝。曰。晟。天。生。為。社。稷。萬。民。豈。獨。朕。哉。拜。司。徒。兼。中。書。令。初。晟。屯。渭。橋。發。感。守。歲。久。忽。退。府。中。皆。賀。曰。發。感。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耶。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天。維。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晟。常。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皆。將。臣。查。倉。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爾。且。士。無。耕。人。苦。役。使。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資。饋。將。降。附。得。大。會。息。壤。表。以。王。號。每。敵。使。至。必。召。息。壤。於。坐。衣。大。錦。袍。命。帶。夸。異。之。敵。皆。指。目。欲。吐。蕃。君。臣。大。懼。有。向。結。贊。者。善。計。乃。計。曰。唐。名。將。特。李。晟。馬。燧。渾。瑊。耳。不。去。之。必。為。吾。患。宜。遣。使。卑。辭。因。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謀。執。瑊。以。質。燧。於是。向。結。贊。大。興。兵。輪。關。屢。因。戰。敗。而。乞。和。會。晟。朝。京。師。奏。言。敵。人。無。信。不。可。許。而。時。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密。言。晟。不。可。久。持。兵。帝。感。其。言。貞。元。三。年。拜。晟。太。尉。中。書。令。能。其。兵。是。誠。賊。與。吐。蕃。盟。平。涼。寇。劫。之。羶。挺。身。走。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策。不。出。晟。所。料。九。年。薨。晟。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於。是。雖。斷。髮。小。善。必。記。姓。名。

李晟為將。忠勇天生。以謀為用。以和獎成。朱泚之反。懷光得情。卑辭厚幣。偽致其誠。芻米告具。然後慨行。家為賊質。弟下淚。客天子安在。敢私自營。與賊為間。立斬以懲。拔外非計。芻米始驚。勸兵急剿。敗走無形。羣臣上壽。以賀太平。延賞一語。遂罷其兵。結贊奸策。賊幾命傾。故唐名將。首數李晟。

李愬

李愬字允直。有策略。善騎射。憲宗討吳元。唐鄧節度使高。旼。旼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愬因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以愬可用。乃命愬為唐鄧節度使。討之。愬以軍初傷。士氣未完。乃不為斥。擄。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虞。而。備。我。乃。令。於。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衆。人。以。背。收。屨。置。等。又。愬。名。非。夙。所。畏。易。之。不。為。備。愬。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柔。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衣。帛。遣。還。勞。之。曰。爾。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為。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偽。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鄆。坊。二。千。騎。於。是。繕。鑿。厲。兵。攻。馬。鞍。山。下。之。進。軍。吉。陵。擒。制。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表。為。提。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以。陳。克。治。為。之。謀。也。我。能。為。公。取。之。乃。擒。以。獻。於。是。秀。琳。以。文。城。相。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既。引。還。賊。以。精。騎。尾。擊。愬。下。馬。坐。胡。牀。令。軍。曰。退。者。斬。衆。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表。以。為。將。秀。琳。因。與。愬。策。曰。必。欲。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祐。賊。之。健。將。也。守。與。柵。柵。

其戰皆易官軍。魏謀祜護獲於野。因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傍。乃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祜果輕出。用誠擒而還。諸將素苦祜。請殺之。魏不聽。以為客待。問召祜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分。忠義亦賊將。軍中多謀。此二人不可近。魏待益厚。募死士三千人。命祜為突將。以統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祜之罰。將吏雖然不解。魏力難獨完。祜乃持泣泣曰。天不欲以平賊乎。何見奪者乘耶。則祜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祜。無與共謀。魏者。詔釋以還。魏乃令佩刀以出入帳中。表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祜統之。祜擢敬鳴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魏祜之謀。衛令敢合謀者。族。魏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謀者反。効以情。魏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敗。元濟悉銳卒屯洹曲。以抗光顏。魏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濟見表度。告帥期。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祜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魏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會大雨雪。天晦。風假旗裂。馬皆縮。祜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二三。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魏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祜計。然業從魏。人人不敢自爲計。魏分輕兵斷橋。以絕洹曲道。又以兵絕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鴨池。魏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郎山。晏然無知者。祜等坎墻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魏入。魏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洹曲子弟來求。猪衣耳。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海之火南門。元濟方請罪。梯而下。監軍帥申光。諸屯。二萬衆皆降。魏不戮一人。使不疑。乃屯兵。糧場。以俟。魏度至。魏以饑饉見。度將避之。魏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魏。蔡人發觀。乃還屯文城柵。有詔進向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時諸將請曰。始敗於郎山。而不發。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人所不。敢問其故。魏曰。郎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並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雨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於小勝。惟小收。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後帥魏博。長。遂開疾。甚不能軍。以太子少保還東都。卒。

斷曰

唐憲宗時。元濟據蔡。復河袁滋。屢討屢敗。李愬自求。因用爲帥。欲示無能。事忍耐。元濟不知。提防果懈。蔡之英雄。李祐無。愬獲降之。最親最愛。衆恐懷奸。請誅。至再。愬只不聽。愈加客待。捧檄統軍。鳴咽。威。因。而。請。兵。直。入。侵。陷。魏。亂。軍。風。雪。壓。界。元。濟。成。擒。請。表。受。拜。方。知。將。軍。才。高。力。大。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也。常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避老一儒。安祿山反。使買循守范陽。燧因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果洛陽。猶將謀殺公。盍斬向潤。割牛廷珪。傾其根本。使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擒矣。此不世之功也。循許之。不時。安祿山遣韓朝陽召循計事。因殺之。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燧爲趙州。時。回。紇。還。國。特。功。志。雖。所。過。皆。割。州。縣。供。饋。不。稱。輒。殺。人。抱。玉。將。燧。勞。資。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長。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又。取。死。犯。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殺。死。節。

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表。爲。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寇。常。出。入。燧。聚。石。種。木。障。之。設。二。門。爲。樞。樞。八。日。而。畢。寇。不。能。暴。遂。河。東。節。度。使。太。原。兵。力。衰。單。燧。募。斷。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鈔。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趨。進。爲。戰。軍。以。教。授。象。列。戟。于。後。行。以。戒。兵。止。則。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關。廣。場。羅。兵。三。萬。以。肆。威。震。北。方。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輸。款。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洛。築。重。城。絕。內。外。援。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口。未。過。險。移。害。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己。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燧。意。燧。攻。柵。未。下。則。吾。已。拔。臨。洛。嬰。士。以。賊。必。勝。之。術。也。燧。令。大。將。李。自。良。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及。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擒。其。將。盧。子。昌。連。軍。臨。洛。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人。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人。邢。圍。亦。解。初。將。燧。約。衆。勝。則。以。家。資。賞。至。是。彈。私。財。賜。燧。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悅。救。至。悅。因。衰。散。兵。二。萬。壁。洹。水。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于。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土。蓋。過。水。而。後。渡。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火。洹。而。軍。造。三。橋。逾。洹。自。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擒。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乘。洹。而。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爲。陣。留。百。騎。燧。火。待。軍。畢。登。置。其。旁。須。悅。衆。渡。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兵。臨。橋。乘。風。縱。火。燧。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樅。弄。廣。百。步。爲。塹。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奔。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悅。走。魏。州。李。抱。真。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恆。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取。魏。以。破。之。皆。曰。善。李。懷。光。反。河。中。詔。燧。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各。據。地。分。守。燧。移。檄。獨。論。皆。以。州。降。時。天。下。輒。兵。艱。于。食。朝。臣。多。請。有。懷。光。帝。未。決。燧。以。河。中。近。甸。捨。之。風。威。盡。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爲。天。子。白。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乃。與。瑊。元。光。合。兵。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則。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見。廷。光。廷。光。懼。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因。曰。我自。朝。廷。來。可。面。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土。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滅。族。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途。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瑊。瑊。自。以。爲。不。及。也。因。歎。曰。嘗。疑。馬。公。能。審。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燧。濟。河。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河。中。途。平。後。誤。請。許。向。結。贊。之。和。爲。其。所。賣。帝。悔。怒。奪。其。兵。卒。

斷曰

馬燧多才。知機識變。循不從亡。回兵難暴。山直吐蕃。障其通道。田悅圍邢。先示柔好。既斬朝光。兵突直。校斬係萬千。邢圍解耗。悅知食艱。夾洹復造。縱火乘風。向前鼓噪。燧伺氣衰。戰雖虎豹。夜走魏州。傷容。

創說欲討懷光長春城喻燈說廷光廷光奉詔復為王人民心歡樂

渾城

渾城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善騎射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羅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皆捷自武鋒軍改授太常卿吐蕃蓋塞深入城會馬璘討之次黃善原城引衆據險設槍礮自營以遏賊奔突奮將史抗等內輕城顧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既還敵驕而入遂大敗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于敵奈何璘曰願再戰乃馳趨秦原吐蕃引去城遊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建中中李希烈詐為賊若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狩奉天城率家人子弟以從朱泚兵薄城戰難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泚曳車塞門焚以賊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如雨晝夜不息人心危懼帝與泚相泣泚又遣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胃之周布水囊為障指城東北構木廬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泚帝召泚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又賜泚筆使益功授詔不足則以衣授因曰朕與公決矣城俯伏鳴咽帝撫而遣之泚乃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搗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燄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賊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餓甲弊兵飢泚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莫不支羣臣號天以禱泚中矢自擢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陸晉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噪乃第賞將吏泚攻城益急會李懷光奔難賊乃棄去後吐蕃相尙結贊陷夏陰圖京師而畏泚與李晟馬建欲以計勝之乃詭詞重禮請一

斷曰

澶城本來鐵勒九姓光弼掌兵河北從定郭復兩京慶緒會勝其餘戰爭皆捷於令史抗敗名再戰以奉天入朝羸服待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盜使城鎮奉天敵能還河中卒城性忠勤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賈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如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始終倚任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每事姑息惟有所奏論不盡從可城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蒲十六年猜問不能入

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也父海賓為先鋒追戰吐蕃至長城堡諸將媚其功按兵觀望遂至戰死元宗憐其忠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人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更賜名名收養禁中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略上與論兵應對盡起帝器之肅肅出河西引為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仇志詔不得特將及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敵殺賊數千人獲牛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屢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破口經略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強特文降其乃營木刺關山蹀躞實因上平或十八策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極野軍以質之並受降振武為

一城自是敵不敢窺塞徙河東節度使忠嗣本負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缺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詭問何敵際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樂為用軍每出名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絃亡矢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勦器中充初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愬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佩四將印勒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補所失請厲兵馬待豈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鈞遮過答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遂詔忠嗣忠嗣不得已而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李光弼因謂忠嗣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賞格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謀口有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矣得一城不足以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旨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再不者對中上左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陰使人譴告忠嗣嘗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詳驗罪應死哥舒翰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卒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為名將

斷曰

忠嗣遺孤養於禁內詔從蕭蕭立功於外歸報無顏幾敵自代上策平戎敵難盜塞本負勇名持重以戒恐為功名陷乘於害雖發漆弓出去敵敗石堡有城攻計何在忠嗣阻之帝意不快得城非功失城何礙忍以一官致禍於大縱使受辜金吾不壞豈料奸諂竟以死概賴有哥舒樂官請貸再貶漢陽功名何賴

下管人乃計築博州東以分其勢。彥章果引兵攻之。不克。再還擊揚劉。遂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等交通。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未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揚劉之敗。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巖等復從中毀之。乃能彥章以疑為招討使。彥章馳至。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跡。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勸還第。及晉兵攻兗州。未帝召彥章使守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師惟保嬰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乃以屬彥章。彥章以兵少戰敗。馬路被擒。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主。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遂見殺。

斷曰

梁將彥章。慣用鐵鎗。入魏虜變。魏已改常。廚其妻子。招歸晉王。章怒斬使。一意保梁。晉橫鐵鎗。夾寨選。強章期三日。一火燒。功成雖易。毀難難當。段凝邀賞。彥章無償。畫地陳說。反加中傷。兵少善鬪。被擒逼降。留皮留名。忠早酌量。死得其所。死又何妨。

五代晉

周德威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情。事晉為招討使。小字陽五。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又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耶。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常伴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何章已過。揮鐵鎗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為燕攻梁。取潞州。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守。而德威與梁軍和持于外。梁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困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及王喪在殯。莊宗新立。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莊宗使人以喪告。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備哭幾絕。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其城。與李嗣昭歡如初。天祐中。梁遣王景仁將兵擊趙。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柏鄉。時梁兵精銳。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之曰。此汴宋備販兒。徒飾於外。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值數十千。擒之適足為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而往取之。退告莊宗曰。梁軍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也。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騎利于平州廣野。今軍河上。迫賊營門。非用長之地。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藪邑。誘敵出營。掩而勞之。可以勝也。監軍張承業亦以德威之言為是。適援梁游兵言景仁治舟數百。將為浮梁。莊宗乃笑而從之。退軍藪邑。德威進兵。叩梁營挑戰。景仁悉兵與德威轉戰于藪南。兩軍皆陣。

廣名將傳卷十二

五代梁

王彥章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初事梁太祖。繼事末帝。屢遷澶州刺史。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人號王鐵鎗。梁分魏相六州為兩鎮。罷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廚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厚其供給。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絕晉。梁自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乃以鐵鎗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梁人大恐。宰相敬翔見末帝曰。事急矣。非王彥章不可。帝乃召彥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使人具舟于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治者。具糶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伴起更衣。遂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鎗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斷浮橋。彥章引兵擊南城。破之。適三日。時晉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于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得報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乃撤北城為柵。下揚劉。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每舟橫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揚劉。攻之幾



莊宗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卻。其吾之勝地。即欲進兵。德威諫曰。梁兵輕出而遠來。與晉轉戰。必不暇。糧糗其能。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皆飢。因其將退而擊之。未有不勝者。諸將皆以為然。至未申時。梁軍塵起。德威鼓譟而進。梁軍走矣。梁軍既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之。自鄆退至柏鄉。橫屍數十里。景仁僅以身免。劉守光懼于燕。皆遣德威領兵。梁之已盡。得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鎗馳騎追之。德威伴走。度廷珪乘及。側身少卻。廷珪馬方馳。不可止。德威縱其少過。奮擣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燕始破。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而臨清有積粟。且為晉軍餉道。鄩欲東趨臨清。而德威已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十五年。從莊宗領兵河上。進據汴州。忽候騎報曰。梁兵至矣。莊宗即欲趨戰。德威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非利也。可以計勝。難以力爭。且吾軍先在此。糧糗其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兵無動。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不聽。遣督軍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兵已接。而梁兵犯營。重見梁朱旗。亂驚走入德威軍。而梁兵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及莊宗即位。贈德威太師。

斷曰

陽五德威。望塵知敵。天下聞名。勇而有力。誰能擒之。刺史加級。野又陳章。求之甚急。德威笑言。欲得偏失。因詭誘之。鐵鎗一擊。既獲野。又誰不震。懷初與嗣昭。兩心有隙。因念國家。默然而釋。乘飢敗梁。廷珪芥拾。凡有戰事。莫非勝。奈何汴州。莊宗浪。苦諫不從。父子狼藉。敗後痛悲。事已無及。天意雖然。人謀可惜。

五代晉唐

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雁門人也。事晉。代孟知祥為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為文禮。為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勢已振矣。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揚州。彥章圍之。莊宗引短兵出戰。為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因問計于崇韜。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版築之功。難卒就。須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則壘成矣。莊宗然之。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渡河。築壘於博州東。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兵多熱死。攻之不克。所失大半。復趨揚州。莊宗迎擊。遂敗之。梁康延孝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臥內。盡得梁虛實。延孝又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莊宗聞而惡之。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乘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為界。與梁約罷兵。無相攻。庶幾以為後圖。莊宗不悅。召問崇韜。崇韜對曰。陛下與兵十餘年。大

號已建。河北人皆引領望成功。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成集。鄆州如由山。自失而城。保揚州。道路特危。亡失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得梁虛實。此天亡之時。願陛下分兵守魏。而自鄆長驅。搗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整固門而出。況成筭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歸其家屬于魏。夜渡揚州。從鄆州入。渡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崇韜未嘗親戰陣。徒以謀議佐命。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己任。遇事無所迴避。而宦官伶人不便。毀之。崇韜懼。乃聽故人子弟之言。請立劉氏為皇后。欲求中宮之助。又請魏王征蜀。因自副之。欲立大功。以為自安之計。及平蜀。莊宗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而延嗣大怒。魏王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多不平。每思有以中之。因與延嗣共搆之。延嗣遣上蜀。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證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殺之。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既已破蜀。因遣使以唐德威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稜來之。可謂有志矣。

斷曰

莊宗為主。崇韜事晉。晉圍鎮州。契丹引進。晉人皆驚。欲解圍。莊宗狐疑。召崇韜問。崇韜力言。晉威已振。果破契丹。兵心大奮。彥章再來。唐已得鄆。築壘必爭。彥章空陣。率臣無才。只謀淺近。惟有崇韜。敢成先論。直至破梁。其言方信。無奈羣邪。苦加譏謔。功在身亡。向誰申恨。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奇人也。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羅其前。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宋乾德二年冬。詔伐蜀。以劉光毅為前軍。彬為都監。峽中鄂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中令。戒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囊中。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詔彬。潛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仁贍等。豈惜之哉。德勸國之常典。無可讓。開寶七年。將伐江南。彬奉詔。先赴荆南。發戰艦。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若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作浮橋。跨大江。以濟師。八年二月。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陣於城下。吳人出兵來禦。破之。自三月至八月。又連破之。樵探路絕。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請緩師。上不之省。先是。大軍列三營。圖其形勢。遣使上聞。太祖指此。謂使者曰。吳人必夜出兵來寇。爾急去。令曹彬。築深溝。以防無虞。其計中。溝既成。吳人果夜來襲。彬等。依溝拒之。吳人大敗。奏至上。笑曰。果如此。彬圍城。每緩師。冀煜歸服。使人論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靈。若能歸順。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子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仁

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其焚香為誓。明日即愈。又明日城陷，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客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侍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無所忌，既已降，必不自引決。煜之君臣幸賴保全，初彬之總帥也。太祖詔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及是副帥潘美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會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語彬曰：本欲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上遂詰所以，美以賀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爾。太宗即位，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卿以為何如？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孽，如摧枯拉朽爾。何為而不可？太宗意遂決。三年果下太原，既而賀金圖等言於上曰：契丹主少，女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上遂遣彬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雁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須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軍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邱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兵次涿州，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餉餽。上聞之曰：敵在前，反退師以援蜀衆，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引師緣白溝河，與朱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軍之勢。候美等盡掠山後地，會重進之師，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屢建功，而已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襄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用糧，且盡。彬進軍無復行伍，遂為所逼而敗。還朝，治具伏遠詔失律之罪，資授右衛上將軍，真宗即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趨駕臨問，手為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璘不如璋。六月薨，追封濟陽郡王。

斷曰

曹彬為將，與衆不同。仁以戢下，廉以治躬。奉詔伐蜀，圖畫自封。毫不矜伐，上賀其功。江南之伐，命之總戎。城危將下，忽作病容。誓不妄殺，方起而攻。李煜伏罪，質待甚恭。蓋質使相，彬曰無庸，但多得錢，何必位崇。既而特異，北伐食窮。因念前積，祿位善終。

曹翰

曹翰，大名，少為郡小吏，好使氣凌人，不為鄉里所譽。乾祐初，隸周世宗帳下，尋遷樞密承旨。世宗征淮南，留斃甲數千在正陽，既而得降卒八百，部送歸京師。時翰適從京師來，過正陽十數里，遇之，慮劫兵器為叛，遂矯殺之。及見世宗，具其事。世宗不悅，翰曰：賊以困歸我，非心服也。所得器甲盡在正陽，苟為所劫，是復生一淮南矣。世宗因不之罪。世宗大漸，論范質等以王莽為相，翰為宣徽使，質以著特酒，翰飾詐而專，並疑之。宋初，太祖親征西蜀，移刺均州，均州洞谷深險，翰令礮石通道，師旋以濟。又詔兼西南諸州轉運使，自石門徑趨歸州，翰運不乏。全師雄據，衆據郡縣，以叛。翰率兵會曹彬劉光毅討平之。未幾，軍校呂翰殺武儀節，據嘉州叛，翰及諸將奪其城，賊約三更復來攻。翰戒知更使，向長猶二鼓，賊衆不

集而潰。因破之，劍南遂平。後金陵平，江州軍校胡德牙將宋德明據城拒命，翰率兵攻之。凡五月而陷。屠城無噍類，殺兵八百，所掠金帛以億萬計。從征太原，分部攻城。翰攻東北，劉遇攻西北，西北與劉繼元值城尤險固，遇欲與翰易處，翰言觀察使班次下，當部東北，遇堅欲易之，數日不決。上慮諸將不協，乃遣使諭翰曰：卿智勇無雙，西北而非卿不能當也。翰乃築土山瞰城中，繼元大恐，謂開南河以通漕運，議築大隄以捍之。翰遣徒數萬，伐巨木于漢城，造騎五，授五色旗為斥候。前遇邱陵水澤寇賊，炮火則各舉其旗以爲應。又起烽燧于境上，敵疑不敢近寨。得巨木數萬以濟用，汝陰令孫崇望請開私市兵器所為多不法，詔遣御史鞠之。獄具，當棄市。上貸其罪，削官爵流錮登州。雍熙二年，起為右千牛衛將軍，淳化三年卒，贈太尉。

斷曰

曹翰小吏，勉為大計。矯詔殺人，恐竊兵器。遺命宣徽，以翰為使。因翰詐多，其命遂廢。宋祖蜀征，均州新刺石道通，師旋以濟。轉運諸州，糧餉殊利。賊叛嘉州，奪城以閉。賊約三更重來，爭地。曉猶二更，賊驚奔。德明據城，屠無噍類。西北雖當伐木，遣騎因私市兵，法當棄市。削爵流錮，登州品遂替。

王全斌

王全斌，開州太原人，初事莊宗，屢歷內職。同光末，國有內難，兵入宮城，近臣宿將皆棄甲遁去。惟全斌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扶掖至絳霄殿。全斌乃慟哭而去。宋乾德二年，召伐蜀，命全斌為四川前軍，由鳳州路進討。召示川陝地圖，授以方略。全斌始下興州，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軍三泉。又獲糧三十餘萬斛，遂至嘉州。蜀人斷開道，軍不得進，全斌議取羅川路，以入康延澤。曰：羅川路險，軍難進，不如分兵以治開道。全斌以為然。因督治開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破小漫天岩，乘勢轉戰，進克利州。又得軍糧八十萬斛，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蜀將王昭遠等據守劍門，全斌會諸將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前。各宜陳進取之策，有降卒李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關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全斌聽之，乃自督兵攻劍門。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至清強，王昭遠聞宋兵自來蘇至清強，即退陣於漢源坡，留偏將守劍門。全斌擊破之，昭遠崇縉皆遁。遣輕騎追獲，傳送關下。遂克劍州，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全斌等遂入成都。俄詔發蜀兵赴關，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由是蜀軍憤怨。人人思亂，既行，全斌等又不令隨軍，都送蜀軍至綿州，遂叛。劫蜀邑衆至十餘萬，蜀交州刺史全師雄督將，有威惠。士卒畏服，適攜其族赴關下，至綿州，遇亂，恐為所脅，乃匿民舍。亂民探知，遂推為主帥。全斌聞亂，遣都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不察，盡滅師雄之族，又納其愛女及家裝。師雄知之，遂無歸志。因號與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漢口道以及青城等縣。彥迪欽祚等討之，或死或敗。賊衆益盛，全斌等甚懼。既而曹彬等破之，又值師雄病死，賊衆始息。全斌因謂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既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猶豫未決，會有訴全斌及彥進等，破蜀日，奪民間子女玉帛不法

等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令御史臺於朝堂集百官議其罪罪當大辟請准律處分乃下詔曰全斌等貪殘無厭殺戮非罪積於既革職爾玩兵尚念前勞特從寬貸止停流罪猶委藩宣全斌皆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開寶末車駕幸洛陽召全斌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庶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賜酒器萬兩帛萬匹錢十萬全斌至鎮數月卒

斷曰

全斌歸宋伐蜀領軍重修關道直至劍門既降孟昶召衆歸屯斌不奉命怨切人人既許其行議送不聞至綿遂叛劫難為君震驚天子命討紛紛雖獲軍定罪在全斌況私子女更宜加誅念功寬貸深感聖恩

潘美

潘美字仲詢大名人士少儻嘗謂人曰漢代將終凶臣肆虐大丈夫不于此時立功名取富貴碌碌與萬物共實可羞也宋太祖遇美素厚及受禪命美先往見執政諭旨于中外陝帥袁彥因悍嗜殺且繕甲兵太祖慮其為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單騎往諭以天命既歸宜修臣職彥遂入朝上喜潘美不殺彥彥能令來觀我志矣湖南人心未平乃授美潭州防禦使嶺南劉鋹寇桂陽江華美擊走之溪峒蠻獠自唐以來不時侵掠美窮其巢穴多所殺獲徐加撫戢夷落遂定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為諸軍都部署尹崇珂副之進克富州銀道乘來援遇賊大破之遂克賀州又下昭桂連三州進次韶州銀窮蹙遣左僕射蕭道舉表乞降美諭以上意以為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即令再發袋部送糧等赴關銀復遣其弟保與率衆拒戰美因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銀兵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編竹為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再以銳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勇夫數千人入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火勢甚熾銀衆驚擾來犯美揮兵急擊之銀衆敗走斬獲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銀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擒銀送京師銀表遂安八年上命美同曹彬等征江南進次秦淮時舟楫未備美下令曰美受詔提驍軍數萬人期于必勝豈阻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麾以涉大軍隨之吳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吳人以戰艦二十餘鳴鼓泝流來趨利美麾兵奮擊奪其戰艦擒其將七人又破其城南木柵分舟師守之奏至太祖遣使令勇徒置戰艦以防他變美聞詔即徙軍是夜吳人果來攻燬不能克進薄金陵與曹彬長夜百道攻城金陵遂平上征范陽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又命兼三交都部署留屯以捍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其地險阻為北邊咽喉美濟師裝之遂據有其地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邊以寧嘗巡撫至代州既林馬蔚食俄而遼兵萬騎來寇近來美督衆啣枚奮擊大破之詔內徙其民會遼兵奄至戰于陳家谷口不利將楊業死之美坐削職三等賞授檢校太保明年復檢校太師知其定府數月卒

斷曰

國名將傳 卷十一 宋

潘美丈夫。素稱碌碌。宋祖開基。美為力贊。莫彥論。嗣登征伐。擒銀送京。數萬斬獲。同下江南。其功更足。上征范陽。幽州以屬。美善守之。屯兵積粟。再破遼兵。徒民入腹。不意遼兵突攻。陳谷楊業戰亡。降秩削職。試問功名。是榮是辱。

曹瑋

曹瑋字寶臣。彬之少子也。沉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至州。取軍嚴明。賞罰立決。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度其下必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以勸諸羌。由是康奴等族多請內附。繼遷略西番。瑋邀擊於石門川。俘獲甚衆。以鎗戎軍據平地。使于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暫以為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踐陸。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資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種。州為出兵護。而獨其租。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瑋上言。繼遷在河內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既而西延移俄。魏數大族請救。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忿折其翮。後必觸去。即日將其士薄天都山。受降者內徙。德明不敢拒。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帝出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勅別繪二圖。以留樞密院。以一本付道。俾諸將得按圖計事。瑋後為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為鎗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東號為立文法。曉諭其勇。賞犒。丹與斷。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斷。解寶帶予之。斷感激。激求自効。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寶。棟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為我取寶。棟丹首乎。斷敦諾。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初張信知秦州。置回門。崇。侵。奪。荒地。羌人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瑋招出之。令人馬。贖。罪。還其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四匹。給綵一端。築弓門等十寨。浚壕三百八十里。皆役屬夷。兵。工。費。不。煩。民。响。斷。驍。率。衆。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三。多。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既。而。河。州。洮。蘭。安。江。妙。救。選。川。黨。通。諸。城。皆。納。質。為。熟。戶。時。瑋。作。輜。糧。囉。囉。西。番。要。害。地。也。先。是。瑋。遣。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送。甘。州。可。汗。王。還。過。宗。哥。界。李。立。遣。邀。知。進。語。曰。秦。川。大。人。直。以。兵。入。撈。囉。囉。來。幸。為。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約。蕃。漢。為。一。家。因。使。種。人。黨。失。畢。陵。從。知。進。來。獻。馬。自。是。斷。驍。勢。盛。退。保。積。中。不。出。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優。之。率。相。丁。謂。遂。寇。準。恐。瑋。不。附。己。指。為。準。黨。謫。容。州。觀察。使。知。來。州。瑋。以。宿。將。為。謂。所。忌。即。下。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帳。矢。蔽。自。隨。謂。改。詔。武。軍。節。度。使。辛。時。待。中。諡。武。穆。瑋。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開。暇。及。帥。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擣。廷。下。矣。嘗。稱。疾。加。砒。艾。臥。閣。中。不。出。會。賊。至。瑋。奮。起。要。鎗。披。甲。跨。馬。賊。望。見。皆。遁。去。瑋。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响。斷。驍。聞。瑋。名。即。望。瑋。所在。東。向。合。手。加。額。哭。拜。使。過。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

者。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及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充殺邊民。入羊馬贖罪。尋下令曰。若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毋敢犯。環慶屬夷田。多為邊人所市。以致卑弱。不能自存。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使獲賊。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則闢為一指揮。要密處為築堡。使自贖其地。為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出錢。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為本族軍主。次為指揮使。又次為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為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士。止于本軍。彼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可從他軍也。天雖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尋乃處以常法。人或以為疑。尋笑曰。臨邊對敵。斷不用命者。所以令衆吾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瑋。客外舍。尋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尋殆名將也。

斷曰

曹瑋實臣。彬之少子。取軍嚴明。賞罰不誑。既敗繼遷。德明慮死。帝方用恩。益之不理。尋恐飽饑。逼降內徙。陰結斷殺。棟丹死矣。大敗。斷納質。比比檢點。邊功實有可紀。宰相丁謂。恨不附己。目為準私。容州安止。謂敗復官。改節度使。不測用心。別妙可喜。謂之名將。深待其體。

李繼隆

李繼隆。字簡圖。潯州上黨人。都監處耘之子也。以父蔭補官。初領威武卒三百。戍邠州。止給刀盾。蠻賊數千。陣長沙南。截其道。繼隆率衆力戰。始遁去。手足俱中毒。得良醫而愈。太祖聞其勇敢而器重之。嘗獲吳將。部送赴關。至項縣而病。斬其首以獻。太祖益嘉之。從李符督荆湖漕運。給征南軍。會有機事。嘗奏時在軍中者。皆欲伺隙。繼隆不願行。繼隆獨請赴關。時城尚未下。太祖見其來。甚訝之。繼隆度金陵。破破在旦夕。因言臣來時。城雖未下。而在途遇大風。吹旛。實破城之兆也。翌日捷奏至。太祖召繼隆。謂曰。如汝所料矣。契丹犯邊。繼隆與諸將觀之。初太祖授以陣圖。及陣有不便。衆以上命不可違。繼隆曰。事有應變。安可預定。設有遠詔之罪。請獨當之。即從便行事。敗契丹于徐河。從曹彬征幽州。進克涿州。矢中左股。血流至踵。獲契丹貴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繼隆止之。俄而傅潛米信軍敗。衆潰。獨繼隆所部振旅而還。即命繼隆知定州。尋詔分屯諸軍。繼隆令吏盡錄其詔。勿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俾各持詣所部。太宗益喜其有謀。初朝議有寇至。令堅壁清野。勿與戰。一日契丹驟至。攻蒲城。至唐河。護軍真繼忠。慷慨請出師。衆以詔止之。繼隆曰。關外之事。將帥得專。乃與繼忠出兵擊走之。嘗有詔廢虜虜軍。繼隆言。梁門為北而保障不可廢。遂城守如故。詔為要地。夏州趙保忠。與李繼遷謀為患。朝廷使繼隆與尹繼倫討之。既而繼遷遁去。擒保忠以獻。將侯延廣等。請誅保忠。及遣兵追繼遷。繼隆曰。保忠凡上肉耳。當請于天子。繼遷遁于千里窮曠。艱於轉餉。宜委成持重。未易輕舉。延廣等服其言。詔五路討李繼遷。以繼隆出環州。取東關鎮。山亦捷。苦非路。繼隆以道遠。乏水。請由葉院徑趨賊之巢穴。且遣弟繼和入奏。太宗召詰之。知其必敗。遣周於廣。切責之。督其進軍。亦捷。及至。繼隆以便宜發兵。不俟報。

行二十餘日。果不見賊而還。諸將失期。士卒困乏。先是送軍糧赴靈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春。而芻粟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州。以如河便。太宗許之。是為鎮戎軍。真宗即位。加中書門下平章事。後王師失利。于望都。繼隆累表。求詣闕而陳邊事。俄召還。延見詢訪。因言。醜類侵擾。蓋亦常事。願委將帥討伐。不煩親征。真宗慰諭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會疾作。上親臨問。卒。贈中書令。

斷曰

降戍邠州。領卒三百。蠻賊數千。一戰逐北。獲將送京。道中病革。斬首上聞。喜。權有得。城破有機。隆先奏。白果如其言。至期報克。契丹犯邊。賊道詔額。隆急破之。遠詔願責。從征幽州。一人功。衆傳。衆與師。令軍生色。保忠繼遷。連謀作賊。繼隆討之。擒逆兩。迫後縱無功。亦稱奇特。

廣名將傳卷十三

尹繼倫

尹繼倫。開封浚儀人。父勳。為鄆州防禦使。嘗內舉繼倫以為可用。太宗即位。以從征太原功。使充北面緣邊都巡檢使。端拱中。契丹潛入寇。上遣李繼隆護送輜重。數千乘。契丹將于越。謀知之。率精銳數萬騎。將邀于路。繼倫適領兵遊。微路與寇直于越。徑趨大軍。過繼倫軍。不顧而去。繼倫謂其麾下曰。寇蔑視我。爾彼南出而捷。返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則亦洩怒于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但當掩甲啣枚。以蹙之。彼銳氣前驅。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為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軍秣馬。伺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川。徐河。天尚未明。于越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忽擊殺其將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皮室被殺。衆遂驚潰。于越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寇兵隨之。大潰。蹂躪死者無數。契丹自是不敢窺邊。每相戒。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而黑故也。以功。領長州刺史。至道二年。分遣將帥五道。以討李繼遷。上疑李繼隆。遣還。不進。急召繼倫至京師。授靈州副都部署。欲以夾輔繼隆。時繼倫已被病。強起受詔。上素聞其嗜酒。以上尊酒賜而道之。即日赴行營。僅至靈州卒。

斷曰

尹子繼倫領軍巡檢繼隆擁輜于越欲極兵過尹前視之如草繼倫怒噴激衆共討俟其前驅忽從後  
搗斬相皮室于越斃倒臂中短兵萬馬奔馳陷兵賊賊死者不少黑面大王飛避須臾再奉詔行奈命  
不保

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時偏將屢爲賊敗士卒畏怯惟青頗  
行常爲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略宥州屠驅咩等族捕積聚數萬收  
其輜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衙子谷築大郎等堡皆配賊要害皆戰安遠被創甚開寇至即挺起  
馳赴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不敢當尹洙爲經略判官青見之深與談兵善之薦于經略  
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見而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  
青折節讀書由是益知名青奮起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救青傳樂除字青指其面曰陛  
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耳臣願留此以勸軍中不敢奉詔皇祐中廣德州蠻僭智  
高反陷邕州嶺南騷動帥久無功救孫沔爲安撫使討賊猶以爲憂青因自請于帝曰臣起行伍非  
職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編成首於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宜徽南院使經制廣南盜賊  
事置酒垂拱殿而道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兵次賓州先是將偕張忠戰敗軍聲大沮廣西  
鈐轄陳曙乘青未至復以步卒八千犯賊潛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乃曰今之不振兵所以敗  
晨會諸將堂上掛曙起並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俱驅出軍門斬之沔請相顧錯愕諸將股栗已而  
頓中令軍中休十日賊視者以爲軍未即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賊既失  
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擄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其不意遂大  
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智高縱火燒城遁去明日檢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  
聞青曰安知非詐耶衆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始交趾賊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其萬人  
糧于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趾爲兵費許賊平厚賞之青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即上奏曰李  
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二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患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  
力不能討乃假兵變夷貪得忘義因而起亂何以禦之請能交趾助兵從之及賊平人服其有遠慮青在  
樞密四年每出幸輒指日以相矜誇因而出判陳州卒贈中書令青爲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  
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儕寒暑勞苦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  
與將佐始與孫沔被賊謀一出于青賊既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欺其有勇既而服  
其爲人自以爲不如也

斷曰

狄青爲將戰功紛紛帶銅面具所向破賊胡野名重而涅猶存帝命藥去請留勸軍儂智高反衆敗崑  
崙青怒盡斬突出關門賊出不意大敗而奔高死未確不敢妄聞智高一叛青已早識破之亦易何假

于入賊平之後方服其神

神世衡

神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少尚義節昆弟有欲析其資者世衡盡推與之惟取圖書而已以放廢補官  
時西邊用事守備不足世衡因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常寇衝右可固  
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衝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而世衡且戰且城之然  
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於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即命府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  
賜名青澗城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遂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間出行  
部族慰勞會長或與所服帶皆會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即以飲器與之由是屬光皆與爲用再遷洛  
宛副使知環州番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強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  
帳勞其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信遂緣險而進奴  
說方臥帳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登而起奴說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  
羅拜聽命又羌長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伴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恩竊  
與侍姬戲語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謂世衡乃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道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  
者使討之無不克其後百餘餘皆自歸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擊燧介馬以待葛懷敏敗率羌兵數千  
人以援涇原無敢後者嘗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人人  
自勵皆精于射由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范仲淹徵令與將偕築細腰城世衡時臥病起將所部甲士還  
夜與築城成而卒初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剛浪陵號野利王又一將遇乞號天都王皆元昊  
腹心親信用事欲以謀間之未得其隙會剛浪陵令浪理貫乞媚娘三人詣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  
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遂留以監商稅出入騎從甚寵有僧王光信者趨勇善騎射智知番部山川道路  
世衡出兵常使爲鄉導改名世衡爲蠟書遣剛浪陵內言浪理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爲  
夏州節度使俸錢月萬緡旌節已至等語令密藏衣中非浪理不得泄別以棗一瓶畫龜一幅遣野利  
以諭其早歸之意剛浪陵得之大懼命執蠟書歸元昊元昊疑剛浪陵或已召高廷詰問書所在高堅執無  
有雖甚善答不言元昊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曰神將軍密遣野利王書戒不得輕泄今至死不得將  
軍事即解衣出書書入元昊疑野利陰遣別將假爲野利使使于世衡傳野利語世衡審知爲元昊所  
遣轉罵罵元昊盛稱野利內附之意仍厚遣使者曰爲我歸語汝主速決無稽留也使者去嵩即還而野  
利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已行因欲並開天都王又置祭壇上作文書于板以弔之多越野利與天都相結  
有意本朝世衡乘成而敗之意遣於壇上傳聞于元昊並殺天都王遂復遣使請降精臣如舊世衡在邊  
數年積穀通貨不煩縣官大有恩惠及卒羌長朝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斷曰

神世衡少尚氣節有事西邊心盡力竭既爲築城又將泉掘先開營田復貸商業荒涼邊城宮如帝

關行部慰勞。光長陰結。敵帳往還。不憚大雪。敵咸且憤。拜皆羅列。以酒醉之。再贈姬妾。若有所圖。死亦勇決。種和精嫌。因而間別。所忌掃除。所憎撲滅。勢獨歸降。不生聲孽。所以邊庭常清常澗。

郭遠

郭遠字仲通。其先自邢徙洛。遠始隸陝西范仲淹麾下。仲淹方議取靈武。遠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未幾。源原任福以全軍沒。人服其先見。陳執中安撫京東。奏遠為駐泊將。執中嘗與賓佐論當世名將。共推葛懷敏。遠曰。懷敏喜功傲幸。徒勇無謀。易與耳。他日必敗。朝廷事。執中歎曰。君直知兵。已而懷敏果覆師。保州卒叛。出泥遣遠往招之。遠與亂首待其臻。皆同事。范仲淹因地至城下。示以舊所佩紫囊。遠識之。即與其黨再拜。遠遂登城。既見。申諭禍福。衆疑不即下。遠曰。若降恐不免。遠請以身為質。於是開城降。虜籍鎮河東。俾遠權忻州。契丹來求天池。地以無稽也。籍不能決。以遠。遠訪得太平與國中故牘。證為王上。檄報之。契丹愧伏。湖北溪蠻彭仕義叛。遠招得蠻所親信為鄉導。盡平諸隘。遂破其所居桃花州。仕義棄城走。衆悉降。神宗即位。改宣徽南院使。判鄆州。是時神宗受兗名山降。因取綏州。夏人遂殺楊定。朝論以邊方起。欲棄綏州。遠曰。敵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既而夏人欲以塞門安遠。二將來。易。朝廷許之。遠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將。不可。與遣其屬趙高等與夏使議。夏使惟言崇基。尚曰二將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鞏固在也。敵使驚不能對。乃疑其請。初詔發綏州。遠匿而不下。至是帝問大臣。皆不知。遠始自勦向者遠詔旨之罪。帝手詔褒答之。夏人又求以亡命。尋詢易名山。遠曰。詢庸人也。于事何所重。輕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番人無復敢向化矣。遠謂得殺楊定首領姓名。詐告將斬之。於境以謝罪。遠曰。是且身死。犯以給我。我報。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遠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敵情。乃執獻之。遠慷慨喜兵學。神宗常訪以八陣遺法。遠對曰。兵無常形。是特奇正相生之一法耳。因為帝論其詳。在延安。使人教兵。久不就。乃擇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一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就。李復圭治慶州之敗。既斬李信。又欲罪遠。延巡檢白玉。玉見遠。托以後事。且泣言不得終養。遠哀之不置。申救甚力。得免。已而玉大捷於新營。神宗謂遠曰。白玉能以功補過。卿之力也。遠每戰先招懷。後戰圖惜。士卒不安。加誅戮。其殺賊婦女老弱者。皆不賞。雖坐征南無功久廢。猶隱然為一時宿將云。

斷曰

郭遠談兵。頗有先見。任福覆軍。懷敏師陷。一如其言。誰不欽羨。保州招降。登城戒勸。恐乘有疑。留身為券。廟地契丹。無稍思占。故釐查明。王土可驗。湖北溪蠻。仕義有變。招蠻之親。為蠻之患。若棄綏州。弱見于而匿詔。不宜。後方無玷。坐論成功。勝于力戰。

王韶

王韶字子繩。江州德安人。試制科不中。客遊陝西。訪采邊事。詣關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並兵南向。大掠秦

渭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城。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時征兄弟。其能自保。耶。今喻氏子孫。惟董罷。能自立。時征欺已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成之南。至于洮河。蘭州。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沓。大小掬。挾。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併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喻氏敢不歸。喻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掌中矣。且喻氏子孫。時征差。為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洮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恩。耳。為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結連。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略。因以韶管幹。秦鳳。機宜文字。時番部命龍珂在青唐。最大。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招致之。龍珂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帝乃志復河隴。築古渭。為通遠軍。以韶知軍事。初。亮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捨險來關。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當使險為吾有。乃徑趨隸那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關。師小卻。韶乃躬擐甲冑。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帳。而還。洮西大震。會時征度洮為之援。餘黨復集。韶乃潛師趨武勝。遇時征首領。時藥等。與戰破之。遂破武勝。建為鎮洮軍。復擊走時征。降其部落二萬人。更名鎮洮為熙州。以熙河洮洮通遠為一路。會景思立敗于踏白城。賊圍河州。韶聞之。日夜馳至熙州。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特有外援也。今知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搗虛。形勢。則自為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時征知援絕。拔柵去。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為之旰食。數下韶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乃大喜。韶還。熙以兵還。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八千帳。時征窮蹙。降。因俘以獻。拜韶觀文殿學士。未幾。召為樞密副使。韶欲求退。因言。決里。廣源之建。臣以為貪虛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為讒。刺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不肯聽。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至伊吾。慮耳。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州也。今與衆異論。倘不求退。必致不容。帝見其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由是不悅。故能職知洪州。四年。病疽卒。韶起孤生。用兵有機。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麾。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慄。而韶鼻息自如。韶交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羌老弱。予以首為功。級。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病狂。既病。疽。洞見五臟。蓋亦多殺之徵云。

斷曰

王韶有志。上策平戎。西夏可取。河西掌中。神宗驚異。機宜與衷。龍珂招致。內附相通。帝復河隴。韶領軍。充。壓敵而陣。甲冑擐躬。麾兵逆擊。焚帳奏功。再議所向。直達羌鋒。斷夏國路。使其不通。時征窮蹙。降。重。臨兵勦財。歸曲聖聰。帝意不悅。職職知洪。病疽。卒。人亦稱雄。

神師道

神師道字叔少。從張載學。以修為熙州推官。議設法。忤蔡京言。知德順軍。又謂其詆毀先聖。入黨籍。屏廢十年。以武功知懷德軍。夏國畫境。其使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古故地。當以漢唐為正。則君

家驅土益焚矣。彥堅無以對。重賞振兵柄。倉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徵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為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已貫議從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為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勤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裝衣金帶。以為提舉奉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置帝謂曰。卿吾所親。雖也。實茲不悅。師道不敢拜。久之。知西安州。管轄兵築佛口城。敵至。堅壁。虜盧河。師道陣於河。若將決戰者。陰使偏將曲充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而楊可世早潛軍衝其後。姚平仲復以精甲襲擊之。敵大潰。斬獲甚衆。其長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帥陝西河東七路。共征賊。賊城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小怠。列校有據胡牀自休者。立斬之。尸于軍門。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慄。謀而登城。城即潰。時兵至。繼八日。帝賞謀伐邊。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其不聽。既次白溝。遠人謀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賴以不大敗。遂使來請曰。女真之犯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虎狼之鄰。甚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實不能對。師道復諫。以為宜許之。又不聽。密勸其助賊。王黼怒。為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於盧溝。帝思其言。起為河北制置使。師道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開辟離不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我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因揭榜沿道。言神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途抵城西。趨汜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營稍北。欲游騎。但守屯隨。增壘自衛。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為老神。欽宗聞其喜甚。開安上門。命尚書李綱迎勞。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和非所敢知也。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洵在廷。頗頌望見師道。拜跪稍加禮。帝顧師道笑曰。彼為卿故也。京師自被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城南壁。聽民出入。如常。令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為制。後無敢越者。神氏姚氏皆山西巨族。平仲父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虛功名。獨歸神氏。乃以士不得速職為言。達於上。李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自遣使。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為緩。竟用平仲。斬營。以及於敗。李綱能。太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神李。詔趣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衆震。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率聲呼。而散。金師退。乃能師道為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為不宜解師道兵權。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急。詔翰訪所疑。公勿以生之故不肯。師道始言我衆被焚。但分兵經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待久。可破也。翰歎其言。復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少師。進太尉。為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市。退不宜勞。師以示弱。卻不用。既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悼。召師道還太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遇主洵。搆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怯。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十月卒。京師失守。帝撫膺曰。不用神師

道言。以至於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中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國患。故追痛其語。師道曰。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也。幼有大志。登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直。實未甲。通判登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靖康元年。陳過庭薦澤充和議使。澤曰。是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會議者謂澤剛方不風。恐害和議。上因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南河者。奉托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磁經蹂躪之餘。人民逃徙。督廩枵腹。澤至。繕城壁。浚隄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為固守不移之計。金人被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臨其後。遣數千騎直叩磁州城。澤撥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未幾。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趨渡。遣北兵。乃遣秦光弼張俊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道。壯士夜擄其軍。破三十餘營。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曹輔齋。封欽宗手詔。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獪。是欲教我師爾。君父之望人援。何曾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任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撤諸道兵。會京城又遣書總管趙野。范訥。曾懋。等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澤使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澶。先遣騎三千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曰。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又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餘里。澤計敵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卻。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募徒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澤澤不敢復出兵。時金人已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遣二帝。而勸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約文元帥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乃止。不進而屢表。勸王即帝位於南京。澤入見。弟洵交頤。陳興復大計。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也。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

斷曰  
老神師道。宋末主兵。非其不悅。即其憂。帝問邊事。不取為精。來則以應。妄動生事。邊功未立。近擾先驚。揚言援至。前擊後衝。敵漸斬獲。成功始成。再征賊底。斬首八日。敵已削平。遂乃鄰也。伐之何名。白溝戰敗。轉互相傾。再起河北。或止勿行。師道頭進。直壓敵營。帝聞而喜。磨檣而停。平仲心思。戰以速爭。神請少緩。帝亦不聽。既而戰敗。功罪無憑。大都亂世。良將空稱。既病而死。方痛撫膺。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也。幼有大志。登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直。實未甲。通判登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靖康元年。陳過庭薦澤充和議使。澤曰。是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會議者謂澤剛方不風。恐害和議。上因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南河者。奉托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磁經蹂躪之餘。人民逃徙。督廩枵腹。澤至。繕城壁。浚隄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為固守不移之計。金人被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臨其後。遣數千騎直叩磁州城。澤撥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未幾。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趨渡。遣北兵。乃遣秦光弼張俊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道。壯士夜擄其軍。破三十餘營。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曹輔齋。封欽宗手詔。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獪。是欲教我師爾。君父之望人援。何曾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任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撤諸道兵。會京城又遣書總管趙野。范訥。曾懋。等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澤使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澶。先遣騎三千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曰。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又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餘里。澤計敵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卻。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募徒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澤澤不敢復出兵。時金人已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遣二帝。而勸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約文元帥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乃止。不進而屢表。勸王即帝位於南京。澤入見。弟洵交頤。陳興復大計。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也。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

河之東西。又議開陝之藩解乎。臣雖庸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上壯其言。欲留輔政。游善等沮之。遂使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敢事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時楊俊號沒角牛。兵三十萬。主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掠為患。澤使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時金遣人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為使而實視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復上疏曰。國家承平久。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為可憑信。恬不置疑。今金人假使偽楚。來視虛實。臣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感于人言。令選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恐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澤覺金人入攻。乃渡河約諸將。議圖恢復。因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沿河鱗次。為連珠砦。又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視師河北。還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欺。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諱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叨富貴者為是乎。獲罪戾者為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和議可行者也。今日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下執事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又上疏曰。京師天下之腹心也。兩河雖未安寧。特一手臂之不伸耳。今遽欲去之。是並腹心而棄之矣。澤前後建議。輒為黃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為狂。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奕。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去。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為名。請下令止勸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激逾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飢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為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鯨其而而爭先救覆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効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遠種。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語之曰。契丹本宋兄弟。國今女真。其害甚去。又誠而國。義當協謀。策成。遂願効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為大舉之計。乃召諸將謂曰。汝等素有忠義之心。當協謀賊。則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又上疏曰。天下之事。見機而為。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人渡河。捍蔽滑。而敵國屢敗。山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衆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澤屢敗金人。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尊之。對南人言。必

曰宗爺。語澤又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屈從還闕。即渡河討賊。楊迪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上乃降詔。擇日還京。後不果。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皆為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愬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賊。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痛。遣表猶贊上入京。

斷曰  
宗澤將軍。天生忠勇。兩河破殘。單騎往董。固守不移。城池復發。金人南來。神弓力猛。縱擊直前。斬首成塚。康王使金。請毋覆瓿。京師入援。兵須速擁。迭戰十二捷。報洶洶。奈何朝廷。和議受哄。二帝蒙塵。江山失統。帝及康王。已非英種。再相權奸。惟食榮寵。澤雖英雄。難回情憤。望鸞還京。首猶南拱。髮憤發。誰為一捧。連呼過河。誰為一動。每一悲思。淚如泉湧。

### 廣名將傳卷十四

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也。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于其家。父義之曰。汝為時用。其殉國死義乎。真定宣撫劉幹。募敢死士。飛應募。時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先遣卒偽為商人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作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矯俊及進和以歸。皆從劉幹解東京。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遂大敗。遷秉義郎。宗澤見而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黃潛善汪伯彥。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詔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因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天定謀。槩枝曳柴。以收荆。莫放采樵。以致校。謀定故也。所矧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解金人。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屢戰奪其糧。而無諸軍見。而爭奮。遂拔新鄉。翌日。賊候兆川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攜



知其不來，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璧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拔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馳入，八鎗刺殺黑風大王，敵眾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澤卒杜充代之。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射殺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園渡，與敵相持，虛敵不易走。因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各以新弩交縛而東。夜下，燕兩端而舉之，金人疑後兵至，驚而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查丹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軍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大敗之。杜充將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與，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也。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賊李成，與戰皆敗。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窺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諸將皆潰。飛獨力戰，會充降，令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犯。兀朮趨杭州，飛遣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道，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金兵相謂曰：此岳爺軍軍爭來降附，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首山待之，又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自相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因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飛遣擊於靜安，又敗之。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回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自爲先鋒，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遇于樓子莊，飛與戰，又大敗而追之，進成走蘄州，降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和，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董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據道賀二州，詔付飛金字牌黃旗，命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知成道不從，招，因上奏曰：比年多命招安，故爲盜者，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遽起之衆，未可遽殄。上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報調兵食，吏曰：食盡矣，奈何。飛佯曰：姑反茶陵，已而願謀，若失意狀，願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露食，潛趨繞嶺，未明，已至太平場，彼其營，成據險拒飛，飛揮兵掩擊，賊大潰而成走，飛因謂張憲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從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汝等誅其魁，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道招降二萬餘人，進兵追成，成走官撫司降，領表平時度吉盜連兵寇掠，帝命飛平之。飛至度，賊彭友躍馬迎飛，飛麾兵即馬上擒之，賊衆驚呼，馬令勿殺，受其降。帝有密旨，令飛屠度城，飛請誅首惡而赦餘，帝因曲赦之。人感飛德，繪像祠之。秋，人見帝手書，精忠岳飛，自製旗以賜之。先是，李成使金人入侵，又親趨南浙與楊么會，飛因上奏，襄陽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使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因渡江，順中流而誓曰：不擒賊不涉此江，既至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地，雖衆

十萬何能爲，舉鞭指于黃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草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既合戰，馬應鎗斃，後騎皆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遂復襄陽。既而復鄂州，帝聞之喜曰：吾但知岳飛行軍有紀律，不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又復唐州，襄漢平。又擊走劉豫兀朮而唐州平，因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順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背曰：子知順道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且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愜而止。黃佐既受飛命，因襲周倫於殺擒，擒其統制陳贊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會諸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寇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之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賊。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勇，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欽又說余端劉先等來降，又復入湖，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仍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溝洫，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乘積，舟輪礙難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擊巨木撞其舟，盡壞。投水牛早擒斬之，飛入賊壘，餘賊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營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以其言爲讖，未幾，岳侯降制，起復，扶輿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屢詔趣起，乃就軍。既而從幸建康，詔以王德用兵隸于飛，且諭德等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帝答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瑄兵隸於飛，詔諸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用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振之在上，則必爭，呂尙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宜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取此軍。浚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忠，豈以待兵爲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制，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帝詔張憲還職，飛力辭，又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始還朝。待罪，帝慰遣之。未幾，鄧瓊叛，浚始悔，飛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不許。飛知劉豫結精卒而兀朮惡，因思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責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各以會合寇江爲名，汝四太子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寔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兀朮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割股納書，或勿泄，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自其主，遂廢豫。飛復請乘廢豫之際，搗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十年，金人攻毫，劉鈞告急，命飛馳援，因賜札曰：汝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遠度，飛先遣張憲馳救，馳赴之。後

乃遣王貴牛車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諸郡。又命梁與渡河糾合忠義社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闢中原。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穎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曰。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帥。并力一戰。中外聞之。俱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命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其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應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撈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撈馬足。撈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兀朮大懼。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方鄆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汝宜速援王貴。既至。兀朮果至。雲復大敗之。兀朮遁去。梁與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亦屢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因進軍朱仙鎮。距汴梁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翼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是時磁相等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字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發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金帥烏陵思謀及崔慶等。皆次第來降。將軍韓常亦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許淮以北。秦之遂降。詔班師。飛奏金人銳氣喪盡矣。乘輜重疾走渡河。秦檜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相知飛志銳不可回。一日奉十二金字牌。詔飛班師。飛憤慨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飛班師。民遮道痛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吾不得擅留。因留五日。以待其徒從而南者。如市。又亟奏以漢上田處之。方務。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軍。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歸。所得州縣旋復失。飛力請解兵柄。不許。既而金兵分道渡淮。帝趨飛應援。飛帥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兀朮破濠州。揚州中遇伏。而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兀朮乃遣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議。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乃使萬俟卨何錡羅汝楫。交章彈論飛。又論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錡。錡之飛裂裳以背示錡。有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既而問質無左驗。錡明其無辜。改命萬俟卨高麗飛與憲書。令盧中探報以動朝廷。言其書已焚。飛繫獄兩月。無可證者。又逼孫革等誣飛受詔還。命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成獄。飛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乘市籍家資。徒嶺南。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稱之。聞其死。酌酒相祝。飛至孝。母死。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歡。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卻不受。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效。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追封鄂王。

斷曰  
岳侯忠勇。貫絕古今。雖好野戰。妙在一心。賊五十萬。八百立勳。中原浪蕩。兀朮南侵。牛首敗走。新城又奔。李成之討。自洪至鈞。不從者坐。招降賊人。分道而進。蓋見岳軍。么湖中破。彭馬上山。既而北伐。中原直臨。刀斬馬足。撈子敗羣。賊屍布野。積如歡。兀朮大懼。欲還金。毒生點破。內有權臣。死且不免。功又何論。其言果應。遺恨至今。

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也。為勇絕人。年十八。以勇敢應募。西夏騷動。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陣外。夏人大敗。去。俄復出。世忠願一騎士。親其問。為誰。或曰。監軍騎馬兀朮也。遂躍馬斬之。敵衆復大潰。方臘反。江浙震動。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掩至。勢張甚。諸將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北伏。關堰賊遇伏。發。賊亂。擊之。賊敗而遁。淵歎曰。真萬人敵也。時有詔能得賊首者。授兩鎮節。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洞。賊深據巖屋。為三窟。諸將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戈直前。竄險。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賊以出。從宣撫李彌大討山東賊。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為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令後隊勦殺。於是皆死。戰破之。乘勝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推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立功名。賊駭。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飲之。於是衆悉降。黎明見世忠軍不至。始大悔失色。然無及矣。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劫帝。傅位於皇子。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之。知世忠至。更相慰慰。世忠聞報。大恚。舉酒酌。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子卒皆奮。因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以身任之。公無憂。即欲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馬輔甘言誘賊矣。既而世忠進兵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與正彥聞世忠來。檄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容。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皆為傅所質。防守甚嚴。為朱勝非所給。白太后遣還世忠。冀其勤王。未幾明受詔。至世忠乃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因使賊將苗翊馬柔。負山阻河。為陣。中流置鹿角。以梗舟。舟世忠舍舟力戰。軍少卻。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而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劔金門。以遊。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玠。逆送為賊。尚留朕肝腹。能先誅乎。世忠即揭提手與誓。語其中指。戮於市。又自衛信追擊至滌梁。皆擒而伏誅。帝手書忠義二字。揭旗以賜。兀朮將入。帝召諸將問移理之地。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既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自鎮江還保江陰。杜充以建康降敵。兀朮自廣德德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乃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無山寺矣。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請盡歸所掠假道。不許。請以名馬獻。又不聽。

捷在淮州。道字董大。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二人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大一字董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艘進泊金山下。預以鐵釘大鈎授曉健者。明日敵舟躍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船一縷曳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頭馳去。謂諸將曰。南人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撞檣。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擊大槳接江口。則在世上。流兀朮一夕潛擊渠三十里。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我軍多戰死。敵遂得絕江道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賜札褒美。建安范汝為反。辛金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盛。詔世忠討之。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與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劍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假旗仆鼓。徑抵鳳凰山。俯瞰城邑。設雲梯。火樓。日夕並攻。賊震怖。莫測。五日城破。汝為自焚。斬其弟岳吉。以徇。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捷開。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於是旋師永嘉。若將就休。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萃賊不虞。其至。成大驚。世忠遣人招之。廣西賊曹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庚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効捷。遂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乃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所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將士夾擊。遂大破之。斬忠。湖南悉平。師駐鎮江。金人與劉豫合兵入。世忠親提兵駐大儀。當敵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是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人問王師動息。良臣具以所見對。金人聞世忠。喜甚。引兵至江口。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軍各持長斧。上。搥人胸下。斫馬足。敵被中陷泥潭。世忠麾騎四而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踏溺死甚衆。捷開。奉臣入賀。帝曰。世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今世忠連戰以挫其鋒。論者以為中興武功第一。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世忠至。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蒲為屋。將士有怯職者。世忠道巾幗婦人。粧以恥之。故人入。奮厲。集流。敵通商。世忠山陽。遂為重鎮。劉豫兵數入寇。輒為世忠所敗。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世忠移屯山陽。道開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為應。宿州馬泰及太行羣盜。多願奉約。東者。金人虜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為恢復計。會秦桧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虜劉豫。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師以蔽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慷慨激切。帝優詔褒答。後金果渝盟。咸如其言。金使蕭哲來。以詔諭為名。世忠聞之。上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則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請馳驛面奏。不許。既而伏兵洪澤。將殺金使。不克。十年。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于加口。鎮

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于潭城。皆捷。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世忠既不以和議為然。為桧所抑。諷言者論之。世忠連疏乞解樞柄。復上表乞骸。罷為醴泉觀使。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見其面。而仁昌皇后自念。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憫問者良久。二十一年八月薨。孝宗朝。追封衛王。

斷曰

韓公世忠。職有大力。萬衆之中。躍馬斬敵。方臘反時。詔求甚急。險隘。之。有如拾級。討賊山東。單騎夜入。連呼大軍。賊降不及。苗劉劫君。韓聞大泣。即刻進兵。誅奸肘腋。兀朮再侵。帝思移理。河北山東。國家已失。再棄江淮。身于何立。死守鎮江。不容歸跡。求乞甚哀。愈加攻擊。窮困蕩中。四十八日。天不絕彼。鑿渠風息。江西湖南。寇賊如織。乘勝平之。無不盡克。帝論武功。中興第一。權柄不容。乞歸自適。

張俊

張俊。字伯英。鳳翔府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年十六。為三陽弓箭手。屢立戰功。金人圍汴京。俊勒兵勸王高宗時。為大元帥。見俊英偉。擢元帥。後軍統制。會有人自汴齎蠟。命高宗以兵付副帥。還京。高宗問大計。俊曰。此金人詐謀耳。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高宗許之。既而汴京破。二帝北遷。俊懇辭勸進。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天下洶洶。不早正大號。無以稱人望。高宗泣涕不許。俊便道。扈行至應天府。高宗始即位。隨遣還京。迎隆祐太后。尊奉太后及六宮。以歸。時江淮羣盜蜂起。俊討杜用。于淮寧。趙萬郭。于鎮江。陳通子杭州。將和尚等。于關。皆平之。尋又被秀州賊數萬。縛徐明斬之。進武寧軍。承宣使。帝如揚州。召諸將議恢復。俊曰。今敵勢方張。宜且南渡。據江為險。練兵政安人心。俟國勢定。大舉未晚。帝如臨安。後苗傅劉正彥作亂。俊時屯兵吳江縣。傅等矯詔加官調之。俊知其偽。拒不受。會韓世忠自海上來。俊借一軍與之。世忠為前軍。俊以精兵翼之。戰于臨平。討平之。金人分兵深入。攻臨安。帝如溫州。留俊於明州。以拒敵。帝賜親札。曰。朕非卿則借義誰先。卿捨朕則前功俱廢。宜戮力共捍敵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既而金人三犯明州。雖互有勝負。然極力戰守。未嘗有失。未幾江浙羣盜蜂起。俊復奉詔討平之。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人殘亂之餘。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陽。李成尤悍。強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意。圍江州。久未解。朝議遣將討。俊慨然請行。時成驚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俊開命。就道。急趨豫章。且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乃敵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為怯。俊諷知賊意。乃出賊不意。大戰敗之。追奔七十里。至筠州。既復筠州。又進至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山。陰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草山。殺伏。伏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號俊為張鐵山。既復江州。而與國軍等處羣盜。聞俊兵至。皆遁去。俊因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賊戰。成懲軍新失險之敗。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進。若爭險。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率衆攻險。賊懼而潰。馬進為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拜太尉。四年。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謀至。舉朝震恐。或請他幸。俊謂趙鼎曰。避將何之。惟向前進一步。庶可脫。遂改俊

為淮西宣撫使。顏江相距。逾月。敵不得入。敵將引去。俊乃謂王進曰。敵既無留心。必徑渡淮去。可速及其半濟而擊之。進往。敵果北渡。遂薄諸淮。大破之。獲其魁師。回張延壽以獻。既而劉麟入寇。率兵十餘萬。犯濠州。詔以淮西副使楊存中亦聽節制。與俊合兵拒敵。俊分遣中等自定遠軍次越家坊。遇劉麟左右軍。擊走之。俊率大軍鼓行而前。至李家灣。遇現。大兵與戰。殺獲略盡。降者萬餘人。屍積以身長。拜少保。帝曰。卿議論持重。深達敵情。兼開機強之士。數萬。報國如此。朕復何慮。後俊與韓世忠入見。秦檜奏。陛下倚此二大將。譬如兩虎。因當各守藩籬。使寇不敢近。帝曰。正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耶。命俊自盱眙屯廬州。八年。金人請殺兵許之。九年冬。金復渝盟。再破河南。圍順昌。命俊策應劉錡。俊督軍渡江。金人退。繼又分道來侵。俊收宿寇諸軍擊之。盡復衛真鹿邑等處。十年。鄜州在老州。俊以大軍至城。都統制王德下符離。乘勝趨老與俊合。俊引軍入城。金人棄城遁。父老列香花迎俊。遂復老州。進少師。自是金人凡入寇。皆為俊等所敗。然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官無不從。加少傅。封益國公。十二年。以御史江邁論之。罷為統制。泉觀使。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為名將。世稱張韓劉岳。岳飛冤獄。韓世忠救之。俊獨助桀成其事。心術之殊也。遠哉。

斷曰

張俊用兵。戰功可數。二帝蒙塵。請王為主。太后迎歸。已無北土。杜用淮。郭青鎮。陳通杭。殘。關溪將。皆一皆平。徐明斬捕。苗剋之。雖韓操。孫俊。借一軍。亦云相輔。請李成。先以住。俟。情。追。奔。突。強。如虎。詎那。奏。功。太。尉。受。祐。和。議。贊。成。合。槍。心。勝。武。穆。之。冤。惜。無。一。語。

劉錡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節度使劉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解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穿之。人服其精。高宗召見。奇之。特差為權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帝駐于江。解濟孔。產兩軍交關。俱罷命。錡始能成軍。屢從赴金。陵。十年。金人歸三京。乃以錡充東京副留守。節制馬軍。所部八字軍。總三萬七千人。錡自臨安。汴。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遂。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問。知。府。陳。規。曰。城。中。有。糧。否。有。則。能。與。尹。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因。遣。騎。促。所。部。將。士。及。老。稚。輜。重。連。夜。至。及。旦。報。金。錡。已。入。陳。錡。遂。放。兵。入。城。為。守。禦。計。人。心。乃。安。乘。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令。步。錡。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真。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乃。分。令。諸。將。守。諸。門。再。三。鼓。厲。於。是。軍。中。爭。呼。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破敵立功。未幾金人圍順昌。錡鑄于城下設伏。擄千戶阿黑等二人詰之。阿黑營白沙湖。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既而三路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進。初錡傳城築牛馬垣為門。至是敵門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欬著於城。或止

中垣上。鑄用破敵弓。翼以神弩強弩。自城上或垣中射敵。無不中。敵稍卻。復以步兵邀擊。溺死河者不可勝計。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營于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騎將闕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所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疑變者輒滅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詢枚。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器。如市兒吹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聞吹器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鰲灣。兀尤聞而自忖。來錡遣曹成等二人作間曰。汝遇敵則伴墜馬。為敵所得。敵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尤問之。對如前。兀尤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駁具不用。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復昔比。元帥臨陣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尤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尤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為五浮橋于頰河上。敵由之以濟。錡因遣人毒頰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敵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尤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尤。兀尤一動。則餘無能為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弊。錡士氣開。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更番休食。牛馬垣下。敵人馬餓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清氣爽。錡按兵不動。逮未申。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士殊死戰。入其營。刀斧亂下。敵大敗。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尤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官軍乃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所為。號長勝軍。專以攻堅。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所殺。遂至大敗。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尤率營還。是役也。錡兵不滿二萬。出戰僅五千。而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五十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譁譁。終夜不息。而錡城中寂然無聲。犬聲以逸待勞。故能勝之。捷聞。帝喜甚。既而洪皓在燕歸。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欲捐燕以南。乘之。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十一年。兀尤簽兩河兵謀再舉。乃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據東關之險。兩賊皆勝之。行至柘阜。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廣二丈。錡命與新壘橋。須臾而成。道甲士數隊。險橋。臥槍而坐。會楊沂中。王德山。師中。張子孟。之軍俱至。是時兀尤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陣。夾道而陣。王德薄其右。引弓射一人斃之。因大呼馳擊。諸將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楊沂中復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之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去。居數日。正議班師。而濠州告急。錡復沂中等急趨黃連埠。援之。去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進戰。錡謂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以爲後圖。諸將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又謂曰。敵得城而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錡軍至藕塘。方食。俊遣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錡語俊無恐。請以步卒親敵。實撫觀戰之。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提

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俄而俊至。曰。謀者安也。錡與俊益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軍。錡擒十六人。鼻首繫上。餘皆逸。錡見俊怒。曰。我為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錡曰。不知宣撫軍。乃斬劫賊耳。俊曰。有卒歸言。未嘗劫賊。呼一人出對。錡變色曰。錡為國家將帥。有罪宜撫。當言於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折中還朝。每言錡戰不力。奏相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荆南府。後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開。乃命知潭州。加大尉。復帥荆南府。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萬。自將南來。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為江准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錡引兵屯揚州。軍容甚肅。金人以詭襲。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高景山攻揚州。錡遣員琦拒於皂角林。陷圍力戰。林中伏發。大敗之。斬景山俘數百人。捷奏。賜金五百兩。銀七萬兩。以犒師。錡病求解兵柄。留其姪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渡。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專防江。錡遂還鎮。江時葉義問督師。江准。至鎮。江。見錡病劇。因督兵渡江。衆皆以為不可。義問強之。不得已而行。及金人以重兵逼瓜州。後軍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方諸軍渡江而北也。錡使人持黃幟登高山盟之。戒曰。賊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黃幟。是日二幟舉。時錡曰。黃幟久不舉。吾軍殆矣。錡憤。病益甚。參軍虞允文自采石督舟師與金人戰。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書生。我輩愧死矣。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答如響。獨至錡。莫有應者。

斷曰

劉錡受命。節制東京軍八萬。三萬餘兵。絕淮而上。暴風勿驚。主有賊兆。金果敗盟。順昌既至。因趨入城。及旦敵合。百計戰爭。或伏擒敵。或夜衝營。或借電氣。或聚吹笙。使其不測。自職屍橫。又示柔弱。令其驕盈。又毒水草。使其病生。長涼不戰。午疲急征。外兵震擾。內寂無聲。故能大勝。捷奏帝廷。金謀再舉。卒帥列旗。順昌旗號。一見遠行。後屢合戰。或輸或贏。主謀不一。嘔血命傾。

### 廣名將傳卷十五

吳玠

吳玠字晉卿。隴山人也。少知兵。善騎射。以良家子隸涇原軍。夏人犯邊。以功擢隊將。又從討方臘。破之。金人攻延安。經略王庶召曲端進兵。端不進。且曰。不如誘其巢穴。攻其必救。遂攻蒲城。命玠攻華州。拔之時。張浚欲合五路兵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變而乘之。一戰可以成功。浚不聽。進兵富平。又前。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以備敵深入。諸將皆曰。我輩彼寡。又前。阻葦澤。敵雖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徒。已而敵驟與柴蕡土。結葦澤。行進薄端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將散卒保散關。東和尙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守漢中。扼蜀中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懼我臨其後。是以保蜀也。糧食雖不繼。鳳翔民耕穫者。若以恩義結之。彼自有糧助我。乃遣人詣鳳翔。告以恩德。並以重資遺之。使其預通金人消息。鳳翔民大悅。曰。我輩皆宋民。迫于虜勢。不得已耳。今吳將軍不棄我。我等當以死報。於是相與夜送芻糧二千餘斛助之。玠仍以金帛賞之。民得金帛益喜。輸者愈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令保伍連坐。然民感玠恩德。冒禁如故。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尙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會風雨。電。遂遁去。沒



險自固。臨臨峻。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為然。乃告敵謂。敵笑之。璘夜半遣仲及王彥。帥枚被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列畢。高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及胡蓋出。璘以法更休。璘自輕。裴馬頭。璘之士殊死。副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璘書。召璘。璘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州主之也。此後和議方堅。而治軍經武。常如敵至。二十一年。金主亮。叛盟。遣合喜。以兵扼大散關。璘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又移檄契丹。西夏。及山東河北。聲金人之罪。以討金人。據大散關。璘將姚仲與之相持。六十日。不能破。乃舍鞏攻德順。璘遣子挺與敵戰于瓦亭。敗之。璘自將至城下。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背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至暮。璘忽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奔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天大風雷。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所得輜重。不計數。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不絕。璘還河池。四月。原州受圍。璘命姚仲以德順之兵往探。璘自趨鳳陽。視師。諸將雖力戰。敵攻益急。五月。仲與敵戰于原州之北。嶺。敗績。璘亦無功。還。因奪仲兵。欲斬之。或勸而止。璘策金人必再爭德順。車馳至城下。而完顏悉烈等兵十餘萬。果來攻。萬戶。裕復領精兵。自鳳翔繼至。璘築堡。堡山以守。敵極力爭之。殺傷大半。終不能克。時議者以爲兵宿於外。去川日遠。恐敵襲之。欲棄三路。遂召璘。璘曰。敵乘其後。璘將士死亡者甚衆。三路復爲敵有。乾道元年。詔。賜名。見德壽宮。高宗見璘。歎曰。朕與卿老君臣也。可數入見。璘頓首謝。及還。鎮兩宮。宴饗甚寵。又解所佩刀。賜之曰。異時思朕。視此可矣。璘至漢中。修復漢城古堰。既田數千頃。民甚便之。三年。卒。贈太師。追封信王。璘剛勇。喜大節。代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高宗嘗問勝敗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係路三。璘曰。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取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其善。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克近。以弱制強。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爲左右助。距馬步兩陣之間。至情。權損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

璘曰

吳璘玠弟。戰功多利。散漫難攻。隘擊容易。立第二關。以張形勢。血戰破之。窺蜀無計。金人敗盟。衆欲退。避璘怒叱之。戰守兩濟。金屯劉園。璘請討。致厚陣攻之。以強乘敵。再戰山上。敵受敗斃。勢已垂危。班師。詔至。秦州爲奸。復主和議。戰勝轉。敗已成例。可惜英雄。空生其際。雖贈太師。不勝短氣。

李顯忠

李顯忠。初名世輔。綏德軍青澗人也。山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巡檢。初其母嘗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育乃奇男子。當以劍矢與母。勞即生。已而果生。顯忠立干。成異之。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

人犯鄭延。經略王庶。命永奇。募開者。得張琦。更求一人。顯忠請行。永奇曰。汝未涉歷。行必累琦。顯忠曰。顯忠年少。膽氣不小。必不累琦。遂與琦俱。有敵入夜宿陶穴。顯忠窺穴入。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始知名。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爲彼用。耶會劉毅。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二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東京。劉毅喜之。授南路鈐轄。已而豫廢。兀朮以萬騎馳獵淮上。與顯忠獨立馬園場間。顯忠戒吳俊。往探深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還。顯忠馳問之。爲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顯忠承宣使。知同州。顯忠至鄭省。視永奇教顯忠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號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顯忠赴同州。郡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元帥撒離喝。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勝。顯忠愈高。原。追騎益多。乃與撒離喝。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追救得免。顯忠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鄭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爲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聞之。皆泣下。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故。顯忠泣。其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顯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于夏。顯忠亦得以報不共戴天之仇。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斬借兵。時有會黨。號書面夜叉者。久爲夏國患。乃令顯忠圖之。請二千騎。晝夜疾馳。掩至其帳。擒之以歸。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移說爲陝西招撫使。顯忠爲延安招撫使。顯忠引兵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鄭延路今復歸宋矣。已有赦書。顯忠與官吏。觀赦書。列拜。顯忠大衆皆哭。百姓哭聲未絕。顯忠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樞諭之曰。顯忠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略說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耶。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斫。略說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磁甎子軍來。顯忠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顯忠揭榜招兵。每得一人。與馬一匹。旬日。間得萬人。皆驍勇少壯。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皆斬于東城之內。行至鄭州。已有馬步軍四萬餘。撒離喝在耀州。聞顯忠來。一夕遁去。四川宣撫吳玠。遣張振來撫諭云。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可量引軍赴行在。遂在河池縣見玠。玠撫之曰。義師朝。惟君第一。至行在高宗。又撫勞再三。賜名加資。兀朮犯河南。命顯忠與李貴同。破靈璧縣。兀朮犯合肥。手詔以軍與張俊會。顯忠至孔城鎮。與敵戰。大敗之。兀朮謂韓常曰。李世輔歸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欲追之。與死戰。俊以奉旨。監護。慮失顯忠。遂各以軍還。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件奏。帝會金使。言顯忠私遣人過界。遂降官奉祠。袁州居住。二十九年。至是。金人渝盟。詔顯忠以本部捍禦。遣章永春等。以二百騎與金將小韓將軍兵五千人。戰于大人洲。敗之。又增兵萬餘。來戰。顯忠率騎軍出。自晨至午。氣百倍。以大刀斫敵陣。敵不能支。殺獲甚衆。擁入淮者不可計。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權。拒于合肥。權乘軍渡江。和州失守。金主統軍駐和之雞籠山。將濟采石。朝廷詔以顯忠代權。軍中大望。於是。有采石之捷。顯忠退軍沙上。得楊存中報。車駕至小江。

可速進兵。顯忠遣銳士萬人渡江，盡復復西州郡。軍至橫山，與金射擊軍戰，敵兵敗走。金主亮切責諸將不用命，諸將執之而還。是役也，顯忠所得一萬九千餘人，行貨有差，詔賜顯忠五千金帶，授顯忠淮南京畿等處招討使，孝宗即位，賜田百畝。時金主雅新立，見山東河北豪傑起，皆欲挾地還于朝，金主懼而亟請和，時張浚開都督府，命顯忠渡江督戰，乃自濠梁渡淮，至隴溝，蕭琦用拐子馬來拒，與戰敗之。琦復背城列陣，顯忠躬率士鏖戰，琦敗走，遂拔靈璧，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將附者接踵，時邵宏淵圍虹縣未下，顯忠遣密使降卒開諭，琦遂皆出降。宏淵取功不自出，又有降于戶部，宏淵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益不相睦。六月，兵薄宿州，城人來拒，顯忠敗之，斬其首虜數千人，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從之，乃始渡淮，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遂復宿州。捷聞，授顯忠開府儀同三司，金帥字徽自南京率部騎十萬來，長薄城，列大陣，顯忠親率軍過于南，戰數十合，字徽大敗，遂退走。翌日，敵益兵至，顯忠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百餘合，殺左翼都統及千戶萬戶，斬首虜五千餘人，復來逼城。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宏淵頗衆曰：「當此盛夏，搖扇于清涼猶不堪，況烈日中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為敵兵至，與邵世雅劉侁各以所部兵逆，繼而左士淵李彥字皆道，顯忠移軍入城，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虜二千餘人，積尸與牛馬，壘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卻。顯忠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掩擊，則敵兵可盡，金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倘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皇天未欲平中原，那何阻撓若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所喪軍器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顯忠以軍還。見浚納印待罪，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朝廷知其故，乃復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京師，上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淳熙四年七月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襄。

顯忠

顯忠丈夫，生而不誣，殺人陶穴，膽勇已粗。留金授職，泣思改圖。會遣軍赴，洽與意符。報父潛走，父緩被誅。切齒致恨，投夏訴辜。為擒而借兵，以扶害父母者，立擢以居。適值有赦，歸宋如初。高宗加贊命，備戈支兀，尤來犯一戰，幾行相戒，避去壯志可符。上策竹帛，奉祠開居。二十九載，金盟復渝。大戰大戮，小戰小驅，牽連即敗，實業所拘。丈夫至此，不負其軀。

楊存中

楊存中，代州崞縣人，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名。為人沉毅，嘗慨然語人曰：「大丈夫當以武功取富貴，焉能俯首為腐儒哉。」因精孫吳兵法，善騎射，初隸張俊部，曲上聞將於俊，俊以存中對，因召見，扈衛駑駘，劇賊李昱據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乘高臺見介冑盡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污賊血，帝壯之，飲以酒，酌此血，澆存中請復往，帝止之，存中曰：「此賊膽碎，即成擒矣。」遂大破之，復任城。

建炎二年，討賊馮明于嘉興，先登城陷，主帥將塔城，存中力請止之，戮其渠魁而已。郡賴以全，紹興元年，從張俊討李成，諸將議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持，守後之，警軍至豫章，存中率兵數千，首破賊于玉隆觀，追至筠州，賊以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擊之常用奇，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居前，俊從之，存中夜擲枚渡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諸將夜見存中曰：「戰未休，降卒多，忽有變奈何？」非盡賊之不可，存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俊，竟夜坑之，乘勝追至九江，成遂遁去。二年，進存中神武中軍統制，存中固辭曰：「神武諸帥，如韓世忠、張俊，皆貴擁旄鉞，名望至重，如臣么麼，一旦位與之抗，實不自安。」不許。時中軍卒不滿五千，疲癯者居半，存中請神武卒借出于外者歸軍中，由是軍政浸修。劉猷入犯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欲棄廬州，退保太平，賊衆十萬已次濠州，時張浚視師，因命張俊拒之，又使存中往泗州與俊會，及至泗州，則光世已捨廬去，浚使人諭之曰：「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廬駐兵，與存中相應，賊先犯定遠，縣存中以兵二千襲敗于越家坊，既而與猷兵遇，竊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存中鼓大兵乘之，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矣。」賊錯愕，遂大敗，猷以首抵謀主李壽曰：「適見將軍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司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俱立失措。存中躍馬叱之，皆怖而降。劉麟在順昌，孔彥舟方園光州，聞之皆拔鎗遁去。捷聞，帝喜謂宰執曰：「卿輩始知朕得人也。」十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為宣撫，引兵至宿州，金人詭令來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存中信之，留王滋潛保以騎守宿，自將五百騎夜襲柳子鎮，黎明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路，存中知之，遂橫奔而潰，參議官不知存亡，以聞朝廷，復恐既而存中自壽春渡淮歸，酒人心始安。十一年，兀朮順昌之敗，復謀來侵，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於是存中以殿司兵三萬戍淮，與金人遇于柘皋，時張俊劉錡王德皆會集，金人以拐子馬翼而進，存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操長斧，如牆而進，諸軍鼓噪奮擊，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濠州猶未解，欲往救之，距濠六十里，開城陷矣。召存中騎謀之，騎謂存中何以處此，存中曰：「惟戰耳。」相公與太尉在後，存中當居前，鈞曰：「尤來救濠，濠既已失，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氣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為後圖。」諸將皆曰：「善。」鼎足而營，遣人俟敵曰：「已去矣。」倏欲自以為功，謂錡毋往，命存中與德偕至濠，列陣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騎萬人，分兩翼出，存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焉敢預事。」存中因以策應軍曰：「那回，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散亂而奔，無復紀律。」金人追殺甚衆，存中乃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蓋錄柘皋之功，而掩濠梁之敗也。時金主亮有南倣意，存中上備敵十策，步帥趙密謀存中權，因指為喜功生事，存中聞之上章乞免，密竟代之，未幾邊警日急，劉汜戰敗于瓜州，命存中往京口，為守江計，虞允文自采石來，命存中與之協力拒敵，敵不能濟，金主亮死，金人請和，存中奏俟彼得新主之命，無遺許之。帝如建康，詔存中扈，因語宰相曰：「楊存中推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隆興二年，金人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昇之，存中入對曰：「和尙原隨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則可下。」



兵奏雅。據議與命人。吳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愧于璘。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願毋乘未幾。命人復攻淮甸。詔存中同都督江淮事。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始更相為援。帝親獎之曰。諸將協和。互相策應。卿之力也。會金兵已深入。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金卒在揚州。或勸存中擊之。存中不敢。獨臨江固壘。以老之。金人請盟。乾道二年卒。存中。天資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皆以克敵。勇雖勁。而賦性難。遂以意制馬。其巧製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

斷曰

楊子存中。天生勇悍。疑懼。通達賊亂。數騎衝鋒。殺人無算。通體鮮紅。疑傷。及解甲看。皆賊血。因賜醇醪。酌此血。既征李成。彼眾萬萬。若不出奇。難破。一旦。願請奇兵。馳擊其。果俘八千。餘俱遁。劉猷據山。矢如雨散。存中一呼。神失魂。驚將軍。銳不可犯。帝喜得人。忠日可貴。惟命東西。子儀之伴。深難敗。拓功足按。君念及臣。庶幾無憾。

王德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人也。以武勇應募。隸熙帥姚古。會金人入。古軍懷。道德。之斬一會而還。古曰。能復往乎。德曰。可。遂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偽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百人。乘愕。貽莫敢前。德械姚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又耳時。遂呼德為王夜叉。建炎元年。以勳。王師倍道趨關。改隸於劉光世。平濟南寇。李昱。池陽寇。張遇。光世討李成。德以百騎。規賊。至蔡州。止蔡驛口。橋。賊疑為誘。擁衆欲西。德馳騎大呼曰。王師大至矣。賊駭。遂追殺甚衆。成奔。新息。收散卒。復戰。賊見光世。張蓋行陣。不介。自知為主帥。并兵圍之。德突圍。擁光世還軍。因而襲成。成授武略大夫。金人攻揚州。西軍多潰。德趨宣化。會叛將張彥。和州太守張積。求援于德。德兵薄城下。賊不意。其至。大潰。連明。接戰。斬其兵騎萬數。濟自采石。光世方謀討苗。劉之。迎至建康。謂德曰。江都之擾。不竄則盜。公可仗義。夜涉大江。殉國急。遂以軍屬。光世會苗。劉走。中。詔德追擊。隸韓世忠。德欲自致功名。而世忠不欲。德為之使。遣親將陳彥。拔佩刀擊德。德遂殺彥。尸諸市。德至蒲城。斬苗。獨馬柔吉。送行。在世忠。訟其殺。下獄。侍御史趙鼎。按德當死。帝命特原之。編管柳州。時光世屯九江。得楊惟中所失空頭黃勅。即以便。復德前軍。統制道平。信州。妖賊王金。經。行次饒州。會賊劉文。輝圍城。德引兵赴之。文。輝請降。德納而誅之。其餘不數一人。謂諸校曰。念經。聞吾宿留。必不為。備。道而趨。一鼓擒之。獻俘于朝。詔還舊秩。加榮州刺史。四年。光世鎮京口。以德為都統。制金兵。復南。光世將。退保丹陽。德請以死。捍江。諸將特以自強。分軍扼險。渡江。襲金人。收其揚。數郡。既而又。遇敵于揚州。北。有被重鎧。突陣者。德馳叱之。重鎧者直前。刺德。德揮刀迎之。即墮馬。衆驚駭。因揮騎兵乘之。所殺萬計。紹興元年。秀州水賊。郭青。作亂。德與賊于崇。明沙。親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軍大潰。他日。黨衆復。索職。謀將。川。火。生。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腐耳。先命。合軍。持滿。始交。萬矢。齊發。牛。皆反。奔。賊。衆。散。焉。青。自縛。請命。德。獻。俘。行。

在。帝召見。褒賞特異。三年。光世宣撫江。淮。當移屯建康。命韓世忠代之。德僅數十騎。自京口。逆世忠。度將及。麾下。乃徒步。立道左。抗言曰。擅殺陳彥。章王德。迎馬頭。請死。世忠下馬。搦其手曰。知公好漢。向來。繼介不足。真。懷。乃設酒。肅。歡。而別。六年。冬。劉豫遣。趙。猷。猷。兵三十萬。分東西。道入寇。中外。甚。恐。議欲。為。保。江。計。殿。帥。楊。沂。中。及。德。等。分。兵。禦。之。大。敗。猷。兵。于。藕。塘。猷。挺。身。走。麟。在。順。昌。聞。之。亦。拔。營。追。至。壽。春。弗。及。德。獲。其。糧。舟。四。百。艘。策。功。除。武。康。軍。承。宣。使。會。光。世。能。宣。撫。詔。德。盡。謀。其。業。以。鄧。瓊。副。之。瓊。與。德。故。等。夷。恥。居。其。下。率。衆。叛。從。劉。豫。十。年。德。解。新。昌。圍。後。徽。德。就。取。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新。縣。與。敵。游。騎。遇。遂。入。城。俟。旗。隊。鼓。騎。引。去。因。潛。師。宿。州。夜。半。薄。賊。營。敵。將。高。統。軍。詰。朝。歷。汗。而。陣。偽。守。馬。泰。同。知。耶。律。溫。以三。千。人。沮。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道。謂。賊。曰。吾。自。與。金。人。大。小。百。餘。戰。雖。名。王。貴。會。莫。不。靡。碎。爾何。為。者。賊。遂。投。兵。降。馬。泰。耶。律。溫。馳。入。閉。門。城。守。德。至。呼。泰。論。以。逆。順。乃。自。縊。而。下。德。叱。其。子。順。先。登。泰率。溫。降。遣。詣。行。在。德。乘。勝。趨。毫。州。會。俊。于。城。父。時。叛。將。鄧。瓊。屯。毫。開。德。至。謂。三。路。都。統。制。曰。夜。叉。未。易。當也。遂。道。德。入。毫。州。自。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破。竹。之。勢。進。取。東。都。俊。難。之。乃。班。師。策。功。第。一。十。一。年。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軍。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蔽。今。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偷。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矣。俊。猶。豫。未。許。德。請。益。堅。曰。願。父。子。先。越。江。俟。和。州。下。然後。宜。撫。北。渡。俊。乃。許。德。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皇。與。金。人。夾。河。而。軍。諸。將。帥。俱。集。惟。張。俊。後。至。田。師。中。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徑。上。馬。兀。兀。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敵。右。陣。堅。我。當。先擊。之。慶。軍。渡。橋。首。犯。其。鋒。一。會。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令。萬。兵。持。長。竿。如。牆。而。進。敵大。敗。退。屯。紫。金山。德。復。尾。擊。之。劉。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召。拜。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二。十。五。年。卒。贈。少。傅。二。子。琪。順。亦。以。驍。勇。聞。

斷曰

王德夜叉。太師就縛。擒賊四方。如草被削。詔擊苗劉。當受韓約。欲自立功。殺人而作。按法當誅。帝原編。漢。光。世。憐。才。空。勅。補。得。妖。賊。念。經。信。州。肆。虐。一。鼓。擒。之。罪。以。功。脫。光。世。鎮。江。金。人。南。掠。德。請。捍。之。殺。賊。賊。卻。水。賊。郭。青。戰。敗。計。錯。思。川。火。牛。射。回。自。著。事。急。方。降。上。獻。俘。惡。道。見。世。忠。請。死。如。昨。下。馬。笑。搗。奸。漢。之。略。再。破。驍。猷。追。獲。入。寇。名。王。皆。靡。何。有。微。弱。守。淮。守。江。氣。方。不。奪。觸。起。英。雄。古。今。誰。若。

秦郊距郡城二十里路坦夷。彥募敢死士，易燈幟，設奇以待。閱再宿，賊至秦郊，官軍逆戰，大敗之。追襲至秦嶺，遂復補縣以歸。忠志降劉豫，初桑仲既敗還襄陽，乃鳩集散亡，陷鄆州，因煇復熾，分衆三道，一攻注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掃鄆陽。前軍去金州三十里，彥曰：「彼以我寡彼衆，故分三道以離吾勢。法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因自以親兵營馬郎，相持一月，大戰六日，賊大敗。仲爲其下所殺，其餘彥悉討平之。五年，差知荆南府，充歸陝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彥因荆南曠土，措置屯田，自蜀買牛千七百頭，授官兵耕，營田八百五十頃，分給將士。九年卒于官。彥稱名將，當建炎初，屢破大敵，威聲振河朔，時方撓于和議，遽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議惜之。

斷曰

彥志慨然，自請討賊，張所異之，都統授職，部七千人，岳飛在側，刺面表誠，赤心報國，戰無不前，求無不得。桑仲恃強，請蜀就食，先鋒戰亡，將士失色，彥怒，麾戈力戰，大克。忠反京西，秦郊阻塞，敢死設奇，忠敗而北，尋領荆南屯田，分給借戩卒官，才未展畢。

劉子羽

劉子羽，字彥修，建之崇安人。學士給之長子也。給帥浙東時，子羽以機宜文字佐父，而破陸賊，給守真定，會金人入寇，父子和誓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始知名。後京城不守，給死之，子羽嘗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爲根本，建炎三年，大將范瑄擁強兵據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甲而來，因招浚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語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廳下，恐瑄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瑄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瑄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與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浚以此奇其才，辟之參議軍事，明年金人窺江淮急，浚念衛衛寡弱，計所以分擔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吾豈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遂比至富平，與金人遇，金人乘勝而前，宣撫使張與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州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遠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吐，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宜撫使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猶可補前愆而贖後咎，奈何乃爲此言乎。浚然子羽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金人知有備引去，明年，吳玠經略河池，王彥鎮金州，二鎮皆饑，與元帥臣閉縲玠病之，皆賴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子羽至漢中，通商輸粟，二鎮遂安。三年正月，王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急募兵，守饒風嶺，玠聞之大驚，即越境而東，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遽邀子羽去，子羽不可。

### 廣名將傳卷十六

王彥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也。性喜韜略，金人攻汴京，彥慨然棄家赴闕，求自試討賊，招撫張所異其才，擢爲都統，使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復衛州新鄉縣，傳檄諸郡，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疑累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傳選等皆附之，衆至十餘萬，綿亙數百里，皆受彥約束，張浚宣撫川陝，奏彥爲前軍，初至漢中，浚與金將裴宿相持於富平，欲大舉，會諸將議，彥獨以爲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關與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撤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聽，其言，彥即請爲利路鈐轄，時中原盜賊遽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宮饒，桑仲既陷淮安襄陽，衆號三十萬，欲乘勢西向，因申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乃遣統領官閔立爲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坪，阻水據山，設伏以待，賊見官軍少，驍附搏戰，彥執輒一麾，士殊死鬪，賊乃敗走，彥伏士進擊，追奔至白嶺，復房州，紹興元年，總管李忠反，擾京西，翼果善戰，彥與賊不利，關陷，彥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聞於秦郊，積聚，僞若遁者。

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由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取草莽木甲食之。玠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則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問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玠營十數里。子羽據胡林。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亦引去。張浚欲移鎮。子羽道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渡。乃止。撤離鳴山斜谷。去。子羽謀適之。于武休。不及。既回鳳翔。道十人持書。旌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下。縱之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先是子羽預徒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入。餽餉不繼。又腹背為子羽所攻。死傷十五六。投擲且作。亟遁去。子羽出師掩擊。墮深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始金人攻蜀。所選士率千取百。百取十。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推其後。前者死。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則代之。其為必取。計如此。浚雖雖師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浚還朝。議合兵大舉。子羽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後金人入寇。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鎮江。俄而金人不至。浚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入寇。驟忽如風雨。今久退回。定有他意。蓋金人以柘臯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議和。子羽十六年卒。

斷曰

子羽論秦隴為根。在朝臣子。范瓊不純。密謀議事。忽詔獄論。制伏已定。不容少存。金人攻急。議徒變。子羽大叱。欲斬以徇。夔峽僻遠。誰寄聲聞。宜出關外。呼召諸軍。分布險隘。旋乾轉坤。浚雖充議。無人獻勸。子羽自往。乘始望屯。金知有備。相引而奔。二鎮饑饉。輸粟如雲。三泉死守。不惜危身。賊招子羽。盡斬納贖。無門金道。全蜀功真。始知立國。在乎有人。

魏勝

魏勝。字彥威。淮陽軍宿遷縣人也。多智勇。善騎射。應募為弓箭手。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將南侵。議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因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連水民翁然以聽。遂取海州。殺其偽守高文富父子。民皆安堵。遂權知州事。遣人諭胸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乃調租稅。釋罪囚。發倉庫。贖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嚴明。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人。人道蒙恬鎮國。以兵萬餘來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於陸。以待賊至。先殊死戰。後伏發。賊遂大敗。殺鎮國賊千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願來附。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若首勝執告急。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岩。金人獲之。勝單騎而敵。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為將。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圍。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刃出圍。金人追之。馬中矢。踏步而入。無敢當者。又度敵必復攻海州。因間出岩。趨城中。金人果解。其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城皆捷。命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觀。矢石如雨者七日。金人死傷多。遂去。勝起義久。朝廷尙未知。至是制置使李寶由海道啟。始白勝之姓名於執政。而知其戰功。焉金主亮。

梁兵渡淮。盧勝既其後。因分兵數萬來攻。勝逸李寶同擊于新橋。大敗之。既而金兵復至。先使人說勝。使降。勝諭之曰。汝主叛盟失信。無故與兵。我朝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來歸。必獲得賞。時金兵已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輻軍士。令固守勿出戰。金人攻之。鏖時。乃少遣士出。悉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因率軍渡河。襲關後。勝放兵入城。金兵有追之者。勝獨乘馬逐之。曰。魏勝在此。聞者皆辟易。不復敢追。有新募士守河者。不知金兵。過河。勝恐河路。收軍入城。金兵追至東門。勝單騎逐而大叱之。金兵五百皆望風遁。勝又追至十數里。士始得入城。有不得入者。由城南入西門。金兵復自西南來襲。勝從後又逐之。金兵方駭。散手殺數人。奏功。差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金兵一日黎明。乘昏霧四面而薄。城急。勝激厲士卒。竭力捍禦。矢石交下。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披發走。及亮死。乃解去。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旂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勝為旗十數。書其姓名。密付諸將。遇塵戰。即揭之。金兵悉避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推鹽。勸糶。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設障。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恆如寇至。亮既死。勝益得自治軍旅。人皆精銳。獲金謀者。竊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與之同臥。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饑貧。使之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乘得金人消息。悉以上聞。金人忽以兵十萬攻海州。時李寶帥海州。水陸並進。勝率合寶軍大破之。斬首不可計。掘水為之不流。餘悉奔潰。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來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擇勇悍三千。拒于石圍堰。金軍不能進。金復益兵十萬來。奮勝率衆屢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因下令守險勿追。衛民入城。居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候旗臥鼓。寂若無人。金兵驚疑。數日不敢攻。已乃植雲梯。登礮石。四面合圍。勝俟其近城。始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矢。金液凡三晝夜。金兵竟不能近。於是罷攻。修營壘。絕河道。謀為固守。勝侯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掘之。使不得休息。又聞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乃告急于李寶。寶因請張子蓋率兵來解圍。共與金軍大戰。斬首不可計。追數十里。餘兵皆遁。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故西南受敵最劇。勝築重城。圍山在內。寇至。則先備之。不能害勝。寶自創如意戰車數百輛。戰車數千輛。車上為礮。木牌。木槍。數十。垂旌幕。插牌。每車用二人。推敵可蔽五十人。行則載礮重器。甲止則為營。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鏃。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陣。每車當陣門。其上置礮子。發矢大如盤。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礮車在陣中。施火石。礮亦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近陣門。則刀斧鎗手突出。交陣則出奇兵兩翼掩擊。得捷則披陣追襲。少卻則入陣間稍進。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退。預為解脫。計夜營不使人見。以其製上於朝。詔諸軍造其式。造焉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成命勝知楚州。勝專一措置清河口。時和議尙未決。金兵乘其懈。以舟載器甲糧糈。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規知之。身帥忠義士。拒于清河。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都統制劉寶以方議和不許。金騎輒境。勝諸軍拒于淮陽口。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軍增生兵來。勝與之戰。又遣人告急于寶。寶在楚州。相距四十里。堅謂方議和。決無戰事。遂

不發一兵。勝矢盡。救不至。猶依土阜。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為殿。至淮陰東十里。中矢墜馬死。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諡忠壯。

斷曰

魏勝彥威。天生豪傑。聚義淮陰。連水交結。宣德朝廷。諷民大悅。遂取海州。自行其節。釋罪獨租。忠分義別。大快人心。響應一幟。勝被圍。求救甚切。解圍者。連戰皆捷。金人恃強。招降魏勝。責其叛盟。方纔無說。魏勝旌旗。凡戰前列。自製戰車。刀重箭急。海成其威。皆為和撤。由清入淮。和不敢越。及敗盟。侵無兵。應接殺死。報君猶和不絕。

李寶

李寶。河北人。嘗陷于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金主亮諭。聽奸民教。遣舟將由海道襲浙江。謀聞。高宗曰。頃召李寶詢以和事。歷歷如數。且以一介脫身還朝。是必能事者。乃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督海州捍禦。領舟百二十艘。兵三千。皆閩浙弓箭手。八月。次江陰。先遣其子公佐潛往。伺敵動靜。虛實。即督舟啓行。軍士爭之。西北風力向勁。迎之非利。寶下令敢阻大計者斬。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慷慨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心耶。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酌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聚。且有報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乃喜曰。吾兒不負乃翁矣。土氣百倍。船乘機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寶神色不為動。遂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十里。寶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槳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買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勝出城迎。寶獎其忠義。勉其共立功。勝感泣。乃維舟。遣辯士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既而發舟至膠西石臼島。時敵舟已出海。泊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作。王師海敵。鼓聲震岸。海波騰躍。敵大驚。舉帆風浪捲聚。一隅。客東無復行次。寶亟命火箭環射。箭所中。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登之舟中。餘盡中原舊民。皆登海岸。脫甲歸命。以故不殺。其餘賊與貨斬獲殆盡。捷聞。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為天下倡矣。賜詔獎諭。又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因除靜海軍節度使。賜金器玉帶。金主亮聞敗大怒。召諸酋約以三日渡江。適內變殺亮。向微唐島之捷。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塘之危可憂也。寶之功亦大矣。卒贈檢校少保。

斷曰

李寶陷金。拔身歸宋。金復諭。遣舟海。謀知其謀。捍禦備用。揭天風波。寶不為動。連合海州。魏勝勳勇。海舟中。如雲之衆。僅隔一山。重連連控。寶揮羣兵。如馬騁。橫梁直前。忽撲忽縱。浪驚若雷。唐島相聞。火箭延燒。迴風亂。壯士登舟。斬獲快中。敵衆欲逃。悔無從。捷奏九重。羣將功。自此勳名。莫如寶重。

趙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也。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罪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人以爲名言。時和議成。諸郡疑弛備禦。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增修山海八隘。以壯形勢。荆門有東西兩山險要。復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方知襄陽府。諜知金人圍襄陽。急。因遣宗政等援之。已而金人敗。襄陽圍解。仍中節諸將。將成。當過於境上。勿使至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清野以待。金人復大舉圍襄陽。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掃其虛。則襄陽之圍自解。乃命許國東向唐州。劉再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葵後殿。時宗政權知襄陽。在城中日夜應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由光化境出。于三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大敗。再興與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糧儲。襄陽城堅。金兵頓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尅期合戰。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獲其輜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章閣直學士。方料金人數不得志于襄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空其資糧而已。宗政進破河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與金人戰于襄陽。毀其將李提控。再興破高頭城。大敗金人。降者雖至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視其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遣金將阿海犯淮。西樞密院顏小端屯唐州。爲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再興發東陽兵擊其西。許國發桐柏兵擊其東。再興收金人于唐城。斬小端。圍其城五匝。垂下會斬黃繼。詔趙方遣救。方乃命國還鄧州。保江。再興援淮。西。金兵皆大敗。進方顯猷閣大學士。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兵爲一體。通判總司爲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故淮西一境獨全。

斷曰

趙方儒者。頗識兵機。催科刑罰。正論入微。和雖有議。兵不可違。土豪宗政。拔之相依。襄陽有急。立命解圍。金兵再至。東西指揮。祝其力竭。忽盡召歸。中外夾擊。斬獲不稀。金屢失利。定復逞威。襄陽唐鄧。攻必同時。先發者。是後發自非。小驢既斬。五匝城危。斬黃促詔。開籠鳥飛。進官學士。不愧宜徵。

孟宗政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略。常出沒疆場間。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圍急。趙方徵宗政往救之。宗政午發。明即抵襄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而道方開。挺大喜。差權襄陽軍。宗政初。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慄。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劉再興合兵。與角。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四面控兵列。外飛鋒。以綢鈴。以鉦。則大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盡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適許國援師至。宗政出城夾擊。金人奔潰。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薄城。宗政發糶。沙以覆樓。欄列。鑿水。以防火攻。募戰手。擊之一。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破石工。連夜陷城。又運茅草。直抵圍樓下。欲於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創戰棚。防城。穿窬。縱透。即施毒烟。烈火。鼓。以蕪之。金人窺以。蕪。析路。以列土。城。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所。數丈。命築假月城。袤百餘丈。翼傅正城。深坑。倍。切。躬。督。役。五日。成。金

人探獲兵，披厚氈，毳衫，縵面而前。又濕泥濡革，蒙火山，覆以冰雪，獲雲梯，徑抵西北園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勇敢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煊煊，自斫至及，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淮，飛脂革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金兵死者千餘，射其都統，瘞之。天忽反風，金人愈忿，賊愈急。會王大臣領卒一千，冒重圍，轉關入城，內合外勢，士氣大振。費勇入營，自哺至三更，金人橫屍遍地，奪其銅印十有六，詎可乘輿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陞武功大夫，兼開門官贊舍人，重賜金帶，藉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俄病疽卒。宗政子有功者，怨必賈，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出于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遂城為龍市，恤哭。

斷曰

宗政豪偉，功歷顯揚。忽奉趙檄，解圍襄陽。午發睨首，明即至疆。賊驚神速，早遁他方。趙聞捷喜，遂命羣堂。金兵再至，勢甚猖狂。戰經七十，金輒敗亡。令人憤怒，開濠掘陣。誓必破城，以逞其強。雲梯上擊，地穴下梯。瀋水防火，募敵以傷。百攻百備，適足相當。會援轉關，內外奮揚。金人敗去，宗政名香。開門宜贊，膺帝寵光。病疽俄死，龍市恤傷。

孟珙

孟珙字璞，玉州瓊陽人也。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父宗政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關樊城，請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翌日，令諸軍隨渡布陣。金人果至，伏發，斃其半。十二年，完顏訛可率步騎二十萬，分兩路攻襄陽。珙登城射之，將士解服，宗政命珙取他道，却金人破營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遂紹定元年，珙白制置司，擬平堰于襄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瀋河水，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轉，使軍民分屯。是年收十五萬石。六年，元將那顏奔進，金主守緒，逼于蔡。因徵珙成，討金。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刺，互和犄角，欲迎守緒入蜀。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眾二十萬，為邊患。珙突逼其營，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存其將士四百餘人，乃授江陵副都統。制置金帶，徵問邊事。珙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不可少。已而金人犯呂堰，珙喜曰：吾計得矣。遂命諸將追擊呂堰，進逼大河。退逼山險，營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俘獲以萬計。移刺遂率書請降。珙入城，環伏階下，請死。珙為之易衣冠，以資禮見。武仙初屯順陽，為宋軍所擒，退屯馬蹬。其愛將劉儀來降，珙納之。因問仙之虛實，儀言：仙所據石穴九岩，馬蹬沙窩，峭山三岩，蔽前。三岩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先破離金岩，則王子山岩亦破。而三岩成擒矣。珙因遣人向離金，執黑旗，率衆入營。金人不疑，為宋軍。乃分據各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清，又誅金小元帥，金益恐。又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走路，殺傷山積。珙料武仙將上峭山絕頂窺伺，因令樊文彬請旦暮，峭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棄失措，枕藉崖谷。兵至石穴，仙易服與五六騎奔遁，隨不見。衆悉降。軍還襄陽，時金主守緒在蔡元，僑蓋約共攻蔡。制置使謀于珙，珙請以二萬人由襄陽橫山而來，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卻走。追至高廣陵，斬首千二百級。僑蓋遣人來送，珙與射獵，割鮮而飲。約為兄弟，南北軍毋相犯。已而金兵萬

人自東門出，城。珙遮其歸路，擁入汝河，擒其偏裨多人。進逼柴潭，立柵，翌日命諸將修柴潭橋。蔡人恃潭為固，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因召麾下曰：柴潭非天造地設，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湖可立待。因鑿其兩翼，潭果決，實以薪草，遂濟師攻城。城破，開西門，招僑盡入。時守緒已縱火自焚，珙與僑盡因分守諸營。還軍襄陽，帝贊曰：卿名將之子，破蔡滅金，功績昭著。因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又問和議，珙曰：臣聞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贊甚厚。三年，珙至黃埔，增埭，陸臨，鬼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元兵攻江陵，珙自率軍援之。元軍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復，復，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視，躬視節度，破符二十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授鄂州諸軍統制。元將武沒解入漢陽口，温不花入淮甸。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職守，卒全其城。將士瀾月苦戰，病傷者相屬。珙遣醫視療，師皆感泣。初，詔珙收復荆襄，珙謂必得鄂，然後可以通餽，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略，發兵深入，所至皆以捷聞。珙奏略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功之不給耳。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鄧歸順人隸焉。又條上流備禦，為藩籬三層。乞制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襄，任管南以下江南之實。為第一層，備鼎澧為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為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榔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將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章於朝。珙曰：國事如此，合智並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勇于私鬪，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陳彭得書，大愧。因改節蜀政之弊，軍無宿儲，珙大與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種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莊百七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屯田始末，與陳隆之數降詔獎諭，諜知元將也可那延，以騎兵經商州，取鶴嶺關，珙遣王令屯江陵，鄂州，劉全屯沙市，焦進提千人。自江陵荆門出，襄，徵劉全，齊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與諸軍合。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奉令惟謹。珙言沉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榔榔下至壽昌，互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礮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礮，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略相似。詔京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撥壽昌，珙道劉全將兵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節度，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兵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執政曰：大理至萬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部數郡，使之分治生火，險要形勢，隨宜措置。制關屯兵，積糧聚芻於何地，聲勢既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將，空費錢糧，無補下事。不聽。元將大納至江陵，遣

楊全伏兵荆門以戰。琪先期謀知。遂于樞密。檄兩淮為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為實。琪白於朝。不從。琪因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乞休政。終於江陵府治。是月朔。大星隕于境內。雖如雷。斃之夕。大風發屋折木。累贈太師。封青園公。諡忠襄。

斷曰

孟琪才賢。能經善權。東陽既守。河水既田。十莊三轄。歲歲有年。元將倭盡。檄討武仙。先誅天錫。次降刺。環武仙將。遂遁而潛。併並畏服。臘飲割鮮。約為兄弟。戒毋犯焉。帝問恢復。勢已倒懸。寬力蓄材。以俟機緣。金既破滅。改而防元。荆襄變漢。百計保全。一謀一策。無不了然。時衰君懦。盡付空言。靡志以沒。誰問天。

杜杲

杜杲字子所。邵武人也。江淮制置使李珪。羅致幕下。滁州受兵。杲提偏師往援。甫至。民蔽野求入避。潞守固拒。杲啓鑰納之。金人圍城數重。杲登城。中矢。益自奮厲。卒全其城。浮光兵變。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爭餉金幣。悉封貯一室。臨行反之。安豐守告成。將扇搖軍情。且將為變。帥欲討之。杲曰。是激使叛。請與兩卒往。呼將諭之。曰。而果無他。可持吾書詣制府。將即日行。一軍帖然。李全犯邊。朝廷以杲久習邊事。擢知潭州制置使。趙善湘謀復盱眙。密訪於杲。杲曰。賊恃外援。常斷盱眙橋梁以困之。卒用其策。成功。金衆數萬駐榆林阜。請降。輜重甚富。或請誘而圖之。杲曰。殺降不仁。奪貨不義。納之則有後患。諭而遣之。趙善湘等出師。詔問守禦策。杲上封事曰。沿淮早蝗。不任征役。中原亦立。無糧可因。若慮內事。移兩臂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及兵敗洛陽。人始服其先見。再知潭州。未行。改安豐。元兵圍城。杲繕完守禦。元以火礮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元令拔都魯欲權權木。拔都魯者。死囚。為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壯士。每塲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元塲壕為二十七塲。杲分兵扼塲。元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每塲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元兵引去。御書赦諭之。朝論諸帥。淮西無逾杜杲者。遂詔以安撫兼知廬州。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於城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於安豐時。杲極力守禦。元築塲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塲下燎之。皆為燬燼。又于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城中塲上。衆驚。杲乘勝出戰。元兵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元兵知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准西制置使。杲屢疏請老不許。既而乞去。愈力。遂以直學士奉祠。未幾杲卒。杲淹貫多能。嘗言吾兵間無悖謀左畫得於四書。

斷曰

杜杲善謀。謀皆有濟。蔽野難民。許入城避。兵變浮光。渠魁誅乘。金幣爭避。封貯不費。告將動搖。衆驚有異。杲諭以書。無他赴。將即日行。一軍安和。金幣欲降。輜可誘致。殺降不仁。奪貨不義。受恐後處。論道為是。詔開戰機。杲上封事。中原亦存。一時難治。實北移南。腹心可慮。兵敗洛陽。人服其智。元將焚樓。隨陷隨備。處處成功。皆杲畫計。何無悖謀。四書得意。

廣名將傳卷十七

余玠

余玠字義夫。新州人也。少為白鹿洞書生。家貧。落魄無賴。嘗啜賣茶翁死。脫身走淮襄。時趙葵為浙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幕中。既而屢以功補官。會詔進對。因言今世胃之彥。曷慮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為寇。人斥之為噍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鄉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想遺之。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時蜀大壞。民不聊生。及聞玠帥蜀。人心粗定。玠大更弊政。築招賢館於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孔明所以興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璞。冉璞兄弟。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關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即出見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適為設宴。酒酣。坐客說言所長。璞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關別館以處。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語以壘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方請見。屏人曰。某兄弟疑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

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噫曰。蜀口形勢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從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己。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玠為水軍都督。權發遣合州。玠為承務郎。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一府皆體然。以為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背居大釣魚山。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基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為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于大雅。以護蜀口。移沔戎于青居。與戎先駐合州。徙守釣魚。其備內外。移利戎于雲頂。以備外水。于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又開屯山下。成都。蜀以富實。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夜叉。恃力驕恣。桀驁不受節制。所至劫掠。每得富人。加以毒虐。脅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手。蜀患苦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羸弱二百。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敵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見之。班聲如雷。江水為沸。聲止。圖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慄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實。差。遂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勞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為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縱不誅。養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羽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吳氏當厄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一旦曠為畔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曠之逆心。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雖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胎相顧。不知所為。成以帥指督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即斬之。或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屬丞相謝方叔家子。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為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且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于帝前。于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有詔命。愈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然。

斷曰

玠本書生。命當一而欲保蜀全。以自表見。下令招賢。講論守戰。凡士來歸。優禮不厭。再璉再璞。弟兄最善。徙合州城。恰投玠願。背居釣魚。一時雄占。基布星分。連成一片。獨奈夜叉王夔殘悍。都制擁兵。如雷如電。親將楊成。密令代換。乘夜召夔。誅不容稍。舉用世安。軍中之。玠欲革除。遂為所陷。鬱鬱此心。一夕暴變。

趙范

趙范。字武仲。制置使方之子也。嘉定中。嘗與弟英。城金人於高頭城。十四年。出師唐鄆。范與英監軍。孟宗政時。知張暉于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鄆。何也。范曰。不然。撤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鄆必將臨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若先掃唐鄆。以示有餘。唐鄆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寇在

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整之。乃勝敵。而無後患矣。十七年。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權其徒。漏洩兵機。乃時加餽勞。二家大喜。范即遣徐喆。曉諭令教二人。聖家歸。二人從之。范厚資以遣。又請制馬軍三千。招游手之強壯者。及籍平城重役人充之。別籍民為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崇。而私不廢。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因告制置使趙善湘。以義斌兵。全如山。應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因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入淮。以斷賊歸路。再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與。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親提精銳。示賊以形勢。論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別約義斌。攻之于北。不出半月。此賊必亡。丞相史彌遠。報危書。令各享安靖之福。會李全且至。范又獻計曰。今逆全不得志于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盛之於喪敗之日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若廟筭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為書謝廟堂曰。賊見范為備。不得肆其奸。他日必指范為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紆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為首。禍激欲望於。與開慢差。道。彌遠得。為之動心。於是二年春。奉祠三年。改知池州。范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而數千里。何從防哉。或謂罷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敵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鳥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乍順乍逆。而為喜怒。或以賊兵。乍進乍退。而為寬鬆。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計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擊。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望伺隙。時遣偏將。撓其不備。以示敢戰。使彼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撓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撈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剿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者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或謂揚州不可以屯重兵。以速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關。帥以服其威。彼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復知池州。三年。又為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撤沿江制置司。以扼秦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撤射陽湖。入為兵屯。其半高郵。以制敵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圍救江。而不范。雖死。江無益也。朝旨乃許范。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范又遣趙善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善湘。在外惟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決無存理。於是討賊之謀遂急。因而遂戮李全。屢歷范至

端明殿學士及入洛之師。乃授范京朔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晏焚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于撫御。於是北軍王晏內叛。李伯淵繼之。侯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樊不定。賊因之劫掠城中。官民銳糶。弓矢器械。皆爲敵有。蓋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勸范降三官。范辭制置使。尋奉祠論者不已。再降兩官。建寧府居住。嘉興三年。被復原官。後卒于家。

斷曰

方子趙范。有謀有算。唐鄧之攻。一一硬判。是時李全。江淮爲亂。屢請討之。忠義上賈。貪靜希安。若相無斷。獻策陳言。不啻千萬。成敗剖明。方許討叛。既戮李全。功存儲案。奈何私私。竟費公幹。可惜一人。末年心變。竟此低徊。不禁浩歎。

趙葵

趙葵。字南仲。方之子。范之弟也。從方時。每聞警報。輒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捷。一旦方賞將士。恩不信勞。軍欲爲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嘉定十年。金將高琪等圍襄陽。葵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帥葵攻金人至高頭。金人出動兵拒戰。葵率先鋒進破之。進次鄧州。金人阻泚河以拒。葵麾軍進擊。又大破之。倂斬及降者幾二萬。十四年。金人犯蘄州。葵與范攻鄧州。方命之曰。不克敵。無相見也。三月至唐州。薄賊而陣。金大將阿海引兵出戰。葵帥精兵赴敵。寇再與從之。戰大捷。金人閉門不出。既而官軍分爲二陣。范將左。再與將右。葵率突騎左右策應。金人背山亦分爲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謀夜戰。以律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鼓聲始動。若敵未至五十步內。而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與遂衝之。果爲敵所乘。遂逼范軍。范擊鼓。麾軍突圍。葵繼進。賊金兵數千。敵併力向再與。葵率騎橫衝之。金人俱屍相屬。猶相持列陣如故。范葵急遣死士數千。四面奮擊。呼聲震山谷。金人敗走。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統軍投戈降。拔所掠子女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論功補葵承務郎。知襄陽軍。十七年。李全犯青州。淮東制置使許國徵葵議兵。葵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穿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耳。國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葵曰。葵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銳。君侯留三萬帳前。賊不敢動。我固曰。不若集淮軍來。閱而若董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於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置其強壯者。遺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單弱。徒敢戎心。國不聽。卒收紹定二年。金將入浙。西告羅質欲說淮甸也。初李全之獻作也。朝廷授以節。策葵其必叛。上書丞相史彌遠。請發兵討之。乃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已而全攻揚州東門。賊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及葵出。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葵止之。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欲見猶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資汝錢糧。汝官職。蓋不次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四年正月。全兵復圍城。

斷曰 趙葵。大有將略。橫衝金兵。奪還所掠。敵討李全。駐揚城郭。隔河語全。聖恩不薄。資汝錢糧。龍汝官爵。汝何不忠。反戈爲惡。欺人欺天。禍皆自作。全無以言。彎弓而卻。既而謀知。平山強樂。因易敗旗。鼓精前搏。全初輕之。既職方覺。急欲遁逃。四圍難脫。陷入淖中。刀鎗橫架。碎分其屍。葵功誰若。帝嘉儒臣。不負所學。

曹友聞

曹友聞。字允叔。同慶栗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孫也。登進士。改授天水軍教授。是時城已被圍。友聞單騎夜入。與守臣張維糾民厲戰。兵退。制置使製大旗。背滿身。以旌之。已而兵復至。友聞偕家財招集忠義。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檄領所部守仙人關。且行且戰。至峽口據險。已而北兵入鳳州。池友聞遣將授以方略。出戰。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假旗息鼓。戒士卒俟漸近。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遣將漢臣等取間道出戰。自提重兵。敵遠大。戰有功。越明年。北兵破武休。關入河陽。制置進屯清野原。破圍。友聞曰。清野爲蜀咽喉。不可緩。遣弟萬領兵。自冷水口渡嘉陵江。至六股株。屢戰有功。夜篝火出關道。直趨青野原。友聞引精兵亦趨至原下。夜半截賊。圍遂得解。特授左驍騎大將軍。北兵破河州。擄大安。友聞遣權軍統制王資。右軍統制白再興。速趨冠隘。左軍王進。據陽平關。友聞自登溪嶺。手執五方旗。指



揮軍而北兵數萬突至陽平關遂進出戰。又親帥帳前兵及背軍軍突出陣前左右馳射北兵遂退。友聞謂陳庚及當可等曰敵必旋兵攻雞冠隘宜急援之既而北兵果以步兵萬餘攻隘庚以騎兵五百直前決戰當可以步兵左右翼並進王資白再與又自隘出戰鏖血十餘里兵乃解去特授友開眉州防禦使明年友開引兵扼仙人關諜知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開語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棄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伏匿以待之既而北兵至先取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呐散友開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開馳啓彥呐曰河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河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官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不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況衆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彥呐仍不以爲然一日持小紅牌來使者七友開萬不得已而分兵乘夜出戰弟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開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又適大雨西軍素以綿裝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鬪黎明敵兵益增適以鐵騎四面圍繞友開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詈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俱死軍盡沒北兵遂長驅入蜀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賜廟號忠諫曰節官其二子

斷曰

友開孫孫天水教授城已被圍繞挺身就滿身膽旌之不謬敵敗再來伏前尾後重復破之功未加厚制置背原兵圍擊救趙赴解圍馳騎賊茂北兵之來揮將力關手五方旌左麾右躐血盈前敵方解寇後合諸雄大小相逐五十餘萬如風雨驟請守河陽險不易透彥呐不聽強令職受衆寡懸懸非甲冑一戰敗亡狼藉骨肉賜廟號忠全蜀已粉

史天澤

史天澤字潤甫。乘直季子也。身長八尺。昔如洪鐘。善騎射。勇力絕人。其兄天倪爲武仙所害。天澤聞之。毅然曰。兄弟之讐。雖死不避。況未必死耶。即傾貲裝易甲仗。而還行次蒲城。得士馬甚衆。遣李伯祐詣國王。李魯言狀。且乞濟師。李魯命笑乃得率蒙古三千人援之。合勢攻仙。生擒仙將葛鐵槍。仙奔雙門。遂復其定。宋大名總管彭義斌。陰與仙合。欲取其定。天澤同笑乃得扼諸贊皇。仙不得進。義斌勢蹙。於山自守。天澤選銳卒摧鋒而入。自以鐵騎繼其後。擒義斌斬之。未幾。仙合謀者結死士于城中。大懸寺爲內應。夜斬關而入。據其城。天澤引步兵數千。踰城東出。至濠城。求援于董俊。俊援以銳卒數百。夜赴其定。而笑乃得亦至。捕叛者三百餘人。仙從數騎走保西山。抱嶺。笑乃得從民從賊。賊萬餘人將殺之。天澤曰。彼皆吾民。但爲賊所屬耳。殺之何罪。力爭得釋。天澤以抱嶺諸將爲仙之巢穴。不即翦覆。終遺後患。因急攻下之。仙乃遁去。癸巳春。金主完顏白撒自黃龍岡來襲新衛。天澤率輕騎馳赴之。比至。圍已合。天澤奮戈突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且至。復躍出其衆。皆披靡。遂與大軍夾擊之。白撒等敗走蒲城。天澤尾其後。白撒等兵向八萬。斬斃殆盡。金主以單舸東走歸德。天澤追至歸德。撒吉思不花欲薄城背水而營。

天澤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矣。不聽。會天澤有事之汴。比遣撒吉思不花全軍皆沒。金主還蔡。帝命元帥倭蓋率大軍圍之。天澤當其北。而結橫溝渡汝水。血戰連日。蔡被。金主自經死。金亡。移師伐宋。師次復州。宋兵以舟三千鎖湖而爲柵。天澤曰。柵破則復自潰。親執桴鼓。督勇士四千人攻其柵。不踰時。柵破。復州人懼。請降。宋將呂文德。艦千餘。奔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帝命天澤禦之。乃分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率舟師。順流衝擊。三戰三捷。俘其戰舟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三年春。李璣以益都叛。遂據濟南。詔親王哈必赤討之。繼命天澤往。天澤聞璣入濟南。笑曰。乘突入笠。無能爲也。至則進說於哈必赤曰。璣多謀而兵精。不能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璣斬于軍門。明日引軍東行。宋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帝臨軒授璣。貴以尊。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於諸將。其慎密謙退如此。至元三年。以天澤爲樞密副使。四年。改中書左丞相。六年。帝以宋未附。議攻襄陽。遣天澤與駙馬忽刺出往經畫之。至則相要害。立城堡。以絕其聲援。爲必取之計。七年。以疾還燕。十一年。又詔進至郢州。遇疾還襄陽。帝賜以葡萄酒。且諭之曰。卿自朕祖宗以來。躬擐甲冑。跋涉山川。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爲憂可且北歸。善自調護。還至真定。帝又遣其子枉與尙醫視賜以藥餌。天澤因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十二年。薨。贈太尉。諡忠武。天澤拜相之後。嘗語人曰。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爲權。出入將相。五十年。上無疑而下無怨。人比郭子儀。曹彬云。

斷曰

天澤之兄。爲武仙害。欲報其仇。傾資易械。言狀國王。乞師相貸。蒙古三千。助其親愛。合勢攻仙。擒仙葛帥。仙奔雙門。復斬關隘。既破其城。又破其營。巢穴已空。安知所在。金已垂亡。猶違故態。天澤橫戈一戰。而敗伐宋。移師疾已大壞。天澤歸朝。龍膺大贊。一帝一臣。自生一代。

伯顏

伯顏者。八鄰部人。父曉右台。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域。伯顏長于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因曰。此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恆出廷臣右。世祖益賞之。拜左丞相。諸曹自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之。曰。真宰相也。十一年。拜伯顏大舉伐宋。陸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爲吾曹彬可也。九月。會師於襄陽。分軍爲三道並進。自與平章阿朮山中道出漢江。趨鄂州。遇水寨。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甲伏騎而前。單履諸軍。畢濟。次驪山。距鄂州二十里。鄂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鄧。橫鐵纜。鎖戰艦。密樹柵木水中。守禦甚嚴。下流黃家灣。亦設守禦之具。傑之西有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伯顏乃遣總管李庭等。攻黃家灣。拔之。以破竹席地。蓋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曰。鄂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此一城哉。遂舍鄂順流下。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鄂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伯顏未及介甲。亟遣軍迎擊之。手殺文義。並擒范興殺之。次沙洋。使一

得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王大用、虎臣等斬悍黃榜。伯顏復命呂文煥招之，又不應。會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舉金汁，噴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等四人，餘悉宥之。次新城，列沙洋所，城下射檄文于城中以招之。其守將邊居誼力戰而死，舉家自焚。十一月，阿朮使人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也。遂進軍陽邏堡，遣人招之，其將士戮力死戰，不願歸降。諸將攻之，三日不克。伯顏乃密謀于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北流，為持虛之計。若已渡江，則速遣人報我，又分遣張宏範等，先以步騎攻陽邏堡。』及貴來援，阿朮出其不意，率軍奔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遙見南岸沙洲，阿朮登舟指示諸將先渡，為其都統程鵬飛所卻。阿朮橫身決戰，擒其將高邦顯等，死者無算。鵬飛逃走，遂起浮橋而渡，船艦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遁，諸軍乘之，殺溺不可勝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阿朮使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斬王達、宋軍大潰。夏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追之。伯顏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不必追也。』諸將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蕪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為萬全。』伯顏從之。師次鄂州，知鄂州張晏然及漢陽王儀、德安來與國，皆以城降。乃留阿里海牙等分屯鄂州，窺取荆湖。伯顏與阿朮以大軍水陸東下，至黃州，知黃州陳奔降。至蕪州，安撫使管景模出降。伯顏至江州，宋尚書呂師夔降。因設宴廣公樓，選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天子命，與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志耶？』斥遣之。次丁家洲，賈似道督兩路軍馬十二萬，號百萬，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漫亘江中以視。伯顏命左右翼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夏貴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衆因大呼曰：『宋軍敗矣。』阿朮挺身登舟，手舵衝敵船，船艦相盪。伯顏又命步騎左右犄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似道東走揚州，貴走廬州。江東諸郡皆下。淮西諸軍亦相繼降。有詔天著方城，不利與師，侯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以獸保穴，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矣。世祖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伯顏遂分軍為三道，期會於臨安。伯顏出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軍至常州，通判王虎臣亦已先降。而都統制劉思勇等復拒之，推姚崱為首，固拒數月不下。伯顏射書城中，招諭皆不應。乃親臨南門，多建火砲，張弓弩，連夜攻之。宋兵大潰，姚崱等死之。劉思勇變服單騎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思勇，所過城守者，階落矣。宋柳岳等奉其國主及太皇太后，皆來見，垂泣而言曰：『嗣君幼冲，在哀絰中，自古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伯顏曰：『汝國執我行人，又殺廉率使等，如我師不進，將效錢王納土乎？』李王出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今亦失於小兒。蓋天道

也。不必多言。克進軍臨平鎮，次阜亭山。宋主遣知臨安賈餘慶、同宗室尹甫吉甫、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伯顏受訖，遣養加多以宋傳國璽入獻，得府三十七州，百二十八縣，七百二十三帝。帝伯顏曰：『奉陛下成算，阿朮効力，臣何功之有？或告乃前反，詔伯顏覓覓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輒與驛人既至，乃為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還白狀，從世祖親征。幸憐乃，宗王明理鐵木兒挾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相值於阿撒忽禿額，矢下如雨，乘軍莫敢登。伯顏先登陷陳，衆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理鐵木兒挺身走，伯顏引軍夜還，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騎追擊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歸。諸將言古禮：兵勝必賜旗於所征之地，因用俘鹵為牲，伯顏不可。衆皆歎服。軍中獲謀者，衆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之。遣書諭明理鐵木兒，以禍福明理鐵木兒得書感泣，以衆來歸。未幾，海都復犯邊，伯顏留廷臣有諍伯顏久居邊外，與海都通好，無尺寸之功，詔以御史大夫玉昔鐵木兒代之。居伯顏於大同，以俟後命。玉昔鐵木兒未至，三驛合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鐵木兒曰：『公姑止，待我討此寇而來。』伯顏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卻。凡七日，諸將以為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伯顏曰：『海都懸軍涉苦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必欲逃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之。海都脫去，乃召玉昔鐵木兒至軍，授以印而行。三十年冬，驛騎召自大同，明年世祖崩，伯顏總百官以聽。丙申有大星隕於東北，庚子，伯顏薨。伯顏深略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若將一人，舉事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功也。

斷曰

伯顏偉人，自非王臣，拜相伐宋，欲繼曹彬，進師襄郢，招降以仁，逆命不順，兵甲方陳，殺非得已。下城為真，或扼其吭，或奪其魂，不貪小利，一戰立勦，安撫諸降，似道敗聞，行軍在將，直搗浙門，小兒得失，天道足論。降書國璽，上獻於君，赤心若此，猶謂不純，大同安置，後命空譚，大星隕隕，歎息古今。

張宏範

張宏範字仲時，秦之第九子也。善馬射，從親王哈必赤討李璣於濟南，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意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致救，可因而立功。勉之。』宏範營城西，璣出兵突諸將營，獨不向宏範。宏範曰：『我營險地，璣乃示弱於我，必有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為塚，開東門以待之。夜，合士卒凌益深，廣，璣不知也。明日果為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塚中，得路躍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宋開之曰：『真善子也。』至正六年，朝廷以益都兵乃李璣所教練之卒，勇悍難制，故命宏範領之。成鹿門保，以斷宋倫道，且絕郡之救兵。宏範建言曰：『國家取襄陽為延久之計者，所以重人命，而欲其自斃也。曩者夏貴乘江漢，送衣糧入城，我師坐視無禦之者，而其境南接江陝，歸陝商販行旅，士卒絡繹不絕，豈有自斃之時乎？宜城萬山以斷其西，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連斃之道也。』帥府奏用其言，移宏範兵千人戍萬山，既城，與將士射東門，宋師奄至，將佐皆謂衆寡不敵，宜入城自守。宏範曰：『吾與諸君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乎？敢言退者死。』即擐甲上馬，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攻

其後親率二百騎為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未鼓勿動。宋軍步騎相聞突陣，宏範軍不動，再進再卻。宏範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九年攻樊城，宏範謂主帥曰：襄樊相為唇齒，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斷其援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陽何所恃從之？明日復出，銳卒先登，遂拔樊城。宋幾襄城亦下。十一年伯顏伐宋，宏範為先鋒，轉戰而前，遂長驅至建康。次瓜州，分兵立柵，據其要害，與宋師夾水陣。宏範以三十騎徑渡河，陣堅不動。宏範引卻，忽一騎躍馬揮刀直趨宏範，宏範旋轉，反迎刺之。應手頓斃。馬下，其衆潰亂，追至城門，斬首萬餘級，自相蹂躪死者過半。宋將張世傑等率水軍於焦山決戰，宏範以一軍從旁橫衝之。宋師遂敗，追至圖山之東，奪戰艦八十艘，俘賊千數。上其功，授鎮國上將軍。十五年，張世傑立廣王昀於海上，圖廣應。命宏範往平之。宏範薦李恆為已，武又以弟宏正為先鋒，戒之曰：選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勉之。故宏正所向皆捷。進攻三江寨，寨據險乘高不可近，因連兵向之，寨中持滿以待。宏範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疑也。忽麾軍連拔數寨，回搆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軍其東門，命別將攻南門西門，乃乘虛破其北門，拔之。攻飽浦寨，又拔之。由是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十六年，由潮順流發船入海，獲宋斥候將，諜知廣王在崖山。宏範引舟師赴之。崖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阻，出兵斷其汲路。又使李恆以戰艦守其北，將戰或請用礮，宏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西北三面，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聞吾樂作乃戰。遂令者斬先聲北軍一軍，乘潮以戰，不克而退。既而樂作，宋將以為且宴，少懈。宏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預搆戰樓於舟尾，以布幔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霜，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弩弓火矢交作，頃刻並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抱其主昇赴水死，獲其符璽印。將吏皆降。嶺海遂平。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甚厚。未幾疾作，帝命尚醫診視，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面闕再拜，退坐。出所賜劍甲付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語竟而卒。

斷曰

宏範知兵，從討李璣，險地立營，垣欲偷犯，範外挖濠，內伏兵，璣兵突來，濠中被陷，既拔到營，伏斬無算。因取襄陽，以斃為斷，不成萬山，斃於何思，既成兵來，請避於柵，範曰：避之，成此何幹？因鼓而前，宋兵潰亂，再破樊城，並襄俱占，昇至海中，世傑為伴，師至崖山，君臣死難，歸朝奏功，內庭賜宴，上義下忠，庶幾無憾。

廣名將傳卷十八

劉基

劉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也。元末舉進士，揭曼碩見而奇之，曰：此魏徵之流也。嘗偕游西湖，西北有異雲起，光耀湖中，眾以為慶雲，欲賦詩紀之。基熟視良久，因喜而語人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後有王者起，我當輔之。因棄官歸青田，或說曰：今天下擾攘，以公才略，下括蒼，併婺州，畫江而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基曰：吾平生忿於珍士，誠所為，豈效尤乎？且天命有歸，姑待之。及宋太祖取婺州，定括蒼，基乃指乾象曰：此天命也。會太祖使孫炎來聘，因謂人曰：吾西湖之言驗矣。即日同章溢葉琛問道走金陵，既見太祖，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悅。俄陳友諒傾國入寇，太祖欲禦之，眾怙怯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太祖詰問之，基乃請先斬納款及奔鍾山者，太祖又問計將安出，基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微取之，易耳。取威定勳，在此一舉，納及奔何也？太祖從之，果誘破友諒，盡覆其衆。時太祖初稱吳國公，而中書省猶設奉韓林兒為小明王，基怒罵不拜，曰：何為奉敕？因為太祖陳天命所在，太祖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及師攻友諒皖城，未下，基曰：彈丸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兵至江州，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其城，基授一赫蹇，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

賊歸也。脚枚臨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讀而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其如基言。遂率而破賊，取其城。基以母喪歸，至衢通苗軍叛，殺守將胡大海取再成等，衢人洶洶入城，衆仰帖伏。因移書諸邑，俾固守，俟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既而治喪畢，復騰書宜太祖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降。俄驛召還道過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爲帥，奮擊之，基復趨之，至則空壁，所留者老弱，追而薄之，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基復趨之，至則空壁，所留者老弱，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基入見太祖，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孰先？基曰：士誠自守，陳氏據上游，竊名號，無日忘我，不宜久縶崇之。取陳友諒，則士誠囊中物矣。太祖以爲然，會友諒復攻洪都，太祖遂率師迎之。遇於鄱陽湖，大戰五晝夜，基密言于太祖，請移軍于湖口，期于金木相犯，日決勝。太祖從之。方慶戰時，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太祖驚起，但見基兩手揮之，連擊曰：難星過，可更舟。太祖急更舟，坐未定，而前舟已爲敵礮擊碎矣。由此遂平陳氏。基嘗見日中有一黑子，言于上曰：東南當失一大將，忽報參軍胡琛攻福建，爲陳友定所殺。他日太祖謂基曰：吾夜夢三人共弁一血帽，何故？基曰：三人皆弁血帽，衆字象也。此得衆之兆。越三日，海軍果以城降，發感守心，羣下皆備備，以太祖且有加，基密奏宜下書罪己，以回天意。太祖許之。衆乃安。後太祖既定天下，論功封誠意伯，既而疾，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卒之前，以平生所習天文祕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毋令後人習之。

斷曰

劉某何品，魏徵之流。書江以守，勾踐可謀。基曰不可，天命已僞。谷珍之事，吾豈效尤。金陵既立，徵聘是求。牧豎不卒，驕賊何變。誘之深入，盡覆其僑。馮勝戰附，馳雲而收。雷岳叛逃，基入而休。士誠守府，陳據上流。況竊名號，宜先斷頭。難星將過，急請移舟。有謀皆應，無言不酬。上譴天意，故爾優游。論功封伯，高遜一籌。

徐達

徐達，鳳陽人，精通韬略。徐壽輝劉福通張士誠皆竊而起之，達不赴曰：帝星旺在本鄉，豈宜遠適他人。未幾太祖詣其處，與論驅羣雄以救生靈之策。達曰：定天下在德不在勢，今元勢雖強，意在必亡，諸雄若徐壽輝強而自暴，張士誠驕而自奢，劉福通行無紀綱，方各珍偷居自逸，明玉珍恃險自滿，皆無志于生靈，未足定天下。誠能以仁義道德爲心，不貪不殺，爲本傾府庫以固士民，則天下不足慮也。太祖聞而忻然，遂請與至深，又問戰勝之道。達曰：上勝者以仁，中勝者以智，下勝者以勇，三者不可缺一。太祖曰：公之雄才大略，見于議論，有古名將風。遂推授爲帥，首因與謀渡江，取金陵，正虛無舟，適巢湖水寨軍師俞通海等，率兵萬餘艘，下艘來降。遂渡江，東下采石，乘勝取太平。時元將陳也先，康茂才水陸來犯，遂令湯和擊其水軍，鄧愈擊其陸軍，遂擒也先及明也先之弟兆先，集兵屯方山。達曰：也先既擒，兆先必約倪文秀復擁舟師結柴采石以窺我太平矣。乃東取溧水以阻其援，復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合與戰。及戰，又出奇兵以持之。由是文秀遁去，兆先亦擒。康茂才率所部來降，進圍金陵。十日，遂鼎新于斯，遂將兵取

鎮江。太祖戒之曰：爾能體我心，城下之日，戒士卒毋焚掠，毋殺戮，遂受命至鎮江。元平章定道去，即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太祖喜曰：吾用徐達，近王者之師。復命遠取高淳丹徒等處，守將屈文用用拐子馬以拒王師，徐分兵與康茂才攻之，仍令善用長鎗者皆立于軍前，以刺其馬。善用弓弩者次之，以射其人。文明戰敗，遂以城降。太祖諭達曰：僞漢王陳友諒，據江左，若不剿平，則兩河關陝燕之地非吾所望。漢若就擒，則吾師乘勝長驅，胡元可席捲矣。乃親督達等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大破之。友諒懼，遣智妻李春武武，遂征武昌。聞祝宗康太以南昌叛，遂因旋兵討之，斬宗。南平，太祖喜曰：南昌楚之重鎮，吳西南之藩蔽，我得其地，是去陳氏右臂，而張氏亦尙寒矣。張士誠北寇壽春，太祖親往授之。遂爲前鋒，張氏敗走，命達移師圍左君弼於廬州。會陳友諒寇豫章，太祖曰：爲一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遂命達釋廬州之圍，將舟師以解豫章之難。友諒東出鄱陽逆戰，遇于康郎山。達先諸將，敗其前鋒一巨艦，賊降者千五百人。太祖恐士誠乘虛命達還守建康，自是彼軍勢弱，我軍威振矣。既而達率兵取信州路，僞漢守將蕭繼超擁兵四萬陣于龍虎山下，晝夜備禦，遂謂楊璟等曰：山後有小路，各通牛谷，竟衝城南角，爾領兵潛伏山下，勿動，待我兵與戰，彼見我敗，必空壁逐我，汝等乘隙急攻，破之必矣。乃曉與繼超戰，佯敗走，繼超果盡衆追之，環等急攻城，勢不敵，知州梅天蔭遂以城降。繼超遁於饒州，友諒死，子理仍據武昌。太祖不忍傷民，欲招之，達曰：理初立人心未寧，不如一而以書招之，一而與兵致討，順則撫之，逆則討之，一舉而兩得，上然之。以罪人爲使，持檄諭之，檄至，理不從，竟殺其使，遂命帥兵急攻，以正被使之罪。理與將劉勇屯兵益州，以拒王師，達令柳廷領細作數十人，匿入益州城，燒其倉粟，理無糧可守。遂與勇乘城夜遁，達先設伏邀擊之，漢兵大敗。達與常遇春分兵六路進攻，遇春擒理，武昌遂平。捷聞，太祖喜曰：達此舉兵之奇者也。時襄陽守臣魏得光，姚天儒舉衆略費等合謀嚴守，曰：我等不奉陳理號令，不屬初元統轄，不受張士誠挾制，不懼明玉珍侵犯，所慮者金陵之兵，然內多聚糧，外多守兵，不亦另是一乾坤耶。達率兵攻之不克，夜於山下聞鄉人云：金陵兵若於城四門外築高阜，架礮攻打，內無土石，填塞破之易耳。達聞甚喜，曉集諸將，令軍士築阜架礮，四門齊攻，復令命通海命通淵各領兵，俟於東西二門外，以防賊遁。計定，搗礮火礮齊發，城中居民火始熾，天不能守，通海等入城，舉衆破礮，賂費戰死，德光天儒遁去。襄陽悉平。太祖欲討張士誠，問於達，達曰：張氏驕奢橫侈，此天亡之時也。所任僞將，伯昇呂珍之徒，皆驕闕不足數。居中用事，黃蔡葉廷闔書生，不知大計。若聲罪致討，可計日而定。太祖即命達爲大將，率兵二十萬伐之。由太湖而趨湖州，一路戰勝，遂進圍蘇城。寨其六門，時無錫莫天祐與張士誠爲聲援，其部將楊茂春善遊水，天祐遣之，破達偵卒所獲，遂釋而勞之，得以腹心。茂春感而往來游水，彼此所遣之鯉九書，皆報之。故達陰得士誠天祐之虛實，知城中食盡，督兵急攻，或曰：姑蘇城蟹形，齊門則其脾也，遂攻克之。縛士誠送京師，籍其兵得二十五萬，復圍無錫。天祐遂降，洪武元年，太祖命達爲征虜將軍，常遇春副之。北取中原，太祖曰：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得爲將之體，無如大將軍，可專主中軍，策勵羣帥。古云：將在軍，君命所不受。關外之事，卿其任之。遂遂帥甲士二十五萬，出長淮，入大

鎮江。太祖戒之曰：爾能體我心，城下之日，戒士卒毋焚掠，毋殺戮，遂受命至鎮江。元平章定道去，即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太祖喜曰：吾用徐達，近王者之師。復命遠取高淳丹徒等處，守將屈文用用拐子馬以拒王師，徐分兵與康茂才攻之，仍令善用長鎗者皆立于軍前，以刺其馬。善用弓弩者次之，以射其人。文明戰敗，遂以城降。太祖諭達曰：僞漢王陳友諒，據江左，若不剿平，則兩河關陝燕之地非吾所望。漢若就擒，則吾師乘勝長驅，胡元可席捲矣。乃親督達等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大破之。友諒懼，遣智妻李春武武，遂征武昌。聞祝宗康太以南昌叛，遂因旋兵討之，斬宗。南平，太祖喜曰：南昌楚之重鎮，吳西南之藩蔽，我得其地，是去陳氏右臂，而張氏亦尙寒矣。張士誠北寇壽春，太祖親往授之。遂爲前鋒，張氏敗走，命達移師圍左君弼於廬州。會陳友諒寇豫章，太祖曰：爲一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遂命達釋廬州之圍，將舟師以解豫章之難。友諒東出鄱陽逆戰，遇于康郎山。達先諸將，敗其前鋒一巨艦，賊降者千五百人。太祖恐士誠乘虛命達還守建康，自是彼軍勢弱，我軍威振矣。既而達率兵取信州路，僞漢守將蕭繼超擁兵四萬陣于龍虎山下，晝夜備禦，遂謂楊璟等曰：山後有小路，各通牛谷，竟衝城南角，爾領兵潛伏山下，勿動，待我兵與戰，彼見我敗，必空壁逐我，汝等乘隙急攻，破之必矣。乃曉與繼超戰，佯敗走，繼超果盡衆追之，環等急攻城，勢不敵，知州梅天蔭遂以城降。繼超遁於饒州，友諒死，子理仍據武昌。太祖不忍傷民，欲招之，達曰：理初立人心未寧，不如一而以書招之，一而與兵致討，順則撫之，逆則討之，一舉而兩得，上然之。以罪人爲使，持檄諭之，檄至，理不從，竟殺其使，遂命帥兵急攻，以正被使之罪。理與將劉勇屯兵益州，以拒王師，達令柳廷領細作數十人，匿入益州城，燒其倉粟，理無糧可守。遂與勇乘城夜遁，達先設伏邀擊之，漢兵大敗。達與常遇春分兵六路進攻，遇春擒理，武昌遂平。捷聞，太祖喜曰：達此舉兵之奇者也。時襄陽守臣魏得光，姚天儒舉衆略費等合謀嚴守，曰：我等不奉陳理號令，不屬初元統轄，不受張士誠挾制，不懼明玉珍侵犯，所慮者金陵之兵，然內多聚糧，外多守兵，不亦另是一乾坤耶。達率兵攻之不克，夜於山下聞鄉人云：金陵兵若於城四門外築高阜，架礮攻打，內無土石，填塞破之易耳。達聞甚喜，曉集諸將，令軍士築阜架礮，四門齊攻，復令命通海命通淵各領兵，俟於東西二門外，以防賊遁。計定，搗礮火礮齊發，城中居民火始熾，天不能守，通海等入城，舉衆破礮，賂費戰死，德光天儒遁去。襄陽悉平。太祖欲討張士誠，問於達，達曰：張氏驕奢橫侈，此天亡之時也。所任僞將，伯昇呂珍之徒，皆驕闕不足數。居中用事，黃蔡葉廷闔書生，不知大計。若聲罪致討，可計日而定。太祖即命達爲大將，率兵二十萬伐之。由太湖而趨湖州，一路戰勝，遂進圍蘇城。寨其六門，時無錫莫天祐與張士誠爲聲援，其部將楊茂春善遊水，天祐遣之，破達偵卒所獲，遂釋而勞之，得以腹心。茂春感而往來游水，彼此所遣之鯉九書，皆報之。故達陰得士誠天祐之虛實，知城中食盡，督兵急攻，或曰：姑蘇城蟹形，齊門則其脾也，遂攻克之。縛士誠送京師，籍其兵得二十五萬，復圍無錫。天祐遂降，洪武元年，太祖命達爲征虜將軍，常遇春副之。北取中原，太祖曰：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得爲將之體，無如大將軍，可專主中軍，策勵羣帥。古云：將在軍，君命所不受。關外之事，卿其任之。遂遂帥甲士二十五萬，出長淮，入大

河太祖至河南勞軍。因與諸將共議取燕之事。遂曰。臣與諸將仰仗天威。渡河北行。由衛輝彰德磁州鄆州趙州及河間取臨清。不數月而元主可擒矣。伏願陛下駐蹕汴梁。以爲犄角之勢。太祖曰。卿策可謂萬全。及師至通州。常遇春等三路繼進。遇春沐英李文忠自河南。由左路取沿河等處州郡。湯和華雲龍康茂才朱亮祖自河南。由右路取沿山等處州郡。郭英郭子興將顯自河南。由中路水道。俱至通州。合兵以攻元主。聞之大懼。謂左右曰。吾祖宗基業至今百年。一旦棄去。情實不忍。然內無謀臣。外無勇將。且聞金陵將勇兵強。王業已成。不可敵者一也。不向殺戮。民已歸心。不可敵者二也。劉基爲謀士。徐達爲元帥。四海悅服。望風而降。不可敵者三也。爲今之計。不如北走爲愈。乃命淮王鐵木兒守燕京。自集三宮后妃太子妃。夜半開建德門出居庸關北去。如上都。八月。達兵至大都。不戰而克。乃籍府庫。封宮殿。命將守之。禁軍士不得侵擾人民安業。市肆不易。遠近悅服。又留兵三萬使孫興祖防禦北平。遂率衆向太原。擯鄆鐵木兒乘驛馬遁去。太原遂平。既而克臨洮。克慶陽。陝西遂平。自是天下統一。統矣。遂爲將言簡虛精。令出不二。與士卒同甘苦。財寶無所私。婦女無所幸。是時南取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陝。大抵皆達之功。故爲開國功臣第一。太祖嘗以漢之韓信。宋之曹彬擬之。卒封中山王。諡武寧。

斷曰

徐達識高。所見自大。帝旺本鄉。皆從其亞。在德一言。已獲王化。仁義爲心。忍流于竒。故凡用兵。所征卽下。友誼手除。土誠足踏。及不血流。謀不尙詐。正堂堂。神驚鬼怕。北取中原。更添聲價。不擾不侵。如游於舍。比至通州。元已北。蜀帝至。薄平兵開馬。嘔謂之王師。實非假借。

常遇春

常遇春。定遠人。多智略。勇力絕倫。元末。爲盜魁劉聚所得。四路剽劫。遇春察其急。圖遠。終必無成。會高皇帝駐兵和州。遂倍其私卒數千來歸。請爲先鋒。高皇帝曰。爾以微來歸。且有故主在。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爲也。倘得效犬馬之力。雖死猶生。高皇帝猶弗許。既渡江。抵采石。元兵置陣磯上。舟相去三丈餘。遇春飛劍至。高皇帝慶之。遇春應聲挺戈。一躍而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遂乘勝取太平。始授遇春總管。時高皇帝渡江。而將士家屬輻重皆在北。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重。其中南北音信不通。帝使遇春多張疑兵。而自帥正兵直搗之。戰既合。遇春別操輕劍橫衝之。海牙之舟分而爲二。左右縱擊大破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扼江之勢。而南北通矣。遂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鎮江。徐達攻常州。而降卒叛。與張士誠合而圍達。帝命遇春以師援之。張裏共擊。大破士誠。明年克常州。取池州。功爲最。又明年取婺州。復有功。未幾召還京師。又從拔安慶。趙普勝水寨。漢人聲言且援安慶。遇春曰。賊必攻池州。言拔安慶者疑我耳。乃留福卒守城。而出銳士伏九華山。漢兵果攻池州。伏起。俘斬萬人。帝所任將帥。其最著者三人。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爲宿衛。且善戰。既貴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帝。飲而劫之。事發。就縛。帝猶語諸將曰。吾欲有榮死。以慰勞臣。衆唯唯。遇春獨前曰。人臣而以反名。寧可有乎。臣願不與之俱生。帝乃飲榮酒。流涕而復之。由是益重遇春。張士誠別將呂珍殺劉福通。而奪據安慶。連

營水陸。守備甚嚴。時汪元帥爲前鋒。戰敗欲出去。阻於斬。殊死鬪。卒不可解。而遇春以精騎橫突其背。凡三合三勝。大軍乘之。遂進圍安慶。帝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帝舟適膠淺。而友諒大將張瑄遂奮衝而前。欲犯帝。帝危甚。遇春乃從旁射定邊中之始。引退。而帝舟得脫。故破友諒歸。飲至策勳。以遇春爲首。丙午。從徐達克秦州。克高郵。徇淮安。徐宿留下之。丁未。大發兵討張士誠。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遂抵城下。塞其六門。晝夜環攻。傷相報。士誠悉發城中兵爲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遇春偵知之。潛引奇兵。由大港而人。結營東阡。復出木石。令填壘溝港。絕其歸路。士誠五太子及呂珍遂以舊館降。遇春進圍姑蘇。士誠欲突圍出。至盤門。奔遇春營。遇春覺之。分兵北濠。以絕其兵後。乃遣兵與戰。良久未決。遇春因撫王弼背曰。汝以勇將名軍中。能爲我取此賊乎。弼即揮雙刀馳鐵騎往擊之。遇春亦率兵乘之。敵大敗。走。遂滅吳。初帝議討中原。遇春獻策。欲輕兵直搗其腹心。而股節當自解。帝雖持重未用。然心服其勇。至是乃命遇春爲征虜將軍。副大將軍徐達。率步騎以北。因諭諸將曰。摧鋒陷陣。所向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者。然吾不虞其不能戰。虞其輕戰耳。且遇春大將也。而好與小校爭能。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拜。詔師既出。遂破汴梁。走其帥李景昌。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戰。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橫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寇其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上幸汴梁。勞之曰。將軍北征。不撤歲而中原之半。功亦大矣。既而復與大將軍略定河北。進逼大都。元主北走。又移師向太原。元擴廓帖木兒還師來救。其鋒甚銳。遇春與達謀復劫之。擴廓果潰走。太原下。遂西過鳳翔。元平章李思齊率所部十餘萬奔臨洮。風翔亦下。帝乃遣遇春以所部馳至。故元都部置將士。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還都。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抵惠州。敗其將江文清於錦州。獲士馬千計。次全寧。與也速遇復戰。進次大興州。遇春分千人爲八伏。徵其歸。大興之守兵走。伏發。遂大敗之。擒其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位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獲車萬輛。馬三千匹。方貨寶無算。師還次柳河川。暴得疾卒。年僅四十。帝爲震動。擇地鎮山之陰。追封開平王。諡忠武。

斷曰

將軍遇春。勇力絕倫。初爲盜得。僭起帝位。時帝與賊。采石爭津。遇春舟至。麾之進軍。礙隔三丈。一躍登濱。太平入掌。敵衆潰。奔鎮江安慶。以次立勳。邵榮既反。已亂。大倫帝如曲救。臣願殺身。邵因就戮。王法始中。帝舟膠淺。定邊欲仗一箭射退。方脫其連士誠。被逼突出盤門。春絕其後。雖走失魂。中原議討。請搗腹心。言雖未用。壯氣如雲。破注而北。功實其勳。師還暴卒。震痛殊深。

李文忠

李文忠。盱眙人。父名貞。母卽高帝之長姊也。母死。父不能自存。遂攜文忠投帝於滁陽。帝撫養及壯。遂令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時年僅十九。遂奮擊破友諒之卒。驍勇爲諸軍冠。無何。率所部取青陽石埭旌德。皆下之。既而破苗獠於昌化。獲婦女輜重甚夥。文忠恐衆驕於。莫有歸志。遂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因激

屬之曰：患不力戰，何患不富貴？乘威奮，遂取淳安及嚴州。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張士誠來爭，拔苗獠之衆數萬人，水陸掩至。文忠以輕兵從陸逆戰，大敗之，擒其首標之棧，放於中流。水軍見而夜遁，遂克諸暨。苗將蔣英殺其帥胡大海以叛，文忠急擊破之，蔣英走諸暨守將謝再興，挾張士誠寇我東陽。文忠馳救復破之，再興走。文忠以反側郡處兩寇間，又與強寇接境，而練兵繕甲，訖不可屈。始文忠所築通諸暨而城者，曰新城。士誠之司徒李伯升，悉兵二十萬來圍。文忠往救之，令去城十里而軍。守新城將胡德濟曰：賊勢盛，少避之以俟大軍。文忠曰：侯大軍，城為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遂誓師而鼓之。日，彼衆而露，我軍而整。且聞彼之輜重山積，是以富賜若也。勉之戰。既合，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地下，直出賊陣，衝其中堅，縱橫搏擊，所向草靡。賊駭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噪而出，伯升遂大潰。斬首數萬級，擒將校七百人。委棄鎧仗芻粟，彌亘數十里。伯升僅以身免。既而又受命統全浙兵攻張士誠，將至杭州，帥潘原明使其員外方執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還納款，得無為緩師計乎？執納曰：王師所過，秋毫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慶，有主自不能緩，非敢緩也。文忠乃與飲而授之約束。明日師入，文忠立於廳，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立磔以徇。洪武二年，從開平北討進薄上郡，克之。走元君，獲其士馬萬計。及開平卒，文忠代之，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則已平，而敵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為疑。文忠按劍叱曰：關外之事，吾得而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雁門，次馬邑，敗其驍騎千，擒劉平章，進次白陽關。又擒四大王，前軍已去敵五十里，而營文忠退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敵夜率衆來劫，卒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敵益大至，乃以二營委敵，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選精兵為左右翼，奮擊大破之。乘勝遂北，擒其驍將脫列伯，俘斬及降者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三年，進征敵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降其守將，擒其平章，又擒知元順帝弟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即位。其衆離文忠喜兼程而進，大破其候騎，遂圍應昌。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八喇后妃宮人，斬諸王將吏等，及駝馬牛羊並玉璽金寶無算。捷聞，帝大悅，進爵曹國公，賜券券世襲。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諡武靖。

斷曰

文忠帝甥，賴帝撫養，舍人從軍，勇已無兩。既破苗獠，獲輜甚廣，恐無關心，焚而激獎，再破嚴淳，加功加賞。蔣英再興，既成叛黨，忠處其間，與之接境，繕甲練兵，不為少枉。張將伯昇來圍莽哥，破壁而奔，土崩水洩，方蘇款降，吐誠慄慄，進薄上郡，是其職。急援大同，機獲蘇爽，苦戰成功，帝欣忠，賜爵曹公，誰不景仰。

沐英

沐英，定遠人。父母早亡，高帝收以爲子。既長，數從帝征伐，加授昭勇大將軍，以所部從下福建，擒平章陳友定，洪武元年，歸其沐姓。上以徐達爲大元帥，下溧水，命英統兵一枝，先取傍郡，以爲犄角之勢。英曰：溧水乃金陵肘腋，苟運緩不攻，必爲他日患。今敵已離心，有怯我之意，宜提兵轉出州後，以攻其背。大元帥

統兵以扼其前，彼欲戰則我堅壁不出，彼欲不戰則我師急攻之。不一月，則城中糧盡矣。此兵法所謂老帥坐困，自斃之道也。帝以英言，遂遣沐將軍第無遺策。不意少年有成之謀，遂如英計，竟以成功。元將脫火赤等屯樂和林爲邊患，帝命英討之。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敵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而自率驍騎當其前，夜鳴鼓以進，合而圍之。脫火赤等駭惑不知所持，皆俯首就擒。擄其前部而歸。十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同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雲南兵至普安下之。遂趨曲靖，故元梁王雲道其將達里麻將精兵拒戰。英曰：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乃可破也。於是倍道兼行，將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爲神兵飛至，倉皇失措，乃擁兵過水而陣。友德欲渡，英曰：未可。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大驚，急撤兵還。陣亂，英乃趨師渡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斫其軍，敵卻數里而後陣。師既濟，英與友德麾兵大進，矢石交發，呼聲動天地，賊數十合，英縱鐵騎持其中虛，敵大敗，生擒達里麻、達克曲、靖梁王，投水死。右丞相觀音保舉城降，英將兵入城，秋毫無犯，市肆不易。九月，出師，迤下雲南，僅百日，英又引兵攻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海爲固，而龍首龍尾二關，最爲險要。士酋段世以五萬衆拒下關。英自將攻之，不下，乃令藍玉、王弼、山江水東趨上關，而自以兵綴下關，爲犄角之勢。又令胡海將一軍，由石門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上立旗幟，連明下關兵見，踴躍呼聲震亂。英馬軍渡河水，及馬腹，遂斬關而入。山上軍亦下擊之，諸蠻腹背受敵，遂克大理。擒段世上命英留鎮雲南，且曰：遲速之機，宜自審度。英定實賦，均力役，練其節，民夷大悅。又以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最多，請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帝從之。二十一年，平羅盤嶺叛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遠。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馮誠、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與交刃，獲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命諸將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將士作三行，俟敵象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繼之，第三行又繼之。銃聲不絕，象必驚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賊必矣。明日賊悉衆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柵然。挾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乘以勁卒，藉以張勢。英分軍爲三，命馮誠領前軍，甯正領左軍，湯昭領右軍。復申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鉅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既交列，我前軍火箭銃砲，連發不已，星流烟飛，雷擊電走，山谷震動。象皆驚奔，賊將背刺亦勇猛殊死戰。左師小卻，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師之首來，左師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燈衆復前，英督戰益急。三軍大呼而進，賊衆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象皆被矢如蝟而死。自是諸蠻服不復反。英沉毅明達，臨事果斷，川兵如神，貴調得賜悉須將士，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南也，簡官儉，剔奸益，撫農興學，墾田治水，軍食充足。教化大行，雲南遂爲樂土。後懿文太子死，哭之極哀，吐血卒。年四十八，封黔寧王，諡昭靖。

斷曰

養子沐英，長從征伐，戰陳陳擒，攻福福拔，溧水行兵，命從徐達，請職擢之，遂稱得法。元將犯邊，英分軍

發。裝背當前。不令亂札。解首就擒。消其狡猾。往往雲南。道遠難維。以我力疲。憚于深捷。大霧及江。雷驚。電撒。一戰。轟天。兵馬踏水。死梁王。里麻生。大。理。二。關。俱。平。一。雲。留。鎮。雲。南。夷。民。安。洽。緬。蠻。特。頑。倚。象。來。壓。銃。敵。驚。奔。解。方。解。甲。功。至。封。王。可。稱。烈。快。

鄧愈

鄧愈。虹縣人。元末。從父為盜。既而父死。會高皇帝駐師滬陽。遂率所部自盱眙來附。高帝授以管軍總管。遂從渡江。克采石。取太平。時元將陳也先。合樓子海牙之兵。凡數萬。高帝親之。戰陣甫合。而愈與徐達。率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樓子海牙走。遂從下建康。略定溧水。破鎮江。愈功最多。既而又克廣德州。長鎗軍謝元帥來攻。愈出輕兵背城戰。走之。移鎮宜州。又別將兵取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而攻下徽州。既而婺源之裨帥汪同來降。進攻建德。遂得建德。以援嚴州。又破元將苗揚之兵于烏龍嶺。又下饒州。數與陳友諒角。有功。又以兵取浮梁。走其參政侯邦佐。遂進圍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時吳宏既歸於帝。帝因使以其兵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欲與宏拒。而畏愈強。乃遣人詐獻地以緩我。愈謂得之。即率勁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自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所掠十八縣印詣愈降。愈遂定撫州。後陳友諒圍洪都。文正約東將士分門城守。愈得撫州門。最為衝要。愈遂夜不解甲者三月。帝來援。射殺友諒。樹始解。論功。能守與克敵等。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旌壘相望。愈披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後高帝即位。吐蕃諸部為梗。劫剽烏思藏。貢使輻重。愈分兵深入其巢。斬首捕敵。以萬計。捷聞。帝悅。使使召還。至壽春。而卒。年四十一。追封寧河王。諡武順。

斷曰

鄧愈少時。從父為盜。父死。擇君。戮力自効。采石太平。一隨兵調。也先被擒。海牙遠跳。溧水鎮江。俱從征。到若問誰功多。為愈報。廣德長鎗。戰走沒道。婺源汪同降。而讎殺。既下徽嚴。饒洪從召。種種戰功。實經非。冒。出。鎮。襄。陽。威。惠。立。教。寧。河。封。王。允。稱。跨。寇。

俞通海

俞通海。吳縣人。元末。江淮盜起。因與父廷玉。通源。通淵。結寨巢湖。以自守。恐終無成。聞高帝駐兵和陽。因而歸款。時帝正欲渡江。得通海父子水軍。甚喜。既而敗樓子海牙。敗陳也先。而通海水軍之功居多。因陸榮淮翼元帥。又攻鎮江。又攻常州。又攻宜城。又敗吳呂珍。皆有功。又從帝征陳友諒。率舟師從風。逆流而上。至安慶。帝先陳陸兵以疑之。命海等潛以精兵。擣其水寨。敵不及支。遂大破之。已而陳友諒發憤。盡銳攻南昌。帝率通海等往援之。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通海乘風火焚其舟。明日。友諒復以巨艦連鎖。為陣。旗幟檣櫓。赫赫然。半天。我軍舟小。怯于仰攻。通海乃分調漁舟。載荻。荻置火藥。其中。至哺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賊艦。數百艘。烟焰漲天。十里之間。湖水盡赤。友諒之弟友仁。友貴。皆焚死。時通海小舟深入敵寨。鏖戰。久之。不復見。意其戰沒也。少頃。忽飄飄繞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躍呼奮而前。友諒遂大敗。欲退保鞋山。我師橫截。而妻其歸路。友諒不得出。相持三日。通海曰。湖水有淺處。舟難回旋。不利。

于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即成擒矣。帝從之。敵因糧盡。繞下流欲遁。通海追擊之。友諒中流矢死。班師還陸。中書省平章事。後從征浙江。克湖州。轉戰滅渡橋。中流矢死。追贈號國公。諡忠烈。

斷曰

通海父兄。當元解組。結寨巢湖。聊以自守。恐終無成。投明圖久。帝正渡江。舟師恰有。樓子也先。因而敗走。細論其功。水軍八九。友諒鄱湖。戰艦山斗。通海從征。繞出其後。潛載荻。置火藥。備手乘風。燒之。烟飛火吼。小舟環攻。如鷲穿柳。友諒箭傷。喪心垂首。師還進官。六公。俸。偶。滅。渡。身。亡。勳。名。不。朽。

傅友德

傅友德。宿州人。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少從李喜之為盜。李喜之敗。遂歸明。玉珍。玉珍疑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忽無所展。及聞高帝舟師伐江州。遂以所部謁見于小孤山。高帝奇之。俾為別將。屬常遇春。還擊陳友諒于鄱陽湖。友德操輕舟。溢其鋒。身被數鎗。戰益力。手殺數百人。復與諸將。邀之禁江口。友諒死。師旋。第功為最。復從帝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帝顧諸將曰。誰能奪此山者。賞友德。即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中頰。鑽出腦後。復洞脇。不為沮。武昌平。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又略衡州。襄陽。安陸。俱取之。帝即吳王位之元年。友德守彭城。而王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甚。友德度兵寡不能敵。詞其衆方肆掠。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而趨擊之。李二有驍將曰韓乙。者出城。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墮馬。師乘而進。遂敗之。友德皮賊且復至。乃開城門。陣于野。使皆臥楹。以俟。聞鼓即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就而擊。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明年。從大將軍破沂州。斬其將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為誘。敵追至伏。而迴師擊之。矢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一帶。進克元都。又略平定州。遂克太原。王保保自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而萬騎突至。友德率死士五百拒卻之。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乘驛馬。以十八騎走。復敗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友德功最多。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於鹿臺。降其大帥李思齊。關陝悉下。賜白金文綺。從上典。又明年。復從大將軍。持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輜重。移兵伐蜀。友德領前鋒。攻漢中。克之。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以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持炬列山上。蜀兵驚散。凱旋大封功臣。進友德為順川侯。是歲冬。復議伐蜀。湯和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趨重慶。友德由秦隴。以步騎趨成都。既受命。帝復密諭友德曰。若出其不意。直搗階州。門戶既斷。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思不勇耳。友德疾馳至陝。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青州果陽。空虛。階州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遂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守將丁世珍。戰敗遁去。遂克階州。引兵趨文州。世珍復集兵據險。以拒友德。急攻之。世珍又敗。僅以數騎遁。又拔文州。友德乃引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趨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以為固。及聞造舟進取。益震恐。友德戰艦成。將進攻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十。大書克階文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為之解體。及友德舟師進逼。

漢州守將向大亭戰敗于城下。偽相戴壽在罪塘。聞之留鄒與守罪塘。而自與太尉吳友仁還援漢州。既至。友德下布曰。彼遠來勞困。聞大亭兵敗。舉心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帥軍迎擊壽。大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亭走成都。友德圍成都。壽與大亭以象載甲士出戰。友德命前鋒以弓矢火箭衝之。象皆被傷。卻走。壽等遂率官屬出降。蜀中大定。時邊境咸寧。惟雲南恃其險遠。殺信使。納逆通帝。以友德為征南將軍。率師討之。濱行論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規進取。朕雖未親至其地。皆覽輿圖。咨衆論。得其扼塞。取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出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安。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襟喉。彼必並力於此。以拒我師。當察形勢。出奇取勝。既下山靖。三將軍令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援永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分兵趨大理。先聲既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皆煩兵也。友德格遵成策。竟平雲南。乃詔友德等還京。進封穎國公。子孫世襲。

斷曰

友德英勇冠絕一時。機轉揮主。主皆不知。小孤見帝。帝方稱奇。俾為別將。出入相隨。大戰友涼。被創不移。高冠出隘。一鼓奪之。矢出腦後。賊猶前持。保保李二。橫戈直趨。驍將韓乙。契刺如屍。臥槍以待。踵躍以馳。既走思道。復降思齊。關陝悉下。伐蜀何辭。列炬山上。驚走其師。隋文既克。其餘莫支。轉戰轉勝。愈入愈威。雲南之捷。以逸制疲。所以得志。振旅而歸。子孫世襲。誰曰不宜。

廣名將傳卷十九

姚廣孝

姚廣孝。長洲人。少祝髮為僧。名道衍。字斯道。己又不學佛。而好讀兵書。曾遇異人授占術。輒為人決休咎。洪武中。高皇帝分封十子。成祖封燕王。道衍乘間請謁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柔。願厚自愛。大王試乞臣府中。當奉一白帽與王戴。蓋王上加白。其文真也。成祖已聽知道衍。亦欲得道衍。會高皇后崩。帝命王與一名僧誦經念佛修齋。成祖遂乘機請道衍去。後高皇帝崩。建文即位。齊黃用事。逼執伊周。齊谷削爵為庶人。湘獻王自燒死。事且至燕。燕王懼甚。因憶道衍言。而召之入下。道衍遂借卜而說燕王曰。主上猶開宗室。侵漁諸藩。所繫辱囚首隸士伍者。蓋五王矣。大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仁明英武。得士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粟棗。若悉薙薙。則郡之材官良家子。設甲可三十萬。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河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能抗禦。大王若不南。然機已發。欲高臥得耶。且暮匹夫耳。臣竊謂大王下之心。與臣卜無異也。燕王初猶拒之。及朝廷責燕益急。燕王遂召道衍入。便殿密議。成歎息泣下。道衍曰。天之所與。誰能廢之。燕王因問師期。道衍曰。未也。俟吾助者至。又問助者何人。曰。吾師。又數日。乃請曰。可矣。燕王遂謀召張昺謝貴等。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攻克九門。出祭纛。見被髮而旌旗蔽天者。燕王問道衍。

曰。何神。道衍曰。嚮固言之。吾師北方之將元武也。燕王因披髮仗劍。應之。兵初起。暴風雨。燕王不悅。道衍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元吉也。燕王師行後。道衍及郭資等奉獻陵居守。日夜備禦。南兵至攻城。設伏截其後。城上呼噪。伏發。急開門夾擊。大敗南兵去。又夜縋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遣數十人。遠伏草莽間。夜舉火鳴鑼。驚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柵。塞燕王軍中有聞見異事。及兵進。止輒械。書飛騎問師。師盡條答附去。並中機宜。靖難後。立為左善世。復姚姓。賜名廣孝。立東宮。陞太子少師。帝命苦髮。再三終不肯。嘗賜兩宮人。適月不近。亦不辭。帝乃召還。永樂十六年。來朝北京。寓慶壽寺。病。車駕直臨視。幸贈少師榮國公諡恭靖。

斷曰

姚師廣孝。人中之英。雖云祝髮。借佛論兵。高帝十子。燕具龍形。一眼覷定。故請從行。先奉白帽。後卜言。情既知心動。方細奏明。激之兵起。促之進征。不出所算。帝業果成。雖加少師。亦是虛名。大都應運。自是天生。

劉江

劉江。宿遷人。從靖難。兵興。適遼東。時守將楊文引兵圍永平。略薊州。遵化諸郡縣。帝急遣兵率衆趨永平。因謂之曰。爾至永平。敵必逼歸山海。勿追之。第聲言還北平。必復來。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如言。果敗。東兵于昌黎。斬首數千級。建文三年七月。平安自真定率兵攻北平。營于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世于督衆固守。帝聞北平被圍。召江問策。江慷慨請行。因與帝約曰。臣至北平。以敵擊為號。一次敵擊。則決圍。二次敵擊。則進城。若不開第三次敵擊。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中。既聞救至。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則令軍士帶十敵。俟三次敵擊之後。為殿者放敵常不絕聲。則遠近皆謂大軍至。平安必駭散矣。江遂進兵與安戰。悉如其策。乃大敗之。永樂十七年。江為左都督。鎮守遼東。巡視諸島。相度地形。以全州衛金線島之望海場。地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濱海襟喉之地。請築城堡。立烟墩瞭望。一日瞭者曰。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場上。小堡備之。令騎師林馬。略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旂舉。賊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翌日。倭賊二千餘人。乘海船。直逼場下。登岸。魚貫而行。如入無人之境。江披髮舉旗。鳴。伏兵盡起。為兩翼而進。賊大敗。橫屍草莽。餘衆奔櫻桃園。倭中。官軍環而攻之。將士欲入堡。則殺。而江不許。故開西堡。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攻。生擒數百。斬首千餘級。有脫去入賊者。盡為所縛。無一人得免。師還。諸將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及臨陣。披髮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走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兵家治力之法耳。賊始魚貫而來。成長蛇陣形。故披髮作真武勢。以鎮服之。雖患士卒之耳目。亦可借以壯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死。固我兵寧無傷乎。故縱之出路。而後掩擊之。即圍師必缺之意耳。此皆兵法。諸君未察也。捷聞。進封廣寧伯。先是倭寇出沒海上。播民居掠貨財。殺擄人口。凡沿邊無歲不受其害。及為江所挫。寇患屏息者數十年。及卒。人思慕之。諡忠武。



斷曰  
大將劉江從燕籍離師圍北平地救不憚約敵三聲固兵解散進戰勝之果如其算倭犯海城先已瞭探伏兵待來潛師截斷倭賊二千被誅大半餘逃櫻園轉過其竄細論兵機一一合案為將若斯一時獨冠

王驥

王驥字尚德東鹿人永樂四年成進士為人剛毅有膽曉暢戎機嘗奉命山西奏請鹽池浦課二十餘萬人皆德之滿九載進兵部尚書時西兵阿台朵兒只伯數侵邊掠殺吏人總兵任禮將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奉詔一切便宜行事時都指揮安敬為偏將贖而怯都督將貴都御史曹翼追兵至魚海子已將及之而安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遂引還驥察知而故秘之既至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捧敬下曰兵貴進獲汝奈何逗擱誤大事遂命斬敬復謂貴曰公亦當死今日貴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慄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各自鎮守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並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又詔驥進討阿台朵兒只伯驥謀知敵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將貴使為前鋒任禮為將軍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無相見也貴感奮奮前搏敵敗之敵渡黃河遁去貴等又追敗之于名城獲金銀印各一蛇馬兵甲以千計朵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喝死而任禮兵亦至又其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降其部落數十帳而還捷聞各加爵賞尋詔驥還理部事既而麓川宣慰司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數討不利遂至憂死而利臣何文淵援舜舞于羽格苗事請使撫諭驥因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于苗屬小夷非策時中貴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細文淵說而命將貴為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大發諸鎮兵合十五萬討之驥馳傳至雲南奏上方略請遣再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驥等抵金齒其別舍陶孟刁門捧以鎮康降遣再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眾破昔刺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燾等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棚遂大破之殺其將刁放曼刁招漢父子及府刁門預斬敵五萬餘級上江平又由夾象石渡下江直抵木龍山連破其七寨又破其象陣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攜其二子走孟養驥以大捷聞會維摩州賊草郎羅自稱廣新王以叛因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大潰草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權斬其首來獻師旋上遣大臣迎勞之既入見恩勞有加後思任發子思機發復孟孟養驥又督諸軍討之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沿梁渡兵攻破之乘勝追至孟孟養賊救眾拒險為寨我師皆攻破之斬獲無算思機發失所在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里諸酋皆歸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其天威也驥威名雖甚然卒不能得其渠魁天順四年卒贈靖遠侯諡忠敬

斷曰

尚書王驥奉詔行邊指揮安敬贖性斬焉軍勢大振莫不爭先謀敵犯境將貴撤前任禮繼後易其勉

所若功不立相見無年衆力咸奮一戰赫然黃河敵遁追至黑泉俘以千計斬獲十餘捷聞還部再討麓川東西乘隙腹背搗擊破其七寨俘虜萬千任發機發敗逃若烟渠魁雖失天威大宣文臣出討殊足稱賢

子謙

子謙字廷益杭州人也七歲時聞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此兒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事行學督諸生過峻爭鳴而騎之方前樓閣僉事忽墮許宮池諸生皆驚走謙獨前掖之起僉事怒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曰曠公者走不曠公者留此易曉也今不罪曠公者猶可而以罪按公者其謂何僉事漸而止而謙由此顯名年二十三成永樂十九年進士拜監察御史風骨秀峻吐音鴻恩每奏對上必為之傾聽按江西辨誣獄免死者出數百人後議增補各部右侍郎上手書謙姓名下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時年僅三十三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為我公也嘗入朝議事人謂即不棄金以往豈無一二物充交際耶謙笑而舉其兩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時中貴王振勢張甚以謙無私謁謙之曠人廷劾謙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振悔無謂乃托詞曰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子謙者恣甚欲治今乃非此子謙耶赦之未幾仍復兵部右侍郎正統十四年秋敵也先入寇時王振喜功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尚書歸瑄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足以制之陛下為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大羊角乎上不聽瑄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虞慶報至京師大震時皇太子冲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鄭王璠政王御左順門時中外臣咸憤振而欲食其肉請用反法罪其家奏未竟而振黨錦衣指揮馬順遂妄傳王旨欲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而直前擒順曰此翼虎者也今日猶敢爾衆臣爭擁之立死又捶二閣之管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襟有趨匿者謙獨直前掖王具啓王下令捶順與二閣死者義激無罪復請皇太后降旨族振並籍馬順家衆始退鄭王既即位以謙為賢進謙兵部尚書內外倚之為安謙因慷慨泣奏曰敵得志挾我大勢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俱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兵自益司空宜寬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分守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竄通州官諺不能守委以與敵則非算宜令官軍皆豫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敵所急者草諸廠所積宜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敵馬石亨楊洪材勇可用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為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既而敵益急侍講徐陞好言天象力言紫微中宮俱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而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搢紳士人又多遺其私歸謙乃憫哭廷諍曰京師天下之本宗廟社稷由陵在此百官萬姓皆賴康慶幸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是一勤明日大事去矣宋之南渡非前際乎且敵乘勝而驕實不足畏上聞之稱善遂一聽其處分十月也先以送太上皇還京為名入寇紫刑直覓京師石亨欲閉九門自守謙曰是示弱也乃躬擐甲冑以大義泣論六軍由是人人感憤及也先逼城謙與石亨設伏敗之又謀知上皇還遠夜復以火礮擊其營死者甚眾也先大沮衆請進擊謙曰勝不足以削



兵部尚書王棟薦雅智勇過人宜任討之遂擢為倉部御史同將軍趙輔往討之兵至南京乘議欲分江  
西軍及遂官從游擊由廣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也雅曰  
不然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今廣西已無完郡而大藤峽為賊巢穴不若之圖而趨其末則賊愈  
奔突汗漫郡縣愈殘豈救火而噬之也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北可以攻高雷廉東可以  
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譬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腹心既潰諸處之賊假息游魂耳  
何須逐乎且軍志曰兵貴神速不貴巧久又何泥于困乎將軍趙輔知雅才軍事一聽之雅于是督大兵  
兼程進擊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為良民願  
先三軍降雅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猶疑既縛而快中利刃出乃悉斷頭散手足列  
腸胃分挂簞中賊見而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大破之前後斬獲四萬有奇進搗大藤峽復其巢穴  
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澗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為斗絕官軍直抵其上磨崖紀歲月而還復斬峽藤斷之  
易名斷藤峽以志武功自是蠻夷畏懼兩廣浸安捷聞上大嘉賞雅功即軍中拜左副都御史雅感嚴擬  
王公蓋法繩下不貸以故謗議遂起內臣黃沁忌公縛束不得肆嗾人上書譏公上遣使即訊雅引疾乞  
歸卒年五十三謚襄毅

斷曰

韓公永熙經措宏大命征大藤腹心直破絕不分兵小為之挫趙輔主軍甘心為佐火速進兵如風雨  
過里老儒生道迎而賀雅曰奸人縛誅毋得搜證藏錄方知不錯斷首屠腸懸林以播見虜賊敗走  
無那直覆其巢紀功崖磨自此夷豎強變為懦遠近黎民貼席而臥功大忌多讒人附和引疾乞歸若  
辛誰課

馬文昇

馬文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登景泰二年進士歷官山西湖廣所至發奸摘伏皆有神君之稱成化四年  
固原土夷滿四據石城以叛撤文昇巡撫陝西與總督項忠帥兵討之進至固原賊據石城之險先是官  
軍屢戰不利忠督兵敗之賊堅壁不出文昇言于項忠曰聞賊城中無水芻粟亦漸乏若絕其樞汲則釜  
魚當自斃矣忠以為然令官軍堵窒其水源又掩捕樵汲者詰之乃知城中正艱于水卒用坐困之策擒  
四斬之八年七月北敵寇臨洮鞏昌文昇遣兵敗之追至黑水口斬首數千級擒其平章迭列孫命兼總  
制三邊九月敵復寇鞏州深入至好水川文昇復總兵破之于湯羊嶺敵敗走盡棄輜重俘斬二百餘級  
因改其嶺為得勝坡勒石以紀十四年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陳欲誘殺進貢夷人以掩己過由是東夷  
譁懼為亂上命文昇撫則時汪直特寵倖功陰主欲議欲邀文昇偕行文昇弗聽疾馳至鎮撫黑鎖試等  
二百餘人比直至敵已散矣無所解深脚之賊行事乖方每被文昇更置約束不得逞亦恨之及直巡邊  
賊懼見罪戎服遠逐除道飾廚供帳鮮備賄託儀從而文昇獨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畏賊而厭  
文昇賊復乘間費之直還奏文昇妄營邊費女直建州諸敵皆以文昇禁不與農器故屢寇文昇遂下

獄誦成然所禁乃鐘器非農器也土論惜之已而直賊亦敗文昇得雪復官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土  
卒聞文昇復至皆鼓掌喧舞蓋文昇至是凡三度遼矣多有惠政故東人至今思之旋人為兵部尚書會  
貴州都司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討之文昇念天下方困于兵以為不可惟遣官勸處卒無他也未幾敵  
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屬文昇有小疾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昇疾賜上尊餽因問計  
文昇謂此敵方敗于他部勢已絀無能為也請密為之備而揚聲逼之敵果徒去安南侵奪占城五州地  
占城請命官往問其罪文昇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負固多年若遣官往至其國以掉口舌小  
必文過飾非大成執迷玩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罪與師貽害尤大非計也會二國各入貢仍請  
而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論以恩威禍福厚賜之歸令還占城侵地竟不煩兵而解廣西二守岑欽與姪溥  
相仇殺巡撫欲討之文昇不許第令騰書戒傷已皆悔悟納款請死宏治七年議絕土魯番而復哈密先  
是哈密在肅州西北千五百里本韃靼回回雜處之國也永樂初設其地為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  
為忠順王賜金印城哈密居之令為西域之襟喉以迫諸番之朝貢位雖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無子  
母理國事憲宗朝土魯番領袖阿力王特強擄王母及金印而去國人驚散而王母死鎖棍阿力亦死  
子阿黑麻嗣位甘肅守臣請乘間以王母甥早慎襲封為王遣兵送入哈密阿黑麻謂早慎非脫脫之貴  
族伴與結親而誘執之至孝宗朝而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文昇謂哈密三夷種共居一城早慎非貴  
族故棄不服必得元之遺裔方能與復哈密因訪得王姪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國事未幾阿黑麻復襲陝  
巴及金印去報至朝廷遣兵部侍郎張海德經略之遂修嘉峪關捕哈密剽詐回回通黑里麻教令反獲  
為奸者二十餘人發成廣西文昇曰此敵既遣使入貢復擄陝巴金印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之不戢請閉  
嘉峪關絕諸番貢令西域歸怨阿黑麻以擄其黨上從之阿黑麻緣此益驕橫詐稱以萬人入寇甘肅報  
至朝議頗駭文昇曰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哈密至苦谿又數程路乏水草聞夷使入貢多帶水行今若  
遠來肅州有備彼豈得全歸哉料不能至特以虛聲恐我耳已而果不至八年阿黑麻復令會日牙木蘭  
率番夷三百騎入據哈密文昇亦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四十餘人流聞廣而薦都御史許進率副將彭  
清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登城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走報阿黑麻阿黑麻  
方與赤斤蒙古衛相仇殺不能大發兵僅使別將輕騎五百圍復哈密復為赤斤衛兵所殺乃遣使  
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文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而哈密復後轉吏部文功不述至正  
德元年致仕卒贈太傅諡端肅文昇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衆莫能決者文昇至  
一言而決至于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

斷曰

文昇馬撫巡按山西固原土賊據險吼嘶官軍屢敗項忠督提馬諭無戰城之水隄斷其樞汲釜魚自  
攜項忠從信擒四燃膽敵寇臨堂遣將削泥再入好水賊獲其輜女直復叛陳斌敗擒欲殺貢敵以掩  
己非貢敵譁懼亂震鼓對文昇往諭解散不疑內臣汪直借此出帥及至邊境無敵排擠懷恨馬撫下

隸奏題。至於直敗。位方復。不戰而撫。中安外齊。即至大創。必勢所宜。所以立朝。高風莫絕。

王信

王信。字君實。南鄭人。成化初。以指揮守荆襄。時石和尚劉千斤反。信進據房陵。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乘突至圍之。主帥逗遛不援。信乃多張旗幟。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賊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鳴。賊以為援兵至。驚走。有功。陞都指揮同知。已而移鎮湖廣。條陳八事。曰。緝賊。廣儲。省徭。役。立賞。罰。選能官。禁窩戶。繕將才。慎守備。又條上四事。曰。慎專任。以利民情。定倉庫。以備兵荒。修兵衛。以圖無患。禁刑罰。以省財用。未幾。信又上言。湘廣熒熒。雖曰腹心之憂。無能為也。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訓練。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荆襄流逆。本為逃避。後役。今長老子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非惟死及無辜。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斂糧未竟。餓殍已空。機杼織停。布縷何在。求免徵。不可得矣。乞選良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己。端本澄源。則在朝廷而已。憲宗下其章。飭勵衆職。時永順保靖二夷。世相仇殺。信諭以威福。遂兩解不為亂。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剿之。信巡遊面諭之。竟不煩兵而下。召諸苗。犒以牛酒。且詰其順逆之故。皆稽首曰。累歲苦揮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願為屬役。何敢反耶。因為信舉。肩輿以表敬。信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經三十年。簡無華衣。麻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子繼善從。皆舉進士有名。

斷曰

王信指揮。荆襄協守。和尚千斤。雙攻趙趙。主帥逗遛。兵不渡手。晝夜戒嚴。圍之既久。突開城門。火揚。賊疑援來。驚張奔走。乘勝追亡。功堪不朽。移鎮上言。參無酌有。大合兵機。一言不苟。上下其章。申飭。儕偶。登夷解仇。為之和。剖屢征未降。而諭稽首。竟不煩兵。但犒牛酒。小用大才。功名山斗。

張輔

張輔。玉之子。以靖難功。封信安伯。又以武功。進新城侯。永樂四年。副朱能討交趾。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龍州。能疾。留龍州。輔率衆度坡。嶼。關。入安南。境。進至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時賊恃東西都。及宜江。姚江。沱江。富良江。以為固。緣江北岸樹柵。於多邦。隘築土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兵守之。又於富良江南岸。列置水柵。盡取國中船艦。列于柵內。諸江口。俱下樁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于柵內。守隘。以老我師。適西平侯沐晟。以雲南兵與輔。大軍合。輔遂自三帶州。招市江。造舟而進。晟軍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而輔率大軍。營於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曰。賊所恃者。此城立功。在此一舉。期夜襲城。以舉火。鳴角為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叩鼓。發。具。越濠。薄城下。以雲梯。附城。牙將蔡福。先登。諸將。七繼之。火炬。齊明。銅角。號。賊倉皇。驚散。遂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為陣。輔命。掛。蒙。馬。神。銃。翼。之。象。見。皆。股。慄。又。為。銃。矢。所。傷。皆。退。奔。官。軍。追。斬。無。數。西。都。聞。之。亦。焚。宮。室。倉。庫。逃。入。海。輔。追。至。富。良。江。賊。欲。立。柵。相。拒。輔。乘。

柵未備。躬率將士力戰。復大破之。分道窮追。舟師追至海門。溼本淺。時久晴。水涸。賊棄舟遁。俄而大雨。水漲數尺。我舟畢渡。衆喜曰。天助我滅賊也。益追之。遂生擒黎季攀。及其子澄。滄。等。交南悉平。因設都布按三司。以撫輯兵民。捷聞。進封英國公。未幾。交賊。前定。反。輔討之。獲簡定。還京。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輔又出討之。賊走。追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以俟官軍。輔偵知之。戒先驅曰。羣象來衝。一矢落象。奴再矢披。其象鼻。象奔。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賊大敗。遂擒季擴。餘黨悉降。交趾復平。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遣人密約。輔為內應。輔即縛其人。白於宣宗。擒之。二年。交賊。黎利。猖獗。遣人進前安南國王三世孫。葛。乞。立。為。陳。氏。後。上。以。示。輔。輔。曰。不。可。從。征。將。士。勞。苦。數。年。乃。始。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無。疑。當。益。兵。誅。之。上。不。從。遂。復。交。趾。正。統。十。四。年。從。親。征。王。師。敗。績。輔。死。于。土。木。追。封。定。興。王。諡。忠。烈。

斷曰

張輔封侯。命討交趾。交賊隄防。亘九百里。既下楛桿。又刺濠底。輔但令攻。一切不理。雲梯附城。火炬齊起。乘賊驚慌。遂入城。列象拒人。畫獅驚塵。銃矢再加。半逃半死。生擒季攀。捷聞。賜。再。反。再。平。功。已。足。紀。請。立。陳。孫。聖。心。稱。美。遂。令。大。功。不。全。終。始。土。木。從。亡。臣。節。盡。矣。

### 廣名將傳卷二十

羅通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也。年二十四。舉進士。授監察御史。會交趾平。夷獠新附。中朝士。憚。往。上。詔。御。史。子。三。級。知。交。趾。諸。州。通。得。清。化。既。至。黎。利。叛。來。攻。清。化。通。屢。擊。卻。之。而。成。山。侯。王。通。擅。與。利。媾。乘。交。趾。拔。吏。士。歸。撤。至。通。怒。髮。上。指。謂。都。指。揮。曰。王。通。不。奉。上。命。喪。地。辱。國。此。城。羅。生。死。所。耳。都。指。揮。曰。如。教。於。是。獨。不。與。黎。利。清。化。利。大。發。兵。八。萬。晝。夜。來。攻。圍。通。死。戰。大。敗。之。諭。年。詔。使。至。知。成。山。侯。語。乃。全。吏。士。歸。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為。庶。人。其。餘。非。能。即。誦。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外。郎。容。皇。帝。北。陷。日。詔。舉。將。略。有。以。通。應。者。遂。擢。為。副。都。命。守。居。庸。是。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擁。三。萬。騎。逼。居。庸。甚。急。通。傷。將。士。冒。矢。石。固。守。下。而。宣。府。參。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衛。京。師。道。關。欲。入。通。仗。劍。厲。聲。曰。若。欲。保。京。師。耶。保。京。師。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渡。者。斬。以。徇。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冰。堅。滑。不。可。破。七。日。敵。退。趨。紫。荆。通。選。兵。追。敗。之。遂。出。長。安。嶺。中。外。始。定。捷。聞。加。太。子。少。保。賜。爾。書。慰。獎。通。數。上。書。論。兵。事。與。于。謙。不。合。乞。病。歸。卒。

斷曰

羅通豪傑。守禦屹然。清化一怒。生死不遷。居庸仗劍。誰敢言旋。灌城汲水。敵退城全。不獨忠勇。才實大。

焉捷開帝喜宮保加銜始知節烈臨事愈堅

項忠

項忠字憲臣嘉興人也。正統七年進士。成化四年。原上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戒嚴。勅忠往討。時伏光伯毛忠戰死。我兵退。忠即戰。斬首以徇。陣始定。聞賊城中乏水草。因移兵據賊水草以困之。與賊相持百日。賊急。忠乃隨二卒單騎抵賊寨。賊以禍福諸從賊因相率來降。賊愛將楊虎。虎忽被擒。忠叱令斬頭。虎親伏地乞宥。死。忠即假以詞色。許令立功。解金鈎帶。賜虎親遺去。故滿四竟為虎親所誘。擒。凡斬首七千六百。俘獲無算。六年大旱。荆襄流民咸遁入山。李嗣子劉千斤之黨。因倡亂。復勅忠總督討之。忠因遣人持榜諭降。負險不服。從兵擒則不放。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成者萬餘。俘斬二千。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荆襄以忠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復起。而議者猶指忠妄殺。致干天和。交章論奏。忠疏辨乞開。上俱不聽。

斷曰

為將用兵。要有機巧。滿賊石城。詔忠往討。忠不戰爭。但據水草。困久賊窮。禍福親曉。降待以恩。擒許自保。所以虎親誘滿。以微賊亂。荆襄。忠復乘旗。先以中令。不據兵機。意在招降。負險方剿。由此全多。誅戮甚少。三十餘年。地方靜好。議者猶言。妄殺如草。深怪廷臣。如此顛倒。

陶魯

陶魯字自強。鬱林人也。父成。為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死之。上旌死事者。贈官。錄一子入官監。魯補焉。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撫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帥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者。二司長吏。見魯長跪白事。魯若不自勝。一日雍顧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請食。雍謔曰。我不時食。承搗我何意。魯曰。無非某賊耶。雍詫曰。然。承既知之。能往否。魯曰。匪直能往。攻之易耳。雍怒曰。又搗我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千人。熟視無可當。魯寄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蓋魯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安當。魯不拜。謝復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魯能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將碗碗統廢邑。事後乃為蜀名臣。公幸無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魯曰。三百人足矣。雍曰。何少也。魯曰。猶以為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曰。任為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身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十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二百五十八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數日。足魯乃為別將。日操練陣法。惟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為死。率以先登。遂大破賊。斬首無算。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于三百人。已無與者。乘益奮。雍大稱賞。言于朝。累功進同知。兼慶府事。至左右布政司。錄其後為錦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懼避。道不及。遇即叩首。乞為良民。得無死幸甚。然僅三百人耳。服其心。屢用不贖。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況三百人乎。

斷曰

廣名將傳 卷二十 明

三三五

三五四

陶魯內才。外形憤憤。雖討大藤。正憂無對。見魯侍前。因而戲謂。食粟汝知。討賊應愧。魯曰。不然。人有癡慧。食粟不知。討賊頗會。將賊之流。是其前輩。雍驚其言。授以軍隊。三百選鋒。可進可退。破賊須臾。決不反施。陶家軍名。一時稱最。方信用兵。以精為貴。

王越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滏人也。年二十六。舉進士。後以總督。視師延綏。以輕騎襲破敵于崖窰川。俘四十餘人。齒首至百。又破之黃草梁。俘五人。齒首百二十人。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多從大軍。出城令行賞罰而已。至越。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為腹心將。而與敵搏。始有戰矣。或探敵累重而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既而謀知敵滿都魯。字維他。加思蘭三虜。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于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為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甚多。獲輜不可勝計。焚其虛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而遇諸鎮兵。邀敗之。斬首敵一百四十九。奪其酋。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敵既失利。歸。而賊帳妻子畜產。又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寶書。孩諭。俄召還京。既而敵復西犯邊。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年少好言兵。越亦與之好。因詔保國公朱永為平敵將軍。由南路會榆林。越為總督。率師西討。直自監其軍。既至大同。謀知敵帳在威寧河。因遣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雨薄之。敵狼狽出戰。遂破敵。斬首四百三十七級。俘獲無算。捷聞。越進封威寧伯。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置豪傑。不知所從。人皆願為之。死。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使越語。王。下官為王吹犬久矣。寧有以和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忽一千戶詞敵。還。即召入與談。敵事甚。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酒。即並金卮子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伎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皆效死力。一日夜襲敵帳。將至風暴起。塵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此天贊我也。去而風。使敵不覺。歸而卒遇敵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為千戶。以家近京。得通于中貴人李廣。後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上雖雅重越。不為報。而越坐愛憎日劇。遂卒。

斷曰

王越文臣。偏長于武。視師延綏。以將自許。斬獲占多。論功誰阻。謀賊威寧。乘風襲取。功成捷聞。威寧封補。師過秦。王。賜宴歌。吹犬自陳。乞其伎女。夜夜擁。麗。將詞敵。還。命之入語。語敵詳明。飲以金。練。再請得情。金卮賜與。語終入神。麗。妹乞汝。所以士心。死于為主。

王瓊

王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武宗朝。召拜戶部尚書。久之。改兵部。瓊為人多計算。頗敏。賦識。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強弱。及寒。陸。夷。險。偏。才。否。一覽。悉記。無遺。武宗。末。饑。民。乘。間。起。為。盜。最大者。由。東。劉。六。河。南。趙。鑑。蜀。中。藍。瑯。江西。桃。源。華。林。馬。瑞。多者。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日。益。盛。封。事。告。變。旁。午。瓊。手。錄。

三五五

指悉計合機宜。敵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境上陽若東者。理曰。是必趨舊利。秦集諸鎮兵。披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進少保。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其地。請便宜從事。理才之。成報可。守仁果以次平賊。寧王反報至。朝中外備極無人色。而理益治兵自如。衆問之。理曰。吾久用王守仁在上游。何謂耶。寧王之反。度此時已執之矣。亡何。果報守仁執王時。都督江彬得幸。理陰與厚結。所言無不當。理得以成功者此也。嘉靖改元。言官論理奸狀。下獄論死。赦成。遂左。理上疏自辯。釋爲民。後敵復入陝。楊一清還朝。難其代。詔復理尙書。總督諸軍事。理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焉。因遂敵去。既而築牆阻敵。招商實邊。功配楊一清。進太子太保。後改吏部卒。

斷曰 王瓊大才。高坐堂上。盜賊紛攻。洵洵蕩蕩。調將道兵。無一不當。敵寇山西。驕於無狀。秦集鎮兵。伏擊敗。喪報反事。王中外驚惶。理曰。無傷。久已有將。上游下攻。此時已創。亡何捷聞。方知非妄。但惜正人。往往遭防。削職復官。有如風浪。

馬吳

馬吳。關中人也。長身。驍勇。善騎射。舉進士。爲御史。以罪謫。其定推官。至則教吏士習武。多布置鈎指。民家有流劫奸盜。亡命悉擒之。再因前罪。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馬吳於其定。稱保。請勿謫。詔許之。亡何。蜀盜藍鄙叛。合四省兵討之。未效。吏部言。馬吳才。因陞蜀按察使。佐治兵。吳至。閱所部兵。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因擇驍勇才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吳夜出。百騎。舉礮擊賊。賊營亂。自相蹈藉。乃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爲兵起。未有者。吳曰。此尙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進賊。敵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爲應。吳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持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斬騎將方四。捕首敵。降萬人。遷副使。時賊勢尙張。常事議。招降賊。雖請降。而乞住。割隨清市。空其民。吳曰。隨清市。蜀檉。喉上。遂重。下通湖。湖。其地饒富。沃衍。胡可。委敵。以自困。獨益治兵。募召豪傑。賊因不敢東。未幾。賊復反。集衆至二十萬。前後官兵。俱收。賊遂。圍中江。因謀向成都。吳以五千騎。馳赴中江。擊之。賊敗走。窮追之。殺賊帥。廖麻子。遂進。會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尙數萬。竄于東鄉山。復推。喻老人。爲帥。吳請于總督。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願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自。餓死也。澤如。吳言。賊竄。果。縛。喻老人。請降。而他。賊在。遂。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憲。歲。有。亦。不。刺。自。西。海。犯。松。潘。蜀。大。震。吳。招。土。番。爲。開。取。道。夜。襲。之。賊。遂。獲。輜。重。及。衣。械。甚。夥。事。聞。加。祿。俸。一。級。高。瑛。爲。焚。人。善。法。惡。傳。諸。夷。都。立。寨。僭。號。攻。劫。吳。率。兵。搗。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吳。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據。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而。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敵。及。萬。人。執。善。法。惡。誅。之。進。都。御史。蔭。一。子。錦。衣。百。戶。然。吳。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勝。退。下。獄。能。免。

斷曰

馬吳用兵。妙于有制。所以賊來。斬殺如意。小勝不奇。大敵方異。賊左立營。伏右以濟。吳備伏。伏未及。

備敗潰左奔。並左失勢。左右俱傷。敗走無地。當事招降。總欲據市。吳不許之。中江復吠。麻子尋誅。老人旋棄。法惡再萌。諸夷重。吳直搗之。降者萬計。最險青山。據泉而斃。始知將能。戰無不利。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安治十二年。舉進士。正統元年。劉瑾亂政。守仁抗疏劾之。受杖。被謫貴州龍場驛丞。瑾敗。方漸起。歷陞至巡撫。南。嶺。汀。漳。等。處。守仁至。置二。雁。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具。時。寧。王。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路。中。湖。盜。出。肆。掠。劫。於。官。府。募。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皆。互。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于。賊。守仁。逆。知。有。變。仍。請。提。督。軍。務。兵。部。尙。書。王。瓊。素。奇。守仁。因。請。上。即。與。守仁。兵。符。改。提。督。是。年。茶。寮。賊。大。起。江。廣。湖。南。檣。然。上。命。三。省。會。征。守仁。首。誅。通。賊。監。生。吳。讓。然後。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溪。巢。賊。敗。奔。復。連。戰。奔。桶。岡。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殲。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人。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開。山。通。道。夷。其。險。阻。涇。頭。尤。悍。點。擬。官。僧。號。益。增。機。險。守仁。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至。明。年。先。計。擒。賊。魁。遂。進。兵。擊。其。解。連。破。三。洞。乘。勝。逐。北。滅。巢。二。十。八。俘。斬。三。千。餘。遣。師。開。縣。置。官。司。監。明。約。束。諸。賊。盡。爲。治。境。度。吉。人。皆。立。生。祠。歲。時。以。祀。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守仁。適。勸。事。福。建。道。經。豐。城。與。縣。令。顧。必。指。心。顧。誓。不。與。濠。俱。生。急。馳。小。舸。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知。府。邢。珣。等。及。密。遣。謀。四。出。投。檄。揚。言。京。師。及。湖。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餘。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守仁。之。兵。則。已。大。集。矣。即。傳。檄。罪。宸。濠。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念。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則。徑。出。蕪。湖。趨。京。師。宸。濠。不。聽。守仁。遂。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時。宸。濠。正。攻。安。慶。聞。而。解。圍。回。顧。巢。穴。守仁。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宸。濠。既。擒。江。彬。諸。奸。遂。導。上。南。巡。下。詔。親。征。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皆。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而。畏。守仁。不。敢。發。惟。百。計。欲。去。守仁。而。守仁。深。機。曲。算。內。賊。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勸。將。士。日夜。如。對。勁。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因。忌。守仁。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及。平。賊。歸。功。瓊。久之。不。賞。至。嘉。靖。改。元。治。詔。錄。守仁。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尙。書。未。幾。丁。艱。去。服。闋。竟。不。召。議。功。瓊。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嘉。靖。五。年。莽。反。兩。廣。聚。兵。討。猛。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因。起。守仁。代。姚。謙。守仁。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守仁。博。示。其。德。因。遣。歸。田。乃。諭。蘇。受。等。朝。廷。有。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願。效。死。時。八。寨。反。側。久。毒。滋。表。守仁。因。密。與。蘇。受。約。又。會。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因。密。與。領。兵。官。約。過。八。寨。當。與。蘇。受。等。兵。相。犄。角。徑。搗。其。巢。或。過。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桂。粵。素。惡。守仁。言。守仁。挾。詐。專。兵。時。守仁。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守仁。擒。宸。濠。攻。城。紀。律。不。威。棄。捷。誇。張。已。甚。及。斥。守仁。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上。議。其。功。但。傳。值。典。子。不。得。嗣。封。而已。

**斷曰**  
從來大功。扼于羣小。若無機權。性命不保。守仁高賢。江彬大校。同立一朝。自復西朝。劉瑾亂。已陷於早。宸濠之功。豈容直表。上已南巡。羣奸矯矯。或曰縱之。或曰重討。若觸若違。事定顛倒。婉轉托人。始不紛擾。封伯雖遲。聲名自好。

**楊銳**

楊銳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也。為人機警。宏治中。代父官羽林。正德四年。總江西十二衛所儲運。艦艘聯屬。比之陣法。加嚴。逆無後期。凡八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闕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盡獲江賊于蓮花洲。監司喜。以事上聞。銳曰。江賊奚足憂。所慮者豫章耳。意指寧濠也。又謂九江為鄱陽上流。遠不可恃。湖口最要害。當以中左所之一旅。移置戍于湖口。縣之高嶺。便于遠望。有警可即達也。因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嘉院司防江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至十四年。寧濠變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于江側。禁勿泄。及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皆為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銳坐城上。與衆誓。則逆當得大功。又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緝衣者。稱凌十一。欲先登。銳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又引弓貫其吭而死。于是儲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則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表。擁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銳語鵬曰。汝死已後。尙視鵬為存乎。吾刀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遂為敵樓數。切向城。有甲冑者。出關。稱大呼。銳發矢中其左腋。藥火齊噴。噴之樓。樓後兵數不可計。宸濠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各首舉木為敵。攻甚急。銳乃裂方布覆紙。藥火千數。散置所設木上。火發。盡棄去。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寇又于北濠結木為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銳曰。事急矣。乃詭以天將軍火銃。實石。被排金鼓。置城上。向寇。寇兵望見。遂大潰。銳乃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且甚。甚。海賊力。夜研睡去。銳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開扉聲。即斬首。絕其糧。放之江中。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賊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舉帆順風而返。捷聞。武皇下。禮。後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勤報國。並戰守奇功。二榜。實授都指揮僉事。充參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深既平。兵部論功。進銳為都督僉事。蔭子評為羽林千戶。安慶立生祠。以祀。後以疾卒。卒後。獲無一錢。諸子鬻衣為葬。

**斷曰**

楊銳羽林。代父總轄。儲運艦艘。比之陣法。逆無後期。九江駐札。獲賊蓮洲。監司自刎。銳曰。無然。像章宜察。因請移師。湖口鎮壓。又先設鉤。以待賊發。及賊來時。盡為鉤殺。射賊勇。旌樓威。雜石齊。碎兵穿甲。敗走宸濠。捷音上達。賜。男兒志。答。

**仇鉞**

仇鉞江都人也。世襲指揮同知。曉勇敢戰。正德五年。宸濠反。賊陷城中。京師詔鉞從賊。守備保助。又與

賊聯姻。疑為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不從賊。助故姻耳。若疑助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而不復歸正矣。因白上用。助為參將。以鉞為副。總兵討賊。命下。助即上疏。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聞命。亦稱病臥。陰約游兵壯士。候保助。楊英諸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為內應。俄芥頭。書黃沒河。潛入見鉞。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鉞因賊人謂賊何。錦宜急出。渡口。防決河灌城。且過東岸。勿使渡河。錦果出。而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昂來問病。鉞猶堅臥呻吟。言且夕且死。芥頭卒起。揮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游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黃錦。充總兵。事。反。封威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方真鑄之變。朝廷遣張永同楊深庵。將兵出討。深庵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仇鉞在彼。不久當有捷報。至是果然。蓋鉞自刎。校楊公誠。拔以起者。其早受知于大賢如此。

**斷曰**

仇鉞指揮。忠勇奇特。偶陷真鑄。詭言從賊。皎皎此心。一時誰白。楊李知人。反令討賊。鉞因稱病。形之聲色。俟兵至河。假為書策。恐掘灌城。賊皆驚出。闖起。奪門。反正。頃刻。方知其忠。深深林。食祿流芳。何可多得。

**戚繼光**

戚繼光。字元敬。定遠人。幼而捍。多權術。英風勃物。既冠。奉父命。設世官。待次司馬門。有善相者。目逆之。曰。將軍三十六。乘賊專征。不五等。則三孤矣。庚戌。倭入。大人繼光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又有推辭者。遂進官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何倭難時。作繼光。因上練兵議。其略無兵而議。猶人無臂而格。干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微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開義烏人。其氣敵。其習。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繼光。而募三千人。假以節制。繼光則以為什伍。起于邱乘。兵寓于農。但西北地。夷宜得地利。而南面走險。不利。並驅。乃開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為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鴛鴦陣。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東參將。分部台州。既而島夷入。台州。視旌旗皆辟易。所向以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繼光。西行。既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頃之。闖寇甚。分。為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叛兵乘亂出入。視若無人。繼光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橫嶼。趨牛田。作。敵。立。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勒。勒。功。平。遠。臺。而。還。降。慶。初。敵。陷。石。州。用。廷。臣。議。召。繼。光。入。策。備。繼。光。因。上。書。陳。七。原。六。失。四。弊。大。略。謂。兵。制。西北。什。倍。東南。敵。憑。積。威。劫。邊。人。人人。望。風。而。靡。戰。將。率。廢。軍。費。空。外。家。兒。視。敵。飽。歸。而。即。制。掩。老。弱。為。功。借。曰。當。戰。鮮。不。睡。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驗。之。東。南。諸。節。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再。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為。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為。之。連。總。總。折。衝。主。將。則。專。制。節。制。訓練。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敵。矣。長。編。出。塞。務。令。咋。指。而。遊。為。慮。設。有。警。則。大。舉。討。罪。之。師。遂。北。而。盧。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鎗。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未。決。既。而。有。言。太。阿。之。柄。不。歸。武。人。而。歸。文。士。之。議。疑。矣。既。而。又。議。築。臺。督。府。上。其。議。許。之。不。旬。日。

告成功。又議立軍營。出戰則以代城郭。首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捕。次遮擊。次追襲。次俘擒。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俱謀入犯。自繼光修內備。不戰而伐。廣敵。即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時江陵當國。上遣右司馬出行邊。大閱前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金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論諸器械必精。履諸關隘必周。比還報悉以狀聞。因以備邊功進左都督。加秩少保。及江陵物。人言波及少保。恐者復陰布詭語。始移鎮南粵。未幾。敵入黑崎關。劉人頗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而尸祝之。繼光度嶺南。事如二鎮。餘年疾作。得謝還。以丁亥臘日卒。

斷曰

繼光將軍。生殊不偶。五等三孤。是其所有。推轂備倭。東南是守。因練三軍。短長互紐。南北並驅。利于險走。陣名驚。可暫可久。分守浙東。島夷時吼。視威旌旗。辟易海口。因而誅之。獲訊獻醜。救救江西。到即斬首。再往牛田。俘敵不苛。敵陷石州。召光入部。因請練兵。以為利。再請車營。以為不朽。都議持之。唯唯。否否。江陵遺觀。方窺八九。少保加榮。勳名山斗。

沈希儀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世襲廣州。馴象衛指揮使。未弱冠。已能馳馬。手縛賊。征永安。盜。誤陷涼中。騰而及于岸。三會前趨之一。鏢一刀一弩。並發。希儀振項以過。鏢排右足。讓刀。順射鏢者中。決項死。因擊刀。斫刀。斫於磔間。斷其類死。又射其脅。竟御其追兵。而還。邇都指揮僉事。荔浦。賊八千人。行剽。官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和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難行。引繩。乃濟。雖乘可薄也。蛟龍灘。闊。衆行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關。而致之。狹。因伐岸。竹編筏。以為梯。頃刻成數百。植之。蛟龍灘。令編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疑而趨。滑石。且半渡。伏發。擊敗之。嘉靖六年。岑猛叛。督府召希儀與計曰。歸順岑。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希儀素得士官。陰事。因答曰。婦女失寵。而婦心恨猛。觀其耳。可使擒猛。何謂助乎。督府復疑。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邕。梧。危矣。希儀曰。不足憂。士官大率飽富。貴。慕。巢穴。所為。叛者。懼。謀。耳。豈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走。交。南。希儀曰。猛。走。交。南。則。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道。進。師。希。儀。將。中。哨。營。工。堯。隘。而。糧。盡。乃。潛。渡。江。詣。左。哨。將。乞。糧。請。並。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為。辭。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遂。夜。分。兵。三。百。人。繞。出。工。堯。背。裝。餘。糧。為。稀。糜。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三。百。人。則。已。立。輟。工。堯。山。頂。矣。賊。見。而。大。驚。遂。逐。入。隘。得。其。積。粟。軍。乘。勝。攻。田。州。歸。順。岑。瑋。素。信。希。儀。使。歸。猛。因。遣。兵。二。千。助。助。猛。又。精。兵。千。人。名。護。女。實。則。為。間。官。軍。得。工。堯。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兵。屢。歸。順。境。索。猛。歸。順。斬。囚。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猛。賊。身。軍。門。矣。督。府。議。殺。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擢。石。江。參。將。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前。守。劉。璣。璣。于。賊。謂。者。耳。目。偏。官。府。聞。中。稍。動。色。賊。在。溪。洞。數。百。里。趨。知。希。儀。至。願。令。熟。寤。悉。出。入。遊。遊。城。中。而。求。得。與。猛。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為。詞。於是。賊。動。靜。悉。往。往。為。我。所。先。得。所。賜。賜。風。雨。來。去。每。出。則。即。射。賊。賊。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文。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即。引。

諸軍買買。問旗。旗。頭。不知。也。頃之。割。營。賊。乘。至。職。方。合。而。伏。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而。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疑。以。為。神。即。官。軍。亦。不。知。希。儀。何。以。得。之。所。賜。勳。必。其。劇。集。縛。管。繩。為。記。無。妄。殺。於。劇。集。得。婦。女。牛。畜。果。鄉。集。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勳。曰。若。奈。何。陰。助。賊。乎。於是。賊。驚。服。無。敢。陰。助。賊。嘗。欲。動。一。巢。乃。作。臥。病。所。部。人。問。病。謝。不。見。再。入。問。希。儀。始。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能。從。我。獵。乎。即。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樂。乃。知。其。非。獵。也。因。攻。巢。擒。其。尤。勳。給。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其。雨。淒。風。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燬。火。若。賊。衣。囊。與。草。同。色。潛。賊。巢。中。夜。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早。妻。女。滿。伏。山。頂。兒。啼。女。曉。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及。明。調。之。則。寂。無。一。人。所。散。道。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則。愈。益。驚。陰。調。之。則。老。沈。固。在。奏。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而。為。熟。熟。猶。既。伏。希。儀。威。信。調。征。他。巢。雖。權。為。仇。不。敢。不。往。論。者。以。為。廣。西。之。將。前。此。未。有。也。思。恩。已。設。流。官。忽。聞。岑。潛。有。子。曰。金。在。鎮。安。人。情。洵。洵。而。賓。州。會。楊。留。舉。希。儀。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希。儀。暗。思。金。去。賓。近。而。留。應。之。且。為。賓。州。疑。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喉。立。梗。矣。乃。婉。言。好。語。謂。留。曰。金。是。岑。潛。第。九。子。耶。我。往。征。田。時。固。聞。之。復。沉。吟。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已。而。呼。留。入。密。室。要。賂。為。金。復。官。留。乃。大。信。且。出。復。呼。入。曰。韋。貫。徐。五。今。分。將。思。恩。必。仇。金。須。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因。留。以。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罵。曰。金。本。土。官。子。非。賊。奈。何。不。納。則。引。入。厚。結。之。又。引。以。指。兵。備。隨。盡。散。其。五。千。人。卒。得。金。而。思。恩。復。嘗。是。時。非。深。計。則。賓。州。幾。失。瓊。南。五。指。山。熟。黎。本。馴。順。長。法。知。府。即。潛。者。賄。貨。店。使。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于。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阱。勢。不。可。不。釋。並。諸。夷。而。勳。之。則。傷。仁。撫。而。勳。之。則。墮。信。莫。若。獨。搗。其。首。惡。首。惡。平。則。諸。異。志。者。視。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改。貴。州。入。銅。平。巢。作用。甚。奇。然。祕。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為。其。目。者。賞。不。失。頃。刻。皆。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戕。于。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毒。諸。體。者。皆。遍。最。後。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

斷曰

沈子希儀。英雄之器。勇悍既殊。復多智計。陷陣殺酋。直如兒戲。狹路邀誅。其來若繁。岑猛何強。驅而就斃。擄守石江。柳州之地。偏地賊巢。耳目甚細。儀偽不知。任務游憩。借獵探獲。轉為我利。突勳如暎。不知其意。凡賊所攻。官兵先備。賊驚為神。因而失勢。誰知勳謀。皆有管記。忽聞岑金。在賓復繼。賓會楊留。因請往。肆伴借復官。誘而相乘。思恩兩平。進官榮世。

李善長

李善長。淳之定遠人。少有志計。慷慨好功名。粗持文墨。里中推為祭酒。元末。劇盜起。汝穎間。惟南北豪傑多起應之。善長心海之不出。會高帝為濠州帥。以兵略滁陽。善長被儒生服道謁。上素聞其名。禮之。與語。取天下大計。輒合。通夕。恐且遂。收以為掌書記。而從容謂之曰。大帥與諸將。不能相輔。庸者皆持。庸者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致敗也。善長頓首曰。命之矣。於是諸將來歸。必為上布款誠。皆



便得自安。遠近日附。上鎮和陽。而元衆猶盛。每分營侵軼。上欲出復。鄧山塞。留步兵佐善長。戒曰。敵至。謹自保。而元謀知和陽守兵少。兩來襲。善長設伏兵大敗之。捷聞。上大悅。曰。誰謂而虛。庶據算。此役幾令。執戈者屈之矣。因謀渡江。善長曰。兵衆食少。舟楫不備。不足以爭江左。利結。之會。集湖將命。通海。廖永安等。以舟楫來歸。或疑其詐。善長說上曰。此天贊我也。機不可失。上從之。遂拔石。乘勝取太平。善長。預置榜。諭士卒。幸有榜掠者。必斬。太平甫下。即懸之。五父。遠。肅然無敢犯。上爲吳公。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而軍機進止。十九取善長處分。上益禮重之。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運。兵。餉。無。乏。而。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奉。上。爲。吳。王。趙。拜。善。長。右。相。國。僞。漢。平。善。長。請。權。兩。淮。鹽。立。茶。法。制。錢。開。鐵。冶。定。魚。稅。諸。利。雖。若。煩。悉。而。裁。取。有。衷。民。不。以。爲。困。而。國。用。益。饒。既。而。吳。亦。就。平。乃。力。請。上。即。帝。位。曰。殿下。提三尺劍。不塔尺土。而成大業。比肩之。尊。刻削且盡。不以茲時正位。號何以慰海內心。上曰。吾居恆笑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顧。卒以界我。我安得復効之。令後人笑也。天命果在我。自有時。毋庸。汲汲。平。吳。皆。大。將。軍。功。上。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宜。國。公。賚。賜。如。大。將。軍。上。之。初。渡。江。頗。用。重。典。法。有。連。坐。三。條。善。長。固。請。除。之。既。而。命。與。劉。基。等。悉。加。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復。借。羣。臣。勸。進。凡。三。表。乃。許。上。幸。汴。梁。命。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使。宜。行。事。尋。奏。定。三。部。官。制。及。官。民。喪。服。朝。臣。服。色。俸。賜。天下。獄。實。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鉅。細。悉。委。善。長。謀。之。三。年。大。封。賞。上。謂。善。長。雖。鮮。汗。馬。功。然。給。足。軍。食。其。功。甚。大。進。封。韓。國。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身。免。二。死。子。免。一。死。誥。詞。比。之。蕭。何。云。

斷曰

善長文墨。自能識。會元喪亂。儒服歸。從商籌大計。對合針鋒。授草書記。宣布格恭。師出室懸。敵乘進。攻用奇設伏。大敗元兇。整旅渡江。計食緩。集湖糧師。衆慮蠶蜂。亟言於上。天贊我公。長驅江左。榜諭士農。軍政肅然。餉足供充。裕國用。裁取中庸。固請正位。三表乃從。奏除苛法。定律建封比之蕭何。得祿萬鍾。

鐵鉉

鐵鉉。鄆州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奏對詳明。上喜。賜字鼎石。屢決疑獄。建文初。擢山東參政。北兵起。李景隆將兵駐德州。鉉督餉繼之。不之。景隆軍敗。南奔。鉉收濟南。保濟南。北師至。圍城數匝。百計攻之。鉉不可破。城攻壞者立築之。恐爲所乘。先以藍布大帳。灰其上。如磐石狀。張於外。北師遠望。驚以爲神。遂不敢逼。內得潛爲繕完。忽又盡撤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因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闕塔王大。喜。謂諸將曰。得此可斷南北。軍中皆呼萬歲。即下令退軍受降。鉉乃暗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闕塔中。約候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故遣人請王入撫諭。王渡橋至城下。門閉。王將入。門內羣呼千歲。鐵板亟下。僅傷王馬首。王大驚。急易馬。回走至橋。而橋下伏兵已斷橋。燕王急。乃躍而過。怒令合兵圍城。鉉令軍士辱罵。北兵大怒。攻益急。以礮擊城。城震欲崩。鉉因書高皇帝神牌。遍懸危處。北兵見之。遂不敢擊。

久不能克。姚廣孝曰。師老矣。舍之南去。宋參軍說鉉曰。北兵南去。北平之守軍弱。可襲而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舍南兵進。臨之大難。且夕平耳。鉉曰。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材。無足恃者。莫若固守濟南。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而邀擊之。全勝計也。既而北兵攻東昌。鉉援之。大戰城下。斬燕大將張玉。事聞。進兵部尚書。北師至宿州。鉉大破之於小河。斬驍將王真。中原震動。燕王將北還。以諸將力謀。於是決計南向。再戰得大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戕。及文皇即位。鉉猶擁殘兵駐淮南。規圖興復。而大勢已去。被執至京。背立庭中。正言不屈。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燕其肉納鉉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義士。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不絕口。年三十七。父母海南安。子皆戮死。妻女教坊。妻病死。二女終不受辱。同官以聞。乃赦出。

斷曰

鐵公名鉉。忠粹英英。督餉不乏。收備潰兵。嬰城自矢。礮燄傾橫。幅布外張。繕築完城。密誘入穀。將次功成。懷中馬首。脫身躍行。進攻益急。牌懸息。征。休養待勞。東昌捷。天心何有。勢矢孤鳴。割燕問甘。忠何懼烹。芳名千古。雖死亦生。

程濟

程濟。朝邑人。有奇術。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疑食朝邑。而岳池學中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召入見。將殺之。濟仰而大呼曰。陛下幸因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果兵起。救濟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衛。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破賊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潛往。祭碑。人莫測其所以。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遂以鐵椎椎碑。再推。遂止曰。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濟名正。推脫處。得免。濟初與同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名節。濟好術數。北兵起。濟勸翔學其術。翔曰。吾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吾願爲智士也。翔竟死。建文急召濟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有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爲建文落髮。道去。濟從之。每遇險。輒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帝至南京。人尙識。至京莫知所終。

斷曰

程濟數術。莫與其匹。朝邑岳池。寢食家室。上天呈象。越職計日。震怒無稽。乞囚。稽。不。爽。前。言。軍。師。優。秩。職。捷。徐。州。論。功。擢。筆。夜。祭。碑。人。不。知。質。文。皇。過。此。裂。背。怒。叱。推。鐵。錄。文。濟。名。碎。失。數。有。安。排。免。於。斧。鑕。願。爲。智。士。致。君。成。佛。火。燎。平。原。池。魚。道。出。數。可。前。知。關。津。免。詰。術。以。愚。人。險。厄。化。吉。四。十。餘。年。同。歸。故。室。建。文。功。臣。濟。爲。第。一。

朱能

朱能。字士宏。定遠人。父亮。從高祖開創有功。世襲燕山中護衛千戶。早卒。能代其官。爲燕王愛重。嘗從王北征。取元太尉桑兒不花。獲其軍。建文初。以王強大見猜。暗勸三司逮之。勢且迫。王欲動而猶隱其事。能因與張玉。邱福。直入。倡言曰。大王高皇帝親嫡子。最長而賢。朝廷不察。而以吳海見疑。大王即自受。吾曹

亦安能坐待寇隨也。王乃決策。誘執三司。而起兵。踰離。從下攻。嶺州。先登。拔其城。擄其將馬宣。又乘勝取遵化。永平。密雲。諸邑。東略地。抵深河。還從擊。雄縣。復先登。入東門。破耿秉文之前鋒。九千人。追獲副帥楊松潘忠。遂乘勝。直至真定。與耿秉文大軍遇。能挺丈八矛。卒敢死二十餘騎。賊目大呼。突入其陣。所向皆解。王馳乘從之。遂破其陣。斬獲數萬。追至滹沱河。敵尚數萬。能大呼馳而趨之。遂盡潰。王大悅。賜書褒獎。又從援北平。解其圍。又追敗吳高卒二十餘萬。曹國公李景隆。以五十萬。乘攻北平。能從王入援。遇於鄭村。力戰。敗之。進攻其營。又敗之。又擊潰景隆兵之攻九門者。景隆懼。悉鳩亡散。號百萬。復來攻。王親拒之。以能為前鋒。能馳至白溝河。屢戰屢敗之。盡拔其寨。窮追濟南。復大敗之。獲降萬人。聞于王。悉縱歸。復下滄州。又進攻東昌。與盛庸兵。慶王。忽以數千騎。突出敵後。襲之。敵知為王。悉棄圍。之。不能出。能奮力潰圍而入。復翼王。潰圍而出。我大軍。遂進戰。夾河大敗。盛庸兵。又乘勝。略彰德。掩水西塞。又敗敵將李于德。州。遂進克東河。東平。搗汝上諸寨。又設伏。敗平安之衆。十餘萬。轉戰至小河。王師不利。與諸將議。成氣。懇請班師。能獨奮然曰。漢高帝。百戰百不利。而竟奪項王之天下。今僅一不利。而遽旋師。何也。且旆一旋。可復至此耶。王悟。乃下令曰。言北者斬。遂縱兵深入。至靈璧。敵悉衆來戰。能與邱福。復先登。陷陣。擄平安。及斬馬。溥徐真等三十餘將。降者數十萬人。遂進取淮陽。而定京師。王即大位。論功封成國公。歲祿二千五百石。賜誥命。鐵券。又明年。安南黎氏。弑其主。且拒皇命。詔拜征夷將軍。總兵討之。上親餞龍江。師抵廣西。而能病。以兵屬副軍。而卒。上時已親星象。而怪之。曰。西南其有憂乎。俄而計聞。上震悼。輟朝三日。大臣入慰。上為酒泣曰。輔我成業者能也。命百官為治葬。親為文祭之。設武烈。

斷曰

成國朱能勇冠三軍。數言悟主。百戰成勳。獲降縱師。潰圍翼君。饒于龍江。龍澤超羣。

張玉

張玉河南祥符人。饒勇善戰。多智策。仕元。積職。功至樞密院。元亡。遁于沙漠。洪武十八年。始自拔來歸。高帝異其材。以裨校從征。後積職。功滿燕山。左護衛。又以敗敵。進都督。指揮同知。遂為燕府元僚。燕王倚之。若左右手。騎難師起。玉首佐謀。盡奪北平九門。既而議師所出。成欲南。玉曰。薊為肘腋。患不滅而南。不安也。燕王然之。遂輕兵圍薊。獲薊守馬宣。又移兵取遵化。俱有斬獲。功從王南下。耿秉文以二十萬軍。真定。乘冀。玉請單騎視之。還曰。秉文不能訓衆。師有敗氣。急擊勿失。諸將猶以兵力不相難。之玉曰。彼衆而寡。我整而銳。胡不相當也。燕王大悅。曰。倚若一人足辦矣。遂前薄真定。果大敗其軍。又從敗吳傑軍。又輕騎救永平。辰抵大寧。午凌其壘。斬大帥朱鑑。又還救北平。大破李景隆之衆。騎往遵化。若風雨。復從廣昌。蔚州。進圍大同。皆下之。時謀報李景隆散敗。卒及後軍。未傅者。號百萬。且至矣。諸將謀未定。玉復進計曰。兵貴神速。請急往白溝河。以逸待之。可勝也。燕王悅。而從之。果大破景隆。追擊至濟南。東昌之戰。燕王被圍。玉死戰得脫。玉不知王所在。突入其陣。東西衝擊。手殺數百人。自亦中創而沒。王收兵不見玉。備哭謂謂將曰。勝負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我良股。肱耳。追封榮國公。諡忠顯。遂以兵屬其子輔。

斷曰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人也。幼以奇童。薦入翰林。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登成化進士。授中書舍人。尋擢山西提學僉事。丁憂。服闋。補陝西提學副使。在任八年。大作士類。召為太常寺少卿。轉南京太常卿。時因邊警。馬政廢弛。邊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清出荒熟牧地。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招商。自出資。本買茶。裝篋。轉運茶司。每千斤。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舊買不過千匹。若此。可得馬幾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閩中商茶不同。至今以為便。警作。大司馬劉大夏。薦為陝西巡撫。兼理邊務。勅能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守備楊宏。使自劾。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繕城濬河。而綠河一帶。備嚴。敵不敢渡。己丑冬。敵以數十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衆遮道爭不。可以謂平涼一路。絕無行人。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不答。去而敵聞。一清至。遂舉衆北走。在陝未。年。百務具舉。正德改元。以邊患方熾。兵權大分。命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害。敵數由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疏陳戰守之策。修築垣墉。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又上數事。件劉瑄。歸休。丹徒。復逮詔獄。大學士李文正。救免。會慶藩。寘錮。叛。起為總制。靈州土人。素苦淡。官科虐。一清書時多所益。革至是。頗為。遂紛相訴。一清以大亂之後。但除其害。而不究其人。因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又謂邊軍之困。本由科差煩重。而私役買閑為弊。居多。屯軍地。去糧存。通逃。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為將領所據。以自封植。於是各守疆。役退占。又稽查軍士。貲數。造冊在官。凡有徵調。及雜差者。循次撥用。途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修數事。乞旌死節之家。如楊忠。李容。張欽等。宜陞。其子。多與劉瑾不合。絕不少顧。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士心不附。宜取回調用。復薦仇斌。保勘。史舖等。時延綏巡撫。奏救諸鎮。搜索河套。散賊。一清疏謂。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虛空。糧儲缺乏。而河西勁敵。屢行搶擄。況河凍後。敵若入套。各鎮兵馬。正當磨鋒。養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搜索。縱得數輩。老弱殘敗。除寇何補。于事。且往回動。經旬月。靡費糧草。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又遣書當道。極論。其事。乃疑。瑾素憾。一清。因倉卒起用。今見警息。欲矯詔。削其權。事發。伏誅。隨月召為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時順天。應天。山東。河南。江西。盜起。疏陳。切當。為上嘉納。改吏部。遂起廢。拔。凡為逆。攬。擄。陷者。連茹。以起。又陳。職守。撫。取。賞。備。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兵。部。王。敏。東。手。無。策。一。清。遂。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類。者。陞。一。級。有。都。御。史。馬。中。錫。總。兵。張。傑。倖。倖。專。主。招。撫。賊。不。畏。懼。放。縱。肆。掠。又。渠。魁。劉。七。屯。兵。要。隘。廷。議。將。從。一。清。堅。持。曰。中原百姓。敢稱兵。賊。亂。罪。在不。赦。宜。易。增。兵。殄。滅。乃。已。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薦。侍。郎。陸。完。為。提。督。授。之。方。略。以。括。滿。救。焚。為。念。率。西。北。勦。兵。半。駐。江。北。以。為。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一。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為。瓜。其。二。端。之。防。又。云。賊。出。沒。無。常。奔。淮。揚。通。海。二。州。以。趨。山。東。留。淮。鳳。之。兵。而。山。東。自。固。矣。未。幾。盜。平。獻。捷。卒。如。其。略。加。少。保。入。內。閣。以。

楊一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人也。幼以奇童。薦入翰林。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登成化進士。授中書舍人。尋擢山西提學僉事。丁憂。服闋。補陝西提學副使。在任八年。大作士類。召為太常寺少卿。轉南京太常卿。時因邊警。馬政廢弛。邊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清出荒熟牧地。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招商。自出資。本買茶。裝篋。轉運茶司。每千斤。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舊買不過千匹。若此。可得馬幾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閩中商茶不同。至今以為便。警作。大司馬劉大夏。薦為陝西巡撫。兼理邊務。勅能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守備楊宏。使自劾。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繕城濬河。而綠河一帶。備嚴。敵不敢渡。己丑冬。敵以數十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衆遮道爭不。可以謂平涼一路。絕無行人。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不答。去而敵聞。一清至。遂舉衆北走。在陝未。年。百務具舉。正德改元。以邊患方熾。兵權大分。命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害。敵數由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疏陳戰守之策。修築垣墉。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又上數事。件劉瑄。歸休。丹徒。復逮詔獄。大學士李文正。救免。會慶藩。寘錮。叛。起為總制。靈州土人。素苦淡。官科虐。一清書時多所益。革至是。頗為。遂紛相訴。一清以大亂之後。但除其害。而不究其人。因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又謂邊軍之困。本由科差煩重。而私役買閑為弊。居多。屯軍地。去糧存。通逃。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為將領所據。以自封植。於是各守疆。役退占。又稽查軍士。貲數。造冊在官。凡有徵調。及雜差者。循次撥用。途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修數事。乞旌死節之家。如楊忠。李容。張欽等。宜陞。其子。多與劉瑾不合。絕不少顧。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士心不附。宜取回調用。復薦仇斌。保勘。史舖等。時延綏巡撫。奏救諸鎮。搜索河套。散賊。一清疏謂。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虛空。糧儲缺乏。而河西勁敵。屢行搶擄。況河凍後。敵若入套。各鎮兵馬。正當磨鋒。養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搜索。縱得數輩。老弱殘敗。除寇何補。于事。且往回動。經旬月。靡費糧草。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又遣書當道。極論。其事。乃疑。瑾素憾。一清。因倉卒起用。今見警息。欲矯詔。削其權。事發。伏誅。隨月召為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時順天。應天。山東。河南。江西。盜起。疏陳。切當。為上嘉納。改吏部。遂起廢。拔。凡為逆。攬。擄。陷者。連茹。以起。又陳。職守。撫。取。賞。備。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兵。部。王。敏。東。手。無。策。一。清。遂。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類。者。陞。一。級。有。都。御。史。馬。中。錫。總。兵。張。傑。倖。倖。專。主。招。撫。賊。不。畏。懼。放。縱。肆。掠。又。渠。魁。劉。七。屯。兵。要。隘。廷。議。將。從。一。清。堅。持。曰。中原百姓。敢稱兵。賊。亂。罪。在不。赦。宜。易。增。兵。殄。滅。乃。已。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薦。侍。郎。陸。完。為。提。督。授。之。方。略。以。括。滿。救。焚。為。念。率。西。北。勦。兵。半。駐。江。北。以。為。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一。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為。瓜。其。二。端。之。防。又。云。賊。出。沒。無。常。奔。淮。揚。通。海。二。州。以。趨。山。東。留。淮。鳳。之。兵。而。山。東。自。固。矣。未。幾。盜。平。獻。捷。卒。如。其。略。加。少。保。入。內。閣。以。

